

荆花馆日记

上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荆花馆日记

(上册)

〔清〕王庆云 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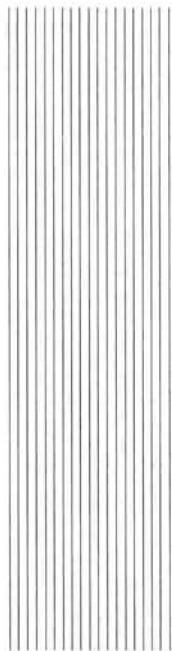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点校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二〇一五年·北京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任	戴逸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委员	卜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学术秘书	赫晓琳
	李岚



王庆云画像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

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

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皮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牋、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

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迨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

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二〇〇四年

王庆云与《荆花馆日记》

李学通

《荆花馆日记》，又名《王文勤公日记》，作者为晚清著名督抚王庆云。其记述起自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迄同治元年二月，其中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以后为其子传璨追记。

王庆云，字家瓌，又字贤关，初号乐一，又号雁汀，福建闽县人，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七日。

据说其祖上业贾，家境曾经富饶，但到王庆云出生时，已家道衰落，生计窘迫。王庆云5岁入塾启蒙，因家中无力延聘塾师，只好附学于伯姑林姓婆家。嘉庆二十一年（1816），19岁，入县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人。自得中秀才之后的十年中，“门庭豫顺，食指渐繁”，王庆云与兄弟三人先后于白石头乡叶家、程家开馆授徒，“以馆谷持家”。馆课之暇，约期归省，煮茗浮白，承膝下欢。期间，先后于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北上赴京应礼部试。公车五上，终于道光九年获中贡士第五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二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获第十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留馆，授编修，这一年他35岁。

在翰林院时期，王庆云曾于道光十四年奉命典试广西，任正考官。十七年初，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协修，同年八月，出任贵州学政。履黔三年，王庆云以振兴边疆地区教育为己任，激励实学，优加奖赏。他与清未经世学派代表人物、《经世文编》编者、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

(藕庚)最为投契，还对《经世文编》有关林则徐湖广盐漕的奏折及各省有关时务的奏疏，亲手整理补充。

道光二十一年回京后，他先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纂修。二十六年，始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这期间实有二十二至二十五年计四年是丁忧在籍。二十七年五月，翰詹大考中，王庆云以诗、赋、楷法俱佳，列名第一，蒙道光帝召见并授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翌年，转侍讲学士。二十九年，又升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命大臣保荐人才。王庆云得到好友礼部侍郎曾国藩的举荐，诏擢詹事府詹事，又署理顺天府府尹。咸丰元年五月，授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署顺天府尹。咸丰二年，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作为经世派官员，王庆云通知时事，于财政问题尤为留心。在户部二年有余的任职期间，穷其利病，稽核出入，查出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计九百三十六万两。特别是在清廷财政艰困的背景下，王庆云尝参与行钞、铸大钱等问题的讨论和设计。

咸丰三年，王庆云外放陕西巡抚，四年末调补山西巡抚，七年六月出任四川总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用兵东南，财政日形支绌。王庆云由户部侍郎而转任地方督抚，于中央财政窘况知之甚明。他在任督抚期间，特别是在晋三年，于地方财政税赋多所兴革，解京内外协济各饷逾千万，地丁不足，佐以盐课、捐输，竭力催提。督川期间，王庆云一方面巡阅营伍，剿匪缉盗，力行保甲团练，同时积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拨解。八年兼署成都将军。

咸丰九年四月，英、法联军侵华日亟，咸丰帝以王庆云“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扰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特调其出任两广总督。七月，王庆云自成都登舟出川。因忧念大沽警报、广东海防，内心焦虑，行至湖北，旧病复发，即借住汉阳，请假调理，一月后具折请辞。九月十二日奉上谕，准其开缺。年末王庆云至西安，次年四月渡黄河，侨居山西汾州。十一年九月，同治帝登基前一日，降旨征召起用祁隽藻、翁心存、罗惇衍等退闲官员，授王庆云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又于十二月十七日改授工部尚书。

虽病体日羸，请假调养，行期屡改，王庆云仍欲力疾赴召，却于起程前一日即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病歿山西汾州，赐谥“文勤”。同治三年，山西在籍绅士合词请入祀山西名宦祠，奉旨依议。同治八年，归葬福州西门芋坑山。

二

王庆云闽县祖居旁，有屋三楹，曰荆花馆。王庆云丁忧期间曾在此读书课子，随手所得，笔为札记，并有《荆花馆遗诗》存世，故其所遗日记亦以“荆花馆”题名。

由于王庆云勤于记述，“日有恒业，夜则记日间所事，以自考镜”，故留下这部总数约八十余万字的《荆花馆日记》。该日记从王庆云道光二十六年服阙期满、返京任职记起，至同治元年病逝止，共十六年。其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他本人担任户部侍郎、顺天府尹，以及出任秦、晋两省巡抚、四川总督期间，办理中央财政情形和地方重要政务实情，包括觐见奏对，朋僚交游，租房借债，求医问药，以及赴任、出巡、沿途所见山川形胜、风土民情和与友人来往函札、诗文等，也包括清廷的各种仪注（如召见、入值、迎驾、陪祭、葬礼等）、科场试事，等等。所记或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见于邸报、上谕、廷寄、奏章，或从与人交谈、往来书信中获得的信息。除记述事实外，也记录了王庆云本人对事情的看法主张和对人物的臧否。

由于职务和任职地区的不同，《荆花馆日记》所记的内容也各有特点。前一阶段即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三年，王庆云自言“起家词馆，两权京兆，三载农司”^①，因此《日记》中的京官生活，多为在翰林院读书修史，以及参与户部理财活动、处理顺天府地方事务情形；咸丰三年至九年的后一阶段地方督抚生活，重点在地方筹款、劝捐、吏治、防务等，而于国之大事，如清军和太平军、捻军的交战情况，列强侵华活动，则始终均有述及。现将相关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① 日记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以下所引均为日记所记。

（一）翰林生活：与林则徐、曾国藩的交往

道光二十六年返京任职后，王庆云初在翰林院国史馆读书修史，虽然在八月十二日“派署提调”，实际主持国史馆工作，但相对后期职务而言工作尚属清闲，生活也堪称清贫。每日所记多为日常的读书写作生活，师友朋僚间的交游酬应，吟诗习字情形，与家乡的书信往还，甚至看病吃药的方剂。这些都为我们了解清代京官、翰林的生活提供了颇为具体而详实的样本资料，同时也为相关人物的研究提供了颇为有价值的线索。如：

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全天活动如下：

早，进天安门朝房，磨勘顺天卷，分得七本多七签，少三签，中刘翰清卷佳，二场尤好。午正至馆，校进呈冬季传四篇、吴师传一篇。尚有穆师官衔未上。供事张叔瑾，撤承发一年。晚，邀古樵、吉甫昆季及薇堂小饮。子贞适来，入座颇酣。

这一时期，王庆云交游范围主要以在京的福建同乡、乡试会试同年为核心，也有一些京官同僚。其中包括林则徐（少穆）、林镜帆（林则徐哲嗣）、沈葆楨（幼丹）、何秋涛（愿船）、何绍基（子贞）、毛鸿宾（翊云）等，而且与礼部侍郎曾国藩（涤生）、大理寺卿倭仁（艮峰），以及御史季芝昌（仙九）、袁甲三（午桥）等也交往颇多。如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记有：

晚，邀子贞星使及郑小山、沈幼丹、何愿船雅集。

日记中提及林则徐的地方有 20 余处，主要是书信往来。例如：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廿三日：

奉到少穆前辈手翰，并委书都匀陶济园封翁家传。来信勉以文章事业，毋徒以笔陈图作铁门限……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少穆前辈书来，以洱茶为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引疾开缺回乡后，王庆云等积极主张和支持林则徐再度出山。道光三十年三月

三十日，他先是“致林镜帆书，为少穆先生劝驾”，未见效果。五月，咸丰帝下登极求贤诏。经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等举荐，清廷命转饬林则徐“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

七月初六日，王庆云“闻少穆先生尚未应诏束装，拟为劝驾之书”，此次又因故未果。王庆云仍不甘心，在八月初三日收到林则徐来函之后，又于次日的复函中再次劝驾，并在日记中保留下了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内容：

出则当肩其事，而为公难者。世间无易就之业，亦无必不可成之功，视其人方略何如耳。此事从来如三年之艾。今上春秋鼎盛，必不责效目前，但使审度形势，专一事权，终当收无穷之利。且都人士喁望之情，与九重侧席之意，正以需人，担荷时艰，若人尽畏难，谁与共济？

此函与林则徐十月最终接受钦差任命，再次出山或许不无关系。

王庆云与曾国藩的交往，也是《荆花馆日记》中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日记中最早有关曾国藩的记载为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曾国藩，与王庆云被分派为当年武会试的正副考官，二人因工作关系相识，此后惺惺相惜，相互引为知己，交往日益频繁。

曾国藩对王庆云颇为看重。咸丰帝登基后，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三月在应诏陈言折中，主张用人、行政二者并重，同时举荐时任通政使司副使的王庆云^①。据《荆花馆日记》三月十八日所载：

赴园复命。晤涤生，以保举告。予谓前已有信坚却，何尚尔耶。答以非为进讲，因于掌中书封字相示。问以折子递未，曰已进矣。为愕然久之。回朝房告敬堂，则曰此不必辞。进城，晤艮峰，又曰当勉力以答知己。闻前数日涤生与艮峰、敬堂议及此事，乃悟此举固出涤生，至诚二公亦尝赞之，故更不踌躇也。

王庆云对曾国藩也极为欣赏。同月二十六日《荆花馆日记》有记：

涤生任事之勇、与人之一，余所不及。

^① 《曾文正公年谱》。

王、曾二人由公交而私谊，交往日密。例如，曾国藩见王庆云常赴圆明园直日，而车马不济，往来“车中颠簸颇乏”，遂于以辕骡相赠。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元年七月十七日记：

涤生送来辕骡一匹。

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籍，王庆云身膺户部侍郎兼顺天府尹重任，公事猬集，二人也时常函札往来。面对漕运、海运同僚纷争如讼的乱象，王庆云不禁慨叹：“河漕大局，惟涤生可与议此，而今又契阔，环顾喟然。”十月十六日作书与曾国藩，书中有云：

偶有疑难，思欲商度，环顾喟然。此景此情，非寻常朋友离索之比，又不敢轻以语人，惟兄能共喻之也。

此后曾国藩在乡组织湘军，率军在前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王庆云则出任陕西、山西等地督抚，实际担任起在后方为清廷筹济饷源的重任。虽然二人此后再未谋面，但关系却更加紧密。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载：

致涤生书，良友久别，刺刺不能自休。

而且这种联系也变得更为重要——关系朝廷安危。同月二十九日日记：

得涤生九月望日书。前在衡州造船募勇，未毕而贼至，有宁乡之胜，旋败于岳州。贼以大股南犯，再胜之于湘南，而复有靖江之失。于是常、澧被掠，窥长沙愈急。近者岳州十三战仅败一次，余皆全胜。转战而前，克复武汉，事机凑泊，有不尽由人力者。现在贼退靳、黄已下，须趁势追剿云云。因与子临书，言：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长江数百里，涤生以孤军深入，以后解饷，难于今日云云。读涤生奏稿，须眉毕现，使人勃勃有生气，惜字多未及发抄，使人人共见。

王庆云以此项饷需尤关全局，遂移缓就急，停支本省兵饷等款，先行解往前线备用。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如果没有王庆云从晋陕两地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其结局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首先是源于王庆云“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的政治自觉，当然也包含着他与曾国藩惺惺相惜的私人交谊。

《荆花馆日记》中，涉及曾国藩的内容总计约有200余处，也为曾国藩研究提供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资料。

（二）政事公务：从侍郎到督抚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史料价值之所以较高，一则因为他两权京兆，三载农司，历任秦、晋、蜀三省督抚，职务重要，履历丰富；二则由于他勤于著述，记载详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事公务都有记录。日记中保留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据粗略统计，《荆花馆日记》一天所记最多者有800余字。有些重要活动，如皇帝召见，“退则记天语于册，以识不忘”^①，而且记录颇为详细。

例如，王庆云道光二十七年得获翰詹大考第一，五月十六日在圆明园受道光皇帝单独召见：

子初即起，丑正到园。出门雨甚，将至园放月，旋晴。至朝房具服，复至吏部朝房小憩。寅初二刻，官门辟，遂入递折，还至朝房小憩。卯初三刻，复入，候旨于出入贤良门东之朝房。卯正，传出召见第六起，与锡龄、鹤汀、富呢牙杭阿容斋、支清彦少鹤，入勤政殿西小门外之南房候宣。甫交辰初，宣入勤政殿赐见。御座居中，跪在军机第三垫之西面，向东北免冠叩头，奏云：臣王庆云叩谢皇上天恩。

上问：汝福建那一府？

奏云：臣福州府人。

又问县，奏云：闽县。

上问：是原籍否？

奏云：原籍就是福建。

又问居处，奏云：城内。

上问：福建省城有啖咭喇，他人并不多，只有八九个人，汝看见否？

奏云：臣不大看见他。

^① 王传璨：《王文勤公年谱》。

上云：自然。汝见他作什么。

言至此，似有慨然之色。

又问：他所居何处？是城内城外？

奏云：在乌石山。

问：他所居是他自己起盖，抑系我们给他住的，或是租民房住的？

奏云：他山上住在庙里。

上问：汝是升侍讲学士来谢恩的？

奏云：是。

上问：汝今年四十几岁？

奏云：臣五十。

上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实难为汝。这题目谁不懂得，但做得不好的甚多。汝三样俱好，自然要把汝取在一等第一。

时瞻天颜，似有悦喜惊讶之意，臣伏地叩头。

上又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得好，实难为汝。

上问：朕记得放汝试差、学差，是那一省？

臣叩头奏：蒙皇上天恩，道光十四年放过广西试差。

上又问学差。

奏云：十七年放贵州学差。

上云：汝当时是编修。

奏云：是。

又问：汝得过得日讲起居注官否？

奏云：未。臣去年蒙派文渊阁校理。

上云：往后讲官缺，自要出来引见。

奏云：是。

上云：翰林衙门无甚事，向后可以照旧用功。

奏云：是。

上倚佩，臣叩头，冠起，退出。

正是因为此次翰詹大考成绩突出，王庆云开始受到关注和提升，由侍读学士、侍讲学士、通政使司副使、詹事府詹事，而顺天府尹、户部

侍郎，由闲曹散吏，而渐居要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其日常生活内容和精神状态也发生明显改变，每日或顺天府署，或户部衙门，或入朝值日，或赴库监收监放，与早年翰林院编修的生活，已全然不同。

不仅如此，日记中更保留有大量相关政务活动的实质性内容。例如，咸丰元年，担任户部侍郎兼署顺天府尹期间，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王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用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虽颇费斡旋，最后户部会奏内务府编放庄头租项，终于守定不准增租夺佃的底线。

五月初五日 拟与讷制台公函稿。径启者：内府编放庄头一案，事阅二年之久，地亩尚未兑清，实缘租项未能议定。前者内府令委员会同指地议租，已承尊处会咨办理矣。弟等本意，俟内府司员目击增租夺佃之难，然后彼此咨商，从容挽救。今户部又以各佃控案发，令飭属妥为办理。内顺属已有十九起之多，不知直属更若干起。次等佃户，纷纷赴诉，必非低首下心，束手足而甘受鱼肉者。庄头欲依势作威，逼勒州县。州县顾畏参限，逼勒百姓。万一蠹役刁民从中播弄，弊有不可胜言者。此事受德受怨，姑置勿论，第部中既令飭属妥为经理，而民力地利，既万难强齐，佃户、庄头又两不相下，州县之晓事而能了事者，不可多得。迨至经理未能妥善，或酿成它故，圣明在上，吾辈何所逃其责乎。且以二年不能完结之案，奏限三月，其限内能否清完，概可想见。及参限已届，行取职名，既不忍以无辜州县纷纷置诸吏议，那时分辩已迟，办理更为棘手。弟等相此事机，似难姑待。为今之计，若仿照嘉庆五年户部奏案，吁恳恩施照州县原册禁止增租夺佃，此久远相安之办法也。内府不得偏听庄头，地方官亦不许偏徇佃户，申明旧例，将互控案件，请仍归现审处核实差项钱粮，酌量秉公办理，此平允可行之办法也。截至现在，将已增租者，听其增租，未增租者，著委员会同地方官悉心体察地力民情，妥议租项，务使庄头、佃户，两下无亏，不许稍有抑勒。此目前相安之计，亦不得已之办法也。前者内府咨文，经户部层层指驳，理屈词穷，遂以奏案强令遵办，若吾辈有言，更以为见好市恩，受人怂恿，故此事断非咨商之所能了。弟等谊属同

舟，既有所见，不敢不率臆直陈。台端体国爱民，必有高识远见，非弟等所及者。骧首下风，伫候示复。不宣。

再如，同年奉命查办顺天乡试中直隶士子与京官为籍贯事互控一案。因顺天大、宛两县，寄籍多于土著，未经声明入籍而应试者颇多，王庆云认为若一律按例斥革，伤及甚众，奏请令补行入籍。时京官势众，以为袒庇士子，声言弹劾。最后终于议定，未入籍者补行入籍，且已入仕人员也一律补行入籍。前后日记记录此事颇为具体：

八月二十四日 籍贯事委霸昌道文煜、南路厅丁希陶审讯，是日传到贡监各具亲供。余谓报官入籍一节，恐属具文，代匱半年余，见有归原籍者矣，未见有报明入籍者也。以例而言，凡未经报明入籍，即有地契粮串，而未阅六十年者，皆不得与考。第思六十年则两世矣。流寓之人，本非不得已，祖孙限内不许读书应试，其攻苦而幸获一襟者，以法绳之，而皆当废锢，此情不可也。其祖父已经寄籍，或仕宦，或胶庠，为子孙不以祖父之籍为籍，将使父子异籍耶，抑将为证父攘羊之举，而后得改归原籍，此理不可也。考子孙之冒籍，并及祖父。昔何其宽，今何其隘，不特本人坐废，而数十年前出结收考之人，皆当追议，为一身而累及一家，为一人而波及众人，万万无此政体。天日在上，岂有瓜蔓连钁之理哉。且如同乡官所言，京官中有冒籍者，禀保中有冒籍者，将并京官及禀保之冒籍者而攻去之耶。抑明知其人众，不可胜攻，俟其子孙应试而后锢之耶。宽以待及身违犯之祖父，而刻以绳不能异籍之子孙，忍孰甚焉。

二十五日 华阳过谈，将来复奏籍贯事，但说情理，而不引用例文，诚是。又云《礼部则例》于冒籍处分，宽严不一。余谓率性将两歧说破。

检《科场条例》冒籍门，并续增三十年议复赵东昕各条，令人有求生不得之叹。尚幸祖父寄籍，漏未报明，其子孙作何办理，向无明文，似有一线生机，然无例而已有案矣。

再如，清末财政支绌，行钞、铸大钱之议屡起，王茂荫（子槐）的行钞奏议甚至引起正在伦敦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关注。时任户部侍郎的王庆云，直接参与行钞、铸大钱之事的讨论与方案拟定，《日记》

中有相当多的相关记载，既有王庆云个人的主张，也有同僚的讨论过程。20世纪六十年代《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之所以抄录整理其日记，重要原因之一恰是看重了这些与清末财政密切相关的内容。如：

九月廿五日 直庐。阅王侍御条奏行钞疏草。兹事之不可行，不待问而知。顾言者有不得已之苦衷，则亦当于不可行中，留万分一之余地。盖论事易，而当局难；摆脱气习易，旋转运会难。运会所趋，若水赴壑，可勿惧哉。

廿七日 今日银贵钱贱，方道光二十五年早有议及者，而莫详于朱学士崑、刘给谏两疏。兹得何伯英所抄部议及各省复奏，汇为两本，于此案可称大备，付之钞胥，暇日细为批点。各省复奏，皆不可行，大抵以转运繁难为解。试向未用银之时，岂非用钱流转。又试思将来之银，如今日之金，亦能不用钱流转乎。各疆吏既同称窒碍，岂能以口舌再争究竟。及后知履后艰，斧柯在手，而不能行，乃敢信为真不可行也。伯英有心人，可与论事。闻所钞盐务尚多，当从转钞，或尚有可以变通处耶。

到部。补廿五稿。与翁少农谈。自来国用不足，莫不加赋于民，如一邱（丘）之貉。顾我朝以来，因明条编之法，徭银已归地粮。康熙间丁赋又归地粮，至雍正间耗羨归公，而农民上供遂成偏重。今商贾拥资千万，但使家不置田，即一丝一粟之赋，未尝上纳。同此践土食毛，可谓不均。今江浙赋漕之重，各省盐课，在在取盈，一经定额，即不能议减。若取商贾之有余，以减盐课，则盐务日有起色，以减江浙浮粮，则东南民困得苏。裕国阜民，端在于此。今日不患不变法，而患无善于奉行之人。舍得人，诸事皆无下手处。少农言，茶烟二物，为今人日用所必需，可以征榷。余未敢应，处此位而发言不谨，一蹉跌即为桑孔后身。与其变法而取害，不如守经以观时。石头路滑，尚慎旃哉。细思今日整顿盐务，必先减盐课。以百倍国初之户口，宜乎盐利日增乃反日绌者，课重而官不敌私也。必课减则私戢，私戢则销畅而引增，其利不归之国，又将焉往。商者四民之一，盐者又百货之一，分地行盐，而百货则任其居积，初不过而问焉，不平甚矣。《易》之“益”曰“损上益下”，《语》曰

“均无贫”，此龟鉴也。

十一月初八日 候文大农，适王子槐侍郎至，谈大钱。余谓当十总以五钱重为适中。

出任地方督抚以后，王庆云日常工作之一便是协筹军饷，军饷二字成为其日记中最常见最突出的名词。时常接到“著王庆云设法筹画，速于陕省。无论何项，即行拨款，派员起解”之类的廷寄上谕。例如：

咸丰六年三月初三日 未刻奉廷寄，令筹解庐州、扬州军饷，又催解京饷甚急。中外交困，而取资一隅，不沦胥不止。守土者以民为本，荣辱得丧，只得付之天命。

又如：

咸丰七年四月初七日 接初五日五百里廷寄：奉上谕：胡林翼奏，饷欠兵饥，请于山西藩库、河东盐库筹银三十万两等语。山西协拨各路军饷甚多，未必有此巨款。虽不能如所请之数，总须先拨一二十万，俾资接济等因。钦此。胡中丞奏，都兴阿进剿皖贼四次，夺垒十一座；杨载福水师正拟会攻湖口，便图安庆；李续宾步队亦素称得力，请拨三十万两，稍清旧欠，以为进战地步云云。屡空之余，请求愈巨，何以塞之。

初八日 余拟楚饷既有不时之需，将所拟每月二万，提前数月解往，请届时乃再拨月饷。月川以为太板，实不如请由藩库筹八万，将河东本月拟解二万添入作十万，与旨意似亦相符。而先解河东二万，续由藩库分批起解，辗转间与提解月饷之法略同，而不露痕迹，亟从其议。次日，复致月川，十万似勉符旨意。但无款亦属空言，且何以为继。

升任四川总督后，王庆云也曾主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军需，但相对而言协济军饷不似晋、陕二省频繁，日记内容多为与地方吏治、防务有关的军事行动及保甲治安措施。如：为镇压贵州思南教匪之乱，王庆云遣兵出防酉阳、秀山，并请飭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的经过情形。为镇压四川咽喉，飭行保甲，立限捕盗的措施安排，以及奏请于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的过程等。

（三）经世思想：学问与行动的距离

王庆云通晓时事，是清季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提倡和实践者，日记中也保留有许多相关史料。出任贵州学政三年期间，他与清未经世学派代表人物、贵州巡抚贺长龄（藕庚）交往密切，视为知己。王庆云于财政情形尤为留心，所著六卷《石渠余记》，分条记载清初到道光年间财政、兵额、吏治、漕运、钱币、矿政、关税、畿辅营田水利等沿革实况，间或有画龙点睛的评断，甚至有些还考评到明代或明代以前，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关于盐务者，有《纪盐法》、《纪引课》、《直省盐课表》、《纪盐禁》、《纪河东盐法篇》；关于漕运者，有《纪漕粮》、《纪漕船运军》、《纪漕运官司期限》、《纪罢漕折》等。《荆花馆日记》中，保留了大量与该书有关的信息，如某篇作于某日，作者撰写的过程、资料来源，以及写作中对得失利弊的思考。

从充满忧患意识与焦虑情绪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鸦片战争以后和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外患内忧交加之世，王庆云从一位体制内读书修史的翰林，到督抚一方的封疆大吏，始终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这与他出生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对东南夷情有切身了解有关，但更深层渊源的是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日记中不仅有很多他阅读研讨《海国图志》、《瀛环识[志]略》的记载，而且还记载有他与《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愿船）、《瀛环识[志]略》作者徐继畲（松龛）很多很深交往的情形。作为同为京官的福建同乡，王庆云与地理学家何秋涛的交往很密。何秋涛潜心中国北部边疆及中俄关系研究，所著《北徼汇编》（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价值极高，而且于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识[志]略》等书均有研究。王庆云对何秋涛颇为钦佩，视为良友，语多赞赏，如：“愿船书气盎然，语有条理”，“博闻强记，令人有望洋之叹”，“与愿船谈，令人忘倦”，“愿船过谈移晷，令人怀抱为开”，“须良友以广见闻，安得人如涤生、愿船哉”，等等。虽然何秋涛于同治初年早逝，但《荆花馆日记》中仍有近50处王庆云与其相互借书、抄书、雅集交往的记载，这也是研究何秋涛生平的重要史料。

王庆云与清末另一位经世思想代表人物徐继畲的交往，则更有耐人寻味之处。徐继畲在任福建布政使、巡抚之时，王庆云与之是否有过交往不得而知。据日记载，王庆云于道光二十九年即《瀛环识[志]略》付梓刊行的第二年夏天，已经读到了徐的这部名著，日记载七月二十五日“借得《瀛环识[志]略》，读之”。次日又“竟日翻《瀛环识[志]略》”。并于二十九日将此书推荐给好友曾国藩。据其记载，当时该书流布甚广，“已遍布贵近，殆去天尺五耳”。虽然对书中所述知识很感兴趣，但是他对徐继畲的许多观点似乎并不认同。他的评论是：“《识[志]略》颇善叙事，而于立言之礼甚多违碍，未免为之惋惜。”大约徐继畲那些赞美之词，如“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对王庆云而言还是走得太远。于此也可见王庆云的思想边界。

在王庆云出任山西巡抚时期，徐继畲已因福州神光寺案被贬回原籍山西，在平遥超山书院以读书授徒为业。到任后，王即致书“松龛前辈”，内言：“静念生平，珂乡知好本无几人，……欲知地方一二利病，夜行无烛，依依何之。”徐继畲也因此与王庆云有了颇为直接和频繁的交往。作为地方有影响的士绅，徐继畲在当地颇为活跃，特别是在镇压阳城农民闹盐粮事件中，更是与王庆云频频互动，日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载。咸丰五年初，王庆云到任伊始，即接到“阳城黄令传绅禀，县民赵连城欲纠众滋闹盐粮，情罪甚重”。当时官吏豪绅向农民增征田赋、哄抬盐价，加增过多，民不堪命，阳城、沁水农民赵连城、王法囤等聚众反抗。王庆云最初以“官先自返无瑕，而后可以戮人。如果民顽，亦不能不示以火烈。……至抬价之盐伙与重利盘剥之胥差，尤不可稍为宽假”。先撤任沁水、阳城县令，并提两处办盐之人至省讯办。他认为：“官护商而又纵之渔利，民侧目于商，而因无忌惮于官，若不持平，何以服众。”并不欲用兵镇压。而徐继畲则一再致书，“言阳城已成髓髓，非芒刃所能解，请奏斧斤”。王庆云坚持“凡事皆不可轻妄而况兵乎”。因此迟回数月，后见营县兵役莫可如何，决意威克，奏奉廷寄上谕：“王庆云奏山西阳城匪徒赵连城聚众滋闹，经该抚出示晓谕，许其出道，乃该处刁民仍复怀

疑负固，自应酌调官兵围捕。倘该匪畏罪输诚，著将首要犯人重惩办，其余无知愚民，仍著设法解散等因。”遂调兵围捕，将为首的赵连城、王法囤等解省梟示。事后徐继畲颇为振奋，认为“潞、泽可数十年无事”。而王庆云在检点上任第一年所收徐继畲来书，按次排比之后，也有“虽其言不尽可从，而急难之中，为我忠告，岂世俗之交所有”的感叹。后来王庆云因病去职，客居山西，徐继畲还曾以本支叙传向王庆云请序，并“以《养生杂说》相劝勉”。仅从王徐二人七十余次的交往记录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已经非常丰富了，清末社会的官与民、绅与官、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学问与行动等等，甚或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三

本次整理所依据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荆花馆日记》抄本（简称《近代史资料》本）。该抄本系由《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从王庆云后人处征集、抄录，全文约 80 余万字，经著名史学家荣孟源先生等人审阅，原拟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因故未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以《王文勤公日记》之名，于 1998 年影印出版了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王庆云裔孙王孝缉誊抄的另一手抄本（简称广陵本）。但原日记手稿本现已湮没无闻。

两抄本相较，颇存异同。其一，《近代史资料》本系依手稿本原样，按册抄录，分为 37 册，各册的时间、字数并无一定。有些册首尚有简注，说明本册大概。广陵本则按时间顺序一贯到底，已看不出分册的痕迹。其二，除部分字句、夹注位置、时间表述等互歧外，最大的差异是《近代史资料》本保留了作者许多奏稿和诗文，而广陵本则无。其三，从当时的观点出发，《近代史资料》本有意省略去了道光三十年三月以前（前 7 册）所记以读书生活为主的部分。由此可以推断，《近代史资料》本系不同于广陵本的另一抄本，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次整理原则如下：

一、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所存《荆花馆日记》抄本为整理底本，重新标点、校勘，改繁体字为简化字。

二、按时间顺序编排，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整理中力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删改。

三、与广陵本《王文勤公日记》互校。补齐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至三十年三月部分；凡底本错漏而广陵本无误处，依广陵本校改；凡二本互歧而又无法判明正误处，以页下注释的方式注明；广陵本错讹处不出校注。

四、原文中的夹注，用小号字体表示。原夹注位置错误处，径改，不作说明。

五、同一人名、地名，使用同音字、异体字者，均保留原样、未加改动，请使用时注意。

六、日记中的时间表示方式也并不统一，或在农历后加干支或不加等，今均保留原样，未作统一。

七、原文残缺无法辨识或脱漏处，用□表示；《近代史资料》本无而据广陵本增补者，用【】表示；错讹改正处用〔〕表示。

八、附录王庆云之子王传璨所撰《王文勤公年谱》一篇，便于读者对王庆云一生经历有更全面的了解。

目 录

上 册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1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23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73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111
道光三十年庚戌	155
咸丰元年辛亥	213
咸丰二年壬子	351
咸丰三年癸丑	459

下 册

咸丰四年甲寅	569
咸丰五年乙卯	688
咸丰六年丙辰	765
咸丰七年丁巳	848
咸丰八年戊午	937
咸丰九年己未	1014
咸丰十年庚申	1060
咸丰十一年辛酉	1076
同治元年壬戌	1087

附录:

王文勤公年谱	1089
后 记	1137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闰五月

初一日乙酉 十四小暑。写小楷三件。阅《明史稿·天文志》。王芷庭送酒兰，转送叶次舟。

十二次分野歌：斗女扬州星纪头，女危枵玄枵次属青州。危奎分卫占娥訾，奎胃还占鲁降娄。胃毕星分赵大梁，晋占毕井实沈乡。鹑首秦分井鬼柳，鹑火周分柳星张。鹑尾荆州张軫联，豫州軫氏寿星兼。徐州氏尾为大火，尾斗星分析木燕。

未刻，古樵来谈。傍晚，勿村、范亭、锡侯、晴皋、九丹、薇堂、达轩、汉雨来茗叙。少顷，翊云亦来。亥初散，旋雨。

初二日 上半日雨，巳初方休。起迟，为近日所无。复武次南观察信。由次舟寄。写七号家信。次日寄。阅《天文志》卷第二。傍晚，改午字文一篇。林伯恬代改，费一时许。是日，放云贵试差。

初三日 阅《天文志》第三。饭后访惠农，未遇。古樵来，谈两时许。是晚，点撻云社课文至子初。夜雨。

初四日 早雨。阅《五行志》一。修家信，由叶次舟寄闽。并化痰丸等物。古樵、菑修来谈时许。寄武次南信。

初五日 晴。阅《五行志》二、三。送叶次舟行。饭后，惠农来谈。晚，翊云来谈。

初六日 酉刻轻雷欲雨，得风即止。复邓永槎书，寄墨榻一包。由宣城县刘丙寄。复龚蔗汀前辈书。范亭寄。点《历志》。

初七日 点《历志》。饭后，惠农来谈。

初八日 修寄贺耦庚前辈信。由潘星斋星使寄。惠农送物件，并寄成渠同年件。点《历志》卷一。郑世子上历书卷甚佳。题画册。苇江子牟义工

笔，惠农所藏。

初九日 连夜雨，足痒甚。点《历志》。午后，古樵、惠农来谈，晚散。

初十日 风疹，头面尤甚。作罗苏溪同年谢缄。寄墨一定，由贵州星使吴寄。作封少琴伏羌通家信。点《历志》卷二。下午，与惠农同访子贞，谈数刻。

十一日 风疹，便血。作送惠农叙。前一夕起草。

《历志》三、四、五为“大统历”，六、七为“回回历”，皆积算，非有渊源不能读也。缺之。点《地理志》。

午后，古樵、惠农来谈。晚，却酒。

十二日 风疹余半。检惠农属题字画送还。韦江子牟义工笔花卉，一册八幅。尚有蟾蜍虎耳草、两鹤、狼尾草虫、子母牛四扇未题。耕夫山水画册八幅。又题李西台字卷、唐庐鸿画卷、赵仲穆列女传画册、仇十洲画卷。

是日，放闽、两广试差。

惠农来，夜谈及《黄梨洲集》，吾乡王遵严、董崇相诸集。闻雨农曾刻《李习之集》，何愿船或有之。作文字戒入留仙障。忆在黔所作《黄孝廉案略》，哑然自笑。

十三日 补作乐陵梁馥庵通家回信，由翰臣寄。点《地理志》。羊毫草五扇。午后，子樵、惠农来谈，子初散。

十四日 楷书两件。阅《韩文选本》。

晚，惠农来谈，赠《国朝画征录》两卷。惠农购《春明梦余录》，未得柯维骥字寄纯，莆田人，潜之后人。《宋史新编》。

十五日 风疹始愈。点《地理志》卷一。往贺孙莲塘。午后，惠农来谈。晚，古樵、翊云手谈。

十六日 午后大雨。是晚小饮。代莲塘文一篇。点《地理志》。作枝江朱少香信。由惠农寄。

十七日 写少穆先生信。廿五托岵兄寄。点《地理志》。

下午，莲塘来。晚，勿村、汉雨同来，交去《乡试录》序稿。

十八日 点《地理志》。翰臣来谈，语极关切，又云有同志数人讲

古文。

晚，古樵、惠农来谈。

十九日 两三日心杂，至不记日子。录诗稿数篇，楷书扇一。午后，访莲塘。归寓，大雨、雹。

二十日 是日，进各省贺上皇太后徽号表，作荆花馆信两封。

访勿村、古樵，各谈时许。

午后，到琉璃厂，随访惠农。惠农、古樵同来。夜归，大雨。惠农赠曾文定《隆平集》。

廿一日 得封少琴通家书，即由翰臣复寄。午后，至三藐庵。岫瞻、达轩来谈。得梁馥庵通家书，知告养，将回。

廿二日 寄第八号家信。由苏州天泰号栈转寄，有单。勿村、达轩来。

饭后，往贺全小汀，谈刻许。坐间晤朱朵山前辈。顺候庆芸舫，未晤。

晚，过惠农饭，大雨。

廿三日 酉初雨，旋有霞光。连日大雨，可望晴矣。是日，放湖南、四川试差。

惠农来谈。前郟阳镇恒名安，五年镇郟阳，未扣标兵一饷。崇阳之变，调郟兵往捕。旧例：调征本省只给盐菜，出省方给安家之费。是役照例给盐菜，郟令已窘，无所出，兵不能行。一日奉省札，例外许兼给安家。本镇得札，密不示众，而自至津口，督兵上船，发后，始以札示郟令，众咸悦服。盖郟无库贮，兼办安家，势必贻误也。恒公之子英汇在礼部。

谒朵山前辈，未晤。顺候林范亭、郭古樵。至燕誉堂饭，戌正回寓。

廿四日 早，腹痛。饭后，古樵、翊云、惠农来手谈。寄惠农信，由武昌省府街口章怡泰烟行。章秋金，汀州人。莹圃亲家来谈。王晓屏来谈。前署贵州石阡府。

廿五日 寄杨翠严信。平凉府隆德县，托岫兄转寄。点《地理志》。一撮六日。

午后，同惠农过厂肆，归寓夜谈。

廿六日 是日，觉郁蒸。寄九号安信。笔袋样，诗稿七首附。由许升带至苏州天泰栈转寄。酒资三百，六月廿六至苏，廿七日寄回。朵山前辈来谈，盐

务归票，已交部议。

是晚，接九号家信。昨晚得遵化梁子文书，本日复寄，并神曲十六匣。牧亭、晴皋物，转送。晚，邀翊云饭。

廿七日 午后，弼夫来谈。作十号安信。由折差寄。改课文数篇。

晚，古樵在寓。

廿八日 古樵、惠农、翊云作竟日谈，夜深方散。

廿九日 汇次南来家信。饭后困卧。

六月

初一日甲寅 写铁梅信。岵瞻带其大世兄伯恬来执贄。

已刻进功臣馆，分纂列传四篇。随贺岵瞻补官。寺僧馈西瓜十枚。

进署，至清秘堂，晤童薇研华、史士良致谔、青墨卿麟、徐黼亭相、支少鹤清彦、顾香坡泰蘅。申刻出访莹圃、晓屏，各谈刻许。惠农谈及志局抄稿，尚有在金匱孙文靖、宝山沈梦堂两处。

初二日 借观檀萃《〈穆天子传〉疏》，荒谬不经。

早，谒朵山前辈，候温明叔前辈，未晤。修《功臣传》四篇。

初三日 得钱穆〔牧〕斋《列朝诗选》，作石阡明德书院图跋，并书。

晚，惠农、翊云来谈。

初四日 先慈忌辰。是早适得红莲两枝，焚香供焉。

与龙翰臣书，论隐公稿。读《刘青田诗选》。覆甌、犁眉二集。

下午，惠农、古樵、翊云来谈，至夜。

初五日 读《高青邱诗选》。古樵来早饭。

初六日 读《列朝诗·甲集》。

惠农来谈，得闻郑鄆事，黄忠端以廷推避嫌事。梨洲《南雷文定》胜国文献。梨洲得自牧斋，传全榭山，再传邵二云。二云没而无传，闻尚有两巨麓存许滇翁家。

初七日 早，祝何师母寿。午刻，星房邀饮，过量。

初八日 晨，往三藐庵，候邱镜川，作竟日谈。

初九日 阅《列朝诗集》。晚，过翊云饮，过量。

初十日 便血，委顿。晚，惠农来，坐月谈，少爽。

十一日 是日稍凉，肠腹仍不快。

阅《列朝诗集》，题其闰集云：是集于当代巨公无不称名称爵，至竺乾法侣则公之，何其妄与。乾集既列宗藩，而维城之秀，如澹甫、睦楔、郁仪，独退居闰位，不得与布衣山人分席，可谓自乱其例。至《香奁》一编，集糅雅郑，貽椒感悦，侈为美谈。柳花轻薄，乃使握管续貂，殆绛云之暮气乎。

晚，惠农来谈，口占一绝。

十二日 是日，放浙江、江西、湖北试差。

病愈，气微弱，已初方起。古樵来手谈。

傍晚，翊云来谈。作王申甫信，问赵云伯馆地。

十三日 早，达轩来，交林韶宇世兄兑信。致伯恬课文三篇。

痔疮作楚，彻夜不得眠。

十四日 阅《列朝诗集》。晚，惠农来谈。《南略》、《北略》、《南疆逸史》。

十五日 楷书两件。访勿村，未晤。顺拜念园、芷舫、米山，各谈刻许。

十六日 早，读《韩文》，阅《列朝诗集》。

午后，访翊云，手谈。

十七日 早，读《韩文》。

饭后惠农、古樵来谈。晚，翊云来谈。送邱镜川二绝。镜泉送来四百金，兑闽。

十八日 早，往三藐庵，送邱镜泉。与惠农游天宁寺，访隋石幢不得。又游白云观，看其斋食。入西便门。傍晚，范亭、汉雨来手谈。

十九日 昨出城，科头觉凉甚。至白云观，道士引看各处，未免受喝，比入西便门，觉暑甚。

早，古樵、惠农过寓，手谈数局。涕嚏不可忍。米山、范亭亦来。

午后困卧。夜嗽痰，不得眠。

二十日 胸口似有风痰，头重背痛，两日饭未减。晚，服徐森堂药。据云，六脉偏阳。按云，右寸关二部，表滞里数，乃暑传肺经，外受寒凉，包里暑热。治宜清暑散寒，顺气。当归酒洗三钱，淡竹叶三钱，葛根二钱，川芎钱半，荆芥穗、苏子，同桑皮、桔苓、陈皮各一钱，引灯

心二分，生姜连皮一小片。服药后熟睡，嗽亦稀。半夜觉微汗，背痛止。

廿一日 早起颇松，嗽稀痰粘，脑中微晕，晚又服药。阅秋卿送来策卷十本，内有陈嘉德薇阶小印者，笔力佳而急就，置第五。又有宣三玉圃小印者，皆在五名外。

廿二日 是日，放江南、陕、甘试差。楷书一件。阅《列朝诗集》毕。集中于吾乡诗人，多引徐兴公诗话，其已见于《晋安风雅》者，多不录。

是晚，痔疮又剧，多嗽。

廿三日 早起，复睡。饭后收书，为梁吉甫题《云林小帧》。署至正辛丑，是至正廿一年，去明鼎革只六年。

晚，惠农来谈。

廿四日 收书，改题画一绝，题陈梓丞泰熙《闾艺遗墨》。

廿五日 早，往贺勿村。古樵、惠农来，作竟日谈。

廿六日 点《地理志》。作杨浚川回信。由黄太史庆同寄。作兑信寄闽。由李米山寄。

廿七日 早，访贯甫，相左。过翊云小叙。接家信，第九号，闰月十七寄。作回信。

廿八日 作家信。午后，惠农、古樵来谈。接信，知梦白中丞有欲驱英夷出城之议。晤米山，云铁梅来书言，梦翁欲行金钱为币，当事皆不以为然。

廿九日 早，往贺镜泉嫁女。阅伯恬课文七篇。

午后，贺勿村娶妇。

三十日 又阅伯恬所送课文十篇。点《河渠志》。阮仪征相国重宴鹿鸣，得旨，在籍支全俸，加太傅衔。

七月

初一日甲申 书味农扇。点《河渠志》。午后，往看勿村，与古樵同回。

初二日 点《河渠志·运河》毕。段落。得桂星垣同年书。古樵借寓中，请吉甫、翊云手谈，茆修亦来，晚夜散。

初三日 访贯甫，又未遇。访岵瞻，谈时许。

饭后惠农来，同往邀古樵至寓。

阅邸抄，荆州驻防聚众入汉城，伤人焚屋。聚仰食之人，弃之于四民之外，积久害将不可胜言矣。

得陈鸿渚四兄书。

初四日 李筱轮来谈。阅《河渠志·黄河上》。复星垣同年书。

与惠农夜谈，尽漏三下。觅《寒村集》、《十二代诗选》。惠农得画鹰一幅，画者名阿尔裨。有浑沌仁义印。一鹰立高石上，拗颈右顾，下梧桐数枝，一雉窜石，罅露首尾，文采斑然，不得其命意所在。当卷还之。书牧亭扇。

初五日 巳刻方起。晴皋、九丹同来，与订中元开诗赋课。复蕉林前辈信。由陈维芳寄。申刻应子贞之招。

初六日 阅《河渠志·黄河》。未刻往贺芷林年伯寿，便道访牧亭。

初七日 阅《河渠志》。九丹来，手谈两局。

午后，勿村、锡侯、汉雪、范亭同邀观剧，未往。与惠农夜谈。

初八日 放山东、山西、河南试差。点《河渠志》毕。分段。草书扇三。

题《明史·河渠志》后，略曰：

嗟乎！河之为患，岂不烈哉！自元时导全河南汇于淮，而河遂为不可医之痼疾。顾吾疑明世治河之费，何其俭而足也。张贞观之开腰铺支河也，并塞二决口，堤两岸，役可谓巨矣，而费止三十六万。张企程之导淮分黄也，费亦止六十八万。其后，曹时聘大浚朱旺口，请帑八十万为最多。终明一代，治河之费，未有过百万者。

初九日 得苏州周达甫回信。与李米山同过刘星方。送惠农行。

午后，古樵来手谈。陈贯甫刺史来，谈析、苏、香三守政声，香造作，苏沽誉，析无间然。芸圃多牢骚。闻芸圃以明保入覲，问地方，以苦寒对。上佛然令出，谓枢臣曰：作吏以肥瘠为心乎？晋省补官署事，皆板法。

初十日 点《河渠志·各省水利》。夏原吉浚吴淞也，下界浦流塞，则浚安亭等浦；大黄浦下流塞，则浚范家滨〔浜〕。避塞就通，因势利

导，不兴难成之役，所以有功。

昨得达甫信，知苏、杭各府于闰五月十二夜地震，室屋器具有声，定海夷人皆下船矣。

晚，钱惠农，并邀章圃、古樵、翊云、茵修、警夫小饮。

十一日 送惠农旋楚。是夜雨，掩身失严。

十二日 点《河渠志》。早起，腹不快。晚骤雨。

十三日 夜骤雨。怀惠农，兼柬古樵。点《河渠志》。

午后，古樵过寓手谈。晚，饮薇堂处，酣。

是夜，同寓宣州卫千总李鹏宵遁。次日，索逋者踵至。

十四日 同乡团拜，并请莹圃，古樵、勿村、贯甫均到。早，往送赖均甫世兄行。候郭棣园昆季、桂十二兄文炤。下午，往李米山处。

十五日 点《河渠志·各省水利》毕。申时行。论西北水利，沙巛不必尽开，黍麦无烦改作二语，是实在经济。联诗赋课，以一月交卷，山泽通气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钱币论诗，从臣才艺咸第一。得臣字。

约勿村不来，锡侯、晴皋、九丹、薇堂均到。

晚，牙痛，彻底不得眠。

十六日 前夜未眠，颇倦少瞑，痛愈甚，倦愈极。至午，含黄连，约二分许。又含沙参，微睡。

晚，赴秋卿招，饮颇多，但慎忌诸燥热。闻近日拐骗迷诱之案，有大宗伯诸人列章未下。

十七日 早起，觉燥气，饮藕水，略平。阅《礼志》。

晚，邀杨中贶、刘星房、戴云帆、胡小初、李米山昆季饮，李三兄未来。

十八日 早，古樵来手谈。午后，翊云来，与同访古樵，小饮。

十九日 早出，拜瞿绶伯、名敬邦，己卯同年、高熊梦、董莱峰、戴云帆，并未晤。送陈贯甫行。造候謁瞻，谈刻许。

午，楷书三件。

二十日 往候郑松亭前辈、陈维芳，未晤。

晚，饮平仲所，过量。晤龚镜波及高世兄，因即往候。

廿一日 维芳来，未晤。九丹来谈。翰臣来。是日，己卯同谱公请文昌

馆，未赴。

午后，过勿村，谈次声色俱厉。是早，遣周升往问，答云下午在寓不出。因之造谈，不知其仍欲出也。何图躁暴，乃至于此。吾进既以礼，退敢不以义。顺过古樵，晚饭。是晚，思勿村情景，不能平，遂至失眠。自反再三，实无招侮之故。渠一行作郡，若此性不改，是亦朋友之忧也。奈何，奈何。

廿二日 早起，读《柳篇》。试旧紫毫，尚多可用。

蒋申甫来，范亭来，手谈两局。交去惠农寄致西园前辈信件。

邀徐森堂开丸方。楷书一件。

廿三日 早，小楷一扇。柳。饭后书对二、条六。

往邀古樵到寓，手谈两局。

接梁子文信，托与可舟书，荐幕友陶秋桥鉴。

廿四日 复子文书。复可舟前辈书。托子文由其友人陶秋桥面呈。

赵云伯来云，欲往固安。古樵、翊云来，手谈竟日，子初始散。

廿五日 是日，睿皇帝忌辰。

同古樵、茆修、九丹、梅岳、小淦、翊云游天安寺，已往西回。

廿六日 合六味地黄丸。

早，偕星房饭翊云处。晚，偕翊云饭岵瞻处。跋为勿村书扇。勿村曾为余书励志诗扇，旨哉，其相勉也。今将出守琼州，录此以送其行。辅汉、卿民谓，是诗三言温柔。人唯温柔，便消了客气。盖细密和缓，耐事下人，皆从此出。所愿与勿村共勉之。

廿七日 楷书三件。往观音院，吊许信臣夫人丧。

候锡侯，谈少顷。抑诗序以为刺厉王，朱传从《国语》，为自傲。且《史记》武公之立在厉王之后，不应追刺。愚以为是诗之作，当在共和之世，厉王亡国之后，故曰“天方艰难，曰丧厥国”。“所[取]譬不远”，犹云殷鉴不远也。读《桑柔》，“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盖设问之词。下章又设为答词。“是顾是复”，言昏主之于乱臣，如慈母之于骄子，谁得而非间之哉。“既之阴女，反予来赫”，千古忠臣、信友，为之一喟。

廿八日 接到六月十八日家书，知二侄妇林于闰五月廿六故。

题《明史·河渠志》。阅《礼志》卷二。书扇二。

晚，古樵、翊云过寓。

廿九日 步香南至都，得晤。自丁酉一别，忽十年矣。往候，未晤，顺候古樵。

写十二号家信。

八月

初一日癸丑 早起，以钱代箸揲，得“损之蒙”，云汉宣王之露祷也。昭回于天，见其随天而转，则夜久也。申伯信迈，再宿而后行也。《明史·礼志》：“嘉靖十年，命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天遁^①，亭曰翊风。天遁之名颇怪，岂取云汉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之义耶”。

午后，古樵过寓畅谈，伯恬同饭。

是日，得六月初九日家书。阅《礼志》及《诗》崧高说。

初二日 改传璨、传璫、传理课文三篇，皆觉有进境，为之一慰。阅《礼志》三。

与古樵同往天德堂，购益母膏，同过岵瞻饭。

布彦泰、萨迎阿平反胡完之狱，其妄拿教供之伯克等，皆前此新疆难臣之裔，以法则不宥。湘翁片奏，遂邀免胥之恩。大臣得议故之意，而圣主待马革之臣尤高厚矣。

初三日 “平安”二字后人多用之，始见郑笺。《韩奕》燕师所完句。读《丞民》、《韩奕》。

午后，造候星房，因过勿村饭。岵瞻过寓，未晤。

初四日 是日，放各省学政。读《江汉》、《常武》。

古樵过寓早饭。午后，范亭邀陶然亭。晚，翊云过寓。

初五日 写十三号家信，收带听宣物件。

午后，过翊云饭。与念园、香南手谈，岵瞻在坐。

初六日 读《瞻印》、《召旻》。早，雷雨。

放顺天闱差。

于胥斯原。胥训相视之相，沦胥之胥，训朱传拟与之相。古不甚拘转注也。今谓草土之弃余曰渣，当即如彼栖苴之苴。陆，士加反，或云七如反，岂字讹乎？

^①《明史》原文为“无逸”。

午后，往贺平仲令嗣完室。见国手，南通州，李姓。

初七日 点《行苇》、《既醉》。古樵过寓，竟日谈。

接讲官缺知会，尚未有引见日期。

初八日 得引见司业知会，明日应穿元青褂。点《笃公刘》。未正与古樵同赴海淀，夜宿大树庵。僧悦致。

初九日 丑初起盥，进内，引见于勤政殿。蔡小石以论俸第一，升司业。

与古樵食于福庆堂。归过极乐寺，小憩。五月过此，海棠、牡丹已开，今日见菊花蓓蕾尚小。僧九如云，今岁重阳当盛开也。

杜蕉林前辈来，未晤，送女儿酒两瓮及纱扇、笔笺。

初十日 往候蕉林，已赴海淀。回看何丹溪学使，未晤。候香南，谈少顷。作排律一首。从臣才艺咸第一。

午后，子贞招饮，蕉林在坐，晤郑小山比部敦谨。

十一日 书蕉林团扇一、信一。岫瞻、古樵、翊云过寓，手谈。

十二日 国史馆供事来见，知奉派署提调，陈竹伯缺。并已署纂修。馆中送来收桌饭知会，画收。

往候陈维芳，送行。即与蔡静山同到东麟堂小叙。

晚，秋卿招饮。午刻子贞过寓，谈馆中办书情形，与约明日到馆。

十三日 辰正到馆，晤龙兰蓀、江小帆、周莲士、庄卫生、晏巢芸。

饭后出后门，至海淀，谒两掌院，以节内避贺，未见。接七月三日家书。

晚，与岫瞻同过秋卿，子初始归。

十四日 写十三号家信。午后，到会馆，贺奎诞，顺邀古樵回寓。

十五日 往师门贺节。封信。

午后，茵修邀饮。同古樵步月访勿村。

十六日 辰刻进馆，阅《王果毅传》得禄及《食货志·屯垦》第十三至十六。散后，同子贞、庄卫生同到杨子言寓。

是早，往贺范亭堂庆。

十七日 往候侯叶唐前辈，顺过顾香坡、彭咏义、梁随季投刺，未晤。同岫瞻往看琉璃厂房子，顺候黎月樵。过香南，往看虎坊桥房子。

申初赴园，宿朝房。早饭后庄卫生来谈。赴园，途次雨，到即晴。

十八日 辰正以讲官缺引见，共有十六人，旨叶覲仪署。莲塘缺。与各友同饭福庆堂。谒潘吴县师。申正回寓。

接可舟前辈七月二十日书，知署段香石都转缺。

是日，由福庆堂往大树庵小憩，过岵瞻直庐。

十九日 辰刻进馆，顺拜晏同甫、庄卫生。至馆，阅《刘允孝传》。晤方伯雄俊、匡鹤泉源。

下午，顺拜蔡小石，谈少顷。又候叶棣如、翁祖庚、龚镜波、高世兄。与江翊云、郭菑修各叙少顷。

《刘允孝传》末尚有一上谕，应添。

黎月樵、张振之、匡鹤泉来，未晤。夜梦还家。

二十日 写可舟前辈回信。写张椒云同年信。午后，古樵过寓手谈。书条对数件。

廿一日 楷书碎件。晓沧、牧亭、勿村、锡侯过寓。

晚，翊云、星房、绮屏过寓。

廿二日 得家中七月十六安书，十四号。即寄复十五号。阅《礼志》四、五。楷书二。

廿三日 早，到馆，晤二方及庄卫生、许云生。早起，回候匡鹤泉、张振之、方伯雄。出馆，顺候孙世兄，未晤。候何子贞。

晚，子贞、古樵、平仲过饮。翊云来谈。

廿四日 得蕉林复书。楷书数件。午后，访米山、岵瞻，未遇。与古樵同造翊云。

廿五日 早，楷书三。饭后过岵瞻寓。

齿痛，晚服药，半夜愈。

三日阅《礼志》卷十。于楷书颇悟一静字。

廿六日 早，到馆。阅吴退旃师传。未初过兰泉馆，新任黔学使者何丹溪在坐，畅谈。出城，顺候步香翁。

廿七日 早，候勿村。楷书。饭后翊云过寓。

傍晚，古樵过寓，与勿村、汉雨夜谭。寄可舟信。

廿八日 早，起颇迟。楷书成贺婚诗二十四韵，为贯甫令嗣作，廿

六夜稿。

下午，与范亭手谈，随同访勿村，托寄高参等物。

廿九日 早，进馆，校现进志四卷，冬季头单传四篇。

午后，过勿村，未晤。顺候铭石、梅岳。

晚，謁瞻邀饮，桂十二兄、李三兄、香南、翊云在坐。

三十日 楷书。饭后过锡侯、味农、謁瞻。晚，饮平仲处，过量。

九月

初一日 未到馆。饭后至新旧会馆烧香。访古樵，与翊云同回寓。

初二日 楷书三。得六月廿九日家书。与古樵同过翊云。

初三日 早，进馆，校进呈传四篇，修改。初九仍看一遍。吴退旃师传一篇。得七月廿六家书。

初四日 早，写家书。

午后，秋卿至寓，并邀翊云、香南手谈。

初五日 校《食货志·屯垦》。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应添颇多。

初六日 进馆，检《屯垦》初进本至四卷。邀古樵至寓，因闻傲夫至，即回。

初七日 有河南齐公来拜，系新选江南靖江令。

早，楷书。饭后候謁瞻，顺往星房闻其感冒、香南各处，仍偕古樵到謁瞻晚饭。为秋卿校试帖二十篇。

初八日 未出门。謁瞻来。晚，古樵至寓，米山亦来谈。

初九日 早，进天安门朝房，磨勘顺天卷，分得七本，多七签少三签。中刘翰清卷佳，二场尤好。

午正至馆，校进呈冬季传四篇、吴师传一篇。尚有穆师官衔未上。供事张叔瑾，撤承发一年。晚，邀古樵、吉甫昆季及薇堂小饮。子贞适来，入座颇酣。

臣林则徐片奏。再，陕省之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为刁匪出没经途。此数处回族最多，素以争斗为能，抢窃为利。其刀匪互相勾结，势焰益张。攫则彼此分脏，闻拿则纠同抗抵。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不免望而却步。虽访知著名恶党，亟应搜捕驱除，而转思

惜费惮劳，不如省事。又恐负隅恃众，易致损威，即破一巨巢，获一大夥，而又虑及在逃余犯，或设计报复，或捏控抵制，其为及累者正多，并且惮于吏议之严，因起获火器凶刀，而转咎其从前之失察。是畏恭之心愈甚，即缉匪之劲愈松，讳饰因循，渐至貽患。

折内保举渭南县余炳焘，朱批：所见是。

初十日 早，古樵留别诗。午后，往贺梅岳嫁女。是晚，秋卿招饮，未赴。

十一日 早，送古樵行，顺往贺弼夫令侄喜筵，又贺岵瞻得第三孙。楷书。晚，饮念园处。

十二日 数日骤寒，衣或卸着不无少，感冒，竟日未出门。

午后，翰臣到寓，叙《钱法志》。仆意欲以洋银、普尔钱等项附入小注。

忆昨夕作即景酒令，一为帽字、肉字。念园句：骨肉深情乌帽诗。岵瞻云：花插帽檐红映肉。一为皮字、虾字。念园云：虾须帘映乌皮几。香南句同。又句：瓜皮艇子侧捞虾。余句：子皮一舸侣鱼虾。又句：一尊虾菜续南皮。一为步字、酒字。念园云：酒酣步步步摇斜。饮者最众。步兵厨中足官酒，酒觞爱过邀笛步。

十三日 前晚泄泻，想旧湿感寒相并，得酒则挟俱去耳。五更时，腹痛复下，饭后始进馆。

是日，补纂修。早起，复检《食货志·屯垦门》四卷。楷书三片。

岵瞻《舫庐铭》：人载于地，地载于水。冬夏四游，万五千里。有生皆浮，人弗知耳。藏舟于窟，或移其固。虚舟触人，靡逢其怒。时止时行，委心任过。仁以安居庐，智以利涉舫。跬步思阴，波涛不慑。孰游斯庐，威仪攸摄。

见耦翁参广西陈步贤折子。此翁但说书院、学田，便有喜色，而不料迎而中之者，有机心焉。哀矜与好乐，固不可不妨其辟。而为人上者，使人皆得逢其喜怒，则亦仁而无术，可戒也哉。书《昌黎南海神庙碑后》，有声有光。又云，惠农述高雨农先生之言曰：此等篇非韩文至极处。余不谓然，文不一格，大家无格不备，若必高语浑古，则绘衣绣裳已不当升礼法之堂，唯学者以此为观止，则不可耳。

十四日 楷书三片。午后，过锡侯，小叙。

十五日 早，进馆。复校冬季进呈传四篇，并增定《屯垦志》。查乾隆年间，曾办《画一臣工列传》，尊藏皇史宬。其时系自国初起，计书二千四百余册，今虽前届只五十年，然经进之篇，与前相埒，似亦可以奏办。子贞拟作说帖，当一往探。

晚，过岫瞻、翊云。

十六日 尽日未出。早，楷书。晚，阅《明史·乐志》，甚无味。得何亦民书。

十七日 复何亦民书。楷书。邓双坡来。晚，阅《明史》。

十八日 早，进朝房，核对顺天乡试复试卷。卷面书某官核对讫。顺候袁小泉及漳州馆曾兄。

晚，阅《明史·选举志》。

十九日 早，进馆，复核《屯垦门》。回寓再阅，其应增者尚多。

二十日 是日，闻闽闱题目，而未得家信。楷书三片。

午后，往贺锡侯堂庆、范亭移居。

廿一日 送翰臣文稿，还收书籍。

廿二日 黎月樵侍御来。未刻，移寓琉璃厂四宝斋后身。

晚，过平仲，饮过量。

廿三日 巳正进馆。申初至文昌馆，贺夏拾珊堂庆。傍晚，贺达轩堂庆。

廿四日 早，刘蕴斋、邱达轩来。

午后，进城，回候吉同年。珩，号茶农，行三。出城，顺候汤鹤树云松、董蓉初似谷、步香南、锡侯、范亭、二曾，均未晤。得可舟、润生信。得甘肃朱九山同年信。往贺司徒芷舫作郡。

廿五日 复朱九山书。复润生、可舟两缄。

忽忆龙树寺兼葭箬风景，得二句：“楼阁夕阳游客倚，江湖秋意白花多。”用东坡《芦笋篇》“黄叶倒风雨，白花摇江湖”句。

吉茶农，初往来，便有赠别，愧甚。由承德府调宣化府。清语谓行为阿布布，阅过为脱哈似秃活。得《东华录》于本立堂。

廿六日 早，进馆。以《屯垦门》乾隆六十年全缺，查《实录》。申

初出城。

廿七日 读《东华录》。

得文待诏字于淳古斋，得《郑少谷集》于文辉堂。

申甫来谈，与郑莹圃丈畅谈至夜。岵瞻、香南来，见《二十二史言行略》。吴中过穆堂辑，钱竹汀序。

廿八日 书楹帖二十对。是早，略次开国世系。

廿九日 早，进馆。出馆，得南来十六七号家书。八月十八、廿七日。

是晚，子贞过寓小饮。吉甫、平仲亦来，手谈两局，子初散。

三十日 写寄十七号回信。出候梁随季，未晤。晴皋、九丹谈刻许。徐伯华、王扶卿未晤。至珠巢街，与范亭、锡侯、翰宇谈少许。

十月

初一日 早起，阅《东华录》。饭后进馆，而诸友正散，遂独阅乾隆元年春季《实录》。顺往候赛鹤亭尚书，投刺。

初二日 粤西通家各位至，林伯恬世兄至。铭石来，少谈。与薇堂、达轩同饭。

初三日 早，进馆。阅元年春三月《实录》，带回《屯垦》十七至二十清稿。初五早阅送子贞。

晚，赴郭棣园、王开甫之招，同年卫四兄、戴云帆、丁角垞在坐。晚归已觉牙根微肿，归后尤甚。

初四日 早，刘彤卿四兄来。名光枫，山西武乡令。朱伯韩侍御来。午后，恶寒甚而卧。晚，服药。

初五日 仍不快，晚仍服前方，但见热而不出汗。晚，头上晕闷。

初六日 早起颇清爽，晚服药。清剂。吉甫、随季来谈。自昨日午后起，看《北略》，无锡计六奇著。

初七日 渐愈，惟肝火甚大，止药，服洱茶，效。

初八日 愈。回候朱伯韩。饭后出候各同乡。见闽中榜录，喜雨生、又瓶世兄并捷，而吾家三卷，皆在孙山外。

晚，饮岵瞻寓中。令孙弥月。

初九日 早，往候卫云浦同年。名绪涣，行三。进馆，读元年《实录》夏季。候刘彤卿四兄，未晤。名光桐。

《南》、《北略》已卒业，其中可采者甚多，而笔墨间有演义蹊径。《南略》未尤甚。史阁部复摄政王书比《东华录》微多，亦非有碍者。

初十日 早，候伯华、星房、秋卿晤谈。借星房世庙朱批谕旨三十本。星房来谈。刘蕴斋来谈。

早起有火气，晚睡颇浓。

十一日 早，阅排律课八篇。十年容膝惯，万卷等身储。午后，过翊云，又过平仲谈，夜归。

十二日 楷书数片。午后，候子贞，见《张府君黑女碑》，内有普泰年号。北魏节闵帝。此碑为向来收藏家所不载，笔法出入隶楷，实唐人薛曜诸家所自出，其中亦有数字存元常矩获者。又见《黄庭》极佳，即覃淇先生亦不辨其为何本，殆宋榻也。又见《兰序》十三行，未能佳。附《小麻姑仙坛记》，则时下所有者。

十三日 得十八号家书。早，候子龄，未起。候刘彤卿，晤谈。进馆，读元年秋季《实录》。傍晚，与吉甫同饮薇堂处，酣。

十四日 早，复寄十八号安书。晚，謁瞻过寓。

十五日 早，进馆，读元年冬季《实录》。晚，与謁瞻、翊云同邀卫云浦、司徒子龄、戴云帆、刘星房、王秋卿、步香南，在林寓畅叙，酒新，饮多。

十六日 早，进朝房，磨勘分山东、山西、河南、陕、甘、都八卷。得保送河工知会，注不愿送。下午，赴丁角垞约，云浦、萃珊、白五兄，坐中两河南友，一段春湖，一高。

十七日 阅《食货志·屯垦》。嘉庆元年至廿五年纂稿，十九交眷。

晚，九丹、范亭过寓，小饮。围棋。与九丹过云林阁，得墨二锭。范亭携去秋季米票。

十八日 楷书数片。午后，往候朱揆堂前辈、彭涵霖养田、孙兰桧。往贺曾梅岳寿。晚饮，酣畅。

十九日 早，子贞过寓。进馆，校传二〔三〕篇。郑国鸿、祁埏、程懋采。又校现进传四篇，程懋采、宗室奕泽、管适余、王得禄。签俱未消。阅二年春季《实录》。顺候穆清轩荫、青墨卿、毕东河道远、王嘉珊。回寓，得子龄留别。

自十二晚后缺记，今晚猛省追录，遂有差互涂乙之处。事多作辍，记性又渐不如前，惟自勉而已。半月非无寓目，而殊未用苦心，并外寄之书亦不作，毋乃太旷。

廿三日 进馆。廿六日进馆，廿九日进馆。连日作《嘉义王果毅公墓铭》，以高丽笺及旧宣纸试笔作，复纂列传奏稿。廿八晚，过翊云饭，询西台情形。

十一月

初一日 尽日大风，夜寒甚。早，进馆，以折稿交供事誊写。史士良来寓。

是晚，在岵瞻处公请潘小裴、张松泉、郑莹圃、王荔衫。

初二日 早，子贞过寓。午后，平仲昆季、薇堂在寓小饮。

初三日 早，进馆，送折稿到潘、穆两总裁处。

初四日 写谕祭文一篇。荔衫至寓。出候岵瞻，晤棣园。得张椒云回书。

初五日 写御赐《王果毅碑文》。午后，贺铭石堂庆，并回候各友。

初六日 交谕祭碑文与翰茂斋。早，进馆，看前届《划[画]—列传》样子。接二十号家信。

晚，饮吉甫处，过量。

初七日 作十九号家信。得惠农书，属访范介卿冢，并修《会馆志》。购《满汉名臣传》。

初八日 为惠农写《螺江司寇师载书归村图跋》，删百余字。晚，贺绮屏赘婿。

初九日 早，进馆，检前届《画—列传》。到汀州馆，并访简星槎，未遇。晤牧亭、晴皋，知范介卿先生冢的在东砖儿胡同同安义茔，是真在虎坊桥南矣。为之抚掌，并闻其碑尚在。与订次日往访。检《泉郡志》，事迹不及惠农所传为详。

初十日 风。晴皋遣来改订。点《韩忠献家传》一。

十一日 己丑同年团拜，亥正始回寓。晴皋来，未晤。

十二日 点《忠献家传》二。贺龚镜波堂庆。

十三日 进馆。

十四日 贺曾晓沧堂庆。候雪轩，未晤。得十九号安书。

十五日 进馆。香南来寓，手谈。翊云、雪轩亦过寓。

十六日 回候数客。过翊云，手谈。

十七日 邀荔衫、雪轩、蛄、翊、铭、二梁昆仲、薇堂、晓沧便饭。改《果毅公行状》。

十八日 改《王果毅公行状》。晚，蛄瞻招饮。得家中廿一号家书。

十九日 进馆。下午，与翊云同过薇堂饮。写廿号家信，次早分寄。

二十日 改《王果毅公行述》。于馆中得数奏疏，此文大为生色矣。晚，赴袁小泉饮。

廿一日 点《忠献家传》三、四。

廿二日 点《忠献家传》五。午后，往吊白五兄令嫂丧。过翊云，手谈。

廿三日 早，进馆，阅三年正、二、三月《实录》。往吊同乡王少庭丁忧。晚，到香南寓，与念园手谈一局，心石、翊云在坐。

廿四日 写对数件。蛄瞻过谈。点《忠献家传》六。得苏溪回书《朱子全书》一部。

廿五日 楷书条一。午后颇不快。晚，翊云邀饮，未赴。

廿六日 早，进馆。与穆清轩、何子贞、方伯雄同到皇史宬。皇史宬在东华门外南池子中，为石室。室中白石为台，度《圣训》、《实录》等书，约一百五十柜。柜以金为之，旁有仁庙御制碑亭，建于前明嘉靖，本朝因之。东西两配屋，以贮史馆所进各书。柜约高五尺，大四尺，幕以黄绢，闻抖晾时，亦不开柜也。石室前三阶，缭以石栏，规制似大内。地上草虽芟，根犹苍润，与他处不同。

晚，点《忠献家传》七。蛄瞻、翊云来谈，子初方散。

廿七日 复苏溪书，寄闽闾墨十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甘、江南、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信一封，鹿筋一包，燕尾一匣，杏仁一匣。蒋申甫、王雪轩来谈。

廿八日 寅正进城，引见于养心殿，沈朗斋得讲官。殿在乾清宫之西，进东华门，过石桥望北行，见影碑，望西，进景运门。朝房在门内右手第一间，随人止于门外阶下。由此北入乾清门，西转入遵义门。是日，蒋

申甫带见。通家到者七人，编修宋佩声，铨部傅东泉，孝廉宝和、郝植槐，庶常王荣第、李梦周、何桂芬。出朝，顺到史馆饭。

丁诵孙来谈。得亦民书。

廿九日 复亦民书。写杨浚川信。龚中翰自闽到寓。晚，饮平仲处。

三十日 白幼迂五七来。楷书两片。

饭后与晴皋同过同安义园，拜范介卿先生墓。园在东砖胡同，厢房壁上嵌陈浩昌年《同安义莹记》，称义园内有范介卿先生并其子允枫冢，旧在谢钟五坟旁，今谢碑不可识，则先生之坟未知的在何处云云。园东西约二十余丈，南北十余丈。其近西园内有石碑，碑向东，高五尺，书“明殉难户部员外郎范介卿先生墓”，旁书数十字，半剥落，而先生之名则加草头。其所记约与《义莹记》同。后书乾隆二十三年某月立。

访晴皋，得晋江丁星南拱辰《演炮图说》二部。晚，饮章圃处。

十二月

初一日 到馆，定复纂列传奏稿，校进呈《屯垦志》四篇。闻陈竹伯已至都，可驰担矣。

初二日 代作《贾容堂前辈太夫人寿叙》一篇，会馆交代。

初三日 得赖仁宅同年书，附《大衍》。觅得金便面六幅，以四幅寄仁宅。

拟不进馆，接知会，已派补子贞提调之缺。饭后复到馆。竹伯来，未晤。馆中晤雷西垣，顺候城内各客。到穆师宅，未晤。出城，候子贞，未晤。

初四日 早，子贞到寓，画小照。复赖仁宅书，并金便面四稿。莹圃亲家至寓。出谒潘师，未晤。往与翊云手谈。夜过謁瞻。

初五日 早，往候竹伯、西垣，并未晤。晚，翊云、雪轩到寓。

初六日 得蒋锦江通家书。进馆，顺道吊爱静山丧。顺候各客。謁瞻来，夜谈。书《王果毅志铭》五纸。初五。

初七日 书《王果毅志铭》六片毕。

初八日 甘小苍来，即往回候。顺送雪轩行。写周达甫信。附寄鹿筋二包，一送秋屏。写杜蕉林信。题《王雪轩慈湖种花图》四绝。晚，饮翊云处。

初九日 早，进馆，带回《实录》副本五年。《伊华农传》尚未净。

初十日 检《果毅墓铭》。晚，雪轩过寓。接知会，知史馆奏事已奉准。

十一日 写黄寿臣信。晚，饮弼夫处。

十二日 早，作楷书字数片。晚，饮岵瞻处。是日，到两会馆，点器具。

十三日 早，到馆。与竹伯商补总纂、纂修各缺，仍旧例二抚一拔，尚有《奇灵额传》未纂妥。

十四日 早，小苍来。午后，邀翊云游天安寺，不果，乃同岵瞻、吉甫三昆季归寓小饮。

十五日 早，候窦兰泉。进朝房，磨勘乡试卷。进馆。两会馆上香，顺候范亭。旋同镜波来寓，手谈。接家信廿二三两号。一十月念九日，一十一月初十。知明岁有减支议。

十六日 尽日写家信。廿一号。又接一信，并寄神糲、蟛蜞酱。

十七日 早，出拜数客。交《王提台行述》。与小铭书。晚，饮香南寓。

十八日 作《谒范介卿先生冢碑记》。

十九日 卯初起，早进景运门，递功课，掐与总裁。至馆饭。午刻送《画一大臣列传》归皇史宬。晚，翊云过寓，香南来。

二十日 早，楷书。午后，过平仲。晚，饮过量。得梁子文书。

廿一日 贺潘师寿。复子文书。附神糲、放生池。寄可舟书。邀何子贞、子敬、赵伯厚、翰臣、早甫在寓小饮。子贞述脚痛方：五倍子炒研成末，用醋拌，敷腿上，一时许即愈。次日、三日再敷。作家信要寄。

廿二日 写会馆春联，自拟对：力除二近非缘督，细检王为庶有恒。官职如棋无定着，人心是镜要常磨。

廿三日 早，进院，参见宝中堂，到掌院任。进馆早饭。到船板胡同，回候汪京兆。晚，贺岵瞻寿辰。

廿四日 写会馆春联。贺荔衫、小苍。与翊云同过香南饮，衡甫、萃珊、心石、绮屏在坐。

廿五日 为甘小苍题《秋坪遗墨》七绝二，《双堤补柳》七绝二，

《孤山补梅》七古二。得十一月廿二家信。晚，饮随季处。

廿六日 进馆。写家信。廿二号。晚，饮黎月樵侍御处。

廿七日 早起，为会馆料理正月单帖。窦兰泉来。晚，与翊云同过岵瞻，小饮。

廿八日 上午，料理年账。晚，饮翊云处。

廿九日 贺穆师寿。年事已毕，无笔墨之役，闲坐数刻，觉心地甚清，此不可多得之境也。晚，饮平仲处。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正月

初一日辛巳 旧腊十九日庚午立春，新正五日乙酉雨水。早，至新旧两会馆烧香，顺拜各客。午初至国史馆，并拜东城客。申正回寓。

晚，招吉甫、平仲、随季、翊云小饮，岵瞻未来。岁前拟楹帖两对：天开福地琅嬛府，人坐米家书画船。先除二近师缘督，再检三为学有恒。此联未书帖。

初二日 巳初进城，拜西城各客。申正回。拜年，俗事耳，然来而不往，岂得谓礼。且日用间所谓俗事者，指不胜数，乌得独惮于此。车中半日坐，几欲告疲，念此始释然。

上谕：二月初二日经筵。

初三日 是夜，雪约四五寸。京兆只奏二寸半，当据郊甸言之。书《画锦堂记》毕。饭后，拜外城诸客。

晚，饮岵瞻所，吉甫、平仲、翊云在坐。

初四日 岵瞻招饮，醉归。喜雪，走笔赋谢。书《画锦堂诗》。为荔衫书玉露一段。楷书两片。

晚，作五古一首，次早重改。

初五日 雨水。送蛤蚧与何子敬刺史，系诗二百六十言。

下午，新馆同乡团拜，到者十八人，唯翊云未到。得何左卿书。

初六日 早，拜数客。至火神庙，购墨精眼镜并《东坡文集》。未函《东坡诗选》。

饭后，岵瞻邀集阄诗，鸢肩秋足句：苔径足音来旧雨，蓴乡秋兴动扁舟。又以足陌秋千为对，与菑修同。七六开友句：千篇月露庾开府，四壁云山米友仁。一星幽草萤开阖，百啖高枝鸟友朋。得子贞、子敬和

章，词翰兼美。

初七日 得《欧阳文忠公集》、须重装。小砚、藤棋子奁。晚，绮屏招饮，顺拜数客。购得新罗山人画眉一幅，题七律一首。笔墨妍秀。

初八日 楷书两纸。饭后，与吉甫、平仲游火神庙，购磁器数件。晚，招郑莹圃太守家，荔衫都转，岵瞻、翊云、绮屏三同年春茗。

初九日 早，进国史馆。饭毕，出城，顺拜东边各客，至申正回寓。晚，平仲招饮。兆松崖廉访来，未晤。

初十日 复翁惠农书。附寄《谒范介卿先生冢记》一篇，又五古二首。复何左卿书。得可舟手书。腊月十一寄。

晚，翊云过寓，手谈。夜得恶梦。

十一日 湖北两信，交督标任折差寄。书记文一篇。折纸。校阅《松文清列传》。

是日起，每日焚香一炷。

晚，锡侯、范亭至寓，谈至亥正。

十二日 贺梅岳堂庆。再校《松文清传》。次日归馆。晚，翊云招饮，微感冒。

得蒋南沙溥画竹、朱纶瀚指画马。

是日，上幸圆明园。

十三日 早，进馆，交《松文清传》，并《王果毅传》副本。《松传》有粘签数十处。

午后，邀岵瞻、梅岳、苴修、锡侯、范亭、东序、小铭、伯恬吟集。

晚，晓沧星槎未到。咳。王开甫以年伯母寿序来属。

十四日 复黄爱庐观察贺年信。此缄未寄。复陈绂庭大令贺年信。由林镜帆寄。复龚蔗汀前辈贺年，并询剔弊信。寄谢黄寿臣同年信。作灯谜数首。

晚，新馆张灯，三更回寓。

十五日 又作灯谜十余。聚友朋，谈节物，亦俗语所云应景者，而少年结习尚未能忘，此亦一端也。

午后，平仲、随季过寓小饮。

晚，老馆清音，至四鼓回寓，解手觉痛。

十六日 巳初方起。进馆，复勘刘国庆、改七八处。龚镇海两传，与

竹伯商《秀楚翹堊传》数处。

是日大风。料理会馆用帐。翊云过寓，手谈。夜梦还家。

十七日 校《王果毅行述》半卷。同乡公钱王荔衫观察、郑莹圃太守于会文堂。已正去，申正归。

夜，平仲招饮。数日感冒，未清爽。

十八日 得《唐诗解》。唐仲言汝询从《唐诗品汇》选出，又以正声所选者参校，其注解颇便初学。凡例云，李、杜五言古，似乏古雅，故并不载，立论未免于苛。此本顺治间赵孟龙所刻，则李、杜五古皆补入矣。

得可舟腊月廿日书，属写善书三种。

服药茶。下午，恶寒尤甚。夜嗽。

十九日 未进馆，书阴隲文一篇。薇堂过寓邀饮，未能赴。读《唐诗解》。明人选诗，多重格律，而略性情。必如其说，将三百篇有《雅》《颂》，而无变风变雅矣。安得一精选者，使吾得尽读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之作乎。

二十日 是日午刻惊蛰，书《感应篇》。灵寿令冯兰垞慈寿，邮祝十四字：花县清风陆御史，锦辔爱日洗夫人。颇切。

翊云、香南过寓，手谈。

傍晚，燥气殊甚，饮梨浆、洱茶。

廿一日 早，子贞过寓。接南来十二日初六、十二安信两封。子贞谓，吾近书颇有所得。忆去年冬稍悟一静字，近日求一平字而不可得，遑言变化乎。

廿二日 写家信。本年第一封。午后，往翊云寓，略谈。

廿三日 进馆，阅《祁埏传》。遵义新科孝廉蹇谔来见。一士。过吉甫谈。

感冒已愈，而前后隐似肿楚，请徐森堂诊，云前本感寒，今为余气闭塞。晚，服方。当归三钱，猪苓二钱，车前钱半，竹茹钱半，滑石钱半，牛膝一钱，枇杷叶三钱，葛花二钱，白菊一钱，大麻仁二钱，金银花钱半，北杏仁二钱，灯心一子，原有荆芥炭去之。森堂方太杂，不可恃，疏散之剂，用至十四味，其无主见可知。

廿四日 早，服二和，未见减。应酬笔墨数件。嗽亦时作。午后，

书《感应篇》毕。

晚，点检去年家信。以前方太杂，去猪苓、葛花。再服未效，可不服矣。药之无效者即为害，是宜切戒。

廿五日 写《觉世经》一篇。午后，贺岵瞻堂庆，上灯回寓。

数日未饮，恐有寒积。是晚小饮，亦未效。

廿六日 大风，未进馆。子贞过寓，岵瞻、谢寿少谈。折字一开。

廿七日 竹伯过寓。子贞字来，以经筵侍班，须着紫袍。

得知会，知廿八日吏部带领，送御史各员引见。申初赴园，宿大树庵僧悦致，夜景极静。

廿八日 卯初赴朝房，辰正引见于勤政殿，未记名。同引见十八人，记名十人：杨心田福祺、陈琴山枚、李葆斋临驯、方印生允环、黄绂卿兆麟、雷西垣维翰、金云卿肇洛、汤鹤树云松、周立庵炳鉴、梁子恭敬事。未记名八人：刘谷仁定裕、蒋申甫琦淳、史穆堂淳、邹云阶振杰、吴子序嘉宾、董蓉初似谷、吕星田信孙。出朝，仍过大树庵稍坐。未初回寓。

作字不能不用力，但使意所运用，常在脉上三寸许，如有物在里向皮肉间。指头自不着力，而运腕之妙在是矣。为小字言之。

下午，过平仲寓，适薇堂、达轩、翊云、岵瞻亦到。

廿九日 进馆，顺拜数客。得古樵腊月十日书。

下午，吉甫过寓，谈至夜，闻将南行省觐。

三十日 同乡陈孝廉来。祖襄，号湘庭，行一，丙午。到两会馆。晤林琴舟绮，册叶二。翊云过寓，手谈。回偕吉甫昆仲，饮酒肆。吉甫东。地既迫狭，物复昂贵，殊不惯此风味。

得家中所寄风鳗、笋片。

遵义刘际瀛、绥阳丁世珍两孝廉来见。

二月

初一日 进馆，同子贞赴文华殿观演礼。文华殿后为主敬殿，再后为文渊阁。阁左右书橱并列，前有桥，夹以小石栏四周。阁后叠石为山，岩洞重复。东碑亭，亭后有井，相传甃砖之冰，夏月不化。井藏石洞中，阳和所不到，理或然也。殿旁松不甚高，而盘拿有致。

往才盛馆，贺车芸渠堂庆。顺候镜波、九丹。校《那彦宝传》。检

《张文浩传》，体裁未合，须再辑。微夜不成寐，子正即披衣起坐。

初二日 寅正进城，至馆小憩。同伯厚、子贞、寄云由甬道入文华殿，候直于文渊阁前石栏之西。辰正，上幸经筵。讲毕，赐讲官茶宴于阁下。还蹕，由阁后人。撤班。各部尚书、侍郎与听讲，讲毕，赐茶果于文华殿东庑。杂人多阑入拜祝者，实未沾惠也。经筵题：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慎厥身修思永。

巳正回寓，即往才盛馆。是日，同乡团拜，夜演灯戏，至子初方散。当时尚不觉疲乏者，岚光炫于外，亦虚火张于中也。是日，自备两席，邀林戟门、朱心石、王萃珊、王开甫、步香南、王秋卿、汪衡甫、徐伯平、张菊潭、丁角垞，颇欢。兰泉、小泉、元圃未到。

初三日 进馆，重勘《那彦宝传》，申初回寓。得旧腊廿五、新正三日家信两封，知十二月廿四亥刻得孙。余今年五十，未敢言迟，但祝其顺成长养耳。

申正至新馆，会饮祭文昌福酒。

初四日 晨起，微雪将盈寸。写家信。第二缄。

午后，往岵瞻、翊云，未晤。与吉甫、昆玉谈至夜分。

初五日 春分。为吉甫题刘文清公小字册，祝京兆临《洛神赋》长卷。候范亭，托撰王年伯母寿叙。贵阳张孝廉熙春，原名正绅，号杏楼。来见。

初六日 进馆，阅经进传卷一，又春季进传四篇。清字，知会云九签。贺简星槎堂庆。

晚，饮翊云所。

夜，齿痛作肿。昨仆人云，虎子底凝膏，本早视之，良然，盖近下清症。询之，自月初起已然。去冬以来，饮酒颇多，湿热凝结，非一朝一夕。不断饮，疾将可忧也。晚，服方：草薢钱半，芡实二钱，淮山钱半，白茯苓一钱，石斛三钱，益智一钱，牡蛎一钱，莲子三钱。

初七日 为吉甫题东阳本《楔叙》，又题黄忠端《小园寒叶图》。用菴翁年伯韵。小泉、开甫两同年过寓。得廖伊臣太守四年前唁信。小泉交来。

未刻，忽恶寒甚，重衾盖裘乃发热。延姜春帆来诊，案云：脉浮滑，数大齿痛，颐肿，恶寒，发热，小便混浊，内有湿热，外感凉风，宜辛凉以解表，淡渗以利下。晚，服方：南薄荷八分，川草薢钱半，云茯苓

三钱，连皮切柴胡一钱，白通草二钱先煎代水；六神柚钱半，蝉衣五个去翅足，冬桑叶钱半，荆芥穗五分，加白罗葡肉二钱。云必非消证，颇安心。服后得汗，夜半渐清爽，便浊，瘥十之八，实为对病。

初八日 早起颇清爽。是日，己卯同年团拜，未能往，范亭堂庆亦未往。以蒋南沙墨竹赠莹圃行，系诗两首。吉甫、平仲过视，畅谈。笔法有起色矣。

惺房人来云，病已愈，可以会客，订余往谈，而余以避风，未即往。

姜春帆来诊，按云：脉不浮，按之滑，大舌苔淡黄。昨日服药后得微汗，风邪已解，小便亦渐清，而指尖尚凉，身体觉酸，当系湿困脾阳，宜从辛香淡利，以通阳理湿。川厚朴钱半，云茯苓二钱，焦谷芽三钱，制半夏钱半，六神柚钱半，白通草二钱先煎代水；陈皮一钱，焦苡仁四钱，苦杏仁二钱，去皮尖白罗葡二钱，服后便长而清。

初九日 未进馆。晨起，睡足神清。验虎子，沈浊已净，而颐肿尚有数分。

为吉甫题刘文清草书卷。丁巳所书，时公年七十八岁矣。公生于庚子。又题沈自乐楷字《后赤壁赋》。名度，字民则，字极熟，有绵里针之法。

是日，林戟门、方伯雄并邀会文堂，避风，未得往。子希公车到，来谈。翊云来谈。晴皋来谈。

姜春帆来诊，按云：脉轻而濡滑，重按大而不数，舌苔潮黄，颐肿尚未全消，不足为患。服药后，小便长而不混，当以扶土利湿为主。方制：半夏钱半，焦谷芽三钱，苦杏仁二钱，去皮尖白蔻壳一钱，六神柚钱半，陈皮一钱，川厚朴一钱，姜水炒；炒苡仁四钱，茯苓皮三钱，通草二钱，先煎代水，姜渣五分，红枣三枚。春帆深以过饮为戒，云：久之，无不受累者。闻芝龄师亦以湿致疾，初脾阳受制，迨后肾阳亦虚，醒时欲解，点滴不可得，一交睫则沾濡蓐箬，阳衰水溃，而气不复能关键之也。是可深戒，戒之尤在及时乎。

初十日 昨晚服药后，半夜微燥。早验虎子，又颇有浊，辅肿尚未全消。

是日，会文堂己丑团拜，未能往。为吉甫题说罄本《砖塔铭》，又题陈香泉临褚字。昌黎文。近人书，用笔有变化者，当推香泉。观此知其渊

源，中令抚帖，不能不袭其文，久之当脱生别书，以验离合。此所临为《圣教序》，明明蹊迹可寻，若谓中令果有此帖，是宋版《大明律》矣。痴人前说不得梦也。

姜春帆来诊，按：脉滑多弦少，按之仍大，舌淡黄，潮腻，脾湿未净，颐肿未全消，素不受术，以脉象大也。拟扶土运脾，佐以利湿。方：炒黄山药三钱，陈皮一钱，川草薢半，炒黄苡仁四钱，云茯苓二钱，白通草钱半煎代水，建莲肉三钱，炒去心川贝钱半，去心研炒谷芽三钱，红枣三钱。

傍晚，岫瞻过谈。外间传说将大考。

林戟门至都，闻亦感冒。接家中所寄《般若台》拓本。并食物。

十一日 早起，似觉燥，便浊渐少。燥药生平所忌，医家以中土为重，利湿不敢不扶脾，两者之品，无非带燥，今取以浊净为度，便停药，专于调摄尤胜。吉甫、平仲、薇堂过视。

姜春帆来诊，与细述平昔体气。按云：脉于沈部见大，阳有余而阴不足，加以脾湿生热，注于下焦。现在脾阳已醒，湿去热存，拟养阴清热，佐以利湿。方：北沙参四钱，川草薢钱半，条芩一钱，女贞子三钱，云茯苓二钱，炒苡仁四钱，川石斛二钱，黑豆皮钱半，川贝钱半，去心研灯心甘寸，云可两三服。饭量增进，而辅肿未全消，其为脾胃中湿去热存，已无可疑。方品转就养阴矣。

晚，子贞过视，与约十三进馆。

阅经进各传。附记。刘文清公书《严君平传》末自记云：余欲书《严君平传》，检之不得，问晓岚尚书，始知之。余题其旁云：昔贤不讳所不知，及其得知之，不忘所自来，脚踏实地，正是学问过人处。记只十数字，而虚怀乐善，舍己从人，诵之有余味焉。

十二日 昨晚，服清剂，适微雨作寒，天气阴润，觉燥气渐平。

连日作折字，不着意结构，笔墨所至，以腕随之，虚与委蛇，尚多舒适匀洽处，此亦考具中秘钥也。

魏伯肫世讲到京，得又瓶同年书。作扇三。得郑桐村书。

下午，到老馆，祝福德神诞。着风帽。晚，服前方。

秘阁校理，帽罩得用全红，见《词林典故》。至坐褥，必日讲起居注官，乃得

同三品。校理结衔在本官，苟与讲官同，余兼官皆在后，亦见《词林典故》。

十三日 已初进馆，未正出城。修补《实录》副本，取至二十五年。阅经进传五篇，春季二单传四篇。

晨起，便极净，惟当戒饮，以免复发。晚，仍服原方。两日来，较喜啖饭，脾气当已渐舒。是日傍晚阴雷。

十四日 数日避风，客来均未回看。是日早起，候寻云阶观察、邓绮屏同年，均晤谈。又送郑莹圃行，顺候曹颖生侍御，均未晤。与蒋誉侯谈，知笙陔师已安葬。与蒋拙斋同年谈，己卯同谱于公车遇之，殊不易得也。

午后，过候惺房，云遣人相邀者，欲面晤，以酒为戒。友朋意厚，殊为可感。

至两会馆。至泉州馆，与牧亭、念庭及陈孝廉梦三，良田谈。送寿序与开甫。范亭稿，略改数处。

十五日 进馆。阅经进传八篇，改数处。顺候数客。晤林戟门，顺候吉甫，送行。

晚，与茵修、梅岳、薇堂集平仲寓，饮不过五盏。子初回寓，肠燥不得解，颇似壬寅冬。

十六日 未进馆。过子希、伟山谈。顺到两会馆，晤兰雅。藻庭世兄到京。闻惠农正月谢客，避酬应耶，抑肝气发耶。

晚，钱吉甫，平仲、随季、梅岳在坐。梅岳云，欲合为东道，适林琴舟来与席。虽未至醉，已觉过饮。是夜，丑初方睡。莹圃过辞，知其次日与吉甫偕行。得林泽夫手书。前通城，缘事留滞楚省。

十七日 折字。四。与黎月樵谈。纪奏谐来。鸣球。饮生地黄，始解。

十八日 兰雅至寓，因邀子希、伟山、藻庭早饭，陈五兄文翔适至，与席。

是日，饮又微多。复泽夫书。翰臣来。藻庭送白木耳、通海缎。

十九日 进馆，阅经进传六篇。铁梅学使至都，会饮于岵瞻处，饮少。

得家中正月十八日三号安书。闻璨儿送眷附杰夫同行，已订于此初一日发，计此时将抵南浦矣。夜至四鼓不寐。

二十日 清明。写家信。第三缄。寄苏州与传璨信、周达夫信、何杰夫信。

午后，至老馆，祭义茔。顺候铁梅师，未晤。夜过菑修，申刻去。

王清如太史招饮财盛馆，少坐即回。阅邸抄，知贺耦庚前辈引疾归。

廿一日 封家信，并苏州信。林戟门来，刘炯甫来。

午后，贺叶棣如堂庆。八十双寿。棣如年近五十，而辅教青宫，高堂具庆，诚福人也。赵孝廉择雅来见。候高菊屏，晤谈。至两会馆。

数日作小楷，似又着意吃力，笔墨且不匀洽，殆酬应多，神不静耳。安得休息之暇，净几临摹，一称快耶。

晚，翊云过寓，手谈。

廿二日 辰刻进朝房，核对乡闈复试卷。梁敬叔、高菊屏及胡孝廉来。名长新，黎平人。胡孝廉云：遵义青冈，秋蚕多不熟，近已渐饲桑蚕矣。又云：黎平盗劫极多，近日亦学种榭树。

写联对、条幅数十件，颇见乏，往后不积压为佳。大树庵僧人悦致来，许以楹联为赠。晚，到老馆。

廿三日 早，进馆。阅经进传六篇。午，回寓。

下午，往吊戴云帆令弟丧。顺候岵瞻、敬叔，晤谈。何子敬来，往适相左。司孝廉养中来。号知庵，其兄养元，号葆恬。得何亦民书。得周达甫外侄书。林镜帆来，未晤。

奉到少穆前辈手翰，并委书都匀陶济园封翁家传。来信勉以文章事业，毋徒以笔陈图作铁门限。岂知一事无成，即临池，近亦荒废耶。

廿四日 写联对、条幅十余件。子敬来。

翰臣来，订翌日带见广东甲辰榜并癸卯北闈同房，送贽两封。去岁，蒋甲甫亦带见，闻其称贷度岁，璧还其贽。翰臣尚不至窘，而余适繁费不可支，遂受之。

午后，至两会馆，并回看林镜帆，未晤。

折字去其苍老处便匀，字体大小，笔画浓淡长短，欲其不甚相远，乃一望如春草羊眠。字本是艺，至此尤艺之末，而不沈心，便无悟入处，况形而上者乎。二语越月补。

得馆中知会，进呈传阜成门讹作阜城一签。

廿五日 接见广东甲辰榜孝廉并癸卯翰臣分校乡闈所得士，终日酬应不暇。英发之材，居其十八，为之一喜。冯铁华名誉聪。为展云弟，秀挺特出。濮菊舫自陕之兴安来，与谈沿途风景颇悉，其人似有吏才。有姓禩者，音喧哗之喧。他处不多见。金生维城失音，令以笛膜冲服。林镜帆、步香南、余小坡来。

廿六日 进馆，阅春季进《食货志》四卷。屯垦。又阅福文襄及蒋赐棠传。祖廷锡，父溥。

下午，邀子贞、蒋拙斋、蘅，己卯同年。章圃、魏子安饮，子敬、子徐、藻庭、伟山未来。

廿七日 申甫带见乙巳分闈所得士。午后，粤西甲午通家公觞于文昌馆。作信寄王莹与传璨。同乡公送红呢幛。

廿八日 书陶传三叶。是日，遣周仆接着于王家营。随子敬后。未刻至两会馆。

在东麟堂邀同乡陈会庭纪奏，偕陈良田、江搏九、陈弈轩、林琴舟、陈菊泉、黔中通家，到者十有七人。三年校艺，岂敢自谓尽心，今日环顾坐间，多磊落英特之材，无疲恭澳涩之气，喜从心生，得人殆有天幸焉。粤西通家以余五十制屏，翰臣撰文，申甫书，林岵瞻集《醴泉铭》：保寿安仁，知天学圣，润身延福，华国观文。又画一幅。何子贞世兄集《楔叙》：气静犹兰，怀虚喻竹，目清若水，足快生风。且云中年以后，蹉跎者多足快句，所以为祝。虽一时为戏，而良友之言当箴砭奉之。

廿九日 是日，五十初度。早起，子贞至。

进馆，阅经进传十余篇，并和珅先后两传。

申正回寓，与翊云、达轩同饮。书陶传两叶。贵阳何孝廉鼎，送雄精寿星。各通家送寿仪，并璧还。

三月

初一日 进馆，阅经进传四篇。未初回寓。到两会馆并数处谢客。兰村陈孝廉来。薰。

初二日 陈孝廉庚来。谢客数处。晤子贞，谈史馆体例。复古樵书。寄四川省城院门口丛桂斋沈铺转寄，交四川提塘寄去。

章圃邀同子贞、拙斋、子安饮，饮颇多。

初三日 进馆，阅德楞泰等传五篇。

午后，邀薇堂、平仲、敬叔、随季、菊屏饮，镜帆辞。两日饮颇多，当节，燥气未清，天气又渐热矣。

近日进呈书颇有讹字，因令知会各总纂，每单请两人轮阅，一人年阅三次而已。

初四日 何孝廉鼎来。是日郑於藩、周振璘、黄象钧、司养中。公请，辞未赴。未刻云池孙晋禔，庚子。招饮于松筠庵。申刻，随季邀赏花于李家园，春气特暖，紫白丁香、梨、桃、海棠一时争发，目不暇赏。酒席重叠，又以饮于临风，二十盏后倦满不快，即回寓。

晚，翊云招饮，未能赴。

初五日 早起尚倦乏。李铁梅阁学过寓，检料分校应需。

初六日 是日，点会试闱差，未得与。到馆，阅传五篇。又复勘夏季进呈《食货志》四卷。三月进呈四卷，已写正本，分方伯雄阅。闻林裕堂二丈至都，午后造谈。候铁梅。晤孙兰检。晚，在翊云处便饭。得黄爱庐信。其世兄来，未晤。

初七日 一月来无此暇日，笔墨之务虽未廓然，却无逼迫之累。休息半日，午后少憩，居然酣寝。

下午，裕堂二丈来，云远堂尚未有出山之意。邀翊云，手谈两局。得远堂书，并所刻《击钵吟》。附寄古樵一分，外二分。来信云，闻考差大作，巨公无不击赏，不觉发一大噱。阅《击钵吟》旧作，仿佛如梦。闻《簪堂宴集》亦稀，不禁慨然。

初八日 曾梅岳来，商公请同府公车。风大，未出门。

折字八开，临《黄庭》一过。两年来未写如是之多，手腕尚未告病，直处每款向左，是一大疵。以不着意结构也。

初九日 进馆，阅方维甸各传六篇。方传折奏全载，多未剪裁。

午后，候帖瞻、子贞谈，重观子贞所藏《黄庭》。至米市胡同看屋一所，顺候九丹、薇堂。候黄世兄经，未晤。子贞所藏《黄庭》，笔笔正锋，惜其不肯借人耳。闻羊城有紧报。

初十日 录《黄庭》第二过。偶一着意，便槎枒不入格，历验不爽，故纯熟二字，势常相因。

下午，邀裕堂二丈、张兄惟寅、岵瞻、翊云、弼夫、达轩饮，章圃、绮屏辞，翊云、达轩并以不快先回。闻羊城又有紧报。

十一日 折二开。复雪轩信。饭后候范亭，问米市胡同宅，并粤西餉差消息。因同锡侯到龙树寺看花，海棠、丁香已谢，春事阑矣。

锡侯赠送狼毫两支，作小字甚易，匀而无力。

十二日 折三开。得正月三十家书，知眷口二月朔定发。第三号。写复家信，百端交集。第四缄次日封寄，折差曾姓，四月廿四日到。

复笙友书。致介坡书。

十三日 进馆，阅翁方纲等传八篇。候平仲，晤谈。复可舟书。十六寄。得甘小苍来书。

十四日 写可舟附信。可舟前属写善书三种。附去。余本拟作一文，将气字作主，以证报应之说，尚未脱稿，兹将大意先行录寄，并附载于此。附与可舟书，略。来谕它事皆可容临时讲求，惟军情、赈务猝不及防，足见阅历之精，而教诲之切。我辈所当知之事，无论将来用与不用，皆当切实讲究。顾外事未尝历练，虽颇有浏览，而无可证验，遂过而辄忘，懒散之失，诚自知其不免也。抑闻之备荒当于未荒，地方常行事件，无一不与荒政相关。平日认真，临事或有把握，至韬略两字，终不敢赞一辞。事权不专，训练不素，虽有能者，亦付之天幸，盖此事之难言久矣。

得司徒子龄书。龙溪林枢北外郎国华来。

得家中二月初九四号安书，知眷属于是月初四到水口。

下午，贺范亭生日。

十五日 进馆，阅雷鋹等传五篇四十九卷。雷翠庭官止副宪，得立传，盖特笔也。乾隆二年，奏台谏说言一折甚好，惜未全载。此传当抄。

写家信第五缄。十六寄，四月十九到。裕堂二丈并绮屏过寓谈。

晚，邀梅岳、九丹、镜波、范亭、伯恬、晓沧酌，铭石、锡侯均以感冒未到。

十六日 折字二，联对、条幅十余件。是日，未进馆。

纪生鸣球尊人八十双寿，赠联云：鹤树延鳌椿年偕老，鹿羊举孝兰膳常珍。沈生善昌尊人七十，赠联云：举案椿萱黔灵人瑞，称觞兰桂碧落星期皆七月生。小门生陈有孚尊人八十，开一对联：瑞露晨餐德星夜聚，常

珍兰洁稀算椿增。

十七日 折二开，兼毫视紫颖为润，行墨易则转换圆；含墨多则气机贯。雪轩所送聚星制兼毫为佳。

修寓所。晚，达轩招饮。

十八日 折二开，扇二。得可舟清明后一日书，并诗二章。司生和葦、养中。丁生右衡世选来。

是晚，翊云过谈。

十九日 进馆，阅广泰穆鹤舫师太老师等传八篇，复校春季第四单传四篇。

午后，秋卿邀观剧文昌馆。

晚，同香南过秋卿，手谈。

二十日 早，折一开。昨夜子初睡，今日书字便不得力。同乡公车数友来谈。与魏世兄早饭。午后，公钱梁敬叔于龙树寺。

廿一日 写公请同郡公车帖签。是科同郡应礼闹者一百三十八人，此亦世故之当耐烦者。苦红笺，用力耳。司和葦取论疏题目去。

是日，客最盛。松石、岫瞻来，蒋拙斋来，半日谈。晚，邀薇堂、兰雅、藻庭便酌，平仲、随季、菊屏亦至。午后，吴生香谷兰芳来。入学时十四，今年廿二矣。

廿二日 昨夜过半方寝。早起，写字殊粗。午后，拜黄征三堂庆于方昌馆。到老馆，与琴舟谈，嘱选家塾之师。送梁敬叔行，未晤。

廿三日 进馆，阅《蒋攸铈传》，校春季第四单那彦宝阿桂孙等传四篇。午后，新馆天后神诞，公车十二席，为近来极盛。

廿四日 折一开。往文昌馆，贺王开甫堂庆。晚，到翊云处，手谈两局。亥初回寓，雨。

早，黄生华三来。象钧，原名椿龄，工楷书。

廿五日 写对联三十副，颇乏。闻子贞烛下能作四五十幅，其挥翰如飞，诚不易及，腕力弱则易疲。团宜郑屏山来。

傍晚，与香南集翊云处。

廿六日 进馆，复校策楞等传五篇。陈敬翔、吴维肃、林笃臣、琴舟来谈。兰雅晚过寓。

廿七日 折一开。饭后，谢客至数处。晚，高菊屏、蔡薇堂、黄子章良采、兰雅在寓便饭。子章以所作论疏来，有志士也。昨进呈传内，脑字一签。

廿八日 昨饮多而睡迟，午前不适。唁沈念农。

晚，贺鉴波堂庆，归已亥初。

廿九日 进馆，阅特成额等传六篇。得梁子文书。午后，阅司和菴论疏二卷，又琴舟一本。黄子章作《弭盗安良疏》，甚佳。

四月

初一日 早起，到新馆天后前行香，顺到老馆。写楹对二十余。

午后，薇堂、兰雅来，因邀菊屏、平仲同饮，子初散。

初二日 复子文书。午后，至宴寿堂，贺王清如景淳堂庆。未刻，邀粤西、贵州通家于东麟堂，三席，十有八人。粤西公车，只周西桥必超、姚乔年人鹤两人。黔中若车敬之汝建、张褱兰希仲、原名协清。周濂甫振璘、沈禹才善昌、谭元熙，皆贵山书院中时相讲习者。若何梦庐鼎、吴香谷兰芳，当时以未冠入学，今皆二十余矣。日月荏苒，回首十年，数子能自力以底有成，亦可谓幸。闻陈兰村薰，三场被帖，不禁惋惜。

初三日 进馆，阅吴玉纶等传六篇。某人以学政声名狼藉，致传末并不载其子某某名，贪财务得，所以遗子孙，而子讳以为父识者，观此可以思矣。

午后，子贞招饮于湖广会馆。

得家中二月廿七安书，五号。知璨儿于二月十四到建宁府。珣信云十二。

初四日 写家信第五缄。前月十日第五缄，此为第六缄。复袁绳祖。此信于五月初三日到。

午刻，公请同郡公车于龙树寺，东一百四十一，到者六十人。是日，谈燕欢甚。申初雨，至夜，春来第一度雨。晚，顺贺牧亭祖慈堂庆。

是日，上以常雩，初进斋宫，果得雨泽。

初五日 早，放晴。得可舟旧腊十七书，并寄赠袁绳祖二十五金。书扇五。同岵瞻邀李铁梅于天林寺，兼请秋卿，角垞、翊云、晓沧作陪。夜雨新晴，境地清旷，纵步花圃，履眺平台，颇觉欢适。得何南轩宗斌来

书，其兄宏政公车来见。

初六日 进馆，阅赵佑等传四篇。誊录中有曹金钥，以附贡呈请就教者，驳不准。旧有一案，咨请部示，吏部回文云：附贡就教，并无办过成案，可否准其就教之处，贵馆自行办理。可畏哉，刀笔也。是日，馆吏办稿，欲援此为案。与竹伯商拒之，其前案已蒙混。汇请议叙者，存而不论可也。

初七日 公车数友来谈。晚，搏九、兰雅、藻庭小饮。得罗苏溪书，欲借摹地图。

初八日 书条幅数十纸。林岱宇、陈梧冈来谈。笔墨本有乐趣，至积压不清，则反成苦事，后宜随到随了。

初九日 进馆，定《吴荣光传》稿。尚有游击中军一句，未查真。

午初回寓，邀江搏九、家子希、沈絨西尔昌、何兰雅、藻庭在寓候报。薇堂、炯甫亦至。

得璨儿三月念六王营来书，以车行不便，改由运河舟行。与约三[二]十五日到通州。

晚，过两会馆，顺贺沈汉字，未晤。

初十日 早，遍贺得隽诸友。闻是科九人，皆福州府。车敬之来谒，云黔中隽者七人，而五出余之门。当时心血，今日生花，喜可知也。

候林戟门，未晤。

晚，候范亭、锡侯谈。与铁梅、星房、岵瞻、翊云、小初饮秋卿所。

十一日 早，候裕堂丈。陈梧冈来。复可舟信，兼荐周西桥馆地。

傍晚，看汉字、心泉所写卷子。至老馆，与数友夜谈，亥正回寓。闻广西李世瑞得隽，为通家名善章之子。

十二日 回候何孝廉。宏政，士彬之兄。贺胡长新、张希仲、周振璘。濂甫策卷大佳，可以扛鼎。寄高梅邻。由魏世兄。同年书。岵瞻来谈。

晚，周西桥、刘炯甫便饭。琴舟、子安来别。

十三日 早，姚人鹤乔年来别。到会馆，送琴舟行，兼拜陈朗川楷。与订到闽时延训家塾。

进馆，阅图桑阿等传五篇，阅夏季二单列传四篇。范亭、子章、琴舟、朗川来谈。香南来，手谈两局。雷西垣来。

十四日 纪奏偕陈南金来别。张楔兰来。

得三月十六日家书，五号。来鸿迅速，甚为可喜。又得璨儿王营来书，亦三月廿六寄。知前月廿九日可以解缆。

得少穆先生书，知陕西已得透雨。

蒋拙斋来话别，留文一本，时文三本，嘱为点勘，至子初散。

三弟书，以近日复摹《皇舆图》，嘱书签。

致莹圃书，兼为姚乔年荐馆。

十五日 候淇宇、心泉，顺过老馆。

早，謁瞻来。是日未进馆。复苏溪书，并荐陈兰村馆地，即托其带至黔中。某友来谈礼闈复试，适少穆先生谢恩折到，奉长途善养之谕，而以“渭北春天树”命题。

写家信第七缄。十六寄，于五月十六到。

是日，乙巳散馆，题拟扬子云《长杨赋》，不限韵。赋得无弦琴，得音字。

十六日 早，进馆，复阅夏季二单传正本四篇，阅《画一传》四篇。何梦庐来。陈梧冈来谈。汀州李禹门孝廉声澜，行三。来，询史馆誊录。謁瞻来，解从骑以借。

十七日 丑初起，丑正一刻赴园，寅正二刻到。是日，引见讲官，旨与张鍊署。到福庆堂饭。顺候叶棣如、沈朗亭两宫辅。阅散馆等第单。未正回寓。朗亭欲联诗赋课，当与子贞商之。子贞以为此念未动。

十八日 邓双坡来，托寄黄壁庵信内银。黄质轩来。折两开，数日不作楷，便生疏。

每接家信，常盘桓于心者数日，忽念人生自有乐趣，徒戚戚何为者。有待于物以为乐，则乐不可常得；无待于物，而即心以为乐，所谓欣于所遇，自得于己意者，其在是乎？酬应太烦，亦使人倦而不乐。不可简，则立时应之。

午后，秦静山招饮汇元堂。

晚，香南招饮，念园、甲三、翊云、心石及白幼迂在。观弈两局。观弈能不言，觉趣味尤永。

下午，雨。

十九日 早起，子贞至。得李申耆先生地图重刻本。去年所得为申耆

先生原刊本，此为缩本，篇幅较狭，而郡邑并天度改用朱线。六严所摹。

进馆，阅曹文正师列传并四篇，又酌改将进传数处。文正师历事三朝，以循谨受知，传中所具皆官衔恩眷。《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文正有焉。

周莲甫以近书来看，与言墨太重则秀气为其所掩。吴维肃来话别，勉以读书学字，赠以所临《黄庭》一副、墨榻《放生池碑》一分。

二十日 折二开。数日来渐有暇，把笔略有旧时风味矣。何生、梦庐来别。

早起，送吴维肃行，顺候雷西垣、毛寄云，兼贺寻云阶观察任安襄道。

陈念庭来谭，天津民气恇怯。又云：由海口至葛沽三十里，由葛沽至府七十里，今闽广商船只许泊葛沽。

午后，翊云至，手谈，便饭。车敬之来，未晤。

廿一日 折二开。又悟得一和字。心忘手，手忘笔，则无造作矫揉之弊。平日所见古人名迹，亦必此时方有会处。

九丹来早饭，与作半日谈，并同游厂肆。与九丹、子章同作试帖一首，无弦琴得音字，本科朝考题也。江苏靖江、如皋境内，臬匪仇杀捕巡多命事，闻奉批：可恨之至，内地如此废弛，尚安望其捍御外侮耶！

廿二日 折二开。饭后候各知好。晤子贞谈。与镜帆、漠宇、心泉、九丹谈。

得《韵综》一部。近人陈东庭名诒厚，原名学诗，大梁。取《字典》、《韵府》两书，参注韵下，虽未尽该洽，而用于应制为宜。末附《韵综集字》，见于经典而今韵不收者，略具于此。

廿三日 进馆，阅传五篇，又定夏季二单传数条。陈梧冈来谈。

廿四日 进景运门，听小传胪。午正回寓。汀州戴俊才来。名良伟，丙午优。

午后，吊龚蔗汀前辈夫人丧，坐两时许。

昼永足有七时，惟午间书百余字，为吟此日足可惜之句。未前郁蒸，申刻雨。

廿五日 折两开，略用墨采。复黄爱庐书。复郑桐村书。弼夫寄。复

陈维芳书。托牧亭寄。候铁梅，未晤。候星方，谈。

晚，林枢北招饮，薇棠、锡侯、岵瞻、镜帆、晴皋同席。

廿六日 折一开。进馆，阅庆成等传六篇。顺过汀州馆。

出城，风雨，旋晴。岵瞻、香南招饮，黄莘农、汪衡甫同席，饮颇多。与香南手谈两局。戌初回寓。卧至亥正起，觉心神颇清。

廿七日 折一开。平越赵箬堂择雅来，喜其留京已得馆。

与岵瞻公请黄郝存经、林枢北、林镜帆、蔡静山于汇元堂。

申初得大考信，旨五月初一日大考，翰詹本年留馆者不必与考。

廿八日 子贞来谈，赉岩子章来。

试童亢宗笔，锋势尚圆。岵瞻谈，近日折字多取大者，而余近日所书，较前转收入范围。思场屋唯求其是而已。

夜，雷雨。是日，新科朝考。不诚无物论，凡事不密则害成疏。赋得喜雨志乎民，得时字。

廿九日 与各友订本日赴海淀，以雨不果。料理笔墨，终日无所作为，反觉怠倦。检《文选》，曾读数篇。

三十日 早晴，赴海淀，寓马厂门外。宅地极静僻，门前土阜，可以登眺都城。内无林壑之胜，此为近之，与镜帆、锡侯、九丹、晴皋、薇堂同寓。闻寓处为小南府旧基，当时梨园供奉之地，今皆改为小院落。墙外礅石弃置夹道，皆轮囷大石，旧宇之宏丽可知。自今上初元，法部诸伶皆罢供奉。三十年来，典礼庆节之外，曼衍之容不接于目，淫哇之音不接于耳，盛德可谓至矣。夜，大雨。

五月

初一日 夜半大雨，将晓晴。

是日，与大考于正大光明殿。寅初起，卯初领卷，入贤良门左围，就坐将卯正矣。试题《远佞赋》，以清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得行字，五言八韵。卯正作诗，将交辰正诗完。辰正作赋，将午正赋完。午正作论，未初毕。略食。未正起誉真，每两开一歇，至酉正写毕。昨夜雨，本日并无尘盆，午后亦少风，虽笔颇易干，而墨尚润。卷完，未刮一字，检点乃交。

是日，与子贞联案，多所咨益。夜中忆卷中秩字未安，亟起检书，

知误，遂至旦。又中字讹精字，尚可句，故未补。

初二日 辰初自海淀归，巳正至寓。两足告疲，暂卧，起饭已未初矣。检殿上草。

同乡数友来。申初即有报喜人，初未之信。香南来，略叙，同乡诸友继至。傍晚，岵瞻送来全单，知不误。留诸友饭。岵瞻来，竹伯来。

得林戟门书。接璨儿书，知四月十八日至济宁州。

初三日 出候岵瞻、翊云，未晤。终日皆贺客，连属不断。黄薇三来，黔西陈其昌来，号次香。翊云来。抄大考清稿三篇，殿前急就，尚有须改处。易念园来。新放广东遗缺府。

初四日 陈念庭来谈。

已初赴园。候李铁梅，知初一阅卷为穆鹤舫夫子、陈淮县相国、郭春圃尚书、文孔修尚书，朱桐轩、张小圃两侍郎及铁梅阁学。

由海淀进城，顺拜各客。子贞寓沈郎亭所，初一晚回寓，播余诗于众耳，实只抄字点题，非名句也。

晚，候子贞，未晤。晤万藕舂学士、俞子襄编修。闻谢恩折须各递，非联衔。

午后，谒潘吴县师，知大考卷例于出单次日，由军机用印封贮，不能取阅。闻殿上有以诗题贴大内扁额说者，概置三等。是科会试题《天心水面》，有以贴扁额而隳者故。“澡身浴德”乃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当时不知耳。己酉十月补记。

初五日 岵瞻来。进城，候宝兴山师。潘星斋来，未晤。九丹、子襄来，闻有折差，作第八缄信寄家，内附大考名单并题目。此信于六月初五日到。

初六日 候季仙九侍郎，未晤。顺拜各客，晤曾梅岳、潘星斋、林镜帆，贺同乡诸君馆选并知县即用。是年同乡无分部者。

进馆，未看书画，来文数件。

饭毕出城。铁梅、藕舂来谈。窦兰泉来。得藕舂谢恩折稿。拟初九日谢恩折稿。晚，至岵瞻寓，值念园在坐，与商定大略，尚空中间官阶一段。

初七日 早起，拟折内官阶数则。镜帆邀午饭，未赴，来邀凡三次，

恐饮食不便，遂固辞。自辛丑三月召见后，于今七年，幸将复近天颜，自当斋戒一心，以防陨越。辞席于心为安。己卯同年公宴，亦未赴。

得璨儿四月廿四日舟过东昌来书，由此出临清，只有四闸耳。

初八日 丑初入朝，过史馆小坐，辰正引见于乾清宫。复至馆憩。抄得内阁奉上谕：考列一等之编修王庆云，著以侍讲学士升用。同被优秀奖者，俞子襄长赞亦以翰编擢讲学；支少鹤清彦、潘星斋曾莹。俱以编修擢庶子；冯展云誉骥以编修擢侍读；许信臣乃钧以侍读擢庶子；杨诒堂式谷以编修擢侍讲；宋雪帆晋以编修擢中允；王吉云履谦、何石卿茹瑤。俱以编修擢赞善；龙翰臣以修撰擢侍讲；徐来峰玉堂以编修擢赞善；钮松泉福保，以中允擢侍读。

先一日，何小笠少詹转詹事，余遇缺题奏者六人，赏缎者十有七人。夜，与许信臣、支少鹤、潘星斋、俞子襄同宿史馆，沈朗亭亦在。

初九日 丑正递谢恩折于景运门内朝房。时丑正二刻，宫门已开，少顷，收折入。回馆小憩。寅正复入乾清门恭候旨。卯初，上诣中和殿，视祝版。次日地坛。回蹕，由乾清右门入，与诸谢恩者跪迎道左，免冠叩头。补服。将及辰初，发出折子。

是日，到两掌院及师门换帖，附录折稿。折三版三行，年月在第五版。

初十日 得杨浚川、王雪轩两缄。午初赴天和馆，己卯公宴，申正回寓。

十一日 赴海淀，谒史馆总裁穆、潘两中堂，请更换提调，派马介樵接手。顺到岵瞻直庐小憩。申正，由德胜门入城，回候钟问斋、汪衡甫。回寓已戌初矣。

十二日 回候各客，晤范亭、锡侯谈。到各前辈处换帖。

下午，与翊云手谈两局。半月不谈，今日尚颇有味，亦以胜负不甚计较故也。

十三日 早，进馆，交卸提调事。《食货志·积贮》各稿，并交魏肇铨收。适锡侯亦至馆，遂接办此门。顺拜东城各客，午初回寓。

是日，关圣帝君诞。申正方到新馆，同乡诸公已至，殊愧太迟。

晚，范亭、念庭过寓谈。

十四日 得璨儿十一日至天津来书。岵瞻来。

出拜数客，魏丽泉大司马、张兰沚少司寇，皆十年前在闽一见者。晤荔衫令弟佐庭三兄，名朝辅。闻将来仍回台湾。

未初，钟问斋招饮于东麟堂，席棚之下，暑气甚烈，头为之闷。归寓，急沐香蕾。

夜，雷雨。酉刻，与岵瞻同候袁午桥枢部甲三兼相宅。

十五日 早，阴。入城，拜西边各客。至地安门，雨甚。未初出城，顺候岵瞻。

晤宋小淑延春，知本日由吏部奏补翰詹各缺，急回寓缮折。至酉初方见上谕：杜翻转侍读学士，所遗侍讲学士著王庆云补授。折稿照改，前后仍旧。岵瞻、翊云、翰臣来，与商折稿。

十六日 子初即起，丑正到园。出门雨甚，将至园放月，旋晴。至朝房具服，复至吏部朝房小憩。寅初二刻宫门辟，遂入递折，还至朝房小憩。卯初三刻复入，候旨于出入贤良门东之朝房。卯正传出召见第六起，与锡龄、鹤汀、富呢牙杭阿容斋、支清彦少鹤入勤政殿西小门外之南房候宣。甫交辰初，宣入勤政殿赐见。御座居中，跪在军机第三垫之西面，向东北免冠叩头，奏云：臣王庆云叩谢皇上天恩。

上问：汝福建那一府？

奏云：臣福州府人。

又问县，奏云：闽县。

上问：是原籍否？

奏云：原籍就是福建。

又问居处，奏云：城内。

上问：福建省城有啖咕喇，他人并不多，只有八九个人，汝看见否？

奏云：臣不大看见他。

上云：自然。汝见他作什么。

言至此，似有慨然之色。

又问：他所居何处？是城内城外？

奏云：在乌石山。

问：他所居是他自己起盖，抑系我们给他住的，或是租民房住的？

奏云：他山上住在庙里。

上问：汝是升侍讲学士来谢恩的？

奏云：是。

上问：汝今年四十几岁？

奏云：臣五十。

上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实难为汝。这题目谁不懂得，但做得不好的甚多。汝三样俱好，自然要把汝取在一等第一。

时瞻天颜，似有悦喜惊讶之意，臣伏地叩头。

上又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得好，实难为汝。

上问：朕记得放汝试差、学差，是那一省？

臣叩头奏：蒙皇上天恩，道光十四年放过广西试差。

上又问学差。

奏云：十七年放贵州学差。

上云：汝当时是编修。

奏云：是。

又问：汝得过日讲起居注官否？

奏云：未。臣去年蒙派文渊阁校理。

上云：往后讲官缺，自要出来引见。

奏云：是。

上云：翰林衙门无甚事，向后可以照旧用功。

奏云：是。

上倚佩，臣叩头，冠起，退出。

未初回寓，得知会，分教庶常八人：张之万、直隶南皮。周德荣、河南襄城。陈元鼎、宝庵，浙杭。伍肇龄、四川邛州。李品三、四川江津。陈濬、福全、正蓝，满。载铨。宗室。

十七日 翰臣、子贞、申甫来。陈心泉濬、福小庵全，年十八。执贽来。詹仆到，知眷船今日抵通州，复令带信出城。汪鹤珊开吊，未能赴。雨堂师四世兄。酉刻遣车出城。周少桓德荣来年三十二。执贽。

半月以来，奔走疲乏，此时又须检点寓房，然尚不见瘁者，殆亦流水户枢之喻乎。

十八日 早起，移卧房向东。林晴皋来。伍崧生肇龄执贽来，年

二十八。蕴藉之极，真玉堂人物也。李昆田品三亦来，年三十三。蜀之江津人，为古樵县试时所得士。

申刻家眷由通州到，知去岁新得孙，殇于途次。

十九日 陈实庵、元鼎，桂生之孙。张子青之万来。简星槎来，细问故乡亲友凋敝愈甚，为太息者数四。子青新跷鳌头，而谦谨质实，当为远大之器，令人钦服。

二十日 早，候何杰夫侍御、龙翰臣侍讲、陈心泉庶常，顺拜各客。未刻行李自通州至。宗室载太史铨以名柬与贗来，云适感冒。

廿一日 略阅视行李。自十八日家眷到，晚间询诸亲戚近状，饮辄一斛余，脾为湿困，人稍倦怠。天气又值暑溽，颇不适。《书》曰：刚制以柔，则因循也。

廿二日 锡侯来。胃为湿伤，内作痛，而四支见疲应有伏暑。

晚，铁梅召饮，香南、秋卿、星方、岵瞻、翊云、小初在坐，不放纵饮，肥荤亦未食。席散，啜洱茶两瓯，人甚清爽，归寓已子初矣。将晓泄泻，痛遂止。

是日，得梅皋书。

廿三日 镜帆太史为苏溪转借《皇舆图》，期以匝月还。申刻邀铁梅、秋卿、岵瞻、杰夫、黎月樵侍御、王清如太史饮，颇酣畅。念园又未到，闻其胸腹作楚。

廿四日 林枢北来。念园来。出拜数客。晤章圃，属查己卯同年官衔。作亲戚四緘。林寿如、周达甫、周沁泉、翁季农四緘，于六月六日分寄。下午，福小庵来谈良久。

廿五日 与清如谈江右王氏，闻百花洲有公祠，各支散处者，并系缀焉，其本则出自太原。又云，祠中亦有清江一支，它日幸至其地，当一详访。张稷兰、周濂甫来。稷兰分发直隶，濂甫广东，胡子何江苏，车敬之陕西。作浙中信四緘。甘小苍、王雪轩、杨浚川、朱久香，由雪轩寄。六月四日统由钱唐寄。倭。

廿六日 进馆，阅《葛云飞传》，更定数字。缴《博迪苏传》，带回《张文浩传》。载太史来，未晤。午后，己亥同谱公觞何子贞于陶然亭，邀予作陪。热甚。

廿七日 往贺岵瞻入台，顺候翊云谈，兼晤杰夫。评点论赋诗数篇。读古文字，须细玩其虚实层次方有下手处。香南来。胡子何来。数日之热，颇异去年。

廿八日 早出拜客，顺候廖伊臣、蔡麟洲。午后，候薇堂，看屋子，甚合式，约与接赁。适岵瞻来，与言午桥之屋必须自居，租人月得三两，自居则可抵八两。余非不肯住宽宅，但于心不安耳。岵瞻亦以予言为然。

付刻大考卷子。彻夜热甚。

廿九日 暑甚。车敬之来，约信致陈梅庄。六月二十行。

六月

初一日戊申 廖伊臣来，谈黔中比岁有收，铜仁、都匀与楚粤接壤处亦安靖。当面辞席，自不必强邀。

尽日阴写何师母寿文八幅，笔墨尚不干燥。刘惺房来，伊臣留别。得邱镜泉书。

初二日 书团扇一柄，与伊臣送别。俞子襄来，未晤。饭后，回候东城各客。终日阴。镜帆来谈。李筱轮来。

初三日庚戌 起伏。检点五月初起并家眷到京费用。应酬笔墨十数纸。

杨仰山到都，十四年之别，忽尔把晤，喜出意外，其谈论风生，有加于昔，特人渐苍老耳。仰山带来介槎信一缄，并有所赠。日来百费交起，得此润色，殊为得力。

傍晚，候岵瞻、仰山，并拜弼夫寿。

初四日 先慈忌辰。甲午及今已十有四年，寸进之效，不获逮存，固长已矣。而所以贻令名者，敢不勉焉。

初五日 早出拜客，晤薇堂、质轩，谈。贺秋卿守广平。得家中四月十一日安书，中隔五十日矣。晚，林枢北招饮。夜归，雨甚。是日为今岁第一场大雨，畿辅苦干，当已遍被矣。

初六日 写寄家信第九缄。附孝眉各信，七月初六到。往东麟堂，贺郑九丹堂庆。微雨而燠甚。贵州普定尹、同乡郑仰山。名尊仁，行六来。

初七日 往视何师母八旬寿，先于初四日送去寿屏一副并礼。吊王蘅皋之丧，顺拜各客。接葛鹤汀信，并贵州笔六十枝。得署无极县王槐

卿贺緘。名登三。郑仰山有留别，而未得宴叙，以拙书团扇送行。

初八日 晴皋来，以枢北太母寿言为属。黄质轩来。已刻进城，拜数客。

午初到翰林院谒圣，三跪九叩，并拜文公祠。一跪三叩。先用朝服，将诣文公祠，换补服，拜跪，以鼓点赞。

由郑仰山寄葛鹤汀复书，又寄苏溪印泥一盒。信俟后寄。

初九日 拟讲官谢恩折稿，次日缮就。己丑公宴于会文堂，兼请杨仰山、王秋卿。

晚，与念园、心石、翊云手谈，集香南寓，亥正回。

初十日 赖仁宅来，知文郎均甫已于三月由扬州回豫。与仁宅别二十二年矣，较余长三岁而神气旺甚。得知会，十二日引见讲官。

十一日 往候杨仰山、赖仁宅，未晤。下午，将赴海淀，以暑甚，姑俟夜间。检点移寓事宜。张稷兰来话别。

十二日 丑正赴园，卯初到。辰初引见于勤政殿，出俟奏事门外，旋奉旨，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同引见者十有九人。引见毕，则得缺者设饌于福庆堂，同官及带领者毕集，沾为掌故。是日，予先到，而同人以盛暑，不愿会食，各散归。顺候叶棣如，携回画扇。

是日，寓朝房，午正睡至申初，起作林枢北太夫人寿叙一篇。直庐幽静，文笔加疾，而洁处亦稍多。半月以来，兹辰最为凉爽。

十三日 丑正候于宫门外，寅初一刻宫门启，较前月初九早一刻。人递折于奏事门外之西朝房，复至外朝房少憩。卯初复进内，卯正二刻发出折子。至奏事门前领。奏事官传旨：知道了。古谓之口敕。阅过折子，于皮面奏字下掐爪痕。巳正回寓。

饭毕，移寓于米市胡同。

是日，暑气少杀，同璨儿整齐书籍。李瓠尊来，约为铁翁令爱送回庚帖。十九日。

十四日 料理新居。

梁子文补寄节緘，兼以东坡《雪浪盆铭》幅属题。黄质轩招饮南西门外颐园，周环红莲，外掘濠以通舟，颇有江南风味。

晚，送寿叙与枢北。上午，子贞来，约遣种竹人来。

十五日 同乡同年以余得讲官，又新移寓，多来贺。前厅盖凉棚，屋西向，藉此稍以蔽日。

十六日 早，进东城，回候数客。已初回寓，已盛暑。今岁之热为近年所无。晤仁宅，谈。

十七日 昨日种竹百竿，晨起视之，都有生意。都中无高竹，此种近凤尾，娴雅有致，清画来风，凉宵延月，软红尘中不可无此。先祖妣忌辰。俞子襄来。

附录：十三日谢恩折稿。

日讲官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某跪奏：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王庆云著以原衔署日讲起居注官。钦此。窃臣赋性庸愚，备员翰墨，甲岁衡文于桂海，丁年视学于黔山，读国史而编摩，窥秘文而校理。迨值殿廷，考校炼研，深愧夫京都。乃蒙训诲，周详超擢，遂跻乎侍从。遽叨雁服，方惧鹑濡。兹复渥被恩纶，俾依讲席。雍容鹭序，幸随书笏之班；清切螭头，获与簪毫之列。宠命迭加于旬日，涓埃奚补于高深。臣惟有益惜驹阴，倍效蛾术，勉交修于文行，冀无负乎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行款与前月所具折子同。

十八日 星方来谈。自前月来，写两谢折而已。俗事坌集，即近笔墨，而心不和静。是日，写楷书数百字，固不能佳，惟喜心略敛耳。

十九日 早，翰臣来。铁梅同年处邀作大媒，两边酒席自午至申，坐久颇倦。晤子襄、介樵。晚，邀念园、秋卿、仰山、香南、心石、翊云、岵瞻饮，谈叙甚欢。得何亦民贺缄。

二十日 得可舟五月廿三书。分教诸友邀饮天和馆。晤载瑟庵铨，神采清隽，举止娴雅。申刻与章圃同邀仁宅、子贞、平仲、随季、镜帆饮。子贞作楹联数副，手谈一局，散已子初。夜，大雨。

廿一日 早，大雨，寓处颇注，前后院皆存水。读《曾集》。新种竹逾活。

午刻星方招饮，仰山、心石、岵瞻、香南、翊云在坐。酉初回寓。

廿二日 早，大雨。岵瞻、香南招饮，仰山、秋卿、星方及袁厚庵绩悉在坐。

院中积水，至晚方消。

月余以来，未得静坐。两日阅《曾集》，未易卷辄倦，心何必放，第杂则不能入理尔。

廿三日 酬应条对数件。是日晴。得吴红生贺缄。

廿四日 早，到老馆。巳刻，到日讲起居注官任所，在午门内西廊上。太和门外。闻《起居注》由笔帖承修，送内阁尊藏。不进呈。每员讲官轮阅一月，其前序后跋亦轮撰。本年前序孙兰检撰，后跋萧汉溪撰。

由黄质轩寄蒋拙斋信。附双坡寄黄壁庵银信。蒋寓郡城古门圈下。

晚，饮子贞所，仁宅、香南、章圃在坐。观子贞所藏东坡《雪浪盆铭》，径约六尺，则围之数与铭合。铭云：玉井芙蓉丈八盆。视香祝所索题者，方郭特大，而书亦浑古。翰臣所言，今在定州学宫者，恐未必然。又据《金石萃编》云，盆口围二丈一尺四寸。行书不知亦真书也，岂王侍郎犹未见此拓欤？抑原石果行书，而子贞所藏为真定梁相国本欤？

廿五日 子贞来云，雪浪盆今固亡，而其图并雪浪斋石刻尚在行宫中。又云，真定梁相国亦有抚本。名梦龙，字乾吉。九丹来谈。午刻，己卯同年公宴赖仁宅于东麟堂。暑甚。

廿六日 昨从章圃借观《吏部则例·开列门》，惟阁学翰詹缺出开列之员少，而不甚拘品级。如阁学缺，以从四之读讲学、祭酒为正升，五品之庶子、侍读讲为次升。国家之待儒臣，优于卿贰多矣。

暑甚，彻夜不得眠，五更犹汗出如浴。

得知会，七月初一日太庙时享陪祀，初二日庶常馆开课。

廿七日 复何亦民书。由秋卿寄，附大考卷。为梁香初题定州行宫《雪浪盆铭》拓本，铭及序见《文集》，事迹详《墨庄漫录》。酬应笔墨数件。得黄爱庐贺启。

廿八日 立秋。早，遍候街邻同官，晤范亭、锡候、镜波谈。访万藕舫，未晤。

阅《曾集·本朝政要》策。其《任将篇》言宋初御将之法甚详，集中亦多及此。并检《隆平集》。林孝廉癸亥正至，少谈。

廿九日 尽日微雨而燠。候何小笠，问讲官仪注并直日事宜。前由翰臣得笙陔师《香案集》一卷。师在起居注职凡十有三年，所记实为详

悉。仰山来别，云初二当行。

三十日 黄质轩、林豫堂五丈来谈。复邓介槎三兄书，由仰山寄。附屏四，字片四，卷一。

晚，宿艮峰寓中。艮峰为讲官十三年，与笙陔师正同，谈侍直事宜，娓娓不倦，云：三日之斋，例宿其署，正阳门不早开。二日者，斋而不宿，得入早门。又云：侍卿门班，应早候贤良门外东阶下，门开即入，入毕仍闭，迟则无及。此班不得阑入奏事门。又云：洞明堂勾到班，上东向坐，大学士等在南，刑部堂官等在北。是以南为上，故起居官班次亦上南，以次而北。旧有以北为上，及近门为上，而南北次之者，皆非。以上数条，皆《香案集》所未载。云：旗人移居双城堡者，在黑龙江。虽官为资送，而到屯后，汛地与田隔远，遂亦不能耕作。前只资送两起，至则或孳或逃。今年终，犹遍问愿往与否，而卒无应者。至散遣之而犹束缚，可谓过防。因论地气南北，余云：地气之异，验以物候，物候之异，因乎寒暖。譬之纵丈之室，居一人则凉，聚十人则燠。生齿登耗，诎不能使地气转移乎。至邵子治乱之说，亦非无因。衰乱凋耗之时，天人悉惨，故南有北气而人心思治，其治易。及夫地大物博，苗莠荃茅杂生其间，蕴积之渐，南气至北，其乱也，尤当防之未然。此予创说，不知然否。

七月

初一日 丑初起，朝服。赴太庙陪祀。由东安门进，天安门转东即太庙街门。此门西向。从人携灯导至二门外少坐。二门南向。进二门，即朝庭。陪祀官位东燎炉之上，当东阶稍东。东虎阶之西南。本上亲行，以偶违和，改派六阿哥。将寅正，阿哥至，鸿胪赞排班殿上，迎神陪祀者，亦三跪九叩首，读祝、陪祀皆跪。读毕，三叩首，兴。送神如迎神之礼，祝帛下阶乃退。坛中树木荫蔚。将曙，凉风满衣。

晚，子贞过寓，尝蕉林旧岁带来酒，醞而而近醇。翊云、仁宅、香南亦不期而会，脱略中有真趣。得王申甫贺缄。

初二日 是日，庶常馆大课。辰初补服进馆，文孔修先生大课。题《金莲炬送归院赋》，以题为韵，诗多士舒翹，得翹字。分教七月课。题《农乃登谷赋》，以三时不害百谷，用成为韵。《芝兰室赋》，以久近善人习与之化为韵。诗木叶微脱，得秋字；三复白圭，得言字。

午初出城，顺道送赖仁宅行。晚，邀陈梧冈、陈升思、黄质轩、郑九丹、蔡薇堂、梁平仲、黄子章便酌。念园赠书案，广便舒肘。

初三日 进馆，交复辑《张文浩传》。周莲浦来别。黔西杨生琇枝来别，嘱其守身为大。黔中水土薄弱，体气多不壮。

初四日 复梁香初信。黄质轩来别，托带安信。以纱袍褂寄瑚儿。附大考卷。得李芸圃贺缄。何小笠詹事来。得张椒云贺缄。六月十九蜀臬之信犹未到秦。香南以铁翁进城，留饭来招，秋卿、心石、翊云在坐。晓沧亦招饮，未能赴。得家中四月廿九安书。七号。

初五日 岵瞻、伯雄来谈。写家信第十缄。附高信，八月初七到。

初六日 直日。折片由衙门递，略云：本日系臣衙门轮应直日之期，并无具奏事件，谨将侍讲学士二员缮写名单，恭呈御览。

丑初二刻赴园，寅正二刻到。卯初与富容斋学士同入朝房。卯正宣军机大臣与博尔昂邦，余人俱散值。顺拜芷林先生寿。午初回寓。闻圣躬康复。

初二与孔修先生谈，云前为库伦办事大臣所属之恰克图，为中国与俄罗斯互市之所，虽有商贩，而地极瘠寒，真中外之限。今北方盛行喀呢、细布、钟表，皆自恰克图而来，非海外物也。木钟亦产于彼土。

初七日 以邵子湘所刻《东坡先生年谱》校茅维原刻。子湘取《傅藻纪年录》，增入较详。检《东坡文集》，读第一卷赋，点《赤壁》两篇。其音节可入丝桐，文之至者，即其人再作之，亦不能必如是也。

初八日 早，至新馆。托子章写回候套信。考东坡《复政科赋》为伪作。详随笔。读《苏文》第二卷论。

初九日 读《苏文》第三卷论。

午后倦，思卧，因出候客，晤林镜帆谈。过翊云，手谈，岵瞻、心石、香南亦至。得惠农五月廿五手书，知犹在江夏，有回郢西之议。得朱少香信。

初十日 写惠农回书，约将来有信，可由楚省府街口章怡泰烟铺转寄。附存《姚履堂家传》。曾为勘定一过，中言：龙游旧役，郭阿九随行，见其犹呼召兵民。至北门，过吊桥，号哭者三，遂投成仁塘以没。而古樵所闻，履堂既投塘中，寺僧出之，乃诬僧入寺取姜水，告郭阿狗[九]，以

义在必死，不可再误，复投塘之深处，遂正命焉。《家传》此节尚未能详，则其它未核可知。又来示，今日台谏，以启沃为第一义。此语诚然，而亦未尽。整纪纲，陈利病，弹射不避者，台谏之职也。若启沃之事，则左右大臣赞襄密勿，涵濡渐渍之深且久，而后或庶几焉，未可责之台谏也。弟不为谏官，幸藏其拙，余何知焉。人臣欲行其言，必自轻去就始，去就不轻，则人主视之，犹阑豢中物耳。即有所建明，未知其为义为利，或摭拾其说以尝试耳。如此，则人臣之言愈轻，而人主之势愈重。势重则不特威权伸于万物之上，即聪明智虑，亦非复群工百执事之所及。方奉令承教之不暇，安有所谓启沃哉？又来示前五年太守云云，弟原有所规，人患不以君子自待，尤患不以君子待人。数人同行，而遇挚兽，彼必择手义矛者噬焉。何者？逼于其相阨也。故猛虎不食醉人，而机心不可驯鸱鸟，则相猜不相猜之异也。

复朱少香信。由惠农转寄。

十一日 陈竹伯来，约月半进馆。读《苏文》第四卷论。

十二日 候朱朵山前辈，未晤，顺候子贞谈。读《苏文》第五卷论。为开甫尊人写家传半篇。

十三日 进馆，读《太祖高皇帝圣训》书四卷，编于康熙二十五年，刻于乾隆四年。圣谟洋洋，不可胜录，录其见于行事者十余条。我朝开基于东土，以渐而西。自长白山之东，徙赫图阿喇即兴京者，肇祖也。至太祖迁都辽阳，建东京，再迁沈阳今盛京，控扼中外，最得形胜，而王叶肇造，实由于此。其在于周，则太王之迁岐，而肇基王迹也。检南丰《政要策》及《隆平集》目录。

十四日 支少鹤来谈。阅《东华录》一、二卷，与《圣训》互校。浏览《苏文》第六卷经义。为开甫书家传讫。得雪轩贺緘。昨购得《汉魏百三家》。初印本有写补两卷。

十五日 读《苏文》第七卷《策问》，中多古今治乱之要。此等文字不能为空言，读之最有味，但恨不能超先生，观其掀髯对答耳。复柳云书。圣躬康复，是日起，各官递谢恩折。申刻，往老馆秋祭，顺到红土店义地行礼。

十六日 进馆，恭阅《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太祖未改元之先，

即不用明年号，纪年自癸未始，万历十一年。时太祖年二十有五，二祖被害之年也。得陈梅庄、魏子安贺缄，知子安在梅庄处教读。读《苏文》第八卷《策略》。古人文字，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以坡公为最。

十七日 读《苏文》第八卷《策别》。拟史馆画一例，略二十四条。

十八日 读《苏文》、《策别》及《策断》。第九卷。午后，候许信臣，未晤，顺造翊云，手谈逮夜。复陈梅皋书，由梧冈寄。

十九日 进馆，坐客交错。检乾隆间前后绘像功臣三次，未能细阅也。再检《太宗实录》第一函。

出城，贺雷西垣堂庆。贺平仲补中翰，未晤。至云林阁，购墨一匣。申正回寓。读《苏文》第十卷序记。

二十日 应酬笔墨数件。俞松石来谈。香南来，手谈一局。读《苏文》第十一卷记。复陈梅庄书。子安附，次日由敬之寄。

廿一日 送车敬之行。候王云樵比部坦，未晤。闻霞九师掌教淮安，前所修书尚未寄也。翊云来，未晤。许信臣、支少鹤、潘星斋、俞子襄公请，至申回寓。

读《苏文》十一卷记讫，并览十二卷。诸记多为闾黎而作，惟《中和胜相院记》、《秦太虚题名记》二篇，颇可采，其《子姑》、《天篆》诸篇，盖不雅驯。阅《张若淳传》。

廿二日 阅《苏文》第十三卷《传》，《陈君弼》、《方山子》二篇可采，余皆游戏之作。

下午，平仲来谈，与同过林枢北饮，遂微醉。以幅绢属叶东谷作画。阅蒋曰纶、田凤仪传。

廿三日 为福小庵、李昆田评点课卷。得林润生可舟昆季贺缄。晚，贺达轩寿，饮。题《叶东谷悔不读书斋主人五十小照》。阅《冯光熊传》。

廿四日 得五月廿一、六月初七。家信两缄，八号、九号。知端午信已到矣。阅《李奉翰、李封、兰第锡传》。午后，平仲来谈，兼邀薇堂小饮。

廿五日 写家书第十一缄，即寄。九月初四到闽。阅《彭元瑞刘秉恬传》。绮屏、豫堂丈夜来，未晤。寄霞九师信。内附大考卷红白帖，由陈梧冈寄至淮安，属其到清江先探。

廿六日 二十余日以来，脊背作痛，卧则痛，起少顷即止。自揣为

饮多致湿，而尚恐有他证，因邀姜春帆来诊。按云：右寸关弦，按之则滑，右尺沈小，左寸弦而稍大，左关尺弦缓，下焦感受湿附太阳膀胱，经脉行于夹脊两傍，背心胀痛，自上移下，有时痛牵及膈间，卧则气血凝滞，湿气不行，起来行动即止。治宜流通经络。制香附钱半，生苡仁四钱，陈皮一钱酒炒，续断二钱酒炒，当归钱半，五加皮三钱，金毛狗脊一钱，即狗尾草。川草薢二钱，老苏梗一钱，桑寄生膏一大茶匙。

书扇七。午后，翊云来谈。阅《苏集》十四卷范景仁、张文定《志铭》二篇。心石来，手谈三局。申刻，往贺少穆先生寿。晚，服药。

廿七日 昨晚服药，及半夜愈。早起静验，不过十余一二，艮背之处，药不易达，方可谓效，或亦受病尚浅欤。寓中逢客则饮，作客遇醇则饮，庶为甘节之道。酬应笔墨数件。贺岫瞻新居，兼拜数客。阅《苏集》十五卷《志铭》。晚，仍服前方，痛尚有一二分。

廿八日 读《苏集》十六《司马温公行状》。入城，顺拜数客。进馆，阅《太宗实录》元、二、三年。傍晚，平仲招饮，枢北、晴皋、薇堂、随季在坐。得家中六月十九日书。

廿九日 叶东谷来别，得其山水四幅，笔意苍润。写第十二缄家信，即寄。九月廿五到。吊杨崑峰丧。送东谷行。阅《苏集》十七卷《碑》。

八月

初一日 进馆，恭阅《太宗实录》四、五年。过新馆，送陈升恩行，未晤。顺候陈琴斋，闻山东蝗。

晚，览《苏集》二十至廿二，《颂》、《箴》赞偈。

初二日 庶常馆大课。辰正入，未初回寓。志不在温饱赋，桂枝生自直诗。分教八月课。题眠琴《绿阴赋》，以树影参差禽声下上为韵，诗梗稻来东吴，得来字。

晚，绮屏招饮，陈琴斋、林枢北、晴皋、铭石在坐。

初三日 重阅传十篇，文字难一净字，虽屡修而未易自信也。读《富郑公神道碑》。《苏集》十八。锡侯来谈。

晚，薇堂招饮，翰宇、枢北、平仲昆季在坐。

初四日 是日，换戴暖帽。

阅《苏集》十八卷、十九。

午刻，邀分教庶常八位，并翰宇、袁厚庵。

早，罗訏庭嘉福太史来。李昆田云，送古樵权彭县。

初五日 应酬笔墨两件。黎平胡子何来别。

晚，邀枢北、绮屏、岵瞻、翊云、晴皋、薇堂、平仲、随季小饮。

阅《苏集》二十三表，略识其年份。

初六日 进馆，恭阅《太宗实录》六、七、八年。缴还卷二《画一列传》十篇。阅《苏集》二十四表。骈体之文，屈信俯仰，能尽其意之所欲言。《湖州谢上表》：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登州谢宣召表》：祇合俯身从众，卑论趋时，奈何明不自知，谏于未信。引咎之中，时露傲兀之气，此所以为东坡之文乎。

初七日 恭校二十六年闰五月《起居注》卷上二十七签；订列传两篇。

出拜数客。贺潘吴县师母寿。

读《苏集》二十五奏疏《上神宗》两书，详尽反复。

初八日 订列传八篇；恭校二十六年闰五月卷下《起居注》三签。子贞过寓，子章过寓。

读《苏集》二十六卷奏议。登州驼基岛，今作砣矶岛，当时戍以重兵，足见其为要害。

初九日 寄古樵同年书。由李昆田太史寄。读《苏集》二十七八两卷。昔人论坡公文字，蚤年专喜振作奋迅，说人主以开功名之门，及见安石更法之害，不能无愆，故晚年文字，专尚持重。今观《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略云：臣昔于仁宗，大抵皆劝以励精庶政，果断而力行。及事神宗，大抵皆劝以忠恕仁厚，含垢纳汙。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乃知古人文字皆不妄作，非如后人无识，动相矛盾也。熙河擒鬼章，公为五奏，皆有方略。

初十日 万寿圣节，侍班。丑初二刻赴园，寅正二刻到。更衣少憩，辨色，入内朝房坐。卯初，偕叶棣如文入奏事门。本由贤良门入，因恐开迟而人挤。西至正大光明殿，阶下伫立恭候。起居注官侍班，位当西阶之中。是日，立位微太近前，约拟在西阶之西，当平石之下最好。盖东西班在月台上拜者，约皆十人，皆不跨中甬道。若太前，则拜于西班之西者，必为所隔。拜位之上，红木方板为识。乐悬之下。编磬。卯正一刻，各官皆至。东西班各官，立于鹵簿及拜于月台下。少顷，阶上乐作，中和。上由殿后东门出，三鸣鞭。

贤良门乐作，以次达于外。各官行庆贺礼毕，三鸣鞭。上由殿后西门入，执事官先侍立者乃拜。礼毕，散直。是日，殿上无侍卫，惟车王、僧王夹侍于御座侧。第一层陞上。月台东，则阿哥与定王在焉，西则惠王在焉，余殆近属。三品以上拜于月台下，三品以下拜于贤良门外。

午睡起，稍乏。造岫瞻谈。

十一日 岫瞻来谈，饭后与同访星方，未晤，顺候枢北、晴皋谈。铁梅来，未晤。览《苏集》二十九、三十两卷。

十二日 早，候铁梅，适岫瞻在坐，畅谈。翊云来，邀视以请运吴米以赈豫饥折子。得蔗汀前辈并雪轩、小苍二大令书。览《苏集》三十三奏议。

十三日 星方来谈。览《苏集》三十四。所论积欠之弊，今或无之，而漕纲通病，则自宋以来未之有改，利不百不变法，诚然。

晚，晴皋招饮。

十四日 中年以后，起居渐觉需人，内子体质又弱，不忍令其后卧先起，因置一婢，名之松萝。松与柏其不凋，莺与萝而善施。取斯好语，于古人七十无间之言，岂敢忘诸。

览《苏集》三十五六奏议。

早，星方、香南来。下午，往会馆，祭奎星。晚，枢北、晴皋、平仲、随季、薇堂、达轩、星方、香南、绮屏、岫瞻、锡侯、范亭、梅岳在寓饮。

得古樵二月、六月两信，知此间三月寄函已于四月半到蜀。

十五日 读《苏集》三十七奏议。至师门贺节，问知汪师母四月初九日寿辰，今年八十有四。

十六日 是日秋分。夜，月食。览《苏集》三十八制敕。应酬笔墨两件。访香南，手谈一局。贺范亭堂庆。

晚，览《苏集》三十九、四十制敕。

十七日 阅香南所著《谈天四说》。香南取七曜右旋之说，鄙意此只是算家截法，取其简易，非有精理。香南云，若谓之循天而左，则天自行，曜亦自行。余谓不以循天而左，日行一度，月行十九度，愈是天自天，而曜自曜矣。且气本左行，谓能挟物而右乎。四篇多精意，其小同

异处，注还之。

星方过寓谈，与约次日到天临寺，候椒云廉访。次日不果去。

翻《苏集》四十一至四十四《制敕》、《口宣》、《青词》、《朱表》等篇，无甚可讽味者。

十八日 星方过谈。蔡香祖至。

艮峰来谈，视善恶以气相感说，又谈刘念台先生。余云：先生所养之纯，所守之定，授命时乃其和盘托出处，至生平立论，如无妄亦无诚，自是明儒宗旨，不以一瑕而掩百瑜也。艮峰言，先生论诚意，即诚其好善恶恶之意精。

阅《苏集》四十五《乐语》、四十六《谢启》。

十九日 以李申耆先生地图横装八册，每册自东至西，略举其目。

下午，随季招饮，枢北、晴皋、岵瞻、薇堂在坐。

二十日 星方至寓，同往海淀候张椒云，将至，遇其进城，下车谈少顷。得杨濬川回书，并索大考卷。

晚，星方招饮，椒云、岵瞻、香南、翊云在坐。与椒云别十四年，在闽一晤，尚未罄谈，此夕稍得须臾耳。

廿一日 林戟门来。检旧列传八篇。晚，梅岳招饮。阅《苏集》四十七《贺启》。

廿二日 阅《苏集》四十八卷。书写条对二十余件。

数月以来，皆早睡，非敢耽安，亦客里保身之一节。本日，牧亭、薇堂招饮，皆未往。

廿三日 复检列传十篇。饭后出拜数客。晤镜帆，谈银少之由，回子窖藏亦其一端。不特新疆二百万岁饷去而不归，其边外各番僧受蒙古布施，而转顶献于达赖、班禅。而流出外夷者，尤不可计数。回子之性，见大元宝则窖之，不以救饥寒，并不以告子孙，奇癖也。

廿四日 翁月帆来谈。送平仲行。蔡香祖廷兰以《海南杂著》赠，文笔不俗。古人行记，多成于宦游优暇之日，至徐霞客，则甘苦相半。香祖于颠沛中，能而视缕详尽，殆所养有过人者矣。

梦见先大夫，颇有小榘忍痛之意。得可舟前辈信。七月廿五发。

廿五日 读《苏集》四十九卷《书》。午后，贺枢北堂庆。晚，同翊

云、香南、岵瞻、星方公请椒云。

廿六日 早，进馆，交传十篇，午正回寓。顺候椒云。开甫邀午饭，与戴云帆、郭棣园、丁角垞、钟问斋订为消寒之会。晚，岵瞻过谈，至戌正。

廿七日 寄郭菑修信。附古樵信二封，廿九寄正太局。出拜数客，晤林戟门、朱心石谈。寄孙莲塘学使信。附大考卷，由蔡香祖四兄寄。接七月廿四家书。十一号，附子希、搏九两缄。

晚，邀椒云便饭，星方、岵瞻、翊云同席。椒云归寓，得断弦之耗。

廿八日 写家信未毕。已正往汇元堂，己丑公宴。申正回寓。

廿九日 写寄家信第十三缄。复梁楚乔前辈信。正太局寄。复古樵信。八月廿一日由戟门寄。岵瞻过谈，至戌正。朱心石至，手谈三局，恬静温粹，使人相对忘疲。

三十日 写惠农信，并寄浩封。次日，由张相公庙提塘寄。与星方订候椒云，闻其已行，因偕岵瞻往天临寺探菊。

九月

初一日丁丑 卯刻寒露。天临寺僧送菊花十二株，半已蓓蕾。

览《东坡尺牍》两卷五十一二。古人尺牍，贵于叙述有意致，而寒暄问候处不甜俗。坡公在黄州，用贾耘老法，日用钱百五十两，见与王晋卿、秦太虚书中。

是日日食。未正到礼部，闻时候尚早，因过艮峰谈。艮峰系出喀喇沁，考《圣武记》，为元太祖功臣济拉玛之后，与土默特左翼同祖。与内扎萨克各旗出于元裔者不同。

初二日 候香南，闻已成症。

检地图，内蒙古凡同盟者，各以寸纸标识。四十八旗本不数土默特，四十九旗则并插汉数之，其五十一旗似兼土默特在内。当更考内蒙古，东抵吉林、黑龙江，西界贺兰山，南尽边墙，北距瀚海，从古为中国患。我朝控制得宜，有屏藩众建之利，无封建尾大之害，开国贻谋远哉。

初三日 检《东三省地图》标识之东海、长白山各部多缺，当更检康熙间图补之。辨《圣武记》误一则，次日检《实录》足成之。

初四日 校《太祖实录》四册。俞子襄过寓，借讲官谢恩折。

附录辨误一则。

魏源《圣武记》曰：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哈达、辉发四部不及乌喇，犹其小误。来乞盟缔姻，以其女弟归太祖，不言四部中何部。是为高皇后。臣恭读《太祖高皇帝实录》，知源所言之谬也。恭案：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刺氏，叶赫国贝勒杨吉努女。我太祖戊子，当明万历十六年，后年十四来归。先是，太祖如叶赫，杨吉努识上非常人，请以幼女缔姻。上怪之。杨吉努曰：我非惜长女，顾未足事君。幼女仪容端重，举止不凡，堪为君配。上遂聘焉。至是，杨吉努死。秋九月，其子贝勒纳林布禄送其妹至，上亲迎，大宴成礼，是为孝慈高皇后，诞育太宗文皇帝。生于万历三年，薨于万历三十一年九月，年二十九岁。始葬尼雅满山，而迁葬福陵。又案：太祖丁酉，当万历之二十五年，叶赫贝勒布扬古，愿以妹归太祖。布扬古者，杨吉努兄、青佳努之孙、布寨之子。高皇后于此女为从姑。是岁，距高皇后来归凡十年，太宗生六岁矣。逮太祖乙卯，布扬古将以所许之妹适蒙古，诸臣坚请讨之。上不从，谕曰：征讨，国之大事，若以负婚之故，怒而兴师，人其谓我何？且哈达三国，皆以此女故，构兵夷灭，天殆欲亡叶赫，以怒我而启衅也。即得此女不祥，吾知此女流祸已尽，死期将至矣，卒置不问。寻此女归蒙古，未一岁而亡。《实录》谓此女年三十有三，受我国聘垂二十年，溯而上之，其生为万历之十一年，方高皇后来归，此女年六岁耳。然则当万历二十五年，叶赫所许女弟未尝来归，其非高皇后明甚。源自言，仕京师，借观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而其谬若此。今其书盛行于世，故不可以不辨。

初五日 送翰宇、心泉行。托带蒋拙斋信，并邓双坡致黄璧庵信。晤镜帆谈，得读其尊人回奏回民仇杀情形，大要以有仇断无不报，而所报并非所仇，略与漳泉械斗相似。

晤翊云，得读其请飭淮扬由大河运米，船名西河牛。以平河南粮价折子。未有免税一条，闻司农持之不下。济荒歉莫先于广招徕，广招徕莫先于免税，以杜关津之留难。荒政十二曰，散利薄征。古人知本末缓急之序矣。

为福小庵点定八月课卷。九月课题：宽猛相济。赋以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为韵。诗天河洗甲，得平字。

初六日 览《苏集》五十三《尺牍》，五十四同。进馆，《胡季堂传》，添奏疏一篇。检儒林《谢文洊传》，抄与星方。候俞子襄，未晤。

初七日 招杰夫、岵瞻、镜帆、锡侯、九丹、范亭、翰宇、心泉、冯弼甫探菊联吟。分咏太平鼓《大树将军》：欢声已报三登瑞，图像兼酬一饭恩。又：舆地图《字纸蓝》。一囊收得烟云去，万里看真几案如。又：调水符《纸鸢》。游丝鸟道盘拿远，剖竹僧厨管领忙。得路便如生羽翼，出山莫使化溜湓。又：护花铃《缝穷妇》。飘零活计输金线，禁约春光赖铁心。又：《老将风门》。三遗君竟遭谗口，重闭人还学武夫。三冬牝户坯虫字，千里雄心枥骥知。久不作此，殊未圆熟。

初八日 数日蕴热，辄却棉衣。早起，墨云满天，凉雨继至，远远闻轻雷。庭竹得风飞舞，如新浴人振衣冠状。菊花畏湿，檐短不能庇，移之中堂。下午晴，夜月。楷书两件。览《苏集》五十五六卷《尺牍》。作竹筧，须每竿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

初九日 星方过谈。览《苏集》五十七《尺牍》。

晚，翊云招饮，星方、朱伯韩在坐，伯韩将归粤。圣主待人，进退以礼，而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欲格君心，必自轻去就始矣。闻顾亭林先生祠是日秋祭，昨子贞来，想为是故，惜已晚，不及赴耳。

初十日 览《苏集》五十八九卷《尺牍》。得全小汀学使书。得雷震初太守书。

十一日 进馆，恭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三函，出城已申正。带回廷寄月折八本。十三日听宣出，点寄俞子襄带至馆中。缴还数本中，尚有应抄处。

十二日 补辑《陈忠愍列传》。原稿出子贞手，以十六年后长编未齐，故多遗漏。牛鉴奏报陈化成阵亡折子，月折未检出，而所见廷寄与原纂谕旨不符。

午后，问斋招集开甫寓中，角垞、云帆未到，而增入铁梅、星方，与约二十五日集。

十三日 早，俞子襄至寓，同进午门听宣，闻内阁已读旨。候温明

叔前辈，略询武场事，遂入贡院。旋阅兵部领回批本、谕旨数道，以黄琮知武举，遣曾国藩为正考官，臣为副考官，以陈坛、玉山为内篇监试。陈号杏江，玉号润峰。到时颇早，在邓绮屏处坐谈。时为提调。饭毕，涤生阁学、矩卿少马相继至。入内帘，宿聚奎堂之西房。封内帘刻题纸，如文场。检兵部《武场条例》。

是晚，寓中得八月八日家书。

十四日 送进呈题筒并题纸出龙门。补褂，跪授门外，知武举收。览《苏集》六十至六十二《尺牍》及青词、疏、祝文。进卷已晚，约于次日阅看。闻武乡试主考具折复命，而武会试但有请安折，心殊不安。适涤生阁学检文卷得之，约明晨传点，知会外帘。

由璨儿复寄家书。

十五日 早起，作复命折稿，与涤生阁学酌定。分卷到，就双单好中各为次第，送涤生检阅，东边卷亦互换阅看。各围皆以技勇为先，箭技次之。晚，用壁间韵，作七律一首，呈涤生。折稿。于次早缮便。

臣曾国藩、臣王庆云跪奏：为武会试内场完竣，敬谨复命事。本月十三日，臣等赴午门听候宣读谕旨：武会试正考官著曾国藩去，副考官著王庆云去。钦此。臣等遵即入闱。十四日考试内场，准至公堂移送武举试卷一百七十三本。臣等披阅各卷，均尚合式，谨照例先尽双好选取；间有该省本无双好之人，即于单好内公同详慎比较。遵奉钦定额数，取中各省武举六十四名，于十七日子刻揭晓。除题名录由知武举臣黄琮呈奏外，理合缮折，敬谨复命，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折一开又四行，年月在第四版。

原拟用“恭复恩命”字，涤生云：颇似张皇。因忆曹武惠平江南回奏一事，此言是也。又云：有复命而不免冠者。

十六日壬辰 霜降。写折子。

已初，奉到钦定各省中额：八旗满蒙四名，汉军五名，奉天一名，直隶十三名，陕甘三名，广东三名，河南九名，山东五名，江苏一名，安徽二名，山西三名，湖北二名，湖南一名，四川二名，广西一名，福建一名，浙江三名，江西三名，云南一名，贵州一各，共六十四名。于

各省中抽出中卷，交涤生编排名次。因折中有各省双好不敷中额一句，须删去，重写一遍。抄草榜，互相校对。申初传写榜吏入，自第六名写至末。少歇，又从第五名写至元，与文榜同。戌正送榜出。中式六十四人：一甲一名头侍卫一人李信直隶晋州；二名二侍卫一人姜国仲；四川越隼。三等侍卫八人：邓凤林、镶白汉军。高镇南、山东惠民。张应登、河南荣泽。杨会川、四川资阳。李应辰、直隶天津。张云鳞、直隶正定。李懋勋、直隶临榆。汪定元；江西乐平。蓝翎侍卫十五人：杨登魁、山东益都。朱殿魁、浙江金华。寿住、改名寿康，汉军镶黄。彭天相、直隶蒿城。成忠、蒙古镶白。魏殿甲、直隶行唐。何瀛、直隶通州。段如九、直隶大名。王耀宗、山西平定。金镇西、陕西蓝屋。常喜、满洲正黄。郑奉璋、广东香山；梁畏三、河南淮宁。叶启文、广东新兴。林方；河南洛阳。营守备十七人：赵清泰、直隶安平。梁祥麟、陕西白水。王鸾彪、山东东昌。杨镇关、福建长泰。史抡标、山西忻州。石龙章、山东临邑。陈海、直隶大名。孔昭铿、江西宁都。赵光璠、安徽阜阳。游坤垣、湖北钟祥。刘国楨、广东嘉应。汤殿甲、湖北孝感。院春光、河南内乡。陶松山、河南祥符。朱清珍、河南襄城。梁国雄、江西宜春。刘中鳌；奉天盖平。卫守备十五人：春江、正蓝旗满洲，河南驻防。林安邦、江苏铜山。乔福万、河南杞县。常亮、满洲正黄。郭殿魁、直隶任邱。王锡三、浙江金华。双全、汉军正白。田汝砺、直隶蒿城。周邦麟、浙江江山。贾运城、直隶邢台。秦凤山、河南商邱。马兆麒、陕西咸宁。蒋子麟、广西全州。江鼎甲、云南阿迷。杨永芳；贵州兴义。复试扣不符四人：邬全增、安徽六安。赵凤彩、河南项城。恒谦、汉军正黄。乔席珍；山西霍州。殿试石不符三人：云麟、汉军镶白。曹天桂、山东陵县。谌琼林。湖南溆浦。

十七日 丑正，由贡院赴园复命。土道坦平，霜月皓洁，如行冰壶中。卯正至奏事门外朝房，晤艮峰、李滋园前辈。巳正进城。岵瞻来，夜谭。窦兰泉来。

十八日 是日，兵部下马宴。辰正赴部，于大堂上谢恩。朝服。龙翰臣来。

午后，候矩卿前辈，未晤。吊杨中颺之兄丧。候涤生，晤谈。贺范亭生日。

十九日 先大夫忌辰。午后，薇堂、岵瞻、子贞过寓。香南过谈。

二十日 补辑《陈忠愍列传》毕。得潘小裴书。矩卿前辈来。午后，贺锡侯堂庆，晤各同乡谈。闻台郡水沙连又请开矣。广东新进士郑奉璋、叶启文来见。蒋申甫来。林镜帆来。

廿一日 写少穆先生信。换帖并大考卷，廿五日托镜帆寄。写张椒云信。由林戟门寄，并寄郭古樵信。送林戟门赴蜀。

廿二日 洞明堂勾到侍班。丑正一刻开车，行十一刻，卯初到外朝房更衣，卯正一刻进大宫门内朝房齐班。辰初随执事官大学士、刑部堂官、内阁学士、军机大臣早入。进奏事门。西转，入正大光明殿东廊房祇候。军机大臣至，届时中官传口号，由洞明堂南墙之西小门入，洞明堂介在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之后。至阶下。堂门悬帘，上升坐于西房，东向。大学士、军机大臣、满阁学讲官前二人，由门帘西入旁房门南柵进。刑部堂官、汉阁学讲官后二人，由门帘东入，向北行，西转旁房门北柵入。执事官两行，以次负窗跪。讲官负门立，读本案，正对御坐。读本官每起满语读姓名，上诵案由，或曰：无可宽。大学士勾本者，用朱笔勾。大学士前设一案，朱砚朱笔。或曰：尚可宽免，则不勾。事毕，大学士等以次退，讲官后出。是日，同班为叶棣如、赫蓉峰、特贺奎、云台章。

巳初散直，午正回寓小憩。

晚，翊云招饮，心石、铁梅、香南、星方、岵瞻在坐。

廿三日 排次袖珍《十三经》卷数，共为七十三本。阅《苏集》六十三《哀词》、六十四《集著》、六十五《史评》。贺达轩堂庆。

廿四日 阅《苏集》六十六至六十八《题跋》。岵瞻、翊云过谈。龙翰臣过谈。晚，贺薇堂四十生日。长泰杨镇关来见。偕蔡静山来，次月由静山寄与《纪效新书》。

廿五日 阅《苏集》六十九、七十《题跋》。书两扇。午后，邀云帆、问斋、角垞、棣园、铁梅、开甫饮，星方未到。

廿六日 翰臣过谈。楷书两折叠扇。阅《苏集》七十一二《集著》。

廿七日 晤艮峰，闻其近读《松阳讲义》，云：视祝版在寅正，并太庙上祭。当以寅初到紫光阁御箭亭小传胪。升殿在卯正，当以卯初到。晤许信臣，亦畅谈，赠所刻《武备辑要》、《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三种。马永炽言，御夷当先覆其火轮、杉板，则大船为无足之蟹语。有见羊城

曾照夹板式，造一舟，在内洋已无能运其柁者，亦废物而已。

廿八日 得少穆先生书。候子贞晤谈，梅岳、角垞未晤。

阅《苏集》七十三《集著》、七十四五《诗余》。《苏集》《卒业》。由角垞寄复王申甫信。

午后，吊林铭石断弦。晚，贺翊云生日，顺候香南。

廿九日 写家信，怅触未完。饭后候青墨卿、窈兰泉，未晤。与刘元圃谈。晤竹伯，谈馆中近事，颇有为难。四月间，曹金轮请就教所查原案，经吏部检举，幸当时拒之，否则牵连而及矣。可不慎哉。

三十日 写家信第十四缄。接得家中八月念九安书，附数十条于前信后。候岵瞻。

十月

初一日丁未 立冬。写黄寿臣书。廿日附小汀信寄。候郑双亭未晤。候杰夫谈。小课题红粟赋，人语中含乐岁声诗。

初二日 紫光阁侍班。丑正进城，将曙，进福华门，门在玉螭坊西南。入门南行，阁在其右，候于石栏下。辰初三刻，上御阁前月台上黄幄，武进士以次马射。马埕在西，侍班者东向，不得回顾，闻着靶有声，则鼓鸣。又以次步射。立五刻许，事毕。上仍乘马还宫，乃退。

得彭崧屏同年、周西桥孝廉书。

内子生日，留同乡诸友饭。豫堂丈、枢北、翊云、杰夫、锡侯、薇堂、九丹、范亭、随季、子章、弼甫、绮屏、梅岳、晓沧。

步箭林安邦，能挽强；梁畏三，能审固。

初三日 得久香书，来岁春夏之交还朝，属为觅寓所及器具，喜重来一畏友矣。下午，铁梅以世兄喜筵招饮。复勿村书。附小汀寄。

初四日 校画一、列传七篇。郑双亭、扬叔。沈鹭卿庆锡来。星方来。午后，回候数客，达轩留饭。

初五日 复杨濬川信。至廿七方寄。又复全小汀信。二十日寄提塘。写楹联十余。前读《韩魏公家传》，至第八卷中辍，检出重阅第九卷。武状元惟以技勇为主，李信引用书号，其会试步箭只二枝耳。

初六日 阅《韩魏公家传》第十卷毕。此本讹字颇多，当别求善本校之。翊云来，手谈两局。稍觉感风，角垞招饮，未赴，亦以将问夜也。

初七日 直日。丑正二刻赴海淀，卯初一刻到。卯正二刻，与锡鹤亭同入朝房，辰初散直。

回寓后感冒稍愈，休息半日。写楹联十数副，辄微汗，含陈皮酱。夜嗽，有痰。

初八日 杨登魁、寿康、高镇南、林方来见。

晚，涤生招饮，黄仙峤、王夔堂前辈、何子贞、沈鹭卿、周荇农寿昌在坐。顺贺绮屏奉使。

初九日 弼夫过谈。午刻，何愿船招饮，筵席之费已逾万钱，与外边无异。京华风尚渐侈，如何，如何！边寿石甚明爽，与谈有味。愿船书气盎然，语有条理。

初十日 念庭来谈，在津门见王著原抚阁帖二卷、伯英第一帖。是行动潜处，处字肃本离作不可二字。处字翻本亦未离，原榻宣示无讹字耳。每卷末，圣旨“圣”字拾写。

午后，回贺诸新贵，顺候各客。黄仙峤前辈换帖，未晤。

晚，子贞、子余邀饮。

十一日 午后，过刘星方，为消寒之饮。候龚镜波。

十二日 钱翰臣行，并邀胡云谷、朱斐园、邓双坡、蒋申甫、罗世信小集。翰臣留所藏鲁公书《东方画赞》。

十三日 数日览《史记·列传》，日约二三卷。候岵瞻。夔堂前辈招饮。双坡取《纪效新书》。

十四日 许信臣过谈，所纂《武备辑要续编》皆乡守事宜，将脱稿矣。早，送绮屏行，顺过星方。黄仙峤前辈过谈。

十五日 侍卫李应辰来见。晚，枢北招饮，醉。信臣代印《纪效新书》二十部，以分送武进士来见者。兵书不易读，有一二人善领悟，斯不虚矣。

十六日 晚，过岵瞻寓。

十七日 翰臣过别，与言各学暂革之生，必须州县白禀。此禀存内，不发房立案。岵瞻来，纵谈及海运。外间既改行海运，则征于民者，必不能照河运旧例。若不减，则捏荒之在官，与抗纳之在民者，势必不免。既减矣，三五年后仍行河运，则其弊与加赋同。故今日事势有更难

于五六年者，不仅风涛盗贼之可患也。石梧原折云，以各州县津贴旗丁之费作为筹补，可得米三十余万石。如全漕河运，而苏松常太白粮海运，其节省旗丁之费，亦可筹补十万余石。此费当即帮费，岂征收仍旧耶。

十八日 阅《史记·列传》粗毕。此本尚有讹字，当借善本校之。唁铭石。贺梅岳生日。得子文书。

十九日 杨云台登魁来。候香南，值其症。读《刘箴舫年丈治谱》三种，牧令之指南针也。

二十日 复遵化梁子文书。得惠农八月末书。银十二两暂存。

下午，铁梅招饮，述水沙连一节，奏对得体，语简而得其要，其由练习时事得来耶。

廿一日 复全小汀信，附寄黄寿臣、林勿村两函。廿二由提塘寄。

星方过谈保甲。愚意今日行保甲，官与民皆以为故事而行之，先无精神，必阳变其名而阴行其实，使官与民皆耳目一新，而立法更加之简易。如编户，则绅官举贡不必编；计口，则妇女幼丁不必计，而隐以团练之法，寓乎其中。所谓可使由，不可使知者，化臭腐为神奇，在行之何如耳。妇女、幼丁每户总一笔尤好。细思之，中户以上，无须为备荒张本者，竟不必编。幼丁以十二岁为率。

下午，贺梅岳堂庆，至子正卧，数月来所无。

廿二日 蒋誉侯来谈。郑仰山书来尊仁。候镜波，谈中州近事。顺候岵瞻。得勿村六月来书，大悔外吏不可为。然莅任曾几日，而遽曰建树不能耶。

廿三日 读昨日邸抄，谕旨议处山东大吏，并内阁议驳台湾水沙连改土归流一疏。林镜塘方来见。附复少穆先生书。次早缮，廿七寄。

是日，微雪，约两时许。

廿四日 艮峰、岵瞻过谈。侍卫姜雅堂国仲、杨涉庵会川来见。得林泽夫书。复勿村。由范亭寄。贺星方生日。

廿五日 蒋申甫至寓，闻全州西延不靖。星方过谈。复可舟信，由蒋申甫寄。晚，贺章圃生日。可舟信勿促未畅，稍暇当再寄。次日介槎信亦然。

廿六日 福小庵来，带去十一月课题，望云思雪意赋，诗集仙心诗。复泽夫书。附寄介槎、惠农两信。由提塘抚差朱带。候王蔓堂前辈，顺候

涤生、誉侯，未晤。

廿七日 寄杨濬川回启。由刑部黄同年寄。寄少穆先生信，滇中适有便人。星方过谈，得读其联民备盗文字，意极周密。阅邸抄，知新疆已凯撤。

廿八日 写杨、林、赵信三封，俟便寄。镜波邀会文堂。岫瞻过寓，夜谈。

廿九日 批点福小庵课卷二本。邀菱堂前辈、月樵侍御、誉侯司成、少鹤宫座、涤生阁学、子贞编修雅集，酣畅。

接家中九月三十安书，十四号。知玮侄葬期十月十八，理侄吉期已卜十一月廿六日。

三十日 写琳公信。翊云过谈。

十一月

初一日丁丑 大雪。寄家信第十五缄。附杨、林、赵候信三。又公信一函。寄复陈滋圃方伯启。由折差寄。得通家蒋锦江成璋书。

晚，过范亭。岫瞻来谈海运，然权宜不得已之计，非以为经制也。

初二日 得何亦民书。作大楷四百。贺香南添丁。棣园招饮，顺候弼夫、徐来峰玉丰宫赞、毛季海司马。

初三日 陈弼夫来谈。毛季海来。大楷三百。日晷甚短，已消半昼矣。作兑信与陈弼夫，托其寄闽。

初四日 复亦民书。附字片十余纸。徐来峰过谈，和粹厚重，大器也。复蒋锦江书。附大考卷。

初五日 点《明史·食货志》。户口田制云，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而不言其法如何。意者必以田为经，户为纬，然今皆不可复见矣。鱼鳞册既亡，赋税之权，操之奸猾，丈量则烦扰益甚，吾不知所届矣。

初六日 涤生过谈。点《食货志》赋役、漕运、仓库。

初七日 朝审侍班。寅正至园，卯初入内朝房。卯正三刻，上御洞明堂。是日九起，勾者八人，其一起五人。另降谕旨，闻即窃藏之库丁也。

早起，微有受寒。回寓后，晴兼逼火，寒有人里之意。晚，饮乾酒，发热而愈。夏受病不在暑，恒在凉处；冬受病不在寒，恒在暖处，情之所忽也。推此当无不慎诸。

初八日 点《刑法志》一。出候数客。

初九日 点《刑法志》二。俞子襄过谈。出候数客。过岫瞻谈。

初十日 点《刑法志》三。

是日，车驾自圆明园进宫，卯正入西华门。甫交辰正，上至，同各官跪接道旁。传知在西三座门，即玉堍桥西也。上按辔徐行，不觉寒色，圣躬康强，戴天者之幸也。午后休息。

十一日 点《食货志》四《盐法》、《钱币》。香南过谈。随季招饮。明之盐弊，坏于余盐，至今犹未能革也。法之最良者，莫如中盐。

十二日 点《食货志》五。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至本朝乾隆初年始革。嘉靖二年，夏言以倭患起于市舶司，奏罢之。《志》云：自言奏罢市舶，利孔在下，奸豪内外交讧，海上益多事。然市舶自当罢，《志》所言犹众人之见。酉刻，雪约三寸许。锡侯过谈，与约馆中抄书。

十三日 点《食货志》六。检《经世文编》张宸商屯议旧题其后，师开中之法，以救极弊之漕，利商利民而且大益于国，法无良于此者。顾近日之商情，必不足办此事。有失其机而不可悔于后者，此类是也。宸字青瑀，上海人，有《平圃遗稿》，国初人。

十四日 点《兵志》一。贺晓沧堂庆。

十五日 冬至。重校画一、传三篇。

十六日 进馆，检《天文》、《时宪》二志，各图尤工致。

晚，岫瞻招饮，铁梅、心石、香南、星方在坐。

十七日 点《兵志》二、三。检《皇舆图》，得额多力城即俄多里城，为满洲始基地。布库里雍顺所居，在宁古塔西南。又虎阑哈达，即兴京，旧图阑字作狼。宁古塔六祖六城，皆与兴京近界，非今之宁古塔都统治也。开甫招饮。案图额多力城，四围皆水，岂满洲所由名欤？然是时尚无汉语。

十八日 点《兵志》四，所言皆边防，而不及辽沈之事。明九边烽燧，迄无安岁。本朝屏藩遍列，东西二万里皆入我疆索，诒谋可谓善矣。

十九日 点《兵志》五《防海》。闽之五水寨，设于景泰，曰烽火门、小埕澳、南日山、浯屿、铜山，所谓守岛为上也。今日之经营，毋

乃渐近里乎。辽东则三岔河以东、九连城以外，皆巡哨所及，其防海之地，未能狭于今日也。按：九连城在凤凰城东南百里，鸭绿江入海处。本《皇舆图》。

晚，枢北招饮。

二十日 阅《历象考成绩编》，星图颇分明，步天歌改旧为之。夜半，大风。

廿一日 检《明史·李成梁传》，所载阿台、阿海，即《东华录》之阿太、阿亥两章京也。成梁杀两章京，事在万历十年，即景、显二祖被害之年也。《东华录》扈尔干，史作虎儿干；孟格布禄，猛骨孛罗。

廿二日 检《明史·鞑靼瓦剌朵颜传》。岵瞻、子贞过谈。得顾薇波书，于廿六日复寄。来差已行，腊月由罗藹人寄。

廿三日 《明史·瓦剌列传》，瓦剌顺宁王马哈木，于永乐十年攻杀元主本雅失里，上言欲献故元传国玉玺。至宣德九年，马哈木脱欢袭杀阿鲁台，使使来告，请献玉玺。岂又以此玺得自阿鲁台耶？《东华录》天聪九年收察哈尔，得传国玺于苏泰太后所，其文汉篆：“制造之宝”，殆即元玺矣。

九丹、子章过谈。

廿四日 检《东华录》，补至十七条。枢北来谈，属觅厦门图，闻板在道署。

廿五日 吊汪师母丧。师母，雨原夫子嫡配，曾著《不栲吟》，寿八十有四。世兄弟五，亡其三矣。

午后，邀铁梅、心石、翠珊、香南、角垞、星方、岵瞻、翊云雅集。

廿六日 检《东华录》，补十五条，增改辨误附钞。得孙莲塘手书，即由刑部李公廷楫复寄。候吴崧甫，属问刷印《会典》应否具奏，若兼印事例，则卷帙太繁，携带不易，专印典图，庶简要耳。接到本衙门直日传牌。

廿七日 补录十八条。

廿八日 补录十七条。检《一统志》图第一册。贺林枢北生日。

廿九日 唁镜帆丁内艰。得家中十月十三日安书，写复未完。

寄挽杜蕉林：宽裳桂树最韵年，忆弹章台省，筹餉湖山，官辙偶因

行药息；彩服兰陔方爱日，叹有癖图书，无灵参术，诗魂空向刺桐招。

十二月

初一日丙午 小寒。写家信第十六缄。附寿如信。戴云帆邀消寒会。作兑信，交林范亭寄闽。

初二日 补录二条。午后，候翁次竹太守。进城，送盐引行。为绮屏转寄翁一缄。候胡小初，畏风未晤。候岵瞻，兼晤梁兄海楼。翊云云，欲为李忠定请从祀庙廷，善举也。次竹善谈，云在太和用各庄汉回互保之法，而民间遂无牛丛。牛丛者，分党仇杀之别名也。

初三日 校《起居注》正本，改五签。得赖仁宅书。罗嵩人来，闻商虞劫案已获赃。得雪轩书。

初四日 重校《起居注》二卷。复仁宅书，以文安师楹联附寄。复雪轩信。由郑家杰寄。贺铁梅纳妇。过翊云谈，顺候嵩人。得小春三十日十六号安书。古樵令兄托寄蜀书。

初五日 复家信第十七缄。次日寄，附邱汶林信。复又铤书。翊云过谈。

初六日 是早，寒颇甚而无风。直日，卯初一刻至朝房，卯正散直。顺候麟梅谷前辈。过镜帆。

初七、八日 为会馆料算一年出入。拙于生事，会计尤非所习，黽勉从事，殊以为苦。盖三日罔罔，款目始稍分明。

初九日 午后，子贞招饮。夔堂前辈、阌检学士、陈杏江侍御、郑小山比部在坐。得知会，二十日进《起居注》。

初十日 镜帆领帖，陪宾至晚回寓。送挽对：警旦四十年，廉共饮冰，勤襄运甓；奔星八千里，雪迷蓟树，水咽闽滩。

十一日 午后，过萃珊，饮。复刘弁卿书。

十二日 应酬条对数件。铁梅招饮。得何亦民书，中有副信，亦不手作。

十三日 复何亦民书。复刘弁卿书。由罗嵩人寄。寄古樵书。附令兄七哥家信，由四川提塘寄。复朱少香信，由黄冈令刘公带来。名江，号练洲。信内碧盈槐夏，当足六月信，何又有黄报麦秋语耶。与翊云公请翁次竹、罗嵩人，并张筍耕、锡侯、镜波。

十四日 早，候章圃，闻新酿红酒已熟。午后，过香南手谈。

检《会典》、《起居注》，知正大光明殿朝贺班当阶上，本年万寿节侍阶下，误也。

十五日 补录十四条。微雪，晚晴。星方过谈。

十六日 寄少穆先生唁函。补录四条。会馆交代如负初释。午雪，至夜三寸许。得勿村书，并诗三章。

十七日 补录十条。謁瞻、绮屏过谈。

十八日 补录十条。邀曾嘯峰名师海、枢北、謁瞻、薇堂、牧亭、晴皋小集。嘯峰谈伯麦事。

十九日 补录十二条。萃珊邀饮，未赴。

二十日 《起居注》进书。寅正二刻登车，卯初三刻进朝房会齐。卯正由内三殿出，至起居注馆会食。辰正至内阁，少顷书至，于内阁大堂上公同验封，事毕乃退。顺贺青墨卿升光禄。

回候林怡斋春祺，见铜聚珍字。枢北招饮，未赴。

廿一日 阅《会典》。本朝堂子之祭，外间传闻异词。据此，则所祭之神，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勒，殆亦人鬼。其乐用琵琶拍版，祝唱神歌，则旧俗如是。礼不忘其本，非前代淫祠之比也。

铁梅招饮，剧谈欢甚。得杨仰山书。得周莲轩书。

廿二日 阅《会典》。模范周官，简括醇茂。吾学周礼，当以此书日陈座右。得家中十月信三缄，附寄物件均到。得龙翰臣书。得省堂书，云十月初六闽中盐务仍见疲敝，是举殷之无益可知，吾不知所届矣。

是日，雪始成花，约四五寸。闻灵台以今兹当大雪数尺奏，三白，虽不甚浓，而寒特甚。

廿三日 寄惠农书。由翰臣转寄，内附翊云一缄。寄左卿书。同封内封汪世兄一缄。复翰臣书。由申甫寄，外附莲轩一缄。贺謁瞻生日，顺候星方谈。

廿四日 《会典》江南、河南、山东各州县，祭金龙四大王。神为宋末人谢绪高，堰神为张巡，丹徒江漕神为许远。又天后，宋初林氏女；灌口二郎神，蜀守李冰二子。至厂肆，以黄石斋书《皇陵碑》、杭大宗《梅花》付裱，带回《辽》、《金》、《元》三史。时方与涤生欲赴国学印此书。

廿五日 补录十四条。阅《会典·刑部》。下午，謁瞻招饮，骹核有节，是可为法。复粤东何生宗斌来书。

廿六日 写家信第十八缄。即寄。心石招饮，萃珊、星方、岵瞻、铁梅、翊云咸集。

廿七日 复周莲轩书。与莲轩别七年矣，近始得其游幕中州消息，其向往之志，曾不少衰，可喜也。是日特寒，霰而未雪。

廿八日 查核度岁之费，拙于会计，对此殊不可耐。子章过谭。

廿九日 贺穆师寿，顺到各师门贺年。得黄爱庐书。镜帆寄骡一匹。

三十日 是日，亥正三刻立春。《仪象考成绩编》道光二十五年进，所作《步天歌》，视丹元子加详。

《会典》闽江源流：闽江源出浙江江山县，南流入境，经浦城县为浦溪。南流经建阳县，西纳出崇安县之交溪，南流经瓯宁县，与松溪合。松溪出浙江庆元县，西流入境，经松溪县，南流经政和县，东纳七星溪，西南流经建安县，与浦溪合，是为东溪。南流经南平县，与西溪合。西溪源出江西石城县，入境东流，经宁化县、清流县，折而南流，西纳出连城县之文溪，东流经永安县，南纳出宁洋县之西小溪。东北流，北纳出归化县之沙洋溪，经沙县为沙溪。东北流，与顺阳溪合。顺阳溪，源出宁化县，为宁溪。北流，经建宁县，西纳均溪。东北流，北纳出泰宁县之龙河，折而东南，流经将乐县，为金溪。东流，经顺昌县，北纳出光泽县，经邵武县之紫云溪，是为顺阳溪。东流，与沙溪合为西溪，至南平县，与东溪合，是为剑溪。东南流，西纳出大田县、经尤溪县之尤溪，东纳出古田县之濂溪，东南流经闽清县，始为闽江。西纳出永福县之梅溪，东南流经侯官县，西纳出德化县，经永福县之双溪，东流经闽县、长乐县入海。闽江以北出连江县之连江，出罗源县之九龙溪，出古田县，经宁德县之龙溪，出政和县，经宁德县之外渺溪，出浙江泰顺县入境，经福安县之环溪，出霞浦县之白水江。闽江以南，出永春州，经化游县、莆田县之濂溪，皆东入海。

吹喉痛方：西牛黄一厘，雄黄一分，川连一分，真熊胆三厘，硼砂一分，山豆根二分，冰片五厘，姜蚕五分，青黛三分，麝香三厘，蒲黄三分，人中白五分，漂淡煨。右各研细末，用纸管或小竹管，将药频吹入喉，消肿去毒。吹后唇吻紧合，少顷，黏涎出而毒气散。已见脓见血者，加真珠末二分。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正月

初一日丙子 昨夜亥正三刻立春，晴和。进城，至〔进〕齐化门，出崇文门，酉初回寓。

语云：俗不可耐。然不耐俗之弊，可以无所不至。宋儒深衣幅巾，日谒家庙一次，事先之道，固尔。而内以俨恪之意，消其惰慢；外以屈伸之节，祛其滞壅，敬身爱身，胥于是乎在矣。勉之。

初二日丁丑 进西城，至西直门，申初回寓。酉初复出拜客，上灯回。

早阴，午风而晴。客有以贺年何不惮烦问者，予曰：世上唯纸窗竹屋、空山破寺中，方有闲人，余皆劳生之族。抑人有闭户静坐而神思扰乱者，有终日酬酢而神气不倦者，闲忙之分，谁得而执之。且人自避元规之尘，吾方事士行之璧，乌得而惮烦。

是日，辰正谒家庙，四拜。自后当常以四拜为节。

恩旨宠锡耆臣，潘吴县师晋太傅，宝漱山师晋太保，余晋宫保者四人。又谕二月初四日经筵。

初三日戊寅 复何南轩书。代，名宗斌，粤西通家。由曾嘯峰寄。复高省堂书。附由毛贡使寄。巳正谒庙。

阅《会典》卷十《户部》。郡县山川以各省为纲，边地以内地为纲，而别其隶于理藩院者，视职方氏，但举九州以内，详核有加焉。建溪至闽清县始称闽江，其源大支二，曰东溪、西溪。合于南平曰剑溪。东溪之源三：曰浦溪，曰交溪，崇安县。曰松溪。西溪之源二：曰沙溪，曰顺阳溪。光泽之紫云溪亦入焉。

未初拜客，至酉初回寓。

初四日己卯 阅《会典·户部》。嘉庆十七年岁入，除蠲缓银四百八十余万两，实入四千一十余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余两。岁入岁出之数掌于山西清吏司。巳正谒庙。

《十三经》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穀》、《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为次。前闻有议汉官捐俸者。案，汉官恩正额俸每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八两，无额缺者。嘉庆十七年春秋二季，支银一万六千余两，通计不过八万余两。

六日上辛祈谷。初五日祝版，本应侍班，傍晚得邸抄，改遣四阿哥行礼。闻不亲行，则不视祝帛。

随季招饮，未赴，犹以将问夜也。

初五日庚辰 巳正谒庙。《会典·仓场》下，凡役岁给其例费，而济以津贴。注仓场坐粮厅衙门书役裁存饭银，依石刻条款数目收受，乃条款之外，复有个儿钱等名目，千疮百孔，而皆著之令甲。曰是正供也，可不谓之作法于贪乎。

新馆团拜，到者十有八人。

初六日辛巳 随漕有耗有费，每石正兑之耗二斗五升，改兑之耗一斗七升，俱随正起交。其随船作耗，自五升至二斗三升者，不在此数。费有赠贾银米，有漕耗银米，有轻賚易米。折银，江南有水脚银，江西有仓费银。千条万绪，皆布之令甲，则曷不为之条编，使小民易知易从，而可免隐寄不均之弊乎。以江西计之，正粮一石，官收米一石九斗有奇，又银八分有奇，是名一而实二矣，浮折尚在其外。

午后，至东城，酉初回寓，始谒庙。

初七日壬午 巳初谒庙。作真书小幅，运腕结体，都见疲弱，久不习此矣。固宜少穆先生前贻书，有勿以笔陈图作铁门限语，岂知尚是门外汉耶。户部岁出十二款：一祭祀，二仪宪，三俸食，四科场，五饷干，六驿站，七廩膳，八赏恤，九修缮，十采办，十一织造，十二公廉，通计需出银二千七百万两。八旗俸饷、河工等项在其外。补录八条。天命九年、十年。

得何左卿书。客秋由山阳令陈翼堂寄函，至今未到，客腊廿三日由翰臣附致一函。

初八日癸未 巳初谒庙。各省盐课，有灶课，有引课，有杂课，有

税课，有色课，计岁入七百四十七万余两。昔刘晏以盐利为漕费，其盛止于六百万，而今且过之，若无通变之方，其能不敝乎。各省银矿，岁出之额六万八千四百余两，而耗蠹百倍于是，安得不竭。黄金亦然，岁课三百七十五两耳。

梅暑春觞。曾啸峰过辞，回粤。

初九日甲申 巳初谒庙。补录九条。至天命十一年八月。复谢黄爱庐启，代由郝存寄。附杨濬川、甘小苍两缄代。

我朝自撤三藩，内地咸归郡县，而内外札萨克及青海、西藏，犹众建而世守之。其制之最善者，外札萨克之兵，统以将军大臣，若定边左副将军，若伊犁将军，则二伯之任，而又重之以会盟，联之以朝贡，好之以婚姻，宽之以戎索。西北数万里，相制相继，未尝有狡焉思启者，馭之诚得其道也。

初十日乙酉 巳初谒庙。复检补录，至己亥年，增改十余条。辽沈开基，大小数百战，以哈达九姓之役、杨镐四路之师为最巨。此两处宜特详。清文以音为主，然纪载人名、地名，汉文亦宜画一。检天命、天聪，纪载互有不同。纯庙于辽金三史皆有语解，似应仿此例，勒成一书。如太祖长子褚英，见天命《实录》。而天聪《实录》作诸燕。乌喇国后作吴喇。别为一册，随笔记之。

观厂肆，得墨八丸，小丸尤佳。见王觉献行草一幅，笔势飞舞，一二处似钩勒。

十一日丙戌 巳初谒庙。复检补录，自辛丑至天命三年，增改三十余条。

得朱九山旧年七月书，闻封少琴颇有政声。过九丹、锡侯谈。属范亭借抄户部山西司奏销岁出岁入总册。闻近岁地丁赋额通计不出六成。范亭举大略言之，其实不止六成。

十二日丁亥 巳正谒庙。复检补录四年。杨镐四路之师二十万，三路皆燬，唯李如柏一路道险，后期得全。信乎兵贵精不贵多。

贺梅岳堂庆。

十三日戊子 巳初谒庙。复检补录十余条。

读《明史·孙承宗传》。明季辽沈之事，覆辙相寻，承宗字稚绳，谥

文忠。为诸生，即晓边事，经略辽左，斥山海重关之筑，而联宁远、觉华为羽翼，遂少败恤。乃魏奄尼之不竟其用，余子琐琐，不足数矣。诸将中，惟刘綎骁勇善战，所向有功，史乃谓其性贪，御下无法，何耶？

候星方，借得山西司各省岁出岁入奏销副折，惜款目儻侗，不甚分晰，册系道光二十二年。而京师之收发，各城之供支，亦缺焉。

十四日己丑 辰正谒庙。阅《明史·徐贞明传》。复检补录至天命十一年。小版《会典》乾隆十八年所纂，版尤草草不足观。

岫瞻过谈。老馆灯宴。

十五日庚寅 雨水。辰正谒庙。方伯雄邀文昌馆。

陈竹伯、马介樵、赵岫存谈及《食货志》积贮、钱法各门，皆将次进呈。惟河渠门目最繁，余谓当依《明史·河渠志》分目，而各省水利附焉。新馆灯宴。

十六日辛卯 巳初谒庙。进宣武门，至安定门，出正阳门。早晴和，午后风。晤钟问斋，谈数刻。晚，弼夫招饮。

十七日壬辰 早饭后谒庙。检户部各省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七万余两，而道光二十一二年内仅各实征四百九十余万两，通计不及七分。日事勾稽，自笑无谓，生今之世，不可不知耳。若以为有愿望欲施之意，则吾岂敢。

得莹圃来缄。得蔗汀前辈来缄。翊云过谈。

十八日癸巳 巳初谒庙。地丁小引云，《会典》载嘉庆十七年，各省各城田地七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有奇。地丁额赋银三千二百八十四万五千四百七十四两有奇。又普尔钱九百万五千六百有奇，粮四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八十二石有奇，起运漕白粮不在此数。每岁田地开垦冲压不同，赋银豁免增升亦异，今将各省嘉庆十七年额赋分载，谓之旧额征，以道光二十二年户部山西司红册续载，谓之今额征。其二十二年各省蠲缓实征，并二十一年岁入之数，亦附载于左。案《会典》银粮之数是折色八分，而本色只一分也。

十九日甲午 巳初谒庙。盐课小引，遵《会典》户部山东司定额开载，以各课总目列于前，而分各省之额于后，是为岁额。惟道光二十二年山西司红册有实征而无额征之数，今并二十一年皆只列实征，而缺其

所未见云。

得《张文贞公集》。贺翁次竹令郎花烛之喜。

二十日乙未 辰正谒庙。关税小引，凡关分隶户、工二部，正税久有定额，盈余经嘉庆四年、九年两次钦定，亦有定额，无定额则尽收尽解。今遵《会典》，首列户部贵州司二十四关，次二关。以《会典》所载正税盈余，概为定额，较以道光二十一二两年户部红册实征。至各省关税，有归并地丁项下奏销者，亦附载定额于后，以备考。

随季生辰饮，夜分回寓。

廿一日丙申 巳初谒庙。吊高续占并周莲士内艰。贺裕堂丈寿。

晚，集薇堂，复核二十二年红册人数讫。其耗羨之数，《会典》、红册皆不能清晰。

廿二日丁酉 巳初谒庙。朱甲三过寓，得借观二十五年户部山西司红册，其二十四年亦附见。香南、岵瞻同游厂肆。

廿三日戊戌 巳初谒庙。检《会典》岁出之款，条绪繁多，颇觉劳顿。

候翊云，适心石、香南亦至，手谈至夜分。与翊云谈，前代盐茶并榷，今盐利已尽，而茶课独轻，视盐课百分之一耳。夜卧思之，民间只此膏脂，多设利孔，此盈则彼必亏，徒使四海之内，增一罔民之具而已。一言不智，此之谓乎。

廿四日己亥 巳初谒庙。河工文武大小职官七百四十余员，食之何其众耶。亭林有云，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废。吾于河渠亦云。

廿五日庚子 辰正谒庙。漕粮小引，凡漕粮原定运京仓者为正兑，运通仓者为改兑。河南粟米间征黑豆、浙江白粮改征漕粮为改征。又有折征者，山东等省折征漕粮三十六万余石，价归地丁。一、河南各州县有减征折收米豆，征解分拨，代办本色。二、或民折官办，先动公项购买，照价征还。三、或折征小户，粮官为办运。四、或折纳拨运别属。漕耗各省不同，亦有奉旨折征者。凡此皆为折征。其豫东二省额征蓟粮，拨为保定等处兵米，谓之拨运。此五者，各省兑运之纲也。由是随以耗费，正兑一石，耗二斗五升；改兑一石，耗一斗七升。东豫以外各省，随船作耗者，自五升至二斗三升不等，各以远近为差。费有赠贾银米，

有漕耗银米，有轻賚易米折银，而随漕之席片、松木附焉。自漕费日增，渐非其旧。今遵《会典》而分各省之额，以备考而已。

午后，贺岫瞻堂庆。

廿六日辛丑 巳初谒庙。星方过谈。先儒有言，他安能陶铸我。安能二字理最实。若以揣摩言之中不足者，不敢显为操纵。人情固然，然已落第二义，恐风吹草动，信不及也。良友其吾师乎。各省粮船六千余只，押运千总二，则随帮一，各卫凡三百七十员，旗丁六万四千余人，行月二，粮七十七万余石。

岫瞻过谈。牧亭过谈。作小楷三百，久不作此，尚未全荒。

廿七日壬寅 辰正谒庙。作小楷二百。同乡春团，至夜分方散。得司徒子龄来书。

廿八日癸卯 巳正谒庙。得腊月廿三家信，第十九缄，其十七八两缄尚未寄到。得郭葆修书，闻古樵调仁寿。铁梅过谈。得王师来书，喜前函已达，兼属作孝子传题词。复子龄书。晚，铭石招饮。

廿九日甲辰 巳初谒庙。写家信第一缄。次日寄，三月初二到。唁黄滋园闻讣，顺到厂肆。附寄林寿如亲家一缄。

二月

初一日乙巳 巳初谒庙。阅《张文贞集》。往贺星房、翊云、弼夫，核带记名。过滌生谈，出所得各善本相示。

初二日丙午 午初谒庙。

借抄都水司近年河工岁修、抢修及另案总数。岁修、抢修与《会典》旧额略同，而另案之工，每年东河二百万两，南河三百万两，竟成岁例。且岁修五之二，另案则五之三矣。

得《起居注》知会，朱笔圈出扈蹕恭谒西陵。

初三日丁未 未正谒庙。寅初进城，寅正至朝房。卯初与振之从后左门出，至中和殿候。卯正三刻上至，视祝版侍班。上出后右门，记注官面西立。上舆升西阶，降舆进殿，记注官转向东立。立处皆当中门外西柱。礼部官奏礼成。记注官下阶，趋西南隅稍远，避侍卫趋走之路。上舆转下东阶，入后末门，乃散直。

散直，过文华殿，至史馆少憩。出城，候何小笠詹事，借观谒陵事

宜，并路程单子，颇为详悉。候艮峰，适进六班。候叶唐少宰过寓。得旧腊月望日十七八号家信总缄，即寄第二缄。仍由前差寄，三月初五到。

初四日戊申 辰正谒庙。社稷坛陪祀。寅正二刻入班，少顷，午门钟动。上从坛后门出，陪祀侍班皆在西。上祭毕，卯初二刻耳。回寓茶许，日方出。《道光丁未科武会试录后序》，旬日就正子贞，繁重处删之。

过岫瞻谈，借荷包并随围坐马。

初五日巳酉 辰正谒庙。《灯窗笔略》小引：

旧闻户部山西司奏销红册，为一岁国用总汇之书。及受而读之，惟直省地丁，有额征、蠲缓、未完、实征之数，若盐课，若关税，皆载实征而不载额征；若河工，若甘饷，皆载拨解而不载实销。盖山西司受诸司之成，诸司未尝以全案移会，则盐关之盈朒，工饷之实销，山西司固无由详也。且红册只列直省，而京师内外支销之款，各有攸司，不相侵越。戊申正月，灯窗无事，乃取《会典》所占地丁、盐课、关税之正供岁额，与京师、直省之经费岁支抄撮核计，而以红册出入之数附焉。名之曰笔略，粗具梗概，自备检阅。若夫九赋以敛之，九式以均之，昔之天官冢宰，今日大司农之职也。下走樗味，何敢与闻。时同搜讨者，刘星方给谏、曾梅岳水曹也。

晚，翊云过谈。

初六日庚戌 巳初谒庙。过铁梅、星方谈。写家信第三缄。三月念九到。

《皇朝通考》，乾隆二十九年，各省盐课仅一百七十五万八千余两，至嘉庆十七年，岁额增至七百四十七万五千余两。不五十年，而增至四倍，盖于是海无遗利矣。又案《通考》，王公百官俸银及冬饷，应领五百九十余万两，每年实领四百余万两，与《会典》略同。

初七日辛亥 巳初谒庙。《笔略》附录《通考》一则，引案《皇朝通考》所载京师用额以乾隆三十年奏销为准，较今《会典》款目不同，盈缩亦异。由《会典》上溯作《通考》时，将五十年，今后纂《会典》时，又三十余年，时势盖略殊矣。姑录其略，俾司计者参观焉。

连日咳嗽，姜春帆来诊，按云：脉左弦滑，右沈缓，舌心有红迹，苔薄白，咳嗽痰不多，向有内痔与肝风，不宜太燥太降，当轻剂宣而润

之。桑叶、贝母各钱半，薄荷、甘草各四分，云茯、甜杏各二钱，桔梗、苏梗各一钱，沙参三钱，以梨皮、姜皮少许为引。

初八日壬子 辰正谒庙。阅《通典·水利田》。畿辅沟渠之役，兴于雍正初年，然不久旋废，盖一误于不随地利，或强旱田以为水田，一误于与水争地，而就涸河以为田。任事者非从田间来，而北方之农又不习沾礼途足，故言畿辅水利者，止于祛害而已，稻田其慎言哉。

邓双坡过谈，兵部薄公彭龄，有道君子。庄牧亭过谈。贺范亭堂庆。借《户部则例》。

初九日癸丑 巳初谒庙。《纪畿辅营田水利》，约为短篇，当附录四局水泉，并刘于义条陈于后。候涂平甫。二月小课题，五经鼓吹赋，三都两京五经鼓吹。三阶平。平。

初十日甲寅 巳初谒庙。初七、八服药两剂，嗽颇止，昨出城冒风，夜又咳。锡侯过谈，汪衡甫、黄征三招才盛馆。晤铁梅及菱堂少空，适华阳滩县在坐，订于望日枉顾。史士良同岫瞻过谈。

十一日乙卯 辰初谒庙。进城，顺候香南。候翊云谈。

《纪本朝户口》。夜，大风破屋，青灯荧然搦管成，此别有风味。次日删改成篇。田亩之不实，由于丈量；户税之不实，由于编审。法愈密则奸愈多，必也。其易简乎。

十二日丙辰 巳初谒庙。《纪雍正间除籍》一段。贺绮屏五十寿。顺到老馆祀神。

十三日丁巳 巳初谒庙。阅《通考》一至四《田赋之制》。岫瞻招饮，铁梅及吴晴舫少宗伯。昨见溁生《试录序》，颇有规正，然不免交浅言深之病。

十四日戊午 巳初谒庙。子贞过谈，以《试录序》就正，谓前半太多，如帐簿子，又谓余近日随手札记，皆板实文字，不免笔性为其所移。此语殆如医之洞见症结矣。良友如斯人，未易一二数。又以《灯窗随笔·序》就正，及近日所作《纪事》二篇、《纪田赋》一篇，附减浮赋、慎丈量、劝开垦三段。前两篇本试为之，若体裁颇有可取，便专意卒业。尚当与子贞商酌。以文会友，于此处验损益，亦可思过半矣。晚将前后序交绮屏处。

十五日己未 辰初谒庙。会馆司香，拜跪多而不觉。盖月余以来，颇有效验。华阳潍县枉过，邀黄莘农、汪衡甫作陪，菱堂前辈与铁梅同居主席。过我门者，得无怪车辙深乎。

十六日庚申 巳初谒庙。复检《纪田赋篇》，颇有损益。刘元圃、翁次竹并邀会文堂，回寓将曛矣。

十七日辛酉 辰正谒庙。《纪国初圈地》，从龙之人，无可安置，为此不得已之计。而人情帖然，非从慑于兵威，厌乱思治，亦尔时之天意然也。

进城，候数客。候胡小初谈。王念湖建泰未晤。邀子贞、次竹、章圃、随季、弼夫、梅岳、铭石小集。

十八日壬戌 辰正谒庙。早阴，有轻雷。《纪屯田》，附新疆屯田。岫瞻过谈。

读少穆前辈折稿。前闻永昌山川人物甲于西南，七哨何以顽梗至此，不小惩何以大戒，则姑息者，实为戎首矣。晚，翊云过谈。

十九日癸亥 辰正谒庙。《纪祭田、学田》，但隐括其数，不稍涉论断，似为得体。《纪畿辅牧场始末》，附于圈地之后，前附入盛京官庄，今日所纪口外牧场，当别为篇。盛京官庄当附屯田，口外牧场，或附垦荒，或附马政。浏览钱币门体例，不如田赋之较有区别。

二十日甲子 辰正谒庙。星方过谈。《纪制钱品式》一篇。其余拟以银钱价直、钱铜禁令，及铜政附铅锡，各为一篇。总叙则错杂不清也。

张锡甫邀才盛馆。晚，龚镜波招饮。

廿一日乙丑 巳正谒庙。检《钱币》十三四两卷。钱法之弊，殆莫甚于销古钱而行今钱。古钱既禁，而新钱不能骤通，民用而不给，一弊也。禁令之下，吏因缘为奸，乾没民利，二弊也。收买虽急，民不乐与官为市，必私自销毁，三弊也。古钱铜性化而质存，收买鼓铸，亏折必多，四弊也。今徒见都会有数十万之新钱，便欲革故鼎新，不知钱之流散在民者，曾不可以数计，多寡之数悬殊。至私毁之后，民间更铸为滥恶，扞禁不惰，则奸藪之焰，渐及于官行新钱，辗转作奸，不可究诘，有不自禁古钱始欤。

绮屏过寓。涂平甫过寓。枢北过寓，与谈台湾风土。

廿二日丙寅 辰正谒庙。检十五卷《钱币》。己丑困拜，亥初回寓。

廿三日丁卯 巳初谒庙。得刘弁卿回书。检十六卷《钱币》。杨海楼翰过谈。进城候客。

廿四日戊辰 御门侍班。丑正赴海淀，寅正二刻到。卯初进朝房，旋由贤良门入，转东至勤政殿墙外。俟卯正三刻，上御殿，由西角门入。奏本官及阁学由东角门入。同班为锡鹤汀龄、万藻龄青黎、保鉴塘清。臣班第二，在西户内。各官奏事毕，以次退。惟军机大臣及内阁学士承旨。满阁学一人跪读本，侍班之编检科道皆退。讲官四人，咸入门内，恭听上旨。是日，满阁学二缺，绵森、奕山补授；汉阁学一缺，叶覲仪补授；满副宪，恒敏补授；汉仆少，王福纶补授。

散值，过棣如贺。同张小圃饭。未初回寓。

是日暖甚。蒋誉侯招饮。

廿五日己巳 巳初谒庙。编纂《银钱价直》一篇，自国初至乾隆，银之贵贱，一视钱之多寡。逮后钱不加多，而用银之途日广，于是钱之贵贱反系于银之多寡，而圜法子母之权移于银币矣。

薇堂招饮。得刘道枢书。

廿六日庚午 巳初谒庙。增改《本朝制钱品式》一篇，末附西域局钱。彭逵卿飞鸿来，属作《王师旌孝录叙》并《三瑞堂记》。

纂《钱铜禁令》一篇，次日足成。

章圃招饮家酿，饶有故乡风味。

廿七日辛未 辰正谒庙。钱铜禁令以废钱铜器为最有关系，故皆详载。又编纂《铜政》一篇，词繁而不能杀，然割爱已多矣。

试乘马。小笠来谈。

廿八日壬申 辰正谒庙。得正月十七家书第一号。

附载洋钱、普尔钱二则。晚，翊云过谈，颇酣。

廿九日癸酉 辰初谒庙。写家书第四缄，乡思滋生，百端交集。旬日思之，若有先兆，三月廿九到。星方、小初招饮。

午后，洽儿病。

晚，铁梅、星方、岵瞻、翊云、锡侯、范亭、绮屏、铭石、枢北、随季、薇堂、达轩、镜波、弼甫、子章集叙。闻吉甫将到。

三十日甲戌 辰正谒庙。候文小蓉詹事，途遇略谈。

出城，顺谢诸客。子贞以《使黔诗草》属叙，快读一过，由性情出者，抒写平实；由游览得者，熔造奇伟。时似古人，而不靳之于门径之间，可谓卓然成制。

三月

初一日乙亥 辰正谒庙。福小庵来，以馆课卷持赠。掷地金石声赋，檐风落鸟毳诗。席兰生元善来别，赴滇。精悍之色见于眉宇，当可为良牧。

是日清明，至会馆春祭。晚，弼夫招饮。三月小课题：国书赋。

初二日丙子 巳初谒庙。喜雨，此为今年第一场雨，惜廉纤未透润耳。出候铭石。

初三日丁丑 巳初谒庙。梁子文来谈。早晴。青墨卿来谈别。庄牧亭来谈。

洽儿病颇紧，药入即吐。

初四日戊寅 巳正谒庙。弱女颐肿之后，痰涎昏壅，扰扰者日以继夜。于信臣宫庶处，乞得平安保生丸，服之得苏。当抄方寄家，并合以送人。申刻再服，不如前之效。晡，郑小山来诊。锡侯来。

初五日己卯 辰初谒庙。林范亭来，铁梅、星方来。

洽儿病愈急，闻有效之医，是日并延请。顾医云，病已难治，用川军四钱，加朴硝、黛青诸味。愚意幼齿何足以当峻剂，置不服。王医梦龄云，证名虾蟆瘟，恐已无及。用生大黄一钱五分，朴硝一钱，并大青人中黄等味。愚意此方近是，终以舐犊之爱，不敢令服。姜春帆开三子降气汤，愚意其病只在痰，且前两方已无效，不之信。张医则云，温邪已尽，病只在肺，是因病生痰，非因痰生病。方意通下焦，以开上焦。又意其缓不及事，惘惘无主，莫牖其衷。妄意，昨夜服小山方，虽下膈之药无多，而却清醒半刻，今强灌之，或可有效，因令再服。而半杯之药，过膈曾不一二匙，神色愈变。晡以薄粥，犹强起，自操瓢啜之，仓皇可怜，方渐知其不起。少顷，朱医来诊，云胃气已绝，不开方而去，尚未之尽信。复请春帆，将前数方与，商定服王方。煎令饮之，竟不能下。至是始知前初起时，即系要证。无如医之可与言者，药皆不效，而卤莽之医，其言反中，然亦未知听卤莽之言，服卤莽之剂，果能入咽与否，且以弱龄尝峻剂，非至险时，断断不忍出此。至于坐视其毙，而终无及。

此境此情无可形状，直以不堪二字尽之。

初六日庚辰 辰刻，洽儿殇。知交闻者，多来问讯。曾见者每怜其慧，咨嗟叹惜，而况于鞠之者哉。璨妇发麻，幸甚透。内子倦怠，发热喉痛，婢子亦喉痛，令人愈难为怀。至极不堪时，只有齐死生彭殇为一致，颇能解脱，且明日即当出门，极力排遣。

初七日辛巳 午正谒庙。内子亦发麻甚透，喉痛尚未全愈，璨妇幸渐就瘥。

早起，检点随行物件。未初一刻，出彰仪门，过卢沟桥，乃傍御道行至长新店。申正一刻到，行十二刻。夜不能寐，披衣起，甫丑初，复假寐。后半夜雨。

初八日壬午 寅初起，寅正二刻行。至黄新庄帐庐，将卯正三刻矣。二十五里，行九刻。行宫面良乡城，远望可见三里，瓦不琉璃，木无丹漆，四周不过一里，俭德洵为从古所无。晤军机吴补之，王小山、段春湖、曹琢如、邵位西、程容伯并到帐庐谈。晤祁春圃前辈、陈子鹤先生。知站班处汉讲官只一人，满讲官文小蓉兼站道班，后到，幸吴补之可以同班。是日，直隶总督及提督司道为一班，离两武，为余及补之班。又北两武，为军机大臣班。又北为内大臣。皆以南为上，与小笠所述不同。从补之之言，亦为有理。巳正，是日几于凉蹠，幸而不为孔张。驾至早门后，饭于梁香初帐庐。未初晚门，未正二刻行。六十九里至半壁店，已酉正三刻。涉小溪，宿茅屋中。问居人，水名清水河，泉脉发于近五里，为玉棠米所出地。将至，有草桥一，下皆小石。水流石间，潺潺有声，方疑似南方溪涧，而果有稻田。车行确犂，水声盈耳，境至幽寂。回望千帐云屯，又似绚烂，而皆诗境也。惜情绪不佳，来朝当帝视，为补作地步。半壁店在房山西南六十里。

初九日癸未 秋兰村庄皆离行宫二三里。天明起，饭毕已辰正。出村渡桥，至直庐，到军机旗庐谈。又晤聂雨帆、刘雉皋。巳正三刻，上至行宫，站班如昨仪。未正一刻散值。行至秋兰，阅两时。六十里，酉正一刻到。住处尚离行宫里许。自半壁店至石亭二十三里，辇路之桥十数，水不甚深广，或二三尺至五六尺。地属涞水县。路北二三里，有山耸起，泉当出其中。自石亭至魏村，过桥三四，水深浅如前。洒道之水取诸沟

中，顾其沟又不通田，不甚可解。观此而北方难兴水利之说，愈不可信。邵位西示卢沟桥诗，有“免漕东南事难必”之语。大意谓，北方水利徒劳民力，余未敢尽信。上句云：客谈潞水共称贤。申刻风霾，迨夜未已。土埤茅茨，别有田家风味。

初十日甲申 卯初起，辰正至直庐。巳正一刻，上至行宫，侍班。仪皆如前，以下同。未初一刻，晚门毕。赴前营秋兰，数里入易州界。又十里，过易州城北，自此而西，冈峦隐见相属。过安河，入行宫。瞻仰东院树石，绕以画栏，颇有丹漆。前碑亭二，一为赐名安河，一为纯庙御制诗。据碑，濡水出白杨山，至此设插引灌，赐今名。今故道多湮矣。御制诗有示直隶总督杨应琚作。晚，宿梁格庄，舍宇新洁，惜墙壁间多字画。是日只四十七里，马力已疲。今缓辔行，约十八刻。此地设镇，居人颇多。

十一日乙酉 辰初至旃庐，巳初车驾至。候龚月舫、裕，直臬。德夔堂春，泰宁镇。两前辈。未初散直。行宫群山围绕，势极雄胜，环桥流水，高柳成行。传明日寅初三刻上陵。

十二日丙戌 侍泰东陵班。子正坐车至东口子门，骑马入至宫门，已丑正矣。车绕山后行，约多四五里。进口子门，过桥，循车辙西北行，以泰宁镇兵为导。至宫门外，一时许，祭品至，宫门开，随以入门内，即隆恩殿。由西转至殿后琉璃门外，北望宝城有堞，城上为明楼如城楼。陵内外树木茂密，时闻松柏香。微风起，细涛飒飒然。卯初一刻上至，未入宫门，已闻举哀，前引后护，皆随号有声。上入宫左门，由东转至殿后，进琉璃左门，于宝城前行礼。从入者皆跪。时侍班在殿后西角，石螯东北七八步，望东立。内务府二人，立左右阶侧。礼毕，止哭声，复出左门。侍班官俟上已出宫左门，乃趋从宫右门出。上舆循而西颇远，各官始趋而东，仍出口子门。卯正回寓小憩。辰正入直。午初，上至，于常日站班处跪请圣安。以伊里命军机大臣，起立也。众次第起。午正，晚门。未初散直。是日，载鹤峰侍昌陵。闻礼毕，上哀未已，出琉璃门犹长号。古上陵之礼则有之，圣孝如斯，未有比者。凡祇谒西陵，皆先泰陵，次泰东陵，转西至昌陵，复至龙泉峪。是日于昌陵左近，闻有所相度云。晚至秋澜〔兰〕，仍宿原处。大风扬沙，未得出领略野趣。是日，又观安河行宫。东院泉一泓，其东石山上为平台，通后阁，墙外

别有小花圃。

十三日丁亥 早，大风。辰初上直，风甚，雨至。在军机帐庐剧谈。

得十一日璨儿手书，生一女孙，璨妇已愈；内子服清解剂，颈上敷药甚灵，喉痛已愈，良为一慰。虚寒人服清解药，去病亦损体，所以弥补贵有分寸，所谓当可之谓时。小山精于此者，当不至有误。

甫交巳初，雨颇缓。上辇至，恭迎如初。未初三刻散直。行至半壁店，已交申初刻。沿途雨不止，舆马、仆从沾濡已甚。晚，仍宿来时居停，蹙水而入。

十四日戊子 巳初上直，起居注账房未至，于军机旗庐坐候。午初，上骑到，未初散直。早阴，下午渐放晴。询之居人，云昨雨已透，今年可得饱矣。沿途泥淖难行，至黄新庄，已月上矣。

十五日己丑 辰正至帐庐。巳正，风日晴和，上骑至。晤汪衡甫京兆。午正三刻散直，即行。郊垆多扶犁而耕者，麦色葱蒨。辙中皆潦，几渐车箱，避石窠，绕东行，仍入彰仪门。

己酉初，知内子服药得愈，惟燥气尚未尽平，为之一慰。归寓即谒庙。岫瞻、翊云来，翦灯谈至夜分。

十六日庚寅 辰初谒庙。出候郑小山，未晤。巳刻小山来，为内子及儿妇立方善后。何小笙来谈。薇堂来谈。范亭来谈。早，星方来。诸友以内子病时，余适随扈，数来探问，使儿辈有所谘禀，可感之极。

十七日辛卯 巳初谒庙。是日谷雨。林悔谷表叔寿序。庄牧亭、何杰夫来谈。角垞来。支少鹤来别，并借带《学政全书》。随季招饮李氏园，丁香盛开，醉。

十八日壬辰 巳初谒庙。出候数客，并吊梅岳。范亭、段春湖来谈。

十九日癸巳 辰正谒庙。出候数客。与角垞、岫瞻畅谈。香南至，闻河间亦有透雨。闻钱新吾侍御仪吉有《皇朝征献录》稿，在大梁书院。

二十日甲午 辰正谒庙。作《庐陵王氏宗祠三瑞堂记》。附记。

昔杜石樵师寿辰，文孙、筠巢学士之门人为文以祝，不知所以尊称者，遍询士大夫，言多殊。后即以问石樵师，师曰：老师之父为太老师；老师之祖，谓之老太老师可也。

星方过谈。

廿一日 巳初谒庙。石斋先生书“皇陵碑”装裱毕，借何愿船《太祖文集》，注补十余字。太祖读《道德经》，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惧之”，乃罢极刑，自云：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朝十人而弃市，暮百人而仍为之。英主之出，天启其衷如此。

廿二日 辰正谒庙。昨牧亭招，本日枢北招，酒食重迭，又寒燠之交，数脱数着，营卫弗固，肠腹为之不快。子章过谈。

廿三日 辰正谒庙。午后，会馆祀神，顺往贺随季生日。

廿四日 午初谒庙。儿妇患肝风，自丑至午，发及五次，忧患相寻，令人气索。翁月帆来谈，吊曾梅岳。

廿五日 巳初谒庙。华少京招，未赴。岫瞻夜谈。

廿六日 巳正谒庙。林悔谷表叔寿联：禄善养兼，材储计相；抉齐德媿，福迈逋仙。龚琳斋寿联：星俪弧南，春留蓟北；风高渤海，云启衡山。贺曹颖侍御堂庆。岫瞻、吉甫、随季、薇堂小集。

廿七日 午初谒庙。昨饮过量，将旦方眠，晏起不免废事。青灯课儿图赞。晚，岫瞻招饮。

廿八日 辰正谒庙。午后，通家诸友邀饮陶然亭，顺贺镜波堂庆。

廿九日 侍中和殿，阅祝版班。寅正进内，卯初二刻，与赫蓉峰、孙兰桧、锡鹤亭同侍，仪如前。出城，顺候赵笛人同年。辰正回寓，谒庙。

四月

初一日甲辰 小建。三日立夏。太庙陪祀。进东安门，甫寅初。是日，午门不鸣钟。寅正上至，上祭。撤班时，日未出。过正阳门关帝庙，拈香。顺候郑小山比部。辰初谒庙。翊云过谈。

初二日乙巳 辰初谒庙。候郑小山。进城拜客。与艮峰谈两刻许。

看书匆忙，则不能详味其理，喜新则无温故之益，皆吾辈通病。善读书人，乃能穷理养心，一以贯之。

璨儿沾余气，腭间作梗，为心悬者数日。是日大吐，积聚数碗，幸不至化为痰涎，慰甚。

星方过谈。岫瞻夜谈，至子初。

初三日丙午 立夏。辰正谒庙。得二月念日二号家书。

初四日丁未 巳初谒庙。写家信第五缄。次早寄。

初五日戊申 巳初谒庙。午后，同星方、岵瞻、翊云游崇效寺，牡丹盛开。过陶然亭，旧时之亭已改为坐落，腥酒之气触人，与酒馆无异。晚，集翊云处谈。

初六日己酉 辰正谒庙。贺范亭具庆彩觞。

初七日庚戌 巳初谒庙。星方招午饭。与岵瞻、翊云、铁梅、艮峰、香南谈。晚，过香南寓，手谈两局。

闻江南海运已到百余艘。

初八日辛亥 辰正谒庙。自前月起，寓中有病人，心境殊不平静，勉强静坐，作文三篇，少纵仍憧憧往来。今日稍翻书，心不能细。

初九日壬子 辰正谒庙。和潘吴县师纪恩晋太傅，赐紫纁。原韵。

初十日癸丑 辰初谒庙。为福小庵批点课卷二。本四月课题：汗青赋。以炙竹令汗不生蠹鱼为韵。樱笋厨赋。长安四月樱笋厨开。诗：水清石出鱼可数。清。从善如登。高。

晚，夔堂前辈招饮，李滋园前辈、戴纯士、黄华农、曾涤生在坐。

十一日甲寅 卯正谒庙。早候铁梅，适山东德州卫运粮官董公在坐谈相，谓余后运颇佳，今兹转官，来年乘驿，且不止有两子。所谓姑妄听之。又言，翊云当外任，星方当内转，香南选期在明年。姑附于此。

滇生前辈过谈。马湘珮同年还朝，晚过谈，甚酣。

十二日乙卯 辰正谒庙。写扇三。下午，出候数客。与戴醇士谈。晚，饮吉甫处，过量。

十三日丙辰 辰正谒庙。过岵瞻谈。

十四日丁巳 辰正谒庙。浏览《欧集》，心境尚未清和。过范亭谈。贺其得副郎。晚，邀吉甫、枢北、薇堂小饮，子章、伯恬适至。

十五日戊午 辰正谒庙。酬应笔墨十数事，录记赞两篇，久不作折子中字，笔墨都不合，然亦未卜合作果如何也。晚，过岵瞻谈。

十六日己未 辰正谒庙。教忠堂赠言集录跋。得张椒云书，闻蜀中获咽喉甚多。枢北招饮，过量。

十七日庚申 巳初谒庙。写跋一篇。岵瞻招饮，以赠言题后，就正湘珮、艮峰，归寓后删改，卧已夜分矣。

十八日辛酉 卯正谒庙。吊俞子相兄丧。送朱夔堂世兄行，百城，行

三，顺过观音院拈香。

是日午刻，葬洽儿于红土店义茔，忽忽月有半矣。思延陵羸博之义，亦毋多戚戚为矣。作霞九师回信。附。读书一事，敢不自勉。昔者有读书之暇，而患不知所择，今稍知所择，而却患无暇，且记性不如前。思遇事经手贯串，以备遗忘。而首尾缺略，不得不宽几月，以俟之异时。倘得成篇，尚当写呈。

朱久香还朝，别十有五年矣，相逢皆老苍，而意气如旧。闻辰田病，气促咯血，奈何。此足以为深戒也。

十九日壬戌 辰初谒庙。候彭遼卿，托寄霞九师复缄。内文三篇。候星方，谈两时许。子贞过寓，借去黄忠端册叶。

二十日癸亥 丑正赴园值日。卯正三刻叫起。入城，回候伊金泰世兄，玉文恭公孙。见其架上书整叠无尘，世业不坠，或有可望矣。候滇生前辈，谈书画清酣。午初回寓，谒庙。星方过谈。

廿一日甲子 辰初谒庙。成《河夫河兵》一篇。候久香，值其堂庆，为邀湘珮、星方同赴其约。久香约为真率之会。

廿二日乙丑 辰正谒庙。成《本朝无力役》及《保甲》两篇。

廿三日丙寅 辰正谒庙。吊陈淮孙协揆夫人丧，顺过久香谈。得青墨卿书。得王雪轩书。

廿四日丁卯 巳初谒庙。作《关税篇》，次日足成。午后，香南招饮。为吉甫题张文敏字册数小则。

廿五日戊辰 辰正谒庙。又成《米粮税》一篇。早，候郑小山，未晤。午后，铁梅、星方招饮。晚，过翊云谈。

廿六日己巳 辰初谒庙。作团扇三。以杭堇浦先生墨梅赠郑小山，并题二十八字。薄宦二十年，京师举债，自是日始。借萧三兄二百金，息分半。

廿七日庚午 辰正谒庙。小楷扇一。晚，吉甫招饮。

廿八日辛未 辰正谒庙。检证榷，考盐法。牧亭、范亭邀集龙树寺。

廿九日壬申 辰初谒庙。抄撮证榷盐。暑甚，夜半雨。

五月

初一日癸酉 辰正谒庙。贺温明林前辈升少詹。续抄《撮盐法》。

得三月二十四日三号家书，附陈亲家信。午后雨，雷声颇久而洪，

京师疫气可以解散矣。

晚，邀何崧皋、绮屏、岵瞻、枢北小集。

初二日甲戌 辰正谒庙。写家信第六缄，附武观察、己卯优贡。高运同及陈亲家各一缄。次日寄。笔墨坌集，便生烦恼，固由事杂，亦心未纯耳。要到得应接不暇而仍气静神恬，乃可以当事任。

初三日乙亥 卯正谒庙。成《盐法》一篇。忽忽七日，始成此篇，何时卒业耶。然编纂宜速，若检查正宜从容，使有余力耳。

初四日丙子 料量节费，心为之杂。取湘骖试帖读之。昨小饮，晚到岵瞻谈，子初归寓，微见凉，早起便血，岂风曾伤络耶？范亭过谈。

申刻乍雨而雷。草《引课》半篇，聊以收心耳。

初五日丁丑 卯正谒庙。至师门贺节。出城候久香，未晤。成《引课》一篇。

初六日戊寅 辰初谒庙。成《私盐》一篇。午后，同香南邀湘骖、久香、星方、岵瞻、铁梅、翊云、艮峰雅集，用垞未到。

初七日己卯 辰初谒庙。复青墨卿书。四弟石麟，理藩院笔帖。复郑莹圃亲家书。成《恤商》一篇。中多有与《盐法篇》相出入。

初八日庚辰 卯正谒庙。子贞过谈。回候同乡伊绍沂念曾大令。《纪矿政》一篇，附铁一小段。郑小山过谈。《矿政篇》与《铜铅篇》相出入，或应附钱法后，当徐思之。

初九日辛巳 辰正谒庙。成《酒禁》、《茶引》、《芦课》三小篇。芦课，《通考》归证榷，案今已并入地丁，似应改附田赋。又成《杂税篇》初稿。

初十日壬午 辰初谒庙。昨晚，星方、岵瞻过谈，至夜分。晨起，候弼夫、翊云谈。星方过谈。

附记旗人不习商贾，似应附《八旗生计》后。

十一日癸未 辰正谒庙。改《杂税》一篇，《纪采办》一篇，《纪硝磺》一篇。下午，绮屏招饮，腹大果。

十二日甲辰 辰正谒庙。《纪康熙铁斛》一篇。俞子相过谈。午后，许溟生前辈招饮，获观文信国墨卷。

十三日乙酉 辰正谒庙。检互市市舶。午后，过新馆。晚，邀伊少

沂念曾大令、吉甫、薇堂、岵瞻、翊云、弼夫谈。蔬笋淡泊，主客却欢。以石四方，属少沂篆刻。

十四日丙戌 辰正谒庙。星方过谈。《纪市舶》一篇。疆臣少远虑，而衣裕之戒，独出于陈总戎昂，此统朝所谓勿谓无人，吾谋不用也。

十五日丁亥 辰初谒庙。增《市舶篇》乾隆二十一年红毛至定海一条。《纪海舶米粮》一篇。《纪边外互市》一篇。末军市。

十六日戊子 卯正谒庙。吊福小庵全，顺候伊小沂及岵瞻谈。晚，贺翊云生日，同毛寄云、星方、香南、绮屏、岵瞻饮。午间，久香过谈。孳孳诗赋不倦，为不可及。

十七日己丑 辰正谒庙。为吉甫题刻文清册。余跋又与祖庚不同，戏用其韵呈。吉甫、岵瞻招饮。

十八日庚寅 辰正谒庙。星方过谈。午后，岵瞻、星方同过寓，夜分方散。商略文字，星方以肝胆相见，岵瞻亦降心以相从也。杨子厚过谈。

十九日辛卯 辰初谒庙。翊云过谈。《纪常平仓》一篇。晚，过岵瞻，饮。

二十日壬辰 辰初谒庙。检常平。饭后骤雨。朱久香见过，谈一时许。酉初进城，宿衡甫京兆署中。

廿一日癸巳 立夏。昨宿衡甫京兆署中，谈两时许，稍睡。丑初出安定门，赴地坛侍班。将至，有灯前引，至账房少坐。丑正入候于坛下，东乐悬之上。历阶瞻仰，坛二成[层]，环以方泽。方泽无栏，楮留心。上层，南为皇地祇位，东西为七圣配位，以东为上。下层，东河海，西山岳，黄幄二，为拜及读祝处。是晚，酉正犹雨，至亥初已晴。时坛上左右，灯月交辉，风微香郁，露气浥襟如沐，衣尽湿。将交寅初，是日与温明督、赫蓉峰两宫詹同班。上至，入坛门，鸣钟。至将近三座门，钟止。《香案集》以为斋宫钟动，非也。三座门两重，陪祀者在第一重之外。读祝唯庙号及皇帝字汉文。行礼时，上南向，侍班官西面，礼成乃退。

下午，集星方寓，蔬菽之供，淡而可常。与同人议，与受同科律，余语过激，名例尚未知，而妄是非，正法可乎。

是日，卯正回寓，辰初谒庙。

廿二日甲午 辰正谒庙。检仓储。本朝社仓之法，屡举屡废，宪庙

敕谕数则，曲尽人情，安得天下皆良吏乎。人处于非，吾行其是易，以吾之是，化人之非难。古人惩忿窒欲，正赖有刚柔交济功夫。

翊云过谈。

廿三日乙未 辰初谒庙。检仓储，烦重正须耐耳。过吉甫谈，得眼镜一。《眼镜》一首，戏作赠吉甫。

廿四日丙申 辰正谒庙。书扇一，酬吉甫。去岁收朱伦瀚画马一。检《通考》，伦瀚，乾隆十五年为八旗副都统，曾建言米局章程。

晚，过薇堂饮，径醺。

廿五日丁酉 巳初谒庙。题伊墨卿先生写刘文清诗卷，用子贞韵。

廿六日戊戌 卯初谒庙。回候赵啸渔前辈。贺香南得郡。候岵瞻谈。久香过寓，以诗相榷。

廿七日己亥 直日。丑正赴圆明园，寅正一刻到。卯初进内朝房，卯正叫起。是日，上至太后宫，偕吏部站班于宫门内之西。若在贤良门引见，直日者亦站班。俟豹尾枪稍远，乃开宫左门出。巳正回寓，谒庙。来往皆止九刻。是日，仍由石道入便门，耳根嘈嘈，良久乃已。

晚，星方、岵瞻过谈，至子初。岵瞻初巡北城。

廿八日庚子 辰初谒庙。复秋卿节緘。复朱佩之世兄百顺信。《纪邻谷协济》。午睡，得雨，爽甚。晚，过翊云，手谈两局，借车而归。

廿九日辛丑 辰初谒庙。枢北招饮颐园。巳刻出南西门，涂潦渐车，比归则辙出。颐园荷花已开，岂气候能较海淀为早耶？柳水性殊耶？旧岁周环通舟，今年淤浅矣。

三十日壬寅 巳初谒庙。为少沂题墨卿先生《西溪消夏图》。子贞来谈。少沂来谈，赠扇及屏幅数事。

六月

初一日癸卯 辰正谒庙。寄张椒云复函，久香信附，由提塘寄。附寄郭八兄一函。孟善斯信附。弼夫、翊云过谈。

初二日甲辰 辰初谒庙。寄复雪轩节緘。由少沂寄。

先大夫诞辰，祭物数品。

晚，邀郑小山及子贞、少沂、岵瞻、翊云、愿船、弼夫谈。蔬菽之具居多，所谓“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然视何曾万钱，风味窃谓过

之。岵瞻惠和韵诗。

初三日乙巳 辰正谒庙。以宋比玉字，付装册叶。送少沂行，贺弼夫生日，俱未晤。

晚，星方过谈。事本不易任，任事亦不易，论一事不必定只一事，尚期触类旁通，第恐局外论人，事后论人，先有成败之见耳。

初四日丙午 卯正谒庙。连日作小楷，未能入格。

《纪平巢》，繁而不能杀，再易稿，乃略有条绪。复《纪采》一篇，事简自易于贯串。

先慈忌辰，忽忽十有五年矣。家范谨严，未易嗣音，而慈幼一事，调护有法，亦非后辈所能及，言念及此，心滋戚矣。

初五日丁未 卯正谒庙。候久香、铁梅谈。闻海运尾数无几，而南粮已过通坝，可以并行不悖，且无须截卸北仓，较为简直。

得家中四月初十、廿四两信。又传瑚四月四日一信，附来林亲家信。晚，集岵瞻寓谈。写复家信第七缄。次日寄。中果树一条，可为诗。

初六日戊申 卯正谒庙。进馆，以螺江司寇师列传，由家谱检出若干条，付吏补查官书。借出乾隆五十一二年《实录》副本。复候杨子厚侍御。出城，贺郑九丹堂庆。复林亲家书，附寄孟井文就职部照。

初七日己酉 卯正谒庙。申正小暑。贺何师母寿辰，八十有一。顺候岵瞻、星方谈。晤毛寄云。

《纪官仓事例》，以不尽系常平，故谓之官仓，别于义社。附《纪边仓营仓灶仓》一小篇。

初八日庚戌 卯正谒庙。久香过谈。

《纪社仓义仓》一篇，所应载者特多，词不能简。

星方、翊云过谈，逾夜分。

初九日辛亥 卯初谒庙。进署。是日，耆协揆英到任，误据正坐。开坊官于协揆，用年家眷晚生帖。未初出城。暑甚。吊铁梅令弟瓠尊。候香南、岵瞻。

《纪五城八旗米局》。

初十日壬子 辰初谒庙。抄纪事两篇。借检《通考·帝系》门。肇祖以上不载，似为缺略。阅云南捕获余匪折，亦多用练丁，或官练而非

乡团乎？

晚，过岫瞻谈。

十一日癸丑 卯正谒庙。出候数客。过章圃、翰宇谈。

是日，上祷三坛。昨晚遂有雨意，西风力遏不得下。

乙巳庶常李子鹤来见。鹤年，奉天人。

十二日甲寅 辰初谒庙。《纪节俭》。锡侯过谈。得杨濬川书。

十三日乙卯 辰初谒庙。草《库贮》。《通考》于库藏门有名目而无事例。赋额、用额两门，但照《会典》抄出，姑抄撮以备权舆。会计门多有提解耗羨事例，检出别为一篇。

下午，星方、岫瞻、翊云过谈，手谈两局，亥刻散。午后，雨不成阵。

十四日丙辰 辰正谒庙。《纪会计》，即再删一节，亦当在千五百字以外。长篇贯注不易，结束尤难，当徐思之。

晚，过岫瞻谈。月下啖白粥，风味洒然□也。

十五日丁巳 卯正谒庙。过锡候，订同乡谢恩日子。候角垞及李子鹤，未晤。过吉甫谈。

拟谢恩折稿。

为恭谢天恩事。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刘韵珂等奏云云。钦此。钦惟我皇上礼仁育物，锡福同民。府事修和，方奏来薰于舜轸；雨暘肃义，允符省岁于箕畴。窃以八闽处岭海之交，两邑尤山溪之阻。龙江虎甲，田庐皆缭以圩堤；夏潦秋霖，闾里每疲于畚筑。自贷帑金者三次，俾登衽席者万家。乃廩输纳之维艰，复荷蠲除之曲逮。寒乡轸念，稻粱当雁户之需；温语拊循，溪壑戒蠹胥之饱。黄麻布闾，丹徽铭恩。惟益下而说无疆，由乾始不言所利。风人风，雨人雨，和甘而岁兆秋成；宅尔宅，畋尔田，茂对而时逢夏假。臣等谊切粉榆，感深葵藿。辄悬退食，并叨膏泽于鹓行；鱼梦占年，共盼家乡之鲤信。所愿海滨邹鲁，输将早而吏不催租；更期宙合升平，收获多而廩皆余粟。所有微臣等感激下忱，谨联名缮折，泥首官门，恭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十六日戊午 辰初谒庙。以谢折商之岫瞻、久香，并有改正，顺候

翊云。午后，过锡侯谈。薇堂招饮，雨后归，已夜分。

十七日己未 巳初谒庙。先祖母忌辰。检漕运。唁子贞断弦。

十八日庚申 辰初谒庙。检漕运。

酉初同锡侯赴海淀，将至数里雨。晚宿朝房，夜雨。

十九日辛酉 寅初入朝，递谢恩折。二刻宫门辟。递毕，复至朝房，皆冒雨。车意圉、胜克斋至，谈以待旦。卯正至奏事门领折，于大宫门后廊谢恩。本在宫左门内之东，雨则在此成礼。巳正回寓，人物霑濡。寓中前后院存水尺许，雨势夜犹未已。

是日，闻道者郑锡侯编修，江翊云给谏，林岵瞻、何杰夫两侍御，林范亭、蔡静山农部，庄牧亭、陈弼夫两驾部，章卓堂、何愿船两比部。

二十日壬戌 早尚浓阴，阵雨，未刻渐开晴，夜复大雨。

《纪漕粮》一篇，附《纪漕船运军》及《官司期限》各一篇。检钞颇周，则成篇自易。

廿一日癸亥 辰初谒庙。早奠李瓠尊。阅乾隆五十一年《实录》上半，随手节抄。

早晴，午后仍雨。

廿二日甲子 辰初谒庙。阅五十一年【《实录》】后半。星方来，未晤，以夏布一匹为赠。

廿三日乙丑 卯初谒庙。进馆，为螺江司寇师复检列传十余条，原传太略。午后及晚间雨。过岵瞻谈。点《左传》一本。夜雨。为吉甫作楷字两幅，手腕殊生。

廿四日丙寅 辰初谒庙。为福世兄批赋两篇。文昌馆公钱步香南。酉刻，同星方、岵瞻、翊云、香南回寓，手谈两局。

廿五日丁卯 午初谒庙。是日晏起。检《蠲免》门。午后，候吉甫。晚饮过量。

廿六日戊辰 辰正谒庙。上午，华阳相国招才盛馆。下午，岵瞻、翊云招饮。

是夜，雨如注，寓屋墙坏。

廿七日己巳 辰正谒庙。检《蠲免》。吊子贞夫人。午后，仍大雨。草《省方表》，当以巡阅江防、河防等事添入。

廿八日庚午 辰初谒庙。成《蠲免》一篇，不得不取其大而略其余，末以纯庙省方恩泽总叙一段，将来当省得一篇矣。

廿九日辛未 卯正谒庙。下午，候翊云，手谈两局。阅《实录》五十二年终八月。

夜，微雨而燠。

七月

初一日壬申 辰正谒庙。晴。恭阅五十二年丁未《实录》终十二月。午，阴而雷，旋霁。《纪免科浮赋重粮》。下午，过范亭谈。晚，赴星方约。

初二日癸酉 辰初谒庙。改《免役》半篇，冠于旧所作《力役》之前。岫瞻过谈。

得陈洪猷书。辛丑教习，选广西灵川，调马平。贺朱甲三得郡，送吉甫行，皆未晤。得蒋锦江书。与陈通家皆年穉，同一迟滞，何其偶也。

本日，读《通考》灾蠲、赈贷各门。纪之则不胜纪，遗之又不可遗。极思终日，拟总汇为一表，首列省方补助，次枢臣、相臣，次兵灾，合为一门，次财赋。此事不得不借力于钞胥。

初三日甲戌 辰正谒庙。《纪灾蠲事例》一篇。送吉甫行。下午，翊云过寓，手谈。旋邀岫瞻、星方至，剧谈至夜分。

初四日乙亥 辰初谒庙。《纪赈贷之政》，颇有条理，以表为广收，则此总纲而已。

翊云招饮，手谈两局。近悟奕棋可以养心，气静则胜不贪，败不愤，虽不能骤进，可使当局有旁观识力。

初五日丙子 辰初谒庙。检列传，增新林塘奏疏一条，附纪事，后记普济堂及五城米厂食货一门，略具其概。

初六日丁丑 辰初谒庙。草数扇。午后，贺茵林先生寿。时七十有四。晤张惕斋。

初七日戊寅 辰初谒庙。恭阅【《实录》】戊申终八月。

初八日己卯 丑正赴圆明园直日，与富容斋同班。是日，御门转读学。巳正回寓，谒庙。

午后，赴角垞、艮峰约。晚，又赴云帆约。

初九日庚辰 辰正谒庙。是日立秋。进馆，检月折数条。晚，小初

招饮，手谈两局。

初十日辛巳 辰正谒庙。候吉甫、岵瞻。晚，吉甫、薇堂、随季、翊云、范亭过谈。得五月念三家信。六号。

十一日壬午 辰正谒庙。复寄家书第八缄。八月十三日到闽。范亭招饮。

十二日癸未 辰正谒庙。恭阅【《实录》】戊申九月，终己酉二月。午后大雨。

十三日甲申 辰初谒庙。恭阅【《实录》】己酉三月，终是年。酬应笔墨十余件。

十四日乙酉 辰正谒庙。书扇条数件。湘珮、久香邀同谱于石延寿馆，谈宴颇欢，夜分方散。

十五日丙戌 巳初谒庙。检《选举》。得陈实庵书。元鼎。早，候枢北，遇岵瞻、铁梅于车中。晚，候岵瞻，谈至夜分。微雨既止，乘凉而归。

十六日丁亥 辰正谒庙。楷书扇一。检《选举》。得郭蓬瀛书。晚，乘月过翊云谈。

十七日戊子 巳初谒庙。楷书两件，心不和静，以此为暂时之涵养，未尝不效。晚，枢北招饮，见兰花两枝。

十八日己丑 辰正谒庙。作岵瞻同年寿叙。翊云至，手谈一局。

十九日庚寅 巳初谒庙。候湘珮，与商寿叙，去容人之过一段，是也。尚勿之援。下午，过翊云，手谈。

夜不能寐，岂以用心过耶？前所云养心之说，又非矣。然此中自有妙理，心患不善用，不患过用也。

二十日辛卯 辰正谒庙。林岵瞻侍御同年寿叙。过岵瞻，未晤。夜雨。

廿一日壬辰 辰正谒庙。重装两《汉书》，作二十二本。午后，集铁梅寓，公钱香南。晚，过翊云，夜分归。

廿二日癸巳 辰正谒庙。点《汉书·传》数篇。

廿三日甲午 辰正谒庙。《纪科举》篇目。晚，过岵瞻谈。

廿四日乙未 肠腹受湿，不清畅。下午，香南来别，留话。岵瞻、翊云、范亭偕至，夜分方散。翁月帆来。得魏又瓶书并经解六篇。家中

寄来谢古梅先生字四幅，为水所泔。

廿五日丙申 巳正谒庙。是日处暑。检《贡举》。候林颖叔农部。过翊云谈。得周西桥书。

廿六日丁酉 巳初谒庙。检《贡举》粗毕。午后，又过翊云，适香南亦至，手谈数局，同赴岵瞻之约。夜雨渐凉。

廿七日戊戌 辰正谒庙。《纪殿试朝考》一篇。午后，翊云、香南来谈，同过星方。得黄质轩书。

廿八日己亥 辰初谒庙。《纪进士》一篇。晚，香南、湘珮、星方、翊云、久香小集。香南于次日行。

廿九日庚子 辰正谒庙。早便血，肠腹不快。午初，赴己丑秋团公宴，晤崔正夫同年光笏。

三十日辛丑 《纪举人》一篇。早起腹痛不快，复卧至巳初。

午后，何子贞过谈。漕船以彭副宪陈奏运丁，须具经纪，无需索甘结，而白粮现尚未交。晚，岵瞻过谈。

八月

初一日壬寅 辰初谒庙。候何子敬谈，顺候数客。星方过谈。

附《纪贡盐》一段，《通考》中太略，当更检它书。下午，出候数客，枢北留饮。

初二日癸卯 辰正谒庙。得六月念九家书。八号。得龙翰臣书。午后，微以感冒，休息半日。

初三日甲辰 辰正谒庙。《纪科举加恩》一篇。复家书第九缄。久香过谈。

初四日乙巳 辰正谒庙。应酬笔墨数件。翁月帆过谈。

初五日丙午 辰正谒庙。写白折一开，不作此逾年矣，那能丝丝入扣。近日笔价顿贵，工且不如前，洗剔旧笔，尚有两三管可用。

《纪满洲科举》一篇。晴皋过谈，良友也。

初六日丁未 侍中和殿祝版班。寅正入景运门，出后左门恭候。将交卯正，上从后右门出，行礼。散直，过史馆小憩。辰正回寓，谒庙。久香过谈。达轩过谈。

进班得透汗，感冒解。

初七日戊申 辰正谒庙。《纪制科》一篇。久香见过，以小憩未晤。贺牧亭堂庆。潘师母寿，忘往贺。午后，星方招饮，崔正夫、朱甲三在坐。

初八日己酉 辰正谒庙。过久香、岵瞻谈。

附《纪武举》一篇。

初九日庚戌 巳初谒庙。岵瞻、甲三过谈。

《纪荫子》一篇，附吏员一小段。杂记南怀仁移闰、连州生员赐举人、杨涟后人三段。杂记虽近小说家，然取诸正史，自与稗官异。

初十日辛亥 丑正赴园，贺万寿圣节。寅至，卯正升殿行礼。出朝房小憩。回寓谒庙，已巳正矣。是日犹热，而亥刻白露。

早起颇倦，惟杂记两则，点《汉书》数叶而已。

十一日壬子 辰初谒庙。校二十七年五月《起居注》两册。送朱甲三出守黔中。惘惘无华，斯可以为循吏。过岵瞻谈。

十二日癸丑 辰初谒庙。得六月十六日七号家信。晤顾藹庭观察椿。过翊云、铁梅、锡侯谈。晚，翊云招饮。

十三日甲寅 辰初谒庙。复家信第十缄。十月十二到。岵瞻、东山过谈。晚，星方招饮，纵谈司农会计。论事何必雷同，惟审听深念，乃有以折其衷。余已被酒，遂纵辩相柱，此殆浅露之验。

十四日乙卯 辰正谒庙。饭后偕星方、岵瞻、铁梅、久香、翊云探菊天林寺。晚，集联吟。斯游颇觉清畅。得龙翰臣书。

十五日丙辰 辰正谒庙。料理节事，尚未发烦，因楷书一幅。

十六日丁巳 初交寅初，赴园直日。交卯正入朝，与容斋同班。下直，过载瑟庵谈。巳正回寓，谒庙。检《选举》数条。晚，贺范亭堂庆。连宵佳月。

十七日戊午 辰初谒庙。湘颿过谈。吊李子和重慈丧。送月帆视学黔中，顺候岵瞻、星方谈。晚，久香招饮，皆己卯、己丑两次同年者。

十八日己未 晨起腹疾，疲倦，卧至申正。忆昨食生蟹一小片，煎淡姜小饮之，颇愈。体犹困思卧。得蒋锦江书。

十九日庚申 巳正谒庙。早起颇松快。下午，为翰宇、颖叔洗尘。钱慎斋、伯恬行，兼邀九丹、子章。是日，饮啖皆节。席散，得透汗。楷书条叶两件。定昏雷雨。

二十日辛酉 辰正谒庙。贺王秋卿堂庆。久香过谈。检《荐举》。

廿一日壬戌 辰正谒庙。王莕生至都，晤谈，别十余年矣。得陈梅庄、魏子安两启。星方夜谈。

廿二日癸亥 辰初谒庙。候米山谈。笏宾来，未晤。作左卿候緘。由李笏宾寄。《纪行取旧制》一篇，末案语颇谦心。

愿船过谈，博闻强记，令人有望洋之叹。赠春浦大农所刻《祁大夫字说》及《阎百诗年谱》。《字说》只游戏所作，《谱》则石洲、愿船致力勤矣。

廿三日甲子 辰初谒庙。楷书两件。岵瞻、用垞过谈。午后，钱陶桂门出守蜀中，并邀萃珊、开甫、松石、星方、久香。得可舟书，并假我百金，还珠何日矣。

廿四日乙丑 辰初谒庙。得秋卿节緘。复翰臣书，寄李笏宾恩施令至楚。

廿五日丙寅 辰初谒庙。复可舟书，由范亭寄。附安胎丸方。午后，贺枢北堂庆。晚，过翊云，同过铁梅。铁梅调阁学，以季仙九代。

廿六日丁卯 秋分。巳初谒庙。长生过谈，馭吏治民，得其要领，天资清妙，自可应变有余。顾其精明发露时，足招人之忌。宦途险巇，是当以蒙难处之。论制艺，非有用之器，而科甲终多好官。余谓终是代圣贤立言，先磨得此心光明，临事自受其益。

子贞过谈。下午，棣园、开甫邀陪崔正夫昆仲。晚，集岵瞻寓，子初方散。

廿七日戊辰 辰正谒庙。《纪荐举》一篇。星方过谈。晤崧甫少农，有南省官员捐米搭解之说，亦以怀卫谷贱伤农告之矣。翊云、莕生并过谈。

廿八日己巳 辰正谒庙。附《纪会推旧制》。崔振甫见过，名光第，己卯顺天同年。属作杨濬川书。贺通家张樾堂庆，顺过翊云谈，莕生亦至。得七月念六日家书。第九緘。

廿九日庚午 辰正谒庙。晨起，作家书未毕。午后，赴己卯公宴。

九月

初一日辛未 辰初谒庙。续作第十一緘家书，寄回。十月朔日到。题画卷两件。是日，酉初二刻日食，至酉正三刻复圆。赴礼部救护，各衙

门分五班，更起迭跪。謁瞻过谈。

初二日壬申 《纪守令》。痔疼至午。九丹过谈。崔正夫过谈。得甘小苍书。

初三日癸酉 巳初謁庙。附《纪召见引见》一段。己丑公宴，请陶桂门、奎印甫，傍晚散。赴枢北之约，饮过量。

初四日甲戌 辰正謁庙。候莪生谈。午后，莪生复见过，谈至夜分。其过兵时两事，保民有术。《纪保送科道》一段。

初五日乙亥 辰初謁庙。料理杂事，心遂不沈，自属失养之故，乃知古人所谓入粗入细，足当八面，是神闲气静，故能如此。锡侯过谈，同赴子贞饮。

初六日丙子 辰正謁庙。謁瞻过谈。复陈梅庄、魏子安书两缄。杂记两条。

初七日丁丑 辰正謁庙。莪生赠一骡。与星方、謁瞻、翊云公钱莪生，并邀子贞、杰夫。附记起废起病一段。晚，过翊云寓。

初八日戊寅 辰正謁庙。杂记数则。毕《通考》第十七本。过厂肆。阅《会典·漕运则例》、《一统志·表》。是日，莪生早行，不及走送。

初九日己卯 辰正謁庙。检《考课》。饭后偕诸友游陶然亭龙树、龙泉二寺。晚，赴謁瞻约。

初十日庚辰 院长麟梅谷到任，进署参见，未初始回寓。检《考课》、《杂记》两条。

十一日辛巳 辰正謁庙。检《考课》。星方以《恩余堂》三集为赠。过厂肆，得《阿文成公年谱》。

十二日壬午 辰正謁庙。是日寒露。謁瞻、枢北过谈。午后，久香、铁梅、謁瞻、角垞集课排律，题宫砚玉蟾蜍。杜工部诗。得雪轩书。八月调仁和。

十三日癸未 辰正謁庙。《纪考试月官旧制》。偕久香过厂肆。阅纪、裘两文达集，并《熊襄愍集》、《张公鹏翮奏议》。

十四日甲申 寅初赴海淀，勾到侍班。是日，新疆、云、贵、两广五处，新旧六十三起辰正。回寓已午初，謁庙。傍晚，章圃招饮。

十五日乙酉 辰正謁庙。检《考课》。铁梅赠《榕村全集》。謁瞻令

壶生日。与翊云手谈两局。

十六日丙戌 辰正谒庙。排次《李文贞全集》。小楷二百字，为星方携去。达轩来谈，属作雪轩书。

十七日丁亥 巳正谒庙。得椒云书。《纪吏治》一篇，颇不细碎。晚，集袁小泉处，先过久香。

十八日戊子 辰正谒庙。《纪京察》一篇。早，贺范亭生日。晚，过角垞。是日，诗课到，未能作。

十九日己丑 值日。寅初赴园。值是日，在贤良门引见，同容斋侍班。凡值日，过驾出大宫门，则侍班于宫门内阶下之西，在吏部堂官之南；驾御贤良门，则侍班于东阶下之东，侍卫之南，值日旗之北，各相去两武。

午初回寓，谒庙。是日，先大夫忌辰。铁梅招龙泉寺，未赴。

二十日庚寅 痔漏作楚。复雪轩书，附达轩寄。得八月十九日家书十号。贺锡侯堂庆。《纪大计》一篇，与《京察篇》皆抄事例，无甚用意。

廿一日辛卯 巳初谒庙。寄复家书第十二缄。十月二十日到。

廿二日壬辰 辰正谒庙。《纪军政》一篇，选将及年满武职附。夜，雷雨。

廿三日癸巳 辰正谒庙。阅【《实录》】五十六年正、二月。五十五年尚未借出抄。午后，贺达轩堂庆。申刻赴松石约。

廿四日甲午 卯初起，巳正谒庙。昨阅【《实录》】五十六年三月，终六月，折角记之。晨起，抄并录建昌盐议于别本。岫瞻过谈，诗课未往。晚，贺薇堂生日，饮，夜分始散。

廿五日乙未 起巳巳初。掇抄河东改课归地丁案。阅【《实录》】七月，终十二月。

廿六日丙申 辰正谒庙。星方过谈。阅【《实录》】五十七年，至六月。

廿七日丁酉 巳初谒庙。是日霜降。抄【《实录》】五十七年六月前，阅七月至十二月。贺九丹生日。

廿八日戊戌 辰正谒庙。抄【《实录》】七月至十二月。午后，贺幼丹堂庆。过久香谈。贺翊云生日，手谈一局。

廿九日己亥 辰正谒庙。进国史馆，检《陈司寇师传》，又补数条。傍晚，集久香寓，课诗，题日华照冰彩。回寓已夜分。

三十日庚子 辰正谒庙。过星方谈。借《通考》全部。锡侯过谈，付观《积贮志》一本。下午，久香、翊云过寓，邀铁梅、星方、岵瞻小集。得八月念五第十一号家书。

十月

初一日辛丑 辰正谒庙。寄复家书第十三缄冬月朔日到。赖世兄来仁宅令侄。出候张林西同年，昀，己卯同年。未晤。过岵瞻谈。

初二日壬寅 巳初谒庙。内子生日。回忆二月生辰，洽儿学拜，后遂得病，对景不觉恻然竟日。

初三日癸卯 辰正谒庙。送黄矩卿前辈同年陈情归养四律，兼题《兰菊图》。叶唐前辈招饮，铁梅、晴舫、筱圃、矩卿在坐。

初四日甲辰 巳初谒庙。出候筱圃，未晤。贺杰夫截取繁郡，并谢诸客。为陈司寇师补传数条。下午，又出谢客，写条对。

数日读《实录》，见建昌盐务曾有改归附近之议，既而不果。又河东盐课改归地丁，行之有效，因以类抄撮。正思各辑一篇，适星方以建昌、河东盐务合抄一卷相示，何以巧合如此，真可诧也。

初五日乙巳 巳初谒庙。补传数则。范亭过谈，付兑项。吊张锡甫内艰，闻其明日即扶柩行矣。

初六日丙午 巳初谒庙。作兑信两缄并家信一缄，由范亭寄冬月廿四至。补传粗毕。过子贞谈。马湘翁招饮。

初七日丁未 巳初谒庙。改塾课。《纪内官》一篇。金汉皋过谈。芸帆邀陪震初。得古樵书。附府报（廿四寄）、莒修信（十二寄）。

初八日戊申 辰正谒庙。改塾课。己丑公宴雷震初，已往，申回。

初九日己酉 巳初谒庙。酬应笔墨数件。午后，过锡侯，并候枢北。挽枢北尊堂联：虎符警旦，忆思柳亭前，风浩紫泥荣瞿弗；豸绣奔星，恰早梅岭上，鹭门素旆威莪蒿。

初十日庚戌 辰正谒庙。酬应笔墨两件。点《汉皋口诗》一本。晚，诗课，香露细添宫柳碧，得添字。

十一日辛亥 辰正谒庙。为震初书《义田记叙》。

十二日壬子 辰正谒庙。是日立冬。寄郭菑修书。附古樵信一封，由震初寄。改塾课。晚，翊云招饮。早，候金翰皋，书味盎然，复谦抑善下，未易测其所至。铭石堂庆，次早补贺。

十三日癸丑 辰正谒庙。出候蒋明叔，未晤。晤李芸圃，以山西宁武守俸满来京，别十余年矣。进馆，缴陈司寇传，阅冯光熊、蒋兆奎两传。河东盐课改归地丁，冯传并不载，蒋传所载尚略。折字一开。晴皋过谈。

十四日甲寅 巳初谒庙。为枢北题其尊人柳州公传后。名平侯，号石潭。

十五日乙卯 辰正谒庙。折字两开。吊枢北外艰。贺岵瞻新居。

十六日丙辰 改塾课慈。折字两开。过厂肆，得蔡梁村《二希堂集》，又小版老《会典》。用坨诗课，题“何因吹送落花来”，王右丞《磐石》“若道春风不解意”，云云。

十七日丁巳 辰正谒庙。应酬笔墨。星方过谈。午后，黄子章过寓，与手谈三局。

十八日戊午 巳初谒庙。应酬笔墨数件。检《明史·职官志》内官，并旧《会典》内务府七司。又有官三仓，隶会计司。

蒋明叔过谈。朱丹木办临川包粮案，烧数庄。诚然为首者虽获，至今抚军未奏也。明叔意亦以不置重典，则于移营烧庄为无名，是亦丹木之办法也。

晚，集铁梅寓。

十九日己未 巳初谒庙。久香过谈。检老《会典》及《通考·职官》。

二十日庚申 辰初谒庙。麟院长又到任，至署已散，因造候未回。顺候良峰令弟多三兄，少顷来。《纪裁十三衙门》一篇。

廿一日辛酉 巳初谒庙。早候蒋明叔玉峰。《纪立内务府》一篇。贺曾晓沧重慈堂庆、绮屏生日，即回寓。

廿二日壬戌 巳初谒庙。明叔至寓。于子贞处借得新《会典》，改《内务府》一篇。二十日送还。同久香过厂肆，购《熊忠愍集》，裘、纪两文达集，张、嵇二相国并靳文襄《河工〔防〕奏议》。

廿三日癸亥 辰正谒庙。出候黄植圃，培杰，前黄平州令，坐署都匀府。

并数客。改《裁十三衙门》一篇，于源流颇晰。晚，集岵瞻寓，课诗，长剑一杯酒，得心字太白。

廿四日甲子 巳正谒庙。写寄家信第十四缄。得周莲轩书。贺星方生日，酒后觉眼痛。

廿五日乙丑 辰正谒庙。早晨，星方邀于东兴居，兼晤芸圃。星方过谈。携去《灯窗笔略》。午刻回寓。《纪河东盐务》篇中。晚，眼痛，服梨汁，稍愈。

廿六日丙寅 巳初谒庙。改录《河东》篇中。检《通考·榷盐》。近日眼涩，下午尤甚，因出候数客。傍晚，回寓休息。

廿七日丁卯 辰正谒庙。黄爱庐过谈。己丑公觴李芸圃于龙树寺。

《河东》上篇粗具。晤衡甫，谈近日司农仰屈，所筹多无济于事，将以三说上。其次三两条，一为停补中外各营饷缺，一为河工免其奏销，二者俱不可行。其第一条为催征积欠，言甚有理，大意谓各省积欠，非官侵则吏蚀，其实欠在民者，百无一二耳。必先告以将来积欠永不豁免，如遇加恩，只及新粮。盖积欠即果在民，而展缓之后，仍不完纳，亦顽梗而不必施恩。其正供无缺之良民，使得一邀恩泽，亦无偏枯之弊。其催征之法，勒限半年，完六免四，限满仍须全完，庶在民在吏皆有利，而急于输将，可以济度支之用。

廿八日戊辰 辰正谒庙。录《河东》上篇，略改。李子和来，借去《赋汇海》。

滇生前辈来谈，蠲新粮不免旧欠之说，前有建言者，以腴民罢斥，言固未易哉。又言，本朝兵额较前代为少。从子贞借《会典》十本，书成于嘉庆十八年，而河东改商不载，似漏。

翊云过谈。

廿九日己巳 巳正谒庙。酬应笔墨。从户部借读《河东盐法志》及《盐法备览》。又将上篇略改。贺星方壶寿，即回。

三十日庚午 辰正谒庙。撮备览，作一段，附【《河东》】上篇后。进城，奠宝文庄师相，出城已暮。

十一月

初一日辛未 直日。寅初起，交寅正赴海淀。入朝辰初，已宣起，

迟两刻矣。值黄爱庐引见，少俟。过菱堂前辈。差旋复命。进德胜门，回看宜春宇振。贺艮峰堂庆。出城已未初。重录【《河东》】上篇毕。

初二日壬申 辰正谒庙。改塾课。厂肆携来《会典》一函，书眉颇短。于旧稿添改数处，旧所作引课篇，未能赅括，当徐思之。

初三日癸酉 巳初谒庙。阅《会典·户部》。午后，出候数客。过翊云谈。

初四日甲戌 辰正谒庙。阅《事例》，于旧稿颇有增改。检《通考·禁卫兵》。改塾课。晚，课诗小集，远鸥浮水静题。

初五日乙亥 巳正谒庙。贺铭石堂庆。过星方谈，其日来多讨论盐法。

涤生过谈近事，诚然诚然。余语以中年以后，人事渐增，精神渐减，惟识见较少年不同，得下手时，即当下手。学问无穷，将来之所至非独人也，而有天矣。

翊云过谈，手谈两局。晚，浏览嵇文敏曾筠《河防奏议》末卷工程说。

初六日丙子 辰正谒庙。检《事例钱法》。己卯公觞杨致堂河帅。得家书第十一号。九月廿四日寄。

初七日丁丑 辰正谒庙。检《通考·禁卫兵》。复家信第十五缄。腊月五日到。同人公觞黄爱庐都转。

初八日戊寅 辰正谒庙。检《钱法》。饭后过星方，兼晤翊云。晚，邀各通家集。

初九日己卯 巳正谒庙。检《禁卫》。翊云来谈。久香生日，未往。晚，在岵瞻寓，邀同年为消寒雅集。

初十日庚辰 辰正谒庙。送爱庐行。过星方谈。抄《禁卫兵制》粗毕。

十一日辛巳 勾到侍班。将交寅正开车，进朝房已交辰初，宣召过矣。日尚未出。辰正散直。回寓已午正，乃谒庙。去时不觉寒，而回时太暖。目为日光所射，闷甚。

十二日壬午 巳正谒庙。检《禁卫兵》。前冠以叙，后附养育兵。中外兵额，拟划作三次比较。《通考》至乾隆五十年止，在添补实兵之后，此为一次。《会典》至嘉庆十七年止，又为一次。《中枢政考》修于道光

初年，于今日之制最少出入，又为一次。借得二书，以《通考》合之，想五日可毕耳。

贺镜波堂庆。星方过谈。

十三日癸未 巳初谒庙。检《兵制》、《驻防》、《绿营》。刘心斋同年过谈礼幸。闻杨仰山之耗。

十四日甲申 巳正谒庙。检《仓储事例》。晚，集甬垞处课诗“霜叶红于二月花”归寓夜分。晚，痔创颇剧。

十五日乙酉 巳正谒庙。撮《漕粮》，拟为表，成十余图。星方过谈。得家书。十月十四日第十二号。

十六日丙戌 辰正谒庙。后集漕粮数图。翊云过谈。复家书第十六缄。次早寄，十二月十六到。

十七日丁亥 辰正谒庙。阅星方所辑《银钱条议》，拟作《铸大钱条议》。翊云过谈。

十八日戊子 辰正谒庙。定《大钱条议》稿。锡侯过谈。晚，赴小初约，酒后局棋，颇觉费目。

十九日己丑 卯初进西华门接驾，辰正五筹方至。五筹至，则果硕马至。散班后，过国史馆。检嘉庆十一年《实录》。

二十日庚寅 耆中堂到任，进署。午初回寓，谒庙。两日蚤起，目又痛。

廿一日辛卯 辰正谒庙。目稍愈，尚觉浏览费力。随意翻书，抄《啮啮》一则。晚，星方过谈。

廿二日壬辰 辰正谒庙。辑《河东盐务》篇下。头绪纷繁，检寻颇费目力，未半而止。星方过谈，读所记《芦盐纪事》。晚，子章过谈。

廿三日癸巳 巳初谒庙。辑《河东【盐务】》下篇粗就。三日未出门，目稍愈。午后，晴皋、岵瞻、久香、愿船过谈。杨宝臣来谈。

廿四日甲午 午初谒庙。潘星斋见过，未晤。贺杜石樵师寿。顺候夔堂、叶唐两前辈。抄【《河东盐务》】下篇未竟，日晷正短，已黄昏矣。

廿五日乙未 巳初谒庙。叶唐前辈见过。抄【《河东盐务》】下篇毕。晚，集岵瞻，课诗，马乳蒲桃，得昌字。

廿六日丙申 辰正谒庙。试小楷二百字，目光尚如旧。补检《河东

【盐务】》下篇。检《漕运事例》。将折征抄撮大略，可备一篇作料。集星方寓消寒。得赖仁宅书、张松泉书。

廿七日丁酉 巳初谒庙。子刻冬至。复赖仁宅书。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实录》上半。

廿八日戊戌 巳初谒庙。阅癸丑【《实录》】至十二月。九丹过谈。得古樵书、附荳修信，于初四日寄。葛鹤汀书。

廿九日己亥 巳初谒庙。出候数客。奎印甫招，未赴。岵瞻、翊云过谈。

三十日庚子 巳初谒庙。摘癸丑暎夷入贡事。出候数客。王开甫招，未赴。连日目涩，思稍将息，而又须夜起。

十二月

初一日辛丑 直日，入朝。车行四刻，由东华门至景运门一刻。寅正一刻起车。过史馆。巳初回寓，谒庙。夜起冒风，目又不快。浏览过数百字辄疲，乃憩。复鹤汀书。

初二日壬寅 巳初谒庙。《纪暎夷入贡》篇粗就。久香过谈，薇堂过谈，兼邀锡侯小叙。

初三日癸卯 巳初谒庙。录前篇，并增删数处，颇有条理。盖澳门、舟山之事，已萌芽于五十年前矣。久香寓，课诗，寒云带飞雪，得飞字。

初四日甲辰 巳初谒庙。写对两付。目涩不能浏览。复省堂书。官督商办折略。

初五日乙巳 巳初谒庙。大风。早，贺子贞五十生辰。午后，贺晴皋堂庆。

初六日丙午 巳初谒庙。是日，大高殿开坛祈雪。得弼夫信，即复。晚，集角垞寓消寒。

初七日丁未 巳初谒庙。校《起居注》册五签。子章过谈。致少穆先生书。由翰宇寄。得翰臣书。申甫过谈，知送一等。复古樵书。廿二日，附椒云传改。林颖叔尊慈寿联：元日樽开，星妃献寿；南陔篇补，水部能诗。

初八日戊申 巳初谒庙。贺耦庚前辈挽联：绛节去思多，经世谁将逞稿续；黔山陈迹往，爱才犹感寸心同。附识。公尝为言，世人哀挽，每书缣帛，以衣被生人之物，挥洒弃掷，亦暴殄之一端。嘉言在耳，未之

敢忘。任芎圃都转夫人挽联：悬车七秩尚眉齐，更就养高牙，委委副筭真健羨；绣佛万家犹顶祝，想往生极乐，些些老泪莫轻抛。

复古樵书。笔墨数件。

初九日己酉 巳初谒庙。复椒云书。廿二寄。又作濬川、可舟两信，待寄。晚，集铁梅寓，课诗，四坐无言星欲稀，得琴字。

初十日庚戌 巳正谒庙。作介槎信，待寄。出候星方，未晤。过翊云，手谈两局。久香过谈。得莒生冬月二十书。晚，邀陈念庭、蔡守斋、张璜溪、章圃、杰夫、铭石、翊云。

十一日辛亥 巳初谒庙。得惠农书，其令内侄汪带来。喜甚。其肝疾仍复举发，乃蒙念痔漏，以绒裘为赠。云即俗呼金丝猴。又寄麦方鼎铭，当与子贞、石洲、愿船同订之。出候念庭。

晚，邀锡侯、晴皋、薇堂、九丹、翰宇、颖叔、子章课诗，燕山雪花大如席，得风字。订以后诗字札记功课。

十二日壬子 巳初谒庙。锡侯过谈。蔡守斋召饮。得梁香初书。检《驳船》。

十三日癸丑 巳初谒庙。复香初书。小初过谈，属作尊慈寿序。检《漕官》。晚，铁梅、久香、岵瞻、甬坨集，课诗，南中荣橘柚。

十四日甲寅 巳初谒庙。改定《户口篇》，脱稿殊不易言，改为《丁额》。

十五日乙卯 巳初谒庙。改《丁徭编审》篇。

十六日丙辰 巳初谒庙。辑《丁随地起》。晚，小泉招饮。贺翊云观察粤东。

十七日丁巳 巳正谒庙。改录《丁额》及《丁随地起》二篇。过翊云、晴皋、九丹。得廖伊臣书。

十八日戊午 巳初谒庙。添注《河东》篇。增《冯光熊列传》二条。同铁梅送潘师寿。吊李春帆。得曾师海书。

十九日己未 进《起居注》。卯初入朝房，过衙门饭。咸安宫饭食，一而费五，可以已矣。赴内阁送书。至国史馆，交还冯、蒋两传。午初回寓，谒庙。增《河东》两条，可以脱稿矣。

二十日庚申 巳正谒庙。己丑公钱汪衡甫宗丞出署浙藩、朱丹木陈

秦臬及翊云观察。是日，潘吴县师赐寿。大风。

廿一日辛酉 侍天神坛祈雪班。丑正至先农坛门外账房。由外门至此约里许，入步出车。候同班至。孙兰检、卑饮芳、保奎、云莹章。将交寅正进坛。由账房至此约二里。三刻侍班于坛下，西乐悬之上，礼毕乃退。是夜大风。上将事诚肃，读祝毕，伏良久。虽拜位有幄，而严寒烈风，当之弗迷。皇四子、皇六子分献两坛。鹄立小臣，忘其凛冽。

寿吴县师。终日大风。

廿二日壬戌 巳正谒庙。寿岵瞻五十：“五花行夜神弥勇，双鹤盘云羽已丰”。晚，集星方寓，公宴丹木、翊云。

廿三日癸亥 巳正谒庙。久香过谈，为筹度岁。星方过谈，改土设流多见鄂西林奏议。晚，岵瞻、翊云过谈。

廿四日甲子 巳正谒庙。应酬笔墨数件。贺绮屏生子，已五十矣，可喜也。晚，翊云过谈。

廿五日乙丑 巳正谒庙。得吉甫书。作惠农复緘。过星方谈，顺谢数客。

廿六日丙寅 巳正谒庙。抄《暎夷入贡纪事》，寄惠农。午后，同乡诸君集，课诗：“归雁喜青天”，得归字。

廿七日丁卯 巳正谒庙。得黄爱庐书。锡侯过谈。复省堂书。次日寄。得少穆前辈并镜帆书。

廿八日戊辰 巳正谒庙。料度岁事。得何亦民书。

廿九日己巳 辰正谒庙。进城酬应。贺穆师寿。过艮峰谈，令人意远。早辰，喜雪盈寸。晚晴。作楷字条幅一。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正月

初一日庚午 侍太和殿朝贺班。寅正进城，值上祭堂子，禁门皆扃，东安门启。入至殿下恭候。辰初二刻，驾由殿后升座，偕同班侍立于殿内西三楹之前，礼成乃退。朝服貂褂。太和殿今之正牙，朝贺之礼最为严肃。读表官在殿门外之东，夹以满汉两大学士，皆跪，读毕趋下。都御史领京畿道为纠仪官，侍殿门外之西。元旦朝贺班，向以两詹事，温明叔前辈升太常少，詹缺，因得承乏。

回寓将巳初，祭家庙。午正憩两刻。翊云、久香、铁梅过谈。

初二日 拜客，兼贺颖叔慈庆，留酌。闻林母爱惜物力，率先操作，抚颖叔以有成，可敬也。

初三日 试帖一首，石出倒听枫叶下，得听字。拜客。过久香谈，摊书满案。

客岁正月起，行宋人深衣日谒家庙之礼，惟二月廿四日、侍御门班。三月初六日、浚殇。初八至十四日、随扈。五月初四日、便血。六月十九日、海淀冒雨归，衣尽湿。二十日、无事。七月廿四日、三十日、均以泄肚。八月十八日、腹疼。九月初二日、痔。二十日、同。廿五日、晚起。十月十六日、无事。十一月初一日、直日。十九日、接驾。廿一日祈雪班。未行礼。今后不系逐日之下，阙日乃记。

初四日 进城拜客。试笔，作小字，笔墨未能应手。

初五日 早，拜客。得李芸圃书。得郭萑修复书，知古樵两缄已达。《乐毅》第一遍。到会馆。过翊云夜谈。

初六日 得秋卿书。折一开。即复秋卿书。复亦民书。晚，集岵瞻寓，课诗。谷生日，得生、日字。

初七日 过蒋申甫谈。过星方，见《福建盐法志》，颇讹陋。折一开。得《浙西水利备考》，道光四年婺源王凤生著。

初八日 《乐毅》二。得《治安文献》，长洲陆寿石、韩讷同辑。是书多公牍，名实不副，然掌故及轶事不无可采。康熙三年甲辰序。《黎襄勤奏议》、《畿辅水利四案》。晚，过翊云谈。

初九日 折字一。得客岁冬月廿五十二号家书。星方过谈。复作家信，第一缄。附黄伟山世兄书。次日寄。得雪轩书。

初十日 《乐毅》三。复罗葛人书。复雪轩。次日由郑家杰寄。曾霁峰年丈八十寿联：左海耆英西江善最，龙文弈叶鸿案常珍。

十一日 折字一。昨晚，邀翊云、弼夫、绮屏、念庭、牧亭及张梧生春茗。是晚，偕同乡饮随季寓。

十二日 立春。折字一。作胡年母寿叙，未毕。

晚，集角垞寓课诗：“忽逢桃花林”，得源字。

莫辨径行处，秣桃夹岸繁。遭逢惊意表，倏忽到仙源。峰转应无地，蹊成妙不言。当头红雨湿，瞥眼绛云翻。流水浑疑梦，深林突见村。花随人避世，木是古蟠根。邂逅春风早，芳菲福地暄。秦时明月在，照树欲黄昏。

十三日 驾幸圆明园。《乐毅》四遍。作寿叙毕。下午，过厂肆，星方招饮。夜同过岵瞻寓，归已夜分。

十四日 日课小楷，不悉记，每遍毕，系于日下。得三弟并高奋甫侄婿书。张琴萝二尹带来，并晤谈。名寿。作镜帆复书。过翊云谈。

十五日 第五遍。检《典例钱法》。连夕会馆灯宴，夜分始归。

十六日 午后候客。过翊云谈。

十七日 第六遍。久香过寓，并邀铁梅、翊云、湘珮、星方、岵瞻。

十八日 检《钱法》。牧亭、晴皋招。过星方夜谈。

十九日 午后，赴许信臣招。上午，己卯公宴，晤袁素珊。信臣藏潞公字卷，有磨焦晓翔语，意宋时有官磨岁计事，大语未详。得陈滋圃方伯书。

二十日 第七遍。题覃溪先生《延年益寿瓦拓》，用原韵。寿子贞五十。岵瞻邀。

廿一日 坐客相续。册字一开。得客腊八日家书。集久香寓，课诗，羨鱼结网。

果羨江鱼美，休云木可缘。结绳师上古，沈网入重渊。秋水思鲈后，春风荐鲔先。馋心生溉鉴，徒手笑忘筌。但解弹长铗，何因试小鲜。绸缪勤暇日，梦寐慰丰年。巧学蛛悬月，愚怜鸟信天。阳鱗能避饵，圣世礼罗贤。

廿二日 作少穆宫保复书。晚，翊云过谈。

廿三日 第八遍。复家信第二缄附。复陈滋圃方伯信。

候袁素珊谈，言河工不许报另案，恐险工真正贻误，莫若准招另案，而另案之款务取诸岁修节省之中，庶常工不至坐糜，而险工足资防护。

廿四日 锡侯、翰宇公邀何子贞及同乡诸公。是晚，谈宴颇欢，席无过费，陪坐亦安。

廿五日 第九遍。翊云过谈。贺岵瞻堂庆。久香过谈。

廿六日 赴园引见。是日，京堂察典，引见六十二人，旨俱著照旧供职，为近时所无。同乡团拜。

晚，赴久香招，王夔堂前辈、吴崧甫仓场在坐，谈户部仓场事。是日，谒庙礼缺。

廿七日 赴园谢恩，同官于大宫门外叩头行礼，颇不从容，由人多无赞也。三品以下，惟副都御史不引见。今岁宗丞汪衡甫出差，以通政司领班。是日，上朝太后宫。

林颖叔邀松筠庵，时谏学亭新成。

廿八日 己丑公宴。

廿九日 第十遍。晚，赴绮屏邀。岵瞻过谈。

三十日 第十一遍。得家中腊月廿四安书。晚，集铁梅寓，课诗：明目达聪，得询字。

二月

初一日庚子 日食。久香过寓。

集星方寓，公邀袁素珊、崔正甫。素珊言，中州官场人物甚有条理，周昺潢有惠政，言河工惟土工不能假借用料，费大而无实。又言州县年解之款，务及额征之数，其指拨从前欠缓，各从其便，尚未细领其旨。

见《皇明通纪》刻本小样，而书可观。

初二日 第十二遍。复家信第三缄。附林步源荐书，三月初二到。

初三日 出候数客。过会馆。晚，翊云过谈。

初四日 第十三遍。定《银钱价直稿》一篇。星方过谈。吴梅村《清凉山诗》之误，有宛平《王相国集》可证。名熙。

初五日 校《积贮志稿》二卷。点李课赋《爱溇江》，明《一统志》谓之阿也苦江。久香过谈。得香初书。

初六日 第十四遍。定制《钱品式稿》一篇。同年诗课：益节藕，得时字。

气朔盈亏理，玲珑藕有知。虚心能受益，多节识归奇。候与长赢合，灵从的薏窥。一弯辰指斗，数寸雪添丝。有窍通消息，其根妙转移。欲开花十丈，更胜木骈枝。月应梧桐叶，风来菡萏陂。蓬池莲献瑞，舜轸正调时。

初七日 定诗稿数篇。《纪户部鼓铸》。星方过谈。

初八日 第十五遍。送翊云行。得霞九师书。夔堂前辈招。

初九日 第十六遍。定《钱铜禁令》稿一篇。复香初书。

初十日 定《铜政》稿一篇。晚，偕子贞、愿船集章圃寓。

十一日 第十七遍。附载数例。

十二日 移居椿树胡同。铁梅、星方、久香、岵瞻各送食物，兼邀子贞饮。是晚，月明如昼。子贞集赠楹帖：月夜花朝真受享，玉堂金殿要论思。

十三日 第十八遍。改定《大钱议》。

晚，集岵瞻寓，课诗：拜赐官壶雨露香。

寒宵方草制，法酒赐官壶。拜展衣冠肃，香分雨露腴。传宣颂合使，酝酿出天厨。掌回金茎挹，腰轻玉带扶。上樽尝馥郁，中谢感沾濡。作醴臣材丑，为霖物望孚。冰心盟淡泊，泥首听欢呼。愿介南山寿，和甘祝圣符。

艮峰云，南山不入颂扬为妥。

十四日 过铁梅，见所谓仙蝶，殊驯扰，翅黄，四足。

十五日 第十九遍。集同乡诸友课诗：益节藕。过厂肆，得《续三通》一部。

十六日 出谢移居贺客。过九丹谈。

十七日 写《乐毅》至二十遍。余半开，次日足成。

是日御门。何裕承以正詹升阁学，杜翱以读学第一升少詹，臣以第三升授通政使司副使。

谢恩折稿。

新授通政使司副使臣王庆云跪奏：为恭谢天恩事。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通政司副使著王庆云补授。钦此。窃臣闽南下士，学浅才疏，二十七年五月御试翰詹，蒙皇上逾格鸿慈，由编修超擢侍讲学士。上年七月，转补侍读学士。两载以来，涓尘无补，兢惕方深。兹复仰荷恩纶，俾授今职，伏念通政总司题本，副使襄赞卿曹，职掌奏章，事关体要，如臣痔昧，惧弗克胜，惟有自矢慎勤，殚心学习，冀无负高厚生成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是晚，赴海淀，仍宿翰林院朝房。

十八日 寅初二刻多，进宫门递折，回朝房假寐。卯初三刻，进内朝房。卯正二刻宣，入内左门即奏事门，于勤政殿墙外西房候。是日，同谢恩者十余人，宣十一人入。辰正，召见于勤政殿东书房，免冠叩头。

上问：朕升汝通政司是正使是副使？

臣奏：是副使。

问：由何官升？

臣奏：由侍读学士。

问：大考一等几名？

臣奏：第一。叩头。

问：由何官升？

臣奏：由编修升侍讲学士。

叩头。

谕：汝由侍讲学士转读，未做过翰詹五六品官？

臣奏：是。

谕：由学士升副使，与升詹事衙门是一样。

叩头。

问：年岁？

臣奏：实年五十二岁。

谕：朕以为汝有六十岁了，原只五十二岁。

问：学士品级？

臣奏：从四品。

又问副使，臣奏：正四。

谕：虽同是四品，究有正从之分。叩头。

谕：学士现有两缺了，汝一缺，杜翱一缺。

臣奏：是。

问：衙门派过办事撰文？

臣以是日召见人多，上问已久，只奏未派。上未问及国史馆，故未奏闻。上略俯，臣叩头，冠，退出。

午刻回寓。由学士升阁学、詹事为正升，其途径直，转正卿堂则略迂。是日，朝中每以此相慰，然小臣何德何能，不二年由编修躡至正四品，如一念稍嫌迂滞，即此心不可以对天日。且通副宪纲在少詹之上，较之少詹，可免大考，而考差归入京堂，只作一论一诗。闻南书房有房间倚卓，视终日跌坐地上者，其劳逸悬殊。至通副向上转阶，皆是三品，而阁学、正詹，亦开列请旨。此又将来之时命为之，此时只以访问本衙门公事为要。

十九日 出候程楞香，请教署中公事。云：前此随日应送吏、兵二部缺本揭帖，由书吏经手，不免勾串稽迟，后改令直日提塘赅送。又当堂标明日子，提塘官画押，较有可据。至今两部并不给回条，然公事先尽其在我而已。

候齐小筠，晤谈。

二十日 巳刻，到任拜印。晚，弼夫过谈，兼邀牧亭、岵瞻。

廿一日 陈梅皋至京，晤谈，别十有余年矣。

廿二日 进署，收本八十七件。见默林引疾官文。

廿三日 直日。得正月十九日家书。丑正赴园，卯正初到，卯正进班。晤法懋亭，福礼。己丑翻译进士，艮峰称其为人。晚，集岵瞻寓，课诗：草衙长带，得衙字。

廿四日 晚，邀梅皋及同乡诸友。数日不作小楷，手腕便生。

廿五日 奎印甫邀陪德懋斋前辈诚。

廿六日 第二十一遍。复寄家书第四缄。

廿七日 为亦民书墓碑过半。

廿八日 第二十二遍，墨始浓。进署，收本四十二件。

过许滇翁，示以谢芎泉集中，有政初颐园先生书，言教匪之乱，由于河东盐课改归地丁。其说为余纪事所未及。借归，当补习。曾涤翁过谈，《会典》板片散漫不可收拾，为之扼腕。然能早一日度阁，尚可有补完之望，愈久则愈磨减矣。又言，唐孝廉扣截取事。余只微词。再晤当谏止之。截取原为入仕，扣截取即与休致同矣。吏部不误也。清书墓碑，字不匀称，当另书一通。

廿九日 早，进国史馆，交还《实录》副本并《积贮志》。午后待客。

三月

初一日 第廿三遍。出候客。午后，觞叶唐、菱堂两前辈、铁梅、久香、棣如、小圃。

初二日 第廿四遍。诗课，梅炎藻夏，得炎字。得全小汀复书。

初三日 进城。占课，得地天泰。过梅皋谈。增《河东篇》中一段。

初四日 第二十五遍。进署，收十六本。过祝星方太年伯母八十寿。是年二月，以五世同堂旌表。

初五日 寅初赴园直日，卯初二刻到，于西朝房更衣入，卯正叫起。巳正回寓。寄枢北书。

初六日 第二十六遍。分《续通考》卷数为五十四册。

初七日 过江右谢公祠。是日辰刻，得一孙。

初八日 寿郑锡侯。重定《丁额》篇，改前误一条。

初九日 邀铁梅、素珊、元圃、星方、正甫、岵瞻小集。正甫言，在晋时，农中丞起入祠名宦故老。传中丞抚晋时，汾水犯晋阳，城将溃，中丞择水冲处，躬率奋筑，水屡为却。又言，晋人言课归地丁，皆以为便。又言，闻之春圃大农，嘉庆初反和珅之政，遂并此善举，亦更张之。自嘉庆初年即有条陈者，屡飭晋省察看情形，至十一年乃定招商复引。

初十日 第廿七遍。进署，收十本。出城，候杨浚川，谈浙中事颇

详，良友循吏，别九年矣，丰采如故，兼能健谈。浚川属作谱叙。

十一日 检《折漕》各条。适翻《海运全案》，即以其事为缘起。

十二日 第廿八遍。成《罗[罢]折漕》篇，末附案语一则，以国初以来各案汇入，颇有条理。

十三日 赴园直日，卯正入朝，两刻许叫起，回城方已初。《折漕》附记两条。

十四日 范亭生日。连日肝气作楚，未敢服药。添改丁随地起二段。

十五日 第廿九遍。改停编审，冠以明事一段。过岫瞻谈。

十六日 进署，收五十本，河南失揭帖五件。星方过谈。检《续通考》，附《明役法》一段于编审之后。夜肝气发剧，至丑初不能寐。过铁梅、久香谈。微雨，有寒意。

十七日 检《经世文编》编审二则，撮附篇后。检《续通考》河夫两条，改入纪事。

十八日 第三十遍。岫瞻过谈。致翊云书。并加级执照，由黄升三（致钧）寄。升三南雄州同，为通家黄椿年兄，广东州判，甲午孝廉。随季生日，看花李园。

十九日 检《文编》，增《丁随地起》三则。岫瞻寓课诗，用汝作砺。

二十日 重书何同年先茔碑文，未毕百余字。

廿一日 赴海淀直日，将交卯正入朝。是日，程楞香召见。辰初，上问安太后宫，侍班于大宫门内之西。书碑文毕，大段尚一气。

廿二日 久香过谈。进署，收二十八本，河南失揭帖检获二件，尚短三件，办文行查。阅署库所度旧案，嘉庆以后或有可寻，以前则尘封垒积，不可问矣。

廿三日 第卅遍。定《丁随地起》篇，益以《经世文编》各条，后有所见尚当补入。会馆祀神。仍过李园看花。

廿四日 候袁素珊，未晤。过星方谈。改停编审一段。得可舟书。

廿五日 得莹圃亲家书。下午，久香、叶帆招饮。

廿六日 复可舟书。由折差寄。检《睿庙圣训》，抄一段。过锡侯、星方谈。检《初颐园先生传》。

廿七日 数日碎书约两遍。复莹圃书。由折差寄。晚，饮薇堂寓。

廿八日 第卅四遍。进署，收四十八本。得二月念七日三号家书。贺镜波堂庆。

廿九日 复寄家信第五缄。检明河夫。

三十日 改定《河兵》篇，冠以明事，末附两则。双坡过谈。

四月

初一日己亥 《乐毅》第卅五遍。改《免役》。

初二日 定《免役》篇。中贶过谈。晚，久香招饮。

初三日 第卅六遍。

初四日 进署，收本五十六件，进。

初五日 第卅七遍。题《谢芎泉先生集》后一则。

初六日 是日，考汉荫生。丑正赴园听宣。

初七日 直日。寅初赴园，卯初到，巳初回寓。晚，齐小芸招饮。第卅八遍。

初八日 堪孙汤饼之会，招诸同年小集。

初九日 第卅九遍。早，占得“萃之豫”。甲辰旬丁未日。

初十日 进署，收三十六本，进。为汤鹤树书阴鹭文毕。

十一日 第四十遍。为游文石书。晚，邀同乡为汤饼之会。

十二日 素珊招崇效寺，牡丹未开，观《青松红杏图卷》。下午，复同星方、久香过龙树寺。

十三日 久香过谈，同过元圃雅集。恭读《康熙文初集》。

十四日 第四十一遍，断续无章法。得三月初四日三号家书。陈梅庄至，快谈两时许。

十五日 甫交寅初，赴园直日，比至，日已照地，然尚早半时许。近宣传在卯正二刻后矣。午后，过梅庄谈。岵瞻招饮。寄复家书第六缄。

十六日 进署，收四十八本，进。邀梅庄、章圃、杰夫饭。

十七日 久香过谈。

集铁梅寓，课诗：熟精《文选》理。

彪炳《昭明选》，奇文至理并。读书翻水熟，教子浣花精。册府经抡择，诗家此课程。浮华删月露，研炼学都京。难字辛勤记，宏词子细评。百回灯火味，卅卷艳香情。曹李无疑义，风骚有继声。

道心钦藻鉴，温习励儒生。

十八日 第四十二遍。出候客。过素珊、星方谈。

十九日 节录《北征敕谕》，前只杂录，此可成一种。

二十日 第四十三遍。整理《续三通》编次，为一百六十六本。

廿一日 早，贺久香堂庆。用垞邀小有、余芳。始晤梅伯，言郎中，气味甚合，恨相见晚。进城，过崇效寺，鼠姑已烂漫矣。晚，复赴久香之招。

廿二日 进署，收二本。候梅伯言，适马湘珮在，因快谈。

廿三日 直日赴园，已初回寓。郭茵舟来谈。许滇生前辈来谈。何愿船来，以纪事稿请教，云近《会要》。晚，集小泉寓，课诗，远水长穿绿树来。

廿四日 录《北征敕谕》。第四十四遍。

廿五日 录《敕谕》，参《圣武记》作序，而不尽用其语，末段颇有昧。前晚，饮微过。星方过，夜谈。

廿六日 定《北征行在述略》，参以《亲征漠北纪略》，颇有增删。久香过谈，与同候岵瞻。又杂记一则。

廿七日 第四十五遍。定《述略》约成上卷，以御制诗补之，唯千之纪载，虽确不可援，须检《实录》耳。

廿八日 进署，收二十七本，进。弼夫过谈。雷鹤皋过谈，爽朗如黎月樵。

晚，集元圃寓，课诗：岩花待闰迟。

问讯花消息，芳心解待时。岁华因闰展，岩岫得春迟。谁挽芬菲驻，应随气朔移。天工深酝酿，山意助禁持。叶细阶桐验，林暄涧草知。色香偏耐久，开落本无私。月爱重园照，风还应候吹。抚辰方协纪，瑞藻识归奇。

廿九日 晦。抄《述略》中卷。折两开。艮峰过谈。

闰四月

初一日 代艮峰题卢氏县摩崖古洛字，折两开。抄《述略》下卷，未毕。此时更拟省啬精神，且留作闲中功课。未查《实录》，急切亦不能脱稿也。

初二日 赴园直日，将交卯正入朝。闻圣躬已康复，尚在奉三，无私视事。巳正回寓。得三月念六日四号安书。帖瞻过谈。作陈恭三兄候緘并附信。

初三日 写复第七緘家信。五月初八日到。重抄《述略》毕。

初四日 候雷鹤皋，未晤。过铁梅谈。昨晚同人诗课，使星，得星字，折两开，抄谢香泉书题后，呈滇生前辈。

初五日 进署，收十五本，进。过艮峰。第四十六遍。

初六日 贺邓绮屏迁居，借得《中枢政考》全部，检康熙巡方年月至四十年。过星方谈。

初七日 第四十七遍。检巡方年月毕，应访借省方盛典。康熙间南巡者六，巡塞外者七，南巡皆阅河，题目大好。

初八日 检辛丑年《渤海图说》，以《东华录》一段补之，可为篇。抄兵额，新旧《会典》及《通考》三段。

初九日 第四十八遍。晚，集星方寓。

初十日 直日，留署，收二本，进。检阅前后兵额，似可着手矣。顾乾隆二十九年《会典》，六十三万有奇，五十年作《通考》，则仅五十九万有奇，其间未闻裁汰，而名粮增实兵即在此时，殊不可解。至嘉庆十七年重辑《会典》，据星方给谏单稿，则又六十六万有奇，于是疑《通考》为未确。今其目散见于下，必逐条分合，核与《通考》前卷总目异同，乃可得其确数，且其于各省兵增减亦详，须俟暇日为之，不能速就也。

十一日 第四十九遍。进署，收三十本，进。过铁梅谈。检《味余书屋·御论》。晚，邀子贞、梅庄夜谈。

十二日 帖瞻过谈，杰夫招饮。昨晚至丑方寝，是晚亥刻尚不得憩。古人云：治怒最难，不知是理义之怒，抑血气之怒。

十三日 候张石洲，借《癸巳存稿》。《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仁之用情顺，顺则易流。义之用情逆，逆则易睽。反之于身，以行吾义而已。晚，复不得好眠，欲求粹养，独不如人意何。

十四日 阅《癸巳存稿》十数条，博而不要，美质必须闻道，信哉。两日亦书《乐毅》一遍，都不知静，不当列入遍数。

晚，集铁梅寓，课诗：“薜萝若在眼”，得阿字。谢灵运诗。

十五日 进署，收十七本，进。作字颇如常时，即此可以观心。

十六日 第五十遍。

十七日 购得《文献通考》，适从陈弼夫借得《会典·户部》，得此，消夏不寂寞矣。

十八日 寅初，乘月赴圆明园直日。晤久香。余以肝气作，先回。比入城，则风日燥烈。足成五十一遍。

十九日 是日，邓介槎同年至京，别十有三年矣。连日肝动齿痛，火不下行。下午，铁梅、小笠、涤生过寓，课诗：“轻扇动凉飏”。得风字。

二十日 邀介槎及诸同年雅集。

廿一日 进署，收六十余本。晚，集岵瞻寓，海不扬波诗。未作。数日杂作数纸，杂记数事。

廿二日 得可舟书。数日齿痛，肝气亦时发。

廿三日 是日，未谒庙。过陶臬香前辈投刺，兼候铁梅，未晤。和[贺]兰庄堂庆。过介槎谈。回寓，肝气发剧，终日不快。犹足成五十二遍。得陶廉生书。

廿四日 得雷震初书。权衡永道。将重理历朝会计篇，节目繁重，提辍。晚，与介槎谈至夜分，亦爽亦静。丑初睡熟，燥气为平，药石固不如慎起居也。

廿五日 第五十三遍。以事例增定《丁归地粮》篇。得车敬之书。

廿六日 得朱丹木书。直日，赴海淀。回寓小憩。赴星方约。

有旨：五月五日于上书房中天景物考试。

廿七日 少穆前辈书来，以洱茶为赠。小笠来谈。介槎夜过，为风雨催归。

廿八日 第五十四遍。陪介槎，饮铁梅寓斋。

廿九日 申甫、双坡过谈，双坡携去《通考》一函。

五月

初一日 第五十五遍，用新刻格子。过铁梅谈。

初二日 进署，收四十七本。过子贞，见雨农为望坡师所作墓碑。过艮峰，翰宇堂庆。

初三日 久香过谈。第五十六遍。

初四日 晤黄莘农，闻霞九师凶问。偕铁梅赴海淀，宿棣如直庐。次日，考京堂试差。

初五日 将交寅初起，寅正至福园门，候齐进门，数折趋西北，至中天景物，为皇子读书处。同试者二十有二人：花松岑、张小圃、曾涤生、周芝台、李铁梅、李滋园、和兰庄、程楞香、邵又村、瑞芝生、何小笠、和五斋、黄莘农、文小芸、倭艮峰、杜云巢、锡鹤亭、雷春亭、田敬堂、车意园、沈子衡。应制见得思义论，赋得大德不官，得臣字，五言八韵。卯初见题，午初交卷。

是日，宿雨未晴，笔墨余润。试毕，仍饭棣如处。申正进城。

初六日 岫瞻过谈，题笔：中天景物天中节，曾共群公染翰来。圆健从心无与比，冰瓯涤处招花开。竟日坐客。得雪轩书，知梅林尚未到浙。

初七日 进署，收三本，进。介槎过谈，至夜分。晨，过溟生前辈谈。以《旧唐书》相赠。读《几暇格物论》。得伍崧生书。何蕺民农部过谈，醇谨士也。

初八日 寄何保如同年书，附复朱丹木书，又车敬之书。得家中四月廿六日安书。同年公宴介槎于龙树寺。

初九日 复家信第八缄。星方过谈。得亦民书。同乡公宴介槎于诚家园。进城，偕过星方，谈至夜分。

初十日 致林亲家一缄，于家信内附寄。候周芝台、翁二铭两前辈，均未晤。晚，集岫瞻寓，夜谈至子初。

十一日 久香升少詹，集寓中，商作谢折。下午，用垞过谈。雨。闻已得新疆兵额。

十二日 是日，携回去年正二两月揭帖，派书吏李登瀛、王兆元进署，收两本，进。重定《赋册粮票篇》。旧题《纪田赋》似太廓，当以历代田赋附入勤垦篇。岫瞻过谈。

十三日 得秋卿节缄。出候客。过星方谈。检奏销揭帖十余件，归省抄。

十四日 过介槎谈。检揭帖。二十八年正月毕，共五十三件。久香过谈。

十五日 酬应笔墨，尘积未清，作真行十余件。下午，闻介槎及诸

同年集久香寓。

十六日 复何亦民书。附星方寄。午后，邀介槎及诸同年雅集。

十七日 进署，收二十八本，进。送还正月揭帖五十三件，取回三、四、五三月，检抄二月二十余件。甘肃各标马步守兵额别抄。

十八日 过介槎话别，承以梅宛陵、施愚山两集见赠。检抄二月揭毕，甘饷一条最巨，其各省岁拨兵饷一千六百余万，亦附见于此。寄苏州许十七信一封、银五十两。晚，邀子贞、星使及郑小山、沈幼丹、何愿船雅集。

十九日 检抄三月揭毕。

二十日 检抄四月揭毕，又五月九件。

廿一日 是日，留署收本。进署，收五十二本，进。送还二、三、四月揭。过铁梅，值星方畅谈。

廿二日 进署，收四十六本，进。带回六月揭百十一件。改定《蠲免》篇，顺治、康熙两朝夹论，不繁而颇括。

廿三日 检五月揭数件。出候客，过星方谈。改定雍正、乾隆两朝《蠲免》两段。丙辰再周，极感难继矣。得闰四月廿四七号安书。

廿四日 增嘉庆朝《蠲免》一段，是篇略可脱稿。再检事例增入，拟亦无多。得茵林先生诗启。复家信第九缄。

廿五日 检五月揭数件。久坐，肝气不舒，宜戒。

廿六日 携回七、八两月揭。进署，收十六本。过铁梅谈。酬应笔墨数件。巫雨池前辈六十寿联：台阁光仪，寿星见丙；海滨教泽，德水流丁。

廿七日 改定《免科》篇前半。为张石洲题照。

廿八日 早，谒顾亭林先生祠。祠在报国寺。是日，先生生辰，兼送子贞奉使粤东。

廿九日 直日，赴海淀。归寓，肝气颇愈。

三十日 成《免科》篇。又检《事例》，补《赐复》篇数条。

六月

初一日 丁卯。是月，四日大暑，二十日立秋。读叶水心《宋财用论》，有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所患语，颇足破近日群疑。其言患贫

消阻情状，令人发喟。今四柱册始于宋，谓之元管、新收、已支、见在。检上年五月揭约二十件，别抄江宁织造奏销。

初二日 先大夫生辰。进署，收四本。寄可舟书，与说介槎兑项当还。素懒为书札，然远近寄书致问，良感其意之勤。倘日作一函，不久便可了此宿负。

午后，久香过谈，因有祭品数器，兼招铁梅、星方、岵瞻小集。席间肝气痛甚，是夜痛两次。

初三日 阅《乾隆诗初集》第一函。

肝气又发，试以方仙按摩法，稍止，复作，知中有积滞，不尽是气不舒散也。晚，过小山诊脉，方：术麦枳曲丸。加焦于术，焦建朮、焦麦芽、醋炒青皮、整半夏、焦枳实、砂仁壳。

初四日 先慈忌辰。是日大暑，前夜大雨，早雨甚。阅初集二函，抄数则。酬应条对数件。

晚，仍服前方。连夕梦先严慈如生时，是夕并梦先大母，皆如生前供膳，梦中惟知伯兄为物故耳。下午，肝气仍发，两日喜卧。

初五日 早颇清爽。检揭帖数件。进署，收三本。九衢泥潦，轨辙崑崎，殊不易行，而溽浊之气，触人作恶，轩冕耶，泥途耶。带回上年十一、十二两月揭。

改前方，加茯苓，服之。左肋一筋从左背至左膝后，动则掣痛。

闻寿臣廉访至天林寺，未能往看也。

初六日 检揭帖，未数件，觉胸气不舒，辄止。酉初赴海淀，偕久香宿翰詹房。夜熟睡，未服药也。大抵祛湿之品必燥，燥则伤筋，而肝愈不和。

初七日 卯初进朝直日。晤寿臣廉访。退直，过筱圃直庐，午初回寓。未免受风日之气，是晚，肝气大作，然筋掣之患颇愈。得陈滋圃方伯书。有副信。

初八日 停药两日，而筋痛良已，悟燥剂不可妄服。连日早饭减，尚可强餐，午后则作楚。是日，胸前少舒，夜饮约七八杯，亦未尽通畅也。

初九日 岵瞻过谈。检揭帖数件。得山阳鲍小山书，桂生。云欲执贽，尺牍工丽，余何足当之。由筱圃来。所嘱为霞九师古文序，则未敢辞

也。内附师一信，为之先容去冬遗笔，能无凄然。晚，寿臣过谈。夜，肝气甚平。

初十日 进署，收五十二本。得赵介坡表兄书。得高省堂书。得黄蘅洲同年书。陈心泉太史见过，未晤。午后，肝气又复穿痛。检揭数件。

十一日 检揭十余件。午后，同乡公觞寿臣廉访于陶然亭。宿雨初晴，风物清爽，藉杯中以洗肝气，谈叙颇舒。傍晚，过星方，同赴久香约，仍纵谈。归寓戌正。旬日以来，惟是日肝气未发。得陶桂门书。

十二日 检上年六月揭毕。文小芸典浙试，托彝斋伦布。又以谳达，未能到署。时程楞香奉使山左，未归。收本，只两人递换。下午，检上月揭数件。

十三日 先慈诞辰。进署，收九本，送还上年六月揭百十一件。是日，肝气甚平。

十四日 蒋申甫、黄华三、张子青过谈。傍晚，邀寿臣廉访，偕诸同乡雅集。

是日早饭后，肝气复发。前两夜不甚得眠，病加小愈，求药石固不如慎起居也。孟子曰：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忆前送惠农序，以不善自卫相规，试思孰非有未卒之业者，能不三复邹峰之言。

十五日 入夏以来，是日颇有暑气。赴署，收二十八本。旧藏康熙间《皇舆图》为星方借去，未一年辄忘之。前辑《北征述略》，检乾隆间舆图地名方位，都不符合，忘书久，似忆良朋矣。今忽来归，以证《述略》地名，十得八九，不禁狂喜，暇日当补入。

十六日 以《皇舆图》证之《北征述略》，大抵字音同，又语音时有轻重，如呼伦泊作枯轮泊，颜土山作烟秃山，其方向、远近皆一线可寻，洵至宝也。是日，检上卷诸地名，别为释地，俟将来附于其后。

十七日 连日阴雨，书窗后帘坏，携书于内室观之，喧寂颇殊，偏仄图不能展，又辍。是日，读高宗诗二集，未见之事有关掌故者，辄为摘出。

十八日 进署，收一本。辙中污泥盈尺，气触人辄作恶。回寓后，肝气又发，至夜未已。是日，过铁梅谈。

十九日 得龙翰臣书，知武昌被水。马湘珮过谈，知江南水患果剧。

检上年七月揭，广东册式最为纷乱，无总散首尾。岵瞻连日过谈各省仓贮事，此今日之急务。

二十日 检上年七月揭毕，改《灾蠲纪事》篇。检睿庙圣训并赈恤，约为录出。是晚，星方过谈。是日立秋，暑甚。

廿一日 进署，收四十六本，交还上年七月揭帖八十九件。出城，过久香谈，闻浙江水状。是晚，久香过谈，岵瞻、铁梅亦至。时事之棘，首患在贫，惟有扼腕而已。然古今未有以贫而不可为者，得人以得民，乃此时首务耳。

廿二日 复翰臣书。改《灾蠲纪事》毕。

廿三日 丑正赴园直日，卯初三刻入朝。进城，顺候托彝斋，未晤。午后，睡约两时。晚起，翻书数叶。星方、岵瞻过谈。

廿四日 复黄蘅洲书。进署，收进四十六本。见少穆先生请假一月题本。过翰宇，未晤。旋得滇中复书。检八月揭数件。星方过谈。

廿五日 邸抄：浙省存司谷价划补地丁。复陈滋圃方伯书。初一日由折差寄。星方过谈。检八月揭数件。下午，候绮屏，顺过星方，晤吴补之。晚，涤生过谈，铁梅、岵瞻同至，谈过夜分。

廿六日 昨失眠，颇倦，胃气复不舒。定《述略》中卷释地。检八月揭已毕。得庄卫生郡侯书。

廿七日 进署，收二十三本。张筱圃过谈。星方过谈，旋偕铁梅、久香、岵瞻至松筠庵茶话，颇适。

廿八日 应酬笔墨数件。下午，过郭棣园，闻将乞假省觐，未晤。顺候齐小筠、马湘珮，拙官艰于生事，恐因境累心，乃于书乎寄之。既有涉猎，遂思采取，亦自有劳吾神者。然近日病源，未必在此，同人皆以伏案相规，亦颇自疑，拟暂辍数日，以纾之。

廿九日 进署，收六十五本。昨陕西本到，被湿十五件，视其晒晾颇干，虽印文字迹尚清，而黴污之痕殆遍。明日且送内阁，如不能进呈，则须发回也。

寄家信第十一缄。

七月

初一日 会馆行香。进署，收两本，同前晾十五本送阁。与岵瞻话

雨，夜起坐七刻。

初二日 是日，留署收本。进署，收六十七本，知前送陕西之本内阁已收。闲坐无聊，改《赈贷》篇一段。锡侯过谈，闻五月半所寄银、信，中途被掠。

初三日 改定《赈贷》篇毕。候刘冰如，询闽中风景。晚集马湘骖寓，为壶牒之会。

初四日 进署，收四十一本。检《会典·户部事例》，将细目另抄，以便寻阅，增雍正间灾蠲一段。岵瞻过谈。

初五日 贺王夔堂前辈升总宪，未晤。过铁梅谈。绮屏过谈。得家中五月晦日八号安书。属寄兰恕、蕙庭二条对。

检《会典·俸饷》篇，得名粮缘起。古来册上有饷，而军中无饷，往往而然，不过随时去其太甚。增养廉公费岁三百万，自乾隆四十七年至今盖六十余年，所费已二万万矣。求其兵皆实额，饷不虚糜，恐未易也。

星方、岵瞻过谈，至夜分。

初六日 进署，收五本。贺中颺观察左江。过久香谈。寄家信第十二缄，附庄卫生太守信。

初七日 进署，收五十六本。晚，集锡侯寓。过涤生谈。是晚，归寓又饮，微觉过量。

初八日 涤生欲借阅《河东纪事》，因旧稿涂乙太多，重为抄过。是日，抄上篇毕。申刻，集谢公祠，雨雹交作。晚，饮铁梅寓中，往来冒雨，未免为寒湿所侵。晤小泉，言浙江事，衡甫参详，未免语重。

初九日 肠腹不快。抄中篇。星方过，夜谈。留《仁宗圣训·理财》一卷，中可掇取者甚多。

初十日 丑初赴园直日，卯初入朝。晤中颺，闻星方所上收买近京谷石折子，议行。下午，候翁二铭前辈、蒋誉侯司业，未晤。过星方谈。

十一日 是日，奉派复勘各省岁考卷。抄《河东》下篇上半，文字太冗，节去数十字，以《圣训》各条附入，未以《灯窗笔略》一段互载。

十二日 阅《圣训》，于《河东》中篇附记一段，亦犹则例附载驳案之意。过俞松石谈。

十三日 进署，收三十九本。过艮峰谈。是日中元，上供以祭品。

邀集同乡诸公，晚饮颇多。

十四日 连日摘录《圣训·理财门》，可补诸篇所未备。

十五日 午门前西礼部朝房复勘试卷。是早，腹不快，进出颇见疲乏。午睡后，饮淡姜神糲汤，腹作响。

重抄《银钱价直》及《停编审》二篇。旧稿不清，略为审定。

十六日 将交寅初赴园，出便门，大雨如注。卯正进朝，复奏复勘试卷。磨出诗失粘、上本、漏印三本。至外朝房，晤艮峰，与雷春亭谈。归途又大雨。春亭言，江水至湖北本有港汊数十处，近皆湮塞，而江心又高，故匝旬连月之雨，亦非南方从来未有之事，而近年雨辄为灾，今岁尤甚。又言，此事颇有纪载。

午后稍晴。申甫、子和、云谷、双坡移樽小集。

十七日 检抄揭帖十余件。前岁滇中用兵，只用军需二十三万余两，外捐亦十万两而已。申刻赴园，宿东朝房。

十八日 卯初起，入朝直日。昨日本恐夜雨，而月色如昼，推此言之，凡事皆无须戚戚矣。傍晚，吊毛寄云奉讳。过星方谈，以《河东纪事》嘱证。

十九日 以《述略》属申甫补正。闻此二十三进馆。检抄九月揭毕。得枢北书，并赠我海错。晚，铁梅、久香过寓，并邀湘珮、岵瞻、云帆谈。

二十日 进署，收十五本，进。检十月揭毕。

廿一日 晚起坐，至钟三点方眠，犹未熟也。检揭帖十余件。酬应笔墨十数件。

廿二日 是日未谒庙。焦燥物皆宜戒。

星方过谈。检十一月揭毕。候晴皋谈。何石卿宫赞见过，言读书有余味时方结邻。晚，九丹、冰如招饮。

廿三日 闻少穆宫保引疾奏至。检揭帖十数件。入城候客，晤赫蓉峰少詹，顺过华少京。达轩生日。夜梦作五古十余韵，醒只记二语。云：时艰力虽任，愿大心自忤。用韵似太奇。

廿四日 进署，送还去年八月至十一月揭帖。吊陈文恉丧。候滇生前辈。进署，收十本。星方过谈，岵瞻、久香、湘珮亦至，谈至亥初。夜分雷雨，起坐。

廿五日 借得《瀛环识[志]略》，读之。申刻赴海淀，遇铁梅于西直门外。

廿六日 前夜雨，比晓愈甚。卯正入朝直日，衣尽湿。回寓而院落积水。竟日翻《瀛环识[志]略》。

廿七日 《识[志]略》颇善叙事，而于立言之礼甚多违碍，未免为之惋惜。如驳轧船凿舟之事，甚属无谓。午后，邀中觐、小泉、印甫，饯别萃珊，角坨、岵瞻作陪。

廿八日 得梅庄书。进署，收六十二本。旧作《北征述略》，官书阙处，不得不取《东华录》接续其间。因属申甫于进馆时，代检《实录》，逐条易之。是日，补正各条，于是所采皆官书矣。

廿九日 得六月念二第九号家信。辑《述略》下卷释地，冠以例言四则，庶可脱稿。此事真急切不得也。午后，过铁梅谈，适涤生在坐，因取《瀛环识[志]略》借观。涤生明眼人，不知以为何如也。顺候久香谈。

三十日 为雨生看试帖一遍，存者以朱圈识之，约百三四十首。检畿辅常平一揭。楷书团扇二。牧亭过谈。

八月

初一日丙寅 前月二十九日，得家中六月念二日安书。第九号，附成旗同年复缄。早起，书折扇数柄，笔路苦未凝炼。是日放各省学差，于未刻见全单。

久香、星帆、岵瞻过谈，铁梅亦至，因留便酌鬯谈。久香矩度谨严，可师也。铁梅胸怀空阔，亦可师也。于事上收敛太过，便恐心狭，于心上舒展太过，又恐无节，故治生亦是大难。

初二日 未明起坐，写复家信第十三缄。

事至不得已而后委之于命，不如预先将命字认真，更省得三心两意。稍能见理，便不敢怨天，稍不自克，便至尤人。故去怨易，去尤难，去尤无别法，只是信得命住。

进署，收三本。带回旧年河东盐务揭帖四件，见户部请开筹赈事例奏。陈心泉过谈。

初三日 闻岵瞻转科，为之一喜。

梁茵林中丞挽联：旄节历名朝，子舍养嗣，晚景未阑娱戏彩；丹铅留盛业，庚邮索和，新诗犹湿恹骑箕。前月得先生书，以戏彩亭诗索和，并属检槐厅载笔，欲为余作诗，殆未就也。

为贾亮才前辈书东坡效欧阳禁体雪诗。诗禁体物篇中，就人铺叙天王、宰相，以至贫女、野僧，无色不备，始悟其善于作禁体也。两三月不作真书，偶作大小两三幅，尚有和静之意。

初四日 致吉水主世兄唁函。霞九师于去冬由淮上旋里，今年三月终，年六十有八。六月望日，从山阳鲍一山学博桂生邮书一函，笔墨如新，哲人已萎，重披遗翰，为之抚然。

进署，收四十一本。阅满吏卷二本。每年七月考，一等只一人。同谱公钱李铁梅、杨中贶、袁小泉、奎印甫。

初五日 候何子馀。问师母安。候张小圃侍郎。适滇生前辈亦至，言粤东学差向来由水驿，与各省异，时信臣宫庶奉使粤东。得潘吴县师《熙朝宰辅录》及《思补斋笔记》。得梁香初书。

七日不如厕，食麻酱一汤匙即解。药物未尝不灵，要须适其时而用之耳。从二十八年山西揭帖，抄补《河东盐法》五条，见行《事例》，足与旧稿相证。

初六日 进署，收六本。闻岵瞻分校京兆，又为一喜。同乡又有薇堂，颇不寂寂。楷书两件。

齐小芸过谈，时均奉派稽察京兆试，与约一人进闈并复命，则一人进署收本。久香过寓，夜谈。姚江景渔门铨之孝廉课徒有法，属向楞香说项。余谢以素耳其名，但学幕不可轻荐，授读则甚佳耳。

前月二十七日奉派稽查，同派者魏元烺、周祖培、倭仁、邵灿、齐承彦、雷以誠、联奎及臣八人。雷放奉天府丞，不进班，联系理少。

初七日 秋分。朱心石过寓，手谈两局。自翊云出都，已半年不着矣，偶作狡狴，胜负都付之无心。晤楞香，顺候久香。星方过谈。傍晚，过岵瞻寓。

初八日 丑初起，至崇文门尚未下钥。由寓至门三刻。卯正初二刻启门，至贡院，尚未日出。在外门少坐，齐班乃入。卯正后点名，至申初毕。过观音寺小寓。晤星方谈，席帽中不乏龙钟之士，问其年岁，多在

八十以内，无可希之恩。此皆数十年寒窗结习，未肯厌心耳。艮峰言，士子每视科名重于性命。余谓，寒士晚景，尚欲以性命博浮名，又何怪高爵厚禄者，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耶。老诸生即吾辈之镜也。

初九日 赴园复命。卯正一刻叫起。

初十日 午门前贺万寿圣节。旨意系辰刻，是日行礼颇早。

至署，视用印。是日各省未有本至，凡部院奉差人员，带预印空白传牌及咨文官封，临时眷用，差毕，有未用者缴销。楞香奉使山左回，未用各件当堂注销。在用印处大书销字。又咨稽察，接谈换卷处。以十一日留署收本，不克进班。十二日，亦不克复命。朱文公条奏经界状，至为晓畅，终极于浮议而止。古来限田丈田之法，不得其人，则患胥吏之奸欺，即得其人，犹恐豪强之阻挠。土宇既广，吏不皆贤，欲制民产、定经界，盖其难矣。

得梅林太守讣闻。

十一日 是日，未入场。进署，收三十本。吊茵林先生丧。

与元圃夜谈，京兆试首题为君难两句。余谓此二句语意本不平列，自应以侧重上句为正格，不易之与难，虽是一理，而语气要有轻重之分，总在从下句鞭紧上句方合。元圃亦以为然。

十二日 稽察复命折内注收本。进署，收三十七本。候铁梅谈，闻许慎翁亦以《瀛环识[志]略》为不然，且其书已遍布贵近，殆去天尺五耳。

十三日 寅初起，赴园直日。晤苏溪同年于朝房，别九年矣。旋过候畅谈。如当日会课时，兴致都未减也。苏溪述黔藩署后种蔬数弓，构蔬香小室，有亭可以望远，作楹联云：云山纵目数千里，晴雨关心百万家。其气概可想。与元圃谈经学，娓娓可听。又言，唐人为经作疏，无论难解易解，皆引伸其说，不独治经，他日看官文书，亦受其益。其言甚是。

十四日 入场稽察，至崇文门候三刻，至砖门已卯正。是日，西北风甚寒，颇觉衣单。辰初开点，至午正毕。仍过观音寺小寓。

与星方谈，前夜梦还家，有具存无故之乐。予语家人，以不愿远游，家人皆以为然，醒乃自失，今长安亦宦海矣。

十五日 赴园复命。连日夙兴，尚不甚乏，城外月色尤佳。出朝，过苏溪，候一时许，始再晤谈，而客来络绎，因同饭于福庆堂。

是日，湖南谢恩公局，涤生及黄太史兆麟、胡太史焯光伯在坐。苏溪嘲嬉如昔时，惟谓外省散赈，不如令族邻领赈，极为有见之言。由此来过楚，曾身亲其事也。

是晚，月色甚佳，倦极，不能出游。得家中六月念四书，第十号。言盐务纠纷无绪。

十六日 同车公宴于龙树寺，贺范亭堂庆。是夜，吐水两碗许，前两日风邪，至是乃发。

十七日 请姜春帆诊，服药。柴胡等品皆只数分。微汗疹发，午后恶寒而卧。久香见过，拥被与谈。寄复家书第十四缄。

十八日 晨起，稍松快。进署，收六十本。进天安门朝审班。胃气不舒。

十九日 进朝审班。得通家蒋锦江书。成琛，现署广东潮州府丰顺县。得通家封少云名刺，由其同乡陈兰彬带来，云书信已湿水矣。得董琴渔书。苏溪过谈。招诸同年小集。

胸膈梗闷，晚服姜春帆方。川朴、白蔻壳等味。

二十日 昨晚服药后，胸膈微动，晨起下一次，有红，午又下一次。风疹未消，肝气时作时止。是晚，又服姜春帆方。有香附。

廿一日 是日，未赴园直日，折内注感冒，肝气发数次。久香过谈，诸同年集星方处，不能赴。

前夜与苏溪谈，断狱甚得情。余谓此事总以不惮烦为第一义，事至而反复求详，则情状出而神智生。若先惮烦，则始于草率，终于武断，此心先已昏浊，其不能烛物而得其平也，固宜。

廿二日 星方过谈。昨暮，肝气痛甚，悟药味太燥，掣动肝阳，因止未服。仍邀春帆来诊，改用熟地、川贝补剂。殊悔求医之孟浪，亦未敢服也。

廿三日 同年集天龄寺，饯苏溪行，未能赴。

早起，肝气大作，疑食物中有犯忌之品。尽目痛不止，饮食不下。晚，郑小山来诊，以为前服白蔻太热，故肝阳为动，今风疹未消，仍宜

兼治。方：羚羊角二钱，酒芩钱半，代赭石三钱，火煨醋泮冬桑叶二钱，银花二钱，青皮七分，云苓连皮二钱，建耬二钱。夜，解衣就寝，肝气痞闷，不可忍，服药少顷，觉药力挟气下行作响，约两三刻响止，而痛亦停，因得熟眠。

廿四日 星方过谈。是日肝气未作，晚重前方。

廿五日 饭后铁梅过谈。何小笠招饮，未能往。是日下午，肝气仍作，未服药。早，涤生来，未晤。

廿六日 昨晚加减原方，羚羊角三钱，赭石二钱。今早服，至下午仍不快。小山再诊，加减前方：羚羊角三钱，酒芩钱半，代赭石二钱，川贝母二钱，银花二钱，延胡索七分，云苓连皮二钱。三帖。又方：酒芍三钱，生甘草五分，云苓连皮二钱，广皮八分，鳖甲醋炙四钱，枳壳麸炒八分，伏龙肝二钱。四帖。是晚，服前方。

廿七日 早起不快。午初，星方过谈，久香亦至，谈约一时许。饮米露半杯，胸膈愈胀闷。下午，吐酸水碗许。晚，服后方。

廿八日 得何保如书。肝气尽日作楚，饮食不能下，细思燥者本体，湿者本病，风者近感之邪。二十服祛风之剂，风未去而肝阳已动。二十三服清润之剂，燥气骤平，故二十四日至念五上午，颇松爽。及念六，早晚两服前方，又引动湿邪，故念七八两日，又大不快。观于半杯米露，而吐水碗许，其为湿邪甚明。前痛由燥，后痛由湿，旬日之内，一人之身，而病证不同如此。前药既不可责以后效，后证即不可复用前方，只有调摄是第一义，药石不足恃也。

廿九日 半月以来，风邪未净，然祛风无非燥剂，因念风为流走之物，得湿乃转结为患，若湿减，则风自平。取旧制苍术丸二钱服之，一时许稍松。用芫荽煮酒，熨前后心。角坨过谈，治胸膈痛偏方，用吴茱萸一觔，姜葱醋炒熨患处，则气散水行，云屡有效。

九月

初一日乙未 夜梦先大夫指示宿垣，五色绚烂。

星方过谈，近阅《漕运全书》，因以旧抄小册送观。谈次及江南某公，余旧闻其议论云，今日藉百弊为养人之具，去弊则人无以为生，故弊不可去。其言辩而诡，因与星方言，此公以为文人，而不识治礼。星

方亦以为然。

午后，肝膈胀闷，焰吴茱萸熨之，气散而愈。晚下，间六日矣。是夜，服后方。

初二日 连日晨起，服苍术方丸二钱。肝膈仍胀闷，再用茱萸熨，似觉气下行。晚，仍服后方。每有微痛，服此则止。是芍药之力。

初三日 尽日中权松快。早起，集抄数则。新制苍术丸。苍术一斤，浸透，用磁片刮去皮，极净，晒干，用大枣十五枚，黑脂麻五钱，煎浓汁，泛药末为小丸。早服三钱，觉胃中湿物下行。少顷，解而溲。数日鲜食，殆旧积水饮也。是日栉沐，已半月矣。看镜略觉消减，而精神未耗也。

初四日 抄御集注数则。两日以来胀闷颇差，惟粥后辄作痛，见食辄呕，殆北方粳米，尤与脾胃不宜。晚，久香过谈，颇畅。临睡觉饥，食粥数匙，而痛复作。

初五日 进署，收十一本。文案颇积，遂了之。早犹食粥，故进署时仍痛。午后，不敢食粥，以蒸食代之，虽与脾胃未适，而免痛楚。星方过谈。小山改方，加延胡索、青皮等味。却未有治饮之品。是日并却茶汤，胃中自少停滞。晚服改方，仍痛甚。

初六日 早，仍服苍术丸，蒸食不化饮，惟渴甚，辄用茶漱，岂旧积水饮将净耶？舌与心通，屡漱则茶气亦能侵脾。尽日肝气未作。晚，未服药，解后不善眠，颇觉反侧。又午睡，梦乘高蹶长梯下至初桃，惊觉，似心气亦虚。

初七日 早服苍术丸二钱。尽日渴，不敢饮茶，服药如写《兰亭》，难得到恰好处也。得家中七月念六十一号安书。申初赴园，宿朝房。夜不能寐，中宵微觉肝气作。

初八日 卯初起，卯正二刻入朝直日，至宫门，则已散直矣。寄复家书第十五缄。

初九日 进署，收二十九本。连日服苍术丸，发渴，饮浓茶半瓯。又悔不自禁也。是日未出游。为介槎书敬亭山顶长歌一幅，以当登高。后寄李铁梅去。

初十日 次日，京兆揭晓。午初，闻有报榜。铁梅过谈，言二十出都。肝气又觉胀闷。与久香夜谈，颇畅。

十一日 早，食煮枣三枚。略嫌太速。星方冒雨过谈。尽日脾胃不快，饭后尤闷。与岵瞻夜谈。睡后痛剧。

十二日 早，又服苍术一钱。是日大风，未敢出户。日间颇平，夜睡复作痛，吐苦水数口，是积饮未净也。连日睡后辄痛。

十三日 苍术一钱。进署，是日无本到，画行数件。造候九香，未晤。杰夫、星方过谈。写《北征述略》序一册。

十四日 苍术一钱。连日解衣就枕，辄觉胸前气闷，遂窜动作楚。是夜垫作高枕，虽睡不熟，而却免痛楚。是晚，集岵瞻寓。

十五日 阅子敬《滇牍偶存》。出候数客，过角垞夜谈。是日，将赴园，接知会，明日留署。由铁梅寄介槎信，并敬亭山诗。

十六日 进署，收二本，进。过久香谈。是晚，饯铁梅行，并邀诸同年小集。湘骖言，其庭训有：口狂者人忌之，心狂者天忌之。本于“物满者人概之，人满者天概之”二语之意。

十七日 是日，应酬笔墨数件。进署，收九本。回候王静山观察，未晤名增谦，己卯同年。过晴皋，闻海面甚不平静。贺范亭寿，闻闽闾题，由晴皋寄复枢北书。过星方谈。

十八日 阅《熊襄愍文集》，其在辽言屯务，甚有条理，惜当日未之能行。

十九日 先大夫忌辰。星方、久香、岵瞻过寓，夜谈。

二十日 数日觉渐平复，惟喜蒸食，不思饭粥。锡侯堂庆，联吟得：“柳绵渐重春风软，鸥梦相亲野水闲”二句。

廿一日 进署。是日未有本到，画行数件。过久香，闻是日勾到，上御洞明堂。午后，同乡黄崑石邀。

《襄愍集》言，边外开壕，广深各二丈，一队二十五人，日毕一丈，以广深合土方之法，每丈计四千方，是一夫日得百有六十方也。疏言用夫三万五千，日得一千四百丈，为七里七分。是里凡百有八十丈，以六尺为步计之，三百步为里。惟云军夫日给盐茶银八厘，民夫日给一分，每日只需银三百两。岁用民百日，可完七百七十里之壕，费不过三万。此则胜国徭役之法，在今固不可行耳。

廿二日 抄随笔两则。过岵瞻谈。

廿三日 抄随笔数则。久香过谈。达轩堂庆。星方夜谈。涤生转借去《通考》二十九本。

廿四日 寅初，赴园直日。卯正，踏月入朝，尚不觉寒，昼夜短长，时序如激矢。己卯同年公宴王静山观察、柏雨亭廉访于松筠庵。薇堂寿辰。

廿五日 复勘京兆试卷于午门外朝房，此次均无应议之卷。下班进署，收七十三本。何必乘风飞行，无病则轻快，凡足以致疾者，可不谨之又谨哉。

廿六日 寅初赴园复命，卯正入朝，朝既盈矣。巳正回寓。连日车马，虽稍见乏，午睡数刻，醒却疏快。梁世兄承光以秋赋来见。得子文书。

廿七日 九丹生日。贺陈福屏令汤溪。过星方。晤福光禄，福珠隆阿，号昨桥，光禄寺少卿。留心经济，与谈津津有味。过岵瞻谈。午后，星方过谈。

廿八日 校刻《河东盐法》三篇。己丑公钱胡小初观察。

得八月二十六日十二号安书。三弟并瑚儿闹艺。

挽梅林家太守联：交谊比迈征，点苍久别，尺素频来，记事有珠贻集佩；家声传善最，五马难留，双凫继起，怀人如玉感生刍。梅林曾惠念珠，故及之。

廿九日 进署，收二十二本。作雪轩唁函。

集久香寓，听福山人牟姓谈星，谓余当于甲午年衡文。又云，由翰林起家，而开坊却不由中赞。其言似验。至未来事，总属悠悠。古人阅历一番，乃悟名场为春梦，若未上床先做梦，不更痴耶。

灯下写复家书第十六缄。次早，由折差寄。

三十日 谈星者复至。邀范亭、晴皋，诸客亦至，杂还半日，颇为之倦。可已而不可已，是为粘滞。

十月

初一日乙丑 复山阳鲍生一山书桂生。鲍生欲修贄见之礼，复之云：某早岁索于词章之学，及稍知趋向，而中年忧患，宦辙奔驰，荒废既多，茫无所得。念日月如激矢，而修名何时当立，方自责无地，曾敢抗颜以为人师耶？因属作霞九师文集序，答之云：某所见者，师先世家传数篇，及师官谏垣，每有封事，委令缮写时，方从事雕虫，未知时务。又事秘，

不敢录副藏之，至今为憾。窃意集序不比它文，虽其人文章道德素所钦服，要必尽读其集中各体之文，然后能得其所以言之意，而知其要旨之所在。由叠翁世兄寄。

出候数客。崔正甫、郭棣园及星方过谈。

初二日 内子生辰，同乡诸友及星方枉过。昨物亭过谈，库司掌各省兵额，余意若辑一营制表颇觉不难。表应以地为纲，以时代为纬，由标分营，由营分汛，则地有险易，防有冲僻，可以一目了然。若其沾革增损，乾隆五十年以前已收入《皇朝通考》，颇为详备，五十年以后，则考诸文案，以分注于其下。此亦世间不可无之作，当与涤生更议之。

初三日 进署，收九本。校秋季本单，各省共二千三百十三件，拟于初五具奏。过久香谈。袁世兄来，属作素珊同年寿序。接辰田内艰讣。回候各客。过晴皋谈。

晤牧亭，托借天津添设水师文案。又山东于道光二十三年将裁省驿站浮费，为添设水师俸饷之用。牧亭云，是年添四百余名，合旧额为九百余名。近赵侍御请设登州水师，惜未合金州言之。

初四日 马湘珮翁过谈。王营减坝之外，又有二塘荒地一处，去北岸只数十里，可以减河入海，向来未闻议及，何耶？久香过谈，并为移白金百四十两。

初五日 直日，留署，收三十三本。申甫过谈，曾抚有《黄河图》一幅，暇当借观。作罗省庵年伯寿叙。苏溪尊人。

初六日 抄寿叙两过。连日痔剧，行坐不便。一月之病以流恶，去其余气，向日往往如此。齐小筠过谈，请教署中诸事。久香过谈，以寿叙相质，为删数字。

晚，与湘珮、久香、星方各携壶牒，贺岵瞻新居，兼约棣园，时方省觐还京也。

初七日 进署，收九本。候刘蕴齐太史，未晤。候棣园、弼夫过谈。去年南粮抵通二百九十余万，今年只二百五十三万有奇，约计可支至三十一年春季。惟今年东南大水，来岁南漕只有七八十万，合之江广东豫约有百五六十万。又云，盛京有米三万将到。

初八日 服生地一两。范亭过谈。星方过谈，以《河东盐法》相质，

言浙江参地丁不及一成，实误。因检旧抄揭帖，精细人岂应有此错耶？

中秋后辍饮。近觉灯火可亲，重阅《苏文忠集》。东坡策略策划，所言多与近日利病相同，证今昔不殊，而用药要不可胶执耳。

初九日 候何小笠谈。

龙见田同年至京，言浙江亏空甚巨，近只参出三百余万，且弊端全在吏胥，即清查亦断不能了彻，然则如何而可耶？

得翰臣书。过久香谈，岫瞻亦至。

初十日 回候龙见田，未晤。过何子愚，适张石洲至，以《癸巳存稿》校本还之，并以河东盐相质。石洲晋人，或更有以教之乎。

过厂肆，见莆田柯氏校刊《史记》，有温陵张氏藏书印，惜只二本。夜坐拈韵，境静而思自凑合，亦一乐也。题荆阴对话图卷。送弼夫观察秦中，兼东贯甫刺史。

十一日 进署，收五十八本。候许滇生前辈，戚小蓉在坐，见其所藏黄甲云画二部，何将军山林五首诗意，及丁角羽云鹑山水画卷。滇翁云，刘文清作书不用羊毫，皆以天香深处透水为之，颇所未喻。

写图卷毕。过林颖叔谈。与心泉手谈一局，久不作此狡狴矣。

十二日 书册叶三。是日，见闽闱榜录，石洲以《癸巳存稿》为赠。又索《河东盐法》，云前两本为淳甫先生取去。时先生为蜀中之行，未悉途次能检勘否耳。《癸巳存稿》亦俞履初所著，疾翻一过，虽多不必辨不必疑之事，而可资掌故者亦多，安得一句闲暇，将两集爬梳一过而撷其精华耶。

久香、元圃过谈。午后，贺星楂堂庆。星方过寓，未晤。

十三日 以纪事质之涤生，兼致书云：传抄易错，故付木工，非欲侈然问世。谚云，文有三得，此当居何等耶？

过星方谈，借阅法时帆《槐厅载笔》。

十四日 颖叔过谈，属检工部《土方则例》，未知与熊襄愍文合否。

午后，过邓双坡，以苏溪寿叙属书。过锡侯。

晚，星方过谈，言一洁己则天下无不可了之事。余谓，又必轼去就，而后免瞻顾。偶及清查事，余谓即使和盘托出，亦必须有个办法，方得收场，如乾隆元年免江南钱粮之官侵吏蚀者，即办法。官吏侵蚀，罪在

不赦，顾积习相沿，则参处之官，已非侵蚀之官，其辗转承受，盖出于不得已，亦可哀已。惟吏胥典守，皆世其家，必一一易置，而后可以更新。然余亦不能无虑，预征之弊已成，一旦更新，而正供岁额不可缺，得不重取之乎？究竟不更新，亦年年重取也。

十五日 进署，收三本。两日为钟问斋书《蠲免纪事》一篇。册叶。申甫过谈，借观《黄河图》，检二塘在安东县北。山安厅属。王营减坝之束，若从此减浑流之盛涨，当入盐河与否？非履勘而求准望，终难得把握也。

十六日 直日，寅初升车，卯初到园，更衣即入，辰初下直。午后，候湘珮，未晤。过星方，观《黄河图》，即从前图抚出者。

晚，偕湘珮过寓。湘珮云，前所闻本系山安境内，与此图膺合无疑也。余谓湘珮多闻见，每谈耆旧风流，令人神往，何不随笔札记。暇日当送空册子去。两日为素珊作寿叙，略有大意，而作辍未能成段。

龙见田同年过谈。

十七日 早起，作寿叙，粗毕首尾。作文不在迟速，方其龃龉不安，一语为难，及意兴已到，则不甚费力，规模具而后可以烹炼淘汰。此篇因节略太详，初难下笔，既得驱驾之术，自有条理可循。岫瞻过谈，改序中两语。

过久香谈。时武闾初撤，石洲过谈，言纪事阿拉善一段，已采入《游牧记》。又言，《康熙舆图》之杂旺阿拉布坦不甚准的，以时未入版图也。即新疆。问哈密噶思，云噶思聚落之意。问布拉克，云泉水也。云《龚海峰文集》内，有吉盐收税一段，当检，所言皆甘肃事。而可。与河东相印证。

十八日 寄复龙翰臣书。获上治民皆由一信字，教士亦然，师徒相习，可使喻吾意，于条教号令之外，此留任所以可喜也。附记事二本，由见田太翁寄。

寄复翁惠农书。附纪事一本。写楹联数副，天寒手燥，蜡纸大难。袁素珊同年六十寿叙。先诰清究，祖望计谷。廿一日送去。星方、久香过寓，夜谈。

十九日 数日每早起，吃煮枣数枚，而饮食消化不如前之速。

进署，收十八本，浙江长至贺表受湿，俟晒干于明日进。至两会馆，勘视应修处。读澹静斋《坚壁清野议》。

通家蒋锦江属书对联，取白香山“闾里固宜勤抚恤”二语赠之。余谓，登临游览，每足以观风问俗，特不废正务耳。世人簿书丛脞，辄以游观为戒，则将于巍坐堂皇，虎吏四列时，问民疾苦耶。锦江时权潮之丰顺。

二十日 抄《澹静斋》吉盐一段，附入纪事。有案语。

复锦江书。并楹联，由申甫寄。来书谓，刑乱国用重典，此当慎之又慎，非十分忠信明决，未有重典而民不怨者，且防手滑也。登山临水，作吏所不禁，所谓俗吏者，非有俗状，恐有俗肠也。

久香过谈。邀申甫、双坡、云谷、子和小集，梁世兄未行，亦邀至。以康熙四十九、五十二两年盛京水师两段，托申甫到馆检《实录》。申甫借去渤海图。夜，微雪。

廿一日 从龚琳斋乞得《澹静斋文集》。过星方，改寿叙二字。晓沧堂庆。

候龚琳斋，别十年矣。时总运来京，谈各省漕弊，拨船使水，习为固然。明岁拟联各帮，但用其船，而自雇水手，外加短纤。盖拨船原只二人，纤亦随地雇倩也。北运河多浅，夫标夫工食，多为地方乾没。河淤不尽居中，故用夫插标为识，曰标夫。又云，各船载多沉重，搭运每不过数十石。时议碾动川米，搭运至通。余谓运费恐无所出，亦以为然。问颌下小瘤，云勿医，自不渐长。汗斑以槌瓜水洗。槌瓜闽中呼为槌，如北方大王瓜，色浅绿，多腌食。琳斋过谈。

廿二日 两日风颇寒，而气未寒也。久香过谈，为商诗句，拟折稿半篇：昔有六闲马政，本诘戒之要，今兹两翼牧场，得因地之宜，诵无斁于骐诗，凛交修于罔命，惟有力惩要驾，勉竭轮材，以无负圣主策力兼收之至意。久香亦拟半篇。午后到冰如寓集。

廿三日 致苏溪信。进署，收长至贺表十件，进。十九日浙江受湿之件，已于二十日咨呈补进。得苏溪十月五日书，附入前信一纸。贺星方升鸿胪寺少卿，旋过寓谈，宽纵害事，必须谨严，然严字难得分际，惟谨字有可执守处耳。与星方夜谈，知二塘事。

廿四日 赴园直日。寅初一刻升车，霜月满野，风息寒轻。卯初三刻到，即入朝房。卯正二刻余始宣。华阳相国言，为四五品京堂者十八年，再一年三迁，皆三品始，从宗丞转阁学，历顺、奉、宗三府丞。又言九卿衙门皆到，惟未为通政及光禄官耳。西垣前辈学差任满，在途升太仆。问吴补之，知复命谢恩只用一折。亥正方卧，眠殊不熟。

廿五日 代龚太仆复命兼谢恩折稿。

新授太仆寺卿龚跪奏：为微臣差满回京，迭蒙升任，恭谢天恩事。窃臣本年八月在奉天府丞任内，荷蒙鸿慈逾格，升授大理寺少卿，当即具折谢恩。嗣准新任府丞臣雷○○行抵奉天，谨将府丞兼学政关防文册委官赉交，臣即起程回京复命。于途次接奉十月廿三日上谕：龚○○补授太仆寺卿。钦此。兹于本月○○日抵京。伏念臣海滨下士，知识颀蒙，始由庶常改秩农曹，继以台垣进丞京兆，暨陪京之佐郡，兼东序以抡材。三载冰兢，幸逢招致，乃待履纠刑之任，复骤迁考牧之官，未阅一进，遂跻三品，凡恩施之不次，非梦想所敢期。臣惟有力惩粟驾，勉策轻材，无歎无邪，佩垆野斯臧之训，既闲既庶，矢卷阿岂弟之音，以冀仰酬高厚生成于万一。所有微臣差满升任，感激下忱，谨缮折泥首宫门，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二十二行。

过章圃，晤游曼堂三兄，畅谈移晷。过星方，改折稿数处。读《仁宗御制诗初集》三本，字小，不宜灯下。

廿六日 作折字数行，尚不甚生，春暖可以写经。久香过谈，示武乡试录后序。作梅庄复信。

晚，集岵瞻寓。星方言，律例多两歧，如吏胥诈财，知法犯法，加平人一等。而例又有官吏得赃一条，无禄人减一等。今多用例矣。角坨称牛凤山有将才。

廿七日 进署，是日各省无到本。从申甫借得《南河图》，用绢影描，半日未得十分之一，尺幅之烦难如此。昨晚，从星方借观《南河图》折。山安厅北岸，有刘、陈、董二工，而无二塘工，有以为疑者。余意此图二字即指二塘，合而言之曰刘、陈、董二工耳。不然则刘、陈、董应云三工，何云二乎？此图从吴补之借来。

晚，邀弼夫、杰夫、崑石、冰如、九丹集。龚琳斋、游曼堂辞。杰

夫见《寰瀛识[志]略》极不平，余未能赞一词也。

廿八日 范亭过寓，携去代蔗汀折稿。昨晚，九丹、冰如均许为补画河图，因自送往。与冰如谈《会典》户部、疆域、山水了如指掌，可以绘图，但旷日持久耳。余惜不能致客一为绘之。以绢抚《南河图》半日，双钩水道毕。久不作此，未能细硬。

晚，星方过谈，作京堂，原应节缩，然颇不易。

廿九日 早起，以赭绘堤，堤不一形，大抵坐湾处皆用埽，复以蛇黄合赭填河身，苦不匀洽耳。过星方，晤汤鹤树，欲借抄《纪事》，未脱稿，未敢问人也。久香过谈，磨勘卷，有同考用墨字，并蓝笔抹墨卷，皆太忽略。锡侯过谈。夜坐，作《重订渤海图说》，静中运笔，乃不疾而速。若晚饮数杯，便辜负矣。旧图以北为上，今当仿恭进图式，以南为上而拓于旧。

十一月

初一日 《河图》设色毕。龚蔗汀前辈至京，往谈奉天试事。选拔多单寒，临行却馈赈。贺王开甫出守凤阳，未晤。久香过谈，索书蛤蚧诗。

初二日 礼部知照：初七日复勘乡试卷。题识《南河图》毕。进署，收一本。是日颇晏，后当于巳初到。闻椒云至都，遣探已赴园矣。过久香，得朱丹木书并裘两件。晚，颖叔招饮，曼堂、弼夫在坐。

初三日 进署，收二十二本。复丹木书，长安无甚意味，独有友朋之乐，或别久乍逢，则如温旧书，而每有新得。附纪事一本。西垣前辈过谈。

元圃过示令郎江南闾艺。曾子曰，唯至忠恕而已矣。余戏作一破云，悟道者无言，亦言其所可言者而已。

晚，集岵瞻寓，借观麟见亭河帅庆《黄运河口图说》，尚觉简明。

初四日 摹《黄运河口图》一幅，拟附装于《南河图》后。拓《渤海旧图》，炭笔不可用，略具梗概而已，费日力之半。同乡公钱弼夫，日南景短，应酬又多，可为奈何。

初五日 前日晦夜，作《重订渤海图说》，晨起，增改数处，略可脱稿。拟将各书与图相证者，杂缀其后。

贺袁素珊六十双寿，书楹联数副。

得九月廿三日十三号安信，每得书则百端交集。灯下引《东坡文集》，

辨鼉矶去登州海口四更之误。排解必使心有所寄，非强制便能不动也。

初六日 晨起闲坐，寻思决计授徒为是。寄复家书第十七缄。由冰如兄兑还林月桂一百千，另寄二十千。出候椒云，未晤。久香过谈。偕湘颿、星方、久香与椒云夜谈，知古樵署资州。

初七日 早，进正阳门求签：仙风道骨本天生，况有仙宗为主盟。指日丹成谢严谷，一朝引领向天行。

至午门朝房，复勘近三省卷。同考官荐批用墨，山东一榜皆然，河南亦有之。二省誉录多草率，应议百十五本。是日到署已迟。图说附抄毕。

晚，达轩招饮十余杯。寒甚。

初八日 得黄微三书。得刘炯甫书。画《渤海图》水口及岛屿。应劭曰，海之旁出者为勃。

午后，吴补之学士招饮。星方言治癫方，陈牛粪煎汤效。

补之言，黄河冬水归槽，必有缕堤以束之。春汛至，则中浞刷深；夏水漫过缕堤，则又有遥堤以限之。后以省费，而废缕堤，水遂散漫。今并遥堤亦废，故盛涨则倏忽游移无定形，而防不胜防矣。

晚，久香在寓夜谈。先偕星方，再过椒云寓。

初九日 作《渤海图》稿本。午后，邀椒云小集，云帆、岵瞻、星方、角垞、久香在坐。因欲夜起，谈不甚酣。席上属椒云为致莒生信。

初十日 复勘近三省试卷。复命，卯初到园。饭后己丑公宴椒云，闻张石洲于昨夕化去，为之心悼。

十一日 直日，卯初赴园。连日作《渤海图》，今日稿始毕，当更以绢幅觅人为之，岛屿设色亦不易也。涤生过谈，购得《职官表》，其叙论甚有条贯；又言《河工进呈图说》系大幅子，与折图不同。后询工科书吏，闻此件在工部库贮。

十二日 进署，收三十本，揭帖未书到，则当补为之。寄渭南家莒生书由椒云寄。有商。

十三日 以《集成图》补《渤海图》数处。此图与《皇舆图》合，但不开方计度耳。检陈资斋《闻见录》图，于渤海周围颇略，如直沽距山东利津四百余里，陈图画一处，惟闽省诸岛甚详，亦可宝也。

十四日 得林泽夫同年书。得刘述舫书。

晨起，出广安门，即彰仪门。至三观庵送椒云行。偕星方、岵瞻、久香过天龄寺，访梅花未开。过岵瞻，观字画。抄图说毕，拟先将稿本付装。晚，赴绮屏约。

水师会哨有名无实，而洋面尤不可行，盖风雨不南则北，不东则西，海船非风不动，即如登州与金州会哨，断无百余里之间山东则南风，盛京则北风之理，且又恰恰于九十里之界分风擘流。

十五日 复林泽夫书。由何藻庭寄。沿海图苦无佳者，拟将集成本划出为海滨另图。晨起，略定规模，倏已未刻。描漳州未毕，而日暮矣，光阴之迅如此，明知此事甚费目力，然及今不为，则过此更无能为役矣。夜微雪，不盈寸。

十六日 得十一月十一日家书。是日卯初一刻，浦儿生。

摹《闽海图南》一幅，由诏安至泉州，相距二度，泉州在二十五度上，始悟古人画用粉本，极为有理。进城候客。

十七日 进署，收二十本。画《闽海北图》，南北距二度有半。晚，弼夫过谈，寓所官租扣至明年二月。久香招饮。

十八日 晨起，复家书第十八缄。

写《闽海北图》，又费半日功。拟为弼夫画《西乾廊》一图，然只画偏隅，究是废物，欲画全省，则日力既不给，目力又可惜，因而中辍。安得聘一良友，拓成大图，以公同好耶？若拓大图，郡县方向取诸《皇輿图》，山水曲折，村居远近，则集成图实过之，参酌而用，便成完好一图。

十九日 是日，丑正起，亥初卧，尚未见倦。赴园直日。回寓后绘《粤海东图》。粤海应分四图，中、东、西各一，以琼海为西南一图。

星方过谈。陈杏江给谏、龚西垣太仆继至。

二十日 早，写《粤海东图》毕。画图中图，广州以南，洲渚萦回曲折，极难摹拓，七省各图殆无有似此之费力者。

下午，吊曾涤生重严忧。过星方谈，闻其同乡汪少逸孝廉至都，名树梓。向讲河工及輿地之学。送陈弼夫行。欲拓地輿全图，莫若每一度用册叶两开，则东西本属相联，南北亦可上下册接看。发此大愿，当何时奏功耶？

廿一日 是日，袁素珊招饮，两赴皆左，亦奇。

写《粤海中图》，按之《闻见录》，此外岛屿尚多，见闻不同，今昔冲僻亦异，只好就一图抚，余当有待耳。弼夫来别。庄牧亭至。得天津添兵奏稿，二十一年天津增兵六千，然只在直隶境内分防，倘盗不由此登陆，将如之何？用垞过谈。灌塘渡运，按图索之，仍未能了，安得江干老卒，一与口讲指画耶？

廿二日 晨起，寄弼夫书。进署，收三本。过候艮峰，见李文园前辈书，可敬也。拓《粤海西图》，尚缺尽西一度。久香过谈，闻龙见田凶问。

昨检《渤海图》，知宁海、临榆，皆雍正间设县，因补入，小有记载。脱稿之难如此，故多作不如多读多看也。

廿三日 成粤海西海。检《灌运形势》。见《漕运全书》九十二卷。题麟见亭《河运两口古今图说》云：时有从清江来者言，塘河尚有存舟，而来清坝淤成平陆，自此南至界首皆然。且云，未涸前半月，来清下尚存水六尺，及吴城七堡堵闭，而来清上下骤淤。盖自全黄入运，如饥食鸟喙，受之不可，拒之不能，遂有今日之事。然清口淤塞，粮艘不行，乾隆五十年有往事矣。顾安得了事如阿文成，任事如阿文成，而又得君如阿文成者哉。

过用垞谈，便候岵瞻。

廿四日 进城，祝石樵师寿。

取麟见亭道光十八年《黄运河口图》，拓为大幅，先用界线，然后按格拓摹，解得此法，即拓方寸为寻丈，亦无不可。黄、运两河，皆可以旧图拓，惟运口至中河口，数年辄前后不同，此处颇费事。

罗椒生通政见过，未晤，袖来介槎所寄百金，并丁未夏为赤芾之数。

廿五日 观书画六种，张文敏书《金刚经》，小字甚佳，又普庵赞卷子亦伟，文薇仲画辋川图卷、邹小山五百应真卷皆佳。更有张文敏书御论，董文敏临晋书未详。

周莲轩至京。星方过谈，适有餽食物者，因留饭。旋与久香同游厂肆。

晚，牧亭招饮，言辑抄各省营制，甚有条理，以标营为纲，以防汛为目，下详兵数、军械并及炮台之制。至远年沿革分合，部中案牍不全，

当为检《通考》详注。

廿六日 复刘述舫四兄书。星方同年令弟。写黄微三学使复书。越日由令兄寄。岫瞻过谈。

廿七日 直日赴园。晤罗椒生，早达之士，难其恬退。九丹为摹《南河全图》，殆费一句之力。

晨起，书郡县名数十处，若全行抄摹，非五七日不能毕，姑留以有待。

午后，薇堂过谈，并招颖叔、子章饮。余却酒已百日，是夜饮至三十杯，结习未除，只可偶一为之耳。

廿八日 进署，收三十二本。检《安徽輿图》，泗州顺治间沦于水，乾隆间移治虹县，洪泽一湖，陆沈多矣。若吴城不戒，其害恐未有止。洪泽本以喜雨名村，而后竟为巨浸，岂命名已有先兆耶？

岫瞻招饮，傍晚，同过五条和〔胡〕同相宅。

廿九日 是早，正阳门楼灾。起已辰正，近日无此好睡。

拓徽州一府。此事劳神特甚，不得不展宽时日为之。果能有恒，何事不集。节抄二十一年天津添兵原奏。得赖仁宅同年书。

三十日 复仁宅书。附记事并王成旗书信。久香过谈。摹宁国府。

入城候客，见月城之东，余焰未息。回候莲轩，畅谈别后情事。蕩翁永昌之事，始以含糊了事，继以迁延酿变，读书人当如是耶！罗天池实为厉阶，乃始恶而终好之，何耶？晚，候莲塘谈。江右被灾，只九江五属，饶州二属。

十二月

初一日 为久香拟阁学谢恩折子。

窃臣浙东下士，学浅材疏，词林晋国子之司，两持使节，讲幄列端。卿之亚迭被纶恩，愧无补于涓尘，时如临于渊谷。兹复仰承巽命，渥予升阶，以薇省之华资，兼容台之清秩。受恩滋惧，揣兮多逾。臣惟有益矢慎勤，倍加奋励，策书制招，敬宣皇极之言，金玉旃檀，处奉圣人之宝，庶勉殚夫蚁悃，冀仰答乎鸿慈云云。

拓池州、太平两府图。

晚，集星方寓。连日闻三好事：杜石樵师引疾后，文孙继园太史日

侍左右，栉沐亦服其劳，一家皆善于奉养。陈竹伯陈臬江西，母夫人不许迎养，临行戒之曰：“汝为清官，吾愿毕矣。若招人辱骂，非吾子也。”莲塘在江西，裁拔贡陋例七千金。三事皆可喜。舒同年贵，本姓李。令郎来见。

初二日 早起，拓《安庆府图》。岫瞻过谈，代写折子。甬坨赠景世兄公项三十金，急赞成之。拓安庆、庐州两府图。西人所绘，妙与集成本符合。达轩过谈。得彭嵩屏书。前冬得嵩屏贺緘，未复也，今复寄书，足感久交情重，况有所赠耶？

初三日 复嵩屏书，以纪事就正，兼及山西丁赋。无以为答却，寄酸笋红糟。拓《凤阳府图》。久香过谈。

初四日 进署，未有本。拓颍州及泗、和两州图，尚余东向沿湖一面。适元圃过谈，询其方向远近颇合。元圃言，其七世祖为善于乡，明季土盗无有入其乡者。其七世林祖名统者，开国时为史阁部致摄政王书，不屈，乾隆间有恤典。

薇堂生日，饮十余杯。

早间，同乡陈姓两人至，闻由海而来，询以山东、盛京洋面，与图中颇合。言陈双喜本闽人，今沿海伺劫，共有三十余舟。樵汲之处，辄有招贴，可云明目张胆。又有梁十五崽者，粤人，本蛋户之子，入海为盗，今在石岛。闻山东已招降，令其捕盗自赎。

初五日 赴园，直日。闻棣如凶问，为之惻然，其两老皆八十余矣。

昨在署阅吏部咨国史馆奏，编纂臣工列传告成，经吏部题复，列为一等。前任汉提调、通政司副使王给予加一级，纪录二次。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又户部咨，道光二十五年俸米以黑豆抵扣，文三品、武二品以下一成，每季一万二千余石。道光三十年春季起，大员二成，仍领白米；官员一成，仍领粳米。就此积算，每季文武大小官员俸米约十六万石。

在朝房晤子贞，自粤东试差回，谈师母病状。回寓后，闻其凶耗。往视子贞，未晤。晴皋堂庆。晚，集久香寓。

初六日 检《安徽图》，凤阳府县分合，前后不同。访元圃，未能详也。星方袖来黄梨洲《今水经》，不袭桑钦之旧，而自为经纬。所见甚

是，拾古人之余，而捋扯不已，未免无味，而于适用尤难。画安徽水道未毕。

过候子贞，晤愿船，言石洲有全榭山《水经注》校本，张有笺注者，只河水两卷，然全校尚无知者，能校刊甚善。石洲言，戴东原校郦注，多袭全本，而讳之，将为发其复。与谈《水道提纲》诸书，多余所未闻。边绣石言，现修《兵志·马政》。余谓当以典例补入，而营马、邮马亦当归焉，甚以为然。

初七日 上进宫，将曙，进城恭接。晤罗椒生，知凤阳府县为两城，中隔约三里，临淮则别在东。顺拜客。昨易图稿，水道未半，今日足成。又摹江北两府，日已曛矣。

初八日 重摹图垂毕。检《一统志》图，殊不相合。《统志》图详于山，而水则信笔为之，归合源流，茫然莫辨，愈觉旧图之可宝。

晚，邀西垣前辈及诸同乡小集。久香夜返，以郑板桥《潇湘八景图》相示，奇秀可赏。

初九日 检补图中疏略处，并以洪志里至补于其旁，日已下春矣。晚，集粹珊寓，以《安徽图》并《南河图折》付装。

初十日 元圃过谈。又得香南书。进署，收四本。阅礼部咨，明岁元旦日食，得旨：停止庆贺筵宴。奏内引康熙三十一年、五十八年，乾隆五十一年、六十年成案。自西人测验微密，日食似渐多，开国至明年庚戌，二百有七年，元旦日食凡五见矣。易《渤海图稿》水道毕。

十一日 久香、元圃过谈。进署，查前月十六日缺本已进阁。拓《皇舆图》，两度为一叶，果能卒业，可成巨观。惟多摹则费力，先定规模，而后从事，要之以久，受之以渐，不必预期其效，而自月计有余矣。滇生前辈过谈。

十二日 昨日申时，大行皇太后慈驭上宾，坐客多商应行礼节，并检旧仪。地图拟分省为卷，每叶首题纵横甲乙为次。加以度分，颇有条理。昨午起，设色五叶。规模不差，只须耐久为之，求速成最误事。明岁元旦日食，岂即法官恭默之征耶？礼部咨会：本日前往齐集。逮晚，袍布尚未得领。邸报：午时入金棺。邸抄：礼部奏，白服，百日不雉发，二十七个月青袍褂。又奏官员出入神武门、景运门，不准走神道。白服日

数未见明文。此邸抄字多误。

十三日 申刻，始接知会并孝布。礼部仪注内开：王以下官员，自奉移前，每日三次齐集，奉移后，每日早齐集一次，二十七日停止。王以下，各于府第斋宿，文武官员于本衙门斋宿。王以下文武官员，均于二十七日大祭后释服，二十七日内俱服缟素，皆百日不雉发。二十七日后至百日，用素服，帽缀纓纬，至大行皇太后几筵前，仍摘纓纬。百日外至二十七日内，仍服青褂，袍色不拘。夏季戴纬帽。殓奠礼，本月十一日，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行殓葬礼，陈仪驾供案，皇帝立殿旁哭，百官齐集哭。皇帝入殿左门诣几前跪，众人皆跪。皇帝举奠茶于案，行一拜礼，众随行礼。皇帝祭酒三爵，每祭一拜、兴，众随叩、兴，哭止。皇帝还翼室，众皆退。嗣是，朝、晡、日中三奠，均如仪。丧仪，一、未入八分公以下、官员以上，东旁门外齐集。西旁门内宗所在。二十七日内，题本文移用蓝印。皇帝二十七日内不办事。一、有顶戴以上官，各给孝布成服。一、部院官齐宿衙门二十七日，以初丧日为始。一、王以下官员，均于二十七日大祭后释服。一、出入王公百官齐集时，由东华门、西华门，穿孝官员等不得在景运门、隆宗门穿走。法由西华门进，方不穿走。盖天安门及东华门外，皆享殿所在。一、三品以上官期年后嫁娶，四品以下官百日后嫁娶。嫁娶时准作乐，至寻常作乐宴会，俟期年后。邸抄云，二十一日奉移漪春园。

早候齐小筠，与订明日到署。孝布有关门禁，未便更易于公会所见，却不尽然。写地图二纸，坐客相续，欲日一叶，只可乘暇为之。

十四日 是日，即传引见。进署，偕罗椒生、齐小筠、朱久香进永康门齐集。由西华门入，从咸安宫东夹道转出，循宏义阁后右翼门外北行，望东北为隆宗门，其西为永康左门，入门齐集。惠亲王亦貂冠缎靴。闻本在永康门外。

午后，毕《直隶图》五叶。甲之甲乙，乙之甲乙丙。

十五日 易《渤海图稿》，前已设色，只题识便尽日力。

晚，过滌生谈，闻礼部成案，国恤中护日，从中祀服青，事毕仍缟素，此盖失礼。日食于五礼属凶，不得援引吉礼，若仍缟以将事，复圆暂一服青，庶得礼之宜。惟元旦则不然，国恤遇元旦，本暂服青，

即复圆，亦无可加，始终以青可也。涤生新有齐衰期，闻国恤，仍赴署，及幕次，专办丧仪，余稿不画是也。曾子问有云，奠先重而后轻，可以推此。

过星方，夜谈。

十六日 检补《渤海图》。

进署，收五十一本。前礼部知照复勘，本有如有子弟亲族中式应行回避者，知照过部之语。以侄孙修文中式，故于初十日复以例应回避，不克进班。而闻华阳相国言，复勘人少，又外省不比顺天，虽回避，亦进班。本年顺天复勘，即有二人回避。颇以为疑，问涤生，与余合。问星方，又以华阳言为是，余究不敢冒昧一往。今日咨礼部请示，想不能违例也。用印毕，已午初三刻，因即往吊叶棣如丧，归寓未正。

画直隶丙之甲乙丙粉图三叶，染水道毕，已上灯矣。

明岁元旦癸巳，日食一分三秒。初亏申初，复圆申正。

上谕，二十一日奉移之后，即居绮春园苦次。此次何以不移观德殿前正阳门哭。余意礼于五行运火，国恤岂其应耶。

十七日 写丙图三叶，丁、戊图各一叶有半，内地颇简易。是日，计写六叶。过厂肆，得《畿辅通志》，并翁覃溪楹对。

久香、星方过谈。星方言，欲条上淮南行票。余谓淮南纲引之地，皆与邻私接壤，非通盘筹划未易言也。又言，以正集各款，按引输课，一引当匀十两，此则与淮北迥异，尤不可行也。拟暇日绘各省引地一幅悬之。检《畿辅志》，内黄、浚滑，皆雍正三年所改。

十八日 画己、庚图各一叶，以《洪志》参校水道，并始为左图札记。

得知会，明日巳刻集起居注【馆】，会奏大行皇太后谥法。十九午、二十巳殷奠，二十一日奉移。官员酌分十四班，前路跪迎举哀，候过随行。

齐小筠过谈，有《利病书》抄本，徐购一分，再与借校。又吴霁峰《畿辅水利志》，视水利四案刻在后。

崔正甫过谈，直隶新安并安州，在道光初年。又言，山西乐平并平定，清源并徐沟，马邑并朔平。

得奎印甫书。椒生订明早同进《起居注》。得雪轩复书。

十九日 晨起，偕椒生进《起居注》。西华门东为熙和门，进门即起居注廊。与协和门对。候午奠毕，是日殷奠。集内务府堂会议，在右翼门西，拟温、和、裕、显四字。然显字复。元圃过谈，各部督催所最要，今多畀不习事人。

二十日 补直隶广昌磁州，以《今水经》校，水道名称多不符。再检《会典》疆域，与图十九吻合，如东淀等处，更能补旧图所未备。拟与抄出。检《畿辅志·建置》门，从来言建置沿革者，不必尽同。宋元以后，或不失之远，五代以前，盖多不可考，而强为之说。余拟于郡县下只载称名之所由昉，建置分合，只载国初以来，不特易为力，亦足以征信云。

廿一日 寅正进城，候送皇太后梓宫于德胜门内鼓楼西，午正回寓。

检《会典》，于水道今昔不同处，当以玉青补绘图中，以别之。北运河至武清东分一支，为减河，入海。卫河，经吴桥县，是为南运河。东分一支，为减河，由老黄河入海。在山东境矣。又，南运河东北流经东光、南皮、沧州，凡东分减河三。此下不言入海。再考李图，微有不同，当约李图补之。此数减河，疑皆在雍正中，修畿辅水利时所开，《通志》修于雍正末年，或能详也。

廿二日 检《会典》水道各条，漳、滏、滹沱皆合，猪龙、巨马亦相符，惟潮河首尾叙次未清。祁河上源，亦有差异处。徐、雹二河，可以补旧图之缺。滦河发源关外，又承德今为府，亦当补图。惟山水名多聱牙。旧图未立州县，须合李图乃备耳。

椒生过谈，近读《汉书》。星方过谈，漕船至清江者，只三百余只。又闻三闸之地，亦系借黄，将何以善其后耶？

廿三日 问湘骖病。过星方谈。是早，绮春园初祭，寅正赴园，午初回寓。初闻番经。又从星方借河图二副。从前所见者，只有外河厅而不分南北，又不载塘河，当是嘉庆间本，此则更详矣。《江淮图》七开，《黄河归海图》十二开。

廿四日 得雷春庭书。得家中十一月二十日十六号家书，知二三兄皆已计偕北来。二兄旋至，询家中人，为之一慰。得郭云士七兄书，属

寄川信。

两日增入《承德府图》。府本以潢河为外界，今只摹有郡县处。

从星方借来百金。复介槎书，附寄安徽省图稿。

廿五日 复印甫书。附寄介槎书。问湘珮病、何师母丧事，陪客。与愿船谈，令人忘倦。《国史·地理志》为伯昂师所纂，当借观。复寄家中第十九緘安信。得省堂书。

廿六日 早，过久香谈。星方、岵瞻过寓。

近日河漕交病，欲不误新漕，必早筹归次。欲早归次，必早出江，而蓄清浮送，与借黄过闸，利害判若霄壤。今岁一误于泄黄入湖，再误于借黄济运。近闻欲引黄过闸，是直灌运口而下，问将来尚行漕船否耶？两日摹《南河图》，幅狭字小为难，安得暇日拓大一副，或分作数段，尤易收拾，似应以各厅交界为断。细思之，必须将旧图拓大，而以今图曲折处传入，庶方向不迷而易看。

寄古樵书，附云士七兄府报。由川省院门口沈丛桂斋转寄。

廿七日 至报国寺，送何师母殡。过角垞、岵瞻，谈写河图三叶并染。候湘珮，仍无起色。与角垞同过星方。晤王春岩廉访懿德，有干济才。得秋卿书。

廿八日 写南河图两叶。得念园书，即复，附复陶濂生书。交提塘寄。得梁香初书。袁小泉书言，补缺尚属有期，为之一慰。

廿九日 绘《南河图》毕，又磨对两过，庶少遗漏。是本视前图为近，旧河之外，复有新河，暇日更当以校方幅者。厂肆携来《一统志》刊本，活字板旧志。又《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纂者。询涤生所藏，则仪征太傅近岁所编。检旧志，凡例末条甚陋，如驿铺附都坊，积谷附贡赋是也，若桥渡附水利，犹其小者。又云，康熙二十二年有旧志。从李世兄得《复初斋文集》二，以其一分送涤生。

三十日 复秋卿书。即交府上寄。复省堂书。连日饭后辄倦不支，恐脾经又为湿困，当慎之。

检旧舆，运口与今日不同，拟开年先画江南，苦不得志书耳。前晤方伯雄，与谈。借史馆新《一统志·建置沿革》一门，但恐散在各郡，便不易易。西垣前辈过谈，多及治生，亦切务也。

日前会议大行皇太后尊谥，今日始补画奏稿。

孚	昭			温	宽仁惠下曰温
应	熙			和	柔克有光曰和
	天	圣	恭慈康豫安成	孝	
景	隆		庄惠寿禧崇祺	裕	仁惠克广曰裕
燮	笃			哲	明知罔通曰哲

道光三十年庚戌

正月

初一日甲午 检《会典》江南水道，与南河方图多合。如南北盐河甚有条理。必先读此，而后披图，始有头绪。拟先抚大略，再从而拓大，附以支流，庶得纲要。

阅邸抄，见福陆复奏，持论似有把握，惜字多讹舛。略言王营新减坝，可备缓急。又请于高板头至黄大王庙，别添塘河，使清水仍由三闸五坝而下，而空重漕船，则由新塘而入旧塘。余每疑三闸五坝为迂曲，如此则径而易行，但不知借黄有无流弊耳。又言工员于淮扬运河，每置西坝不问，水涨辄开高邮四闸，以下河为尾闾。按图而合之近时情事，似为近之。又夹片以治下游为言，此自不易之法。余谓此一折一片皆有特识，无如长安耳食者多，此等议论曾无人赞许，而反谓同事有所牵掣。此必出自河员之口也。

是日日食，申初一刻至申正一刻复圆。于礼部救护。与星方、久香同过地藏庵。

初二日 早微雪。起《江南图稿》六叶。以旧图郡县方向为纲，徐以今图水道传入。然究当以《会典》水道定为脉络，小水不著名者，略焉可也。按《会典·江苏》，其川：秦淮、荆溪、吴淞、石梁、滁、沐、盐、运、淮、渚于是合于河，河、渚、江于是入海。其泽太湖、洪泽、白马、大踪、硕项、骆马，计为川十一，为浸六。今图硕项缺。

初三日 以今图水道分丽于旧图郡县之中，河以南，江以北，及海墉、场灶之地，脉络颇不易寻。绘图本劳神，而脉络所至，如引茧丝，头绪争出，不能自休。虽一时未觉，究恐非摄生之方。且为学之道，须有优游自得意味，向后总宜以渐为之。

连日奉旨，定于三月躬送皇太后梓宫，王大臣虽合词吁恳，而不许，可以知圣孝矣。中有何敢不送，何忍不送之语。以礼言则不敢，以情言则不忍。此语自非承旨者所拟上。

初四日 检地图徐州府及北运河，及日中矣。

桥山之蹕，以王大臣再恳而停。有“负咎何辞”之谕，亦必非拟旨所为。惜再恳之折，不留俟后月耳。

昨晚，阅邸抄，漕督杨奏陈运务，言前次黄河由湖入运，运道之淤垫，回空之阻滞，本在意计之中。又云，张福口不能挑深，出水不多。前由太平河放出头塘船三百余只，磨浅难行。后从塘河涵洞放黄入运，始得浮送南下。又云，维时将存塘之船腾入太平河，无如太平河底高于运河水面六尺，现在引水高至一丈以外，一经启埵，漕船随溜奔腾，势甚艰险，下游各闸，势不能不挨次启闭，层层套放。此即套塘，盖以灌塘之法，用之于各闸。又云，空船尚有二千六百余只未经下闸，现在引黄济运，河身愈淤，出江之期尚难悬计。其所议四条，大约酌各帮远近，赶令归次而已。

初五日 寅正赴园会奏，恭上大行皇太后尊谥。奉旨定“孝和恭慈康豫安成应天熙圣”十二字。午初，回寓小憩。

补图，水道如乱丝，只好徐以理之。星方过谈。

初六日 检《河北图》，并传入堤闸。又检镇江及常州水道，未毕，胸前微不快，乃止。

初七日 早微雪，至晚成阵。点补地图。过久香谈，规其服药。然凡事不节则嗟，余方自规不暇矣。晚过章圃饭。

初八日 检地图江宁一府，又点补更定数处，即已日昃。

过莲塘谈。部中不免习气，然无关紧要处，正以涵容为得礼，且必不苛细故，而后能责以大端。过岫瞻、甬垞。

候子贞昆仲于报国寺。闻芦盐名虽官办，实系短商，自无经久之法。子贞言，目力须爱护，防其过用，而一时骤昏。闻此为之悚然。人身三宝，神为贵，气、精次之。神气不敛，虽闭塞无益。此中消息安得不自量。

初九日 检苏松二府水道，如金山、奉贤、南汇，皆后来所增，旧图皆缺。金山以卫改，南汇以镇改，奉贤则不知为何地。

过厂肆，得《通志略》两函。《通志》书多且价重，得此亦足备检。

过涤生谈，闻湖南新宁军务，乌合小丑，尚瑟缩不前，将如之何？涤生言，《渤海图》当作辽海，临榆县无从水者。属为检定。图虽易稿，而北南二字未更正，可谓疏，亦足见脱稿之不易。

初十日 晨起，检《浙江水利备考》，其图与旧图多歧。过厂肆，见《安徽通志》，惜不全。又见《职官表》，较佳于涤生所藏，而价甚昂。

椒生过谈。星方、久香过谈。句《通志·总序》。

十一日 句《氏族略·序》。三十二类中，乡亭可附于邑次，可合于字。凶德基德，不当立专门。爵系以下皆可附并，然其言甚辨。岫瞻过谈。

十二日 阅《氏族略》。小学浩瀚无际，一涉焉恐迷不知返，然不可不晓其大意。二十略极博亦极约，可谓灵蛇之珠，讹舛不免，当借善本校之。过报国寺。

十三日 句《六书略》。象形与指事，以虚实分。指事与会意则难分，大抵皆合而成文者。转注与谐声相似而不同，谐声以子母成文，转注则母不成文，而从省者多。又句《七音》、《天文》两序。

十四日 句《地理略》未半。

闻立皇太子之信，仓皇罔措，然维系人心，不至临事周章，即治命，可以知圣心之审慎矣。至下午渐有传大渐者，尚未之信。傍晚得信，知大行皇帝宾天。时内城已阖，只得待旦入哭。

是日辰刻，上自御龙袍加龙补褂，召立皇太子。太子哭，上曰：此喜事也，何哭为？乃赐以袞服，视其易换。天颜甚怡。自去冬以来，无此康复者，讵知即为回光返照耶。又命皇太子出东书房视事。其地为勤政殿东序，上每日听政之处也。时犹尚膳。少顷，召军机诸臣入，已大渐。至午初一刻，驾崩。雪异。是日晨曦朗曜，空中无片云。至午初，云四合，雪花飞洒。下午又晴。是夜，月光如昼。大行皇帝自圆明园坐吉祥辇入城，至大内已酉初，择于戌刻入金棺。迨礼部传知到署，夜已四鼓。

十五日 寅正候城，卯正正阳门启。到署得传知，从长安右门入，过端门、午门，至太和门，右阖而左开，遂从内左门入，至乾清门外，已早奠矣。乃偕椒生过内阁批本处暂坐。至午初，奠于景运门外，随班

行礼。回寓后颇惫。

昨食粥一瓯，闻变心动，不能下膈，日早起始吐出，急切不能受食。至晚，啜数口，仍不快，复大吐。

十六日 中奠到。以蓝黑句毕《地理略》。仍不思食，然自揣无它病，煎神糲桔皮汤饮之。照例在署斋宿，而署中惟一室可住，厅官当月在此直宿。二堂则空阔。久不燃火，又土床，恐湿毒侵入，虽势所逼，能无疚心乎。

岫瞻过谈，言遗诰四条，已发抄，且文之典茂为近来所无。恨不早读也。晚句《都邑略》。昨见邸抄，大行遗命四条，有郊配庙祔之语。我朝七圣，同配两郊坛上，各为一幄，西至仁宗已四幄。前为讲官时，即疑数十传后，何以容俎豆之地。且无论礼之是非，而势已不行矣。然昔配而今独否，不能无惴惴于心。兹事体大，当俟深于礼者议之。至祔庙则不易之典，似无庸议。

十七日 星方闻余鲜食，为邀吴竹如比部来诊，名庭栋，安徽人。良友之情可感。吴方，用党参，未服。余素不敌近葑，潞参亦其类也。

检《通考·郊配略》，为抄出祀天之礼。历代皆为郑康成引用纬书所误，并配之典，自唐始。

十八日 抄唐郊配两段，礼次。

晤涤生，言旅顺在明，本山东所辖，见《明史》。隍城、铁山相去五百余里，见《方輿纪要》，当补入图说。编马考卷数。今日始思食。

十九日 编《通志略》为十本，礼次。晤吕鹤田给谏，说将来会议事。大行皇帝遗命四条，交议者两条，内郊配一条，断令停止，其言坚如金石。窃谓有其举之莫敢废，已往之事是也。有其废之莫敢举，今日之事是也。煌煌治命，敢不遵乎。且任意强行，已责以不孝不忠之罪。以尊崇为孝者，寻常之孝也；以继志述事为孝者，至德之孝也；以颂扬为忠者，小臣之忠也。抑私情，明大义，使前人议礼制度之美，昭示无穷，自此以至万年，更不复有过举，此大臣之忠也。

二十日 过久香谈。闻其二公子以齿痛服熟地，余复规止。然朋友亦不宜数以致疏，向后只谈言微中，以俟其自悟，所谓爱莫能助也。

晚集出城，闻星方有继祖慈之讣，因往唁之。晚，绮屏来谈。

廿一日 得胡小初书，得青墨卿书，此时并未暇答也。

录遗诰两条示星方。闻徐健莽《憺园文集》言郊庙之礼特详，其书已为涤生借去。涤生意将听之公论。又言会议之事，礼臣主稿。星方述。

廿二日 大行皇帝殷奠。寅正入朝，行礼毕，随冠服出景运门南拜，望焚燎。至帐庐小憩。进左翼门，出右翼门。至内务府堂上会议，庙号首一字用孝字。善继兼述曰孝，政教广布曰宣，生安允迪曰德，正己垂型曰端，奠安四海曰康，整躬御下曰肃。尊谥首一字用成字。安民立政曰成，安仁立政曰神，义安中外曰定，敬德光辉曰熙，建中垂统曰裕，大德包蒙曰宽。

出彰仪门，候徐君青，畅谈两时许。匝月以来，始开胡庐笑口。

廿三日 本署于景运门外支立帐庐，出入得所休息。偕岵瞻过五条和〔胡〕同，相宅。得家中腊月十六安书。

廿四日 写庚字第一缄家信，附第二缄。信皮皆填写正月十三，使用红签。

朝房晤艮峰、椒生，谈会议郊配事，属余起草，余谢未能。兹事体大，非研精覃思不能成文，且宋明议礼以意气用事，故其后至于树党相攻，若以所议为未然，莫若自为一奏，以避嫌疑。人众我独，其患不过吾说之不行而止。若罗列衔名，异我者能不以此语相加乎？

廿五日 帐庐。晤艮峰，述涤生意，与余甚合。久香过抄遗诰两条。

午后得雪寸余。填仓日也，可喜。夜草议稿，至漏二下。

廿六日 黎明起，天极晴霁。巳正刻，上登极，行朝贺礼。天宇澄朗，滓秽不生，旗纛鲜明，春风徐扇，班联之中，欢声雷动，致可喜也。是晚，过星方，商定折稿数处。

廿七日 寅刻入朝，会奏大行皇帝庙号谥法。早集后，于帐庐少憩。旋至内务府会议郊配庙祔事宜。先至朝房时，见会奏折稿中，有云：盖尊千古未有之圣，何疑千古未能之礼。如其与前圣殊规，岂不致后贤惑德。又云：或者上仪未协，大典稽如，不无缄口之愆，庶免拊心之愧。令人不解。余意或讹传也，至是见折稿果如是，不禁浩叹。余初意本欲别为一议，今见此稿，其不能腼颜附和，更无疑矣。初欲单衔具奏，及闻科道中纷纷各自条列章疏，未免过多。又闻大理寺四堂合为一奏，余意可从。盖无端纠合，则未免迹涉嫌疑，若同官合奏，即系为公起见，

不涉意气之私，较单衔尤妥。因约赫蓉峰、罗椒生至寓，出折稿与商定数处。詹事府四堂三人已愿画稿，久香尚无同志，因亦约与联衔。余早集时已见折稿，于宫门晤某相国，问余会议之事外间有何异论。余谢未闻。问中堂见折稿未？曰：未也。余将至内阁视之矣。迨会议时，相国入门，众竦起推居中坐。某殊有愧色，坐中或偶语，或发赧，或含愠。时余不自知颜色若何，殆有怒容焉。其实既决意别议，此一怒亦可不必，是犹涵养未深也。出门晤各侍御，纷纷聚谈。王荫之、陈杏江谓余必须另作文字，否则只有科道上章，亦不好看。以人稠不能细谈，余但应以九卿中，必有别议者，不必区区也。在坐某侍御见奏稿曰：泰山可移，吾奏不可不上矣。义形于色。珊瑚纲中，一时无两。晚，岵瞻过谈，意见各别。

廿八日 早起，缮折约五叶，跳行甚多，字安数尚不为多也。过星方、久香谈。是夜星方、久香过谈。星方谓，宜封奏。

廿九日 薄宦倦游，乡心难遏，既又念不可以默默徒归，更新之始，或有进说之机，当预为以待之。其分篇式样，取之大苏，苦陆宣公不易学也。午，集晤朗亭。

三十日 候子贞昆季，谓余所《纪河东盐法》篇末少归宿。余本载往事，以备将来之采择而已，立一的以招射者，非余心也。过角垞谈，户部现派办豁免。又传闻议礼之举，枢臣亦未有成心，或当易听也。星方过谈，科臣别奏乐者五人，各道联衔各议者十八人。

二月

初一日甲子 太行皇帝启奠。寅正趋朝，卯正随众行礼。闻二十六日之夕，皇子生。是日上登极，天气晴朗，适有前星之喜。昨邸抄，有内务府代奏武德女封云贵人之语。

闻郊配之事，上以问授读者三。余意圣心果安，则一问而决，何必至再，又何必至三乎。又闻昨召见文副宪瑞。其转官奉使，上历历言之，足见平时留意。晤涤生云，将以其议函致当轴。余谓此事磊落光明，本无私见，固不妨昌言之，待不可挽回，而后别为一奏，此大臣谋国之体应尔。遂函赞之，然亦在容台应尔。余篋中物，俟其索乃出示之，亦不为晚。

初二日 卯刻进城，跪送大行皇帝梓宫于新街口。出西直门，先从土道赴园，未初卤薄到，跪近于大宫门外。酉刻回寓。得涤生字，以细思前议，似不可行，盖专论理而不识势，亦未为得。当轴既不延访于前，亦不能怪吾辈之不相告语也。

借用丧生二百金。昨得知会托副使亦不画题，不知其专衔具奏否，颇为系念。

初三日 莲塘过谈。孙宗伯、魏司马已以议礼有异奏闻矣。久香、椒生过谈。作信与托彝斋，嘱其单衔具奏。交既未深，自不敢援为同志。椒生闻鹤田给谏能道余折中已删之语。殆星方泄之，语本陈腐，幸已去之矣。

闻大行皇帝传位时，以三无私为训，言心苟无私，则如水之清，如鉴之明，如衡之平。语极精深。先是召今上入，定郡王与军机大臣夹跪榻前，命诸臣为上衣袞服毕。先帝顾诸臣曰：西廊下有破板床，可以少憩。诸臣退，上独留，语不可闻，良久乃出。从古帝王弥留之际，神明不乱，而无宦官宫妾集厕其间，授受之光明，殆未有如今日者。

初四日 闻递折须绿期牌，问之良峰，亦未备也。进署，晤托三兄，见其口占疏草，授吏书之，颇为难得。闻初六会奏。

初五日 进署。收本。封折付管笔政。申正赴园，宿翰林朝房。

初六日 卯初入朝，值初祭行礼。闻召王大臣入，二十四人为一起。良久未见折下，回朝房小憩。午集后，闻异议之折，并发军机。至未正，过都察院朝房，犹未得旨。同人陆续进城，因亦回寓。是日，异议另奏者，礼部侍郎曾国藩，副都御史文瑞，通政使赫特贺、罗惇衍，副使托伦布及臣，大理卿倭仁，少卿田雨公。科臣七人：曹懋坚、曹澍钟、张修育、陈坛、王东槐、李道生、吕贤基。道臣十七人，有王之斌，戴綱孙、涂文钧、刘信坦、程德麟、陈枚、朱应元，余十人尚当问之。

初七日 署中送来原折，闻昨日傍晚方从军机发出，墨笔连点两句。以尊崇为孝者，一时之孝也。又连圈两句。以善继善述为孝者，百世之孝也。上谕：京堂科官道所奏各抒己见，殊少折中，折发还。岫瞻、久香、绮屏诸友过问奏事情形。

初八日 是日，诏求直言，召见惠亲王。大祭，寅初赴园，卯正

行礼。偕久香、椒生过极乐寺。介士兄及筠轩至，询家中情景，至夜分乃息。

初九日 涤生过谈，示以奏稿，亦有圈点数处，乃在发还之列，颇不可解。闻初七日召见，天语甚温。是圣意本不以异议为非，外议徒扰扰耳。夜过星方，言王大臣廷辩之事颇详，可为浩叹。具瞻之地，但求自全，辱直及之，何荣之有。涤生言，人固不可自大，而平日不持重，则临事必自贻伊戚，数语可以书绅。角垞、杏江来视折稿，并交弼夫屋价。

初十日 过两会馆，检《康熙御制集》，又得《乾清宫读书记》。

十一日 进署，收三十八本。午后偕久香、星方过龙树寺。初八日求言诏下，余拟恭录《乾清宫读书记》及《宫中日课记》进呈。两日撰折颇具大略。星方以为特地进呈，恐觉失体，且此两篇必久已悬挂于临御之所，不若将“有得有恒”之意叙入折中，而不必录进。此言是也。今日之行，余戏谓谋野则获果然。

十二日 同星方相宅。傲夫至，得古樵手书。鲍生一山来执贄。桂生。酉初赴园。

十三日 直日。卯初入朝，巳正回寓。傲夫来谈。安顺、顾生、慰农至，别十一年矣。蕴藉如昔，大器也。

十四日 大风竟日。早起，候傲夫，过星方，与久香畅谈。

午初得知会，奉派阅己酉科复试卷，即进贡院。同派者侯叶唐少宰、瑞芝生少马、何小笠阁学、田敬堂理少，住聚奎西偏院。钦命题：十日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赋得江上数峰青。得灵字五言八韵。偕同事入帘后，知贡举送进题目匣子，跪接于内龙门，公同扶封。先选韵发刻，俟封门再刻题目。御笔劲健坚老，惟柳诚悬为近之。

十五日 仍大风。闾中略有酬应，拟作试帖一首：二十五弦停，江深路宵冥。但余峰窈窕，倒映水珑玲。晴雨迷巫峡，波涛隔洞庭。云归严岫暝，人去芷兰馨。骚怨留斑竹，风光冷翠屏。遗音犹袅袅，远黛自亭亭。回雁何时度，游鱼有意听。只今青未了，泉菊荐湘灵。附录叶唐前辈作：群峰青未了，曲罢忆湘灵。江上人何在，诗中梦独醒。苍苍遥隔浦，列列望如屏。浓黛容犹染，前宵手不停。众山仍自绕，仙籁似曾听。但觉光连郭，翻疑响入瓶。无弦绰月夜，有客坐云亭。孰若欣鸣盛，

和声向帝廷。

芝生少马作：倚处寻仙籁，群峰绕洞庭。曲从江上奏，诗向梦中听。秋水澄虚碧，苍烟入杳冥。但看青霭霭，不解响泠泠。螺黛浓如染，鹓弦韵渐停。名山初绘景，骚客正扬舲。空外喧瑶瑟，云间列画屏。芳踪追缥缈，钧乐忆湘灵。

晚，分卷五十本，阅至子初。

十六日 分卷，连前百八十六本，阅至酉刻毕。入场时已将筠轩回避。阅礼部原奏云：如阅卷大臣等官有子弟姻亲复试者，应令其自行开出扣除，归入顺天补行复试内，一体考试。是晚定取上卷八本，中卷三十五本，下卷二本，余百四十一本归中卷，内有失黏数本。

十七日 偕同事定一等四十卷，二等一百六十卷，三等七百十四卷，四等十六卷。一等内皆无添注涂改，写作佳者甚多。二等亦多佳卷，而写或未能无误。三等后十余名，有违式者，有语病者。四等前十余名，皆因诗失黏，末三卷则谬甚。

是日，寓中得正月十二安书。早起，偕同事定违碍之卷，未敢不存恕心，而开脱之外，尚有十三卷，同罪不能异罚，真无可如何也。午后编列寻次，至夜先封数束。

十八日 封卷毕，启门，于外堂少坐。午初回寓。

十九日 寅初赴园复命，兼将各卷进呈。闻卷已留览。因入城，偕久香过星方，同往观音院候马世兄。晤涤生，言前奏当用官文呈缴军机处。

二十日 会奏恭加列圣列后尊号。丑正赴园，闻卷已发下，有旨。巳正回寓，坐客络绎。傍晚得复试一、四等名单。留薇堂小酌。

廿一日 直日留署。复古樵书。寄来百金，附谢，附做夫家信。进署，收百十四本。附录复试一等四十名诗句：

苍翠浮烟嶂，空虚列画屏。四川傅大贞。晴岚瞻迥迥，高壑立亭亭。湖南谭信燮。佛严浓有色，仙迹幻无形。河南高全燧。晚露浮淡淡，空翠散泠泠。浙江沈璜。色点螺痕映，波翻鹤梦醒，江西黄祖綽，号少农。碧浮烟杳霭，翠耸石零星。浙江吴观礼。四面云容微，千层露气零。四川温增。佛头浓点缀，仙手忆清冷。江南杨言。鸿飞涵淡月，螺矗纪零星。江南汤莲渚。江上人何处，烟波入杳冥。湖北刘玉森。翠倚千寻玉，苍疑九曲屏。云

南毕应辰。拖蓝光似镜，泼黛影如屏。浙江朱允成，秀拔可喜。四围岚若滴，一曲响初停。广东曹文杰。高楼容柱笏，极浦正扬舲。江南尹耕云。碧粘云外树，翠染水边亭。江南王尔焜。着雨皱螺黛，和烟敞雀屏。山东张禹昌。净态云都扫，晴光露似零。陕西乔荫申。山痕留宿雨，汉影暗疏星。广东李联芳。螺环空际叠，鸾曲静中听。陕西曹步瀛。剩有青峰在，寻踪已杳冥。浙江王养寿，英年。碧翻波渺渺，翠倚树亭亭。湖南徐仲霖。苍梧标古干，白芷动余馨。湖南谭文印。曲疑天上是，人在镜中听。四川喻元吉。月定中流涌，云疑别岫停。广东丁杰。瀑影偕烟挂，涛声入画听。湖北张又璧。数峰留胜翠，一水送遥青。浙江孙学驹。仙踪何处觅，雅韵此间听。山东杜钟英。苍茫神独往，缥缈状难形。山西武骊珠。徘徊当落日，隐约记零星。贵州李维寅，号桂令，丁酉拔，有须。碧搀班竹重，浓滴野兰馨。四川赵树吉。遥天开色相，大地绘丹青。江南俞世铨，约三十余岁，号信卿。黛痕平水镜，翠墨绘云屏。广东沈史云。涨痕余刻露，岫影计零星。江南洪江保。岚光浮了了，嶂影印亭亭。福建鄂植。高低排楚岸，苍翠映湘舲。四川萧应元。佛头撑碧落，仙迹幻沧溟。贵州景星。天光摇远渚，山色落长汀。陕西李应焮。远水明如镜，遥山列似屏。湖北洪调炜。地余山水绿，人共芷兰馨。江南夏家淳。诗情生远岸，画本列疏棂。河南苏佩训。

李生维寅来见。桂舲，丁酉拔。

廿二日 郑生植来执贽。立士。同乡高承恩、普索，丙午优贡。林广迈健侯来见。均漳州人。贵州章承煜、原名永安，举。章永康、拔贡。杨泽普、王思敬来见。开州饶家珣来见优。

得翁月帆书，所选拔多昔所赏识。复葺生书。致陈弼夫书。并由提塘致。复可舟书。阅林健侯文，大为击赏。

廿三日 清明，大风。进署，收二十本。早候林健侯。其文清空坚老。坐客络绎，迎送颇疲，然黔中故人来者颇多，足见人情之厚，非果有遗爱也。

廿四日 星方过谈。进午门，核对复试卷。金华朱生允成来见。子钦，一等十二，丙午。江苏俞生世铨来见。一等，三十一。朱生清隽。年二十四岁。

星方、久香过寓夜谈。

廿五日 回候公车。过星方、艮峰。

廿六日 核对复试卷毕，复命。卯初至园，巳正回寓。黄世兄来，祖綽，号黼师。未晤。得周大令振璘，号莲浦书。

廿七日 辰刻至报国寺，为何师母题主。仙游林生玉琅来执贽。号宝卿。

廿八日 会奏恭加列圣列后尊号。赴园，巳初回寓。作迕言首冒一段，以复试命题，诚意章引起，以好恶为主，略言《大学》一书，自如恶恶，具如好好色，推至于与民同好恶，只是诚其好恶之意而已。

廿九日 直日，赴园。以折冒示久香，言意是，而语太陈旧，且近日应诏者，已两言《大学》，亦似数见不鲜。因暂憩朝房，改作一冒，仍以前者所见仁皇御集两篇作主，并作通言路、省例案、简军实三条，大意略具。于酉刻入城，仍过久香商定。

三月

初一日癸巳 作《国计》一样条，合前为四条。星方过寓。适久香亦来，示我所拟折稿，击节叹服。作附片四条，一急公花户，二钱粮尾数，三甘肃杂税，四两淮欠款。后以急公花户一条入正折，其两淮欠款未敢轻言，余二条太细，故去之。

初二日 润色折稿。星方言，简军实一条太空，遂去之，添第一条末段、第四条中二段。

初三日 早，过庄印潭，问甘肃杂税。渠在西宁时，未闻有是。余意或统征分支，其升科一段，亦言此是熟地，所谓贻累官民者，尚不在此。因删附片一条，至尾数虽有关系，到底轻微，不宜形之奏牍。且两淮欠款，已久归子虚，亦非今日急务，并去之。因以急公花户一条入正折，而删去言兵者。下午写五叶。

初四日 写折子七叶，校对粘连，日已昏矣。

初五日 以正折示艮峰。进署，用印片。次日未用。椒生过谈。申刻赴园，宿东朝房。

初六日 丑正起，甫交寅初，宫门启，入递折奏事。门南抱屋，出至朝房小憩。卯初复入朝。闻于召军机后，又召满汉两大农入。两大农皆军机大臣，从未有两人特见者。闻是日大农四刻始出。闻折留中。巳初散

直。是日邸抄未奉批示。

新寓已定旬日，是日始亲至相视。

初七日 候补之。闻昨日此件并未发下。

初八日 稽察第一场。接谈换卷。卯初入，午正散。候袁午桥。过赫蓉峰谈。海棠未盛开。晡时再候午桥，未晤。

初九日 赴园复命，午初回寓。午桥过谈。

初十日 移寓南横街。奉上谕：通政使司副使王庆云奏牖陈时务四事一折，著吏部会同各该衙门妥议具奏。钦此。盖留中者五日。

星方、岵瞻各赠食品，兼约刘元圃、邓绮屏话别。

十一日 稽察二场。未初回寓。星方、涤生过谈。迭见上谕三道。文副宪、倭大理、罗通政并以谏言，奉旨褒奖。余与星方言事之折，亦交部议。小臣愚论至蒙采纳，良可感也。有旨，百日后举行日讲。前者倭大理引其端，曾侍郎畅其说，愚臣劝学，亦尝及之，不意竟见旷典之行，实此生之大幸也。涤生商略讲官，余谓倭、朱当为首选，其余如许祭酒乃钊、龙侍讲启瑞、俞学士长赞，则余所知者。侍郎漫数及余，此则非浅陋所敢负荷也。

十二日 赴园复命。连日早起，以午眠补之。牧亭过谈，兵额抄录将毕，惟沿海炮台之案，皆在工部缮司，当属彭少空蕴章成此盛举。余谓牧亭入台之日，首当录此册进呈，胜于上一弹章也。

十三日 雨徐而透。傍晚，偕星方过涤生谈。闻其辅折二语云，君子不可用而可信，小人不可信而可用。京师哗然。日讲事宜，言者欲条举上达。余谓其书其人其地其时其仪与法，皆当缕陈，而遽于此时列上某某，则未免过易耳。

十四日 稽察三场。得梁吉甫昆仲书。

十五日 赴园复命。余折子始见发抄。偕罗椒生进署。又同过齐小筠看海棠。椒生至寓，谈致涤生书。前承示欲列上进讲事宜，其慎选一条，自不可少，但泛论则可，若求其人以实之，则前此作用，皆似有所为而为矣。旷世盛典，本为流俗所疑，更能不以话把授人，乃尽善也。且人之相知，有不如其自知者。兄意有所推择，亦必俟其人之自量而后可。否则爱之，适所以害之，既非所以全朋友之交，而于事仍无济也。后

此议不行。若当时即列上其人，则反授沮者以柄矣。秋九月十四日补记。

十六日 起己辰正。陈朗川先生来寓，闻吴县举林少穆、姚石甫，寿阳举丁角垞，颇为之喜。

十七日 稽察宗室会试，与者二十有三人。卯初入场。候窠兰泉，言省例案一条，吏部功司先已编次成册，又章程及引见旨意，亦皆汇为底册，则较周到。窃喜所言不为迂远，若有法而人不行，言者又如之何哉？畅谈时许，知兰泉亦为文孔翁所荐，兼及日讲事。掌院先延黄经、边浴礼、冯桂芬、何桂珍四翰林议进讲事。孔翁意欲先讲《马贵》与《通考序》，而诸公以为当先讲《大学衍义》。两者皆是余意，若请旨则必以《衍义》为先。星方检抄进讲掌故，因从丐抄。

十八日 赴园复命。晤涤生，以保举告。予谓前已有信坚却，何尚尔耶。答以非为进讲，因于掌中书封字相示。问以折子递未，曰已进矣。为愕然久之。回朝房告敬堂，则曰此不必辞。进城，晤艮峰，又曰当勉力以答知己。闻前数日涤生与艮峰、敬堂议及此事，乃悟此举固出涤生，至诚二公亦尝赞之，故更不踌躇也。晚，过星方，闻亦被荐，但回奏则不著痕迹耳。

十九日 午后得军机传知，按日豫备召见。赴园会奏。过蓉峰、艮峰、椒生、敬堂于朝房。

星方过谈，颇为都转着忙。余谓安而后能虑，一着忙，则非矣。且今日淮南正当整顿，乃可以有为之时，与往年泥成法而求效者，大不相同，不必惧也。

涤生过谈，托查经筵与日讲建立分合。

二十日 检《会典·例》翰林院起居注日讲，略为抄出，进署已晏矣。自初六以来，夜起者十日，尚未甚疲。

廿一日 坐客颇相续。金华朱子钦以闾艺来质，甚佳。出吊马湘驹同年。

候子贞，以余折子切实为言，又商预备召见。云只好与大家一样用片，断不必以职分较大稍存矜衔。子愚谓折中何不言及漏卮。余亦曾思之，而未有策也。

过岫瞻，视所上折稿，又言讲官不当特保数人，当令大众以有事为

荣。余言此为启沃而设，非为词臣见长地步。盖其题目认错，故不得不与辩。初时色似不平，后亦和易。此友见地颇高，而持论尚如此，又何疑自鄙乎。是可叹也。

过星方，闻本日召见，垂询多淮盐事。

廿二日 酬应笔墨。

二十三日 辰正得升任正詹信，拟谢恩折。

补授詹事府詹事臣王庆云跪奏：为恭谢天恩事。本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王庆云补授詹事府詹事。钦此。窃臣海滨下士，知识颛蒙，夙陪翰苑之班，屡忝文衡之寄，忆彤廷之亲试，蒙华秩之起升，讲幄依光，学编摩于记注，匭司承乏，慎出纳乎封题。自惟樗栎之材，未有涓埃之报。兹际昌期作睹，荷蒙逾格之起迁，位列棘柳，端尹本承华之选；地居艺苑，词臣推稽古之荣，梲昧如臣，实忧陨越。惟有益端操履，力矢慎勤，庶无负高厚栽培之至意。所有微臣云云。

酉正赴园。是晚有厅官递折。

二十四日 卯初入朝，卯正宣进奏事门，辰初召见于勤政殿东书房。上坐东北隅，西向。木床无漆，高不过五寸。臣进至军机第三垫，隔垫跪，免冠谢恩。真所谓天威咫尺也，战栗不可言。

少定，上问：汝到过詹事府未？

答：未经到过。

问：汝在通政司几年？

答：上年二月到通政司。

问：汝由何官转副使？

答：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转的。

问：得过试差、学差？

答云：得过。

问：哪一年哪一省？

答：道光十四年出广西试差，十七年出贵州学差。

问：大考几次？

答：道光十三年大考三等，二十七年大考一等。

问：一等第几？

答：第一。

上云：詹事府无甚公事？

答云：是。

问：通政司是轮日收本？

答云：是。

又问：堂官五人？

答云：六人。

问：记有一人出差者？

答云：未有。

上问：哪六人？

答云：两正使。

上云：一赫特贺。

少倾，臣奏：汉正使罗惇衍。

上云：托伦布与汝是两副使。

答：是。

上问：参议？

答：汉参议齐承彦，满参议倭什琿布。

上问：齐承彦在衙门几年？

答云：已有数年。齐承彦到衙门在臣之先，托伦布、倭什琿布在臣之后。

上问：多少年纪？

答：五十三岁。

问：哪一科进士？

答：道光九年己丑科进士。

问：从前由何官升学士？

答：由编修即升学士。

良久上躬稍俯，臣碰头冠起。顾西南铜地炉未彻 [撤]，折旋而出。是日，天语不多，而甚温缓。每一答，上必停良久再问，幸应答尚无舛错。已正散直。

二十五日 赴园值日。片询军机处，二十八日是否仍须预备召见，以昨日已蒙宣召也。晚，邀同乡公车小集。

二十六日 奉派验看月官。

晚，见邸抄，有旨：毋庸再行预备召见。自二十以来，颇有外议，谓涤生不合保举京堂，余意已坚辞，而尤形之荐牍，自问原可无愧。有旨轮日预备，则君父之命，谁敢违者。适二十四日已觐天颜，故敢请示枢府。又幸枢臣肯为面奏，遂荷上俞。或者以验看之举适在二十八日，故枢臣得乘间进言欤。涤生任事之勇，与人之一，余所不及。古人所云：知己，盖近之矣。若感恩则非两人之心也。

二十七日 得家中二月十四日安书。

帖瞻过谈，始以劝学之说进，未能骤入也。

晚，晤涤生，问小笠封典事。云上登极封典一次，有加级可以正三。孝和睿皇后上尊谥又一次，则无加级，只能补请自己。亦正三。向后上宣庙尊谥，恩例有加级，亦可赐封。从二。至宣庙升祔，仍无加级。若四月即有宣庙上谥，恩例则前之正三，可赐与大兄，盖正詹得封王父母，以己赐曾祖父母，庶为两得，至升祔则为期尚远也。

二十八日 奉派验看月官，月选者十一员，分发者五十三员。河南取举人张星彩，官报六十七岁，令其跪起，尚能便捷。

二十九日 作第六缄报喜家书。

午刻到詹事任。在馆二十余年，是日始进端范堂，殆从前所稀也。

兰泉过寓，言票盐不可行，与余不合。

三十日 致林镜帆书，为少穆先生劝驾。附家信寄。昨星方放两淮运司，今日始由园回寓造贺。兰泉投书，极言淮南不可行票。

四月

初一日癸亥 进署拜庙。与英彦甫谈后，写折扇数柄。署中知会，初二日翰林院奏，詹事坐充讲官，属余赴园。思疏中既不列衔，自毋庸同往。初三谢恩，适逢直日，顺到两掌院投刺可耳。由讲官得詹事，毋庸谢恩，余从银台复充记注，故照例具折。

附折稿。

日讲官詹事府詹事臣某跪奏：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初二日内阁

奉上谕：王庆云著以原衔充日讲起居注官。钦此。窃臣抱质迂疏，备员侍从，忆自未申之岁，初随记注之班。朵殿斋官，每近龙光于咫尺，右平左城，时偕鹄立以雍容，愧学礼之未能，懍载言之不易。兹际昌期之首出，更欣盛典之躬逢，既忝端卿，遂兼旧史。问礼问乐，趋跽陪籍笔之班；记动记言，清切备珥彤之职。自惟弩下，曷报鸿施。臣惟有勉矢恪恭，益勤探讨，庶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恭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初二日 出候客。缮折交崇笔政恩。星方夜谈。

初三日 赴园，谢充讲官恩，兼直日。边绣石过谈。椒生过谈。涤生过，示日讲折子。近日文字愈平实，知所选之更深矣。议共十四条，谓日讲与记注当分，以符体制，暇日当借抄一分。

初四日 惮暑疲倦，下午始应酬笔墨。杨心畲过谈，漕务积弊相因之势，实自北而南。余谓当以江苏粮道为仓场，必以苏松总运为粮厅。此言虽戏，亦对病之药石也。

初五日 进署已交午初。顺候两掌院，以初二日代奏记注官也。

初六日 借用蔗翁百五十金，应于七月末还。

初七日、初八日 两日未出门，公车笔墨，应接不暇。

初九日 得二月念七日○号安书。此次回信，已寄第七缄。报榜至两会馆，回寓仍理笔墨。

初十日 过候久香。进署。两日微感风冷，肠腹时鸣。

十一日 赴园直日，已正回寓。得香初贺缄，即复。

十二日 翻译会试，进贡院稽查。过梁稚香与谈，闻讷制军坠马。

十三日 赴园复命。进城，过何丹溪，谈畿辅水利及淮南票盐。兰泉前日致书，以票盐虽利一时，日后票价渐加，一散便不可收拾。余意票盐之难行不在此。盖票价渐加之故，当问公私。如其为公，则立法之始，必将一年支销之款，约计票额多少，匀入其中，断无先为轻则，以示招徕，俟踊跃争趋，乃从而埤益之理。盖朝三暮四，无此政体也。若为私，则散法营私，有非今日所能逆料而预禁者。总而言之，在得人而已矣。因为丹溪言之。兰泉性执，不与辩也。陆制军折，颇同此意。为星方拟关防告示。丹溪谓水利筹款如何，余谓当先从准望下

手，择其地之有水而不洼者数处，随经费多寡，为工程大小，官为民倡，要之以久而已。

十四日 集久香寓，与星方话别。雨。

十五日 翻译次场稽察。复翁月帆信，由陈南轩薰寄。复雷震初信，由陈湘庭祖襄寄。

十六日 是晚，星方过谈。次日起行，赴园复命。连日失眠，水饮动而肝气发。

十七日 晚，服柴枳、芍草加白术。

十八日 晨起稍差，适郑小山兄至寓，烦其一诊，开苓桂、术草。彭棣楼寄来公函，并公费百金，即复。小山馈肉桂一枝。

十九日 仍服前方。

二十日 赴园直日，稍差，未服药。

廿一日、廿二日 两日肝气时发，颇觉疲倦。

二十三日 赴园，奏进道光二十九年记注。进城至内阁送书。未正回寓。晚，仍服四逆汤，去白术。效。

二十四日 小传胪侍班，由殿右门入，立于读卷大臣之后。在殿西门槛内，与乾清宫仪同。卯初入朝，伫立者数刻，回寓觉疲。仍服四逆。得弼夫书。

二十五日 是日，未进署。法懋亭太仆过谈。晚，便血。

二十六日 晨出候客。久香、角垞过谈，不无杞人之忧。郟西杨生信，余永芳至。得惠农手书。

二十七日 肝气痛楚尽日。

二十八日 晨起稍差，屡困思卧。

二十九日 得吉甫书，并羊颖。

晨出候客。晤角垞，闻曾谒寿阳。自十七日传江苏有紧报，乃嘆夷致穆、耆两揆公文，有敏羊城之意。外间传闻不一，闻官书到后，夹板已舫直沽。穆欲使者至天津接见，寿阳不可。又欲两人同为答书，亦不可。闻首揆入见，言耆固错，中申亦误，当并与处分。乾以后为不误。又闻二十日二农宣，六七刻始下，即为此。

夜，过久香谈。

五月

朔壬辰 恭上列圣尊号，陪祀太庙。是日，礼服乐章俱从常。巳初行礼。某同年闻寿阳语，不之信。予颇悔失言，然终怪其不与人为善也。

得陈慈圃中丞书，登州水师正在整顿。十三复。久香过谈，与商定折稿。晚，用垞过谈。折稿。

奏为外夷借端尝试，请伸乾断，以承先志，以顺輿情事。窃臣于上年四月，恭读宣宗成皇帝谕旨：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陈〔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暎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勩勤，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至我粤东百姓，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惻然有动于中乎。着该督等第其劳勩，锡以光荣，毋稍屯膏，以慰朕志等因。钦此。仰见成皇帝此十载之中，无日不以外患民生为念，虽忧愤暂伸，而积劳成疾，以至大渐，此薄海臣民所莫不痛心疾首者也。臣采之輿论，以为该夷本无能为，当时若得人办理，何至俯从抚议，犹费国家数千万帑金哉？近闻该夷胆敢致书辅臣，复申粤东入城之说，臣不知其何所挟持，妄行尝试。如该夷果别有伎俩，徐广缙何以竟能驯服于前，粤中商民又何恃而不恐。其为虚声恫喝，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今日所以制驭之方，不必别求良策，应请旨敕下军机处，将上年粤东连次奏报办理机宜，凡朱批奏折，并廷寄各件，统呈御览，悉其原委，处以镇静。然后圣谟坚定，不为浮议所摇，上以慰成皇帝在天之灵，下以抒亿万姓公愤之气，则天下幸甚。臣家居海滨，目击夷患，愚诚所逼，干冒宸严，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初二日 早起缮折。下午赴园，顺过角垞。闻寿阳有延访之意，此折余之夙心，因久香询之许宾衢，遂定此稿。内廷事非余所敢知也。

初三日 得家中三月二十五安书。副信到，正信未到。正信至五月末始到。

入朝候旨，兼直日，闻折已留。晤邵纬西，闻折子封交军机阅看，旋即携进。纬西言，此折不甚济事。今日之计，必谋所以扣留人船之策。时夷船尚在天津。且水师、炮台，事事皆须讲求，方于实用有济。余以不知兵，婉谢之。嗟乎！水师、炮台之不足恃，诎自今日始哉。舌敝唇焦，仍然无济。那时情见势屈，则开关延敌之外，更无他策。今日之事，惟有坚持庙算，不惑于回护之言，夷人必有所顾忌而不敢。彼恃贩舶为生命，一处滋事，则五口断其贸易，此操纵在我之势也。

初四日 牧亭过谈。午后，肝气又发。阅邸抄，见耆辅病假。

初五日 寄闽安信第八缄。附折稿。早进城，候吴补之，未晤。顺候涂平甫侍御。闻昨有封事。过久香谈。角垞过谈，平甫草在艮峰处。闻已飭查上年旧卷，并飞召孤山。又内言报夷船折回。无瑕可攻，则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不亦信乎？

初六日 过翰宇，闻有寄穆翁之信。因属致近日情形，并为劝驾。晤椒生，闻是日与艮峰同有封事。昨晤角垞。闻东北之言，欲一往商，又思鸞鸟之中，仅有一鸞，不宜以閤閤砭澥澥。

初七日 晤林晴皋，言厦门及沿海有小刀会，头目陈庆生，华人居夷，归为通事。吴补之来谈，上年粤东之事，未免夸张，又立纪功碑，故夷人不服而来。余意不然，今日之举，直以新政之初，姑为尝试，若谓粤东本无制驭之功，因彼自不愿入城而止，又何俟今年发难乎？此离间之言也。

初八日 坐客相续。艮峰来谈，疏草已焚矣。

初九日 晨出候客，午后肝气复发。

初十日 得家中四月九日安书。

早，至午门前随同谢恩。进署。

出城，候许宾衢同年，言粤东夷情甚悉。去年粤东拒夷之请，大约三事：一则以远近主客众寡之形谕之，再则以贸易钤制之。盖澳门之地，彼已居为乐土，自有室家妻子之恋，贸易停则先无以为生，此中其所忌也。三则遍谕各夷，以曩既发难用兵之际，势将玉石不分，各国数千万之货，搬运不能，防护无术，各夷既惧波及，于是合以制曩，使不得动。闻各国开货物单向曩云：吾辈贸易相安，尔独发难，将来货物有失，于尔乎偿之？此

又以夷制夷之术也。

傍晚，过杰夫、涤生谈。

十一日 闻椒生有八不足畏疏。闻筱圃少宰弹章至，言耆辅建言之谬，并及粤东夷务。大意谓：上年办理得宜，有云而忌其功者，尤以为不足恃，而幸其有事，不知是何肺腑。又请将文瑞、倭仁折子常置左右。从涤生借阅陆立夫驳周侍御折子，颇为爽快。其淮南新章，意是而语不条达，殆非制军所自作。

十二日 寄复家书第九缄。候钰夫前辈，闻少穆先生人尚强健。钰翁年六十七，须发未白。穆翁六十六，已皤然矣。久处繁剧，加以忧患，固然。

候莲塘，晤仙九少宰，闻初四宣取粤东各折，均已进呈。西园前辈过谈。角垞过谈。

十三日 复陈滋圃中丞书，颇及登州巡哨事。正月以来，恭遇覃恩三次。正月登极，三月孝和睿皇后庙号，四月宣宗成皇帝庙号。以第一次请颍大兄。恩诏加一级，并去年史馆议叙一级，时在通副任内，得以正三品颍封。第二次补请自己。三月初仍任通副，亦得请正三。第三次颍封曾祖父母。四月恩诏加一级，时已升詹事，前级已改纪录，得请从二品。托章圃同年代办。并为翁惠翁同年转托。

十四日 出候客。连日肝气渐愈，发时不过刻许。饭后每手谈一局，以破午睡。用东坡法自觉省心。

十五日 赴园直日。牧亭送来广西兵额，并附炮位。

十六日 早，过角垞、岵瞻及西垣前辈谈。久香过谈。坐客相续。

钰夫前辈过谈，以牧亭所抄兵额校之《中枢政考》，其增减之数悉合，复以《通考》校之，则营制沿革尚未尽载，部中文卷必已无存矣。若汇为一表，详其节制管辖，并协营沿革，与此【册】相辅而行，亦可存之作也。是晚略成初稿，而驻营处，彼此互有不同，钩稽采访殊不易也。

十七日 早，抚《渤海图》水道毕，墨印模糊，遂废。凡事不可草草。

十八日 贺窰兰泉入台。闻秋天将陈情，太夫人已八十矣。谈及穆翁督滇，其永昌军务以弥渡为先声，故有破竹之势。更难在军旋不矜满，尤沿途搜捕，遂得净绝根株。其办法只分良莠，不分汉回。顾前此石翁非不

去莠，而不免株及良民；耦翁非不安良，而不免纵容匪类。分得清，办得严，则人自畏服矣。余谓督抚难作，凡事不经手不过目，而欲其有真知灼见、赏罚不差，所以难也。兰泉言，各部左右堂难作，以不能多上单衔折子也。欲异议则必以去就争之。初时只好问而不断，题奏后折底到手，从此用心，一半年后，渐有把握。且画稿多系临上，不能留阅也。

过艮峰，谈时事，有进锐之叹。余意以为持重而发耶。

十九日 重抚《渤海图》及半。晤郑小山，时放登州守。知尚未遽行。午后，易广西营制表稿，至夜毕。

二十日 雨。晨，进署，途遇久香。缮《营制表》毕，修校再三，凡文之征实者，皆不易为也。

二十一日 竟日雨。填《渤海图》毕，并染。附跋。

是图创稿道光二十一年天津设防之岁，越数年乃重抚，而系以说。蠡测之见，未敢示人。今年夏，滋圃中丞以改设登州水师入告，且邮书言，此地近接奉天、天津，关系紧要，思所以专责成而施挽救者。余韪其言，欲以此图相质无由也。适小山太守出莅登州，遂手抚一幅，以赠其行。余非知兵者，徒以日饱太仓之粟，不有消导之具，将蕴积生疾，以是为闲曹之功课云尔。张图郡斋视东坡《北海十二石记》何如也？年 月 日。

二十二日 阴雨。郑桐村来谈。是日吏部各部复奏前折，有旨禁革急公花户名色。闻吏功司已办存销册，而未用印。选司尚不肯照办，惮烦之弊，何所不至。兰泉言，功司册尚未用印，久不去其籍乎。

二十三日 《渤海图》贴说十余条。袁午桥侍御过谈。晚，叙次列朝兵数，尚未就绪。

二十四日 过久香谈。牧亭过谈，赏参事。圣人自有作用，因公见几而作，有以也。得润生、可舟昆季书。

二十五日 得三月念五四号家信，正緘已两月矣。赴园直日。得念园书。

二十六日 早出候客。晤西垣太仆，谈人物，极有味。相有骨气。

二十七日 早出候客。午后棋。晚重抄兵额。

二十八日 祭顾亭林先生祠，是日主祭。集岵瞻寓，邀小汀、莲塘

作竟日谈。顾祠人众，各省并说有年。

二十九日 椒生来谈，炮台可恃，而战船不可全恃，与余意合。得四月二十八日平安家书，知崇安之事已了。余言禁烟当以渐，椒生甚以为然。

六月

朔辛酉 进署。谒庙。顺候东城数客。带传璨谒萨兰台先生。集站瞻寓，公觴吴笏丞同年。闻宁河、北塘海口新设水卡稽查。其人之不善御侮者，必善于病民，以烦扰为严密，往往而然。

初二日 复家信第十缄，中一段云：鸦片不禁，则纹银出洋日多，中国日贫，如人血脉枯竭，虽仓、扁何从用药。前此禁非不严，而阳奉阴违者以法重也。今莫若将例改轻。咸丰二年以前，则用道光二十年以前之例。五年以后，则用道光二十一年以后之例；其三四两年酌用中典。盖法轻则易行，无庸姑息。二年内果能有犯必枷，则触目警心者众。至三四年犯流徒者必少矣。三四年果有犯必流，则五年后之犯死罪者更少矣。犯者少则法必行，而人知惩艾，较胜于今日之严刑，徒为文具而令不行于国门之内也。今每岁秋审烟犯，皆从缓决，上意亦可知矣。先为中国留此菁华，而后有下手处也。

初三日 早，候钰夫前辈。是日，吴县予告滨州协办米山来谈。见铁翁稿。笔墨酬应数件。

初四日 作翰臣唁缄。久香过谈。莲塘招往，相者董公在坐，谓余二年后，当履外任。姑妄听之。

初五日 赴园直日。琦文甫言，户部北档房专司拨款，各省实在之下，先后腾挪，常所不免。又云北档房无进呈总册，山西司红册大出大人不甚明，有一项而两出者，往往并算，殆指此拨彼销言之。周熙桥来，言翰臣在桂林有团练壮丁之举，为之愕然。

初六日 候何子余。郑九丹堂庆。由弼夫处得梅庄书。

初七日 米山送到铁梅同年书。晤何左卿同年，别十年矣，犹不改常度。龙翰臣书来。湖北拔萃科来见者二十余人。蒋申甫放九江守，来见。

挽龙见田同年：遗爱不能忘，楚水越山，抚字劬劳思父母；迩英犹有待，桂枝琨玉，论思清秘望郎君。

初八日 久香过谈。复铁梅书，由折差寄，急发尚未尽。晚，邀钰夫前辈、左卿、弼夫、西垣、薇堂雅集。

初九日 万寿圣节。补褂。前后三日常服、挂珠。正日礼部原拟蟒袍，有旨改。入朝，至乾清门前行礼，卯初未一刻，幸早到。

连日暑甚，百务皆废。日手谈数局，颇觉劳神。以《渤海图说》就正郑小山，时出守登州也。

初十日 进署。与琦文甫谈，闻户部北档房专司拨款，而无大出大入之数。下午，赴西垣前辈约。

十一日 连日盛暑，握管开卷，则汗涣然。拔萃科有以诗文来问者，略为批点。

十二日 《运河图》连河源、河套，当节取之。批点文字。傍晚，过涤生畅谈，观《黄运两河图》。皆常工大幅进呈者。

十三日 赴园直日，雨。过弼夫园寓。午后，邀左卿同年谈。是日，丑正起，子正方寝，尚不甚倦。

十四日 久香过谈。汪醇卿借抄议礼折稿，以《广陵思古编》为赠。偕许宾衢、窦兰泉、罗椒生、黄郝存集久香寓斋。雨。

十五日 进署。过弼夫，适钰夫前辈来谈移晷，言在工部七年，遇事必索观旧案，而后画稿。

十六日 寄复惠农书。

愿船过谈，娓娓忘倦。言嘉庆初年曾减武职养廉。当查。又言《营制表》当列塘汛，《广西通志》于塘汛地址极详。每谈辄引人入胜，得不拜服。

三月间条奏，本有甘肃升科不实一条，拟夹片后，问之庄印潭太守，以为皆系合例升科者，遂不果上。昨总督琦奏到，豁银一万七千余两，上不交部议，立沛恩膏，为之一喜。世间善举，何必自我发之，始足快意哉。

十七日 两日阴雨，颇有爽意。作楹帖柳条二十余幅，腕底颇沉着。前两日以围棋后为之，神已别有所用，便索寞无味，消遣要当以余力为之。

汪嘯莽侍御来谈，沿途北上颇有成心。适见王晓林中丞飭法纪一疏，为之心惕。

左卿过谈，所属之咸丰县与改元同，属查应改否？然祥符宋真宗、太平宋太祖、兴国，皆地名与年号同者，其他尚多也。

十八日 弼夫来别，谈陕西吏治情形。应酬笔墨。左卿同年过谈。是夜至丑初方息。

十九日 应酬笔墨。久香过谈，闻钱辰田遽作古人。

二十日 进署。琦文甫在户部二十六年，英彦甫刑部亦十余年，与谈常滔滔不竭，闲曹得此，良不岑寂。

二十一日 赴园直日。顺候法懋亭，时以副督统办事和阗，将为万六千里之游，城在南路最东南处。懋亭有清操，善持论。

二十二日 得胡小初书。酬应笔墨。为黄雨生序诗。末云：独念雨生既歿，其长君伟山孝廉葬之省城，移家来居，无负郭之田以自贍。余宦游远出，不获数存问其家，且有未践之约，耿耿于中。

二十三日 读子瞻与刘贡父书。人心真不可放纵，闲散既久，毛发许事，便自不堪。欲写此书久矣。可笑，可笑。余清曹多暇，而于亲朋书问，率迟久不能答，读此恍然。

久香、左卿过谈。

出候客。过涤生谈，麟见亭《黄运河口图》图与说不能尽合，盖作书者每以图属之画手，故有歧误。其实作图与画山水不同，能说者有不能图者哉。

二十四日 读《苏集》，知畿辅水利未可轻议。复润生、可舟、昆玉书。

二十五日 进署。议帮办供事，同事游移不能决。此辈本无常人，今欲责以办公，势有难者，而各部院公事整顿不易，亦大略可见。

候左卿，适涤生来，未晤。

二十六日 读《苏集》登州议水军状。宋时驰基岛常屯戍五六千人。余前说所言，上稍宽广，下可泊舟者，意在斯乎。驰基岛今名鼉矶，俗呼桃枝，有南北两岛，中有岛门可行，均可泊舟。以雨生试帖归之荫之，见节绘《运河图》，言十字河为蘼水下游，口门屡徙，每沙淤害运。余为言：今将材难得，水师犹难，若就昔年沿海水勇头目中求之，并闽粤商船舵工皆可用，特此等皆有身家，非优之以官，未易驱策。荫之以为然。

陈贯甫世兄来谈河东盐务，蒲滩易禁，而官费难裁；票盐可行，而商不可去。盖虑票盐一散，则招商为难。顾今日之短商，非从招充而来者哉。又言拟有《商运民销章程》。

二十七日 从涤生借阅《东河图》，亦进呈者。西从宿海起，未免太远。检《张文端奏议》中有《山东五水济运图》，其各县泉脉方向却不尽同，其合者得半耳。过厂肆，得《归震川文集》、齐次风《水道提纲》及《海塘览要》。《览要》嘉庆中东防同知杨镕振斋撰。合州人。

二十八日 校张文端《五水图概》。午正，奉派验看月官。晤菱堂大司空，言海塘经费尚不甚巨。旋送来工部议复折稿，中云西塘、李家等汛，知字等号，埽工漂失四百余丈，在运库商息项下支办。

二十九日 赴园直日。午后雨。钜夫前辈见招观弈，漏二下始归。食蟹腹痛。

三十日 以张文端《运河图》校《东河图》。得润生书。前从涤生借进呈《东河图》，图起宿海，自底〔砥〕柱、孟津以前方向略具，又杂以它水，所画德州竟近在雁门东北，尤为可笑。齐息园《水道提纲》自序言：圣祖御制舆图，东西为地经度，以占节气后先，南北为地纬度，以测辰极远近。数语举全图之要。

七月

朔辛卯 立秋。进署。过贯甫谈。昨见贯甫所议河东盐务，欲行商运民销。余谓欲顾课，先恤商，通力合作，而后加价调剂为有益。贯甫亦以为然。又言淮南行票，则楚西两盐道，必出自两江总督保举。余意保举或不可行，则当以考成属之。随季招观弈，未往。以东坡法行棋，何用矮人观场也。

初二日 赴园会奏。文侍御条陈募充皂隶章程。狐狸且不当问，况虬虱乎！左卿过谈，至夜分。

初三日 次《张文端奏议·目录》。此书二十四卷，首无序目，前半部为《黄运诸河图说》，中兼载靳文襄、于襄勤各章疏，文端奏议止末八卷而已。文端终康熙世，屡职修防，而此书奏疏不及四十三年以后，非全书也。特其图原委分明，甚可宝贵。

邀钱周熙桥、蒋申甫及胡、邓两通家。得蒋锦江书。

初四日 得六月二日家书。画《浙江海塘图》。杨振斋《揽要图》虽详，而限于叶幅，南北岸皆平列，今定州县方向，以不失全塘形势而已。采康熙御制图为之。

下午，邀诸同卿小集。夜大雨。

初五日 未进署。郑小山来别，言登州有水城可泊舟。

下午，饯李莘洲行，并邀黔中通家。

初六日 复家书，第十一缄。闻少穆先生尚未应诏束装，拟为劝驾之书，未果。过翰宇、冰如谈。

初七日 赴园直日。午后雨。随季招观棋，仍未往。

初八日 尽日雨。陈用阶来辞行。鸿作。岵瞻过谈。傍晚左卿来谈。

初九日 早放晴。以《水道提纲·运河》校《张文端奏议》图。分水以北毕。客冬所拓《直隶图》，颇费心力，以《提纲》校之悉合，为之一喜。惟淀河与西沽必有一误，当再考。又检《畿辅通志》，疆域以两界相距，不以两城相距，便难凭准。孔啸山来，属为令弟题《顾祠雅集图》。

初十日 进署。傍晚云雷交作，得风而小雨。入秋已十日，或当放晴，使杂粮坚实。往年非无大雨，难得如今岁之调匀也。

涤生以《东豫河图》两册见示，极精细，但仍平列耳。借去《海塘览要》，因以《沙水月报图》并《浙志》三本还之，尚留《东河图》与张文端《济运诸泉图》相校。亦于二十六日送还。

十一日 早晨，过新馆，顺候久香。以《直隶图》付装。博古斋。校《山东济运诸泉》，参差琐细，徒费目力。酬应笔墨。

午后，左卿、星方过谈。闻浙江海塘已毕工。

十二日 腹泻两次，未有饮食之失，想湿气行耳。久香来谈。修葺屋漏，适星方来，手谈半日。

十三日 雨日茨盖，砚席尘积，傍晚始汛扫。今岁雨泽最勤，偶出则涂泥盈轨。是夕小窗新葺，凉月满阶，屏灯默坐，觉心地光明。人生享用，岂在多乎。

十四日 检《畿辅水利四案》，《直隶图》取回后，方可对勘。

十五日 宣宗几筵前中元祭。直日至园，随同行礼。熊襄愍筑辽东边墙，每工百六十方。见文集。此以六面一尺为一方也。水利四案言，浚

河筑堤，纵横一丈、高一尺为方，积高至一丈为一大方，与熊集殊。

由介士兄寄彭崧屏书，并棋子四百枚。

十六日 久不作真书，试笔两则，时见生硬。检旧存《厦门图》，缩作两页。

晚，邀久香、涤生、椒生、愿船小集玩月。久香言，胡氏《绎志》，湖北有此书。涤生言，楚岸盐价大减，自因票盐将至，而解散封轮，但使官盐不昂，则私贩自息。将来因两淮而推及各省，国计之幸，即民生之幸也。

十七日 送介士兄往山西。

昨以《康熙会典》添入兵额数条。列朝兵数，无如嘉庆间之多者。

蒋申甫来别，与言守令精力，当为百姓用，不当为上官用。

检《通考》兵数，宋初只三十七万，其后递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外省兵额附论一则。

十八日 外省兵饷附论两则，颇有条理。一马兵而食七百亩之粮，一步兵而食百丁之赋。此语想未经人道。搭收搭放，本国家故事，折给之数，必以奉旨之日钱价为准，示国家未尝夺其所养，即将来银价时有低昂，不为农民计亦未是，亦不使司农独任其利病。此一时救弊之法，亦天下之公义也。地丁蠲缓，则先期改换，增此一条，较为周匝。

十九日 早，过观音院，适马湘珩枢行，为之怆然。过两会馆，定《兵制纪略》附论三则。次日交写。

得香初书，知介士兄来岁遵化书院可望有成。然介兄已行，而遵化非有关聘，自不便追回，以候此席。

二十日 复香初书。进署。琦文甫言：兵饷折钱，前此已有建议者，略记得是交与外省议，而江南议驳，当更问之。又言：近日京营饷尚有搭钱者，以一千为一两，多以二成搭放。又言：整顿部务，当不见好，不求速效而效，自在十年之后，可谓见到之言。

过兰泉谈，闻普洱土司蠢动，茶山被烧。得铁梅书，并介槎文稿二篇。遍问未有用者。

二十一日 改定《行取篇》末段，稍异，尚须酌。过久香谈，晤丹溪。过晴皋谈。

二十二日 得家中六月二十四安书。

早出候客。过钰夫前辈，言塞河进占，一占者一段，其长数丈不等，里头不同。有已开口之里头，则保护缺处，使不再加宽广；有抢险之里头，则逆溜顶冲之用。

二十三日 赴园直日。琦文甫以户部出入总数借观，颇为详明。校余《灯窗笔略》，互有不同，字细恐伤目力，须重抄，方便校勘。内有河东认解河工十六万两，为前三篇所未及。

二十四日 写复家书第十二缄。次日寄。暎夷占租佛寺，官给印文揭帖，互相詈骂，终恐激成事变。幸穆翁在籍，必能调度有方，其事既已上闻，只好静俟消息耳。率尔操觚，亦无良策也。

二十五日 进署。文甫又以《盐法大略》一本借观，言河东之十六万，乃堰工加价，当查。册又作十二万六千。念庭过别，见其《福州泉州防守议》及《演神炮说》。

二十六日 过涤生谈。余《兵制》附论兵饷折钱，照市价为常额，此尚未妥。余意将来银价断无平于今日之理，故为此论。涤生言，折收折给，此议若行，则银价必减。一取一与，势必厚于兵而刻于民，意在随时高下，然一无定，则争多较少，恐成衅端。其时归咎于首议之人，谁执其咎。凡事莫难于正人心，此根本之疾也。

二十七日 代笔一稿，振笔直挥，而意思奔赴，总由理直耳。念庭携来筹守福、泉两议，因嘱到津门时，代查登州及盛京海道。

二十八日 杰夫过谈。候岵瞻，见今早文稿，以不和为言，是不分轻重矣。大抵心有所偏向，则所言不能切理饬心。入手便言总督阅兵出省，方接叙夷务，曲为出脱。原以全交，谁意其复奏指斥言官，并未尝感其庇护。小人不可与作缘，君子不宜自误。过杰夫，商定前篇。候钰夫前辈，谓杰夫此举，势不得已，而末段欲加倍写法，因增二语，致杰夫酌之。

二十九日 检旧抄耗羨，成前半篇。过艮峰及西垣前辈谈。

涤生签正《兵数纪略》十余条。精兵饷，给钱欲照时价，迄无良策。昨晚，检户部议复朱揆堂侍郎折，大意谓：每年两次由藩司定价通示。其价以省城开征前十日为准，亦是穷思不得其方，姑为此论。盖折收折给之后，银必日贱，照立法之时定价，则病农；不定价，则意为高下，

争端纷起。涤生意临时定价，恐山州僻县，晓谕不及，便生弊端。鄙意若省中通行，各县各营果能号令严明，亦不忧其沉阁。余专为后来兵饷不继虑，而涤生则欲各项皆分半收支，无论起运存留皆为常额；第改半为钱，俟转运为难时，小则咨商，大则奏请。顾今之拨款，多由零解^①凑成，河饷犹有舟楫可通。甘饷则全由陆运，亦令半钱，得无窒碍乎。余意将存留用钱，起运用银，先立一大规模，然后因地制宜，为之变通。存留内之款，有不可用钱者，则改银。起运中之拨款，有不必要用银者，则改钱。以此四纲，包括众目，计某省应存应起应改之数，为征收银钱之分数，亦可画一其定价，则恐朱侍郎所论之外，别无良策也。边省无起运，只分三纲。

八月

朔庚申 以涤生签正《【兵数】纪略》各条，用赭笔改一次，其中尚有缺略，须牧亭《各省兵额册》抄毕，方可补纂。

进署。以《河东纪略》就正琦文甫。

钱兰泉，并邀许宾衢观察、曾涤生侍郎、何丹溪编修、罗椒生通政、丁角垞农部。宾衢言夷务甚悉，夷人自五口通商以后，已亏费八千余万，盖口多费繁而物贱，处处构衅，又必豢养汉奸以为耳目，得不偿失，固其理也。又言夷人藉五口以收鸦片之税，非其所自市。

初二日 赴园直日。回寓后钰夫前辈及诸同乡过谈，夜分始寝。

初三日 得七月二日十号安书。

得少穆先生书，并《耗羨纪略》后半篇。

推广言之，如关税之盈余，盐课之杂费，皆耗羨之类。臣以为司权之吏，以茧丝为职，当国家丰亨豫大之时，民间财货充衍流溢，取其余以奉上，斯固无足深责焉耳。独怪当时制国用之臣，耗羨之人，既立为常额，其出也，即定为岁需，取之惟恐不足，用之不留有余，取快一时，罔顾后虑，使后之人主欲蠲余利以予民，而经费一定，不复可以少取。天沴人事，偶有不齐，则国与民俱受其困。呜呼！此谁之过欤？

晚，赴钰夫前辈之招，观棋一局。

初四日 早，过涤生谈，谓《纪略》用笔太文。余意行事不能皆善，

^① 广陵本作“碎”。

前后参观自见，如乾隆间名粮增实兵，只好说规模阔远，以微见其意，太着直笔，完恐非宜。

复少穆先生书，末段云：

或又谓朝廷方锐意京圻水利，公曾建上其议，出则当肩其事，而为公难者，世间无易就之业，亦无必不可成之功，视其人方略何如耳。此事从来如三年之艾。今上春秋鼎盛，必不责效目前，但使审度形势，专一事权，终当收无穷之利。且都人士喁望之情，与九重侧席之意，正以需人，担荷时艰，若人尽畏难，谁与共济。

复家信第十三缄。

初五日 检琦文甫所抄拨款，略为拈出头绪，便不必全抄，又附记数条。进署略早，各堂皆未到，遂先出城。从涤生借来兵部现在额兵手折，并南河历年工需清单，又以《渤海图》并见亭河帅《河口图》见还。

梁稚汀来谈。玉田水北运河决百余丈，需费百余万。省中不肯报工，由官捐办，报灾亦不为达。又言，夏天夷船曾泊丰润之黑沿子地方。其地离丰润城二百余里，其近海百里，斥卤无人居，鱼盐所出，潮至则没，有汉奸上岸，绘图而去。

初六日 过左卿、久香谈。抄《方輿纪要》二段，附《渤海图说》。顾氏：登州诸岛至旅顺五百里，恐未核。

初七日 抄《列朝兵数表》。此稿本涤生侍郎所纂，余又益以道光元年《中枢政考》，凡六层。

初八日 侍中和殿阅版班。补褂。署中丁祭，有少牢而无祝文，奠献之礼，似太简略。于《兵数纪》附记两条：一为征收银钱分数，一为用钱勿遽议铸钱。

久香过谈。夜饮岵瞻寓中。

腹地分四纲，边省分三纲。所谓先定规模，而后从事。然解人难索，当问之外任官，或知此乎。用钱必先筹鼓铸，是矣。顾就今日各省情形而论，即使勉筹钱本而鼓铸之，亏损实多，势不能照时价折给。鄙意各州县征钱者十九，征银者十一，但闻银贵，未见钱荒，若征之民者给之兵，是此物仍流转于闾閻之中，似不至遽形短绌。即立法之始，一收一放，用之者多不敷贯注，而平减银价之法，实隐寓其中，但使银价果平，则钱本

无亏。开炉添卯，可以不令而行。此则可使由，不可使知，故鼓铸之事，可徐议于既用钱之后，不可遽议于未用钱之日也。

初九日 附记兵数纪一条。兵饷就附近州县关支，是此篇用意所在，不能割爱。掇堂侍郎亦有省标城守由藩司支給，外标外营由藩司发帖，持向附近州县支领之语，余意却与之暗合。连前二条，并原本附入《耗羨》篇，呈涤生侍郎。

夜，过钰夫前辈谈。

初十日 送左卿出都。至署。晤久香谈，周敬修提穆翁事，当为幼丹言之。

东淀之水，为直隶通省利病所在，旧图不详，取《水利四案》所载三汉首尾补入一图。三汉行于东淀之中，如人身之有脉络。庄牧亭送印色，并惠观《直隶义仓图》，图极明晰，惟字极细，不易观。桐城方恪敏所刊。

十一日 奉派考试翻译。誊录搜检，候崇文门，卯初始开。卯正起点，人甫及千，至午方毕。照人之签，漫无检押。

李滋圃前辈言，畿东虽水，尚不为灾，北运亦未过水。

傍晚，敬修制军过谈，至上灯无一语寒暄，谈夷务及办夷人物，疾恶如仇，义形于色，真血性男子也。未敦嘱致意林宫保早出。次早坐手车出都，自云心气不足，然其勇可贾也。

十二日 赴园复命。作《东淀三汉图》。从涤生借观《北河图》，残缺下半，上半视《东河图》为优。

十三日 过冰如谈。作《永定南合玉带图》。检《明史·河渠志》，作永定河不宜复故道论。陈仪《治河蠡测》，欲改永定南行，其言美听。迨抚此图，乃知其不可，当更作改河一图，参观较晰耳。

十四日 宣宗几筵前七周月。是日以直日赴园，随同行礼。检正《永定河论》，附记一则。康熙三十七年二月谕旨。锡侯过谈。

陈贯甫四十寿叙。寿叙本非古，若甲为乙言之，无所不可。至公祝寿叙必春秋稍高者，五十始称寿，未及此者不能不少须耳。既思陈义不必太高，婉谢使之自悟，亦全交之一道。

十五日 《水利四案言》，今日子牙、永定皆不入淀，淀无所容，不

得不旁趋东下。然子牙徙向东南，大非运道之利，须觅《北河图》，再加参定。

十六日 抄兵数两折：一为京营、东三省及各省驻防绿营，一为新疆各营。上年涤生权少马时，从兵部抄得。今日京外满汉水陆八十七万余人。此数未确，应八十八万。潘星斋借《畿辅通志》还。庄牧亭来谈。借观兵数折子，内外水陆颇为明晰。其福建系六万一千余名，盖合台澎在内，各省绿营，则六十万有奇。合京营、东三省、各省驻防绿旗并新疆，伊犁携眷兵三千名，巴尔楚克屯兵两百名。凡八十八万八千五百五十六，中外兵数尽于此矣。将福建兵数及各省水师增入前抄本内。

范亭堂庆。回寓作记语两则，子初方寝。

十七日 候钰夫前辈，言朝贵以粤西不靖，屡探林宫保出山消息。又谈郊配一事，与大官议同，殆未见遗诰耳。又谈折漕不便。余戏言：某有一策，折征以钱不以银，输将尚易。问钱多何用。余曰，当就近拨往南河，每岁奏拨，预购岁料百二十万两，皆在八月，此其时矣。此言虽戏，实良法也。钰翁又云，河工亦有搭钱，见之沿河船运。余意此自工员运往工所耳，非拨款也。

候涤生，适久香亦至。观江右汪君所抚《舆地图》，四十一扇。书画兼妙，至宝也。图天山南北分四幅，又有青海、前后藏，殆乾隆图缩本。十年前得此尚可自抚，今则无能为役。以兵数两折还之，并以庄折送与校增。前两折各系记一条。牧亭送来《福建兵额营制册》，总数与前单微有不同。念庭往天津时，属其访问登州至盛京水道，得其来书，内附水程单一纸，与辛丑所见者不同。

十八日 又得雷春亭书，改行取中一段。过厂肆，得《乾隆会典》。序书甲申，实二十九年。序言雍正五年亦有《会典》，兵数表当空一格以待补。见《七省沿海图》，未附澎湖、台湾前后山及琼州图，颇为工致。惟粤东有香山，而广州海口独缺，似非完璧。澎湖一镇，其附近岛屿里至独详，岂澎营将领所绘耶。

十九日 翻《会典》。《典》凡百卷，装四函，例百八十卷，装十六函。

得陈滋圃中丞书，云登辽海疆形势，诚得两省合而为一，事权不分，足以控制全洋，为津沽屏障。溯前明旧制，自万历二十年设登莱防抚，

专辖沿海屯卫，兼辖辽东各岛。在当日情形，重登实所以防辽，故辽左之卫所亦隶山东。今日情形，重登实所以卫津，登郡之北隍城岛与奉天之铁山对峙，中间一百八十里洋面，两省分辖，为海道通津咽喉。然其地虽分界，而以津沽藩篱言之，所重在登，而不在辽。登镇广设楼船，扼要控驭，南匪何由而至津，更何由而至辽。惟承平日久，兵制迭减，现虽增兵五百名，登且自顾不暇，安有余力及辽。即割旅顺各师以隶登，亦尚虑汛广兵单，不足深恃。况欲撤陪都防戍，其议亦有未敢轻发者，图说必非言之无本。郑太守来，务望掷示，俾徐图之。图说于六月初交小山，小山以七月初行，岂月末尚未到省耶。闻途中舍车而舟，故迟耳。

二十日 次《会典》目录。进署。

二十一日 赴园听宣。考学正学录开列考官，无阁学有正詹又是一例。典百卷目录毕。午睡，愿船来，未得谈也。

二十二日 赴园直日。用垞过谈。阅披《广西地图》。余意徐制军非畏蒞者，如平乐有警报到东，早应带兵赴援，岂俟寄信而后行耶。又云晤杏江。

二十三日 作星方候函，属寄淮南行票新章，兼及夷务、粤西军务。久香云，闻行票不前，由场灶多索。又云，同事者有心格阂，楚北大吏亦不愿行，从中共相掣曳，此亦未必尽然。偕久香过杏江给谏谈。以药石为庄田出产，今世所稀，法语能无，从故为贵。此未易责之未闻大道之人，然使纯用术数者，知世间尚有不可逃之公论，安知其机智不稍敛戢乎。天下正胜邪之理，多半分有半分益处，不得以空言无补薄之也。

候钰翁，闻有短穆翁于左右者，谓宣召不出，而在乡为海口炮台之游，似侵督抚之权，讳疾忌医，又加之潜润，一竟至此。然则居乡必凿坯而后可耶。

二十四日 许宾衢过谈。徐制军将以阅伍西行，想亦为西鄙也。下午，过用垞谈。

二十五日 闻两淮奏到，淮南已销六十余万引。

进署。久香属作《随扈道里图》。检方敏恪《义仓图》，得沿途大略，因作一便面稿子，惟俞家庄缺。前年过半壁店，渡溪宿，见溪水清浅如南中，询土人，此水发源近五里，地产玉棠米。检方图，知其水为白玉

塘，是当作玉塘米也。

二十六日 以《随扈图》抚入扇面。然只能得其大略，河流则拒马、桑干最大，三易水次之。北易即出西陵西山。峪名龙泉，当即龙华店之水源也。

钱吴瑞人世兄，并同乡小集。灯下得星方八月二日手书，言贩运已有六十三万余引。己酉下半奏销无误，现又仿淮北西坝之法，于仪征设栈堆盐，招徕水贩。由场至仪为半截，由仪开江贩至江广为半截，两截办理，则商贩转输更易。河淮冻阻，则仪岸即常平遗意，迩来更见踊跃。

二十七日 早，候钰夫前辈。复以前稿抚一便面，拟名以《龙华捧擎图》。于水道细加诠注，颇具脉络。水道以二支为纲，涑、易合众流入西淀，桑干南行独流入东淀。即三角淀，龙华店为易水所出。

二十八日 久香过谈。

钰夫前辈过谈，属查栽种罌粟花禁令。言禁烟而并禁内地，至海上不可禁，是驱财货而委之于洋也。若食中产者，稍轻其法，外流之势可以稍杀，拟用杖校。此事未易轻言，当徐思之。

又复星方书，附一则：

近来各处陋例，当尽行裁汰，以我兄清操峻望，躬先倡率，谅亦非难。当其风清气绝，鼓掌称快者，不过数人；而恋恋不能舍，欲得而甘心者，正不知几千百辈。总由盐务与别项经商不同，自请引以至缉私，在在需官经理，此陋例所由来也。相沿既久，或有不能不藉此以办公，而难概责。以洗手从事者，异日稍有机可乘，势必纷纷议复。鄙意事有不可径情直行者，莫若就立法之初，先为之所，大抵盐务受规费之累，由于岁有常额，而不问销行之多寡；官以商为鱼肉，而休戚漠不相关，虽有督销考成，久不足以挽回泄沓。为今之计，如陋例可以永远革除者，上也。若根株未能断绝，莫如就各岸销行之数，随时为官费之数，先于票课内征存，俟报销而后解给，庶官商休戚相关，而公私两遂。销多即费多，而商不因此受累；销少即费少，而官亦不得取盈，或亦救弊之中策乎。淮南百三十九万余引，引六百觔，若一引征银三钱，可以得银四十二万，何施而不可。按之民食，乃每斤加价一文，未为病也。

二十九日 过艮峰、莲塘谈。吴瑞人来别，托致星方书。

阿芙蓉开禁，本非正办。顾禁之必有执简驭繁之道，向曾穷思，惟验保一法，颇觉可行，禁之人以三项为先：一官吏，二弁兵，三士子。至农工商贾等人，非不当禁，皆归缓办。验保之法，人愈少则愈可认真，如官吏则司道归督抚验保，府州归本道验保，州县归府州验保，凡各衙门典吏有入仕之途者，皆归本官验保。在京则各部院堂官验保。各堂分保，以少为贵。掌印主稿司员，掌印主稿分保。本司散走之员、无保者暂停行走，三月之后查明有犯者照处。营伍将弁，则验保其所统辖。兵丁责之伍长，伍长责之千把。无保者暂扣月饷，三月之后，查明有犯者革伍。外委以一人保三五人，则耳目易周，即予以讳饰，连坐之罚，亦无可怨。学校之中，责之司铎，又令联名互保，无保者扣其送闹。二年为期，查明有犯，即予斥革。验保之法，以聚居三日为断，而又试之以夜坐，侦之以非时，一月之后，具结达所司。此三项人不犯，则可以转移风气。以此事为艮峰言之，未以为可。盖虑取结，则徒文具也。偶有所见，不能使人喻吾言，安能使人行吾法。不徒篙目，且当缄口也。兵饷用钱之法，略为某公言之，便似厌听，云繁重繁重，风尚可知。若手无斧柯，如龟山何。

九月

己丑朔 赴园直日，午初回寓，谒庙。少憩不得熟眠，日来心杂故耳。

西垣前辈过谈。事权所不属，而哆口论短长，遂致憧憧往来，乱我心曲，非徒无益于人，而且有损于己。麝香自烧，膏明自焚，不可不戒。平居将心养，使和平接物，则矜而不争，此中要有变化，涵养功夫。

《兵额表》增康熙二十四年饷额及近年各省岁拨俸饷。今日视国初增兵不过二万人，而饷额多至三百余万两，何耶？殆即乾隆间所增养廉公费、赏恤之款耳。

初二日 候九丹。候琦文甫，见其文郎循谨侍立，有家法。候英彦甫。蔡渔庄都转过谈。遍访浙中旧识。检《顾亭林先生年谱》。

初三日 回候渔庄，与谈费不足为盐累，惟费有常，而销无定，销愈绌，则费愈巨。必随销抽费，而后官商休戚相关，即督销缉私之法，亦寓于其中。然此事不可以奏，定在任事者耳。

候久香、杨心畲过谈，南粮米色不齐，由州县之多收而不暇择，以

后节节刁难，由此而起。此亦未必尽然，漕中百弊，此其一耳。罗椒生过谈，与同过浚生，商校《七省沿海图》。其蓝本从《资斋闻见录》出，以余《直隶图》留其斋中。愿船言，《乾隆图》四十一扇者，为阳湖董方立本。李氏图跋言，方立四十一图，大者数尺，小亦尺余，似又非此本矣。汪图云出仪征阮相，篇幅与董同，或缩本耳。

初四日 九丹过谈。排次李氏图于横幅端，各标识大概。续复星方书。久香过谈。

检方图，应增神石、麻屋各地名于便面，次集成舆图为三本。闻邵纬西、何愿船并有此书，当借校。

灯下检《义仓图》。图为方敏恪所进，分县计里，极为精致，安得每省皆有一图，便可于几案览方舆也。

初五日 昨夜雨，未深透，种麦之候，未知广狭何如耳。

晨起，检《义仓图》。直隶今百四十州县，合已并省之魏县、蔚县、新安县及延庆一卫，图凡百四十有四，惜颇残蚀，当装裱为册页。

点《通志·刑法略》。进署。黄蘅洲来，未晤。

黄郝存邀食鱼粥，杂以姜、椒，非盐豉菹鲈之风味也。坐中椒生、绣石、愿船谈颇鬯。绣石言，曾随陆费方伯察勘文、霸、天津水利，百余年前遗迹，已荡然矣。由顾慰农寄翁月帆学使书。

初六日 点《刑略》毕。小汀邀同年雅集。灯下批点肉刑，议劓刖之惨不可为，如铁杆等器，当检官书。

初七日 批《刑略》，耐两解。

浚生过谈，今日之事，总患人心无一定之是非，彼本未尝知其不可，故其所自为是者坚不可夺。若本有定见，第为意气之私，而反易行之，此其失尚不难救。余言，彼亦有见为是，而不肯主持者何说。如大钱是。浚生言，彼视天下大事，无过为试官者，其它皆可虚与委蛇，应酬故事，本无意于有为，又如之何哉？

黄蘅洲来谈数刻，别十年矣。

初八日 久香过谈，德主簿送馆事，自以照例为是。过钰翁，谈实录馆章程，谓帖存极虚心。

杏江过谈。盱衡时事，至财货外流，终觉无策。谈及行钞，余未敢

以为是。余谈及兵饷用钱，就州县开支。杏江恐州县克减短价，不可遍防，与涤生意同。余意略仿钞法，由藩司给帖，注明折钱之数，令兵丁持支，州县即以此帖解司，似亦便易。暇日当更为涤生言之。

初九日 赴园直日。过蓊门燕树旧迹，傍有寺，可以登眺。僧言其地俗呼小西门，元时都城偏西，且不如今之广也。过钟问斋早饭，春海先生所藏《七朝圣训》在其斋中。又游南园。

初十日 进署。定送校对及仓场笔帖稿。得家中七月二十四日安书。晚，许宾衢招饮，顺过涤生谈。

十一日 写复十四号安书。

角垞过谈，杏江云云。余谓此人不患不勇决，但不中不发，当养其锋，而善用之。息肩之事，挂名颇多，况其焰未张，扑之不可太过。世间有一网打尽之鱼，无一网打尽之兔；狡而善脱，穷而思攫，疾恶已甚，亦乱道也。后与谈兵饷用钱，似颇谓然，因以《兵数纪略》就正。

十二日 寄林宫保书：

前月生明，奉上复笺，兼致区区劝驾之意。此都人士之公言，借书于手耳。辰惟尊体康强，定符海内之望。中秋十一夜，周敬修漕帅过寓，极致倾倒，云引对时，天语及公，谓久盼总未见来。其对次因历数筹海诸人，大加评鹭，言无出某人之右者。且言某出办事，臣愿听其指挥。临行复谆属语台端，出山时务必便道宿州，一谈时事。于周帅素昧平生，其枉顾特为寄语，意可谓诚矣。此翁大刀阔斧，粗则有之，断非诳语者也。昔时人以举主重，今举重多以人重。尔来引荐诸君子，其足当推谷与否，自有公论，然即此可以见人心瞻顾之私，不能自胜其好恶之公。且窃计密勿之地，虚怀延访，其推服引重于公者，当必十人而九。钰翁引对时，亦垂询及公近状。想侧席之心，未能暂忘。林泉虽暇，犹当为时强起，况闻锦旋后，词翰之役，云属波委，其随俗应付诸事，不问可知。同一疲精耗神，孰与用之于有用之地。前所戒笔阵图为铁门限，服膺久矣，今乃得木瓜之报也。且事更有难言者，夏间台从为观海之游，藉筹保障，闻风兴起，人切同仇，当事宜如何感激。乘此机会，一变从前畏葸之习，固结民心，以备缓急之用。乃微闻有致书贵近，反以

干预为言者，不知是何居心。彼其满腔权变，虚与委蛇，谅高明早应觑破，恐亦未料其居心至此。讳疾忌医，从而谤之，扁鹊、仓公有不望而却走乎。天意如此，故乡如彼，微鄙人之借箸，亦当决计北行，或劝公以中道徘徊，其有亦不可听也。畿辅水利一节，当此度支空匮，自宜缓办。今日所急者粤西一隅。闻其地萑苻虽已蔓延，尚非必死之寇。徐制军颇有声威，幸而如我公永昌之役，以弥渡为先声，匪徒破胆解散，然后分别良莠，恩威并用，自可无事。倘失策迁延，未即扑灭，环顾封圻中，谁为曾习军事，足以办贼者。公即谦让，亦无以自解，虽坚卧独不可即家而强起之乎。既不得不出，不如决计早行为好。闻近时寄字偶有不由○○者，圣心于此地或欲择人，而公论已有所属。非以权势为公荣，诚念转移积习，自腹心始，藏府坚固，则肤革充盈可决矣。○两年以来，颇读官书，都中一二良朋，上下议论，然皆如未诊证之医，空谈方药，不特人不信，先亦不自信。此犹亟欲随侍左右，而质所疑者也。

晤冰如，闻镜帆体已复元，而荣旆尚未指期，故复絮絮强聒，请示行程，不次不检，恃爱或能原之。

更寄十五缄，并前信，及郑莹圃亲家府报。

十三日 检《续通考》刑制。翰宇过谈。锡侯招饮。阅邸抄，已召林宫保赴粤办贼。此事自当早了，所谓不幸言而中也。

十四日 致古樵书，并代寄府报两缄。西垣前辈招饮。

十五日 进署。前画《龙华扶犁图》扇，近见兵部踣路单子，则易州以西，更应添补数处，而旧稿限于方寸，不能刊入，因于扇背别作秋兰。至《梁各庄图》，属久香所抚，亦携来校对，并画一分于其背面。以前扇送涤生，属为印证。

钰夫前辈招饮。衡洲到京后，藉燕会多盘桓，然日日对灯饱啖，亦觉进陪不易也。回寓得涤生回字，以东坡寄米老，此人已兼百技为言。扇图本不可谓之画，万一人谓我能画，而又自以为可以学画，岂不大误？

十六日 校二十九年正月《起居注》，七签中有落至两行者。

冰如过谈，随围道路，出《义仓图》视之，未两页便不耐看。余云，拟画粤西图寄去，力言不必。椒生过谈及此，又谓定当抚寄。有心人不

易得，耐烦人更不易遇。粤西之役，椒生以周漕帅与林宫保并言。然军事贵谋，若一味从严，则将合力致死，或窜突求生，反有难于收拾者。

十七日 候汪少逸孝廉，喜谈地輿之学，云有地理用功节目。

在涤生处试拓《粤西图》，穷日之力，未能三纸，殆非半月不办，而人事杂投，詎有许多暇日，安得幕有嘉宾耶？少逸言，輿图四十一幅，从许滇翁借抚，滇翁得之阮仪征相国。又言，钱新吾先生藏有乾隆图最佳。

十八日 子正赴园，寅初进朝房。甫交卯初，梓宫出贤良门，跪迎于大宫门内之东，步送至南海甸，乘月而行。卯正跪送毕，已初回寓，尚未觉乏。

愿船过谈，及逃军加枷，不足惩创，如铁杆镣靠镣铐，方足制其顽梗。第此中本有等差，余未读律，正不敢轻议耳。后两月与介槎谈此，答云：此事外间尚可自了，惟在廉访主持耳。

十九日 先大夫忌辰。少逸过谈。岵瞻招饮，未赴。

二十日 蘅洲过谈河工及地方情形，不愿为河员者，才足任修防之责。云泛溢虽由天时，亦人事未至。其言简而要。二十三年中牟之役，功败垂成，有河弁郝姓者，先期指画受病之处，当轴者以其人微，又口齿不清，忽之。是夕果走占，若先事延访，安知不可补救。钰翁亦云。走占之夜，东坝方张太平燕，扫动良久，不见一灯，得云非人事乎。百万生灵，数百万国帑，一夕付之洪涛，殆有以干天怒耳。钟云亭抚山东，巡阅所至，使州县录呈从人赏犒数目，亲往准受若干，临行付与，加以申诫，所省不止十九。南河料垛，近日尤多巧饰，借指堆数，以掩查验之目，临用时方与议价，一旦缓急，则其直必昂，多糜帑项，且恐有措手不及者。

二十一日 晨，候愿船，未晤。过岵瞻，同至花局看菊。适王秋乡自广平守被荐入都，畅谈移晷。是日约蘅洲小集，并招钰夫、西垣两前辈及岵瞻、愿船。

二十二日 翻阅《前汉纪》。萃珊过寓，与同候秋乡。用垞招陪蘅洲，言归陈有应修水利。

二十三日 检二十九年邸抄。万藕船学士来，商作记注序。徐芸渠催记注序，以便翻译。寄介士兄书。并家信。兼寄崧屏书。晚达轩堂庆。

二十四日 检二十九年邸抄，尽闰四月。接椒云书，自言正己率属，此四字颇不易副。言甘肃地丁每两只完千二三至千五六，颇有弊端。即复椒云书，兼寄步香南一函，封少琴一函。贺薇堂寿。

二十五日 进署。检邸抄至八月。

二十六日 候涤生，又谈及兵饷用钱之法。枢北复书未寄也。牧亭过谈。检邸抄尽十二月。刻本多误，当以抄本正之。

二十七日 寅正起。出城，至九天庙接驾。是日忌辰用青褂。庙为阜成门外大街尽西处，闻再西为钓鱼台。入城，过贺孙谷庭。与翰宇谈。昼不善眠，手谈数局，虽不甚经心，而神已过用。夜小饮，仍失眠。

二十八日 翰宇堂庆。久香随扈，归候之，兼闻浙东被水情形。闻嵯县发蛟，而复逢海潮倒漾，塘工坍七十余丈。昨闻坍七字号，则百四十丈矣。灾沴流行，钟于财赋所出之地，良为可异。涤生言，拒马有分支，尝亲验之《直隶图》有，而便面缺。绕陵行者中易，非北易。又牯牛河误，皆当更改。纂《前序》前段，意欲尽去细巧对仗，如支干卦名者。

二十九日 是日，时享斋，戒穿红青褂，值忌辰，不挂朝珠。入朝直日。雨。回寓纂《序》一段。

三十日 进中和殿侍祝版班，侍班补褂、朝珠。兼武殿试读卷听宣。纂《前序》两段。灵寿令冯玉如过谈。

十月

初一日己未 纂《前叙》惇宗一段。

进署，以荫生咨吏部，略云：亲子王传璨已由附生捐纳监生，应道光己酉科顺天乡试，毋庸承荫。有胞弟之子王传琨可以承荫，年十八岁。

初二日 纂《奖叙臣工》一段。得弼夫书。

初三日 进朝房，会阅秋审册。阅秋审出语，恩诏查办减等，多有失之太宽者，但系斗杀，即情凶伤重，亦原有强奸未成，本妇羞忿自尽者；有护党拒，伤杀事主者，皆从缓决。古来之赦，皆自殊死以下，至本朝如十恶大罪，及谋杀故杀，皆不援减，可谓明慎用刑。而法吏求生，往往失之宽纵，则所谓惠奸者，犹未能免。惜余未尝读律，不能指驳耳。午初至午门前复勘科考卷，有诗中用衣食毋妨俭者，毋字误书作母；用猗猗歌卫国者，国字误书作园。诗睢园绿竹，韵得园字。原勘皆签为应议，

复勘改为笔误，免议。学政未经抹出，仍应议。近日人心敢于纵大奸，而吝于赦小过，可为浩叹。

初四日 武进士引见，侍乾清宫班。青褂。纂《前叙》。

初五日 进署。与文甫畅谈，听之忘倦。纂《前叙》。过愿船，见李申耆《历代地理志图》。八套，价十四两。

初六日 回候初二来客。纂《前叙》。过厂肆，见初印《通典》，墨虽未浓，而字极明晰，未能购也。朱批《大清律》，康熙初年颁行律，其朱批乃后来续增。昨见愿船将统纂集成，签注轻重不符各条，当俟度岁借抄，此时则无暇也。

初七日 入朝直日。回寓小憩。纂《前叙》，于户部颇费布置，乃以漕务清查另作两小段。何丹溪过谈。

初八日 晨起，作《前叙》一小段。礼。钰夫前辈过谈，留观弈竟日。

初九日 过蔗汀前辈谈。纂《前叙》兵两段。

初十日 纂《前叙》刑一段。己丑同年于松筠庵公饯钟问斋太守。微雨。灯下作家书第十六缄，由督标折使寄。附弼夫府报。何愿船抄来《藤阴杂记》一则，当补入《行取纪事》篇。小有记载，须良友以广见闻，安得人如涤生、愿船哉。

十一日 接九月初三家信，闻林大姊于八月十六故，林五妹于是月念五故。大姊望眼将穿，前信寄钱数千，乃不及见。穷薄至此，悲从中来，安得冲飞一视耶。

岫瞻过谈。得林宫保复书，期来春就道，然此时当已西行矣。涤生过谈未邕。由范亭兑回钱百二十千，约尽年内付。十一月五日付讫。西垣前辈来，夜谈。散后，纂《前叙》河工一段。

十二日 寄复家书第十七缄。附陈泽润家书。

冰如过谈。事系一方安危，虑之以详，出之以慎，非可率尔操觚。拟前序毕后，再为熟思而审处。与冰如约兑百金。贺钟问斋作郡，与约十六七取《会典》。

傍晚，候钰翁，同贺简星槎水部堂庆。钰翁补阁读学，是日谢恩，召见于玉兰堂。

早起，风而始寒，犹能酬应不倦。

十三日 纂《起居注·前序》毕。初稿。得朱甲三书。调思州。邀秋卿并萃珊、久香、棣园、岵瞻小集，颇为酣鬯。

十四日 检勘《前序》，改数处。昨久香指点数处。阅《恩余堂初稿》。

昨晤西垣前辈，云候文露轩，言江南日内将有折到，以盐务不得手，自请治罪。比与秋卿夜谈，亦隐约其词，以为事在难行，与从前淮北情形各别。今晚邸抄有陆联刘议叙之旨，始为释然。若非委任以责成功，则群疑众谤之交，谁不缩手为自全之计乎。此旨兼责成楚西，甚得通盘筹划之法。余前寄星方书，不知于意云何。临之以严谕，而济之以和平，或可集事，至人情不古，愈得君愈招忌，更为可畏之极。

十五日 入朝直日，仍进署。实录馆需收掌，署中应送一员有力者，推谷同事，持不能决，乃签定刘原海。文清公嫡孙。兹事不可为训，然亦解围之急智也。西垣前辈夜谈。

十六日 是夜雪约四寸，数年来未见之景。

愿船过谈，持去朱批《大清律》。平壤是朝鲜王京。结夏是彼教故实，问之始释然。察汉乃内蒙古，与编旗察哈尔异，序中误用，乃改正。从钟问斋借新《会典》一部，共四十函，计四百本。久拟购此书，非八十金不办，得此以资寻检，亦一幸事。

十七日 眷《前序》清稿。闻穆翁折到此，初二日起行，并闻有一切机宜，不为遥制之旨。祝钰夫前辈寿辰。

十八日 眷《前序》，旁注月日。与琦文甫、英彦甫会饮久香寓。醴钱之局，可以训俭。

十九日 陶凫香前辈过谈，言淮盐五百万之奏为见好，欲拨二百万即无以应，然此奏原合已拨未拨计之，何必是运库现存之款。若有所顾恋，此好正未易见耳。述及杨忠武，言将无他长，以用人为要，旧部三十六人，先卒者二人，余三十四人，皆由偏裨洊历专阃。陈金绶、向荣皆是。言陶煜文本以趋走得官，素知其胸无筹略。

得崧屏及介士三兄书，附介兄家书一缄。即由达轩复寄。

二十日 翻阅《刑部典例》，茫无头绪。闻近有刑部拟上各罪名，奉旨以次加重者。向来执法之臣，尽法拟议，或情有可宥，则法外加仁。若法吏先已从宽，致上谕时不得不加重。恩则归己，怨将谁归耶？向日

以揣摩迎合为工，未问律条，先探意旨，任意轻纵，以为宽平，宜其至今日而技穷也。

进署。先时考取供事二十名，今送馆已毕，又将议考。此事弊窦甚多，当徐与久香议之。

遇许宾衢谈，其眷属将到，自言家居不易。闻夷人垂涎赤嵌，重洋远隔，实为可忧。札船一击，夷人不敢正视安南。赤嵌亦曾小试其端，惜伎刻者从而败之耳。历年虽甚垂涎，而不敢再问津，或以此欤。

二十一日 点《选举略》。过陶皀芴前辈谈。《永宪录》抄本，多本朝故实。姜西溟之事，赃款历历，松江《姚椿哀集》本朝文字百余卷，云出藕翁《经世文编》之上。晓沧堂庆。是日大风，出拜数客，晚多饮数觞，实致病之由。

二十二日 得步香南四月书。复陈弼夫书。由曹琢如寄。检乾隆甲申《会典》兵额。

二十三日 直日。昨昔大风严寒。是日寅起，风息月明。辰初，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御榻在南，上向东北坐。巳初宣入。是日第六起。

良久，上问：詹事府无公事，常到衙门否？

臣答：每月六期，逢五逢十必到。

问：上衙门之外何事？

答：在家看书。

上问：有奏事否？

答：无甚应奏之事。

问：每年有三四次？

答：不定。

问：有带引见否？

答：詹事府只满汉主簿两缺，系属孤缺，轻易不得补人。至笔帖式，则由吏部办理，不由臣衙门。

上问：汝由翰林出身？

答云：是。

到御史衙门未？

答云：未到。

问：如何升转？

答：由编修升侍讲学士。

上云：汝是大考升官的？

答云：是。

上问：坐班到否？

答：照常不去，衙门中派人坐班。

语毕退出。照例，庶子以上坛庙陪祀，中赞以下迎送坐班。是日对，尚未明晰。

先是候宣者，皆于丹墀下金海左右，地旷风寒。近则令于西廊屋内，先一起入，则内官领至殿檐下少坐。有垫。前起既出乃入，无立候之苦。

常兰陔前辈过谈。朱丹木鼻衄甚委顿，语言多错，能到籍为幸。昨闻其引疾，未知剧至于此。久香过寓，夜谈。

二十四日 借用萧霏之银三百两，京平九九色。息一分五厘。生事交迫，势不能不举债，受之以节，庶它日不至负人。

过候兰陔前辈，未晤。与心泉、润叔谈。过晴皋，剥啄良久，无应者，遂归。回候金可亭。

锡侯、范亭过谈。余谓户部各司，何不立一册分县件系，以知财赋之出入，乃从来无为此者。又户部出入大数，向惟山西司红册，然散数虽具，而总数难稽，即是具文。

二十五日 点《通志略》数叶。进署，奉派验看月官。

二十六日 考恩监。入朝听宣。是日，上至雍和宫拈香，巳正回宫，午初旨始下。至内阁与邵又村谈，午正回寓。午后，过岵瞻寓，同乡公觞廖钰翁。

数日胸膈不快，食量减半，饮酒犹充大户，何不自爱。

二十七日 昨夜子初吐水两碗，始而酒，继以酸，继以苦，想【食】积为外寒所阻，吐后却松快。邀冰如来视，云六脉无病，饮茶饼汤。是日食尤少。

得周敬修漕帅书。岵瞻过谈。

二十八日 巳正进验看月官班迟。孙大农未初始至。

昨夜分又吐，饭水相杂，苦辣不堪。是日疲倦无所作。服冰如方。

南查二钱、枳壳一钱、苍术炭三钱、陈皮三分、茯苓三钱、通草一钱、白豆蔻二粒、半夏一钱。

读朱谕，曝穆、耆两揆罪状。日来请议，颇以去邪不决为疑。然臣观前日所以处文福诸大臣，知圣心自有权衡，熟思审处而后出之，使人情屈服。即获遣者，百喙无以自解，否则发之太骤，取快一时，终非国家之福。平日进言以排异己，无非以密勿之地，欺人所不闻。至此而隐伏俱发，天恩纵厚，将何地以自容乎？旨意周匝，不知费几宵旰，未及于受援引者，当思自新。是有覆载并生之量，读此而不感奋者，非人也。

二十九日 延李晓村来诊，名正芳，行三，四川华阳人。孝廉，候选知县。云中气虚而血燥，左脉有外感之像，肝脉外旺而底虚，脾脉外虚而底旺，开小建中汤加减。大桂枝二钱、甜葛根一钱、生白芍四钱、生白术四钱、细甘草一钱、柴胡八分、茯苓五钱、谷芽二钱、姜皮少许、红枣三枚，冲关东糖一匙。

久香、涤生过谈。

三十日 服前方。冰如过谈。午后，服前方。晓村谓中气本虚，不宜服攻破，以取快一时，然两服建中，胃气尚未建运。

君心虽有百邪，一好学足以保天位；君身虽有百差，一拒谏足以乱国家。今日用一监司，即计其异日可为督抚方面；今日用一京堂，即计其异日可为卿贰宰相，此养人才之术也。进一人非私喜是人，以劝众也；退一人非私怒是人，以惩众也。此公好恶之说，而实转移风尚之术也。

十一月

己丑朔 服前方。直日入朝。署中孙主簿补缺，引见于乾清宫巳正。华阳谈丙戌丝纶有喜色。然酌酒相庆，小臣之事，平日比肩诡随，则此时方震动，恪共之不暇，亦足以观其所忽矣。锡侯将入台矣，过谈。余谓建白之事，当计是非，不计成败，所可自主者，惟异日之无悔而已。

初二日 换方服，昨午后服第三剂，傍晚思食，不作欧矣。

夜寤思得考供事，杜弊之法，甚易易耳。几戒不密，恐又出于所防之外。

跋《南河图》：

道光二十九年夏，江南大雨，大河几溢。当事者开吴城六堡，泄水入洪湖，得以无事。顾湖淤，而清江以下皆淤，其冬漕船阻于北者二千

余，不得南下。同年马湘珮侍御将建安东县二塘减河入海之议，属余检勘。余岂能知河？妄意减泄盛涨，断不可行于南岸耳。因假得是图，手自抚写。今湘珮已仙去，二塘减河之议，亦格不行。重展斯卷，为之怆然。月 日记。

李晓村又诊云，心经虚热生风，用丹参饮合建中。桂枝二钱、当归四钱、丹参八钱、生白芍五钱、生白术二钱、西砂一钱、广皮二钱、粉草一钱、姜三片、红枣三枚，煎冲饴糖服。

先还西垣前辈银五十两。过岫瞻。晤孔诚甫廉访，时将陈臬黔中。过角垞。交去秋卿公项二十两。晤杏江给谏，鬯谈。杏江言，见丙戌谕旨，此时若无所建白，实难解于心。角垞言，今日急务，只在政府得人，言路常辟。余谓昔日作疏易而上疏难，今日作疏难而上疏易。欲求与丙戌谕旨相称，则必能举乎其大，一切适人问政，皆在此旨包孕之中矣。此今日之所难也。且听言虽不至厌，而言者多，则其势自轻，今春之事可见已。若得同志数人，讲求于根本之地，更唱迭合，隔时一疏，常常提醒，似较有益于春秋方富之圣人也。闻羊城以军需，已请开事例。

初三日 服前方。阅《汪少逸集》、《唐咏史》各卷，颇有风格，而失在多。每人数首，则事实不能相避，至以唐诗咏唐人，而取用本诗本事，则甚无味。如夷齐、句践、伍员诸作，乃致佳也。

杨浚川令孙绍烈来见。星躔，安徽通判。询其近状，尚可来京。过范亭，见户部兵饷抄折，兵数多不符。而兵饷不兼官俸、折乾等项，与岁拨之款亦不合。则例之体，自应别立兵饷一门。然官俸、米折、马乾、赏恤，亦当缕析条分，方不遗漏。

初四日 服前方。检校户部兵饷折子，兵额惟安徽、江西、湖南、云贵五省相符，余与兵部折皆不合。兵数参错，则所谓饷额，恐亦不足凭也。

过陈颂南谈，述穆翁之言，以为五口归并，方为长策。又言不难于同时下手，而难于善后得人。余谓果能制其死命，则彼亦未尝不惧，而不敢再逞，安南之事可睹已，闻穆翁意亦如此。史观察渭纶尚有刚气，在厦门能不诡随，然年长矣。

过久香，闻弹穆揆者五章，并下内阁。要件应下军机，既不发抄，何以

到阁，足知其伪也。候易念园，未晤。

初五日 服前方。进署。过艮峰。晤文副宪，言同事前有不可尽言者，此语是也。同久香过吕鸿胪，其弹章未得见也。余以所告杏江给谏之语，告之艮峰、鹤田，皆以为然。盖难事不可易说，重事不可轻说，发奸摘伏，快在一时。而声色狗马，土木甲兵，祷词之事，可虑者无穷期，欲重吾言，先自不轻言始，此同志者多当知也。闻数巨公宴谈，一发谬论，一顾而言他，一为排解。此事在曲室之中，而流播之速如此，居高位者，可不慎哉！鹤田上捐例弹章，浮言竟以为逢怒，编造几七八句，嗣又以为大得优奖，然皆不根之言。今日谈次，谓五章下阁为子虚，余亦谓然。

初六日 换方服。检新旧两《会典》营制，又雍正五年亦有《会典》，合之愿船所藏康熙时修者，前后凡四部。愿船言乾隆四十年又有一副。考嘉庆《会典》御序，不言乾隆有两《会典》。欲纪本朝事实，非此不能绳贯丝联。仁宗圣训亦不可少。

得古樵书，知明春入覲。特保，其寄葆修书，于次日寄去，大顺差局。

朱卧云麟祺来谈，淮南自仪征设栈以后，甚觉流通。得许生延祐受之书。署四川新津令。

涤生过谈，礼部改籍事，委曲求全四字，本非此辈胸中所有，势将以不狂为狂，不能必伸吾说，徒挫吾锋，可惜也。

杨诒堂、何丹溪同人上书房，为之一喜。

晓村再诊，谓血中之气不和。方：桂枝二钱、丹参三钱、白芍三钱、续断二钱、苏梗八分、香附二钱、甘草一钱、玉竹五钱、茯苓四钱，引同前方。

初七日 服前方。过涤生谈，适愿船亦至。

候易念园，言夷务关键在今年四月，若此时不镇静，则去年粤东所为亦无济于事。作铁梅复书，逾四月矣。交杨世兄持去。

得家中小春五日安书。由冰如兑百金回闽，先交五十金，余半订于年内交付。

检勘兵部、户部兵额折子，河兵散在东豫两省，故有差互。

初八日 服前方。写复家信第十八缄，并寄三弟钱百千。罗椒生见过，适钟问斋来别，未畅谈也。金心畲来谈，突如其来，未见颜色，良

可骇异。

初九日 服前方。直日入朝，未曙。顺贺钰翁迁居，未晤。昨夜分雨水达晨，入大雪一候矣。是日赛协揆到任。

作林枢北复书。十七日由牧亭寄。又梁吉甫复书。逾年始答，可云疏慢。二十一日交随季转寄。袁午桥侍御过谈，携客岁正月三十及三月十三两本邸报去。次日户部即奏筹费一章，不知有无捐例。

署中将保送河工学习人员，英彦甫谓某人干求太切，万一插足河干，恐非良士，吾辈不能不为公事择人。与彦甫同事八阅月，深沉不露，今乃获闻庄论，当告久香，共成其美。

初十日 服前方。昨夜拟文字四段，已夜分矣。今早略为删改，又作正文一篇，规模粗定。进署，聆文甫谈，滔滔不绝，不觉下春。

出城，过椒生，屈指人才不无难得之叹。《易》曰：不耕获，不菑畲。树桃李者得其实，树荆棘者得其刺。思此为之一喟。

晚阅邸抄，艮翁派叶尔羌换防。触然者久之，在斯人为磨砢之具，而朝端少一正人。昨闻杨诒堂、何丹溪召见，皆询及理学及邵朱异同，不觉称快。又闻询西山衍义。而艮峰忽有此行，殊出意表。久香来字，有寸肠欲绕之语。离索固难为怀，而蹇谔尤不易得，能无黯然。灯下见《淮南新章》两本，浏览一过。心绪不佳，都不沉着，暇日当更理一番，所疑且有卧云可质。

十一日 换方服。修改前稿，终以中策一段不快于心。

入城，吊张幼于年伯丧。顺候艮峰。余谓此举在圣心固属向用，所以不近转而远行者，欲历练以老其才耳。造物忌名，故古之称蹇直者，或幽囚，或投窜，甚而不保身命。今艮峰遇圣明在上，批鳞之举，反成投合，古今享大名无如是之易者，安得不招造物之忌。然艮峰道气固深，今又处之荒凉寂寞之滨，使志虑日益清明，德性日益坚定，则造物所以玉成之者，又岂直寻常福泽之比哉。

介槎至京，经年之别，畅谈移晷。闻淮南又将开庚戌纲矣。余思行票而仍留商，盖不得不然之势。盈虚消长，百物皆然。盐行有衰旺之年，而度支之额，丝毫不容亏缺。留旧商以备缓急，庶不致散而无纪，特不识能留否耳。

晓村来诊，谓胸前不快，由湿痰。方：桂枝二钱、茯苓五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二钱、苏子一钱、广化红二钱、粉草一钱、白术三钱、莱菔子八分、续断三钱、丹参五钱、姜汁少许、竹沥二分。服后小水颇多，或应验乎。

十二日 原稿去中策一段，姚下增闽盐数语。同年集岵瞻寓，公觞艮峰、念园、介槎。谈次正酣，阅邸抄，知林宫保卒于潮州差次。在宫保则视首邱者为荣多矣，如国事何。平日思量天下事，其待人而理者甚多，至此不觉灰心一半。

十三日 见户部请开捐例奉章。闻午桥折已交议，且朱笔密圈，岂又成议礼故事耶？听言之患，莫大于至悦与从而遂止。

大雪竟日，写折子两页，指已僵矣。

十四日 得鲍小山书，闻霞九师文集由吉水、李水、李仪一孝廉寄留。留徐候补王其瀚世兄，名其淦。写折字七开。

邀久香、介槎过寓夜谭，涤生、椒生亦至。曲室深谈，不能不叹息于百年之计。严观察正基少历戎行，所至皆有善政，年六十五矣。闻虞思才优于德，又性气高傲，不能与人共事，为之庆然。诵《五丈原》诗，已使人气短，而机会相值，适中谗言，岂天未悔祸耶？剥复之交，而适人问政未矣。

郭棣园过谈，刑部近习，大可扼腕。是日陈庆庸召见，仍以御史用。昨日苏廷魁仍以给事中用，则本给事中也，与颂南异。

服前方四剂，小水颇畅，或湿痰从化，连日时事乱我心曲，而肝气安然无恙，药之功耶？

十五日 思作连珠于元年进。进署。定河工学习，送郭赞善沛霖。此举可云绝请托，余意中之言，与彦甫不谋而合，即公论也。定考供事期。候颂南未晤。

晚，偕念园、久香集涤生寓畅谈。伐木亦俯仰随人者，去年之事，特为身家计，非为国也，然亦恒情。闻周莲甫才德俱佳，蒋锦江昏而僻。上年书有刑乱国用重典之语，即知其未能抚字。

十六日 复鲍小山书。本号一山，款同门友生。

臆芎前辈过谈，谓行军非旗人不可，而叹息于裕东崖之不为主帅。余不敢答。又谓外省已征未解，大抵已入流摊，此则不可知也。

候苏麋堂给谏，适吴子序自戍所归。匆匆数语，给谏殆开爽明豁人也。候用垞，闻午桥之奏，部中不能驳，岂捐例可停止耶。柄国者自用久矣。非天牖其衷，何能降心相从。灯下作代笔一文，未必有售者，聊抒吾愤。逾日焚之。

十七日 三日未服药。直日入朝。月色如昼，与雪交辉，虽寒而风不劲。闻开捐之事，或可中止。

出城，过候午桥，适得掌兵科喜报，前言或信。是日宣华阳人，不知云何。午桥是日并不在正陪之列，出自特恩，尤为可喜。

过候牧亭，与商云，首段操守等字宜去，盖不飭有征也；第三段兼抚亦太躐等，其言甚是。

过介槎，适鹤田在坐，鬯谈。麋堂过谈。

叶中丞前赴清远，却占先着，扼贼于北江，方不至与粤西联络。又粤西之贼，今年三月以前尚易收拾，今则蹂躏及于七府矣。劳方伯久任，未免回护前非。李石梧抵粤在周敬修之前，又与劳投契，恐有先入之言。若不能得僨事之人而罪之，则以下无从着手。久闻劳辛阶有主抚之议，其奏对时，有蛇蝎蝇蚋之喻，略云：蛇蝎虽毒，勇者能制其死命。今粤西则如满屋蝇蚋不能害人，而扑除必不能尽。盖其意在抚也。已属拟不于伦。昨闻其向人谈及，有须劝富户出资，则贫民自散之语，其用意更左。今日为麋堂述之，亦顿足怪诧。云林宫傅在粤辞兼圻，而就钦使，此策颇误。盖钦使尊而不亲，则上下之情不交，而于地方大吏易生形迹，况周与李之气味不相投乎。闻周世兄于麋堂求教，已以廉、藺往事规之，又属以久任者之言不可遽信，盖指劳也。余复书亦当有所规也。

颂南过，赠《戚南塘年谱》，并石刻韩忠献像。

十八日 卯正赴天坛，已刻上至斋宫，在甬道侍班。执事官别在皇穹宇。王夔堂前辈言：老而尚健，由独居以养身，且恬进以养心。此语良然。

晓村来诊。方：桂枝二钱、茯苓钱半、木通三钱、白芍三钱、续断三钱、泽泻一钱、玉竹三钱、甘草一钱、地榆钱半、粉葛八分、柴胡八分、生术三钱，引用姜汁、竹沥、饴糖。

十九日 过候用垞，闻开捐已中止，未解之款，已寄信急催。

冰如过谈，闽中循吏如黄太守宅中、曹司马瑾，原任淡水同知。皆不可

多得。问角垞，则司马已作古人矣。冰如言，孔司马、昭慈，台湾北路同知。范明府泰初亦好。

晚，偕念园、角垞、云帆、棣园及涤生侍郎集久香斋。人多便不能深谈，入夜又不敢饱啖，随众酬答，冲寒来往，颇觉无谓。

二十日 吴香谷来，谈及考供事，以正告之。

《大学》：心有所愤懑，则不得其正。数日来时事愤激，因心动气，而不觉气反动心。言多则心不沉潜，而发之亦不中节，客气杂念乘间沓来，先须收摄降伏，教使和静，然后能以详慎处事，而各当其理。与九月朔日一段意思大同，故态发耳。进署。唁何丹溪有兄之丧。名渭珍，号璜溪，汉阳太守。

二十一日 以《周易》占某制军即赴新任否，得“夬之泰”。按五居君位，四则大臣近君者也。居尊者夬而又夬，所决去者，当不止一人。大臣行次，且犹豫不进之象，故闻言不信也。牧亭过谈故乡之事。今日事势，所谓虽恶是其可去乎。

复古樵书，仍由郭司马叙永厅，名志融。寄。作敬修制军回信，闻其文郎已行矣。

晓村改方。

二十二日 检旧抄《中枢政考·京旗兵额》，重录一过，系以跋语，凡十四万三百余人。巡捕营在外。介槎过谈。

宣城湾沚地方，常有谷米数百万石，向为帆樯所聚。外省亏款每化为赔款，必上司通同作弊。角垞过谈，时病新愈。闻吴侍御廷溥弹章，未知其详。日前送郭赞善学习河工，力辞不愿。闻久香言，文甫屡为劝驾，可免另觅替人矣。灯下哀录《新疆兵数》乾隆甲申《会典》，其时始备。至夜分。

二十三日 晨起，为《乾隆新疆兵数表》草创略具。候介槎，值杰夫、西园亦至。灯下哀录《中枢政考·驻防兵额》，已亥正矣。十年之业，始续为之。再检《会典》理藩院，则中外兵额略得梗概。

二十四日 德清江巽斋孝廉毓荃过谈，以读朱阶梯六本相示。昨金翰皋为之先客，今接其人，有学者气象，当取其书为夜课。

起《京营表》稿只五项，日已昏矣。京旗兵由佐领起数，当以佐领

挈其纲，惟目下佐领恐散而难稽，当徐思之。欲借涤翁《通考》，乃亦适查兵额颇奇。来字云：近思银钱兼用章程，总难出腹地四纲、边省三纲之范围。惟民部收放不以钱，恐难一耳目而齐心志。余意天下事，断无呆板办法，外间收钱与民部自不相碍，若欲先自内始，则税务常捐，亦可改收钱，以充京饷，恐司农掩耳也。

二十五日 对《京营表》稿。于愿船处借《康熙会典》五十二本。此书于旗营甚略，但得大概耳。余八本未付来。因抄出数则。进署。灯下再检新旧《会典》。

二十六日 直日入朝。退食后，撰《京营表序》。《康熙会典》凡例曰：八旗士马云屯，难以数计，其各省驻防绿营兵马，俱按次详载云。考是书八旗都统，但载每佐领下设某军几名，而不载京师营制兵额，自后修《会典》者，遂沿以为例。虽罗列京营，而皆不载兵额，良以京师为四方根本。古所谓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者，其深严邃密，不当轻以示人，非真难以数计也。至《皇朝通考》，特载步军之额，余则缺如。《中枢政考》有散数无总数，每一检阅，不得纲领。案，我朝京旗各营，当时皆从佐领起数，与前代设营定额，募兵实伍者不同，不得佐领之数，则兵数终不可得而知也。道光庚戌冬，雪窗无事，取《嘉庆会典》八百三十七所载历代增添佐领之数，按计某朝某年佐领若干，以定设兵之数，庶几有所据依，以见因革损益之实。首《康熙会典》，其书编至康熙二十五年，凡佐领若干，至乾隆、嘉庆两《会典》，明载佐领之数，即可以推知当时设兵之实数。近数十年佐领不复增编，而兵额遂定。因再取《中枢政考》散数核其总数，以见嘉庆末年兵额，并旧钞曾少马道光二十九年兵部折附焉。夫兵者备于不用，而藏于无形，阅是表者，得其损益之大略，以心知其意可矣，勿为传抄，幸甚。长至后七日未明入朝，退食记。

午后，华少京招饮。晚，罗椒生又邀，皆追陪。介槎、鹤田、麇堂、颂南在坐，颇为深谈。

二十七日 早，过久香谈。卯初起，次《京营表》未就，坐客相续。晚，杨湘筠农部招饮。与愿船、颂南谈，滔滔可听。

二十八日 得润生书二缄。是日，署中考供事，以派看月官，未进

署。昨拟告示，交久香带去，得此可息纷纭。午初进阙左门班。过艮峰，借观《新疆地图》。次《京营表稿》毕，并记算法于别纸，以备遗。次日重改一过。灯下得久香书，以是日考试，风清气绝，亦一快意事。世间无不可挽回之事，要在同舟共济耳。

附告示稿：照得考试供事，但取字画平正，文理清顺，至颂扬之语，尤不应斗异争新。兹将抬头下一行定式开后，凡与考各卷，均照此誊写，不准删改字句及另撰文法，违者不阅。

二十九日 尽日成《佐领表》。傍晚，介槎、久香过谈。

核京营额，重书序。乾隆五十年噶咭喇国进象限仪一座，安设于观星台下之紫微殿内，见钦天监。各省北极高度及东西偏度，康熙五十二年颁御制新仪，见《会典》事例八百三十钦天监。度皆以六十分计。

十二月

戊午朔 《京营表》数目差互，昨重勘一过，多所更改，因重录一通，并改序数语。

进署行香。介槎、久香、涤生过谈，人少则谈易畅。田镜堂建言艮峰不宜换防，日来外议可否参半。予谓终不免过当，盖以文武兼资，旗人故事如是，惜不能谈言微中，以回上心耳。涤生引顾南雅争松筠事，则正论也。

初二日 复润生书，附致可舟二纸。附寄周敬修抚军书。得奎印甫书。晚，偕介槎诸同年集岫瞻寓。

检《会典》各省绿营兵数六十四万八千三百余人，京巡捕营不计。

初三日 出候客。是日，辰正出门，候江巽斋、金翰皋、朱朵山，并未起。复印甫书。即由萃珊寄。

《康熙皇舆图》每度二百五十里，以北行二百五十里，北极辄高一度故也。前阅李氏图，以二百里为度，疑其无本。今按《嘉庆会典》卷十一户部，言纬度一为里二百，经度当赤道下亦如之，此实李图所本，然未知两《会典》所以不同处。

初四日 武次南方伯过询闽中盐务夷情。寄星方书。得崧屏并介士兄书。知介兄尚留壶关课读，即复各一缄，由达轩寄。

初五日 直日入朝。出城，回候次南方伯，途次送河东盐法三篇。

检抄《嘉庆会典·驻防兵额》，并及打牲游牧，抄撮内府三营。

林宫保赐谥文忠。本朝自傅大学士以后，未有得此谥者，九原有知，可以瞑目矣。

介槎夜谈，询以兵饷就近关支之策，以为必可行，惟恐莞库之吏，忍不能舍耳。至随时定价，必使营县自相拟议，庶两得其平。若云恐州县克扣而必由司收发，则各营兵米皆就近开支，何不闻有克扣之事。又云各省养廉驿站之款，无不解司而后发给，一解一领，去其十三，即各营领饷亦不能无费，故兵饷折钱，营县皆便之举也。

初六日 仍检算兵额，颇觉心烦。此事终须择人助理。

久香过谈，因邀介槎至。涤生偕邵纬西来谈，纬西以银钱并用说帖二十四条见示。客散将夜分。灯下得小春念九十四号家书。

初七日 晨起，批纬西说帖。纬西谓今日之患，在银贵钱贱，是也。以银钱兼用为治本，亦是也。惟欲以减停鼓铸为治标则非，今日不独各省停炉，而京局回炉之弊，亦人所共见，并非因钱多而银始贱。至斥纹银出洋之语为诬，则其说更左。久香招饮。晚过涤翁谈。细思与纬西交浅，言不宜深，属涤生将浮签揭去。

灯下复家书第十九缄，并另信与三弟。明岁为五、六两侄授室，许寄钱三百千，是日为亲友代寄，内余钱十八千，即拨作此项。

初八日 料检度岁之需，心境为杂，急扫除之。浙江巡抚管辖营务，始乾隆五十四年。谕旨。贵州巡抚兼辖营务，始嘉庆五年。书麟奏准。广西巡抚兼辖营务，始道光二十一年。周之琦奏准。御史长秀请湖南照上三省例。

过纬西谈。渊雅志经志〔世〕之务，人海中不多见，余为剖说帖中数事。纹银出洋，始于嘉庆二十年前后，故自后银价一贵即不复贱。又各省银钱收放，尽数抵支。当经自户部立法颁行，其小有通融，许或奏或咨办理，否则平余是恋，犹与狐谋皮也。刘星方前奏淮南票价酌量收钱，拨充河工之用，系兼为淮纲调剂。今淮南已有起色，而江南赋敛病民，所当夺彼轻费，苏兹重困。盖河工惟遇奇险要工，须河员带银驰赴工次，他如岁料岁修，并寻常检修，皆可用钱。河工拨用钱文，恐工员借口，以致贻误。闻系潘河帅奏中语，户部受其恫喝耳。必须寻出原奏，

指驳其非，然后用钱之议可定。又兵饷放钱，除旧有搭放历久相安者，应仍其旧，其余领银之数，当以时价折给。盖此辈知二五，而不知十，难以理喻也。至时价无定，或疑州县必争少，营员必争多。然兵饷支诸州县，钱粮解司之数大减，州县省解费，而营员亦省领费，既属两便，自不至争。况各营兵米，皆就属仓散放，未闻有相持不下者，何疑于饷银乎。过介榘谈。即将清查旧欠或豁或停，而以后之年清年款，仍不可必，则此事诚难下手，必从此大改征收之法，应可行耳。

初九日 肝病愈而燥移于肺，又为痔疮所困。寒天多近火，虽药无益，春融应可内外兼治耳。

杏江给谏过谈。纬西亦与议及清查无益，然不得其底细，则亦难于进说也。盖外省如卖缺补空等事，穷诘终不得端倪。谈至纹银出洋，终觉无策。夜坐检内府三旗营，成一表稿，至下五旗兵数，则仅见于《中枢政考》。护军营之七百名，抑何少耶？

初十日 介榘过谈。进署，菱堂前辈招饮。

为介榘题《瑞麦瑞稻图》：

去年大水江淮溢，稻梁漂尽飞鸿泣。先皇下诏发琼林，百万流移始安集。今皇神圣迈贞观，纳言从谏如转环。旧劳殷宗何足异，廿龄天子知民难。勤政爱民诚有道，从此蕃厘呈富媪。纪元两字识皇心，丰年为瑞贤为宝。江淮今岁旻雨时，秋禾夏麦何累累。就中首数宣城郡，麦秀双茎禾两歧。宣城太守多惠政，方被鹤书赴朝请。父老车前呈画图，请献嘉禾寿神圣。朝天玉佩来何迟，长安三白飞葳蕤。披图恍见丰年景，更祝薄海同雍麻。熙祥从古由人致，九茎六穗诚奇瑞。不把嘉禾上史官，太守贤哉有深意。春到淮南太守归，敬亭草木生光辉。殷勤寄谢诸父老，努力深耕候莫违。介榘太守因年来朝京师，以瑞麦瑞稻两图相示，自云无善政，不足当揄扬，念何深也。乃为长句纪实，兼送其行。 年 月记。

十一日 尽酬应笔墨。夜，过介榘谈，亥正回寓。介榘再留别，以微物两事报之，意歉然也。

十二日 得伏羌、封少琴书。酬应笔墨。补《内府包衣佐领表》。愿船过谈，约为《营制表》。莲塘招饮，张石卿中丞、万葵田观察在坐。

早晨将送介槎行，云还过我，至未初赴莲塘约，以为介槎行矣，乃于未正后来，遂相左。莲塘席中闻奉派查学，急回寓。而署中知会无左右翼字，迨夜始于辛圃处借观吏部奏稿。是日，同乡诸友集锡侯寓，邀邓双坡，又外出。

璨儿学字十数年，都不入格。

灯下用重镜自书谢折，送聂主簿处，已亥正矣。

十三日 直日。卯初入朝，兼谢奉派稽查右翼觉罗学恩。折稿附。

奏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十二日，吏部奏请简派稽查西四旗觉罗学，奉朱笔圈出王○○。钦此。窃臣抱质庸愚，备员侍从，爰自银台之副，擢居艺苑之班，滥厕端卿，愧簪毫之无补。后蒙恩命，俾鼓篋以兼稽。伏思学校以广育英才，觉罗尤夙承教养，必藉观摩之无旷，方期德业之交修。臣惟有勉效弩资，共襄蛾术，永矢微诚以策励，少酬大造之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云云。

文甫言，谢恩复命，未蒙宣入者，如遇是日引见，二品以上径入至殿阶下叩头。引见班前。又云三日内遇行幸，俱于道旁叩头。似是旧例如此。

贺冰如迁居。与万葵田观察往来，未晤。与汪少逸谈。

观邵纬西所藏地图五册，《集成》以上下两版为一图，此则每图一片，其精致则同。总散图皆无黑龙江，集成图亦无黑龙江。余言欲立总图，不可不详考度分，此其在新旧《会典》钦天监内。

过涤生谈，近思停鼓铸有三善，与纬西意略同，其停铸不能平银价，则与愚见同。余谓今日之钱，不可谓之多，亦不得谓之少，直谓之贱而已矣。相与捧腹。言《中枢政考》兵额不确，又无源流，总当以前后《会典》为断，与愚见合。

十四日 得黄衡洲手书。复封少琴书。候涂平甫。过艮峰，未晤。候前垣前辈。候角垞，已平复。昨晚读戒谕诸王大臣旨，殆有为乎言之，而和平之中自见严正，于亲贵可谓有礼矣。

十五日 检《觉罗学典例》。右翼四旗教习十六人，学生百八十五人。正黄三十六，正红四十，镶红六十四，镶蓝四十五。进署。申刻回寓，得派署顺天府府尹报。傍晚始得谕旨：新任顺天府尹邹鸣鹤未到任以前，著王庆云署理。

与岵瞻、锡侯商定折稿，邀陈心泉书。

奏为恭谢天恩，吁求圣海事。本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顺天府府尹邹鸣鹤未到任前，着王○○署理。钦此。窃臣闽南下士，材识庸愚，滥职词垣，备员侍从。爰自匭司之副，迁居端尹之班。未效涓埃，方深兢惕，乃温纶之叠荷，俾要职之兼权。伏思京师为首善之区，府尹有地方之责，一切察吏安民，事事均关紧要，如臣樗昧，深惧弗克胜任。惟有吁求恩海，训示周详，俾得有所遵循，无虞陨越，以冀稍酬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云云。

十六日 寅初起，卯初入朝谢恩，未蒙宣入。回寓后，接见同官，坐客相属。晤陆稼堂，与定十八日接印。候兼尹华阳相国。过艮峰谈。

附记：自是日至岁除，都无暇晷，握管则公事尘集，非宾客则簿书，始尝外官风味。十数日日记遂至间断。姑省忆数事于此。

十七日 坐客相续。又料检带进署中物件。傍晚，久香过谈，大似送别情景，然睽违不过二十里，为时不逾三月，中间尚可往来会晤，良友依依，感其情重。是夜过锡侯给谏，见其弹章已封口矣。

十八日 申刻接印，未正进城。拜谒包公祠、八蜡祠。申初拜印。前任京兆陆稼堂于十四日放江西巡抚。连日宣召，兼以应酬，文书积仅五日，已有数尺。是夜按日画到尽三鼓始息。

十九日起以后数日，早则判行，夕则画到，其中又有应行即办事件，随时错出，至廿六七始稍疏通。府尹事不及各部之繁，只患一杂字。钱谷责成归藩司。

二十五日 奉派充文渊阁直阁事，次日具折谢恩。

咸丰元年辛亥

春正月

戊子朔旦 侍太和殿朝贺班。寅正，朝服趋朝，偕琦文甫昌、英彦甫瑞、朱久香俟于殿檐下。卯正三刻行礼。讲官班在殿内西第三楹前近门。

至府学谒圣。仍朝服。又偕同官至明伦堂。拜牌毕，回署将已初矣。口占：“元年元日物华新，金殿西头近紫宸。喜有御香携满袖，朝回散作万家春。”是日，晴旭丽空，微风徐扇，与登极之日，同一光霁气象，致可喜也。闻恩旨，悟末句竟有先兆。

接礼部札，今岁迎春、进春，照嘉庆五年成案，执事各官穿补褂，挂朝珠。

育婴堂报册，年内存男婴三名，女婴十九名。

灯下复黄蘅洲书。适阅邸抄，闻其被讦。

是日，赛协揆大拜，仍管户部，华阳改兵部，寿阳管工部。

初二日 巳初刻，偕同官迎春于东直门外约里许芒神前，二跪三叩礼，迎至署大门内彩棚，三揖。

午后回寓。客秋肝气作楚，遂却壶觞。小除夕饮二十余杯，瞢腾至晓。是晚复数杯，颇不喜饮。大抵月夜花朝，偶一斟酌则可耳。

是日，久香过谈。

初三日 与兰台及礪兄各着棋一局。

午后进署，见昌平复禀，批附：

前因风闻该州高利村有自称本府差人串同该村乡地，妄拿贩米客人诈赃私放情事，当飭该州严密访拿。兹据详称，传到店户于二供词，与本府风闻一二符合。至乡保高三、地方萧七所供，有府役自说姓夏，在店扣住贩米客人，令其一同押送，伊并不认识夏姓，亦不知真差假

差，则断难凭信矣。乡地既不识其人，岂有不查看牌票而遽信为官差，不辞数十里路程途，随同押米送人之理。且既闻有私米在州境被获，又交不认识之官人带去，必当秉明本官，断无嘿然而止。其为串拿分肥，实无疑义。今欲得夏姓踪迹，须从该乡地根究，自可必得其人。该州仅将乡地看管，已近疏纵。又称选差严缉夏姓务获，亦属海捕具文。至称关会延庆州查传该米客到案，询明何项米石等语，此尤拘泥，不切于事情。民间驮运粮食往来，事所常有，既经卖放，安辨其为公为私。若伪差既拘累于前，真差复追呼于后，何以安行旅而卫闾阎。查本府差役夏姓者，有夏永泰一人，除另札派役将夏永泰解送该州质询外，仰即提同该乡地研取确供，毋任互相诿卸。该州亦不得存瞻顾之见，致干亲提。

初四日 寅正刻，赴乾清门进春。卯初门启，跪奉题本春图，有内监接进。

至朝房，与瑞少宗伯麟、陈子嘉谈。

阅昨日恩旨：普免道光三十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汪濊之恩，近数十年所未有。当此度支未裕之时，不夺于计臣之议，古所谓大有为者，何幸小臣身亲见之。得信后，以刊发眷黄为急务。检道光二十五年豁免旧案，八月初三奉旨，至十二日始奉部文，殊觉迟缓。今六飞将发，自宜先期晓谕，俾黄童白叟载道胥欢。因委官赴内阁抄录，不俟部文矣。其夜始抄到，尚有讹字，因属华阳烦阁友校对。

初五日 楷书恩旨一道。信致陈方伯言：眷黄难俟部文，应分头刊印颁行，约初十日于房、涿、涞、易间同时张贴。此地为顺、保交界处，免差池也。

蠲免积欠往往为官吏所侵渔。向例藩司刊刻眷黄，每属止发二三十张，官文则云遍行张贴。不敷者，赴省刷印，或令自行刻板。而州县之实心爱民者无几，不过城厢张贴三五张，山乡僻壤则借口于颁发之有定数，小民何从周知。此次拟按各州县乡村多少，照数给发，城厢另与十张，大村二张，小村一张。因检方敏恪《义仓图》，得各州县乡村之数，遂决行之。

询杨治中眷黄事宜。满浆实贴，开单详报，委员抽查。

初六日 与康通判商刻眷黄。检各属村庄大小数目。

附谕各房书吏知悉：

所有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止，经本尹堂画到文书，并前任偶有已到未行文书，仰各经管书吏逐件查明，其未经送稿者，限本月初九日内陆续送进，以次发行。自本日以后，收到寻常文书，凡甲日画到之件，乙日办稿，丙日早晨送阅，丁日早晨领出，送兼尹中堂阅定，戊日誊清，己日早晨送印，庚日早晨发行。如此定限，本属从容不逼，各书吏务须勤慎奉公，永保贞吉，毋得积压，自取愆尤，致干查究。至遇紧要事件，应先行者，立即办行，不拘前限。特谕。

初七日 五更不寐，拟刊发各属乡村眷黄札谕。

札某州县钦遵事。照得咸丰元年正月初一日，内阁抄出奉上谕一道，当经恭录通行所属钦遵，并飭刊刻眷黄遍行晓谕在案。查张贴眷黄，必使僻壤遐陬，家喻户晓，自以多多益善。惟各州县未必皆有刻工，赴京刷印，亦需时日。倘张贴遗漏，乡民未能知悉，则胥差难免侵渔，非所以奉行德意也。今除该州县署前及城厢内外，仰仍将照例颁到眷黄遵行张贴外，特再刊刻眷黄一幅，专为各属远近乡村而设，尺寸略为缩小，俾山乡僻处，易以颁行，檐下墙阴，皆堪张贴。并定各州县所辖通衢大村，各贴二张，小村各贴一张，通计某属大小乡村若干，粘单颁发，总期毋遗毋漏，冲僻遐迩，共被皇仁。为此发去该州县眷黄共〇〇朱纸。到日，该州县敬谨验收，刻即照单实发各乡村，满浆粘贴，并将张贴处所详晰开单，限〇朱日内专差飞速详报，以凭委员抽查。州县之有四乡，犹人身之有四体，文告号令，其血脉也。血脉不周于四体，痿痹之人，谓之不仁；号令不及于四乡，旷瘝之吏，可以为仁乎？本府代匱兹职，惟期与贤牧令讲求实政，使膏泽下行，人沾实惠。倘将来查有未经张贴之处，及张贴后旋即剥落，屯膏未充，本府知有执法，该州县不得诿为乡地之过也。特札。咸丰元年正月〇〇朱日。

粘单。某州县。

大村〇朱处。某村、某庄、某镇，各贴二张。

小村○朱处。各贴一张。

计发眷黄○朱张。

候华阳，谈毛函及熊守谦事。

阅军机片，询兵额，岂兵饷用钱之议已有端倪。适黄寿臣廉访亦至，余遂畅言之。倪叶帆来谈。

候艮峰。回寓，旋即入城，日已昏矣。

初八日 日来外州县同官多来见者。每令即回本任，因另册记其履历，略加评语三两字，人不易知，身言只得半耳。

抄各属大小乡村并札稿。适保定李令至，询西杨路疃，为一地名，因取《义仓图》原本复勘一过。此事繁杂，稍不细心，便易舛错，正须耐烦为要耳。

琦文甫来谈豁免民欠。三十年下忙虽已截数，尚未奏销，易启弊混。然朝廷意在恤民，若计较分明，便至出纳之吝。此事正须疆吏得人，斯上为国，下为民，两可无负耳。余又谈兵饷用钱事，文甫谓：天下事须从窒碍处想法，以期推行无滞，则无不可济之事业。若一过盘错，便废然思返，亦不足与有为矣。又言，此等事须随地制宜，万不可先求画一。皆为通论，余不觉钦服。不齐者，物之情，若先求画一，则但见有参差处，不见有整齐处。此时最易眩人，亦最易困人。

复陈弼夫书。内附各信件。

初九日 东厅吴丞来，示以乡村眷黄，意以为凡事只宜照旧。有司故态，如是如是。言前数年有旨谒陵而中止者，前任陆方伯恐地方借端扰累，遍贴告示，而差费已敛不可还，大开讼端。余大声云：方伯此举是也。乃嘿。

大、宛偕石景山同知毛永柏来，言南城访案事。毛有诡名，而举止从容，观人岂易易哉。与密云吕令圻谈，颇有味，本色尚在。世故未深，乃可与言。回思早起，觉失言在我，彼何足责哉。

午桥过谈。

初十日 大、宛言访拿之案，要证已逃。余意此事不中不击，何率尔哉。叶典史道菜来见，告以画家惟图谱为有用，并令访汪少逸。治中述怀柔案内各情形。

艮峰过别，言出关当在三月后，到莎车六月中矣。为之黯然。福昨楼过谈。齐小云过谈。

是日，眷属进署。此任本暂局，似不宜来。然治官事，不宜存一暂字，存一暂字则聊且粗略之弊生。治私事，却要时时存一暂字，存一暂字则随遇而安之见定。

十一日 晨，华阳过谈。自初六日至文书收发期限七、八两日，颇觉繁多，以后按部就班，转觉心清事简。

候寿臣廉访及钰夫前辈，均未晤。

寿臣过谈。三十年下忙至今乃未完，非民欠。去年本观望不前，今遽豁免，必误度支。余意损上益下，圣人一念爱民，自是上召天和，中培国脉，下阜民财。至正供原不可缺，然已届乙年上忙，而甲年下忙尚不能了，则节年递推递缓，徒费催科敲扑之劳，何若从此以后，上下两忙，按期早了之为愈哉。

十二日 为艮峰书《观天地生物气象》注云：天命无时而不行，只在一诚字。君子观于水流不息，物生不穷，绵绵穆穆，善养其性，中正和乐，无一息间断，亦只在乎诚。诚故无人而不自得矣。

属大兴询蓟州倪牧事。

十三日 卯初赴南郊斋宫候驾，巳正回寓。

涤生过谈。湖北帅远燁、江西蒋志淳两太史为馆中翘楚，某素负重名，近日争总纂，伯雄告之总裁，本属不雅。此处勘不破，则难云有基勿憾。

过厂肆，见《皇舆》、《职官》二表，文聚堂。适仆人与行道揪扭，兴尽而返。

涤生仍借《兵数表》。

十四日 痔肿作楚，午后稍差。申初赴阜城门外蒋家村住宿，日已昏矣。陈方伯及文、谭两观察来谈。

十五日 寅初起，赴御道旁帐庐。晤讷制军。古北口提督陈金绶，年七十二矣，矍铄善谈。

与制军及华阳商定怀柔姚令被参一案。华阳欲就案加以严议。余意失察丁役诈赃，律有明文，不必从而加重；且以私情而论，此等事随在

皆有，不宜独于此案从严。惟髻髻山道士已在密云投案，因地系所辖，复行拘拿，致丁胥从而索诈，是谓自作之孽。且税契一事，纷纷传讯至七八案之多，致滋物议，是谓生事扰民，即不必别有所图，已非安静之吏，其不宜复使临民决矣。

十六日 巳刻赴署后，行演耕礼，常服挂珠上元节。先诣大堂，祭牛神，行一跪三叩礼。验正副黄牛各二，三二王九卿黑牛十二。赴演耕所，点耆老人役名册。卸外褂，掖袍右襟于带间，斜挂朝珠右肩至左腋，演正黄牛扶犁，四推四返毕。视同官演黄牛仍四推，耆老演黑牛九推。是日虽微寒，而风日晴和，牛亦驯服。演习之顷，恪谨自生。徐谓同官，宦场好说归田，此事大不容易，只可借此日略尝风味耳。

西垣前辈过谈。

十七日 将出城，吏以应准而驳之稿呈画，遂严诘更正。此辈欲售奸欺，必乘人不备，可勿慎诸。

吊汪世兄丧。送艮峰行，书日记两则见赠。一言私心用智之不可，一言壁立千仞，则人不敢干以私。余谓用智二字，大贤以下不能免，上圣之诣，此心有一片大光明，物来华照，方能免此。若弄小聪明者，自不足道，随事随物，谨慎省察，以求免过，正吾辈事也。回寓午饭。

访涤生，已公出。晤杏江谈。过久香。又晤艮峰及郭雨山宫赞。雨山为詹事府保送河工学习人员，闻此廿四日引见。

到署已上灯矣。接蓟州文，知倪牧开缺，函商华阳。

十八日 晨起，办委牌。宁河令孙超，老成明白，令权蓟州，为升补地。余与华阳所见合。孙超所署之南路同知，委康伴果龄往署。此人略迟钝，闻其于所管牙行，尚不生事。再以轮委在前之试用王启疆署通判。此人躁率，不即令临民甚好，然其于牙行点卯等事，亦甚有关系，当敦属留神。与华阳公致陈方伯书，商以孙令升补蓟州。检三十年顺属保荐册，定例，顺属四路同知及大、宛等二十四州县正佐各官，由府尹分别举劾，移行直隶总督，归入通省大计具题。

保荐涿州牧郭宝勋、宁河令孙超、三河教谕刘子潭。

昨晚接行在户部札，见再免咸丰二年蹕路所经沿途六州县地粮十分之三恩旨，连夜召匠刊刻。于二十日卯刻发西厅。

十九日 昨晚接北厅详，委验平谷孀妇李王氏当堂自戕案。晨起，批：又一密信交新令望苑伯查复。

此案转据县详，因孀妇李王氏控分居胞侄李九苓私卖公物磨盘，而其姑李李氏则供系伊婿许登榜所给之物，李王氏因抵质其姑不过，当堂自戕身死等情。试思物各有主，该县但向李九苓、许登榜等质问是非，便可定案。乃令孀姑寡媳，当堂自相抵质，已属听断乖方。至李王氏之自戕，尤可骇愕。妇姑细故勃溪，自寻短见，亦或事所偶有，何至以公堂为沟渎，其中恐有以尊压卑，恃威逼勒情事。除俟委员诣验详报外，仰该厅将全案人证迅即提集到厅，细心严讯该孀妇自戕缘由，据实详报。新任平谷汪令即日可以抵任，仰并飭前署令王乃谦，赶紧交卸来京，听候查办，勿许逗留。不侮鳏寡，不虐无告，是所厚望于贤有司。本尹堂亦不敢因已卸事之员，稍存松纵。此批。并札到遵行可也。

治中详诘怀柔姚令全案，函商华阳当以一笔抹之。盖失察事小，遇事扰民则情重也。

兰台先生及礪兄到署。钰夫前辈过谈。

二十日 开印谢恩。接见同官。欲为怀柔复奏，事杂未能成段。

赴右翼觉罗学到任。学徒秀蠢参半，询以教习、住学，率以房舍渗漏为辞。报修固难，然当有岁修也。

新署蓟州牧孙超来见。

二十一日 巳刻出城，过常辛店尖。晚宿黄新庄民房。夜景极静，因草怀柔复奏折稿，大段略具。

晤华阳，谈闽中请开水沙连社，发阁臣、枢臣议，力为阻止。

二十二日 辰刻，赴良乡县属之鱼儿沟候跸。午初，随华阳于御桥南接驾。谕伊里，盖谓阁臣也。随至行宫前帐庐，晤陈方伯，文、谭两观察。未初回，过新店秣马，入阜城门，日已昏，回署将戌正矣。数年未涉长途，尚不见乏。

二十三日 改定折稿，送华阳删定。昨有纷扰二字，以为太重，遂去之。保定县典史谢敬之，初见即求调剂，可谓冒昧，所言尤多鄙俗。次日晤大兴，属信致李令提防。

得客腊七日家书，未得三弟手字，知前此尚有一缄未到。

二十四日 昨日遣书吏录稿，晚将手折私携出署，幸首尾勘语尚藏而不露。此辈伎俩百出，当刻刻周防。仆从中机警者不可恃，谨愿者又无能，非细大躬亲不可。闲中有思虑，以为发用之地，庶少益耳。

武清山长孝廉吴阶平，控胥吏克扣馆谷，令首县致信了之。晚，见饬进讲章谕旨。

二十五日 直日，入朝。晤同官，谈及讲章，人人有奋发气象。

退直。过顾蔼庭，谈访粤西情景，又言民间有不愿缓征者，缘现征尚有本色，缓征则无不折色。又言有颗粒之漕，即有颗粒之费，本无不足，缓征带运，最为幕友、胥吏利藪。盖报灾之分数，缓征之年分，皆有意为增减之弊，虽老幕亦不可信，须付之各府。又言银贵之患，病民而不病官，盖征钱之处，无不加增矣。

过吕鹤田少空谈，时以鸿臚骤擢，余谓足下此次升官，中外皆以君子道长相庆，此后宜如何报效。闻苏给谏条陈大意。中有举老名士而诛大汉奸之论。贺岵瞻堂庆。

过华阳，谈京县升途，知有旧章。回署，检吏部原奏，道光元年至十八年，直隶出有同知直隶州三十缺，而京县升者只二缺。余皆升四路同知，瘠疲之缺。定嗣后遇有同知直隶州缺出，先以京县升一次，再以顺、直所属人员升两次。如顺天轮届应升，而缺出在直隶，由直隶行文知照顺天拣选。直隶应升亦然。再轮届两京升补时，府尹如以不得其人，其缺将顺直属内另行请升。不积轮升班次，再有缺出，仍于京县拣选。

廿二日在黄新庄帐庐，陈方伯言易州需人，欲以石景山同知毛永柏调补。此人名满都下，闻西台早入弹章，而公坐中不便宣露。昨晤霸昌道文星岩煜，闻有京县应升旧章，因信致星岩，属作书与方伯止之。易州缺轮应大兴程令升，余于程令原未深知其贤，而于小毛公，则深知其不可也。阅谕旨有褒奖苏给谏语，并令翰詹开列人员。

二十六日 瑞芝生少宰来谈，颇畅。写参折关防。

昨有旨，令开列翰詹人员坊局庶子以下，凡十四员。候文甫、彦甫，均公出。途遇刘韞斋太史，询知翰林院拟于二月朔日进呈，单内只写官阶姓名、某省进士。余意太略，则云柏太宰所定如此。吴彦甫到署，夜谈。

二十七日 入朝，复奏怀柔县姚令被参一折。

宣兼尹入，余在直庐候旨。此折余本学断斯狱，华阳增入查例载一段，较为合式。是日蒙垂询署中折奏是否出自幕宾，华阳以实对。此案所参五款，皆讯无赃私，惟高姓卖奸一款，始终不免疑团。恐已结之案，根究株连，已将知县褫职，姑弗深问。上于五条中独询此节，天纵之圣，真小臣所不能窥测涯涘矣。

莲塘过署，谈逾晷。

阳治中言怀柔案内情节，褫职为不枉矣。

二十八日 北路厅范梁来见。革役夏永泰已讯出，众供如一，而犹狡赖不承，令刑以威之。平谷县李王氏自戕一案，委验之员尚不肯上详，此事断不任含糊也。

日来事到即办，事简则心自清。月余以来，仅得尝此风味。前阅大、宛县试，为叶丹岩荐阅试卷，岂知送到干束，而且优厚至此，始悔前言之不可追，以后敢不慎诸。阅帖瞻放开归道。

二十九日 传霸州民人梁姓、陈姓，询所控多派差徭事。宛平言，怀柔、平谷、保定三县，尤为瘠苦，请将委署之人，无论已满三月，皆与不补一次。余意此策甚善，适华阳来谈，亦以为可。须令由厅具详立案。

三十日 进署，阅坊局官单，员名下详注年岁、科分及现当差事，如此方是。

回寓。贺帖瞻观察中州，归途相值，停车匆匆数语。

读苏给谏奏议，持论甚正，惜言之未畅。给谏以敢言闻，又际尽言不讳之时，尚不免此。甚矣，进说之难也。陈子嘉信，言霸州土人以渡船扰害行旅，发札往查。

二月

初一日 寅正入朝。进轮派进讲官单，折发，单留。

平谷王令来见，语及孀妇李王氏自戕事，既有俊容，而不肯过自屈，是为可取，宜勉使练习耳。

回署将已正，因委官演耕。拓宛平县图，粗具四至。

宁河李令拟请升蓟州，其遗缺本欲以三河李朝仪调补。陈方伯书来，

以彼此均系冲繁难三项相兼之缺，恐有窒碍。华阳言，完县费令涛长于刑名，因公札致方伯商之。

初二日 抄宛平乡村入图中，颇费目力，而检所送粘贴眷黄清单，地名多于方图，当俟稍暇一校勘。

未刻得雪，旋霁，申刻又觉成阵。入夜大风，而繁星在天矣。

初三日 入朝直日。近畿得雪，风劲而寒。

通州、昌平、怀柔报雪一二寸不等。至文昌祠拈香。校《宛平图》。

初四日 照方图拓大兴一县毕。饭后伏案，则气不舒，是宜深戒。

初五日 过华阳，询定易州、大兴、三河各缺。

接见同官。大、宛将县考，近严冒籍，报考者寥寥。旗民杂居，故土著甚少；稍有才智者，又为胥吏，宜其寥寥也。

回寓。同乡集谢皋羽先生祠，公钱岫瞻。

初六日 寅卯得雪寸余，旋即开霁。

公信致陈方伯，商定易州、大兴、三河各员。华阳昨言，元氏令刘宝楠，长于经学，又为朱文定师之戚。

初七日 批候选知县张太和呈：河滩田土之讼，多属影射，治此当如斩乱丝。案内香河县户书敢伤职官一指，此却不可恕。

初八日 两县商考试事，询以费、刘。二令云，费长于刑名，刘经学文章胜。李少伯又云，刘前由文安撤任。亟查旧案，则擅销派差余项二千余串，亦可谓有文无行矣。且文安撤任之后，曾奏明不准回任。内云，文安系冲繁中缺，词讼繁多，该员才欠开展，人地未宜，留省另补。今三河更繁于文安，自属窒碍。华阳前有香火因缘之语，余亦不敢忘忠告之义，此时无用力争。苟在此，决不能诡随也。繁调繁，简调简，原可为缺择人，据实入告。若奏请另补之人，与改简无异，以之调繁，例不符，亦情不顺。

出城，过滌生谈，适袁太史芳渙在坐，时方纂《实录》。余谓此书完竣，何不续修《会典》，道光三十年不烦纂辑，中应纂补者，自嘉庆十八九至廿五年耳。岂特事半功倍而已。贺范亭堂庆。

下午，过华阳，云费令调宁河，与例稍有未符，当专折声明。又言孙令升蓟州，俟倪牧开缺题本下再办，如题本部复早到，尚有委署，以待新尹之一法。则奏调宁河，更无须亟亟。至刘宝楠，则云俟藩司回信再议。现

在大兴升易州，尚未准部复，则三河之调大兴尚早，而调三河者，当在夏季矣。余视事后，窃意事到即办，至此又自悔其太急。又云，本日面奉谕旨，飭拿贿嘱条奏案内逸犯。余以票差，恐其不办公而滋事，因商定委员持票督差访缉之法。又述某要人言，余到任后，诸事认真，海子左右，近甚安静。此语未可信，反面文章尤可畏。然一意奉公，委心任运，自省许多思虑。

初九日 闻讲章题目，明明在下四句，终始慎厥与二句。派出七人，诗四人，书三人。于十二至十六日轮日进呈。题蕴精深，正须发挥，以为启沃之助。

初十日 寅正诣文庙，承祭、迎神，三献，受福胙，凡五升坛，迎送神，谢福胙，凡三九叩。上香、帛、爵，正位、四配各一叩，读祝一叩，凡二十一叩首。昨阅礼节册，授胙后，行三叩礼，今日只赞一叩，因令学官查复正案。司香帛为同乡张荀根，行礼时未之见，心有所主，不敢旁瞩，比其来署始知之。仪本三上香，实只一炷，后二柱用香木代。

进署五十日，始一窥园。邀帖瞻过寓早饭，兼约九丹，并留荀根谈。开封第四巷小河沟两处，为藏垢之区，日征口税，为各署天棚之费。征调至此，官场风尚可知矣。

十一日 入朝直日。闻昨日太学分献，翰林二人未到。世禄之家，正以勤慎为本，不可不戒。直庐晤椒云，时以豫藩请训。闻中州亏款至千一百有余，有明文者只四百。余意此必河工帮价，问之果然。每一大工接职征派，征至壬癸，而报称甲乙，此中百弊丛生，然既有确数，即有下手处。圣人在上，肯使咫尺中州在烟雾中哉。

晤胜祭酒，闻有坚壁清野议，已上。

拟公緘复陈方伯，宁河、三河两处，皆俟新京兆至再定。昨得正月八日书信，知理侄定恪二十续弦，前月末所寄五十金到已在后，复寄第三緘。

十二日 昨得陈方伯书，以三河、完县各如所拟。因复致公緘，俟邹京兆到时再定。又致华阳书，言新京兆暮春之初，当可受事，不便俯侵后章。旋得其手书，谓只宜照复。因复草一书送去，权在人而事未至，无为徒生形迹。此中要有变不失正者，在熟思审处，无忘初心，庶不蹈

艮峰冥顽不灵之谗耳。

吊车意园外艰。候椒云未晤。

灯下读《荀子》论将一则。诸子七言，无此粹语。读至“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三语。平时颇持此论，行事未敢云悉合，随事龟勉，以庶几耳。

晚，接户部札，初八日苏抚传奏豁免积欠一折，有旨：向来查办积欠，总以奏销截数为准，若未入奏销，不得统作积欠，经纂入《则例》遵行。道光三十年正赋，此时尚未奏销，不得谓之积欠。著各该臣晓谕，分别办理，毋致小民观望。内似应分已未截数省分。

十三日 昨晚接户部札，适得直督会奏截数来咨，三十年实欠在民者，八万九千两有奇。似此已截数，即可不必通行各属，转使藉端影射。

北路范丞来言，革役夏永泰尚不肯画供，请与治中会鞠。余令与治中商之。

琦文甫来谈。初八日谕旨：未入奏销，不得作民欠。不知截数后奏销，前部中章程何若。

十四日 昨晚接藩司顺属三十年地粮截数清册，约计顺属各州县，除密云、涿州、良乡、房山四处向无起运，其二十处并镇边城，三十年额征起运地粮，银七万七千四百余两，除宛平御道蠲免千五百余两，永清、东安、大洼蠲免^①若干两，又缓征六千四百余两，实在十州县，通州、三河、武清、香河、宁河、文安、大城、永清、东安、大兴。民欠八千两有奇，其余均已全完。另抄一纸附卷黄册。

十五日 文庙拈香。接见同官。出城，偕同年集久香寓谈，颇畅，遂不觉有溢量语。时李米山拣发粤西，坐客有谓其可就功名者。余笑，谓粤西之事未有定算，指挥由人，则不能自主，非为大帅，不可去也。用坨规之，余亟正容谢。用坨谓某公数及矣。若自炫便恐不免。此语未敢信。然良朋规讽，自为才分不宜，不徒可感。一月后闻杏江语，乃知信然，如何如何。

以平谷李王氏案询之郭棣园，云李九苓不过满流。昨北厅言恐至拟抵，固不信也，因行札催之。

^① 广陵本作“蠲减”。

接讷制军书。又陈方伯书。更正奏截数折。

十六日 演耕。欲雨不雨，满地春阴，有种在筐，有牛在耒，是一幅晓耕图，不知身在宦场也。

赴莲塘约，坐中潘小裴观察数年别矣，丰采如旧。闻其有能名，不徒刑案熟悉，而简默不轻发，惜无暇促膝耳。

方伯欲以房山、顺义对调，华阳恐其不宜，是也。北厅来见，言夏永泰已画供，并阅供单，计赃已在十两以上。前之狡展，今忽供承，想已闻余前语，来京不承，则加以三木耳。

十七日 复陈弼夫书。复讷制军书。未入奏销，既不得作民欠豁免，自应令熟思审处，庶不为官民之累。

又复陈方伯书。房山令再拣开展之员。恒世兄属致椒云语。

范亭过谈，有所商。余规以正，并勉以有为。今日之势，正须猛以济宽耳。

借阅《讲章式》，面首行底，某官臣某恭拟中进呈。题目顶格，前一行书某经亦顶格。先引《朱子集传》曰低一格，后讲章用臣案另行起，亦低二格，末不颂扬。

十八日 阅科布多慧参赞预禁侈言符瑞一折、整顿吏治一片。其人未深知，其言要不可废。

全小汀招陪岵瞻，颇为深谈，亦有忧时之论。欲进说，则恐位卑言高，其小心谨慎，可以药粗率之疾。

十九日 直日入朝。前夜不甚得眠，颇倦。

两日书《乐毅论》一过，聊以收心耳。

二十日 闻邹京兆出月可到。

接见同官。同年集太原馆，公觞小裴、岵瞻、椒云。

以夏永泰案商之棣园。延庆州来客，带叙一笔为妥。

二十一日 入朝，奏请以宁河县孙超升授蓟州。奉旨：著吏部议奏。早起微雪。华阳言，此时雪可不奏。是日阴浓，而雪小，入地即融，约亦不过寸余耳。且节过春分，麦苗渐茁，若天气变寒，深恐冻沍为害。幸是夜即晴，亦无大风。次日晴暖可喜。

治厅及北路厅来见，言廿八年宛平县属有失察逆伦贿灭重案，近始

会同北城拿获。述华阳今早宣入，蒙询臣常住在署否，及眷口曾否入署。能无旷官之惧乎。廿四日又闻询及近能熟手否，并有人苟明白云云。此则未能，而不敢不勉者耳。

二十二日 中夜不寐，思古人忧逸畏饥，自为生非其时，若圣明在上，只有委心任运，尽其在我，他何足计焉。

牛次崖镇过谈，其尊人尚健。

催讯平谷李王氏自戕一案。有云地方官办理命案，每以尸亲强弱为缓急。试思人之亲莫过于父母，官为民之父母，即是尸亲，何得玩泄从事。再催不应，月末当亲提耳。

廿三日 回看同官。过久香谈。回寓。送岵瞻行，未晤。过华阳。陈方伯以文安高令、广昌胡令二员，请拣调房山。华阳谓高才调固好，惟捐班新任，不可骤调。是也。又云广昌胡令系甲班，不如令调房山。房山宫令近日声名不佳，方伯意欲予休，予意改令司铎。

廿四日 廿一日华阳召见，蒙询奏雪旧例。以向来前冬盼泽，则春雪亦奏，似此番之雪，无庸入告。惟两日接各州县禀报，得雨者六属，得雪者十六属，因拟稿送定。

奏本月二十一日，京城内外，自寅至申，得雪颇透。臣等以节过春分，诚恐凝寒冻沍，与二麦不宜，随分飭两县差探四乡，并传询在署演耕之农夫人等。据称皆已乘暖融化，与雨无殊，土脉极形滋润。兹于连日接到各州县禀报雨分寸时刻，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谨奏。夹单留雨去雪。

两京县至，询以广昌胡令，人甚正派，肆应亦可。遵化梁香初，纵欲于己，而授权于人，不可救药，为之奈何？以胡令调房山，宫令改司铎，公函送华阳阅定。去广昌与房山同系一州之语。此语本误，改之是也。晨起数事沓来，遂有此错。事至而心专于是，不使他念相间，了一事后稍定，更理他事，庶几寡过乎。

廿五日 入朝，奏月折。积案，粮价，雨。细雨如雾，午后开霁。

回署，接见同官。觉罗学春季课，到正红旗学稽查，各开弓一臂而已。题已由皂饮芳寄来，未知文艺何若。过恒世兄谈。次咸。

廿六日 复铁梅书。粤西官军胜负迭见，深恐中无成算，浪战费人，

近调发军前，颇孚人望。如严观察正基之沉毅练达，乌副阉之纪律严明。前管火气营，能使旗兵节啬口腹，以备衣装，营房无窥门妇女。若大帅能委任责成，足以办贼矣。

二十七日 入朝直日。

廿八日 早晨雪，午后得微雨。晚，华阳书来，约明日具奏。

奏本月二十八日，云阴密布，雪泽优沾，自未刻至夜，复得雨寸余。霖霖涵濡，势尤未已。据两京县禀报，差探四乡，一律滋润。为此缮折具陈。谨奏。

二十九日 入朝奏雨。直庐晤华阳，言顺义之事，号令不行，不可不予严参。回署撰一折稿，甫送去。璨儿由城外寄书，言外间颇有传播，亦得牧亭之力。并刻卖新闻者。细思此案迟延，本有疑窦，证以传闻之语，非原审与委验并参，不足示儆。因复草一稿，送华阳商定，已戌初矣。日中兼拟有礼稿，似不妨俟之条奏之后。札稿后不用。

三十日 晨起，得见新闻六纸，述平谷一案，情节逼真。古人所谓工诵箴谏，良有以也。辰初过华阳，已进署。回署得其复书，前稿改易数字。

奏为特参知县听断疏率，致孀妇当堂自戕，并委验之员详报迟延，请旨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一面提省严审，以示惩儆而昭慎重，仰祈圣鉴事。窃臣等接据北路同知范、梁详据署平谷县知县王乃谦报称：县属齐各庄孀妇李王氏控胞侄李九苓私卖公物磨盘。其姑李李氏称，磨盘系其婿许登榜所给，并非公物。正在集讯，詎李王氏因抵质其姑不过，偷用自带尖刀自戕肚腹身死。详请飭委邻封诣验。经该同知檄委顺义县知县李振纲前往验讯，填格录供，通详等情，于正月十七日具详到臣衙门。臣等以此案起于细故，但有男口人证，可以质讯是非。该县王乃谦乃令孀居姑媳当堂自相抵质，已属听断粗疏，至李王氏之自戕，尤可骇异。妇姑细故勃溪，自寻短见，亦或事之所有，何至以公堂为沟渎。恐听断之际，有威逼情事，且恐邻封审讯或有徇隐。当即批委该同知一俟验详，立即亲提严讯，详请究办，并令王乃谦迅即交卸来京，听候查办。复经迭次严催在案。查审理命案，以尸格供词为据，该县李振纲既经该同知详委验讯，

应照例于亲诣相验之后，即用印文通详，以凭察核办理。乃及今日，久未据填格录供通报，难保非原审实有威逼情形，委验之员意存推委。案关孀妇当堂自戕，必应彻底根究。似此原审既遇事疏率，委验复任意迟延，均未便少事姑容。相应请旨，将前署平谷县知县王乃谦、现任顺义县知县李振纲，先行交部分别议处，勒限通详。一面严提全案人证，解往直隶省城，由臬司悉心研鞫，以重人命，而成信讞。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连日得各属报雨，因夹片附陈。

三月

初一日 入朝，奏平谷一案。奉上谕：卓○○、王○○奏参听断粗率之知县，并详报迟延之委员一折。顺天府属署平谷县知县王乃谦，于控告细故之案，飭令孀居姑媳自相抵质，致李王氏当堂自戕毙命，听断既属粗率。迨经委员顺义县知县李振纲前往验讯，日久并未通详，亦属任意迟延。王乃谦、李振纲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余著照所拟办理。

华阳召见，候其出，回署已午初。

直庐晤鹤田少空，谈移晷。闻岵瞻赠余《粤西通志》，属检各要隘。余谓村乡疏密，人口^①多寡，亦坚壁清野之所必需。鹤田言，在部看例不看案，其有例而案歧出者，即与注销。部臣尽职，惟有此耳。

杨治中来见，言前参之姚令颇有后言。

傍晚，东城御使送来继母之狱四人，本皆散行，余提问草供，将唆讼者锁付大兴县收禁。

是日，詹事府奏官单，备讲章用，原单发下，翰林院亦如此。晚亦无旨意，逾日方知是误。

初二日 昨午后稍暇，致岵瞻书。属伯恬封银六两，寄奠赖仁宅。向后更当与均甫书，是日由衢州复信转寄。

判事将半日，冀不积压耳。

东城移送罗卢氏控案，札发治中稿。

札治中知悉：准东城察院将罗卢氏控告故夫前妻之子罗锡善一案人证卷宗移送前来。母子涉讼，人伦之变，若不断令输服，何以维风

^① 广陵本作“人户”。

化而正人心。此案经东城屡结屡翻，两造均皆刁健。其不能输服之故，由居中调处之人，即从中唆讼之人。又将牙行官役指为私产瓜分，情既不顺，例亦不符，以致未能断结。昨经本衙门提问草供，此中情节已得大概，特将祝润圃一名，锁交大兴县收禁，余人分别取保。据祝润圃供，受罗家豢养四十余年，乃乘罗明甫故，其子罗锡善无知，盘据其家，唆令罗卢氏呈送逆子。人情共愤，国法不容。前据该犯在城具结，如再唆讼，致伊母子不和，情愿治罪。今罗卢氏母子又复涉讼不和，即应治该犯以结认教唆之罪。律有明条，无容加减。惟该犯与罗家究有戚谊，若罗卢氏母子从今悔罪，则该犯尚有一线可宽。为此札仰治厅，将发下此案卷宗并单开人证收审，先提罗卢氏及罗锡善恳切劝谕，使为母子如初。若实在两愿分产，即将前往东城传案之亲族卢德煜等四名，并现送人证李德霖传齐到案，谕令公同调处，俾得永远相安。其前经祝润圃居中调处，将牙行八股均分一节，查牙行经纪，系承应官差，非同私产，未便由官立案，致违定例。应如何设法调处，听该亲族等自行妥办，不必禀官立案。如罗卢氏仍恃长苛求，罗锡善复不遵劝处，即详请将祝润圃按律治罪。罗锡善所充棉绸行经纪，亦行斥革，并治以违犯之律，决不宽贷。李德霖不善调处，亦与并究。速速毋违。

初三日 琦文甫过谈。初一日翰詹进官单，奏事处误发出。翰林院于次日补进，因约初五直日，詹事府亦补进。既而诏奏进，为诤人之短，欲咨送，则奏事处不肯收，遂不果。此事小，故不力主张。

涿州报殴后自尽一案，情节不实，批驳研审。

午后接华阳字，欲将东城案送还，不与审理。余初意此案人证皆系牙行，若由本衙门讯断，则操纵易于为力，可息讼端。初不自知其五日也。并非欲认真治罪，阅者误会耳。华阳意不宜多管。余始亦自疑冒昧，殆熟思之，只是疾恶之心过严，而不料时世以推诿为风尚，多管一事，则事事纷至沓来，此华阳之所虑也。然如牙行经纪之讼，谅亦无多，他案即不必越俎，未尝不可。华阳十数年于此，余未三月，且将去位，断不能于此案始终其事，舍己从人，究于吾心无愧悔斯已耳。良辰美景，胸中生此芥蒂，实属可惜，急盼送篆于水滨，一袪除也。

午后痔疮作楚。

初四日 料检官钱出入。

初五日 入朝直日。接见同官。

初六日 闻新京兆已到，重负将释矣。坐客相续。与午桥给谏谈粤西事，各为扼腕。不知三君子到，有无成算。

初七日 得家中二月五日安书，复寄回缄。

两三日来，痔疮作剧，支柱办公，客来更苦，心杂则火愈炽，须息肩，或渐愈耳。

初八日 汪少逸过谈。眷属仍移城外。

初九日 候邹京兆，未晤。数日催办文案，是初八以前者，皆与批发。邹京兆来谈，略述署中事宜，未能详也。杨治中言，顺义李部议降调，事后只照例降留。平谷当褫职。

初十日 连夜不甚得眠，痔疮愈剧。

午刻交卸顺天府印，如释重负。到詹事府，申刻回寓。招同乡小集，坐有醉者，至丑正方宿。

十一日 昨夜漏三下，读曾涤生《简军实以裕国用疏》，其论固不可易，惜进说非其时。今两粤未平，征调时有，何以遂能裁汰。早起过谈，知此疏已封交军机矣。邹京兆过谈，华阳已提及五城送案事，大抵随和之意为多。余不得不理前说，顾亦各行其是耳。

晚，邀午桥给谏，鹤田、涤生两侍郎，椒生通政，久香少詹，颂南侍御雅集。

十二日 华阳过谈移晷。是日农坛将事，旧日同官见过，久俟不得见而散，然余固不敢汰然延揽也。

十三日 入朝直日。闻治痔方：大小蓟煎汤洗，龙骨、轻粉、儿茶、冰片研末，糝患处。

过华阳，有荐李吉人意，余亟赞成。又言程楞香有不得保举外官之疏。余谓此一偏之论。华阳言以人事君，亦不恤其它。余又力赞之，幸而见听。否亦不失为忠告，若以为有为言之，则寥廓数泽之谓矣。贺用垞令郎花烛，未得晤。

与杏江谈周敬修不足恃，鹤田意有所属。十一之聚，余谈及粤事，

涤生、鹤田相视而笑，颇为深讶。闻杏江语，乃悟此事断不必然，而自返真，不能无惧也。

何丹溪过谈。

十四日 休息竟日，上药而过，颇去十之七八。却由此感寒。三月京兆，事杂心粗，数日退闲循省，觉得有声闻过情之病。所以致之，殆在浅露；所以浅露，殆在好议论。自惟读书论世，遇二三好友，纵谈天下事，犹不畅所欲言，必见解不到，否则担荷不力，否则意之所营，别有所在。今试思见解固未易自信，若但心头打算，而不与良朋辩论，又安之其是否。至担荷容有力穷时，用力是后日事，今日只是心头打算，何遽畏缩。达道有广狭，时为之；求志无广狭，我为之，几有欲自咎而不得者，此所以好议论，此所以浅露，此所以致声闻过情。孟子所谓“君子耻之”，断不是恶此而逃，以一“耻”字谢天下人。惟孔子“言之不出，耻躬不逮”。此“耻”字有实际。老庄一派入只是恶名。

十五日 牧亭过谈。大、宛两县见过，可云周到。

进署。与彦甫谈，视数月前醇正有加，可敬也。

是夜月色如昼。过涤生谈，适邵纬西先至，赛揆与巴达随带七十有五人。纬西言，粤西之失机，在争金田。先是向荣由柳、庆转战而前，屡有克捷。金田者，会匪盘踞处，掳人勒赎，其来已久，未尝与官兵为敌。适黔兵二千至，当事者令剿金田军失利，亡其大将，而会匪逃于大藤峡，急切不能克，召向荣合攻，而西南各股之贼复炽。

涤生述纬西鲠切处，肃然起敬。

十六日 检正月来邸抄，粤西报股匪出没之处，按之舆图，皆在大藤峡左右。我只株守，贼只负隅，遂至各股蔓延他郡者，皆不遑兼顾，此自困之道也。窃思金田之贼与各郡之贼，情形不同，则剿办亦异。金田之贼，以藤峡为老巢，受其害者不过近峡之地，若于要厄之地，驻一军以牵制之，必不敢远出与我兵逐利。小有出没，当置勿问，俟其大举远出，直覆起巢，而因其险，则退无所归，此办金田不须多兵之说也。至各郡之贼，本无定踪，分股不可悉数，则不必随贼合攻。但将后来所召之数千兵，分为三四路，鼓行而前，期会某处。无贼之处，秋毫无扰。零星之贼，弃之不顾。恐其凭险而争，则逗留于小丑，坐纵大憨，尤为

非计。或随时攻取小股，以助声威亦可。遇大股，则持重不遽前，与旁路合。惟遇大股之贼，而后相机迎剿，持重而出，以三四路横行一省，如发之在栉，先使大段绸直，然后分客兵于各处，搜剔余匪，与土兵互为稽[稽]察，数月之后可望荡平。若守金田之一隅，忘全省之涂炭，民日受害，贼日益多，诚不知所以治之矣。

江少逸借去《皇舆》、《集成》两图，近始取还。补总图一幅，保宁府图半幅，极精妙。

十七日 角垵过谈。虽不丰腴，却有起色，幸甚。

过涤生谈，欲论事，恐激成它变。余谓只宜说理。闻鹤田论亦然。田大理前奏裁汰冗职，署中拟为复奏，同一语意，而字句之间，彼此参酌增减。胥吏奔走候伺，迄无定见，小事则尽力吹求，大端则糊涂过去，可为太息。

潘兄寿辰，邀同乡雅集。

十八日 初十后觉感冒不快，连日服晓村方二剂，昨晚得汗，颇松快。又诊开归芍六君。

涤生过谈，共赏集成图纬说。已闻谕，已有告者。

涤生从李图翦裱粤西，抄说其上，自云尚略。若以《会典》定稿，更采其足相互证者，庶更明晰尔。营制表已具。

见粤西报贼踪八处，分属七府一州，失利者三处。旁见侧出，势难聚歼，正须方略为上。

十九日 借观涤生《粤西图说》，拟抄备检阅。晨起，检职官一门。审《会典》及《通志》，有不能自己者，因重立一稿，穷日力尚未能毕也。《通志》成于嘉庆五年，《会典》在十七年。按之缙绅册子，尚有不合。

李葵南来谈。在滇有声，且曾历永昌军事，人极开爽，惜土音多耳。

久香过谈。亦有伊祁陶唐之语，总属模拟。其农部云云，不可信而可惧。

二十日 晨起，补粤西官制，乃颇有崖略。分辖分驻者，胪列于前，其余继叙于后，特不知有无此体。播绅册田州土州，下有土巡检四人，《会典》、《通志》皆无之，应考。土巡检，世土子民，视流官尤要。曾图说本有土兵，检《通志》有专卷，疑若可用。粤西见额万余。饭后进署。出城，过葵南谈，云腾越明光隘土弁左大雄，骁勇善抚士卒，土兵乐为用。

其人素昧生平，而若耳熟者，岂有素因耶？尝为林文忠所荐。

得家中二月廿五日安书。

廿一日 入朝直日。回寓，辑《粤西营制》。若以将弁为纲，以马步守兵、马匹、枪炮为目，可以成表。因取兵部抄档，胪列大概，以《通志》营汛附焉，穷日之力，成此一稿，尚未疲也。

傍晚，从李图粉拓一隅。

廿二日 李图疏略太甚，以《集成》校之，乃知粉拓为无用。

抄《营制总目》一开。进城，候钟泉京兆及汪少逸，畅谈移晷。与钟泉约送陈方伯信去，二十五日送。

复寄家书。第五缄。

廿三日 晨过涤生谈。过李园看花。随季邀早饭。

午后，邀钰夫先生、李葵南司马、西垣太仆、少京农部、牧亭驾部、晴皋太史谈宴。

二十四日 定表式：营汛、将弁、马兵、步兵、守兵、马匹、枪炮。字小，甚费目力，姑定稿以俟。

涤生过谈朝鲜国王请平反事。

二十五日 两日书《乐毅论》一过，笔墨未调，心境已静。

进署。抄撮《广西土兵数》。检《明史》前事，顾明所谓土兵，即今绿营；明所谓狼兵，则今土兵也。李葵南见过，复言左大雄事。大抵土兵如药石之大黄、芒硝，用之得当，则易以奏功；若驾馭失宜，则所谓土兵如薙，民何以堪？

二十六日 吊晴皋丁降服忧。过午桥谈。

半月休息，心境顿清。饭后小憩，睡梦中闻再权京尹消息，尤出意外，急拟谢折。

纬西过谈。知左大雄已被召。庄牧亭过谈。

过涤生，托令友彭公缮折。

大兴程令来言，钟泉行急。问接印日期，与订来日未刻，又须鞅掌矣。

二十七日甲寅 入朝谢恩。回寓饭毕，入城，未刻接印。

过华阳，订次日报雨。晤钟泉，云幕友吴景垣人甚谨饬，因属留之。

二十八日 入朝报雨。宛平王令丁忧，以完县费令升补，先调武清

吴令暂署，以尹令佩琇署武清。华阳意如此，余意亦素重尹令。

回寓，知堪儿昨患肝风。署中喧杂，至申正入城。

与钟泉夜谈，言粤西往事，皆言剿而不及抚，意欲剿中兼抚。余谓是分别良莠，非抚也。盖说抚字便偏。又云粤西六十余属，约计被贼者半，先就此举行乡团，官给费为之倡，赛揆意同是也。又云省垣朱龙团练防堵半年矣，而官无一字提及，大非。此去，拟各州县皆令绅士团练防堵，与官相辅，亦是也。惟其倾倒李石梧，则未敢谓然，岂以为钦使耶？

二十九日 入朝直日。

午桥过谈，欲于严、姚、乌、向中得一领袖。余意诸贤固皆可用，而威望尚不足以相统无己，则达盖自天上来，又素能与姚浹洽，则与诸贤自可相和。午桥亦以为威望未足以服人，顾安得起文忠而用之。

回寓，视堪儿已愈。锡侯过谈移晷。

定复奏哈玉麟一案折稿，送华阳阅。

四月

丁巳朔 入朝，进庶子以下官单。蒙将二月旧单发出，三月未进。

吴景垣月束三十二金，既不能书启，又不兼红笔，势须另延两位，则断非力之所及。昨大兴程令言，此中不宜有刑名名目，意在言外，非重聘又安能禁其不受馈送耶。前已订司和葦到署，莫若即令兼襄判笔。晨起作书，促令即来，兼邀礪兄。

与涤生谈。

初二日 入朝奏事。江西折弁哈玉麟一案，报两片。

邹中丞《守城善后记略》跋语：

世间乏任事之人，只是识见不到。识见既到，则精神所赴，胆勇自生。中丞竭数十昼夜之力，与河争城，盖逆计城之必不可迁而河必可塞。有大过人之识见，固有大过人之胆勇。前后诸篇，只是一理，非张皇补苴者所能窥测也。今中丞建节粤西，知人善任，除莠安良，可于读斯编信之。

钟泉以《道齐正轨》、《政学编》二书及瓷镜为赠。信谢，并言可舟诚朴不欺；朱伯韩、龙翰臣肝胆可与共事；博白游令无他长，只与民相亲，百姓遂有恃而不恐。必加之拂拭，以树风声，庶可挽官民携贰之习。

吴景垣非果能此道者，送十二金令别就。

初三日 连日接见同官。有劝以命案归臬司管理，不必过为驳诘者。不可从，亦不能从也。

年前承乏，以为日无多，未延幕宾，实亦难乎其选。叶澹岩孝廉初办书启，后乃缮折，然寻常琐碎事亦动手，未免劳神于无益之地，亦觉可惜。此次邀司和荈孝廉看稿缮折，兼以书启，并烦礪兄标朱，收发时每件经手，以总其成，非敢求逸，实恐鞅掌，以致差池。动手与经手不同，或亦寡过之一法。

初四日 御门府尹班，在乾清门东阶下金缸西南，面向东〔西〕北。是日寅初入朝，卯初成礼。礼部奏，常服挂珠。先一日侍卫处传，第一次御门应补服。上仍素服。

过汪少逸，观徐心伯前辈所藏地图共十三排，闻涤生夸为环宝，然内外蒙古无部落旗分，其北则鄂罗斯，直际北海，并东西两面地名多所未闻；内地郡县固明爽，而小地名无识别。余戏谓：此诚宝而非至宝也。岂即乾隆图耶。少逸谓，当是雍正间本。当再考。

贺何杰夫作郡。候香南。牧亭堂庆。

初五日 吊晴皋。

到端范堂。昨以粤西官制、营制令吏抄送钟泉土兵附，聊为輿中检阅之用，经济云乎哉。复书中语。

回寓饭。午后偕符卿、菱堂两前辈及鹤田少空集涤生寓。符翁意兴似不如前，菱翁矍铄自若，谈谐不着实际，终觉索寞。余亦不善酬酢世故，亦可知矣。

午后雨。晚，以折稿送华阳，云雨尚未止。初七入陈。

初六日 内府发粤西军饷百万，两日装毕。蓟州民有当车领者，里中谓之朋户。控徭役不均，状语多实。批：据控，富户巧避差徭，贫户偏枯受累，力役不均，甚非朝廷恤民之意。候飭该州确切查明，秉公办理。尔亦当劝谕朋户，勉力急公，毋得相率效尤，自蹈咎戾。

批语不得不然，而心实不安。拟札两道，四厅通行查禁。文字不透快，亦不足以动人。安得半日暇，以覃思出之。

得三弟三月二日安信，寄复数行。

得翰臣手书，略言粤西以官兵万五六千人守大黄江各隘，欲俟贼之师老粮匮而后毙之。余思山中之匪已蓄发二寸余，安知其不蓄一二年之粮？即使粮果匮矣，而周环九州县，贼皆可因粮于民。以万五六千之兵，散守周围五六百里之隘，亦未能扼使不出。出则以素弱之兵，当困兽之斗，胜负又未可知。若吾不能深入，而贼亦不遽出，是师老粮匮，反在我矣。又云太平一府，被贼蹂躏半年，贼亦不踞城戕官，以纾大兵之至。而南宁、庆远、思恩、镇安及郁林之博百，平乐之贺县，伏莽者少则数百，多则数千，随在剽掠，官兵不能兼顾。本汛兵多被调出，专用团练云云。阅此大为扼腕，节抄两段，交钟泉阅。

初七日 入朝报雨。西北两厅及大兴来见，以民间徭役不均询之，则云各处办法不同，应免之户皆有存案。惟旧户不除，而岁增新户，日积日多，伊于胡底。大兴略言，官有隐情，故营弁学官推役避差，而不能禁。余意只是恤民力为本，无规避则众擎易举，贫富亦得更替迭休。若但为官员争利，吾又何必夺彼以与此。所谓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下午，送钟泉行，未晤。

夜已就枕，冰如来言，古樵明日到。喜为披衣而起，作字与龄幼山，属到务放行。

初八日 夜雨彻晓。侍常雩斋宫班，辰刻豹尾至，群臣衣服不沾濡。先雩得雨连番，殊可喜幸。坛门外泥深尺许，乘马出入，上下殊不轻便，自恨身之多肉也。

回寓小憩。

邓双坡令弟来别，名法。时将赴粤西。询及办法，言太平一郡，被贼最酷，欲以数千兵驰剿。余意当分路鼓行而前，会于太平，沿途搜捕，以为先声。遇小股则相机翦灭，遇大股则左右会剿。其要有三：一、各路须声息相通，以便互相策应。一、地方分别良莠，凡自拔来归，有亲邻保任者径释之，无则察其出于至诚，递解安插。一、近贼之处，官为分帑，倡举乡团，官兵未至，亦足自守。此三策似今日之要务。若舍他处不问，而专剿太平，恐异日之南宁、庆远，又为今日之太平矣，可胜剿哉。

晤古樵，别六年矣，匆匆数语，未愜所怀万一，拟邀来下榻数日。

得家书，复寄数行。

午后放晴，是日甲子。可喜。酉刻回署。

初九日 入朝直日。移眷属入署。实任（安？）宗京兆观察高廉，近复防堵，早来亦及秋初矣。

前月念七以后，问夜者九，尚未见疲。惟连番得雨，泥浊辙深，车行棒杌。午后腰背作痛，几不可行坐。自念筋力固将就衰，然亦无致病之绵繇，殆南人不惯乘马故耳。

初十日 接见同官。

十一日 入朝报雨。蒙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立帘外良久始入。

上问：现在有无特旨交拿人犯？

答：尚未有。

问：现在是否携眷在署？

答：前次署事，眷属到署，臣子尚在城外随师肄业，此次已全行进署。

问：尔几子？

答：臣二子。

问：岁数？

答：长子三十岁，在南边；次子二十五岁，随任。

问：尔三品，荫生应得何官？

答：臣当时在通政司副使任内，是四品荫生。

问：荫生给尔那一子？

答：与臣侄儿。

问：何以与侄？

答：臣二子并以进学，因与侄儿。

问：四品荫生，只是监生，可以下场？

答云：是。

问：侄几多岁？

答：十八岁，在南边，未随任。

问：尔两子用功何如？

答：现在只随师肄业，同应乡试。

问：家眷何日入署？

答：臣上月廿七日接印即住署中，家眷系初九日搬进。

上谕：此次署事日子颇长，自应移进署中。

问：城外寓所是自己的？

答：是租的，寓所现在退还。

问：将来卸事如何？

答：将来随时再觅。

问：新选怀柔县是谁？

答：臣记忆不及，一时想不起姓名，是新选的，尚未到任。查是黎鸿恩。

问：大、宛两京县为谁？

答：大兴县程仁杰，现升易州直隶州；宛平县王兰广已丁忧。臣等与直隶总督会商，以直隶完县知县费涛升补。

问：王兰广丁忧，费涛未到任，如何？

答：已调武清县吴中顺来京署事。臣有信与藩司，属催费涛速来。

问：藩司与尔文移，称呼如何？

答：藩司与府尹照例系用详文信函，内称本司。臣行藩司用札，私书只平行。臣与藩司曾同当国史馆提调，素来相熟。

问：尔当提调，是为翰林时？

答：是在编修任内。

问：尔升詹事，是去年夏天、秋天？

答：是上年三月蒙皇上天恩升的詹事。

奏毕，叩头。

问：满詹事是琦昌？

答云：是。

问：他是何官升的，是太仆寺卿升的否？

答：是内阁侍读学士超升的。

并奏琦昌在户部多年。

问：他是上年几时升的？

答：是去年春天。

上躬微俯。臣叩头退出。是日问答约三四十句，臣谨记其大略如此。以室家妻子之微，上烦清问，臣何人斯，可胜厚幸。回寓将午初。

庄牧亭来谈。读南金与晴皋书，知张玉田观察于去年腊月严拿会首陈庆真，会匪夷目指为生长海外之人，强欲索还。观察镇静坚拒。彼索之不已，乃令杖毙，以尸还之。读之大快人意。

十二日 入朝，会奏稽查会馆章程。将及午初，微雨。

客岁冬，总辑各省绿营驻防兵额，又为之表。检辛丑所抄《中枢政考》京营兵数，尚在篋中，因复溯各朝京师营制兵额，尚缺内府三旗。方与涤生共相搜讨，适得京尹之署，遂以辍业。匆匆数月，几不省忆。近移书籍入署，重翻旧稿，尚有蹊径可寻。安得数日暇，为卒业耶。得陈方伯书。

十三日 晨起弄晴。古樵至，盘桓半日，出去年夷务折示之。

午桥过谈石梧事，又以各省防堵无费为忧。

瑞芝生少宰招陪步香南。

十四日 复方伯书，令撤房山，即以广昌胡令接手。十五即寄。

昨晚见广督参林可舟会剿逗留，以致孤军无援，东师失利，为之愀然。明知兵事非其所长，此半载行间，作底事耶。

闻是日考试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赋得濂溪乐处，得焉字。题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惟焉字不知何取。

十五日 谒文庙，拜牌并宣圣谕。列听者只官员，无士庶，非立法意也。

华阳过谈，有推毂张廉访之意，余亟赞之。言询老人所用，只土色否，乃述及广汉与安仁。

接见同官。

晚，得南路厅讯结大城民余兆丰^①具控诈赃一案详文，掩复弥缝，真情卒不可隐，听断之际，众目共瞻，敢以粪土之言，与民告语，已不可恕，至悍然不顾，按限比追，真令人怒发冲冠矣。贪酷有一，已不能容，况于兼之。

十六日 南路厅详大城民余兆丰控县役诈赃一案，批：

^① 广陵本作“余兆丰”。

查此案原呈勒写限状之代书及票催规费之壮头王盛魁、过钱之刘麟菽，均属案中要证。该厅何以概未勒提，率请免传，以省拖累；且县役王盛魁领办剥船，不难一呼即至。该县率称到案无期，则其余未到人证，难保非捏词避讯。据所讯各供，尚多不实，即如该民人呈称卖酒为生，被抢酒篓、帐簿并酒六百余斤。县役邢福太则供只有剩糟，并无余酒。门丁卢二又供是破烂烧酒器具。查功令有踩曲烧锅之禁，破篓剩糟，并非违禁之物，何以起获到县？该县又何以将私烧应罚之言向其吓？殊不可解。至该厅既将余明讯无私烧，何以有亦不应为之语。其起获之篓罐剩糟，不在禁例，何以断令变价销毁，含糊了结？断难准其定案。查前署大城县蔡锡申业经交卸，仰该厅即督飭该令将此案人证、卷宗，并勒传未到案之刘麟菽、庄头王盛魁、家人王二及该县代书等迅即押解来京，听候委员复审，以成信狱，毋再托故抗提，致干参处。册存。此缴。

十七日 入朝直日。午后钰夫前辈过谈，因留饭。是日公事颇简，得观棋两局。巡视后园花草，都有生意。

十八日 南路厅禀批：

据详被灾村庄，并无减免大差案。据查地方官，职在养民，地方丰歉不同，自应体察情形，妥协办理，方为称职。若执案据而拘定例，民情忧乐，置若罔闻，田土荒熟，漫无区别，岂得谓之尽心民事。此案既据讯无违例科派，并将承办之书差责处，姑免深究。该厅各署多滨临大河，水涝势所不免，务当督飭各署，留心抚字，差徭一切，务极宽平，以称朝廷设官养民之意。勉之。

十九日 李葵南过谈，属查由滇铸运京钱原案并新旧运道，约以所作钱铜各篇呈正。

致竹伯书。附：

启者：畿辅弊政，困民者有二：一为差徭不均，一为旗租过重。差徭一节，近读我兄上年告谕，悃款真挚，如铸禹鼎而知神奸。若能随事创惩，亦足少苏民困。惟旗租一项，从革官征民欠已属大难，若屡换庄头，骤增租额，势必官民交瘁。近内府派委司员，分路^①指

① 广陵本作“各路”。

对，令顺、直委官驰往会办。顺属需次者无多，已飞咨制军，由省派员，一切会同咨办。弟思此等旗地，或膏腴上壤，租则本轻，量为加增，尚可勉应。至中下之地，则不能矣。地方官既难履亩以定肥饶，指对之顷，百弊丛生。官私地段，混淆难别，能使皋陶听直乎？且庄头揽头私征压租之弊，随在皆有。察出即应调佃，财产两失，民岂甘心。弱者失业而饥寒，强者逞词而争讼。万一差员，操之太蹙，州县抚驭失宜，激成抗拒，尤可担心。况此时二麦未登，大田普种，农忙之际，车马践踏，牌票追呼，尤属不成景象。吾辈求牧与刍，当此挽回不能，坐视不忍，真令人焦灼。窃计顺、直事体相同，一人私言，恐难感动，第不知制军之意如何，相国之意如何。恐一倡言，便生行迹。素承我兄至爱，又同是局中人，敢肯详思而明示之。明知内府皆贵近之人，吾辈岂能与争，然失其意，不过使我不为京尹，它何恤焉。

通州布牧来。

二十日 至端范堂，栏中芍药多已蓓蕾。

与文甫谈旗租事。去岁内府司员湛元，以指对地亩，惊吓成病，亦足知此事之良难矣。

刘世兄到京，问星方近状甚好。两淮票价九两余，黑费随时思逞。此事只有步步认真，有治人，无治法也。傍晚过华阳，闻以龚海峰坚壁清野议入告。余谓不若取原集进呈。

午间信致华阳，言增租调佃，事可担心。又拟缓农忙停讼之例，奏请缓至秋成以后指对。华阳意以且俟保定办理，大致不欲自我发难。顺属办不动，直属亦办不动也。余本知其圆通，然不敢不以实告。讷制军又非不畏强御者，必不能上达咨行为幸耳。既念竹伯得书，必为指陈利害，又念万一径已会咨照办，为之奈何，亦只有不画诺之一法。不画诺，则必应具奏，委曲求全为上，尚当熟思而审处之。

二十一日 南路厅丁、署厅康、文安令高来，谈各移晷。以差徭积弊属丁条记相示。康倅言武清命案，审鞠甚细。高令才有余，勉之以实。

二十二日 出候客，过香南谈。集久香寓公饯香南。酉正回署，暑气已甚。

二十三日 是日公事颇少，客到亦稀。检旧岁所作京营表，内府三旗，尚未卒业，因足成之。其下五旗究不得总数，殆以隶宗室王公故耶。

二十四日 晨，候古樵，未晤。

检廿八年内府编放庄头旧案，因查《会典》慎刑司云，听三旗之狱讼，近有札提佃户到慎刑司审讯者，书吏拟稿照行，飭令驳复。

二十五日 入朝直日。久香、棣园见过。早饭。香南继至。后园菜卉，颇有生趣，盘桓竟日。

二十六日 古樵来谈，并邀钰夫前辈，颂南、九丹、愿船亦至，谈宴半日。

二十七日 入朝，递京尹月折。

出城，候涤生。读昨日疏草，忠言说论，即目前之事，为久远之谋，令人钦服。昨晚读上谕，不知疏语云何，今日见此，乃知主圣臣直，相与有成，非浅夫所能梦见。直庐闻撼树之言，可笑可恨。涤生自言，上疏时拟必诘责，读旨意感激无地。余谓此疏入，必感动，不必褒奖而启沃良多矣。陈世兄自中州来，有所干，力却之。

二十八日 过何杰夫送行，并为司和葺寄家信。

过香南谈，闻角垞病复发，未能往视也。

同乡集龙树寺，公觞李葵南、郭古樵、何杰夫。

过涤生，借读疏草。晚得丁承言旗租节略，颇详。

二十九日 早晨坐客相续，未抄疏草，为所取回，约一月后示我别纸。固安吴令赴任，勉以人命、操守二者。

寄岵瞻书，并其府报。

寄雪轩书，言闽盐改票，以西河关岁掣之数为大桩，其余有应疏节阔目者，沿海县澳。有应严密稽查者，溪路关津。妥立章程，革除规费，未始不可久行。

寿阳相国以《藩部要略》为赠。午后趋谢，并过钰夫前辈谈。

得竹伯书，以为委员指对地亩之事，事难中止。然廿九年旗租奏册内，已拨者二千六百余项，未拨不过三之一耳。自系领肥争瘠，并欲借差员履勘之顷，挟势增租所致。意欲俟差员身知增租之难，而后各州县据实禀复，再行会同吁请。第此数月中，官民期会，难云不夺农时。至

此事沿流溯源，必须知其所以然，而后言之有物也。

三十日 检《会典》事例百三十五，抄出数条。

五月

丁亥朔 入朝进单。过端范堂，两阑芍药，红白照耀。

直庐晤华阳，闻有所进，兼引《苏文忠校进陆宣公奏议》语：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颇切。

上闻龚景瀚不永年，尚为悼惜，非有颇牧而不能用者。又云此举有病有药，则与原折语相印。

午后，与礪兄手谈三局。

初二日 古樵过谈，述寿阳语，将何以塞人望。发审委员往往无功而有过。琦协揆常以督饬首府及委员等审讯语达部，而缺其名。有不实处分，则从权办理。文网既密，此亦保全人才之一法也。

菱堂前辈偕鹤田、涤生过谈，颇见酣鬯。

初三日 入朝报雨。直庐晤华阳，读疏草，大段从容。

晤久香，闻角垞病尚未痊。久香述裕制府〔军〕在楚时，以已获次要之犯，报称未获首犯，约严旨将到，以首犯斩获驰闻。仍勒拿真首犯，获日重办，谓此亦通权之一法。然终是巧，且亦冒险，万一首犯无获，将如之何？

读邸抄，粤西周向前以贼匪逼入罗渌洞，不日聚歼入告，兹忽以窜逸闻。不知地形贼势，漫握兵符，又为大言，以贪不可必之功，可乎？

初四日 期古樵，未至。

内务编放庄头一案，大为民累。既不能不与之异同，亦必须有所依据。因札两道四厅，令饬属妥办。略云：该道、厅饬属妥为经理，总期佃户与庄头两无亏负，不得稍有抑勒，致生事端。如实有窒碍难行之处，迅即详由该道厅核转详办。

是日，又接户部来文，将顺属庄头、佃户新旧控案汇交，饬属妥为经理。岂将作壁上观乎。

初五日 拟与讷制台公函稿。

径启者：内府编放庄头一案，事阅二年之久，地亩尚未兑清，实缘租项未能议定。前者内府令委员会同指地议租，已承尊处会咨

办理矣。弟等本意，俟内府司员目击增租夺佃之难，然后彼此咨商，从容挽救。今户部又以各佃控案发，令飭属妥为办理。内顺属已有十九起之多，不知直属更若干起。次等佃户纷纷赴诉，必非低首下心，束手足而甘受鱼肉者。庄头欲依势作威，逼勒州县。州县顾畏参限，逼勒百姓。万一蠹役刁民从中播弄，弊有不可胜言者。此事受德受怨，姑置勿论，第部中既令飭属妥为经理，而民力地利既万难强齐，佃户、庄头又两不相下，州县之晓事而能了事者不可多得。迨至经理未能妥善，或酿成它故，圣明在上，吾辈何所逃其责乎？且以二年不能完结之案奏限三月，其限内能否清完，概可想见。及参限已届，行取取名，既不忍以无辜州县纷纷置诸吏议，那时分辩已迟，办理更为棘手。弟等相此事机，似难姑待。为今之计，若仿照嘉庆五年户部奏案，吁恳恩施照州县原册禁止增租夺佃，此久远相安之办法也。内府不得偏听庄头，地方官亦不许偏徇佃户，申明旧例，将互控案件，请仍归现审处核实差项钱粮，酌量秉公办理，此平允可行之办法也。截至现在，将已增租者，听其增租，未增租者，著委员会同地方官悉心体察地力民情，妥议租项，务使庄头、佃户，两下无亏，不许稍有抑勒。此目前相安之计，亦不得已之办法也。前者内府咨文，经户部层层指驳，理屈词穷，遂以奏案强令遵办，若吾辈有言，更以为见好市恩，受人怂恿，故此事断非咨商之所能了。弟等谊属同舟，既有所见，不敢不率臆直陈。台端体国爱民，必有高识远见，非弟等所及者。骧首下风，伫候示复。不宣。佳节良辰，胸中生此芥蒂，颇见懊恼。午后暂游后园，与礞兄着棋，将信稿留俟再酌。

初六日 早晨，抄公函稿，送华阳定。旋接允行之字，真喜出望外，亦以事理透切，差足动人耳。

与竹伯书。

月前奉到复书，与庄头增租夺佃弊端洞若观火，并示以俟差员目睹情形，知万难一律增租，再令州县具实详复，然后函商会奏。此急脉缓受不得已之苦心，我兄持重之识与关爱之深，钦佩无已。惟近接户部来文，将各属庄头、佃户新旧控案汇交直、顺两处，使

飭属妥为办理。此事看若平易，而实甚艰虞。若止照例札行，只须费数纸文书便已了事。然庄头与佃户，两不相下，内府从中主持，州县断无妥办之法，而奏限瞬届矣。以目前情形而论，庄头勒逼州县，州县勒逼百姓，敲扑追比，殆有不忍言者。顾佃户所以纷纷部控，徒以有不准增租夺佃之例在，故忍隐以待耳。若知户部不足恃，将听庄头之鱼肉，则其情岂仅侧目扼腕而已。万一刁顽亡命之徒播弄其中，势必酿成抗拒，恐其事有不止如去岁易州之扰攘者。况将来奏限一届，行取取名，顺其旨，将取循良爱民之州县悉置吏议；与之分辩，则奏限在先，必有何不奏闻之诘。此境真有不堪设想者。故此事前第为百姓虑，今兼为州县虑矣。州县颠预多而晓事少，诡随多而强项少，屡经内府严札严限，积威所劫，虽欲据实详复，不敢不自顾考成，且又安知吾辈意向所在。故必诱使尽言，而后将来有所依据。至差员纨绔尸居，不知民生疾苦为何物，指对不清，委过州县，大官轻听，咎有攸归。吾辈虽百啄，能为州县解乎。不特此也，今日彼既以州县代庄头交差之役，异日何难以吾辈代州县督催之役。事至有渐，可不豫防。再四思维，了无善策。因姑拟与制军信稿，商之华阳相国，幸而见从，兹已邮致矣。明知委蛇易以取容，多言必将招怨。然曲突徙薪，言之不早，以至焦头烂额，此弟之所大惧也。我兄见事明，任事勇，与弟谅有同心，倘荷赞成，择用信内上中办法，则畿辅穷檐之口食，皆兄赐也。兹将与制军公信稿，与道厅札稿附呈。恃爱放言，想邀原宥。

公牍私函，竟日无暇，而尚不见疲。然当善养其源，以为发用之地。
晚书便函二。

初七日 晨起，书便函一。

京堂考差题，以义制事二句论楼观沧海日得涛字。

与岵瞻书，叫陈世兄带去。光钰，号及峰。

检新编庄头旧案，自二十八年内府奏案起，至三十年六月内府咨复租项止，尘案盈尺。将紧要节目钞入别册，以备遗忘。各属办理此事，惟李正培在武清掌责庄头张玉柱一案颇觉吐气，余多沈闷。至南路厅丁希陶强作解事，以符彼一钱有余，至二钱之数，而反受其呵责。顽嚚之

人，不可以情理说，只取辱尔。内府认定地亩肥瘠，本府无从查核一语，又有何法使之见听乎？前岁指对地三千七百余顷，内府差委员三人。今已指交者三分之二，见竹伯复书。而派委六人，何耶？

初八日 日来暑气渐盛，以早晚了公事，午后看书。检尘牍便当作书看，心气娴静，头绪亦易得。

齐小筠、顾芑坡来谈。陪客尚觉热，出城拜客当如何也。芑坡自言，守南阳时，清积案，捕捻匪，为治甚力。今郡民为之立碑，又远道迎送，足见人情之厚。

检户部与内府来往咨文，层层驳诘，乃词穷而遁。若折中两词，则过有攸归，宜平心静气以处之。前与竹伯附信一纸，拟取两处文字，两两对引，层层比较，可以不下断语而是非自定。

初九日 造华阳，未晤。过翰宇谈。

问角垞病，闻初三以来，昏迷不醒。见余似欲言者，而齿舌不清。谛听之，似谓吴竹如专用补中药太板，欲延李晓村再诊；复问之，点头。盘盘大才，期为世用，一病至此，何耶？过涤生谈。

许宾衢同年来，述奏对语颇详。大意以粤西之事，师徒挠败，由于将帅不和，则下无所禀承，一请归事权于总统，一请专责成于诸将。分起责成，功罪不相及。一谓兵与勇分用而不可兼用。【胜不相让，攻不相救，平后易启争端。】一谓用客兵不如用本省之兵，而下手处必先绘画地图，探明贼踪贼数，然后分任，以责成功。【道光二十一年，镇草兵赴粤东，与乡勇械斗，大肆杀伤。】至探报之人，必须重赏；遗弃赃物，不许私收。得贼之物，丝毫归官，追贼上功受上赏，收得赃物者砍之，此亦前人之成法。三月初五，肇庆兵方田圩之败，地多板屋，贼聚辘重于此，我兵利其所有，遂被诱入其巢。兵卒争进屋，搜攫货财，坠其火攻之术，全军七百余人歼焉。又言闻贼势穷蹙，为粮台抱杞忧。粤西地瘠民贫，贼劫略已空，无所复得。现在一贼日限米三合，诱胁之徒，势将解散。然闻百万饷师之信，必欲得而甘心。向来军营大兵，壮勇者随大将军，其次骁健者随翼长，次归各营将弁，其最劣弱者乃守粮台。由粮台皆道府，无召兵之权故也。云昔禧剿湖南八排猺，军资被劫，时贼扮为数百难民，挈箱笼而来，粮台不设备，遂失事。又言团与练分为二，又言首级不可计功。余谓团与练分，即乡守与召

募分也，首级不计功记，《会典》军令有之。

初十日 接见同官。大、宛请修仓之案，拟归缓办。余将严札，乃言前者工程不敷，详请摊捐一节，出自工房之手。予初亦疑之，以旧案如是，姑且准行，今乃悟为其所愚。然补过失岂无策，惟官场风气，大可虑尔。又言大城一案，原告所指之过钱人愿递呈自称出外，余不能许也。吕新吾言，圣贤道理做不得人情，国家法纪做不得人情。余尝益以一语曰：自己名节做不得人情。今此正做不得人情事也。与官谈命案相验，不可厌恶草率。

陈心泉、蔡润叔见过。

艮峰令器福咸见过，问河南事。

十一日 屡欲拓粤西地舆图，心粗不能入。是日早起理公事毕，遂决为之。半日之力，布置旧图，益以新设各厅，已具大略。拟以营伍附丽其间，邻省地方，亦载其附近者，非经旬不能脱稿也。

检摊廉旧案，汪任内曾摊至二千余金。

十二日 入朝直日。

北路范丞过谈，所拟旗租办法，与丁丞大同小异，终觉不快人意。

拓粤西水道，但举巨川，于支流不能悉载也。按粤西之水，经流有三，而汇一归海。豚水与丽江合于南宁之西，为郁江。柳江与盘江合于象州之西，为黔江。黔江与郁江合于浔州府之东北，曰浔江。湘水南流，为桂江。桂与浔合于梧州府之西南，至粤东入海，为西江。所称左、右江，当更考。

得讷制军书，有将援例奏恳恩施之语，属由京主稿会疏具陈。不觉以手加额，积忧为之一释。又云有藩司详文，文到拟稿，当不迟也已送华阳阅矣。

傍晚又得竹伯回书，比事类情，语多切要。国事皆如此尽心，天下安有不治。又云谒大府，有如实膏腴酌量加增之议。是办法尚未简净。案存退地亩，皆系委员勘会议租，经部复准。如以为当日未必地赋相当，则今日议租，舍委勘复准之外，亦别无他法。岂当时均不可信，而今日独可信乎。竹伯言一留罅漏，恐无地不膏腴，所虑极密。若以为有意见轻，则从前户部又安能逆料今日之复编庄头而特意为少取。所查庄头撤地仍留

七成之例，甚有益。至乾隆五年定例数语，尤极周密。并非自种，而捏称自种佃者，审实亦量治共罪。复信当与共闻。

十三日 祭武圣，并接见首县。昨得竹伯书，方悟别无司详矣。因信致华阳，提及复书，属拟折稿。此事头绪繁多，言之不详则不能感悟；言之欲详而段落不易分析，故布局极难。因念若为条议，以类相从，较为明白；拟分租项，久经册报，请照旧禁止增租也。佃户若无欠租，请照旧禁止夺佃也。此次案件，请拟归户部办理，以示持平也。此项钱粮，请仍由户部、内务府会算，并明示章程也。征解请仍循旧例，以免纷更也。指对请展至秋成，以防践踏也。以上共六条，细目已具，乃抄撮全案，叙作缘起，并作第一条，粗有规模。

十四日 作第二、三、五、六共四条。叙事不患不详细说明而患繁复，沈心理绪，始能语得其要，若鳞爪固无用矣。第四条最难下笔，不言则全案中似有缺漏，言之则动有越俎之嫌，作会奏更难与于单衔。因拟先令会算，将三千余顷散数合成总数，方知与原奏盈亏何若。末用竹伯意，责成州县征收。此条尚未毕，以用思过劳，且辍。

十五日 足第四条，又作后一段，归重于乾隆二十八年与嘉庆五年两成案，恰好一是已放庄头旋行停止之案，一是不准增租夺佃之例已停复禁。用笔至此，若有助之者。末云：若以已经奏定，此时勉令遵行，后必悔而思改，如当年之故事。此语力破余地，所谓不得不如此也。饭后录清稿，约有四千言，意欲分明，不觉言之繁复如此。抄毕，点检数过，心所未安者，去之；了于吾心而不能共喻者，去之。事理为主，不在文字也。

申刻，以折稿送华阳。上灯时造谒，不无慎重之意。然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但使将文字徐徐看去，则主见自不能不打定。

十六日 许宾衢处，约同人夜话尽日。

候折稿回信未来，先颇着急，徐思折稿既长，不容不细观之。既细观，则有以知吾说之必行矣。事之成毁，有天焉。况此举关系数千家忧乐，岂肯使百数十人淫纵其欲，以困此民哉？

锡侯见过，因留饭。与兰台纵谈时务，稍被酒，而谈愈雄，第不平之气，未能尽化耳。

十七日 华阳过谭，折末乞恩语不欲用。余请改作谨援成案，请旨申明夺佃增租禁例，以安农业，而厚民生。如此较见分明，与前文亦呼应一气。前夜有后恐与我难题之语，余谓目前即已不能交卷，惶恤其后。只得俟其出了难题再做。抄折稿，驰致制军。附信送华阳阅过。

三与竹伯书。

十二日晡时，奉到手示。娓娓千言，如闻挥麈。并接到制军复书，许与联衔援案奏恳恩施。不觉以手加额，思何以得此于制军，微我兄赞成之力不及此。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诚哉是言。数日以来，穷思极虑，窃念此事头绪繁多，情弊尤伙。若指陈大概，而不详明剴切，仍不能感动圣心，徒使人谓我阻挠，何如其已矣。不避繁复，拟成条议六则，末引纯庙时已放庄头旋行停止成案，并嘉庆五年户部请复旧例大意，以申明例禁为主，求济吾事，不敢与人争闲气也。此稿送呈华阳相国阅过，颇承参酌，属即录稿驰至制军。缘此与寻常照例会奏不同，故用往返札商，意见相同之语，并将折首列名之处说明。省中得此信，自必商之足下。但使主见不殊，其中文字，不妨由省径行增减改削付还。忆月前复书，有莲幕中节略，虽所言未尽十分痛切，其第二条所云，庄头被革，不系地利不齐，或官地私典，或长租任意挥霍。至拖欠被革，撤地入官，佃户之典租悉归乌有，但求认租种地，而惟恐不得者。不特烛破若辈之奸，并佃民不白之冤，难言之隐，不啻取诸其怀。弟本意欲采此论，并请增庄头舞弊罪名，及责成州县就近稽查。第思私典长租，两边皆有治罪之条。买者追地，无可解免，卖者追价，徒属空言。若增租夺田之禁果行，百姓之不甘受其诬取，莫若令州县于听断之便，广为劝谕，使不得受其欺。至膏腴略使加增，不了之局，大有流弊，诚如尊论所云。弟初思之不熟，亦有此意。今只申请，例禁，不复稍留调停之弊，似较直截了当。折稿附呈，诸惟悔所不逮。

早起，与华阳谈移晷，以后方了本日常行之件。公事扰扰竟日，而尚未见疲。理事逾百，作字逾数千。适复有本署首领揭报交代差役销赃等事，错出其中，应接不暇，而自觉颇有条理，非臣之才也，尺寸皆国家之储，借人而发拗耳。漏二下，将制军、方伯两缄发去，心地顿清。

不遇驰驱，不知安辔徐行之乐。惟不耗精神于无用，节啬而出之，或可恒久耳。制军函中抄折稿，去信函即可不著议论，先引嘉庆五年户部奏案，有自和珅管理户部之语，乃易作自乾隆五十六年语，亦所谓不争闲气也。

十八日 制军、方伯两函，昨夜交宛平专马前去。外题十八寅刻。戴云帆来谈。

半月以来，内府庄头一案，盘桓于心，而不能释。本日将所抄旧案新事、来往信稿并奏稿，钉成一册。应为之事，不足自喜，而心血所在，亦不忍弃也。

十九日 入朝。偕抽查漕粮富兴阿、范承典两御史奏抽查东粮完竣，南粮尚未有人直隶境消息也。富侍御年七十九，矍铄之极，须尚鬢黑。陈颂南言，其弹章甚属可敬。

过门前关帝庙拈香，意有所祷。

未刻得升任户部左侍郎之信，兼管三库事务，仍署京尹。逾格恩施，何以报称。拟谢折^①。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本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王著补授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署顺天府府尹。钦此。窃臣材识庸愚，久叨侍从，上年三月仰荷圣恩，由通政司副使擢升詹事。十二月并本年三月两蒙宠命，署理京尹。每以吏治未能尽淳，民隐未能尽达，深恐上负委任，时切兢兢。兹复渥荷温纶，起授今职。伏念少农襄理度支，三库兼稽出纳，既卿阶之特畀，仍京尹之兼权。尤恐任重材疏，恩深能薄。惟有仰求声训，俾得遵循，庶竭愚诚，稍酬隆遇。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二十日 入朝谢恩。直庐晤孙大农、朱总宪。卯正宣入，已初召见于乾清宫。碰头。

上问：尔由通政司副使升詹事？

答：是。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问：何官升通副？

答：由翰林院侍读学士。

问：何年进【士】？

答：道光九年己丑科进士。

问：是用庶吉士散馆的？

答：臣由庶吉士于道光十二年散馆，授职编修。

问：尔当翰林有无条陈？

答：翰林例不奏事，遇有奏事，有掌院转奏。

问：当京卿时有何条陈？

答：去年三月及五月奏过两次。

问：两京县有无调动？

答：前任大兴县程仁杰升易州直隶州，现调三河县知县李朝仪升署。

前任宛平县王兰广丁忧，现调完县知县费涛升署。

问：京县品级如何？

答：是六品，由各县题升。

问：治中系何官升的？

臣冒昧奏：有由京县升的，有由四路厅升的。其实无由同知升者。

问：京县有无下乡巡查？

奏：向来京县事繁，不能常川下乡，遇相验命案等事实在要紧者，方行亲往。其寻常相验等事，系委候补县代验，再由两县问供详报。

谕：户部款目繁多，尔要随时留心。

奏：臣无才能，惟求皇上教训。

问：铜务、漕务，尔从前曾否讲究？

臣奏：此等事臣曾在书上看得些须，究竟按之现在情形不知同不同。臣只有向同官请教，勉力学习。

问：家眷系住署中否？

奏：家眷皆已搬进顺天府衙门。

问：尔两处公事如何办理？

奏：臣住在顺天府，其公事早晚随时办理。至户部衙门，系日里随各堂同到办理。

问：户部今日奏折，尔都知道否？

奏：臣今早入朝，司官方把奏稿给臣，其中事情尚未细看。

问：府尹与巡抚体制相同否？

奏：约略相同。

奏毕，徐退。是日，宣在未起。阶下有候引见者，遂疾趋出。

下午，过寿阳求教，云自近年经费支绌，有多少不能照例之事。时初谒，未询底细，当紧记之以质疑。

与邃庵前辈谈，户部每年出入并无总册，已令北档房新造。又云自元年起，不观往何以知来耶？候华阳谈，谓前拟之折，今可行矣。三库新查已毕，向来库中无饭银等事，闻之颇慰。又云仆从辈亦无向胥吏需索气习，虽无其事，固不可不防也。

二十一日 早，候孙大农，谈移晷。尚以在外开捐为芥蒂，此谨厚人之不化也。言淮南自旧年四月截算一年，视从前每年一百八十万之数，多得三百三四十万。又言此是国家自然之利，胜开捐远甚。余亟赞成其言，因言潞盐引行三省，若仿淮南行票甚好。闻闽督近奏盐务，特为减课，此在户部固难遽准。余因将闽盐情形略述大概，并述议改建昌故事。至西路引课之重，欲俟到署后，令司员查案，不欲自我言之。若不遽驳令决绝，俟季制军到后察看情形，或可缓商耳。闻大农自撰夹片，甚畅达。

坐客相续，三库月折稿亦多，颇觉应接不暇。

朱仓场来，极言折漕之不可行，固也。又言漕运之不可废，与海运之不无流弊，何耶？

邃庵前辈来。何子余来言，禧、定皆文安师所尝共事者。此等人亦自了亮，吾辈不为其所轻，则所言亦自见听。晚，何愿船来谈。

二十二日 早，往满右堂禧公投刺。

牧亭、冰如过谈。枢府需人，有以不才倖指者，敬谢不遑。案牍宾客，应接不暇，尚幸日长似岁。鹤田、久香、锡侯至，饮于后圃，晚为下榻。

昨得讷制军复书，允与会奏，并请华阳定期廿四。本日得竹伯复书，于折中商酌数处，皆是。而折已写就，遂不能改，徒悔前此之不早咨询也。

是日，华阳召对，闻已将奏件大略上陈，幸甚。来字非与人争辩，亦求其公事有济，地方得以相安也。余始终亦是此心耳。

二十三日 翰宇、心泉见过。鹤田、久香旋偕从坛所来。

宛平费令禀城外奇案，所办既不认真，又欲不通方，则两失其矣。旋告知大兴此意。

华阳过谈。昨日奏对语，知圣主原无私如天地，而若辈犹窃威福。又视苑副兴文一案，亦发指，谓可入弹章。余于月前见此案，忍过一次；今得札催，更念欲与争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当与校。又极力用一忍字，所谓忍过事堪喜也。

此册起四〔五〕月之末，至闰月之初，前后百日。适有内府新放庄头及京官攻讦寄籍两事，为畿甸士农之害。其始皆窒碍难行，几于无可措手，迨思之既熟，于是径路绝而风云通。两事之措置，若有相之者，其获济则有天存，非人力所及也。闰八月初七日记^①。

二十四日 入朝，奏新放庄头诸多窒碍，请申明夺佃增租例禁一折。此折会直督兼尹，旨见后。

户部加班，奏事折五件，片一件。督催所三月奏闻照例。福建司议复闽督奏豁免积欠。又议复山海关监督奏差费生息。云南司议复苏抚奏捐输米石、水脚、银两。江南司议复江督奏筹补灾缺兵粮，原奏以一两八钱采买，价昂折色，今议径行折给。片山东司奏暂停工程。又浙江司议复浙抚奏捐米请奖内江开一员，曾被议降职，因撤未奏。

已刻到户部任，拜印谢恩。到银库，仪同补服。补画二十、念一两日堂行稿百余件，打到三百余件，各司稿又数十件。向后日理事件大略如此，有疑则记，常事不胜书也。

过贺季仙九制军，谈闽中盐务。

昨早起，宛平费令来，闻有奇案，比相验回，犹茫无主意。良乡薛令复请给马夫腰牌，进内务府投递文书。牧令之难其人，真为地方虑矣。

二十五日 至部。接见同官。赴部治事，与禧公言会奏条议大略。闽督请减匀代之课，司稿议驳，而准减完库垫二万两之半。孙大农作一夹

^① 广陵本无此注。

片，甚善。中引云南、淮南北三段，大意欲令变通，言裕国便民，从盐法始。又言必须得人，人存则政举。余力赞其言，谓上四字是方，下四字是药。近与大农谈此事，多似面谀者。然与人为善道理，却应如此。此推车子之说也。

昨奏编放庄头一折，奉上谕：直隶总督、顺天府会奏申明夺佃增租例禁各条一折，著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内务府详查妥议具奏。钦此。即作书与竹伯，因念此事，总以查明原租为根。因属井田科查明，及早汇作一册，以便临时取用。内尚有已退交州县，而本未议定租数者。

郭棣园学士来，余言潞盐可改票。盖今日寿阳总管农司；孙大农喜谈盐政；又闻河东道张锡藩颇有能名，有殷商十余家，不令告退。三者机缘凑合，改票而不留殷，中外必长虑却顾。此商行引本赔，行票亦不过是赔，尚可望经理有方，转有起色。惟此事当俟寿阳发之。二十八日谕旨，连及河东，或其萌芽耶。

二十六日 至部。入朝，奏三库月折六月十三日下。又奏官员无可裁汰。

退朝到部。画常行事件，补画廿三堂稿。巳初，各堂未到朝，饥甚，先散。

回候钰翁，谈闽盐利病，非改票不足甦民困。余意乡绅公呈，则督抚不能不据以入告，而事有难言，人心难洗，奈之何哉？约数日后邀牧亭、范亭、薇堂、冰如与商。钰翁言，如得折稿，径可上陈。而余日来了无暇晷，不知谁能为桑梓借箸耳。

是日抄报，彭咏莪侍郎进军机，曾涤生侍郎摄少寇。日来闻有言路欲网打善人者，足见圣明在上，萋斐自不行耳。出月晤涤生，知为无根之言。人海好怪，往往如此。

二十七日 到部。闻寿阳于庄头一节，意在申明例禁。内府差项不足，当令别筹，幸甚。徒阳运河挑挖工程，道光十九年后均未奏销，当与水部商之。次日为鹤田言之。逾月晤鹤田，言历年皆有报册，其二十八年大挑改作小挑，六年大修。通水道周到京，言星方瘠于前，而淮盐甚有起色。肥白如瓠者，世岂乏人，无如其五石耳。宝坻魏令初来，未深知其人，只好淳切告语。

昨与山东司言，作一《直省引地图》，以便览观，不知能就否。其借食邻盐处，当有区别，场灶处、掣验处、改捆处，粘签其上，庶几一目了然。

连日燥，云雷尚屯。接良乡等县报，廿四五得雨者，已有十三处。因商之华阳，明晨入告。

二十八日 是日未到部。户部直日。顺天府报雨。入朝。户部引见三名。华阳言，平谷王令意欲干求，岂恐余有所迁就耶，俟臬司详文再酌。旋由直督径行据详咨部。

户部奏五件，附片三件。一件仓场放兴平仓稷米未毕，遽放南新仓，仓督庆祺自请察议。是日奉朱批：并监督分别议处。又奏豁免各员赔罚款项。片内务府人员欠交变价，参片、貂皮。不应援免。十三员。又奏复奉天豁免民欠。依议，银三万一千余两，米一万四千余石。又奏驳闽督请停征匀代课银。依议。片闽省商疲引滞，令新任督抚设法变通。孙大农稿。又奏江西捐输议叙。片知府邓仁堃请换花翎。

直庐晤枢廷祁、何，并及庄头奏折，余不复赞一词。传闻裕协揆意，州县胥役，有所图利，是直督、京兆受人怂恿也。闻此公颇空洞，此语自得之内府司员，亦可知原奏径咨商办之难行，固不出所料也。寿阳意欲令户部主稿，尚未必内府能从否耳。余意莫若军机主稿，庶示持平。

杨治中自保定回，言讞局于李王氏一案，以为此间苛绳属员，极意排解，遂并李九苓之罪而轻之。不知予于王令，初无成心，而意在不虐无告。从政之日尚新，安能必人之喻吾意乎。

华阳于良乡县文生请修书院呈批有所更改，恐余事多，不暇检点，此意可感。究竟请领之项，与隆峰寺归公之款一而二者也。

二十九日 回候周景垣启运前辈。通水道。

至部。晤裕协揆。又与孙大农、禧少农谈庄头事。询余变通之法，余谓存退项下本九千余顷，已用四千余顷。旋复拨用四千顷，其说恐不可行。如内府但以为差费不敷，则于未拨用一半中，择课则重者，足成四万余两之数。又佃户交旗租，有正有耗。每两耗约加一钱，又有报部之一分平饭，不报部之一分平饭。外捐之六厘解费，亦可以调剂庄头，使内府得风便转。凡事总须两面可行，方不致拂人从己。非调停

也，求有济耳。

浙江司送修制军械与兵部会稿，浙抚请动善后经费，工部已复议准，原不必异议，第此项自道光二十三年并未造册报销。捐输甄叙者，久已得官，而农司尚不知款项之多少，日久则造报愈难。因令拟奏催折稿，同官亦以为是。

昨奏闽盐夹片，谕旨：应穷其致弊之原，急图挽救。又引云南、淮南北畅销成效，可见积弊虽深，得人则理。此转移一好机会也。

晚，阅邸抄，椒云、香南、九山并以番务获咎。一念干进，遂至杀人以媚人，骈戮无辜，闯开边衅，以贾其祸，而冀人之福。我非丧心病狂，断不为此，谄练如椒与香而蹈之耶。九山非躁进者，或以其柔而易制，故引与共事。六极之终曰弱，人顾可不竖起脊梁立定脚哉。

六月

朔日 未至部。文庙上香、拜牌。宣崇节俭，以厚风俗。圣谕。

接见同官，言大城余兆丰一案，人证已齐，独原告未到。余叹谓无妨先解来京。本不愿深究，而极力掩复，恐非猛无以济宽也。

王小山、发桂。邵纬西来谈。纬西言，鸦片例禁，若官场中人、营伍中人、学校中人，酌为加等之条，其平民犯者，仍用老例何如。余亟赞其言，盖自古刑不当罪，未有能行其法者也。

数日为广西图清稿，午后略具州县方向。公事方殷，加以人事酬酢，殊少净几摊书之候。

得竹伯书，前函已达，言萧典史事，颇不可解。至保定李令，则有朽窳不弃之语，将谓其腐耶。当召来在京县问案，以验其听断，何如？商之华阳，亦以为是。

初二日 至部。先大夫生辰，色笑如在，只八十有七耳。

以供物数事邀钰夫前辈、李葵南司马、锡侯、冰如、薇堂、范亭集话。闽盐留殷改票事，余意关键在西河验掣，其沿海担票，当不计入正供，第即西河掣盐之数，按包匀课，以此地仿照淮南之仪征，其东南两溪，以淮南、楚西两岸之法行之。此其大略也。未筹全局，所言伤易，驷岂能追哉。

忆西路四千余蓬，蓬十引，引六百七十五斤，约为盐三千万斤，课

项二十六万两，加以帑息公费，作为三十万两，为钱六十万串。每斤须银一分，合钱二十文，方敷额课。未免失之过重，尚当借筹群策也。

何丹溪来言，唐镜海前辈昨召对，言畿辅水利，上命今日疏陈大意，欲修雍正年间坠绪。又云经费不多，只须一二十万两。又闻来时，与陆立夫制军谈，亦主此议，且言两淮当为筹费。上意为动，有欣然之色，寿阳亦决意赞成。惟倭指任此事者，则及鹤田与余。余到部之日尚新，上下未孚，而兹事体大，即一身利钝可以置之不计，而大事岂宜轻举，规模又未素定，焉敢自信不疑。明知此为万年根本之计，言之甚易，行之甚难，不得不退谢不敏矣。

钟泉之任，先时有屈指及者，寿阳意在留襄农部，中止。闻其言上年条陈农部者，多而不切，惟某为能知其中要领，遂果有是命。由是而思报称有难于他人倍数者，声闻过情，可惧莫甚，矜情躁气，自念亦所时有，亟须用力检点。

初三日 至部。到库，监放东四旗饷银二十万余两。凡旗饷用库平。平在库外，临放取用，闻八旗自置，其式圆。马银、饷银用二两平，其式方。画上月念九堂呈。是日，各堂俱未到。湖南抚请开捐兼收常例，司中所议尚有遗漏，因议添一语。

满学向内仓支领廩粮，有假票之案，令治中先问供情。此事又不得不认真矣。

初四日 至部。入朝报雨。华阳、滨州皆言，畿辅水利，需费甚巨。嘉庆初年，曾糜帑三百万，以弗成而止。

至部治事。捐纳房以奏单内，若添一语则太长，藏头露尾，最为部中恶习。此事无关国计民生，而不可不昌言之，使小惩大诫。

已正回署，适藩司委员解科场经费到，文、武、翻译，三共万有二百余金。余令委员解项暂止宅门外，召应领诸人，即时分领，不特可以杜胥吏之侵渔需索而一已，亦省纷纭。做好事者得便宜，往往如此。

初五日 未至部。接见同官。廩粮假票一案，昨内仓监督言，米未领而人已逸。此事之弊，似在学而不在于仓。今治中有言，学书不肯供吐，但儒学之印真，则书斗将安所逃其责乎？

大兴相验自缢一案，尸所与妈妈里交涉，此事恐不徒然，令将尸格

办理结实，将来兴讼，庶无过耳。甫旬日而讼果兴。

涤生来谈两时许，问畿辅水利。余进两说：一为通盘筹划，量地势，审水道，高卑原隰之形悉得，而后加功。此先定规模而后从事者。今日吏窳民偷而费绌，乃欲兴大役、筹巨款，其势有所不能。一为逐渐展拓，量可筹之经费，勘可耕之荒地，不拘五七里、三二里，经画原隰，以授三农，审始虑终，总不使已垦旋荒，复蹈覆辙，得尺则吾之尺，得寸则吾之寸，以每岁子粒花利，渐积推行，此则今日可行之法。涤生亦以次策为然。

初六日 署三河尹令佩瓊言，武清风气疲敝，失今不治，后将不可救药，顾安得廉能而理之。

至部。阅明日奏折。井田科言，内务府续拨之三千顷，合前次为七千九百顷。所余存退，盖已无多。今检八项旗租共若干，岁赏兵丁一月钱粮，今日已成故事四十六万余两，若不敷赏项，当为奈何。

贺九丹堂庆。同乡谈盐务，尚未有善策。

赵荔农观察来，谈闽中夷务、盐务。此笃厚君子。近者季仙九为总督，王春岩为巡抚，众正聚于一方，闽其庶有豸乎。

初七日 入朝直日，与华阳谈京兆数事。是日，兼报各属得雨，凡十七州县，自二寸以上至于深透。

至部。户部奏折七件，附一片。捐纳房议驳湖南抚请常例亦归楚报捐。常捐之款，近直视为正供矣。有旨：依议。陕西司议复陕抚奏豁免民欠。附片奏请豁免民欠仓谷。又议复伊犁奏请豁免回民欠借籽种。福建司议复天津关短收盈余三年赔缴。又议复察哈尔都统奏牧厂章程奕兴缴还。云南司议复龙陵协照加养廉。贵州司议复龙江关短收税银。

禧少农言，户局之铜仅敷六月之用，欲为当五、当十大钱搭放俸饷，有下问之雅。余谓此事未议放，先议收，若官许征收，则民莫不乐于行使。少农又言，但为乏铜起见，不欲以言利见訾于人。余谓多一币之流通，于国用总有小补。又言私铸果与官钱一律，即不妨听其并行。又言铸七得十之用，此论近是，而尚须熟虑而从。盖直五而后当五，直十而后当十，官不以为利，则私铸不禁自绝。若官钱铸十而赢三，私钱则铸十而赢四五，以无费也。故此事为省铜则可，为筹费则百弊丛生矣。细

思之，亦可以裕费。盖今日局钱费二而铸一，二千之本，始铸一千之钱。今以千文工本，铸当五者二百枚，所省者半，故此事决可行也。孙大农言钱法掌故，亦娓娓可听，今日似尚有未尽之意，它日当引而伸之。

康通判自南路厅回，询以差徭事，则力言不至病民。云大差章程，按粮科派；杂差徭役，按里均派。余意此即明代之均徭里甲，特外省归入地粮，畿辅则有大差，不可以常例限耳。康倅言恐太易，尚当博询。

季制军来，虚怀下问。余于地方守令贤否，实亦未能确知。至盐务裁费，一言蔽之曰：商在则费断不能裁。盖约计西路盐价最贵，每斤部价不过五厘，而完课至四厘余，工本脚运，公私诸费，又何从出，故不能悉照部价。而官吏即得操其短长，即使勉强加价，亦不过一二文，名实仍相悬绝也。

初八日 至部。谈经费钱币。孙大农言，河工必可用钱，而特恐变法之后，一有失事，则归咎于执咎之人，自云无此担当。余述朱仓场前请兵饷用钱折子，咸以为是，若不极力担当，则风吹草动，皆为变色。有晓事人，而无任事人，力不足耶，识不到耶，可为太息。

禧少农催租事，当令首县了之。又言大钱事，余劝令与熙麟、何国琛两司员商之。

戊申十一月，江翊云给谏上《请铸大钱》折。余喜其言，而惜其所言径以大钱抵银，为思之未熟。近禧少农复有此议，余亟赞之，因检旧稿，重定一过，语不求工，务取平实。从政之日方新，未敢自以为是，时然后言，或有济乎。

撮十四司事宜于官单之后，山东之盐、云南之粮、广西之铜，三司之繁可称鼎足，贵州之关则简矣。

初九日 至部。寅正入朝，贺万寿圣节，至卯正行礼。是日卯初三刻，上诣寿皇殿、寿康宫，俟还宫行礼，虽未升殿，而礼缘义起，自合如此。管理鸿胪者，径欲呼使排班，领班之亲王，时尚扈驾，必不容此草草。是日赖两揆持重，行礼尚整齐。

直庐晤孙大农，虚怀下问，固陋何以副之。吕少空言，东河马工、绥工后考无绥工名目。加价、帮价岁征之数甚巨，而入册无多。余谓两处并查方可。因念各工民帮之价不费，按年皆有征完。当徐与范亭、镜波

议之。

再改铸大钱议稿，以事理言则易行，以事势言则难行，存吾说以有待于后。要当不轻示人，若人存政举，夫复何疑。禧少农意在省铜，则非所敢知矣。

初十日 未至部。接见同官。提问大城民人余兆丰控案，所供与原呈略同。庄役王盛魁亦供催收酒例，令以酷济贪，可为发指。代立限状之代书王曰然，具有姓名，适现任王令应奎来见，询王曰然，则尚充代书者。此事自不难穷治，然赃未入手，姑听霸昌道复讯，再与华阳商酌。

检道光二十四年牟工，共应摊征加价八百三十二万两有奇，应查原报入于何年摊征还款。

东路吴丞言，蓟州倪故牧已征未解之款，掩饰补苴。语无聊赖，外间风气，可畏如此。

晚，阅四川督奏，部拨粤西军需内，有征还借修衙署兵房一款，银六万七千余两。据奏此项本借木植款；木植款又转借正杂项内之银，于二十九年归款时业已入拨。所言纡曲，究未知谁误。前闻之角垞，四川有征还未报之款约二十万两，岂即此耶？部中有不应拨而拨之款，必有应拨而不拨者矣。原折语支而多，恐有讹字。

十一日 至部。前撰《兵额表》，附论兵饷用钱，然为人言之，疑信参半，必试行而后真知其利病。府属四厅立捕盗营，每路把总一人，经制一人，额外一人，共马兵六十四名，战兵二十五名，枪兵二十三名，字识四名，凡兵百十六名，约俸饷二三千金。

愿船过谈移晷，令人怀抱为开，以大钱议及请农增租折示之。与谈畿辅水利，而称“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之语，何其雅切也。

董通副奏，烟馆案破获甚多，皆应缙决。兴贩五百两以下皆入缓，开馆则无论久近多少皆决，此可谓平乎。老子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始谋不臧，貽患未已，今又有数时骚扰矣。

晚，得北档房报，湖北请拨要需十五万两，申刻传旨出。何其亟耶？粤西过兵故耶。

十二日 赴库，监放饷银等项十三万余两。

至部。阅楚北原奏，知乞饷专为要需，非有它故。历年提拨如星火，

外间储备已空，此岂长久之计哉。楚北兼催淮盐匣费，余初疑其裁撤，山东司查出核减原案。余谓核减既有定数，自必于票价内征存，靳而不予，使无以办公，亦未平允。令以原案片付湖广司，兼属忠、何两友钞淮盐新章。

广西司友持稿欲领库款，向来皆验照。且言担承。余谓此事用担承两字不著，若可破例，则难乎为继。在库言库，不得不然，听其怏怏而去。又言已回明寿阳，余亦不与较也。

川督奏拨款不符，四川司自当挨查旧案，乃欲诿之他司，余不应也。与孙大农言，清查案内各省不知到齐与否。大农谓此一篇烂帐耳。余谓既已清查，便应有着，况故员及产绝者皆已请豁，而外间摊捐弥补之款，复按年坐收，岂可不问。因拟从直隶省查起。又与言河南加价一节，心苦而后分明。后但称好好，似好善而气不足者，为之奈何？

在部饭。过琦文甫，谈清查按限扣成提早之法，谓贵州司于关税办有成案。贵州司查无此案。又云须立限，限内方准扣折，限外仍如数着追。又及近事数桩，皆与愚见合。然文甫苦心熟手，余何敢望。与数各司人物：白，小心；忠，明亮，亦用心，有时固执；高，浮泛；钱、庆中、世中、马，经心；箎，时有执处；赵绶章，文采；杜，练；王正谊，用心；钱、步，中；熙，上；董，才微热；崇，天分胜；隋藏珠，用心。文甫论人，喜用心者，与余同。浮光掠影，但以外才用事，视若可喜，试之盘错立穷矣。

十三日 未至部。上御门办事。寅正入朝，卯初一刻成礼。上仍御元青褂，百官常服，挂珠。不服葛纱，漏地纱，竹丝冠。是日，六部以礼、兵、刑、工、户、吏为次。余初以京兆单班，欲舍彼就此，同官以奏事重于侍班，因从众议。领班者兼管捧本周旋，两尚书升阶跪，左右侍郎以次跪于后一层，陪奏在其末。领班者就位跪，乃俱起升降，皆自门下之东阶。及吏部读本，众皆避之于阶下东北隅。

未至部。回署，适微雨，憩一时许。福建盐务，薇堂太史作一略节，虽课额未有所出，而请裁盐道，其论甚伟，它利病亦具切实。余与镜波、范亭、冰如商，大意但请复水贩旧章，而不必改从淮南新章。于省城以南用民贩，省城以西用水贩。案《盐法志》，场盐定配一百三十万石，此

乾隆七年原额也。今生齿一倍，则食盐亦以倍计，计出场约二百六十万石。石百钱，则为十三万金。以半额入省西水贩，征课于西河关，石二百钱，是又十三万金，于课额可无短绌。其帑息之有关支销者，与官吏公费之不可少者，然后于东西两溪扼要之处，再为抽税。一以防私盐之东入，一以佐杂支之不足，似为简易无弊之法。至于节目，亦当详议。

十四日 至部。将晓，梦为歌词，似以省营缮命题者一阙。既就醒，但记四语云：楼阁五云深，莫嫌湫溢，好留余地，待凤子龙孙修。盖亦奇梦也。

至部。催四川司查拨款不符。裕协揆被宣，上问拨济湖北要需，又询粤西军务，年内若未能肃清，作何支应。中外空虚，上烦宵旰，典守者何以自安。余谓粤西即平，其善后抚恤，非二三百万不给，因述欲奏催浙江善后款项。协揆谓见到处不妨督促。然从政之日尚新，不得不从容讽议。

南路丁丞来，询以捕盗营俸饷改照时价给钱，则云并无窒碍。作事谋始，不可不慎，当更与杨治中议之。闻此款由两道关支，四路厅给文，营弁赴道支领。

十五日 未至部。文庙拈香。接见同官，谈兵饷放钱事，皆以为无损于兵丁，约计千钱一程，需费十文。闻各州县征纳多用票，亦不可不防其弊。宋代养一兵，费四五万钱，时未用银，大抵给以留州之款，实即今日之存留也。

检直隶清查复奏，截至廿九年六月，欠款提存司库者九十万两，本年春赋不在其中，自与上年冬拨饷银无涉。廿八年止，司库垫解旗租四十五万，而民欠实止三十万，其无着之十五万，按年扣还。本日阅元年豁免之数，竟至四十万，是两年又续欠十万也。此项既豁，垫解归补愈难。虽年扣一万，其实征解尚不足四十九万之数，所谓扣者，亦只空名而已。旧年只解三十九万，八旗一月实只三十三万。

宣化屯粮出棗，每石止六钱四分，加以运费亦不过一两二钱。京仓采买之便，无过此者矣。

十六日 未至部。入朝直日。夜分雨，比晓绵密无间，仰视云阴颇广，远近可期深透。初九以后，迭有阵雨，而皆未能匀遍。

户部奏事六件。湖广司速议湖督奏，迅拨湖北要需。江海关十万，河南、江西、山东盐银五万。福建司议复闽督奏，二十三年剿办台匪洪协动用银米。作正开销万九千余，台湾生息二万八千余，摊销养廉七万七千余，共十二万余两。山东司奏，换盛京牛马税监督开列四部侍郎。又复奏，江督请免淮盐缺销议处。上元等三十五州县被水。廿八年。浙江司议复浙抚请免三十年缓带银米。正杂银五十七万，漕款银十九万，漕米三十一万。井田科议复直督奏豁旗租见前。又引见四排。杀虎口监督。保送三人，俸涂三人。是日，四排舒侍郎赴贡院搜检，余亦捧签。山东司汉郎中。李燕昌拟正，钱庆善拟陪。留部主事振麟。又笔帖式福介。

雨盛而密，班联之内，莫不沾濡。卯正有旨，先带引见。辰正散直，踏雨而出。

检三十年正月王大臣会奏清查仓库妥议章程条款：一、永禁官垫民欠名目；一、革除已征未解流弊；一、严禁挪新掩旧之弊；一、严查交代限期；一、藩库实存，除留支外，宜实行报拨。近日钩稽之法，不能出此五条之外，而所以澄清其源，必自堂司各官始。所虑名去实存，各存一通融之见。官吏自便，则国家必大不便者，当熟思之。

十七日 至部。与华阳约今早报雨，夜分尚轰轰有声，四更则皓月满窗矣。卯初趋朝，途潦渐消。比至，晨曦满阙。到部，补画十三日堂稿。尚有十五、十六两日未画。属福建司友检直隶清查案卷，并宣化屯粮。

倪主事应观言，屯粮实系大米。询章程五条，则杜郎中学礼所撰，余极赞其周密。孙大农亦言，昔岁清查，内外劳敝，若旋置之，甚觉可惜，且纵不能清完旧欠，亦可杜绝新亏。余谓此五条当遍贴各司堂。大农亦以为然，然尚恐巧避其名，阴存其实。四川拨款不符，原奏语多辘轳，谛观乃知原借之款虽还，未尽入拨，又提款未到，均含混其词。

回署，细阅议复河南廿九年奏销题本，东河工需，前后牵涉，有前数年工程拨用是年款项者，有丁年之工动戊年之项，至己年入奏销者。工需向有定额，将不论新旧，但系其年奏销，即计入是年定额，抑各归各年核计耶。明日当更询之。范亭言，动款之年，造入奏销，即核入是年定额，非各归各年，前后并计。

各省奏销本到，自应一面题达，其不符者一面行查。然案牒纷繁，

复到与否，正恐日久不复省记。若各省另立行查簿，悬之司堂，条分件系，查复相符者销之，未复者催，不符者驳，庶有实际耳。后闻有五年总结之说。

臬司查复缉捕章程，仍将巡盐混入捕盗。遇此鹘突人，正须平心静气以处之。

薇堂太史又议闽盐于埕坎收税。一坎之产，岁只四石，多者六石，乃欲税银一两，恐不可行。

十八日 未至部。早，复阵雨。

昨得邹中丞五月廿六日来书，言韦正等大股尚肆，我兵已疲，急望大军痛剿。晨起复书。附。

前函待发，复奉手教，洒翰雍容，忘为倥偬戎马。如此雅度，殆吞韦贼等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蒂也。闻股匪尚肆，我师已疲，伫望大军合剿。窃计蜀中劲旅，将度严关。赛相国到后，二十日奏道，六月初四抵粤。事权归一，所赖赞襄调度，军纪严肃，贼胆自寒，详筹解散之方，再决歼渠之策。客兵脆嫩，勿使贼并力致死于我也。台端责在抚民而兼训兵，乡守团练，自属根本至计。人自为战，家自为守，必得贤守令为之倡率，赏罚劝惩，在所以鼓舞之耳。至民力单薄之处，不能不兼资募勇。此等务须来路分明，在妥不在多，有事易于用命，无事易于遣归，庶无流弊。乌都统廿四日练兵之请，必有胜算。此外尚有几入，足以抗衡卫霍者。华阳坚壁清野之议，与我兄用意略同，要须因地制宜，互相声援。至于首禁通粮，特宽擅杀，想早在示谕之中，无须借箸也。前后已拨各饷，可以用至几月，万望随时示知。目下即一鼓荡平，其善后抚恤，费亦不贲。中外无专款可筹，零星凑合，济得甚事。楚米五十万之外，能否接续，尤为可念。石甫、仙舫诸君子，虽素未款曲，然闻声相思，日裊裊于寸襟，驰驱贤劳，想各无恙。翰臣常晋谒否，惟时时有以教之。未暇别作书，便希道意。都中无甚新闻，唐镜翁言兵事书，想已闻之，不具。附寄可舟书。

固安详放火三次人犯，照例只流三千里。此人供窃二次，本作贼，所供放火止于挟仇，原不可信。且罪至三犯，即照棍徒屡次生事扰害例，

边远充军，似不为过。当咨部改拟。

缎库送催江南毛青布奏稿并原案。每年例赏赫哲青布两万匹，至廿八年冬，竟以山东白布抵放。不能节用，徒失体耳。

丹溪太史言，林文忠有《畿辅水利【议】》定著，因致镜帆，属录副本寄京。

十九日 到部。补画十五日堂稿。尚有十六、十八两日。

山东司钞得淮南新章两奏稿，两复奏稿，委曲繁重，尚须细读。

河南司抄得马仪工加价共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两，于道光九、十年起，限三十五年摊完，至咸丰十三年满。道光二十八、九、三十等年奏报，应征各四十一万数千余两，已完仅八九万至十一万两，民欠四分之三。闻此项向无考成，州县遂征多报少，中州民风淳朴，未完何至如是之多耶。此外又有沁堤等案，见另单。

宣化兵粮岁需三万石，而屯粮岁收六万一千余石，例只留备二年粮六万石，以防朽蠹，一以杜侵渔。乃二十八年清查案内，动缺至二十余万，折价多属通融，而二十九年奏销尚存十五万余石。南粮以数石运一石，而此则置之无用之地，当徐商所以处之。

范亭言，奏销行查之案，系五年总结。当更询之，若果有一定年限，亦有所稽考。

过华阳，商蓟州遗缺，尚未得其人，言无极谢令子澄佳。官场人多口杂，稍不相谅，便易睽乖，同寅不和，大率由此。开诚心以与人言，虽一时未悟，久后当相信也。

孙仪国总戎，廿三年旧好，久不通问，昨遇于直庐。今日来，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言福山镇近兼辖狼山在通州、苏松在崇明两镇，及提标川沙、吴淞之水军，事权不归一，于船只兵力，每有越俎之嫌。崇明孤悬海外，兵饷由州县发钱，多搀杂短小，官便而民不便。言烟禁宜弛，禁之而徒有文具，何如开之可塞漏卮。言江南兵气不扬，自系于水土。仪国言用钞之利，大觉色舞。

二十日 未至部。早大雨，谢同官不必来。

近日风气，多以惠奸为积德。晨起，驳正府属五案，日遂加申。霸州郭袁氏自缢一案，要证未到，南同遽与详销，亦飭复审。宝坻详拟小王老一案，批：

查律例载，寻常盗劫，未经伤人之伙犯，如曾经入室助势搜赃者，一经得财，俱拟斩立决，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其止在外瞭望，接递财物，并未入室搜赃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发遣。倘地方官有心姑息，曲为开脱，该督抚据实题参，交部严加议处等语。兹据该县详获听从逸贼葛二行劫事主曹立苍家案内小王老、刘三二名，并窝主刘二一名，审拟具详前来。除讯明刘三仅止在外接赃，不知葛二有行强情事，并刘二容留小王老等十一人居住，讯无同行分赃，所拟军流各罪，尚属相符外，其小王老一犯，据供听纠临时行强，首犯葛二两次砍窗进屋开门，该犯均走进堂屋内接赃，向外传递，旋分赃京钱三十吊，供词凿凿。是虽未亲手搜赃，实属入室助势，与在外瞭望接递财物，并未入室者迥不相同。该县因该犯仅止在堂屋接赃，并未入室助势，声请情有可原，以首犯未获，监候待质。查例文，入室二字，自以门窗分别内外，是否进屋之后，又有堂室内外之别。其在屋向外传递赃物，与在外瞭望接赃，是否有间，例无明文。案关出入生死，本衙门未便遽定，仰候咨明刑部核复飭遵。再，刘三供不知本籍何处，显系有心逃逸。该县务将各犯牢固监禁，倘有疏虞，定即严参不贷。

得五月十七家书，下午复，并家用等项。草立章程。粤西奏陈核汰兵勇，申明纪律，多购间谍，解散贼党，严断接济。此五条果行之得法，贼不足平也。

廿一日 至部。补画十六、十八两日堂稿。本日稿外送，二十亦未画。孙大农言清查当有专责。余谓闻当时本派有总办司员，问广东司可也。今日广西即一鼓荡平，而善后费亦不贲，欲筹专款，只有清查追完扣缴之项，可以集腋成裘。

陕西司本单，甘肃办理回疆军需内地尾案，除销实存银一百二十九万八千四百余两，当即裕协揆所云屡催未报之军需，惟册尾称俟题报完竣，另行查明确数，奏请封储。案，甘肃原额封储三十八万两，现存一百八万八千余两。文甫手折当是道光二十年额。

阅淮北五局三卡章程，似闽盐出场纳税之法可行。至青口之隔洋散漫，可设团长稽查，亦不必以埤坎难于查核为疑。初淮北拟行十万引，

及行票则至三十余万引，余食盐加倍之说，亦非臆断。《会典》载，淮北三场，淮南二十一场，福建十六场。

廿二日 至部。画本日稿。陕西司查甘肃原额封储无存。又云余银五万两，并入回疆军需存款。文甫折内之数，想即军需款项，其百二十九万，则奏催未复者。

口外各城封储百万两，伊四十，阿、叶、乌各二十。各府分贮，除动缺，实存十四万余两。

回候孙复生总戎，谈移晷。大钱之事，本部未议，而外已传播，人海悠悠，其可否相半固宜。复生喜钞贯之说，谓得此则公私充羨，百废具举，未免为浮言所惑。因谓筹国务从其大者。余谓国用之大，无过兵饷，当与河工并改用钱。复生未以为然，言各营如差费等项皆摊扣。余谓银可摊扣，钱之摊扣，更便与银。

廿三日 未至部。昨日溽雨侵肌，晨起肚腹不快，服藿香正气丸。连日泥淖崎岖，今日始觉疲乏。

校明日奏折三件，附片报各属雨均透足，惟霸州、文安、保定雨仅三四寸，数处地洼易涝，沾溉亦觉有余。因俱系深透，故未开单。

廿四日 入朝直日。户部奏折六件。豁免处复江西抚奏咨追各员应免赔项。山东司复直督奏天津口岸带销滞引。又复芦盐奏豁灶欠。福建司复闽督奏查明民欠。北档房奏筹拨部库六十四万。长芦四十二万，山海八万。现审处奏三月办结案件。又三库月折各一件。引见库使，有旨：著锡敬调补。

顺天府奏，密云县吕圻升昌平州。附片报雨。又月折二件。

散直。已正到库，监收淮安等款。已午正，过部治事，食。回署，申正。

廿五日 未至部。是日暑甚。接见同官。

闽督奏减完代课，户部议驳。有旨，令新任督抚讲求变通。五月二十八日旨。前邀诸同乡商议，薇堂太史先后两策，余窃意不可行。昨复建一议，欲节节收税，于课额不至短绌，其事自属可行。余意闽盐之弊已极，今日建议，自以请复水贩收税旧章，其言自理直气壮。盖两淮之改票，犹属更新，闽盐之收税惟求由旧，非徒拾人牙慧也。

太史欲出场过关，每石均税一钱，按原额之盐，可得银三十五万余两。余意建言而即定税，则事近言利，莫若但说办法，其税则多少，由外省酌定，总以所收之税，足抵所征之课而止。至其未尽事宜，如照票法式设关制度，目下官先堆盐，以维持场价，将来去海远者储盐，以仿常平之意，皆今日所当早议者也。

廿六日 到部，补画廿、廿一两日堂稿。赵笠农霖观察、顾香坡太守前日来谈。闻将出京，尚未造候。晨起，作书两缄，以笔墨代送行，兼告罪，出城必得半日暇。两处公事稍闲，又遇暑雨，乃叹郑当时不易学。

何主政国英言，内府需费，莫若于户部旗租拨给，何必庄头。余谓，此官民所祷祀以求者也。

在署画煎炼低铜火工稿，百斤只得净五十四斤。从低铜计工，抑从净铜计工，尚当问之。次日，查火工由低铜起数。

廿七日 到部，补画廿三堂稿，尚有廿五一日。井田科言，存退项下原租有数者只一千余顷。余或未经议定，因属催地方早复。

保定李令来见，才具肆应，虽未可知，而人自稳妥。检《福建盐法志》，此书成于道光十年，其奏议一门，则新案多，而旧事少，非作书之体也。《户部则例》成于十一年，有嘉庆年间已裁盐场而仍旧开载者。洪白、赤杞、涵洲、浦东。亦有已添设而未载者。福兴。官书不足恃如此。

闽盐关税太密，究恐非体，当思所以变通。

廿八日 未到部。廿四日奏准豁福建民欠银粮百八十余万，是日同乡谢恩。将寅初，大雨如注，数刻滂沱，坳堂皆满，踏雨登车，水至马腹，绕道至再，始进东华，辰初行礼。

过实录馆，与钰翁商闽盐新章，谓但须岁支不绌，民食常充，私盐不至，有此三者，自可准行。余谓闽盐之价本贱于浙淮，患在外侵，而不在内灌，惟船私、商私断宜禁绝。至民食，则先留现商，徐议常平。惟税额一项，政须斟酌妥善。

廿九日 未到部。江南司送王营减坝捐输议叙折单来，中宣宗庙讳下一字末缺末笔约二十处，夹签令改。

检《盐法志》卷二，节录养灶借帑缘起，并盐价、场员数段。产盐之地，太贱则病丁，太贵则病商；售盐之地，太贱则病商，太贵则病民。

若两边筹款收束，以持盐价之平，庶几行之无弊。至仿照社仓，得息还本，持之以久，存乎其人。

未初得廷寄，沙河近京咫尺，行使小钱，因有人运往图售，有收买之人而后有贩卖之人。商之华阳，委刘令铠往会查。

七月

初一日 寻常朔望在二十七日内，常服不挂珠。惟朔望遇大祀祭日，则补服。入朝奏初七、初九考试翻译，生童。请钦命题目。

户部加班，奏折四件，片一件。员外郎骥善保留。江南司王营减坝捐输准驳。六十二万余两，千六百余员。赏蓝翎片。山东司奏淮盐江西岸费。又奏豁免民欠清册未到，可否将经征未完处分留核。清册未到，而先开参，留俟册到核办极允。闻前件云南司持不下，岂以漕项与地粮不同耶。清册未来，开参先到，即置吏议，人亦无词。然蠲免即施，罣议之官，不久亦必开复。一予一夺，徒资吏胥需索。昨大农以为问，余劝决行，今日悟余言之不谬。天下无不可忠告之人，顾吾心公私何如耳。得旨，乃照前案。

浙江清查章程，以每年节省项下十一万余两，按照完数，分成归补，立法甚善。如亏空一万，而其人能完五千，即以节省项下五千足之为全完。即完十之二，亦助以二；完十之三，亦助以三。弥补一钱，即免累两钱，自觉踊跃。不知此法，能推行诸路否耳。

初二日 寄竹伯书。盛暑。至部。湖广司欲为湖南催厘费百余万，余谓外间未奏，亦未咨，部中何乃如此。两淮已改厘费为岸费，即咨催亦必不理，徒觉语言无味耳。孙大农已画稿，余则却之。再思兹事甚小，不必与同官为异，却之使知吾意而已，遂于初四补画。

井田科议庄头事，余谓但事体行得动，经费匀得开，无不可通融之事。有旨：妥议。不如是，终觉未妥。

是日，添派综理清查三人。

初三日 未至部。入朝直日。奏浙江清查章程。又奏江苏捐赈议叙片一。

回署，顺候楞香学使。坐客相续，未初始饭。检闽中盐务数则，汗出如浆。

初四日 早，赴库，监放十五万余两。过署，补画二十八日堂稿。尚有廿五、廿九、初三。

回署，得家信，知瑚媳夭折。忆自戊寅三月，先室以产女亡后，璨妇林以小产成瘵不起。今瑚妇翁孕八月矣，坏胎下而气旋绝。前后相踵，殊可悲悼。所遗三女茕茕，尤可念也。

是日，奉派乡试监临，同事为富光禄容斋。未刻晤谈。

得汪少逸书，言金田尚未得手，录寄股匪一箒，如蔓之延，收拾不易。检前拓輿图，独东北一隅尚称安堵。当日建省桂林，大有深意。

初五日 未至部。接见同官，询乡试事宜，供给不过循照旧章，当以调水为第一要务。

蓟州孙牧在省日久，近复因公被议，因委人署篆，孰意其潜往京中，比委下乃来，自当且令回任，将署事撤销。不知者或疑令出惟行，岂识物来顺应，不必容心于其间耶。李少伯知此，故是通人。

久香过谈半日，余亦借此休息。闻角垞大有起色，为之心慰。

初六日 未至部。入朝。领翻译题，入贡院。

过候英彦甫，谈移晷。华阳来，未晤。

昨午后微有感冒，早起多著一层衣，乃得透汗。伏暑正酷，所宜加慎。

得椒云书，言被议之冤，未复及古樵及同乡戴镜蓉事，前者有书与岵瞻，想以[已]视之。

福建云霄厅，嘉庆三年将南胜同知移驻云霄盘陀^①岭，割漳浦、平和、诏安三县地属焉。

初七日 加班。入朝具奏。改拨贵州兵饷九万余两。拨芜湖关。得旨依议。至部，补画廿五、廿九、初三三日堂稿。

派会议庄头，各友言内府向庄头征取差钱，系按庄头等第交纳，其地亩只分多寡，不分上下，与户部章程迥不相侔。今差项即无所出，而地利又不能强齐，真无适而可矣。国家二百余年，未尝加赋，而于五百里内忽议增租，一不可也。户部不任受怨，而以违例之罪诿之他人，二不可也。

^① 广陵本作“陆”。

总之，户部可行，则地方亦可行，若部中明知其不可行，而令地方官奉行，内府号令，剥民力以奉庄头，即户部自问，亦当知其不可也。

接初六日翻译题目为：纯庙南巡江浙豁免钱粮谕旨一道。

晚，阅闽中奏报，东西两路官帮一年届满，核计有盈无绌。原奏以每年盈绌确数专折奏报，如有盈余，尽数缴存道库。计东路领本四万两，盈余百余千，西路领本十八万，盈余二千三百余千，又另款盈余约七千千。东路三十年四月、西路七月截止。闽商之数极矣。月余以来，拟为复行贩税之请，粗加搜讨，而终恐场地散漫，茫无把握。今进说更非其时，莫若逐件抄撮大略，稍加论断以有待，然安所得暇乎？

初八日 未至部。入朝。领翻译题，送入贡院。

记闽盐各场沿革、引目增减两段，建言既非其时，只得徐徐之抄撮，以备将来之用。至引课散数，似宜与代销、配运、加耗、盐价，共为一表。其各门则纪总数，附以议论与表，详略互见，乃颇有体要。

昨晤卢香生少空，谈监试事宜，弥封与誊录，当间隔勿连。又言弥封官须挑取精壮者。今日阅旧稿，则弥封本系先择其人，其余始签掣各所。文副宪言，旗号与汉号须一一相间，可以杜喧哗，然犹有它虑，或三场用此法，以免中秋夜之号诟，更与富光禄商之。其后中秋夜，旗号却安静。

初九日 雨，是夜月。至部。补画初八钱粮稿。

浙江善后军需数年不报，前商奏催，而本衙门各司稿案先自不符，何耶？据原案商捐百五十万，而请议叙者只六十余万，殊不可解。昨阅监临稿，多是照例，令送容斋处。

久不酬应笔墨，今日乃作数件，如不学何。

挽庄太恭人：粉社仰徽音，忽报悲风生静树；柏台需伟器，更将爱日祝重闱。

至部已一月半，苟暇必到，到亦不敢遽思退食。然静念纸尾署诺之外，何者有益国计民生，不觉愤急交并矣。愤则心先不平，急则事亦无序，和缓真良医也。八月十四日补记。

初十日 未至部。接见同官。

月余以来，为闽盐擘画，头绪纷繁，加以日间两处公事，实不暇给，今不得不姑置之，以需余力矣。晚作家信，并百金，由李晓村寄。

十一日 未至部，入朝直日。

户部奏事三件，片二件。议复甘肃请免历年民欠，将不符之数行查。片奏大学士杜倬禄；奏派监收奉天谷石；议复两淮官亏商欠。又附片一件。

是日，引见三名：员外王茂荫补江西司缺；学习主事王友端留部；运员云南富民县知县郑自耀。下直已正。

昨奉上谕：吏部奏前署平谷县知县王乃谦被参革职一案，奏咨两歧等语，著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各将因何两歧之处查明，据实复奏。退直，过华阳商酌，只有据事直书。回署小憩。灯下拟折稿，至夜分，粗有崖略。就枕辗转不寐，心血不足可想。

十二日 早起，誊折稿。至部，补画初五、初六、初八堂稿，尚有初十、十一。

井田科商庄头事，与内务府甚难合议。孙大农痛切言之，其实心可敬。又谓所奏六条，万无可驳。余谓六条尽驳亦可，但户部行得动，则地方惟命是从。是日，华阳至库，因将折稿与商，承删改数处，未初交誊。

十三日 入朝。奏平谷县被参奏咨两歧一折^①，留中。

奏为知县被参革职，奏咨互异缘由，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本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吏部奏前署平谷县知县王乃谦被参革职一案，奏咨两歧等语，著直隶总督、顺天府尹各将因何两歧之处查明，据实复奏。钦此。臣等查本年正月据北路同知详据署平谷县知县王乃谦报称，县属孀妇李王氏，控夫侄李九苓私卖公物磨盘，其姑李李氏称磨盘系其婿许登榜所给，并非公物。正在集讯，詎李王氏因抵质其姑不过，偷带小刀，当堂自戕身死。经该厅委顺义县知县李振纲验详。臣等以此案起于细故，且有李九苓、许登榜等可以讯问，乃该县率令孀居儿媳当堂自相抵质听断，实属粗疏，批厅提审。嗣因验详例限久逾，恐原审有威逼情形，委验之员意存推诿，于三月间奏参请旨，交部分别议处，并声明解交直隶臬司审办。旋经部议，

① 广陵本未录此折。

王乃谦照违制律拟以革职，奉准移咨直隶总督并行知臣等在案。嗣于六月间准督臣咨称，据两司会呈，李王氏当堂用刀自戕身死之处，现经臬司审得，委因该氏被姑呈送，临审之时，抵质其姑不过，短见轻生，并无被问官威逼情状。该县失于防范，尚非故违定例，请一并声叙，听部核办等语。经督臣分咨吏部，并臣衙门亦在案。查臣等原意在王乃谦不应孀居姑媳当堂抵质，致酿命案，因参其遇事粗率，且州县审理词讼，遇案关伦理者，必须善为劝导，委曲求全。往往有诉讼之人，一经感悟，父子兄弟遂相持痛哭而复归于和好者。若地方官径情直行，鲜不决裂。今该县使无知妇女尊长卑幼面相抵质，其听断乖方，实不仅疏于防范，是以特与严参。而督臣来咨，据该臬司以李王氏有应讯情节，与小事应提，子侄代质者不同，讯无问官威逼情形，实止疏于防范，是以咨部核办，此奏咨所以两歧也。再，查此案经臣等奏交臬司审讯，与寻常案件不同，乃该臬司于案结之后，仅详督臣咨部，并未将审讯各情向臣衙门详复。及准督臣来咨，已在咨部之后，是臣等原参情形，应统俟部中核办。其两歧之处，臣等无从拟议折衷。所有遵旨查明知县王乃谦被参一案奏咨两歧缘由，谨缮折据实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是日，季考金台书院，以奏事未能亲往。】

到部。补画初十堂稿，尚有十一日。孙大农属查登记款。

不出城者月余矣。是日，在部饱饭，出城候客。

唁庄牧亭内艰，尚有重闺在，此别不知何日复聚。言营制兵额册，已核对装钉矣。此事不知费几许精力，天下有心人，诘多得耶？

过范亭谈，闻锡侯有内艰之耗，为之黯然。闻河南岁亦节省十三万，弥补无着官亏。余谓浙江提半补亏之法最善，范亭未以为然。但此事总须吃亏，方能有益。又以折成限缴之法与商。

唁黄太史统失偶。过戴云帆谈。

与棣园、萃珊集久香寓，公钱云帆。月余无此谈宴之乐，回署已曛。是日，未画京兆稿。

十四日 入朝，与督察院，会奏稽查会馆。晤涤生。

至部。画初十堂呈。赴库，监视启闭。是日，平做饷银，本系寿

阳班。

午后小憩。晚，寄远堂书。

十五日 寄竹伯公函。未到部。

送新进生员入学。谒○○圣，并拜○○牌，宣隆学校以端士习○○○圣谕，以敦品立学规之。彼都人士，未见有虚受之意。稠人立谈，足知其无补也。

西城候客，回看富容斋。福州老馆落成，同乡小聚，回署将暮矣。

十六日 到部。补画十一日堂稿。尚有十五日。赴库，放饷五万余两。

与档房谈粤西筹饷事。群盗如毛，颇难烧薙，虽粤海已筹百万，而近日客兵到者愈多，用度愈广，一旦以饷为言，则急如星火，安得不未雨绸缪。余意今岁时和年丰，定额正供自足已供本年用度，莫若将各省应拨款项有在年额外者，奏请汇提司库，以备粤西善后之用；徐加察看，或令解赴湖南、广东司库收存，以便就近拨用，方不至临时掣肘。

外省扣平一款，原以补部库前亏，今亏已补完，而扣如故。以今日银价之昂，扣平六分原不为刻啬。第外间如江南等处，竟将此款公然借动。既动，则弥补需时，莫如将各省扣平项下，凡从前扣存而未报解，与后此按款续扣之项，由各藩库加谨收存，以待粤西善后之用。又各省清查后有节省弥补之款，有随限完缴之款，亦在年额正供之外，可以为意外不时之需。盖此等额外之款，散之各省则见少，汇为专款则见多。虽抱杞忧，未知同官以为何如耳。

傍晚，至后园小憩，事至应接不暇，则气亦动心，不得少此疏散。是夜，月明如昼。

十七日 到部。前查档房登记册，江南一司八百余万。今日司友以奏催稿相示，并云部中不能查清。余谓笼统奏催，外间何由登答，至登记乃部中章程，与外间全无干涉。有一笔之登记，必有一件之稿案，不得谓不能查清，只好各位吃些辛苦。因与禧少农言之，谓前此屡欲清查此款，皆以案牍纷繁中止。余谓今日已经清查，又逢豁免，就此开除，可以事半功倍，但不知能如人意否耳。

得家中六月十九安书。

午后稍暇，姑拟豫筹粤西恤费折稿，大意以各省应拨之款，有在年

额正供外者，皆令专储，以待要需。略云蹂躏既久，焚掠尤多，以民贫地瘠之区，当创巨痛深之后，若不广筹恤费，何以安集灾黎。一各省清查弥补之款，一各省扣平之款，一部中登记之款，惟此款钩稽极属不易，任怨耐烦四字尽之。顾此事不宜轻发，尚须熟思审处。

晚，阅粤西奏报，六月廿七日乌都统击象州股匪，一日七获胜仗。博白、刘八一股，亦会剿歼除。

十八日 未到部。复阅金台书院课卷。得竹伯来书，以复奏平谷令被参事为问。

十九日 御门办事。寅初一刻起，三刻趋朝，比至未曙，而既盈矣。卯初行礼。是日，以兵、工、刑、户、礼、吏为次。

户部直日，奏四件。议复将督奏参革知县亏缺银米罪名，得旨援免。又复直督奏清厘藩库就款开销，得旨依议。又复漕督奏裁船恤丁，议驳。有旨：依议。井田科议复直督奏旗租豁免。有旨：将来延宕，尔部即将该督一并附参。臣意既奉严旨，自可以力挽从前积习，于率属较易。而不知者，不胜有恩宠盛衰之感。此则存乎自任何如耳。

带保送张家口监督十二员，本部员外郎郭锡荣补缺。到部。补画十五日堂稿。

饱饭出城。唁吴香谷通家外艰。唁苏庚堂给谏继母艰，因与谈家居之难，于清闲二字殆成虚语，给谏为今之人望，惟早出为宜。

候涤生，见其所作藩部表。有不设札萨克各部，它书皆略。谓余争租夺佃一案，不难于撰折，而难于能令人降心相从。余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此语非阅历不肯信。至进说以渐，而事理又十分踏实，则不我从者亦罕矣。

二十日 接见同官。刘令铠前署怀柔，有未通详命案，虽委办乡场供应，而不得不令赴会审。余语两京县，吾于诸事皆存恕心，惟玩视人命与婪取民财，则断不能迁就，所望同官共晓此意。客散，已将巳初。

日来孙大农请假，裕揆又有易州之行，禧少农体弱事多，因不得不至部。近日渐有将登记查催外省者，昨思江南司登记八百余万，既不能因端竟委，只有由后溯前之一法。至筹饷一节，前为北档房言之，今日又为山东司言之，但恐面从，退而泄沓耳。

复竹伯书，库款、旗租、平谷案、宫令、协饷。不能自休。缮毕，已黄昏矣。

有控东安盗窝者，拟密札南厅，次早发。

廿一日 至部。见档房有各司登记草册款目，并不谓多，每件有事由，有银数，即重复亦可稽查。其注销之件，除江南、山东两司外，皆颇明晰。若本司清册，当更易于稽核矣。不识司友何以推托，总不外悻悻二字。闻司册散在斜房。时已巳正，询江南、湖广两司，尚虚无人，为之慨然。积习已久，平心苦口，不知能得群力否耳。

伯恬至。得岫瞻书，言椒云在中州极肯任怨，库储大有起色。伯恬言其操之太蹙，所属有不能堪者。任怨之中，亦不可无鼓舞之妙用，此事分际大难。又闻蘅洲公案将以借贷拟结。果尔，恐难瓦全。

晚，与礪兄手谈两局。数月来创举也。

廿二日 到部。补画十八日堂稿完。与江南司各友崇禧、高镇、黄培昌、成琦谈登记一节。江南一司当分三布政为三册，以千件计之，每布政仅三百件。若两人共理一册，一人只理百余件。且一件之稿，登记数款，往往而有查检稿案，则诸君任之，其重复者，仆请分磨对之劳。至书吏不可不与以奖励，以收其力，破其畏难之疑，示以必行之意。开诚忠告，于公事力求有济。诸友遂释然以退。定册式一版或四款五款，次日定为一版五款。格以横线，旁书年月，上方书一件，某人某款，其数若干；空下方，为随时填注之地，催复拨销皆注年月。庶一目了然。少顷，山东、湖广、河南各司友继至，与议前事，皆欣悦乐从。乱丝当理，人所共喻，特无为提倡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益信。井田科忠、何以内务会议奏稿相视，大意每亩一钱，以上之租归庄头，一钱以下者归州县。其折斡旋圆到，颇费经营。

二十三日 至部。昨晚，见直督复奏筹解部饷一节，以为无款可筹。余谓部中当指款催提，何为笼统向人求丐，此自部中款目不清故耳。忠諄言，山西司向有记欠旧档，可与登记册磨对。熙麟言，外省扣平，留备粤西善后，已为裕大农言之。又云裕大农、禧少农总以部库不足为忧。其实当时库蓄为数虽过，而其中实有九百余万之库亏。以实在而言，则今日当稍胜于前数岁也。因询以时和年丰，则一岁正供，入当敷出，亦

以为然。

闻浙省有下忙并归上忙催取之举，当造久香问之。大、宛考察冒籍，人言汹汹，昨有代诉者。拟与请部示，华阳以为不必行，亦是不犯手做之法。次日又代收三词，遂封还之。

二十四日 入朝。户部加班，奏二件。晤熙麟，复与谈筹餉事。浙江输米议叙，仓场搭放白麦。

至部。是日，禧少农亦冒雨至，遂先回署。任事易而同功难，政须步步斟酌。自己任事易，与人同事难。自己任事要不失人，与人同事要不失己。

傍晚，汪蘅甫至，谈外吏之难，有推重吾两人者，自问何以堪此。言浙省豫征之事系讹传，或富户通融，先借本，不掣串。又言并征下忙，乃豁免积欠之后，州县不得已之办法则诚有之。豫借并征本非正办，此中必有它故，非局外人所能喻耳。又云途中遇季制军，亦引重，并有赞成之处。又云黄寿臣不得坐升，势将引退。

杨治中定署通永道，遂回告之。闻康粮厅于供给仍不愿承，当面托之。袁司狱有所干，直以不可谢绝。语人以诚，受怨亦浅。

二十五日 未至部。接见同官。昨仍委粮厅总办供给，今日并手版亦未到，闻将以疾辞。宛平报销陵差，旧只一万八千余两，今年至四万四千余两，当驳藩司复核。李少伯前修房山城垣已过半，接手者不终其事。今摄理将回避，可谓会逢其适，当令往鸠工。

偕富光禄查贡院工程，闻送题筒在放牌之先，当查。傍晚，拟沙河小钱复奏折子。

二十六日 至部。与熙麟、董醇谈清查案内，有已离省人员完缴欠项，仍解原亏省份。此事殊周折不便，云已有湖广驳案，须付各司画一。

直隶将清查完缴之项，由外间支放，司友将议驳，但原追系何项，亦应查明。有应解部者，有在外动垫者。山东司呈议驳闽东路归贩夹片，为改二语。

周景垣前辈新擢臬司，自通州至，言渠在通永道，房山周令不必回避。又云部友囑断不可请示，此则明明蒙混矣。今定应回避，又以顶补有缺，而前缺未奉部复为解。外间事掣曳如此，殊使人闷气不可耐。

愿船过谈，宝坻小王老人入室盗案，因在堂屋，比照窃盗已离盗所，

应免死。此案因疑故问，既经律例馆比例议拟，又无人命关涉，自以开网为宜。经事固能长智，然不可恐人之议吾后而不实事求是也。

二十七日 值日入朝。奏折三件，片两件。议复广东捐输经费，阅时三月，捐输者六百余人，所得只十一万余两，大抵皆贡监职衔常例。兹事之无补，亦灼然矣。片，运使赵镛捐赏花翎。议复淮关短收税银。议复浙抚奏豁灶课。片奏新修则例，以稿本刊刻，正本进后，留中未下者数月，左右以一言请领之易而不为，乃极力将顺，岂以事小不足言耶。

直庐与华阳商定，以治中署通永道，以李少伯署房山，以叶令坛署东安，以李令镜瀛调密云，替高逸帆回，别作调遣。

到部。昨周景垣廉访至，言通坝收米，视常时不及一半，恐冬令又须打冰。今年南米较多，屡接各帮到通日子，扣闰限外，率早一二旬日。窃意从此时和岁稔，积习渐可挽回。乃以百余石湿米交部，经纪至二十余名。若辈以在刑部所费，欲取赏于旗丁，故作意留难，向日盘三万石，今不及半，以致连樯十余里，不能及早回空，事事可虞。漕事虽隶户部，而各有典司，奈何？奈何？是日，与熙友谈及，云欲文催则可不必，只能分忧耳。

出城，过候牧亭。候衡甫，未晤，崔虹桥则已行矣。唁锡侯内艰。晤久香，谈农部友评余之语，总须去其浅露而已，若汨泥扬波，性不能伪。邵子云：若无刚果难为善，既要精明又贵纯。以厚重为本，以明决为用。微斯人，吾谁与归。候角垞。

廿八日 卯刻赴库平银，已正方毕，未及到部。赴午门，验看月官班。未入。陈文庆举止轻浮。

接竹伯书，言冬间须请协拨。

接家书，知少农信已达。罗婿物故，为之怆然。

庆芝舫过谈，仓场固习，欲破良难。

二十九日 至部。补画二十五日稿。乡闱伊迩，公事纷集，适达轩比部至，陪游后园片刻，亦忙里偷闲也。

三十日 至部颇早，司友未集，遂先散，而已巳初矣。检乡闱事宜，极繁重又极细碎，胥吏又不可恃，奈何。胥本才智之称，自庶人在官，不能与农夫同受百亩，其才智所用，概可知矣。

八月

朔日 加班。奏派换崇文门监督。正裕诚，副书元。是日，己丑同年公集，不能到，属久香为婉致。昨朱惕斋世叔士廉留别未收，并属善为之辞。

退直，过华阳，谈平谷案情，委曲已达天听，直督于前月末奏到。有旨：交刑部核议具奏。初二日，将卷送部。

回署，接见乡场内外委官约六十人，未得尽吾意，不可不使知吾意，此事大难。

晌午小憩。复接见同官，大、宛及南路厅谈及命盗数案。余谓讞鞠所及，罪名亦止于是，意为轻重皆非也。

初二日 入朝，奏请钦命文场及宗室场题目。由兼尹于初八日一并领送贡院。又奏房山县宫国煦改简。又会抽查漕粮御史奏头进漕粮收毕。约五十二万。

直庐晤特芳山前辈，时兼管国子监，言大、宛籍贯事，其出结之十二京官，亦赴监具呈，遂觉无措。坐中有劝令具奏者，几至攘臂。固属有激使然，然亦何必如是，事理至平易者，尚瞻顾无人担当，其他又何冀焉。与子嘉言，早办一明白回奏。

李少伯来别。本源既清，肆应亦从此出，非有体而无用者，斯才决不易得，岂足为皮相者道。

月前拟杜绝闾艺暗藏认识一稿，为废眠者一夜。徐思所立之法，究不足以防弊，且立法仅堪以一试，至明年则又出于所防之外，尚非善策。塞洪流易，挽积习难，吾将如之何哉。

傍晚，久香过宿，翦烛畅谈。曾涤翁询平谷事余意云何，余初意启衅之李九苓不得仅拟答罪，乃层层回护，殊不可解。今有旨下刑司议，更不容复赞一词矣。

初三日 承祭先师，寅正初刻行礼，望燎而曙色将分矣。惠农托领诰轴，由隗西杨生寄交久香。

华阳过谈，闾中各所人夫，须时加封闭；本署差役，须带三两人，以便传唤。闾中事务极繁，不知从何处下手。日来令各写为一折，以便检查，究亦未能详也。

是日，堂吏始携稿来画。本日、廿八日、初一日。晚，后园小憩。

初四日 至库，发西四旗饷千十六万余两。

至部。补画初二，预画初五。各司友多以稿来，约数十件。半为月存，半亦例稿耳。复噶吗兰报恳稿内，司友拟甫经开垦，何以有民欠二语，寿阳令去之。二语驳诘，理本未足。余初以为是，徐思乃悟。升科太早，则输纳必艰。不必有其事，而实有其理。

初五日 直日。以考书手，未进班。

早，子嘉过谈。

考验各府，送到书手九百余人。告病四十余人。

江督请添拨南河工需，以遇闰为请，并以二月所拨防汛，与各处例解不齐为词。河工防汛，本以节气早晚为限，何以遇闰而秋汛加长。前已与司友言之，今复奏仍未之及，何耶？又复奏稿有转旬即届秋分，岁料银两可以通融借动，则尤非是。预购岁料，本为来岁之需，外间不得已因而挪新掩旧，此积习也。工需多费，款目不清，率由于此。岂可部中教猱升木，拟删此节。又改两处，令送各堂酌之。

京尹文稿画至今日，明晨送印至兼尹处。

署东与治中官廨相连，各书吏集卷分三，喧呼彻夜，以饼数百枚犒之。监临应用紫笔。

初六日 分卷至辰刻始毕。令经厅送府尹印于兼尹处。入闱。礼部知会，红青褂、朝珠。柏太宰，舒、翁两少农先至，送入内龙门。汉监临居院东之敬事堂。

偕富光禄、陈府丞点进书手。外帘各官掣签。刑部杨映奎后至，有违言。弥封一所，本由拣派，已得签者，不肯互换。是日派者三人，掣者一人。

分派内场各委官，申正而毕。酉初封内外龙门，上灯后用监临关防，委官六人监之。

初三行礼后，膝上告疲，今日趋走费力，何其恭也。

王吉传之四语，时服勿忘。

初七日 早起而关防尚未用毕。核计坐号不敷，商将小西天匀半为考生坐号，余半仍归誊录。出昆二井号，尚有百余间，亟令修治。点进号单，核对号印，传各所官盖用坐号。前怯不一，敏钝亦殊，自未正始，

直至子时，尚未毕也。余先寝，提调监试巡视至丑初。倒用号印者二，以紫笔勾之，盖关防其上。

初八日 寅正遣视同事，尚未升堂，乃盥漱先出，徐有至者。交卯初，砖门传鼓，亟偕同事启扃。卯正起点名，往来巡视出位者，诸生之守蹈规矩，远胜于廿年前，应名鱼贯而入，殊属可喜。计报名原册九千一百九十八人，内外帘回避者二十三人，不到五十人，实点进九千一百二十五人。

未初点毕，未正扃门，查号。

晚，邀富光禄小饮。

初九日 卯初领出题纸：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赋得山色湖光共一楼。得摩字，五言八韵。官韵甚险，见者莫不咋舌。询内帘检韵府柳诗：反宇临呀摩。又字书摩豁。用二场关防。昨夜起。辰正毕，用二场号戳。

是晚，月色甚佳，红灯两行，正战士衔枚、春蚕食叶时也。

初十日 巳初放头牌，旋放二牌，即流水而出，三鼓始净场。某监试以供应细故，言及〔极〕简慢。余呼承应丁役，将予杖。初九、十二、十五三夜，名为保场，例有酒果以供监试。坐夜者以为未设，故怒。奎侍御福言，丁役无罪，乃释之。实已陈设，某先散矣。听言不可不慎如此。

是日，借读邸报。国子监奏贡监籍贯印结一节，有旨：特登额等奏：据大兴县监生孙启盛等呈称：直隶京官刘岱骏等把持印结，阻挠考试，恳请查办。复据刘岱骏等以该贡监等籍贯于例均有违碍，连名申办等语。著顺天府会同直隶总督查明核议，据实具奏。钦此。外场送进原奏有云：臣等以事关考试，该生等籍隶大、宛两县，是否土著，及该京官有无把持印结，当经咨行顺天府飭属赶紧查办。詎顺天府以人数既多，远近不一，断不能行查，实无从干预等语，咨复前来。臣监无凭核办云云。

十一日 卯初开门，点进二场士子，未正而毕，实进九千七十余人。第三场九千四十余人。

华阳言顺天籍贯事，欲不先问礼部取案，势恐不能，盖有案而后可依以断制，既已飭查，虽欲依违，胡可得也。后检《续增条例》内已有之。

傍晚，邀容斋、子嘉小饮，未数爵以乏水告，亟呼灯而出，扰扰逾时始息。用三场卷关防。

亥正睡，子正复起。领出二场题目：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

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

莘莘萋萋，嘒嘒喈喈。会于萧鱼，公至自会。襄公十有一年。

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

十二日 向例册送有名而未到者，印未投卷戳子，然到齐必俟初五，故册不无遗误。四门点名官，周围幕以席，书吏登高唱名给卷，而官未之见也。故但将回避贴出，各卷扣除不点，余皆加点其上，受卷所执，此册为凭。于是有未点而有卷者，有已点而无卷者，两日纷纭，官吏都以细查虚应，不得不亲为核对，其实皆不误也。受卷者不知积习，而细密固自可取。午后雨。用三场坐号印。

初八晤周司寇，言平谷弹章未是，余意仍未尽晓。天下事惟断以理，理所不安，而曰例如是也，吾不知之矣。余意应传讯而不应抵质；周意传讯便须抵质。又言此事起于细故，李王氏意在必死，而藏刀赴讯，此中恐有别情，诚是诚是。又询此案可驳回保定复审乎，抑京尹再鞠乎，余谢不敢与闻。因言府属无理刑官，莫若臬司复审为妥。平情之语，非避嫌也。余于此事始终无成心，惟李九苓无罪，则断不能令死者含冤耳。

十三日 昨雨，子刻捧题筒启闱递出，已薄云吐月矣。卯刻令启号门，交卷者已逾千人，以雨漏换卷二。举子中有无疾而毙者，视其卷则三篇写作清晰，同号言其曾为河南刑幕。

是晚，月色甚佳，二鼓始净场。入闱日，约束仆从至于再三，乃尚有开字索食物者，令人切齿，既不容轻易出闱，只得急脉缓受。若辈难防如此，夜为之不寐。

十四日 卯初升堂，偕同事启闱，卯正起点，未正毕。

华阳言，籍贯事已入陈，布置大略。周司寇言，李九苓卖磨而不告，是有欺凌孀婢之意，岂得以不应轻罪了结。余意亦是如此。

附录拟山色湖光共一楼试帖。初十日作。

极目空明境，栖高万象包。湖山呈秀丽，轩槛俯呀摩。霁色来天末，清光接水坳。人如悬镜照，诗任绕栏敲。波面螺含黛，檐牙

鹤共巢。窗开帘卷后^①(绿园青送处)，晴好雨奇交。豁闻神俱爽，登临兴未抛。翘瞻鹞岛上，凤阁出云梢。

闻纯庙御制此题诗有“已足供吟眺，奚烦事豁摩”之句。四集。

午后放牌，进供给。晤诵南给谏，得读纯庙全诗。又闻长春园、清漪园均有此楼。《宸垣识略》。

十五日 晨至至公堂，不免为节景酬答。旬日扰扰，不得安眠。昨晚至子初，接出题目，是晚子初送出题筒，尚未得息。

夜景澄霁，而举子喧呶，殊不可耐，负佳节矣。

十六日 卯初亟起升堂，外龙门方辟，一涌而出者六七千人，辰正方稍定。静躁之间，足以覘人器识。然自昨夕以来，虽欢哗间作，而尚能俯受约束，忍以待旦，终是读书之力居多。

内龙门商陈奏事，初欲由内府以不时递进，终恐未妥，乃约于戌正刻拜发，交出外门。

未刻净场，发放委员号单等出闱，心境暂为一清。与容斋谈，劝读《会典》。

十七日 卯初起，盥漱方毕，闻砖门传鼓，遂出启门。宗室与考者八十三人，辰初呼门，侍卫二人捧钦命乡试宗室诗题至，传入内龙门。

尹杏农耕云来谒，言己酉复试第七名，询以近业，则尚多看书。询内帘写榜日，常服、朝珠。

容斋邀谈。是晚，二鼓净场。

十八日 辰初送宗室卷入内帘，辰正出闱。临行小有酬答，亦未能免俗耳。

南路丁丞至，谈大、宛贯籍事。旬日起居失时，是日少憩，而倦弥甚，夜复不善得眠。

十九日 卯初入朝复命，已宣下矣。较常日早两三刻。辰正召见，奏对约二刻^②许。垂询内外帘规制、号舍广狭及查号坐夜等事甚详，不能悉记。

问：得过文差及府尹体制？

① 广陵本无此句。

② 广陵本作“二时”。

问：府尹办事时候？

臣答：早发晚收，中间随时披阅。

是日跪颇久，起立几失仪，数十武后，方能成步。王吉传愈不可不读矣。

二十日 至部。候华阳，谈大、宛籍贯事，大抵以核实为先，若示以通融，则事几未定而谤议纷起矣。昨晚得治中禀，天津防海事隍城、旅顺之说，先曾为陈滋圃中丞言之。以与陪京交涉，事权不能统一，今正其时。然为人进说，而索解不易，为之奈何？隍城、旅顺之局，本与石岛隔远，互相犄角则可耳。

胃膈不快。得星方书。

二十一日 直日，以铃榜未入朝。辰初赴贡院，进呈卷已发下，因偕容斋、子嘉至内龙门，领出中卷，在至公堂填榜。中式五名。

是日，户部奏折：拨解直隶清查案内续完银两，安徽捐赈案内行查各员。又附片奏世袭海澄公黄庆春领俸。昨有言温树者，思之突觉惊疑，岂其妄耶。

二十二日 未至部。入朝，进宗室中式名单。卯初一刻到。

晤涤生谈。出城，候锡侯，唁镜波。过涤生饭，闻籍贯事，华阳将诿之礼部，已明言之。余谓了此亦不难，只是掣肘。涤生言，不当随俗推诿，因问了此之法。余谓有祖父筮仕或入学二十年者，便当以入籍论，终恐孤掌难鸣耳。盖契串二十年，便可为据，岂学册仕版，反不足为据耶？

过久香谈。直隶京官合递亲供，不得留发。委员所云不出结之人皆有违碍，第不知出结之六百余人，举无违碍耶。

廿三日 赴库平银。至部，补十九、念一两日堂稿。

现审处言，庄头事已将定矣，即每亩租在一钱已下者，内府亦愿承领，而不须部中拨凑经费。何前踞后恭也。惟字句中尚欲吹求，何伯英云当力拒之，不可则为两议，想彼亦不敢固执。承乏京尹，此一事差可以告友朋。近又有冒籍一案，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尚当熟思审处，不妨取怨一时，断不可贻讥来哲。得岵瞻手书。

廿四日 至部，补念二堂行。昨库中言，自此至来年二月，库中

须发银五百七八十万两，现存只二百六十万，不敷三百余万，移档房早为筹备。本日熙、崇二友言，已拨未到者尚六十余万，加以直隶旗租四十万，为百万之数。又就拨册已到者，酌拨一百万，将来续到拨册内尚可指拨，并常捐扣平计之，不敷亦属无多。御冬之资，似有所恃而不恐。余意粤事未竣，司农岂能高枕耶。

近阅甘肃报军需尾数一款，百廿余万。现在封储。同事多言可以划凑甘饷，余亦云然。本日熙友言，赛揆临行嘱勿动此项，谓中有军情。余谓只要他实在封储，部中亦何乐于搜刮殆尽。此款每年常有六七十万，时借时还，便恐不能无挪移之弊。

籍贯事委霸昌道文煜、南路厅丁希陶审讯，是日传到贡监各具亲供。余谓报官入籍一节，恐属具文，代匿半年余，见有归原籍者矣，未见有报明入籍者也。以例而言，凡未经报明入籍，即有地契粮串，而未阅六十年者，皆不得与考。第思六十年则两世矣。流寓之人本非得已，祖孙限内不许读书应试，其攻苦而幸获一襟者，以法绳之而皆当废锢，此情不可也。其祖父已经寄籍，或仕宦，或胶庠，为子孙不以祖父之籍为籍，将使父子异籍耶，抑将为证父攘羊之举而后得改归原籍，此理不可也。考子孙之冒籍并及祖父。昔何其宽，今何其隘，不特本人坐废，而数十年前出结收考之人皆当追议。为一身而累及一家，为一人而波及众人，万万无此政体。天日在上，岂有瓜蔓连钐之理哉。且如同乡官所言，京官中有冒籍者，禀保中有冒籍者，将并京官及禀保之冒籍者而攻去之耶。抑明知其人众，不可胜攻，俟其子孙应试而后锢之耶。宽以待及身违犯之祖父，而刻以绳不能异籍之子孙，忍孰甚焉。

二十五日 未至部。早起，接见同官。

华阳过谈，将来复奏籍贯事，但说情理而不引用例文。诚是。又云《礼部则例》于冒籍处分宽严不一。余谓率性将两歧说破。

至正黄旗觉罗学秋课。复星方书，前由慈民带来百金并信，荏苒至今始复，为之面热。庄头事、直隶冒籍事、户部登记者，嘱写新章。

检《科场条例》冒籍门，并续增三十年议复赵东听各条，令人有求生不得之叹。尚幸祖父寄籍，漏未报明，其子孙作何办理，向无明文，似有一线生机，然无例而已有案矣。

廿六日 入朝，奏顺天府月折两件。

得钟泉书，言藤峡已捣腹心，不日红旗可到；又云桂、平二郡以外，无完善处；又云吏治可忧。

得少逸书，将专精为藤峡图。

晤周芝翁，谈籍贯事，例不可行，当置之不问。此言甚有意，当熟思之。乱丝不可理，理则愈纷，直当斩却，所谓我行我法也。

偕涤生过使馆小憩。

至部。查联衔具呈方准出结定例，乃收捐事例与考试不同。

龚西翁过谈农司各事宜，余属每事件系以便省记。

二十七日 未至部。

思今科复试印结必有争端，余为监临，可以单衔入告，破其十二员出结之局，则自少隔阂矣。若果有冒籍，即复试后，不难首告。

委员来见，孙启盛亲供既有契据，又无原籍可归，当无可议。至邵承照，实大兴人，冒考宝坻。余谓真冒籍者，不应曲为开脱。又，汪豫燮已出京，情虚耶。拟折稿。余尝谓，孟子言不得罪于巨室，非畏强御之谓。贪虐之政，易以施之小民而不能施于巨室。凡不惬人望之处，皆得罪也。若时当任怨，将焉避之。

廿八日 早起，复将折稿删改一过，有所忿懣，皆不可也。

至部。补画二十五日稿。用坨续假十日，欲出未能，奈何？

午初，各司友咸以案牍呈画，几于满堂。江南司开来查办登记官单，又属山东司查办。此二司登记注销，最不分晓，此处了，则其余迎刃而解矣。

下午，检《续增科场条例》。

甲米搭放稷米，自二十九年以稷米折银，年支部库五十万两，当属云南司友将稷米通筹存放，无为徒饱仓胥而坐糜库帑也。

二十九日 直日。入朝，将交卯正。是日秋分。

奏丁守存提升员外。留缺，补行引见。督催所三月奏闻陕西藩库实存。复晋抚奏查明民欠银粮。北档房奏参各省拨册逾限。六[八]月二十日。又奏拨部库银一百万两，附片催解拨款。六十余万。奏拨广西军饷五十万。内以十六万凑本省兵饷。

已初，引见满缺。云南司郎中鸣铎，放知府缺。以拟正之贵文升。崇禧陪。所遗山东司外郎以拟正之海玉升。恩福陪。所遗江南司主事，笔帖式哲春拟正，六十六岁。以拟陪之东厂大使祥纶^①升。

是日，伫立约三四刻，尚未告疲。枢臣长跼之时逾此。祁揆下，尚能疾趋，腰脚可羨。

与符翁谈，言上七岁时读《孟子》至“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云：看来咸丘蒙此人甚没见解。又读至“舜既为天子，敢问瞽瞍之非臣而何”，乃笑谓：此言更没见解。当日并未讲过，而圣哲之天授如此。

到部。到库，监放察哈尔及东陵俸饷，较平时蒙古官蹲视良久，始令撒手，意者曾经剋减耶。

两委员送详稿，末云《条例》所载斥革，专指本身冒籍跨考而言，并无祖父寄籍捐考未经呈明，子孙因而捐考，应行斥革专条。余前谓一线生机，即在于此，究亦情理之平。

闰八月

朔日甲申 谒文庙，行礼如常仪。拜署门、各庙，如常仪。

接见同官，未至部。

改议禁十二京官出结奏稿。

造华阳，商办大、宛攻讦籍贯事，回署而日已曛。时光迅速，又秋深矣。

是晚，为奏牍谋篇，头绪繁多，事体又处处窒碍，本不易为。赵给谏与京官十二人以谿刻存心，礼部徇人立例，不顾情理之安，每阅令人愤懑。今将陈于君前，无取其词之激，先要放平此心，正用着忍字矣。

初二日 晨起，草创未就。到部。补画廿七日稿。

粤西以军务开捐米石，正折言运米饷军，附片言储银待赈。司友力言其不符，然军书傍午之际，何必苛求，粮与饷皆所必需，无为遥制也。

午后易稿，前分三段，率性将寄籍之人向来并无呈明入籍案据和盘托出；后引例两条，与案情夹叙；末言缘礼部条例，于办理籍贯案件，间有前后宽严未能画一者，臣等未便率行引断，以致畸重畸轻，请飭部

^① 广陵本作“福”。

将此案折衷情法之平，秉公办理，并严立呈请入籍例限，务使遵行，亦庶几不激不随矣。

初三日 未至部。

晨起，抄清稿一份，词不能简，而意却近达。

酌监临夹片稿，末云：臣思古人立法，务期法立而人不犯；后人立法，乃随其所犯，巧为法以绳之。即改籍一事，已足见后人平恕不逮前人，而国家制度，断不可轻言改易。颇觉畅所欲言。和葦以为语太重，华阳亦谓奏稿莫贪著空议论，乃从割爱。华阳亦以为此数语，文章甚好也。

初四日 到部。浙江咨追清查离省各员欠项，求助部中，司友恐其倭卸，议驳。大农亦以为然。余谓部中原可代催，然亦须外吏有考成，则不至倭卸，否则不如责之原省，较为挈领提纲。

恒廉访方伯来谈平谷案。

缮监临折。定参通州疏防连劫二家稿。

廖钰翁见过，观弈一枰，高手尚有漏著，皆坐求胜过急，遂有一刻之疏。求胜即贪也。观此可以为百事之戒，偷闲中亦自有受益处。

晚，见丰北漫堤邸报，蛰陷至四五十丈，不知当费几许金钱。

初五日 未至部。

昨夜漏四下，闻衙门知会有恩赏石刻，以为俟奉到陈谢。晨起细阅，似是赏物未交，衔名先下。趋朝已将辰初。

与涤生约视折稿，不果来。接见同官。与两县谈差票一事，既不能禁其一文不取，莫若定道里时日，禁多取以病民。然官为定例，即一钱亦干吏议。畿甸公事，往往难于外省。于文观察谈呈明入籍一事，既不能禁吏胥之索求，即不能责寄籍之匿报。余意捐给饭食，每月限期三八汇收。督办亦自可行，此意径当与礼部诸公言之。

初六日 寅正入朝，奏贡监京官互控一案。又参通州疏防。又单衔奏复试识认豫禁争端，附片奏请改复试改籍，复还旧制。

涤生见单衔稿，谓真能不避嫌怨，余语则不敢承。余谓推诿二字余断不敢存是心，况此事欲其一律呈明入籍，必经地方之手，所有办法，早有成竹在胸，何妨力任其事。

到部。闻粤西请饷百万。又因丰北漫口，大农蹙然。余意粤西事早

在意中，不待今日始仰屋。至意外事，岂能保其必无。惟于所当钩稽之处，不惜心力为之，勿畏难苟安可耳。

是日未刻，从内阁抄出：

奉旨：卓秉恬等遵旨查明直隶京官与贡监生互禀一案，又王庆云奏复试届期，请豫禁争端各一折，并请复还改籍旧制等语。考试用京官印结，原以识认稽察为重，近来直隶京官专举十二人出结，其势不能周知，无怪该贡监等纷纷聚讼，目为把持。嗣后考试出结，自应查复旧例，以息争端。所有卓秉恬等议复一折并王庆云陈奏事宜，均著礼部速议具奏。其复试后改籍新章，与旧例孰为妥协，亦著一并详议具奏。钦此。

二十余日为此事乱我心曲，至是乃如汤沃雪，悠悠毁誉，当度外置之。

初七日 早起，复家信。摒档奏稿分咨。

到库验收。到部。补初一、初三堂行稿。傍晚，公事都毕，心闲者数刻。

初八日 入朝，奏筹拨粤西军饷百万。前拨三十四万，今拨六十六万，足成百万之数。

议复浒墅关短收盈余。议复山东复奏清查应追赔款。议复闽督奏豁民欠抵折。议复湖督奏工賑请叙。山东折内引三十年六月旨意两条，奉朱批：应三抬。明日自应复奏，但直叙而不必设为之词，不知诸公以为何如。孙大农、禧少农都无异议。晚，见折稿亦妥。此事虽万石君无从引咎。

出城，过滌生谈。见江南袁孝廉所著《王营减坝说》，条理甚好，当借抄细读。《论语》：“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时解似圣人因人俛仰，愚谓平等之情易昵。侃侃则和而不流，异等之情易睽；訚訚则矜而不争，只是一般酬酢，旁观似有两样。使孔子而居上大夫，其于平等仍是和而不流，异等仍是矜而不争。滌生今日有自责之言，因及之。【四月之末至闰月之初，前后百日，适有内府新放庄头，及京官攻讦寄籍两事，为畿甸士农之害。其始皆窒碍难行，几于无可措手，迨思之既熟，于是径路绝而风云通，两事之措置，若有相之者，其获济则有天存，非人力所及也。闰八月初七日记。】

初九日 卯初至贡院，旋进聚奎堂，扃门填榜，自第六名起填至三百六名，日已曛矣。

滨州邀饭，询大、宛籍贯事，以会奏稿并单衔折片稿送阅。此事曲直易见，既发其端，自应遵旨议行。余谓各京官于寄籍之人，既不令其入闈，岂肯令其复试，揭晓后必有争端，不得不禁之于未然。向后呈明入籍或改归原籍，请责成地方官，余固不敢惮劳也。续写五魁，燃烛满堂。余谓二铭前辈曰：此前人所谓元灯也。续写副榜，四十四名。将录条按名唱对。押榜中字下竖笔特短，谓为贵头。用京尹印钤榜毕，已亥正。子初重扃洞开，余先随榜回署，子初方息。

初十日 卯初趋朝，进题名录。出署门，观榜人已集，亟令呼经厅张榜，以闈人督之。卯正宣入，上询钤榜撤棘事宜甚详。

问：监临事毕乎？

臣奏：翻译试只满监临、提调襄事，臣于钤榜日，乃带印入闈。

上召对臣工，每注视良久，乃从容询问。是日臣幸得于问所未及者，次第敷陈，每奏毕辄俞，想见圣怀冲挹。

又问：汝于盐务河工曾讲究乎？

臣奏：盐务各省情形不同，河工则随时情形不同。臣虽曾看书，于事情实未经历练，不敢妄谈。

良久，上躬微俯，乃叩头起出。

补记：

上问：刑部郎中刘岱骏一案，京官只准十二人出结，是向来即如此否？

臣奏：是今年新立章程。向来五六品京官皆得出结，各省皆然，不独直隶。

回署，见挂榜舛错，召经厅严加申饬。其榜棚照旧尺寸，并不为广额地步。召大兴李令带承办吏至。将挞之，其人尚文，限一时使拓宽，妥为张挂。经厅役无状，各予杖三十。官吏疲玩，视大典殊不经心，数年来无此怒。程子言：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于道思过半矣。余是日怒特甚，然于县吏受杖之顷，间不容发，尚能逆制，而不敢任情，似是寸进处。

未正一憩，至戌初方觉，或是心平不留滞之故。

十一日 晨起，治京尹公文，积才两日，便觉其多。

到部。补画初九日稿。闽督咨捐输运本请叙，初报五十万余两，今只四十八万有奇。来文云，先经出示，令人就近报捐，逮后事故，不能缴齐。询山东司友，则无总局之外又令各州县处收捐成案，且初报与请奖银数不符，至数万之多，非抑勒捐输，即经手侵蚀卯金，作事多不踏实，若与准行，如援以为例何。王郎中璨人甚老练，兹事可以觐其处置。

晚阅邸抄，吴侍御廷缚条陈顺天籍贯，传旨申饬。此殊可畏，怨毒愈积则愈深，如之何哉。

十二日 入朝，领翻译题。直庐秉烛，与夔堂前辈谈，极赞联衔奏稿。杜筠巢少空言，此事取怨直隶京官，然主持公道，何可无人，斯语岂得之庭闻耶。

卯正题匣下，领赴贡院。晤花松岑、朱桐轩两总宪，文小筠副宪，邵又村阁学，言复如前，余意殊不悦。桐轩言，延陵有勒帛处，并有此折，系直隶人云云。朱言云云乃传闻之误，果尔，金侧目。又村言，此乃人人意中所欲言。又言怨者少而谅者多。此事本不避怨，更何心于求谅，谅者愈多，其不谅者，愈固结不可解矣。究竟问心无愧，无他即无悔。

到部。补画初十堂稿。题稿内有流抵不符之款，令专案咨查。

是日，本拟早回，闻昨有南河报到，未知请帑否。亟至部询，拟拨南河岁料款目，以备急需，原奏尚未得见也。华阳在库，乃就谈。熙友言，岁料已有拟款，但部库益形局促耳。闻寿阳欲弹河帅，以河库发银克扣太甚，工员多侵，丰北事恐人为之。此语或是实事，独恨其不早尔。

孙大农至，得见缓堵丰工折略，论亦平妥，大意以堵筑缓至次年多有成案，且粤西军事方殷，不能兼顾，人力时日，均不凑手，不如缓办为全策。此论不知何人为之，非无心者。非博访细思，未有不为所误。可畏之极。

晚，见吴侍御参奏折子，可谓力破余地，无论交议之人，不在乡会试年分不准条陈之列。即使不准条陈，而独准创立新章乎？反唇非君子所为，向后复部，自应以慎讷出之。

十三日 以丰工缓筑议，按之地图，丰县兵三堡河折而南河溃而东

入微山湖，灌山东藤、峰境内运河，东南趋骆马湖。此处若南流，则仍归宿迁黄〔运〕河。又东南而东北，由六塘河入海。计夺运河二百余里，以至骆马湖正河，自溃口至清口，断流者五百里。

涤生过谈，言籍贯幸得滨州主持，复奏则尚早尔。与数视河人物，未易屈指。以缓堵议视之，大加赞赏。余谓缓堵原非上策，第揣时度势，不得不如是尔。涤生亟赞袁孝廉，当以此议质之。

到部。孙大农言，缓堵之议乃河厅金安清所为。宿南通判。工员肯为停工缓筑之议，即不易得，其通筹工料经费，尤能见其大。其言最易动户部之听，若问以灾民如何处置，则其说立穷甚矣。知言之难也。与大农言，以此议令何国瑛、董醇、丁寿昌、张铭谦诸友议之。最不可缓者，漕艘之回空。然际此经费支绌，工段长远，即勉强从事，亦非一两月所能告成，于空运仍属无济，况又有停工待饷之虑乎。今岁空运不能下，明岁重运自不能来，秋半兴工，尚未为晚。所虑者，海氛未靖，而水手无归耳。其实不止此，数十万灾民何以处之，能使缓至来年秋后复业耶。

十四日 宝坻县魏令来。监犯白昼与禁卒同逃，岂但谓之疏忽？严饬缉拿。其贸然来，又不知何意耳。

至部。昨妥议丰工停堵，各友言前策不可行。丁寿昌有说帖，约言灾区毗连三省，流离载道，盗贼将兴，其言甚激切。余又思全河既入微山湖，若久不塞，则湖将为陆，运道中梗，沂、沭诸河不归水柜，势难于微山湖以外别为蓄水济运之计，缓堵殆万不可行。

复查《南河图》。

是日，孙大农，禧、翁两少农咸至，谈南河经费，皆未有长策。翁少农虑经费无出，外间必复请折漕，此事关系甚大。又闻寿阳令江南司作疏，请饬问南河如何着赔，如何筹款，并以嘉庆元年丰工浮冒之语，先禁约之。张郎中铭谦言，无实据，何以凭空言人浮冒。余谓筹款在部，何反问外省为，其意不过在开事例耳。旋见陆制军奏调查廉访折内，引嘉庆元年丰北案，亦自云今昔钱粮情形不同。且此事必先问其应如何办理，有规模，然后可以定经费之多寡。原奏云，断不至有误回空。此语是切要关键，果能如此，即当勉筹工费，否则须别作计议。属翁少农信致陆制军，问以修筑规模、回空把握，并微示以折漕之不可行。

晚，阅邸抄。紫荆山贼从藤县窜逸。计梧州而东，即与粤东接壤，虑其蔓延。然果将领得人，既失其所凭之险，斯剿除之难易判。然兵力不可恃，能无抱杞人之忧。见朱批杨河帅折，有焚香吁天夫复何言之语，令人感悚无地。

十五日 未到部。入朝听宣。复试卷。王夔翁示以南河两案，道光十一年淮扬马棚湾工漫口百八十余丈，十二年桃南于家湾百九十余丈，工需均七十九万两有奇。此次口门相埒，而地当北岸，复贯运河，不知经费如何耳。涤生过谈。见仪司前草滨州两签尚平恕。余本欲将此事清厘，而口众我寡，不得不袖手旁观矣。

闻午桥以余疏火气甚大，自念亦自不觉。

十六日 入朝直日。夏天常以寅正盥漱，日短则为夜起。

奏请豁云南等省赔项。又漕船失事，分限买补。又浙抚清查，将节省补亏挨次展限。台湾淡水灾赈请奖。附片奏催直督造送海防经费。

直庐稠人中，礼部友言及大、宛籍贯事，余只好趋避他所，置之不闻，自念非有私意，处之泰然矣。

华阳商陈奏事，余谓有实据乃可上闻，吾辈只是持平，顾大局，至诸生得丧，自有主者，吾心复何憾焉。

莲塘陈情，往候未晤。候皂香前辈。

直庐谈昔贤遗迹，如襄阳卧龙冈以及石门陋巷，皆为后人光宠。滨州谓，吾辈不患无其地而患非其人，可谓名言。

是日到库，放四万余。到部，与符翁商催登记册。余谓：吾辈任一分事，便任一分怨，责任在身，欲为乡愿，其可得乎？江南司成友至部，甫年余，其老练可以共事。

过涤生，借观《南河岁报图》，及袁孝廉《王营减坝说略》。匆匆数语，入城而日已暝。图于二十日带还。

十七日 宁河黄令来见，行四，禹门。似谙练可靠。

入闱，铃翻译榜。中式四名，与考六十五人。晤裕协揆，询南河经费。余谓岁料及盛京大饷两项，尚可腾挪。协揆云云，岂戏语耶？然司友中引而不发者多矣。

孙大农来，与同观《岁报图》。大农以漫水淤湖淤运之说为不尽然，

言亲见曹单工程漫水下南阳湖，而济宁运道如故。又以秸料断难敷用。大抵缓堵之言先入耳。余意以现在之经费、工料而言，定当从缓；若以被水之灾民与三省交错民情地利言之，则万万无缓堵之理。又与言郎署人材，余谓上堂呈稿，不足以尽人才。古所谓郎潜者，才智之士羞于自献，往往而有政须烦之以事，而贤能乃见，若索之耳目之前，毋怪其寡合也。昨谈及各省出进大数，不必为生财计，要属理财者所宜知，甚然余言，并谓欲三年比较。余谓横行直写各款，便一目了然，不敢言表者，恐骇听耳。大农谓得此清册，刻印亦可，岂以余前奏会计录而云耶。此公心口如一，当不吾欺。余尚未敢以此议为必当行，亦以人心不一，同志难逢，欲速不达之戒，未敢忘耳。又与言吾辈为国，当自人材始，此事非磨砺不成。又言应对趋跽在所后，第一在用心耐烦。

赵少寇蓉舫、雷侍御西垣过谈。河防事缓堵之议已播人口，可畏之甚。

傍晚，以上年所画《江南图》印证《岁报图》，略以近日情形贴签其上。璨儿语余，不可再画图生病。今日非徒精力不及，时候良不暇耳。

是日，于聚奎堂晤吴侍御廷缚。素未款洽，本无用其周旋，相对之顷，静叩此心，尚颇安平，差以自喜。

徐生星珊丹桂执贽来。皆璧。人颇英隽，言向随涤生看古诗文，当是有志之士。

十八日 将旦不寐。思止谤莫如自修，可对克己，可以治怒，或明理可以治惧。程子语。二语中治怒尤难，当求名公书作楹帖。静念裕揆云，乃人人意中所欲言。萌芽既生，势将一倡百和。余意京外皆可，独工员不可，不幸而竟有此事，尚不负此晓钟一念哉。

至部，晤熙友，果出前议。余以意告之，乃云此次新章并不容择地，兹事之不可，何待拟议，万不得已，亦须去太玄甚，尚熟思之。江南司有素称熟手而不知山安海阜者，令人懣甚。屡以预购岁料稿呈画，各堂有谓宜缓者，有谓宜半者。余谓总须通盘筹画，若不愜然，积习难挽，独在工者哉。

范亭过谈。登记一节，余谓总须从近年为始，因属为说帖，呈孙大农带回细阅。事之可否，取必于立谈之顷，最是部中恶习。顾其所以纵

之使然者，非一朝夕之故，则所以挽之使复者，岂一手足之烈哉。噫。

子嘉来谈，仪曹有以方险语胁之者，察其意似以为真。又述邵纬西言，把持二字云云。只得付之悠悠，昔人所谓风吹草动也。

十九日 检出《东运河图》。华阳过谈移晷。

大、宛寄籍一案，当时只顾情理之是非，并未计有不避嫌怨一层，逮后亦觉是非太明，处处以和平出之，求济吾事。本不与人争胜，其注意却在善后章程，诂意人情之变至此，避谤而得誉，更非所知矣。任运委心，初念即是如此，尚克葆兹。

西山《上衍义》语有云：于君子小人之形状，尤极形容。直道所以撑持，世宙岂容放倒。顾又有包荒之一义，在各择所处可耳。

到部，补画十五稿。南河请拨岁料，司友欲不顾大工，照例拨给。禧少农言：当于此中划五十万为大工之需，俟过年拨抵。司友先白一语，禧大人言满拨与他。满字或是漫字。于复奏中夹片。寿阳然其言，裕揆则独云且缓，与愚见相同。孙大农未置可否，惟令查十一年马棚湾、十二年于家湾两案。余莅事日浅，尚熟思之。

禧少农问：此时能筹二三百万为御冬之资否？余谓患司友不肯同心协力，钩稽筹度，一户部而无二三百万可筹之款，实不敢信。又问如何。余谓登记一事，今只担延时日，果能早筹而破除情面，百万当必可得。至外间可指之款，如宣化屯粮十五万，每石可准银一两，若那来年夏秋兵饷动支，俟青黄不接，即行掣抵，何不及之有哉。

借山西司二十八年岁出岁入清册一本，此册于九月八日送还，未能存底也。草册四十二本。余谓今日不当言生财，但当言理财，理之有道，则其生不穷。正恐解人不易得，为之奈何？

晚得竹伯书。前信尚未复寄，当亟为之。

二十日 寅正入朝，卯初三刻甫辨色。上御门办事。

直庐晤诸公，咸以河事为忧。而又闻粤西永安州失守，良可太息。王夔翁查嘉庆元年丰北原案，准销不过六十万，连赔款亦只百余万。

或云粤匪既聚永安州城，正可聚而歼旃。计前奏窜至藤县，必沿梧州东下粤东。今贼氛转折而北，岂梧州有重兵扼其吭耶？抑窥伺平东，渐至省城耶？且东北越富川，为粤之连山楚之江华交界处，尤为可虑。

到部。何生瑞楨，号誉唐；瑞霖，号子瀛。昆仲来执贽。

江南司送折片至，为易数语。臣等通盘筹画，岁料固应预筹，而漫工尤不容缓办。现当经费支绌，该督等务将款项、工程通筹缓急，毋使顾此失彼，以求撙节而重修防。片内准那岁料五十万，以办漫工。

检《粤西图》，永安州距平东不百里，若东北出龙虎关，入永明江华，与楚氛互相构煽，其患尤大。

廿一日 昨晚，接礼部来文，请旨飭查，而旨下依议。小臣不敢仰测天心，惟有感激而已。

数夜颇得眠，忆望日将旦，梦在殿廷考试，幼子常视母诳赋，末四语云：此翦桐封弟，周公不敢以误其君；执豕于牢，孟母不敢以欺其子也。因嫌执豕语未分明，正在推敲而觉。

至部，补十七稿。与翁少农阅岁料折稿。末段与夹片自相抵牾，主稿者犹不愿更改，令人发慙，因付令自行修饰。少农言，去岁沮捐例及力陈折漕之不可，未免拂人之意，殆有所指也。

过华阳，商寄籍一案，所见颇同。闻杏江与久香有违言，盖河南亦只限四人识认，前奏乃深中其病，一念自私自利，便悍然不顾情理之安。杏江如此，其它又何责焉。观此，令人心愈平。

廿二日 改《罢折漕》篇。方道光五年，议停运以治河，并折漕以济工。今情形相同，而支绌又甚，安得禁于未发耶？

至部，与忠友谈筹费事。余谓道光二十五六年已来，条陈国用者不一而足，抑其中岂无可采害少而利多者。忠友亦言，今欲举一事，则阻挠之说立进；小有利钝，便归咎于倡议之人。此任事所以愈难也。

是日各堂均未到。见范亭奏催河南积欠稿。

龚太仆过谈，述赵给谏言，余近日声名大减。本以声闻过情为患，得一番谤议，庶几少偿此孽。《诗》曰：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返求诸心，毁与誉勿为所动，庶有立脚处。

晚，传钱生以恕、黄生恩绶至，问供。因检印结，则此次攻讦冒籍各京官中，即有为所攻之人出结者。兹事当熟思之。早言之，尚可稍平其气焰；事后而言，将毋失体。大兴言，俟礼部遍徇，乃发之。未是。

二十三日 未到部。细思边葆淳为刘德绶出结事，竟置之不论不议，

自佳。因口占四言云：孰杀子产，伍人田畴。一字之惠，华袞千秋。亦越东山，谤起麤裘。下学上达，不怨不尤。小子薄德，敢望前修。乐天知命，庶几不忧。天者，理而已矣。循理无闷，便是乐天。

杭州朱生、学勤，号修伯。粤西周生启京，号鼎西。来见。曹良甫给谏过谈。冯生庆杨砚仲、庆熙春人昆仲来。

传孙生启盛、李生德源、刘生德绥、鲁生栻问供。

与大兴谈将来办理籍贯，惟书吏一项最难，然亦自有办法。其子弟考试，愿由寄籍或原籍，径令声明，总以不得跨考为要。正恐私意用事，则百端阻挠，仍依样葫芦耳。

奉到御制御门诗石刻，以图己援友为戒，以陈善闭邪为勸。臣虽愚昧，敢不服膺。

二十四日 入朝直日。与禧、翁两少农谈，大抵忧贫之论，而于本源曾不之计。翁少农语熙友，事例半年，君约计能有把握乎。熙友论愈凌厉，意尚衔去年沮议也。

是日，奏议复湖南豁免民欠并借修堤费。又江西豁免民欠，江南拨预购岁料。又片二。南河借拨，丰北漫工。

是日，户部会奏内务府编放庄头租项。得旨：依议。此折甚费斡旋，而终守定不准增租夺佃一语，当录入原奏卷内。

晤寿阳及舒少农，闻上询此事：卿等意见皆同乎？

奏：俱已会商。

又问：臣何不列衔？

奏：照例，原奏之人回避。

问：顺天府、直隶总督不至有异议乎？

奏：王某虽未列衔，而此折实已看过，并无异议。

圣人公能生明，若臣子而怀私罔上，真无地自容矣。

两日为复部籍贯官文，未得至部。封筒既发，心境暂清。凡事之不由人力者，姑置为安，何必乱我心曲。

以《罢折漕纪事》就正翁少农，因略述兵饷用钱前议。稠人中未可烦言，念余承乏司农四月，而牵于京尹案牍，遇事每不能精专，际此度支空乏，素食之愧多矣。

二十五日 将旦不寐，思以四事为理财之纲：后二条为节用。肃纪纲，以清会计；核钱粮，以便兵民；截河员，以省工需；减营马，以务军实。

接见同官。到部，捐纳房以奏稿呈画，各堂均未下笔，余岂宜倡首。奏内特留两广捐输银米，接济团练奖励。

属王主政正谊查营马岁支及例毙报销。复竹伯书，灵寿。次日发。

廿六日 入朝，进三库月折。又顺天府月折。又奏李镜瀛调补密云。

直庐晤诸公，谈直隶籍贯事，皆为不平。此则非徒无益，而适逢彼之怒。然为礼部设想，亦自难乎两全，立为窒碍不可通之法，使人不能奉行。此正与内务府增租夺佃之案相同。

晤何伯英，以四事告之，匆匆未能尽也。今日骤欲生财，实乏点金之术。惟理财节用，乃根本要图，必须言之踏实，而出以和平，庶几万一有济。

至部，补廿三稿。

与广东司恩友谈，强干可用以集事。

检《会典》京营及各省驻防额马，暇日当附入兵表。此则断难议裁，特不可不知耳。

廿七日 赴库平饷。补廿四稿。

至部，与翁少农谈。权宜本不足恃，以后又将如何，苟且目前，以为高枕，至此尚不思耶。

钞营马定额。

廿八日 傍晚，寄家书三纸。抄营马各条毕，可兼采入表。

至部。考送军机：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论。拟取八员：程祖诰、张盛藻、康锡龄、徐德周、高贡龄、沈镗、王熙震、赵绶章。

傍晚，与兰台、中翰、礞兄小酌。大兴李令适来，言采育、黄村两报盗案，供情似出装点。云于高米店添设窝铺，令速为之。

阅邸抄，奉派会同仓场侍郎及查仓御史盘查万安仓土米。原奏案情，当至部询之。

二十九日 昨夜雨，竟日酿寒。

早起，检《会典·土米缘起》。照例每毕一廩，即将土米咨部，何以盈、张、潜、丽四廩，独有存积未报？

至部，将此案派董醇、恩保二友办理。查仓场来文，则潜字廩曾报土米八十三石。旋阅花总宪原奏，万安各廩土米共六千余石。旧岁用小斛克扣，为搀和俸米用，此奸破，庶官俸兵糈皆沾实惠。

李少伯自房山来，言煤课事。询福建司友，则应在豁免之列。免旧逋以苏官吏之困，而新课可以年清，何便如之。

九月

朔日 霜降。至府学行礼。回署接见同官。

至部，翁少农以河工员数相示。令司友咨会仓场，特交之件，自不容不早结。

候蓉舫前辈，闻万安仓事系花总宪访参，交赵少马、舒少农赴仓查勘。张字廩土米无多，盈字、丽字各数百石，潜字廩实有二千余石。

候客，顺过角垞。诸病未除，而且加之以喘，每日一作，则水火不禁，此象殊不佳。有用之材，病厄若此，可为浩叹。

晤午桥，问公忙，余以吃力不讨好谢之。籍贯事一字不提，意见不同，隐默所以全交也。

初二日 检河员数目，南河自道厅以下，需次者五百员，东河亦将近四百员。平居则相习豪奢，有事则百端奔竞。工帑到手，十九虚糜。惟有酌留差遣数十员，余皆勒令回籍候咨，庶工程稍归实用。日未旰而局已变，事之难料如此。

南路丁丞言，大城有应修水道，捐数十亩之沮洳，可以保十数项之赋税。所言甚有条理，亟赞成之。

至部，闻有南河请帑之折。寿阳旋至。阅折稿，所请四百五十万两，引嘉庆元年丰北原案云，在未加偿以前，则无可指驳矣。是日，熙、何二友未至，寿阳与裕揆召忠、崇二友商之。移缓就急，约已有三分之二。其附片，言钱价骤贵，急筹运钱行票事宜。平时河工不愿用钱以充私橐者多，是以不便。今实发工料，则请十千以下用钱，以上用票。此则情见乎词，亦以见事势所趋，有不得不用钞之渐。用钞而于民果便，即利权不归于上，庸何伤乎。

过楞香学使谈。

初三日 入朝奏事。议复安徽二次捐米请奖。又附片。又议复广东二

次捐输。五百六十员，仅捐银十二万余两。又广西奏捐输米石。又奏催河南驿站积欠。附片，奏登记未入拨各款。

是日，本拟奏开事例，以南河奏请捐料，此折遂撤。

昨因南河请拨四百五十万，祁、裕两揆面商现拨之岁料百廿万，已借淮关十万，为百卅万之数，此外则先移拟拨盛京大饷之八十万。又云盛京大饷，当酌动彼处封储，以内府存项足之。两淮庚戌纲节省三十万，并各处地丁关税六十万，为百七十万之数，合成三百万，已敷所请三分之二。更有百五十万，则甘饷内以军需尾数抵拨六十万，或外间捐料八九十万，已足矣。其部中事例，云于河工竣后再商。余暂为一慰。

今日到直庐，则熙麟倡为发票之说，大意以外间用票流弊甚多，不若就官钱铺将银价折票，发往南河。即照所请千五六百为一两。而驳其用票之议。且云南河之票，将来解部，必无用处。查原奏无此语。余甫与商，而大有怫然之意，亟巽辞谢之。

到部，与翁少农商：外间行票系属试办，而就近支取，尚便于民，若京城发票，民间既无从支取银钱，即抵纳关税地丁，亦必俟来年奏销，方有用处。民不便，则势不行。适孙大农亦至，则熙麟之议已上闻矣。余力言其不便。大农言，官钱票或可以抵存藩关各库乎。余谓用票原为民间行使，若官中起运之款，一纸部文，便足为据，何以票为？大农默然。询部友，均未来署。与翁少农约，下午往候寿阳。

熙麟所衔者，去岁沮开捐之议耳。近甫理前说，而又为南河所沮，因力主不准南河开销捐输，意在前说之必行。南河不捐输，无以足四百五十万之数。又倡为用官钱票之说。意气用事，其说愈左。乃忠、崇、何诸君亦从而附和，则深不解也。原奏中有料垛土方，酌定价值，似不能不与工部会议。当与寿阳商之。

午后小憩。谒寿阳，则翁少农先至，已将官票不行之说略陈。余谓此事原凿空为之，第恐官票之风一播，料户裹足不前，则关系要工不小。寿阳亦言，外间用票，则整零分拆，可以自便。此事间不容发，若忍默不言，岂不生一秕耶。若由部发三五十千之票，持此者板滞不灵，势必阻格。因囑信致熙公，将内务府官票行片之件暂为缓办。其捐输一层，意在并行不悖，第分先后。寿阳云，自与裕大农言之，须慎密耳。

初四日 赴库，监放十九万余两。

到部。翁少农先至，熙、忠、崇、何诸友咸集，以寿阳语告之，诸友亦悟部发官票为不可行。因力言外间用票，则将来关税地丁统归废纸，且由外给票，工需便难限制。斯言是也。又言在外捐输必至冒滥，检原奏如加级悉准随带，诚不免此弊。斯言亦是也。惟百五十万无出耳。旋江南司友以开除赔四之说，计销亦只二百七十万，现筹三百万，已属敷余，而捐输用票之议，皆可不行。裕、孙两大农甚喜其说。余谓工归实用，即三百万，何遽不足。况所请借动藩关各款，可以就近支应，所余之三十万，即抵作岁料款内可耳。因与诸友论及行钞如用兵，乃古今之不得已，然必讲之于无事之时、无事之地，贵精不贵多，至法立而人信之，乃渐推渐广，止可以通一时之变，久则必敝。于未用时，豫求用之之术；及其既用，又必豫计及不用之法。谨敛散，信号令，此用钞之法也；立纪纲，阜财用，此不用钞之法也。若徒恃有课虚叩寂之能，而不为正本清源之计，则不旋踵而倾覆随之矣。噫！各友中亦有会此意者，暇日与细论之。

初五日 入朝，奏南河漫工拨款。岁料淮关、两淮外支共百六十万，再拨各省地丁盐课百四十万，内实存五十余万。所请捐输、用票两节，均毋庸议。是日奉旨：依议。细阅原奏，料垛土方，价值增减不符，恐抄折有讹字。核对系讹字。又所奏东南两河大工，向用五六七八百万，而所引马营坝祥工、中牟大工，皆东河成案，虽速议之件，不容苛驳，而不得不核实咨查。

赴万安仓。仓场、庆、朱。御史、汤。司员恩保、董醇。继至。先查西仓，张字廩顶坍塌，土米无多；盈字廩顶亦塌，丽字廩尚完好，两处各有土米数百石。复赴东仓查潜字廩，土米一堆，约一二千石。各廩均无门板，随飭司员将花户讯供。午初赴仓，入城已暮。

晚，接禀，张字廩土米十六石余，丽字三百八十七石，盈字二百九十七石余。两仓场以万安将放俸米，所盘土米另廩封存，俟俸米放毕发粜。余谓此米从小斛克扣而来，从俸米搀和而去，克扣应听部谕，若不乘俸米未放之先发粜，终无以杜搀和之弊。且留此不了之局，它日又须一番办理，莫若得了便了。至官文原多辗转。向例：发粜土米官文，由

监督详仓场咨部札京尹，转札京县，召经纪估计，层层回复，然后归五城发菜，纡曲必月余方了。余既兼两处，较可省许多周折也。

初六日 以米样交大兴召经纪估价。已省半月功夫。

昨接藩司信，以十月恭送圣容，蓟州须委人妥办，召高令骧云速赴署任。

检南河原奏，内云五十年来，东南两河大工，大率五六七八百万不等。粘签云：查原奏所引马营坝祥工、中牟大工三案，皆属东河，并无南河成案。再查东河岁抢二修，每年不过廿三四万两，是以一遇大工，需费较多。南河岁抢二修，经费本多，是以大工需费较少。即如道光十一年马棚湾大工，十二年于家湾大工，口门皆宽一百八九十丈，两案工需皆未过八十万两。该督何以舍南河成案，而引东河成案耶？又原奏中牟大工两次始得合龙，并用至一千万有零。粘签：牟工初次，系金门走埽，乃援为成案，尤属荒唐。

至部。是日德灵皋前辈到任，老成典型，幸得亲炙，良属快事。各堂未到，遂深谈移晷。

与江南司友言，南河原折须奏请飭查，不得已，亦须咨查，并属检萧工各案。是日，张郎中鸣谦已得御史，主稿派张钟彦。档房诸友亦在，良以为然。

董主政以查土米复奏稿相示，神听和平，庶几于人无忤。

晚，偕礮兄小饮，语不检点，是宜深戒。

初七日 通州布彦言，张湾之案获盗，尚未起赃，恐不可信。

到部，并画查仓奏稿。与翁少农谈用度支绌，又值意外之虞，一不接续，真不堪设想。因略述试行钞币大概，盖借此以济一时之匱则可，若特为理财之本，计则左矣。安得同志者与共谋之也。

上年属牧亭抄兵部兵马各册，月前临别送来，哀然成两巨帙。以册中所载官员例马、兵丁骑操马，校嘉庆《会典》原额，北五省间有加增，余省马额减于旧者，计一万五千余匹，殆嘉庆十九年、道光元年，两次裁兵，并改马为步之所减省者。今北方产马，南方除蜀、黔、粤西之外，绝不出产，而蜀、黔、粤西又购自外来者多。至福建市口马，每匹至二十二两，水土不安，服习无法，大率毛骨仅存，其膘壮可观者百无一

焉。刍豆之费，尽饱圉人之橐，殊可惜也。

合计兵部抄册各省绿营官兵额马九万四千三百余匹。

初八日 入朝，会奏刑部朝审各案，无可签商。又与仓场会奏盘查土米。

到部尚早，同官未集。候临臬前辈，谈度支不继可忧，又及盛京、山东时事。练达深稳，令人钦服，恨不早大用尔。

以《会典·兵部》中外额马约计二十五万三千匹，其隶太仆寺各牧场者，不在此数。

是日奉上谕：

王庆云等奏遵查万安仓积存土米情形并廩座门板短缺缘由一折，著交刑部归案严行查讯究办。其现存土米二千六百四十余石，著户部查核办理。钦此。

信致云南司友，令速札五城领柴。

初九日 未到部。发各处回信，山东陈滋圃中丞、汉中蒋中甫太守各附数行。

检前抄通政司揭帖，得道光二十二年南河萧工案共题销一百四十一万一千余两，当时不过涉笔所及，至今日便觉有用。忆己酉抄撮此册，肝气为伏案而动，岂识竹头木屑都非弃物。

邀熙麟、何国琛、董醇、忠淳、崇保诸友过署小集。部中人杂，遇事不能徐商，特作此一席话，然亦未能尽吾意所欲言也。余言及兵饷用钱，熙、董未喻地丁收钱之说，因以鼓铸为疑，乃与略述收放大概，颇以为可行，而终以定价为难。乃属诸友细商，如此大事，不得不集众思以求至当。又以两河需次工员单视之，余谓一人岁费千金，此两单便糜工需百万，若酌留差遣，其余皆令回籍候咨，于河工自当节省，诸友咸以为然。因言此辈皆由各案捐输指省而来，部中大捐无指省之例，各省与河工一律配签，自免人满之患。营马一项，以为南方可裁而北方不可裁，与愚见合。鄙意又以绿营官例马可以递减，兵丁则改马为步，已有成案可循。

是晚，见粤西军营两处获胜奖励谕旨，荡平似有可望矣。

初十日 接见同官。宛平杜氏，为其父母悔婚而自行投诉。十室必

有忠信，亮哉。

昨与诸友复谈铸大钱议，闻夏间禧少农令熙、何两友商之，尚未议复可否。余言则近于越俎，钱法属右堂。不言则不能坐视，公事为重，小嫌可勿避也。尚当熟思。

至部。补初五日稿。前闻浙之玉环兵饷用钱，查二十七年租数题销册，只有两营兵饷盈余钱文易银解司之语，尚当考饷钱缘起。

北档房以拨款余项开单来阅，皆不过奇零小数，所以致此空匮者，前后只十年耳。昨熙友言近日纪纲不振，外则坏于夷务，内则坏于库案，刑政紊淆，号令遂至沮格。探本穷源，安得不以饬纪纲为先务。

各省封贮备公，原额九百余万，前阅琦文甫开单只四百余万，道光二十六七年之数。尚称半额，今日核计档房单开只九十三万余两，盖仅存十分之一。奉天昔千万，今只五十万，此数皆在外。外省有事，缓急何以待之。此亦乌能默默者。

十一日 入朝直日，并带引见。郎中、员外各一缺，均拟正补授。

议复漕船沈米、广东民欠、浙赈捐钱。又奏制钱搭放兵饷，仍以二成。向例三、九月具奏。工程系三成搭放，现已停工矣。

又封奏开捐。奉旨：依议。片留览。此事已于上年十一月具奏，旋奉旨缓行，而令各省筹解。今春虽筹解二百七十余万，其实半由年额，半动封储，逮春秋两拨，无可筹解，而所动者又系来年春拨之额，兼以军务、河工、意外之费千万，遂致复蹈故辙。此其中殆有天焉。天不可知，无乃人事未尽，不足以挽回天意欤。顾即为此权宜不得已之计，而缓不济急，恐秕政遂从此萌芽，可危可惧，莫过于此时。翁少农尝以坚忍二字，开导上心，吾辈正宜深识此意。昨闻德少农言，某公有令外省设法之语，孙大农却之，诚是。设法无非乐输覆辙，寿阳言二十二年尝行之。今外省捐输已撤而储备久空，留此一着，尚可以为缓急之恃。若力破余地，恐遂不可收拾。今日某公谈次，犹若嗛然，可惧孰甚。

赴库，收四千余金。以官钱局票发各衙门月费。铜运迟滞，局铸不继，不得已而出于此，亦钞之兆也。窃恐时势所趋，有非人力所能推挽者。噫！

过前堂饭。晤廖钰夫前辈，言二十三年萧工兴筑未久，而中牟事出。

潘河帅所办只是干河，苟且了事。此事当更考核。

晚，见宗御史稷辰条奏，首言各省捐输虚折甚多，请由部另开大捐。此乃探部中所议而先为之词，诚不足重。中有捐例一复其旧，人心正而王道可复之语，真堪捧腹。又陈虚实三大端。盐商报效，近日本无生息，收本断难轻议。惟虚存领结宜禁。惟清查一条，大意言以美缺补亏，贪墨得所藉手，或粮串质钱，或钱漕减折预征。此则外省所不免，当畅言而严禁之。

十二日 辰刻赴天安门刑部秋审班。先在朝房饭，各堂专席，此费殆必不轻。入班已巳正。

晤涤生。初九之聚，城外已经喧传，惟所言皆正论，无虑人之属耳也。与翁少农商各省生息之款，必应使各司汇为总册，择事简一司，或即交北档房兼领。如湖广司管各省耗羨之例。生息原关岁支，收本则经费无出，然一有缓急，与其剥民，不如克己，立册亦所以备不虞也。惟盐商帑本，尽属虚馱，万不可动。涤生言，陆立夫前辈令郎将以事来商，余亟谢之。询所欲言，则谓印票之请，本以抵提州县地丁，非令商民行使。余思州县果有征存，藩司何难提解，所言与原奏殊不合。检原奏有此票准在本省完纳钱粮关税、交易买卖之语，今乃云以抵地丁，何耶？

十三日 入朝，奏普济堂每岁恩赏小米三百石。奉旨：依议。

直庐与华阳谈。华阳言，乾隆间刘文正在枢廷，善于转移上意，适外省参知县不职者数疏并至，○○○上怒甚，语枢臣以知县多不称职，欲尽易以各部院笔帖式，令即传旨。公未答，上怪问。乃曰：容臣思之。越日又促宣付，乃曰：臣思州县以治百姓，必曾为百姓者，乃知所以治之。纯庙悟曰：若辈生小即蒙豢养，乌知治民，卿言是也。又言宪庙时，张文和最为契合，其慎密不欺，举朝莫及。尝以外间折奏令拟批，公归寓，秉烛一室，操笔达旦，旁无侍者。将趋朝，夫人亲进食，不交一谈，榷户而出，及呈拟批，大称旨。问：卿何时为之？以昨夜不眠对。上曰：非独卿贤，卿室中人亦一夜不寐矣。解所佩荷囊授之曰：以赐卿妻，奖其慎密。又尝问：公退食作何消遣？公以实对曰：臣母年老，臣公退多与臣打牌。上问：常为之乎？亦间有作辍乎。公曰：臣办公岂能常为此？某日某日尝为之，某日以少牌一张，遂辍。上于座隅探一牌授之曰：卿所少之牌却在此也。

陶臬翁述曹文正以勤慎受知仁庙。初大臣奏事，必亲递膳牌，各官奏事，于御膳以前，递入名牌，谓之“膳牌”，常在寅初。至是敕遣人递进。公次日仍于寅初入直，适召见。问：卿今日于卯时来乎？曰：皇上体恤大臣，使每日趋朝，得以稍晏数刻，顾臣何敢当此？臣今日实仍寅时来。上大嘉奖。

华阳言，刘文正公以西路军营获罪，褫职解京，祸且不测，在途每夜炳烛和衣而坐。一夕馆外甚喧，众以为有严旨，家人皆失色，公从容不改常度。及宣旨，则署理山西巡抚也。今传中缺，或传闻之误。时服其量。余谓此等度量，必非可以袭取。平日穷理养气，达天知命，然后可以臻此。

赴东安门刑部朝审班，带犯五十八起。缓决之内，愚见尚有可矜者。未读律，未敢轻议也。

起早，颇倦，甫假寐，而忧从中来。静念丰北地连三省，本应亟筹堵筑，以期复业，顾工员以冒支为故智，加以公私负累，待此而偿，大吏几无如之何。今日中外支绌，万不能如大吏之所请。既拨三百万，而岁料之需、善后之费不与。不能如大吏之请，即不能满工员之欲，势必借公济私，以太半偿负，以少半到工，苟且塞责，春汛未到，亦自可告合龙。顾料不足，工不牢，恐继此以后，益以多故。至安澜之报愆期，不归咎于侵蚀之多，而归咎于工需之少，后此补苴，断无长策。不得已思及济宽之术，岂初心哉。检瑞少宰查河原奏，因复检国史《刘文正传》，心为一动。乾隆十八年事。

十四日 赴库，收长芦等处银八万余两。

到部。补初九日堂稿。江南司友崇、成以东南两河大工单相示。东河数目相符。南河近年之案，如十一年马棚湾大工，共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十二年于家湾大工，四次拨银一百二十八万两，虽与工部所言八十万之数不符，而皆不过百二三十万为止。即二十一年萧工，前后两次请拨二百四十万两，其钦使敬廖所估五六百万，似系杨工不当，并计萧工之内，当向钰翁询之。

与贵州司友论关税短收完缴期限，尚未尽善。照例三万两以下，限三年完缴。如甲年短收五千两，至丁年限满，乃乙年又短五千，则并计

甲年之数。至戊年限满，其次年不短者反觉向隅。故分任不如并任，旧例分任计限。而并完实不如分完也。限三年者，每年各完若干，更觉实落。惟是关律榷税，不宜操之过蹙，尚熟思之。

十五日 赴文庙及明伦堂行礼毕。与同官少叙，即谢不必来署，以江南司折稿未定也。改定南河折稿数处。

至部，闻诸友谈大捐班次，令人烦闷。捐输与大捐各为一班，亦所未喻。闻江南、山东两司登记皆将毕矣，分久近以便勾稽，庶不至虚实杂糅。与山东司友谈交界盐价，欲使贵贱不相远，莫如以关卫引，以税佐课。何友总以卖放为虑，此弊岂能尽免。要使大致不差而已，惟更张未易耳。

华阳招同陶太常，王太空，赵、何两少宰^①雅集。出壬戌同年雅集图相示余。此中有三座主，朱、吴皆神情逼真，惟山阳师貌加丰而皙。图中共十五人。属作题咏，暇当为之。东坡草书未敢信。子昂小楷，腕底极熟，真贋不必问，要属珍物。燕坐清谈，鉴赏字画，聊偷半日之闲。貂褂自肩以下三排者，惟王公得服之。

十六日 前夜拟为简汰河员折子，早起复抄一过，总嫌似西台体制，当徐思之。

出城，候龚太仆。前借百五十金，作两次还毕。过刘冰如谈。林颖叔招饮，入城已曛。是日坐间皆乡人，谈讌颇欢。

十七日 细思前拟折稿，似有太过处。入告之语，总须真知确见，不可以议论见长，趁笔所至，实事求是，非避怨也。

至部。闻德少农权护军统领，此向用之机也。正人汇升，窃为一喜。得华阳书，言白云观有盗踪，令宛平遣人逻察。

京县承办各仓棘茨，向因例价不敷，摊之外州县。此次又修太平等仓，所请摊款至三千余两之多，已画行矣。适丁丞至谈及，知此项直是两县工房干没。初拟驳其浮冒，然恐其工程中辍，亦不了之局。适费令至，与商，乃将未完工先坐扣一层，先与批驳，俟工竣，然后抉其浮冒之弊，亦未为晚。官事动辄掣肘，未可径情直行，第不知如是作用是机械否，与古人所谓术智有合否。

^① 广陵本作“少马”。

十八日 早起得家书。前接岫瞻二书，今日始得裁答。铁梅亦二书来，久而未复。介槎自去冬别后，未有书去，遂并为之。

是日京尹公事早毕，明窗静坐，久不领略此景，殊可珍也。

晚，阅邸抄，赛督师前赴阳朔。兵不用命，将不和衷，此未已之忧也。

十九日 直日。入朝，奏议复芜关短收余税。又伊犁将军新疆事宜四条，头绪多而折颇通畅，闻出郭梦惠手。又迪化州采买粮石。又拨东三省俸饷，借资内府三十万。盛京封储五十万内，借动三十万，此不已之举也。余乃凑泊而成。又奏南河漫口工程，旋奉朱批。知本日陆制军适有折至，请照数动拨，乃谕此折另行核议。

偕诸公先后至部。补十六日稿。前请四百五十万，已拨三百万，余者指赔四款内追凑，本属搪塞，今不能不添拨矣。公议拨已拨未解部库之山西地丁五十万，由陕西筹拨五十万，以甘肃尾数内动款拨还，尚不足五十万，由京发官票到工。有捐工捐料者，给使赴部报捐。其所指由外行票一节，当令自行通筹妥办，但不得抵作部款，致逾所请之额。议定散署，已黄昏矣。寿阳述上旨，有河工本不能惜小费之论。支绌如此，乃圣意能见其大，何忧绩用之弗成哉？

是日，先大夫忌辰，将晚始得一献。

早起，在直庐得艮峰手书，知安抵莎车。晚又得古樵书，如相晤语，惜盐务未暇竟前说而成之。今季制军又引疾，谁可与言者。

通州布牧来谈张湾案，至于掩泣。足见牧令之难，然不得不促使严捕也。灯下寄家书数行。

二十日 未到部。接见同官，勉以缉捕。

北地近年产薯渐佳，若晒藏可为备荒之用。因以前制薯钱薯米示大、宛两县，固安多沙地，适吴令至，并以视之。今日牧令救过不暇，劳农足食之道久置不讲，安得有心人劝导。

昨点《王营减坝说考略》，言减黄不须多蓄清，可以并弭河湖之患。今日与郭两三书，因及之。其作用以早开早闭为主，惟云托坝、越坝，自为减坝重关，而其制未详，尚当问之。

昨与翁少农谈大钱，言询之市人，大钱行，则物价必贵。行当五，

则一文之物，增价五文；行当十，则一文之物，增价十文。此于工本相当之故，尚未深喻，即昌言之，不过增一驳案，越俎不能代谋，是可叹也。少农所云必工本只值一文，而当五当十者。

是日，由通州领到俸米，侍郎双俸六十六石六斗，内粳米八石。每石一百三十觔。漕远运艰，费几许财力。诵《伐檀》之诗，对此真有愧色。

傍晚，江南司友送到复奏南河拨款折稿，纠缠而不快利，如痒处不搔，搔处不痒。就灯下粗拟一草，子初就寝。是夜尚能熟寐，不如从前灯下构思辄不能寐也。

廿一日 早起，复删润折稿，抄清，而原奏并未抄来，仅阅一过，安能过目不忘。公事疲缓，往往如是。

到部。补十八稿。范亭办河南登记册毕，江南司成友办江南登记册亦毕。开送清折二扣，一为漏登漏销更正各款一分，三藩司登记总目横一分，限截年总目纵，计一千余款，为银九百余万。一纵一横，了如指掌。费心血几许，安得如此者十数人布列各司哉？

同官以江南司复奏南河折稿殊不明晰，属余删改。余谓：裨谏草创，必是已成篇段，然后可加讨论；修饰润色之功，以各奏尔能。若人为一段，凑合成文，势必不能行远。因出所拟稿视之，咸以为明晰。炫才以形人短，非君子所为，顾军国大事，而茹不可，吐不能，内外隔阂，亦大可虑。所谓予不得已也。翁少农增严参数语。

说事折，无取文胜，特附记末一段：

惟是此次工程既万分紧要，款项复万分拮据，相应请旨飭下该督等，选择工员，破除情面，不可再任颠预债累各员经手工料，以致浮冒偷减，粉饰目前，耗国家难得之财，而更贻地方将来之害。

傍晚，就书塾小饮。

廿二日 江南司友至，言银票请仍照内府功牌赏项。此事已有成案，自可照行。惟名目必须妥议，无戎而赏功，大属非宜。寿阳亦将折稿改定两处。

东安报客民盗案。冬令已至，殊属悬心。

到部，补二十日稿。翁少农欲将部库岁出岁入之款汇为总册。前尝语锡友社，令将库放之款，分岁支、季支、月支，及岁有、岁无为之纲，

抄一总册。而银库收款，尚未思得其法。此会计录之一端，当遂为之。

林健侯广邇来，未晤，以漳州《陈布衣遗集》为赠。布衣名晟，字剩夫，一名真晟，字晦德。又《闺范图》。

廿三日 入朝，奏南河续拨工需。至部候旨，抄到，已未正矣。

闻角坨溢耗，不及出城。华少京来见。

粤东藩库借垫各款，惜所抄不甚明晰，非检原案，不知其详。

廿四日 晨起，闻钦派拣选杂职官，急趋至直庐。与瑞少宰常谈。少宰从丰沛视工回，言丰北之事，当时有千余金便可抢险，乃贻误至于溃决。又言里头颇稳，惟工程则需费方动耳。少顷，同事至，赴上谕馆考笔帖式，用清文，余未敢与知也。又拣从九末入六十员，不入选者才十二人。

至部饭。补二十日稿。山东司登记亦毕，郑锡文。甚有条理。

出城，吊角坨，抚棺一恸。斯人有体有用，止于如此耶。

赵少马邀雅集，偕华阳相国、陶太常、王太马、何少马谈，入城已晡。

昨与涤生谈，有人自河上来，言运河不至淤。又言《王营减坝说》为袁孝廉所作，江南兴化人，名青绶，号两台。辛巳举人。暇当造访。

廿五日 入朝，奏三库并京尹月折。又奏派武闾监临，并引见库使。旋奉监临折内朱笔：派王庆云。钦此。前此多于折中圈出。

闻邹中丞昨奏粤西乡团得力，议叙。兵之不足恃久矣，因询寿阳以何不将征兵撤还，以益练勇之费。言曾问之幼章，今日兵果不足恃，但有乡勇处，即不可无兵，兵撤，则练勇得以去留要挟。然乡勇何尝不乍聚乍散，倘御非其人，即乡勇亦何足深恃。又闻已有调换老弱之举，惟费装来往，费亦不轻。将兵将将，无一不难，疆事如何措手耶？

直庐阅王侍御条奏行钞疏草。兹事之不可行不待问而知，顾言者有不得已之苦衷，则亦当于不可行中，留万分一之余地。盖论事易，而当局难；摆脱气习易，旋转运会难。运会^①所趋，若水赴壑，可勿惧哉。

从部中借观道光廿九年王营减坝奏议，亦不能详，姑抄存。山东司

① 广陵本无“运会”二字。

郑友于登记别有钩稽，而不欲明言。任事之难如是，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患在己先不肯苦心耳。次日与谈，口语不甚清晰。当徐引其机，以尽欲言。

廿六日 午后微雪。两京县来，与商缉捕。夜行不可禁，而成法多不力行，为之奈何？

到部。校江南登记欠款，三布政共未入拨九百余万，而江宁一省居三分之二。三省官员交代款内，仅一百四十二万，此则未免无着。外间积疲如此，度支安得不困。

广昌胡启文、河南洛阳，甲。肃宁秦聚奎、奉天盖平，甲。无极谢子澄、四川新都，乙。成安张和，甘肃河州，甲。皆有吏声，京县云。

出城，回候史太守，渭纶。微雪，遂回。

廿七日 入朝直日，并奏立限查催江南三藩司积欠登记。又议复四川盐课代销。又奏鼓铸卯额。又议复江南芦荡升科。

顺天府奏，昨日得雪一寸有余。

直庐与华阳商，以武清升蓟州，广昌调武清，平谷调东安。又思或以平谷径调武清，较可以鼓励顺属人才。竹伯来信，欲以邹培经调东安。此人本不妥，华阳言其狼藉，虽名善缉捕，而如病民，何哉？

今日银贵钱贱，方道光二十五六年早有议及者，而莫详于朱学士崧、刘给谏两疏。兹得何伯英所抄部议及各省复奏，汇为两本，于此案可称大备。付之钞胥，暇日细为批点。各省复奏皆不可行，大抵以转运繁难为解。试问未用银之时，岂非用钱流转。又试思将来之银，如今日之金，亦能不用钱流转乎。各疆吏既同称窒碍，岂能以口舌再争究竟。及后知履后艰，斧柯在手而不能行，乃敢信为真不可行也。伯英有心人，可与论事。闻所钞盐务尚多，当从转钞，或尚有可以变通处耶。

到部，补廿五稿。与翁少农谈。自来国用不足，莫不加赋于民，如一邱之貉。顾我朝以来，因明条编之法，徭银已归地粮，康熙间丁赋又归地粮，至雍正间耗羨归公，而农民上供遂成偏重。今商贾拥资千万，但使家不置田，即一丝一粟之赋未尝上纳。同此践土食毛，可谓不均。今江浙赋漕之重，各省盐课在在取盈，一经定额，即不能议减。若取商贾之有余，以减盐课，则盐务日有起色，以减江浙浮粮，则东南民困得苏。裕国阜民，端在于此。今日不患不变法，而患无善于奉行之人。舍得人，诸事

皆无下手处。少农言，茶烟二物为今人日用所必需，可以征榷。余未敢应，处此位而发言不谨，一蹉跌即为桑孔后身。与其变法而取害，不如守经以观时。石头路滑，尚慎旃哉。细思今日整顿盐务，必先减盐课。以百倍国初之户口，宜乎盐利日增乃反日绌者，课重而官不敌私也。必课减则私戢，私戢则销畅而引增，其利不归之国，又将焉往。商者四民之一，盐者又百货之一，分地行盐，而百货则任其居积，初不过而问焉，不平甚矣。《易》之益曰“损上益下”，《语》曰“均无贫”，此龟鉴也。

廿八日 奉派验看月官，巳刻至班。晤瑞少宗伯，知大、宛寄籍一案于本日具奏。

午初至库，监视毕，至前堂晤孙、翁两司农，述寿阳昨日至部语。召熙崇、忠、董、何、王诸友令具草。兹事疑有条陈者，第不可出自上意，言之颇难得体。与翁少农论征商不均及裕课从减课始。禧少农言，在陪都时，建上征商议。于山东司取观之，草草一过，论皆粗浅无据，无足取者。

校《顺天乡试录》半卷。

是晚，见礼部所奏奉旨：依议。王庆云著交部照例察议。未知原奏如何，果其被议各生不至禁锢，即被议，何伤？

廿九日 未到部。校《乡试录》毕。光禄寺，处处作光录，殊可恨也。

昨阅禧少农请征收商税以裕课帑一折，道光二十三年六月。言当商、银号、钱局、粮栈、布庄、绸缎、百货于什一余利之中，征其十分之一，以成本计之，则万取百，千取十，不至苦累。此数太重，决不可行。人不可得，又何论重轻等弊。又言资本在千金以上者，皆征之。此法太苛，亦不可行。又言经商本非恒产，准随时增减，毋使作为定额。此语是。又言其要在地方大吏择人善任，勿琐屑苛求。此语是而办法难。又云既不失夫政体，亦未累及闾阎。此语则自相矛盾。阅部驳，恐州县假手胥吏是也，但所言尚不透快。末云：应请毋庸遽议施行。此则不敢昌言，其毋庸议而已。石头路滑，念释曷可忘诸。复奏系陆小雅主稿。

批阅袁孝廉《王营减坝说考略》，附数条于此：

减坝以早开早闭为主。早开则受之以渐，早闭则减之有节，四字万金良药。以托坝、越坝为减坝之重门叠户，方能动出万全。其

工费规模，尚当造膝。湖淮河漕，本属相连，百病只是一病，顾膏肓之处，恐不在水而在人。南坝助淮，本属文襄之误，不必为贤者讳。启南坝以黄助清，此如揖盗于门，而揖使从窞入也，有是理乎。道光四年，河水叠长，河臣张文浩不启减坝，转启祥符、五瑞二闸。此亦靳文襄南坝助淮之论有以误之。责备贤者，不得不然。若倒塘灌运，亦文襄启之乎。

晚，阅礼部大、宛籍贯原奏，拓开眼界放平心，此中自不至毫有芥蒂。以一人薄罚，足免众人禁锢，自问得矣。能不涉气矜，乃为养到。以毁誉得失动其心，皆客感也。气矜固能忘毁，特患好誉，亦属病痛。究竟此中不洗涤洁净，则好誉其本能忘毁，特其勉然耳。

柏太宰订于出月朔日代库班。

三十日 卸署宁河王令光熊来见，询以七里海村民争水一案，则仅委典史往勘，宜乎乡民之不服也。

到部，见粤东奏筹拨西省军需并廷寄藩关各库均已无可筹拨。军兴而支绌至此，为之奈何。寿阳以王侍御行钞折令各司友各抒所见。此亦可以观人才，议准，则必究其所以可行；议驳，亦必问其此外何策可行，庶不至空言搪塞。

以袁孝廉《王营说考》视翁少农。

十月

朔日 入朝，奏顺天府十五属得雪二三寸不等。又会奏三进漕粮过坝。

德临皋前辈赴辽左查办事件，言科尔沁王僧格林沁牧地开垦，佃民抗租。余意此必增租使然。言奉天于田土案有带犁滋生，子不离母，名目甚好。当时地旷人稀，又圈地之始，并不经丈量，约计亩数，佃民将旁近荒地开垦成熟，理所恒有，而讼争即由此起。得此意，则虞、芮之讼可片言决。

赴库，放都统养廉等三万余两。蒙古领项，计锭而不验平，犹有质朴遗风。

到部。补廿九堂稿。回署，子嘉适来，因留小饮，谈武闹事宜。

初二日 夜分后吐酸苦水，想为饮茶停积。秋月本已戒此，近日又

时一饮，遂有此患。幸复少睡。寅刻赴史馆，旋至东华门外，已辨色矣。宣宗圣容彩亭前，随同行礼。复赴朝阳门外，跪送于大桥之东，回署已巳正矣。是日未至部。

与龚太仆谈，奏销为各省出纳之纲，将来定须从此下手。闻江南司友以奔走之劳，谓今日有一国三公之叹。余谓前数年农部堂官无非内廷之人，堂上终年寂寂，司友定一稿，向大农一白，余人但有画诺，莫赞一词。今则不然，寿阳管部，而凡事必推到署堂官定义。吾辈稍留意，便不能不置可否。此宰相之知体，而部中之好气象也。如若辈所言，将职守置之不问，而但委蛇以要誉乎？

内子生日，陪客至晚，始获小憩。

初三日 早起，拟大、宛补呈入籍示稿。巳正刻，次孙熊生。

至部。与孙大农谈，稷米折银岁费五十万两，而多余存仓，徒饱雀鼠，何不支本色。大农出日前封事相示，则请行海运，以节省之项解京。前岁行海运，多运米三十余万，即节省所余。翁少农谓，两议殊途而同归，盖外间名为节省，实则折征之项，此地方官变通办理，部中有不能尽知者。余谓农部之患，各司中非无精心熟手之员，及其京察、外放，则撒手而去，司中并无存记册档，接办者纵复得人，又须二三年后方能谙练。其间事件出没难以稽查，即竭力整顿，而瓜期又以将告矣。必使京察之人有所交代方好。大农拟察典，乃密考，不宜泄漏。余谓向来必掌印主稿，方入卓荐，即使其人为之，则将来京察者自出其中。大农请俟武闱后再议。

初四日 武乡试外场，奉派列字围。监射为花松岑总宪，为之一喜。分顺天、河间、承德三府，深、易、定三州，总七百五十六名。

检点随身对象，未免扰扰。申刻赴瑞应寺。

数日仍于退食后打到判行、阅用印文书。夜景甚长。戌刻即可就寝。

初五日 寅初起，赴辰字围。与同事会齐，方曙，各分围校射。

辰初至酉初，马箭毕，又阅地毯百四十人。

初六日 阅地毯毕，阅步射百五十名。

昨，监试张侍御到公馆，以供应不齐，令其仆殴打县役。余之苏仆，遂乘此作威，晚间为之一怒。此仆屡次梗顽，已成覆水之势。

初七日 阅步射，甫二百五十名而暮，因多挂灯笼，复阅四十名。

初八日 阅步射毕，阅技勇四十三名。

初九日 阅技勇二百五十余名。

初十日 尚有未阅技勇二百六十余，今夜五鼓即须封棚揭榜，若复张灯，更恐仿佛不能谛当。因与松岑商合看硬弓，分看刀石。舞刀毕，中间人即令掇石。每一人看一技，亦专而不纷。是日至未刻而毕。松岑笑谓急则智生，良然。

过拈花寺，与花总宪、张侍御商定挑选内场人数，凡双好三十二，单好五十一。回瑞应，已亥初矣。若不分看刀石，必至误期。

十一日 补初二日户部堂稿。丑初赴外围，将双单好打于册上，又视填榜。

入城辨色，回署将日出矣。自初五至初十，皆戴星出入。时而寒，则四肢僵冷；时而风，则遍体尘沙，略如三冬行旅神情。骑射技勇，又苦五官并用，形神皆劳，是日始略休息，然仍判行不辍。

十二日 夜起，数日虽无事，亦不善眠。饭后出城，过厂肆，以御赐诗刻付装。见陈眉公诗册颇佳，余多贖鼎。

过久香，贺其文郎花烛。

久香询行钞议，何不以和阗玉为之。余谓此论甚有新意，属与愿船商榷。钞用纸不如玉，可辨真伪，且其物珍重，可以行远，惟不可剪裁，不如金银耳。和阗玉久不充庭，睿庙时抵璧尚存，可以割截运致，令内府玉工为之，略仿古刀布式，以分等第。质良工精，必争宝贵，特其价值不可过相悬远。

回候陆虹江方伯，谈在黔时旧侣寥寥如晨星矣。今日财赋，无地不难。方伯言，江西视浙江、江苏，犹为彼善于此。

十三日 是日御门。余以未复命，不入班。

辰正方起。公事毕后，检点笔墨。未初入闱，涤生已先至。闻是日御门，孙大农以吐血不能成礼。余谓今日处计司而不焦急者，必无心肝。大农遇琐事亦着急，此则当戒。

闻王侍御茂荫有难大钱议，不知与余前说如何。天下事必有一是，特未必是在我耳。

仍宿敬事堂。外帘有不到者，外龙门至戌方扃。夜不善眠，未明而起。

十四日 内场毕，复验弓力，净场已未初矣。展卷尚未能沈心，殆由事杂。

午后稍闲，阅山东司登记簿。应注销者，签令删除。内有溢征摊工、伪串重完二款，应在驳案之列。签以：吾辈断不可顾惜小利，为人所愚。各款内多系应扣市平及余兵余息、驿站存剩，何以并未入拨耶？郑主事锡文密揭言，潮桥有存库未拨银十二万两，尤异。

十五日 雪花尽日，闻兼尹报雪二寸余。

是日公事尤简，阅李郎中燕昌理财十六条，中请开矿，欲变官矿为民矿，或开或封，听其自便，不必纳税。此事关系颇大，当熟商。又请课归场灶，此事易知而难行，当思所以行之之术。又请将河工失事之员尽法诛戮。余签云：国史《刘文正传》可证，惟有心贻误与实在人力难施者，亦当分别，以昭平允。其余各条多可采，惟铜政未谙，所言禁铜未是。又阅江南司崇、成二友行钞议，依违无可采。

十六日 巳初进聚奎堂填榜，两吏挨写，未初而毕。与涤生、朗亭谈。酉初烧灯写五魁，出至敬事堂少憩。戌正回署，雪晴而风寒。

十七日 入朝，复监临之命。适户部加班，奏拨湖南军饷。又与都察院会奏稽查会馆章程。又大通桥会奏漕粮完竣。是年各省漕粮到京，凡二百九十五万余石。

钰夫前辈生日，小饮。座间有述顺天籍贯事者，余亟谢之。范亭以行钞议相示，无甚深意。

十八日 午至部。闻粤西请饷，有旨发内库百万，部议发部库五十万，又拨外省五十万足之。检库中存项，至此月半，只一百四十余万。未收十三万。计至年底，须放二百四五十万，不敷八九十万。来年正二两月，须百六十余万。此四个月出款约四百万，拟拨粤西五十万在外。存款并例解之旗租四十二万及未拨未到，七十二万。加以常捐，约计不过三十万。本不敷百一二十万。若请拨内库百万，以其半抵拨广西，尚不敷者七十万。

闻司友有进节用之说者。禧少农言，意中尚有数事欲白，此今日急

务也。开矿一事，李郎中说帖及之。余谓开矿必聚人，有养生之利，即有生事之弊，两者相为倚伏。今不能废银不用，徒恣患而窒其源，窃恐未可，顾难得善全之术尔。若出矿之地，官不筹本、不抽税，择才干之吏镇压之，予以优叙，不知可行否耳。相对仰屋，散署而日已曛。

十九日 未至部。文观察来，云恭送圣容出关，沿途晴霁为幸。言部库领款，平色多不足信。当与华阳言之。百五十万金，当用车七八十辆。

昨何生森荣，第三十六名。来见，言同年中未得结不能复试者，有九人之多。部中执意如此，真所谓爱莫能助。

范亭另改说帖，筹各省闲款为钞本，与空谈者有间。又兼行钱钞。杜郎中议云，防伪钞一节，可置勿议，盖凡物真者少，而后伪者出焉。若钞之真者尚难必其通行，况伪者乎？数语爽利有趣。

是日，辰刻雪，午后尤旺，至申刻约三寸余。

二十日 入朝报雪，并奏武清令吴中顺升补蓟州。已初召见叩头。以十二日复命，未宣入也。

上问：从前出差？

臣以实对。

问：学政讲○○○圣谕乎？

臣对：学政每到一府，即谒文庙，宣讲圣谕○○○。是日生员咸集，掣签讲审，有未晓畅者，学政即反复讲解。

问：汝与朱凤标同年乎？

答：尚早一科。

问：理学诸书尝读乎？

对：臣学问浅薄，曾读过《朱子全书》及《近思录》。

问：全书几套？

答：四大套。

问：理学书中主静道理，与佛家静字同否？

答：佛家所谓静者，乃空诸所有。圣贤以主静立人，极一静字，包孕许多道理在内。

问：主静即主敬乎？

臣答：主一无适，即是静字道理。圣贤主敬，故能发挥事业，与佛

家寂守者不同。

问：动静是一是二？

臣答：动静互为其根，犹阴阳不能相无，只是一理。

问：更读理学何书？

答：臣乡人宋儒真德秀《杨时集》亦尝读过，但学识浅薄，未能窥测圣贤涯涘。

问：朱子注《老子》曾读否？

臣答：未曾见过。

问：老庄文章如何？

答：《老子》道理与圣贤相近而偏，《庄子》文笔则如天马行空；后人许多摹仿，总不是。

问：汝有著述，曾刻否？

答：臣偶有记载，不过自备遗忘，未敢问世。

问：文章爱读汉文乎？唐文乎？

答：臣从前爱看《汉书》，近年多看苏文，以其议论雄快，于指陈政事尤有识见。

问：古文与时文同异？

答：古文时文，只是一理。国家以时文取士，亦是取理明词达，若见理不真，则措词无当。

问：汝当翰林时自然多作律诗，亦作杂体乎？

臣答：杂体不多，亦不工，应酬题咏，不得已而为之。

问：武场复试，尚未具奏？

臣答：此由兵部办理。

问：内场关防、弥封等事，与文闱同否？

臣答：关防是一样，将内外龙门扃闭；卷子一样弥封，上写箭枝技勇。

问：主考看双好单好如何？

答：印在卷面弥封之外。

问：亦坐夜否？

答：内场默武经，不过数行，午刻交卷，并号军一起净场，并不

坐夜。

问：前日涿州戴翎引见是何名字？

答：是郭宝勋。

问：大、宛是六品顶戴，现系何人？

臣以次对。

问：遵化州及涞水是否所属？

答：涞水属易州直隶州。遵化本散州，旧属顺天，后改直隶州，属玉田、丰润二县。

问：通州是散州？

答云：是。

问：霸昌、通永二道所属地面？

答：霸昌道所管，皆是顺天地面。通永道所管，一半属直隶。

问：通永道海瑛到任否？

答：尚无来信。

问：现署者何人？

答：是治中杨春和。

问：京县可升治中否？

答：京县亦升四路同知，亦升治中。

是日跪颇久。地上雪滑，只得徐步降阶，未能趋也。

早起，直庐闻华阳言，昨日上问臣知医道、地理否。自惭游艺之疏。晤寿阳，以海疆捐输单属与部友商办。

至部，与翁少农及熙友商之。捐输甫经奏停，岂宜反议。本不禁人报效，而又为此举动，恐有抑勒之患，似不可行。闻寿阳请发内库。原属蹇揆所请。上问作何弥补，故迫为此议。寿阳又谈开源无术，惟节流可行，因有裁兵之意。余意兹事不可轻议，惟南各省裁马改步，似属可行。甚然余言。

瑞少宰言内外养廉，十中裁二，似无损于办公，将来经费充余，复之亦易。因属湖广司友，约计各省总数。

至部，补十七日稿。

廿一日 户部加班。入朝，奏粤西请饷二百万，奉旨拨内库百万，

由部拨外省百万。广东筹备三十万，山西续征地丁三十万，河南秋后续征二十万，两淮续征二十万。又奏拨内库银百万，充部库支放。附片。据库中来片，自此至年底，约需放款二百廿万，明年正、二月止，又约须百六十余万，约共放款三百六十万有零。查此日库存，正杂百六十三万余，加旗租四十二万，崇文税课三十万，已拨未到七十二万，冬正常捐约二十万，现在拨出内库一百万，加以零星收款，似可支至明年三月。当带此单，与档房核计。未至部。

廿二日 直日。入朝，奏事三件。

直庐晤禧少农，言昨日曾以宗禄入陈，言天潢日蕃，一人每月三两，后将难继。请就现在钱粮作为定额，有缺方补。此论固是，然恐圣人亲亲之心，未忍为此。宋明中叶以后，此议亦未能行。又入陈粤西军事，言京师八旗兵饷每月不过四十余万，粤西调兵无多，即加以募勇，每月何至用七十万。当此制用孔亟，若再劳师一载，是敝天下之力以争此一隅也。其论亦正。又言兵额宜裁，盖今日虚粮糜帑，老弱充伍，指不胜屈，欲节经费，此其最巨者矣。

是日，久香有刻玉为币条陈，少农似不谓然。原折考订颇详，于通行尚未博议耳。

数日与禧、翁两少农议，制用之术，惟有节流裁兵其最大者，次则养廉。余意五百两以上扣三成，以下扣二成，百两以下者不扣，每岁当可得七八十万。如铜本、织造、年终赏饷，皆可详议。禧少农欲停两运，节银四十万。余谓果尔，则四十万之银，可易八十万之钱，洵为有益。至各省采办，变为就京采买，宜亦可行。

午桥给谏来，与谈近议撙节之说，甚以为然。余谓今岁年终赏饷已无及矣，若请旨申明旧例，以今年之赏，出自格外之恩，则来年便可斟酌盈虚，随时办理。午桥甚然余言。

廿三日 近来稷米折银，每石一两三钱。月支四万二千余两，岁费五十万以外。其存仓余粮，徒饱雀鼠，不如复支本色。前为孙大农言之。适大农有海运节省米石，变价解充部库之请，恐储待不敷，翁少农亦沮余议，想未能通筹耳。意不欲行，此时言之，倘有济乎。

至部。见南河收捐执照，此即空头告身也。一叹。

闻旗租赏饷，竟是岁例，其间年未有旨者，以解项敷用，无须由部库垫发，此事尚须确查。

廿四日 入朝。奏三库月折。又内库请派监放大臣。京尹月折。又奏顺义令李振纲，人地未宜，撤省另补。旨：依议。

直庐晤禧少农，言昨以撙节八事令部友拟稿。宗禄二条；各省额解物料；稔米复支本色；养廉扣成；裁汰冗兵二条，其一条或是减铜运。

至部，诸友未集，画堂稿而已。

廿五日 接见同官。捕役获盗数人，交首县会鞫，颇有端倪。余谓此辈不可胜诛，但闻风远徙，亦自解散；若既获，则不可轻纵。

至部。单郎中示以推广常捐职衔说帖，京官签分部头，外官签分缺分。谓于选法无碍，固也；谓于政体无关，独不闻名器不可假乎？况一照护身，安知乡愚不受其病，所得几何，而滥与之耶？补十九稿。

山东司友言，潮桥实有二十八年未入拨之三十余万两。此即查核登记之明效也。粤东藩关各库，无不搜索，如此巨款，竟如海底遗珠耶。司友似有愧色，余亦不便深求，徐思所以处之。

是日，武闱复试毕，不符者七人。列字围独无违碍，得不停俸者，幸也。

廿六日 阅浙江、湖广、四川、江西登记簿，款目无多，记载亦明晰。前在署，阅广东司此簿颇疏略。华少京有密揭，非面谈不悉也。

至部，补廿一稿。忠、成两友谈条陈撙节奏子。余谓宗禄一条，吾辈不敢轻议。本朝兵额，余颇有记载，马政亦抄得大略，当付诸公，为讨论之助尔。

晚，阅全少寇缎匹搭放俸银奏折，因检《通考》、《续通考》禄秩，晋有绢棉，宋及金有春罗秋綾，是古制禄即有之，非创举也。惟明代以钞折米，以布折钞，又以银折布，为极弊尔。

廿七日 李少伯来，言房山城工明春可毕。

得艮峰立秋后一日书，言回俗伦常乖舛，以礼法绳之，恐滋纷扰。此等事只是不易其俗而已。已得两书，稍暇即当裁复。

至部，与司友商登记一节。除江南、河南已奏催，其余各司，拟择其中巨款，汇为一折奏催，余零星碎款，即由各司咨催。当与翁少农酌之。

昨候孙大农，病中为议驳行钞折子，可谓劳心于无用。禧少农疑其后路不留余地，盖言者亦自有不得已之苦心，一味抹煞，恐未可也。

得雍正《会典》，其书修至雍正五年止，成于雍正十年。前缀《满汉兵额表》，尚缺雍正一朝，得此可以丝联绳贯矣。

廿八日 拟《核营马以务军实议》。

至部，与禧、翁两少农商登记汇奏事，又潮桥未报拨三十余万一节。近日粤东筹款，悉索藩、关两库，运司近在同城，不应有如此巨款存而不动，当令司友详查。内库拨粤西军饷，多乾隆间旧物，并闻有雍正四年者，心为一动。两少农言经费事，余谓我朝开国，本非有鹿台之财、巨桥之粟，康熙二十余年以前，一切补苴不暇，其后休养生息，遂臻蕃阜。今上气量类圣祖，从容培养，元气亦可期渐复。翁少农言，天子不言有无则可，若吾辈亦相率因循，便是泄沓，此言是也。闻贵近有以不可克啬之语上达者，禧少农以近日方议节用，颇以为忧。余谓节用本属正理，况处支绌之时，不撙节何以为继，尽吾分所当为而已。

缎匹库送查存物料单子，内有杭绸二十万匹。每年所用，不过千余，若留五万匹，足支数十年之用，其余十五万匹，约可抵银三十万两。尚有各项缎匹，一二十年未能放完。莫若令外省暂且停进，免使陈陈相因，渐成朽蠹。当与华阳商之。

廿九日 是日，未到部。赴天坛斋宫迎驾。帐庐晤华阳，谈甘肃番案，琦相本谓臬司九山情形不熟，以此事委之藩司。椒云。文道又云，椒云尚有飞扬之气，何耶？

与龚大理谈，江宁道光十三四年奏销司中，查出甲年旧管不入乙年新收一案，惟此事年分既久，办理尤不易易。至各州县交代，纷如乱丝，欲由部中扣限，安得如许好司官。当徐思所以处之。

孙大农病中又为裁兵折子，大意欲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原额。嘉庆十九年、道光元年两次裁改一万八千余名，岁省经费四十八万余两，若再裁四万八千余名，以符原额，岁可节省百廿余万两。

朱揆堂前辈招饮，周大寇、庆仓场、胜祭酒在坐。询稷米，则云约有百余万，即使不敷，亦可以粟米代。粟米即小米，尤不堪久贮。大寇言，平谷李王氏一案，臬司仅将李九苓拟杖，已改满徒矣。

过范亭。过浚生，适邵纬西先至，谈近议节用事。浚生总以裁马改步，岁省二三十万金为无济于用。然此款亦不可谓不巨，第患不能事事撙节耳。

借读浚生裁兵原奏《请简练军实以裕国用》，言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六十四万，与孙大农言原额五十六万者不同，岂除去名粮计之耶。曾折多精语。

借读王子槐侍御铸大钱议。历引前代铸大钱，皆以物价腾贵，不久罢废。大钱有名实之分，名当十而实只直一，物价安得不昂。若真工本相当，自无前弊矣。

得钟泉中丞并汪少逸书，又抄信一纸，言永安贼势渐衰，然韦正实匪中之雄，在水窠不在城中也。又一纸言节相出省情形，劳辛阶之赴南太，丁守存竟欲尼之。辛阶言，南太一二旬可以肃清，谅不诬也。

十一月

朔日 冬至。痔疮渐发，未拜庙。接见同官，谈现审各案。南路厅言，东安县褚河港村之陈宝全，只好设法诱拿。两县言，内库开第二桶之银，银小色黑，而声亦不似，今岂容复有此事耶？

午后至部。河弁师长饘捐复一案，屡与崇友禧言之。总以本衙门不能下断语为言，殆为胥吏所使。河工员弁，经管闸坝堤工，启闭失宜，便同溺职，姑俟呈稿，再检原参。吴城六堡，将黄水泄入洪湖，以致闸坝受淤。

初二日 直日，入朝奏催江南六款。闻粤东擒股首何名科，为之一快。凌十八尚稽诛，早晚就擒，则宗京兆可来。余得卸京尹，而专心农部，庶有尘露之报。

裕大农言，内务府缎库物料仅只估直四万余金，似无可搭放。余因举外库杭绸之数。大农意欲以抵放它料，而不以抵放俸银。余又言，各料似可停进，则深以为然。果尔，则织造之费亦可大省。

是日，引见主事三人。主事李树人留部，主事振麟补陕西司缺，军机主事瑞亨补江西司缺。

至库代祁监收，回署已将申初。

是日，奏闻八旗秀女数目。南档房清折满堂銜。

华少京来，言粤东藩库借拨等款尚有二百余万。阅节略，则半属近年无着之款，又洋商借还夷欠，尚有未完，系奏明道光二十七年起限，此项不可奏催，只宜登记。且前送清单多未清晰，想出胥吏之手，令细心核改。

初三日 阅孙大农裁兵折稿，签云：谨案国初绿营兵额不可考，是时九边未尽撤，而三藩并建。据《张素存文集》载，每年需饷二千四百万，视今日饷额增三之一，则兵额亦当称是。康熙二十年，削平底定。二十八年修《会典》，凡绿营额兵五十八万八千百十四名。内巡捕营三千三百名。至雍正五年，重修《会典》，绿营额兵凡五十八万四千四百二十一名，内巡捕营四千百廿名。名粮均在正额之外。名粮定额在雍正八年，故知当时兵额，无名粮也。乾隆二十九年，三修《会典》，凡绿营六十三万七千三百二十三名，益以巡捕营五千名，都额兵六十四万二千有奇，则名粮皆在额中。今此云绿营原额五十六万有奇，未详孰是。

早起，检雍正《会典》，珠算绿营，其驻防各兵未暇抄撮入表。此事非三四日功夫不办，如劳人草草何。

至部，与禧、翁两少农谈大钱事。此事非空言能定可否，试铸后，当为刍蕘之询。陕西司郭主事梦惠出议驳新疆采买兵粮折稿，论事透切，大为击赏。

宝坻魏令故，商之华阳，以蔡令锡申往署。

晚，得藩司书，汪令调东安格于例。此地久为盗藪，安得勤能者而理之。

初四日 以王子槐侍御铸大钱议与余前议合为一本，记云：

是篇历引前志大钱之行，皆不久旋罢，可谓古谊若龟鉴矣。抑凡物之情，惟名与实，实少而名多，无怪乎物价翔跃，私铸繁兴。若名实相副，则余之前说不妨并存，当事者择焉可也。

赴库，监放右翼等饷十五万余。

至部，补前月廿九稿。司官出议复朱久香以玉为币折稿。此事本难行，安用词费，禧少农属为删节。又筹新疆换防，以省繁费；酌减颜料织造费；酌裁各省养廉；搭放大档稷米改本色。

何伯英请试铸大钱，令自询王侍御驳议，但与辩名实二字，可以悟

矣，不欲以文字自见也。

初五日 接见同官，询东安、宝坻各县情形。因以车令调宝坻事函商华阳，言颇后时，因增波折，然亦自信其无它而已。改议复以玉为币折稿，大意谓回疆弃玉，仁宗睿皇帝不宝远物，盛德超越古今，岂宜复议辇运，致增劳费。至和阗、叶尔羌玉山玉河，地属回疆，一旦官为开采，鸠工筹费，易生事端，大非绥靖边方之道。

朱揆堂前辈过谈，言稔米实有百余万，余米亦堪接续，因改稔米折色，改复旧章一条。略言此项折色，岁省米五十四万石，多给银六十万两有奇。现在库款支绌，多一项之折给，即增一分之拮据，而核计仓存稔米虽未十分充裕，尚可接续新漕，请此后全放本色，无庸折给一半，期于库帑仓储两无妨碍。来岁或赢或绌，再行随时体察办理。

三河有捏报抢案，串通宗室索赔者，事须上闻。书吏叙稿，为去其冗长。

思农司日以部库为忧，而外省封储，置不暇问，亦觉未是。因拟州县留支驛站，比较核减，提存司库，以补封储一条，语虽近迂，而理自足。

复艮峰书，因及华阳召对时，询及倭某素讲理学语。

初六日 辰刻赴内库，监放银三十五万两，内有“雍正四年”字样。回署将申初。

何雨人言，顺天籍贯事争端未能止息。明知如此，而瞻徇顾虑，不能自主，如之何哉？

灯下改拟外省文职养廉酌扣一条，原稿太直致，因为润色。此项约共二百九十五万两，岁可酌扣六七十万。顾粤事未平，一年所扣，不足以济一月之用。然并此而不议，则又伊于胡底，言念及此，真觉忧从中来。大意谓外官遇地方公事，每有扣廉捐廉之请，现在军饷工需，接踵而至，筹画维艰，大小诸臣，莫不存急公之念，特莫为之倡耳。臣部职司禄秩，理应因时制宜。又，此系一时权宜之计，俟内外度支稍敷周转，即奏请全数赏给，以复旧规。

初七日 华阳欲改委蔡令，是也。余两日事杂心粗，思之未熟耳。次日晤华阳，谓语太谦，然余实由衷之谈也。检《会典》养廉事例，重录一过。

至部，晤孙大农，谈稔米复折本色，仍执前议。人无定见固不可，

若先入，牢不可破，则亦难与言。因时制宜之妙矣。

鳧香前辈招饮，朱揆堂与吕鹤田谈银钱并用事宜，义形于色，坐间即有不乐闻者。今日制用为当务之急，舍此别无下手处，俟节用折上再商。

初八日 入朝，银库奏收银百万两。

顺天府奏三河县客民报抢串通宗室挟制一折。俸饷处查王公大臣等每季俸银约九万五千两，缎匹搭放二三成，所省无多，而亲臣大臣皆有不承权舆之叹。全小汀所奏，自不可行。汉大臣俸更无多。

与禧少农谈驿站一款，以为可行。属档房发片付各司，查此项三年奏销，以便酌中定额。少农言，吾辈但议克减它人，而于本衙门整顿之处都未议及，恐不足以服人。余谓各司向无简明总档，以致事权尽归吏手。若奏销等项，按款列为一册，便可一目了然，弊端当可渐清。惟此中头绪，何以使之有条不紊，当博询而审处之。此条即可并入登记。州县交代亦可汇为一册，逐任挨查。但此事须得吏部协力，方可以行。

华阳、滨州询农司近作何策，余谓正议节用条款耳。开源之事，今日实无良法，咸以为然。

午倦，憩一时许，日已曛。流光迅速，愈觉事多力少。

初九日 未至部。约熙翼云来谈旗地升科一节，言旗民交产，照例地与价并追入官，两无所得，是以互相隐忍而不敢告发。吏胥奸豪，从而渔利，民以为苦。此项地约计十五万顷，已归民者三之二，既不交私租，亦不完公赋，莫若勒限自首升科，免其追地入官，而旗人亦免追价。余意如此固属便民，但定例原为加恩旗下，恐与例意违耳。又言欲稽赋入，莫若截算上下两忙成数，严定藩司处分。又与商各司设立简明册档，言题销皆有定限，立册稽查，自可依限完结。

久香至，作竟日谈。晚，邀王萃珊、何愿船小饮。未半，署旁草铺火发，亟出视之，不可扑灭。少顷，有贵客至，略与应酬。当时不亢不卑，逾年思之无后悔，颇自安耳。壬子十一月晦日，灯下附记。

初十日 直日，入朝奏事。引见坐粮厅及山海关监督。至部饭。赴库收捐。

粤西军兴后，钱价顿贵，因议附近省分筹本铸钱百万串运粤。余意

各省皆已空乏，断难筹本至百万之多，莫如陆续运解，即于粤饷提解归本，似为两便。今日广西司友即梗前议，不必其有私心，第专顾京局之铜，恐分铸减运，便是门户之见。

傍晚，接见同官。京畿屡有捏报抢案。余谓事主之捏报，嫁于州县之赔赃，遇此只须速勘速报，自无所容其伪。因属信致各属，力除匿报赔赃之弊。又询旗地升科，言此间民地每亩截补只有二分，议租多则催科费力。此非通盘核计，未知所论是否。

十一日 涤生过谈，言养廉扣成，尚须再酌，是也。今日之事，首戒敛怨，次则毛举，若出有名，取有道，亦权宜不得已之计。廉字不可少，岂待问哉？又言外间言改籍衙费须百金。余谓胥吏之需索，以驳与阁耳，应准而驳，谅不至愤愤。至余再权兹土，往来文稿收发，皆有定限，欲延阁以为利藪，恐亦不能。然既闻之，亦不敢不预防之也。其它讹言，只可自问。良友情厚，尚当寄以见闻。

新调宝坻车令来，措词不得不深切。

未正至部，询南河岁料拨款，只得四十万余，仍以收捐执照与之。此事恐不可行，搪塞诚知其无益耳。

过二铭前辈，谈核减驿站留支，颇以为然。余谓各司应有交代册。少农欲决行之，顾尚须持重耳。

吕少空以两淮略折见示，讹字累句，殊不爽朗。大略以新章之减引加斤为窒碍，又节省不可为常额。此事何不昌言之，今日倚淮南为外府，有请自当曲从，星方岂亦忧谗畏讥耶？

十二日 改核减驿站留支以补封储一条。

至部，禧少农以宗禄定额稿相示。此可谓正议，特吾辈不可以疏间亲耳。

岁料用执照，殊不成事体。大工用此，以原奏捐料请叙，有所借口。冒不韪而开捐例，报效者未见一人，而已预动百余万，何居乎此举也。

十三日 入朝加班，奏潮桥盐课入拨迟延。三十万。未至部。又奏复用钞事宜。附片，议复刻玉为币。

江南司呈岁料奏稿。余谓明日请发银票，今日议驳钞币，钞与票相去几何。举动不足服人如此，真堪愧杀。翁少农恐语太激，肘而止之。

朱掇翁视以各仓收米数目，本年各仓收粳米百十一万，粳米百三万各余石。洪斛。又言此米明岁二月接放。

淮南复引之议，陆立翁未肯轻改前说，因与鹤田商改围之策。涤生以为未妥，且函询问再议，亦是。

十四日 拟缎匹、颜料二库堂谕。可抵则抵，可停则停，不徒节糜费，亦以惜物力。

至部，补初九稿。改南河岁料附片。

阅江苏省登记簿。国家自有之财，原属不乏，而司事者有轻朝廷之心，故敢于屡催罔应，亦由部臣以煦煦为仁，不欲稍拂人意，驯至疲玩成习，州县不过亏那，大吏直行干没，可为浩叹。司库出借归还项下六七十万两，驿站余剩项下四五十万两，至织造余剩八九万两，原属节省归公，乃亦干没耶。

十五日 入朝，奏南河岁料拨款，先与一半六十万两。正折末询以赔项，附片询以大工收捐能否踊跃，恐皆赘论。

前与德临皋前辈谈经费事，言御史那斯洪阿条陈甚好，近始抄得，披读一过。一、严州县钱粮处分，催科不力，不准移调。一、盐课奏销，不准展缓，引目不准统赔^①。一、河工官员，以地方人员升补。一、各省亏空，令本省自行查补。一、冗费宜裁。所言皆是。又一条关税短绌，欲将各省州县铺户，照九门外铺税科则征收，弥补则断不可行。

黟县汪君寅投诗四章，并言余豫禁争端之奏。兹事本不为名，若为名，必不得罪巨室矣。

十六日 晨起，复黟县汪君寅书。附：

晨起趋朝，退食假寐，遂失倒屣，及诵佳章，感与愧并。仆前此冒昧陈奏，本无所为而为，是以虽被弹而不悔。今我兄转以前事加之推奖，不几助西台邀誉之说，而重鄙人沽名之罪耶。若直道尚存，众恶蒙察，不在语言文字间也。末章何以有哀怨之音。古人隐居求志，患所以立，正在此时。敬取张茂先《二仪斡运》一篇，以当报章，何如？原信并诗还之。

① 广陵本作“统账”。

得崧屏书，言方今生财古法多不可行，惟有撙节以培养元气。良友规箴，敢不以为韦弦之佩。

至部。补十三日稿。禧少农谈满洲相业，托相国老干无枝，生平以未尝褒贬人取信于上；文相国孚以方正为本；至煦斋相国，则自命干济。又言托相国能了大事，则未知其详。

翁少农言古樵开缺噩耗。大男在家，随任只有稚弱，谁为庀后事者。别甫半年，其时神采尚旺，何遽至此。

十七日 两日阅江南司登记簿，粘签附记：

江宁驸防官兵，借款扣还，延不报拨，向后再借，可否即于还款拨用，不必另动别款。织造余剩，延不入拨，莫若每年照存剩之数，核实减支。安徽各项钱粮已据报完，并声明存俟造入某季报册，及某季册到，而前项漏未造入，藩司有无处分？兵马违旷，皆系扣存司库，与尚待催解者不同。向后可否于冬拨饷干内，挨年将此抵拨？兵马奏销余剩项下同。

前闻改籍有需索之弊，因另立一册，稽查收发如限，自无所施其伎俩。

至部。孙大农视以平银钱价议，大意欲散银收钱，以平其价。顾欲取数百万贯之钱，聚之于官，积而不散，必有钱荒之患，又何论筹款之难也。

与忠友淳谈核减驛站留支之款，以补封储。又拟将织造比较三年存剩，核实减拨。又拟兵马奏销余项，留抵冬拨。咸以为可行。因言会计宜分不宜合。部中利于分，分则界限清，而有条不紊；外吏利于合，合则牵混起而挪后掩前。若随事做去，虽月计不足，而岁计有余矣。次日直庐，又为禧、翁两少农言之。

十八日 直日。入朝，奏捐纳房事例。司务厅争收捐呈，意为呈费耳。好利之习不可除，可为太息。

又议复安徽筹賑附片，催前賑四案，每案限以两月造报，在司友扣限行催而已。道光二十五年，蠲免各省钱粮，江西至今未复，此次奏催，奉旨：如仍前延玩，尔部即行严参。

禧少农以数省筹钱运粤协饷疏草属为删改。广西司原稿，大意在搭

放兵饷，核实水脚。余谓搭饷可行之无事之兵，不可行之征调之兵。惟粮台雇募夫勇，购备军装，所费不貲。钱价平，则银自节省。至水脚有不能照例者，军兴之际，取其权宜，无徒为吏胥苛驳地步。原稿难改，只得另作一草，此有近于自炫矣。删改营马条，增总期满营与绿营马步各专长技，以悉成劲旅。

十九日 拟各省存剩款项按年抵拨一条。至部，补十五日稿。以前条视忠友淳，为改两处，更见明晰。余谓此三年之艾也。军务河工，固属燃眉之急，而救急无方，惟经费出入，认真经理，则奏凯安澜之后，方可随事勾稽，以冀有出入相当之一日。若以为不急之务，无补目前，而倏忽置之，即撤兵合龙，其匮如故，何以立国耶？

昨熙友言，上下忙各为汇奏，严藩司处分，促速为之。久香书来，言救时之弊，大农各当着肩，不应推出不管。岂以余沮前奏耶？又言不以银为宝，而别开生路，羽毛齿革，皆可通用，视吾君吾相之一言耳。自念修改法度，勾稽撙节，非曰能之，尚可自勉。若骤欲转移物性，铃束人情，一举动即至扰民，今日之民，尚堪扰耶。

缎匹库复言所指停织之十三款，近年均未派办。杭绸只能抵山西绢。山西绢每年额解一千五百匹，请暂停办运。计本款与抵放，可支七八十年之用，而山西岁减三千余金，此数十露台也，乌得而少之。

二十日 接见同官。谈及兵饷用钱一节，于地方营伍均便；所不便者，薇垣官吏耳。又言一领一解，用其二，方能准抵。中饱之习，牢不可破。

至部，与禧、翁两少农商定条奏款目：

理财四条：一、严核上下两忙已未完数目，分别藩司功过，以专责成。忠淳稿尚须酌改。一、各省存剩款，宜按年按款抵拨，以免牵混拖延。一、外省留支驿站款内，宜比较核减，提存司库，以补封储。其一条，翁少农拟立册稽查，州县交代未清者，不准升调。禧少农拟将登记款册，按年查催一次。余意将地丁收钱之州县，搭放就近各营兵饷，较为切实有济，稍暇当为之。后从翁少农议，添交代一条。

节用四条：一、查裁各省名粮，裁汰老弱，以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原额。一、将南五省绿营，裁马改步。一、甲米内稷米，一半折色，复

支本色。一、缎匹库有余料物，分别抵放停办，并将织造存余银两搭运，解归部库。

廿一日 未至部。早起，摒当杂事。复久香书，略言来书谓目前节省之说，缓不济事。鄙意正以为当务之急，三年之艾也。如彼南亩，力耨既勤，蔗【菘】致功，必有丰殷。

龚大理过谈，询及州县交代一条，则力赞之。此事须吏部计日咨照户部，户部限日行催，严杜往返驳查之弊，庶亏空之源自清。与商兵饷用钱，言此事费力。兵饷先年豫拨，地丁次年征收，恐不及事。又蠲缓则势须更动，亦外间之指为不便者。所谓人存政举，只得姑留以有待矣。又与商裁兵、裁马两条，言兵马事隶兵部，非农司所宜言。大理练习部务，言当不谬。且大农见此，亦必云云，不如俟之将来。

拟缎匹库物料应停应抵一条，末言昔汉文帝惜百金之贵而罢露台。今停止一项，即不止一露台之费。次日，与翁少农言之，以为得体。

廿二日 拟严催州县交代条未就，大意言：查各省清查案内有一缺而新旧迭更，延未交代者；有一官历经数任叠见亏挪者。盖旧任未交，新任即无从清算；初任既欠，再任亦必至续亏。至部，属忠友为之。

成友琦拟四条：一、河工请分用明保人员。一、各省盐务，请一律改归场灶。一、严查田房税契。尚有一条。

回署。在途接廷寄，有人奏直隶地方盗案叠出。亟检案牒，通州张家湾之案，已于闰八月特参；又武清县胡鉴、文安县程得林两案，则业已通详；惟武清县利兴粮店朱姓、王姓在黄庄被抢，未有报案，原参千总认赔捏饰，当行通永道严查；又片奏东安县龙门庄等处有习摸摸教者，驰札南路同知，令亲往查办；又片奏盗首荣年。旋查为武清梅厂人。

廿三日 大兴李令至，令查东安习教一案。龙门庄等处皆与京县毗连，恐不免传习，不得不过为之防。飞札通永道查办，遣役赴武清分查。

查各省编征驿站，除实销外，岁可余存四十四万余两，不报拨者大半。莫若移此以补封储，则操纵可从中制。藩库之储，非即部库之储耶。

至部，补二十一日稿。裕大农言织造余剩者，核减与留存皆未尽善，不如解部为妥。

是日，考笔帖式清文，莫赞一词，遂先散署。于缎匹库条末添一段：

再，查织造节省之款，向例解还藩司报拨。仰惟宣宗成皇帝躬行节俭，岁常节省数万金。乃查道光二十四五年以后，江苏两织造解存藩库者，约计二十余万两，该省延不报拨。是先皇帝节俭之所留贻，不以佐军国之需而置为闲款，殊不可解。臣等仰体皇上克俭之孝思，拟请以后织造节省之款，不必再交藩司，即于运料之便，请旨解交部库，以充经费，而昭盛德。所省能几何，随事进规，则臣之职也。

二十四日 粤西之事，以兵不足恃而募勇。今所募至十万余人，费安得不广。然其无用，亦与兵同。此贵精不贵多之说，不可易也。静念长此糜费，则后此之忧方大。欲发长孺之戆，自揣苟入局中，亦未有胜算。姑涉笔以写我忧，搔首问天，天何言哉。

至部。翁少农述寿阳又欲筹款济师，谓毋使功亏一篑。孙大农谓，此未成之一篑耶，抑方复之一篑耶？余意师中无胜算耳。果其饱腾，遂能一鼓作气，即百十万，何遽无出。不求胜算，而徒请济师，何益？

忠友拟严交代一条。此事半成具文，近例后任虽经出结，仍归本任追赔，益使滥接滥交肆行无忌，尚当思善处之术。

二十五日 阅云南登记簿，眉目不清，应令重造。

钰夫前辈至谈，因留饮。未至部。

捕役至武清县，回言荣年已就获，因令解京。

钰翁言，蜀中税羨可以归公，新疆荒地有未尽垦处。兴利不易，当博询而熟虑之。

二十六日 直日。入朝，户部、京尹、三库并有奏事。

直庐，晤湘公，伉爽无城府，言武庆乖谬而好大言，乃授以专阃，何耶？直庐谈粤西奏巴清德弥留之际，以纸覆碗，言洪秀全在内。此吃语，何可形之奏牍。众为鼓掌，不知大体如此，军事益可忧矣。

昨作条议首尾，意有未尽，复足成之。京外用款，由臣部综核。然臣等能核其例外之浮多，而不能责以额中之撙节。际此经费支绌，必须中外同心，力求节省，此转匮为丰之术，实今日之急务也云云。

浙江司查出岁办杭绸数目，签云：此项库储二十万匹，犹岁岁织造不休。尸其事者，岂知财赋所自来与物力之当惜。第恐泥犁转轮，以至

一丝不挂冻僵于寒风朔雪之中者，即是人也。

河南咨拿天主教首安若望，光州吴全章案内。文内有“二十四年弛禁”之语，为之太息。

二十七日 前商条议，本有裁兵、改马两款，徐思此事，出之单衔条陈则可，究竟事隶兵部，可否尚须交议，农司联衔，似不相称。养廉一条，亦于名义有关。减支一年，不足供粤军一月之用，何为冒此。裁马改步一条，确可施行，姑留有待。

禧少农携来裁马一条，略言宜马省分请裁十之一二；不宜马省分请裁十之五六。余意北五省营马较嘉庆《会典》各有增添，宜裁复原额；南五省十去五六，其留者仍属无用。若酌留备差，余皆沙汰，似亦无不可者。

至部，以条议稿交忠、成、杜、何四友细加参酌。出谋患其不臧，务集众思，以求至当。

孙大农欲推广票盐，云已有成篇。翁少农欲从河东下手。安得两日闲，将闽盐水贩旧章，编一说帖。

廿八日 奉派验看月官。晤午桥、杏江两给谏，谈向荣在军得力，与少逸前信迥殊，听言之难如此。

至缎匹库。至部，补廿五稿。读孙大农请推广票盐疏草，挨次办理，原属慎重之意。闽商之困，已如倒悬，奈何？借抄吴甄甫前辈银钱兼用折子，尺寸在手，言之何以不行，殊不可解。

过候华阳，与商宛平替人，以迁安于令志瀛调，以文安高令署。于令旋以赃私被劾。

回署已曛，坐客相属。丁丞言，摸摸教已得要领，乡愚无知被惑，诚为可悯。

两道欲为四厅调剂升途，与华阳商信致藩司，若各分畛域，则难与共济矣。

廿九日 改议复全少寇缎匹搭放王大臣俸银奏议，原稿以库贮无数年、数十年之陈物，又搭放之后，另筹办解，为费愈多。此为库吏所蒙耳。其实库中之物，陈陈相因也。改：

臣等伏查，古来禄秩皆绵绢与银谷兼支。今该侍郎请缎匹搭放

俸银，于撙节国用之中，寓爱惜物力之意，未始非权宜之一策。即王公大臣配领绸缎，亦均荷国家衣被之恩，原无窒碍难行之处。惟户部检查俸册，王公暨满汉文职一二品，武职一品，每季约支俸银九万八千余两，即抵放二三成，一年不过省银四五万两，其中尚有降罚扣抵等项，实支之数，多寡不齐，丰约亦异。伏思国家制禄自有常经，既未能大益度支，自未便遽筹通变云云。闻睿邸竟为债帅，其它贝勒、贝子、公等，亦多贫约。

至部颇迟，同官已散，遂回。检点京察各员名册。明窗拥几，红日半阶，数月来无此况味。劳人草草，对此益觉珍重留连矣。不数日，遂有山右之役。回忆景光，徒增惆怅。腊月望后补记。

读吴甄翁《贵钱贱银疏》。所论藉钱之无穷，济银之不足；又言改折钱文，必按时价。其言皆是。惟云地方官按时价折解，藩库按时价散放各款，余意古之送使留州，即今之存留起运，当未用银之先，送使自必以钱，特昔日送使数少，而今日起运数多。朱揆翁所论，重在折给兵饷，而恐州县与营伍易启争端，因为就近解交道库府库之议，而实不如州县与营员自相交手之为便。此事非亲行不可。若归藩司收放，恐不可行。又谓各藩司核定应用钱数，按照各州县钱粮多寡，计成指派，各解各数。余初意亦如此，徐思之，则更张纷扰而不可行，必旧日征银征钱，一仍其旧。及其放银放钱，不特一省情形不同，即一府冲僻远近亦异。司其事者，提挈转旋，多用一分钱，即少易一分银，官民可减一分困。前与涤生论不合，亦在此。若骤取成贯，而重加整齐，恐于官民不便。前疑甄翁言之何以不行，意亦以两事格碍耶。

三十日 武清解到贼犯荣年，视其委〔菱〕琐神形，似非巨盗。令大兴问供，因商之华阳，发臬司审办。顺天所属署事者太多，因属方伯令其速来。三河刘令宝楠，武清胡令启文，香河遗缺，保定官令国煦，东安张令和，顺义遗缺，通州布牧病假，蓟州吴牧上省。

坐客相属，至于日昃。未至部。下午小憩，是添线光阴也。

十二月

初一日 临幸北海，户部加班奏事。寅正赴琉璃门，进后门西循禁城根半里，门在万佛楼之西。遇翁少农。循灯而行，于玉兰轩外直庐小憩。轩

在山坡内，深藏不漏。黎明，御舆乘冰床自南而来，冰上界道，两旁竖灯。幸大西天，侍班在大西天之西，去直庐箭许。至玉兰轩办事。因偕同人至大西天极乐世界、万佛楼、阐福寺瞻仰。御舆由五龙亭仍上冰床。五龙亭紧接阐福寺之南，中曰龙泽，东曰滋香，西曰浮翠。侍班于阐福寺前。东西两班。由五龙亭望金鳌玉蝾在正南，白塔在东南，陟山门又在其东。規制宏丽，想见当时物力之丰。

察议案于三十日奉旨：王庆云著销去纪录一次，其罚俸三个月仍注于纪录抵销。前与兰检谈交议之事，岂敢不退思补过，顾兹事有不可行者，是以反复而不知悔，此只可为知者道也。

直庐与全小汀谈新疆可垦之地，限于水泉，殆无遗利。余谓陕西司郭主政文笔颇可，拟令将林文忠查办垦荒一案，叙次首尾。至新疆出入经费，亦须汇为一篇。

初二日 昨具奏库总奏销，细阅之，乃八旗借饷利银，以扣作借数，本相当以利银抵免项与杂支，尚有盈余。即是匀扣之法，而变其名耳。原奏出鄂西林相国。

阅闽省登记簿共五十余万两，海关各款居五之三。又驛站余存概未登记，岂递年皆已入拨耶？此二事不得不加勾核，余则零星小款。

大兴查复改籍事，多留难，因委经厅促之。

至部，与孙大农商粤东捐饷事。开捐本属下策，若复散漫，则直谓之无策。且常捐自来久矣，岁供部库支款常三之一，自各省选举捐输，遂减太半，岂可又蹈覆辙，朝令昔更。

初三日 御门。是日以礼、兵、刑、工、户、吏为次。

直庐与赵少马言河弁师长饷捐复事。河患方棘，而轻纵此辈，似属不可。

农司欲推广票盐，而山东司友请仍交盐政盐道办理。孙大农原稿请特简公正大臣。余谓此欲就千金之裘，而与狐谋皮也。

以吴甄翁《贵钱贱银疏》草送涤生，装入前卷。涤生谓遍观各奏，真有窒碍难行之势。余意此事迫于不得不行，从窒碍处打通，自然沛然莫御。惟司事者要不惮烦，因地制宜，勿拘画之一说。吴甄翁之言而不能行，以欲通省画一，涤生之论亦然。戏语涤生，使我行河东票盐，肯许有成

绩否。涤生颇以相许，然自勉者固有所在，他则未可必也。岂知戏语真成行乎。越三日记。

至库，放左翼饷。并各项二十二万余两。

至部，以前拟裁马改步条付忠、成二友，并以《兵额表》交何伯英。粘签云：兵马二条原拟归入条议。细思兵马裁设，事隶兵部，若单衔条陈，原可不拘，若本衙门联衔，似不相宜。

初四日 进藉田五谷于神仓。稻、黍、白谷（即小米）、麦、豆共二十石零。已初赴先农坛。午初，陶太常至，成礼。黍、谷、麦、豆均极圆匀，惟稻带皮，而又不圆湛，与水田产异。

是日，两京县并赴乡相验，不得不早出城。户部该班未递牌。注“藉谷进仓”四字。

赴库署，阅三库各员过堂，同官定一等四人：锡祉锡库郎中、钟秀緞库郎中、熙格、硕翰。均笔政。寿阳谓某有平平之评，而其一又百日未满。旧例，计明年，而不计现在。然此固未惬意，其它何者为惬，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不如从众。

至部。谓寿阳条议须取旨，方可以新人耳目，否则因循如故。

颜料库呈现存物料并约用数目，中有存物无多而亦请停解者，非面询不能尽悉也。至白黄蜡、沈速香、黄芽茶所存颇多，因关祭祀之需，库友意欲照常办解。第蜡必新而光，茶必新而香，陈物供用，殊不足以昭敬，然此究未敢轻议。

初五日 接见同官。恭验春山宝座。

昨银库呈告示稿，欲简易而反繁难。司员不能涉笔，任听书吏所为，实为可恨，因属部友另拟。今日緞库呈会议稿，又庞杂不成文理，易之趋踰应对，非不斐然可观，而扣以实事，则鹬突而不能自主，是则可忧也。

晨起颇欲雪，因风开霁，定昏复阴。

初六日 入朝。户部奏复广东、广西捐助团练，山东捐赈，三库奏事，封奏票盐。

祈雪于署前各祠。午后小憩。未刻奉旨：著派王庆云、联英驰驿前往山西，会同兆那苏图查办事件，随带司员著一并驰驿。钦此。

票盐之已有成效，人所共知，而各省坐视疲敝，莫敢先发，非独瞻

徇因循，亦以事体繁重故耳。事任已属，夫焉所逃。询之寿阳，言奉差不递谢折，只有膳牌。探联秀峰星使，已出城扫墓。

初七日 入朝。直庐晤诸公，涤生、久香亦至，坐满，未暇深谈也。

滨州言，有人议潞盐课归场灶者，池产聚于一处，透私易以稽查。又云票盐者，场灶之渐，将来势必出此。余未敢质言之也。

已初宣入。

上问：带司员几人？

答：拟带二人。

问：本衙门乎？

答：是。

【问】何司？

答：山东司专办盐务，臣拟带山东司二人。

问：尔著有山西盐务书，是如何？

答：臣前在史馆，读高宗、仁宗两朝实录，见有山西盐务各条，因抄出，并考订国初以来潞盐利病，成一小本子。

问：尔在史馆系纂修抑提调？

答：臣曾充提调。

问：书中有断语否，命意何在？

答：臣意各省盐务疲敝，皆由顾陋规而不恤公事，必得廉吏而后盐务方可办理。

问：山西盐务与两淮同乎，或尚易于淮南乎？

答：山西易于淮南者，以课款轻。然淮南皆系水运，潞盐则陆运，此所以不同也。拟以脚价上陈，未及。

谕：陋规不裁，即票盐不可得而行。

答：是。即如臣福建盐务，亦因浮费过多，所以疲敝。国家课税本轻，盐务实有余利。官吏朘削，日月增加，以至此耳。

问：山西各官认识否？

答：俱不熟。兆那苏图虽曾为福建官，臣未见过。

问：联英言腊月初行，已行未？

答：臣昨日遣人探知联英出城扫墓，昨夜未回。又闻其墓颇有损伤，

尚须修理。伊家人于昨日追令进城。

问：尔何时起行？

答：臣见联英再定，大抵年内起行。

谕：尔俟临行，同联英跪安。

又谕：尔明日早晨不必上来。

臣叩起趋出。闻彭咏莪，知奉差入见，不免冠谢，惟跪安时，起而复跪。

滨州言，晋人苦于举商，久有捐免之议，意若讽然。孙大农以为兹事腥膻，不宜近。翁少农谓兹事非星使所宜言。余意简书有所专指，不当旁涉他务。若果于国计民生有所藉手以报，那时群情踊跃，乐输出于真诚，则《大学》好义终事之旨也。

联秀峰来谈一时许。淮南、山东之艰巨，尚能办有成效。潞盐虽情形不同，而变通亦可尽利。得此共理，免悬心一半。随带山东司忠淳、何国珍两友，甚以为好。龚大理曾与秀峰同事，言其操守清，无嗜好，驭吏严肃有法。大理不轻许可人，其言宜亮。不特余之幸，国之幸也。问秀峰以淮南此后如何，言陆立翁在任一日，则两淮可保一日。又言山东引票兼行，亦有官办处，数法兼举，因地制宜，今皆有余利，可以想其经纬矣。

与龚大理翦灯谈京兆事。

初八日 直隶驿站奉销至廿六年，而登记册余存至二十三年而止，岂文书被匿耶？今其册不得不付还，后期诘可料，真唤奈何。次日由陈维芳付还。

候联秀峰，与商定二十六日起行。言立翁一往直前，星方尚听人言，欲留余地，故不甚十分浹洽，未知然否。商山西公事，语多不能悉记，究竟及之后知，此时未能悬揣，大致总以得人为首。

忠、何两友来，属以应办各事宜，如勘合折子，并随带书吏，从前皆有定式。

候朱桐轩总宪，言前岁查办山东盐务，不及四十日而毕。山西情形，尚未能悬拟耳。星使在途及至省皆不拜客，省许多酬酢。言至省必居一处为佳，预备之大厨房必须早撤，以免糜费。

大兴言，闻泽州私盐常千百为群。

初九日 杨治中言，永平一带私盐充斥。山海关边墙，处处可以走私。临榆产晒盐，而官鬻煎盐，其实亦是晒盐。民大不便。永平一府，盐课只一万九千，而巡费至二万余两，前此即以费抵课，官鬻有余利，以为巡费，顾安得善治之人耶。属为礼记。

出城，唁郭棣园内艰。久宦多累，属与寄声讲席，但时已晚耳。

候华阳，谈奉差事。晋人报效之举，非征夫所敢轻议。商月前钦奉廷寄各案，已据委员查复，当信致制军会奏。

荣年原非巨盗，第西台既有弹章，急切恐有遁情，只好留作外结。十一日寄信。

初十日 旧拟于舆图上界分引地，以便省览，事繁未暇也。于百忙中，静坐半日，仅能界画大概，留此以为粉本，必条理分明，重抄贴说。安得一旬，休沐为之。

午桥过谈，有大才细心之语。余谓心之粗细，尚可自勉。若才分则限于天，不可强为。又谓兹事关系甚巨，众望所属，宜好为之。大任既属，只好向前做去。余亟谢之。又谈至深挚处，征夫有魏阙之忧矣。

阅客冬部中议复兆中丞及姚侍御折片，颇具今日情形，有为余纪事所未载者。中有一二处未喻，为签出，如裁浮费一条，其中当有着手处。

十一日 候秀峰，谈星方听言不审，与立翁遂不浹洽，然古人推车子之喻，不可不知，和衷非雷同之谓也。询以吉盐水运，为潞引害甚巨。外间照会，安得蒙古文书，拟先行具奏。秀峰欲俟奏陈大概情形内请旨，亦属可行。余谓盐之畅滞，视乎价之低昂。潞引毗连长芦、山东、淮北，花马池课轻，可以勿论。既须筹办潞引，又不能不兼顾邻纲，拟通行附近潞引各盐政，令分饬各州县于奉文后各自具详，彼此参稽，得其贵贱之价，庶有下手处。秀峰请至涿州发递。是。

候滨州未晤。候寿阳，适陆稼堂中丞在坐，议商税事。寿阳言，粤西急切未能得手，若兵饷不继，其事不堪设想。稼堂力赞征商之说可行。余谓治人难得。稼堂意总令外间妥办。此事本非善政，顾处此时势，若不于变法之中，择其害稍轻者早为布置，则临时急何能择。万不得已，亦须严立章程，所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择殷实铺户举报，官吏侵渔，以枉法论。额外加耗五分，为官吏笔墨解费。是日，本欲以潞盐求教，匆

匆未尽。

候廖太仆，询奉使事宜。

十二日 久香过谈，询行钞事。余告语分明，似亦知不能行之故。乃又谓素不了此，转瞬辄忘。得人难，农司尤难，知二五而不知十，岂真性不可强哉。询刻玉为币事。余谓货字从化，古本作化，金性从革，故以为货，而于人用便。它物纵极珍奇，不可从革则不能化，不能化则不可以为货。物曲人情，不可强也。忆昨日与秀峰谈银钱兼用事宜，良以为是，用心经世人鲜不注意于此。又言从三成起逐渐增加。此语看亦无奇，细思却有远虑妙用，封疆中安得多此人耶。次日与涤生书及之。

前月廿一，记汉文露台数语，意在因事纳规，早料其指为赘语。初八日，司友至，果如所料。若必以为是，未能纳约自牖，而徒负自是之名。损吾之一，使存吾之百，所谓求济吾事，或庶几焉。

十三日 得涤生书，言钱法终须陈奏。余答以如早得脱稿，于未启行以前一读为快。今时事亟矣，亦不宜迟也。以孙大农平银价议付阅，此十数年前事，今日又不同矣。又借去《集成图》三本。已收。

忠、何两友至，属拟行潞引毗连各盐政文稿，言汇复不如分复，较得实在情形，与愚见合。以福建司登记册两本寄还。谈商税事，何友以为可行。余意正额外须有加一之耗，方能责官吏以廉谨奉法，否则侵渔有所借口，虽峻法不足以服其心。

午刻，卸京尹篆务，仍侨居署中。

陆稼堂中丞言，山西盐弊，在于举退之间官吏婪索，而不在于浮费，意主留商行票不分引地。又言捐免已有成案。奏明请奖，由外立案免充。又言监掣同知张思镗结实可信，素不苟且。

与蔗汀前辈夜谈。

十四日 出城候客，未晤。涤生谈，银钱兼用，从京饷解钱始，而后足以转移大局，小小补苴，恐终无济。

午后偕鹤田、愿船、郝存、椒生集久香寓，复理前说。椒生恐脚费重而难行，则举漕粮为比，并属余徐思之。余意京师惟潞卫衣带水，足资漕挽，迁地则不能行。又惟夏秋水盛，浮送易达，余时则不可行。京饷之来四方，皆有早晚不齐，事势实有窒碍，现已议停减两运，以铜本

供采买，若长芦盐课解钱，崇文门税务、捐纳房常捐收钱，以此挹注，亦不无裨益。若意见所及，不复参之时事，于事终无济也。余先举秀峰用钱三成，逐渐推行之法，涤生不以为然。又举陆中丞所言商税事，谓兹事不已，必至加赋，粤西故坏至此，当为寿阳言之，何遽议此。良友责善，其何以解。子产所谓心之忧危亦以告，此中惟默自喻而已。

十五日 从《会典》抄出山东司盐法一段，将河东乙出，此旧章大略尔。其中变通损益，则须随事谋求。

涤生过谈，匆匆未尽。以河工条议见示，云为河厅金安清所作，须抄副细读。

翁司空过谈。孙大农已闻商税大略。此事绎骚可虑，尽人知之，能挽回固幸，万一不得行，所以善其后者，必十分慎重出之。不愿与闻，又不忍不与闻，置之不论，摧我心肝，一出口则受人指摘。骖骖征夫，行矣勉之。湘公能交林文忠者，见过为喜。华阳述稼堂言，寿阳欲决行前议，并有二千万唾手可得之语。言之如是其易，是可忧也。

得星方书，言前有清折，欲改行三事，与云间齟齬不合。星方诚实温厚，特不免负气，便难与人共事，安知非不便新章者谗构其间耶。

过孙大农庙寓，适联秀峰先至，谈至上灯。言直牧王继兰可用，河员邵骧在淮差委得力。秀峰拟于湖北官渡口，责成宜昌镇查私，岁可增楚引二三十万。余意查私必给巡费，溢额则从优给费，方足示劝。以楚岸之销滞，为总戎之功过，川私不来，楚引之鬯，直拭目俟之矣。

十六日 复星方书：

奉到子月廿八日手教，知尚有廿二、廿四两缄并《陶集议草》未得先睹。近惟台候万福。台端精议閎才，岂弟之恇昧能赞万一。顾惟忠告之谊，窃欲自附于士大夫之诤臣。伏读来谕，不平之鸣，溢于楮墨，想见忧时愤俗，有不得已之苦衷。第朝廷倚两淮为外府，所望云间与足下如埧如麓，以一处为天下倡。至新章未尽善者，势不能不小有修改，必须参酌同异，不设成心，不以先入之言为主。古人推车子之喻，原以或推或挽，主于可行而已。来谕与云间同任一事，利害共之，乃又云酌之商情舆论、寮[僚]属公言。前缄未到，本不知所论谓何。第思邗江如有公言，则足下何为而负谤？然

则舆论不尽为公矣。前此新章初定，众以为必不能行；迨行之而效，又以为必不能久。悠悠之口，夫岂足凭。足下以至诚待人，深惟长久之计，公忠体国，云间岂不知之。所以议格不行，容有所俟，纳牖从容，岂尽无术。若相逼太甚，以不肖待人，谁能与我。前者陆中丞过邗，足下告以三议不从，便当引疾。此语播于都下，闻者或以为忧，或以为喜。以为忧者，无维持调护之方；以为喜者，有投间抵隙之术。君子睽小人之利，未久必有以进退濡滞之言相激者，不可不察也。素承至爱，同于手足，当此而不尽言，则我负足下；若得书，抵几弗视，而不谢客半日，反复思之，则足下负我矣。前鹤翁携四复额一条，抄胥颇有讹字，鹤翁与弟皆不了了。复书由涤翁主稿，其中二不足虑，四未深晰，三宜熟计，足下以为何如？来谕又有裁小贩之说，都中同志早已筹及，足见异地同心。至楚北一节，想为严杜川私。昨在符翁坐中，闻秀峰议请于宜昌官渡口责成总戎查私，优给巡费，即以楚岸之畅滞，为总戎之功过。符翁属开略折，力任上闻，不知与前议合否。若川私不能顺流东下，楚岸溢引，岂可费计。弟以菲才，谬奉简书，日前中谢，有山西行票，当较易于淮南之谕，不知所对。但以山西课额较轻，而陆运与水运不同陈奏。外间情形，非可悬揣，欲步后尘，不知能如愿否。至淮北附近潞引各属，其商情盐价，必须统筹全局，方不至顾此失彼，将来尚有公牒奉闻。银钱并用之策，今时事已棘，不宜更迟。然骘骘征夫，已难干预，不知诸巨公尚肯主持否。涤翁思建此议，欲从京餉解钱为倡，以转移全局。窃恐矫枉过甚，便不能行。草草治装，遂未暇与细论也。

前以纪事一册付何伯英，备检兵额耳。翁司空见之，欲留抄，因属删削，徐以付还，附记篇目于此。《纪行取旧制》、《列朝兵额表》、《纪耗羨归公》、《纪蛮夷入贡》。

十七日 吊宛平费令外艰。候客。

伯英谈局钱事。先数日，工部奏煎炼而诿钱法之精。越日，枢垣入直，上以工局钱法问彭侍郎，彭言分两足，铸法精，实属可信。上以工局数钱授彭视之，钱颇恶。彭言此或外间私铸。上嘿然。又出户局数钱

授寿阳，谓此尔户部钱，此分两或足尔。此地久成弊藪，严加厘剔，真不易易。候澆生读封事。余谓上方留意钱法，而户部又将减卯之请，此奏当可议行。其所陈民生疾苦，语极剴切。以金通判河弊议还之，言此议已由周敬翁封上，付外查复。又金通判为众所扼，固然；乃立翁亦白眼，何耶？

偕冰如、随季、晓沧、颖叔、范亭、集薇堂寓。饮逾量，年余无此豪饮。

闻朱九山同年噩耗，出狱为幸，此刑司之厚也。

十八日 盼雪已殷，是日飞花不盈寸。

写家信。户部请裁复额兵折子，孙大农手笔。是日封奏。晚，接知会，折留中。

得陈弼夫书。

十九日 孙符翁来谈。何丹溪来谈。

联秀峰言，扬商欲挤排小贩，为认岸之举，事不可行。盖旧商所领三十余万引，余皆票贩。扬商跌价以困之，使新贩裹足不前，而后可以专利。又复一引四百斤旧额，则成本骤增，与澆生所虑，如出一口，谓之轻听，不为无因。盐池不足虑，而蒲滩散漫可虞。又蒲城隔省，滩盐尤难稽察。约计晋省运城共住十二三日，来往道途四十日，中春当可回京。然每怀靡及之思，尚未敢自信耳。

廿日 昨晚接秀峰字，询之彭少司空，跪安当用连衔请安黄折。晨起敬书。

得范亭赠诗：重臣轺传出长安，周道倭迟雨雪寒。官称度支唐李绛，论传盐铁汉桓宽。河汾自昔民生厚，斥卤于今地利殫。知有嘉谟时入告，熏风更听舜琴弹。

盐铁论盖指《河东盐法纪事》。至谓在部八月，劳心规画，殊渐无补尔。

康通判开潞盐略折。每引二袋，袋百三十斤，与定例一引二百四十斤不合。五十五签，中一签之商只两三家。姚侍卿原奏，五十六签。任半签者，每岁赔银四五千两。八十名为一签，半签只四十名。每名课只五十两，此数不合。又谓三年试办，便民恤商，恐不其然。又言停活引，终非善策，

此不可解。未请将各商暂留运地，行票三年，此则尚须体察。分地行票，名票而实则引耳，何益。前拟查河东邻境盐价，忠鹤皋恐州县分查，不无遗漏，盖引地尚未了然也。余意若但令运司查复，引地穹远，运司即明察，未必周知，往返行查，徒稽时日，且恐以例价声复，亦无如何。若不从盐价酌剂，则办理无从措手。因将潞引邻封附近之处，拟札逐处行查。计楚豫凡三十一州县，山东引地，并不毗连。吉盐、川盐亦隔远，须向潞商采询。行文虽觉为多，办理自较见远。

晚，以札稿并单致秀峰商之。

晚，闻迁安于令被参赃款，此拟调宛平者，骇极。

得知会，本日户部条奏节流一疏，得旨允行。此曾费数点心血，司友每有参酌，余未尝坚执己见，惟求可行而有益。内尚有两处，为旨意所未及。外官升调，由吏部知照户部，此已在依议中。又折末“中外同心搏节”，必须通谕，岂尚有后命也？驿站余存一款，本拟提补封储，闻裕协揆欲令报拨，此是旧章，如是何须改议。前属成友寄声，催报拨不如补封储，可以操纵由中，后半无所改易。余每以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八字服膺，而同事之人辄复见听，得非幸耶。

接星方子月二十二日书并所议三条，尚须细读。其复额一条，理不满足，又以为大贩受累于小贩，似亦见其偏而不见其全，与秀峰之论相反。各怀一是非，乌得而定之哉。

廿一日 附札稿：

照得本奉旨查办山西盐务，自应通筹全局，不使彼此利病稍有偏枯。查该州县虽属长芦、两淮引地，而与河东引盐地界在在错壤。除该州县民食例行芦、淮盐外，其境内及邻境有无大小商贩彼此互相转鬻，并现在该州县净盐市价，每斤实在若干文，限文到两日内，详晰具文，飞速径复山西行辕，以凭核办。盐法上关国课，下关民食，通筹全局，不使彼此利病稍有偏枯。该州县务将切实情形声叙，以称采风纳价之意，毋得隐讳迟延，及但以部颁例价饰复，致干未便，速速。计行河南彰德府安阳县、涉县、林县，卫辉府辉县，怀庆府河内县、孟县、济源县、温县、武陟县，开封府荣阳县、汜水县、密县、禹州、许州、并所属之临颖县、鄆城县，南阳府舞阳县，

以上十七处为长庐引地。河南汝宁府遂平县、确山县、信阳州，湖北德安府安陆县、应山县、随州，襄阳府枣阳县、襄阳县、光化县、谷城县，鄖阳府鄖县、鄖西县、竹山县、竹溪县，以上十四处为两淮引地。

得仙九制军书，言省局现议按包抽课，归并篷额。又查泉州埕坎，欲改课归场。

秀峰来谈，以前札为可行，亦谓盐政查复，不如州县较为得实。言立翁既调蒋玉峰赴淮，帮同运司办理，则星方必不安于其位。星方去，则淮局未可知，运司稍活动，则诸弊复生，奈何？由寿阳交来潞盐利病一纸，云出徐松龛前辈采访得之者。大意以票盐不可行，即行亦暂而不能久。末言久必归于地丁而后定，今银价昂贵，恐不可行。潞商津贴蒲滩两万金，本非正办，今蒲民贫者，并不沾实惠，此项竟归中饱，斯可异也。

廿二日 幸北海。卯初，赴直庐请训，偕联英召见于玉兰轩。是日，上坐冰船至大西天办事毕，御骑还宫。

上问：所带司员何人？

答：汉何国琛系主事，满忠淳系员外。

问：两员敷用乎？

答：尚可敷用。

问：尔户部衙门有董醇否？

答：有。现在云南司办事。

问：道府州县有熟识否？

答：道府无其人，州县有熟识者。

问：应派州县帮办否？

联英答：臣系会同抚臣查办，必派有州县同查。

问：何日出京？

答：臣等定此二十六日出京。

问：尔至省城？

答：臣先至省城与抚臣商议，再赴蒲州。商人皆在彼处，可以传询。

问：河东道何人？

答：张锡蕃。

问：省城至蒲州几站？

答：臣未到过，闻系八日路程。

谕：如此，则二月当可回京。

答：公事顺手，二月可回。

问：能照两淮办理否？

答：臣等尚未到彼，俟察看情形，再行办理。

问：两淮办理尚好？

联英答：去年起，两纲扫数全完，光景尚好。

问：如何是票？

联英答：三月后成为废纸。

又问式样。联英答：如执照式，行时截角。

问：尔去当住公馆？

答：臣大抵是住贡院。

联英答：沿途公馆，即是店子。

谕：明日再行递牌。

偕联英趋出。

补又问：尔所著一套书自当带去？

答：山西盐务有《河东盐法志》及《河东盐法备览》，前人皆有成书。臣见乾隆以后各案，书中未备，因为补出。其实只有三篇，一小本子，不得谓之著述。

问联英：尔办理淮南有记载否？

答：随事皆有节略，尚未编成。

玉兰轩院落不甚宽广。上坐轩西隔扇内，有屏当门，御座向西。是日约一刻余，地有毯。

晤寿阳，言劝捐与票盐是两事，不可混而为一。闻之甚喜，此事得不插手为佳耳。

禧公来谈。当事久，可以见当今之利病，然欲明古来之利病，则非多读书不可。即如前所建议，与古之算缗暗合。弹者指以为间架，而亦不能自白，反问何谓间架，斯亦可哀已。

廿三日 卯初趋朝。昨日递安折，今日只递牌。

上御养心殿，召见。御坐在西房向东。

问：尔家眷迁居未？

答：臣因临行，未得房子，尚借居署中。

问：龚文龄住署中否？

答：署中另有地方可住。

问：龚文龄家眷？

答：来年渠家眷进署，臣家眷即迁尹寓所。

问：尔城外无房子？

答：无房子。

问：与兆那苏图素识否？

答：不相识。

谕：他是工部出身。

联英答：是。奴才当时在京当差，常看见他。

问：山西短商有弊？

答：短商以三年为限，并不将引地整顿，以致私盐充斥。

问：刘韵珂在福建签商不好？

答：刘韵珂亦用试办三年之法，是以盐务日见疲敝。

谕：尔此去总求办法可以经久。

谕：山西清查案内，所参多慧一案，尔到彼再行细查。

问：臬司潘铎相识否？

答：不相识。

问：浙江巡抚常大淳熟悉盐务否？

联英答：伊曾与奴才论过盐务，颇能熟悉。

谕：尔到山西，查兆那苏图与藩臬能否和衷。不可向山西官场问，须从旁人打听。

答：是。

谕：尔即于今日跪安。

偕联英起，退后一步跪安，趋出。是日尚有问联英语，不悉载。

孙大农招同联秀峰、何伯英、钟鹤皋话别，谈次气促，尚未复元也。

大农谓银钱并用，何能塞漏卮。多用一分钱，出洋之银，不多一分乎。余谓此与塞漏卮是两事。少顷三复，大农总认为一事，真无如何。

候陈诵南，属致季制军言盐务须复旧章乾隆七年案。

晚，复得星方书，言近筹得妥法，非特一二年奏销无误而已。又云日来筹办新纲，粗有头绪。因草信致符翁。其实蒋玉峰调淮之举，事已决裂，真前书所谓，无维持调护之方也。

廿四日 涤生过谈，言星方止是拙之一字，立翁不能开诚共济，难免清议。余谓人臣果系一心为公，必无不能容之正人，必无不可共济之事，否则意见用事，欲亨屯济否，终是才智有余，而局量不足。涤生言，银钱并用，终无大益，不可谓行此即可坐致太平。余意总恐数十年后之银，直如今日之金，变法不以渐，则人情惊扰。与涤生所见颇殊。

熙翼云过谈，与言旗地升科及南河芦荡买升事，得便即可上请。又言税事足以致乱，不行真国家之福。若万不获已，必须审量周详，山州僻县，许开除十之一二。此中所得不多，而官此者率皆闾茸。正项外加耗一分，为经手人余地，过此以枉法论。眷黄列业户科则，三年为期，先四方而后京城。榜业户科则于其门，约期亲临征收。余谓骘骘征夫，即好事尚不宜干预，况于冒天下之不韪乎。顾区区此心，深恐出下策而急不暇择，以不能无弊四字先存于心，率意行之，则召乱在眉睫之间矣。其几间不容发，思此辄为心悸。

廿五日 得蒋申甫书。得陆立翁书。向不通问，忽承先施，徐思所以答之。信只贺年套语。又云秋节有书，未见。

愿船过谈。竹如以诚字相许，此何敢承。与人共事最难，窃幸无大齟齬处耳。以康熙《会典》五十二本还愿船。

廿六日 午后大风，已初启行。府属同官于普济堂相送。宛平请于长新店中伙。余谓一饭不妨相扰，而端不可开，力却之。雇长行行李车二辆，每辆京钱四十八吊，至太原。夫九名。至涿州，每名京钱四吊。外两套轿夫车，一辆四吊。用兵部包马三匹，从马六匹。

晚宿良乡，六十五里。晤薛金荣。与秀峰同寓，夜谈至子初。言星方听言太易，上交太激，往往好以笔墨争，遂致积不相能。云间接下尽情，若逼之太甚，则必有以相报，然则所容之人可知矣。尝以星方言，某若

果尔尔，则为臣非忠，为子非孝，大逢其怒。此语颇不可解，当还向秀峰问之。畅谈夷务，顿足为憾。余因述去年四月天津之事，欣然投契。又言云间有疏，请飭回江南了之。又外间传纳制军有疏请，置之不答，使其技自穷。又言陆疏未得一见。

二十七日 日出行，晚宿涿州。廿五里尖豆店，四十五里涿州。风息气和，将至涿州，绿水两钩，其流汨汨。一为琉璃河，一为挾河。

与秀峰夜谈。言余不宜早留下须，须待六十一岁，至早亦须五十六岁。雪霜绕喙，尚作乔妆耶。

晤郭牧询州。去秋澜五十里，去半壁店三十里。李少伯来，言房山至豆店止十六里。

与秀峰谈。权京兆所办两事，非敢自鸣得意，亦以与人共事之苦心，惟有阅历者，可共喻耳。

二十八日 日出行，宿定兴北河店，八十里，内四十五里高碑店。属新城县。

晤周令灏。秀峰以铸大钱议相示，大意收铜禁铜，令各省开炉鼓铸。又请铸当五、当十钱。禁铜乃康熙间已试之令，当时迄不能行，以无行法之人也。极善之法，往往以不得其人废沮，可胜浩叹。

昨由涿州行，查毗连潞引盐价。伯英补九处，内有直隶阜平、元氏、赞皇、平山、邢台、内邱，河南武安、修武、获嘉。

廿九日 黎明行。过安肃，六十里。晤陈令廷钧。晚，至保定府。五十里。制军以下迎请圣安于北关外。使者未至，而众官皆跪。余急趋出其前，东向立，应答成礼，答圣躬安。乃与众官相见。入城，回候。出西关，日已曛矣。

竹伯来谈，言两淮票法极敝，所办之课，皆勒旧商罄资为之。此亦未必然，果尔，则贩何以糜至乎。问往山西亦行票乎？此良朋意厚，恐蹈覆辙。余答以总在随时察看，盖此事本不操成见也。又言晋省鬻缺弥补，清查之后，亏空愈多，至今近一二百万。为之愕然。鬻缺补空，本非善举，然原奏不过十九万余两，何以遂成江河？既以面奉谕旨，不得不与清厘吏治，官方所系甚大，当徐商所以处之。

与秀峰议蒲滩办法，禁止铲除，皆不过涂饰耳目，惟归官给价收堆，

而后可久。中饱之二万金，便是藉手处。议传询绅耆等事，意见皆同。

三十日 未明启行。本不欲众官之送，闻已集官厅，复至酬酢。

六十里过满城属之方顺桥。刘令体中下乡，未晤。驺舍外大书“县小民贫，例不借车”八字。北方徭役，皆出民脂，果敢却意外之求，詎非地方之幸？

晚宿清风驺舍，六十里。晤宝牧琳。人近朴实，秀峰有旧，言其曾在北档房，谙练有守。邀同官共饭。属两友行文，令绘运城、蒲滩两图。运城有志，自必有图。蒲滩图则须创造，径围里至、附近村庄，皆不可略也。

咸丰二年壬子

正月

壬子朔旦 昧爽，偕奉使诸君于邸舍行朝正礼。天明行，过定州小憩。晤劳幼峰，神采较三年前更胜。五十里，明月店中伙，满城停车。六十里至伏城驿，已昏。晤石令元善，人颇明爽，意为科甲，乃捐输者。

秀峰苦肝气，是晚复不同住。寄果饵，戏缀以诗^①：

此果具三味，厥名咸酸甜。初酸散肝郁，次咸化中坚。最后有余甘，华池徐涌泉。含咀得至味，一枕自陶然。

初二日 天明行。六十里，正定府中伙。宝守麟，为锡仁趾之兄，与余同庚。晤冯兰垞。又六十里，宿获鹿县。

与秀峰谈外任繁剧，不患不用心，患用心于无益之地。举动一不得当，则先自气沮。秀峰言，所到处且需以半载，而后可言有为，为则必期其成，勿为众说所挠。此即欲速不达之理。又言外间习气，下车之令，莫不奉行。即明知无济，只目笑存之，无肯正告者。俟其窒碍，百为坐废。是以须谛观而后言作用。余思此中须有刚果力量，涵养功夫，先矢一必为之志，加以博访静观，踌躇满志而出之。若虚与委蛇，则习俗变易，渐失本心，与急遽无序者等耳。

午后，行获鹿境中，高岸深谷，登降颇劳。此太行山麓，检图名为海山。

初三日 天明行。三十八里，微水村中伙。井陘沿微水而西，溪流在两山间，累石作碓，有南中风景。惟亮字、白石诸岭石路嵌崎，略无阶级，行旅多艰。三十里，宿井陘县。破站，华令贵。晤姚令玉田，人近诚朴，不知公事何如耳。

^① 广陵本未录此诗。

检张椒云复奏晋省清查折子。

初四日 二十五里，核桃园中伙。井陘破站数里出故关，入晋境。有槐树铺可打尖。五十五里，宿柏井驿。晤锡牧麟，前在山东司。

初五日 五十里，平定州破站中伙。闻此地本宿站。五十里，住测石驿。平定州地，盂县在此置驂。夜住土屋，即古人之陶穴。夜分，从人为炭火所中，扰攘逾时。急披衣起坐，假寐申旦，觉有戒心。后闻此地本非宿站。

初六日 五十里，寿阳县破站中伙。晤黄令承祜，询知为椒云泰山。

盐课以归场灶为第一善法，行票乃不得已之举耳。责赋税于贫丁，诚不易易，然亦岂无转移之术。因思潞盐之有坐商，此可分运商完课之任。渐积转移，他日便可课归畦户。有坐商，则畦户不能与运商交易，去此隔阂，当有微权。秀峰言，如是则坐商必退缩不前。余谓可使由不可使知，此时且不可提破。况坐商得盐价，又得销价，是为无名，正可从此下手，且淮南之场商完课，此其比例。究竟此是悬揣办法，不得真实情形，难下手也。因谓淮南有场商，灶户便不与票商交易。若灶户力能办课，无不可许之理，是即课归场灶之渐。秀峰谓兹事未始不可行，特官失利耳。旬日以来，此一席话颇有关系，更熟思之。

五十里，晚宿太安驿，破站。寿阳。

自获鹿至平定州石门口，山岭重复，石头确犖。以西虽亦行山中，登降尚有步骤。至寿阳则一望土山，梯田至顶，临深谷，履薄冰，真所谓奥如旷如。

初七日 日出行。三十五里，什贴驂中火，榆次。晤李令宗蟠。太原参令王倬递词诉冤，自叙连劫二家，改为一门出入。规避处分如此，尚欲落水拖人乎。内有涉清查处，须问。

三十五里，住榆次县鸣谦驂，甫及申初。回程当住什贴。晤太原延守志、阳曲董令汇芳，言蒲滩南北七十里，东西较狭，民居多在山崖，已令绘图去矣。语首县以铺设勿太华，供给需单方进，给事人役愈少愈妙。单开公馆委员至八人之多，一概谢之。前来武巡捕并戈什哈三人，亦只留一人，备传柬而已。多一人即多一费，将来归入捐摊，授人口实，殊可厌也。

闻张同知缘案撤任，稼堂之言何如。

初八日 由榆次至省五十里。日出行，小憩狄村，闻为梁公故里。省城官请圣安于迎恩亭。

进城，顺候各当道。午正寓贡院。接见各官，兆中丞谈移晷。潞商殷者多已解退，现存之商，畏缩不前，签殷代课之风，尚未止熄。三十年冬，奏裁盐务浮费^①二十余万，元年科敛如故。中丞诘之，则以奉文在后为解。延中丞镇不住之叹，殆为此发。和厚待人，号令敢于废格，可为愤懑。奏中以咸丰元年为始，迨上详，竟敢云咸丰二年为始。

中丞送来盐务案卷，内有从前奏案、己酉年规费总簿，各商引课皆有清册。交忠、何两友核算。规费簿应裁与否，中丞皆加签其上，煞费苦心，然如号令不行何。

与同事翦灯谈，现办分三大纲：一裁汰浮费，一禁吉盐水运，一蒲滩收盐归商。此缉私减费之大略也。其中细目，如禁止池盐抬价，余意欲仿常平盐之法，不知有款可筹否。又坐商既得销价，即应完课。奏后所敛之费，应行着追，只得随时察看办理。

初九日 与兆中丞谈，言陈贯甫有运城收税之议，划半课以移于税，其半令商人出资三百万，以予钱足之，因帑本太巨而止。余谓收税是盐务中第一好办法，但不能行之太骤。若减运商之课一二成，令坐商输税，其税仍许于盐价内酌增。二五原是一十，特行久而便，即课令改税，可由渐而及收效，非三两年事耳。此意为人言之，必反复而后喻。商三大纲，意见皆同。浮费尽裁，增平余以为办公之地，亦无不可。蒲滩收盐一节，闻观亭观察已有此议，云可以劝谕滩民筑垣开晒。中丞意以此盐配活引，便可增课，又免津贴，计得十万金。其一则禁吉盐也。中丞送来盐务各卷。检蒲滩历年案据，当事者皆以严禁为主，且有宣庙谕旨，有“不特防范难周，更恐易滋流弊”之语。似不宜轻议开晒，顾开多流弊，而禁徒具文。运城之缺产时闻，而滩民之走私如故，不调甚者，能勿更张乎。杨中丞原奏销价一款，系运商每年按引输银，共四万九千余两，交贮道库，为坐商修池等项之用。兆中丞原奏，运商行坐商之引，出给工本，名曰销价，每名二十四两，后减为十六两八钱，请再减十分之三。两奏

^① 广陵本作“奏盐务裁浮费”。

数目不同，但交贮道库之言近实，否则坐商安能干没许多。

初十日 兆中丞至，就提调所与谈，每为属官缓颊，语至亲切处，亦未尝不愠形于色。欲裁总商而不可，其它废格可知矣。传商伙马举人不至。

十一日 拟告示稿。

为严切晓谕事。照得本○○○奉旨会同查办河东盐务，自应博访兼询，力求整顿。查得短商试办最为弊政，前已奏蒙恩准改为长商，并潞引课归地丁亦不可行，毋庸置议。此外如有变通良法，可以上裕国课，下恤商艰，毋论官绅商民人等，皆许缮就说帖，赴辕投递，以资采择。兹本○○○会同亲赴运城各处，到日传集众商，勤求利病。为此先期晓谕，尔商人等具有良心，当感激皇上恤商爱民至意，将引课如何苦累，费用如何繁多，运城、蒲滩如何兴利除弊，向日被何人把持，受何人鱼肉，以致畏累不前，务须一一尽言，和盘托出。本○○○当会商熟计，破除积习，请旨严立章程，以宽商累而苏民困。倘该商人等不顾身家产业，轻听人言，将前项各弊端，或忍而不言，或言而不尽，是冥顽不灵，辜负朝廷德意。本○○○别经访闻，必并治商人等以串通蒙蔽之罪，毋贻后悔。此谕。

中丞来谈，晋省办铁，年四批，每批例价千余金，常报四千余金，不敷者摊之州县，以为首县津贴之款，不肖者至请办于四批之外。此事颜料库有案可查，前者匆匆未遑清理，回京后当去此一弊政。

郭方伯徇州县之请，请动地丁，买补动缺。食谷库款已发，而部复不行，此数万金平余几何耶？

晋省上忙，近年常提及五分，似此则新亏可杜矣。中丞于此事似得手，言各省有挂发之例。藩司详督抚，挂牌准发，而后动款。晋省则藩司发款，巡抚不知，月报在一年以后，挽回无及，意欲更立章程。余谓巡抚得人，固能可否相济，脱颛预不省事，徒多一层靡费，非徒无益。舍得人，天下事直无一而可。

中丞无日不来，又于明日先赴运城，因偕秀峰往送。

宁维屏七十余矣，举商拘执一年，长跪者七十余堂，膝盖溃烂，私勒万金，病释而毙。其子赴诉，当道犹为掩覆。闻此真发冲冠矣。是可

忍，孰不可忍。

晚，与秀峰谈，誓当禁此参商，之后悬引暂归总商代办，限一半年招充。秀峰言，招徕无人即改票。余谓此语尤有妙用，毗邻者恐其相侵，必自觅人认顶。

十二日 晨起，拜发报到山西并前往河东折子。致寿阳书。致孙大农书。

午后小憩起，拟札藩司清查稿。出资升调，将何以鼓励人材，吏治所关非小，安得置之不问。司友起稿，不着痛痒，遂更为之。

十三日，辰更出省，三十里，尖小店镇。五十里，内二十里北格，宿徐沟县。小店为太原县属。晤陈令曜图，言前王令于署中院内盖土地庙，可知其谬。徐沟贾令联芳。陕郿县人，言西安行路盐，花马池不能灌。

十四日 黎明行，六十里，内四十里贾全镇，尖祁县。李令必贵。江西吏。地小而繁侈。五十里，内三十里洪善村，宿平遥县，灯市极华。万令逢时，人近实。

十五日 三十五里，尖张兰镇。介休。四十五里，宿介休县。程令震佑有才干，接谈两次。壁间张自书大幅，有春海先生释彗一副，恐时地不宜。夸毗殆不免也。谓商人求退之禀将不胜收，是日，有县属郭九思递禀。当却之，方进使尽言而拒之耶。又言盐务一坏于李芸圃之纵遣，再坏于梁信芳之试办，至有弃庐墓妻子而逃者。今日只有减浮费，复贿退之签，欲复贿退之签，须俟之将来，此时不宜插手。而去其实在疲乏者。此语却近理。

传询郭九思，委顿或出于伪，然一盛气相凌，则下情愈不能上达，纵不为体恤计，采访亦当尔也。

晚与秀峰谈至漏斗二下。舆中易假寐，受风而咳，服吉圃茶饼一枚。出京以后解四次。

十六日 尽日山行。天明行，五十里，内二十里义柴[棠]。尖两渡铺灵石窑房。晤朱令煊，临桂人，与久香为同辈，言邹中丞时登埤也。询榷务，言银价过昂，最是受病，随池价为市，贵贱本属平允，如不能敲私何哉。

住灵石县。三十里。裴世兄来谈。

十七日 黎明行，四十里，尖仁义。灵石。先二十里，过韩侯岭，岭

有淮阴庙。五十里，内二十里师庄，宿霍州。尽日山行。晤张牧映南，如山，成都人。言盐务之弊，由银贵钱贱，此亦各省皆然。视其说帖，则请加盐价，至盐贵私多，则议行商运官销，以冀缉私得力。此只可备一说。无论私不可禁，而加价先不能便民矣。

十八日 天明行，五十里，先二十里辛置。路渐平。尖赵城县，路渐平。赵令伯川河南人。午后过国士桥，三十里宿洪洞县。郑令翰。浙江，供。县有商三人，皆不消乏。

十九日 五鼓行，六十里，内二十里阳曲镇。尖平阳府，六十里，内四十里赵曲。宿史村。百二十里府城，匆匆一饭。守何维墀、令周春阳送迎而未接见。太平章令澎至史村，言县有商人十家，疲殷参半。

晚，与秀峰谈至夜分，因举云间为戒。

二十日 天明行，四十里，尖高显镇，曲沃。三十里，宿侯马镇。曲沃县令于镐言，商累总在银贵，盐车不免漏私。曲沃例价一分九厘，今时价只十九钱，短秤搀和，无所不至。欲骤复例价，以银合钱，先骇物听。若令商行足秤净盐，至贵不过例价合钱之数，似属可行。又言，二十三年至三十年，曲沃提商至十八家，有逃者，有免者，有充者，今避居京城者不少。盛时岂宜有此。云间于寮〔僚〕属多言在此而意在彼，以待揣摩，拂其意则怒，攻其短可知矣。星方与共事而不悟，所以为贤欤。

廿一日 天明行，二十里隘口，五十里东镇，尖东镇。三十里，宿闻喜县。周令均。

廿二日 黎明行，四十里，尖水头，又六十里至运城。又三十里陶村，三十里运城。住察院旧厅，候兆中丞。

廿三日 接见道厅各官。昨数商人于水头递说帖十余条，颇有可采，因于是日传讯，得晒盐工本，旺年每名二十八九两，歉年六十余两。销价如两淮根窝，随锭票转粥，与盐价判然两事。商改引为票，不得留商招贩，亦不得不先课后盐。

廿四日 兆中丞连日来谈，余意以保商之弊万不能不禁。此事所以连年迁就者，为课计耳。若富户遁逃殆尽，又谁为津贴者。司事之人恐夺其利，而竟为蜚语，则断乎不为动也。传询坐商，竟敢出说帖为阻扰之计，至有“欲轻成本以敌私，势恐不能”之语。大意恐闹蒲滩，则池

盐不能居奇，令人发愤。然因此悟成本之重，尚可收拾。询河南各商中，有兼坐商者即不赔累，是盐价实受病之源，所言晒盐工本亦同，于此得下手处。

廿五日 中丞过谈。连日传询运坐商，晒盐工本一名实不过五十金。以中年为准，予以六十金足矣。中丞意尚游移，必若辈有耸听之言。传询晋陕两省商人，与言行票大略，则自请留商招贩，先课后盐，此一节无可疑者。询晒盐工本，与前所闻同，现在每名百三十金，若定为六十金，此一笔即轻成本三十余万，所裁浮费，尚在其外。

廿六日 候兆中丞，阅视盐池。东西绵亘，一望无际，卤地浮白，如时玉之被野。又闻仲春后即可晒盐，谓每岁不足五千余名之数，其谁信之。盐色莹白之至，即所称行泽潞者，亦较海岸白盐远胜。

廿七日 中丞言，临晋鲁令鸿畴熟谙盐务，接见果然。因属委与忠、何两友会办。得之恨晚，然自后省心力多矣。昨日至池神庙，以得人祷。今日鲁令适至，岂区区愚诚，尚蒙神鉴耶。

廿八日 忠、何两友视以会奏折稿，叙事亦周浹，但乏纲领。午后改作一稿，至晚粗具大略。

廿九日 天明披衣，将前稿重定一过，送秀峰并忠、何两友细加参酌。折约千六百字，中分三大纲：轻盐本，必先定池价；裁浮费，必先行票法；省运脚，必先立口岸。并将缉私之法分寓其中。虽细目不能具举，而大致总不外是。

三十日 传谕各运商改定新章。与中丞商定告示。河东道张锡蕃、署盐掣同知陈维屏。

二月

初一日 巳刻，由运城启行，由运城至解州四十里。阅中西两场，小憩野狐泉。未刻，住解州试院，张牧世焮。

初二日 至关帝庙拈香。四十里，尖虞乡县，县僻民淳。自安邑以西，循中条山麓行，峰峦绵亘，将至蒲州府，山势渐断。輿中占得“山形到河断，树色近秦青”二语。沿途花树茂密，桃、梨尤多。晚住蒲州府试院。云乡至金牛寺三十里，金牛寺至蒲州三十里。

初三日 阅南滩，约行四十余里。卤地铺白，厚者如残雪，薄者如

微霜。滩民聚碱作堆，开池蓄水，官吏并不过问，何耶？商捐重资以给滩民，使勿私晒，本无此政体。今查办而不严禁，愈无忌惮。兆中丞欲暂停津贴，俟将来私晒，果能净尽，再行酌给，是矣。

初四日 是日尖高市，宿樊桥。临晋。驿舍颇有余地。鲁令辞不至省，是也。

阅北滩，至碱庄。其私晒不过三数村，有开池堆土形迹，似不如南滩之旺。蒲州守瑞昌，视以办理南滩事宜，只是旧套文字。日来所舌敝唇焦者，仍如充耳，他事不足责，直不用心耳。蒲州至高市五十里，是日阅北滩，绕道十余里。高市至樊桥四十里。永济令沈林，二滩是其所辖，昨晚以正告之，语太质直，于心却安。向后当率此也。

初五日 四十里，尖牛杜镇，倚氏地。傅令猷著。江西，己卯乙。三十里，宿北相。安邑地，徐令澜。两日天气曛蒸，与南方略等。

初六日 五十里，尖水头。夏县令朱德法。四十里，仍宿闻喜县。过郭店镇，前议潞、泽口岸在此。中丞以太近，欲改隘口。

早起，得璨儿正月二十二书，并孙大农手札。尚有正月十七日家书未到，初九到。

初七日 尖东镇，宿侯马。稷山王令治成来见，前托查贱造阅术者之言，有验有不验，而亦有奇中处，殆数而兼术欤。拟缉私夹片，头绪多，而叙次须有条理。又有亲阅蒲滩一节，费两半夜之力成立。

初八日 以夹片拟底商之秀峰。尖高县镇，宿史村。太平章令颇有书气，问运城事，余谓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人似不俗，倾盖之顷，岂暇论交，愿心识以俟之。闻与俞子襄詹事有联而又同学。

初九日 尖平阳府。何守维墀、周令春阳来见。何守言停山西捐，免通省官场一累。

宿洪洞县。得闽中家书，瑚儿病尚未愈，且家累纠缠，应接不暇，夜辗转不寐。

初十日 尖赵城县。赵城令李详霖，广东军功，因案撤任，委解粤饷，至则奏留军营。县民陈宝山控其子陈新有被捕役害命，情切贿和。申刻至霍州，询之张牧，控果有因。闻案中尚有家丁给钱一节，因批臬司查讯。

十一日 尖仁义镇，灵石。宿灵石县城外。尽日山行。

阿堵物本属倘来，然至已涸而求深，则此心亦不能无动。因思缺憾世界，谁是逍遥，但以此为憾，则亦末之又末。事至而思所以善处，乃为有益。今日與中猛忆少年窗下光景，作伊唔声，些些得力，窃以自慰。

十二日 昨夜雨，晓晴。尖两渡，灵石。宿介休县。写家信，未毕。秀峰来谈，至夜。

十三日 微雨。尖张兰镇，介休。宿平遥县。作家信毕。十八日由抚署寄，云廿三至京。

十四日 大风。尖祁县，宿徐沟。是夜四鼓，得巡抚咨文，奉谕旨查讯太原王令一案。

十五日 天未明行。尖小店镇，未刻至省城。微雪，寒。晤各当事，与兆中丞谈。

是日清明，道中口占二绝^①：

故山佳节草萋萋，此地清明柳未秭。蓟树已牵游子恨，更随归雁雁门西。

泪松楸又七年^②，莘坑只在白云边。遥知子弟能浇洒，但少西郊数亩田。

十六日 晴。兆中丞过谈，定盐务折片清单各稿。午后，传前任太原王令问供，狡展无根，委曲喻晓而不能悟，科甲中竟有无赖若此者。

刘鲁汀过谈，勒缺弥补事，与奏定章程异矣。

十七日 辰正方起。昨夜偕同事谈，甚酣畅。太原王令引同城文武，欲与均罪。午后令与质对，不过藉此拖累，全无实据。又欲引两广文为证，益可笑矣。

十八日 拜发盐务折子。中丞来谈，与商河东治人，尚有游豫处。早午腹痛，下两次。晋水性寒故耶，幸未疲困。午后，复讯王倬，于孙臬司之挟嫌，则云意中事；本府之授意，则云无凭；至谋缺一节，云不知轮委班次；谷价一节，云不知早已更正。既已自认怀疑，便可从此结局，乃旋认旋翻，语益支离，如之何哉？

鲁汀言，榆次李令与崧屏同在拟调首县之列，即李来亦能持平。中

① 广陵本未录此诗。

② 此句似有漏字。

丞许崧屏为老练。

十九日 与兆中丞商，河东道必须择人助理，拟将张观察与陕西文观察对调。然余尚未谋面，遽加推毂，终觉未安。中丞以隔省，不欲自行奏调，颇难措置。忠、何两友作审拟王令折稿，所拟三段，酌取其中。居心险诈，不得不如此定讞也。

晚，邀鲁汀谈。

廿日 未明不寐，思张文事，终未安。早起，晤秀峰，亦以为然，因商待面陈。中丞至，乃定义。

酉初，对清查及交审两折毕，视包封。当事送礼十余色，概行璧还。

鲁汀赠《通志》，并寄林颖叔一副。

廿一日 卯刻，拜发察访清查及王令稟议定拟两折。

候兆中丞、郭方伯、潘廉访，各晤谈。郭观亭观察请假，未晤。候延太守、刘鲁汀大令。回寓饭。

午后起程。当事寄请圣安，成礼。酉正住鸣谦驛。首府县两委员并同乡四人来送。

京寓三骡一马患疫一空，前与秀峰言欲在晋购买，秀峰转属延守代觅。余谓未行以前交价方能清楚，若将来送京，事事不便，因托他词谢之。此行心境真空洞矣。

廿二日，上午微雪。尖太安驛，宿寿阳县。时日行百二十里。

廿三日 尖测石，宿平定州。晋山多童，以土石为居，不甚资栋宇之用，意十年之计亦无有讲求者。今日过寿阳东廿五里之芹泉汛，旧置驛。对山有马神庙，树木茏葱，高松掩盖，过山复有一庙，亦然，因识之。

亥刻由驿递到十八日拜发之折。盐务正折，奉朱批：户部妥议具奏。单片并发。缉私夹片，奉朱批：览。钦此。条款清单留。又奏提审王参令片，奉朱批：知道了。廿一日酉刻，兵部由半壁店行在发，计驛递止两日两时。

廿四日 尖柏井驛，宿核桃园。与秀峰连夜畅谈。

廿五日 尖微水村，宿获鹿县。至太原来作六程，回作五程。借阅邸抄，久香升阁学，一喜。文甫引疾，何耶？

廿六日 宿伏城驛。黎明行。尖正定府。未初途次接廿一日回折，奉廿四日朱批：另有旨。同日奉上諭：前因已革山西太原縣知縣王倬，稟讞上司揭參不公等情，當降旨交王慶雲、聯英查辦。茲據該侍郎等奏稱：訊明該革員於地方連劫盜案，規避捏報，被參後輒指為道府授意、臬司挾嫌泄忿各情，全屬虛誣，居心實屬險詐。王倬著從重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應追清查案內未完銀兩，著該撫照例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一折奉朱批：另有旨。同日奉上諭：王慶雲、聯英奏遵旨查明山西清查情形，並參員追款一折。山西清查章程，既經兩次厘定，由部議准。一切應追應解各款，著即由該撫分別報部查核。其彌補舊虧，有酌提優缺羨餘一節，恐啟那新掩舊之弊。嗣後州縣交代，該撫務當嚴飭該司截清款項，禁止通融，斷不准以前任無著之款，累及後任。倘該管上司抑勒接受，及虛出通關，希圖掩飾，即著一并參處。至前任山西知縣多瑞應追銀兩，業經繳解清款，著毋庸議。該部知道。欽此。又另片更正鹽務科則，奉朱批：戶部知道。右各件兵部於二十四日未刻，自慕陵妃園寢大營發。足行二日夜，至正定府，計單尚早三時。

廿七日 尖明月店，宿定州。晤幼峰，談王文恪公遺折事，殆有諱詞焉。

廿八日 尖翟城驛，宿方順橋。

廿九日 尖保定府南三十里之慈航寺，宿保定府。候景恒前輩談，並詢順天近事。

三月

辛亥朔 黎明行。尖安肅縣，宿北河店。連日暖甚。

初二日 尖高碑店，宿涿州。作帖瞻年伯母七十壽叙。

初三日 仍住涿州。探知距半壁店二十五里，忠、何兩友先行遞恭請聖安折，並托遞照舊供職謝折，略云：竊臣抱質庸愚，歷官侍從，自贊度支之貳，益知報稱之難。奉駟牡之簡書，忱深隕越。際三年之黜陟，恩予矜全。還朝喜近夫天顏，持祿慚逾乎臣分云云。

初四日 寅正赴半壁店，晤壽陽相國，聞前月十八日明發諭旨，交審西藏堪布一案，愕然不知所以。軍機無廷寄，殆承行衙門遺漏，及宣下未有名。秀峰頗着急，余意自反無罪，惟有次日遞折，請旨飭查，因

告寿阳以再往山西之意。少顷补召见。闻折子进后，以为差人投递之件，故未宣入。军机见后，始补召在膳前。又改膳后第一起，伫候逾一时许。

上问山西金商病民，臣将前折中意略述大概。语多不悉记。

问：河东行票与两淮同异？

答：水运、陆运颇有不同。

问王倬一案，臣亦将折中语略述，语多，不悉记。

问：山西省有似此州县否？

答：此人刁狡，实不多见。

问：何日起行？

答：二月廿一日拜折后，即日起行。

问：前日十八日派审堪布之旨未接乎？

答：臣沿途叠接朱批回折，唯此件实未接着。应请旨飭查，系何处延搁。臣早晨到宫门，见祁某，始闻此旨。今自应再往山西为是。

谕：今亦不必去。前本以尔等在晋，故顺便交问，既已回来，已谕军机，改派兆那苏图办理矣。

问：沿途州县有不好的否？

臣奏：霍州赵城县道光十几年上，曾有教匪滋事。现在实缺知县李祥霖，被控捕役诈赃毙命，牵涉家丁在内。李知县解饷广西，留在军营。臣思此缺，实系紧要，而军营效力之人例不开缺，惟辗转署事，于地方难期得力。

问盐池情形，臣以实对。臣、联英将坐商抬价情形奏。

谕：园上公事颇多，尔可先进城。初六日接驾，初八日再行递牌。

冠起趋出。约二刻余。是日，初入时，先奏请圣躬万安，又奏京察大典，臣照旧供职，叩谢皇上天恩，因免冠碰头。

至帐庐少坐，已申初矣。夜将二鼓，始至良乡县。

初五日 由良乡进京，尖长新店（宛平），未初至京。是日大风。

初六日 卯刻赴阜成门外接驾。晤同官及华阳，禧大农尚有病容。晚阅邸抄，有旨兼署钱法堂事务。何少农入闱。备折谢恩，略同前折，中云兹复荷夫恩纶，俾兼权夫圉法。伏念地官之任恭重，泉府之职尤繁云云。至子初方寝。

初七日 卯初，进景运门。问碰头处，其说不一，因在直庐俟。午初偕诸公过慈祥门东，谢恩碰头。凡碰头，先告知果什昂邦代奏。得兆中丞书。

下午复接京兆篆，一切仪节，概从节省。

初八日 偕秀峰递牌，辰初宣入。问盐务事，答皆折中语，多不能悉记。

问：三库现在几人？

答：孙某出差，现在只有五人。

问：仍回顺天府任乎？

答：龚某所署，系臣出差之缺。今既差旋，例应接署，已于昨日接印任事。

问：武清多盗贼？

答：捕役多不是良民，往往有豢贼分赃。臣闻王立功之案，焦急万分，惟有令州县严缉，以冀稍能敛迹。

谕：尔好好整顿。

又问联英海运等事，并谕以次日递牌。

初九日 入朝直日。奏九江关短收盈余，左右翼更换监督。又议复闽省捐输运本议叙。附片官运有无成效，运本动存若干。

巳正带引见，午刻回署。未到部。

昨何亦民同年来，别二十年矣，畅谈移晷。前闻丰工有走占之耗，甚以为忧。亦民言，有人自丰工来，言尚无碍，且合龙走占，乃事之常，惟引河不通畅为可虑。挑水坝太短，未能逼溜。又言河员沾润，在岁料而不在大工。

得倭艮峰书，云时事虽难，无舍道而别有手援之法。《孟子》告滕君，以强为善，只此是万全良策。所谓王道外无坦途，仁义外无功利也。斯语当铭之座右。得林润生书。

初十日 自昨夜至今早，排解京尹积牍，渐次完毕。

接见同官。武清盗藪，新任胡令启文言，当力行保甲。捕役无不由盗出身，拟以散班代捕，然成效须俟一年以后。余谓但有效，不求速也。

至部，补初六、七、九等日堂稿。秀峰过谈。

十一日 赴库。至部。德梦九、禧，行三。海昆圃瑛两观察见过。会试首场，河南举人魏健自呈《送命篇》一本，其中语多违悖，由稽查大臣奏交京尹办理。次日，晤文小筠副宪，以为作疯癲办，可将文字烧毁了结。余意为动。昨晚，华阳字来，以为语多违悖，当交部办理。因造商折稿，略言文字乖谬不经，而且语多褻慢，文字不可进呈，即不敢说明违悖也。华阳欲留底，余谓此文不能存案，以不留为是。

十二日 入朝，具奏斥革河南举人魏健交刑部讯办。奉旨：知道了。直庐晤诸公，咸以交部为是，但刑部亦难定讞耳。余以为应锁锢。涂生谓，新疆尚不足蔽辜，若锁锢未有不保释者。又言若在部锁锢，无活及一年者。细思鹰鹯之逐鸟雀，投裔御魅，非此而谁。前者犹豫，直煦煦之仁，几失大体。甚矣，处事之难也。

闻永安贼已逸，我军大挫，失总戎长瑞以下十数员。又闻丰工未能合龙，请展两旬之限。多难自古有之，特无以应猝，奈何？

十三日 入朝，带银库郎中、员外两缺。晤寿阳，言各省捐输事。余谓云贵瘠贫，不宜波及。乃言津贴铜本亦佳。如名不正，言不顺何？两日未至部。

十四日 接见同官。至部。接廷寄，令行知各省捐输军饷。司友言，禧大农欲余主稿，谢未能也。补十三日堂稿。

昨候秀峰，言近年各省地丁皆除去灾缓，再作分数。秀峰此语欺余，抑其始欲言减平，乃中变耳。如十成钱粮缓三成，只以七成为额，完到七分，只是四分九厘矣。正项欠至一分以上，处分便重，决不至止完七分。惟捏报灾缓，则难以稽考耳。属江南司友检查旧案新章，闻道光二十六年，由西台条奏议准。越日，查江南司道光四年原奏，丰稔之年，以额征为分数；蠲缓之年，以应征为分数。

十五日 补十三稿。赴局收铜并验钱。至部。接禧大农字，大意各省无可捐输处固然。余意令外省体察，如属可行，即令借筹别款报拨，再以捐输弥补。然此亦无聊之极，即搜括二三百万，亦不过一挥而尽，何补焉。

至京十日，始出城候客。过两会馆。同年邀何亦民集久香所。

十六日 赴库，放银六百万余。至部。寿阳亦至，言禧大农算缙之

议，已有以上闻者，滨州及符翁皆力陈其不可。又云，道光二十八年户部因经费无出，令疆臣各抒所见，久不报，乃请令王大臣集议，议上五条，无一是一应猝之术。今时事更棘于前，真不知所届矣。廷寄本令速议，寿阳意不欲分别省分，一律开捐。司友请班次，语久不决。但云劝捐“劝”字不下，自无流弊，盖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摩兜坚真是良药。

十七日 户部直日。入朝，奏事三件，片一件。散直，辰正至部，画堂稿而归。磻兄六十寿辰，邀高菊屏、何兰雅诸人一集。

十八日 入朝。京尹奏续获贼犯，交部归案一折，奉朱批：王四等四名，均著交刑部归案严讯。该犯等朕知尔衙门早已拿获，何耽延多日，始行具奏。又未将获犯月日叙明，实属巧饰，因循习气，断难挽回。似汝等颛预取巧辈，真不直一惩治矣。卓○○、王○○、龚○○均著传旨严行申饬。钦此。询之滨州，无“加恩”等字者，即不必具折申谢。君命不敢校，循省再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

昨日，粤西邹中丞报到，六百里。言赛揆在永安、荔浦一带。文报梗阻，今日赛揆在荔浦报到，未闻其语云何也。邹中丞请改拨内帑百五十万。省城戒严。寿阳字寄司友，以“原拨之款可以济用”驳之。此际圣心焦劳甚矣。微闻有徐制军之命，然不涣汗大号，何以慰远近之心。儆军而不请罪，无人臣礼，岂以全颜面之说而误会耶。

十九日 入朝，复奏粤西改拨军饷折。有旨：依议。至部。

二十日 至部。粤西李生畅原至，为之一喜。询粤西近事，省西北尚安谧，惟牧令废弛如故；军饷之糜，名为练勇，实饱贪吏之囊，邹中丞亦不能制。可为浩叹。

是日，坐客相续。

廿一日 户部加班。入朝奏事。带满外郎、主事各一缺。散直已巳正，未至部。

翁尚书、吕侍郎谈筹饷事，欲令外官以养廉报效。此议前已妄发，坐扣三成，且议其不可，况于多乎。

廿二日 至部，过秀峰谈。府署捕役有与中城坊勾结者，华阳欲竟其事，昨发县鞫问，而今日午桥给谏来意可知矣。譬如两家之猫共争一鼠，至毁器物，打猫可矣，若为之主者攘臂而鼠之争，可笑太甚。

入春不雨，有诏求言，从吕侍郎请也。又清理刑部系押人犯，因行文各属，略云：前引旨意因思畿辅各属狱讼实繁，诚恐不无稽滞。仰该管官将被证羁押人犯，速行审结，应保释者立即分别保释，其原告两月不到者，照例销案，并将差票吊销。至班管一项，尤易病民，务须严切查明，勿许滥押。州县为民父母，当此旱沴将形，再不竭力挽回，何以仰慰圣心而俯临民上云云。

廿三日 至部，补廿一稿。出城，过午桥，复以前事为言。余谓但当付之不问。曲为坊官办，未能免俗耳。

过久香谈，言责望者众，何以自解。余谓此自人误，非我负人。自揣材分本不足属望，又何以受责。且譬如医一方，须数剂见效者，乃初剂未服，而倏然变证。药误，医之罪；未服药而变证，岂医之罪耶？去岁登记簿及封奏七条，庶几三年之艾。变生意外，为之奈何？

二十四日 未至部。御门入班。昨传卯初一刻，今日方寅正三刻行礼。昨至部。山东司王、郑二友视以议复河东奏稿，条条议准而处处翻剔，以改长商，恐难裁浮费，行票法何不议溢销为难。不知裁费在行票，行票在分口岸，不揣情形而为遥制之语，殊堪愤懣。今晨，晤寿阳，亦谓所议支节当删。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也。

自辰至未，微雨。

廿五日 直日。入朝奏事。又京尹报得雨一寸有余。

昨见刑部再议私酒奏稿，事体微小，且实无罪可科，自应执法。恒大寇之事，谁实使之。秀峰过谈，劝以缉捕上闻。余谓提督与五城，例无刑讯，故获犯无论罪名轻重，即可交部，若地方官必严研鞫得实，乃可上闻。此事岂容效颦耶？

廿六日 入朝。宗室进士复试，听宣阅卷，派德兴、翁心存。

午刻至部，改议复河东稿。寿阳已改数处，复为删节。

华阳招同陆嫁堂中丞，赵蓉舫、吕鹤田两侍郎雅集。见华阳应诏奏稿。

连日早起，夜复不善眠，时事日棘，百端交集，不觉胸中痞塞。

廿七日 至部，补廿四日堂稿。

廿八日 入朝。三库递月折。京尹报廿四日各属雨。昨夜分，雷奋

阵雨，未及入告。与华阳约今夜再雨，便以入陈。

廿九日 连日在署前各庙求雨，拜包孝肃，兼祝京兆早得替人。至部，商通行各省筹饷稿。司农无可藉手，不得不为将伯之呼。大官不肯感激，恐不独中朝为然。余意欲增入地宝有无未兴之语，寿阳不欲自内发端，遂止。

三十日 赴库，收十万两。当尚有续到者，四、五两月当可支撑矣。部库月支虽巨，然随时拮据，亦可敷衍。其如粤事、河工，尚无底止，斯真无能为力。

晚，阅邸抄，陈给谏应诏之章已奉旨采纳。时事既棘，风尚日非，得此危言谏论日陈于前，君德自不无裨补。

四月梦夏

朔旦 侍常雩斋宫班。帐庐晤内阁友，得读胜学士保应诏五条一疏，于近日利病缺失已尽言之。旋见谕旨，采纳之意良殷，数日来忧郁之气，略一舒展。余戏谓，学士曰探骊得珠，其余鳞爪无用矣。

过滌生谈。久香出疏草相示，弹射人多而款巨。余谓此折须早办，一据实复奏，方可入陈。如君言得行，将中外一举而空耶。疏中再弹户部。然良友既以诚相访，即不得为谋不忠，以嫌自避。人臣进言，要自有体，着一毫义气不得。

至部，未正退食，兼以杂事应酬，只得耐烦为之。

初二日 府署恭接宣庙升祔恩诏，率同官行礼。接见京县，羁留待质之人，颇有省释者。余谓此些事不敢希冀回天，亦自尽其所得为而已。

到部。补廿八稿。粤西借拨邻饷三十万，与司友商定速议奏稿。

未刻雨。连日询外州县如顺义、武清颇有深透处。闻北路秋麦多损，尚可补种杂粮。

晚，得久香书，言商议事已中止。此又太过矣，杂事难以穷治，若择要而言，何不可之有。

初三日 入朝报雨。肝气偶发。闻午桥改河北流议，已上陈矣。

到部。检看明晨各疏。去年开捐，原欲稍示限制，今则凡旧例所有者悉为补入矣。天耶，人耶！

江南请豁官垫民欠二百余万，司友议驳，牍稿极为了亮，当询属笔

之人。高镇笔。

胜学士以递折撤回部议镌级。得旨：照行。

初四日 直日。入朝奏事。请筹各省预筹军饷，议复河东盐务章程。

秀峰询河流改北。余谓北直水利兴，则河可北；南漕常由海运，河亦可北。若犹待以济漕，而效顰于倒塘灌运，则未知其可也。本魏默深议，午桥据以入陈。

平谷民耿茂章，以已结之案赴都察院翻控，前已咨回，乃复交令核办。检旧卷无可疑者，岂得任其牙角。事至当断，无所用其委蛇也。

山东司抄本日钦奉上谕：

前因王庆云、联英会同山西巡抚兆那苏图奏通筹河东鹺务，酌议留商改票、先课后盐章程开单呈览，当交户部妥议具奏。兹据该部逐条核明，分晰议奏。如永禁金商，以省拖累；责成改票，以期畅销；革浮费，禁摊派，以杜亏绌；定池价，减销价，申明畦地租课旧章，以免流弊；核科则，以轻成本；立口岸，以便发贩；缉盐池之透漏，堵引地之私售；另筹公用，酌加盐斤；及潞、泽节省，归于通纲摊完各条，既经该部悉心筹度，分别准行，并即照新定章程，妥为办理。整顿鹺务，总以裁费缉私为剔弊大端。裁费务尽，不得名去实留。缉私本地方官之责，现在池价既定，恐坐商图利售私，必应认真巡缉，不得藉口减费，稍存玩泄。该抚惟当飭属力除积弊，恪守新章，鹺务自日有起色。倘该官商等有敢于阻挠废格，以致办无成效，即著指名参办，毋稍徇隐。另片奏查禁私晒，堵缉邻私各等语。著山西巡抚督飭地方文武员弁实力稽查，严禁侵越。其邻省交界地方，尤应不分畛域，认真查缉。并著陕西、河南各巡抚，会同山西巡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

初五日 南路司狱管公三人颇明白，因以谨慎勉之。

至部。库中以五月支款为请。查北档房已拨未到者六十九万余，各司处自行咨催者二百六十万，拟汇总奏催。但恐积习亏那，仍然泄泄耳。

申刻出阜成门，夜住蒋家村。

初六日 恭送圣驾于蒋家村道旁。帐庐。与省城同官谈。辰正成礼，回署已午初矣。平谷民有已结案而赴都察院翻控者，前误将原告送还，

昨又送至，胥吏查有成案，请仍送往。余意案结翻控，难保其非逞刁，而岂有遏抑不令申诉之理。前事本误，不可踵行。因草谕各房，将来有案结赴别衙门翻控者，如无疑窦，一面将结案咨复，一面将原告交属管束，不得仍送原咨衙门。事贵平情，无私心，则情自平矣。

未至部。检对折子数扣。

初七日 复松轩师书。值内阁询报雨分寸，回条致有讹字。安祥二字大难，忧危动于中，则躁急形于外，养之无素，何以遗大投艰。

至部。阅邸抄，丰工以未能合龙告，言俟秋后兴工。杨河帅褫职，立翁降四品顶。赛揆自请治罪，有“激发天良，力图补报”之语。旨令勉图报效。^①又令徐制军拣带精兵，驰往会剿。又乌都护伤卒于军。明纪律者，仅有是人，而又夺之，疆事愈亟矣。

晤禧大农，商赈务。河道未复，南粮无由北来，久囤河上则无仓，续筹海运则无费，此百四十万石，作何处置耶？莫若即以散赈，则费省而民沾实惠。然运道中梗，挽输也不易易。大农言，此议须自外发之，不过以责成补运耳。视今日大官，谁肯肩此而倡之者。

批良乡文训导撤地自种呈子，例本两歧，须委婉开示。又批粮厅讯张保兴控郑大德等一案详文，犯供诡秘，都无实迹，又不可久羁，颇属难处。

初八日 赴库，收银二十四万余，足敷五月杂支之用。广西司友以议复沈检讨行钞折稿为商。余意既不可行，亦不必驳斥太尽，因略为删汰。申初回署。

傍晚，起敬陈愚虑疏草，近事此其最大者，尚须熟虑出之。

初九日 至部，补初四、初六稿。将折稿修改数处。

初十日 卯初，集内阁，进请安折。先留京王大臣，次王大臣，次文职，次武职。领班者捧折置堂内案上，一跪而退。余人各以班跪。是日，护卫拥挤，几无容膝处。

与久香谈，略述敬陈愚虑折意，以为可望允行，然究非臣子所敢知。久香言，胜学士折有躁气，不若杏江请罪己语，静气迎人。

^① 广陵本作“旨令勉图报效，有激发天良，力图补报之语”。

缮敬陈愚虑折，增军律至严，人言可畏，及部臣筹画等语。久不作细楷，不特腕底生涩，而目力亦较昏于前，犹幸通幅无讹字。

接见同官。余谓乡僻客店不常住客，势必藏奸，欲责成乡地稽查。乃谓分防乡地各归管辖，正印官亦呼应不灵，然则瘫痪甚矣。又谈乡保之弊，当徐思所以处之。

十一日 辰刻至部。旋赴库，收款七万余。未初回寓。

十二日 辰初赴库，放款十一万余。已正到前堂，公事纷集。午初出城，赴黄新庄。尖新店。酉初至，晤良乡薛令。闻华阳从人割刃事。此辈贪劣，本难教训，往往见利而争。

半日心境颇觉闲静，阅呈状数纸，亥初寝。

十三日 卯初起食。知愚虑折已递进。憩一时许，辰正赴鱼儿沟。讷协揆亦至，谈半时许。闻京尹尚有办赈余项，存两道库，当亟查。已正三刻，迎驾于鱼儿沟道旁。在行宫西半里。是日，单班奏请安如前。晤华阳，言赛揆已以病闻，上甚眷念，有令自便之意。余贸然具折，本不知底里。子产所谓心之忧危，亦以告也。晤林颖叔，知折已下军机，区区愚诚，或可见蒙采纳。又闻赛、邹不能浹洽，师克在和，乃又蹈此覆辙耶。邹中丞专以练勇为主，今费去数百万帑，乃忽云勇不可恃，请增调经战之兵，何耶？

附录奏稿。

为敬陈愚虑仰祈宸断事。伏读本月初六日上谕：赛尚阿奏，军务未能蒞事，自请治罪一折。赛尚阿自督办广西军务以来，先曾调度得宜，自贼匪窜入永安，数月未能攻克。及至突围北窜，又误事机，实难辞咎。昨已降旨，令其戴罪图功，以观后效。若徒以请罪塞责，于事何济。现又飭令徐广缙拣带精兵驰赴广西，会办军务。赛尚阿惟当激发天良，力图补报，无徒事虚文自劾为也。钦此。仰见皇上委任责成，使功罪两不相掩，曷胜钦感。窃思国家之选将，譬犹病者之求医，病者瞑眩未定，不可以易医；兵家利钝未分，不可以易将，此持重之术也。若乃方脉相违而罔效，虽卢、扁不能恃以疗疴；师徒久顿而无功，虽孙、吴不能望其作气。何者？情见则势屈也。大学士赛尚阿廉正恇诚，察案推服。上年带兵赴粤，沿途

约束严明，师出以律，自可图功。惟念该大臣赴粤一年矣，臣采之舆论，金谓粤西水土恶劣，达洪阿以病归，巴清德以疾卒，即随带司员且托押解要犯回京。然则生长北方者，不能久居南服明矣。今暑雨将降，疾疠将作，该大臣以朝廷倚畀之人，悬命不测，久居蛮风瘴雨之地。臣窃虑之，近者皇上下诏求言，粤西用兵，乃时政之大者，败挫情形，度必有列入弹章者，军律至严，人言可畏，虽圣主优容，该大臣何以自容。以朝廷倚畀之人，时时怀忧谗畏讥之心，何由展布。臣闻昔夷船窥伺天津，该大臣自请带兵防堵，当冲驻营，不避险阻，其非素无天良而不思补报可知。第恐感恩图报之念太切，愤排所发，何所不至。臣又窃虑之。徐广缙近在连圻，闻命之日，计必疾驱赴剿。臣闻委任贵专，号令贵一。任专则功罪莫逃而人奋，令一则进退如志而法行。虽赛尚阿与徐广缙同为公忠体国大臣，决不至意见不和，如昔日粤西之事，而幕府偏裨，权均势敌，各怀不相下之意，即无嫌隙，亦误事机。臣又窃虑之，臣愚以为两贵不足以相统，转败实可以图功。今粤西兵饷几几不继，部中拨款在在迁延，奏催咨催，鞭长莫及。若停兵待饷，此尤可虑之大者。伏乞皇上加之察访，出以宸断，可否飭令赛尚阿移驻湖广适中之地，专以督饷济师为务。凡各省豫筹军饷事宜，皆令咨会该大臣酌量远近缓急，通筹接济。部臣竭力筹画于内，该大臣及封疆大吏协力筹济于外，总期士饱马腾，自可殄渠获丑。昔汉高帝入关，萧何以给军食不乏论功第一。从古用兵以饷为先，况今日粤西筹饷尤为急务哉。臣与赛尚阿先后同官，无立谈之素。臣奉职无状，救过不遑，曷敢妄议机务，而愚虑所迫，不能自默，干渎清严，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是日寅正递进，午初发下折。折留。

十四日 京尹两日未治事，便如纷集，以一晨了之。

至部，补十三稿。熙翼云言，何少农闻之杨治中，近京矿厂大有可采处。寿阳亦取其说，属访之治中。回署检原案，有采砂四五百斤，煎银百余两之说，而宛平某厂十斤之砂，仅煎银三钱。相悬十倍，何耶？此事宣庙几决行之，华阳力持不可。凿空取利，在盛日固属非体，精食细脍，非

所论于罗雀掘鼠之时矣。熙友议令佐领下选人，来路清而散遣亦易。余意即选有饷之丁，如敖尔布养育兵等精壮者充之，有饷以系其心。即使开采无成，一朝归伍，行所无事，何易聚难散之足虑乎。若闻风而至者，何以待之。

检捐赈余项，尚存霸昌道库万九千余金。上年之稔，本应买谷存仓，今已晚矣。

十五日 谒文庙。于便厅接见同官。出城，与林颖叔谈时事之棘，不觉再三太息。外患有迹，而内忧无形，舍格心更无他道。颖叔言，枢堂不自立见解，止于承旨而已。此何等责任耶，而委蛇如此。得兆松崖中丞书。南北两厅来见，与商整顿巡捕营事。

十六日 直日。入朝，奏二折。旋奉派阅贡士复试卷，分得二十二本，余拟一等五本，二、三等各八本。归总粘签进。初次进呈片子，某等若干名。呈发下后，拆封弥，检对原卷笔迹，开名单呈览。散直已申初矣。

是日，在南斋阅卷，蒙克什。克什，汉语恩赏。今人多谓赏克什，于文不可通矣。分阅凡十一人，归总不按房次。取一等三十人附后。李鸿藻、直，高阳。张鼎辅、浙，鄞，小峰。胡履吉、江，青浦。黄先瑜、安，合肥。杨泗孙、苏，常熟。吴仰贤、浙，嘉兴。景其潜、贵，兴义。王化堂、河南密县。彭瑞毓、湖，江夏。庞际云、直，宁津。彭宗远、湖，黄陂。夏家升、善化。蒋英元、广，全州。俞奎垣、大兴。章鋈、浙，鄞。陈介猷、济宁。易堂俊、湖，湘阴。周学源、浙，乌程。景廉、正黄，满。张方泳、阳曲。倪文蔚、安，望江。范鸣璠、武昌。刘成忠、丹徒。张文泗、广，番禺。何燦、会稽。张洵、钱塘。梅启照、江西南昌。丁培镒、山东黄县。邓兆熊、江西清江。高大奎、闽县。二等一名：潘祖荫。

文星严观察言京畿缉捕事，有先入之言，上颇有嗔怪之意，以王立功一案也。余谓地方之疲，诚不能逃其责。顾京尹与它衙门异，它衙门不能论案情轻重虚实，一奏交部，便已了事。若地方官严缉匪，不得不虑污良，且自理之狱，何由上达，审讯定罪，亦只应咨结而已。责任所在，只有龟勉自尽，于萋斐者何尤。毁誉与荣辱，纯不相干，要认定立脚处。

晤寿阳，述愚虑折云，语语皆经炼过。又谓上意筹饷是户部自家事，今自与同堂议之。

十七日 复松崖中丞书。至部，晤忠鹤皋，言愚虑折未发下，只以筹饷一节，令议奏。此事已再三渎矣，何以多为。赛揆之出，何等光明。今令于徐制军到后择以自便，与潜逃何异。虽蒙鉴此苦心，如说不行何。然余臆此说之终当行也。

熙翼云述寿阳语，筹饷事亦不过是空言而已。

商定甲米搭放折色奏稿。原议欲自五月起，折至明年七月，余谓畿辅缺雨，麦秋已失，恐人心、粮价两有不便，因改暂搭五、六、七月，以后随时体察，并酌增删数处。又朱擢堂筹办滞漕原奏，欲将浙江、江安、江广各粮，留南变价，每【石】二两余。不敷者，提旗丁运费贴补。兹事恐未可行，百五六十万之米，何从变三四百万之银。且运费入旗丁手，便难追缴，何益于事？

十八日 入朝听宣。滨州极赞愚虑折，究如不行何。然舍此，恐别无善处之术。过实录馆，与皂香、钰夫两前辈谈。

至部。熙翼云有请弛旗民交产例禁之议，亟赞成之。今日以疏草相示，弛禁则情理两得，而国家享其利，特恐势不行耳。适大、宛两令至，以奏稿与商。旗民交产，必避典卖之名，或指地借钱，或长租豫纳，诡寄名目，不可枚举。弛禁则买者不追地，卖者不追价，人情相安，词讼亦可衰少。井田科案牘，可省十之八九。宛平言，此项地亩，未尝不私自升科，特不达部。余意此事求济，不可径情直行，于升科内酌提巨款为旗下津贴之费，庶足以关其口。近年岁赏旗租，多不足额，莫若以此足之。宛平言，黑地升科，层层繁费，求免追花利而已。若明发号令，将花利免追，民必乐从。然后照例每亩以八分议租，倘亦易于集事乎。大兴言，此中恐有影射。语不甚了，稍暇当徐询之。

十九日 入朝，奏搭放甲米折子，粳、稷、粟、米共折四分之一。得旨：依议。每两银折钱一串，似乎近刻，然以掺杂陈腐之米，售之碓坊，尚不能得此价直耳。

至部尚早，画堂稿而散。

文安高令往南路，属与丁丞商捕盗营添制鸟枪事。作事谋始，不可不慎。

汪啸庵给谏谈鄞县梟徒戕官事，官贪兵虐，激成变故。今无反之心，

而有反之迹。下情不能上达，为之奈何？余谓封疆安危，全系大吏操纵，不得其宜，适足僨事。盖赤子弄兵，有激使然。若单骑入村，无不可谕之人，无不可了之事。即使将民隐上陈，幸而天高听卑，而当事者无胆无识，无爱民之实心，动辄以兵自卫，猜忌愈深，变故愈速。至是而言者，反招不信之尤，于事何济乎。噫！

拟廷试策问一道，附录于后。

古帝王传心之要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谓：上圣不能无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其说若何？《易》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夫事理之在人心，有动有静，几则动而未离于静，微而未至于著。先儒言几善恶，又曰审几微。人主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今欲察于有无之间，审于隐显之际，何以使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以审察之力乎。司马光论谨微曰：治之于微，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用力多而功少。能推行其义言之坎。《大学》平天下，不外公好恶，而其端自诚意始，诚其好恶之意，以审其善恶之几，殆莫过戒欺而慎独乎。

次早晤久香，言欲拟“慎独”一条未就，何巧合如是。

廿日 入朝奏事。筹拨广西军饷，议复仓场筹办滞漕。大兴言，黑地升科，恐有影射。极好事，极不易办。立法稍不善，利未见而害先形，然法善矣，又如奉行不善何。

读颜河帅四患疏，怦然心动。黄运湖河，在在可虑。失业灾民，何以安辑。粮艘之不能北来，十有八九。欲于盛涨时启挑丰工，以下拦黄坝，南河必藉为口实。疏中大意言，尽人事以回天变，语颇警切。而云间方托大言，以耸众听。天之方跻，无为夸毗，吾其如之何哉。秀峰言，为云间所拂拭，不欲自异。余谓人孰无情，顾足下今日之所言，不久便当见之行事，一附和则言行两失之矣。晚，以颜帅折与观。余言河事棘手，至今极矣。何以补救，尽人事以回天意，惟有戒惧抑畏，冀挽回于万一，吾如夸张者何哉。秀峰言，四患已成，何能补救。

廿一日 赴库，收山西解饷十一万余。京尹领项，旗扁。库中迁延推诿。此事不难穷问，顾事小未足用吾锋，忍字中作用，不可不知。

粮厅承审宛平蠹役案，迁就瞻顾，驳令改议。四路委提之案，令清

厘造报，寻常词讼，由州县办理，有疑狱而后委提。若四路不得力，则民隐壅矣。欲稽积压，当从此下手，庶为简要。

廿二日 至部。司友到者甚稀，视上年秋冬，颇觉减色。枢府专意军需，力求应猝之术，而不为长远计。趋风者遂以一切为不急之务，无有问三年之艾者，将终于痼疾矣乎。

三河刘令至，文安前事当改，不得不与剴切言之。

武清胡令至，闻近日盗风颇戢，又言近京五十里外，雨尚接续，秋麦在七分以上。此令笃实，当非诳我者。银库钟友来，谈稽查收放事宜，并搭放饷钱。

语刘令以驭吏以火烈为主。此人素有经学之名。余常谓，天下最难作之官莫若州县，因援某某长文章而短吏事者为戒。

密云李令镜瀛至。循谨可望为良，谙练尚不如胡启文也。

廿三日 辰正至部。司友渐集。季制军奏福建盐务，言改易章程，诸多流弊，照旧又无把握。但请停匀代六万余金，然销路不畅，究亦无裨大局。

南路厅缉捕章程，盗贼行凶拒捕者多，束手待捕者少，应准捕兵携带鸟枪，格杀勿论。惟必须官弁率领，方许施放，庶不至流弊。海崑圃观察言，捕兵带枪，必须有拒捕情形方许施放。此言是也。

海米与东豫粮船同时并至石坝与大通桥抽查，两下积压，数十里停泊之船，安可不设法催趲。次日，留字云南司商办，沙船系民船，又须赶回再运，自应先起。

恭藩分府，竹帘等项用黄绒三千余斤；每斤二两。同乐园上台云兜贯板用红绒一千余斤。财力已屈，而糜费如此，当为奈何。

廿四日 辰刻迎驾于西华门。驾初驻园，往来皆迎送。是日有百官而无王公。

与华阳商府属升调，人才之难，只有随时加以策励而已。若稽察果严，则疲玩之风自减，此又当自责。华阳谓一片婆心，人所共谅，即姑息之渐，决乎不可。

范丞言，北路五属以平谷汪令为冠。当徐考其言。又云永清戴令，听断有误，其人颇勤。

廿五日 升殿入班谢恩。旋赴东安门外，为鼎甲簪花披红送酒，一揖送上马。回署，俟鼎甲至二门，迎于月台，谢恩。入宴毕，谢恩成礼。出城，送状元归第。状元章蓂，鄞县人。是日设全浙会馆。探花潘祖荫，病未与宴。

接见同官，以公事相勉。

熙翼云商奏催通坝起米，疏忽天既亢旱，人复竞争，火烛斗很，事事可虞。未当云：臣某现署府尹，一面札飭通永道，严督石坝州判照数起卸，如有惰误，即行撤参。又言黑地生科，如奏准之日，即行八旗，按户查开田业。果能兴利，岂敢惮烦。又言开国以来，恩德在民，惟圈地一事，不无微憾。若许旗民交产，则行迹可以浑忘。此绝大议论；不知当轴诸公，能见及此否耳。

廿六日 赴园，奏京尹月折两件，并吴县师重燕鹿鸣折一件。

微雨数点，四望连云，麦收已无及矣，于大田或有望。

与禧大农谈截漕备赈，此事当出自上恩，布涣号以拯灾黎，不可但以“依议”发下。当令司友为寿阳言之。折末亦须声叙，否则径发下无及矣。

前议截漕五十万石，提大汛工需六十万两，以抵折色搭放之款。议未上而江督奏到，请留工需，为挑河培堤之用。大农言，近日事事皆后一著，良然。是晚，得奏单已定，明晨入告，缓则莫执其咎，急又失之匆遽。翼云传寿阳言，奏下再议。此语真无聊赖。

廿七日 西路李丞已奉旨严议，一字不及，谈吐如常。其气量不可及耶，抑泄沓不可挽耶。

到部，与云南司马公商奏催起御海米。缎匹、颜料两库，以元年四柱册送检。

在晋时，兆中丞属查平好铁，言此事为山西陪摊之累。检库中四柱，似属必需之物。

廿八日 至部，旋赴库收十八万余。代德少农。

连日浓阴，今日雨不成阵而气寒。大田有宜，刈麦却不相宜，姑约华阳于明晨报雨。

东路厅言香河克减牛马行案，词在隐约之间，可谓猾吏。兹事体小，不必穷治。余以实相告，若因此长玩，则亦不能宽假也。

廿九日 赴园报雨。昨赴库，嫩凉逼人，又日昃方食，一器甚香美，多啖数筋，夜中胸膈作恶。晨至园，困乏。午后腹鸣泄泻，乃悟所食为黄瓜也。向所忌食，一试辄验，亦针芥之理也。

三十日 卯正入朝，旋蒙宣入，阅朝考卷子。是日，上由园还宫，辰初驾到，卯正已宣。此等事不可太迟也。

在南斋校阅。各分二十二本。午刻毕，进卷子并等第数目。会食毕，发下拆封。申初进名单，至酉正始下。比退直，而景运门将阖矣。痔疮作楚，颇疲。

附记：一等三十五人。已见复试者不注籍。章鋈、拟第三，定第一。梅启照、孙翼谋、侯官。潘祖荫、志和、正蓝，满。景廉、李鸿藻、杨泗孙、朱潮、会稽。饶世贤、南丰。蒋英元、吴仰贤、孙登瀛、南通州。俞奎垣、倪文蔚、吕锦文、旌德。汪雨时、弋阳。彭瑞毓、贺澍恩、萍乡。胡履吉、庞际云、徐启文、大兴。周学源、赵福浮〔淳〕、甘，高台。邓兆熊、黄师閻、山东宁阳。汪时元、旌德。王楷、长沙。邓贤芬、泗州。蔡兴楷、薪水。任兆坚、山东高密。赵新、侯官。李甲先、川剑州。丁培镒、萧培元。昆明。

章鋈卷拟上第三，钦定第一。闻殿试进卷亦由第十改定第一。彭瑞毓由一改四。寿阳蹙额云云，古所谓道之教训，辅之德义，保其身体，今则与勋官无异矣。

五月

初一日 率同官迎宣庙升配三坛诏书。接见同官，告以通州布牧署西厅，文安高令署通州等缺。治中言，布牧参案不置升阶固然。高令自云知通州盗窝踪迹，能践其言，自当予以升阶。飭南路严捕霸州捕役马四成。嘱治中淳信催促，另批其详云：盗纵由捕玩，捕纵由官玩。欲治盗，当从官始。

晚，读刘鉴泉方伯豫筹山东灾赈、重运、防捕各事宜奏〔折〕子，用意周密，齐鲁其少安乎。筹临、德二仓以卸滞漕，甚是。

初二日 户部加班奏事。催运海米。带引见六排。京尹报雨。入土颇见深透。

闻湖督奏到，全州失守，请饷五十万，为防堵计。桂林幸全，则湖南必扰，此意中事。谋国者，不当为惊诧之辞。

昨晚，草石坝州判檄，今日付大兴专递。闻坐粮厅当罍吏议，京尹不可少此檄也。

晚，读谕旨。本月十一日，康慈皇太贵妃慈寿，改为只穿花衣一日。上年曾有穿七日之谕。此旨不忘家法，真海内臣民所钦仰。闻上年枢府有复片，而未笔径下，今日转圜，岂为是欤。

初三日 滌生、久香过宿，作竟日谈。陶皂乡太守〔常〕亦至。何亦民来谈，札南路厅，拿霸州捕役马四成。旋即就获，发固安归审。

初四日 吕鹤田来谈。赴库，放右翼饷。

至部。补廿六、七稿。黔楚请饷，甘肃补拨。连日奉速议三件。档房指淮南辛亥纲节省与甘肃，此画饼耳。昨坐中言高宝挑河，亦民言旧岁回空，本系借黄，故高宝淤垫。本日得南河咨云：今丰工缓堵，所有重运渡黄，应拆展中河、杨庄头二坝，于外南北境内筑做拦坝。一面启放外南顺清河，导引运中河之水直达里河、杨河等厅。重运等船，即由里河三闸，出外南太平河草闸，由中河之杨庄北上云云。此殆即旧岁借黄之道。余谓人有恒言，一劳永逸。如吴城、六堡及此等事，皆一逸永劳者，可胜浩叹。

初五日 赴园加班。奏速议三折。陕西解款改拨湖南，忽于昨晚报到十余万。僖大农欲令库中勿收，仍令运楚。余谓陕款尚有可动，且道路远近迥殊，不如收已到而拨未解者为便耳。

初六日 通州获犯解到，为提督府所拘，后闻本彼人所缉，布牧欲藉此为本衙门地步，左矣。咨送彼处，省多少葛藤。权势之场，以义命为立脚处，庶能与人无患，与人无争。然喻此者少矣。

复艮峰书，略云：戴罪农司一年矣，自念生财无方，理财无术，惟钩稽、节省二者，窃欲用以自效。钩稽须有呼有应，今外间势成瘫痪，东南财赋之地，为吏者尤麻木不仁，若非朝廷大振纪纲，虽大声疾呼，如宋聋何。节省最有实效，然省者什一，费已万千，于事何济。又云：读大笔纪程，登山临水中有吟风弄月之趣。此万里行，虽曰劳形，而进德不少矣。又云每忧思无聊，欲集古人乐事为一册，冀自开拓，免为戚戚之小人。而案牍牵人，又复无暇。始知古人虽忧时愤俗，仍不改其俛仰自得之素，此消息真不易讨也。乐字消息，于定静中寻之，尚有几分意思。

初七日 昨自辰至午，雷雨满盈。今早赴园，报得雨透足。华阳述张船山送蔡葛山诗：一品头衔归亦好，四朝恩遇福谁同。又云兼尹十一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有遁思焉。归何必一品，遇何必四朝。时事之棘，闻此等语，得不怦怦。又闻“侂一旅促十旬”之语，不忧胡勤，不惕胡厉？

秀峰过谈，剪灯话别，都无称心之语，语至深切处，愈难为怀。

初八日 接见同官。以缉捕章程属治中增损。宛平屡获盗，属陈大略。高逸帆勘房山煤厂回，余意有所穷治，乃请缓之，何耶？

赴部。江南司友呈咨复稿，不悟为引黄入运，而转责以东河之治忽。余未画稿，明日晤同官，当商派江南诸友议之。补廿九、初一稿。

出城，候客。同年公宴何亦民。谈借黄事，伏秋大汛，黄流入运，安得不淤。重运一过，不复为来岁新漕计，与鸟喙充饥何异。

晚，熙友以议复仓场稿相示。朱揆翁欲以强辨胜，不觉其词之慎，殆为当局者迷。此奏上，当觅代者，谁能胜此耶？闻湖南又有警报。

初九日 赴库监收。孙大农、阿大空未回京，寿阳又值园班，监视只三人。地丁本用元宝入库，乃以银码收，此事未免不平，每千多六两。然如吏案何。

昨湖南报到，粤贼已破全州，攻永州，官军击却之，然未能痛剿也。有旨：军饷令户部宽为筹备，勿误事机。悉索年余矣，岂尚有余力耶。

初十日 赴园值日，晤北档房诸友。余意宽筹，约以二百万为率。江南三藩司之登记，与南河用剩钱粮可筹百万，足[并]以山陕捐项百万，未到之先，令河南、江西陆续筹垫，再行拨还。未知当轴别有良法否？禧大农欲改拨未启程之粤饷五十万，益以河南驿站剩款十万，两淮应解织造项下四十万，共一百万，虚实相半。然登记之款，余决行之。

接见同官。杨治中拟缉捕章程颇妥。其捕赏则欲解京，由州县径领，如此亦省道厅两处之转折。第需索流弊，何以预防？

十一日 赴部。补初二、三、五稿。昨闻道州失守，贼氛之炽如此，筹饷愈当亟矣。江南议引中运河水入里河、杨河，以济重运，固于咨复添“是否不致淤垫”一语。河变已棘，不如是则重运断不能来，从之则杨河必愈淤高，真觉束手。

偕鹤皋、伯英集秀峰寓，谈颇酣鬯。登记之款，皆以为久已无着，余决不之信。秀峰言大抵借垫它款，此言是也。然那垫自有司存，安能置之不问。又言扣平一款，江藩列入附贮，即闲款之谓。历任任意动支。又养廉本支匣费，匣费既欠，亦多借款垫发，此皆不可不穷诘者。那垫亦当归款，滥支更要着陪。

湖广司拟筹楚饷稿，引原奏大获胜仗语。余谓道州既失，尚谁欺。涂乙百余字，还之。陈月樵欣然。

十二日 赴库监放。赴部，补初六稿。见桂燕山裁马奏。时为福州将军。昨语秀峰，欲请练荆州、京口各满兵，其费取诸裁马。秀峰谓，荆州西达荆门、襄阳，尚有用骑之地，不可尽裁，南京、京口则真无用马处。然余固未欲尽裁也。

十三日 赴园。卯正蒙宣派阅大考翰詹卷子。在正大光明殿东配屋。钦命题：正大光明殿赋，以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为韵。与治同道罔不兴论。赋得山水有清音。得和字，七言八韵。万方安和，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其前为卮字桥。

是日，余分得十六卷，一卷赋极佳，诗蔚蓝倒影二句不对。余只写作“平妥”，未见超群者。

午刻粘签进呈。少顷发下，拆封，一等五名：李联琇、龙元禧、沈桂芬、庞钟璐、孙鼎臣。

面谕。是早，祁○○有一卷，诗末“万方鼓舞庆安和”，方悟此为“万方安和”中额。觅得是卷赋历陈○○○世德，是熟于掌故者。论中笔误两字，书法复散漫，因置二等第一。余欲拔置一等，不果。及拆封，乃胡编修焯也。

大考卷子妥当者多，既就中选取一二等，其余难分高下，欲别为三等。之前与中，何所取以为权衡？唯后七八卷，则因错误，抑置于此。庐写作无理，许、琴字误瑟字，徐、钧再误钩字，皆失粘玉论欠妥。

入城已戌初矣。

十四日 赴园。三库带郎中、员外各缺。午刻过香南、椒云两同年问讯。宦海风波，谨慎尚不能免，况行权乎。

是夜护月，至丑初方息。

十五日 到部。补初七、十四稿。上年清厘各省登记，江南三藩司此款至九百余万两，奏催已及半年，仍付之不答。际此度支孔亟，更不能缓待，因拟令豫筹百万待拨。适湖北请饷奏至，禧大农遂于此内拨用三十万两。积习已深，恐猝难综核。然不如是，更不能呼寐者使觉也。

偕久香、鹤田及俞松石集亦民寓。

十六日 赴库收放。代德少农。到部。补初十稿。

陈月樵携稿来，因雨留话。

十七日 未至部。腹中作剧，仍服平胃散，加减。去苍术。

何伯英拟复奏闽盐折稿，其不关事实而徒费唇舌者，拟为删去，内拟增一段：据原奏请停匀代之六万七千余两，而派认续倒之二万二千余两，悬额三百七十余蓬。以为转移妙用。殊不思五年之后，现停之匀代照数起征，而续倒之额课仍须照纳，是前停者仅四万五千两，而后征者竟至八万九千两。朝三暮四，诚恐无此办法。至捐输运本，已极充余，何以续倒蓬额，又复无人认运。又奏造船不敷，动运本银二万余两，并云运本已足将就，与此奏悬额派之旧商，自相矛盾。又所有清单内开窒碍四条，撤商行票，就场征课，按包征课，计坑定则。均属各省变通之成法，第据该督等指为难行，臣部讷便以空言悬断。原稿“毋庸议”三字当去，盖闽盐生路不出此四条也。又至闽省南平一县，实西路十五县之咽喉，额设引目及岁运盐包，必须查明，以杜藉官行私之弊。又捐输运本，原为得免举殷，今该督等又请准令退商，自举殷户，照额认办，是置运本于无用，而仍旧举殷，窃恐复滋流弊。

昨有旨：廉州贼已肃清，宗元醇即来京供职。臣之重任，计日可分，庶得专心会计。

十八日 到库收款。到部。补十三稿。属查核处检点各省减平案卷。此项本为弥补库亏，今则归入节省矣。江宁藩库自二十三年后，未将此款报部。前岁一催，以那垫不敷解部为对，可笑可叹。查出江、苏、闽、浙、山东五省从未造报。

十九日 赴园直日。奏折六件，片一件。江南三藩司登记之款，现拨三十万，令再筹七十万待拨。内江五十，苏三十，安二十。不如此定额，必至互相推诿。前人纵弛，外间不以为德；后人综核，则以为怨，顾亦安所

避之。

久香过谈。

酉初奉到廷寄，饬拿文安窝盗之捕役，及文、大二县著名贼匪。即草密札交南路丁丞严密掩捕，戌初专马驰去。谕旨内有“查明各州县有无消弭情事”等语。

二十日 到部。属司友查减平，谓数十万金可得。余谓，十年江省岂无认真公事之藩司，特以后任认真，则前人获咎。因循搪塞，以致部库之正项，半供外省之杂支。必须彻底查明，复查出已报未解者六十余万，其未报而滥动滥支者，不在此数。将现存者提解，而擅动者着赔，库款庶归有着。闽浙总督、将军先后奏到满绿各营裁马十分之五，为其事而无其功者，未之有也。前岁奏州县交代一条，必须立册稽查，稍暇当倡为之。案卷散而册档聚。散则难稽，聚则易察；散则归吏，聚则归司。

接见同官。金陵享殿材木倾圮砍伐，无人过问。道光三十年，以毁于火告。宛平苟且掩饰。其中之御碑亭，金太祖陵有○○○世祖御碑，金太宗陵有○○○圣祖碑，并未谋及覆盖。询之前宛平杨治中，语殊支吾。当熟思所以处之。

廿一日 赴库尚早，先至前堂。井田科一件，庄头征租，请照州县加耗。此旧例所无，令再酌议。

复帖瞻书，为堪儿订婚。

廿二日 御门入班。是日兵部领班，户部第四。寅初一刻至园，卯初一刻成礼。

直庐与禧大农谈，欲减甲寅加运二起，以铜本归库，易钱济用，余赞其可行。铜产屈于外，而局弊丛于内。省三分之一以易钱，即免一倍之本以铸钱。散放之际，钱以票行，亦觉简易，此亦用钞之一端也。昨阅福建王中丞疏请用钞，其说不如子槐侍御之详。余意外间既已陈请，何妨且令试行，然此事孙大农力任不可行。不可行之说长，而试行终属权宜之计。论事易而虑事难，往往如此。

于后园休息半日。

廿三日 至部。按日堂期稿，皆照例而无可咨商者，方行归入。昨井田科一件驳还，今日查无成案。青县庄头向佃户收租，欲照州县加耗，

直督请部示，科友令查照州县有无加耗征收，是准之也。詎知民人认佃庄头之地，往往有长租、压租等名目，本与州县不同，加耗之端，断不可开。庄头向内务府交租系笼统包纳，与州县按亩征解者不同。又民人向州县交租，例有蠲缓。庄头则照私租之例，歉岁亦必取盈。而措语尚不肯踏实，但云本部并无办过庄头加耗成案。余意当云庄头但当按州县正银之数向佃户征收，佃户亦不得于正银之内，稍有轻减。未更咨直札顺，如有庄头请照州县加耗，均即照例驳斥，毋庸吏部请示可也。^①

本日山东司议准盛京文溯阁两搭报销内黄绒价直，浮开四倍，令即改驳。此件前此本不应准，若文澜、文汇援案而请，将如之何？司友多不实力治事，而欲一人察察为明，庸有济乎。与山东、河南两司友商，挨查州县交代，分道立册，按任编查，庶能爽若列眉。财赋散在州县，交代清则侵盗之源绝。

晚，接南路厅禀报：饬缉人犯十名内，现在监禁者一名，已故者一名，现获五名，未获三名。

廿四日 固安县庄头夺佃毆毙人命，丁丞未经审出正凶，遽以租册请咨内务府。批令：勿以租项为重，人命为轻。略云：试思此项地租，经奏定章程，庄头尚敢抗违，致毙人命。若竟弛增租夺佃之禁，由地方官随案议租，其争民施夺，更不知若何纷扰矣云云。

早起，治京尹事毕。雨，未到部。静坐中，忽念古人以丝竹乱耳与案牍劳形并论，今人厌案牍而耽丝竹，由未领静中滋味也。又念若养得此心淡定，虽千军万马中，当亦神闲气静，曾何耳目之役其心耶？又思眴何所存，息何所养，苟返求之，当不在远，第恐石火电光暂明复昧耳。

复兆中丞书。平陆余令正酉来，言壶关骤加钱粮，几至滋事。余不之信，因于信中及之。略云：彭令服官三十年，不应改节荒唐至此，何以有传闻之误，信便及之。

廿五日 接见同官。至部，与禧大农谈查核州县交代及藩库减平两事。余谓三年求艾，王道本无近功。若责以猝办之事，则无点石成金之术。

^① 广陵本作“毋庸更请示可也”。

午初，接丁丞续报获犯三名。念若俟解京审讯不承，则须招告，定讞需时，莫若将按名就获情形，先行人告，以后便可从容审理。因拟折稿，商之华阳，明晨递进。惮暑急就，又逢坐客踵至，所拟折稿，屡改始定，心不恬静，则虑之不详，而文多不恰好。多事时如无事，此本领大难。治一事而他事继至，须出以镇静，相缓急之序，次第布置，则心力省而事亦易了。然总须涵养坚定，临事始不急遽。先儒言，甚事不因忙里错。此语最有味。

廿六日 赴园，【奏】遵旨飭拿人犯，按名就获。得旨：知道了。

同日，三库呈递月折。晤孙大农。过集贤院，与德少农谈。

已正入城，批阅廉访及丁丞来文。昨日涉笔，动觉支节，今日一挥而下，神闲则虑定也。

连日阅邸抄，查办提督余万清失陷道州罪状。昨旨下，统兵大员贻误军机，请旨正法；参游以下一面奏闻，即于军前正法。纪律之失久矣。圣主初政，谁敢劝言刑戮。顾恩极则玩生，至此不得不济之以猛，识者忧惜其不早也。

廿七日 赴园直日。奏折六件，片二件。是日宣起较常早二刻。

南路断庄头控案，令佃户加平加耗。此违例事，乃欲出示通行，昨晚令治中驰书止之。欲将原详驳斥，念怒后不易下笔，徐观而审处之可耳。

钱局大使请奖，事介两可。禧大农以先入之言主驳，司友先未启白，定稿而后闻之。小事吹求，岂与人共济之谊。

是日，户部奏旗民交产，请量为变通。奉上谕：

户部奏旗民交产拟请量为变通一折，另片奏奉天旗地仍照旧例办理等语。向来旗民交产，例禁綦严，无如日久弊生，或指地借钱，或支使长租，显避交易之名，阴行典卖之实。此项地亩，从前免纳官租，原系体恤旗人生计。今既私相授受，适启胥役人等讹诈勾串等弊，争讼滋多，未始不由于此。若仍照旧例禁止，殊属有名无实。著照该部所请，除奉天一省旗地盗典盗卖，仍照旧例严行查禁外，嗣后坐落顺天、直隶等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人民，俱准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其从前已卖之田，业主、

售主均免治罪。一切应办事宜，仍著该部妥议章程俱奏。余依议。钦此。

上年秋冬，与熙翼云郎中商办此事，于役山右不果。春暮回京，翼云力任属笔，要言不烦，无事损益。念此事关系颇巨，京辅奸狱，十九由此，一付群议，必有阻阂。半日怵怵于中，得旨喜甚。灯下草致翼云，略云：倾读谕旨，感激忭舞，想有同心。兹事妥议章程，必十分尽善，方可推行无弊，而目前总以挨查旗产为第一层正本清源办法。此处得手，其余不难次第就理。因思章程必俟奏闻定夺，咨查则径可先行。某明日府库，便中枉驾赐教为幸。

廿八日 广州将军奏到，马干、马匹均无可裁。

赴库监收。赴部。查核减平处视以奏催折稿，叙次亦明，第欠严切。细思此款，延不报解，总由滥动滥支。后任认真，则前官底里尽露，且罪例议。造册迟延二年以上，降调。督抚盘查藩库，亦不得辞其责。莫如令后任藩司稽核前任，仍责督抚稽核藩司，如有徇隐，著其分赔。然必明定期限，限内造送，并请免历任处分，使无所顾虑，而后可以和盘托出。前任之藩司，多今日之督抚，欲发其覆而加之罪，恐非人情，所以不得不请宽免。此济事之微权也。

廿九日 将晓，大雨如注。前堂及东西厅漫水。未出，亦无来客。

尽日治京尹事，旬日留待自理者，均已清厘。丁丞断佃户向庄头加耗，与奏案及禁例不符。批略云：一处加耗，则处处群起增租。庄头是则是效，佃户断不任予取予求。将来狱讼繁兴，谁阶之厉。

宣庙升配，刑部查办减等，各属送到情罪册，细阅有未甚允协者，治中拟不准减。系照南路丁丞所拟。军犯张义一案，系顶名入场，比例拟军，与条款内随棚枪手不准援减者有间。宛平既以偷窃仓粮逾贯之犯不准援减，而把持仓务之英俊、私改小斛之郭成，拟以准减。此二案不待计脏，情节较重，又未免失之太宽，均驳令另拟。

心境一静，则思虑周而应务速，一日可兼治数日之事，而不觉其烦。否则憧憧往来，总不免一跲字。治事以治心为本，果能认真涵养，受益必多。

晚，复大雨。

入夏后伤于湿，小便短少，而大便溏泻，服陈月樵方多效。附记于此，而总在忌荤、酒，少吃也。川厚朴、一钱，姜汁制。桔梗、二钱。旧广皮、八分。粉丹皮、一钱，盐水洗。生甘草、一钱。桑白皮、钱半。猪苓、一钱。云茯苓、二钱。泽泻、一钱，盐水洗。加生姜一片煎服。

六月

朔日 庭院积水，仍未膏车。前属霸昌道拟缉捕章程，与治中、两县熟商酌改，函致会详。晨起作札，逐条复核。如凑捐赏项、奖励营弁各事，应由京尹下语。至此项赏银，由本衙门立簿，随案登记，核入交代。俟将次用完，开列动存细数，札行两道四厅存案。如有实效，酌量另筹第二次专款。人心不同，如其面然。瓜李之嫌，亦恶得而不避。

午后小憩。起作细楷三百字，藉以却暑。作细楷能收心，以着不得丝毫躁气也。养心只常守此心，和平静一，古人所谓心常在腔子里是也。若别将一种道理来养此心，是离而二之，强相附丽，终不可久。

宛平详案未协。刘李氏背夫改嫁被获，诬指其夫刘德龙以卖休不从，搭死其弟李七。先是李七之死，经县验自缢，刘德龙以案累而逃，李氏遂嫁。今讯出诬供，县详曲为解脱。拟杖援免。余谓刘李氏供果属实情，刘德龙应坐死罪。今讯属妄供，自非寻常干犯可比。至到案供吐，亦因验时是缢非搭，即不必坐诬。而伦纪攸关，不容宽纵，背夫改嫁之妇，可以决杖，其干犯情节，亦不当援免也。

初二日 暑溽熏蒸。至部，补廿二、廿四稿。昨晚得宛平详文，明知情罪未协，乃动笔驳诘，不敢轻下断案，虽以理为主，仍不可一字无来历也。附批：

李七死由自缢，已于正案拟结矣。兹据该县将刘李氏背夫改嫁罪名，拟请核咨前来。此案刘李氏之夫刘得陇令妻弟李七买布，与布铺李天玉口角被殴，气忿自缢。刘得陇报官验讯，因死经移置，供词不符未结。刘得陇在押脱逃，刘李氏因无人养赡，托言夫死改嫁。及刘得龙找遇该氏，并获到官，该氏乃妄首其夫因欲将伊嫁卖不从，将其弟李七搭毙，移尸图诈。经提督府送交刑部，札发到府，交县审吐实情。详称该氏前在提督府妄供其夫搭毙李七，系因改嫁无颜，希图抵赖，一经质审，即据实供明，与始终诬执者有间，声

明情有可原，并请依夫逃亡三年内不告官司，擅自改嫁，杖一百律，有余亲主婚，减为杖九十，在恩诏以前并免收赎等语。查刘李氏夫逃改嫁，所不合者止于不告官司，察其因贫失节，不可怒而犹可恕。该县拟以杖赎援免，未为不当。惟李七之死，该氏本无可怀疑，乃因改嫁无颜，挟忿图赖，如该氏所首得实，其夫应坐死罪，其未诬服者幸耳。揣其妄首之心，安知非欲陷其夫于死，以遂其改嫁之私？淫狠狡谲，败常乱俗，莫此为甚。其到案吐实，显因尸格分明，无可狡赖。且伦纪所在，与寻常诬控到案吐实者迥不相同。大凡案无大小，总以扶植纲常，维持风化为先。刘李氏前之背夫改嫁，尚或可原；后之挟忿图赖，诬其夫以死罪，尚可原乎？该县于李七命案，虚心研鞠，使刘德陇不至诬服，甚属可嘉。兹所拟刘李氏罪名，舍重取轻，仅以杖罪援免收赎，殊觉失之轻纵。该县务即慎重改拟，以为干名犯义者戒。案内余人，照所拟保释，另详到日，再行核咨可也。余意律有妻妾告夫，但诬者绞立决，以干名犯义也。此案应量减为杖徒，背夫改嫁之妇，与犯奸同，徒赎杖决，庶于情结少安耳。二死三流，同一减绞，罪减二等，入于徒罪。

初三日 大、宛两县来，余询背夫改嫁之妇，可否与犯奸同科。李令持不可。细思此是立法厚处，改嫁犹有媒妁婚姻之礼，与苟合自殊。侵欺库帑之吏，可入死罪，而终不与贪墨同科，亦此理也。

到部。黔抚请甲寅铅本疏，至岁约三十万两。若铜运暂停两起，铅运亦当减三分之一。省此四五十万两之银两，易二串，岁增八九十万串之钱，视局铸所盈多矣。禧大农言，此款即留为部中钞本，却是道破也。熙郎中前视以工局所铸二成铜之钱，此策更出大钱之下，果行则百物腾贵，可立而待。户局欲效之，何耶？局中总欲照数铸钱，以为炉头工食地步，此与仓帅偏信经纪之言何异？甚矣，责人胥无难也。

李令言，直隶署印州县，皆不接算交代，闻之愕然。徐询乃知中有捉弄处。补马不敷公捐之款，岁以属吏。举废由吏，安有善政耶？

晚，读道光三十年十一月藩库滥支著赔谕旨，前改减平折，似当载入。

初四日 赴库，放右翼饷。到部。孙大农言，海运百四万石，沈失

仅三千余石，人未漂溺，米亦买补。忆《元史》，海运失米，匀入其中，所沈失每石自数升至斗余不等。以今计之，每石只有三合，大抵和雇民船，船坚好而偷盗亦少。五百年来海道讲求愈熟，故少礁浅之患。今洪泽、微山两水柜既淤，河漕交相为病，将来运道通塞不可知，舍海运而外，实无良策矣。言河东近颇起色，余谓蒲滩未开，终不惬意。有开蒲滩之人，而后蒲滩可开，否则一望无际，官私莫辨。

大农言，铸大钱事，曾熟虑之，终患毁钱更铸。余谓此患诚恐不免，然必毁一串之今钱，可以铸值二串之大钱，而后有私毁，此亦不难核实者，患官钱不精耳。又谈铁钱及二成铜钱，与余见同。减铜铅三分之一，亦以为是。现审处适以议复南路厅酌断霸州庄头邓丙，令佃户加平稿呈画，驳其加耗而仍准其加平。回署，得丁丞禀，哓哓置辩，又引道光二三年刑部断案，每两加二三钱，以文其偏断之失。人小有才，何贵。余谓加此锱铢，贫不了佃户，亦福〔富〕不了庄头，惟一处增则处处效尤，将来讼案，必无已时。遂改令仍照各州县原征租数。初八日晤哈兴阿、刘堃二友，言本欲议驳，有欲准者，遂不果。视以原稿，人同此心，非余之执也。

初五日 未至部。接见同官。读霞九师《慎其余斋文集》第一二卷试行海运折子，当上于道光五年，时独江、广未北渡河耳。言海运固必需费，较之剥〔驳〕运必省。请于江、广粮船到镇江口时，令运丁各雇小船，剥送上海，此亦一策。余前言欲于通州狼山上兑，因沙船可泊。联秀峰言焦山亦可。兹事亦当今亟务。

王氏《音学全书》新城王茗若起鹏撰序言，韵书源流颇详。

初六日 驾幸静明园。户部直日，奏事。

园在圆明园西八九里玉泉山下，峰峦罗列，面临大湖，宫门东向。《宸垣识略》言南向，非也。小东门在其北，枕妙高峰，有塔岿然。小东门外，直庐数楹，外廷皆无坐处。春秋清和，坐石临流，听泉倚树，自多佳处。祁寒暑雨，何以待之。

晚，阅江河漕督会奏，滞漕着着落后，夸毗误事至此。言伏汛未至，东省运道弥漫，实非意料所及，为卸过地耳。口门未合，微湖淤垫，运道安得不淹。又云浙漕温、处等帮，五月尚未归次，可骇。

南路厅解犯至，言正在跪炼熬审，令两县讯无其事，然则稽滞为何

耶？委霸昌道、治中、两京县审。

初七日 治中、两县至。闻宗室庆荫报抢之案，前署宛平高令有讳匿处，今刑部欲竟其事。余谓此事不啻三令五申，若自作之孽，岂可遁乎？宛平引断，多不愜情理，令严稽。刑幕把持仓务，私改小斛者，皆得援减，非鹤突，即请托也。

至部。清查旗产片，颇周密。禧大农欲限一旬查报，余谓半月例限已逼，又促之，恐不可行。

批丁丞详两件。固安民张幅安命案，词多掩复偏私，加以固执，恐须提审。晤文观察再商。

初八日 补廿九稿。至部。安徽清查案内提廉上司以补无着，请以后永免分赔。余意分赔之举，非徒归款，亦以示惩。若竟弛此禁，则徇隐亏那，何所顾忌。江南司成友因折中语颇近情，欲依所议，余持不可，怏怏而去。公事粗谳，便以意气用事，人才之难如此。

江督会奏筹漕。有旨：速议。询马友晋如以折中截漕抵饷何如，云此节尚有实际，与余意合。南省兵米，向有折给，今以滞漕放与本色，提所折者归公，虽例价相悬，而尚属两济。其例价不敷之数，漕帅请归通漕各帮抽贴。至帮丁兑与州县抵饷之米，必须干洁，不得以潮湿不堪食用者充数。

初九日 赴园，贺万寿圣节。昨晚邸抄字误。入直较所传迟一刻，升殿较晏，幸与拜下之列。

寿阳亦言，安徽请免上司分赔似属可行。余持不可，岂余之刻欤。细思既已提廉弥补，则将来无着者，自必不多。且使追缴认真，则弥补之外，或不至更有无着之款。若径弛此禁，恃有提廉，而追缴不力，甚或侵那徇隐，虽提廉十万何益？安徽巡抚蒋文庆奏，清出藩库三十余万，请径解军需。政府喜其急公。细思此即应行报拨之款，地无藏镪，何处更添出如许帑金耶？若以此启进献之风，则所关尤巨。寿阳欲于所请数条择而准之，则莫如免提州县五成养廉，以资办公，于政体尤得耳。

香河蔡署令又纵门丁婪索矣。阅此辄为愤懑。政府持筹，专意猝办，是以用意多左，思此能无愤激。顾济事有方，维持得一分是一分，愤激先自不是。巽与之言，使必行吾是，人亦未必我违。临事一“忍”字断不可少。

初十日 接见同官。李少伯勘金陵回，言金世宗陵在大房山东，此云峰山下乃金太祖与太宗二陵尔。太祖陵御制碑已损五十四字，与金世宗陵碑趺额均损毁。此事颇费手，欲修废举坠，非入告不可，尚熟思之。

至部。与诸友谈安徽抚请免办分赔一节，闻各省弥补清查亏款，无有不提廉者。固知此事不可行也。早起拟说帖，附录于此。原奏不具载。

查此项清查亏抵之款，自以按限追提为正办。追提限漏，始行抄抵。抄抵无着，即以豫筹之银弥补。倘弥补足数，自不必责令分赔，并非将此无着之款，既令筹补一分，又令分赔一分也。该省于未有无着之先，豫筹弥补，系照上届清查章程办理。各上司如果实力追提，则将来无着者之款，自有豫筹之银为之归补。惟归补不能足数，即不得不令其分赔。该抚目击查免之多，为鳃鳃过计。第立法固宜简易，而防弊亦贵周祥。此次清查各省提廉，归补者不一而足，若援案概免分赔，各上司贤否不齐，宽严亦异，倘藉口豫筹而追提不力，甚或扶同徇庇，以致无着滋多，则提廉只有此数，而分赔之邀免者，或相倍蓰，何以别劝惩而示之限制乎？至上年查免之多，原属朝廷旷典，未可援为常例。应令该抚督饬所属，按限实力追提，一面提廉待补，所请免办分赔之处，拟以仍无庸议。

此事自局外观之，必以为太刻、好用心。然事理有是非，原奏之言美听，故不可以不辨。

四川奏裁营马三百二十八匹，官例马二百十五匹，请改为无干马兵，此又一办法。岁省马干、马价六千三百两有奇。

十一日 至部，以说帖付江南司崇友，以不得已之举也。昨山东司以州县交代片查吏部，今日河南司亦然，此无聊之计尔。盖必先查明某缺交代已报至某任，自某任以后未报，以便吏部按籍而稽。即咨查外省，亦可引端竟委。若笼统行查，自不耐烦。而欲人之惟命是听，何可得耶？屡与范亭言之，未知破除积习否耳。已正散署，炎景铄人。

安徽筹补无着折内有免提州县五成养廉一节，此事当依所请。盖本省捐摊之二成余，并夷务不敷之二成余已扣半额，若再扣五成，是全数勾销；不如留此半额，使顾名思义，不至上攘而下剥，所全不更多乎。

十二日 赴园，奏速议滞漕一折。奉派拣发四川副、参、游、都等

弁。又杀虎口副将一员，拣二人，旨用德克津布。辰初散直。

巳正赴南箭亭，偕同事阅马步箭。是日挑正备十六人，而册开，除不到外，尚二百余人。因商定步射中者，再试地毯，令读《则例》两行，晓汉文者，方与选，却省多少踌躇。申正毕。是日暑甚。拣副将二人，旨用奎林。拣参将四人，旨用广泰、顺福。拣游击四人，旨用春祥、钟琦。拣都司四人，旨用瑚图凌额、穆雅琿。

十三日 世显侯太守焜来谈。

昨晚，接昌平吏日报盗稟。吕牧赴省，而适有窃发之事。上年顺义令上道，而亦报盗案。安知非捕役不惧刑，比有心豢纵。飞札北路厅，令带印驰往擒捕。

藩司认真交代，召省者纷纷，不无可虑。

近于南路厅审办之案多所驳斥，余非有成心也。星岩观察言，省中于丁丞案亦多委提。丁丞素恃才，近以捐资得郡，将以自满耶。然是非倒置处，谁能任之。星岩述委办各案，颇得要领。民之健讼，率由官授以柄，否则未有不畏法者。六计尚廉，有以也。

至部。孙大农言，银库某不协人望，无庸保留。此地人皆望而却步，而彼独有余恋焉，居可知矣。

十四日 出城，唁陈月樵主事外艰。贺涤生典试江西。请假省觐，良为可喜。特近郊多垒，恐未能克日还朝耳。得郭小帆同年书。

与世兄匡侯比部谈，今岁山东西年谷顺成，言北方民俗，重在大秋。刈麦虽丰，率以粃易，寻常不敢以白面为粮，偶有，则邻里讪薄，而长老加之督责，竟以甘粗粝为能，终岁之食，惟高粱是赖。余谓此风俗最厚处，俭朴之民，内可以免饥寒，外可以消灾沴。

十五日 赴文庙成礼。是日，三库奏换管理大臣，以赴库未到班，有旨派贾桢。

晤同官，询悉发审文安捕役案犯颇有端绪。赴库收放。近局铸减二卯，而又增甲米折色之款，自五月起发库银易钱，每月约五万余两。广西司片专指收捐之银。前与寿阳商，应以元宝易钱，以收捐小锭发杂款。本日与各友约计，月可赢二千余金，因令改议。司友不过吝于放好银，不知为易钱计。凡事往往如此。

至部，补初九稿。对催解减平折子。前将拟底添入两段，附录于此。

各处册籍既未造送齐全，其应解若干，臣等原无从知其底里。第约略计之，凡有百万两之放款，即有六万两之扣平。十年以来，各省未报者总有数十百万之数，此项早经扣存司库，并不待于催征，而日久不即报解。推原其故，总由各藩司任意动垫，并恐不免滥支之弊。臣等伏思十年中，各省岂无认真公事之藩司，特以后任认真，则前官底里尽露，是以通融掩饰；而各督抚于盘查藩库时，复不按款稽核，任其悬宕云云。从未造报之五省，限两月造报；不齐之十省，限一月如限内造送。臣等拟恳圣恩，将历届造报迟延各职名，免其开揭送部。逾限不报，即由臣部据实查参。外间玩泄，不得不稍加综核。既又思弹人易而践言难，万一身当其地，要力求不负初心耳。

南路丁丞谈驳斥各案，不得不正告之。又言固安张福安命案，闻系被殴受伤，抽风身死。而原验只有因伤身死，是以未能将尸格遽详，此又一大疑团矣。原验自系实情，岂容事后粧改耶？貌似有才，而听断多偏，奈何？奈何？次日札行会验之永清、保定两令，令将原验情形详复。

十六日 未至部。文安捕役，已供拳贼分赃，而赃尚轻微。语委审诸君，以再加详察，固不宜锻炼，而亦断不可舍重取轻也。军犯张成逃至六次，今岁居然援免。将来奏结，不得不附参矣。原犯本不宜免，逃后迭窃，又未审出。

与范亭谈井田科事。向来州县议租，司道府州层层驳诘，幸而达部，而又议驳。于是升科输赋者，愈无几何。莫若以邻地折中定则，最为平允。嘱与司友议之。司道驳，则租归州县；部驳，则租归司。百姓未尝不输赋，而国家曾不得垦辟升科之利，甚有昧为驳案者。噫。

读《慎其余斋文集》第二本《重修闵子庙记》，叙事恳挚。

十七日 未至部。复讷节相书，约分案会奏。读《王师集》第三本，集中叙孝子贞妇事，辄恳款动人。中有至性，故能言之亲切。

十八日 赴园直日。奏折三件，催各省减平，拨部库八十万。片一件。催已拨部库，未报起程百廿五万。引见六排。午正回署。

直庐与符翁谈，安徽请免分赔，意为当准，原奏之言动听，无怪其

然。余又述本意，且上届已捐廉而未有请免分赔之说，此事总恐恃有提廉，而催缴不力。若分赔之有名无实，诿待问哉。又思莫若令将提廉衔名、银数，造册送部，将来如有分赔，准其抵算，较为平允。

晤何少农，闻二成铜钱及铅钱之议已中止矣。盖铜齐必过半，减此，则掷地必碎。

十九日 至部。昨寿阳言，南河停工日久，转瞬交秋，不知有无布置，何不奏请飭查。晚，阅陆制军原奏，于月初驰赴韩庄、济宁催提粮艘。此举舍己芸人，殊不可解。即以催提粮艘而论，江安各帮尚泊惠济闸下，制军亦应驻扎清江，左提右挈。至东省河湖，有河督，有巡抚，自能办理。揆其来意，漕北来则功归己，否则诿罪于人，而丰北兴工之迟，又有所藉口，真谓之巧不可阶。颜河帅奏江境亦因运道水漫，重船难以上挽，云间之奔赴济宁，尤属无谓。

今日与熙翼云述之，令将河漕合为一折，立翁意总以漕船北来，可告无罪。然丰工不合龙，夫谁之责？闻河工借动藩库三十万，不能归款，寿阳闻之芥蒂。而前此乃敢为更不请帑之大言，将谁欺乎？海运沙船水脚并神福，每石四钱余，由津抵通，拨船等载一钱余，每石共费六钱，云南司友云。

与联秀峰方伯书。由世显侯太守寄。

廿日 接见霸昌道及同官。

颜河帅告病。越六日遗折至。岂以云间之来，势将诿过耶。湖运情形，其难可想。越日见其附片，有“三湾八闸，均已平漫，重船诚难飞渡”之语。

未至部。与江南司友字。

安徽抚奏请免办分赔一节，反复思之，该省既以捐廉在先藉口，若强令分赔，必以吾辈为太刻。然捐廉只有此数，而无着着之款，实难豫计。倘一概免办分赔，其催提不力者，何以示惩，且旧章亦不宜轻改。可否令该省将捐廉员名、银数分晰造册报部，将来某官名下分赔之款，准将本人捐廉之数核算抵除。如捐少赔多，不得不令补足。如是则既归核实，亦见平允，希回明各堂酌定。昔董幼宰十反，犹相启告，想不厌其烦碎也。

浙抚奏，本年漕八十二万余石，以六十万运准备赈，除给丁耗米

十万余，运通者十二万有奇。然备赈之六十万，因浙米不能早来，已将江安改拨矣。

廿一日 至部。补十四稿。与符翁谈安徽分赔一节，欲将无着之款，不责以限满分赔，而常令捐廉弥补。此于款项有着矣。如前人之倖免，而后人之无辜被累，何哉？部中论事不宜附和，而左氏所谓心竞力争者，要自有辨。争而不胜，于我何有；争而胜，何以处人。用意深一层，置身便高一层。以平恕处之，天下无不可共事之人，默默自喻中，悠然其有余味也。圣人之毋固、毋我，道理亦只是如此，却要遇事常守此心。

议减滇铜加运两起。禧大农以司友拟底属改，颠倒支节，加以挂漏，不得不另作一草。铜务积疲久矣，龟勉支柱，以符定额。若因减运而松懈不讲求，则不可收拾矣。折末一段，自不可少。

廿二日 立秋。昨暮嫩凉袭人。

晨起雨，未到部。将折稿再改，词达而已矣。不以富丽为工，固也，然论事之文，往往词多而意转晦。作者茫无主见，阅者沈沈欲寐，皆欠一“达”字。

检道光二十二三年各省捐输海疆经费，共五百五六十万两，此次又藉资民力。粤东被兵之后，江南水旱之余，自不能援前为例。而蜀中田赋本轻，议举按亩津贴之令前马边夷务已行之令，特部中不与问尔。其数自倍于前，筹国者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一以望抚字之吏，毋再朘民以生；一以望疆场之臣，肤功迅奏^①，毋久糜饷^②，暴师于外。主计下吏，因得稍稍综核，以与民休息。此仰天焚香，而默祷者也。

谛视减运铜斤奏稿，若置之公牍中，不能辨其出于予手，特多寡详略之间，自有不同耳。其铅本拟底，当以属司友，勿多作捉刀人也。

廿三日 两日期潦生不至。

古来大人物作用皆有素定，审量既精，而又挟持有具，只此一副本领，亦只此一副心肠。诸葛忠武隆中数言，毕生以之，蜀汉兴衰全系于此。朱子叙《李忠定文集》，谓前后二十余年，事变不同，而所守一说，如出于立谈指顾之间。观二公之素定，乃知求志之力居多，至达道乃举而

① 广陵本无“肤功迅奏”四字。

② 广陵本无“糜饷”二字。

措之耳。

至部。德少农因库银易钱多亏，折议用钱票收捐，即以搭放。余谓此即钞法也，特不明立主名耳。有谓票非钞者，此倔强之论耳。江南司以大农所撰折稿安徽相视，略观而置之，颇觉芥蒂浑忘，至其事与文，自有识者辨之，何以口舌争为。以减运拟底付广西司，诸友似有愧色。然岂乐炫所长哉，诚不得已也。不用心，故是其所是。

粤西请饷，并永州仅估需六十万，视昔之每月八九十万者，虚实何如。运饷只到永州，由粮台自行运粤亦便。

孙大农来谈淮盐事，楚岸藩篱不固，遂致川私散漫。已输课者，尚未开江，则续领之票，自不能踊跃。然设身处地，今日之楚，其禁运私盐岂易。询河东事，余略举大概。旋得兆中丞书，言解池出产，视往岁加倍，可以耕三余一。固由天时，亦新章颇效。附信言，壶关闹粮，实无其事。又云河东道近甚得力，此诚祷祀以求。附寄鲁同知禀稿，其言朴拙，近于可信，前言若云三场毫无荒芜，实不敢粉饰。盖西场卤气最薄，非盐荒不晒，向日已然。又言若刮晒忙时，令就畦堆积丈量戳印查核，杜漏私于未归料之先，尤为得法。

傍晚，公事粗毕，与礪、介两兄小饮。

廿四日 批南路厅：

命案以尸格为凭，尸格以喝报为凭。张福安如果死由抽疯，何以王令尸格仅填因伤身死，且所禀并无口眼歪斜，自系目击尸身，言之凿凿。至作刘崑，如果验有口眼歪斜，何以当场并不喝报，而事后供系抽疯。该厅乃因作事后之一言，欲翻该令原验之尸格，似此有心开脱，将何以成信谳。此案尸伤虚实，罪名出入攸关。候飭霸昌道提案悉心讯鞠，按律办理。该厅即将一千人证卷宗，迅速送道收审，以免纵延。

雨，未至部。检元年部中奏稿，军务河工，有加无已，日不暇给，以至于今，兵不得休，河不得塞。此天时耶，抑人事耶？

廿五日 接见同官。到部。补十六七稿。收捐用票，本有成案，特当时放款皆银。未免置于无用。今则以银易钱，而平色相持不下，何若即以钱票量为出入，官民两无所亏。专用官铺票，其票必盛行一时，此与钞

异名而同实。气运所趋，人亦转移而不觉。至官票流弊，亦与钞同，要当受之以节耳。

廿六日 得梁吉甫二书。户部直日，留署，未到班。

批南、西路会禀：

文安民胡铁棍等枪毙羊贩李功等一案。据禀会讯情形尚为明晰。查麦苗出土，牛马践食，仅伤其叶；一经羊群牧放，则连跟啮齧，萌叶无余，最为田禾之害。闻羊贩等有文安草、河间水之谣，以为最宜畜牧。若数千为群，任意践踏，势必害及农田。农民上供赋税，下养身家，岂能坐视牧放，轻则斗争，重即酿命，亦非贩者之利也。凡事皆当消患未形，仰该厅等移会东、北两厅，熟商妥议，先期示禁，限制防闲，并飭属遇羊贩过境时，分派各乡地善为弹压，务使耕牧两无侵害，不至再滋事端，是为至要。仍将示禁事宜，会详本衙门并督院备案可也。

至部。王友端言，收捐用票，必兼用银，官铺始不至居奇，是也。董醇亦以出银易钱，不如用票收发之为便。王正谊言，定例钱量，有正有耗，旗租何独无耗。因为述耗羨之缘起，并旗租无耗之故。补廿日稿。

屡与井田科言，新垦及存退等地议租，总以邻田折中定则为最善，今日尚云检案未齐耶。明知事诚有益，雅不欲自我发之，岂敢谓与人为善，庶几随事去矜而已。

涤翁以旧存《河图》送归，得八闸所在，不识三湾又在何处。一片汪洋，则闸座堤根，反足为梗。

哈、克两友以议复江督折稿来，视即无庸另请钱粮一语，四月原奏。当日已知其言之不忤。今以矛陷盾，其又何说？虽然僭事可恨，大言欺人可恨，趋避取巧可恨。谓济宁之行。然可恨者，止于斯人。若为国事计，自当谋出万全。思此辄为搔首。

廿七日 未到部。未刻大雨如注。

复季仙九制军书：

前奉手示，鹾务更张大难，省局有按包抽课归并篷额之议。中太守复赴泉履查埕坎，想荻猷擘画，群策兼收。嗣读奏议，始知变通诸法，均未可径行，曷禁临风搔首。然江河日下，终望大力挽回，

为一方造福，此晨夜所顶祝者也。第山右之役，自出京至河东，沿途采访，言人人殊。祷池神庙之次日，得晤晋令鲁鸿畴，非盐官而能知盐务，言潞盐受病，只在坐商情晒居奇，纲总厅摊派累。二者浮费，逾于岁额。去此则商困可甦。因就所言，旁推曲证，越三日而议定。盖各省调剂盐务，从无如此之省力者，特此局外之人难得耳。昨兆中丞以所刊各奏寄京，用附呈一分，专求指教。奉行力不力未可知，而以暂禁令商为快。兼权闽海，计日拜命；经营檐荷，贤劳如何。海滨秋暑尤烈，惟珍卫不宣。余总意按包抽课为可行。制军原奏，当取熟观。

检丰北漫口以后各奏案，大工四百五十万，而岁料之百二十万，大汛之百五十万，仍不能节省。今塞决之效无闻，请帑之章将至。计今岁南河工用，总在千万以上矣。

廿八日 卯初入朝。户部加班。奏折七件。安省清查三〔四〕件：四川民捐，闽抚行钞，南河收捐，广西军饷。并依议。京尹月折。

昨见直督复奏上月十九廷寄缉犯疏稿，皆无甚实迹。华阳谓，外间奉行，不过尔尔。此亦未能逆料。惟此间既有端倪，只好踏实。玉经斤查案回，谓李臭小子马明，凶狡尤著。又刘成祥被累事。

直庐，晤二铭前辈，谈浙漕海运筹费之难，又云水手无可安置。余意因水手而漕运不可变，因经纪而通坝不可变，因炉头而钱法不可变。势之所趋，挽回不易。古所谓尾大不掉，此亦是也。今日议复南河收捐折中，豫杜请帑。余谓云间之谬，在前此之大言欺人，今图穷而匕首见，安得不思所以待之。

检浙省漕粮难行海运原奏，一则帮费不敷海载；二则本省海口，道迂船少，若运至上海，沙船亦恐不敷；三则银米完纳本迟；四则帮丁赤贫，水手难散。所言情形众著，无可粉饰，乃两江以误运之故，欲强以所难而诿其责，真不知是何肺腑。

廿九日 到部。城南途潦难行。阅闽督奏盐务变通四条，皆有窒碍。所谓按包抽课不可行，语不甚了，因令抄送。补廿日稿。

江南奏南粮首进，十一到黄林庄，十六过韩庄闸，已过三湾八闸。入山东境。江安各船，果能衔尾而进，尚可济险。

七月

朔日 至文庙成礼。接见同官。隐地升科，必免追花利，使农民无所顾虑，否则欲输赋于将来，转恐索逋于既往。官吏操纵，百弊业生，损上益下，其象为益，此亦一事也。因与部友商人旗产条款中。

赴库收放，即在后堂补画廿四稿。前拨江苏登记项下三十万，湖南军需。乃以空言抵赖。其中虽不乏应销之款，然近年之应拨而未报者尚多。前年笼统，今不得不指款矣。通州香灯地租，每亩有至八九钱者，拖欠抛荒，额赋有名而无实，莫若减至一亩三钱，使易于完纳。其不敷之款，即在旗地升科内拨补。香灯项下，共八千五百余两，又钱一千二百余串，通计不足万金。

季制军奏体察闽鹾窒碍四条，其就场征课与计坎定则两条，诚不可行。至试办票盐与按包抽课，必须合为一事，乃亦概指为窒碍。盖情形不熟，担荷不勇，遂为属吏所蔽尔。

初二日 未至部。刘令愷、丛令坛卸事回，问农田，可望大有。若再雨多，下田恐涝，喜已透晴三日矣。问黑地升科，概以八分定例多否。云民种旗地，每亩约纳钱三百五十，今定为八分，只取半额。余意畿辅差徭，向系旗三民七。若令此项升科，照民田差徭减半，则官民两便，且免追花利，即八分，似不为取盈。熙麟原议，此地升科，取四面民田，酌中定则，未免履丈纷烦，不如照例八分之简便。大兴李令言，八分太重。当再与商之。计老圈十五万顷，王公庄田去十分之二，是尚有十二万顷。除去现在掌业二万顷，此十万顷可赋八十万金。

是日奉派文监临。满赫特贺。

初三日 至部，与孙大农、德少农谈旗民交产，应令升科。孙大农言，照例八分恐重。余谓畿辅之民，尤宜培养，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至免追花利，咸以为然。差徭或较民田减半，或仍民七旗三旧例，尚须参酌。民田多者六分少。^①

文大捕役鬻窃一案，多从重，拟黑龙江。一流，二军，五黑龙江。惟文安县失察，捕役鬻窃多至五名，虽无消弭，未免纵弛，不得不与以交议。

① 广陵本无此六字。

是日，坐客相续。

初四日 未至部。霸昌道言，怀柔获响马数人。是日，飞札与北路厅。

拟文大捕役豢窃一案奏稿，案情繁重，恐叙事详略未能恰好。虽前此吁弗，意别有主，不由文字，然入陈不得不慎也。商之华阳，酌改数处。

李少伯以云居寺石刻为餉，卷轴重滞，充架而已，至内典尤不乐观。

初五日 至部。接见同官。询东巡事宜。畿辅差徭，有道差，有车马差。派道差者，官征之民，为办道之用。车马差有由里甲自派自雇者，有民输官雇者，随地不同，皆照向来旧章办理。院司门包委员查道、巡捕等费，不可枚举。下至犒赏舆夫，每段需钱数十串，州县不能出私囊以办公事，不侵官则剥民，然各司其局，恶从而禁约之。

初六日 赴园。京尹奏讯办捕役一折，得旨：依议。又翻译录科请题一折。又与大通桥会奏漕粮。

早起，见昨日邸抄，袁给谏弹定邸回奏，风闻皆有自起，得不穷治乎。讷协揆之长跽，云闻之詹事端昌。书少寇之受馈，则云闻之涤生及吴竹如。暧昧之事，岂尝亲见，慎言其余，非徒避祸。

阅邸抄，江华、永明两邑失守，贼氛愈炽，而闽略无闻，此岂薜荔之疾已乎。随征之火器营弁十数人，以不服水土，不请回京，前俱置不问，今日始交部营存记。昨赛揆奏委带援兵之员，当面缴札，乃令回明翼长，若非翼长揭参，得勿置之乎。威克爱克，古有明训。己即发愤请纓，如军旅未学何？

缉捕总以去窝为正本清源办法，然民间之窝易破，而捕役之窝难防。窝留与卖放包庇，律虽有重轻，而情则一。文安一案，得捕役豢盗者五人，殆无捕非窝矣。此案九人，拟黑龙江者六人，极边二人，流一人，不知能少惩艾否？

初七日 到部。补廿七八稿。晚，接保定两司详文，有除详明尹宪外之语，似是上之制军者，然一字之讹，自当置之不问。

初八日 到部。员外郎恒昌，为文恭师令嗣，余至部一年，未见其面。去年察典，列入三等，称病至今，乃售老屋，改捐直隶州牧。司员尚惰废如此，外官更非所宜。师门之衰，可为太息。

初九日 赴园直日。奏减运铜铅。得旨：依议。昨见赛揆片奏，楚地寇氛，土匪亦乘间窃发，已添调大兵。晤寿阳，闻请饷三百万，言已拨百四十万，余者俟有款再拨。玩寇暴师，必有停兵待饷之一日。此时多调一兵，则日后多添一寇。果能纪律严明，即此前之二万兵，讵不足用耶。熙翼云过谈，始见赛、程、骆会奏请饷折子。此时无款可筹，不问而知。早起，与孙大农谈，糜饷如此，议奏时不得不将情形声叙。非吾辈卸责，亦使上心有所感悟尔。因与翼云述及，云此前已有支绌封奏。禧大农是日引对，全不之及，真高深莫测。事势至此，司农久无善策可筹。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初十日 淮南奏请暂缓带征，折运案内五百十余万两，原请自辛亥纲起，五年匀完。言岸盐尚未销竣，场盐亦未运完，又届辛亥开纲，每引骤加一两，恐登时决裂，此实事也。楚岸川私，恐防堵之时，力难兼顾。揆度时势，应以严杜场灶漏私为急务。

接见同官。金陵失火事，刑部虽仅驳查陵户罪名，而意重○○○御碑。今碑文实有残缺，理须上○○闻。若自人发之，事未可知也。因信至华阳商之。宛平县不能自了，而详司立案，院司亦不敢任咎，而咨部立案，层层躲闪。若部臣闻碑文残缺，必不敢壅于上闻。安知非前代英灵，累朝宸翰，有鬼神司之，而不终剥蚀于荒烟蔓草耶。

至部。适有所思，因与福建司交谈山东司事，恍惚乃尔，真自愕之。补初二、四稿。

十一日 晨，赴金台书院。至部。昨司友以奏催豁免赔项拟底请画，有顺天府尹未据册送，实属玩延之语。直隶已据造送。回署查案，缺而不全，颇为着急。今日检直隶历次清册，则顺天各属亦在其中。马晋如无悛容，暹福自认记过，因笑置之。但奏稿不可以轻改，令开单回明各堂，涂去数字。

淮南新章渐刑，总由私胜，今川私未能严杜，而场私则须大力之防。川盐出于井虽多，总不及煮海之半。今旧盐未运，新煎之偷漏可知。为场员者，不能尽禁。官盐愈滞，场盐愈雍，私盐愈多，票法将于是而穷。余谓折运带征，其势不能不缓。莫若许之以缓，而责成旧商措本收盐，仿常平之遗意，一操一纵，彼旧商亦有利可图，庶乐于从事。私盐少，

则岸销畅，场运通，新纲之课举矣。孙大农亦以为然。令司友议之。

楚粤请拨饷三百万，前已拨过百四十余万，今再拨所请一半百五十万，悉索无余矣。孙大农以余前议声叙支绌告司友，颇有难色，云声叙则须有结穴办法，又云莫若迟日别做一奏。余谓别作一奏，仍须有结穴办法，莫若夹叙于此折之中。因授以大意，略云：臣等非不知以后万难为继，而军需紧急，不得不竭力筹措，且顾目前。惟望军务早平，庶几免停兵待饷之一日。

下午，梁、张二友过视奏底，为改一段。现在中外库款支绌，较前又甚，此次筹拨之一百五十万两，实已悉索无余。臣等非不虑以后断难为继，特以军需紧急，不得不竭力筹措，且顾目前。惟望皇上如天之福，楚粤立即荡平，或不至于停兵待饷。

孙大农言，此时亟须早计，同一下策，而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余谓苟有裨益，毁誉可置之度外。无如时事人心，皆如江河日下。救病之药，其性不能无偏。病证一有杂出，不必此药之误，而竟指为此药之误。罪其医，焚其方，摈其药，徒纷扰而无济。此时建议之人，不为介甫，则为宏羊矣。论利害尚且不可，义利之辨可知矣。故不败之道，治标终不如治本。治本谓何，正纪纲，明赏罚，以攻剿责之阉帅，以调度责之疆臣，裁募勇以办乡练，地方有固志，而贼势自孤。先筹饷而后添兵，行伍无饥兵，庶内变不作。故今日之事，弭患为先，而图功次之。孙大农又言，往不可谏，来犹可追。然来者亦不过是往者局面，言此真不啻贾生之痛哭矣。

十二日 未至部。复仙九制军书。由庆方伯寄。复岫瞻书。

金陵失火事，华阳言拟据稟咨，由直督核复部中，似较顺便。余意颇不谓然，此事之必至上闻，直督岂不能料及，而肯嘿然已耶。彼未以咨来，而吾遽以咨往，必疑为委过，愈不能嘿矣，尚当熟思。

钰夫前辈过谈，因留小集。论夷扰事未当，一人之私言不足恤，若馆中众论谓然，却有关系。至谓不抚则逞其所欲，横行深入而不可制，岂其然乎？又以沿海蹂躏，归咎于谋始不臧，得不谓之慎乎。

十三日 御门。以留署未到班。奏筹拨湖南军饷百五十万，得旨：依议。马晋如视以责成漕帅折底，意理通达。漕运之不能北来，颜河帅

言之，朱仓帅言之，独江督有前无却。杨漕帅身任其事，而任江督出境督催，却自处于无所可否。杨齿长矣，或谓其颓唐，未卜信否。漕事棘手，未来之忧殆有甚于今日。谁欤肩此，能不怍怍。

晚，阅邸抄，道州江华、永明之贼又逃。

过华阳，未晤。

十四日 赴园，甫交卯初。领翻译录科题，即赴贡院交进。与大、宛谈金陵事。余谓由本衙门筹款修建，移咨工部可了。特不知许修否耳。

久香过谈，言同志益孤，每至太息。时涤生奉讳。

十五日 是日至部。赴文庙成礼。接见同官。昨由闽中寄来林文忠公《直隶水田简要事宜》两册，草草披读，因与同官言之。李朝仪言，须得官地开成，使小民观之而自劝，与余意合。盖北方之农，不习勤动，文告晓喻，未必乐从。利之既兴，则未有不争相效法者。闻宛平西山之稻田村引水灌溉，不亚南方稻田。畿辅水利之不可兴，以农民但知有旱田，而议者又欲一律改为水田。地利不可遗，而土宜亦不可强。职方所宜，谷有数种。即今日南方，亦非一概种稻。大抵最近水者为水田，稍次则为沟洫引灌，又次则为车戽。必数者兼行，而后地利可尽。文忠书中，尚未之及。

出城，会馆秋祭，顺候数客。是日尚暑，颇疲。

十六日 痔疮作剧。赴库收放。至前堂与禧、孙两大农谈。

十七日 赴园直日。奏楚北緝私章程，催漕。片参浙漕迟误。事。车中颠簸颇乏。吕昼堂太史来。涤生送来辕骡一匹。

昨见云间奏参楚北漕粮迟滞，以催漕赎决河之愆，尚有丈夫气。东抚轻听人言，谓重运断难北来，欲以先到船粮截留备赈，余者囤积沿途。东抚请于安陵起拨。此必旗丁之言。山东赈务，原奏以九月为始，非待炊者。且河间并无仓廩，何处寄放，真可当一“粗”字矣。

十八日 北路范丞言，怀柔所获李四各犯，皆罪恶贯盈。教养不讲而盗贼蕃，击断以为能。诵得情勿喜之言，能勿太息。

是日，未到部。与华阳书，委刘铠署粮厅篆务。

十九日 至部。江南司友视以奏参江南灾熟钱粮牵混折稿，皆应有之言，特前后层次不甚贯串，援引例案亦太繁，灯下另拟一稿。江南

应差船，岁修靡费。及载差，又每船给银六十两，真冒滥之极。检《会典》，有原设额数，其裁革不详。

检《会典》七百十五事例，金陵享殿碑亭，国初鼎建，至乾隆十六年，已有“岁久榛芜，未经修葺”之谕，因于十七年动藩库存公银修理。既有此案，办理可得端绪。安得半日暇，作一书与卓、讷两揆商之。

二十日 接见同官，视以《会典》事例。金谓得此案据，自易修办。惟享殿工巨费繁，须公同商酌耳。

至部，闻明日加班，本拟留署，因孙大农赴库，德少农进班，复令递牌。

北路厅解到怀柔所获响马并刀枪器械。首犯李四，凶犷异常。持凶器视之，则云拒捕此刀，杀人非此刀，然则杀人实矣。妇女窝贼，狡猾之极。

廿一日 赴园。奏议驳东抚请截留漕粮，将放赈之余沿途散囤。此折经寿阳及孙大农增改，颇觉严切。

晓起，阅邸抄，奉旨交审文童焦连云京控命案。会直督。直庐晤朱总宪，知为西台所奏。借阅奏稿，系涿州派充里书案，兼抄一分送华阳。

廿二日 未至部。改江南钱粮牵混稿。此等文字亦须无一字无来历。阅《会典·事例》及《则例》，今所用催科处分，乃康熙二年所定，立法本为严密，而财赋愈重，趋避愈巧，所谓穷则诈也。检府学乐舞生原案，八人岂能成舞，此亦告朔之饩羊而已。

廿三日 赴园。三库带郎中等缺。姚伯昂师仙逝以初三日，越二十日乃始闻赴[讣]。以折稿交孙大农，令酌可否。孙大农为易两语，甚是。尽吾力之所得为，于心无负而已。户部奏事，月四五十件，照例去其十之三，余二三十件，多系议奏。了然于心手者，极为难得。

廿四日 赴贡院，同赫通政查工。

至部。江南司以议复江苏登记折稿相示，胜前稿多矣。惟款目不甚分明，易数字可耳。

吊伯昂师。文孙生十二年，嗣子颇长。师晚岁退休，专意导引，初亦甚验，稍久便生疾，外道之惑人如此。

廿五日 赴园直日，奏事。

夜起阅邸抄，徐仲绅制军赴楚会剿。直庐闻郴州失守，桂阳、嘉禾亦遭蹂躏。寿阳又言，添调精兵，不知餉于何出乎？念此辄忧心如捣。北档房开军需总单，广西千一百四十万，湖南三百九十万，湖北四十五万，防堵。贵州二十万。防堵。截至本月，已费一千六百万。

是日，三库递月折。

昨晚，阅江督奏，南粮首进，已抵济宁，抵通可望，特回空迟耳。各大吏因丰工未堵，谓粮艘必不能来，遂任其次，且不进。云闻惧归罪一人，力催前进，其才终是可爱。又附片折回，筹办丰工。

廿六日 到部。视江南司议复登记奏稿已妥，为易数字。云南司议复东抚截留漕粮奏稿，大致尚严密，匆匆未细观也。寿阳以楚餉尚有百五十万未拨，寄声同官筹画，有王公大臣捐输之说。又云欲推广捐例，但恐无济耳。熙翊云言，内廷同官，有昌平开矿之议。昨杨治中述何少农相召，特为此故。此逋逃藪也，奈何欲自畿辅倡之。官自开采，恐得不偿失。招商抽课，十分取一，所济几何？规有限之利，而贻无穷之害，智者当不出此。

廿七日 未至部。赴学院会考优生头场。两文。

早起，致讷制军公信，商金陵缓修享殿，先建碑亭。援乾隆十七年成案动存公银两。《会典事例》卷七百十五。金陵去宛平一百余里，去房山廿余里，且《会典》本系房山之下，若改归房山，庶稽察易周耳。颂南侍御谈午桥给谏事；又述经筵尚书题；有“言逆于女心”四句。又言黎侍御折颂云云；又云闻已以军事全属城北。令人疑信参半。与谈荆州满兵当训练，以待征调；内府舆图拓印，以赐幕府。

廿八日 会考次场。赴库平做俸银。江督请浙漕由海运来通，时首进尚无渡河消息，闻已命倪良耀经理其事。今江安首进，已抵济宁。浙漕虽迟，尚可北上。司友胶执前议，孙大农另撰一稿，甚是。中有语句小疵，不足辩也。已举以相质，非我负人。

廿九日 赴园。京兆递月折三件。请题、宗室并贡院修工各一折。午后，治中等会详李四一案，禀稿太略而供单太繁，奏稿须另作结构。晚间案牘盈集，只得留俟明晨。

三十日 未至部。晨起拟折稿，不以它务相杂，则用思专而涉笔速，

因函致华阳酌之。

八月

朔 赴库，放王公俸银五万一百两有奇。外有借俸、罚俸、抵扣，共应领六万八千五百余两。又八旗官俸三十八万四千余两。安徽奏请豁免银四百二十五万余，亦较前两届为多，因与司友商人前奏。北档房拟续拨楚饷五十万。竭力供军，不复少留余地，能无忧乎？库中出月之储，仅二十万耳。

回署，接见乡试委官六十余人，匆匆数语，谓因材器使能乎。

子贞来，未晤，怅然。

初二日 赴库平，作汉俸。约八万两。山东司友视以议复淮盐奏稿。带征之五百余万，既不能不准，正可借此责令收盐。伯英持不可，岂别有说耶？所拟附片都不著要，只一片指斥，似赘。

举优各生来见。

初三日 赴园直日。各件俱依议。登记折有○○旨。

京尹奏李四一案留，尚未抄出。

是日，召见于勤政殿东房，由南入。

问：今日所奏盗案，于何时拿获？

臣奏：怀柔县于六月半访获，提北路厅审讯。因犯供狡展，复提来京。

问：监临何日进场？

奏：初六日。

问：住至公堂？

奏：在至公堂东偏，满汉监临住前后两院，以便稽查。又奏内外帘、内外场，皆以门槛为界限。

问：何日出场？

奏：向例汉监临先行出场，满监临系出榜后出场。臣约在十九、二十日出场。

问：翻译场监临？

奏：今年有武会试。文闱揭晓后，俟武会试内场毕，举行翻译。

问：宗室试期？

奏：十七进场，十八日出场。

问：户部满汉左堂，是管理三库，是兼管？

奏：是兼管。

问：轮流上库？

奏：六人轮流赴库。遇有公事，彼此亦可互相替换。

问：库储若干？

奏：截至七月底止，约存一百六十余万。惟八月放款较多，查往年有至百四十余万者，约计九月仅存二十万。

问：九月不敷？

奏：部中尚有奏拨未到者，现在赶紧飞咨。闻陕西已解到十余万，现尚未收。

问：应动内库否？

奏：上年赏借内库二百万两，原拟捐项内补还，无如头卯，自上年十一月至本年四月，收捐百十一万余两，已随手动用。现在二卯又将截止，所递捐呈，止有二十万，眼见无甚裨益。前项不能归补，臣等昼夜不安，内库是不可轻易动底。

谕：看不得内库尚有许多。若再三动用，便已无余。

答：是。

问：若今年秋冬军需告竣，库中支放，尚无妨否？

奏：总要军务早竣，方有办法。若军务未竣，拨饷无所底止，实难为继。查每年放款以二、八、腊月为最巨。如无军需，及早安排，其余每月五六十万，随到随收^①，尚不至失之太远。实在军事早完，最为要紧。

圣躬微俯，因叩头趋出。是日，上每问及度支，似微有太息者。惜为时太暂，尚未能极论之。

午刻廷寄：

本日奉上谕：据卓秉恬、王庆云奏拿获叠劫拒捕首犯，请交部审办一折，已明降谕旨，将已获之李四等交刑部严审矣。此案李四等犯，叠劫杀人，凶恶已极，且有响马头名目，必应尽法惩治，以儆凶暴而靖闾阎。其未获之孙大即孙洛四各犯，多系直隶、山东等

^① 广陵本作“随到随收随放”。

处人。著卓秉恬、王庆云、讷尔经额、赓福、李德按照单开姓名，严密查拿。该犯等结党劫掠，虽籍贯各异，难保不互相窝藏，且恐差役人等有豢贼包庇情事。务当各飭所属，不分畛域，一体緝緝，并密派干员，分投访拿，悉数弋获，解部归案讯办，毋任一名漏网。原单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至上灯，始奉明发谕旨：李四即王二，又名王勇；郭三即瘦郭三，又名杜起胜；赵林氏、赵林、李升、李新太，著交刑部严行审讯。未获各犯，著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热河都院、山东巡抚，飭属一体严拿务获，解交刑部归案审办。所有拿获邻境叠劫盗首之怀柔县知县黎鸿恩，著刑部于定案时，声明请旨。钦此。

初四日 赴署。候子贞谈。数日公事垒集，是早稍清暇，良友乍聚，心境一开。闻黄山无复松林，此可加之培植。乃庐山瀑布亦稀，可怪已。言西湖游人顿减，惟虎阜尚似曩时，然此地究无味。子余问与人共事，余谓凡事只要理足，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子敬谓理虽足，若不出于^①和平，亦难以感动。良然良然。余不觉失笑，以忖度何其巧中也。

晚，熙翊云，视以大农筹款奏稿，欲以《道德经》易《小雅》首章，为之愕然。余谓今日之事，原不必陈义太高，然无例无案，而以意为之，终不敢随声附和。癸巳劝赈，即例案也。述寿阳意欲用例附生故事，此较胜一筹。纳粟许充席帽，所从来久，于贡举尚无大碍，苦无暇^②一尽吾意，奈何。

初五日 侍经筵班。本系尚书班，尚书系讲官，则用侍郎补班。寅刻至文华殿恭候。亲祭传心殿，侍班。卯初，上御文华殿。满讲官进讲《四书》。讲章毕，汉讲官进讲，同。满讲官进讲经。讲章毕，汉讲官，同。讲官以次进讲，分东西班，负墙立听。讲官满汉各八人，在前楹。此处以宪纲分班，是日在东班。毕。上宣御论。《四书》用清文，经用汉文。在原班跪听。兴至殿外，行二跪六叩礼。初升座，亦二跪六叩。趋至文渊阁前，入西班，阁中以满汉分班，往往交错。循阑干入跪。赐茶，一叩，兴。趋出。赐宴于殿之东庑。

散直，与全少农谈道经鹿鸣事。余谓某公之意，不过以广招徕。然

① 广陵本“于”作“以”。

② 广陵本作“暇日”。

以百钧之物，使两人共举，不如使一人独举，举者仍百钧，而所以酬之不滥。物罕见珍，况有成式乎。

在大堂点验誊录书手。补画堂期稿。

初六日 送印交兼尹。

已刻入闱，接待内外帘，派外内委官，点书吏。上灯始进卷箱，仍有一卷，漏未用印。戌刻始用首场关防，天明未毕。

初七日 点进号军。申初用座号戳印，至子初毕。

初八日 黎明起，赴龙门。领钦命题，送内帘。步趋往来，无有刻暇。申初进场毕，查号之例，本与监试御史分段，然监临无所不统，若身入矮屋中，则其余诸事必有忽略者。若必照例，则题目散后方可行耳。次三场。

初九日 昨夜用二场关防。午后打坐号，二鼓而毕。寅初领出题纸。每束多不满百张，未免纷纷请益。散毕，日将升。自初五日至此，用墨笔补记。

初十日 已刻启门，净场已子正矣。

署中送来邸抄，蒙派充○○○实录馆副总裁。闱中草草，不及具折，拟于十九日复命，并递谢折。场用例用紫笔，故不递安折。张星白以将得优叙为贺，然兹事体大，谨益加谨，力求无过为先，敢遽望报乎。

寅初起，保场。

十一日 天明方起，点进二场士子，未正毕。申正用三场关防，宵分毕。

十二日 子正至内龙门，领出二场题纸。晤桐轩总宪，知馆中监修一人，为寿阳相国；正总裁二人，为周大司寇及翁大司空；更有副总裁二人，则总宪及邵少宰也。正副总裁，本无员数，盖荣遇也。闻稿本已办至二十六年。

至公堂行文，书吏误抄旧稿，内帘觉察，以文复询。此件未经手押，疏忽则难辞耳。

起居不能适时，未免为风寒所侵，疲倦不思食。近时自以为耐劳矣，乃未能耐耶。思昔人之运臂，不觉恍然。

十三日 早服粥，大吐，服青果盐汤、苍术丸。见邸抄，长沙被攻

甚急，赛、程章疏半月不至。贼从醴陵越过衡州，取道甚迂，而我军不觉，何耶？

午刻强饭一瓯，胸膈仍不畅。

拟谢折稿。有旨命宗人府、御前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宽筹军饷。

十四日 华阳言，会议尚未有所闻，意仍在推广捐例，欲并用祁、孙两说，且宽捐复之条。

是日，点进三场士子，未正毕。

十五日 夜未中，内帘发出题纸，披衣急出。

借《知不足斋丛书》两卷，遣闷。

是夜月明如昼，而席帽欢哗。自戌至子，无复文气，大杀风景。后一生推倒号棚，提卷至堂，众始稍戢。余谓，毕竟读书人，易镇压也。

十六日 辰初放牌，未正净场。

十七日 卯正点进宗室。小汀同年言，孙大农折于十四日封奏，似怵他人之先我者，异哉。

勋贝子言缉捕事须会议。余谓此事总以筹费为先，随案情之轻重，为赏稿之多少，方能得力。

二、三场题筒，照例内帘于十三、【十】六日辰刻发出，交顺天府治中送内阁，进呈则次日矣。数科前有倡为本日进呈者，因于子刻开门送出。其实士子未放牌之先，不应开门也。今春礼闈，照例于辰刻发出，十四、【十】七进呈。本科乡试，因改复旧，省得向砖门缓颊也。

十八日 辰正出闈。拟于次日复命，并谢馆职恩。而午后呕吐不止，不得不乞假数日。

附录谢折稿^①。

奏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王庆云著充实录馆副总裁官。钦此。窃臣识本颛蒙，学尤谫陋。农司佐理，水衡乏朽贯之功。京尹兼权，锁院值煎茶之候。乃荷温纶之优异，俾襄宝训以编摩。倾藿有诚，盥薇何幸。钦惟宣宗成皇帝，德侔畴载，道合勋华。三十年钦始○○○钦终○○○，励精罔懈，亿万载是彝是○○○训，

^① 该谢折稿广陵本未录。

昭示无穷。凡○○○谟诰之所垂，实球图而并重。兹臣获窥巨典，惟有倍矢小心，绘日摹○○○天。诚莫测○○○高深之量，编年纪月，愿共襄校录之勤。庶殫螾悃之轻微，少答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附请假片。

再，臣于本月十二日偶感时邪，遇食辄吐，而一切场务尚能照常经理。兹于十八日出闱，呕吐不止，手足酸软，必须服药数剂，方克趋公。相应请旨赏假五日，以便赶紧调理。病痊即行具折销假。谨奏。

是日，服逍遥散加减，吐去太半。夜分胸腹有气，盘旋而下，呕止而痛亦松。

十九日 渴甚，想液伤耳。服熟梨两颗。前方加桔芩，去荆芥。料捡入闱以后，户部送来逐日知会，并各处原奏。

见十四日封奏捐输举秀事，既不使我与闻其事，又将如之何哉？

江苏奏请将民折官办漕粮之七州县，竟行折征报拨，早应如此办理。忆河南尚有似此者，正当推广行之，无损于仓储，而公私两便。所不便者，市侩斛手尔。

二十日 连日京兆事，仍携至内室料理。作字与华阳，商会议缉捕等事。

全少农欲来有所商，私念封奏中有“如蒙俞允，臣等再详议章程，通行各省”云云，此过也。今国家用人，只有正途与捐纳两科。即添入军功，自为一途，亦无不可。若附入正途举人之中，其进取也，有会试，有誊录，有教习，此则礼部主之；其入仕也，有截取，有就职，有拣选，有大挑，此则吏部主之。恐有非户部所能自了者，其动议之孟浪，又无论矣。

廿一日 食少进，而肝痛间作，仍服前方，加花粉。

云南司友至，语以江苏所请民折官办七州县漕粮，经行折征解拨，所办甚为核实，指陈利弊，亦极明透，想应复准。此外如安徽之宁国四县，湖北之通山三县，又河南祥符等处，亦系民折官办，情形大略相同。可否并令详察，变通办理。北档房以近三年部库放款，并例外用度清单

来。盖意外之需已二千二百余万，度支安得不困。

晚间，至公堂及砖门皆有封事。

廿二日 全少农来谈，述寿阳督趣之意，然余岂能点石成金者。因及封奏事，须与礼、吏、兵三部会议，署中扰扰，无益也。言宗人府等衙门引对，皆以俟户部有所陈列，再行会议闻。然则此十日中虚度乎，抑明知无非下策，姑俟户部论列，乃再各抒所见耶。

久香夜谈，互相规也。

熙翊云来，出所拟推广捐例十余条，及免戍两条，似皆可行。述寿阳言，欲令绅富避兵者寄贖藩库，五年拨还。余谓今兵不足恃，所赖地方绅富出余力以收人心，若更加搜括，势将瓦解。

廿三日 久香可云直谅，特不免过激，因申戒之。范亭以推广翰詹科道捐例来，约转致寿阳。

部中来文，抄录十四日封奏。

午桥给谏来，云城外传闻将税间架，而实无此说。因论今日之事，以固人心为本，而安富实固人心之先务，以翊云昨语故也。

申正赴园。寿阳言，军中尚无好消息，秦兵至长沙，未入城而溃，带兵官尚无下落，各路兵勇有抢掠者，并及宽筹军饷事。楚抚张亮基，前见其取道龙阳，为之愕然，及至常德，又逗留不进。寿阳言其底里露矣。无一人可恃，何以集事？

晚宿户部朝房，睡颇熟。

二十四日 黎明，部中派议诸友至，余以前夜条款中摘举数条，令先送各衙门阅之。其余各条，有不可行者，如养廉全停三年。有尚须参酌者，约各衙门于廿七日回报，廿八日集署中公议。赵少农拟令外官派捐一条，此未尝不可行，特所望太奢，恐外间力有未逮。量出以求入，无事时尚且不可，况扰攘乎。

是日销假，递折请安。晤华阳，商会议缉捕事，当先抄夏间加赏章程六条与之。

二十五日 辰刻到实录馆。满提调文彬卿、汉提调贡^①荆山璜、蒙

① 广陵本“贡”作“黄”。

提调双，以馆中凡例官单及进书册数相示。恭阅本封送校阅，惟正本则定期集馆中敬阅，似无须常川到馆。昨晤邃庵前辈，询馆事。言汉字正本，已进至三百七十八册，未发下者尚百五十册。进至道光廿二年。已办〇〇〇圣训稿本。

到部。午初出城，同乡团拜，酬应半日，觉胸膈稍疏鬯。晤赵少农，官捐之数又增至二百五十万。回署得其手书，言与其少而不如数，不如稍多而不如数之为愈。行权是式一道，不识同官以为何如耳。

廿六日 直日。留署。以赵少农议交熙友。禧大农言，江南之登记减平，部中所应得者，尚不我与，若意外科派，置之不答，将如之何？余谓此策不过视累民者稍愈耳。江南之疲累，亦积玩使然。若量其力之所及而取之，亦不得已之计也。

到部。顺候数客。

廿七日 寅刻赴园，听宣阅卷。宗室复试只五人，而听宣者数十人。及至派出，又只是内廷行走者。圣心尚有权衡，而枢地一言不敢轻发，此何理也？

与大、宛谈筹饷事，言捐免县府试，及收铺租一两月，事近可行，此亦姑妄言之。若军务不速竣，此杯水车薪何济乎？

廿八日 辰正赴实录馆，恭阅黄绫正本五册。馆中恭阅，定稿后，缮汉字黄绫本进呈；俟签改发下，翻清字黄绫本，与汉字原本同进；仍俟发下，再翻蒙古文本。恭办画一，缮红绫本四分尊藏。大内一，皇史宬一，内阁一，盛京一。今汉文本已进者多未发下，无从翻清。清文本亦迟迟未下，蒙古馆无功课可办，斯不免迟延耳。

同官约今日会议筹饷事，午正到部，已齐集矣。各司以杂稿呈画，阅时始稍定。寿阳又于摘举各条中，酌定其议。捐功爵条，禧大农签驳。古之卖爵，皆系武功，从未有鬻及文职者。又以科道截取，准捐分发一条，恐清流不愿，去之。余圈出十条，令持复各衙门，约及早上陈。又于前拟各条，并内阁枢府送到条款内，点出十余条。有重复者，则意见相同者也。余谓一律停给养廉，不如酌择优缺捐输之为愈。其绅富寄贖藩库，予以优叙。借充军饷，分年给还。此事窒碍，尤为灼然。前曾寄声寿阳论之，今日此两条悉勾去，其虚公可感也。

赵少农拟派官捐折稿，孙大农佛然于色，其语藉藉，不尽得闻，但言将为两议以上。少农言，此事本出无可如何，若两议则不如其不上。寿阳极意排解。余谓日来所议推广捐例，不过补苴部库之不足。库中十月放款，略可敷衍；计至明年三月，不敷四百七八十万。若欲为军饷而筹，必得一二巨款，方克有济。今惟铺租与官捐两条，择一而行耳。盖铺租条款，原自孙大农出之。云得之陶兔香学士者。今日集议忽自勾去，而力持派捐外省不可行之说。寿阳复取赵少农前说，与之婉商。余亦谓与其增民赋，不如收铺租，亦两害择轻之意。此老执拗，未易以口舌争。时已将暮，库中待平察哈尔钱粮，余与禧大农先散。

禧大农欲各省豫收地丁，分年扣还，众莫有应者。不读霍光传，将如之何。聊少农主开矿议，欲于西口外及京师为始，同官谓欲行则各省皆行，断无先从京师为始之理。禧大农则谓，恐有碍龙脉。司友言，二十八年已通行各省，莫有应者。今将复理前说^①，盖晒之也。

赴库一时许，回署已戌初矣。

廿九日 巳正到部。湖督奏粤西支放军需，多例外加增，如兵勇百名，给长夫八十名，副将月给薪水六十余两之类。言所增不止一倍，真令人发指。司农拮据而办之，军士泥沙而弃之，此千二百万中无名之费，殆居其半。因令两司会商折稿。孙大农至，与谈十四封奏事，须与吏、礼、兵三部会议，佛然不悦。然余言正而不激，亦未有以发怒也。忠、何两友言，欲由部中咨商，不必请旨。余谓请旨，或肯从违参半，若咨商而不我从，如之何哉？盖大农之意，既虑迟延，又恐沮格，不欲人之与闻其事，言谁不依我者，便与谁打官司，粗暴之气，殆不可迩。余总以既有所见，不敢缄默为言。

少顷，赵少农至，谈官捐事。孙大农昨日之愤，为寿阳所遏，今乃始发。总以按缺派捐，恐外间视陋规为成例。断断狠狠，其语含胡不可办。赵少农言，莫若改为量力捐输，务足此数，较为浑含；若不定以数，则以些微搪塞，不如其已也。大农欲六部堂官作一公信，向外官劝捐。赵少农谓，有旨尚恐不遵，若以书信往，必争相推托，即如我为督

^① 广陵本“说”后有“乎”字。

抚，即以“不能”二字作复，将如之何？大农言：“那便是与我翻了，咱们还是各人议各人的，不必会议了。”怫然而作，以手敲案曰：“我此心如对不得朝廷，对不得朋友，有如此日。”赵少农亦言：“谁是为私？”势将角口。余从傍婉劝，方始稍息。时已申初，遂赴馆。

恭阅正本五册。至四百二十卷。是日发下两册。以今日部中情景语寿阳，谓不如暂缓。余复以封奏事，须会吏、礼、兵三部告之。则谓会议恐沮挠，不如奏准后移知。余意终不谓然。寿阳又言此举不知有甘人否。然则明知其无济，以十万金而作此举动，特未之深思耳。

九月

戊申朔 赴文庙及明伦堂成礼。接见同官，前以会奏缉捕出语，属大、宛两令为之。盖自我发之，而人不能奉行，莫若使之自道其所能行，方不至空言无补。因论及更棚、窝铺、护送、盘诘事宜。工食足然后能责以巡逻，至稽查用差役，与用佐杂亦相去不远，总在以身先劳而已。调四路枪兵于十五日会阅。

未初至部。晤赵少农，知昨日余散后，孙大农又转念官捐之事为不得不行，复就赵少农婉商。余方以此事悬悬，詎知其转怒为喜，若此其易，然则尚与吾家荆国有间耳。今日少农出删改奏稿，余与伯英商略数语，令仍携视孙大农。改总数三百万为二百五十万，去奉天是也。

询白英以封奏章程，诸友之意云何，大意以诸部会议为是。余谓此以符政体，亦以均事权一节中，自具防微杜渐深意。又谓如人以税间架、增额赋，径自奏准，而责户部以必行，不问吾辈可否，吾能许之乎？何以异是。故知寿阳昨日之言，伤易而不思耳。

楚督奏粤西军需违例。有旨：速议。昨阅湖广司拟底尚妥，令会广西司出语，而所拟宽冗，为节百余字，末增一段：臣等伏思帑项攸关，丝毫本不容冒滥。况军饷浩穰，又值经费支绌，一月之出入，动辄数十巨万。若不恤筹款之艰难，而例外支销，任意糜费，无怪乎中外度支，日窘一日，以致今日之无以为继也。

邹中丞赴粤后，数有书来往。年^①杪闻其于贵人颇有饷遗，自后即不

① 广陵本为“去年”。

屑再与之书。识趣不济，故作用不是。虽小有才，其足与济事乎？

初二日 辰刻赴午门，进朝审班。散直已午初。到部。赵少农所言大农回心之语，仍属未定，幸昨令白英携视奏稿。变幻无端，多出人意表，不得不以浮云视之，听其起灭耳。事至艰难，语默刻刻不易，此处亦足磨炼人情世故，但切忌走入圆熟。本吾心之所安，而衡之以理，其他亦不遑恤也。

讷协揆谈缉捕事，亦无甚把握。询营伍人材，言曾保六员，尚有都守二人未用。因及前旨，令举谋勇兼优者。勇尚可得，谋则难知。余谓将备本属粗官，然“粗”字却万万不可。能得细心入理、处事熨贴而不躁卜者，于谋字已有几分意思。古人言，战不可试，当试之于治兵。无如今之操法、阵法，无一可见之实用，即认真治兵，尚不知其临敌何如，况坐作进退，只是云云尔乎。

初三日 赴库，放左翼饷。

到部。司友以封奏前事，详议章程九条视之。凡考试仕进，务令与正途毫无区别，会试并给盘费，尤为可哂。并不誊写清供，以示至简至易。余未置一语，但以“回各堂”三字谢之。视大农扬扬如也。余语王璪，清供不誊，将不对笔迹，不计真贋耶？语塞而退。私念即不避谤，须防揽权。将以此两字乘间为寿阳言之。若明争则其焰愈张，恐决裂不可收拾。拟底中有“恭候命下臣部，分咨各衙门遵办”之语。满则必覆，独无惧乎。

回署有所思。适久香至，与同赴集贤院宿，已昏黄矣。凡事不密则害成。伉爽者，未足与议也。是日读旨，知赛、程获咎。

初四日 夜分不寐，前事炯然于中。拟首叙近事，再叙各部职司及向来事例无不会奏者。后半不得不以正议折之。略云：向来应行会议之件，一以广咨议而董责成，一以均事权而防专擅。此二语倘亦颠扑不破。首为声明议奏事件，未经画稿缘由，恭折奏闻事。拟散直后起草，比入御门班，始知昨日已有此事不准行之旨。同官喜形于色，大农初无悛容，余不能不代为耻也。

卯正入御门班。是日户部领班，祁揆已捧折由中门入，孙大农次且不进，同官肘之，始自东门入。向来捧折者由中入，则各堂自东门入，先跪。

捧折者由中门出，仍进东门领班跪。又跪于前一垫。是日禧大农销假，未进班。上拂袖令退^①，始退^②跪后一垫。御门班，于御榻东南设两垫者，盖为引见而设。若奏事官、管部及正卿，皆跪后一垫。左右堂又次一层，跪处不设垫。幸左右堂未为牵率。比出则神气沮丧。大凡暴躁人，最易馁败，以中无主宰故，可鉴可戒。

各衙门本约今日于集贤院会议，既不果来，遂入城赴库，代阿大寇班。放右翼饷，午正毕。

拟与提督衙门会奏出语。

微闻封奏事，以花总宪匡正而止。总宪又有请行钞折。上年冬，孙大农草驳王侍御行钞奏，不遗余力。余告以当少留余地，为异时缓急计。悍然不顾，不知今亦悔之乎。

初五日 连日读谕旨，使人有震动恪共之思，所谓朝宁有光辉也。封奏事，余不得不落第二义，不如松翁之第一义，明主可与为忠言。谅哉。

赛揆罪状，在纪律不严，赏罚失当。“朴诚”二字，可谓不没其长；而“慈柔”二字，真断得定。其病总坐胸无陈迹故也。

初六日 到部。出城候数客。钱子贞于晓春堂，似酬应已疲者，该不能鬯。回署已上灯矣。

部中抄来花总宪原奏，斥驳捐赏举秀说，甚爽鬯。有云：举人不过一空名耳，无廉俸，无官阶。以为图上进耶？则乡试尚以利售，会试更有何望。以为荣科目耶？名虽举人，实则捐班。无论同人，存区别之心，不以举人视，即自顾亦觉不类。五千金捐京外官，何求不得，何苦出重费，而自厕于非官非士之列。与余语白英意略同。

初七日 早起，读花总宪行钞条款，多采《钱币刍言》之说，其中尚有未尽妥协者，当逐条签补。此事须沈心为之，未容草草。部中所议推广捐例，明知其无济。王公官员捐输能有几何，外省官捐，终恐其不肯尽力。收铺租，仅比加赋差胜，绎骚中饱，亦复不免，然则终无策矣。行钞虽不能无弊，尚属古人屡行之法，以之支拄目前，亦自有效。至逆计将来之废，约有二端：不幸不行而废，幸则不必行而废。人也而有天

① 广陵本“退”作“近”。

② 广陵本“退”作“近”。

焉。穷极至此，更不容再着思议。

到部。去岁孙大农驳王侍御行钞折不遗余力，告以少留余地，不听。至今日，胡不昌言之，而但云“吾意尽词穷”耶。大农问王正谊，则云钞法虽有弊，然不可因弊废法，不闻以小钱而并废鼓铸。议不合。又问何白英，白英以舆论金同，部中既不能自建议，而但谓人言不可行，口众我寡，将如之何？议又不合，怏怏而散。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尚不悟乎。

候华阳，谈行钞事，亦拟为可行。余谓钞质既须织成，其委曲繁重，不可不早图。莫若此时即令织造制进式样，纵将来众议不行，所损仅数金而已，何靳于此。

初八日 户部直日，奏会筹军饷各折。

辰正赴贡院，入聚奎堂填榜。中式第二百十四名广元，本汉军人，弥封误印为满字号，幸而查出，不然则中额不符，此错不小。主考官商酌良久，因取副榜中满卷补中，而此人竟摈，殆亦有数存焉。又第二十名张同律、二百廿八名国庆，第三场均误，查卷互换。动即移晷，及押榜毕，已寅初矣。

初九日 巳初方盥。拟请弥封所错误处分折，并通州获贼徐二交部归案审办折。

酉初赴园，宿朝房。与鹤田谈，并商捐款。

得行钞原奏已数日，拟为之疏通匡正，而苦无暇。思钞质用绫，固难成而少伪。然丝经冻染，朱墨不能深透，摩挲辄脱。无已必用生丝，又恐不能耐用。古人钞皆用纸，非不虑及此也。况绫钞一幅，工料五钱，若所印止一两，是已费其半。此等价值较轻，日日流转于民间，尤易废损。收一换一，又须费半。及至再换，则工本逾于钞直矣，詎可行乎。其余尚多未惬当处。

初十日 寅初赴玉泉山，望小东门下车，步至西宫门，约三里。询奏事仍在小东门，黎明却回，约行八里，尚未见疲。回署，少憩。是日京尹奏两折。

申刻出城，赴定福庄宿。陈竹伯及霸昌、通永两道来谈，亥正方息。

十一日 在定福庄西半里许，药王庙对过。候送驾。巳初成礼，回署

未初。

作议钞小引：

咸丰二年秋九月，花松岑总宪上行钞疏，有旨令廷臣集议。案原奏陈造钞之法十二条，行钞之法十四条，换钞之法六条，盖沈思渺虑，以求其可行而无弊。先是元年冬，王子槐侍郎茂荫奏请行钞，汨汨数千言。孙大农方咯血在告，力疾草驳议亦数千言。余谓钞法之弊，夫人能言之，殆不足深辩。顾度支日绌，军事又未知所底，曷不少参时势，以待将来。大农持愈坚，遂上之。而沈编修大谟、王中丞春岩复以为请，议格如前。今时事又棘，总宪复以为请，意者时穷势极，钞法终当行乎。趋公鲜暇，每焚膏读之，大意欲以绌易楮，不知冻染之后，朱墨不能深入，又欲造钞千七百万道，费银八百五十万两。凡此之类，皆属难行，不敢随声附和，因逐条为之匡正。亦于不能无弊之中，庶几少弊云尔。若乃器久必刳，法有张弛，钞之行必有废，不幸则不可行而废，幸则不必行而废。虽行法之人有善不善，无亦气数为之，非一手足之为烈耶。

十二日 到部，作钞议数条。

十三日 到部。出城，贺久香生孙。

十四日 奉派阅文闱复试卷。已刻至上谕馆，申刻毕。

晚，阅王侍御条陈刑部失出拜双汶一案，学为勘语：检秋审实缓条例，有理曲情凶，死系徒手，应入情实，此案实为近之。刑部则以殴非豫纠，伤无致命，拟缓。鹤田又坚执伤无致命，非情凶，且言此等拟缓者千余案。先存不可胜诛之心，遂执牢不可破之说，吾不知之矣。交恭阅本三册二、三、五签。恭阅本二十八年正、二、三月。

与久香夜谭。

十五日 为堪儿订婚，酬客竟日。晚，仍留久香夜谭，颇酣鬯。

湖广司以议复湖北抚请拨防饷奏稿来视，为添两段：

臣等伏思楚粤军务未竣，邻近省分，固不可不严行设备，尤不可遇事张皇。查与楚粤接壤之江西、贵州等省，亦经请拨防堵之需，然皆不过一二十万。该省于五月间甫经请拨防堵经费三十万两，何以为日未久，动用至二十余万之多，又不将支放大概情形咨报，臣

等实无从稽核。况原奏所称军械药铅，本有存营物料，兵船卡座，历年皆有岁修。即使临事增添，何至动支数十万两。自官场风气日趋日下，往往遇有邻省军务，即凶焰远不相及，地方官亦争先请饷，不曰募勇，即曰设防。督抚大吏，方略未娴，张皇畏葸，不知分别地方缓急，有请辄应，而于捍御之道，并无成竹在胸，以致帑项虚糜，而疆圉仍无实济。臣等思之，每为愤懣。惟现在既据奏称兵警叠传，臣等自未便为之遥制，请即如数拨给云云。第防饷既充，则守圉自应十分巩固，断不致有意外之虞，方为无负委任。且两湖接壤，应令湖广总督，通盘核计，如湖北拨款充余，即与湖南军需通融支应云云。

十六日 赴库监放。至部，与孙大农谈军功举秀面陈一节。若三年以前，岂能荧听乎。又议行钞，余谓今日“不可行”三字，似不宜更出户部之口。大农亦不如前之锐矣。安徽以江西、湖北戒严，亦办防堵，留饷至百余万。将下忙地丁，芜、凤关税，悉行留用。得旨：户部知道。余谓此不可不驳。司友述禧大农言且少缓，殆未知形势远近尔。因属拟稿送大农。大农函来，视之则轻重无次，不能言所欲言，使人闷极，姑置之。

十七日 寅正起，细阅安徽原奏，全易出语，略云：

臣等伏查贼匪窜扰湖南，凡湖北、江西与湖南毗连郡县，自应择要设防。至安徽则与湖北、江西接壤，非与湖南接壤也。虽据称一水可通，第长江数千里，东西上下，处处津梁，原不仅安徽一省。以形势而论，湖南之岳州，为江水咽喉，顺流而下，则湖北之武汉、黄州当其冲，次则江西之九江当其冲，又其次而后及于安庆。地有远近，即势分缓急也。惟是军实必须备豫，临事方免周章。该抚既思患豫防，总须慎密设备，以期疆圉谨严，断不可遇事张皇，转致民情惊扰。又奏称庐、凤募勇一节，禧大农不欲用此一段。因移向末。该处地居省北，民风犷悍，有勇未必知方。此辈有事而聚食甚易，无事而散遣甚难。以之守卫本土，尚熟情形；以之征调从军，漫无纪律。惟既经委员召募，势难中止，必须慎选约束管带之人，断不可轻为尝试，致蹈潮勇复辙，以貽后患。至原奏请将该省下忙钱粮、芜凤关税、契杂监银，一并存留，免其拨用，则实无此办法。臣等非不

知地方办理防堵不宜惜费，第查以上各款，约计银一百三四十万两。该省未见一贼，而请留百余万为防堵之需，在该省固取携甚便，独不思军营拨饷，应先尽邻近省分，俾免稽迟，各省度支，只有此数。今邻近省分不过酌量截拨，而稍远省分转欲尽数截留，封疆大吏，岂宜畛域自封而不思通盘筹画？况与湖北、江西接壤省分不止安徽，万一纷纷援请，何以待之？岂军营无须筹饷，但隔省遥为防堵，贼即自平乎。此臣等所谓防堵非不当办，而实无此办法也。再，查臣部前于南河岁料案内，指拨该省地丁等银二十八万两，并未据声明委解，且该省有无被灾，未闻奏报，乃忽称宿州等处多有被灾，豫为缓征地步。以上情形，臣等无从悬揣，相应请旨，飭下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将该省与湖北、江西接壤处，所离贼氛远近，如何严密设防，绘具图说，进呈御览。其所留经费，如何核实支销；所募壮勇，如何约束管带，亦即详晰奏明办理。至臣部前拨河工岁料银两，必须迅速委解河库，毋稍迟逾。所有该省地丁、关税、契杂监银，统计若干，酌留若干，余者即尽数报部候拨，以资周转，不得笼统请留。现在筹款紧急，臣部不得不据实执奏。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至上谕馆，核对复试卷。

一等二十名：袁璫、曹丙辉、赵有淳、刘和、涂觉纲、湛焕模、张德容、方鼎锐、冯焯光、赖焯南、陈善、杨长杰、石相煜、李士芸、郑纪略、张甘革、陈奏平、王敏政、陈亮畴、绍祺。二等三十五名：潘介繁一、翁同龢二、徐昌绪六、孙毓汶十二、文衡廿一。四等二名：安永龄、文郁。

到部，以捐项属档房付库。

十八日 早起，阅恭阅本一册。

已正出城，过通州饭。晚宿燕郊，与鹤田、椒生夜谈，以钞议视之。

十九日 接驾于燕郊，午初成礼。探领翻译题，俟军机出，知交惠藩赍入城矣。未正折回，食于通州，至定福庄已酉正，计不能入城，因少憩于此。上此行，欲令百姓瞻仰，不使过为禁遏。是日，正定民妇有在道旁叩阍者。为争产事。

与文星岩谈。观察言，各属城垣多有坍塌，欲筹经费，必从商贾抽分，而深以得人为虑是也。余谓地方官之取信于民者，十无二三，一旦议捐，民情未必踊跃；绅董诚实者多畏事；加以吏胥之克扣、工匠之浮冒，即使勉强动工，亦不坚固。今经费既取之各行之商贾，莫若择各行中诚实之人，轮年管理，官吏皆不经手，其事虽难责效于旦夕，而五七年后，可望一律修整完固。此良策也。又谈黑地升科事。

二十日 子正起沐，即行回署，已寅初矣。饮烧酒数杯，一枕至巳正。翻译题已由惠藩交华阳送进。怀柔黎令来，与谈修城事，令与北路范丞商之。大意监工即用直年之人，筹费即仿厘金之法。厘金亦谓之堆金。直年所鸠之费若干，即按捐赈例议叙。可以不劳而集事，特不可与媵媵者谋之。

二十一日 昨晚签正行钞十四条，草草未能洞中也。早起详思，仍多窒碍，而尤莫甚于兵饷，自一两至数两，搭放则参差，整发则无处易换，此处若能打通，其余驩然矣。

赴库放收。巳刻至，申刻散。

廿二日 户部直日。寅初赴园。卯正至内朝房，蒙召见于勤政殿东书房。巳初。

问：库上常去否？

奏：按期去，昨日在库监收。

问：前月出闱感冒？

奏：在闱中受风邪，感冒数天。

问：现在已好？

奏：当即痊愈，现在俱已照常。因叩头奏：蒙皇上天恩赏假。犬马之疾，上烦垂问，感激无地。

问：翻译宗室乡试，监临不进场否？

奏：汉监临俟宗室乡试毕出闱，满监临留办翻译。臣俟铃榜，带印入闱。

问：监临带印否？

奏：监临另有关防，存在礼部，临时领出，送进闱中铃用。其顺天府，臣入闱交卓秉恬处。

问：榜上有卓秉恬官衔否？

奏：榜上只写顺天府榜示，用顺天府印，并无官衔。

问：现在库中所存，可支至腊月否？

奏：现在九月将过，十月亦敷支放，十一月尚有不敷，再看陆续各处解到多少。独腊月因放三个月兵饷，用款甚多。

问：何以有三个月饷？

奏：腊月一月，借正一月，普赏兵丁钱粮一月。此赏饷原由直隶旗租解发，近年旗租征收不全，年内只解一半，其一半由库垫发，俟次年春间，补解归还。约计腊月所放，总在百万以外。

问：尔在翰林时，多读何书？

奏：臣在翰林衙门，不能不分心诗赋，不能多读有用之书。惟思《会典》是本朝大经大法所在，臣曾读过。

问：尔何时到部？

奏：臣于去年五月到部，已有一年多了。

问：部中大小款目，尔都能知道？

奏：内外款目甚多，如地丁、关税、盐课几件大桩，臣颇知道。至于零星款目，曲折细微，臣亦不能尽晓。

问：尔升过阁学否？

奏：臣由詹事蒙皇上天恩升侍郎。

问：是由右侍郎转的？

奏：臣当时即升左侍郎。

问：数日内，户部尚有奏事否？

奏：现在筹饷二十余条，议定章程，不日即当具奏。

圣躬微俯，臣起趋出。

是日，带领郎中、员外、主事等缺引见。四排。回署已午正，少憩。

下午，复检恭阅本三册。二十八年四、五、六月，九、九、五签。尊号下有“孝”字书作“考”字者，此等处不宜忽略。

廿三日 早晨坐客相属。巳初赴库监收，至前堂已申正，未画堂稿而回。查库款入十二月，只余二十余万。

廿四日 增改驳正钞议，自行钞第一条至第五条，思得酌提存公银

两一法，各省多寡不齐，若中外同心，总可得二二百万两。

至部。连日属官接见，与议城工，总以便民为主。作事谋始，不可不慎。亥刻，刑部勾决文到，不载犯籍，亟令查复。

廿五日 丑初，勾决文稿已办，亟起画行，复少憩。黎明起，赴黑市阅四路枪兵。北、西两路，中靶颇多，东路最劣，将把总分记功过。

赴贡院，填翻译乡试榜。申初回署，馆期未能到也。校京尹折五件。

司友以筹饷条款封送，因取其尤不可者签出。附京官准捐免历俸，回原衙门行走，准捐外任，捐封递加一品。右三条原稿，均注拟增入常例，签以“应删”。又签：奉旨内用既有明文者，似不当准捐外任。推广外姻捐封。签：此条所得几何，而徒招人口实。^①不准捐复人员先上兑，后行查。签：案情百变不穷，外省参办赃私，多不肯尽情描写。有本非赃私而近于赃私者；有本系赃私，避去字面者。若不先行查，后上兑，办理恐未允协。至实犯赃私之员，不论死则发遣，不能以降革了事也。开矿条。签开矿之举，利孔即弊窦也。边省试行，尚须十分慎重，奈何欲从根本下手。商贾汇兑一条。签：此条尚须斟酌。此令一布，恐州县官吏借口干没民财。若地方官尽以保护百姓为心，焉有今日。

廿六日 赴园。京尹奏派武乡试监临。朱笔：著派王庆云。又逃监交内务府，普济堂赏小米，均依议。又月折二件。与禧大农谈，略述签驳大意。

与华阳商西路及通州升缺，意同蕻州，尚未能定也。与谈各属城工，诵吕新吾“有真心而后有实政”语。自念只此中空洞而已，毁誉何知焉。

回署饭。赴馆，阅黄绫本九册，尚余一册，已薄暮矣。馆中总以抄档为凭，而不知其亦有误处。

廿七日 另补行钞两条，颇费心血。删改钞议数则。赴馆，再校黄绫本一册。至廿六年闰五月。到部。寄复联秀峰书。附吉甫书。

廿八日 增改钞议，易稿。

至部，与禧大农，全、赵两少农谈各省按缺劝捐事。余删去湖北、甘肃、云、贵四处。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省得一处是一处也。赵少农拟夹片。大农言夹片又将纷纭，不如办一正折，于初二三上陈。其明爽处不可及，由见事多也。

^① 广陵本无“签……口实”句。

派办筹饷诸友，视以二十三条章程。余所签处，悉已遵改，惟商贾汇兑一条，未能尽去，仅改“官吏抑勒者参处”一语。此议自寿阳倡之，当熟思挽救。

晚，填钞议清稿，亥正始息。附记案语一条。

案：原奏篇幅过多，难以摘叙。所称请行钞法，以培国本而济要需，弥库亏而闭捐例。又云诚能决行钞法，国用可以立充，官民可以两便。而且流摊亦可全免，捐例并可永停等语。行钞如其易，行钞之效如其速耶。其折内所陈六弊，乃前代已然之陈迹，无须更议。所陈十四利，又将来未然之功效，此时尤难逆睹。谨就原奏造钞、行钞、换钞各条，逐款参酌，分别可否，加以案语，间附管见。夫钞原不易行，若别有筹款良策，自可以不行，否则权宜通变，熟虑而试行之，勿繁费以病国，勿苛禁以病民。穷其弊之所至，不过将来不行而止。然则钞也者，或亦目前代匮之一术乎。

廿九日 以钞议发缮，浮食者多，无一疾挥书手，颇觉恼人。与全、赵两少农约至署，商各省派捐折子，比至则已散，各不肯犯手，奈何？

申初回署。钞议抄毕，臧致禧大农。阅恭阅本一册。廿九年春季，其廿八年秋冬令补送。

三十日 入朝奏事三件。外省移缓就急一折，留中^①。是日阅版以卯正三刻，已平明矣。

赵少农增改前稿付视，转致禧大农。属司友封送寿阳酌之。寿阳果置缓图，意在恐有两议。是日孙大农请假十日，此事又难与面商矣。时事棘手，人心如面。佩韦乎，佩弦乎？

日前德少空有多开官铺之说，今日晤瑞侍郎，澄泉，麟。又娓娓言之，大意为京饷那展起见，言似近情，特此中曲折细微，不能尽悉，未敢强作解事也。澄泉和平静细，所言或不谬。

出城候客，过龚蔗汀学使。候赵少农。先晤司友王小淦，正谊。以钞议大意告之，颇以为然。又言行票事，与德、瑞两侍郎颇同，属为说帖，因为少农述之。少农已先询之钱行，言银钞不可用，当用钱钞。余意但有可易钱处，即银钞亦无不可。盖库中以市价折给，不如令其持银票过

^① 广陵本后接“廷寄”二字。

市平价易钱，可以消人心之争竞，并免官吏以文书借口。极粗俗事，正
极细致，不推究人情，便窒碍也。

过久香畅谈，饱啖。

澄泉欲用发笈，可谓巧思。小淫欲专用钱钞，似偏。且数十百文亦
用票，似觉琐碎。或钞法极敝之后不得不出于此耳。

十月

初一日 黎明起，治事。辰正诣文庙成礼。与大、宛及大城、顺义
谈城工事。明知其难，然修得一处是一处，完得一分是一分也。

已初赴库收放。未正过前堂，画廿五六及本日稿。回署交申正。事
多日短，真不暇给。

初二日 内子生辰，谢客。与林颖叔谈南河事。月前得郭雨三书，
丰北口门跌塘，深七八丈，如飞瀑悬崖，难以下埽。引河土方甚巨。又
云大坝与引河势常相须，大坝收束愈紧，则抬水高而引河自畅，引河畅
则合龙易。今大坝既难立脚，引河又不能长至三百余里，虽有智能，无
所措手。计惟添筑二坝，擎托河流，将口门溜势托平，大坝引河，庶
有把握，而经费尚苦无出。余意二坝工段经费不知何若，即能托溜使
平，何以使跌塘转深为浅，且引河先无办法，真属束手。以天时人事推
之，河当徙道。莫若将南河五百万岁费，节省其半，以数分抚恤被水之
民，再以数十万金随河流所至，宣通壅滞，使之疾趋归海，俟二三年河
流稍定，再行相时而动。二三年内江浙全漕暂由海运，江广上供，无多
折色，以资采买。即使不敷，而河饷所省，尚堪挹注。若明知无益，而
以百八十万金付之东流，堵塞不能成功，赈抚先已无出。善筹国者，恐
不出此。商民汇兑一节，属与邵纬西商挽回之术。

初三日 赴库收放。到前堂补初二稿。公事猬集。

未正至馆，恭阅黄绫本四册。东华楼上已昏鸦陈陈矣。

是日卯刻微雪，午后放晴。

初四日 是日又至馆，阅两册。至四百三十六。

入朝，报昨日京城得雪一寸。又漕粮过闸折。蒙派宿字围较射。监射
柏静涛前辈，监试张昞堂侍御。

午后小憩起，栉沐、判事。上灯赴佑圣寺宿。与张星白府丞、黎月

樵侍御同寓。

初五日 卯初即起，至辰字围，晤各同事。赴宿字围上坐，已日出矣。本围汉军百九十七名，顺德九十七名，广平百三十一名，易州九名，冀州八十三名。是日阅马射，至未正毕。又阅汉军及顺德地球。申正入城。

银库诸友以陕西解官姚洽欠平事为询，宽严难得恰好，余但语以“恕”字终身可行。

是日，大风而寒。

初六日 至围已卯正。阅各属地毬毕，接阅步射，至申初，汉军已毕。忽大风扬尘，射者不能辨正鹄，遂偕同事入城。

初七日 昨日薄暮后，大风遂彻夜。卯正至围入坐，风愈甚，席棚动摇，至辰巳之交，寒风侵衣，几不能危坐。三围皆憩息，有以为请者。然展期须具奏，而风之起止无定，只得阅看，虽箭射难准，而审固者未尝不合式也。

是日，阅顺德、广平、易州步射。傍晚风息，申正入城。

初八日 卯正赴围，阅冀州属步射毕。阅汉军技勇百四十人。酉初入城。有旨飭拿张三，探知为私铜案。华阳当已有所闻，差人去，尚不得信，因飞飭檄通州捕之。

初九日 是日暄暖。辰初至围，阅技勇百七十人，日已昏矣。念为时尚宽，姑令各尽所长，一以屈抑人材为虑，其它自不遑恤。不知谿刻者，亦未尝不罢议也。

通州报获张三。

初十日 辰初至围，又阅技勇六十人而毕。饭后，磨对箭册乃散。将手折中合式者出，汉军额浮于材，凡合式者均可送入内场。各府州则人材较多，不能悉送，就合式中择其尤者，录为一单，携与静涛前辈商定。计单内汉军五十三人，去八人，定送四十五人。顺德十二人，备取八人，定送十五人。广平三十二人，备取十人，定送廿八人。易州只一人合式。冀州本选十六人，备取数人，定送十二人。计定送百有一人。静涛前辈，细心而耐烦，每有暗记，多与余符合。合式固多，拔尤犹多，不得不就有暗记者选取。几几自疑太刻，然比较上三科，则过倍不止也。静翁素未共事，不知其能耐烦乃尔。不敢谓去取悉当，若“草率”二字，

庶几可免。至复试有一日之短长，仍不敢知也。

连日庙寓，仍治京尹公事，尚未告疲。

十一日 寅初赴围。张侍御以定例百人，止挑二十二人，因于汉军删其二，定送九十有九人。封棚印戳毕，阅视写榜，入城已辨色矣。憩一时许。

治京尹公牒。杨秋成命案，将捕役尹汰，驳令从重改拟。革弁马重山，问徒援减，批以咨部核复。

晚，约钰翁、蔗汀两前辈雅集，厅事秋花尚无恙。六七日来，劳苦寒冻，尚不告疲。忧患得生，此理可悟。接见属官。

十二日 毕恭阅本三册。二十八年八、七、九月，五、二、三签。

范亭来谈。至部，商通州铜禁。浙漕屡议海运不果，只是帮费不足，却借词不肯吐露。今寿臣抚浙，遂昌言之，司友咸谓此举甚好。至请以河运之费，仍给海运，检漕项共四十七万余两，以津贴海舶之费，自觉充然有余。前与孙大农商江浙并行海运，以有余补不足之处，竟可不行，此中大有节省。江南司误用廷寄，崇友坚谓寿阳之言如此，岂果尔耶？

十三日 早起治事毕，送京兆印于兼尹处。东路吴丞来言，捕盗枪兵已换壮年数人。知过而改，可不深求。言河运米固短，即海运至津后，米亦不足，拨船仍多弊窦。询帮费，言曾在溧阳办漕，每石至一两外，苏松尚不止此。又言道光五六年间，江苏初议海运，贺耦翁但倡言奏裁帮费，令州县以实数闻，故得其实。其中并有浮开者。既得其实，以之改河由海，不特取费充裕，且节省甚多。近日浙江则为海运而询帮费，州县各顾其私，自不肯以实对，其实不止三钱有余。此语于情状颇为切近，“世故”二字，真难言哉。

午刻至贡院酬酢，至晚仍居敬事堂。黎侍御言，南河名幕嵇心一、万得天，去岁策丰工复决。又山盱营弁蔡天禄习水性，而厅官多受其害。

早起，阅邸抄。徐制军已抵衡州，不日即至长沙，已派兵分道而进。有旨赐用遏必隆刀，以振军律。此转机也。

十四日 卯初起，饱饭。旋点进各生兵试内场，午刻毕。复验本围硬弓，称其分量者十有九，赵玉龙十三力亦从容。

复郭雨三书。雨三因引河大坝均难措手，意在改筑二坝，擎托口门。

余意则专在引河，引河通鬯而后可以议堵筑。否则进占下埽，步步悬空，即二坝安能擎托。又所以急议堵筑者，为漕运耳，为灾区耳。今江浙新漕均改由海运，则所急专在抚恤灾黎，如合龙果有把握，即罗雀掘鼠犹当为之，否则尽移塞河之费，为安插栖止之需。以南河三百余万岁费，取十之一二为赈费，再取十之一二，随水所至，相高庳，疏壅滞，约束其泛滥，使疾趋归海。俟一年后，河势稍定，再议修防漕运事宜。倘姑为尝试，再举数百万帑，付之东流，它日欲议抚恤而无费可筹，将生他患，悔其何及。此余十数日怵怵于中者，一涌出之，不自知其言之太尽。以此信视张星白，似以云间褊衷为虑，余亦自觉交浅言深。星白问运河废乎，余谓洪泽浅于南，微山淤于北，两水柜废，则运河自废。然此语终觉太快，忆馆中晤周大寇述寿阳言，今日之事，穷一分才变一分，此当国者阅历深到之言。然所虑是穷到十分才变三分，甚且并三分亦不肯变也。思河漕大局，惟涤生可与议此，而今又契阔，环顾喟然。

十五日 谛视与雨三书，终觉交浅言深，幸而吾言不中，因改去其太尽者。现在办法，不知是一面挑展引河，一面进占下埽，抑俟引河有把握，再堵金门，想当先定规模，而后从事。计数月来，我兄阅历堤防，睹巨浸之汪洋，兼灾黎之琐尾，仁心为质，焦劳如何。各处赈务专俟田土涸复，方能歇手。六十万之米分之，人日三四合，本属鲜饱，一旦展赈限满，嗷嗷者何以待之？数十万流离，日久仰食，终非长策。若不急谋安插，则患又在决河之外。为今之计，口门确然可塞，塞后有六七分可靠，不至复决，便须并力向前，沈舟破釜为之，省费且在所后，否则不得不惩前毖后。此数语，后亦易之。国家事事总以为民，拮据堵塞，为河为漕，实为灾区耳。缓则兼顾，急则先务，固知当局必能熟筹，而余之哓哓，则子产所谓心之忧危，亦以告也。说进心坎去，或不逢怒。又来书“大坝站得住脚，引河自放得通”。请转换两语，“引河放得通，大坝自站得住”，何如？以此问之，恐无以对。

叙霞九师《慎其余斋文集》，数月作辍，不能成一字。今日作此，不过两时，虽自成为余之文，而静坐凝思，遂觉络绎来赴。喜心源之未枯，惜奔驰之坐废。满窗红日，一瓯清茗，如此光阴，何可多得。序文附录于后。

咸丰壬子春，同门鲍小山孝廉，携吾师《慎其余斋文集》来京师，属余校订而序之，将以授梓。余不足以知文，窃见今之为文者，号于众曰：吾两汉也，吾唐宋也。而叙人文者，从而和之曰：某两汉唐宋也，无论其不相似。即两汉唐宋矣，而于己何与，于人何补？然则舍性情而以门户为文者，毋亦文之优孟耶。吾师先世以孝行称，至性纯笃，生平乐道人善，口无择言，遇名臣巨儒表章，如恐弗及，而于家人孝友节义之事，乡曲敦睦任恤之举，津津赞扬。而咏叹之悃款真挚，足以发人深思，动人歆慕，有关于世教，有益于人心。匪特其文，盖其天性然也。余以己卯受知师门，三场试艺，评一知字而无他语。叩厥所以，微笑不言。顾余未敢继以为请也。师居谏垣，每召坐密室，出疏草，令书以进。今集中盐法两疏，昔所书者，重复读之，犹记忆一二。其它指陈时事利病，纠弹是非，若黑白之不相假。惜留中者，集皆不载，意焚之久矣。师官滇南，余视学黔中，凡校试程式与所以训迪之方，一惟吾师之禀承。尝言学政有课士之责，于士子无不当接见，关防非为此而设。余在黔三年，于生员一等者、童生入学者，无一士不接见，见则延坐，从容而告语之。今十数年矣，黔人退无后言，渊源所自，未之敢忘。是时书问尤数，以久宦散佚，今仅存紫笔一通，而集中又未及载。然则它文之散佚者尚多矣。最后师主讲淮阳，以先世孝行传青灯图及三瑞堂，属为跋记，以文章事业，厚相期许。余未之敢承，而师亦遂归且老矣。仕止监司，未究其用。其论治务在宽猛相济，设诚致行。文告尺牍，粹然真心实政。生平论文，不拘体格，不主门户家数。自以性情酝酿出之，缠绵悱恻，不事强饰，如其为人。究其所以可传不朽而常新者，即在于是。今诵其文者，无不想慕其人，爱而敬之，况于视炙之者乎。余方以司农权知京尹，力小任重，时事又棘，静念往时教诲期许，惟无以副师之知是惧。是集之叙，累数月而后成。鞅掌无状，居可知矣。因订其讹字若干条，归之小山。若校雠之勤，刊刻之役，小山固任之有余矣。是岁十月之望，监临武闱，叙于贡院东偏之敬事堂。

傍晚，致滌生书，未毕。

十六日 早起，仍续浚生书，中有云：偶有疑难，思欲商度，环顾喟然。此景此情，非寻常朋友离索之比，又不敢轻以语人，惟兄能共喻之也。将雨三复书未尽处叙入云：言之用不用，有天存焉，吾尽吾心而已。未率性将江广漕粮说破。

星白称与雨三第二书，为忠告善道。又云言之太早，彼方坚持前说，于事无济。余谓如此狂言，不独河干所不乐闻，即为都中言之，亦十九不答。

修翰臣复书。来书苦无费，余意此一片土，率性收拾干净，使无故巢之思，自气馁胆落。恐无识者，故留此为彼退步，以纾吾急，则计之大左者也。若能筹东饷以济西师，或不致中为遥制。惟糜饷之事，程制府已和盘托出，司计者无不归咎，欲再请拨，大难大难，不得不与说破也。

校勘《慎余斋文集》第一册毕。

隆侍御言，廿七年十一月，有随甲折给甲米疏。

十七日 早起，饱饭。拟与星方书，未就。

巳正，入内帘填榜。申刻少憩，张灯书五魁，戌刻毕。亥初回署。是日申刻微雨，旋即作雪，回署，珠玉满阶矣。宿字围汉军额中四十名。送双好四，单好三十九。又中式顺德四名。送双好三名，单好十二名。广平十七名。送双好四名，单好廿四名。冀州九名。送双好二名，单好十名。又，易州送单好一名。计中汉卷三十名。内双好九名，又单好四十七名，中二十一名，未中廿六名。

十八日 早起，检连日部中送来知会及原奏各件。

捐输举秀事，闽中督抚识解远出部臣之上，良可钦服。奏疏有云：天下之人心，爱名与爱利相等。惟举人、秀才，由考取而得，人知学成有用，并足为乡里之荣。若由捐资而得，则凡家计充盈者，无不可获之名，是科第亦不足重矣。失朝廷求贤之意，寒士子上进之心，此例一行，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未又申叙行钞之说，部臣得无汗颜无地。

得家信。镜帆诸君谓，捐输举秀之事，必因余监临在闱中，故有此冒失举动。兹事之中止，实国家之福，局中人无所逃罪，而当时情景，不妨告语家人也。

粤西奏请与楚饷通融接济，十五日到。得旨：速议。昨拟与翰臣书，

令筹东饷以济西师，必不从中遥制，今司友已拟将解楚之粤海关税，二十余万。令其截留，是极。先将巢穴廓清，彼回顾失其所恃，自容易得手。翰臣复书，须改作矣。

十九日 监临复命，兼报京师得雪。户部奏事。议驳安徽抚以河饷不敷，奏请改拨。得旨：依议。三库带引见员外、笔帖、大使等缺。与小汀谈南河事。

至部。广西鹤令年援绝殉难，虽议荫，而七龄孤儿，例不支俸，令司友再查。是日，鹰扬燕谢恩后，恭阅一册。廿八年十月六签。

廿日 发浚生信。由湖北常中丞寄。

接见同官。京畿以圈地之故，地方官本无册籍，或入官，或由庄头改归官征，往往日久无著。前闻隆侍御庆言，此地庄农，皆有青苗社会报赛，每亩出钱，丝毫不隐。若由此清厘，可得其实。今日为大、宛言之，犹不能无隐匿之虑。县胥里甲，中饱多矣。近日筹饷中有报税一条，大、宛言，城中巨室，往往将入官之产复行认回，租税坚不输纳，甚至旗买民地，岁不交粮。余意此间有之，而未必尽然。官不躬亲，则其弊百出。

至部。向来交议之事别为一册，轮转于当月之手，有画到而办结并不注销。近日交议之件颇多，且有奏准由本部妥议章程者，亦日久未奏，因令南档房细检。即如旗民交产，弛禁已数月，而章程未具，派办者率以无暇对，不得不督趣之也。

复郭雨三书，由河帅署中寄。

下午，恭阅两册。二十八年十一、十二月，均五签。

昨日得王小淦行票议，颇有用意，而失之细碎委折。如欲用百钱票二百万张等事，皆不免窒碍。早起签商数处。至部，为赵少农略述，以为当传铺户令议。然与狐谋皮，未见其可。

廿一日 昨宛平言，前夜出城巡查棚堡，将惰误责惩。今日大兴欲往相验，属今夜还，就便查责。南路厅言，永清戴令与简缺相宜，固安吴令，未有劣迹。

至馆，恭阅进呈本。四百三十七至四十，四册，至二十七年二月。绛州绛县。一签。

交还恭阅本三册。与邃庵、钰夫两前辈谈南河事，皆有危词。钰翁

言，河干有“三分坝七分水”之谚，是也。金门底涂泥易压实，沙土多走占。又言开引河之弊甚多，暇日尚当造膝。

至部未正，司友多散。昨属南档房查交议及应奏件数，约十五件，会议筹饷尚在其外。

廿二日 晨起，阅恭阅本二册。廿九年四月三签，闰四月一签。

至部。赵少农述昨日引对，上询及行钞之议如何，以现在王某与各堂商酌，总期可行对。然前议虽经司友抄出，尚未回堂，无非有所瞻顾。是晚，因以别钞本付全少农阅。

候邃庵前辈，述畅音阁扁联。余谓，上天资清明，必不至有所沈溺，或鼯机之时，故示静镇，以安中外人心。否则可忧之事，将来有甚于今日。

前部臣夹片，以四品以下毋庸捐俸奏。奉谕旨：然旗员如副都统、散秩大臣，岁中所得只廉俸数百金，今概以捐助，何以度日。属乘间为寿阳言之。

江南奏筹饷三十万。前月晦日廷寄事。陆制军自请先缴河工赔款四万。到底是此老勇往，然丰北兴工，原指借动各库，今复移为军需，则工程必更棘手。彭崧屏同年至都，别十年矣。挑灯夜话，洵一乐也。云山西筹备三十一万。

廿三日 至部，询山西筹饷，见原奏则诸款皆在其中，非别有筹画也。

廿四日 入朝，奏京尹月折，并各属得雪分寸。京外得雪已二十一处，尚有三属未报到。

至馆，补阅黄绫本四册。至四百四十。至部。

廿五日 闻宗京兆于九月朔启行。

至部。接见府属同官。至部已午正。出城候客。

廿六日 入朝，奏三库月折。蒙召见于正大光明殿西暖阁。往岁冬天在养心殿，时修缮未毕工。

问：库中放款可支过十二月？

奏：现存之款，不能支至开正。若应解之款皆能无误，尚可支放得开。

问：花沙纳奏请行钞事，你看难易如何？

奏：钞原是不容易行的，但今日经费支绌，又兼此法古来已行。今日中外条陈行钞者，不一而足。臣愚昧之见，拟于难行之中，力求试行之法。即如福建巡抚王懿德，亦请行钞，伊亦自有所见，不如且令试行。

问：如何试行？

奏：此事委曲繁重，臣亦不能细述，但行钞只是腾那法子，辘轳收放，腾那得三二百万，于经费亦不无少补。若原奏所言，要千万就有千万，要万万就有万万，恐无此容易之事。

问：或言行钞利少害多，汝看如何？

奏：行钞不过是权宜之计，终恐有不行之时，须从目下计。至将来若不至病国，不至病民，只得试行再看。

问：毕竟行得行不得？

奏：行钞之法，只要守之以信，行之以渐，原无不可通行。但臣知识短浅，恐有见不到之处，因就原奏三十二条中，逐条签出，可行不可行，向同官商议，臣一人亦不敢下断语。

良久问：顺天府尚有考试公事否？

奏：文武乡试已过，无甚考试公事。至府考，由府丞办理。

问：府丞衙门在一处否？

奏：本在一处，年久坍塌无存，近来均在城外住。

问：户部核议事，尚有几件？

奏：奉旨交议之事，约有十来件。有司官尚未拟稿者，有已经拟稿臣商，尚须共同商酌者。现已议定四五件，拟于廿八日具奏。

问毕退。是日，垂询之语不多，而大半有责成之意，智小谋大，能无惧乎？

在直庐，与赵少农谈中州豁免事。余意欲留郑小山方伯一手经理。人为寿阳言之。寿阳谓，用人一事，进说颇难。君如肯上陈，当相助。余意新进之人，于奏疏中公言之，原无不可，引对之语，终不敢冒昧，如言未及之，奈何？因谢不敢。比枢臣先退，又村谓余，此事已直陈，即有明文矣。赵少农以钞议见还，适怀入晤寿阳，探以兹事，总虑无处支取现物。余谓此事原是腾那，岂真能以无为有。寿阳又虑将来库中悉存空纸，奈何？余谓将来收回空纸，此时已省了现银。寿阳领其意而颌

之。因以末议付观。又谓吾本无成见，若尊论果可试行，弟亦断不存成见。虚公可感，恐吾辈乏赞助之力耳。

至部。闻楚南又请饷二百万，有旨：速议。何伯英出议驳行钞折稿，言未以视寿阳，恐坚其是。余谓君所驳原是，但可惜知古而不知今。伯英复以钞庄说帖相示，所驳原奏各条与拙论吻合。全少农亦赞其说，余因袖归。

廿七日 是日，武举复试毕。宿字围汉军何钟第，刀不符。

将钞庄论细阅，粘签。庄所以联官私之间，有此则通行自易。末条欲因钞以取利于民。余签以“有利尚不可行，况百弊丛生乎”。

到馆，敬阅黄绫本。四百四十一至四百四十三，三册。与翁大空论时事，一回一长叹也。南河事亦喟然。

至部，检对二十三条章程折稿。

晚，阅慧河帅请筹款修理运河堤闸奏〔折〕子，言外亦虑丰工之不能早合，思此辄为长叹。

廿八日 入朝，奏筹饷条款及川督留款办防折。四件。旋奉朱谕：以回原衙门行走之员报捐外任，仍引见钦定。又一二品大臣捐原衙者，请旨定夺。有“以示限制而惩恶劣”之语。其新疆官犯捐赎之处，不准行。以上三事，皆极有关系。威福之柄，操之自上，此天下之幸也。细思会议，真乃率尔，简末书名者，能无愧乎。

禧大农于东省运河事，欲不准。余意虽丰工成败不可知，而慧帅之请，自是正论，何以难之。

赴库。巴初至未初。^①与忠、何二友议运河事。余意此事与丰工为一体，南河堵合而后用及运河，否则徒于大工之外，多糜此数十万金，莫若使静候丰工消息而后举动。近东省奏到，藩运两库筹备十五万两待拨，此款必须悬起。丰工合龙，则以此修复运道；不合龙，即以此赈恤灾民。此一壶千金也。回署，奉廷寄，密缉京城奸匪。送华阳恭阅。

廿九日 与大、宛商密缉奸匪事。检张文端集运河图。

至部。川督前请西藏换防，三年改为五年。积十五年，可省两次往返，不特经费有节，而少一在途之兵，即多一在伍之兵。因与全少农商

① 广陵本作“未正”。

议，推及新疆，属司友援案咨行。新疆三年换防之兵，岁计用万三千余两。积十五年，可省二万六千余两。余谓此项所省虽少，而使外间知此风尚，又推类以尽其余。今日吾辈所当为、所得为者此耳。少农又议古北口事，因属司友查恩口成案。又商严仙舫事，属熙友转达寿阳。前属广西司友拟外销夹片，昨于库中酌为增删数处。

十一月

初一日 未至部，率同官护日。食九分五十一秒，初亏巳初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复圆午正二刻。食甚，未见阴晦气象。札大、宛及各委员，访拿奸匪。

恭阅稿本。至廿九年六月。

检孙侍御妥筹堵筑丰工原奏，恭读谕旨。是运河之可否修复，全看丰工合龙之迟速。而圣心軫念灾民，视河漕为尤切。因念今日运河，似应急估缓办，各堤闸工程料物，趁此冬令水消，一一切实估计，使有成竹在胸，先定规模，而后从事，勿使临时周章。此急估工之说也。东河原奏，俟丰工合龙，一面估计，一面兴修，恐缓一著。决口未合，湖河一片汪洋，目下原无从下手。若丰工堵合稽迟，春汛一至，运河虽有堤闸，亦不能束全黄而使之顺轨。况东河原奏称，微山湖运河均受淤垫，此后丰工堵合，水无来源，势必一泻无余，立见干涸，因思修复堤闸，挖挑淤浅，以为蓄御之计。是丰工未堵，运河患在水多；丰工既堵，运河患在水少。三百余里之河，既无来源，仅恃堤闸蓄水，以资浮送，能否真有把握耶？东省运河，本属引泉济运，岂有反恃漫水以为来源之理？山东被灾较重，自不如留此有用之帑，以安失业之民。

初二日 天津海舶控通水道书吏袁肇新例外索税，令治中讯供。检点内外奏草，交议并应奏，当不下廿件。

到部。熙友以广西粮台事告寿阳，得做戒语。遇慎密之人，自觉过于坦率，然非遇坦率者，安从闻此言。吾之缄口易易耳，君若掩耳，则不可也。

白英述寿阳谓余行票议中多想不彻处。此事之难行，可一言而决。若于难行中求其可行，曲折补苴，有非语言所能遽尽者。至“那展”二字是否有效，原不过看到八分，即试行，亦不过先求无弊，其有利与否，尚未可知。究竟言之用不用，有定分焉，非口舌所能争也。赵少农见地

略同。全少农以谨飭胜，终恐虚者不能当实。

询山东司以议复修复运河，白英言无暇及此。余亦不能为役，但以运河图一卷付观。

见黔抚蒋霁远奏阻军功举秀折子。所论自正，部臣能无耻乎？至请议捐武功爵，有旨：妥速议奏。寿阳之言已达，自应准行。至如虎贲中郎将之语，亦宜古不宜今矣。

初三日 入朝奏事。湖南请饷，先拨一百万，附片粤西军需外销。○○依议。折片共五件，未奏者约十七八件。禧大农仍执武功爵不可行之说。

直庐，致白英一纸：

钞票之事，中外多言可行，若吾辈坚持前说，又不能别开生面，如众口何？弟所以妄议试行，非乐为此也。试行最患无利而有弊，或前利而后弊。是以于原奏耗费苛饶之处，力求去之。妄意纵使不行，无利亦可无弊，因希冀万一可以试行之利。区区此心，实在于此。至试行之法，不过轱辘收放，取中间数月腾那。第腾那之效，原迂缓不可知，若以原奏期票之法济之，或不至展拓不开，庶几有少裨益尔。我兄深沉善思，幸有以匡所不逮。兼语白英不妨使寿阳济宁见之。

久香欲乞终养，以折稿相示，恳款之至。余挽留再三，因偕出至馆。语至深切处，亦似为动，惟南望淮徐作危语，则不能为之借箸矣。

在馆，阅黄绫本七册，至申初毕。密雪纷下。第四百五十卷用退笔书，但恭阅已有数公，不欲自我驳斥，当徐为邃翁言之。膳录庄敏。未至部。

傍晚，南路厅至，霸昌道文星岩至。出所拟修城章程，费几许心血矣。余谓今日事先求无弊，则利自在其中。又语以兹事繁重，不能无窒碍，从窒碍处打通，而后沛然莫御。所议各条，当与华阳商之，余断不以五日自诿。又出另案旗租说帖，当令部友增入旗民交产章程中。有心人世不多得，能无低首。又谈缉拿奸匪事。

初四日 赴雍和宫行在报雪。闻长沙十月十九日解严。沙被围八十余日^①。余匪窜至湘乡、宁乡。前闻涤生回籍后，乡团颇效，或足御侮。枢

① 广陵本无此句。

廷诸君子皆以楚氛将次荡平为言，愿望之意深矣。余谓楚氛既平，请以淮徐措意。邵少宰言，合龙可操券，岂非幸事？

至部，阅对初七日各奏折。以另案旗租事，属鹤皋叙入条款。

出城，候嵩屏，未遇。椒生言，久香归计已决。昨日椒生以日月并食，请飭臣工修省。乃谕旨有“盗贼未平，河决未堵，国用未足，民困未苏，由朕用人行政多有缺失，适见于天”之语。禹汤罪己，其兴勃焉。是晚，寄家书云：昨日下午责躬之旨，午刻转晴为阴，瑞雪立降。天人之应，捷于影响，可喜可畏。末云：“大小臣工，因循推诿，积习颇深。迭经降旨申诫，其感奋有为者，固不乏人，阳奉阴违，甚至揣摩迎合者，亦复不少。”凡百读此，能不扞心。

昨湖南报捷，仍是苏溪领衔，徐爵帅尚未至省。余意入省不过多添一八座，不如近省驻扎，调度尤灵。颖叔言，爵帅发折向只用四百里，或三五日尚有好音。

初五日 接见同官，至日昃。未至部。北路厅以保定府议城工章程相视，与文星岩所议略同，令与华阳观之。北路又执一巨盗，岂加赏之举真有验耶。

康粮厅至，余以诚语之，无他持赠。

王荃生司马至，留小叙。询南山练勇防堵事，闻前已请练勇，未准行。则张中丞犹欲执前议，第变其说，谓不令操演。然不练何以使民为勇，此又掩耳盗铃之见。可见外间非自己张皇，即受人怂恿，“持重”二字，甚难其人。言秦中亦有匿揭，殆系兵丁恐有征调，故为危语，理或然欤。

初六日 恭阅两册。二十九年十、十一月，均四签。

至部。鹤皋言，另案旗租，不能入之交产章程，须由井田科另办。查通水道似不应有天津税口。

孙大农以《钞币论》属白英转致。附录：

或曰宋辛稼轩有言，民间上三等户租赋，并用七分会子，三分见钱输纳，则会子之价势必踊贵，国赋收钞，使民晓然知钞之即可当银，则皆贵钞。何为其不以银易钞？夫法必行之自上，官自为易，非不惮烦也。所以诱民之易，而使之群趋于钞也。余意行钞，只是借资周转于目前，而设法收之于后。辛氏之论，余所窃取，而犹嫌

其视钞太重。

附：

许辛木钞币论题后，即致白英主政。王氏鑿作《钱币刍言》，夸诞偏僻而不切于事情，托之空言则可，见诸行事则不可。许氏楣作《钱币论》以辟之，如刀切泥，应手立断，顾吾犹惜其词之过费也。纸之与银，三尺童子犹能辨之，何用累万言辟之哉？然许氏之论，为刍言而发，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夫，固各有当也。如使许氏为今日司计之吏，而亦为此言，则试取是书跋语以诘之曰：钞法既不可行，将用何法而可，其能以深维不得之言谢天下乎？跋中语。故今日之事，如病家^①求药于众医束手之后，幸而投之，气脉流转少瘳于旦夕之间，以俟元气渐复；不幸而不效，亦不至因药而生他疾，斯无聊赖之苦心，而不得已之下策。故宋儒辛稼轩之言，愿取节焉。若执古非今，是交会而诋孤钞，请别择良方，以起废疾。此祷祀之夙心，前日未议，敝履视之久矣，何足惜焉。

初七日 入朝奏事。议驳黔抚请添武功爵赏等折四件，片一件。与兵部会奏黔省裁马改步。四百十五匹。带钱局监督等缺引见。孙大农倾跌失仪，数人扶掖而起。睹此情景，足引为漏尽夜行之戒。

昨晚，读邸抄，徐爵帅长沙河西之捷令人气旺。击毙轿中贼伪翼王石大割，并伪军师；又毙坐轿贼四名，余匪仅三四千窜至宁乡；又夺获太平贼印。外间所传洪秀全之死，似属可信。四镇穷追，三路合剿，当不患釜底之稽诛矣。坐轿作贼，其伎俩可知。乃株守年余，有败无胜，可叹可叹！

昨司友以议驳皂少詹请收帑本奏稿请。余谓年来持筹握算，惟此最为王道，而亦驳乎。属令少缓再商。又以钞票事日往来于心而不能决，因念楚军将竣，善后安插搜捕，若经费不充，将就了事，终留余孽。莫若将钞票、帑本合为一事，同一借资民力，而当铺无非殷户，提帑较为易行。收帑三分，如数发钞，匀年抵缴公项，加以微息，似有数便。舍盐帑，一千八百余万。而专抽当帑，当帑约六百七十余万，若收十分之三，可得二百万。呼应较灵，军饷可以应手，一便也。虽收本而不停息，无误支

^① 广陵本无“家”字。

销，二便也。抵给之钱，匀年收还，无伤贖本，三便也。给以微息，使商贾乐从，四便也。惟抵缴公项，必须妥议。若作别款交纳，恐官民交手，事多窒碍。莫若即以此票，抵为捐监之用，由各省藩司收回解部。

直庐，为白英、翊云诸友言之，似皆以为可行。人为寿阳言之，匆匆未尽解意。当令司友以议稿送阅。事杂则心纷，听言不易领会，余亦患此。

初八日 早起恭阅。廿九年十二月、三十年正月两册，四、三签。

昨晚得见张侍御埽鸦片烟减刑加罚折子。昨在直庐，闻寿阳叹赏此奏，而孙大农力持不可，义形于色。比入晤寿阳，亦言刑与税不能并行，足知传闻之误。

读张御史鸦片减刑加罚折子。题后，凡货有税，至其可也。作题后：

凡货有税，惟违禁之物不税而有刑。是故出于税者入于刑，入于税者出于刑，二者不能兼用，彰彰也。鸦片烟流毒海内，遂至菁华将竭，是以宣庙奋然思涤荡而廓清之。乃典刑之吏，不能恭承上意，忘加罪不加至死之律，遽予大辟，情轻法重。然而当时之民，固惴惴然重足而立，其未革心者仅矣。运会不值，外侮猝生。封疆之吏，伎克居心，不遑远虑，遂至决裂，漏卮由此而不可塞。虽然以不死之刑怵人，使人顾畏而不敢犯，不犹愈乎。即谓重典不可行于平世，改从中制，可也。今乃欲重其税而轻其刑，意在税，不在刑也。犯者日众，并轻典不可得而用矣。刑禁一弛，财货益以外流，虽重税亦得不偿失矣。至若奸徒之借端要挟，诚可痛恨，顾其所以然，为违禁耳。天下违禁之物，如私盐、赌具之类，不可尽枚举。【弛】一烟禁，不能使不以它物借口，将取诸违禁者而尽弛之乎。况关津胥吏，警不畏法，敢于攫人之财，独不敢于匿官税乎？使用侍御之言，将刑为虚名，税无实利，名实两失，公私将竭，诚不知其可也。

赴库。过前堂，晤孙大农，余谓此折当刑部立稿，农官无可置议也。

晚，读子贞学使《铸大钱疏》，令户部存记，足见圣人不遗葑菲。折内请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为三品。前令局中试铸当十者，欲小试其端，而众论均持不可，况等而上之乎。

初九日 是日，久香上《陈情疏》。

至部，与全少农谈大钱事。上年此事几成，论者恐物力腾贵，罢之。凡事必辨名实，视大钱工本何如耳。实一钱而名以十钱，则一钱之物，以十钱索价。若用十钱工本而铸当十之钱，谁肯以此市一钱之物？大官惮于深思而不乐改作。群司人杂言庞，即有向前任事者，亦夺于众口，使蹈常袭故而后已。吾其如之何哉？

初十日 侍南郊斋宫班。群公咸在，谈鸦片烟收税事，则正论终不可易。又闻有甚然其说者，岂当两议乎？有询大钱者，余以可行告之。因反复论大钱工本与所值相当，较现铸当一钱省虚糜之半。然大官听言，能以三两言了者，犹能喻之；至事有曲折，必深谈而后能尽者，词未毕，而听者意已索然。真所谓无药可医卿相病也。

偕久香过鹤田，见所藏《韵会》原刊本及《说文》各种。经史浩繁，贯串不易，故学者多惮为之。小学考订，开卷可以有获，喜于从事，理或然欤。

椒生上《日食修省疏》，自以为讽谏。久香言乃直谏，非讽也。晚读再三，钦服之至。然讽之意终多于净，立言固宜如此。

彭咏莪侍郎言烟案夷务首尾，语颇贯串，持论亦不偏向，暇日当再与畅谈。言初议禁烟，○○○宣庙欲救民鸩毒，是以毅然行之。诸封疆言不当禁者，皆不悦。独林文忠以为当置重典，与○○○上意合，是以有两广之命。比入覲，则以○○○钦使节制水师，已有胁之以威之意。至则言其国僻远，又女主不足畏，当诛其人，火其烟。迨上海失守，又言不可与海上争锋，○○○上始疑之。静者挟夙嫌，将置文忠于死地，力翻前案，危言恐喝，以为将军从天降也。文忠遂以得罪。比和议已成，以未用关防之故，事复决裂，静者亦及于罪。此皆向所闻者，兹其言颇贯串，姑附记于此。

十一日 赴库收放。子龄运使至，言山东赈务有滥无遗。询金乡、鱼台、滕峰，则极安谧。丰工堵合，自可无事。谈修复运河工程，意以所请尚浮。

十二日 到部，与孙大农谈酌抽当帑一节。言本有令当商特捐之意，蓄久未发。余意既不能不借资殷户，而帑有定数，地方无从争多，殷户亦不能较少，或可少弊耳。已拨之款多属子虚，待用之饷刻不容缓。舍

此而别筹，其滋扰更甚。

北路厅获盗赵环，提至讯供，其拦抢各案，直承不讳。得情勿喜，尚守此心。

十三日 晨起，拟北路厅续获叠劫首犯赵环，请旨交部奏稿，至午刻方毕。因未至部。下午栉沐，红日半窗，数月未无〔有〕此闲适趣味。

晚，得华阳复书，闻岳州有警。此处为长江咽喉，且恐遁入洞庭，则搜捕尤不易易。此时无水，尚可不虑。

十四日 至部。张侍御奏税烟减刑事，枢府属户、刑二部主稿。收税之举，顾小利而忘大害，自难准行，其议亦易。

当帑事，各司多含胡推诿，当破日力，一与清厘。疲玩之习，中外同然，可叹。谓白英岳州恶耗事已亟矣，尚能迟回耶。

得秀峰二书，言淮南渐复旧规，已落商人圈套。丰工已筹百八十万，尚缺数十万金。

《螺洲司寇师神道碑》，高雨农所作，弼夫属为检勘，因签商数处。雨农肆力韩文，特不善为铭，语多凑泊。

十五日 入朝奏事。裁江南差船；准福建茶税；秋拨四十万。京尹奏续获首盗赵环交部。午正散直，未至部。

昨闻楚北报岳州失守，乃今日湖南报到，尚未之及。军无耳目，是则可忧。与莛生、嵩屏剪烛谈至夜分。

十六日 代全少农赴库。到前堂视发赏功金牌。二百五十一面，大者尚是金质，小者恐是铜耳。牌上镌“奖武”二字。晚，护月。

十七日 读杨安卿中丞请行钞法折子，其言“信号令以祛疑惧，慎倒换以免减折”，极为确当。至欲于钞中各写满汉小楷，不知借书人手，笔迹不同，不如用板印之画一。又言置会局，以便流通。此非各处皆有官钱务不行，应俟通行之后再议耳。

至部。陕西司友言，新疆防兵三年，统改为五年至十五年，可省费三十万。

傍晚，闻禧大农恶耗，为之恻然。

崧屏言，会饮席间，有訾余欲不塞丰工漫口，任其所之之议。诚追悔吾言之不择，又深愿吾言之不中。顾余所言者，前后尚有事在，若第

摘其一语而訾之，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词乎。

十八日 至部。长沙城西之捷，贼势已穷，乃逃至岳州。开门揖盗，思此真为发指。与孙大农商，移拨楚南之饷暂存楚北。司友以粮台在南，不欲更张。岂知移步换形，部中不得不相机应变耶。

至馆，校黄绫本二册，四百五十一二。与邃翁谈时事，辄三太息。三山陈设已撤，而复运往，颇为可疑。

临禧大农丧，不觉一恸。大农资优于学，壮年自负，未免盛气凌人。其见事分明，实无媵阿之习。近愈折节自下，每论时事，辄与人可否，不执己见。余每感其虚公，迨时事日棘，不敢以病躯求退，尽瘁以正命，斯为可哀可敬也已。

晚，得廷寄，饬缉老虎洞、青龙桥盗案。园汛皆禁军也，玩恭至此，可为心惕。

十九日 早起，闻宗京兆至都。大、宛来，以廷寄示之，又同阅昨日谕旨，商至移晷。于缉捕仍不能破除情面、不分畛域。宛平县获石景山洞中亡命，熬审数日，神色不改，此非巨憨而何？其丁二一案，尤骇听闻。

至部。闻楚北等处有警报。又闻有廷寄筹饷，候至酉初散署，戌正送来，则琦中丞请拨楚豫兵饷二百万。此军需支绌一大关键，记之。又夹片请例外加增养兵之费。司友先传寿阳语，以为夹片恐不可准。余谓此老公事明白，其故为例外之请，无非欲以掣肘，归过于人，计亦浅已。

二十日 已初赴部。司友未来，如截流之舟，烝徒弗楫，奈何？与孙大农谈移晷。昨吴御史条陈国用，有旨令大学士九卿会议，闻亦系开烟禁。孙大农义形于色。余笑谓：寻常事人谋七分，有三分运会；至大关系事，恐运会居其七分。运会无形，即人心是已。司友以例外加增养兵之费须议驳。余谓广西军饷例外加增事未上请，湖南请较广西核减，实亦不能照例，今忽议驳，何以服人？且将来援案报销，仍不能驳。莫若稍为假借，而责以成功。部臣所守者法，无例无案，何所据依？若果能迅速成功，不至糜费，则部臣自不能不为格外○○乞恩于稽核之中，兼资激励。司友欲二百万全请内帑。余谓湖南尚有百六十余万，足支

三四月，今湖北紧急，则湖南情形自属稍缓。盖以新拨之一百万改拨湖北，再筹半以饷河南。同官颇以为然。

廿一日 入朝奏事。拨京饷五十万。京尹月折。又奏提解部库赈余银六千两。

直庐与华阳商虎洞事。宛平现获两案，皆大可疑，虽非正贼，亦可于此讨消息。州牧畏参，非添派专员不可。

候全少农，谈当帑一节，可以合期票、钞法三者为一事。颇以为然。因言诸司疲玩，且有造言习气。信矣，共济之难也。

廿二日 是日巳刻，文大农到任。申刻交卸京尹篆务，判行至午刻，用印至未刻，遂未至部。

杨治中自省回，述竹伯“兵饷无出”之语。

得邓介槎书，并惠墨。

申刻，宗京兆接印任事，挑灯谈至夜分。

司友以拨款二百万奏稿相示，改拨八十万，新拨二十万，请内库银一百万。未欲令内务府制造金牌。余谓内府但以镀金充数，便不足重，莫若酌提盛京库金二三百两，现存四千余两。由部中监造，质纯工细，庶于赏功之典为宜。

廿三日 至部。钱法堂请催陆运铜斤，因谈行钞，须以户、工二局钞钱为钞本。今日官库之银，不能收轻重之权，独钱必须官铸，从此亦可收利权之二三，于行钞机括，尤有关系。

出城，与铁梅、久香、芷舲、萃珊集俞松石所。

廿四日 检京尹出入公项。至部。出城候客。

廿五日 御门入班。晤寿阳，不两三语，相对惄然，盖口头语更不必道矣。雷太常言有速剿事宜折子。

孙大农言，捻首投效事极有关系，问果尔何以待之。余谓以推诚布公言之，无人不可用，况有保任之人。苟因而用之，则必使不再外向而后为策之善，且坚拒不纳，能使彼晏然已乎。闻山西警报，不识谓何。

至馆，阅黄绫本八册。至廿八年十月，共三签。形咽。廿九年。

至部已未初。陈子良世兄来谈，言南山烟贩，始以二三百为群，今过千矣。明火夜行，不独护赃，有寻衅意。与宗京兆夜谈累夕，以西台

议烟两折视之。

廿六日 复家信。复远堂书。

候文大农。春容和粹，使人意消。言部库自二十二年亏后，以六分平等项弥补，至廿九年已填满矣。廿三年起，每岁以弥补之百余万充入，故尚堪敷衍。其实岁出九百余万，入只八百余万。

至部，两大农商明日会议禁烟事当如何。余谓兹事情罪诚不相当，至能禁与否、应税与否，实无真知确见。将来之事，何能臆度？孙大农总以漏卮愈多为虑，是也。然余意尤以将来不十年，人面悉变罔两，为宙大关系。若但以开禁而论，关吏无讥，鸩毒愈深，财货愈出，此一说也；内产不禁，外至自稀，此亦一说也。立之禁，而无赖者结党抗官，此可虑也；重之税，而无赖者结党闯关，亦可虑也。置两说于前，诚不知其孰是，故正谊与谋利无并行之术。

候华阳，孙大农踵至，论漏卮则以魏默深语为征，且谓为烛照数计。华阳亦然其说。果能严禁，岂非甚幸事。第恐运会趋转，人力未易挽回。气运无形，以人情决之，今与开禁者，十人而九，奈何？中夜又思，天心仁爱，必不忍胥天下之人而化为鬼，吾意决矣。

华阳述福元修臬使谈铺租事山东可行，文大农亦在坐。今日大农却与间架税并论，何耶？余谓今地丁盐漕，日绌一日，无计挽回，此事恐将来终不免也。言此，一为怆然。又议钞票展期，当帑谷价提之，皆不致乱，两大农颇然其说。欲人我从，力争不如潜移之妙。

二十七日 至内阁，会议烟禁事。华阳意与孙大农同。余谓，吾辈若执纹银出洋之说，彼方以中国弛禁为足以塞海舶之漏卮。事至危疑，正论常屈于邪说，惟此物之耗民财而戕民命，人尽知之。若坦然弛禁，不数年将悉化为鸠形鹄面，尚成世界乎。今日人情如此，运会可忧，然主持运会，终赖台鼎中人。况天心仁爱，必不忍神州陆沈。华阳拱手曰：君异日当居此堂。然余实有激而言，非欲见好也。某揆初入座，执两可之说，平生学问，不可恃如此。是日，委蛇不著议论者亦不乏人，而黄县^①及朱总宪诸君，坚持正论，翁大空辨之尤力。朝堂中尚有正气，不独兹事之不行，为可喜也。聚语堂东半时许，余退傍座。少顷，遂定议不行。

① 广陵本作“黄孙”。

文大农与寿阳商行钞事。雷太常请捐广学额，张小圃请捐免州县处分引见，此二事皆近可行。而主稿者欲持成例，岂独忧国无人，亦以长官不练习政事，又无担荷之勇，诸司执柄，故凌夷至于胥吏用事。欲与狐谋皮，得耶？

二十八日 连日与宗京兆谈，近里踏实，宜为良吏。奉派验看月官。文大农提当帑事，办法相同。

至部，请发内帑。本为急需，而司友并不即办，库中又泥繁文。部务往往如此。

旧岁节流折内，有严查州县交代一条，及今一年，毫无成效。因语两大农，此事果能实力奉行，亏空自绝，何有清查。无如铨部视为隔膜，必请旨于吏、户二部中，派坐缺堂官一人，专司其事，定限完结，再派能事司员两三人，协力稽查，查完两三省具奏一次，庶几弊根可拔。

以钞议呈文大农，云拙议只就原奏分别可否。至行用流通，未究其说，此不得不资于群力矣。大农谓，良工心苦，得此而后，原奏为无弊，然究何以使之流通乎？其实流通之法，已具议中，说得平淡不觉耳。至于易系所谓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岂一手足之为烈哉？

二十九日 入朝，奏事三件。以旧岁节流条议致文大农。余谓此不急之务，然三年之艾也。

拨饷济师，以速为贵，一取堂衔，动辄数日。与两大农商变通办法，咸以为然。就内廷开列。比至部，则咨取之文已发矣。

侨居京兆署者二年，近届交卸，未免瞻乌城南，望衡对宇，虽有友朋之乐，而从公鲜暇，酬应恐无余力，欲于内城避喧。散署，相得两处：朗亭旧宅，整饬而苦于逼狭；灯市口一所，直昂而屋华，于趋朝赴署甚便，因拟赁居。

彭少空至，谈军报，相为扼腕。陆制军有防江之行，以塞河委之杨帅，闻以青少农监之，事终可忧。是晚得旨，于部发河南军饷百万内，分三十万改解江南。

十二月

丙子朔 至部。文大农引对烟禁事，问集议时有无以为可弛者，以

金议不可弛禁对。司友述寿阳言，驳议之时，不必过于诋斥，岂尚欲周旋耶。问行钞事，以银票、期票对，并及春俸事。余谓行钞事属创始，其中委曲繁重，不特不宜渎陈，且须随时察看修改，不过举大概情形复奏耳。不知何以迟迟若此。

因议提谷价事，与文大农商于明年存粿内腾那。今日阅浙江司直省谷数总册，约二千七百余万，而米谷未分，无从知其确数。以臆度之，为米当千有五百万以外，按例粿三，约得四五百万之米。若能石得一两，便大壮持筹之气，此国家所自有者，虽于岁备不无缺损，而较腴膏之事，相去远矣。

初二日 霸昌道、北路厅来谈。文星岩，新升蜀臬。

至部。前于堂稿内剔出一件清苑入官地议租，十数年不能决者。定例原租钱一串，折银一两，无如近日银价太昂，拘于定例，是增赋一倍矣。外间欲以一串三百折银一两，已暗中加租。来文有仿照成案之言，司友欲坚执前说，恐为胥吏所欺。今日晤杜兰蹊，属令查案。此等事真生财之大道，决然行之，不足疑也。

今日又于堂稿中剔出一件江苏拨款无著者三十余万。外间既云藩库失慎，部复亦言档案无存，其为中外书吏打通弊混可知。成友在司，何以未画稿，因属细查。余已误画行，尚当穷诘。

阅浙江司谷数总册，元年比较三十年，河南省锐减百十一万，广东亦锐减七十余万。询河南司，则清查之谷已于三十年开除，开除之数，尚须核对。何以列入元年比较。追补谷价当查。询广东司，则清查缺谷分十二年弥补，已提谷价十余万金。此项大有用处，向后落笔，益宜慎重。

检辛亥壬子丙科武闱较射册，记二十八字：五更鼓角对棚地，十月冰霜呵笔时。敢谓识真能得士，须知角力本无私。两科获隽百二十余人，舞刀不符仅一人。

初三日 入朝奏事。议复早少磨抽收帑本。议复河南请餉。

直庐，司友麇至，应接不暇。钞法本非善策，而同官于准驳莫肯昌言。近得文大农促迫，或日内当决。计此奏余岂靳为，特以诸友瞻顾畏难，若余力主试行，异日倡而无和，谁与共济。此事委曲繁重，必得四五人分任其责，庶能集事尔。

两大农以杜兰蹊送工局监督，余意署中不可更少此材，近以入官地租，委令变通设法，尤属要著。今日生财大道，此实一端。少顷，果辞而改派，为之一喜。赴库，放左翼饷。

初四日 披阅白英行票章程十四条，欲于城内外设小票局三处，批云：分设小票局，意在便民。然此中情弊甚多，何从觉察？从前有为票庄之说者，似属可采。果能将户、工两局钱聚一票庄，此票自通行矣。章程多不著要，此事何时当定乎？

昨阅粤东虎门坦租题本，因检上年驳案不易，一易再易。地利之自然，使比而同之，可谓无理取闹，不读书何以从政乎？其改屯招佃一层，尤不宜驳。

与宗京兆商奏稿。

午正至部，代放右翼饷。至前堂，公事如雨。

司友议驳烟案稿，华阳欲全载谕旨。原稿漏“纂入则例，永远遵行”二语。孙大农又改数处。今日司友述寿阳意，欲重事轻写，并不载○○○上谕。未喻其意也。

初五日 辰刻赴内库，陪堂放军需四十万。午正毕。寿阳述昨日颁钦差大臣关防，于两路、陆、琦，令三面合剿，不许自固藩篱。此今日之长算，不识外省奉行善否耳。

商行钞事，余谓不必更驳，但改其名为票亦可。因商期票提银在谷价、当帑、春俸三款，甚以为然。余谓目前即军务告藏，明岁之支绌亦在意中。欲于照例糶三谷价，暂佐度支，俟异日丰稔，以常平亩征三合之谷补之，以为可行。又言今日仓储不实，然按数糶变，亦可以抵各处之关支，如俸廉之款。不必尽提部库。余始亦以不实为忧，得此论自豁然。

议复烟税之奏，华阳意在恐授犬羊口实，言《通商条约》内有“所议如未尽善，十二年后再行酌改”之语。当日留此祸根，今已届其时矣。吾辈若说得太分明，如出洋数千万之语，恐彼益藉以为端，生心寻衅。其他弊端，若说得太刻露，则吾之力不能制，既示之弱，又计较于什一千百。利害得失，似垂涎于此。计其无利而后不税者，且示之贫。莫若一概含蓄，总以违禁之物不宜收税为主，自无虑此说之得售。此论较司友拟底及大农改本，别有见解，尚当熟筹。

是日，又论雷太常捐广学额事，欲特旨加恩而不由部议。四额附陈奏崇文门税务，议复不宜迟。酒税、茶税均须按例妥议。商安徽改拨河饷事，谓江南借动兵饷防河，今不能还款。云间舍河务而筹江防，临去作满志语，以祸福委之他人。工需不继，则堵塞更无望矣。余忆山东曾筹备十五万，彼时河帅以修复运河^①请帑，语司友以此项暂且勿动，一旦合龙，取携甚便，今以塞河与修运较，缓急显然，因商移彼就此。

前与两大农议州县交代事，欲请派吏、户两部堂官专董其事。今日又为寿阳言之，谓此策甚善。国初刑部专设捕盗侍郎，即三库钱法，亦专员管理，君何不具奏？此事可以条陈，请交大臣核议，无须由部署联衔也。

初六日 至部。司友以议复烟税稿来视。寿阳授意为之，殊不切实。检勘明晨奏折数件，散署已暮矣。与宗京兆谈。

初七日 入朝奏事。闻孙大农于烟税将别为一奏，虽同一议驳，而理之是非，要不可不辩，况有先入之言以摇上心乎。

至部。司务厅呈库中稽察闲人移付，令无分畛域，而坚欲推诿，未能无怒。

初八日 未至部。料检移居。

上幸南海。霞曙楼办事，春藕斋召见。三库奏发内帑复命。侍班于德昌门之左。西苑门与西华门相对，入门循河岸而南，渡五孔板桥，西南即德昌门。是日乘舆，来往坐冰床。冰壮风冽，始有三九气象。散直刚辰正，尚凌兢也。

初九日 辰刻移居灯市口新宅，扰扰数日，未能静坐。

至部，画堂稿。至十一日。山西咨催买谷一件，暂留未画。

初十日 入朝，奏事六件。议复湖州旧漕仍由海运；河南续拨军饷五十万；伊拉里克减地租收棉税，○○旨俱依议。会奏荆州裁马。

崇文门茶税一案，当日本未平允，茶商被留四千箱，不得已请此后由京纳税。不知出口之路各有不同，安能画一。余谓往不可谏，惟将来须定一妥善章程。闽省方办茶照，莫若令将经由道路明载照中，税岸分明，则留难不禁自绝，同官颇以为然。贵州司办稿，更不询之闽省，真直截了当。

① 广陵本作“运道”。

宗京兆过谈。

久香过谈。归山不就讲席，以省世故。此余生平之奢愿，未知它日能偿否耳？

直庐。闻徐爵帅与诸镇并抵武昌，且分兵水陆俱下。又闻黄冈有警。又闻皖省报至。夜阅邸抄，只各镇先至武昌耳。

十一日 补阅恭阅本二册。二十九年七、八月，二、二签。

至部。稿件颇多，司友以复奏行票奏稿相示，于行钞是非更一字不提，得无疏略。孙大农定见在先，寿阳亦不愿行。此司友所以缩手欤。其欲增立官钱铺三处，发给银钱作本，则予所未喻。大抵担荷力少，而推卸意多。此事尚当平心审处。奏内春俸一款，欲按品分成，递期支票，琐细已极，因与文大农商，文四品、武二品以上，一律以五成为断。司友尚未喻其意，所辩多不足疑。管事人多，晓事人少，奈何？

茶税事，崇文门本属为暴，而陕西司议复，欲各路出口之茶并由崇文门输税，尤不近理。杨主事三珠出说帖，畅快言之，令口岸一循旧制，奏稿遂定。文大农大加赞赏，余更无庸别赞一词矣。大农并有负愧之语，可感可钦。人不必偏执，但一有成见，处事便难免不平，返观真可惧也。杨司友欲并不询闽省，尤为截断葛藤。与熙翎云谈旗民交产事，必免征花利而后可行。至邻田折中定则，法本简易，宜更有明罚随其后，不知所议能如人意否。删山西司采买仓谷稿。

十二日 恭阅稿本一册。廿九年九月，三签。

候久香。宦海无边，早收帆未尝不好，况满肚皮不合时宜，特自顾茫茫，难以为情耳。其好采传闻、问休咎，则宜有以箴之。

十三日 昨司友以议行期票，合之提当帑、提谷价抵官俸为一折。于议复钞法，只带叙而不详。当花总宪议上时，亦颇有乐于从事者。观望益久，畏葸益生。可恃之人大半缩手，而哆然者又皆不可恃之人。兹事非一手足之烈，抚景令人意索。未明披衣，为删润数处，大致则只仍其归。

赴库收款。库收地丁，独用直隶银砵，而不用铜马[码]，银砵较铜码约大六七两。颇属可疑。因查奏案，奏案在二十四年五月下旬。属令抄送地丁，不许州县浮收，而库中重入，何以服人。苏抚请行钞，余意可以并

人前奏。鹤皋云，当别作一复奏尤好。孙大农于议驳烟税事，欲别作一奏，痛快言之。又云有尼之者。

十四日 入朝奏事。议复崇文门茶税，王公三次捐输折片八件。文大农谈茶税事，陕西司有误。余请立销稿簿，甚以为然，并云在吏部日销案数百件，皆入册存记。丰工能合龙与否，传闻异词，究无把握。陆、杨两督，前后奏参挑河之员，其引河未得宽深可知。今日闻工员多有调开者，引河不得力，即合龙何可恃乎？大农言，河员大小，无不当裁，闻之贯耳，因力赞兹事之不可游移。河可不塞，则安插灾民刻不可缓。大农问安所得费，余谓来年岁修三百余万，不合龙则当取以安插灾民。来年岁抢修，均已拔矣。然必撤河员，而后能专力办此。大农颇任之，但不能不一问寿阳耳。述张江陵省议论多之说，云今日吾辈须眼明手快，看得分明，便须下手。此等语自去年五月以来未尝闻之，得不以手加额为农司庆。裁并工员，竟后一著矣。癸丑二月十四日夜记。

言行票一节，各司苦无其人，不壮往过当，则畏葸不前。余积日之忧却被道破。因言内务府崇纶，曾笕芦嵯。其人虽不文而有识力，惜不能在部。内府非科甲人，均不准在部院当差。余谓果其可用，吾辈便合疏索此一人。圣明在上，宜无不破格，内府安能靳之。闻内府亦甚重其人，顾置之圆明园，日与奄宦伍，何以尽其才乎？

至馆，阅黄绫本八册。

未至部。出馆后，检二十七八九年银库月折稿数件，随手分类抄出。第恐繁重，不能遍阅。

十五日 又检库中月折稿数件。

至部。文大农言，晤寿阳，以前语告之，于河上公不免留思迟久，乃得一“裁”字。似此大处落墨，真可喜事。属笔颇难其人，岂当自衒耶。内府崇纶事，亦已商之，均以为是。时字留神。

与文大农议立销稿册，交南档房收掌。六部事多如麻，偶有舛误，原所不免，惟不可以两歧供人吃著耳。

十六日 昨夜大雪。

两日检库中收支各款册，门目颇繁，应先理其纲，而后可以从容就绪。前文大农属令清厘，出纳立册，分司登载，岂以余前折有国计簿、

会计录之语耶？既卸尹篆，当遂为之。

久香、椒云、铁梅、萃珊小集。铁梅直谅可敬。久香渐藏其锋，何耶？椒云之复起，推毂非人，诸友责令自拔，语极切至。

十七日 入朝，奏事八件。俸饷处奏，官员红白赏项，比较上三届均多。此事限制，颇难著手，当徐思之。昨阅耗羨清册，湖广司。有酌减之项，有由军机处议删之款，特各省不同，耗羨杂支，乃丰亨豫大之举，今日节制谨度，此册中大有事在。耗羨册次日借回。是日进呈，旋即发下，当就司友取观。文大农商行票需人，不得不正告之，借材异地，不得其力，不如将此中人驱策耳。赴库放地租赏，收款约十万，可以度岁矣。正供不足，乃待捐输为济涸之具，可胜浩叹。

晚，集铁梅寓斋，戌正回寓。两年来无此流连，公事既多，又处处棘手，几不知有朋友谈讌之乐。但知忧世而不能乐天，乃知两边俱欠本领也。

十八日 至部，对奏折三件。十六晚邸抄有武昌城外之捷，今日闻省垣被躏，如天外惊雷，相顾失色。一亭一障，不能效命，并济师亦无善策，真足愧也。司友议复楚省军需章程十八条，按例分别准驳，是也。至抚恤难民一条，乃以无案而驳，何以厌^①四方观听乎？有苛驳而后有洒寄，有洒寄而后有需索，层层相因，其弊仍自部臣道之。两日催销稿簿，只是推托，已届封篆，不能不迟之一月。陕西司茶税一件，俸饷处换防借俸一件。

十九日 卯初赴署封印。残雪未消，月明如昼，如置身水晶城。

与司友商楚省抚恤难民一款，余意总宜别作夹片附陈，部臣固宜守法，如○恩出自上，未为不可，因授以大意，令毋庸归入军需案内，民沾惠而吏无权，即经费亦省十之一二。倘以必需之款不准报销，将来洒入别项，多一款含糊，即增一宗耗费，乌从而禁之哉。

文星岩廉访至。久香过谈。江右垫欠，斯言胡为至于吾耳乎。

二十日 入朝奏事。议复江西官垫民欠，分别准驳。司友以湖广抚恤难民条款夹片相示，为删节数处，末增“毋庸归入军需案内办理”一语。鹤田将有所陈，与数意中诸人持正而开阔者，不可多得。仅一人。某得一

① 广陵本作“以压”。

精字，可胜闾外。某则除兵事外，皆可屈指。勇往能任事之人，多患一偏字。三德之平康，圣门之中行，真希世之珍哉。

同乡贺迁居者，座客相属。鲍小山来谈，以《慎其余斋文集》四册归之。留续集一册。言曾向漕帅杨叠翁讽其引退，已八十有三。以不敢饥食饱颺答。何言之不类也。询河员情景，言昔无不拥厚货，今无不负重累，其骄奢淫佚如故，每工帑将出，则索债之人先已盈门，一到手挥霍立尽，并未尝为工料计，遇事苟且补苴，一有险汛则委之于天。闻此真为发指。风气至此，宜用治乱丝之法，年前所论截回需次工员，抑末矣。

廿一日 检《会典》工例，河道总督设于开国之初。驻济宁州，康熙十六年移清江浦。雍正二年，以武陟、中牟紧要，设副总河，理河南河务。康熙间，河南岁修，归巡抚管理。有大工，则总河董其役。四年，令兼理山东河务。向系山东巡抚管理。六年，乃分设南北两总河。授副总河为河督。八年，设直隶河道总督。乾隆十四年，裁归直隶总督管理。是时世庙锐意北方水利，故有此举，吏部例作河道水利总督。非专为治河而设也。乾隆元年，复设副总河于徐州，以联南北两河为一体，次年裁。嘉庆十一年，以戴均元、铁保、徐端办理南河工程，授均元总河，以端副之。十五年，裁副总河，即以端为总河。道光六年，授潘锡恩为南河副总河。九年，锡恩以忧去，而员缺亦裁。《癸巳类稿》所载，较典例尤详。又载南河以两江总督总理，山东、河南巡抚亦兼河务，在乾隆十四年裁直隶总河之后。盖得其实。

检吏例裁设各省督抚旧事，条目颇繁，暇日当借《职官表》，以典例补之。

忠、何两友至，谈行票事，语多游移不肯任。议论多而成功少，此亦一端也。可叹，可叹。闻浙中某太史请急在籍，近匆匆入都，挈眷而南。其所论与久翁同。浙士轻薄，好腾口。其贤者如此，余可知矣。

廿二日 偕小汀集文大农寓。行票事已令崇公采访，一面具奏，俟回信再商。小汀言，某友颇有外议。大农商内府会奏事，已与面商，恐节省无几。部中总以前后三年分款比较，然后知支销有无浮溢。因言与内府商复奏时，另作会衔封奏，如三山游幸事，可以讽止。今日传办事甚多，有立需某物三十六张之语。耗费难以限量，若不乘此谏阻，以后更难进说。闻裕、柏皆愿列衔，诚难得也。属笔之人颇不易。

闻寿阳又以商贾借费，属大农与同官再议。大农亦以为决不可行，大农欲自精奇尼哈番起，未尝不可。因属司友重议武功爵之说。余谓各省举商弊政，闽、晋尤甚。如特赏户部山东司衔，或由部给照，永免充商，当有应者。特与山西奏案反复耳。以此劝民，犹愈择肉尔。议复汪侍讲权出入折子，不能以空言从事，且可乘此一理岁支。大农令司友调集库中月折，然有总无散，必须从各司月存梳栉分合，方有条理，年内已无及矣。开正赴署之期，断不能待至开印，当与大农议之。

元年题本千三百余件，本年何以不足九百件，当向本房细问。以两总河相较，河东较冗于江南。然南河自乾隆十四年后归两江总理，今官衙作统辖。今之河督不过如昔之副总河耳。副总河屡设屡裁，大抵大工则置，事已即罢，犹不失前人遗意。如河堤使者之类。至国初于南北中运等河设分司。分司者，参政参议之等，康熙间改归各巡道管理。河司可以改归道员，河厅独不可改归州县乎？宋金时，皆以府州长吏提举勾管。特驻扎有远近，地方有繁简，将此等窒碍处疏通，当无不可行之理。大农言，有议并河漕为一者，第归并犹不如径裁。漕帅体制既优，任使又盛，原责以督率催趲耳。今弊端未能稍除，而往返重空，岁迟一岁，即使不设漕督，其弊谅不至更甚于此。其他因事增费，有不可枚举者。谚云：总漕无事，但以听受嘱托，派办白粮帮为事，心亦形容殆尽矣。

谈甘饷事，不得不抱隐忧，议照内外蒙古例，众建设监，择其力能君长者授之，使为屏翰。闻高庙定新疆规制时，阿文成言，开边拓土，置吏设防，后必不能为继。○○○问以何时，答言在百年以后。高庙笑曰：到那时卿尚存耶，抑朕尚存耶？老臣虑事，可为龟鉴。余意撤各城官吏弁兵，利弊相半。但以今日情形而论，三年不撤，其势必溃，溃而不可收拾。莫若早筹抽撤，数十年内尚可相安。

言桦皮厂铜炮事，因及中正殿、宁寿宫铜佛之多。又言宣庙俭德，宁寿宫佛珠手钏及珠饰，皆缀而藏之。命诸臣查点内库，圆明园、咸福宫各留储二十万，余半移置广储司；宁寿宫金珠陈设移度大内，所留者铜磁玉器而已。尝指本色貂冠谓近臣曰：卿知我何以服此，盖貂皮库中所自有，充其量亦不能多开，一染貂冠便是三十六两。内务府帐，卿可视也。

廿三日 昨文大农言新疆事，欲就过来人问之。余谓熟边境者，未必知大计；守成法者，又或昧近忧，惟吁圣明早定计耳。此事有弊有利，众建以固藩屏撤防以省供亿，回民无弁兵之鱼肉，反侧不生，此大利也。无王官则吞并之患不免，无卡弁则滋扰之苦莫诉，不特伊犁以北不易销锋，即玉门、嘉峪之间亦当重闭，此大弊也。然时平则思攘外，事急则先安内。供亿不继，患不在花门而在戍卒。内患一起，外侮乘之，虽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拟会奏稿。

为节俭首在躬行，吁请暂停临幸事。窃臣等遵旨议复侍讲汪振基崇俭节用一折，业于本日会疏具陈。复查原奏内称：法制期于经久，而变通尤在随时。川楚之师七年而转输不竭，今则军兴二载而已甚疲矣。南巡之典五举而财力常充，今则香山一至而已为费矣。今昔情形不同，至于如此等语。该侍讲取乾隆、嘉庆间近事，以见时势之悬殊，援昔证今，言尤深切。臣等伏查自旧岁某月以来，圣驾临幸香山者一次，幸玉泉山、万寿山者几次，幸北海者几次，南海者几次，中海者几次，幸雍和宫者几次，每日召见臣工，披阅本章，未尝以别馆离宫稍自暇逸。然临幸所至，供帐既须宿设，工程时稍粘修，不能不增费用。此项散之则见少，积之则见多。一事偶耗，似觉无伤；事事节省，实为有益。正谕旨中所谓“浮冗之费应行撙节”者也。臣等伏读《大禹谟》有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言若两端，理惟一贯。盖勤则恤物力之艰难，不期俭而自俭；俭则免纷华之交骛，不期勤而自勤。治忽之端，恒由于此。况此时财力远不如乾隆时之豫大丰亨，亦不逮嘉庆间之易于筹画。即如捐输一事，昔者事例偶开，动获二三千万。今筹餉劝捐，再三推广，所得几何？此又谕旨中所谓“岁入不能如额，自应出入相权，力筹通变”者也。臣等以为，今日时势，既与乾隆、嘉庆两朝丰匮悬殊，惟愿皇上躬行节俭，每一举动，皆以道光年间旧事为法，暂停临幸，端居九重。务使宫中、府中一切节以制度。庶几先忧后乐，转匮为丰。臣等受恩深重，不得不披沥直陈，伏祈皇上圣鉴。臣等不胜冀望悚惶之至。

廿四日 入朝，奏事五件。富侍御富兴阿条陈附片，请饬部臣宽筹军饷，不得再动内库。廿二日。此言诚是。文大农言，已与寿阳商及暂收铺租一节。兹事议论已久，本意留为缓图，忽闻欲行，实觉惊心动魄。大农欲不假手吏胥，此是第一义。然必散给小照票，使挨户自行填写粘贴，由地面官员编号立册，而后有所稽查。至交收时，不经官吏之手，必须部中遴选，就庙宇设局，限日分收。量给经承工食，及地面官弹压人役口粮。弊端或者较少，其他尚须妥议，总以简易为主。大农谓，小户免则人争诡寄。余谓散给照票时，不必分户之大小，编册后定以限制，不及若干者概从宽免，则片言可毕，省多少纷纭矣。其它事宜，尚当熟虑。

偕久香、铁梅、萃珊集小汀寓。寻思早间所议，未免扰又麇肆。此心如捣，诸君子谓有倦容，宜也。萃珊述江汉间情景，耳不忍闻。

廿五日 入朝，递三库月折。闻铺租事已由司友起草。

闻富侍御封奏，某某拥货之数，或数百万，或数千万，意在借饷，人情可知。时事若此，贾长沙不徒太息已。文大农、全少农来谈。余谓铺租事倡议已一年，今闻举行，心惕惕然。大农言亦如此。少顷，熙、崇、忠、成诸友咸至，出所拟奏稿，大段亦妥。诸友力言此事之不宜行。大意谓，此是最后无聊之一著，莫如先将京城商贾劝捐，暂停前议。忆前与大、宛两县议此，谓京师大市肆，货本多出自王公巨室中，阻挠谤议，不可以理喻势禁。余谓行此亦自有微权，今王公巨室皆已捐输，令其自占，则不敢阻挠，然谤议何由止乎？章程粗定，先以此意密陈，非但避谤，亦所以求集事也。

早起回寓，粗定铺租章程数条，虽颇简易，然此心终不自安，今幸且藏之矣。文大农言，此事无大碍，但恐无大益处。亦是。

席间谈免商事，大农属作夹片。又谈两河及新疆事，欲以章疏相属。兹事体大，当详悉讲求，乃可着笔耳。

廿六日 早起，拟免商片稿。

再，臣等查各省盐务，遇有商人疲乏，往往奏请金举殷户充当。在各大吏以国课为重，不得不设法招徕，而殷户中有不谙盐务者，退商则受吏胥之需索，充商又苦厮伙之侵欺，百弊丛生，家资因而消耗。现在筹饷孔殷，各殷户有能竭力输将者，自应设法保其财产。

请旨飭下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就殷户中约分三等：上上之户捐银六万两，上中之户捐银四万两，中上之户捐银二万两，径呈本省督抚。将本身或其子弟，奏请恩施，准由臣部按照银数，捐银六万两者，给与郎中官职；四万两者，给与员外郎官职；二万两者，给与主事官职。均带户部山东司行走差使，照例回避充商，并以后免其金举。寿阳改官职为职衔，差使为衔名，又改嗣后例应回避充商，即著免其金举。此系于筹饷之中，兼寓保富之法。各督抚务须亲自经理，不得假手他人。如查有地方正佐及盐务官员借端干预，无论有无染指，立即严参。臣等为筹饷起见，谨附片奏闻。

旋函致大农，以为所拟官阶、银数俱恰合。

大农过谈，司友亦至，商定京城劝捐折稿。

钱刘岵农并邀诸同乡。是日饮多，为两年所无。值公务垒集，似觉饮非其时。

廿七日 昨晚拟第二片稿，欲于当帑谷价令即委解军营。细思似过于督趣，当至署撤之。

日前闻萃珊言，贼至武昌，大有按堵之势。闻此为之心悸累日。昨晤颖叔，得见湖北抚署巡捕廖庆谋禀稿，则屠戮之惨，几无孑遗。余谓此可哭亦可喜也。彼行残暴，而后众志成城，凶焰虽张，亡不旋踵。萃珊之言，闻得之脚夫，何耶？黄州、九江一带，十室九逃，是其明证。若按堵，何为尔尔。

闻徐爵帅革职拿问，一喜一惧。喜者，三路督师，皆以观望坐失事机，罪一退却，则两路不得不前；惧者，楚师一挫，则泉患又将生心。然纪律既不得不严。又众论以替人，叶为较胜。

出城候客。过久香谈。

至部，对明日奏折数件。云南司友以王侍御所奏仓粮不充，筹款采买为当驳。余谓江可虑，则漕可虑，所奏是也。顾以今日而言，京通粳米可放至来年秋末，粳米至后年夏初，天津北仓与来岁新漕尚可接踵而至。莫若乘此敷奏，以安众心。至采买须议章程，不妨令陪京山左知有此议，亦足以先事豫筹。

廿八日 入朝，奏事十件。行钞两折并旗民交产章程，俱依议。惟

会奏议驳烟税一折，留中未下。春仲昌西陵之举，文大农欲有所陈，商之裕揆、僧藩，均以为不可。夜起，读廿七日谕旨，则已停矣。杜诗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也。然圣心念念在民，则知天下事犹可为，尚贼不足平矣。

闻何伯英以免商片子，与派办各友齟齬。余谓此自出自拙见，并与文、全两堂商过，与诸君何干。少顷，伯英偕王露园至，言商人若皆纵舍，则盐务涣散，私梟从此遍天下。余谓：君视片中所言，乃免殷户耶，抑放现商耶？且私梟之语，余断不任此责。孙大农与翁大空均以伯英言为过，气乃稍戢。又言从此山东司公事不可问，且名器亦不能不惜。又言捐免必无其人。余谓君且息怒，兹事可以两言而决：捐者少，无裨于经费，即自无损于盐务；捐者果多，即使有损于盐务，而已大裨于经费。时有险夷，即事有常变，且君视来岁盐课何如耶？楚粤蹂躏至此，两江戒严，岁课之入，恐不能得半。当此艰危之时，不思设法补救而汹汹争此闲气耶。伯英闻此，不能不屈，乃言此事已在意中，正思商一办法。余谓：今日办法无他，只有就关津收税之一策。昔王文成行之南赣，以充军实，近年华阳相国亦有此奏，盖取视之？若果行此，立法必简，取民必轻。简则易从，轻则多获，两言尽之矣。伯英此举，似有胥吏先入之言。次日以为闻之内阁某友，殆讳言耳。气一暴则不暇细观文理，且原稿系带“行走”字样，寿阳改字，尚未之知。胥吏恐此辈到司则鬼蜮之情毕露，故怂恿之耳。若以为无私心，吾不信也。

铁梅条沮补税事，余戏谓：君欲删此一款，便须还我一款。乃言闻有条陈铺租者。余谓此事出于上命则为科敛，出于下情则为报效。畿辅，君之桑梓，若与同志数人联地方官为一气，令晓事者办此，似可有济。且劝捐之势，涣散已甚，争端易启，果行此，必为众情之所甚乐。铁梅欲余写与条款，则犹不能不慎重也。次日铁梅即推托，共济之难如此。

午后，廖钰翁至，作半日谈。事外人，真堪健羨。

廿九日 闻黄州恶耗，九江不能不危。陆帅言大而夸，恐不可恃。吊恒世兄，师门之衰可叹。不得不以节俭之语勸之。椒云由豫臬改楚北，问筹饷事。昨日奏筹之一百万，仅有半额实存，其粤海关续征四十万，并当帑百万，谷价数十万，不得不需之时日。余谓筹款如井中取水，少

须时日，而后有新泉可汲。当此纷至沓来，自不得不于例外筹画，然孰是可行之法乎。椒云言琦帅不可恃，直豫之间须有布置。此言良是。余谓大名半入东豫两省，风气素嚣，于此驻数千兵，一以为中州后援，一以弹压土匪，然安得此统驭之材。又言楚中既有重兵，贼势不东则北，此亦事理之易见者。又言荆襄皆不可守，余谓一守字误至今日，此时惟有向前之一法。

昨日与华阳谈商贾捐贖及铺租事，它顾而不答，意可知矣。今日又与椒云议此，以为决然可行。宗京兆视事日浅，两京县号令素不行，其何以济此，真碎我心矣。

伯英至，仍与议盐课事。患在切近而不早图，可乎？

椒云言撒拉尔番兵可用，又言备弁中有相知者。是日，领到恩赏雉鹿等物，询柏静翁，谓岁赏无庸谢，而此心益抱不安也。

三十日 候哈如川中丞芬，谈河东盐务。奉使时所定章程只是补苴，必将运商改归坐商，而后为经久之计。如川居处湫隘，语言朴直，可望其有为。尚当细谈，以觐底蕴。优缺津贴事，当并告之。

候文大农，商新疆事。来年甘饷必不继，饷不继则兵必溃，兵溃则回众必叛。安集延法罕。回叛则与卡外诸夷合而抗我官兵。参赞办事不能自存，何以镇抚。临时不可收拾，波拉呢都霍集占。何如早为之计。然此犹为处常无事而言，万一复有张格尔者出而跳梁，更何以待之。又谈河漕事，文大农欲但裁东河，而并南河与漕帅为一职。余意河漕合一固是，然必定为差缺。汉及五代有都水使者，元有总治河防使。春出秋还，督察巡视，斯可耳。若专设一官，久驻其地，百弊不能去十也。

咸丰三年癸丑

春正月

丙午元旦 卯正赴太和殿朝贺，辰初成礼。

抄撮新疆岁出岁入钱粮。《会典》。距今已四十年，当有增损，然大略具于是矣。题后云：谨按，今日各省兵饷耗天下度支之半。分而论之，直隶拱卫神京，重兵棋布，然岁饷犹不满九十万两；余则福建百二十余万，广东百十一二万，为最多之数；其密迩畿辅之山东、河南两省，岁饷皆不足三十万两，山东河营三万余两在外。山西亦只四十六万两；而甘肃以西通新疆，岁饷独多，至百七十八万两，得不谓之末大于本乎。《会典》甘肃岁额百七十七万二千五百六十三两，各城豫调经费不在其内。俞履初总河近事考实，足以补典例及职官表之阙，多闻之士所以可贵。自康熙以来，河工有协办协理，有学习协理，多贵官。河道未归两江总督总理以前，或即以总督充之，或以侍郎充之。且或○○○命侍郎学习河务，自不至承望河帅风旨。道光二年闰九月，议以京员发东南两河学习，顾皆郎署之人。京职清苦，遥望膏腴之地，未免窃操豚蹄。又留工咨回，皆出河帅之手。非特立独行之士，鲜不为风气所移，何暇移风气乎。缙素荃茅，贤者不免，况其下者乎。裁巡漕御史，在道光二年，附记于此。

初二日 为久香题《花间补读图》，兼以赠别：西泠归棹未春残，满载瑶华结古欢。我有荆花堪展卷，悔携破砚上长安。谓荆花书屋。又题画兰：九畹芳馨手泽存，空余清梦到家园。羨君犹自循陔采，叹息闽花只露根。先君子手植盆兰，闻日益蕃。久宦京华，不获摩挲手泽，【读此图，】因以志怆。

招椒云、久香、香南、铁梅、萃珊诸同年雅集。

初三日 检《会典》，户部支款，冠以各司。甫半，恶寒甚，似有感冒，服神糲茶，蒙被而卧，至夜分得微汗。

初四日 早起，披衣读湖南抚借销粤盐原奏，与拙议有合，为之一喜。

至部，阅议奏各底。旧岁请停铜运两起，系以甲寅年为始，近外间奏留铜本三十余万，无可改拨，只得即自本年减运。然江淮风波险恶，即有铜，亦未知何时可到也。大钱之策，恐终当行。湖漕有旨停运，江西又留数万石饷军，其余尚六七十万，并江安各艘能飞渡耶。

云南司赵主事桢生，出捐免运军说帖，欲改金军为雇募，然必去总漕运弁，而后应募有人。天下事利弊常相因，非通盘筹画无益也。

检《明史稿·食货志》，正德间都御史陈金，以御流贼军饷，立厂赣州，抽分广盐，得售于袁州、临江、吉安，行三四年复故。王守仁累请复金法，从之。检《金【史】》与守仁本传，皆不载其事，当考《阳明文集》。

初五日 卯正赴天坛，侍○○祈谷○○斋宫班，巳正散直。

与黄县商三库给价事，非由各署派员随同档房分年比较，无以得绸、颜两库之大略，属与静翁议之。给价各项，独红飞金、黄绒、山羊绒为最巨，由物贵而库中无存故也。绒独不可苧代，飞金用之器具者，不可漆银箔为之乎。然事必共济乃成。

帐庐。与吕鹤翁、罗椒翁谈今岁经费，即不用兵，亦不敷千万。盖楚、粤被残，江西、安徽半已震动。岁入本缺，当外拨以供常饷。两淮纲岸片引不行，课于何出，今年视去年有更难者。因及河漕汰冗事，属且勿宣。又论青少农陈丰工事，本昧机宜，杨河帅何愤愤乃尔。漫口不早筹堵，及水泽腹坚，反请待春融冰泮，加紧进占。丰北冰泮，上游之冰，岂不尽泮。以渐窄之口门，当方生之春水，挟冰俱下，压埽难坚，恐潘、靳复生，难以借手。帑金已矣，如灾民何。余意以安插为先，此论固无以易。然众论方拭目，而一人独危言，于己何损，恐说不行耳。二公旋以外议訾余为告，直谅如此。且今日视去岁冬初时境又大悬殊，自当任之勿疑。

至部。与文大农、全少农商河漕归并事。大农言，有谓可分仓场一侍郎驻淮南北联为一事者，其言极有所见。余意海运方行，津通一人能否兼顾，尚当详访。因论河漕合一，照仓场满汉两侍郎例，请差两员，以两年差满，相间交代，一人押尾帮述职，即更替。至国朝河帅正副曾

设六人，先后停设不一。北河可改归地方，原不必胶柱鼓瑟，且自乾隆十数年后河务归江督总理。今日之总河，原与当日之副总河无异，何不可议裁之有。漕弁之累丁，不问可知，非裁改何以速运务。论今年度支，更困于旧岁，先须和盘托出，乃见汰浮去冗并非好为更张。因属北档房核实所短之数，拟以上闻。河漕事，大农未明言属笔，而意已有在。余云须次第条上。大农谓须同时入告，方不是有案无药。殊不知草创固易，讨论修饰则甚难。不润色亦可。当此愈怀滌生矣。

检架上南河近奏，似不备，盖有交工部者。

初六日 以南河岁料并到工各款交司友细查。有谓杨帅因河费已罄，不能竣工，又不敢请帑，因托为冰凌之语。若果尔，则声价更减一半矣。材力原有定限，欺罔断不可居。香南谈牟工事，慧秋谷喜用术，至修防埽缆等事，言之不甚明晰，亦以听者从未问津耳。安得暇日，一徐叩之。埽须高出水面三丈，帘子水。

候但云湖前辈，谈江南事，大抱憾于云间，言今日江南吃重，莠民多而兵力薄，势大可忧。所策丰工及灾民事颇符合。言淮南改票，散而无纪，致有今日。平情论之，票盐未可厚非，所误者，小贩自十引以上加带至二百斤，补配又十之二耳。如不遭兵，修改票法亦自可行。都转总以当复商办为救时之急务。余问复引地能保引额无缺乎，则言当可运五十万引，然行票时商运之引亦逮此数，即减少亦无多。此语尚当再问。因言淮北之可行票，以海州分司运出双金闸，并无他途，故稽查良易。淮南之通泰，则港汊纷歧之患。余细询通泰情形，微及场灶收盐之法。都转言，道光二十五下半、二十六上半年间，有议请筹款五十万收盐者，但此时帑将安出？余谓军兴以来，日日仰屋，然筹拨者已二千数百万，非无帑之虑，费帑于无益之为虑耳。然鄙意拟欲缓，现商目前之课，令鸠贖以收灶户之盐，许得微利，私计遂则公事之济自在其中。此法由商收盐，经官给票，可使私尽为官。乃言近日商人之困，虽五十万犹力不能胜。余谓五十万，鄙意犹为未足，即增于此商人，岂真不能者。则又言，众商受云间刻薄已甚，谁肯出力，易人庶可耳。言至此，已可微会矣。移晷之谈，命意不同，而受益不少。又言筹款收盐，效当在半年以后。目前则以按旬批解为要，然此为有商有贩言之耳。全局将倾，又当别论。

同乡团拜，并饯廖尚书，入城已昏。

初七日 起河漕稿，不能就。题目本大，布置不得要领，心不入细，是当自医，非乞灵简策之可恃也。

赴库收两款。山东一款，初三甫到，而怨言盈耳，因借此发挥。误天下者，繁文縟节，不去此，何以为治。

附拟草：

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今日开财之源，求其有益于国，而无损于民，独盐法耳。去繁文，摈俗论，使私盐尽化为官盐，生之者众，斯源开矣。今日节财之流，其本在皇上克己躬行，其次在诸司百执事协谋撙节。而费之无益而最巨者，莫甚于河漕。河工耗国，漕运耗民，因以耗国。斯二者，必先汰冗员而后可裁冗费。食之者寡，则流节矣。此段论颇不泛，先附于此。

王露园言，盐归税为是，因属检收盐原奏。

借读阳明先生《疏通盐法疏》，请暂许广盐得下袁、临、吉三府地方发卖，立厂盘掣，以助军饷。疏在正德十二年六月。其大要二语曰：不加赋而用足，不扰民而事办。

初八日 入朝奏事。晤穆清轩，闻十三日驻园之事已中止矣。可为忠言，亮哉。直庐谈今岁度支比前又亟，既已列陈，不得有方无药。孙大农出酌裁正加铜运一半议。江路戒严如此，得不变通？余因论收盐抽税，事属可行。两大农询问再三，力赞其说，并属起草。一手之烈何敢辞，患不悉耳。

读《陶文毅奏疏》八卷，极日而毕，于淮盐多几分知识，殆以“课重法繁”四字尽之。

山东司王、何二友至，与谈收盐、收税事。

晚，起疏草，未成段落。

初九日 早起，重易前稿，布置颇有头绪。

午后出城，送久香行，不觉黯然。

哈少空芬、如川夜谈，与言优缺津贴事，大妨吏治。

初十日 重定税盐折稿，并问答数条。

赴部，见孙大农，请严烟禁封奏。

傍晚，足成问答数条，末云：总之，淮扬游客仰食盐利者居多，一闻变通，必尽复旧章而后快。偶尔触望，飞语危言，无所不至。以上问答各条，非以释当事之惑，乃以间执谗之口也。

十一日 入朝奏事。蒙召见于○乾清宫西暖阁。

问：现在军务未竣，拨饷之难如何是好？

臣未及对。文大农已以江安漕粮抵饷上闻。

即问：钞法究竟是否可行？

臣答：钞法自古有行之者，此时更不得不行。

问：行之果有益乎？

臣答：但求无损于民，果能设法行之，虽无大益，亦有小补。

问：孙瑞珍何以不愿行？

臣答：孙某以钞法空，不如银钱之实。然臣思京城内外钱、票通行，城内更有一种名为东城票者，以票支票，不能取钱，商贾亦皆行使。推之于钞，自属可行。

问：铺税亦可行乎？

臣答：京城南城外有铺税，由大、宛两县征收，每年不过四五千金。闻此项每铺多者三两，少只一两，大概不实不尽。

问：有人说行得者。

臣知是前日所议铺租之事，有上○○闻者，因奏：此事因前年陆应谷由江西进京，与祁寯藻谈及广东当夷鬼求进省城时，在城绅士向铺户议抽一月租钱，共鸠集四十万串。后入城之议中止，此项尚存而未用。臣等问，此时经费支绌，未能行之于江西乎？陆应谷答言可行。此事曾与禧恩议过。上年福济从山东进京，与卓秉恬、文庆亦曾论及，以为可行。臣思商贾食毛践土，多是安分良民，收一月铺租尚无大损，亦不至别有流弊。令司官等公议后，以挨户抽收，终属不好。又议奏京城商贾劝捐一节，是以不果。

问：尔现住城外否？

臣答：臣上年十一月末由顺天府卸事，移住城内，便于当差。

问：在何处？

臣答：在灯市口，离东华门不远。

问：日日到衙门否？

臣答：封印后两三日一到。

问毕，圣心若有所思，良久不言。因奏：现在军务未竣，请皇上将舆图时留御览，可以知地形远近。臣所见本朝舆图两种，一是康熙间命西洋人带仪器往各省各城测量绘画，共三十六扇，可分可合。一是乾隆间的，有百余扇，西北两口外较详，其时新疆、内外蒙古悉隶版图，所以较为详备。臣闻内务府有舆图房，藏有地图，想当都有。究竟康熙间底最为简便，方向基准，即水道一曲一折皆不苟。又奏：臣蒙派天津验收海米，进乾清门时始见朱笔。此时尚早，俟天津有信再去，大抵是二月末。

答毕趋出。是日，垂询之语无多，而臣每事奏对辄数十言，犹嫌未尽。所论之事，皆未易以三两言了者，不自觉其执裾也。是日未起。

先是寿阳遣人订于内务府朝房有所商，入问军情，则闻贼匪已舍武昌趋九江，惟汉阳尚有余党在耳。又徐帅请内帑，奉朱批：若用之于有用之兵，朕断不靳惜等语。因言钞法今已不得不行，拟即令王茂荫董司其事。议江西、安徽紧急，惟有令将漕粮漕项散给兵饷，并拟于十三日入陈。

文大农言，采访淮盐，言运场商皆不可去，尚未见余疏稿耳。闻有令山东、直隶防堵之谕。枢府不敢言，因有舆图留览之奏。

十二日 到部，司友皆未至。属江南司查丰工用款。与庆芸舫谈海米事，欲以米色责成沙船而恤经纪。余谓经纪之无恶不作，安能宽以待之。

晤宗小棠，谈捐输事，意多不属。虽有未议，安从献乎。

与文大农谈新疆事，言闻之德副都统，全，在边十年。新疆南路不可用封建法。盖伯克素虐回子，所以不敢动者，胁于官兵耳。然换防之费不费，耗国实甚，且防兵无一可用者。回之畏防兵，不如畏土尔扈特。按图喀喇沙尔西北二百余里，有土尔扈特四旗。土尔扈特本蒙古种落，游牧逐水草，与城郭诸国不同。在南路者无饷，若照伊犁例给饷，每月五钱。或再以伊犁之土尔扈特调防南路，费省而得力。万里之远，何从采风乎。

十三日 昨以安插灾民附片视文大农，以为应有而不可缓者，今日付司友回堂，如有不愿者，即单衔径上。

再，查前岁丰工决口，漫水全注微湖，山左灾区较江南为较

广。臣等读上年十二月三十日谕旨，知南河督臣杨，以雪后再冻，请俟春融冰泮加紧进占。伏思丰北冰泮，则全河之冰皆泮，以紧束之危堤，当方生之春水，挟凌俱下，压埽难坚。此等情形，自莫逃圣明洞鉴。若灾区涸复逾期，则灾民流离可虑。盖有居无食之民，一赈贷即堪糊口；而无居无食之民，非安插无以为生也。现在山东抚臣李德奏赴兖、沂阅伍，应请旨飭下该抚遴委干员，驰赴被灾处所，周历履勘，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并就近与东河督臣福济预筹安插之方。惟安插则必须筹费。查前年丰北漫工案内，经臣部筹拨银四百万两，续又补拨上年岁料银一百二十万两；上年二月，又于预防大汛案内拨银六十万两。至四月间，督臣陆于奏报未能合龙折内，声明余剩钱粮料物妥为存储，作为秋间筑坝挑河之用，无庸另请钱粮。乃八月间经臣部指拨本年岁料一百二十万，该督又奏借江海关税及海运节省银一百二十万，旋报解工银一百十三万。是二次钱粮本极充裕，停工后应有盈余。拟并请旨飭南河督臣查明，先后拨款解到若干，已用若干，尚余若干，其已借拨未解到者尚有若干，迅即驰奏。一面将工程款项飞咨山东巡抚、东河总督，以便察看情形，相机办理，毋得再有讳饰迁延。臣等为预筹灾区起见，理合附片具陈。【再查至具陈为户部请安插灾民附片。】

到部。文大农言，淮南收盐抽税，惟适中之地最难，亦是。然片引不行，究当何以处之。又言秀为霸才，此或别有所见。究之根柢未清，一挺身任事，鲜不失之过猛。一吹齏，又是畏首畏尾，安得中行而与之乎。天津收米，与文大农商派林范亭、成魏卿、何白英三人。询云南司友，言振麟持重可派，遂定义。郭小连久已〔人既〕明练，文章复清鬯，惟与小帆同怀，未免违令耳。

晚，阅南河折片数件，无工而报销，乃引成案，可恨一。欲开销岁料银两，则言黄河即归故道，与前奏俟冰泮进占之语自相矛盾，可恨二。丰工以下正河断流，乃岁工之外，又用另案一百六十余万两，可恨三。另案比较，不引咎而尚思见好，可恨四。真令人愤气填膺，非汰之，特长此安穷耶。

十四日 入朝奏事。山东留款防堵。湖北请款。

司友言，附片事祁揆言欲面商彭少空，言不日即当合龙。全少农不置可否。孙大农言，一问安插，便来请款，何以待之。昌黎所谓“诘肯感激徒媵媵”，是之谓矣。然入告亦不能不慎重，当再留吾虑两日而后发之。

十五日 昨库友拟札稿，不能简易，银库之为怨府久矣，非沙汰繁文，不能剔清弊窦。因拟另稿与商。此等公牍原不必存，然较有实际，俟定稿附抄。

到部。以昨日所奉朱笔训臣工戒因循谕，令档房造匾敬书悬挂。催各司应议应奏各件。月余以来，谈国用者不下数十章，皆归派办处各员会议。第人数既多，势必意见参差，徒延时日。莫若就中分任其事，或三四人、四五人共治一事，粗有条理，而后会议。回堂语司友，均以为然。京城捐输章程，闻钱友任之宝青，乃距今半月有余，忽又推托。时日可惜，都成虚度，此即因循之一端也。

布将军奏商税事颇有理，自不必以人废言。第创二百年未行之法，稍有不善，必至滋扰。自康熙五十年丁归地粮之后，农民偏苦百有余年。今日以贸迁之有余，佐地利之不足，情理与运会合，变法之机，或在于是。第恐当轴者不当行而行，复当行而不行，则亦坐视沦胥而已矣。

十六日 文大农言，许侍郎请富绅倡率输将一折，有旨：毋令许某一人敛怨。寿阳与彭少空意皆在必行。此事真无从措手。原奏言：满汉富绅，昭昭在人耳目，一问可知。顾居高位而拥厚赀，暧昧之隐，既已讳莫如深，传闻异辞，安知言皆可信。且王公大臣已捐输数十万，如果感恩图报，则既竭力报效于前。今欲更令尽欢竭忠，不过加之劝谕。劝谕不从，将使人告发乎。是杨可胜告缙之虐政也，可乎哉。又言收米司员事，办事为公，原不必固执前说。顾诡随亦非自立之道，处之以和平可耳。

至部。画堂到山西四批五十万，仲春俸饷，所短无多。

楚北请借运川、潞两处之盐，有旨令咨明户部办理，枢廷并不拟交议，何耶？人不能变法，而法至穷时亦必自变。与杜兰溪商复王侍御折子。又停采办一条，实属良法，无如各衙门片取乐于给价，而不乐于物料，是必支取给价，俟各省折价解到，而后放给，且必一日限以折解之款，不得滥支，庶无流弊。否则入价五而出价十，解款在秋，放款先已

在春，其受病亦不鲜也。

十七日 入朝奏事。档房友于湖广所拨粤海之款，词多辘轳，带回翦截。陕西司拟复甘肃兵粮稿甚条鬯。山东司拟复湖北请借川潞引盐亦简明。凡理明者，词必达。

拟至部，以大风中止。布将军奏商税事，同官多以为可行。征商于关税之外，本非仁政。然稽本朝之故事，察农商之苦乐，权出入之盈虚，似亦在当行之列。惟是群言并进，或不谅而诋谏，或未行而阻挠，事之成败，殆有天焉，如之何哉。

是日，拟铺税章程八条。此事未必遂行，亦姑思议及之，庶于事之中边不留大罅漏耳。

附：伏思立法贵在得人，酌征解以杜州县之侵渔，重绅董以禁吏胥之干与，则立法而法行矣。取民不可尽利，小本经纪皆与免税，重费营运亦止倍征，则取民而民悦矣。其余酌征输之期会，省串册之烦苛，行之有渐，而众不疑，出之以简，而人胥劝。铺税大纲，粗具于此。章程八条，只就臆见，恐不足存。

十八日 入朝奏事。实录馆催书。蒙派拣选山西、浙江参游等弁十二员。

椒生过谈，以银币渐少为言，欲用布帛当币。余谓此极好事，原不待思议。惟人心不古，厌繁重而乐便安。布帛未尝不行，而银贵如此，以人人便之也。民所不便，而以官倡之。官自用布帛，而民自用银币，亦归于不可行，迨银尽而用布帛，人自安之。风气所趋，有非号令所能转移者，只得俟时而已。况官之蓄积，利于银而不利于布帛。

铁梅言税契事，究未知其事之底细而率尔操觚，何耶。

十九日 寅正起，卯初赴署开印。

粤海关欠解湖广四十万，本属实数^①，档房乃谓止应抵拨二十万，难免心粗，而又不肯检点。任繁责重，何草草乃尔。本日奏事，以开印未到。

是日，奏请拨款廿万山西赴向帅军营。惟近日各省于过往之饷任意截留，辄邀谕旨，此次自应专解向帅大营，以免截留。

出城候客。孙大农咯血在假，与谈公事，亦娓娓忘倦，可以为难矣。张府丞视以扣捐养廉折底，“俭以养廉”一语，实得要领。

^① 广陵无“本属实数”四字。

初候王子槐侍御，开诚与语，何白头倾盖之别。晤朱仓场，以为通坝日运洪斛二万四千，便足例定三万之数。事未定而先畏难，乌乎可。

廿日 王侍御过谈。昨请试行钞法折内，只请侍御办理。旨下，却添花总宪。

到部。花总宪过谈钞法，以筹钞本为先。谓钞必可以取银，而人始行用，固也。古者有官钱务，而后有会子、飞子。然今日度支之绌，几于家喻户晓。筹什一之银，而欲行千百之钞，无论人不可欺，而已先自馁。余意但患不收，收之果信，则钞发于甲，纳于乙，必自相以银贸易。如赵甲领钞百金于库，而钱乙须纳钞百金于库。乙不出银则无所得钞，甲虽持钞而自不患无银。若筹款交商为钞支之具。今日发银钞相埒，明日银尽而钞留。况商人领银支钞，则平色折阅，名十实九，其钞必贱，数月之后必至废阁不行。总宪又欲商贾捐输者予以钞。夫既曰捐输矣，何为予之以钞。钞不可当银，人谁需此钞。如可当银，捐百还百，捐千还千，何为仆仆。惟早晨与王侍御谈，守之以信，行之以渐，暂济目前之急；又发欲紧，收欲速。侍御甚然余言。总宪姑不过姑言之，今令身任其事，而索解于余，岂不计言不易践耶。以司友说帖视之，使知难而后可与计事。

以铺税折片视文大农，令司友持商寿阳。

廿一日 拟河漕省官六条：一、河东河道总督宜改归两巡抚管理。二、南河总督拟改差协理侍郎。三、江南河库道拟径行裁汰。四、两河厅员拟裁并地方州县管理。五、南河改差拟将漕督裁并。六、河漕候补员弁分别咨留。文大农屡促起草，而兹事体大，未敢率尔操觚。果能行此，当省岁费一半。

至部。陆、琦两镇迁延不前，卷甲直趋，独向提军所部耳。本日拨饷五十万以济之，而缓款恐不可恃，因于折末添一段云：现在向荣追贼疾趋，能否将粮台随带行营，难以豫定。请飭各督抚，遇向荣追贼到时，所用军需，即与沿途粮台通融支应，以期追剿得力。晚阅邸抄，则向家军果系不带锅帐，冒雨疾趋。向提军由武昌追至九江，绕出贼前。而陆帅以前锋之挫，遽退江宁，并置安省于不顾，可为发指。

廿二日 入朝奏事。河南尚有兩月军储，而请饷百万，岂为琦帅坐食地耶。复奏以迭奉谕旨，飭催琦善、陈金绶分路进剿，岂容久驻豫境，

坐糜粮饷是也。

晤寿阳，以商税复折中一段，说农民偏苦处，恐东南人借口，未尝不是。方起草时，亦虑及此，而文势所至，有行乎不得不行者，当徐为删节。至章程八条，则谓俟外间自议，若吾辈先定规模，异日行之有弊，则归咎于部中，此正是避怨不肯担当伎俩。立法未善，改之可也。即不然，使外间参酌时地，大同小异，不越范围可也。若空空一奏，使外间自定章程，大吏之恤民隐而肯用心者几人。若付之平日，所谓能员者，草草定义，遽尔通行，异日僨事，是谁之责，计必归罪于部臣之不应议准，是避怨而适得怨也。无论担当时事，不可存此心，即以趋避而言，亦不当尔。可叹，可叹！

廿三日 花总宪云，与王侍御商钞法通行各省，用古人飞子、会子之意，以各处商贾主之。此事未能看透，当静俟之。

检《会典》河漕官数，与目前互有出入。

至部，与花、王会议行钞。花总宪欲于顺天捐输商人与之以钞。其不可行明甚，失之不思耳。至兑局行钞，侍御欲先奏后传。余谓须留一退步，万一不从，则奏定之案何以了局。不如先传谕而后入陈。文大农所议云云，此济事之微权，定不可少。侍御意欲令先行各省，不行乃令就京交库。余意先在京中收放，俟通行，再议向各省兑支。未敢谓吾说之必是，姑以侍御所交章程付司友细商。

廿四日 早起，改铺税折稿。此非善举，何为插手。然时势既逼于不得不行，而众议又以为可行，万一所议不善，不能说出所以然之故，或从而加重，皆足误事。冒不韪而为之，庶几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知我罪我，听之而已。附信与寿阳，言将来推行外省，必由部中妥立章程，语似过激。

鹤田有防剿之役，因往候之。以徐镜溪为言，则早已相知者。寿州知州金光筋天津人，才气好，留心武备，惟难为人下。江西拔萃黄土元，投书自荐，言各处情形俱是，未知用之何如耳。

廿五日 早起，拟裁并河漕官员折稿。至署，与文大农商酌铺税稿，孙大农亦无异议。询之司友，亦谓可行。然议论易而行事难，方其操笔，只求理之是非，及至临发，又不免心为之动。大农极意慰藉，然时事既

棘，亦只能就思虑所及而防之。至成败利钝，出于意外者，如之何哉？

闻潍县家挈巨赀回籍，晋贾亦有卷帐而回者。今日京城尚借商贾流通，得以少靖，如是则大可虑。因与大农商封事。回寓后，思增入俟军务告竣，即行弛禁，已无及矣。当于行文内增添。

李主事递禁止烧锅说帖。此事扰民，谈何容易。易问斋递行钞禁银说帖，在前代即行之不终，有实可以代银者，不待禁而银自出，若所令反其所好，未有能行者。

前读向提军枵腹荷戈之奏，堪为堕泪。中夜不寐，思惟会兑一法，可以不虑截留而早抵行营。今日姑为大农言之，却以为甚善，因拟就江右诸友询之。

又与文大农商铸大钱，因以前议视之。

廿六日 入朝奏事。寿阳言封奏事，莫教猱升木否。然余所虑者，在稽查骚扰而无实济耳。事至棘手，真觉操纵两有不能。拟裁并河漕官二条，东河本简，其两巡抚分治，本有旧章可循，尤属操之有橛。若河库道之赘疣，众所共知，决去之耳。河厅前拟归并州县，持论自长。而南河设厅处所，三倍于州县，非别有处置之方，未易言裁并也。

廿七日 检河员裁设，尚未能脉络分明。

赴库代滨州班，公事坌集。直隶抄产升科什一，又减去一成三厘，立法未为不善。惟银价渐昂，昔之一串者，今纳粮一两，即是倍征。昨于堂期稿剔出一件，而司友悻悻，直以书吏无立箸处耳。苟益钱粮，又何恤焉。

阅邸抄，陆帅退守江宁，三日不见客，一路防兵并撤回。素日觉其言行不相顾，特夸毗之失，不料其退缩至此。丰北有合龙之信，一喜。

灯下钞北河员数。

廿八日 赴库，代济宁。知昨日封奏事已寝。寿阳寄语周旋，此何为者。邸报，丰工口门只剩七丈，引河已放掣，溜六分余。此事不可尽信，惟幸吾言之不中耳。

行钞犹纷纷无定，此事只须议收放，乃去年余出拙议以后，无人肯留心思索者，而索解于商人。甚有欲以术愚商人者，并有欲以势强商人者，而彼惟利是视，覬觐领本，因谓非若辈不能行，非【若】领本数

十万则若辈亦不能行。筑室道谋，了无成局，不得不昌言以排众论。江南司吴禹臣主事，貌寝言讷，独善于思，以为拙议有合，因与极论之。

检河员沿革。历朝渐设渐多，如本一邳睢厅，乾隆五十二年以迎溜顶冲，分设睢南、邳北二厅。今岂仍顶冲，而二厅之设如故也。本一宿虹厅，嘉庆初年改为宿南、宿北，何为者？

廿九日 入朝奏事。试行商税一折，奉朱批：会议具奏。余本拟章程八条，寿阳欲委之经手之人，故此折反觉疏略。然八条系推行外省，而京师必须另议。是日蒙宣入，良久，将膳牌撤下。闻襄阳、安徽并有紧报。阅邸抄，安庆失守，一误于岳州，再误于陆帅之退回金陵，东南半壁，几于不可收拾。陈金绶之赴皖，又后一著矣。向帅不知已抵何处。

司友议京师铺税章程，欲不插手，而一切工食又克减不给，此足误事，因逐条粘签。

三十日 重检章程上粘签，稍不和平者去之。大意谓：吾辈不先劳，无以使人出力。成大事者不惜小费，断不可出纳之吝。诸君子皆济时之才，勿以吾言为河汉。以纸样拟照票式，此近繁琐。然琐碎处窒碍，便累大局，不得不耐烦为之。原底出王月川手，予以诚告之，亦自降心相从也。所粘各签，旋皆叙入条议之内，非喜吾说之行，正以兹事之获济耳。

昨柏静翁议停发春俸，时太促而未有办法，姑令与同官商之。今日公议，以为应展两月，留此以备季春之饷。又带说职分较大者搭钞，与文大农商，微末员弁，其俸与兵饷无殊，必须另办，因添两语。

行钞事，诸友已熟筹，似无过于库中收放之法较得把握。一问之商人，便无一而可。余前议平淡之至，殊不足动人，然却无损，诸友颇不以为非。返诸吾心，仍空洞无倚著。议纸用苔笺，费而难购，因为别设一法，事易集而兼防洗补，机至非苦思得也。

前拟汰河员折稿，未有成竹在胸，言虽动人，而先不自信。因拟河厅一条，以归州县并厅汛官，两者并说，庶事势可无窒碍。行钞各司员饭食银两须先与提明，全少农向以行钞须随在可取钱立说，是日不下一语，知其尚游移也。文大农不必尽是吾说，然应机立断则可敬耳。

二月

丙子朔 入朝奏事，请春俸展期两月。廿九日，柏太宰赴库邀议此

事，以三月饷虚悬无著，莫若暂且停给官俸，欲次日入陈。余谓停给不可遽行，惟有展期，俟行钞稍有端倪再定。姑属司友于次日行文，不及以告。寿阳次日画稿，亦无异议。今日奏上，留中。旋得旨，令再行妥议具奏。

赴部，与提督五城会议商税事。初议各省设绅董为纲，京城则舍绅而任董，而举报甚难。今日两衙门均谓无须董事，欲亲手为之，尤令人喜出望外。王月川以本拟有章程，因属删改。

与花、王议行钞事，花仍不立成见；王则必欲过商贾之手，立为标识，方许通行，此不亦太阿倒持乎。且所行之钞，仅止一万两，亦太不值。诸友与商，皆不能融会以归一，是真筑室道谋，又所谓议礼如聚讼矣。

初二日 拟改并河厅一条，头绪繁多，故文字不能减省。是日，丰工合龙报到。

至署，核对次日所递折。与月川商定铺税条款。井田科拟入官田地议租奏稿，尚觉疏略，盖此事实于国计民生两益，而旧例不能变通，遂若累累尘案，付之无可如何，人敝亦法敝也。

朔日奏展春俸，有旨：著户部再行妥议具奏。熙友乃述寿阳之语，此事径庭矣，当熟思之。

初三日 入朝奏事。文大农以感冒未到。华阳述琦帅事。前有旨令八旗简练军实，闻各固山梅勒之言，以为健锐、火器等营之外，皆不入操。然则此十四万九千余者，乃养贍口分，非任战兵额矣。聚百万众于京中师，不使之为农工商贾，弓矢之外，别无所习，仰食既久，贫窳不堪。若驱使荷戈，其溃散可立而待。立法之敝，乃至于此。

王侍御行钞说帖，欲动商贾以微利，而使之任伪造之责。又通行各省，招商立局，彼此收支。予心知其说之难行，而固执不化。今日面諭诸商，皆以不能行对，始肯降心相从。余戏谓：可使由，不可使知，乃三代上人心。后世风气日漓，诈伪相胜，开诚布公，犹惧其不我从，乃欲以术愚民，可乎。侍御以徙木为喻，更为迂远。

初四日 改定义复王侍御理财四条奏稿。采办折价之后，必须由三库妥定章程。大抵一款有一款之价，不垫支，不溢支，方无流弊。至珍宝珠玉变价，必经市侩之手，抑昂高下，谁从而定，不特有伤于政体，

且亦无俾于实用。言之美听而不可行者，此类是也。其拆卸铜寺一条，佛像随处可以供奉，原稿拟另建瓦房，迂。

改入官田地议租折稿。此时银价，自应两串合银一两。至已议报、未议报各案，但核其租数相符，即应勒限复准。司友中有鞅鞅者，同床异梦，诚不解其何心也。

至部。阅司友议复各稿。王侍御又送说帖三条：一不欲抵放；一欲限定万两，俟收回再放；一欲用部科各印于其上。余意皆不可从，惟借用库印，究恐不便，当令铸印局加工精造耳。

闻内廷亲藩会奏重兵征剿。酉刻见原奏，欲调东三省兵，由海道驶渡江南，并调近畿兵由运河运送火器，令户部筹饷。司友急逼已甚，且谓寿阳似有见解。不思贼既顺流东下，比调兵至彼，业已后时。且辽兵不习风涛，舟战非其所长，到彼亦不得力。又此后渐转东南风，由盛京航海入江口，计非七八月间不可，尤为无及。余谓此时当先议调度，次议筹画，大段〔端〕须如此布置，非仅空言也。

初五日 前拟裁并工员条款未就，早起思欲足成，而心绪棼如乱丝，阁笔不能下。若调辽兵二万，非数百万之饷不可，因姑拟四条：一收回当帑，前查三百五十余万。一招买旗地，一推行铺税，一广铸钱文。然亦皆缓不济急。

至署。闻井田科有议复朱给谏成烈奏稿，取视，中有“变价不过四百万”之语，心为之动。与全少农商之，姑以旧案令司友酌议。寿阳至部，商及前事，余且以当帑告之。

初六日 入朝奏事。官俸展期，本拟搭票，而寿阳谓上意在于径停。然微员待此举火，何能尽停。今日复奏，拟文七品、武五品以下不停，仍克日开放。

初七日 成魏卿谈拨款事，出各省绿营兵额饷数，苦于未遍查，因以旗绿两营表示之。今日耗财之大，无过中外兵饷，乃一成不可变，奈何。

至署。以痔不能久坐。

初八日 寅刻赴临雍班。其仪节略与经筵同，惟○○赏茶处异耳。经筵赏茶在文渊阁，是日即在辟雍殿。御论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至署，与司友商议奏事，词繁而不能尽记。

两日足成裁汰河漕冗员奏稿。心本悬念，须提定在腔子里，此处尤须忍耐，否则百事皆废。

初九日 入朝奏事。仓储一节，条奏者极多，所复采买、收捐两法，亦不能外。是但如何能实力举行，积痍已久，不得避操切之嫌也。恒怡亭以筹画鼓铸奏稿相示。一、减制钱为一钱重。一、铸大钱。当百者只重二钱，未免太轻。一、禁大小铜器。此中亦须分别。言铺租事不易行。萧光浩亦以为言。

惠王等奏调兵筹饷事，寿阳欲以饷难骤筹，使其议自止。然其中有必不可行者，如辽兵航海是也；有必不可不行者，如调蒙古兵驻近畿是也。此事初四即奉旨速议，至今日犹未订期，泄沓已不可挽。余促之，司友犹以日辰为解，盖心喻寿阳之意也。

与白英议大钱事，令试毁^①制钱，以验孙大农之说信否。

初十日 入朝，谢临雍御论赏。至署。以所拟铸大钱加料减重之法，付司友复议。闻孙大农决不欲行。富御史举富绅，以卓、孙、穆、耆为言。孙大农自陈家产折，有旨交部存记。

寿阳有弟之丧，出城一吊，并商明日会议事。各衙门必推户部主稿，寿阳欲置调兵于不问，似非复奏之体。余谓原奏请调察哈尔、归化城东三盟蒙古骑兵一万驻扎近京五百里内，以备外屏，自属应办之事。原奏黄河以北云云应准。畿南各镇如有调往他省者，即量移本省兵补其缺额，由镇将训练，亦不可少。至辽兵航海，事事窒碍，寿阳不欲明斥其非，但言所筹各饷，皆缓不济急，则此事不禁自止。筹款约四五条，皆缓而且无成数。且向陈两路已调之兵，为数不少，琦处已有辽兵，此三处皆时时需饷接济。余谓贼氛固炽，然过而不留，各处城池，旋失旋复，既非固守，亦无定踪。惟有三路向前，合力攻剿，果能一鼓歼除，尚未至有不可收拾之势。若已调之兵待饷，而更乞援于万里外之兵，非计之得也。故惟有严催三路合攻，最关紧要。

商富侍御折复奏。孙大农既自具折，穆揆又捐万金，自应早与上陈。其议裁王公蓝甲一条，颇有窒碍。盖亲藩前已捐输，今复停俸，不得不

^① 广陵本作“试征”。

留此以贍役使之入，情理应尔，非吐刚也。寿阳以调兵一奏，因停俸而出此难题，亦未必然。若为仓储起见，不妨本折兼支，仍应与各衙门会议。余意折末应兼叙顺天捐输，令五城会同设局事。余谓今日银币不继，应亟筹钱法，近言此者甚多，须添派数人会办。寿阳欲捐输，兼交钱文，良是。又言商贾挈资出京，皆以行钞为言，宜亟出示晓谕。

十一日 候文大农，商公事数件，意见多同。

至署。工部领备用五万，余意不欲尽予，而同官但图省事，竟诺之。心为一动，既念处此，当别有道，忿亟，先自不是矣。与司友议设局收铜，又不合。今日国家利权与度支生路，全视钱法之经理得宜，当委曲以求济吾事。昨为寿阳言之，尚未尽领，意专在银耳。

晨起，拟复富御史库藏仓储奏稿，不随则激，安得有恰好处。

附存原奏：四家共襄二三百万，实属易易等语。不特臣等未有真知确见，即该御史亦但系约略之词，何能以传闻之言遽行派勒。姑留以有待。

未刻，集内阁会议。辽兵之不能航海，人人知之，与言鲜有应者，以言所自出者重耳。裕揆谓盛京兵不可用，又谓当转调他处以足之。至已召之兵，其饷之继不继，无有论及，意谓非所议耳。又谓俸赏行装，可从节省。然用人之力，先结其心。吉、黑已调之兵尚未到齐，其俸赏全给，乃不久而忽减半，何以鼓舞。文副宪别立一议，谓在京派捐，立得千万。得毋言之太易。不图自是其说，而反以弹人。

十二日 赴库。约计二月放款颇多，若一一应付，则三月兵饷仍不敷用，前之停俸何为者。酌拟数款，减半开放，令库友与同事商之。热河俸饷，改半年一支。须奏。

昨会议无出。余欲咨会各衙门，令各抒所见，吾辈徐择而后再议，不至因循。孙大农恐条议过多，反难于取舍。然人各有口，况文副宪之固执，万不可易。两议之势已成，如之何哉。

议及鼓铸，大农以为但多铸制钱便好。余意今日之钱，费二得一，安有如许额外之款以供耗折耶。至大钱，则尤其所不乐闻，此中又费许多周折，此老不可以口舌争也。

十三日 是日，未到署。

入朝奏事。商税章程已定，当亟令张谕。铁梅抚皖，来谈安庆仅余

空城，议迁庐州。铁梅意，此时不欲建衙署，为安居之计，先巡历城乡，与民吊死问疾，固结人心。良是。闻周帅招擒匪千余于宿州，前率以东行，出境辄肆掠，不果而还，不敢穷治其事。此种野性难驯，言以盗攻盗者，慎旃。

陈颂南、华少京、杨湘筠、王少峰、谢吉六、蔡薇堂、何愿船、沈翰宇小集。前有旨令绅士办理团练。吾闽不忧贼而忧匪，不宜练而宜团。莫若公举绅士，分地设团，无事则联庄，处处无可乘之隙；有事而坚壁，人人有固守之心。似乎藏守备于【亲睦】守望之中，一时可免张皇，久后亦无流弊。惟办团必以保甲为纲，州县能与绅耆相亲，而不经吏胥之手，则下令于流水之源矣。予所知者，省垣诸君外，如庄牧亭、蒋拙斋、林枢北昆仲、孙仪国云鸿、李廷钰两总戎，余耳熟者数人，必同乡各举所知，而后处处各有领袖。商台米运津，劝捐与招贩兼行，尚当与颂南徐议之。少峰言，台湾副将吕大升，欲与共招艇匪击贼。又温州镇陈世忠，颂南称其敢死。可以弹压。艇匪以劫略为生，欲人其人，颇不容易；暂时得力，而留后患尚且不可，况暂时之力亦不为我用。潮勇及宿州之勇，其明验已。

薇堂前极怱行钞，因闻浮言，复欲径取官铺四十万贯为部库之用，而罢钞法；因箴以勿拘成见，勿护短，勿畏难。事未涉手，无怪其言之易，然其箴规，则敢不循省。

小汀欲条奏京师团练，属为起草，谢未能也。铁梅欲亲巡各村，令计口出货。余谓君巡抚一省，何能作此零星事件。若假手州县，吏胥窃其柄，甫经安集之民，胜此绎骚耶。

十四日 检收盐抽税原议。以孙大农复书，并钉为一册。附记二则。

到署，催银库岁支历年清单。蓝甲事似是而非，不得不辨。余谓以理而论，九经首重亲亲；以情论，则前既捐输，近复停俸，若使亲藩生计拮据，岂国家之福哉。

与广西司论鼓铸、山东司论淮盐事。今日时事已棘，愿诸君尽心竭力，早于绝处求生。

陈南金来，谈英夷在厦买人数千载归，人值洋银四元。殆为垦地耳。言生计所在，近颇俯帖。言陈世忠敢死，林建猷在籍可用。江南、山东交

界处，饿莩甚多，闻之酸鼻。

孔翁述昨日召对，已将辽兵不能航海上陈，闻郑藩已以为言。并有淮北空虚之语。

阅福元修附片稿，似已将工员冗缺上陈。其所论略与前拟折稿同。是晚即见邸抄。

十五日 候颂南侍御。少京所拟折稿尚有未愜处，因袖归酌改。谈水师人物，陈光福金门人，候补守备。为上，林建猷福宁镇、周向辰游击次之；陆路则广东副将刘开泰，惠安人，前在徐帅军营。皆骁勇可恃。

商台米运京事，虑内地民食有缺。然闽中丰歉情况未露，何为过虑。必不得已，令洋米运赴漳、泉，一例免税。

至两会馆拈香。至署。

十六日 至署，闻有旨停商税、商捐等事。又发内库五十万，待支春俸。日来钱铺倒闭，市中喧言为商税、商捐所致。又传欲令银号出银领钞，然倒闭者何以独小钱铺耶。

十七日 入朝奏事，始见停商税谕旨。

奏试行官票章程，闻以和、文两副宪欲改行钱票，故留中未下。河南请饷百万，云以饷琦帅之师，又云愈行愈远，何耶。杨漕帅请五六十万。均交速议。

至署。灯下改河漕冗缺两条。裁厅归营，实直捷了当之举。拟并漕帅于南河，仍于淮安设重镇。

十八日 改补河漕裁冗稿，以视孙大农，付云南司友参酌。

至署。闻金陵失守。向帅之兵甫至六合，琦、陈之兵乃由豫赴皖。城大而无援，何以守乎。

见和、文请用钱票原奏，事近可行。

十九日 早起，见昨日邸报，天津收米已改派孙大农。时事既难，本不敢自求暇逸，而同官掣曳，多出至情，惟有不惜心血而已。

恒宜亭条陈钱法，与同官商，拟请与共办。今日银不可恃，司农生路，独有此耳。鼓铸之事，委曲繁重。宜亭曾为工局监督，自非吾辈所及。

拟遵保在籍绅士奏折稿，相其缓急，因地制宜，民不张皇，乃于事有济。

与文大农谈钱票事，尚未看透。大农深虑，异日积成亏折，而司友复欲筹取赢余。岂知此事以备不虞，不求利则自无弊，尚当从容言之。

廿日 实录馆奏事。入朝，闻孙兰检学士有铁钱之疏。

至署。赵少农以钱票事可行，其中利弊尚当与司友参详。

廿一日 驾幸中海。是日奏速议数件。将卯初，进承光左门，召见于悦心殿。殿在山坡上，历阶级数十层而上。

问：日日到部乎？

答：日日到部。

问：居外城乎？

答：臣现寓城内灯市口。

问：在那一门？

答：离东华门不远。

问：是自己的房子？

答：是赁的。因顺天府卸事，即在此寓居，便于当差。

问：尔当日未至部时，当不知户部如此之难？

答：户部事是难，然臣总不敢畏难。臣蒙皇上不次之擢，但尽得一分心，且办一分事。

问：今日经费支绌，如何是好？

答：臣之愚见，今日总须多铸钱。官不能造银，故银币贵贱之权操自下。然官能铸钱，故钱法流通之权操自上。惟多铸之法，近日条陈者颇多。其中计算工料，委曲繁重，不得不仔细推详，未敢轻易议复，大抵须多筹铜斤，拟请将大内无用铜器发出交局。并奏云：今日鼓铸事极紧要，臣不得不冒昧陈奏。因免冠碰头。

谕云：内里只是零碎铜器，恐无济于事。

答：此不过树之风声，以为之倡，非敢专恃此铜以供局铸也。

问：各省上忙钱粮？

答：上忙例于本年二月开征。现在各省所报春拨，乃上年下忙截数，例应于二月二十日以前报部。现在册尚未齐，恐亦无多。

问：贼匪占住浦口，势殊可虑。

答：淮、徐、扬为北方保障，此处守备不可不严，外间颇以空虚为虑。

问：尔看贼势如何？

答：贼匪长驱，殊可痛恨。然以臣揣之，贼得岳州，弃岳州；得武汉，弃武汉；得安庆，弃安庆；现在虽得南京亦不能守。惟各路之兵不肯合剿，可恨之至。如果力剿，可望一鼓荡平，并非有滋蔓难图之势，特恐不出力耳。

问：各处有城不能守，奈何？

答：守城在兵，然必地方官团结民心，城方可守。若但剩空城，其中一无所有，虽有兵亦不能守。

问：吕贤基奏被兵省分全免钱粮，尔看可行否？

答：近来被贼之处，蒙皇上天恩，蠲免钱粮，百姓莫不感激。臣愚见，一省之中亦须分别，其被贼蹂躏之处，原应蠲免；至附近之处，不无惊扰，亦应分别加恩。若离城较远，一概与之蠲免，则被贼蹂躏者，须另外优加抚恤，方无舛望。而国家力量有所不及，此事全在地方官体察情形，方见平允，使人心帖伏。

问：贼平后，部中尚可支持否？

答：江浙为财赋之区，现已残破，如各关税银两、淮盐课数百万，皆无所出，不必更算军需，即各省照常，兵饷亦须筹给。有出无入，比往年相去悬殊，必须有一番大节省方好，否则贼平之后亦断不能支撑。

是日引对不过二刻余，而躁人词多，不能自禁，姑记其大略如此。

散直回寓，已午正矣。少憩遂寐。诸司友来唤，起义钱票事。余意本不求利，但以备缓急。而诸友所言窒碍处亦正不少，须如此反复辩难，则事之中边前后，方可得其崖略，其意良为可感。张盛藻、成琦、吴鼎元、恩保、田祥皆能侃侃。凡听人之言，先须置成见而虚以受之。若稍有拘执，便不能尽人之长。出大钱与商。崇友禧言，前此曾铸七钱二分者，诸友又谓当十须重八钱。然究皆悬揣之词。余之前议，亦不以六钱重者当十也。次日见前铸太平钱，粗拙已极。

廿二日 本约是日未刻至六班商钱票事。到署，晤赵少农，似不欲行。又极言兹事之不可不蚤行。持论不差，但不肯任事，真亦无如之何。

廿三日 入朝奏事。议鼓铸，请派恒大理会议。旋闻钦依。是日递封奏折片各一件。稿另录。吾乡素贫，而去贼远，惟土匪可虞。若困而不

练，自省多少经费、多少唇舌。况上游民生贫弱，练亦无益；下游四府，械斗火枪本其长技，无所用练，惟乡团保甲为要耳。京仓匮乏可虞。前部中议收捐台米，恐适润官吏之橐，因举绅士数人倡办。责人出贖，怨讟必起，然自顾无他，任之而已。

至部。

廿四日 起闽中当道及诸乡先生信稿。

至部。

廿五日 至署，会议惠藩添兵筹饷事，并定藩调兵奏稿。道远费巨，且时、地均不相宜。惠藩之奏，由未知海舶情形耳。折稿改数处，皆寿阳及大农口占，余执笔润色，惟京营密云不宜远调耳。

散署已酉初矣。得久香书，并诗四章。

廿六日 入朝，三库奏月折。

至署，与恒大理议筹钱法。制钱改重一钱，局友以为可行。惟现在局铸多不足一钱二分者，若既改为一钱，又于其中偷减则不可，是在当局者之执法耳。大钱当五者，几与制钱无异；当五十者，又难防私铸；惟当十尚适中耳。收买铜器及禁铜，流弊甚多，惟捐铜事尚可行。

日来钱价无定，搭饷之银，官铺不肯出票。大农欲余持议以通行之银，使人操其枋而不能自主。官事掣肘，往往如此。

廿七日 入朝奏事。八件。复准和、文两副宪请行钱票。

昨晚始见文副宪、吴给事参劾户部之奏，当月未抄送也。属文大农传付各司，向后如有似此者，亟应抄送。常有弹章，则诸事自益加慎重。停俸事本太迫促，一误再误。文大农悔主意不牢。此中只可自喻，谤不待分，咎亦无从诿也。

前派司友查部库岁支，昨甫得其草底，中尚不免挂漏，当徐与讐校。忆数年前条奏，有国计簿、会计录之语。第恐不能践言，此即一端矣。安得不分心筹饷，而使有暇日以为之耶。

廿八日 入朝，奏收内帑五十万。江西借销粤盐，司友议令按引征课。孙大农改令照淮南课则。余谓莫若令照南赣行销粤盐课则，较为平允。大农语晓晓不可辨。此老到理屈时，语愈含糊，而愈不可挽回。以此当轴，不误事者几希。

午门验看月官。

廿九日 入朝，会奏筹饷调兵折子。

三月

乙巳朔 奉派拣选安徽请发州五员、县十五员、佐杂二十员。午初进班，未正毕。偕文大农、赵少农赴部，申正散署。

闻星方将引疾，谋所以代之者。用人责有专属，而宰相忌言之。积习可忧，莫过于此。岁入既不足以供岁出，部臣当兼筹中外，早言之使自为计。边省正供少而兵饷多，尤难下手。恒大理谈收铺租事，办法简易而无扰。出示设局，令其自行交纳，不使地方官吏编查。商派办各友。撤书年、华日新。

汪侍讲节用疏，前派友将库支分查比较，有应入岁支而误作随时动用者。参差挂漏，知所不免，因为逐条签出，令暹、李两友画一。

初二日 昨晚思得筹款数条，晨起开出，拟携与同官酌之。一、部发三联契尾。一、被兵省分，钱粮分别蠲缓征收。一、淮盐就场收税，并经理楚西借运邻盐。一、滇黔铜铝供铸充饷，并运邻省易银。一、各省征调亡逃各兵，暂缓募补。一、推行铺租交绅耆经理。一、省会筹铜广铸，并行官票。一、存仓谷石槩之。一、出力有成效司员保奏。一、开铜矿之禁。一、天津捐米。一、免米税。一、捐米赎罪。一、捐铜免官员处分。一、严州县交代。致文大农商之。闻扬州失守。

初三日 昨文副宪以富绅单上陈，比抄到己子正矣。凡十八人。有旨交部，查核具奏。今早入朝奏事，与同官商略办法，应以原奏传谕家丁。

午刻集议何中允奏裁冗员折子。南方扰攘，引退者多，岂宜更下逐客之令。以户部论，办事者不尽恃实缺人员，若截留则事废。至各京堂原为储材之地，培养不易，岂宜遽投闲散，更为左计矣。昨扬州恶耗，早间未闻江北别有调遣，岂将材屈耶。集议，闻浦口镇已复，陈军门、胜学士又攻散六合股匪，赴援扬州，当已即到。贼思犄角，今官军横亘其间，可使首尾不能相应。又闻火轮船在瓜仪击碎贼船不少，无如浮水之蚁以千计，广陵遂陷。是此军尚未挫也。

到署，阅周署抚奏，庐凤股匪击破数十处，惟野性难驯，此军终可虑也。

官票事得崇纶经理，大有把握。

初四日 赴库。到署，与文大农商滇黔广铸事。今日所最急者，兵机。江北、淮南，空虚无备，高宝洼下不可守，若贼由扬州窜入邵伯诸湖，便可直逼淮安。河漕两帅未闻其娴于将略，两标之兵未必得力。河北震动，则畿辅无所屏蔽。此可忧之大者，非重臣重兵，何以镇抚。师中丈人四顾，不知所属，吉林劲卒到尚需时。每一念及，怒焉如捣。

初五日 至署。司友述寿阳言，欲先发内帑二十万，往济向荣军营。此营尚在江南，有饷亦难飞渡。若淮南、江北一带空虚，此早应经略者，何乃置之不理。复与文大农议及前说。大农谓，莫若令李中丞就近带兵驰赴淮南，以遏贼北来之冲。余抚案赞之，因谓畿南之地不可无防，亟须择人于交界扼要处驻扎训练。司友有以张方伯为言者。遂与朱大农、全少农商酌调度之方，口占令司友书之。文大农素以副都统佟鉴为可用，因附片令带得胜炮五十尊前赴淮安。草草集议，至酉初定稿，子初始送寓检封。

初二见邸抄，扬州失守，犹意别有调度，乃后甲三日竟尔寂然。所调山、陕七千之兵，未卜何时可到。此亦可谓危急之秋矣。

初六日 入朝，递封奏，并侍中和殿阅视农器班。

回寓小憩。复至署，而司友到者颇稀。

灯下得署中抄来封奏底子，并有旨挑选密云兵一千来京备调。两处设防亟应明白宣谕，以慰人心，岂以机密寄信耶。若别无调度，仅以千兵为酬应之举，则断难竟默。

附封奏稿。

为军情紧迫，亟应派委大臣选带精兵迎剿，以卫京畿，谨合词密封陈奏仰祈圣鉴事。本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大学士、军机大臣、九卿会议添兵剿贼一折，已降旨令该将军、督抚等添派精兵分路会剿，著再调山西省官兵三千名、陕甘官兵四千名，各派得力将弁管领，星速驰往山东、江南交界地方，交李德调遣，勿稍迟延。钦此。臣等伏查扬州失守，杨殿邦退保淮安。该督以败残弱老、处贼所必争之地，其危急情形布置万难再缓。若非特派重臣，选带劲旅，迅速迎击，万一贼一渡河，则江南、山东一带民情震动，扑灭愈难，虽直隶地方亦俱惶惑。彼时再议进攻，更属缓不济急。查现

调之山西、陕甘各兵，一时断难驰到。臣文○○、臣朱○○、臣全○○、臣王○○在署共同商酌，拟请皇上飭令山东巡抚李德迅即亲带山东精兵数千名，驰往淮安，以扼贼北来之冲，并严催山、陕各路官兵仍遵前旨，星速驰往，勿稍迟延。并请飭下直隶督臣讷尔经额迅速选调直隶精兵数千名，交藩司张集馨管带，在直隶、山东交界扼要地方驻扎训练，以为京师屏蔽。如蒙俞允，其山东巡抚事务，可否请旨飭令东河总督福济就近署理。臣等因慧成驰赴江北尚需时日，所调之兵亦难到齐，现军情紧迫，是以合词密封陈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再，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佟鉴晓畅炮营事务，拟并请旨飭令该副都统于汉军各旗选带得胜炮五十尊，挑选炮手一百名，并调密云驻防兵一千名，一并迅速管带前赴李德军营，会同该抚协力堵御。谨附片陈奏。

初七日 昨封奏未见明文，通夕惘惘。

至署，晤文大农。闻枢府言，直隶之师已寄信，惟登州尚有海氛，李中丞未能前往。慧成之师迟速不可定，为之奈何。惜原奏未将湖河地势声叙耳。直督复奏十七日到，昨日所请已行其半。

初八日 至署。与文大农商应办各事宜。鼓铸事可以通行各省，而滇黔尤亟。各省铜少，但能铸大钱；滇、黔则所留减运，并可铸制钱。部颁契尾，须从四川为始，纳赎应铜、米兼收。

明日驾幸霞曙楼。酉刻奉朱谕，令惠亲王、恭亲王、僧王至户部，谕富绅捐输。

初九日 是日有所祷，勿忘。

已刻到署。午刻，奉传之大学士卓，前大学士穆、耆均至。申初，惠、恭、僧王三藩至，卓及单传诸臣跪接谕旨。诸藩劝谕之语，不尽得闻，大致是勉励助饷而已。扰攘半日，所捐不及二十万金，于体已衰，于事无补。僧藩意尚欲请益，恭藩力言国体所在，不宜更有纷纭。能见其大。因论将来诟告之弊，不可不防，莫若于复奏中先为谏止是也。人子之身，亲育之；人臣之家，君赐之。割股疗疾，孝也；毁家纾难，忠也。要知此事出于臣子之至情则可，若旁观者以公义绳人，则不忠不孝

之人遍天下。惟嫌疑所在，莫肯昌言。如何？

初十日 入朝奏事。议复收铺租一月，本日奉准。与文大农商明日复奏稿，末段略云：

此次劝谕捐输，体察诸臣忧悃，虽皆出于至诚，而其中有力能呈缴现银者，有请限变产交纳者，并非一律拥有厚资，取携甚便。应请嗣后凡有胪列富绅之奏，必须确有所据，非但得之传闻者，方能准其核办。若率指某家富厚，空言入奏，恐各挟恩怨之私，致启讦告之渐，于国体人心，均有未协。似此无裨军饷，转沮臣工报效之忧，自未便准其查办。责实据，出惠藩意；黜空言，则恭藩倡之。借大力以挽狂澜，虽书出余手，何敢自诩乎。

枢府传单有误，偕文、朱两大农为寿阳言之，不觉抒臆直陈，非欲攻其所护。崇郎中本借寇者，无故错迁，何以尽人之力。是日未至署。

十一日 入朝，复奏捐输事。初九日调盛京兵八千，故老皆谓不可用。今日闻已改调察哈尔四千。晚阅邸抄，乃添调也。计调盛京八千，察哈尔四千，山、陕七千，密云一千，吉林、黑龙江四千。又调归化城二千五百，绥远城五百，热河一千。前后共调二万八千名。

十二日 行钞本属救急之方，而票版镌铜，造办处不任其事；官钱票版亦未造起。诸事掣肘如此。

与文大农商京饷，当与各省冬拨均分多寡。若以各省地丁提充京饷，则库中银砵断不可仍旧。得旨：载铨奏，调兵必先筹饷，著派大学士柏蔭、翁心存会同户部速议具奏。钦此。前此九卿会议，人多口杂，若只数人促膝运筹，或能集思广益。

十三日 司友拟复恒大农钱法条奏，言前代铸大钱者，不久旋废，多由折当过重，分量太相悬远是也，然亦多由于废轻用重，子母不能相权，致于民用不便。至议禁铜，则宽严难得适中，盖苛则扰民，纵则废法。穷思至此，真无一而可，姑付田吉荪主事议之。

昨从柏静涛前辈借观《乾隆舆图》，共一百四幅，真瑰宝也。摹画之人，安从得之。

前闻恒宜亭言，城内仓储宜实。商之云南司友，则米^①不能尽扎城

① 广陵本作“甲米”。

外四仓，因令仓场将新漕全派城内各仓。今日朱擢堂前辈来，极言不便。盖全运城内，则车脚不能周转，露囤可虞。仰食城外各仓之人，亦恐人多滋事。以此意与文大农商之，亦以为然。

十四日 入朝奏事。苏藩司请拨饷济师，岂不知江南北并有粮台耶？此等事不能令人无疑。前奏浙漕海运米石不实，已可诧异。护短而因以诬人，稍知自好者不为，而推毂之人尚欲代为掩覆，益无谓矣。

与宜亭谈禁铜事，初亦不甚解，至大小铜器，不禁其货卖而禁其打造数语，余霍然曰：此可行，此可行！任重力小，自知无补，惟不敢拘执成见，庶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悟《大学》“无他技”三字，不是旁人形容，直是彼自见得如此，则其心自然休休。尝见某揆座右悬“空洞无物，宽绰有容”八字，能称是，真宰相矣。

得查矿司员来信，昌平所开，号为“西瓜矿”，怦然一喜。

再与同署议禁铜事。大小铜器并禁，终不可行。信致宜亭，言零星小件，如帽顶、衣钮、钗环之类，用之者众，业之者多，既为物之所必需，即为法之所不禁，若持之过急，转恐资人口实，于大局有碍。

得陈松轩师手书。师居长乐青桥，因恐前函未到，故复及之，然复书则早寄矣。前书由其家翊图大令来赞兹言，寄南台坞尾街聚义园茶店陈允标先生，即可转达。尝酒便知脩酷吏，择交如读古今文。

十五日 宜亭来谈禁铜事，恳到之语，肝胆毕见。问筹饷事，余谓课虚责有，才力心思俱无所用，惟应办之事不得不竭心力耳。

部颁契尾事，早议及此，恐持之过急，未敢遽行。宜亭言，此事只可奏明大概，而公函与大吏商之，或可有济；否则防之以法，而彼更遁之于法外，奈何。

午刻，裕、卓、贾三揆，柏、翁二尚书集部署会议，只有巢变仓谷一条及推广捐输，余亦相对无策。

十六日 闻金陵通济门外之捷。现调二万四千兵，约计俸赏、行装、安家七十余万，每月口粮不过十五万，然锅帐军火之费，视口粮数倍。

恒大理条陈钱法三事，减钱料、铸大钱，决然可行；惟铜器欲大小并禁，时势恐不能行。而坚执前说，反使应办之事不能动手。共事之难

如此。

十七日 晨起闻雷，小雨旋霁。过宜亭，谈禁铜事。余谓铜器大小并禁，非理不可行，乃时势不能行。小件之铜推及于镶嵌等类，执业实繁有徒。近市肆屡惊，技艺几无以自存，若操之过蹙，乌乎可耶！宜亭仍执前议，谓如君所言，特于民不便耳，当此危急之时，岂能兼顾？因继之以泣。余此时只得嘿尔。古来岂有不求民便之政耶？然此语又不便当面道破，以致反唇。而铸钱之议，更不得再缓。因商及先行复奏两条，第三条且留以有待，君能画稿耶？宜亭欣然乐从，便道与文大农商定。

筹饷事虽经会议，仍茫无头绪。寿阳至署，可以徐商。因就各路之兵及粮台处所，先开两单。山东李中丞、兖州向军门由江接济。琦、陈、慧、二杨，并设徐州。再以军需处新调官兵赏装等费核计，另为一单。眉目渐清，方可下手。

将筹款单分别删存。中有应入会议封奏者。

寿阳属笔未脱稿，以属钱主政成之。此等文字，再不可徇人之请。切记。

十八日 是日，未进署。入朝奏事。议复周、恒两奏。并依议。捐输加额一。奉朱笔：依议。此即特旨也。寻常事件，只于上角辨认甲痕耳。以昨所开单，视会议诸君子均无异词。与文大农商，复奏应以会议筹饷请帑为一事，以封奏会议推广捐输为一事，以户部拨饷为一事。应附各处粮台兵额清单。大段粗定，分属司友为之。带引见，午正散直。

昨司友查矿回，视矿砂金银气颇盛。今日范司马送到图说，退食之暇，重摹一分，题识其上，日已昏矣。

闻扬州初九、初十之捷。

十九日 拟会奏折末一段：

抑臣等更有请者：此次重兵大举，需饷浩穰；若稍事迁延，则师未老而财先匮。应请旨严切诫谕，统兵诸臣迅速相机合谋攻剿，其调集各处之兵，逐名认真简阅，软弱无用者立即遣还云云。

阅讷制军折，知直隶与东、豫交界处已添兵驻守，并调张方伯于临洺关督率巡防。初六封章，不无小补。

二十日 钱萍缸宝青为会议奏子，甚有条理。

建安苏澂秋孝廉以拙斋同年文集见贻，流览一过，辄为神往。拙斋

怀才不遇，今亦将老矣，殆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诗亦冲淡有味。

二十一日 检甘肃、四川、云、贵四省岁出岁入，每年须拨济六百余万两，此西边一大苦事。甘肃贫瘠已甚，无可挹注。惟变通西口换防，则行装、驿站等费可从节省。成都沃野千里，今东南元气未能骤复，便须算入有余省分，而每岁不敷数十万，又台费间岁一拨，皆须仰给于外，岂可谓平。滇、黔二省有铜有铅，可供鼓铸，尚属有可设法。闻铜矿之开，苦乐不均，只是为例所缚，斯亦改弦更张之会矣。

部中考送军机章京，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命题，拟送八人。

闻向提军有钟山之捷。

寿阳至署，商会议封奏事。分两折，一折分广额加额，以一次者为广额，以定制者为加额，其中牵算前后，颇费斡旋；一折劝官捐酬武功爵。谈及赛、徐二帅罪名，谓贼至湖南时，即下辣手，当不决裂至是，顾上性仁慈，吾又未更帷幄之事，若以杀机劝导同官，其谓我何。余意此可为处常者法，若兴师以后，手秉钧衡，须知杀一人可以生千万人，生一人转至杀千万人。虽然，责人易而当局难，爰克易而威克难，从古如此。

二十二日 连日得江南北官军捷报，而三城未复。余谓此际尤须其难其慎，若将骄卒惰，则成败易于反掌。昨闻已有旨诫谕，即诸将亦自言不敢大意，能保胜庶不败乎。

陕西司崇、何二友以筹议新疆经费各款相示，中多可行。其换防官兵一款，尚未全备。欲节省甘饷，须从变通换防下手。案甘肃额兵与广东相埒，皆六万八千余名。而广东岁饷百二十余万，甘肃则二百三十余万。然则防兵之费，在甘已百万以外。司友单内言，防兵每名需费百余两。此漏卮之大者。即土尔扈特不可用，而伊犁等处之兵亦可换防，所省当不止一半。且防兵一停，则甘肃额兵可减。盖甘肃本多设额兵，以备番戍也。国初陕、甘两省额兵共八万五千余名，而甘饷只百三十六万余两，足见未有换防以前省此百万也。

二十三日 是日，未至署，招黔中通家小叙。

入朝奏事。又会奏申劝捐输并推广二条封事。奉派拣选营员。文大农招集贤良寺，听恒大理谈比部事，亦如江河日下。部务综天下之成，

一不得人，则其祸甚烈。

二十四日 前闻枢垣拟有省躬文字，将为申劝而设。昨夜邸抄，则恤民之语为多，至广额、加额分合处，尚未十分明晰。中有恤邻有福之语，尤属未喻。

至署颇早，同官未集。阅云南司奏参江苏截留海米折子，倪藩司系专司海运之员，以此归罪前任。然秀峰之机警，岂肯出此耶？不能不为持平矣。

二十五日 寅正入御门班，卯初成礼。是日户部领班。至署，与广西司议采买铅斤。

八旗都统议京营添操，令工部制备铅药。工部估须铅三百余万斤，应价银三十七万余两，请令户部采买。奉旨：依议。钱友得文便欲行令采买，又谓京城未必有如许铅斤，俟其无可购买，以此复奏。司友殆为胥吏所愚耳。散数十万金于外，神出鬼没，何不可为。况各旗枪炮，若常操所有，则递年自有演放；若系添铸，亦应添筹铅药，岂有以添操而顿增如许经费。古人练胆练心，而后练技。若请〔徒〕壮观瞻，大非良策。

二十六日 入朝听宣。大挑。与同官谈移晷。

广西司友仍以前牍请画，却之。次日仍以牒呈大农，何耶。

改筹办借运邻营〔盐〕奏稿，约得三两件，便可先陈。

二十四日得何亦民同年手书，即复寄之。苏省截留海运二十一万石，实属孟浪，不得不与提破。兼闻数日前直沽奏“米有截留二十一万石，业经奏闻在案”之语，何所见而云然耶。

二十七日 早起颇晏，闻派阅宗室复试卷，急趋入朝。至南斋，晤麟尚书。卷只二本，须办事毕，方可进呈。发下眷单。午初趋出。

与文大农商拨解部库二十余万。

拟作滇、黔鼓铸充饷折子，层次太多，尚须细密布置。

二十八日 候崇运司，沛如，纶。谈长芦盐务，悬崖不计考成，乃其取巧处。掣验认真，顿增销引，此躬亲之效也。极言票盐不可久行，意在责成商办。今后淮南遽能尔耶？谈就场收税事，以为穹远不能兼顾，然则尚有何策。

复有呈请开采银矿者，云在房山西北百里。第不知去易州红桩远近，

令调县卷视之。

二十九日 入朝奏事。去年底及今年二月议奏未了事，常三四十件，新陈积压，日不暇给。因设水牌数面，列书其上，时时督趣。每月奏事在十次以外，每次多者七八件，少亦三四件。今日检点未奏者十件而已。

部库并带引见，退食。午初赴库。

拟滇、黔广增鼓铸奏稿，初有条理。

文大农以林章京呈子见示。四川条粮津贴不免中饱，此项出于花户，散漫难稽，即兴大狱，于事何补。

三十日 两接文大农字，亦以四川捐输为难。于查办津贴之数，不随条粮，便无可稽考。何不许可加定额十名，令增条粮半额。向后并课夔关，便可协济外拨，此事岂宜轻议。^①

前事查核捐数姑拟一奏。见捐纳房拟稿甚妥，自应舍己从人。

重定滇、黔鼓铸稿。视朱尚书。

四月

乙亥朔 拟滇黔裁兵附片。前年曾涤生侍郎上裁兵封事，同日粤西警报到。上年孙尚书复以为言，均留中未下。今滇、黔势将断饷，与前情形又有不同，能无借箸。“多留冗兵，以待不可知之饷，何如力筹实饷，以养不可少之兵”数语，颇为尽之。是日滇省催饷奏到，并附片请铸钱，为矿厂工食。万里之外，不谋而合，盖舍此别无它策也。惜徐方伯钧卿移楚耳。

司友视以康熙大钱，面曰“康熙重宝”，幕曰“宝泉”，旁为龙凤文，重一两八钱。与余前拟当五十者恰合，斯一奇也。岂当时试铸而未行者。

初二日 司友拟新疆变通防兵奏稿，前半五层，通鬯条达，郭小莲笔。后半办法，尚未周备，因商以前递六条附作夹片。余又拟广铸红钱，劝谕开渠，令叙入。此项防兵，本属额外多设，以备践更来往。若防兵别有办理，则内地兵额自可酌裁。文大农欲俟防兵定义而后及此，亦是。

司友拟淮盐办法奏稿，颇嫌其无实际。与大农商，元修虽总漕，目前事务却少，盖[莫]若令就近办理，淮北、海州与淮郡密迩，较总督自易为力。至淮南通泰各场，不得不委之当局之人矣。

^① 广陵本无“何不许……岂宜轻议”句。

初三日 入朝奏事。文大农以新疆经费折稿改处相示，于变通防兵较有实际，并采余前议数语入其中。防兵惮于远行，率雇无赖之人充数，一到防所，肆意妄为，以之虐回户则有余，以之壮边防实不足。不特空糜无用之饷，而且隐贻不测之忧。防兵有损无益，异口同声，况时会至极，得不变计乎。且换防之费，多在豫调各款之外，因拟增数语。至“前拨运解不前，后难为继”之处，属何香田添叙。

查四川条粮津贴旧案，廓尔喀并达州军务皆已行之。道光十九年戕边善后，宝制军复以为请，云除去零星小户约可得百万两，用项之外，尚可生息，以为岁费。时度支尚可周转，特因宣庙深知军需之弊，往往坚拒，故疆吏以此为请，而部臣执法，卒不之许。变雅思古，能不使人慨然。

江南财赋之区，今虽残破，后当收拾，如乏才何。

初四日 未至部。卯正赴内库，至申初方散。闻南河请帑速议。大汛在即，原非徒手所能办，其如正人心更难于抑洪水。噫！

初五日 入朝奏事。滇、黔铸钱折子并裁兵附片，均奉旨依议。顾兹事必合楚、蜀通筹，而后滇、黔方能自立。加以谕告，庶使畛域不分。闻文大农已为寿阳言之，或能邀中旨则更胜矣。大钱式样急须发往。

南河仍以例拨大汛工需为请，得旨有“大吏所司何事，虽不必为朕分忧，顾不能为部臣分忧耶”之语。捧读感悚，未易言喻。工需痼疾，已邀洞鉴。议奏时更无可说。既以危急相告，安敢逆亿置之。惟无款可以指拨，势不能动内帑以资岁例。因与同官商略办法，或亦自求俯仰无惭，以云餍足则未也。

赴外库，收内帑三十万。

初六日 赴外库，收内帑三十万。三日共收九十万。

司友拟请款收铜附片，余谓收铜本以广铸，得钱即可抵银还款，属为添入。

闽省前请给照税茶，此时正当茶市，属司友咨催。

初七日 是日未至部。

晨起，赴天坛，侍常雩斋宫班。

闻滇省大挑知县许汉芳善察矿脉，于砂苗能识煎炼。临安府人，闻之

何耕青。前顺天议请拣发知县，此正其人。然言不易发，尚思所以致之。赵少农将出闾矣，或再属其延访。

午刻，移寓烧酒和〔胡〕同新居。前寓灯市口，厅事宏敞，而雕绘太华，性颇不习。此屋虽狭，而联络谨严，实远胜之，且赁价不及其半，岁可省三百余缗。

文大农过谈，官钱局四处均已招商。

初八日 入朝，会奏内库拨款。附片，第五号桶内多银一千。

赴库，偕柏尚书拣选库使、笔帖式等缺。

王子槐侍御奏收铜无济。大意以前禁五斤，今禁一斤，号令不信，且局铸需铜之多，非收买商铜所能裨补。持论近是。如不谙时务，何今铜运梗阻而私铸不止。若不禁约，将至停炉。又言告示暂不张贴，并请照铺税前事，取旨径行停止。似亦伤易。

趣局友呈进大钱。此折内便可将滇黔鼓铸带叙。

岁首拟收盐抽税奏稿，误以淮南辛亥纲亦系带乙二百斤，故有“两年行三纲之引，三纲占五纲之盐”等句。郑友锡文以上年九月陆制军附片相示，则辛亥纲已复每引四百斤之旧，此事固应留待异时，稿本急宜删改。同官纠正，良为可感。

闻扬州城外之捷。此战本出琦、胜之力，而杨前漕帅乃摺以入奏，军书又先到一日。八十老翁何所求，而如此举动耶。

初九日 入朝，【会】奏【内库拨款】折片八件。淮南北分责经理，楚西邻盐抽税，南河大汛工需。

工部奏交采买铅斤，本施不恕，然军火所需，又有上旨，势不能不筹画办理。前闻二百余万斤之药，非一年所能造完，则四百余万斤之铅，亦非一时必须购备。碾造必须秋冬。莫若彼此咨商，截至年底能造多少药，以一药两铅计算，除旧存及提取外，尚应采办若干，始有下手处。商之同官，咸以为然。因查工部濯灵厂石碾二百盘，盘置药三十斤，碾三日者以备军需，碾一日者以备演放。是一盘月制军药三百斤、演药九百斤。除炎暑不能碾造，岁只八个月，各半制造，以四个月制军药，仅得二十四万斤；四个月制操药七十二万斤。然此特瞎算耳。闻演放添出，碾造亦添盘，正不知如何核计也。【嗣闻厂中只存六十盘，即全造演放之药，

除去暑雨，不过五十万，配铅百万足耳。】

二十三年，因筹补库亏，定藩等有兵饷减平之奏。闻以某藩诉阻，故虽有俞旨而未行。别有兵饷无庸减平之谕。

是日，礼闱报榜，吾家三名皆落场屋，固有命存，然精进之功亦曷可少。

初十日 阅司友速议稿两件，皆洞达。田吉生议驳王侍御请停铜禁疏，尤觉轩豁可喜。周虞阶视以黔省筹用议，谓额兵不可裁，而诸矿均可开。复从枢府借出林文忠督滇时开矿复奏，所言利弊情形尤悉，因并付杨兰士观之。越日乃推诿不肯下笔，将见为不然耶？抑不肯任事耶？

双坡来谈，金陵未易猝拔，且有外构之耗，虽已东逝，究属可忧。闻钟山未为贼得，贼联江浒，利于火攻，人人知之。闻向帅有一击不胜即难再试之论。以我之坚，伺贼之瑕，一炬燎之，自是持重上策。

十一日 文大农以淮盐说帖相示，谓借运邻盐，必照淮南科则。课多岂不好，所虑科则重，则走私多，走私久，则复旧难。此时且以官办羁縻，就中取课，以佐度支，斯为简易。余究不设成心，当与司友从长计议耳。“淮南科则”四字，其中便有繁文缛节，不如抽税之径直易从。此事正恐受人愚弄耳。说帖不甚可晓，便恐中藏叵测。如果为卫课起见，莫若明定百斤盐几两课，使人人共晓。

十二日 入朝奏事。议驳安徽请款，议驳山东停拨截留，议驳王侍御请停铜禁，封奏部拨不准截留改拨。

天下度支，只有此数，有余不足，全在挹彼注兹。自军兴以来，奉拨之款纷纷奏请改拨。其中固有实在支绌者，亦有豫占地步，借词诿卸者，更不免有名存实亡、扶同掩饰者。山东本年三次筹备，动给银七十五万两，今又请改拨甘黔兵饷百十四万两。真可谓不情之请。

文大农谈京饷，因言外省驻防多有愿改民籍者，所有饷缺即可将京旗移补，然必自满汉通婚始。余谓吉林双城堡移居京旗，久莫有应。固由旗人惰窳，亦缘远道为难。闻缘边王公马厂地多有可垦，若以此移屯，较吉林近甚。大农以移居及牛种需费为疑。余谓马厂本属老圈五百里内，迁徙费亦无多，倘给以一年之饷，令其自为计，宜有应者。至升科年限以内，岁仍给饷，半资赡养，半资开垦，年满升科，仍除其粮，自必乐

从。八旗甲兵，惟挑缺时一操弓矢，平时既不操演，有事难使从戎，有饷者尚不足贍其家，无饷者更何所仰藉。事之可忧，有在耳目之前者。

十三日 封明日奏折。双坡来谈。

十四日 是日未至署，入朝奏事。旋奉派阅贡生复试卷。卯正即入南斋，散直已申正矣。

附记一等三十名：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江东日暮云新。沈祖諫、王泉、卢士杰、汪承元、蓝拔奇、梁肇煌、孙如僧、陈亮畴、武进，德生。任廷槐、武骊珠、吴凤藻、杨荣、徐赓臣、林凤辉、敖册贤、田景瀛、葛桐銜、王作孚、陈兰彬、张曰銜、林庆昭^①、蔡兆槐、曾椿寿、黄钰、蒋理祥、包欣芳、贺锡福、吕朝瑞、旌德，九霞。张德容、童械。有“何时能御李，此意等思苑”之句。

是日，以粘签错误，请察议。

十五日 五月兵饷无出，与同官商借动内库拨存之款。各省屡催不报，则不能不以白简从事。

滇中许孝廉来，言煎矿砂必用带石，又言熟于煎炼炉灶，名目不同。赵蓉舫侍郎言其脚力甚健，能走百十里；言开矿必与丁夫同甘苦，是也。又言矿中忌见官服、印信等物。滇人相传矿神为猱猱，北方当不其然。矿砂纯阳，带石纯阴，格物者不可不知。

十六日 晨起，拟进大钱式样奏，并钱样颁发滇黔附片。大钱铸就多日，犹不得呈进颁行。此何时耶，而司友以局文未来，欲有所待，真不可解。

阅速议复奏稿三件。被兵之处，应分别情形轻重，为缓为蠲。昨湖南奏来，本可即下恩旨而交速议。细阅原奏，有“被扰村庄粮户，力能输纳者，仍照常征收”等语。村庄既已被扰，即有力能输纳者，不过千万中什一耳，若照常征收，无补正供，徒资中饱。此不可以不办，因添数语驳之，同官咸以为是。凡事只平情则理自见。原奏并不如此，抄有误耳。次日补记。

十七日 昨闻琦帅紧报，早起阅邸抄，则黑龙江兵挫于浦口，有旨带兵都统等褫职，再退即以军法从事。小败不足患，果能功罪分明，将

^① 广陵本作“林庆貽”。

士宜无不用命。

与文大农商办各事。

十八日 入朝奏事。带仓差。记名者二十员。

琦帅紧报至，闻滁州又陷。驻兵日久，三城未下，本有可虞。庐、凤著名盗藪，若蔓延勾结，势益难图。需饷浩穰，何时是了，不禁仰苍苍而气结。

午后至署，阅明日奏折。司友带回矿砂。见联侍郎奏，严核矿务，其前往将及两月，距京不过一二日之语，不无过当。然担延二字实所不免。司友言出某人指使，恐不尽然。此等处只好平情旷观，若复以徧衷处之，则触处皆成墙壁矣。古来误天下事者，岂皆小人，亦君子有以激之也。

十九日 入朝奏事。变通新疆换防折留中，想有密旨，令认真筹办。稿出郭小莲梦惠草创，经崇保、何玉棻两友细加讨论，故处处踏实，其剴切足以感动上心。

日前滇黔鼓铸一奏，深觉未尽耳。土尔扈特募充防兵，此论本创，无怪政府之犹豫也。

派阅散馆卷，拟一等二十二名，二等三十七名，三等三名，四等一名。

萧培元、李应田、景廉、吴嘉善、吕锦文、赵曾向、俞奎垣，刘成忠、许应骥、孙楫、改中翰。李庆翱、孙翼谋、徐启文、丁培镒、倪文蔚、改部。黄师关^①、饶世贤、李鸿藻、张洵、景其^②濬、孙登瀛、改部。朱潮。

进卷后，拆封开单呈进。奉朱批：孙楫改为二等三十八名，一等剩二十一名。另开单将试卷送进，朕要细阅。钦此。将孙楫卷公同细阅，总未得其错误处。另开一单呈进。酉初散。

二十日 入朝听宣，阅殿试卷。辰初到署，司友未至，遂先散。得文大农字，以孙楫卷有大雩字，系误。寿阳定于明日会奏请处。眼前字亦看不出，真愤愤也。

二十一日 闻有夹江之捷。

① 广陵本作“黄师闾”。

② 广陵本作“景星濬”。

入朝，会奏请处折子。奉上谕：祁寯藻等均著交部察议。钦此。陕甘奏到，以新疆兵饷不继，请动封储。前奏甫行一日耳。余谓北路当先动旧存，南路先动红钱，不足再以封储补之。

细检滇黔经费，愈觉难于报划。当国者明知将至决裂，特不能自出己见，而又以人之见为不然。嗟夫！自捐输之说盛行，率以为悬赏以待，可以予取予求。渐至智虑所限，不能用其心力，目中只有卜式而已。群策群力，督不暇办。处此而欲与共济，真属万难。

二十二日 入朝，奏事五件。议复吴给谏筹款备用，钱法、矿务系已行之举，契税一节，展限三个月。

会查外库，过平三十万。昨司友视以局收铜斤。然原奏系指已成之器，不许货卖，故须官为收买，非采买铜斤也。年来捐例歧出，有常捐，则贡监封典职衔是也；有大捐，则筹饷新例是也；有捐输，则因劝捐而给以虚衔，其银数酌加常例四分之一者也。月前广额劝捐恩旨，原以广示招徕，而士林亦蒙嘉惠。及阁部会奏推广以为定额，折内有：他项捐输，不得牵混并计，请归筹饷新例之员，亦令划出办理。是日通谕，有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之语。本月十七日，罗侍郎奏请将常例、筹饷例，悉并入捐输数内加额。司计不能借箸，乃资人依助，酬以科名，复何敢刊印而不舍。第思古人处事不敢凌夷者，非惜虚名，恐防实政，遵事例而予官，以为有故事耳。申劝捐输而广额，犹为变不失正。若劝捐者无论有官无官，概行并入广额，则捐输之人，大半入于大捐。大捐之官既多，则筹饷之例必滞。是得失相等，反诃何为。余于此事不讳愤愤，第当轴者视之太轻，而承办者执之甚力，不敢不再竭愚虑耳。

二十三日 向提军文来，以部拨江苏海运节省五十万，只解二十万，余者请改拨。此事改须善处耳。议复罗侍郎奏稿，尚未定义。司友请以后外捐饷例必视部捐酌加四分之一，乃许核入加额。事近可行。

赵侍郎商查矿事。余谓人人垂涎，势不能人人插手，非勒限则必为所误，非验资则必为所愚。颇以为然。

闻铁梅持数百兵北捍凤阳。贼扰临淮关，而以王正谊为前队，所带仅数百人，此危道也。

出城候客。何子愚锐意行铁钱，何根云、孙兰检皆有此议，实子愚发之，谓铸大钱以代银，再以铁钱代铜钱。其论甚有意，然局中风气转移不易。奈何！云子贞书来，时以蜀中咽喉为忧。

二十四日 北路范司马谈开矿事。湘公曾过涉灭顶，昌平又坠石伤人，其难可想。

十九日奏筹画新疆经费。次日即据陕督奏动口外封储，两地不谋而合。顾甘肃只知有封储，尚不知有实存等款，自应先尽存项抵拨，不足再动封储。

各处支取库存物料，不重在物而重在价，锢习真不可解。库存黄飞金尚数千块，而必取红飞金，其始以坛庙借口，今并及于各庙。乌得以人云亦云置之。

约举部中现办之事，有官票所，有官钱局，有收铜，有收铺租，有查矿；此外若筹饷，若改拨，若变通捐例，真可谓之千头万绪，方寸地安能容纳无遗，随事平情以处之。人有未是，不敢惜吾齿牙；吾有未是，不敢不借人商榷。窃以为任天下之事者，必先忘一己之私，至才力有所未尽，见识有所未周，开心见人，爱憎誉毁而听之而已。守得此念定，则百忙中亦自有受用处，以无我则无黏滞也。今日同官来论事者数十人，守定此心，随事应付，形虽劳而神不倦，语言错出，而用意不离其宗。因语多不可悉记，姑记吾之以心与人相见者如此。

二十五日 寅初趋朝，入升殿班。赴库，视口袋出残事毕。时外库存银百有八万有奇，五月京饷似可无虑。

部务纷繁，派办处一人常留〔兼〕数事，于措理自不能神速。午后小憩，思起数事，心辄怦怦，因信致文大农，令督趣急奏。进大钱式样；官钱局开张；开矿责成商办；复汪侍读通筹出入；收铜改给钱票。略云：生平不喜避事，第近日遇台端提倡公事，从旁赞画，亦自颇有精神。若独坐虚堂，便觉昏昏欲寐。竭蹶二字其可讳乎？

江南由闸之战，士民同仇，无与济恶，贼亡固可立待。然军务虽竣，经费未裕，上腴之地或能自给；中省即须接济；至远省如甘肃、云、贵，譬之久病乍起，心腹虽清，而四支血脉尚不能贯输，废其一体亦必累及全身。此正今日所宜亟筹而不可俟之凯歌之后者也。

二十六日 寅刻赴西苑奏事，议复罗侍郎捐输广额。

翁尚书谈飞金一项，力求撙节，人人具有天良，在提倡者而已。

恒宜亭言，其戚理藩院外郎瑞徵，善察矿脉。与文大农商，拟奏交赵侍郎随带。此事节节为难，方其寻山讨脉，如青乌点穴，粗解者多，而真知者少。人皆抵掌，事等捕风，幸而得之可以开采矣。商人情状不一，或借端敛财，本无掘井及泉之意；或虚占地段，先存并兼攘夺之心。此中诡譎者什九，而善良者什一。近者委人督办，亦既略见其情，而时尚所趋，莫敢正论，且冀幸于万一，故是非无人执议。至炉火之功，尤资熟手。北方封闭二百年，安得习业者而使之。其招募而来者，或由偷挖而窃取，或习倾镒而冒充。殊不知土能生金，而火能炼金，水且因沸而干，金能不从煎而化。此则如药性有定，炮制则殊。即使监煎有人，亦如使毛血之民辨易牙之五味，心热目眩，不能道其所以然。稍知即可以欺全不知，仅见即足以夸全不见。随波逐流，唇焦舌敝，此何为耶。宜亭取友必端，且时事既棘，遂不得不为贪天之【功】想。闻瑞公带有滇人，当愈于强作解事者。余尝以凡事不可太勤破劝人，此亦所以自处也。司空《诗品》有“如铅出银”之语，其来旧矣。许弗斋言，煎铅一斤，必得银二分，不待矿也。此语可以印证。

二十七日 午后，过恒宜亭谈。晤瑞外郎，言颇识矿脉。至开采一节，尚须觅人。此事濡缓而无把握，余固心知之，而不及其言之详。携来矿务小册，名目繁碎，自以为秘本也。【可发一笑。】

二十八日 军机处交片，以安徽请饷令速议。何、成两友自天津来，见浙江海运之米未能纯净。又仓场将剥船交部，颇有冤抑。朱侍郎既未复验，遽行奏闻，不过为经纪地步，然独不自谋耶？偕同年集俞松石寓。傍晚入城，则公事坌集。

二十九日 入朝奏事。进大钱样；奏参倪藩司擅提邻省库款；报开官钱铺。司友视以议复汪侍读奏稿，大意不欲裁减微末，致成克啬。然今日度支，岂宜更轻丝粟。为易数语，终未惬意。朱总宪又删数语，较净。

钞议扰扰二年，及决行矣，复节节阻滞。日前司友请以官银票向钱局易钱，余亟赞之。审尔则钞必鬯行，不独十二万已也。午后草行钞议上篇，先筹部库。大意专主行钞，而以近日所筹各款为辅。事体重大，

必须熟虑出之，未敢率尔也。是夜不得眠，心气之亏，亦可知矣。

三十日 入朝奏事。议复汪侍读通筹出入。蒙宣入阅朝考卷。未初，安徽警报到，凤阳陷。寿阳言，诸将不遵调度，事深可忧。然所调度者，先莫得闻也。闻铁梅中丞以残兵二十四人自卫，此何以战。凤、颍风气刚悍，若拊循而鼓舞之，使人切同仇，如扬州由闸之役，胜客兵远甚。

附记朝考一等三十四名：卢士杰、沈祖谏、王澎、【原名泉，号渔庄，宝坻人。】张德容、陈光甲、薛春黎、高廷祐、张曰銜、方熊祥、陈亮畴、敖册贤、余鹏、童械、蓝拔奇、刘树覃、黄图南、孙如仪、浦安、李鹤龄、黄钰、李慎、曹貽诚、朱学勤、【修伯，仁和。】颜宗仪、宋梦兰、丁宝楨、恩吉、【子谦，内府。】梁肇煌、段光瀛、欧阳云、周式濂、袁承业、傅寿彤、林凤辉。

二等六十七，三等百七，四等十三。是日本拟三等百十四名，四等六名。卷入，钦改三等后百七名至百十三名置四等，百十四移百七。

五月

初一日 代小汀赴库。搭钞之款未定，有领养廉者却之。节前先放银，进呈后乃放钞，似较妥。

单行钞议，大意以行钞为主，以近日数端如铺税^①、收铜之类。为辅。其吃紧处在“时至事起，运实于虚”八字。时至事起者，机也；运实于虚者，权也。机不可失，权不可执，殆有精义存乎其中，非率尔也。是晚，以所议视文大农。

昨何子愚视以铁钱议。此事闻者无不掩耳，然思到铜运不来，局铸仰屋，则有钱愈于无钱。今日与翊云谈，意在可行。此事究未敢草草也。

初二日 入朝奏事。请查通坝剥船米色；复准安徽请饷二十万。引见司员于养心殿。是日成琦补外郎，特记之。是日，未至署。

钱局监督，繁剧之任，熙郎中派办之事既多，本不能兼顾，联侍郎以为言，遂有疑其为人所构者。同官拟派人代理，寿阳改署字。侍郎言不可遽易生手，其论自正，因酌派恩福帮办。恩福辞钱局数语。大农谓临事可以观人，信然。与小汀商，钟秀可任官钱局总办。

^① 广陵本作“铺租”。

海运剥船，头起百号至通州，坐粮厅以气头米为霉变，朱侍郎奏交刑部者九船，予杖者七十余船。侍郎素恶海运，以不便经纪也。自孙大农再遣司员查访米色，知不可掩，遂劾坐粮厅以自解。今日得旨，派翁尚书、花总宪往查，当可得实。思被兵各省尚未办理善后，其抚恤亦只敷衍，目前屈于费也。人身大病之后，一失调养，则终身不能复元，何以异是。思此辄为心悸。闻粤西兴安蝗，草叶成矛戟状。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安得良有司一一拊循之耶。

闻瑞外郎不可恃，观人本难，寄耳目为尤难。

初三日 与司友议搭钞各款，俸廉赏项、物料工程，明日皆有支款，不得不权为先定。文大农极赞行钞议而归重于钱法。司友欲但支当五十，恐有窒碍。官银票章程，未料有官钱局之举，故令商民以票易银。今钱局既开，若领票于库，而取银于局，何许子之不惮烦；且以银易票者，得取百一，又近于渔利矣。此稿大农已画未行，姑令熟商。

钱用平铁铸者，不工而易锈，不如铜似土行。

初四日 入朝奏事。呈进官票式样，得旨永远通行，票留览。晤翁尚书，言验过剥船是好米，而折中有间有潮湿搀和之弊，实无霉变发块之情。自诩为不着边际，天下事有是有非，调停两可，最足误事。人有颡顽而不辨是非者，有乖戾而颠倒是非者，若胸中黑白本自分明，而终至于模棱持两端，则吾不知之矣。

【尚书与内府共解金钟事，多日未定义。】征调之兵，两边支饷，闻有逃亡而犹冒支者。文大农言，甘肃尤甚，得之段廉访。因属陕西司拟奏。

初五日 未至署。写黄庭经一过。不作小字二年有余。近日部务繁难，心神耗甚，时恐火烬泉竭，以此试之，似乎心虽耗而未伤，神虽劳而未瘁，聊以自慰藉尔。

江宁、扬州皆有小胜，而未能收复。胜学士已带兵驰往滁、凤。闻本指挥慧帅赴皖，而竟赴扬州，何耶？

初六日 商行钞票事宜，同官皆以前议为不谬。余本议得钞者许易钱而不许取银，文大农又欲购钞者但以钞不必以银。盖自银渐少，不得不以钱代之。【如是则画一而人不疑。】气运所趋，非关人力。

何香恬拟推广行票奏稿中一段言：以钱代银，钱票为之枢纽，言曲

而达。中言：用兵各省，停其颁发。余意钞不能易钱，则尺寸之地不能流通；若处处有官钱局，钞入钱出，即军中亦何不可行之。有应议章程数条，大抵在多筹铜斤，广增鼓铸。司友请以搭票所省之银易钱应支以取信。此即运用之妙，莫看作变诈也。

检银库放款册七本。岁费以养兵为最巨，节省之难，亦惟兵饷为最甚。当道光二十三年即议减平，岁省可三四十万，乃已奉俞旨而事复中变。盖不耕而食之兵，时有饥寒之患，减及分毫，而即无以贍给。综计岁饷五百万之银、二百余万之米，所养究皆羸弱之兵。筹国本者，能不思变计乎。

初七日 检库支册五本，一事有一官，一官有一费；事不可罢，则费不可节，按册而稽，供亿繁碎，令人心懣。平情而论，天家之美富，有欲过为寒俭而不能者。经画其大端，而于小者示之节制，庶乎可耳。

贾御史请以银钱票各百万贷商贾取息，其去路则欲以钱票抵银，交纳官项。未免言之太易。

闻有交部速议两件，急趋视之。一则琦帅催已拨之款，云胜保欲赴皖，以饷缺不能行。计前月初旬拨解之琦、慧各三十万，彼中尚未之知耳。一则陈藩司欲划拨向营军饷之较近者，以江海关税抵还。前本奏明以粤海税给向营，以江海税给琦营。言江海距徐州千里，岂知被兵邻省，在在设防，今日拨饷只有千里而遥，安得千里而近者耶。言慧帅所带之兵二万四千，须向枢府一问。慧帅军报与其子晋康联衔，晋康自请从军，非有旨帮办。且请铸给四川总督^①印信。此何以胜巨任耶？

初八日 入朝，奏事三件。崇运司言，部库以搭放二成钞之银，发官局易钱供支，官局按月领银，而库款不能节省。其言近理，心为之动。又言用寄卖寄买之法，论亦近是，与余前法大相左矣，愈为怦怦。回寓细思，乃得彼说所以不然，而吾言之未为无见。因草问答四纸，乘便呈文大农。部转欲收钞编号，卖银轮给。余谓钞载多寡不同，不能挨次出售。先后更易则恩怨生，迟速无定则谤议起。朝廷开局，总宜正大光明，简易使人乐从为主。未卖之先，人人必日日盼望；既卖之后，官复家家传领，成

^① 广陵本作“署四川总督”。

何政体。若寄多而售少，直以空纸罔民，其物究成无用。使千百人持无用之物赴诉部中，何以待之。人又将曰：殊堪痛恨。如是则必阻格不行，何如勿为是举之省事乎。钞既不许换钱，必有交官之项而后买之。不过使交库之银改而交局。朝购钞于局，夕纳钞于库，官自行，民自不行，何益。余意钞本之发，以两三月为度，而官局已有三利：所领钞本以充铺本，一利也；持钞名为换钱，其实用票，钱票从此畅行，二利也；一出入，时价有余，三利也。官局有利而后钞可常行。官局底蕴，部中事事与闻，可无虑其借口行钞以相侵隐。否则官局先不可开矣，何论钞乎。末言：总之，作事谋始，非明辨不能笃行。破一分疑，乃坚一分信。顾此事委曲繁重，必合群策成之。

滇铜蔡传枢一运，前以江路不前，留楚供铸，今已至江南矣。司友不谋而拟稿，另拨还湖北一运，岂不知今日需铜之急耶。此与钱冬士欲采买铅斤无异。二三君子，岂有他肠，特耳软而意见不化，而钱局之不善处人，亦有以致之。

闻闽省警报，见有筹款速议。

初九日 崇运司谈行钞，复理前说，余不能不层层辩难。崇力言，市肆闻钞，动色相戒，一许换钱，必尽取乃止。余为历述议钞以来花总宪、王侍御之论，毋怪使人疑沮，市人知有前议，而不知有今议耳。又诘其收条编次之窒碍，不能复伸其说矣。而总言无人宿留此物者，余谓市肆之情吾不能知，若吾得可以换钱之票，必不轻以出售。因为言事到为难时，须思歇手。如足下论到歇手时，千百人各持一不可得钱之票，责偿于户部，部臣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百姓，为国家办事而作此骗局，面目何施？那时须一一偿之，求干没而且不可得。如吾办法即不能通行，到歇手时，更不使片纸留向民间，为朝廷市怨。同一歇手，落得干净。言至此，乃不能不感动，乃曰：吾喻此意矣。喜其人之诚朴，而尚可与言也，因泛论官钱局事宜，语多不可悉记。言钱局诸弊皆小，惟阁票存以别作营运，最难究诘，非时时稽核不可。与人论事，离不了“诚”字，着不得“忿”字。

田吉荪出议驳崇说草稿，大意是而未详。文彬、丁寿昌二友视以官票操纵说帖，未能见到实际。退食后，评语百余字。辩难一次，更觉分明

一层。慎思，明辨，笃行，精而道学，粗而会计，理只一贯。即如收条一件，初亦以为不能不用，惟核对票根即付钱，与崇都转议异，后两日与司友商酌再三，乃悟其不用收条，较为直捷了当。

初十日 入朝奏事。速议琦帅催餉、慧成粮台拨餉。寿阳述上询及秋季京餉，以“以钱抵银”对。因论今日急须筹钱，熙友亦近数日方悟需钱之急。并拟令直隶沿河州县及长芦盐课解钱。顾直隶本无解部之款，长芦旧曾以千五百文抵课一两，半额二十四万折钱。闻系在京兑换，非由外解也。

每月放京餉定在初三、四两日，余意欲推展三两日，为将来地步。文、全司农均以为然。询之司友，力言不可，大意俟空匮时再作计较。余自觉色变，既念公事公言，不可忿急，自执己见。即明日再商，未为不可。昔贤以清慎动缓为训，正佩弦之义。

忠鹤皋言，捐例移向火器营，似不能无怏怏。余始闻之亦为部库虑，既而思之，殆非为火器，直与前此顺天府收捐等耳。部中具呈领照上兑，胥吏层层需索，一举廓清，正招徕之妙用。捐项同一归公，何分彼此。若谓卯期可省画呈赴库，亦耳根清静，则犹是私心也。官钱局既开，则官票不得不令其易钱，若专恃交捐，则束手矣。此一幸事也。

十一日 检裁汰河漕冗官拟奏。跋河漕官制：

自壬子腊月封印后，讨论故实。癸丑正月思欲起草时，别作收盐抽税议，作辍日多。月末粗有条款，然并河厅于州县，终不能愜然。商之孔修尚书，乃决意裁厅归营，并总漕于总河。议既定，至二月望后重定六条，修饰粘补。会桃汛至，不果上，置筐中者又三月矣。重披一过，不禁喟然。

同官谈火器营收捐事，意见未能尽化。文大农却说，非贵戚谁肯为此。余谓须令司员畛域不分方是。

十二日 见闽省请餉第二折，有“漳州镇道据报闻已被害，沙县、永安相继失守”之语。所言情形，殊不详晰。

得王中丞书，四月九日。延平府属九龙山土匪乘机抢夺，已奏调省标五百兵，令胡观察、李副将寿春、李参将往捕。又言崇建茶贩不来，人夫失业可忧。又有“兴、泉、漳各府尚属平静，不至滋事”之语。距警报未及一句，可叹！

得家书，言漳、泉小刀会，诏安尤甚。封禁山亦已发动，首匪金姓。延平、沙永劫夺公行。心泉谈九龙山事颇详，当觅笔记观之。

十三日 入朝奏事。内廷铜器，著内府查奏；直隶解钱，另发廷寄。议复贾御史折内，叙入官票换钱办法。旨：依议。

捐例琐细，素不了了。阅捐纳房议复火器营请奖拟底，则亦心知其非。不画一则吾辈贾怨，而吏胥得缘以为奸。到此更定新章，尤宜详慎。

十四日 是日，未至署。

入朝奏事。筹拨闽省剿饷十五万，合成三十万。蒙宣入，阅考御史卷。有容德乃大论；实行团练以期有成策。钱宝青、户一。王兆松、工二。李文珩，刑三。三卷均切实。后数卷有不分练兵与团练者，甚有以户口民数敷衍者。

十五日 夏至。复家书。与冰如定按月兑项。

陈颂南侍御谈闽中会匪事，若为粤匪党与，自必响应于九江窜扰之时。又沙县闻以钱粮起衅。果尔，尚易解散。

早起占归德贼情，得“离之贲”，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卦六五继明，有中兴之象，四以刚逼之，宜自取焚死且弃，故曰无所容也。爻象甚明。

十六日 赴库收放。

慧成催已拨未到之饷。有旨：迅速查明具奏。山西筹备二十万，咨询解处，商令一半解豫，一半解京。均拟十八上陈。

广西司友外视钱法堂积习，几不可破，今日又以浮文持短长。余谓诸君以为周到正经，官事却不在此。

朱总宪闻曹州有警报，文大农欲从枢廷询得指挥再议。

用火珠林占归德军情，得否之遁。

十七日 阅司友奏底两件。大钱用锡二成代铅，色较黄润，然终逊纯铜。

再用火珠林占归德官军，得蛊之损。前后用神皆伏，而前卦子水冲破旬空，忌神临月建，实为凶象；后卦巳火伏于子爻，飞神空破，不能克伏，且忌神化退，大有转机。盖是日大起东三盟及察哈尔之兵，故用神出伏坎。两卦皆飞克伏，世克应，如出一式。斯亦奇矣。【一能克，一不能克，】术之不可废如是。

十八日 是日，命僧藩、花总宪、达总戎、穆学士巡按京营。关外诸军将至京，与同官商所以待之。

十九日 入朝奏事。有讹言贼分两股北窜，荷、汴均陷者。徐访之枢府，则贼并力犯开封，未至曹也。商海运米并运城内诸仓，令王大臣豫支通仓秋糈。退食后信致文大农，略云：新漕统运城内，月前曾与朱仓场商之，言城外四仓借米佣趁者不下千百人，米皆进城，此辈失业奈何。又言进仓后全数先放甲米，却自不妨[防]，此言似别有员通。某思储时宜谨，岂能因噎废食。然鸟雀见空仓而噪，亦不可不妨[防]。或责成监督弹压，或令地面巡视。第此事无形不能入告，望就便与寿阳筹之。因思今日之事，如朽蠹之木，抱穴藏穿，只好因形成器，不能任我琢雕，此匠石所以束手也。

与瑞侍郎议铅丸事。澄泉有心人，或可与共济。言至九月止，可造二十万药，正配三十万铅耳。是日带引见，午正一刻矣。

二十日甲子 又占得既济之卦，非吉。阅漕米运仓拟底，司友拟令城外各仓之人仍管城内各仓之米，斯亦不得已之办法也。浙江织造乌勒洪额以经费不敷，请停今年办造内府各料。旨交部议。然缎匹库早于年前停派矣。

陕西奏筹^①二十万候拨，有旨速议。

二十一日 入朝奏事四件。大钱搭放折依议。

贺翁尚书兼尹京兆，言大内发出金钟，镕化后发商则多亏折，拟即铸金为币。余力赞之。但为币须分等，大小兼资，庶便行用耳。岛夷之银钱本非足色，尚可通行，岂有中国不能造驷裹。然铸造无它奇，在官司不克扣而已。

与局友商配锡铸大钱。颜料库近查出册外余存铝、锡各十三万余斤。公事无不可核实，在与人共济耳。

廿二日 昨晚阅邸抄，豫抚奏参镇将征调不前，乃令戴罪作为前队，何耶？余语文大农，前锋系三军之利钝，今开封又系全省之安危，论理正须执法。大农以至情相告，此境只好付之无言，多着一语不得。

^① 广陵本作“奏筹备”。

望后得山陕两省来文，各筹备二十万，适中州请饷，幸有以应。晚，闻江苏请改拨楚粤兵饷二十万。此等事早已虑及，特文到有早晚耳。未雨绸缪，更有何策。昨崇雨林方伯过谈，人亦爽豁，特好尤人，然交浅未可言深也。

丁稚璜庶常视以黔中筹饷议，第一条令绅耆劝捐，此自较官吏为无扰。至裁减寺院常住，暂停书院膏火，正须乡人呈请，地方酌办，非司农所及也。

廿三日 入朝奏事两件。漕粮运进城内，封奏留中，有廷寄。

开封藩臬奏报，缒兵下城击贼。又言贼保近村，特请饷甚急。而陆抚奏，藩库存项不能运出，似攻围甚急者，不知何以不符。陆抚由太康而鄢陵，而许州，转徙而西，乃以赴援不力劾人耶。

各省逃亡之兵甚多，前与同官议，欲奏停募补。见钱萍缸拟底，文大农谓其不如平时文章之轩爽。退食，别拟一稿呈大农，略云：此时而议裁兵，如披狐白裘，非不甚美，特不适时。钱稿格格不吐，想亦为此。退食效颦，于钱稿多取资。若无钱稿，亦不能为此也。盛暑挥扇不暇，勿劳评点云云。

闻恩尚书赴援，不俟命而行，此时当抵开封。将兵不当如是耶。后以军装不足，仍复株守。

赵侍郎查矿回，闻呈请之人多属骗局，一面惩办，一面另募殷户出资，庶万一获济耳。随去者吉长、萧时馨两司员，滇人杨、许两县令。

廿四日 全少农署仓场，过谈。转漕多弊窳，不难于觉察，而难于破除。识力存乎其人，未易为临别之赠也。文大农极赞请查兵数奏稿，与寿阳共定廿六日入陈。余谓凡事不可但见一边，农司岂不惜饷，然不兼为军实计便非。细思简明清单，固属直捷，然募补分营，须有册目，或俟奏到后，酌其应募补者，再行办理亦可。寿阳言此事已面陈。

萧伯香以矿山清单相示，所查约三十处，或因山形而决其无苗，或辨疑似而决其非矿，尚有八九处可以试采，亦冀幸于万一。然人力未尽，不可诿责于气数也。以清单视宗京兆。

开封之围，本拟恩尚书、胜学士两军先到，寿阳言西陵阿、托明阿、善禄之兵先抵汴梁城下，陆中丞远屯许州，此遂为安居处耶。

廿五日 与同官议各省钱法有日矣。近者势屈情见，说乃易从。气运所趋，群转移于其中而不觉，殆非人力之所能为。既不能先天弗违，敢不后天奉天乎。

附清查兵数奏稿。

为请旨飭查存缺兵数，分别应补应缓，以稽军实而重饷需仰祈圣鉴事。窃惟戡乱以兵，原属不得已而用；养兵以饷，即为不可少之需。溯自粤贼滋事以来，征调则数逾十万，转战则时历三年。其中有从征者，有撤遣者，有战歿病故者，有溃散亡逃者，徒以军营旁午，未遑逐一清厘，遂致兵已缺而饷犹存，其数正复不少。即如湖南、广西两省，先后奏调各省官兵五万余名。嗣经钦差大臣向荣奏报，带赴江南者实止一万二千余名。其余三四万，若在若亡，大半未据奏咨，实属无从稽考。一军如此，它处类然。臣等伏思兵额不可久悬，饷需尤应核实。今若但令各本省查明奏报，而其中又有先经调赴近省，继而转调它省者；有兵已调往，维因本省有警，复调它省之兵者，参错纠纷，仍难核算。臣等公同商酌，欲得稽查简捷之法，惟有请旨飭下各直省督抚，查明该省存营及调防本省兵若干名，奉调出省兵若干名，留防某省客兵若干名。并请敕下各路带兵大臣，查明现在军营某省官兵若干名，已调未到某省兵若干名，各将简明数目迅速奏报。一面咨照户部、兵部，即由部臣按照各省额兵若干，将征存之数磨对乘除，即可知其所缺之数矣。如蒙俞允，并请敕下各省督抚及带兵大臣，于奏旨后十日内即将简明数目开单，分别奏咨，毋庸造册，以免稽延。抑臣等更有请者，兵之缺额既已查明，即须分别省份，或僻或冲，议以应补应缓。其腹地紧要省份急须募补者，或以死事子弟入营，或以乡勇壮丁实伍。各督抚提镇为国家捍患御灾，当此逆匪鸱张，遇有募补标兵，务须躬亲简阅，不得以册籍名粮混冒，不得以老弱无赖招充，总期平日知方，可望临时敌愆。其边远如甘肃、四川、云贵等省，或因早年戡定，特设重兵；或因边外换防，多存羨卒。此等省份，饷皆仰给邻封，平时拨解本属周章，此后供支益形竭蹶。今就征兵之缺，乘势暂停募补，机则较顺，事亦易行。盖征调一兵例支双饷，省一充数备操之饷，即可饱一从征出力之兵。倘此时循例募充，务求足额，恐

将来忍饥待饷，难免他虞。各督抚提镇一将时势通筹，谅必不忍出此也。臣等为简练军实、稽核饷需起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二十六日奏。

寿阳过谈，商派管官钱局官吏，自不宜十羊九牧。询秋冬江路若未肃清，明年漕粮可有何策？意在折漕也。余谓顿兵已久，若克复逾期，则大局不能支柱，何论漕粮。至折漕原为需银，而银者商贾之所有，农夫之所无。今有漕各省，商旅不行，银之难得更甚往日，折漕断不能行。言铸金钱事有条理，欲以此给王公大臣俸，以示贵重。然三品以上秋俸本已停支，只好议为别款之用。与议各省钱法，亦未必谓吾说为不然，特意在朱提不在赤仄耳。语涉军务，但以缺饷为忧。至迟速利钝之际，便讳言之。贼不足忧，忧乏庙算耳。

廿六日 带引见，未至署。入朝奏事。改拨湖北、广西兵饷，议复河南军需。与文大农商各省鼓铸，入告尚可待数日，奏稿不能不早办。大农以为无庸商之寿阳，亦知其意不在此，但必先有条款，方可令人著笔。

每念边远各省支应不前，不能无仰望于蜀中沃野。既念军需大局未有底止，即负谤为之何济乎。今日又与大农论此，心复怦怦，当更认定一忍字。

前调察哈尔兵四千，驻牧南苑训练。大农商口粮未定。晚，阅抄奏，有“官每日二钱三分，兵二钱”之语，似蒙兵较旗兵加厚。东三省官兵过境，均止一钱三分。因函商大农，然已缓矣。此事后经僧藩力为限制，极有节省。补记。

二十七日 赴库。是日始行钞票。兵饷搭二成，钱以千抵两，其来久矣。近议每兵三两以上者，于八成银中半给时价票钱，是亦钞也。气运所趋，转移不觉，是日发银十一万余易钱。未易为拘墟者道。

与同官商各省钱法，略举七条，令司友拟稿。行官银票，招商认开官钱号，筹画铜斤，输纳收铜，开采铜矿，捐铜赎罪，捐免处分。

偕文大农诣寿阳，商察哈尔兵口粮，定明晨入奏。回寓已曛。政府以供军故，专意筹银，近始贵银。然亦只为京饷虑，未暇计及四方。诘知银者商贾之所流通，自关市衰歇，万镒之室，壅而不行，虽诱之以功名，所输几何，终无以贍军国之用而苏官民之困。

二十八日 入朝，奏察哈尔官兵口粮。与瑞侍郎商铅丸事，言验过白铅六成、黑铅四成可用，势须筹款采买。惟官吏一插手，恐糜费而仍不适用，嘱大农与僧藩议之。

漕米赶运城内各仓，言者不一而足。及至奏准，又有言其张皇不便者。至通仓俸米，六月先支，司友以截俸之日为疑，此自应以奉旨为断。余意截止限期亦不可拘泥。当再与司友商之。

载学士言。收铜苦累，有旨查明妥办。司友作复奏，有“万不能以有用之钱买无用之铜语”，因为修改。必有忍其乃有，止谤莫如自修，反唇何为。

火器营捐例，有厮丁捐牧长者，内务府官司友乃欲议准。又一名补交八两，语近漏，皆不能不改。

二十九日 昨于收铜改百十字，问寿阳应发交另缮否，以原稿付还。今日至署，改其最碍眼者数字。作事到不多不欠，真不容易。然任事与管事^①，避事与省事，其辨至微，只问心之公私而已。

官钱局非市贾所乐闻，必低昂钱价以困之。僧藩奏请定价，不为未见，特未详思耳。今拟每两以二串为准，许少不许多。朱副宪以为欠一公字。文大农欲姑俟旬日，亦无不可。人生于诗文一道，词必已出，独与人共事则不然，要须消尽此中芥蒂耳。

六月

甲戌朔 入御门班，户部第五。甫交卯初成礼。

从宜亭抄折中，见江宁贼情甚窘，胁从者皆思反正，民间荼毒惨不可言。诸帅拥兵坐视，殊堪发指。其多制红边马褂，白光空心，尤为狡黠。

文大农询养廉，余谓农司向无此款，乃问何以供仆马，岂郊寒岛瘦流露于词色之间耶。近况从未以语同官，何乃为人所觉。越日言将三百金送来，尚无用处，因暂却之。

赴库。司友放察哈尔官兵口粮，章程尚未尽善，因批还之。词繁而不杀，不惜苦口，恐不能感人耳。

文大农惠扇并诗，附录：

^① 广陵本作“喜事”。

读书宜适用，大略在匡时。识短知君晚，才长是我师。一心同报国，双鬓各成丝。密勿如能赞，还应副所期。征调半天下，潢池尚弄兵。粗材忧损干，之子有能名。著论追先达，持筹仗老成。何时课休养，藉手答非平。退食犹谋国，君真不素餐。艰难思利济，辛苦感同官。师老忧方棘，民劳力已殫。吾徒惟努力，仰屋漫空叹。

初二日 先大夫生辰。

上年河东之行，最要是禁金商以保富，若云诸弊皆可革除，实不敢必。近哈中丞复以举商为请，自不免轻听。司友拟驳稿，为增入五不可一段，末段云：况迩来迭奉谕旨，以该省捐输踊跃，破格施恩。凡属上中各户皆有名姓在官，一旦忽议举商，将使按籍而稽，贪吏不烦于择肉，怀璧其罪，富民反悔其急公，不特视盐务为畏途，必且闻劝捐而裹足。既于人情弗协，复与时务相妨，其尤不可者五也。此段颇谓穷其情状。

初三日 入朝，奏事八件。宝泉局查出白铅百余万，请以黑四白六配铸军火。得旨：依议。省采买十余万金。

与局友商捐铜事宜。

浅字最足害事，浅则其受之也易，而其发之也轻。疾言遽色，轻喜易怒，往往由此。纵能忍到三分，却已害了七分也。深不可为，当持之以缓，缓则能辨是非、穷情状，从处忙事待下人，下手庶有把握。急遽时不走作，则余时可知。轻贱人不任意，则余人可知，故曰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

湖广借运川粤引盐，价贵病民，司友议复未细，因令逐条考订。此等事似粗，却着一毫粗气不得。

文大农送来《七省详图》一轴，赵临黄庭一本，意以为赠也，尚未敢承。

初四日 先慈夫人忌辰。

昨闻福建复请饷三十万。阅邸抄，漳郡已复，延平及永春、德田均已击散。有旨：该省士民深明大义，协力剿擒，克复城池，实属忠义可嘉，即著该督先行传旨奖励。

司友送看折子，漏写衔名，其人懊恨无地。然特胥吏笔误，无足少芥蒂也。

雷侍郎请在下河设局收捐，改钱减价。国家不得已而出于捐例，即不得不慎守章程。若一处轻减，则它处必援以为例，每况愈下，其事必废。

初五日 入朝奏事。拨闽饷二十万；奏驳河东举商。

湖督奏川粤官盐成本太重，司友议复，为添数语。此事恐又成画饼矣。盐政之弊，总在层层朘削；邻省借运，则益肆为侵渔，而不顾贵价之不能售，非改弦更张，焉有济耶。更张之法，择要设卡，过关之盐，不问官私，十而抽一，或税其价之什一，给照放行。此或于实用有裨，亦化私为官之一法。其如人习因循而惮变法，何哉。

初六日 暑甚，辰正赴署，午初散，未及候同官也。司友至者亦颇不乏，可以观勤惰矣。

初七日 赴库。拟楚盐抽税附片，徐钧卿似可胜任。抽税之法，人知其利，特恐隐匿与卖放耳。若离关百里远近再设一卡，关抽税则给照，卡验照则放行裁角。其照以大吏主之，分大、中、小三式，以便验截，百斤小照，千斤中照，万斤大照。当较核实。至察无徒，至清无鱼。若十九归公，则不可胜用矣。

初八日 以楚盐附片稿付司友议之。

初九日 入朝，贺万寿圣节。晤文大农，闻寿阳欲照复雷侍郎减捐之奏，心怦怦者久之。顾念是非自有定理，不必自我操之以求胜，念此而意自恬然。

闻熙翊云欲乞休。

傍晚，以火珠林占得同人之屯。问江南官军何时平贼，卦象巧合，贼居城中，故鬼爻持世，官军居外，故用神临应。本是应克世，变为世克应，似先败后胜之象。时当季夏，用神在土，若平贼定在此月。惟三变爻为申子辰，是三城合而抗我。拟再占以决之。

初十日 再占得未济之鼎，日月临身，又当五位未土，一爻有龙象之力。此卦鬼爻已伏，露布之来，决在此月。

与大农谈翊云事，心殊怦怦。余谓一人之行止不妨听之，以后公事如之何？因属与寿阳言之。

十一日 入朝奏事。楚岸邻盐抽税片，奉旨：依议。

闻丰工再决。正月半拟片，以“挟凌俱下，压埽难坚”八字为虑。

政府未免薄为迂谈。及二月二日合龙报到，方幸吾言之不中。今未闻报险，猝然僨事，岂根柢不牢固耶。前与蘅洲谈“河患固由天时，亦人事未尽”二语，于心终不忘。

近日之大患，当轴者意中惟知有银，视钱法太轻，其于钞法更听其自行自止，而浮游置之。试思南宋百余年，敌国外患甚于今日，惟是铁钱、会子亦自足以立国，况今日之一统无外乎。若不得银，遂仓皇失措，手忙脚乱，此一念即足以僨事而有余矣。同官拟封事，沥陈窘迫情形，因以前语致文大农。盖无补国计，徒烦主忧，诚吾辈之所不忍。时势至此，不得不用钞，当于封章叙入，勿为空谈。

十二日 改议复雷侍郎收捐奏稿。此事寿阳意在准，而司友主驳，遂致心口不相应。细观情事，径准固不可，尽驳亦太苛，不得已挥汗为之。理有是非，而情宜平恕，求吾心之所安，不觉忘暑。

江西借运邻盐两奏，前后不同。原可。司友议复两折，各说各话，而同日并上，可乎？改使疏通。

十三日 先慈夫人生辰。

江西借运邻盐给照，欲买盐、销盐皆指定县分。司友明知其不可而任之，何耶？不欲径驳，特与提醒。收税固善策，第不能强人就我，有歆动之而已。

与同官商悬赏事，拟片稿。

见萍砣封事拟底，布置井井，入情人理，末有未足处，为添数语。

十四日 入朝奏事。晤萍砣，言悬赏之策，不止一奏，皆已寄信。且近日捉获细作，多已薙发，此奏惜不早耳。

田吉荪拟通行银票奏稿，于银钱与票并用，兼权之故，知之真，故能言之晰。余为添一段云：

夫人情恒徇于所习，而济用贵取乎其通。臣等窃以为银犹膏粱，钱犹粗粝，票犹糗糒。富者精啻为粳，及其贫窶，虽粗粝可饱。居者浙蒸而食，及其行旅，惟糗糒是甘。盖币之轻重不同，其为济用一也。犹食之精粗不同，其为充饥一也。

十五日 以吉荪稿视同官，复与参酌数处。不必强人从我，要在反复求详。吉荪意以各省情形不同，不必说得太细，反使窒碍不行，然大

纲自不可略。所发此省之钞，可以用之彼省，而后谓之通行。吉荪以部库为虑。余意搭收二成便可无弊，解部有二万之票，已先有八万之银，自不肯用，而望人之信用难矣。行票之初，余本意有余省分提银给钞，不足省分即以钞抵银。又念一提，则人必畏难，反至废格。况今日所谓留协省分，早已倾筐倒篋，外省宽一分，即部拨多一分。时势至此，径须放手为之，不可鳃鳃过计。

十六日 入朝奏事。封奏留江西借销邻盐。议复两件：复铜铝各运；议驳安徽请空白部照。

与田吉生、张春陵商通行钞法。吉生意仍以解部为难，恐其束之高阁也；所省之二三成即留为钞本，良是。若无所藉手，即有所藉口矣。春林欲于发给搭放之外，另发无部印者若干，用藩司印解部，入银于京，领钞取银于外，此即宋人交会之意。余谓何不令将搭放所省之二三成储外待支，此即提取之法，而行之较为婉约。又言通行各省则事务殷繁，当立局添官，专设监督，须与大农议之。时至事起，不得不然。

十七日 赴库。司友意，票法仍令各省专行，但使有票本，即通行亦易，患在畏难耳。

昨封奏事，有廷寄，令军营搭用银票。

十八日 过文大农谈。前筹饷，有外省酌提仓谷糶变一款，翁邃翁不愿通行，但行四川、江西、河南三省。昨四川奏到，能糶变百万，即谷价平减亦可得数十万金，于供军得一巨款。七月兵饷，若山、陕解不愆期，尚可敷衍。八月俸饷，真分毫无措，莫若由山、陕借箸，以济部库之急，再由四川解还。四川则筹垫先解，由糶变归款。

糶变仓谷之举，自应通行各省，与其借资民力，不如取国家自有之谷而糶之。虽将来按亩三合，丰年亦须劝分，到底宽一气耳。

十九日 捐纳房拟稿，再易未当，明日须上，不得不挥汗为之。

午后候寿阳，商七、八两月兵饷。四川谷价约六十余万，而俟糶毕，先令垫解。并于山、陕先解此款，俟垫解到日截还，当可得三四十万。提潞课二十万。各处备用物料筹款停，俟秋半后给，亦可省十余万。

二十日 入朝奏事。推行官票，吉生再拟稿虽较详密，而爽朗反逊于前。为参合两稿，又添两段，不免过长，当令誉清再酌。两段一言外

省情形，为此奏缘起；一言票本作用，似皆不可少。吉荪又拟粮台用票一奏，为之剪裁段落。数日暑甚，却借公牍消炎，亦一奇方也。

夜热，不得眠，尤苦。

二十一日 云南司赵友视以折漕说帖，昨为评点，携与寿阳议之。今日复咨赵少农，皆以为然。原议有不容道破者，浮收是也；有必与道破者，帮费是也。余意明岁新漕其不能由海运者，势不得不出于折。丰工再决，各款可筹。顾近年屡议折漕，皆以浮收难禁、银款难筹二端窒碍，遂不果行。若果行此，必本折银米钱文征收，丝毫不改，使民间并不知有折漕之事，而所收钱米，于地方别款用银者，将银替出，以钱米代之，庶有银可以抵放。事到为难，委曲求全，未尝无术，在奉行如何耳。

以吉生稿视赵少农，为增两语是。

二十二日 入朝奏事，部库并带引见。午正散直。

是日，未至部。

二十三日 粤东盐借楚西，请动军饷四十万。本属有课之盐，又令于销岸重征淮课，事必不行。舍抽税，真无策也。

征调满蒙兵，过京者，由部办给军装口粮；不由京者，则由粮台制备。此向例也。近调盛京兵四千，工部得将军奕咨中“添备帐房”一语，遂议造有堂屋帐房二千架，支库中存布九千匹；又令筹采买之款三万余金。昨闻其由潞河乘舟而下，自毋庸安帐矣。水行由省局议。部臣非不尊重，而畛域不化，反不如外省局员，真堪浩叹。

二十四日 赵司友桢生以江广折漕稿相示，于州县浮收，径与说破，甚非立言之体。

午初赴拣选营官班，骤雨湿衣，酉初方散。

二十五日 赵司友拟参浙属湖漕短绌，匆匆未及细阅。赵少农看出驳回。盖原奏本请严查，今不俟查复而即令著赔，殊觉冒失。午后改其所拟江广折漕稿，甚费力，而尚多未安。七、八月京饷短绌，与同官商数款，属崇、忠两友拟底，甚觉通畅。

二十六日 入朝奏事，六折一片。改折漕稿，仍未能简要。

粤东借运楚西两处盐包，请动部拨粤海关税军饷四十万。明知不行，故附片有“如有窒碍，即奏明停止”之语。司友拟驳，不会档房，故含

糊其词。应再令修改。

二十七日 用文大农韵奉答：

匡济谁亨否，忧危共感时。菲材艰大任，晚岁得良师。剧甚攻坚木，焚如理乱丝。优优学敷政，养气十年期。人事偶逢厄，天心宜厌兵。丰年民有赖，宽政贼无名。但使骠姚入，无忧兔窟成。将星何许是，翘首问君平。艰虞同盱食，慰藉每加餐。不识金银气，羞为条例官。朱提从古贵，赤仄未应殫。物理参消长，持筹漫浩叹。

二十八日 入朝奏事，带引见。已初散直。暑甚。

是日，奏筹七、八月京饷。旋奉廷寄注意捐输，余事只带说。

二十九日 与同官^①商定江广折漕奏稿。大抵折漕之弊，一在浮收之难禁，一在银款之难筹。浮收难禁则民病，银款难筹则官病，是以屡经拟议，尚未举行。今江广之漕，势既不能不出于折，不独河道未能畅行，而粮船多被焚掠。而欲禁浮收，使民户输将悉安其旧，必须由官折解，以免病民；欲筹银款，使地方折解，不苦其难，必须本折抵换，以免病官。查完纳漕粮或钱或米，而州县地丁、正杂、存留各项，皆系用银，盖若将收漕钱米抵应放各款之银，即以钱米抵出之银为折漕之解款，民既不受折纳之困，官亦不患折解之难。

午初赴拣选武职班，酉初散。是日暑甚。

三十日 与司友商定淮南收税奏稿，大抵采余前议，惟收盐则时未可行。末又益四语云：化私为官，上可以佐度支；化泉为良，下可以全民命。于难办之中不得不求妥办之法。

七月

甲辰朔 入朝奏事，五折一片。

赵侍郎谈钱局事，忧形于色。收铜、煎铜，无一不关弊孔。正己之外，更无他法。侍郎明察过余，自不为局员掣曳。

初二日 奉派拣选湖北府厅。

接家信，知闽中生计甚艰，已铸大钱。

批李廷楠烧锅两说帖。细观前后两议，各具深心。前议意专贵粟，故酒禁欲严。第恐不善奉行，反以一纸部文为焚索地步，非徒无益而又害

^① 广陵本作“司友”。

之。后议兼权国计，法本榷酤，古人行之，今何不可。若能立以限制，大、中、小州县额定若干家，每家造酒不过若干石，庶税课有裨，仍不至多糜谷麦。前议于四月初递，余心知其不可，是以未发。

初三日 入朝奏事。推行各省官票、大钱，奉朱批：依议速行。著通飭各省将军、督抚等，不可稍存畏难之心。朕已洞烛其微，久久行之，利国利民于无穷尽也。钦此。

此折头绪纷繁，所谓不特解人难，即索解人亦不易得。今圣心洞烛及微，非天纵，乌足幾此。捧读之下，不禁狂喜。非喜吾说之得行，正以智明在上，时事犹可为也。与司友议颁发原奏及事宜，并令各司由四百里飞咨。

复寄家信。闽局铸大钱，未用清字局名，及纯铜不用铅，不能不参末议。后进样钱有清字。

初四日 赴库，与司友议官票所事宜。委曲繁重，旬日拟议方能就绪，而各处粮台尤为急迫，正须一面议，一面办耳。余谓粮台不须多发碎票，盖军需与常用不同，琐屑勾稽不得。

赵少农忧钱局不得人，深惧滋事。余谓向例监督由各衙门咨送一等人员，无如比部但识刑名，仪曹素娴典礼，于钱法格格不相入。及至知其梗概，而厂员炉匠已售奸欺。盖若户、工两局由本衙门拟定正陪保送，正须破例为之。不果，惜哉。

昨吉生视以拟底二份，其议复张御史祥晋三款，文余于意，为删三百余字，添数语云：近闻内廷发下金钟销镕铸币，足见圣心闵念度支，即法物有所不惜【以后云云】。又，吴给事推广钱法一奏，元年十二月上，近始补发，吉生拟驳，余意在准。此奏大有关系，须沈心熟虑出之。

以李主事烧锅说帖两份付李外郎庄，令与其乡人同官者议之。

初五日 司友以收铜屡催筹款。其实六月局铸钱息本有赢余，除工火外，约每月多获钱二万串。以何子余铁钱议交赵少农。余谓此备荒本草也，正恐索解人不易得耳。

初六日 入朝奏事。山东司奏筹淮南收税，云南司奏议江广折漕两疏，余多所润色。果能行之，亦足裨补大计。顾部臣引其端，必待画臣竟其绪。所患尸居之久，微发无从，又不能不望之气运矣。

初七日 与同官商酌改钱局监督章程，自以“后不为例”为妥。属李燕昌、隋藏珠二友为之。不果上。

初八日 与同官商，八月俸饷既无所出，自当及早入陈。火器营虽觅人捐输，而七次具奏，不足十万。金钟改铸每条五两，以十五当银，所可搭放者，仅汉四品俸耳。余谓缎匹库尚有杭绸十数万匹或可用。约明日入，与寿阳议之。

初九日 入朝奏事，议驳定藩，请放印子钱。共六件。寿阳以庶常大课，未进班。尽日凉雨爽人。

改田吉生议复吴给谏奏稿查地丁、查兵饷各一段：

又即如京饷一项，原搭之二成，每两折钱一串，历久相安，而新搭之四成，则以市价为准。臣部非不欲节省，特以物力艰难，旧例未可概施于今日。又如河工一项，土方岁料宜可用钞。乃查道光二十六年臣部议定银钱章程案内，各省督抚尚有议用钱搭放者，独东南两河均谓恐工员藉口浮冒，阻挠不行，此又不至于解而难于用。总之，钱为国宝，原当与银并行。惟在各大吏正己率属，因地制宜，弗惮烦难，力图补救，支放多一分钱，即征解少一分银，而官民免一分困，此更非法制禁令所能勉强者也。

初十日 文大农过谈，八月俸饷事已上陈，并商近日应办各事。头绪繁多，不得不记为条款，至署分派。

十一日 寿阳至署，商八月俸饷。江西截留江宁大营饷二十余万两，势不得不改拨。又黔抚奏已拨未解银一百八万余两。此等事早在意中，俟其奏到，则已无及。因商拨各处军需一百万。

寿阳商各省用钱钞而无可取钱之处，徒挠银钞耳。余拟江西、贵州两省且先试行。然搭收之款，尚未能甚有把握，当与司友熟筹之。

十二日 赵侍郎谈煎炼势须急办，某司员尚可权驭。此则余所不敢知者。侍郎才调过余，何能借箸。

十三日 入朝奏事。官钞铺情形封奏，奉朱批：知道了。附片奉朱批。寿阳倡钱钞议，意在以空纸搪塞，谓终胜于无。不知无米为炊，使人忍饥待哺，其情形已觉难堪；若与之以块，其不为重耳之怒者几希。

过文大农饭，商八月俸饷。

十四日 商筹画八月俸饷奏底。过宗京兆谈。

十五日 商酌推行官票条款八条。

昨与宗京兆商契税事，以为部颁契尾尚属可行。前者筹饷本有补税契一条，惟业户今昔贫富不同，有祖父置产漏税于前，其子孙无力补税。事所常有，若一挨查，徒扰民而无益。莫若从现在起，置产者限两三月内投税^①，能置千金之产，何不能纳数十金之税；能置百金之产，何不能输数金之税。如是则民力充然有余，而税课亦可得实。

丰工再决，沿河工程均属可缓。前拨岁料，大汛各省多未报解，莫若尽提部库。即堤岸尚有工程，而河银苇荡等款，尚有数十万金可指。

十六日 入朝奏事。派议契尾，司友亦谓事属可行。闻孔翁言，保司官衡议独否。此事虽余发端，然年余不敢遂行，正恐是中有非、可处有否，如有所见，亦何妨为余言之耶。素不沾泥，又指日请外，欲望出力，岂其易得。

是日，奏筹八月俸饷，疏入留中。晚，犹未奉谕旨，心愈不安。不得已，至以此事上烦圣虑，无米为炊，正不知计将安出。

是日，文大农送来银三百两，词意婉挚，使人欲却不能，遂当为竹弟干此青毡地步耳。

十七日 赴库，询月底库存仅八万余两，合所筹各款不过二十万有奇，山陕又无的信。

检道光二十六年各省议复贵钱贱银并廷臣汇复各奏。

十八日 入朝奏事。拨各省军饷一百万。蒙召见于养心殿西阁。过转屏，北向跪。

问：尔日日至署乎？

答：是。

问：司员中出力能办事者几人？

答：衙门中常行事件，有例有案者归各司承办。近来举行各款，多系例案所无，不拘何司，均系派办。得力者约有十余人，其常川到署办事者尚多，每事皆与商酌。

^① 广陵本作“报税”。

问：每日何时至署？

答：如有奏事、带引见之日，不能定。余日多系已刻至署。

问：何时散署？

答：散署早晚，视公事多寡，亦有时以暑热早散，大抵在未刻，事多则不论。

问：散署后尚能看书否？近来所看何书？

答：日来天热，加以事多，不能常看书。暇时颇看《通考》。

问：从来言度支者，皆推刘晏？

答：刘晏主度支，专意盐务。其时只是河东一处，尚能足用，臣实自愧不如。其实晏之治盐，每年至六百余万缗为极盛。本朝自乾隆以来，各省盐课至四百余万两。若按今日银价，比晏盖过之。取之过尽，故整顿为难，然此等语尚未敢臆对也。

问：八月京饷无出，如何？

答：臣等时时筹画，此八月俸饷实有敷衍不开之势，故于前日具奏。

问：河北军务秋冬可了，以后户部尚可支撑否？

答：河北及早肃清，方能专意办理南京等三城。现在河北滋扰，西北如山、陕等省，掣动大局，办理财赋实属为难。

问：哈芬奏铁钱可行否？今日原奏想未能抄出？

答：臣尚未见哈芬原奏。旧年局中曾试铸铁钱，臣已见过。鼓铸颇费力，铁价贱于铜，惟铁之镕化较难，故多费工火。此法古人亦经过。

问：熙麟铸有二成铜的钱，曾见过否？

答：未看见。但闻铜铅配铸成数不同，有成钱，有不能成钱者。

问：尔同联英出差是前年？

答：是前年腊月。

问：尔一路同行，此人如何？

答：联英勇往任事，其人亦无嗜好。

问：伊在巡防局告病，有人说是假捏的？

答：臣同行时，联英常说有病。至于后来巡防局之病，臣看见抄报似是骤发的，实不知道。

问：尔见过否？

答：联英到京后，臣两次遣人看他，俱说不能见客，因此尚未见过。

问：伊系户部司官，尔当时至部？

答：臣尚未至部。

问：现在岁数、科分？寓所何处？是典是赁？

臣一一具对。

问：尔家眷都在京？

答：臣一房在京，尚有胞弟在家。

问：近日接有福建的信？

答：前月接得五月末一封。内地大股贼匪近已安静，至三五成群，偶尔窃发，尚恐不免。

问：家信中有说及台湾否？

答：台湾因隔重洋，消息不甚通。闻台湾道徐宗幹甚得漳泉民心，不知此次办理何如。

问：文庆、绵森尔都常见？

答：绵森到部未久。文庆系上年到部，臣与商量的事较多，且本系同衙门。

问：尔与文庆有无年谊？

答：臣与文庆乡试同年，系天下大同年，从前不甚往来，是近来才相熟的。

问：文庆比尔前几科？

答：他是壬午，比臣前三科。

问：翰林三科前的如何称呼？

臣谨对毕，起出。

连日户部奏筹京饷，今日又奏拨军需，正恐上心焦劳，未免督促，乃引对极为从容。圣度如天，小臣获与包荒为幸。惟窃念询及读书，自愧荒落，向后敢不加勉焉！久不长跪，是日未到三刻而腿力告疲，自是无贵人骨相。

十九日 湖北奏到，又截京铜两运。前已截一运。前后共截三百余万斤。武昌久已停铸，而此局旧例岁铸二十二卯，获钱八万六千二百余串。每串用铜四斤半。即现在开炉复铸，岁需铜不过三十八万余斤，须八九年方

能减事。原奏并不请旨，惟据司详辄云：臣复查无异，飭运员委员会同将铜斤称收运局。一旦江路肃清，中途无铜，远催滇运，京局岂堪设想。

见徐松龛致寿阳书，有北省借征之说，言画定中户以上，可任其必无它虞。腹地大半残破，而军务未休，故为此痛哭之请。旧岁蜀中津贴条粮，原因其赋则甚轻，尚堪藉资民力。山陕赋既不轻，而役又甚重，无名供应尤多。若能减役以充赋，尚或不致多取于民，否则决不可行也。

与文大农商铁钱。昨于熙椒〔翊〕云处取阅铁钱，较近日制钱远胜。山西哈中丞适以此事为请。若以好铁尽铸制钱，以局铜留为大钱之料，乃为两得。文大农言，当局若不能佥同，亦当径上。

二十日 与赵侍郎商大钱用铜，制钱用铁，亦以为然。商复奏饷银，各衙门情形不同，并非尽由户部支领，只可令各自具奏。

十八夜雨，至今日傍晚始霁，几欲成霖。明日又系甲子，良为畿辅隐忧。

二十一日 入御门班，兵部领班，户部第四。并奏事七件。甲米折银仍放本色，至岁底约省银二十万；仓储固未甚充，较库银则胜；铺租收毕，合计止五万余两；官票推行事宜；烧锅弛禁收课。

是日甲子，晴。晤文大农，知蒙恩赏人参。自念精力未衰，而外廷二品各员获与于斯者甚少，感激之下，转忧报称之难。大农言，领回时用新磁器，下铺石灰，隔纸收藏，可以经久不变。近者吉林以好参渐稀，奏请停采，俟数年后参苗旺长，山境肃清，再复旧例。是三桠五叶，尤较常珍重矣。

二十二日 幸北海，偕文大农赴神武门外门外数十步，石甬道之东。谢恩。初次赏及，比前加等者，免冠碰头。卯初二刻成礼。是日寅初骤雨，日出放晴。傍御河，骑而出入。初至，避雨于北上门之西屋，为提督总兵坐处。

连日得何子馥书，询铁钱消息。局中说不出处，岂足为外人道也。

颜料库长友桂来谈。素知其不染库官气习，犹未知其锐意为公。今日所谈四事，姑记于此：一、八旗王公以下收佃租，而向无官赋。今使纳一年佃户所出之租，裒然成一巨款。一、言近收铺租太轻，而补税又太重，且查核无法，隐漏实多。莫若使二十四固山各察所属，计间收课。一、捐输富绅，率以变产迁延，莫若径令捐产。此项产业，留待愿捐而

不能得官职顶戴之人，如长随、家丁之类，由部给照，计直而偿。一、内府银器数十万，请发出，不必镕化，以免内府之顾瞻锤毁，计醒当银给发。信致文大农。

二十三日 司友谈议钱钞，名曰两串抵银一两，其实不免一空字。余谓纵议得花团锦簇，无实不行，诸君盍先议铁钱乎。

长司友携来说帖，略具大意。叩其办法，殊觉娓娓入听，且简易不苛烧，尤在分归参佐领查办。自云：不验原契及税银存旗候拨，省许多事。良然。因函视文大农，并属转致寿阳。此说果行，胜城北徐公远矣。

二十四日 入朝奏事。议驳湖北契税，以十五六万契尾仅能解正余四千两，然则每张契载皆不及一两，殊出情理之外。折片共八件，并带引见。是日未至署。

寿阳言，旗产租银恐有限，引直隶钱粮为证。余谓私租视官赋倍蓰，所难者世禄之家罔知稼穡，抗欠隐匿，素为不平，正当熟思所以处之耳。因及徐松龛所陈中户以上之说为难行。盖其说特因捐输而变其名，殊不知功令至第三等，则州县之侵渔至第六等，而吏胥之讹索至第九等，适为召乱之道。况花户本无真名，虽良有司犹不能使无诡寄。不但不可行，实亦不能行。文大农亦同此议。

得家书，闻瑚儿于六月十六病歿。生三十五年，从无违命，沈痾莫起，天乎，人乎。定例本有二十一日丧假，然国事之急，君恩之重，有不容请假者。忍痛省愆，夫复何言。

二十五日 传瑚之丧，璨儿问应何服。按礼律，为兄弟、为人后者无明文，参酌各条宜仍服期。盖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母降，而父母为子、为人后者则不降。为人后者为其兄弟降，则为兄弟之为人后者，其不降可知。且律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服大功，而兄弟为人后独无明文，明兄弟不可与兄弟之子同也。所后在彼，所服在此，故不降。然则兄弟之子为人后何以降，谓之曰：兄弟之子为人后，必其后大功兄弟者也，故不可以期也。

闽省进大钱样四种，红润光泽，有旨令户、工二部看过。京局之钱逊外省远甚，对此真愧色。

文大农传询长桂，其言甚有条理。云当与寿阳及僧藩议之，又云其

人甚忍，何耶。

今日之患，在部中筹一策，使外省行之，外省置之不问，无如之何。虽部臣所筹未能尽当，顾其中岂尽无可采者。比其壅遏不行，部臣以为此策无效，别求它策，愈趋愈下，迄无成功。即如本月初六所奏淮南收税、江广折漕，信能行之，良非小补。正恐一奏之后，外省含胡塞责，部臣亦自忘之，故议论多而成功少。

二十六日 田吉生大钱议：若如闽抚所奏，多铸四种大钱，则用铜少而抵钱多，在帑本既获有盈余，而民用亦乐其简便。请即如僧王及本部近日所奏，每银一两定价制钱二千，通行中外。又云：请定为当百钱四文，当五十钱八文，当二十钱二十文，当十钱四十文，制钱四百文合成二千。又云较之铁钱利多弊少。余题其后云：大钱用铜少而抵钱多。今日银币既绌，非此不足以纾急难。赵侍郎云：二十与当十不相远，可不必铸，径以三种兼行。至配放，则当十者居五分之二，余皆五分之一。鄙意亦以为然。惟近日筹铜之难，几与银等，而库中平好铁百余万，正可借铁抵铜，供制钱之用。即尽制钱之铜，以供大钱之用云云。

复郭小房书。

二十七日 入朝奏事。文大农言，长桂之议，寿阳以为亲藩如惠邸、恭邸皆恃此为用度，欲借王府议租为名，因令各省预征，更不分户之高下。余有所思，未及答。大农匆匆赴库。王产纳租与不纳租，何与民间事，岂能以此激动之耶。分户势有不能，不分户则卖妻鬻子以应。百姓惊魂未定，而搅水觅鱼，于常调之外，其弊有不忍言者。不敢于贵近，而敢于疏贱，误天下必自患失始矣。

二十八日 赴库，收长芦课五万。奉派验看月官。与瑞澄泉侍郎谈军火，言火药局用黑铅，每斤得铅燥直钱三十，配铸白铅，则燥为弃物，计百万斤少津贴银万五千两，工匠不堪赔累。又言试铸纯白铅者亦可打靶，较响。不用黑铅未尝不可。余以库中欲留好铁铸钱告之。问平铁可作炮子否。侍郎言，平铁不过不能十分光润。凡此皆不过饰观，到危急时，石子砂砾何择焉。又言嘉庆十八年，贼登禁城，亲军但放空枪，后宣庙摘近侍衣钮入枪击之，坠二贼，余乃就擒。

二十九日 赵少农欲减大钱分两，以文大农言而止，是也。耿司友

曰椿递铁钱议，大意欲铜铁各半分铸，使民间习而相安。原议欲升铁为铜，升铜为银。今恐银贵钱贱，未能升铁为铜，反致升银为金。所虑亦是。群策不可少，安得人人皆用心思耶。

哈中丞又奏请河东举商后课，仍照原议。语多不平，屡用新法字，殆有所指。此事却煞费手，岂以回避为是耶。次日言之同官，均以为不可。

八月

朔癸酉 入朝奏事。与文大农商旗产捐租事，余言莫若单衔具奏，尤能委曲致详。大农谓且缓，因派忠、崇、成三友偕长公议之。

近某揆倡两议：一为钱钞给饷，但以抵纳税课而不能取钱。古有行空钞者矣。当其初行之时，必折米折绢，虚实相权；逮造钞愈多，日轻月贱，或数十年，或百年，至于不能当钱，而人亦已安之若命而无如何，不至变生仓卒。今但得抵纳税课，购者一而售者十，则九人但持空纸，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骤然旦夕化有为无，其能安之若命乎。一为预征地粮，无论累朝宽厚，不宜过取。无论用兵被贼省分，取无可取，即不用兵省分，如秦如晋，民之供亿兵差已几有倍输之赋，又从而取之，其何以堪。寻常地税分上下忙，今欲其旬月之间取怀而予，捶楚之下，妻子仳离，弱者吞声，强者疾视。上年晋之某邑，但加征一二百，而以农具交发者哄堂塞署。一有意外之事，岂堪设想。不极力鼓铸，则钱钞断不能用；不申明纪律，则军需断不能继。论利害且不可，无问义利也。

初二日 未曙不寐，计以后中外饷需思路断绝，外瞻内顾，益难为怀。拂几见司友议驳何侍御空照奏稿，有触而动，如饿人闻粥香，渐有生意。为商数语，视大农亦以为可行，付司友更议。

秋俸搭放官票，未径给本钱，局友以为言，至谓遂废官票，较为直捷了当。而官票所以奏案力争，畛域亦未能尽化崇沛，如则力主寄卖之法，馭术其中。告示稿凡数易。余语文大农，天下事皆因忙里错，暂缓数日思之，自然得事理之宜。既念朱谕甫经刊行，而吾辈即自乱其例，可乎。

属司友核计卯铜及大钱款项。耿友之议，意在铜铁各半。余谓究不如尽提卯铜以铸大钱，则化少为多。至一半铜钱原不可少，不如即酌提大钱所抵之银，购买好市钱备用，更见节省。文大农谓，经费至此田

地，即将京饷尽改为每两一串，未尝不可。因复细商。大抵事至不得不行，径须破例为之，若复瞻顾，比其停饷又当何如？余喜曰：又得一条生路矣。

初三日 候宗京兆，商契尾，谓必能杜民之以多报少与官之大头小尾，而后于事有济。因为添四目，付司友议之。所言补税一层，为数原属不少，惟补税必挨查，恐未可行于今日，且当留待异时。余意总在征十解九，即解八亦无不可，有养乃可责其廉。又商空照，谓何不并职衙行之，顾照式不同，且凡事须稍留余地。余谓今日真孽孽为利矣。俸银二成票，同官皆以为当发票本。司友又谓收捐须尽数用票，因时制宜，不得不尔，要须限以两三月为佳耳。

捐纳房议复河东捐输，准驳多任意。此等清单谁能寓目，可惧也。发照迟延，未必不由于此。非空照乌能踊跃。昔人空名告身，未可非笑。是日又一发怒，自觉语不从容，可省也。公事毕，已上灯矣。

初四日 入朝，奏事五件。湖北截留京铜，朱批：不准酌留读请。

寿阳又得徐松龛书，欲行前议。余坚持前说，以为不可。文大农婉其词曰：某人非不欲行，只是怕此一字便将召变速亡之意包括其中。大农索余前说一纸，云以示寿阳。大略言：

前代尝行空钞矣。然其始行之时，折米折绢当钱行用，虚实相协。逮后造钞愈多，日轻月贱，或数十年，或百余年，及其不能当钱，而民间之耳目心思，久已安之若命，明知空纸而无如何。今一旦行之，有虚无实，虽曰抵纳税课，然售者少而滞者多，此无数人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空纸，其能晏然已乎。又豫征无论用兵省分不暇取，善后省分无可取，至素称完善之区，如秦如晋，年来过兵，久为差徭所困。上年山右某令加钱粮百文，两日之内，交农器者哄堂塞署。机激则动，水激则浊，理之固然。此时唯有申严纪律，使军务早竣，或尚可为。否即强夺民财数百万，亦不过迁延旦夕，于事终无济也。

余谓豫征之不可，揆臣岂不知之，特急不暇择耳。吾辈同是局中，空言阻止亦不近情。却好监照一项，曾约计之，可作银三百五十万两，虽非旦夕可得，而皆足以备缓急之用。或持此以慰揆臣之心，而吾心亦

可慰。因回寓草此。是日未至署。

颁发监照议，附记：

乡民捐监，不患无资，每患无便。今若颁发亲眷部监印照，由藩司酌量上、中、下治，散给各厅州县，协同绅士，劝谕收捐，朝出资，夕得照，其踊跃必矣。乡民慕荣，到底吝资。今将监银酌减二十两，仅收八十八两。劝者有词，捐者省费，其踊跃又必矣。发照之数，拟按各省地丁十万两者发照一百张，各省约可发三万张。以天下厅州县治所千六百处计之，上治不过三十张，中治二十张，下治不及十张，可以克期集事也。其饶裕省份，如秦、晋、蜀、粤四省，酌加一万张，每属掌算二十张，且使商贾客籍之民咸与焉，以佐土著所不逮，亦不患其多也。虽然，不可概从督促也。其经画又有先后，被兵省份留办善后事平之日，不待请帑。善后省份即以抚恤流离，修举废坠，有余乃以转输。惟完善之区，克期鸠集，如蜀、如粤、如浙则以供军，如秦、如晋、如齐则以解部。内外兼顾，或亦今日中流之一壺乎。此举利于国计，利于捐生；所不便者，内而部监，外而藩署之吏胥，则亦使之微有所利，以济吾事。所有照数及事宜附列后云：【末云：职衔一项似可并行，而愚虑别有所在，请问以毕其说。】一、部监勒限办照。一、外省分别勒限颁发，收捐报解。一、部监照费。一、藩司册费、解费。一、银钱并收。一、银册并解。一、兼收客籍。照数按地丁另记。

文大农回字，闻怀庆有收复捷报。至夜未见邸抄。大农附来变通俸饷议一纸，早晨直庐所商者。又关税、常捐、杂支等议，另纸疏之，以备遗忘。宗京兆言补税一节，商之何香伯，云请归两县办理。又言监照既发，何不连及职衔。余告以云云，亦以吾说为是。

初五日 至署，始见怀庆解围邸抄。

昨思兵饷一款，不可径情直行。晨起，致大农，略云：又思兵饷一项，部臣疏中只说照二成旧例，每两折钱一串，其三百文留待谕旨加恩。附片密陈，似较援引吴奏尤为得体。吴给谏有每两折钱一千二三百文之奏。盖吾辈同一任怨，数行恩旨，格外体恤，纠纠者有以驯其气而平其心。

变通俸饷拟草，文、赵均看过，附录于此。

为俸饷放款，勉筹搏节，请旨飭议施行事。窃查部库度支全恃外省春秋两拨。今春拨册业已告罄，而数月来部库京饷及各处粮台竭力枝梧，又增出款数百余万。秋拨之仅存空册，不问可知。此后官兵俸饷有去路而无来源，竟有不能不停之势。虽力穷财尽，共见共闻，而臣等处此无可支放之时，束手坐待，竟行停止，腠颜溺职，如负国何。万不获已，共同商酌，拟为折钱支放之计，以冀稍济目前。俟军务告竣，拟请明年春俸，除蒙古王公外，在京王公至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停给恩俸，其正俸以内府金条抵放；文职四品、武职三品以下，每俸银一两，照公费旧例以制钱一串放给；至兵丁饷银、马干，请自九月为始，照二成搭钱旧例，每银一两，概行折给制钱一串。至年终地租恩赏，拟暂行停止。臣等伏思经费支绌至于此极，与其一旦停支，以致周章罔措，何如从权折放，犹可勉强支持。况国家深仁厚泽，浹髓沦肌，皇上慈惠为怀，臣民共喻。凡为官者，宜知后食之义；凡为兵者，宜念豢养之恩。近来外官养廉减支过半，吉林官兵红白全数停支，各省兵饷亦有数月未支者。诚以处常同休，处困亦当同戚，其不思感激而犹有非议朝廷者，非人情也。所有臣等拟请变通在京俸饷折钱支放，如蒙俞允，应请明发谕旨，剴切宣示，一律祇尊。至外省【外省事宜，当觅京员曾经外官者议云。】俸饷，除现在军营及防堵官兵照常支給毋庸议及折钱外，其余俸饷难支，容臣等再行详悉妥议奏闻。谨奏。请旨。

再，兵饷一项，臣部现拟照二成折钱。旧例每两折支一串，惟兵丁等得项较少，生计未免拮据。拟再请于宣谕时，每兵饷一两，恩准加给制钱二三百文。俾知部臣虽经引例，而皇上格外加恩，则该兵丁等自必尤深感激。谨附片具陈，并请将臣等此片留中。谨奏。前件已属萍砉拟草，此稿由文大农持视寿阳。箭在弦上，持满久矣。八旗捐监者少，皆以笔政为出身之阶，此事亦有可下手处。

昨宗京兆言，补税减收，事属可行。何宛平力任之。司友言，以常税分旗民，补税归大、宛。当再商之。

得孙大农书，言淮盐就场收税，与部中近议略同。又言运司应移驻通泰适中之地，甚是。河东官商皆居运城，即其比例。

初六日 与绵侍郎商八旗劝捐笔政，谓旗可一百。余初意不敢望此，得半足矣。

眼前应办之事，疏记手摺，到署分条料理，心境暂为一清。变通俸饷事，寿阳尚以为疑，岂别有策耶。钱钞豫征两条，幸已见听。监照一节，早计其欲兼及职衔，果然。因属萍虹转致。

司友视以旗产捐租条款。州县编查征解，非半年外不办。再加失遗拖欠，逐一清厘，讼狱繁兴，徒烦案牘。若笔政一项经理有方，或无须行此治丝而棼之政。

全少农来，谈胄监事得助理矣。颜料库楮张五六百万，用及数十分之一耳。

初七日 入朝奏事。议复山西抚请铸铁钱，奉朱笔：部定义章程，迅速具奏，不可专待哈芬奏到，一议复准，岂尔部反不如外省耶。语婉而严。近日部务总失在一缓字。哈奏草率，想已入鉴。

文大农言，变通俸饷，事体重大，即不请亦必交议。莫若径请飭交亲藩核议，固不敢期于必行，实属别无它策。即再发内帑，而金尽时，仍须补牍再进也。

凉雨摊饭，觉已未初，急赴署，则通衡水过马腹，绕河西岸，崎岖而过。

议复河东举商折内，寿阳欲附片为绣衣直指之请。余谓轺车过而不留，何益于事。然其意别有所在，亦不能终阻也。

山西报解有款，可应九月之用。急致文大农，并属以变通俸饷之请，不可因此游移。

初八日 是日未至署。阵雨达晨，处处积水。

文大农来谈，移晷。疏署中应办数事，适崇友来，因以付之。议复河东举商，余拟益数语，责成河东道办课。寿阳言，何不单衔入告？文大农言，其意专在直指，委曲言之耳。人情多自是，将粗率者亦疑有它肠耶。部中核秋冬入款，库中核秋冬出款，两者互校，则撙节之不得不行自见。又商一片稿，附抄。

再，宗室觉罗日藩月衍，所食钱粮，岁岁递增。现在未易供支，将来益难为继。此项钱粮或折钱放给，或定额缺以待顶补，或分支派

远近以别等差，可否一并飭交特派王大臣核议云云。寿阳以为宜缓，不果上。

初九日 部中近事，多系例案所无，派办诸员多能言其事之所以然，足见心入其中。今日隋员外递铁钱条款，恭笔政拟流行官票，所言皆有条理。时事艰难，非群力何以共济。

初十日 入朝，奏事五件，并带引见。文大农已以变通俸饷事上陈。以多给与少给较，则见为兵艰；以停支与减支较，则觉为舍小而全其大。且聚不农、不工、不商、不贾之众，仰食县官，以有定之各粮，供无穷之生齿，岂可为长久之计哉。

文大农以余趋公情形上闻，力小任重，心滋惕已。山东司议复晋抚复申举商之请，不准不驳，游移不着实，且屡经改窜，文气亦多断续。遂与径作驳议，致大农商酌，并请借名。

傍晚，候全侍郎。渐车而去，乘骑而归。

十一日 赴库，骤雨。钞法之行，惟在行之以渐，守之以信。今搭放秋俸六七万，两票本骤绌，其机窒矣。处此惟急脉缓受之法，徐思所以利导之而已。崇纶专司官钱局，顾饷票而不思兼顾钞票，此无足怪。特其力主寄卖之说，以术愚人，则吾辈断不屑为耳。至谓钞票断不能行，由胸中太无糟粕，市井气过重。然有一长可取，即不得不虚与委蛇。

十二日 “临事而惧”二语，凡事皆然，不独行军也。变通俸饷封事将上，心殊怦怦。文大农亦云，又删去红白一段，以为不宜太尽。末于“特派王大臣”下添“会同该管大臣妥速核议”，较原稿尤周密。此事行止，关乎大局，谅有定数，而人谋则不可不尽也。

属大农婉致崇纶，以寄卖万不可行，成见不当固执。且渠论及行钞，总以吾辈为痴呆。天下作乖人易，自处于愚而委曲求济难。非生公说法，何以使之点头耶。

摹铁钱样，以康熙中等黄钱为准，付司友视之。越俎之嫌，诘不知避，如不能坐视何。

批还隋友铁钱议。其言有经有纬，至欲加重盗铸律，余谓法若必行，则铜钱之律已足，徒增厉禁，无益于事。

十三日 入朝奏事。十二日祈晴于大高殿。上午阴云解驳，午后微

雨，夜犹有声。今早登车稍晏，树杪已见日光，仰望碧空如洗，凉爽之气沁人心骨。

变通俸饷封奏得旨，令惠藩、柏尚书会同本衙门议奏。河东事得旨，令朱总宪、恒侍郎驰往查办。

寿阳述穆学士萌议铸当二钱一串，便可抵银一两。拟重一钱有半。其说甚可喜。余意今日局铸制钱细而且恶，六月户局制钱只重七分。即加入半枚之料，仍与当一钱无异。即欲求精，其如局中官只此官，匠只此匠，何哉。此即前代折二钞，宋时屡行，不久还复当一。康熙间改铸一钱四分大钱，七枚准银一分，以旧一钱重者十四枚准银一分，即折二之法，乃未久而大小钱皆当一行使。今欲如当时精铸已不可得，则亦托之空言，付之浩叹而已。前试铸大钱当五者，余以与当一者不甚相远，急辍勿铸。彼本样钱尚尔，况愈下耶。因属司友向翊云取观，思过半矣。又旧铸一钱二分重者，每串费本不止一两，若以五铸四，费更可知。

朱总宪来谈。

十四日 文大农来，商印稿各缺及奉使山右之人。树人如树木，不于拱把时培溉，而坐索梁柱之材，岂可得耶。言崇纶谈银票至于流涕，视所拟咨稿，成见牢不可破。此未可以口舌争，徐思所以处之而已。司友言，莫若竟不发票本，市易与否，各听其便，但源源而收，自不患其不行。与愚见合。

捐纳房拟监照板，有“随官捐监者，不在此例”之语。此为胥吏留衣食之资耳，岂可听耶？旋得王子槐光禄书，言减价之名，贻人口实，大伤国体。正谊不谋利，捐监犹不可，况减捐乎。今日駸駸乎有派练饷税间架之渐，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两淮运司庚长到任后，仍令郭需霖帮办。昨属司友拟片，同官咸以为然。

司友拟告示，官票民间通行，毋庸专归官钱号收买。为商改数语。事至万难，直与撒开手行之。事机所迫，即运会存乎其中，一毫成见拘执不得。

闻晋抚为郭藩司所纠。

十五日 赴署。魏卿问变通俸饷若奉准后有何布置。岂以变通后仍

复不支，为多此一举耶？岂以同一不支，守旧犹共谅，图新将交谪耶？此直计较考成毁誉之私。既已任事，当求济事。譬之负担山行，与其力不能胜而蹶于半途，不如稍减其任，徐行按步，以求抵前路平坦之处。今日之势，第一著是避贤者路，既不能退，只有置毁誉功罪于不顾，以求全国事为先，稍一瞻顾，即无一步可行矣。

时事艰虞，了无头绪，上月甫过，下月又来，必有一措手不及时候。虽不能远虑，亦须为期月之计。期月之计奈何。秋拨已空，补苴无术。一面樽节，一面搜罗，年内或不至多动内帑。节省一万，则内帑多留一万。至明年京饷，须从冬拨内于各省匀出三四百万解京，以抵春拨之款；再将别款零星凑集，以期敷衍。不能以军无了期，并置此而不办也。

十六日 过文大农，谈封奏事，极言难行。彭咏莪侍郎寄字，恐有变故。积重难返，岂弗之知。顾减则变速而祸轻，不减而至于停，则变迟而祸重。失少半而得大半，犹有以系其心，犹有所望于后，与一旦讫然而止者不同。而行此已不免退有后言，小小怨渎亦必复故辙而后已。谁复取未形之祸患，而较其重轻，二月间之发内帑，其明验已。

惠藩订于明晨入朝会议。

十七日 入朝奏事。皖省请拨票盐，留郭雨三帮办淮盐。复奏颁发监照，共九件。

惠藩言，别有条陈，无须面议。大农述柏尚书议行商税。今日市肆诘可榷耶，且为数甚微，寸胶何以止黄河之浊。惟设法鼓铸，尚有可措手处。赵侍郎语次及于当十钱宜铸五为六，此未尽非。又以民间宝藏者多，谓如是则不能流通，所以铸钱必不要好。斯言左矣。宝藏即是流通。司事者意在克减工料，有先入之言，大农昨言我与君云云。余亟谢且戒之，不觉言之切直。

与司友谈钱钞。此又一繁重题目。运实于虚，岂遂无法。须令司其事者议行，庶将来更无阻挠。于无可措手中设法，安可不倍加忍耐，非避嫌也。

户局本月以一卯之铜并五卯，节省之二成铜铸，获一半当十钱一千九百余串，一半当五十钱六百余串，合抵制钱五万余串。常例制钱六万余串在外，此前月溢出约二万串。

十八日 大钱原议，当十者重六钱，当五十者重一两八钱。赵侍郎屡以过重为言，欲减至五钱与一两五钱。姑以此数并当百重二两五钱原议三两三计之，将卯铜半铸当十，三成当五十，二成当百，月得钱二十万九千余串。今日又议铸当五者二钱四分，当十者四钱八分。似习知入炉之铜本有不足，然徒减少而不稽核，则愈趋愈下，必至不行而后止。

寿阳至署，出惠藩议奏底子，并传谕仍交户部速议。大意力言兵饷不可折减，复理春间收取铺税之说。至官俸每两折支一串及暂停地租、恩赏两事，以为可行。又述众论，以每两折钱两串，则自能贴服。昨致文大农云：封奏事万不能不行者，情也；万万不能行者，势也。无论统兵诸贵人坚持不可，即复核无异，且邀上俞，而风吹草动，掀拾入陈，万万不免，必如二月间之内出帑金而后止，虽行亦终不行。然地租暂停，则年终不至积重；两串定折，则银价不患更昂。而此后之银有贵无贱，定价折给，尤一层大关键。倘有以巡防差操为言，不防由巡防处每兵给以津贴，至解严而止。闻上心极以九月饷需为虑。现在库存约十三万，闻火器营许借十万，而山、陕之三十余万未到，人人意中只有发棠之一策。大农拟五十，余减其二，特孟子所谓姑徐徐云尔，非有奇策也。山、陕解到，而八旗之监银渐可接续矣。直隶监饷由各道催解，似亦可行。

商税为数甚微，因议再收铺租三月。此出自业户，多系有力之家。然九月恐办理不及，腊月市肆宜安靖，使自为生，不得已而取之，只好亥、子两月。

闻贼扰平阳及洪洞，胜学士以四千兵至赵城，遏其北窜。以书生为长城，将备皆焉往耶。

十九日 检六月间复奏僧藩请定银价疏草，每两折钱两串，本与文大农商定义准，而熙郎中坚执不从，今日欲行此而不可得。议铺租不宜再举，须径罢之。铺税亦明知无益，而不能不交议。

议鼓铸事。赵侍郎总以减分两为先，有当五二钱四分，当十四钱八分，当五十一两二钱，当百二两四钱之说。余谓铜固宜省，钱必求行，不行则数十万顿成弃物。况当十甫经通行，若骤减则将不足四钱者。现将每两折给二串，若借为口实，则大局有妨。

晤萍缸，商俸饷复奏。闻哈抚有奉密旨，令民间金银送交行营告示。

岂料丧心病狂至此，然亦借贷富民之说有以启之。

二十日 入朝，奏事六件，并带引见。

寿阳欲兼行铺租。铺租^①令地方查办，天下岂有明知有弊，而姑使人行之者。

闻山西解款至定兴阻水，又火器营可借十万。亟至署行文。复过宗京兆，晤何宛平，托其信致前途。

二十一日 萍砭来。复奏稿委曲详明，大意将惠藩核复折支春俸、停赏地租，并红白赏恤请发明谕，而归重于每两折钱两串，增鼓铸，禁铜器。少顷，大农来商折钱两串之说，不免犹豫。盖发饷之钱有出自鼓铸者，有得自市易者。鼓铸有定数，市易不能定价，价昂而折少则兵亏，价低而折多则帑绌。莫若从容派议，再作定局，而于两日内先复陈大概。用银之弊，利权操之自下，故运掉不灵。前人所谓一分银准一文钱，最为得中之说，遂不行于今日。钱币之势积轻，阴以大钱挽之，挽得三五分是三五分。过此以往，非人所能为力矣。

彭咏莪侍郎钱钞事宜十余条，大抵以此抵纳地丁税课，故云可行于外省官民，而不可行于京城之王公兵丁。【以京城王公兵丁不纳钱粮故也。】如是则非通行之宝矣。又各条中言当钱行用，而不云虚实相权。又发钞但计各省出数，而不计入数，如云南、贵州等省，入少出多，便恐雍滞。然其论提放处，如果可行，实多裨益。

二十二日 兰台中翰南旋。相处三载，临别不觉黯然。

兵饷一款，头绪本繁，近来银钱本折兼支，文卷已增一倍。今复按成搭入大钱，五雀六燕尤难适均，须旬日方能得有条理。

试铸铁钱多破碎穿孔者，由未熟耳。铸钱须生铁，而库中百余万率皆熟料。采买价每斤二分，比铜不及五之一。【又闻每斤在京采买只二十二文。】铜钱工料每万串约银千二三百两，铸铁定必费工，须细加会计。

二十三日 彭咏莪侍郎通行钱钞议二十条，言银票毫无腾那。其实自夏徂秋，搭放将及十万，而所发票本止一万三千余。小小腾那，固亦有之。其言得票无不取钱，与放银无异。现在城内外各铺往往收买，并不专归官铺。又言，若不亟思变法，无益有损，两弊之情，无以相远。

① 广陵本作“铺税”。

特已行之事，见其弊而不计其利；未行之事，计其利而未见其弊耳。银票甫行，各省无端，忽思变法。是犹种麦未熟，锄而种瓜；种瓜未熟，拔而种豆。其无救于饥，一也。

铁钱已奏请试铸。寿阳以孙大农回京，议欲中止，司友难之。如此依违，何以谋国。

以五、六月局铸制钱并试铸铁钱交何白英。

二十四日 入朝奏事。九月京饷无出，山西解款未到，同官欲请内库三十万。寿阳令改为“内廷内府无论何款”，后又并“内廷”四字去之。奏入，有旨令内务府查款，正与折中相应。司友述寿阳泣请，不知其语云何。大农亦谓此后无可告愬。试思“内库”二字，吾辈不敢言，而欲出自上旨，本于直字有欠。寿阳常言，面请之事多不邀允，必须奏请乃行。此正圣人大作用。复大农云：此事格而不行，乃淮阴背水阵法，吾辈正宜共勉。人事果尽，必有鬼神来相，请释尊抱云云。婉言实亦忠告。

午刻，山西解款二十五万到。少顷，天津米折二万亦到。九月兼支察哈尔及牧群俸饷，共十六万余，实只十余万两。数尚不敷，同官深以为忧。

晚，读谕旨，八旗年终地租赏暂行停止。此项上忙可以抵纳前款。地租向本五十万，上年除还垫外，改为四十二万，此节省一巨桩也。

二十五日 与文大农商提解各款。广东请解金陵三十九万，阻于赣关。此内当以十五万与军营，余者解京。江苏请并留江北各款供军，意在淮北盐课也。当令江南北兼顾，而提淮北二三十万来京。河东筹备五万，甘饷三十万，并可先令解京。山、陕两省捐输。以上约计可得银八九十万两。司友言，地租不必抵俸饷，当催头批之二十万。又山东元年实存十四五万。

寿阳至部，意在决行钱钞。所言办法，毫无实际，盖未思得此中窍要也。又言，欲赏给一月兵饷，令其通行，则愈失之远。胸中本无确见。事势缓，则可行者游移而不敢行；事势急，则不可行者又轻听而思行。所可幸者，能受人言，尚不刚愎。处此而不为之尽言，可云辜负。

得郭小帆书。

二十六日 三库带引见，午正退食。文大农来，言昨日所商各件都已行文。徐尚书言，督蜀时有请杜州县亏空折子，格于部议，当取复观。

未至署。

二十七日 复郭小房方伯书。晦日寄。藩库已解二十五万，更催河东之五万。司友议钱钞，仍未得流通之法，但提外省之银以钞给之，令其搭解部库而已。使其有款可提，何必用钞。如无可提，发钞何为。

大内发银十三万两，由广储司交部。历朝不殖货利，故左藏无私财。视前代不肯动金花银，而加派练饷者，相去何啻霄壤。

二十八日 入朝，奏事八件，带引见。午初退食。

部中筹款急，需人尤亟。与同官商，库中之钟秀灵杰当令兼办部务，差满之后仍补本部缺。

大钱亦钞也，特较纸钞为实耳。今日鼓铸最为急务，而遇事濡滞。赵侍郎主省铜，务在减轻分两；联侍郎言，分两不宜轻，以防毁小铸大。两议自以后说为长。余谓分两固不宜轻，而以精工为贵。旧祖钱鑿凿令深，方可磨洗，一版之中轻重虽不能一律，要不可相悬。镞边不可减工，灰宜极细。

二十九日 赴库。吉生出钱钞议，其言之详细者，事本易知。至于枢纽何以相通，则概未之及，而曰便民裕国，法在必行，其可信乎？

三十日 入朝奏事。提河东五万，山西省北捐输十万，陕西捐输二十五万，淮北盐课三十万，山西藩库三十万，共有百万之数。能解与否，尚不可知，即使得半，亦属无源之水。

文大农言吉生钱钞议，亦云未得通行枢纽。

九月

初一日 本月兵饷已有款可指，银钱兼支亦仍旧贯。惟十月起奉准一律折钱，局铸不能及半。晨起，欲拟一搭配定额，易稿不能就，既念钩稽之事有主之者，不当苦心于无益之地，乃举而焚之。兵饷折钱，乃因时势而节以制度。若过于计较，便成刻薄，不可不慎。折支而钱不敷用，仍须以银足之。官钱号不可独专其利，必由各旗营领银易钱。给兵银价，以领饷之日为断，小有出入，可不必问。取此月之有余，以补下月之不足，持其大纲可耳。商之同官，亦以为然。

司友议鼓铸，余意在多铸当十，以其已流通也。计以三卯铸制钱，以三卯并节省之铜二分铸当十，一分铸当五十，共得钱十二万余串，较常

例多得五万串。

相传铜二铅八可以成钱。今入手即碎，反不及纯铅之坚。白铅九、黑铅一者。然则铁钱愈不容不讲矣。

附录铁钱议：

唐以前之钱，其著于五铢，而有铁五铢；唐以后之钱，其^①著于开通元宝而有铁开元。其近而可考见诸史志者，则有宋一代之铁钱是也。宋初开国，川、陕、福州承五代之旧，行用铁钱。太宗时铜钱四监，而铁钱三监。邛州、嘉州、兴州。仁崇之世，西北用兵，始于晋泽二州积铁处铸之，于是铁钱盛行于河东，及于陕西。逮后铸作轻小，或三当一，或五当一。叶清臣论钱法曰：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盖钱恶则盗铸获利，盗铸多则折当不能不减也。神宗时，铁钱九监。哲宗时，苏辙北使还，请铸铁钱。南宋以后，铜、铁二钱兼行。盖铁钱之用，实与有宋一代相终始。当时论者皆苦其易成，而不言其难就。今五六百年不复铸矣。鼓排之众，习于铜冶，惧铁之难成，无足怪者。至于铁之贵贱通塞，在乎良楛。如以钱必铜成，昔之鹅眼、缜环，独非铜乎？愚谓铜运有时而不继，局铸无^②时而可停。但使选工拣料轮廓分明，即铁钱亦将不胫而走。此钱局“备荒本草”也。毋忽。

闻贼匪拒临洛关。

初二日 赴库。热河奏到开矿章程，并进银样，言百斤之砂得银二三十两。

文大农出房租议，言贼氛更近，饷路愈梗，京饷不继，必一扰攘。房租行之不善，亦一扰攘。顾或者立法维持，少纾民力。因为筹免纳及稽查需索两节，而此心更益惴惴。

初三日 入朝奏事。见英给谏参官钱铺及书年原奏，并上谕。非个中人不能言之详悉，所谓属耳于垣。得此而吾辈作事可以愈加点检。昨钱法堂有将书年留任之议，知其不可而用之，是诚何心？

与文大农商提旗租、催八旗监银两事，并须奏乞，以充十月饷需。

① 广陵本作“莫”。

② 广陵本“无”作“妥”。

与铁梅书。

是日，以署中糊窗，未到。荏苒六时，何其速耶。

初四日 赴库。议行钱钞，谓发此便提外省四五百万，殊不知其难。司友意在否而言在可，一问立穷。余谓钱钞本辅银票而行，在京收放自如，可有把握。外省则俟其能行银票，而后以此与之。若意在废格无为，多此一举矣。

晚，阅邸抄。贼扰隆平、柏乡，讷揆以军报不至褫职。

初五日 进朝审班。闻南昌解严，而安庆再失。安庆本空城，庐州有建省之议，而巢湖素多逋逃，安攘正复不易。

初六日 文大农过谈。闻贼扰赵州，胜梅勒于初三至平定。

初七日 入朝奏事。畿辅言练言防已将半载，贼至临洺而莫婴其锋。讷揆避居广平，为藏身之固。恩尚书半逗遛山西，始终未与贼遇，已成长驱之势。然观主德，未有败亡之兆；察民心，亦无携贰之情。所可恃者，仅此而已。若夫兵弱财匱，已非一日，今视夷扰之时，武备之不振犹是，而支拙^①则又甚焉。一旦贼平，其遂可以相庆乎？

宗京兆、瑞侍郎过谈。

初八日 赴库。部中向各省提银，动曰：无论何款，移缓就急。此可以一试，数见则不鲜矣。司员之颛预懈弛者，于一省款目之完欠，胸无成竹，一旦急需，含糊以应。疆吏以应解之款，借为见德之端，及一再至，而部中之钩稽涣散，彼已知之，则亦何所忌惮乎。

河南将完作欠，久成积习，庚戌豁免之后，至今又及二百万，不得不予以纠弹。山东元年实存，至今未报拨，并本年约征可提银三十余万。

初九日 昨夜，颖叔过谈。贼扰定州，惠邸授大将军，僧藩为参赞，带京兵出剿。

晨起，司友述寿阳邀话，偕文大农趋直庐。闻僧藩复带京兵三千五百，合之多都统所带察哈尔二千、培侍郎所带京兵五百、达梅勒带京兵二千，合八千人前赴保定。庆侍郎盛京兵○千^②，合万余人。顺天府设立粮台，发银二万。问俸装粮台之费足否，以足敷支放告之。旋闻胜都统有

① 广陵本作“拙”。

② 广陵本作“庆侍郎盛京兵千”。

藁城之捷，又与托明阿绕越贼前，遏其北窜。此举差强人意。

赴署，诸务垒集，粗有条理。赴顺天府，询粮台事。

初十日 入朝，奏事十件。闻定邸言，户部一筹莫展，并条陈三事。徐询则亦大钱、钞票之属，未能别有奇策也。折留中未下。

十一日 昨晚奉上谕：现在大兵出京剿贼，军饷最关紧要，著巡防王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迅速筹议具奏。钦此。同官拟提顺属旗地租粮、颁军营空白执照、减粮台员弁分例三条。令司友撰款，约王大臣于十三日会议。

十二日 连日肝气作楚，服逍遥散三剂。

已刻得信，惠邸在直庐邀议，急趋直庐。然空手无条款，略草数条，交大农口述。惠邸以房租事不欲行，遂乙去。

十三日 驾幸北海。寅初，赴奏事班。得会议四条，末条官员有田地者，捐一年租入本。以八旗圈地不纳公赋，故拟为可行。乃添入外省有职衔之家。又云生监军民愿捐者听。是直重征而已，大为惊愕。

早起未得食，吐热水，黑黄色。冒雾趋直庐，小憩。胃肋闷痛，嘔吐大作，汗出如沐，自觉此身如搏沙，少选踉跄趋出。过大西天，作偈四语云：一心不昧，万念皆空；咫尺西天，无人接引。归寓，困惫已极。

十四日 早起，拟复李检讨部颁契尾折子后半。兹事久往来于心，得此奏，姑令司友议之。耿友曰椿拟驳。余谓旧业重税，横征扰民，驳之是也。至以部照换司单截报解部，乃核实正供，何不可行之有。盖此举不过改照按例征纳，并非有分毫多取于民。司友无以难，而终莫易稿，不得不力疾为之。

文大农来寓，问昨议莫不妥否？余言此直重征，非但不可行，今日之局亦不能行，余当以去就争之。大农亦同余言。因出彭侍郎书，有“人心未去，天命未改”之语，相为感喟。

强饭，赴署。司友述言，昨议思之不妥，属为删去。只此不刚愎自用，亦是一长可取处。

案牍垒集，气促，言长复大汗，中服如澣。回寓，复大困顿。

十五日 前两次大汗，疑误服柴胡，因却药，思以静摄疗之，而胃痛辄吐。未至署，烦闷不可言。

十六日 病状如昨，时事孔棘，欲乞数日假而不能。

召医周瑞臣名维新视之。案略以任事太繁，耗其心肝血液，忧虑日久，触动肝胆，厥阳化火，上激则左肋作痛，乘胃则呕吐黄黑污水。偶因劳动心神，是以目暗、自汗、头眩，胸堵不食，宜安养清心，佐以两和肝胃，并谓再烦郁当见红。【方：用生白芍二钱（青黛三分拌），川朴二钱（姜汁炒），新会皮二钱，木通二钱，赤苓三钱，法夏三钱，白蔻仁五分，竹茹二钱（姜汁炒），川连五分（同上），炒枳壳八分，焦六曲三钱，橘络五分，生姜汁少许。】

晚服药，痛减，而夜中仍吐。

十七日 奏事，注写感冒，未到班。两大农、赵少农来视，搯柱酬应。

周医来诊，仍用开郁行气清火豁痰。【方：广皮白钱半，小枳实八分（炒研），焦麦芽三钱，缩砂仁八分（研），炒谷芽三钱，煨木香六分，法夏（研）三钱，川朴钱半（姜汁炒），炒黑栀钱半，天花粉二钱，带皮赤苓四钱，鲜竹茹三钱（姜汁炒），藿香梗五分，清宁丸五分，作两次服。】

晚服药，病减大半。

十八日 入朝会奏。憩实录馆，与文大农谈。大农时亦下痢。

复诊，案肝郁已散，气道渐顺，所以肋痛已减，呕吐亦止，惟暖气不爽，中脘嘈杂，少食身倦，系胃腑湿热未化，用缓肝调气，清热利湿。【云苓三钱，法夏三钱，研木香六分，砂仁八分（带壳），糖瓜蒌三钱，车前子二钱，酒芩钱二分，藿香梗一钱，橘红一钱，川郁】

十九日 奏事未到，令人听起。文大农贻清宁丸四两。仍服前方。

昨日请内帑，有旨拨给二十万。

二十日 是日大风。

入朝，奏派员监放。辰初宣入，巳正引对于养心殿西暖阁。

问：部中速议事尚有几件？

答：本衙门议奏者，皆计日入陈，惟会议别衙门者，须多数日。议复李检讨税契一件，已多数日，遂催令二十二具奏。

问：日日到部乎？

答：本日日到部，因十三日感冒，已数日未去，有公事则司员就臣寓所相商。

问：病状及服药？

臣以次对，并奏：公事繁多，不敢请假，只于十七日奏事未来，余日照常进班。

问：直隶现办军务，尔有何见解？

奏：贼氛逼近，臣昼夜筹思，未有别的方略。闻贼困守深州，此却是好机会。官兵四面围剿，聚而歼旃，万不可更令窜逸。臣自愧不谙军务，如有计策，早该上陈。

问：尔近日接得家信？

奏：近已半月余未接有信。

问：福建百姓多是聚族而居？

奏：是。本地凡一户谓之一锅灶。其聚族而居，多者数千锅灶，少亦数百。

问：何以谓之图？

奏：在官谓之图，在民谓之乡村。因当初有鱼鳞图册，故谓之图。

问：十月京饷足用否？

奏：昨日蒙赏拨二十万，前半月可不缺乏，但恐后半月尚不敷。

问：十一月以后京饷？

奏：现在近京各省尚有拨款，如能到齐，尚足敷衍。总要贼匪早平，道路肃清，方能运解。

是日，趋朝尚觉腿软，幸奏对不及二刻，尚不失仪。犬马之疾，致烦清问。又问今日刮风尚不怕冷否？察其奏对气促，不令久踞，又安敢以病为请耶？

是日，服养阴抑火之剂。

二十一日 间六日始到署，兼赴库。收内帑。

傍晚，瑞侍郎来，论银钱钞票。大意以银票、钱钞、现钱三者，递相转换，而等差其价，使人乐于用钞，而惮于取钱，并二十四固山各设官局。其论甚有条理，听之忘倦。

二十二日 入朝奏事。奉派武进士复试。午初开棚，未正毕，不符者二人。

以候医未赴署。忠、田、张三友来谈钞法，均有难色。瑞侍郎之论，

甚便于商民，而恐滞于商贾；必外省一律通行，而后京师无壅积之患。

晚，瑞侍郎仍来。

二十三日 复磨勘武闱之命。寅正赴中海，由承光左门入，过石桥，霜月湖光并为一色。徘徊少顷，尚不却[祛]寒，知病气渐退矣。

二十四日 傍晚，候文大农疾，顺候瑞少农。上灯回寓。

赴署。昨以通州防兵告饥，借给漕米百石。而巡防处谓二百里内例不给粮，与涿州之军互异。且防兵未给费，又不给米，何耶？

以铁钱议视瑞少农。

二十五日 入朝奏事，并侍御门班。郑九升升侍讲。恭邸邀议联总宪条陈铺租事，取之业户，非取之铺民，尚属可行。昨与大农商，以三月为度。今日恭邸谓业户有借此度日者，尽取恐无以为生，莫若留半输半。此论是也。惟欲以一年为期，实收半年。同官一议，有非一口所能争者。尚有应议章程，只得且行着看。

赴库。是日，与四川、广东两司友论部颁契尾事。三年之艾，敢不蓄诸？

二十六日 三库奏事入朝，并带司库。

闻贼由献县窜交河。

偕瑞少农与司友论行钞事。口耳论说，易于遗忘，必须列为条款而后可以参酌增损。少农之论，在兵饷全数发钞，是一番大更张。从钞纸起，至钞局取钱止，繁重委折，非立谈所能毕。而通行中外，尤钞币一大转关。病后不能穷思，当俟议出再为参酌。此策果行，真为天之福也。

昨周医方降浊生清，用清麟丸八分，未服。是日，早暮解二次，胸腹渐宽，药取中病而止，但使疗却八九分，余一二分自以正气胜之可耳。

二十七日 司友议钞法，总恐取钱太多，势无以应。余谓内库将竭，而京饷难停；虚钞不可用之兵丁，岂有一旦撒手之理。余非谓瑞侍郎论为无弊，但处此山穷水尽，不得不死里求生。有可作为，终愈于坐而待毙。言至此，似为感动，拟从山西下手，可乎？

与司友论铁钱。隋外郎言，创举之事，局中官吏近役，人人阻挠，须另起炉灶，将官事作私事办，方能有济。余亟赞其言，并属筹办法。

出城候客。

二十八日 入朝奏事。与司友论钞法，言多仍觉气促。其实田、张于瑞侍郎语尚未尽闻，而各执己见，牢不可破。虚己之难如此，然与人共济，却一毫忿激不得。

二十九日 忠鹤皋、钟雪帆两友编行钞条款，语多中肯，亟为赞成。盖兹事之济十有八九矣。

与司友议铁钱。隋友请勿拘以文法，别择地于钱局之外，良有深意。吾辈亦乐得委任，以责成功。

冬十月

朔日 占畿辅贼氛何日扑灭，得“艮之坤”。按启蒙二爻，变者以上爻为主，敦艮厚终，有磐石之望。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则今日之军情贼势与之恰合。上九居六五之上，尊属将兵，三居下卦之上，为次将。四阴爻，则寇也。变坤为十月之卦，克敌在此月矣。

司友论钱钞，欲假贷商贾，使之流通。孙大农言，此项若令交官，是民得实用而官收空物。所虑亦是。余意仿古人分界之法，贷钞者至期纳钱，得钞者至期取钱。不识可否。

闻贼扰直沽，杀其二百余人，余众散窜。所虑者武清、香河一路耳。是日，肝胃腹作楚，晚，服清宁丸八分。

初二日 未至署。

候文大农。坐客谈巡防事。文副宪为贵近所疾，乃令带兵通州，独当一面。其兵名为骁骑，实为徒手，此可忧之大者。

初三日 入朝，奏事八件，引见九排。午正散直。

候司徒廉访，谈山东情形。商贾不通，则上供之银顿缺，拨解不前，亦势所必至。

前请江安、江广折漕解京，抵放甲米，连日楚皖奏到，以为可行。顾解款须来年春夏之交，而各仓稷米，仅敷岁底兵食。昨全少农奏请将稷米四斗折给其三，稷抵粳，一斗折百四十，稷二斗二百六十。月约需钱八九万串，欲以局铸供支，岂可得耶。

滇铜两运在楚，赵侍郎商陆运至开封入河北上。余谓此须有调度之人，若付之地方，必互相推诿。度其经费不过三万金，惟时不可失。秋晴陆运较易，若能附载中州粮艘而来，更为利便。

初四日 与广东司友商定提款奏稿及部颁契尾章程。定例契税三分，余意二分解部，一分留为州县办公。取之太尽，则其法必废。此以与为取之法，非但体恤也。

与司友论铜运，由武昌至信阳不通车辙。须从汉口溯襄河而上，水程六百八十里至樊城。由此陆运千二百里至内黄，入卫河北上，樊城至许州约七百里，许州至内黄约五百里。可以速达京师。昨议由开封入黄河，虽陆路省二三百里，而湖河闸坝，纡折险远，良不如卫河之径直。若由汉口即行陆运，可省襄河一节转盘。然信阳州以南不通车辙，且陆路多四百余里，自不如襄河为便。赵侍郎云，若陆运之费无多，以后径须改道。余意由长江入运河，纤挽捞浅，费亦不贲。

初五日 以行钞议两条付司友：其一以期票贷商，令其通行；至期，贷票者与钱，得票者取钱，官为之主。其一以票钞平银价。闻山东银价每两至二千六七百文，官民交困，若赉票至彼，令交钱二串者，得票一两交官，由京纳钱者，即与票以取彼地之钱，似为两便。前议但须设局，后议兼须设官。若付之外吏，听其自行自止，何益之有。后议因外省不能通行票钞，以此征信，而引其端。

何香田言襄河可通新野，检图乃白河也。因检楚豫陆运驛程，由樊城至楚望千三百有五里。若舟至新野，可省百二十里。淇县、汤阴道上，皆可径至内黄，又近百里。若卫河盛涨，似滑县道口镇亦可水运，则又近矣。惟楚望向为军船聚泊之所，至此方便洒带。

瑞侍郎论行钞意在转匮为丰，犹未知此中难处耳。幸而补苴敷衍而已，岂敢奢望。又言诸王欲会议此事。未知有益否。

初六日 拟铜运改道议。

滇铜两运，寄存武昌累月矣。此后江路即通，而丰工漫溢河湖，底定无期，京局之铜，何以为继。昨议由武昌船运至樊城，再由樊城陆运抵内黄、楚望，入卫河北上。卫河由大名出临清，会运河，北抵直沽，无闸。其首尾襄、卫两河，舳舻相望。【何香恬言，襄河舟行可过新野，盖由汉水入白河也。】豫省军船又可洒带，南北利涉，无可疑者。所难者陆运千三百里耳。事属创始，人多疑虑。然但能民体恤车户，责成揽载，亦可必成而无弊。尝见商贩药材、布疋，皆责成车户揽

载，未尝有人监押，而从不短少偷窃者，以雇价足供人马料食，而无牵制刻减之累也。若拘定文法，官兵护送，吏役稽查，繁费诲盗，终亦不行而已。

案铜铅各运，向例沿江溯淮，经三闸五坝，逆流而上。其间让漕插档，阻风守冻，甚而挖浅拨运，又甚而沈溺打捞，劳力伤财，经年累月，其不亏短者鲜矣。若果陆运得有把握，拟自荆州至大泽口盘堤换船，更省沿江溯汉千余里之路。案《水道提纲》，汉水至潜江县北境大泽口，有支津西通荆州府，诸湖交会，即古之云梦泽。又案《图书集成》，自荆州府之沙市，在大江北岸。至潜江县之大泽口，在汉水南岸。其间有太白、红马诸湖。【张春林言：当行太白湖，惟出小河入汉，恐不胜巨舟直下。】《方輿纪要》所谓江陵东北三海八柜与汉水通者是也。由此盘堤，当更不远。

昨晚检校诸书，今晨枕上思得此议，未明披衣挑灯起草。甫毕而客至，言汉黄失守，武昌被围，为之废然。恨人谋之不早，而时会之相阂，何其太甚。惆怅终日。是夜钞入日记，忽悟顾亭林立言不为一时之旨，因复坦然。朝夕之间，情怀数变如此。

云南司友议截卸北运费不合，各以稿案呈堂，已再却之。然其势不相下，恐激成事端。今日检阅一过，大抵是例案不符部中援例、仓场援案，此犹可言也。乃部中援例，而道光六年违例之请，并未驳斥；仓场援案，而本年奏借经费折内，又系引例。断【斯】不可解，总是颠预二字。

初七日 入朝奏事。

晨起，见静海胜仗。屡闻歼贼将尽，乃尚有七八千耶。

偕司徒廉访及诸同年小集。未至署。

初八日 司友言孙大农不以铁钱为然，若同官奏行，则当为驳议。铁不如铜，夫岂待问，即钞票之行亦非初愿所乐。顾时事日棘，需钱愈殷，而铜愈不足，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否则铜匱炉停，是无策矣。文大农言，意见不合，不妨两议。其语最为和平。事势所迫，只得勉力作去，若一争则涉私意矣。

闻贼困守静海。又闻胜帅在天津发折，不忧南窜耶。旋见武清报，胜帅于蹙贼入城后单骑赴津，劝令练勇合剿，士气倍振。此是大作用处，

单顾一边，即不是。

附铜运议：

又案《方輿纪要》引《志》云：卫水，小水也。后汉建安九年，曹操于淇水口下大枋木，遏淇水东入白沟，即卫河，是时淇水入大河，故遏之使东北流。以便漕运。卫河乃附淇水而东。然则卫本小水，得淇而始可以通漕，故元初漕舟亦自封邱陆运至淇门，卫辉府东北五十里淇门镇，淇水入卫处。入于御河即卫河，达于京师。若铜运由淇门镇上船，比楚望又省陆程二百里。

初九日 文大农言，崇纶、熙麟有房租之议，定藩将以上陈。外饷不来，兵饥必噪。两害取轻，亦无聊之计也。

司友拟铁钱稿，甚属得体。

瑞侍郎论兵饷用钞，于目前尚属可行，然外省不能流通，则三数月后必拥滞不行。初五日与司友谈，山东发钞必提举得人，与藩司敌体而又能自奏事，莫如京堂科道矣。文大农欲公保数人，以候简派是也。又商山西、河南两省同时办理亦好又商添陕西。

闻初五、初七胜帅于杨柳青再捷。又闻达洪阿与多尔济、那木凯颇不用命。

初十日 司友拟四省发钞并筹铸铁钱两奏，颇为简当，为润色数语，视文大农。

京师行钞，先欲由商周转，乃图利阻挠，无如之何。今欲推行各省，愈不得不设官矣。提举前代尝设，必差京堂科道得自奏事者为之，庶不至掣肘。退食，检《五朝通考》，户部属官，金有交钞库使印造钞引库、钞纸坊、交钞库诸职；元有都提举、万亿宝源库掌宝钞，又有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库、行用六库。诸职；明始立宝钞提举司。钞纸局、印钞局、宝钞库、行用库。元、明皆置副设属，诚不免于滥。又读司马公请罢提举疏，不觉悚然。今此事既不获已，若择有资望者使得拔置僚属，庶几其可行乎。

十一日 入朝奏事。直庐闻通州有修城之议。北土早冻，须俟春融。贼氛既迫，莫若挑濠为便。忆《熊襄愍集》有此议论，而土方工程亦须兼查。退食录次。致翁尚书，略云：熊襄愍之疏，切实可据。某权京兆

两年，深知各属城垣完好者十无二三，与同官议修，以费巨不果。今岁被潦较广，直隶已劝捐办赈上陈，倘能由通州推广，各属以捐代帑，以工代赈，并以濠墙代城，不必甚耗民财，而可以大裨疆计。官吏不可靠，如以团练绅耆作为董事，此际当有应者云云。

附单：通州城周九里，《畿辅通志》。四面各得二里又四分里之一；新城周八里，《畿辅通志》。四面各得二里。旧城之西面，即新城之东面，今议两城之外，周围开濠，应以各三面合算，共周十二里又四分里之三，濠身广深各一丈。

《会典》土方成案：浚河之土，四面各阔一丈、深一尺为一方，给银九分；积高一丈，为一大方，给银九钱。《事例》六百九十二。今开濠每长一丈，以广、深各二丈计之，二二相乘为四十方为大方者四，应给银三两六钱。每一里一百八十丈应给银六百四十八两，以十二里又四分里之三计之，应用银七千九百九十二两。

前人开濠办法：明《熊襄愍文集·修边疏》：开濠广、深各二丈，合三万五千人，编为一千四百队每队二十五人，每队日限工程一丈。如用此法计，一里用人夫四千五百功。今开濠十二里又四分里之三，应用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五功，每功给银八分，应用银四千五百九十两。

襄愍疏末于濠墙种植榆茨，自云此数百年之计。

十二日 昨司友以铁钱奏稿视符翁，言有删改处，初欲两议，以文大农斡旋而止。只得任之。公事非一人所能专，争则先处于不是；万不得已，尚有一人承办之法，何必强人从我。至铁钱落地不碎，而摔地却碎，虽坚实脆，远逊铜钱，不可不知。

与文大农商十一月京饷，月初放半，尚且不敷。

十三日 恭阅宣庙圣训十一二三卷。

以《五朝通考》金、元、明行钞职掌付田吉生抄。

司友以铁钱样请书，问左旋可否。人之多言，又欲骇俗，此何为者。依旧式书数枚，使择焉。

十四日 入朝奏事。议复吴给谏粮厅八科仓户经化〔纪〕捐输。朱批：交顺天府酌办。捐纳房拟底，未免吐露锋芒。然流品岂可不问耶。

明季奏议，务为愤激，而国事日非，欲培中兴之基，必以和平温厚

为本。此又不可不知。圆熟易而正义难，此间分寸，正关学养。

司友言，同官有欲大钱铸铁，而留铜尽供制钱者。此论正与铸铁钱相反，殆不思耳。

过实录馆，询《圣训》体例门目，若不知此，则直一校字之役耳。

晨起，见邸钞，十一日胜帅有独流之捷。直庐，又闻贼扎筏挖通运河，未得其详。晤萍砣，云贼由独流西挖河，岂欲由淀泊西窥大城耶，否则由泊图南窜耳。又闻庆仓帅大营在独流西。

十五日 闻瑞侍郎已以铁大钱及减铸分两面奉俞旨。数月以节省之铜铸大钱，月多获钱五万余串。铁钱人不习见，以此易大钱尤恐骇俗，通塞未可知，而先失月五万串之利，乌乎可耶。

外省行钞设立提举，京师则各旗设官局，以房租合局铸之钱待支，议办粗有条理。巡防王大臣以事关筹饷，乐为会奏，虽非善策，亦救败术也。惟闻定邸有画策者，恐事未可知。

十六日 以铜运改道议视文大农，言责成车户一节，人不烦而功易集，尤中肯綮。如此救时之法，不行何待。因商派王月川拟底。

闻惠邸约明日有会议事。

十七日 入朝奏事，蒙召见。

询日日到署否？

奏：是。臣寓所本近，故常川至署。

问：离外东华门多远及地名。

臣以次对。

问：眷口并移内城，城外无房子？

皆奏是。

问：在国史馆时有何著述？

奏：当时有所见，随事抄写，以类相从，并未脱稿，不得谓之著述。

问：近日所看何书？

奏：臣近日公事繁杂，心境不佳，看空的多格格不相入；到是有实际的书，看去心有所寄。近日多看《五朝通考》，系续老通考，所载宋辽金元明事实，与本朝较近，遇事颇有印证。

问：近时能看诗文否？

奏：近日无暇及此。公事之外原有功夫，因心境不佳，不能多看。

问：尔部尚有应奏之事否？

奏：尚有筹议之事，当陆续上陈。本拟以近议京外行钞、铜运、铁钱事上陈，然一事非数百语不能了，且同官尚未议定，且留以有待。

问：行钞近日如何？

奏：行钞总须虚实相权，若太空便不能行。且近日交库之项无多，所以虽一样当银交官，而商贾于中讨取利钱，其价不能与银一样，每两不过京钱三吊。

问：尔部汉司员中尚有能办事的人？

奏：满汉皆有人，现在全靠司员辈有事互相参酌。司员辈亦实在肯尽心竭力。若全靠臣等数人，办得甚事。但近来筹画之端不一而足，而总未见功效，臣等不胜焦急。

是日勾到，故只奏对一刻。军机亦只两刻。

直庐晤惠邸，言兵饷行钞十三条尚未尽是，巡防处亦拟有数条，可以会商。又言现行大钱，当多少即多少，不过钱是铜，钞是纸，要行便行。大意不以取钱为然。嗟夫，物理人情只争虚实，且大钱之行，亦是加重分两，故流通而物价不昂。若如前代以一钱当若干钱之用，早已废格矣。文大农云：惠邸之论出于定邸，而实出于崇纶，斯人本不可与议行钞。大农昨尚与周旋，余固早知其必有异议。余谓兹事繁而且重，只得耐烦商议。又谓：外省设提举，恐有骚扰，且添费。交钱买钞，不能运京，莫若即令交银。此尤未知办法。百姓有银，何必买钞交官。况银价平则钱可易银，而镖商委银京师，取钱于外，即古人关子、交子、会子之法，委钱诸路进奏院合符关支。此更非崇纶所知，入幕者不学无术，何足与计天下事哉！惟房租之事本出定邸，故不以为非。

与瑞侍郎议铁钱，其意在铁铸大钱，又以为出于恭邸。又谓彭侍郎别有铅钱之议。鼓铸大钱日浅效微，乃忽欲更张，亦不思甚矣。

十八日 忠、崇两友见定邸，论钞法在径行空票，意恐钱不敷支；又指外省设官为难行。文大农言明日当面见与商。疆御原不足畏，公事当付之公论。

罗侍郎布帛纳税以裕财源一疏，其论何尝不是。但恐时势难行，人

心不古，湿谷恶绢已见于五代，安得尽如黔之永从以花麻蛋布为赋哉。

十九日 近者吴给谏有征收房租一月之奏，联总宪又有征收铺租半年之奏，虽皆下策，顾它无可筹，未敢斥不行也。今巡防处复有房租之议，意在博取而约收之。但约收之中又不可无别耳。

文大农携到定邸议钞奏稿，余谓如闻其声，又谓此事须缓办。旗兵既停岁赏，腊、正两月之饷，三而去一，若更给一半空钞，是三而去二，能无噪乎。大农谓渠亦非坚执此议。又谓冬月饷拟展旬日，忠鹤皋固争，以为不宜轻举妄动，其侃直可取。给半展半，何遽至决裂，特骄蹇之习已深耳。

司业崇福奏豫征晋省明岁地丁。

二十日 午后微雪。

豫征之论，倡自晋人，两月前即已辟之，乃复假手入陈。余谓今日之筹款，实已悉索无余。所靳惜宝贵，留为国家之命脉者，独人心耳。倘并此而失之，虽有饷，何足恃。况晋省独商贾拥有厚资，而农民亦食贫作苦，与它省无异，岂堪重敛。至军兴以来，已糜饷三千余万。贼之未平，岂得谓为饷之不足。若长此暴师，虽他山之石悉幻为银，犹恐不贍。

二十一日 入朝奏事。复奏试铸铁钱。房租事巡防处已定稿，于明日入陈。此批政也。但计及京兵鼓噪，则此策正所谓箭在弦上耳。

重录请裁河漕冗官奏稿。作此将及一年，今更不容迟回矣。

二十二日 入朝，会奏房租。奉朱批：必应如是酌量变通，庶可缓收实效。依议行，即行出示晓谕。钦此！

与枢臣、阁臣会议借征钱粮事。江上三城未能收复，而楚皖势益蔓延，几不可制。若非大举，并不能画江为堑；欲大举，则饷已绌，何以征行。此枢臣意中之言也。贼之蹂躏半天下，所恃以自固者，人心耳。借征之策，民将不堪；若激而生事，一波复起，谁能任之。此大众意中之言也。不得已而令外省大吏体察，其余皆不言而喻。恭邸径欲责成办理，其州县借端虐民者，绳以军法。此情此景，惟有吁天而已，夫复何言。洁身易，集事难，只自喻，不堪持赠也。

二十三日 自十三以后，恭阅《圣训》稿本，自十一卷《圣治》第四至十九卷《圣治》第十二，其间多有应划归各门者。窃意《圣训》所

载，皆《实录》已经编纂之书，惟以别类分门为要。恭阅之暇，随手录其不合者，如《傲心录》应归训《臣工》，《陵工》应归《圣孝》，不一而足。又如州县缉捕、钱粮、词讼及饬禁幕友书吏，统归《圣治》，未免不伦，拟添肃吏治一门。是早约录恭记一纸，函致翁、周两总裁商定。

与文大农言，筹饷借征，自为大举，而得人为其首，布置其次。大农欲余拟草，商之寿阳联衔入告，此却不易。

二十四日 入朝奏事。连日重录请裁河漕冗官草。此草起于今年正月，因循不果上。厥后丰工再决，而南漕不来，今情形又异矣。因增改两段，然尚嫌冗长也。

借征事，思之辄心悸，而舍此更无筹饷之方。惟念得人则消患未萌，或可相安无事。灯下作一奏稿，中宵不寐，殊觉怵怵。

二十五日 前议铜铅改道，其关键全在责成车户揽载，司友拟底稿漏却，而转责沿途州县稽查。使狼牧羊，岂为善策。文大农令改照余议。岂必谋自己出，要求于公有济耳。

独流与大城仅隔一淀泊，现在节逾小雪，若冰以风壮，则西甯可忧。灯下拟一附片。

二十六日 入朝，奏三库月折。广东司驳徐帅抄产估变，语不近情，却之。

云南请于省局东川广铸制钱，免其造报，已准之矣；近又请于宁台厂及各府添炉。大吏皆肯如此设法，何支绌之足虑。时苏溪督滇。广西司乃欲连前此两局均令造册报销。岂知地方办事有许多因地制宜，制肘不得。吾辈吁食趋公，乃为胥吏作生活耶。撤之。

二十七日 入朝，奏三省借征折子。又请发胜帅军饷十万，部库京饷二十万。明知内帑无多，而不得不为此请。乃闻工部、内务府同日各请十万，何其适相值耶。

淮南有就场抽税之奏，与部议不谋而合。变通办理，总须稍假便宜。司友拟驳两处，遂为易之。

罗侍郎布帛充赋之奏，恭邸径令司员拟驳。闻寿阳早有此议，格而不行。余谓此事非不可行，直为庸吏不能行耳。至山州僻县，不特银不易得，即钱亦少，诚能变通输纳，岂非善策。顾留支可行，而起运难行。

得良有司则可行，而不必强各属以必行。将来行得一处，则一处蒙福。仍不过有治人，无治法，两言尽之。越日见司友驳稿，令且参加活笔。

陕甘总督奏行票铸钱，一如部议，易念园。足见得人则理。又奏胆铜法，已试有成效。以此铸大钱，可得半息。【宋史志又有胆钱而不耐久之说。】此等事恨不早办。然收之桑榆，亦未为晚。

二十八日 入朝奏事，川楚封存铜铅改道运京等七件。

又单衔封奏裁并河漕冗官以节糜费一折。闻派惠邸、定邸、军机会部议奏，然未见明文也。此奏创稿于今年正月。后丰工再堵再决，福元修河帅自以裁缺请，为之迟回不果。今河既不塞，漕复不来，因利乘便，此其时矣。

二十九日 别拟借征须策万全奏稿，与文大农商定。

仓场咨请司员清查通济库款，司友迟疑未决。夙弊已深，局中人即不瞻徇，亦恶决裂，“破除情面”一语谈何容易。余拟改咨为奏，文大农欲先与函商。自觉径情直行之过，缓一着乃更和平。当局讳疾，不知有人索瘢，将如之何。

得林镜颿手札数件，南京贼守甚坚，上海土匪亦复不脆，军事几无下手处。然则大举断不可已。

三十日 文大农过谈，添片中较齿数语。

跋赵主事楨生京师纳米中盐议。

中盐之法，足食通商，实属两利。前代所以始行终废，以盐无可支，商贾困于守候。今日行此，其难不在盐而在仓。盖纳米于彼而运盐于此，盐官免征课之累，虽官中无存积常股之蓄，听其与埤场自相交易，谁不乐从。惟纳米之时，需索留难，旗丁之苦，势将移之商人。譬如病在一经，而十二经俱受其累。若能使经纪花户人人洗手奉法，则中盐岂特救急之术、一时之利哉。

因念漕务之敝至此已极，今岁江广粮运不来，因议折征。来岁江苏、浙江尚未可恃，区区东豫之粮何足济事。中盐之策恐不可废，要在师其意而不泥其法。与月川、英伯言，古人开中要有深意，无非以盐利厚而商人习于转输。今日取盐利太尽，欲行中盐，则米价课额之间，须大加裒益。

当月司抄出二十八日臣奏请裁并河漕冗缺一折。奉朱批：著派惠亲

王载铨、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户部妥议具奏。钦此。

十一月

壬寅朔 入朝奏事。又上三省借征首在得人，封奏，另抄。

附片。

再，逆贼窜踞独流，经官兵四面围攻，已成飞走俱穷之势。查独流镇与顺天府属之大城、文安、霸州隔一淀泊，其水深不可舟，浅不容涉。昔宋人以塘冻限戎马，诚天险也。惟现在小雪已逾，诚恐冰以风壮，万一力穷西窜，则近畿难免震惊。相应请旨申诫带兵各大臣，以天序迁于上，即地利变于下，每兵一名随身铍齿两副，防困兽之走险，戒坚冰于履霜。总期克日围攻，灭此朝食。臣不习军旅，管见所及，冒昧渎陈。谨奏。

午初闻有陕西巡抚之命，邀文尚书至，与商表辞，未以为可。然力小任重，资浅望轻，诚不能踌躇满志。因于谢折叙入。

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陕西巡抚著王庆云补授，即行驰驿前往，钦此。窃臣咕毕庸材，起家词馆。两权京兆，惭乏表率之能；三载农司，弥见度支之绌。受恩未报，无地自容。兹复仰荷温纶，畀以封圻重寄，闻命之下，倍切悚惶。伏念陕西地控三秦，巡抚职司全省，吏治何以能肃，武备何以能修，催科与抚字何以不相妨，风俗与人心何以能各正。臣力小任重，资浅望轻，外任未膺，中怀滋惧。惟有仰求恩海，俾得遵循。所有微臣感激恐惧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宗京兆至，询外任事宜，以约束仆御为言，识之。

初二日 入朝谢恩。辰正宣入，巳正蒙召见于养心殿后之寝宫。由殿后屏门转西而北。御榻在东，经两重帘入。

问：尔应赶紧起行？

奏：是。

免冠叩头。

问：从何省去？

奏：从直隶真定过山西平定州。

问：过山西省城否及离省若干？

奏：臣拟过山西省，将借征办法与恒春商量。

上曰：恒春已出省往查被贼各处，尔恐见不着。

奏：如见不着，只好寄信相商。

问：借征应如何办理？

奏：臣愚见，总在先择人劝谕。

问：尔所奏畸零小户免征，此语道破不得，恐道破便有弊。

奏：此只在不言之表，地方得人便知恤民；若不肖州县乘此复欲浮收，只好沙汰。

上曰：地方应酬习气最不好。

奏：是。地方一讲应酬，便碍着情面，事事不能认真。

又奏：臣未履外任，资望轻浅，借征事体重大，恐不胜任。

问：尔从前出过差否？

臣以年分及地方对。

问：尔约计几日可以起行？

奏：现在须向兵部请勘合，户部陕西司有应抄文案。臣随身衣服俱已齐备，此外无多担搁。

谕明日早晨再递牌。殿后幽窈，缓步不容趋也。

直庐晤寿阳。余谓户部非不艰难，顾有同舟共济之人，不如独当一面之难，同官能为一言乎？寿阳言，户部原离不开，但吾已留过一次，不便再说。且上昨日亦兼筹及户部无人，何待余言。

邵侍郎言，外官须廉以律身，严以驭下。识之。

候徐梅桥尚书，请教外任事宜。

初三日 仍召见。

问：陕西道府中有无熟人？

臣以臬司文俊曾见一次、粮道陈景亮系同乡对。

问：福建厦门现在尚未能收复，奈何？

臣对厦门土匪闻系三合会，与上海匪徒一气。

上曰：不但厦门，乍浦亦有匪类与之勾通。为首姓陈。

奏：海运米局向设上海，部中因恐急切不能收复，议迁局乍浦，为江浙两省适中之地。若乍浦再有动摇，海运不来，如何是好。又将昨接

山西巡抚恒【春】来信所言捐输大略奏明。

昨召对只一刻，今日约两刻，姑记大略。

晚，过文大农谈。

初四日 仍召见。

问：前在国史馆看书抄写？

臣以次对。

问：现看何书？

奏：近日不能长功夫看书，遇有应检之书，随手翻阅，未有功课。

因将臣前在贵州看《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奏闻。

问：魏源《圣武纪》其书如何？尔曾看过否？

奏：魏源看《方略》甚多，此记系抄撮各部方略。

问：其中亦有议论？

奏：末卷附论兵饷各条，亦可采取。

问：此书与魏源所著《筹海图编》孰胜？

奏：《圣武纪》载列圣功烈大成，实为洋洋大观。至海防书，尚有《海国图志》各种，图编特一种耳。

问：尔作秀才时便看经济各书否？

奏：臣为秀才时，多处馆，无暇及此，且师友中无人讲求，是释褐后渐渐看到。

问：看放演放枪炮否？

奏：在顺天府时，曾调四路枪兵打靶，用枪子验看准头，尚未见过演炮。

问：尔在家时曾学弓矢？

臣以未学对。

问：能骑马否？

奏：福建马多羸瘦，徒有其名，不似北方马力精壮，少时未学乘骑。

问：部中得力司员？

奏：户部中有司官十数人，实在出力。大抵作堂官只要集思广益，将司员所议之事参酌当否。究竟各司事件，断不及司员之专而熟。

问：房租及举人事。

臣以次对，语不具详。

问：尔约计何时起行？

奏：约在初十前后。

是日对约二刻有余。

复恒宜亭中丞书，催解京饷，并商潞盐撤商，就地抽税。有云：就地抽税是潞盐颠扑不破办法。出产衰旺，虽存乎天，稽察严密，则存乎人。若颗粒皆官盐，其税入必不止额课之半。因来书有“抽税断不及课额之半”语。与约平定州留信，以便商办借征等事。

初五日 仍蒙宣入。已刻以皖省警报到，将牌撤下，传旨明日再行递牌。闻吏部奏可否兼侍郎衔，得旨：著照例兼衔。

阎丹初主政过谈。同州朝邑人，敬铭，行五。言借征事在陕却不难办，惟西、同一带差徭甚重，民不堪扰。有一两地丁派差徭十数两者，或官、或绅或里甲，因缘为利。若能酌减差徭，则借征莫不踊跃。言林文忠抚陕时曾有告谕。临渭、蒲城、大荔一带有刀匪。本年招集为勇，省中为之闭关，以不能用也。及散遣后，沿途扰害百姓，用火器攻击。近闻其聚鄜州山中。文忠前办赈荒，有匪徒格杀立毙，勿论告谕。果得真匪，此前事之师也。刀匪近颇置械。又言：团练徒以虐民，无济实用，舜姓、周阳、岷川、门井均有丑声。太白、少陵能使诗为所用，岷川亦善挟持。岳庙生息款须查。在华阴。

李侍御宗焘，盩厔人谈陕西情形，与丹初所论略同。言刀会为岷川所招，并有出囚于狱而授兵充勇者。非有急切之围，何竟出此。盩厔前令董大选輿情爱戴，以劝捐不力撤；后令周弗愜所望。金言加征至四、五、六不等。李言：彤管有及善马不协庶愿，关中秋麦只种六分，现正望雪。捐输不能尽解，劝输不得人而先请奖励，斯以不平矣。金言秦中重于察吏，轻于安民。余意安民岂可轻，殆即在察吏中耳。思为治只在践言，求践言不可浮文妨要。如照例告示谕札之等。自揣言之所及，实能行之，切勿轻废；既废之后，实力守之，犯者不宥。林文忠在秦未尝参劾属员，而秦大治。自是本领大，若先存成见，终是客气。若泛泛画诺，旋发旋忘，已先不自信，欲人实力奉行，何可得耶。

初六日 入朝，谢兼衔恩。宣入。

问：山西钱粮比陕西多？

答：山西三百零几万，陕西只一百六十余万。初跪免冠，奏谢如前仪。

上曰：借征事须办得妥。

奏：臣日来与陕西京官李某、阎某细谈民风土俗。此事全在察看情形，次第办理。

上曰：即如畸零小户如何可以借征，此不言而喻者，要使各州县咸知此意。

奏：此是最要关键，不可孟浪。

上曰：尔过山西省城，恒春现已回省，可见得着，细商办法，他或者已有章程。

奏：驿路不过太原，臣已写信约其晤商，或由榆次进去数十里腰站处，谈三两个时辰，巡抚不能在城外住宿。

上曰：州县办理到了不好，即正法几员，亦何益于事？

臣仰见圣心仁慈，若辈宜如何感激，而尚忍作奸犯科耶。答：是。

上曰：尔曾读朱批谕旨乎？

奏：臣家无此书，曾从人借看，未毕十卷，即被索回。此书颇贵，现在有翻刻者，亦须五六十两。

问：翻刻何如？有红字否？

答：不如原板精工，亦系套板。

问：尔看其中奏折如何？

奏：臣只看十卷，已窥一斑。世宗明见万里，兼以勤政，一字一句未尝放过。

上正色曰：奏折最不可欺朦。

臣仰见御下之严，欲使人自悟，感激无地，奏云：是。

上问：尔曾看《四库全书总目》乎？

奏：此书未能全看，偶尔检点《书目提要》。因奏当时如纪昀、陆锡熊诸臣皆博极群书，且开馆修书，造就人才不少。上甚然之。

问：尔何日起行？

奏：拟此十二日起程。

上曰：尔即请安了去。

臣冠起，略退一步，复跽请安。起，小立，依恋之意，不可以复有所言。上再颌之。自前月十八九阅武进士，连日大风，圣躬偶尔违和。初二日以后均在寝宫召见。昨始御养心殿引见。今日西暖阁召见，喜见康复矣。

午后，出候客，并过寿阳谈。

初七日 昨晚借用天亨号银一千两。期六个月，至来年五月初六日，息八厘。

闻丁未办赈，适林文忠抚陕，劝捐至一百六十万，已及地丁岁额。但恐时势不同耳。

初八日 候文大农，适王子槐侍郎至，谈大钱。余谓当十总以五钱重为适中。

是晚，偕淳甫相国、孔修尚书集孙大农寓，仍商户部公事。约举大端，总在各拨，余及潞盐、海运各事，大抵不能拘泥成案。孔修尚书条记之。

初九日 晤李午山侍御，交单一纸。

出城候客。申刻，同乡邀集。

初十日 哭吕鹤田尚书。

早晨出城，晤梁海楼宗丞。言陕西上忙向完至七八分，若再用力催解，可以全完，俟秋天再看。此语大有味，宜熟思之。言刀匪不甚难制，与丹初论颇异。

与罗椒生谈通济库事，属查中盐原委。

至署，不便复上堂。无坐处也。于官票所暂坐一谈。司友多来送行，不能一一回候，于各司投刺而已。罗侍郎出其尊人手书，言屯田租舍二万，可得百余万，因为司友述之。约略记是炮台经费。

李铁梅过谈，尤人之意多，屡言吕尚书奏折未恰当。即尔，而人已全节，何不能忘。

十一日 文大农来送别。一年共事，困苦备尝，分手不觉依依。大农以勤劳养身为勗。余谓国家威信先到州县，而后德意及于小民，此中自有次第，不能期必于旬日之间。因举海楼语及私揣办法质之，亦以为然。

昨恒中丞复奏借征之法不可行。淳翁大以为詫，与恭邸议执前说入

陈。闻此奏上颇为动，已有瘠区小户免征明文。余谓筹饷固急，而不可拘定见。即如河东近议改商抽税，果能办理得宜，二三百万可以立致，何必借征。陕西民力困于差徭。昨过署晤丹初，又闻有换仓之累。若五七月功夫能去其太甚，已是迅速。百姓见德而后可责以急公，莫若全力办理春征，严杜未解之弊，得了九分，已是一百余万。俟民间真蒙宽恤之利，再议秋征豫借，为力庶较易耳。

属大农信致吴方伯，有事即商，断不必以惮劳惮烦为虑。安得披心，使人人共见耶。

十二日 巳刻出都，申正住良乡县，令谢学元。易州州判调署，未晤。家眷定次日行，至徐沟后再作一起行走。此行行李车辆均长雇至西安，驰驿例马十四匹，只用包马三匹，引马、跟马六匹，夫八名，欲稍留余地耳。

十三日 辰刻行，尖窠店，住涿县。吕牧圻来见。城内团练二千余人，四门稽查颇密，吕牧云。

十四日 辰正行，尖高碑店。适逢市集，仍见殷庶之象，安得早靖逆氛，共享太平耶。住北河店，令杨毓科。

十五日 卯初乘月行，晴暖无风，黎明始见有寒气。

晚，至保定府，桂制军及藩臬两司迎请圣安。旋入城，回候制军，谈年终密考及大计应行展限。又言黄面折总以到日为凭似妥。

同乡裴世兄来，有穷途之困，以二十金赠之，并作信令投帖瞻。兼属帖翁以楚皖消息相报。

十六日 早晨，陆有恒来，言军饷口粮糜费及胜钦使赴剿迁延。钦使檄召藩司，有“退避定当执法”之语。制军以文字小疵致憾。古来将帅不和，皆起于小嫌末节，可胜浩叹。

早、午两次换用驿马。晚，至清风店，已戌正矣。吐水，夜分愈。

午后，过望都，晤刘令体中，悃悃无华，当可与为善。昆明人。

十七日 过定州，晤刘牧衡。以城中练勇千人迎送，抬抢诸械咸备，闻四乡各团万人。尖明月。

午后，过新乐，令宋炳文来见吉林人，言银价昂贵，征钱之处不能解，征银之处不能完，曾以兵饷发钱详省遭驳。宿伏城驿，已将戌正。

十八日 尖正定府，得璨儿书，知其十七日宿方顺桥。昨闻贼窜高阳。高阳离方顺桥仅百里，璨书言系任邱，似是。围而不攻，能无突走乎。晤周令灏。

住获鹿，程令家骏子牧南城拨托雇驼轿。仍言高阳有警，心为怦怦。璨儿言二十日可到此，留字与之。午后山行。

十九日 是日留字却寄璨。

尖微水村，住井陘县。是日本拟住核桃园，李黼臣明府传轶为翰臣门下士，留住县中，并闻前途过兵无住处，因宿此，甫申初耳。

山路难行，日晷极短，因属璨儿获鹿以西缓行。两日苦雾，今日渡微水，始见放晴。

黼臣少年磨练，语皆中肯。谈借征事，言微闻晋民已有异议，殆为余关切者，因披露与谈。属寄说帖，言可行于绅富，不能行于编户。若以粮额而言，有祖父赋多，及子孙屡析而贫者，是多者未必富也；有一户置粮数十百顷，而各异粮名者，是少者未必贫也。思此则舍抽办绅富，更无它法。

二十日 井陘逐路有义勇。

尖核桃园井陘，过固关为晋境。晚宿柏井驿。平定。倭艮峰适至，良朋久别乍聚，喜生望外。言过潼关晤陈弼夫，已闻此举之难行。所闻抚藩与京师同。是夜，何梦庐未至，仅行八十里，而行李车落后。

二十一日 尖西郊，住平定州，仅行五十里，以行李车未到也。

恒宜亭中丞遣衙官三人来迎。未见书函，知初四所寄信尚未得达。适省中有探马来，作书与订离城三十里之郑村一叙。

平定署牧王继兰宦晋有声，言欲引退。

是日戌刻，寄字与璨。

二十二日 将晚，白奎来，得璨儿书，知眷车、书车均于二十日抵获鹿。

是日尖测石驿，宿寿阳县。刘令兰皋言此邑捐输万余，已解七千。晤平定董牧，上年阳曲牧也。

是晚在寿阳行馆。酉刻奉廷寄一道，劝谕团练，查勘要隘，妥筹布置。此件于腊月二十日复奏。

二十三日 将行，得璨儿书，知其二十一住井陘。

是日，尖太安，宿什贴。得恒中丞书，言商酌之事非半日可罄，坚邀晋省，非驷道也。

二十四日 尖鸣谦驺，住太原恒中丞署中西院。

与中丞谈，并求教各事。闻谏止借征者六疏，宋雪颿疏想在其中。封交枢府，俟川陕奏到汇呈。圣心无意无必，于此可见。时恒中丞已奏到矣。中丞前后两疏，前疏力言不可，其驳崇司业原奏不遗余力；后疏主一缓字。夜谈至漏二下。商致书蜀中。

二十五日 是晚寄四川裕制军、司徒廉访书。官封。

仍住恒中丞署中，家常便饭，甚安吾心。纵谈秦中诸事宜，恐不能悉记，随笔之手摺。

郭小房方伯谈行钞事，亦不主换钱取钱，尚当思之。因眷属添雇数车，恐川费不足，向借二百金。

二十六日 日出，候郭棣园同年。出城，尖小店镇。

得璨儿书，【复寄。】是日家眷暂驻什贴。余行李亦未到，明日只好缓行待之。申初住徐沟。令贾联芒，鄆县人，棣堂，行五。

二十七日 留字与璨。

不寐，得“一枕鸡声天下事，半床蝨简古人心”二语。辰正行，甫未正至祁县。令范如璧，安徽和州人。

求教恒宜亭，笔之手摺，附载于此：

累员不可剂以优缺，致以私账亏公帑。

出费量移，势必取偿于此，四大已然，宜力禁。

旗民共处，满城将帅，宜和衷礼貌，亦不可薄。到土八余三节。

月晤叙一两次，则其下无隙可乘。

城守营属提标，虽按期随众参谒，到底号令不及，缓急便不足恃。

【又思本标先要畏怀，则拊御之情顺，否则心不为我用。】相制相维，立法容有深意。而目前办理防堵，一城之内岂容呼应不灵，须暂归抚标兼辖，军务毕，仍复旧章。是否请旨行。

换防官过往皆有酬应，藩库放旗饷加平。每百二三两。

护城河水漂流坟冢。

咸宁令陈瑾实力为民，亦有著作。

营员接见礼节，令巡捕开呈。

幕宾单宝书，人豪爽，已援例候补。各省幕有绍党、湖党，此间又有楚党。往往远迎自荐，外属颇有交际，无由尽禁。

兵民多花门，每域气类。

南山出产颇饶，客民麇至，兼有银矿，须慎重。

石梧^①中丞阅操，城守千总某未至，众不听令。前改西安镇及裁老兵，皆尝鼓噪。此弁调往它所，乃可处治。余意威信及于兵民，而后能去其害马。与前城守改辖一条同，下手不可急。

守备裕祥，靳文襄后，多识营弁，兼有书卷。恒中丞令亲。

商贾领赏营运，子钱甚薄。官帑生息，非其所愿。

岳庙一款当查，此外未达部者不少。余思未达部，而绅士主之者，官即不能为政，当徐徐处之。

消弭案件，调剂属员，乃官场中习气，司道皆所不免。是以势孤可兼[虑]。幕友多以不办重案为能。

司阁朴拙无能，不欺为主。典签挂号，却须明白人。

逐日点检提撕。

守潼关不如守函谷及陕州关。有小道，堑断之。

嗜好却不可有，即书画亦宜慎之。

后楼仙人居，宜派司香。

江开才可用，不可使有可挟。

城固丝在省能煮冻令熟，随处加染。

惠邸札各省官捐，山西先提库款五万，随后劝还。折费颇重，汇齐两三匣，随月折拜发。

乡守筹费最难，可否按村出丁。

招解人犯到省，及早过堂，并催臬司。军流徒犯，别有年貌情罪册，若俟部复到再办便迟。令随案造送。州县私押宜禁，批呈不必俟下期，写呈人须究。

^① 广陵本作“石桥”。

考拔营缺，当堂即定，便省招摇。余意文员亦当尔，佐杂尤要前定。

二十二日所奉廷寄，接篆后即行文。

借征一节，谏止者多，都人士率动色相戒。询秦省京官，如李如阁却以为可行，但须将它事累民者去之，如差徭、换仓之类，疾苦苏则输将乐。然积习相沿，岂下车一令遂能禁止。兹事盖若鲠之在喉，吐茹不可。文尚书以为却是亲自经手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真乃善为说辞。过直隶采访，以为可行于绅富，不可施于编氓。是亦一说。过晋则官场中无不蹙额者。恒中丞第二疏伏一缓字，以商捐借口，究竟誊黄不能悬阁，事真棘手。余思到陕接印已是腊月中旬，封印期内无论官不征比、吏不开柜，而小民经营度岁，岂能与以追呼。一入新年，则此项乃应征之正供，而不必复循借征之权道。开印与春征，相去不过十日而已。誊黄借征之语，其势不能不请中旨。【誊黄不可改一字。】然恐以为借词延宕，罪岂可道。因念秦中上忙向至七分，若勉力催科，或令垫解，恒中丞谓垫解不可行。约计至某月三四可得若干万；再提它款足之，共可得若干万；随上随解，不候部拨。一面如前办理，一面请交部议，将借征移入下忙。亦与旨合。其办法或提申报稽核，或由州县劝绅富题单，夏写秋交。随时酌量办理。【先须详说。】总之，履任伊始，号令不能信于官吏，则德意不能达于闾阎。此入晋以后心口问答者，恒中丞乃极赞之。虽然，机事不密则害成。渡河以后，先须力陈支绌情形，使群策毕献，而后以吾意折衷之，庶其可哉。二十五夜致裕制军书，言兹事得失，极有关系。芷舫信中乃下“断不敢孟浪”一语，未敢遂献吾说也。

前日舆中读《纪要》，唐都关中而仰漕于外，心为一动。昨与贾令谈秦地谷贱伤农，须筹去路，内黄、楚望地亦不远，然新奇可喜之事，外省无从告诉，此所以怆离群也。待时而动，中心藏之。

二十八日 住平遥县，知眷属将至，缓行俟之。

万令逢时来见。

二十九日 尖张兰，住介休，章令寿嵩来见。

十二月

初一日 尖两渡。宿灵石县。

初二日 已初过韩侯岭，未谒。

灵台令徐士烈来见，颇有古貌。谈借征事，愤愤不平，且为蜀抱隐忧，询为蜀人也。

是日又山行，重岩深谷，虽八十里，逾百里矣。

住霍州。前介休程令以《团练刍言》相示，语多可采。所议按村抽丁，自为保卫。不特省费，乡团固应尔也。

初三日 署霍州薛丞珊来见，号铁海，朝邑人。人似明干。询以秦中事，尚未尽言，适客至，遂行。

尖赵城，令杨丰绅来谒。大兴，原籍闽之顺昌，壬子甲，号珂园。言借征不可行，义行于色，爽直可喜。顾谓前署令即霍州薛。下忙全完，为有霸术。余谓能使百姓急公，自有由致。杨令所云，得毋以全完为憾耶。

住洪洞城外，陈令松龄来见。鹤樵，献县人。曾于银库一晤，自言贼至城内住七日，遣匪赴四乡骚扰。近甫告〔查〕毕，蹂躏者过半。言欲请缓征而未果。闻临汾亦闹粮。平日漠不相关，一旦有事亦徒搪塞。与令一席话，颇知顾大局，私以自喜。

住洪洞尚早，明晚当住史村，须夜起。

初四日 寅正行。尖平阳府。署镇保衡、守哈当阿、令冯子驹接谈。贼过时，残城内万一千余人，焚烧之墟尚在，为之惨然。

住史村。晚晤河东文静涵观察，谈河东抽税及商捐事。言商捐可得二百万，抽税约岁得三十余万。余意税之多寡全在得人，因略举所知告之。又言曾襄舒云溪军事，建言当驻重兵樊襄，以屏蔽雍豫，此天下全局也。顾今日养兵甚多，及调遣防剿则反见少，由贼分窜无定，而兵又久驻无功，安得更有重兵以宿于贼所不至之地。此所以重可忧也。

初五日 黎明复与文观察谈移晷，抽税须以官运为之倡，不可不先筹款，一切章程属随时寄闻。【文观察七十余矣，而貌泽神旺，如五十岁人。】

輿中思借征不如应征，即万不得已办法，亦宜有次第操纵。肠日九回，莫如俟群策毕献，而后虚己以折衷之。

初六日 在东镇晤蒲州守瑞昌。

天明行。昨尖高显镇，宿侯马。是日尖东镇，宿闻喜均八十里。早起，得诗舫中丞、徐新斋观察书。

蒋申甫来书，有“天下未被兵之处，惟秦独完。朝廷免西顾之忧，

非公不可”之语。自顾疏拙，何足以当之。

初七日 尖水头镇，宿北相。闻喜周令均、猗氏傅令猷善^①号凌烟谈借征事，均言不可行。朔日宿灵石，得“一枕鸡声天下事，半床蝨简古人心”二语，附记于此。

初八日 尖牛杜，住樊桥驿，舍颇有余地。

初九日 尖坡底。得张中丞咨抄片稿，将现在应办事宜逐件覈列，有云：借征钱粮，奉到部文，当即行司刊刻誊黄。正与司道公商妥办之法。窃喜兹事尚可先商后办。晚住匡河，晤徐新斋观察，则闻誊黄已经颁到。询以如何妥办，则并无章程，只是寻常抄转颁行。嗟！此何等重大事件，如是草草，岂明知艰大而姑以诿之后任耶；抑延宕日久，恐余诘责，姑以颁行塞责耶！余谓若无办法，则不如不办；又恐各属鹵莽张贴，属观察驰书省垣，暂留三数日。先儒云：天下事皆因忙里错。可畏也。且即此时由道府颁之州县，由州县散之里甲，展转已是迫岁，岂可复事催科。临崖勒马，不可不持以定力。是夜心悸失眠，强制始瞑一时许。

初十日 黎明行。渡河入潼关，防兵、练勇数千出迎。至此愈觉疆寄之重，恐非书生所能胜任。关势雄壮，所不待言。

候桂军门，明，行八。披豁与语，颇觉投分。武官粗而实爽，胜嗫嚅远甚。言抬枪可及二百步，与抬炮同，而运用灵便则过之，训士卒于技中练胆是也。自矢临敌必身先士卒，为将当如是矣。属余严谕各属乡团。此非旦夕事，诸务垒集，当分条下手，以冀有成。自书一缄，属徐观察续寄何、蒋两太守。

是日住华阴，已上灯矣。望岳不甚分明，少憩又当夜起。抗尘走俗，辜负看山之愿，真自愧也。然关城与提军三度谈，所得不少，正不知比看山孰胜耳。

十一日 卯初至岳庙拈香，连日事杂心悸，未能洁诚，惟默祷数语而已。

晓行颇阴，旋霁，未似欲雪。尖华州。日来接见同官颇众，其语不能悉记。州内地皆沙，汾阳王庙华表半没地中，询为水患所致。

^① 广陵本作“猷著”。

住渭南县，已入夜。何、蒋两太守自省来迎。谈借征眷黄，各属虽发而未贴。因举谚所谓“担迟不担错”之语，寄声省垣诸君子，使勿草草也。

十二日 尖赤水，住临潼行馆。闻为华清宫旧址，负骊山之阴，温泉出焉。是夜月明如画，诗舲中丞集杜楹联：行云不下朝元阁，村笛犹吹阿滥堆。

十三日 天明行，尖霸桥。桥圯新修，长而整，桥下水流汨汨。《纪要》所谓淤为平陆者，今陵谷又改矣。张中丞楹联：绿波春水情难尽，朝雨轻尘酒莫辞。

司道迎至此，谈。未刻进城，将军以下迎于郭外，酬应不暇。先由满城候舒将军，舒伦布。未晤。候张中丞，谈移晷。定请刘湘圃幕宾，闻计典已出榜矣。连日与同官商借征办法，大抵与余途中所思者略同。吴方伯、何太守均以留支为虑，当思所以处之。闻芷舫二十接印，再与熟商。

十四日 住行馆。下午，出候司道、首府。

十五日 辰刻接巡抚篆，谢恩如仪。接见同官。

十六日 接见同官。午后，作到任折及奉查兵勇民团附片。另录。

十七日 待客亦至日中。

作复奏借征折稿。大意谓：

此时已在腊月中旬，即使克日开征，而时逼岁除，民间亦必俟新年交纳。是新赋已属应征之年，而官吏犹行借征之政，名实恐不相符。况借征须分别地之肥饶与户之高下。约计岁额所得不过十之四五，此内又须择要留支，徒冒借征之名，仍无济饷之实，甚非计之得也。莫若将新赋提早一月，于来年正月初十后开征，上下忙并征，四月初十前解齐。通计一省，南北山仍上忙完半，西、同、凤完至七分已上，其不能全完者，令州县垫解，扯算总期在八九分。如此办理，较借征似更有把握。盖借征则令之从违，诚难逆睹；应征则民之输纳，无可借词，不过暂缓两旬。在年前则为权宜之政，开岁即为维正之供，移步换形，不可拘泥云云。

右折稿途中半月以来所盘桓于心口之间者，至此乃得一吐，故笔甚疾，理势如此。圣明在上，臣复何疑。

附片系次日清晨所作，附记于此：

再，臣现拟陕省来年新赋两忙并纳限于四月内解齐，尚须设法董劝，以免惊疑而期迅速。前奉谕旨：咸丰五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后接征，按年递推等因。钦此。臣思小民无知，骤难户晓，若此时明张文告，恐春征先存观望，未免有误饷需。不揣冒昧，仰恳天恩将眷黄缓贴，容臣体察民情，细商办法，届时请旨遵行。臣来从户部，目击支绌情形，凡有可以济饷之处，敢不竭力图维，次第办理。为此附片密陈，不胜惶悚之至。谨奏。

十八日 清晨作附片。借征之改为并征，时势如是，不得不然，岂敢以为民请命自居哉。其中最难安顿处，是眷黄与办法不符。此间前此之不张贴，原属慎重；其后之率意张贴，大抵以余自司农来，恐遭诘责，故孟浪为之，绝不顾此事之全局。幸而临崖勒马耳。明主可以为忠言，若含胡便不是矣。

以折片稿付申甫视司徒方伯，本拟十九拜发，闻方伯二十日接印，兹事系其专政，不得不俟一晤谈，舍此亦未必别有办法。故且缮正。

十九日 王莪生来谈。

自书附片。交代之际又值封篆，公事倍多，客来且密，书制每至夜分。幸此地不寒，行装甫卸，亦自忘倦。两夜作寿阳相国，文、孙两大农信。

二十日 封印，谢恩如仪，辰刻。巳初子龄方伯至，与商定新赋并征，巳正遂拜发。第一匣：元旦折，请安折，到任折，内附沿途情形及奉查兵勇民团二片；两雪麦苗月折，内附粮价监银二片。第二匣：新赋并征折，内附缓贴眷黄密片。既别匣装盛，故再用安折。第一匣填十八日，第二匣二十日。

二十一日 诗舲中丞来谈。方伯来，与商应办事宜：年内先解部库十万，省城官捐先行题单，南山铜矿豫商办法，开正清查前后捐款设局委员。近日事杂心粗，语次误以方伯为曾任户部，旋复自笑。以上事宜，笔记授之。

二十二日 出拜东城各庙。八仙庵离城三里许。

接印后，先办应奏事宜。昨与方伯商料理年内外诸事，颇有条理。

今日出候客，心境稍清。

二十三日 拜西城各庙。候客。

祷雪于终南、太白诸庙。午后阴。

发邻封当道各信：山西恒宜亭中丞，夹信。湖北吴甄甫制军，夹信。崇鹤卿中丞、青墨卿侍郎，夹信。甘肃易念园制军，夹信。

二十四日 晨起，喜见微雪，至午约寸余。致河南英香岩中丞夹信、林岵瞻方伯夹信。

二十五日 晨起，接见同官，过堂招解五起。

作弼夫回信，与论明侦探、查要隘两事。弼夫带兵在外，已易寒暑矣。

二十六日 晨起，得方伯公文，筹解京饷，并续解舒云溪制军军饷。其词颇繁，只好自为剪裁，简明入告，未易假手幕中也。

又官捐先借库款四万垫解，并叙倡捐廉银一千两，由司匀扣。附片一件。又报二十四日得雪片。

新赋提前并征，须有剴切告谕，而来秋事未可明言，只可隐约出之。幕中手笔率直，略为润色。

二十七日 晨起发折，筹拨京饷十万，借垫官捐四万，于是日起解。方伯过谈。

视事旬余，接各属命案，初详不过数起。如中部民人高学万在押自缢一案，陇州王全保服制一案，白水民刘四娃与人争吵，无故自行投井一案，情节皆不真切。虽案情百出不穷，而不外乎情与理。情理所无，即妆点可知。未必有为而为，而颛预消弭，改重为轻之习，决不能免。因令文廉访通谕各属湔除。

二十八日 得雪寸余。

是日堂期，因逼岁除，属同官毋庸来署。

检同官履历，都为一册，以便记事。

二十九日 仍检同官履历。

前在农部，拟将冬拨连京饷统算统除。昨接部文，共拨六百五十万两解充部库，内陕西四十一万，分四季解京。惟春季欲赶解二十五万，于正月到京，则势有不能耳。

三十日 阅定远厅盗案，事主郭成林，从盗罗安银。宽纵处甚多。到此与同官谈盗命各案，同一杀人，然命案除谋故服制重情，其余即伤多情凶，皆不过一朝之忿，宥以法外之仁，尚可望其自新。盗案虽未伤人，而足以酿乱，宽纵日久，人争效尤，则所伤之人难以数计。粤匪之乱，独非宽厚者阶之厉耶。非敢于杀人，思此辄为心悸。即水懦火烈之理，古人已言之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荆花馆日记 上

作者=(清)王庆云著

页数=567

SS号=13748199

DX号=

出版日期=2015.04

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上册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道光三十年庚戌

咸丰元年辛亥

咸丰二年壬子

咸丰三年癸丑

下册

咸丰四年甲寅

咸丰五年乙卯

咸丰六年丙辰

咸丰七年丁巳

咸丰八年戊午

咸丰九年己未

咸丰十年庚申

咸丰十一年辛酉

同治元年壬戌

附录：

王文勤公年谱

后记

封底

荆花馆日记

下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荆花馆日记

(下册)

〔清〕王庆云 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点校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二〇一五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花馆日记: 全2册 / (清)王庆云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978-7-100-11152-2

I. ①荆… II. ①王… ②中… III. ①笔记—中国—清代—选集 ②中国历史—史料—清代 IV. ①K249.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513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荆花馆日记

(全两册)

(清)王庆云 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点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152-2

2015年4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16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72 3/4

定价: 400.00元

咸丰四年甲寅

正月

朔旦辛丑 寅正诣万寿宫行礼。赴东西〔四〕庙行礼，回途拜客。辰正旋署，同官咸集二堂行礼，此非庭参也。自州县以上无不答拜。

连日阅探报，独流有腊月十日之捷，逆势自必穷蹙。年前小除日返家，陈司马燮堃，原名洪猷，四川綦江人。过此，言贼守极固，虽胜帅亦能战而不能攻。濠塹三重，仅能逾其二。此说总以为疑，以云群帅不和无援，不能深入，容或有之。司马自言，归蜀劝捐练勇以济师。余谓将来由蜀江顺流下楚则可耳，若静海之师，岂有远待川勇之理。维扬虽云收复，实只空城。瓜州之窜，可虑之极。

初二日 诣西六庙及天后宫行礼。省垣有五岳庙，初抵任时未敢谒拜；既思有其举之莫敢废，出云降雨，万里之远，呼吸相通，虔诣固亦宜之。

前闻文大农言，西安八仙庙祷雨屡应，俗皆崇奉。到任时一诣，两日即有以铜像求售者，篆刻极精，乃悟举动不可少轻云。

得恒宜亭中丞、文静涵观察两书。河东商捐已有二百六十余万，可称济饷一巨款。河东既就池收税，则关中官运官销尤应参酌妥善。

得黄寿臣中丞书，极以甘饷为虑。此款岁需四百余万，各处协拨不前，岂陕省独力之所能支。

初三日 委员在署清理前后两案捐输。以名器而言，此为秕政；以民力而言，此犹善举。案牍留难，中外皆所不免，资人之力而无以酬之，将何示劝？此举所以似缓而实急也。开单以银数、捐册、执照、学额，分四纲办理。

昨泾阳龚令任臣来，谈陕西多用活串，数户共报一名，州县官不知粮

户为谁何。应令粘单铃串，以便钩稽。

初四日 与两司谈两时许。陕省属官多以违抗上司为能，【余谓】天下是非所在，固不可言莫予违，若号令不行，则百事皆废。陈弼夫出省防堵，欲带江开同去。张中丞劝以何苦多添一上司伺候，可发一噓。

定远盗案已招解，而罪名失实，与秋山再商。凡余所不安于心者，未尝不为人言之。第不知出自余者，条教号令皆合于人心与否。若肯往返匡救，以臻于是，岂不美耶。此毋患人不尽情，患吾心不虚耳。

昨阅部文，银库兑收地丁，已改银砵为铜砵，一弊去矣。

初五日 兴平李令述楚省贼情，适侯令寅海自荆州来，言荆襄安堵。李令言，吴制军、唐廉访带兵万余，顺流东下。黄州贼自黄州已下沿江安设营寨，以三数人入市镇索费，无敢抗者，其目中久无官兵矣。甄翁此行，当有方略，不徒以饷匱速战也。

迎成都将军乐斌，号彦亭。于西关，即条陈吐鲁番棉花税者。闻念园有裁马之议，岁可省十二万余金。官斯土者，多以送迎为苦。余意借此以询四方之利病，顾不胜于兀坐衙斋耶。

前数日酿雪颇寒，肺为槽榼火所灼，咳嗽不得眠，是晚尤甚。

初六日 晨起，得快雪。明日立春，今日犹冬令也。

昨藩司言，兴安防兵领饷甚急。检原禀，此项汉中镇兵五百名，俟武昌解严归伍。今武昌已解严，而尚糜费未已，属令移檄撤归。

商州唐牧李杜言，今岁兴、商两处防堵，约二十万金，为之愕然。一隅如此，【设防如此】其余尚可问耶。自言商州无里下差徭，又言此为优缺，恐赔累后不得调剂，似太率易。葆如言，其语不可尽信。

晚，得弼夫书，言侦探兵丁以取回邻省书信为凭，自可得实。又言欲合陕、豫、楚三省兵力共守襄樊，岂非至计。襄樊居东南上游，为西北屏蔽，逐鹿者所必争，若狼豕奔突，彼未尝择地而蹈，吾又安从备之。谓襄樊固则陕、豫安，而西北胥安，恐不尽然。古方诘可治今病耶。

初七日 昨夜嗽颇稀，而晓起成哑钟矣。

已刻奉廷寄，庐州失守，舒督褫职回旗，其兵交和春管带，命筹饷十万济师。信致子龄，先委员，后筹款。复书言，十万殊不易易。舒督前截用河南饷五万，奏令由陕解还。今庐郡失，则中州急矣，能恣置之耶。

蒋申甫来，谈前西乡令田福谦有循绩。

初八日 两司来，延入燕坐，商一切公事。自辰正至未初，语未能罄，复条记授之。子龄欲做铜为锭以准银。余谓准银易易，须换钱与银相当，故不如大钱之简便。商皖饷先筹五万，作两次解十万，再先以两万还河南。舒云溪既弛担，所用军需自应归其委员造报，否则陕省增一流摊。后解之四万，当令径交和春行营，次日与藩司言之。臬司言，候令封锡蒲极耐劳苦；扶风钟泰才。

初九日 在燕坐接见同官。渭南两次捐输，皆有欠解，金令云因银贵。其言殆不可信，信属藩司严催。

河南郭令景偁，棣园胞弟持帖瞻书，守催舒云溪行营截留之款，再作书复之。与言河东商捐，若北省急需，此实棋局中一紧劫也。

连日与藩司议陕省度支，总以兵饷用钱为第一要著。盖秦贾多晋人，上年闻警之后多席卷而回。秦人之贾于外者，又以江汉不靖，屡失其资。银少则贵，其理固然。兵饷用钱，则可以钞票卖钱；民完官解，直以代银之用。民无银而有票，则输纳不至愆期；官无银而有票，即兵饷可供支发。此两便之道。

年前致文大农书及之，大意以本标兵饷无多，陕省各营多为提标所辖，必出自部议，重以上俞，将备无后言，斯兵丁无异议。否则多事之际，一有欢哗，不特坏事损威，而此后更无^①转移之术。大农复书将至，延颈俟之。

初十日 接见同官。陕省出陈之政，颇属民病。近访知收放之际，有轻出重入者，且派之里甲。白观察言，系按粮科派。以筛颺之余，均分承领，远乡还粮，多系贳钱杂诸城市。官不能与民交手，中饱侵渔遂不可究诘。至有按数出易之外擅自增添者，尤属可鄙。此事虽不可久停，独不能暂辍乎？当徐与方伯议之。

林文忠公于二十七年抚陕，奏改出易为平糶，州县竟有饰词阻挠者，其檄文可印证也。

陕省连岁劝捐，各州县已捐未交、已交未报、已报未解者，恐所不免，非榜示无以属众目。近虽遴员在署清厘，仅能纸上求之。因与幕中

^① 广陵本作“更无可”。

商作通谕，庶免辘轳迁延。

见甘肃所铸胆铜大钱，色铜，声铜，惟质粗近铁。此或镕铸不精之故。

十一日 读甘肃、新疆会筹兵制奏稿，并念园制军附奏裁减防兵，由口外募补片子十二月初七奏。请将陕西各提镇属应派防兵二千八百余名停其派往，以省远道供亿之烦。北路添派，南路裁减，共二千七百六十二名。此一款关中即岁省数万金，将来裁兵之饷尚在其外。

与申甫商暂辍出易一稔，以为尚属可行。

得恒中丞书，河东商捐可及三百万，则借征之策^①可以借手数日。前成都裕制军复书，亦云办津贴而不办借征，不特此事不可行，亦断无一省独行之理。前与子临及申甫谈，万不得已亦只好酌办津贴。盖津贴在地丁之外，所谓浮收平余者，稍禁约之，即可杜绝；不似借征仍属地丁浮收，久为成例，官吏徇习未易挽回，闻者咸以为可。然则辍榷一事，或亦欲取先与之微权，今时尚早，姑为未雨之计耳。

十二日 钱令钧由云溪军营回，言其支销无节，有五百两马鞍一款。又云主出纳者，张同知召伟及佐杂二人。

是日，成都乐将军出城，未及往送。

读河东变通盐法奏稿。山陕行盐之地，改为官运官销，河东仍给额引，州县自觅妥人领运。天下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难，往往如此，安得一了事之人耶。

复陈弼夫书。

是日，雷震初同年至，【言】改借征为提早，外间颇无闲言。顾居此地分，顺耳者易得，逆耳者难闻，可勿惧乎！

十三日 接见同官。州县把持之风在所必禁。子临述宁羌张牧语，令人不平。滥派差徭者，尚敢肆口挟制耶。

商防堵团练各款，应令截清，先行造报。旋阅腊底邸抄，正与所见同。准驳分明，庶不致漫无限制。商常粮出易暂辍一年，子临拟除南北山，是也。

商陕省盐务，令各属将引额、店埠、缉私、卡座、盐样、盐价、盐秤呈报，乃有可酌议处。蒲城私在腹地，尤为难禁，当徐思所以处之。

^① 广陵本作“借征之举”。

商调补各缺。余谓地方赢余，原所不禁，然必以此调剂贤员，或其人因公受累亦当恤之。倘但以累之一字便求调剂，安能供此辈挥霍耶。

差徭势不能尽禁，然诡寄既多，科派骤重，敲扑逃亡，遂不能免。此民间一大疾苦。欲苏息必从清诡寄始，清诡寄必先定优免之额。从此下手，庶有头绪。此时未暇兼及，当徐图之。

折弁旋，蒙赏福字，赉回报到任折，奉朱批：知道了。汝于外省情形尚不甚熟，事事总要虚心，处处皆要留心，积诚相感，数月后自可贯通。

沿途情形附片，奉朱批：览。

又复奏练勇民团夹片，奉朱批：知道了。

又新赋提早开征一折，奉朱批：依议。妥办。

缓贴眷黄附片，奉朱批：甚是。

此等重大之事，无可咨商，孟浪不得，畏葸不得，权衡理势之当。然耿耿此心，只可自喻，不谓乃蒙圣明许可。

得文大农回书，腊月京饷，钱钞尚可通行，而两月房租仅得银五万两，扰攘而无补于事，可胜浩叹。言兵饷搭钱，部中当设法推广，不禁踮望。

十四日 早起，致子临书。陕省办防以来，动款至数十万，但有支数而无销数。近部复宋光禄撙节军需，谕旨至为严切，稍一含混，将来便至追赔。屡为子临言之，尚未深省。因思此事必须截清年月，先行报销，事体艰巨，遂不觉其言之尽。滥支自有主者，然余不欲以利害无关置之不问，求事理之当然，与吾心之所安而已。

酌提生息本银，自应入告，至数目琐屑，何必渎闻。幕中照详起草，为剪裁十之七八。

梦庐拟谢恩赏福字奏稿，为易四语云：正合朝正，寅案嵩祝呼三；遥传捧日，庚邮箕畴赐五。似较流贯，骈偶结习未忘，窃自笑也。

即以与子临书意叙一奏稿，姑留与同官商之。

十五日 接见同官。子临言，换仓实属累民，极赞暂辍一年为善举，并言南北山不妨一律通行。同舟而得同心，吾事济矣。官事仍须一札。

嗽近一旬，多服清润之剂，胃脘渐见停积。是日服神糶山查，转觉爽然，向后须却药矣。

陕西团练、防堵、过兵诸费，动款数十万，得旨令各省勒限一月，将款目章程先行奏报。余意各项经费总以奏销为凭，所以先令将款目章程先行奏报者，原恐各处防剿方殷，未遑造报耳。第陕西防堵，现在仅潼、商两处，余已撤防。团练早已分别裁留，以节糜费。且近来征调甚稀，间有归伍病兵时需资送而已。莫若趁此无事之时，裁清年月，径行造册，分款报销。如是则不必别立章程，即以奉部复准为章程；不必虚立款目，即以随时应用为款目，可省虚悬轳轳诸弊。本拟即行入奏，顾例价等项实有不敷。矫枉过正，亦恐窒碍。姑先以部文付两司议之，若侵渔过甚，则断不能附和也。

十六日 拟暂辍换仓一年札稿。

照得出陈易新，原为慎重仓储之善政，第必体察岁收之丰歉、谷价之高下与民间盖藏之充绌，而后有益于官廩而无拂乎民情。上年钦奉上谕，令将各省常平仓粮酌量售变，以济军饷等因。钦此。经前部院通行各属办理。随据各厅、州、县将陕西连岁丰收，市价平减，出粟不敷例价，且市集尚有余粟，仓藏陈谷断难出售等情，先后稟复前来。又据各厅、州、县稟请，以届限谷麦等项，应照例出陈易新，向例新陈出易，小麦定以三年，稻谷六年，粟谷十年，存七粟三；查明有田之户，均匀散放，秋后征收还仓。以免久储红朽等情，历经批司核议在案。本部院查出粟与出易两事，实只一理。如民间青黄不接，粮缺价昂，则出粟正可以平市价、济民食。如连岁丰穰，市粮疲滞，农民间售谷无路，正赋完纳不前，若更出此数十万之陈储，不免谷贱伤农之患。关中土厚水深，与南方卑湿者不同，现在冬春之交，雪泽未甚缺少，粮价仍属中平。应否通飭各州县暂停出易一年，以纾民力；并令加谨收储，毋令浥损，致干参赔；其南北山与平原各郡县应否一律办理，统俟明年再行出易之处，仰该司速议详复，以便飭遵。本部院专俟叙折入陈，幸勿稍延。切切。

候诗舲中丞并两司。与子临商新赋必须催解，以应京饷。子临拟勒限二月初五以前赶解十分之二。余思公牍一行，恐银价骤长，不如密札通谕。优缺赋额必多，若泄沓从事，更不能使久处膏腴。

十七日 米脂周令委提河东样盐，与谈移晷。河东更章抽税，陕西省

有考成而无事权。最难是池价不平，恐有居奇之弊。分场责运，有余乃许通融，是不易办法。因以《盐池图》并盐务三篇付之。

寄文大农书，再陈兵饷用钱为救时良药。钱有去路，则钞可转输。少用一分银，多平一分价。正供易纳而本省之放款减少，然后有以应京外之需，否则坐困而已。

十八日 晨起，拜发折四件、片四件。请安折每次皆在诸折之前。

谢恩赏福字折。二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十二日回。

请提岳庙生息本银二十万折。同日奉朱批：知道了。

附筹解和春军营兵饷前后七万两片。同上。

又请旨饬催长安令赵光搢回任附片。

上年钱粮分数折。腊月解七万余两，计完九分七毫零。同上，奉朱批：知道了。

月报雪泽麦苗折例附粮价清单盐银片。奉批：户部知道。

出城，送张中丞行。

昨得念园制军立春日书，言吏治非疲即滑，求一实心任事者，颇难其人。又言关中吏治民风，较它省犹易整顿。民风本淳，患吏治闾茸尔。

十九日 卯刻开印如仪。

致易念园书，略言：陕省办理命盗各案，多不愜心。贵当盗案重于避考成，而轻于惩凶暴。命案不近情理者居多。询之同官，则诿之幕无好手。殊不知世俗所谓好手者，不过善于改供就律，以不干部诘为能，其于真情去之愈远。我兄精熟名法，望随事提撕。

致恒宜亭书，言河东更章，最是池价难定，倘坐商居奇，则官民受累。必须得一公允办法，使官可疏销，民不食贵。隐隐有一办法在，未便明言尔。【文静函之张皇，亦略及之。】

二十日 防堵、团练诸费，与子临商截清年月报销，原属正办，乃局员意在将就了事，且云：奏销杳难定期。此岂可听。惟外销一层，仍不能不善处耳。

与两司商孝义、宝鸡、凤翔等缺。李敦直未补缺而先辞瘠地，有使之者；姚洽充徒宝鸡，旋为邑令，其人自不引避，而忽主忽奴，何以镇抚。偶有物色之人而有赞之者，须防其逢迎我意舒。然取友必端，亦无须

蓄疑也。

雷震初同年来，谈朝邑差徭，向例轮值偏枯，且云此事不宜急办。询陈仅则挂名人役免差，此风尚所在多有。受病深，下药不得过峻耳。

二十一日 潘令清向有能名，只结实便好。

与子临商咸邑事，不料其发之太骤，且传语互异，似操之过蹙。某人以为言。自念是非可否，不能作违心之谈，若明知其不可，而虚与委蛇，是诈谗也。顾凡事须加详审，轻喜易怒，便流为浅率；不留余地，受者难以为情。到任折奉批：时时皆要留心，事事总要虚心。当奉为座右铭。文大农来书：“安心勿亟，次第经理”之语，诚知我之深而对病发药也。古人以缓字与清、慎、勤并重，有以哉。

劝办民团，应有剴切告示，公事垒集，属思不就。藩署友叶公，文笔条达，托为起草，略与润色数处。

银价日昂，钞票可当投壶之马，与蒋、何两太守议之。余拟即自本署养廉始，所惜兵饷未能通行，杂款之发无多。然发放少则流行易，以此小试其端，公私相信，斯不胥而走矣。

二十二日 出城接承侍郎。芳，行三。

奉到年前二十七日所发回折。

筹解部饷十万。奉朱批：知道了。户部知道。

垫解官捐片。奉朱批：另有旨。

候吴方伯谈。

二十三日 子临谈停放仓谷，采之众论，大便于民，无损^①于官。南北山亦应一律办理，当俟议详发示。此一事或可告林文忠之英灵。盖丁未办赈，曾受属吏阻挠，檄文可复观也。

接见同官。秋山言，需次牧令中无人可用。连日延访，殊大不然。至其分量所至，非试之事不能知，仅于应对进退间求之，未矣。

与同官商省垣团练应分回、汉与否，颇难定义，分则恐其不能同心，不分又恐有连鸡之弊。

又收铜铸大钱，行银票，余意当从官钱局为始，视本日市价以票卖钱，视银减二百；以钱买票，视银减一百，局中与民间皆有百钱之利，

① 广陵本作“无大损”。

其交官径当现银，解司亦然。殆非本署出示不可。

二十四日 候承润亭侍郎芳，谈刑名事。以为近时用法太宽，军事少定，当达上之。盖法本平，用之者日以宽为市，积至纵恶长奸，恬不为怪，乱萌肇矣。刻核非国家之福，去末流之失，以求立法之本意，庶乎其可。刑司尚宽，则外省自顾考成，惟恐失人。侍郎言，“凶暴之案，用情形近故，是以入实”二语，则部驳不得。

赴藩署盘库，见定官石。相传官清则钉之入石。石形盘薄，钉痕甚多，遍体作圆纹，殆陨星也。盘库体制颇重，藩司本外台，而督抚本钦使也。

商盐务，未得妥办之法。必得一巨款，总运而贮之一所，听各属转搬〔盘〕，则地段短而稽查易。然非数十万金不办。

二十五日 接见同官。

行银票仍以定价每两二千为简易。今银价已二千四五百，领票于库者，得旧时之银价，虽损而不得谓之损。旧时在二千以内。局中出纳格外取数十钱，而得票者径当银交官，可以九敌十之用，不必损上益下，而益无疆矣。

胡恕堂廉访迎折至此。久耳盛名，乃得一晤。谈川北民团已有成效，又欲练州县亲兵。其法简而密，取人必择有坟庐亲属，以系其心。招募之始，人给钱二千，而编之籍；以后入操之期，人日百钱；余时仍自食其力，使无妄费而期于可久。

修堡寨纳民其中，禁不得他徙，则民志定，安得良有司尽如是耶。取人必附郭，各以其方有警，则徙其家属入城，使有固志，皆是办理密处。州县无亲兵而责以死守，至虽死而不能守，于疆事曾何益乎。

二十六日 连日接见需次各员，明晰尚多，其能否实心实力，则非面谈之所能悉。至有甲班，自命看书，问之，则以《三国演义》对。何耳目之陋至于如此。满面村伧。

探报言，初八日贼由独流、静海窜河间县之舒城村，大城、文安均未被扰。又云，长毛贼赤脚行冰雪中，腿皆冻肿。人力一无可恃，有吁天诛而已。

莅任四旬，仅有一二事就绪，余则下手未敢太猛。或其事本不能课

期旬日，急遽为之。则诸务垒集，寸心不能兼营，未久遂倦而坐废。计不如次第措施，勿忘勿助，即使三日治一事，而一月已了十事，所谓月计有余也。共济、自为，当分两单。

子秘方伯言，李祝龄、顾淳庆、白本初、孔宪璜，又清涧李定南。

二十七日 思得“忍乃有济，信而后劳”二语，可为座右铭。

候胡恕堂廉访，出奏稿三条，如州县亲兵，乃救时之急务；停外藩岁贡，其说未畅；欲罢西口换防大臣，乃决不能行之事。遇正人，自当尽言勿隐。

作文大农书，陕省接济皖饷，相距三十余程，而汴梁适中之地，正可截卸转输。一则消息真切，道路不至差池；一则军营旦夕异形，固河南即所以安山、陕。第事属创举，属为决之。

胡廉访言，咸阳马、兴平倪询川省条粮津贴事，其章程归乡绅征收。余固疑之，询为仍是地方管理。又言此次办理，恐不如徐梅翁时廉则有威信矣。畸零小户，所言尚未晓畅，当更询之。

二十八日 晨起，拜发折三件。于二月十二日递，十五日领出，二十六日回。

陕省仓谷暂停出易一年折一件。奉批：著照所奏行。该部知道。

前长沙府雷成朴加倍捐复折一件。奉批：另有旨。

大理少卿周鸣銮出缺折一件。奉批：知道了。

与中军商阅看标勇及阅城。

出城，送承润亭侍郎入都。商兵饷搭钱，甘肃已有成案，闻舒将军亦以为然。

邀胡恕堂廉访及子临、申甫小集，子临留谈至漏二下。陕省亏空自近年始，余谓吾辈两三年休息，或能一洗积习，惟首府斡旋大不易耳。

二十九日 醴泉劝捐一万有奇，先则匿不具报，今复以民生艰苦为词。自处于留心抚字，谁其信之。幕中批语颇鬯达。榆林令舒钧有循声而古貌，颇不为廉访所喜。皮相岂可得人耶。近晤某范巍科貌极平和，而贪诈有声，加以暴戾，可云咄咄怪事。

昨与雷震初谈秦中利病，约举数端，附记于此：

一缉匪类。本地土匪、外来游匪，均足扰民，著各团长副稽察擒捕，

并立赏罚。有赏则人乐为用，有罚则不忧报复。

—丰年不可常恃，应劝各乡积谷。申甫谓当归入社仓，否则悬而无薄。

—修堡寨。华阴已办。

—崇节俭。秦俗本淳，近亦学为侈糜，如迎神赛会、演戏累尽夜不休。阴寿近于愚孝，尚不大悖。

二月

朔日庚午 谒文庙。接见同官。

恕堂观察来别，言川、陕、晋三省须留元气，不宜提用太空，并云川库现有九十余万，外省存储动用已罄。前尚思以驿站有余弥补，顾今日情景不同，实外库而不顾部库，有是理乎？留本省后季之饷，而不顾出征待支之饷，有是理乎？敢谓人言不足恤，亦权乎缓急而已。商请暂停四川及西藏土司年班。此辈原非真正土司头人，不过边地商贾，借驿站以运货物、免税课而已，民力其何以堪。余谓此事本以示怀柔控驭之方。自逆贼肆扰，道路半多梗阻。今平阳、洪洞等处焚毁情形，道路惨目，岂可使远夷见之。此更于国体有关，第由蜀奏陈为便。恕堂言，恐裕制军迟疑，当熟虑以出之。恕堂拟有奏底。

得文大农书。部中责望之深，无以副之，惟有再与子临极力筹措而已。见户部奏令各省兵饷搭放大钱奏稿，大农诚不负所请。若全数折钱，或当照现银市价，倘只搭二三成，自以每两折钱两串为是。亦缘大钱于奇零不便，而远近营分市价不能划一，非徒向操戈者争利也。

初二日 出西城，祭太白庙、刘猛将军庙、火神庙。

是日，课关中书院。

昨有信致子临，谓省垣收铜，涸可立待。今日复商此，而泸州采买之说，尚属游移，恐泸铜短耳。然京运不通，各路采买道途亦梗。泸即无铜，径须抵滇采办，岂可以南山之役望梅止渴耶。各省买运泸铜，非如陕省有汉水可通。次日仍促之。

以搭钱两办法并泸、滇采铜信致子临商之。

初三日 祭文昌庙，又出南城祭终南庙。

与子临商当帑径须收钱。至兵饷搭放之二成，以每两二串定价折给，其余八成给以银票，按市价换钱。钱钞并用，庶银项可以腾挪。一奉文

即当具奏。惟营地远者，尚须审量耳。是日文到即办。

昨城外赛神，俗谓之社火。拥挤互相践踏，首县查复，死者至九人之多。

初四日 阅看标勇。城营裁后，仅余百人，抬炮十尊，每三出中十六炮，已及五成以上。鸟枪二十五杆，亦三出中六十四枪，更不止八成。三营五百人，抬炮十尊，仅中八炮；枪三百杆，中四百十余枪，扯算不及五成。贵精不贵多，信然。至刀矛杂技，有同儿戏，殊属无益。合操速战，不过讲武壮观而已。

旋署，已上灯矣。

初五日 与同官商搭钱，兵饷二成，杂款五成，每两折钱二串，径以官局钱票给之。户部钱钞未到之故。部议原拟银票亦准搭放，折支二千。第银票既许当现银交官，而银价日昂，得票者必以输官抵赋，而不肯至局易钱。是大钱仍无出路，何以流通。子临欲于放银成数之内搭放，部颁银票交官，入市悉照现银。如此目前办法颇见简易，而余总以将来银价益贵，催科益难，不如就目下市价定为银票之直，到底有所限制。乃司事者以为不便，同官又多同子临议，岂敢固执强众人以所不乐从。姑令定章，随时察看。天下事不必是皆在我也。

部议铸大钱，当十者四钱四分，当五十者一两二钱，当百者一两四钱，均铜七铅三；当五百者一两八钱，当千者二两，乃用纯铜。千与五百，部中亦明知不可行，特以贵人倡议，虚与委蛇。余谓五十与百直差以倍，而相重只二钱。虽文有重宝、元宝之分，而入串颇难区别。拟当百者径用红铜，质既稍殊，色复大异，则人贵之矣。此议众颇僉同。

得恒宜亭书，言探报贼匪步队全歼，马队则窜往西南。

初六日 祭西岳庙及城隍庙。

与同官谈移晷。

阅书院卷，题为蒙卦大象。通卦义者尚有二十余人，怀挟束之高阁矣。

晚，得河南英中丞书。探报六安绅耆迎贼，恐有讹传。又闻吴甄翁于黄州失利，令人愤懑。至所闻静海窜出逆匪，自卯至酉行七时之久，又云长约二十余里，其言即自相矛盾。即使逸贼首尾有二十余里之长，不过行一两时便毕，何能竟日耶。近日探报荒唐往往如此。

初七日 晨起，揲蓍占关中疆事，得“火天大有”。其卦固吉，而积中不败，所当自勉。易而无备，所当深戒。

昨得楚皖消息，心为怦怦。作桂镜泉军门、陈弼夫观察信两缄，兼及潼关阎王阁，令派人往查。咸阳廩生黄云瑞投禀献策，询潼关之阎王阁有奸匪绕道偷越。

致翁惠农信，由弼夫转寄，离索之感深矣。

搭钱之议，累日不能决。检出易制军奏奉部准成案。武职廉俸五成，兵饷三成。亟致子临令定义，勿游移矣。慎重固好，过则游移，亦足害事。

初八日丁丑 祭文庙，寅正将事，望燎台启明矣。更衣所与同官谈搭钱一事。陕甘事同一律，不可两歧。近日银少而昂，留银票以售民之交官者，得钱搭放，一举而两善备矣。若钱外搭票，官领官交，一出一入，虽无损亦何益。若照部议，银票每两准钱二千，若不抵银，与钱钞何异。抵银则民无领款，票归官吏，于民困仍无补也。

元年冬，部议令将各省之兵裁复原额，近甘肃奏停陕省换防之兵二千八百余名，连往返在途中者有五千余悬缺，思从此下手。然目前尚议募勇，何暇裁兵。营中有请挑补者，前议不得不俟诸异日矣。时事已棘，不特开源难，节流亦不易。旋又检出去秋易制军来咨，兵缺暂停募补，此间已由防堵局移行各镇协暨本标照办矣。尚当熟思。

初九日 出东关，祭社稷坛。是日戊寅。

寄张诗舲中丞书。小房二百金，暂存恒中丞处。

寄恒中丞书一段：来示贼势如及豫疆，合调秦晋之兵于陕州，扼要会守，此不易之至计也。陕州固则不能犯河北，函谷固则不能犯潼关。即两省之兵未能多调，而添募灵、阆一带之民，使自为守。外户谨严，即边鄙自固，故曰至计。两日访之省垣同官，均谓确不可易。唯桂军门奉命驻守潼关，大有尺寸不可动移之势。彼以为保护关中，殊不思守潼关，则间道多可绕越。如远望沟之类。即扼函谷，而卢氏犹可翻山。卢氏出虢州镇到潼，不由函谷。终不如陕州之得力。晋省营制，事权归一，可以悉听指麾。此间控制可否，久在鉴中，若非早取上旨，断难听我调度。今唇齿相依，即是同舟共济，能为一画策否？若肯提挈，即以函商上闻可也云云。

潼关孙丞至，询知无阎王阁，乃远望沟耳。

初十日 接见同官。自正月初六得雪后久晴，本拟俟社稷坛次日祷雨，同官请俟庚日。社坛将事后，阴而大风，为之怅怅。其夜微雨，今日又自晨达夕。好在霖霖纾徐，阴浓土润，真喜雨也。

榆林何守劝民捐输团练，不从者予以敲扑，众遂哄堂。榆林令舒钧未回城。有何迫不及待，即团练何不禀闻，其事已不可解。况光天化日之下，竟比乐输耶！与子临商摘印调省。

子临以搭放银钱票议稿来商，与部中及甘肃章程互有异同。度支为藩司专政，本当委任责成，况所议周妥耶。

十一日 复黄寿臣中丞书。别抄。附寄雪轩太守书。

是日微雨竟日。

十二日 微雪与细雨交下。

榆林之事必须查办，而司道意皆不欲，但以办理未能妥善请撤。不特咫尺不违，如有先发者，将如之何。且微闻去岁怀远亦官召衅，事事徇隐，则益有所恃而肆无忌惮。官不可恕而愚民可恕，此中要有分寸耳。

正月十八折弁旋，均批：知道了。赵光摺折片，奉批：著该部速飭行查，若该员抵省太迟，著王庆云即行参奏。

十三日 晴而未霁，春阴最能养物。

闻吴甄甫制军正月十五之败退回麻城。涤生持练勇八千，越三日到武汉，声威甚壮，恨甄翁不少待耳。

申甫来，谈与商楚望运粮事，意在捐办。河卫相距不过三百里，此处陆运颇难，然难处却在抵通交纳。豺狼当道，致成畏途，可为太息。

十四日 昨晚，得念园回书。附一单，谨藏。

延榆龚观察来辞。典守所在，固宜早归。

十五日 祭五岳庙。名山非在其地，事恐矫举，当徐思之。

又祭龙神庙。先是庙中供四海龙王牌位四，余语申甫，唐时黑龙饮渭水，而秦地自有八川，何为远及四海。是日已换八水龙神牌各一：渭、泾、灞、泾、灞、泾、灞、泾。闻秦中绵密春雨，一连三日，为向来所无，岂其应耶。初旬以来，议设坛未果，而申甫已祈祷数日。祀事明而灵贶昭，殆非无因。

兵饷搭钱，同官屡议不决。前检甘肃搭放三成奏案，子临以为多。又拟搭以二成，再加银票二成，已具详叙奏矣。今日又恐平有轻重，犹豫不能决。余谓如是则莫若仍照甘省三成之案，因以原文还之。

闻宁陕厅有捐输交银从中折阅之弊，亟令调省查询。

拟司库放款搭钱奏稿，于经费颇有节省，亦有成案可循。姑函致子临云，备圈外注。天下事不必是皆在我，非虚何以集思广益。

十六日 得子临书，大意重在推行银票，而票之所以行，必出入均平，收放一律，民间始能宝贵，流行通畅，并可举而措之天下；大钱、钱钞不过辅之而行。其论甚为正大。余答之云：来书筹之详尽，言之晓鬯，所谓君子务其远者大者云云。助理而得斯人，窃以自庆。计自议钞以来，余即持虚实相济之论，无如明知其是，而不敌众口之咻，至挠之者多，而是非淆乱，莫执其咎，道谋无成，追忆犹为太息。为所欲为，此外吏胜京官处。

造子临，谈银票、大钱及所搭分数。余意恐银价日昂，民生愈困，思渐易之以钱。子临谓钱亦不可多得，多需钱则银价骤落，又须更张。二说究未知孰长，吾且舍己而徐思之。

十七日 作家书。致田吉生祥、张春林盛藻，改号春陔。公信。发各折片开后。折八件，片六件，分两匣，是日申刻发。三月初一日递，十五日回。

凤翔黎令与安塞张令对调折。朱批：吏部议奏。

附城固潘令调署宝鸡片。朱批：览。

陕省官捐银数较多各员请奖折。清单八员。朱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附学政沈捐输片。随旨一道。朱批：另有旨。

又候补道白维清捐输请奖片。随旨一道。朱批：另有旨。

试行官票搭放大钱折。朱批：户部速议具奏。

附请添领官银票十万片。朱批：户部知道。

榆林守何鯤撤任折。朱批：知道了。

以上均填本日。

盘查司道库款折。朱批：知道了。

附道仓改放本色兵粮改咨为奏片。朱批：户部议奏。

查讯已革参将业普崇额一案折。朱批：依议。该部知道。

例陈上年正赋及厘课折。朱批：户部知道。

本省防堵经费截清造报折。行司文内统限四个月。朱批：户部知道。

附筹提防堵经费十万。朱批：户部知道。

以上填十八日，三月初二递，亦十五回。

日来办理各折，头绪纷繁，拜发后，心境暂为一清。

十八日 接见同官。日前各营请挑补缺，未有暇也。忆孙大农有裁复额兵之议，余与禧协揆又建上裁马改步议，均允行通飭矣。惟现在尚须招勇，岂营粮任其空缺，莫若将马粮空缺改补步兵饷干，既可节省，而兵额亦不至欠缺。俟军务稍定，再行讨论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旧制，斟酌办理。裁马原议北省十之二三。商之子临，亦以为然。

得开封罗守书，言归德与亳州合办团勇二十余万，又联归陈为一。果如所言，中州固则秦晋安，然究不敢盱豫貽悔，太守正开考，想汴梁必不扰攘也。前致桂军门书，偶及练兵以作其惰气。十三得其复书，属于商南厚集兵力，派久历戎行之人管带。有心无心，出此难题耶。本无宿将，安得重兵。然同官不睦，多起于反唇。忍之一字，所全者大。

十九日 得恒中丞书，言闻豫民请免赋一年，自与皖民要结办贼，与罗太守书颇相印证。民皆同仇，歼贼必矣。

昨拜折后，心境颇清，正思料理地图，申刻奉到廷寄：

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连日迭据台涌、崇纶、青麇奏，贼船回窜武昌，纷纷驶扰汉阳、金口一带；并探闻岳州复有贼踪停泊。节经谕令台涌由德安督兵进剿，兼扼荆襄要隘。并据曾国藩奏报，于正月杪统带船炮水勇，驰赴下游迎头截击。惟贼踪剽疾，尤应防其乘虚分窜。所有陕省界连湖北之商雒一带，均须一体设防，扼要堵剿。桂明现驻潼关，著即严饬带兵员弁实力巡防，随时与楚省知照，联络声势，互为应援，毋任匪踪阑入。并著王庆云督饬各该地方文武，严密防守边境，勿稍疏失。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

再致桂军门书，略言：鼙鼓之选，久思物色其人，特耳目有限，古人所谓天下不患无才，患吾不识耳。至兵力则何处可调、何处不可调，某营得力、某营不得力，必须全局通筹。弟抵省日浅，本标勇性尚未周

知，何论省外云云。

二十日 祭关帝庙，部议升为中祀，而祭器佾舞甫经行文备办，是日仍如常仪成礼。

与同官在更衣所谈防守事宜，众论金谓守潼关不如守函关，是以前得恒中丞会守之议，力赞入陈。昨得其复书，有“据实入告，悉听尊裁”之语。顾为陕计，则丸泥东封，而内地自固。此二语亦说得大容易，商雒与楚豫毗连，非一防函关，便堪高枕。为晋计，则陕之东西傍河津渡一一宜防，非守陕遂皆遮蔽。子临亦力赞会守之策，谓余至潼，则军门可至商。但军门来书，有不能兼顾之语。去岁贼至平阳，河西吃重，军门不肯北行一步，此时正未易移山耳。备不可不豫，而不可张皇。闻黄州之贼驶入梁子湖，金口、蔡店一带皆有贼氛，便谓商南当厚集兵力，讵知襄郢溪山绵远，未易猝至。此语亦未是。郢固纡远，若襄邓走上洛，则捷径也。调无用之兵，置之不用之地，未免失策。深思长久之计，莫若责营员以守关，责文员以守城。兴商边界数州县练兵数千，则城守有恃，与堡寨乡团相为表里，民有固志而后疆圉可图。至武营则使镇将慎择扼要总口，分驻其地，勿令偷越，如有警则各自为守。城垣失罪文员，关隘失罪武弁，庶责成以分而专，但又须泯去畛域耳。

二十一日 作州县亲兵议。

粤匪窜扰以来，各省失守城池者层见迭出。推原其故，或存城之兵寥寥数人，即有多至百十人者，武弁或先期带出防剿，文员无亲辖之兵，不肖者遂先去，以为民望。其贤者，明于大义，城亡与亡，究亦不能遏贼锋而固疆圉。诏书震悼，而地方已不可问矣。近虽办理民团，而城市之民率多文弱，故责团练以乡守尚易，责团练以城守实难。欲求得力，必使州县亲练守城之兵。有人与守，则州县不动摇；州县不动摇，则绅富不动摇；绅富不动摇，则齐民不动摇，而人有固志矣。且城垣者，四乡之腹心。城垣有备，而四乡之堡寨壮团，使臂使指，倍形得力。四乡有备，即贼至，岂能肆其奔突哉。日者贼匪再扰武昌，圣心軫念关中，有旨慎固封守，论者欲于潼商厚集兵力。无论内地兵无可调，即再调二三千人分守各路，仍形单薄。莫若使州县克日练勇守城，筹给其费。计兴商与楚北毗

连者不过十州县，每城练勇五百名，总五千名，著籍之始，人给钱二千，令保正、甲长举附郭一二十里有〔内〕有亲属、庐墓之人充之，并造器械，所费万金足矣。募定之后，月九入操，操之日，人给口食百钱，月费不过二千金；半年为期，费不过万金以外。今若调兵二三千，所费岂止此哉。此勇即军务告竣，月操两三次，费止数百金，而与营汛联络声威，边鄙千里，可使永无窃发之患。本部院所见如此，但莅陕日新，情形未熟，是否可行，其兴商近楚州县，如商南、山阳、镇安、白河、洵阳、平利之外，更应如何设防，并湖北郧阳各属应否奏飭一律办理，札到会同妥议，正言详复可也行两司。嗣复到难行。批以缓俟省城练勇办有头绪，再行推广。

谕三营戈叶哈等：本部院到任以来，察看尔等随辕当差，尚属勤慎。惟现在贼氛未灭，正武士立功发迹之时。尔等日食粮饷，皆朝廷所赐，宜思报效。若但以奔走勤慎为能，尔等无由自奋功名，本部院亦无从加以造就。光阴可惜，筋力易衰，能无念乎。为此手谕尔等，或长弓马，或能枪炮，或膂力举百斤，或熟省外路径，或能侦探贼情，但有一端，即堪造就。着于二十二、三日赴巡捕厅报名，各将所长注写，本部院将面试焉。

接探报，贼匪扰及襄河，召均化之兵入省。

二十二日 标弁有从庐州回者，询知和军门驻庐之店埠东北三十里，一月尚未交锋。舒云溪行李为捻匪所掠，致夜卧无衾。又闻午桥在归德。

凡临大事，必先置一身之利害，而后可以处是事，然必求济其事，方不涉卤莽。提军既不能兼顾商潼，则余宜当一面，无可惮劳。顾至陕日新，爪牙一无所有，岂可孑身而往。此则关乎全局，而不为一身谋者。惰不可，轻亦不可，惟得人为当务之急耳。三营各添抬炮三十尊，令一弁管五尊，再派两弁各管前后十五尊，借验勤惰，庶各献其长。

莠生来谈州县练兵事，难得一实字。拟亲阅而恐烦供亿，以为临时别作指挥尚可。至谓不宜轻出，静以镇之，自是。此所谓轻，与余所谓轻，却有不同。言春雨霖霖连朝，陕省向所罕有，不材宜感奋，敢贪天功。

二十三日 接见同官。刑名、钱谷各有主者，而疲缓之习中于州县既深，即挽回不易，操纵两难，如何而可。

闻蒙、亳、永城恶耗，归德吃重，汴梁戒严。

申刻偕将军奉到廷寄：

本月十九上谕：前据袁甲三奏，逆匪由蒙城、颖上窜扰河南永城县。昨又据百胜等奏，贼由永城扰及夏邑，徐州边界亦有贼踪。北路防剿甚关紧要，毗连黄河等处，尤形吃重。河南归德一带兵力甚单，本日已谕令桂明酌带潼关等处防兵一千五百名，克日起程前往迎剿。其潼关一带防堵事宜，著舒伦保即日驰往接办。该处防兵经桂明带出之后，诚恐不敷布置，著于西安满州营备调兵内，酌带五百名驰赴潼关，并桂明所留官兵，一并归该将军调遣，以资防堵。至桂明军营应需粮饷，亟应宽为筹备，著王庆云先行筹款，专委妥员解往该提督军营应用，并著王庆云设法源源接济。舒伦保出省后，西安驻防官兵，现无大员统辖，一切应办事宜，即著该抚就近照料，仍可与舒伦保随时商办。至商雒一带防堵事宜，亦关紧要，仍著舒伦保、王庆云督飭分防之。督粮道陈景亮确探湖北贼踪，认真严防，毋稍松懈。如须添调甘肃官兵，移远就近，以备防剿，并著与易棠随时知照，妥速筹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

赴满城候迪庵将军，顺候子临方伯，商拨饷各事。改定大钱分两，官取利太过，则私铸繁兴，不可不慎。灯下草复弼夫书，与商练勇，并河南亦安台拨以探军情。商南至德安台拨千余里，月费百金尚不为多。略言：贼踪尚远，侦探之费似觉可惜；万一逼近，则贼之所至，我先知之。此一消息，岂仅万金之直乎。

二十四日 致桂军门公牍，附手书，托其察看函关要隘。致易念园公牍，附手书，属先期计画甘省何营可调，并陕省某镇协尚可征调若干。

二十五日 接见同官。与迪斋将军会奏严防商雒，并将军起程折。由驿五百里送行。此折于三月初六奉朱批：知道了。

二十六日 奉到正月二十八所发各折回，内仓谷暂停出易折，奉朱批：著照所奏行，该部知道。钦此。

申刻奉廷寄：

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据和春、福济奏，兵饷紧急，粮台转运稽迟，请飭各省径解庐州军营一折。现在和春带兵攻剿庐州贼

匪，所有大营军饷万分紧急。徐州一带现有贼匪窜扰，道路不无梗塞，各省解皖军饷若仍由徐州粮台解庐，恐有疏虞。著黄宗汉、陈启迈、恒春、王庆云于各该省应解皖饷，遴委妥员，迅速径解庐州一带和春军营。务须探明路径及贼匪踪迹，飭令委员妥慎护解，并知照沿途地方派拨兵役，一体小心护送，毋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接恒宜亭书，河间之贼已将首目林凤翔生擒。又传闻逆首吉汶沅亦已就获，止余李开芳一逆。北股歼尽，并力南征，楚皖之贼回护金陵巢穴，而后军事归于一处。归德报警，汴梁戒严。又闻只是擒匪抢掳，徐仲绅带兵驰往，即已解散。见廷寄桂军门有英豫抚未经具奏之语，殆是故耶。

二十七日 挑补标营兵缺，忆宜亭之言随手点放。

与西安将军舒迪庵舒伦保，行二，镶黄满，癸卯生。换帖。迪庵温厚有余，自言生平不喜邀功。逆裔张格尔滋事，四城失陷，力守和闾，安置阿克苏台站，皆其力云。

出东关，送迪庵赴潼关接办防务。廿五日接桂军门来咨云：二十四日奉廷寄，沿河口岸最关紧要，必须设法办理各等因。令飭陕西省沿河州县，将煤盐粮船概禁行走，只留一二小船接渡文报。余念匪徒扰及归德，去陕西省黄河一二千里，吏虽具稿，未之行也。今早得其咨内奏稿，叙二十四日廷寄一道，首尾并无前语。商之两司，咸谓贼氛尚远，煤米等船，民生日用生业所关，且河岸居民东西互耕，东作方兴，万难轻举。颇有嗔其多事者。迪庵言桂提台止是为好，即一言可觐其敦厚处。又思贼匪抢渡，不可不防。因商以潼关风陵渡为限，不许河船下驶。众议颇同，径当札行各处。

二十八日 晨起，改札稿。又念桂军门之言，万一奉有俞旨，则更多窒碍。因拟一与将军会奏稿，以视两司无异议，专骑驰至渭南会画。并与迪庵书言：禁船一事，总宜察看贼氛远近办理，庶合机宜。此时情形与上年贼至平阳时迥异，遽行禁渡，恐致别生事端云云。惟关津稽查奸匪，不得不严，当于札文申诫。至桂军门奏中漏叙起程日期，想见临行匆遽，其禁渡非多事，乃微涉张皇，又误用“各等因”三字耳。

附录与迪庵将军会奏稿^①。

为禁止黄河船只驶往豫省下游，以防贼匪抢渡，恭折奏祈圣鉴事。窃奴才奉命驰抵潼关接办防堵事宜，当将起程日期由驿具奏在案，臣王○○接准提臣桂○○咨录原奏内称：奴才抵豫后，如归德一带情形稍缓，即带兵驰赴徐州与百胜等会合攻剿，黄河一带贼匪尤易散窜，防范最关紧要。一面飞咨河南、陕西、山西抚臣，迅将沿河船只概行禁止行走，以防北窜之路等语。奴才等查黄河入塞以后，南至潼关，东西两岸为秦晋分界；自潼关以东，历砥柱、三门，南北两岸为豫晋分界；又东至归德与山东之曹、单分界。现在贼氛扰及归德，自应一律严防偷渡，不特豫东本境之船亟宜收泊北岸，即黄河上游船只，亦应禁止下驶，免致以船资贼，有北窜之虞。奴才临行时与臣王○○及司道面商，所有潼关、风陵渡一带，无论大小船只，均应驶往下游。其潼关以东船只，由奴才等飞咨晋、豫抚臣一律收泊北岸，不准驶出砥柱、三门，并飞咨提臣桂○○于归德、徐州一带，会同山东、江南各省，严密防范。至潼关以上各处，黄河津渡距归德一二千里，此时煤、米、盐船并两岸春耕来往民船，未便因噎废食，一概禁止行走，致滋事端；惟不得驶至潼关以下，以立严防。奴才等仍督饬关津认真盘查奸匪，并随时察看贼氛远近，酌量情形，会商办理。所有禁止河船下驶缘由，谨合词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二十九日 生辰，谢客。自念一介寒素，荷蒙国恩，寄以重任，方深素食之惧。而生辰常事，乃荷同官毕至，且多玉帛珍错之馈，虽一一谢却，吾心愈滋不安，其将何以报称。

辰刻接迪庵回稿，即缮折办文有复书。

拨解归德、庐州各饷并委员等事，头绪繁多。适谢客，以两时许起草粗就，致子临商榷。

三十日 致文大农书，托查广额。与刘主政书堃同。

拟臬司捐项片，子临以为作笔误，渠必不安，仍用续捐，但要说得浑融耳。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是日得部文，以前年捐输得旨优叙，随带加四级。

三月

庚子朔 谒关帝庙，又谒城隍庙，坐班成礼。卯初拜发折片，俱眷二月三十。

雨水月折。粮价清单，盐银附片。

洋县修城请奖折。令任恩培。

附孝义、渭南署缺片。

归德、庐州拨饷并委员折。

京饷已解六万，再解六万片。

臬台续捐片。

军饷请动地丁片。

与将军会奏禁止河船下驶折。

前与恒中丞商会守陕州，本以潼关重兵可以前进。自桂军门赴豫，带兵二千余，关上存者一千有奇，加以练勇六百，迪庵新带满兵五百，只二千有奇。再留防河，其能前进，度不过千兵。而晋省移兵守陕，来书又只有数百名。陕州虽险，地势开阔，即合两省之兵不敷布置。若函关可守，且先自固藩篱，诗人所谓无田甫田也。灯下作书复之。再俟念园、迪庵两处来书再决。

与子临商调兵不如募勇，余意尤在满城闲散，素隶将军，至关可期得力，道近易调，无须先期糜费。今日微询爱协领，言闲散止千余人。又云人月给粮四两。又云不可更调。所言殊不了了，当速作书与迪庵言之。

初二日 早晨发宜亭复书，兼及河船禁驶潼关下游，并盐务官运官销不行事。

与迪庵书。无论调兵不调兵，先将关上暂撤之勇次第招回，以壮声势。近日多有伤病不得力、撤回归伍之兵，若留以守关，非徒无益。

与申甫商王毓高一案，供词无根，爰书难定。殆亦意见用事，有以致之耶。

吴柯山自中州来，言大吏日以扶乩为事，吏治之坏已极。昨闻英中丞奏请帮办，徐仲绅较有胆识，余人则未之知也。

初三日 接见同官。各属修城，例得奖叙。然耳目有限，又不先期

具报，工程虚实未敢知也。惟有勒具固限，庶有所顾虑，不至涂泽耳目，以希好处。

白水邓令于命案草草，并无看语。

未刻奉廷寄，令筹解庐州、扬州军饷，又催解京饷甚急。中外交困，而取资一隅，不沦胥不止。守土者以民为本，荣辱得丧，只得付之天命。

初四日 阅东南东北城，城顶宽三丈余，趾当以倍。各省城垣殆无此比。总卡房九十八座，多满兵驻守；炮台百廿二座；月城大城垛口五千八百七十有三合四面计。

初五日 接见同官。与子临商中外拨款。京饷春解之二十五万，必须凑解足额。其中借垫之款，头绪繁多，总宜清理绸直。至庐州、扬州则惟力是视。主计者亦知外拨之蹈空，特仰屋无策，遂出于此，非不谅也。惟庐州之三万两，在汴未能前进又续解二万，后将何以济师。扬州更远，非由徐州军营转解，必不能达。又陕省捐输之款，已动而不开除，今拨盛京、拨甘肃皆指此款，岂可以空言卸责哉。又甘饷二十万亦未可置之度外。

初六日 阅西城濠，比东向宽数倍，有人与守，实金汤也。

昨闻市中颇有闭肆者，以民团出丁，意在把持。民散久矣，非岁月何以使之相信乎。

初七日 由解饷州判王珩增解还天亨银一千两，息银四十八两。昨由驿递回上月廿五会奏折，奉朱批：知道了。昨接迪庵奏调甘肃二千兵奏稿，胡再不谋。附奏稿。

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初一日，准户部咨具奏王公大臣捐输请奖折内，拟请给予臣随带加四级，咸丰四年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伏念臣一介衣缝，卅年释褐，禄糈迭叨夫中外，身家悉出自生成。方惭尘露之微，无补刍蕘之峙，有何小善之足录，乃蒙赐级之从优。典既异夫寻常，恩许同夫卿贰，宠逾三锡，感极五中。臣惟有勉竭愚诚，冀稍酬高厚隆施于万一。所有云云。

初八日 接见同官。世职邢炳赴兰州，召考无资，求平常考语，而弓马可观，那能作违心之言。因留督操抬炮。省垣团练，居民多乐从，而市贾百端阻挠。语首县，尔无忿疾于顽，且宜自反。

是夜城隍庙后殿火，偕同官趋救。

初九日 阅戈什哈马步射，中靶者多。

午后，拟筹解京饷及扬州、庐州各处军饷折稿。

初十日 接见同官，因留便饭。园中花开，遂偕一游。是日己酉，聊取临流祓禊之意。

昨商州报，都司带兵过境，需索不行。商交弼夫查办，并将都司牛芳撤省。探报楚南大股之贼窜回湖南，而零星余匪四出掳掠，无有问者。余谓秦虽不腆，尚能以兴汉千军，从以刍茭数万，一出襄樊，为楚民一吊。然试问大将谁乎。

十一日 是日公事甚稀，午后封折待发。适莠生来，与之夜谈。首县亏空事，原与子临委曲求全，不欲下手过猛，而那东掩西，亦不可不妨。若谓异时责我滥觞，则自有公论，非所惧也。申甫言春征毕一查，志之。叶芥丹五年优缺，谓一行绥德，便典钗环，非糜费无度，即空言无实。余初念总以优缺处好官，尚克葆之。有沔县、宜君、宁羌各处滋事之谣，恐出于好乱之口，案牍具在也。

十二日 祭先农坛，是日发折后赴坛。行九推礼毕。拜时默祷。微雨东来，为响斯应，顾念俗吏何以堪此，惟仍举念为民而已。

得念园书，以陕省存营兵虽不多，而路近费省；汉中情形较轻，似可调数百；余则延绥、宁夏、固原。附寄陕甘两省征调、存营兵数清单。

是日发折：

筹解京外饷需折一件。四月初六日回。奉批：户部知道。

谢加级恩折一件。同日回。奉批：知道了。

周文郁调白河片子。同日奉批：知道了。

十三日 接桂军门书，叙初九日廷寄，略云：现在永城、夏邑两县，据英桂奏报收复。而百胜、张亮基连日奏，山东连陷金乡、巨野、郟城、阳谷，情形较归德尤紧。本日郑敦谨奏：归德土匪有牛鉴剿办，请飭桂明径趋曹州。惟据胜保奏：逆匪已由莘县窜入直隶清河县境，桂明即星夜渡河，沿途截击，若能间道出奇，绕赴大名以北，更可得手云云。

是日秋审，会勘百十余名。

接弼夫书，楚贼仍踞汉阳、汉口上游，有船二三百只或百余只掳掠，

惟不敢过云梦。云梦曾有百姓数万随官兵杀贼。初三夜，孝感失守。探报。

接念园来文，舒将军调兵二千，已派定宁夏、延绥、汉口、固原各五百。

盛^①大令廷鉴，平利人，江西候令。乞假归觐，属其劝办民团，慨然自任。言南昌被围时，江岷樵中丞以五千斤大炮于城上轰贼，遂却之。前闻城上炮台仅能放劈山者，非也。陕省存炮当不少，惟须查点洗刷耳。

复弼夫书，仍令以盘诘奸匪，劝办民团为首务。

封令锡蒲自雒南来，言团练已有头绪，县有五百里，里各出十余人至二三十人不等，计可得二三万人。商南接壤，民情想亦不同。李令祝龄颇称能事，当可办此，询之。

十四日 挑放满营兵缺，弓矢以外无它业。人人仰给于上，此岂万年长策哉。

潞盐免商，陕省筹运未有善策。昨得恒中丞书，议由晋派人运至陕之五口发商，且许民贩自运。果尔，陕省大省力矣。然此法略仿票盐，将来跌价争销，官不敌私必矣。余意须州县给照运盐，入境之盐有所稽考，庶官私有辨。书致申甫与周、万两委员议之。

昨与申甫谈，州县调剂，必是曾经劳苦而又能事之员。前任有鉴赏许诺者，吾辈亦代践其言。今日与子苾方伯谈，则屈指榆林之舒、商南之李。

十五日 诣西岳、城隍庙行香，成礼。

与同官商陕省盐务。晋省官运五口，杂以民贩，不免诸弊丛生，莫若仍由陕省总运，特章程亦未易定耳。沔县以催科之故，官民不能相安。前商使能事者往，而系恋优缺，若非此便不可终日，当轴者又善为之辞，不为所摇者鲜矣。顾吾辈总当以公事人材为重，而鼓励不可不有，他非所计也。

省垣门禁颇严，论者藉藉。迪庵任用协领爱崇阿，众怨所归。昨送来合符、钥匙。余念满汉宜和衷为主，而驾驭却不得不严，因收其合符，而钥匙仍委爱协领护理。纵之自我，便可操之自我。牌文中着落责成，使之不犯而已。同官商会衔出示四门，是也。近日讹言甚夥，耳目所不

① 广陵本作“武”。

及，皆未可信。若轻信则天下无任怨之人矣。因拟示稿，并信致迪庵，略言：合符为启闭不时之需，尤关紧要，暂收署内。满汉两城钥匙，原可分管，因系藏在贵署，是以牌委爱协领暂护。渠为众怨所归，人言未可尽信。既代为照料，总期稽查有法，而官民商旅均各相安，无负临行淳托。

上月十七折弁回，询其初四过保定，有朔日大名失守之谣。畿辅再遭蹂躏，其何以堪。

十六日 淮南训导王家骥考验乾州人，人尚明白，属与地方绅士劝办民团。

陈子良来谈，带到说帖，欲于甘省派兵备调。并言大通县孔家庄猎户剿番奋勇。留待同官议之。

单开甘省现未出征之久历戎行将备六员，附此：护甘州提标、永固协事、汉中左营游击薛鸣章，曾出征滑县、新疆、西宁。署西宁镇属归德营游击、督标后营游击魏常安，曾出征新疆、西宁。西宁镇属永安营游击吴仕珍，曾出征滑县、五郎、新疆、西宁。护凉州镇属永昌协事、西宁归德营游击郭思忠，曾出征新疆、西宁。护凉州镇属新城营都司缘事降调之千总李大成，曾出征滑县、五郎、新疆、西宁。署凉州镇属水泉营守备、凉标前营千总徐晋，曾出征西宁。

贵筑傅庶常以军营差委之员，始称钦差，赴四川查办事件。继称奉英中丞奏派前往云贵制办藤牌。索观所赍之文，则庶常向英中丞言，黔人急公好义，因奉委回黔劝捐制备藤牌而已。庶常本子槐侍郎荐往胜帅军营差委之人。

十七日 本标及城守四营，以两将兼护，又未尝亲历行间，当函致念园为借才之请。一以教团操，一以备缓急。半日稍闲，定戈什哈较射等第。

酉刻，接军机大臣字寄西安将军舒、陕西巡抚王：

咸丰四年三月十三日奉上谕：昨据舒伦保奏，业已行抵潼关。本日复据桂明奏，遵旨渡河赴直隶一带迎剿。现在永城、夏邑逆匪已由丰县渡黄，扰及山东临清。其经徐州击败之贼，复由正阳关一路窜回六安。临清距直隶仅隔运河，而永城、夏邑均已收复，是以令桂明星

夜渡河赴大名一带迎剿。此时归德虽暂保无事，而正阳等处兵力尚单，倘逆匪去而复来，河南仍形吃紧。本日又据胜保奏请，于汴梁添驻重兵，所筹诚为要着，但就河南情形而论，断无可以添调之兵。若将舒伦保防守潼关之兵移至豫省，驻扎黄河南岸，较为近便，于归德、徐州等处，均可援应。但舒伦保出境之后，距陕较远，副都统常亮、双成又皆在军营，西安驻防官兵事务并无大员督办；且湖北逆贼经台涌击败后，复有大股贼船四五百只窜踞孝感县属之龙官庙、红鸾渡一带肆掠，虽去潼关尚远，而商雒等处均与湖北毗连，舒伦保能否分身，亦难悬揣。著舒伦保、王庆云即行妥商陕西防堵如何布置。但期有可靠之人，总以分兵赴豫策应为要。王庆云奏委解庐州、归德军餉，请飭沿途派兵迎护一折，已谕知和春、福济、桂明、英桂妥速迎提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延子临、秋山来商此事。大旨总在河南添驻重兵，而潼关存兵无多，须新调之二千兵指日到关，舒将军方能带兵前去。至潼关、函谷东西毗连，可以守险。商雒与楚、豫接壤之处，旁见侧出，路径颇多，惟有设卡盘诘，以杜窥伺。布置情形如是而已。如将军出省，则余当请行省城公事，余行则有藩司代办之成例。满城无大员督率，拟将文臬台请署梅勒章京，余行则兼护将军事务。至有未便明言者，舒将军坐镇有余，追锋不足，心窃忧之。

十八日 接迪庵书，言须新调之二千兵到，即赴豫；又商调凉州、宁夏副都统或延绥镇接办防务。属与会奏。接见同官。至午起会奏草，未毕。

未刻又接廷寄：

本月十四日奉上谕：昨有旨令舒伦保、王庆云妥商可否将防守潼关之兵移扎豫省黄河南岸，以便为归德等处援应。本日据桂良奏，开州拿获奸细及署提督张殿元所报，均有贼目催令安徽后起贼匪由兰仪渡河北犯之说。河岸防御关系匪轻，倘皖、楚贼匪阑入豫省，而潼关之兵始行出境堵截，仍恐缓不济急。著舒伦保即行带兵驰赴豫省，于黄河两岸择要驻扎，实力防守。如有南来匪徒冀图渡河北窜，即行督兵截击；并与王履谦、长臻、英桂等随时知照，以期声

势联络，毋稍大意。至商雒等处与湖北毗连，应如何派兵防堵之处，即著王庆云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

读此与昨日情形又异。将军带兵即行，如潼关何？顾潼关则无兵可带，不知迪庵作何主意。若即行，只好单衔由驿奏报起程。至接办之人，延绥较近，秋山识丰总戎以为可用。因函致迪庵，俟复书再议。并作丰总戎荷堂一函，均由六百里飞递。令检点行装。

灯下起密陈奏稿，殊难着笔。次夕删润。

十九日 各协领来询消息。闻迪庵到防。坐处之疮复发。

言凉州伊梅勒曾出兵，然调梅勒须调满营，分例太费，未可轻发。前与同官商调川北兵。昨晚子临书阻。然费有当惜，有不当惜。检各营存兵，固原尚有四千，已续调五百，不知更有实兵否。若调甘省之兵，而部拨二十万之饷，分厘未解，何能垫办行装耶。午后得迪庵将军书，定二十一日行，带满兵五百、壮丁二百、延绥五百，计关上剩三百余兵耳。拟奏稿，头绪繁多，幸尚简明，附录于此。^①

为潼关防务请旨飭调延绥总兵接办，并拟请飭陕西臬司兼署西安副都统事务，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窃臣于本月十七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胜保奏，至赴豫策应为要等因。钦此。臣查潼关防兵前经提臣桂明带出二千二百余名，仅余一千七十余名。嗣将军舒伦保赴关接办防务，随带满兵五百名。因是兵力尚单，奏调甘肃兵二千名，赴关堵御。经督臣易棠指派固原、宁夏、延绥、汉中兵各五百名，约计到关尚需时日，而河南应援，视陕省防堵为尤急。正在驰函商酌，十八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著舒伦保即行至妥筹办理等因。钦此。臣复查楚豫入陕之道，潼关为通衢，商雒为旁门径。潼关地势雄胜，东接函谷，控扼三省；商雒界连楚豫，平险错出。臣伏思舒伦保带兵出境，潼关防务，急须得人驰往接办。现在西安两翼副都统又皆在军营，臣前奉谕旨，兼照料满营事务，目下固难分身，即将来得有替人赴关筹办，所有官兵亦须武职大员督带。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飭调延绥镇总兵丰伸，先行驰赴潼关，接办防务。其西安满营事务，查陕西臬司文俊曾任奉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天府尹，管理旗务，陕省本年秋审案件业已会勘，不揣冒昧，拟并请旨将西安两翼副都统内令文俊兼署一缺，俾得督办旗营事务。恭候命下，臣即将巡抚日行事件，照例委藩司代拆代行，前赴潼关与丰伸会同筹办。俟布置就绪，再往商雒一带察看要隘，兼验民团。所有巡抚及满营紧要事务，仍令两司稟商办理。其丰伸未到关以前，檄飭潼商道办理防务。惟是潼关防兵，除舒伦保带赴行营外，仅余三百余名，过于单薄，不敷布置，近处各营又无可调。查延绥镇总兵丰伸，现经督臣委署固原提督桂明出境遗缺，相应请旨飭下丰伸将固原、延绥前调兵各五百名，迅速飭赴潼关，以一半分拨舒伦保行营，再于该提镇两属内酌派得力兵丁七八百名，赴关防御，以资布置。并请飭下督臣易○○在甘省各营内再预派一千名，以备征调。至防堵事宜，总以严缉奸匪，劝办民团为要着。果能杜其窥伺，断其勾结，贼匪不知虚实，自然不敢轻犯，而民团联络亦足以壮声威。臣惟有严飭潼商道徐之铭及分防商南之督粮道陈景亮，务须外杜奸萌，内联众志，以仰副圣主固圉安民之至意。所有请调总兵潼关防务，并将臬司兼署副都统缘由，除一面飞咨督臣、镇臣外，理合缮折由驿奏闻。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稿具，连夜发眷。

二十日 晨起，作迪庵复书，询关上留防武弁。作念园书复之。固原此次之五百兵，即以省城守营及潼关协营充数，向后愈难。属子临筹解甘饷。

拜折驿递后接见同官。此折廿九日回。

傍晚，接弼夫书，闻德安失守，商南将立粮台。并得翁惠农书，十数载郟西，无故而调应城。离索本难为怀，今更隔绝烽烟之外，怆然久之。

二十一日 惠农书，郟西有路，不由武关，八日。由蓝田至长安、上津，则六日可到。不由潼关，郟西、上津、夹河关在白河县上游。其致弼夫书有云：不以文官带勇而护勇轻兵，不以武官带兵而护兵薄勇。立论固好，但不知可行否耳。

灯下接弼夫稟：德安毗连宛、邓，近接襄、樊。刻下该匪既经上犯，

渐逼陕边，商南入境隘口处处通透，襄、樊、宛、邓实为吃重云云。又通筹全局，必须官兵四五千名，庶可分拨设备，兼济临时调遣策应之用云云。

二十二日 延两司及首府，议商南派兵。拟以延绥、宁夏各五百拨将军行营，固原五百及延绥续调拨潼关防所，汉中五百及固原续调拨商南防所。并过兵弹压等事。陈梅庄自鄜州至，留与夜谈，兼招莩生。

二十三日 诣天后宫祭祀。过西五台，匆匆未暇遍游也。赴西湖园，阅本标兵勇抬炮。

二十四日 省垣过兵，派中军施参将、城守营裕都司照料。秦民苦民〔兵〕差久矣，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后闻今岁过兵较去年节省，不过速之一字，无它术也。

二十五日 接见同官。两司面禀以○○○○○○性情跋扈，遇事把持，应与参劾。率属固贵正己，而把持之风亦不可不与禁革。

午刻折弁回。得家书，师竹三弟于正月初十寅时弃世。去岁闻其咯血，心已积忧，方意家计艰难，今禄入稍优，冀可宽慰。詎意微疴遂成不起，中肠沉痛之至。余乙巳出山，弟问归期，以十年对。岂知预订之期，即为永诀之日，呜呼痛哉！犹忆是时买舟洪山桥下，弟来送别，余方以暂出即归，不介于怀，而吾弟流涕不可仰视，岂有所欲言而不果耶，呜呼痛哉！

二十六日 亡弟之丧，初拟设灵寺院，然余一出关，则省垣文武同官毕至，意雅不欲。因于署东之终南仙馆设奠，率儿孙行礼，署中幕宾与焉。古人为位而哭，亦礼之权欤。拟为奠文，下笔数语，凄怆不能为怀，遂辍不作，何时容我补为耶？

申甫、梅庄来唁，不敢以私废公，仍与论公事。

二十七日 两司来唁，兼商公事。子临言，可解京饷六万。

与梅庄夜谈，陕省情形透熟，受益良多。闻山阳民尚有藏铜，此不当以私开论，作商铜平价收买可耳。

二十八日 接见同官。作家信，未竟幅而辍。

二十九日 作家信，并致可舟昆仲书。

午刻得二十日驿递回折。

奉二十五日廷寄上谕：

王庆云奏潼关防堵紧要，请飭总兵前往接办。览奏均悉。前因湖北德安失守，谕令舒伦保带兵赴武胜关会剿贼匪；并谕署西安将军扎拉芬即赴潼关督兵防堵；其商雒等处，仍着与王庆云商办。兹据该抚奏舒伦保定于二十一起程赴豫，潼关防务必须得人驰往接办，请飭总兵丰伸先赴该处，并请飭甘省派兵备调等语。本日已谕知易棠，飭令丰伸迅即带兵赴潼关防御，并著易棠在甘省各营豫派兵一千名，以备征调矣。至该抚奏先赴潼关与丰伸会同筹办，俟布置就绪，再往商雒一带察看要隘；并请令文俊署副都统缺，办理旗营事件，所拟俱是。文俊即著署理西安左翼副都统、省城团练防堵事宜，并飭该员与文武各员弁认真办理。其潼关防堵事务，著该抚与扎拉芬先行妥筹布置，俟丰伸至后，更可会同商办。务当严缉奸细，慎密设防，断不可令匪徒假冒难民，乘间阑入。前据琦善奏称：逆匪竟有假扮官兵衣帽冒渡关津者，尤应加意稽查，万勿堕贼奸计。至商雒等处，并著严飭徐之铭、陈景亮等悉心防范，俟甘省兵到，仍照所请以一半分拨舒伦保行营，并陆续筹解军饷，以资接济。该抚统辖全省，责无旁贷，务当彼此兼顾，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

折内奉朱批：所拟俱是，文俊著署理左翼副都统。摒档行文各处。

傍晚，醴泉傅广文诗，山阳人。来谈，此弼夫邀与襄办团务者，于商南梳洗楼、白浪等处，授徒十二年。聚米而谈形势，娓娓可听。言民团亦不可无兵为之倡率，固然。

四月

初一日 早起料检各处行文。作信与徐、陈两观察，属潼关于减退归伍之兵，认真盘诘，稍有可疑，即褫衣视之。贼之鬼蜮记号，或火焰针刺，或缝纫中相之衣。行伍粗率，恐其恃为同气，不复稽察。与弼夫言，若无韬略之将，必用素得民心之州县与众望所属之绅耆。盖地利人和，兵家所重也。

同官至，与商出省事宜。督抚出省，州县苦供应久矣。如何可以无扰，州县每不可直陈。属申甫采访。骡驮可以自雇，而随带弁兵，州县

不能不供应乘骑，散给口食，何以示之节乎？出候客。

梅庄夜谈，时奉差山阳，访购商铜。述某制军前过商州，供亿之繁，需索之苛，可叹可鄙。

初二日 雷震初同年来谈，朝邑已捐办团练，属通行韩城、郃阳各属。河船虽可通行，照票不能无扰。

致文大农书。部议外省解京之款，搭用钞票，不足则购之外省及京城，携回用印，而后解部，此可谓治丝而棼。与幕中商作奏稿，现解京饷六万，请免搭票。与大农书略言：钞非不可行，所惜者行于帑藏悬罄，商旅不行之后耳。又云：近者三种大钱，不脛而走。询之舆论，以为当千、当五百，果能工料精好，亦无不可行。大抵当千大钱果使易得制钱千枚，则民间决不乐将整个之大钱，换散碎短陌之小钱。民情可见制钱似须多备，而实无须多备。所患者私铸耳。杜私之法，必于未盗铸之先，悬赏通缉，以遏其萌。倘使私钱布散，人心猜疑，物价腾贵，官钱虽好，终亦不行矣。赏项即在局铸盈余项下动支，勿令州县赔垫。是日即拿获私钱。

初三日 接见同官，子临感冒未至。

拜发奏折两匣。均于三十日在龙驹寨接到批回。

亏短仓谷分赔折子。奉批：户部知道。

二月后雨雪麦苗折子。例附一单一片。奉批：知道了。

潼关奸细文维澹就地正法折子。奉批：另录。

以上填三月廿九。

绅民捐输请奖折子。清单。奉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筹办团练已动捐输银两正折。奉批：另有旨。

附京饷免搭解票钞片子。奉批：户部知道。

附前奏内七字误写五字请察议片子。奉批：王庆云著交部察议，该部知道。

参奏甘泉徐令难胜民社折子。奉批：徐蓉镜依拟降补，该部知道。

附沔县杜令、榆林舒令对调片子。奉批：知道了。

以上填四月初三。

念园书来，询各处探报。札防堵局随时择要抄呈，总督兼辖军情，不可不与闻也。

两日盼商南消息，晚得书，闻襄樊布置尚能严密，暂为一慰。灯下得二十八字：四围新绿复池塘，理罢军书步涧芳。已过海棠春尚好，却愁夜雨落丁香。

初四日 致念园书，弼夫及杨令禀报，照录寄之，并催函促丰军门早来两处亦有公牒，属令备调千兵起程。

起出省疏草，删去两段，留待回省斟酌添，附记于此：并查商州西接陕安镇属各营，均归提臣节制。该镇属与湖北郧阳犬牙相错，山川回互，尤应未雨绸缪。又潼、商两处，本有间道可通，而弁兵来往，每耽安逸，取道渭南。臣此次由商赴潼，即由○○亲加察看云云。

初五日 接见同官。本拟十一日出省，先赴商南。本日得扎将军书，初三进关，而丰总戎未有回信，又须先赴潼关。子临请俟月半以后，转不免犹豫矣。子临商筹巨款，搅水觅鱼，殊不易易。

得舒将军书，知调宁夏满兵五百名赴武胜关防剿，而河南却有沈邱失守谎信。中州无险可守，莽莽平原，谁能画地，是可忧也。

得户部咨，各省兵饷，均照京营每两折钱二千，此节省之大者。欲兵不哗，惟有会同将军、总督、提镇刊贴膳黄，约于两月后行之，以勿激目前之怒。至离省较远营分，钱不可运，须有权宜之策。此层打通，则迎刃而解矣。县营文武易于反唇，必得道府大员经理。有道府处用府城市价，无道府处用州县市价，是亦不得已之办法。小有违言，随时调处，怕不得也。

初六日 初四日致念园书，言十一出省，先赴商南，微觉说得太实。本日复扎将军书，只好参以活笔。潼关固称天险，而由豫入陕，别有间道可通。在外户却在崤函一带，将来布置大半在此。

派随辕官兵吏役。复胡恕堂廉访书，仍及西口、西藏年班事。

奉到前月十二回折。筹办京外各饷，奉朱批：户部知道。周文郁调白河片、谢随带加四级折，俱奉朱批：知道了。

申刻奉到初二日廷寄上谕：

台涌奏请速拨军饷，由豫省取道解赴江北军营，以济要需一折。楚北逆匪鸱张，窜踞德安、应山等郡县；现又由应山窜扰随州。台涌督兵由武胜关进剿，力遏逆匪北犯之路。军情万分吃紧，而饷项

匱絀，实有不支之势。非于邻近省分筹拨，迅由捷路解赴军前，不足以济要需。著王庆云设法筹画，速于陕省无论何项，即行拨款，派员起解，务由豫省取道径赴江北台涌军营，以资接济，是为至要。舒伦保带兵驰赴楚省剿贼，曾谕令该抚陆续筹济军饷，并俟甘省官兵到陕，分拨舒伦保军营，该抚谅已一切豫为筹备。至潼关、商雒等处防御，如何布置之处，务须随时妥筹，毋稍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内楚省恐系豫省之讹。

初七日 改出省奏稿，首途未定，仍不能迅笔耳。

出候客。与子临谈拨饷及兵饷用钱等事。晚，得弼夫书及杨令探报，有安陆失守之语。

初八日 接见同官。接制军咨，知丰提台于二十五日起程前赴潼关。余前月十八、二十两致军门书，均未答复。或以书翰无人，乃公文亦但知有节制之人，殊属可笑。生平坦怀，到此仍不能不留意矣。

定十一日前往潼关，料检一切。

初九日 赴东关外，待迎佛钦使。

定出行事宜单，交首府转寄前途。人毋驿骚，物毋暴殄，常时且然，况在孔棘。

一、不用预备犒赏。俗谓之红封，即驿站州县陋规也。

一、不用前站。

一、巡捕门印人等，不许收过站礼。

一、不带厨子，勿用燕窝、小猪。

一、随行人如有单上无名混行跟带者拿究。

一、轿头随赏不许添索。

初十日 接见同官，料检应行文牒。

已初拜发出省折子。由五百里递送。

十一日 卯刻启程。东关外，与同官叙各事宜。

小憩壩桥，飞絮扑人。尖临潼，宿临口。

十二日 天明行，尖渭南。沿途有民团迎接者。曹令言东北、西北两乡团而且练，道远未来。此语自可信，当寄奖以示劝。此两乡多花门，俗本劲悍。晨起接丰军门来文，言由三原改道高陵前赴商南。余既马首欲

东，不可失信。因作书专弁迎致，或潼或商，仍俟军门自定。

闻舒将军带兵至巩县，支应车马，民有违言。函关之行，尤须加意。夜饮茶多，未得熟睡。

宿华州。过河两道，有夫荷锄，涂泽可知。

十三日 华州沿路有民团，何以前未之闻。大抵真办团练之绅士，未必伺候道旁。

尖华阴庙。华阴民团久有声，令无它长，诚能动物而已。一县十大团，团总三十人，保长二百七十余人，牌头二千八百余人，皆有小奖励。

傍晚至潼关。晤扎桐君，行二，署将军。谦抑和平，尚未能谈入肝鬲，余亦不敢率尔也。

是日行百二十里，酬应尤剧。子正未就寝，颇倦矣。

十四日 待客，并丰军门来往，日无暇晷。得文大农书，以钞本为不然，事多心杂，尚容细思。

接探报，临清贼南窜。

十五日 卯刻出潼关，赴东路察看。尖盘头镇，宿大字营，营在阌乡东二十里。于盘头晤杨大令维宗。

十六日 是日蓐食，不打尖，晚仍住大字营。

黎明行，二十里过稠桑镇，十里过十里铺，十里至函谷关。凉雨欲来，尘襟一振。关左临河，夹以土山，右带宏农涧，地势雄胜。然关左有间道一条，西达稠桑，地险而捷。关右有间道一条，南通王垛，亦达稠桑，地纡而平。守函关必兼守两处，非二三千兵不可。

与扎将军商办法。余谓以陕之财，资陕之兵，守陕之境，原无不足。今则只能就目下之财力办事，此则无可如何。而吾辈究当尽心，不敢委之兵单饷乏也。

十七日 自大字营西行，仍过盘豆镇。委员李春霞言：镇西有要隘可守，东西夹道一条，东口夹以高崖，内藏深谷，崖颇雄胜，亚于函关。有人迹蜿蜒，耕者道也。桐君将军策马上山，余谢未能。因议先设卡于此，徐图建关。小憩金陡关。余谓潼关跨山为城，可以俯瞰城中，宜先守金陡关以为固。孙丞治以图来，则关外有间道数条会于厅南之万家岭，然去厅城七八十里。

酬应纷繁，起奏稿，未能及半。

十八日 早起，拟会筹潼关防务奏稿，午后送画。

夜分接出省回折并廷寄一件。

四月十五日奉上谕：据王庆云奏出省筹防并请添调官兵一折，现在楚北贼氛方炽，所有陕西潼关迤南、商雒一带毗连壤地，自应严密堵御，以资扼截。本日已谕知扎拉芬于潼关防务尽心督办。并谕令丰伸迅即驰赴商雒一带，办理防堵事宜。惟该处防兵本形单薄，舒伦保新调之二千兵并王庆云续调之五百名，除分拨舒伦保行营一千外，其余一千五百名拨防潼关，商南等处兵力仍未能厚集，实属不敷分布。前经奏请甘肃备调之官兵一千名，据称指拨凉州、肃州两镇所属，道途距陕较远。著易棠即将此项备调官兵迅速拣派得力将弁管带，及早起程，驰赴西安省城，听候王庆云酌量调拨，毋稍迟误。王庆云现已行赴潼关，一切防守机宜，即与扎拉芬妥为筹办。其商南等处应如何择要布置，并着与丰伸会商，慎密设防。总须多设侦探，严拿奸细，俾匪踪无由阑入为要。省垣现无大员驻守，王庆云于察看要隘后，应否即行回省，仍当权衡缓急，通筹兼顾，与扎拉芬、丰伸等随时知照，互为策应，毋致少有疏失。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丰、扎均有廷寄，特有详略耳。

十九日 黎明起，桐君将军来谈。同送丰荷崇^①军门出南门。微雨洒衣，少顷雷雨交作，帐棚飘摇。入城少顷，而荷崇折回矣。

既奉廷寄，应作会奏片子，兼昨暮得楚北探报，略叙大概。

二十日 发会奏布置潼关事宜折子，附片奏。奉到十五日廷寄及楚北探报情形。此件亦会奏。

又附奏为四月末奏销例限请展。

接开封罗藹人太守书，言胜都统追贼至丰县，首逆伏诛，余匪剿杀净尽，河北一律肃清初十日事。既有咨文至汴，谅非讹传。欣幸之私，不可言状，急以书送省并致商南粮台。是日申刻，登东山谒关帝庙。及回行馆，拆阅此信，若神牖之，然亦足异矣。

① 广陵本作“棠”。

关城跨山，西面雉堞，沿山脊下垂，俗呼凤皇嘴。城外山为骆驼冈，其尤近城处名骆驼脖，新斋拟设炮台为备。

二十一日 由潼关前赴商南。晨起微雨，尖太峪口。以后风雨交作，尽日行泾涧中，九十里约有百二三十里。幸看山听水，尚不为疲。嵩峪路捷而狭，故纡行。

住巡检司地名，即禹坪铺。晤封令锡蒲，细商雒南布置情形。赏刘维新团长顶戴。

雒南南向有商南屏蔽，再能随处联络民团，自足以杜窥伺。惟东向鸡头关为要隘。总口内有桃坪，外有箭竿岭，重险厄隘，外通卢氏县之兰草镇，旧设兵八十名，桂军门带去矣。然土人滋不乐驻兵。闻庠生○姓兄弟三人，率乡人轮日驻彼把守，此殆胜于安兵耶。封令人颇能事，赴任之始，即告以信而后劳。能守此语，可望为百里扞城矣。

二十二日 巡检司二十五里到纸房路险。纸房三里石家园，山上有石洞，土人呼石家窑，云嘉庆初年，乡人避乱其中。洞在山半，洞口尚有木架板柱，支柱楼橙。又二里为托洛口，东通卢灵关，小路不通车马。山口居民数家。又一里石碓，悬崖临水，垒石壅土为小路。又三里至石家坡。有商贩、客民。

石家坡南二十里颇平，惟柴峪岭南下，岭崎盘折。渡沟而南，为雷家嘴，土崖陡险。盘过山后，乃得平原。柴峪沟北皆石山，南皆土山。土山之间，垦种者多，地势较为开展，然两山夹水，道路大半在泾涧沙石间。

二十三日 六十里尖刘仙坪，又六十里宿龙驹寨。均商州所属。从太峪至此本不能舆轿，故日行泾涧间。是日东西乱流，而渡者数百处，颇形劳顿，兼以阴雨载途，并程驰骤，然一念简书，更无心暇逸矣。

刘仙坪东南大山，俗呼沙岭，连冈叠嶂，水复山重，数十里间，居人甚少。龙驹寨水陆马头，商贩所必经。唐牧来，言土人雨后赶种杂粮，未遑团练。其然，岂其然耶。

二十四日 五十里尖铁笠铺仅四十里长，三十里住武关城亦商州属。是日地势就平，关城以西亦不峻险。明日过四道岭视之。商南李令来，言布置事宜颇详。

在铁笠接弼夫书并湖北探报，言德安、安陆、随州等处贼匪全行下窜，似武汉剿办得手之语不诬。惟荆州被创一股，所向无定，且随枣时有土匪出没。并接罗观察书，言樊襄驻扎并分拨安荆，并在城兵勇不下万余，需饷浩繁，一筹莫展，请与奏拨饷银。辅车相依，安可不赴人之急。特观察书未用印信，何以动款。究竟救灾恤邻，实所以自卫，再斯可矣。

至武关，甫未正刻，因作筹解襄樊军饷奏稿。

二十五日 三十里尖清油河。四十里至商南，住青山书院。是日仍雨，行程不多，而疲于酬应。晤弼夫，谈良久，因及清涧、定边、商南、蓝田。商南各隘，相距自数十里至百余里不等，与丰军门商分头察看。

是早出武关，东行过四道岭，重冈叠嶂，古称四塞之一，良不诬也。岭尽则平，直至商南，无甚险处。

二十六日 出县东门，过富水关，察看土地岭安营处二十里。又二十里至界牌营盘，东与浙川、内乡接壤，亦有安营。界牌以内，虽不通车辙，而舆马坦途，高下均可通行。与雒南之步步险隘迥殊矣。

二十七日 复出东门，未至富水关里许有道南出，颇为平坦，从此阅黑漆河安营处。东有道出河南浙川厅之西坪，土坡迤迤，无险可据。丰军门亦阅梳洗楼、新庙两处，回言梳洗楼之险在大岭观；富水关内有土山，名茶房嘴，为界牌、黑漆河两路适中之地。

二十八日 拟作会奏察看商雒奏稿，而接见官绅兼料理凌杂事，心粗不能入细，遂辍。

拟布置商南防兵及民卡事宜。商南防兵二千一百余名，余未至时，即已分拨各口，自三百名至五百名，为营盘六处。余意本欲驻重兵于近城，而设卡于各口，日来接省中两司书及念园制军来信，亦以为言。丰军门奉○○命督办，兹事应归其布置。乃晤商两日，不肯下一断语。余不得不作主张矣。此何等事，而可将就徇人耶。

与弼夫连夜畅谈，语不必雷同，要无失为故。

二十九日 自商南启程，住武关。尽日雨，行馆阴沉，起草不就。晤清涧李令定南，号寿珊，稳重明白，为之一喜。

三十日 早起放晴，仍尖铁峪铺，住龙驹寨。甫未正，初三折弁旋。

拿获奸匪文维澹正法一折，奉朱批：知道了。杨士淋等务期速获。陕省现虽安谧如常，恐该逆分遣侦探断不止此数人，亦非由一路潜窥。稍涉大意，貽患不少。著严密认真缉拿，预消内患，断不准事涉张皇。即由汝处寄谕扎拉芬知之。

快读十五日胜帅八百里报捷邸抄。叙会奏察看商雒要隘折稿，拟抵省拜发。

五月

己亥朔 六十小里尖夜村铺。过老君庙，山行泥淖。棣花铺未有民团，言常有支更坐夜。惜地方官不能劝谕推广。六十小里住商州考院。过罗公碛。旧州牧罗文恩所开。

是早发会稿于将军提督处。并以安襄罗道禀行藩署。

初二日 由商州西过胭脂碛，旧有关，今废。石壁斗悬，下俯深涧，垒石以渡人行，若有警便可堑断，万夫莫夺也。尖麻涧铺麻涧望熊耳山形为双髻。黑龙口有通渭南大道，住牧护关。将至过秦岭，拜韩文公庙。

初三日 尖蓝桥，过峽关七盘岭至蓝田县。数十里危峰乱石，十步九折。将至县，望见白鹿原。俗呼西原，在咸宁则名东原。问辋川胜处，则在西原之外，简书在身，未暇一游也。千涧桥已圯，以小舟渡灞水。

明日晋省，入南门可过韦杜、曲江、乐游原诸处。闻大雨后灞渡皆涨，不如纡数里道灞桥为便。

初四日 未明行，尖新街，过灞桥小憩。接见同官。午初至省。拜发会筹商南布置事宜奏折。奉批：所奏布置各事宜，知道了。

又筹解襄樊军饷折。十六日奉批：另有旨。

又附驿月折。

初五日 节日，本不欲接见，而出省二十余日，应商之事颇多，遂延谈移晷。武守调西安，何守署汉中，从众论也。闻当千大钱盛行，此可喜亦可惧。铸造欲精，禁防欲密。铸造不在料而在工；禁防不在行使之人，而在盗铸窝藏之地。使无可作伪，真转匱为丰一大机会也。

初六日 雨恐妨麦，奈何。

候两司及申甫。子临述与梁海楼宗丞密商语。此事最防是打草惊蛇，得毋详慎。

初七日 雨息云犹积。起呈进大钱式样稿。心境颇静，则运笔于案牒之交亦无隔阂。留等明晨再酌。

初八日 霁色可喜，旋阴而雨。

删润进样钱奏稿。

为陕局鼓铸大钱，酌增分两，渐次流通，谨将式样进呈御览，仰祈圣鉴事。窃照陕省自上年以来迭奉部文，颁发大钱图样，令酌核地方情形，筹议开炉鼓铸各等因。臣与藩司司徒照同时抵任，遵即遴委局员，别设炉座，以免近役沾染炉头习气，并因陕局铜斤短绌，设法购买废铜，于本年二月初七日开炉。其始匠作生疏，铸造不能如法。适奉到部文，将当十大钱改铸重四钱四分，当五十大钱改铸重一两二钱，又添铸当百大钱重一两四钱，并添铸当五百大钱重一两六钱，当千大钱重二两。当即飭局遵照部定分两铜铅，行之以渐，先铸当十、当五十、当百三种，由官钱局向市肆通行。比及兼旬，察看民间行使未形踊跃。广加采访，金云钱质稍轻，而当五十与当百相较，又只差二钱，虽文字不同，而目不识丁之人，入手不能分别。随飭司道督同各局员体察情形，悉心酌议。以为分两须逐层加增，庶民间入手咸知宝贵。臣与藩司核拟：当十者重五钱，当五十者重一两五钱，当百者重二两，均遵用铜七铅三。铸成后复向市肆试行，商民称便。臣思鼓铸大钱，意在撙节而用贵流通。撙节所以省铜，而流通则并可省银。随令照增分两，添炉鼓铸三种大钱。春末夏初以来，官钱局取求日多，铸不敷用。并采之舆论，以为当五百、当千果能加工添料，无不可行。查当百者已加至二两，则当五百者不得不加至二两五钱，当千者亦应酌加为三两五钱。臣于出省之先飭令遵用纯铜试铸，初不敢决为必行；比由商南旋省，闻此两种商民亦乐于行用，多有以制钱赴局兑换者。臣因之一喜一惧：喜者当千能行，则升铜为银，裨益度支不小；惧者利之所在，小民扞纲而不顾，必须铸造精良，禁防严密，使无从作伪，而后常保流通。铸造欲精，惟有督同藩司不时设法查验。至禁防盗铸，当宽以待无知行使之人，而严以察偏僻窝藏之地，庶清源正本而人不疑。经藩司出示悬赏，已有破获者。惟局铜久已短绌，收买废铜乃无源之水，臣等不胜焦灼。查先经委员前赴山阳试采，因煎炉未能纯

熟，仅获净高铜数百斤。已飭令前往滇省招募善知炉火之工，并许乡民随地开采，官为平价收买。第乡民尚以私挖禁山，不无疑窦。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准予陕省南山一带，无论铜、铝、银矿，均弛私挖之禁，听民开采，惟不得招集外来游民，致滋流弊。若大钱果能充周不穷，实足以代银之匱。兹据局员铸就五种样钱，呈由藩司详请具奏前来，应由臣随折咨送军机处恭呈御览。所有陕局大钱酌加分两，现已通行，并力筹开采各缘由，除咨明户部外，理合缮折并样钱清单具奏。是否是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余前在户部请定当十者铸重六钱，时制钱改为重一钱，盖欲节省十分之四。又请以当十之三铸当五十之一，又节省五分之二，是为重一两八钱。再以当十之五铸当百钱，而节省其半。厥后局员不思筹铜，而但疑大钱之过重，卒减至四钱四分，诚不知其何所据也。

与同官商公事，移晷未罄。盐务名为总运散销，而责成不专，何以使人用命。详文批驳，不得已也。

兵饷每两折钱二千，已定告示稿送画。接甘省书，则有每二千仍折回六钱五分银之议。虽照时价，究恐行之太易。宜亭咨来，准陕商新陈并销之请。商人极力求退，而又留恋售私，此种情状不待烛照而知之矣。陈盐无数目，销售无期限，将谁欺。

初九日 放晴。派员往前途弹压川勇，发令箭二支，心为怦怦。兖州常镇台英，号松泉，行二。

再致念园制军书。来函言有铜如山，亦无以济巨饷。陕省大钱实已盛行，故微及之。

初十日 接见同官。盐务改章，早有以归地丁为请者。余非不知此举为省事，特念四民食贱，而农夫出课，岂可谓平。尽吾力所得为，至力穷而后变计，可乎。

复扎将军、丰军门两缄。

是日未明，披衣拜发恭贺万寿题本。旋拜发呈进样钱折子。奉批：另有旨，钱样留中。又奏调首县折子。吏部议奏。折附调署首府汉中府及清涧县片。

一月以来心思筋力，内外告劳，客散后薄饮数杯，摊饭至酉初方起。

十一日 与子临商商州、武功。言武功将入计典，乃讹传商州宜缓。川勇入境，令将器械捆载先行，为得防患之道。访之兴平倪令云。

与梅庄夜谈。鄜属三令俱妥。述甘泉执豕事，令人发冲冠矣。葛林开矿事尚未解决，但属务到堂勿贪多。钱局交铜习气未除，何以药之。

十二日 致子临书。将毛丞留省，周令速即回州。搅水觅鱼，是何肺腑。其假公济私处尤为可恨。朝廷举动不可不审，良法美意，且假以病民，何况权道。

致宜亭书。兵饷折钱，欲于京饷二千之外别求一画一之法，卒不可得。兼及盐务新陈并销之不可。

复胡恕堂方伯书。检上年九月初三日谕旨，回子伯克及后藏堪布并暂停年班一年，今岁理藩院不知作何办理。拟得便与念园制府商之。其四川各土司年班，自道光十九年改为间五年朝贡一次，至二十四年二班土司二十三处进京；三十年轮届头班，十八处。以宣庙大事展至咸丰二年秋季办理。向例十月初旬至成都起程。以年分计之，后届在咸丰八年，为时尚早。倾盖之语，未之敢忘，故复及之。

复杨慰农京兆书。

十三日 祭武庙。与同官谈一时许。毛丞改简，本由守平，事权到手，而旧病复作。余谓轻言之则执迷不悟，重言之则怙恶不悛。素相推许者，亦无从为之置喙也。曹令熙升保安州。数月以来，陕省知县外升者已有四人，为从来所未有。

得户部咨，令广铸铁钱、铅钱。铁钱古有行者；铅钱诚下策，然犹愈于空钞。农司殆已悟矣。

十四日 昨子临视以各属上忙分数，约计少完二分及二分已上者五处，临、渭、蓝、白水、泾。白水、蒲城续解。一分以上者五处，三原、鄂、凤翔、郿、蒲城。多完一分以上者亦五处，宝、扶、朝、三水、武功。所以处此良难。

晨起作告示稿，信致子临商之。

丹溪观察至，询京中空钞日贱，众皆藁目。余谓古人行钞之初，无不准米准绢，何尝但行空纸。其称若干界者，未言其故；以意揣之，如后世票期之类，递推递展。譬如旧年腊月之钞，至某月准折某物，或以半

年为一界，或以数月为一界。则钞虽缓而非全空。今杭细一项，即直银三十余万，纸张尤民间日用所必需，皆可准折，库储日久，化为陈朽，何为乎然。当轴方议凌空，必诘以何以为继，无为以水投石，自取诟病也。

子槐担荷太过，不觉语涉夸毗。丹溪言其疏语颇有可采，若云某策可行，不效则罪臣以谢天下，庶乎无恶。然在今日，此语亦不易出。

与梅庄夜谈。比邻无分寸，甚于彤管。有文章，无劣款，但寒士作计耳。

晚得惠农书。武昌困守四月，粮饷不继，势难久持。汉口西北各府州县，相继被扰者指不胜数。虽安陆之贼经襄阳罗观察痛剿并获首匪，而贼来往靡常，防堵不易。为湖北大局计，必河南兵勇自武胜关会楚兵，由德安府河下逼陨口；陕西防兵或即改为征兵，抑或委员在襄就近招勇，会同襄勇，由襄河下逼陨口。陨口南为蔡店，又东为汉郡。再合兵进捣蔡店贼巢，掳贼辎重，直破汉阳以通武昌来往之路云云。此策早已往来余心，然防兵改为征兵，此背城借一之计，亦以兵不可恃，防兵尤不能多得。何以善其后。武汉贼氛甚恶，非五千兵未易鼓行而前。闻包胥之哭，恻恻于怀，当与慰农商之。

十五日 谒五岳、龙王两庙，至城隍庙坐班成礼。与同官谈良久。

前闻陕省春征，每至七分以上，是以奏停借征提早。乃数月以来，银价昂贵，而州县已征之款复各顾其私，急公如宝鸡潘清者不可多得。比较上两年短绌各属，不得不与严催。致子临书，言各州县非催不力，乃解不力。向来解至七八分已上，三原、泾阳、郿三处，郿县续完及八分。此次若不及七分；向来解至六七分以上，临、渭、蓝、鄠、凤翔、澄城。此次若不及六分，当以白简从事。某初履外任，本不欲操之过蹙，第念各属非无余力，若并此而不向前，即留于地方何益。

武芝田太守自凤翔新调西安，到省晤谈。闻其颇肯直言，或可引为诤友。舒钧调署沔县，来省询谕林民哄府署事。言经费悉由绅士，官不与焉。顾何守以岁暮勒民团练，克期一月，不至者责六七人，枷三人，实属过于督促。其鸣钟集众之人已毙。

十六日 新调咸宁顾古生淳庆来见。

泾阳龚任臣来谈，言大钱极易铸。顾余岂不知之，支绌至此，不可

无以代匱。前奏言一喜一惧，喜小而惧大矣。连日三原、凤翔、郿县、蒲城、白水皆有续解，官不力解可知。奉到初四日驿递回折。

午睡起，心境稍清，作蒋玉峰观察寿叙，觉楮笔间尚有真气，殆陈言去耶。

晚，得富平李令书，议以陕西之盐，供陕西之食；即以陕西之课，符河东之额。此四语本淡静斋。其办法颇有条理。

十七日 以蒲城滩盐务商之子临。申甫过谈。复苏溪书。

十八日 接见同官。戌刻得弼夫书。商南防所兵饷折钱，十三日固原兵弁入城请益，有露刃哗呶之事。兵饷折钱，不能无唇舌，此意中事。不料标兵敢于提督之前作此举动，而提督竟被勒去八十余金，真咄咄怪事。亥刻复得一书，则次日十四已将勒去之银缴还，余众安静。固原兵素称勇悍，何竟犯上至此。书言皆都司李忠指使，罪有魁则易治矣。子良来，颇惊惧，余此际幸镇定耳。

十九日 与两司商所以处置防兵者，皆属李都司。顾未接军门一字，遽与奏参，恐轻重不适其平。作军门与弼夫二书，颇费曲折，究未能慊然于怀。

是夜得军门书，大段尚不讳饰，惟附信言：如肯为各兵奏恳仍旧给银，即会衔，不敢推诿。兵无纪律，犹极意姑息，谬斯甚矣。

二十日 早起，拜发上年钱粮题本及循例通完各折承差。候藩、臬两司。余谓部文虽于发钱之数仍许合银支放，然市价无常，易启争端，必藩库定以钱放，而令自行易银。于彼于此，或早或迟，惟其所欲。藩库提款别储于局，有持钱至者，照市价减数十文鬻之，亦稍存体恤之意。子临先欲八折以银。余谓法立知恩，不整齐则彼不知为体恤，此亦事之不能径情直行者。州县缺分有优绌，当使苦乐均平。子临请开单共酌。改定兵饷折钱奏稿，益数语云：近来银价日昂，度支日困。兵饷为度支之大宗，必须一律折钱，方资撙节。而营分有远近，支领有迟早，非定期画一，不足以示均平，请以秋季为始云云。

军门书，现将纠众之兵丁与荒谬无能之都司分别参办，只有囑令不可放松。手书复之。与弼夫书。弼夫有书与司道，言防兵当体恤。余答之云：军营百物腾贵，现在征兵尚且折钱，何况防所，一不可也。一隅

改则通省动，一省改则全局动，二不可也。兵丁滋闹未数日，不惩创而加以姑息，不知者以为茹柔吐刚，三不可也。然事事关众，当详思之。二书皆于次日清晨粘单，三百里驰递。

二十一日 是日，发折子三件。内月折一，均六月十六回。

四月半得文大农书，谓陕省银票取钱乃用去年夏间章程，与后议空钞不符。谓混行钞与飞钱为一。又谓官吏拒钞不受，当用严法峻刑。此老气度雍容，余素心折。此书岂有授意者与？余念昔与大农共议钞法，亦极言无本不行。且古来行钞之始，无不准米准绢者，日轻月贱，乃至每贯仅直一二文。然事之是非，不辨自明。因答之云：来书言钞法事，敬悉一是。每念此事，昔与台端上下议论，日旰忘食，不知祁寒暑雨之在身，至今犹耿耿于怀。某月初呈进样钱疏内请极力筹铜。盖今日度支只此一线生路，不得铜则竭蹶必矣。陕省大钱较部铸稍添分两，事非获已。想能鉴察而宥其愚。语无反唇，或不逢怒，若数年前作此，便不能如许和平。向后遇不如意事，皆当用缓之一字。大农曾箴余下急，此足以报之矣。

钱申甫之中州省觐，谓不可轻许与人，以后信赏必罚，自能转移吏治。又谓贪婪众著者去之不难，惟巧宦最当禁革天水。余谓彼循分供职，漠然无所动于心，自谓无如我何者，何以治之？申甫谓亦不过以诚相感，大声疾呼而已。又谓每办事皆讨好处耳。此语余不甚然，若辈虽非真心到底，到那里办事，视不办者相去远矣。无所为而为者，曾几人哉。又言饷钱须别刻章程一本，防患未然。甚是。如固原兵丁滋闹，固有明知而借口者，亦有真愚无知者。当与子临议之。又言各州县春征未停。余思民劳小憩，若长此催科，得无倦乎。

二十二日 札稿。

照得陕省本年春征业已截数，各州县应即停征，以纾民力。即有垫解，亦须俟下忙征完。农民新麦初登，暂可一饱。催科不息，何以小休。札到该司，即通飭各州县，上忙钱粮一律于五月底停征；俟闰七月初旬，再将下忙开征。毋得有违。此札。次日，子临言各属下忙开征期会不一，不果行。

复蔡小石观察书，嘱查略阳张令官声并兴、汉两属官评，语及富丞。又致涂新斋观察书，与言兵饷折钱，唯有用钱支放，不可倒折银两，致生

事端。

官运局送到《总运散销章程》十数条，细为评点，函致之。略云：细阅各条，多能道破盐务症结，乘此改章变通，可不受文法牵制。此百年之利也。

二十三日 与盐务委员谈，章程内多有可取。如活引一条，州县犬牙相错；许就近买食一条，皆向来拘牵生弊处。至收买花马池卤泊滩，乃办法之大宗。

接见同官。得舒将军书，知有随州之捷。

致念园书，及省城门禁及商南防兵滋闹。

二十四日 前后两夜皆大风。

得商南书，已得纠众之兵主名，而李都司未提及，何耶。此事本拟五月出示，七月起支，使之习见不以为怪。昨接潼商道书，即如此办理，乃防堵局有“奉到局文之日为始”一语，商南便率尔奉行，未尝细心体察。惟兵丁顽悍，亦由出纳不揣人情有以致之。念此，定案时不得不宽却二三分也。论事而不平情，皆私见也。

二十五日 与子临商，兵饷发钱，先刊布章程晓谕。此曲突徙薪之计，恐未深知，尚须再三告语。皖省需饷孔亟，前已商解，而念三详文仍以无款可解为词。今日牵萝补屋，安得见成库款。文内所指奉拨本省兵饷六十九万、京饷四十一万、甘饷廿万，皆拨而未动，尽可腾那。惟该省官兵相持日久，安能以难得之饷，供坐食之兵，二万金亦足以报命乎。上忙停征，子临以为属首府写信，晤武守，知其尚未，殆忘之耶。武守颇以此言为是，此人当非迎合者。凡事怕见惯而无所动于中，四端皆然，不独恻隐。

盐务散漫无纪，已筹本运来，但责成领销耳。咸长上说帖，意在推托，且欲出示招商。招商之举，晋人所痛心疾首，于赵令尤难恕矣。

二十六日 阅各州县捐输广额文案。功令所定学额，与一州一县所生人材，恒不甚相远。往往有其额隘，而造就反多者，以得之难，故不能不益肆力于学。今国家以助饷酬庸，固不得过执是论。若于其中画为请奖定额，再以其余按数增加；更酌分数次，以示嘉惠，勿使侥幸滥收于一旦，即寓鼓励于裁仰之中，或亦学校之幸欤。刘先生湘浦亦以为然。

读李埏文《送杨公宾实贵州布政序》，晤方子灵皋，言公在保守甚有守，制府初度，属官盍朝服进。将上寿，公独补服可法，众异之，公曰：吾以为朝服非可轻用也。众无如何，皆改补服。

晚，得青墨卿书。鄂渚孤城，半年困守，虽时时渡江杀贼，而所杀之数不敌所掳之数，非合围，何以得手。昨致舒将军书，言进兵汉口，必须与各路会期，正此意也。

二十七日 申甫来别，言吏治难以挽回。余谓亦姑息有以致之。姑息不自知，当于通融处检点。

二十八日 与秋山商满营改放道仓本色，闻向有自行改折者，然非此则更妨旗兵生计矣。

与子临商拨解防剿各饷，照新章以银合钱，按目前市估，一月之供可赢十日。舒将军带满、汉二千七百余兵，月需饷二万余两，桂提督兵尚在其外。只此供亿，已属不支，皖省、扬州何能兼顾。且晋省地丁岁额三百万，今岁商捐又三百万。而陕省地赋仅一百六十余万，内供防堵，外供征兵，上供京饷，皆不可缺。而户部动以山、陕相提并论，此亦不得不昌言者。盐务定章十六条，趣令速办。

二十九日 莛生至，邀梅庄小集。首府谏局相传三诀，有宪意、寅情、民命之语，宪意居先，而民命在后。此等劣员，岂可使居要地。

前提留支，本议分别南北山，不知何以一律饬提。此等处，地丁多系完钱，岂可与平原等。当日奏案本未分别，现在银票不能畅行。若流入民间，俟银贵方来易钱，何以应之。莫若将平原州县廉俸、杂支、留支一律给钱五成，以二千折一两，南北山则复故。吏治所在，未可遂非。原奏幸有事属创始试行，如有窒碍，容当随时察看，酌量办理。

梁海楼宗丞言，各属报捐，恐有不实，应以绅士劝捐原单为定。余与商广额先划清定额，欣然是之。又言鄂刘重利。

六月

初一日 谒文庙、文昌庙，拈香。回署，接见同官。

终日治事不休，则精神疲于案牍，何暇涵养。治事先治心，静无所存，斯动不及察，为之奈何。

首府谏局，闻有所平反，不置一词，以俟其定。闻委员到局，每有

一案，即先见刑幕，以探意旨者。此大误事，当力禁。案无证据不能结，及得证据，鲜不为喜，乃亦有用此以文其锻炼之非者，可惧哉。郭创法谋反无证，以后获左二之供为证，意谓后获之犯供词如一，可见前审之不诬。若此案平反，左二供所从来，断不可不问。

潼关拿获奸细王毓高，以绅民缚送，冒为由官盘获，前趋避，后斡旋，遂至不能定讞。案证以小衫上缝白布为凭。细思若贼暗记，则必在目所易见之处；若藏痘苗，则必在贴肉里襟，似亦易辨。

初二日 念治事亦未尝无休暇，但倦则昏昏易，而惺惺难。受之以节，而后可以自养。

午后拟奉部指拨捐银复奏稿。何有何亡，龟勉求之，若近人所用罗掘一空等语，早吐弃之矣。

初三日 与子临商南北山留支仍循其旧，亦以为然。至平原亦有瘠区，南北山岂无沃壤，要不能以一二处妨大局。若能再于其中分别裒益，则尽善矣。

户部咨令各省开局铸钱、行票，殆渐悟空钞之难行乎。福建军需腾那至二十七万，此即运实于虚、绝处求生之法，亦即有本之钞，所以能行。此筹铜所以为生路欤。

闻大钱私铸甚多，与官钱无异。此事在主计者以为必当重惩，而旁观则否。一则以为情罪不至于死；一则以为多钱足以利用便民，皆于度支不暇问矣。当千、当五百，余本不以为然。盖民不畏死，法禁有时而穷。公私并铸，物多则贱，亦必然之势。如之何哉？如之何哉？

子临欲用金交官，此可行，特无大益处。至铸铜为锭，每两抵银一钱，恐不可行。

闻渭南蛟水，而地方未报，何耶？川勇在成都肆扰，而陕境则安行，裕都司之弹压有劳，不可没也。

晚，接户部五百里来咨，令自六月起，每月山西解银十万，陕西解银八万。姑无论山、陕，难以肩随，而前拨京饷四十一万内，已解十八万，仅余二十三万。

武守言，渭南蛟水系讹传，涂潦则有之。

初四日 读省志儒林传《横渠先生事迹》。先生，长安人，而长安

无祠。检陵墓门，先生墓在郿县东南横渠镇祠堂南十五里。父涪州公以下四世，咸葬此。吕与叔撰行状。先生开关辅道学之先，东西二铭多前贤所未发。《宋史》既称长安人，而祠庙缺如。长安琳宫梵宇颇多，无为倡者何耶？然于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了无所得，徒向往于先生之一祠，抑末矣。

初五日 与子临商大钱办法文告。只能劝谕通行，不可绳之以法，强使必行官钱。必悬之国门，有目共识，庶奸伪可以少止，无它法也。王道无近功。此等盈余，皆倘来之物，岂可以为理财之式。李典史言大钱仍旧流通，终不敢信。

属武守致郿令谨视横渠先生祠墓。闻渭南冰雹伤人，不得谓之非灾，促使禀报。陈都事言二年新修先生墓道。

渭南缺，商以商南李令祝龄调补。自去岁防堵已来最费心力，其联绅士，募壮丁，分守要隘，以佐兵力所不及，极为得法。谈吐之际，微觉炫长。然山僻之中，早作夜思，上官不知其劳；即知之，又或以不在耳目之前，付之淡漠。伐善施劳，自颜子以下难之，绳人固不当过刻也。

初六日 致子临：

昨闻不寐，良由筹画焦劳。第用心贵有节度，仆待罪户部三年，日所处者皆此境界。其始常犯此病，大抵日入后烦心，或作文字过于思索，其夜便耿耿不眠。究竟枕上所思，次日重加过细，多不中度。念古人心复图反，恐非虚语。且通昔不眠，次日应事，都无精采。始渐悟前此之非。惟左氏君子有四时之言，与易随象合，即所谓节度也。日内何不取大入大出作一总帐，计缺若干，指某项某项弥补若干，从容商度，择其可者行之。若日用酬酢，事多易忘，宜随事粘壁间记之。凡人有所遗忘，猛然记忆，心为一热，亦耗心血。故此亦省心之一法。去日苦多，节今日之余，以供明日之用，不亦可乎。兄试证验，以为何如。

褒城毛令来，与沔县杜令均在苦缺二年调剂之列。杜以事撤，得调榆林，宜有以发付毛矣。越日属首府派审一二案，以观其才。

陈都事言，郿阳书院山长支修金而不到馆。其言有所为，余亟止之，当熟思办法。

检《州县调剂章程》，无非“为人择缺”四字。至云有办公竭蹶及不能勤奋有为情节较轻者，调署南北山苦缺，以示薄罚，尤谬。

上忙截数仅得六分八厘，司详叙入年例文内。若据入循例折中，得谓之非欺蒙乎。与湘浦先生细商，总以专折罗列为是。见事多，足以定犹豫。心不细不虚，鲜不为胥吏所误矣。

初七日 昨晚得探报，花旗夷官至江南，以夷商踞上海与贼通，将助我兵收复金陵。夷船至和州，贼为之遁。杜工部诗：岂意重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世变之转移，如病证传经，无形而有形。世安得郭汾阳，吾将铸金事之矣。

得家信，闻芋坑坟顶须修，家祠亦剥落渗漏。

是日卯刻得廷寄，拨解桂军门军饷四万两。

初八日 接见两司及首府，因留小饮。

年前请罢借征，有“统算务及八九分”之语。今平原各属有征解及八九分者，有仅及五六分者，不特州县有能否垫解不垫解之分，而民力亦有能否早完之别。大抵上中户急公尚易。故劝谕可施；下户耕瘠土，种秋粮，未免力有不逮。稼穡艰难之语，何可不以上闻。

道仓粮有储备、支剩二项，部中本令以支剩者抵放折色，扣银充饷。而粮道详文胶轲，故误请部示。部中疑有亏短、掩复，令会同将军盘查。将来复奏，难更委人代笔矣。秋山意欲将储备与支剩相间轮放，支剩放至年底可毕。更思之。既不能巢变，部中自必更令抵放。

前闻咸宁于司库领款尚有轲轳，或以为当置之度外。何所不当问，安能度外置之耶？

复丰军门书，商郭天锡到后，宁羌游击。令吴仕珍前赴潼关。吴、郭皆曾历戎行。

初九日 黎明恭谒万寿宫朝贺。子临言渭南有控案，并三水有以买铜借端苛派者。一举动，若辈便生心借为利媒。察实重惩，固不待言。而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肆行，无所忌惮，世道人心至此，其可忧甚于盗贼矣。

《二曲先生文集》久欲觅观，昨其后人以一部来呈，浏览一卷，未敢轻读。其开章《为悔过自新说》，亦可略知近里踏实矣。

初十日 与子临商分数办法。官以催科为利，必无情征，正恐一迫促则其流及下。且春征至夏而尚不能完，已属强弩之末。此时举动，关系不小，固当慎之又慎。

科派铜价呈内牵涉各款，必须逐款研究，以期惩一儆百。子临所见同。子临先有所闻，其先发制人可想。接小石观察来文，宁羌案不能不提省，但炎天远道，人少愈佳耳。

富平李令呈《盐务章程》十二条，亦费一番计[擘]划，不必以已议成规而弃之，因为逐条批导。但欲全废解盐，则未易言。又各条有须俟试办有效后奏咨者。至试办扣足一年，方验得失，却未之及。本年商销占官销大半，办课亦应有别。

十一日 与海楼宗丞谈。复扎将军书。

陈梅庄言：渭南郭创法案锻炼情形，历历如绘。须得一日闲，调阅全案，以知情伪。

阅邸抄，京旗兵饷搭放二成宝钞之例已停，包衣营续办。从克勤郡王庆惠请也。腹心之患，可以少舒；即已散之钞，亦当渐有起色。

十二日 邀王宝山前辈、梁海楼宗丞及子临、秋山小集。

得念园复书，以期服为询。

得文大农书，言废银行钱之说尚是第二层，此际惟添炉多铸大钱，开官钱号，俟军务粗平再下收钱之令云云。中外需饷，非银不可，忽欲废银不用，其说实不可行。前所以迟迟未复者，知其将自悟也。

阅邸抄，庐州官军已踏贼营，抵城下。晚得其催饷来文。

十三日 商筹解庐州军饷一万。子临处已得福中丞书矣。

邀莠生、梅庄小集。是夜月明如昼，坐树阴中，凉风袭裾。谈为诸生时文字友朋之乐，相与拊掌。

十四日 暑甚。借阅渭南郭创法案卷。初审谋叛有迹，复审纠斗未成，罪名相去何啻霄壤。罗织锻炼，胡可恕也。本地武举与问官并坐鞠狱，尤属奇闻。武举首告在纠抢，而问官层层周内。此中情节，亦分轻重。

文大农行钱议有云：坑冶处所，就地铸钱，其钱即为铜本。复之云：

古来钱法盛时，莫不如此办理。今日之滇，即系如此办理。他处无铜山，此飞钱所以不能通行也。今武昌尚有二百余万之铜，而

汉口为南北适中之地，若军务粗定，请旨派一钞法侍郎，驻扎督铸，运用飞钱。来云贵之铜铅，通南北之商货，远近各省多铸钱蓄钱，以往来贯注。如是则飞钱可以通行，然后斥白金以充器饰之玩，岂不大快。至目前办法，只能银钱兼收，钱以供支，银以待拨，方不窒碍耳。

十五日 谒武庙，未果往。接见同官，商京饷及军饷应动之款。郭创法案属子临会讫。

申刻拜发各折片，临发又有更改，是以至晏。七月十三日回。

武守调补西安折。

奏留官绅防堵团练折。

筹解庐州军饷折。

舒将军、桂提督行营拨饷二片。

收支空名盐银片。

咸阳县修城请奖折。

半年汇奏并无京控咨交片。

人问二曲先生以入门下手之要，先生曰：我这里论学，却不欲人闲讲泛论，只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便是入门下手工夫。其言简要平近，其实即克己也。或问：多病之人纵能回光返照，无如治了这病又生那病，那病未去这病又来，医不胜医，却如之何？余曰：人身诸种病痛，谅不是同时并发。今且观心，但觉得未有病时便守定本体，瞬积息累，日久光明。庶几一病便觉，一觉便治，新病不生，何至成痼。

十六日 昨日奉到前月初十回折。

进呈钱样。奉朱批：另有旨。钱样留中。

调首县折。批：吏部议奏。

武、何、王三守署郡，清涧李令赴商差委片。批：知道了。

本日奉到廿日钱粮正耗通完例折三件。均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又廿一日所发兵饷折支折。奉批：著照所请行。户部知道。

武职廉费马干片。批：户部查议具奏。

商州唐牧欠解税银折。批：唐李杜著摘去顶戴，勒限催解。

十七日 晨起验看。岐山训导雷启秀，盩厔人。询以二曲先生后人尚有能读其书者，因言盩厔、武功、兴平尚有讲学之人，岁月会聚，讲明正学，致可喜也。盩厔李诵芬、生员。张本涛、举人。司际虞、举人，绥德教官。马万程、生员。赵颀奎、凤翔训导。武功张应选。举人。

偕秋山验道仓粮。粮本坚好，因恐棗变不敷，遂谓为津液已枯，而忘其为典守。劣幕之趋避，适足贻害而已。

郿县复禀，张子祠墓皆经前任陈令煦重修，坟旁余地数亩，后裔张种士自耕看守。坟在大振峪，祠在横渠镇，县城西别有祠一所绘有两图。

灯下作催调各属捐输红簿札稿。当度支告匮之时，犹为囊橐自肥之计。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有赴司控渭南金令多收少报者，故及之。愤气一动，中夜不眠，凉月满窗。

十八日 接见同官。商月末应奏事件。上忙截数，京饷起程，榆林撤查交代两案，盐务试办，劝捐请奖，道仓复奏。连月折又须两匣矣。

榆林分储交代不出，署任已揭，而何守犹置若罔闻。疲玩之习已深，非以猛济宽不可。

武守言，凤翔训导赵颀奎襄办团练、捐输颇为得力，有志正学，更能达之于用，诚未易材。上年经府保举，未入卓荐。

十九日 检盐务案牒繁冗，欲为奏而未能下笔。适泾阳龚任臣来禀盐务，其法按粮派盐，先提引目销售城厢。盖合计口授盐与课归地丁两法而变通之，办理皆有实际。因批之云：计口授盐，则阅年编审，比户追呼，繁而不可为也。课归地丁，四民食无课之盐，而农民出无盐之课，偏而不可也。今细阅该县办法，计粮派盐，留引专售，县治可免偏枯空赔之弊矣。户首总里，挨甲授盐，可无编审追呼之扰矣。至请径赴河东购买，查总运之设，原为各属观望不前，是以筹款总运以为之倡，其自行赴运者原听其便。其余小节目，批交委员妥议。

部拨京饷四十一万，分前半二十五万，腊底行文，令于正月解齐，此慢令也。近又自乱其例，令每月解银八万，而二十五万之曾否解足，置之不问。藩幕觉部中先后不相照管，因以无款可筹请咨。詎知上忙截数，日内即当奏报，欠解尚多，可云无款耶。

二十日 接见同官。子临言，今岁陕省经费，截至现在已短七十

余万，来年春饷在内。再有意外拨解，则更多矣。盐照帑本饷钱，节省约六七十万，未开除。议及开捐弥补。余谓万不得已而出此，亦须京外兼顾。子临尚不谓然。处处捉襟见肘，而欲衰衣博带，何可得耶！

满营粮料不敷，折色改为本色，既自四月起支，而又令补领春季之米，划扣夏季之银，未免太刻。备储一项，接续抵放本色可耳。加放之举，恐兵力拮据，未可行也。

二十一日 卯刻奉廷寄：

六月十六日奉上谕：舒伦保奏饷银不敷支发，请飭陕西省再筹拨解等语。据称前由陕西藩库拨解饷银四万两，业已动用二万八千余两，仅存银一万一千余两，尚有后起满营、绿营官兵各五百名，均未支领。且满营马队官兵，每月须加倍支发，实属不敷应用，请由陕省再拨银五万两，以资接济。现在武昌失守，台涌业已革职，已换杨霈为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舒伦保现今来京，其所带之兵，统归杨霈管带。所有舒伦保请拨兵饷，著王庆云迅即妥筹，克日拨银五万两，派委妥员解赴杨霈军营。毋稍迟延，致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已解舒将军行营二万两，应一面飞咨迎提，一面飞檄改解。事豫则立，亦其验也。

与秋山函，商道仓粮料搭放兵食；春季已折色之银于夏季兵饷内扣还，藩司粮道皆过当处。

二十二日 秋山来谈。大钱之不能畅行，由于太骤，非关易换之故。此后兵饷搭放，只好各从其便，不能抑勒也。

傍晚，致子临，兵饷发钱不免折银，以便轻资。其价之高下必悬之鼓楼，使有目共睹。至大钱愿领者听，不可立定成数。

二十三日 捐输之数，州县不免那用，非出榜无以止浮言。至劝捐请奖，亦不应刊敝不予。处事患卞急，而理事亦患濡滞，不竞不綈之人，吾愿为之执鞭矣。

二十四日 两日检点《盐务章程》，遗漏处尚多。作折冒并条款，盛暑烦溽，着笔未能爽朗。

与莪生、梅庄夜谈。

二十五日 子临请开捐例，姑令查案。若东河，断不可为训。

盐道履任数月，一引之课若干，尚未之知耶。

二十六日 陕省筹商河东盐务总运散销，先盐后课条款七条，删繁就简，颇为费力。

夜接子临书，兵饷仍搭大钱。前者通畅，近忽滞塞，不得不再需时日。作书复之，已三鼓矣。

二十七日 以大钱情形询之首府，属向子临诤之。司道会详盐务条款，十九明晰，尚有未尽。批令委员议详。费力。再得子临书，言各协领愿搭大钱。此等随声附和，坐观成败之语，岂足为据。首府来，属再致意子临，并函致秋山，以平安无事，方可议节省，为子临言之。

二十八日 闻子临昨夜失血，心气耗矣。度支之亟，向来未有，只得急脉缓受。以明自煎，何益之有。

与首府议大钱。事贵自反，当从整顿官钱铺始矣。为制钱不足，故用大钱。大钱许换制钱，然后大钱行，而小钱可省。若大钱不许换小钱，其视小钱也贵，则人争趋之。所好在此，所令在彼，未有能济者也。

二十九日 往候子临。仍持大钱不许换小钱之议，奈何。闻满饷已搭放二成，只是当十、当五十。又谓余当威克，俟两司济之以宽。然事亦有辨，馭吏不得不张严之声，行宽之实。至钱币关民间生计，即使令出维行，所伤已多。又况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又有在意计之外者。谓余宜持大纲，岂非正论。顾事关大局，亦安能为傀儡偶人，随人动止。惟摩兜坚宜守耳。

午刻拜发月折并各件。七月廿五日回。

征收上忙情形折子。奉批：览。奏均悉。

上忙分数二折照例。均批：户部知道。

请奖官绅劝捐折子、清单。奉批：另有旨。

普津捐输请奖折子、清单。奉批：户部核议具奏。单并发。

解京饷六万、楚饷二万。均奉批：知道了。

拿获奸匪文维隆折子。奉批：刑部速议具奏。

与文都护会奏道仓粮折子。奉批：户部知道。

三十日 与官钱局委员潘、刘议饷钱事。昨闻藩库议搭旗饷以二成大

钱，如不能行，许却换制钱。办理圆通，省标各营自应仿照。至外营领钱，必须倒换作银，方便轻贳。以市价合分两，必须格外加以体恤。公帑既有节省，若更较锱铢，于政体人心两失之矣。屡为人言而不见省，今日以语二令，却能领会。岂官小故心易虚软。成见不化，可以生心害政。并以大钱换小钱语之。

与盐务委员谈。新盐须催，未尽事宜须议。捐输惟凤翔府属最为分明，余皆轆轳，亦贤守之征也。

去岁借用文大农三百金，由京饷解官寄冰如送还。朱文恭师文孙至，雅有书气。询江南道路，云南行者，由甘泉之仙女庙，出白塔河，渡江入圖山关，走孟河，可到常州，沿途无警。

闻莲勺卤中出盐甚多，可无患晋人之闭窰矣。

七月

朔日戊戌 谒武庙。回署，接见同官。子临失血后不眠，未至。首府欲有所平反，而案情杜撰支离，不可为据。此明慎所以贵于不留狱也。

酉刻奉廷寄：

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前因陕省商雒一带地形紧要，令丰伸驰往办防，并与王庆云会筹安营设卡各事宜。现在王庆云业已回省，丰伸在彼督办，计历月余，布置当已周妥。兹据英桂奏，亲赴信阳防堵，并以襄樊紧接南阳，为川陕要隘，请量移防堵官兵等语。前据王庆云奏，楚北贼氛距商雒尚远，是以仍令丰伸专办商南防务。现在武昌失守，杨霈由豫赴楚，英桂亦出省往信阳等处堵贼北窜。襄阳一带为陕省咽喉，自应量移防兵前往扼守。著王庆云酌量情形，即传旨飭令该署提督移兵前往襄阳，择要扼截，勿但顾陕境，致误事机。其与河南毗连之各隘口，仍须照旧设立营卡巡防，或即飭督粮道陈景亮等督率县营，认真办理。至丰伸带兵出境，军火饷需，并著王庆云飭令藩司源源接济，勿令匮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王庆云，并谕丰伸知之。

初二日 早起，作丰军门书，筹商一切。一、询带出防兵若干，由驻省之凉肃兵拨补。一、询行营带何将弁。一、先由粮台酌带饷银，由省中解补。一、询荆子关水陆程途。一、询行期。一、商添带豫省防兵。

一、商杨令办粮台。一、属与杨中丞协力。一、询防所应续行布置何在。一、询军火。

又致弼夫书，询吴游击纪律。

关中书院月课。军中甫发，又入讲艺之场。回忆鳌峰鉴亭风味，一为怆然。

李午山来，谈各属书院大须整顿。馆谷岂可素餐，以培养人材之资，为应酬见好之地，忍哉！

乡社醮钱，尚须标姓名于闾左，况助饷盈千累万，岂可含糊干没。前令查明出榜，每瞻顾不欲行。以武太守督办，数日间清厘十二处凤翔五属。

初三日 子临议钱币，欲以金一两抵银廿两，红铜一钱抵银一两。金价本十数倍于银，恐愈贵则愈不肯轻出。银价不止十红铜，贱者恐不可以骤使贵。大抵五金递相为用，今日之银如秦汉时之金，则他日之铜必如今日之银，此亦十世可知者。特时之未至，不能以人力争之。如其可行，何以大钱不久旋废哉！大钱之不可行，子临以为利专于上，故弊作于下。一语道破。至欲用红铜，以利权公之于人，岂非正论。顾古之圜法非以专利，凡以子母相权，平万物之争而已。子母不相得，故争，争者必至于平乃止。古之当十至于折二，乃得其平；今之当千必折三折四，而后盗铸可息。何者？以其平也。余谓万不得已，使民纳铜官铸，而收其课，以充公用；使民亦得什一之赢，庶刑清而民服与。前接铁眉书，有“用孝文公铸之法”一语，故牯触及之。

初四日 信致秋山，以王毓高一案，事阅一年，既不得其是奸细实据，又不得其非奸细实据，乃忽指为疯病。岂有疯病之人，而讯问一年之理。趋避念重，不自觉其支离，可发一笑。与梅庄夜谈。

初五日 接见同官。昨梅庄谓须调和同官。此实性所不习，圆通周到，作伪心劳，向恶之而今效之耶。闻誉他人而生妒，此其不自树立，干我甚事。心肠不可改，则面目不能伪，吾行吾素而已。至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时然后言，有余不敢尽。此则当亟亟自勉者。若事有关系，时值艰虞，反复辩难，求吾心之安，而仍不随不激，非穷理卷气，何以几此。

初六日 澄城命案未协，批交臬司飭府提讯李潘喜。接扎将军书。徐

观察新升楚臬，意欲留防潼关，止于设防，而湖北则正当攻剿，避难就易，可乎？若以粮台而言，则关上才九百兵，而留升任外省之臬司，亦属不称，因婉谢之。

初七日 咸、长二令以盐务请假数日。公事本稀，揖期逐队本属可已。至盐价则自有公论，既属官办，自必以课为先。

初八日 接见同官，商开捐事。适阅《李二曲集》，曾以赈饥劝当道逆行纳粟例。襄阳兵勇既单，饷需久竭，移商雒之防兵固属正办，恐非独力之所能支。拟正折外作一附片，草草未能就也。

初九日 早起，接丰军门复书，又陈弼夫观察书，因拟作复。

奏稿并附片稿^①。

为遵令署提臣丰伸移兵前往襄阳择要扼截，由驿奏祈圣鉴事。窃臣于本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宸谟胜算，指授周详。保卫一隅，即以奠安数省，钦感莫名。遵即恭录谕旨，飞咨署提臣丰伸移兵前进，并将应带弁兵、粮饷、军火、经行水陆程途一切事宜，详细函商去后。兹据丰伸复称：襄樊为陕豫保障，非重兵不足以壮声威。现在商南防兵仅二千一百余名，拟将榆林兵二百名仍留防所，其一千九百余名，于初十前后分为四起派委，曾经出兵之游击吴仕珍、郭天锡二员管带，由荆紫关水路赴襄，请由省筹拨军饷银二万两，先由商南粮台拨银三千两并军火等件，携带揣行等语。臣近接驻楚委员、候补知县杨光澍探报，并督粮道陈景亮等称：逆党自攻陷武昌，其德安、安陆一带股匪全行下窜，盘踞武汉之间。目前楚北上游虽称安静，而贼踪飘忽靡常。襄阳南北咽喉，秦豫门户，此地安则西北皆安，与其秦豫处处设兵，而防不胜防，莫如移兵前进可以保全大局，此诚今日之至计也。且兵合则力厚，分则力单，必移各处防兵与襄郡兵勇互为犄角，而后可期得力。惜商雒防兵只有此数，现经丰伸带往一千九百余名，拟由臣体察缓急情形，将驻省之甘肃兵一千名，酌量移驻商南，兼备添调。查商南至荆紫关百里，而近荆紫关水路之襄郡五百一十里，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顺水行舟，已由陈景亮札饬浙川、光化各厅县，速备船只，俾利军行。其应需军饷据藩司再筹拨银一万二千两，连现带三千两，共一万五千两，足资两月支放。派委候补知县唐霈霖前往经理粮台事务。再，臣前接西安将军舒伦保来函，以五月半后行营兵丁口粮即照部议折钱支放；今襄阳防兵亦应一律按制钱两串折银一两支放，以期撙节。至商南与豫省毗连，隘口仍令留防之二百兵在梳洗楼、界牌两处营卡巡防。其民间团练，经该县知县李祝龄率同醴泉县教谕傅诗、贡生朱斯清等劝谕联络，已结成同心、同力等团，并旧设民卡募勇亦颇得力，即由陈景亮督率文武官绅认真办理，务期杜窥伺而清奸宄。除该提臣起程日期应由商南自行奏报外，所有遵令署提臣移兵前往襄阳择要扼截缘由，理合由驿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再，臣于前月二十七日接据安襄道罗遵殿来禀，以襄阳兵勇合计虽有五千余，除分拨要隘及派赴荆、钟、京、潜等州县剿御外，存城兵勇仅有千余。武昌既失，贼无顾忌，万一上窜，势实可虞等语。臣正与督粮道陈景亮往返札商，适奉谕旨令丰伸移兵前进，诚属制胜上策。伏思襄樊水陆交会，地势雄旷，与凭恃险阻者不同，必须厚集兵力以壮声威。该郡存城兵勇仅有千余，陕省移驻之兵亦不满二千，是否足敷布置，拟请旨饬下湖北巡抚杨霈会同丰伸体察情形，或于豫省南阳一带防兵中酌量移拨，协力堵截；襄樊安则宛、邓自安，而商雒亦资其屏蔽。至应需军饷，臣自应督饬藩司尽力筹拨。惟是襄郡军需久如悬罄，此时征兵愈多，需饷愈广，陕省恐独力难支。查本年春间臣与山西抚臣恒春商及会守陕州，旋以两省防兵并奉征调，事遂中止。今襄樊既驻重兵，豫省安堵，则晋亦蒙福。至荆襄号两重镇，均为川东夔巫门户，并拟请旨饬下山西、四川各督抚协力筹济，使襄樊主客之兵，均免庚癸之呼。此保全大局而更望于众擎易举者也。所有酌拟襄阳调兵济饷缘由，谨附片具陈。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初十日 接见同官，商开捐事，各抒所见，酌用十数条。其中有不知体要者，略为标举。不知言，无以知人。其言之驳杂不纯者，其人必

驳杂不纯，可以互镜而得之。

是日辰初发驿递折子。是日忌辰，因军务不敢避，素服立案旁，不拜也。

得杨慰农中丞书，喜其镇定有识，附录于此：

现定七月二日由信阳起程。在德安一带聚各路之兵，统计台制军旧部与舒将军、桂军门所领，约七千余兵，俟川兵二千暨荆州之兵到齐，可得万余众。先拣练精锐，选得力将弁领之。一篇浩如烟海文章，止得先从荆、襄、郢、施完善之区做起。拟先将附近州县中能团练固守者，奏请奖擢，以励官心；派委贤员亲赴退出之各州县，实力联络，防贼复至，以固民志。然后专力汉阳。倘饶天幸，即当乘胜以复黄州，使贼不能并力于长沙，则武昌不待攻而自复。又云：近日多以暂移省会于襄阳为言，张子青学使言之尤为剴切。襄阳声威既壮，则川、陕、豫三省门户皆固，而官有办事之所矣。将来交议，当与楚省熟悉情形者妥商。

作丰军门书，商移驻之兵照防兵支饷。作罗澹村观察复书、弼夫书、翁惠农同年书。

十一日 候子临谈。候海楼宗丞。

复慰农书，略云：

闻楚北扰攘，其中固有长毛真贼，而土匪之相惊以伯有者十常七八。台端镇之以静，不徒安民，即御寇方略亦在其中。翦汉黄之羽翼，鄂贼势孤，不敢再窥长沙，老谋深算，全贼已在掌握之中。移省是今日第一要着，舍襄阳亦似别无第二义。仆意不必俟子青学使入告，即可据实上陈。观见在商雒之兵移赴襄樊，足见圣人明烛万里。省垣者，郡县之腹心，不可一日无。控扼形胜，乃足以示威重，若付之采访，恐人各为其地谋，转费听择。高明以为何如？

是日已刻拜发各折。

捐输浮拨已多，请飭部另办折子。清单。奉批：户部速议。

陕省盐务酌拟总运散销，按季征课折子。条款清单。奉批：户部核议。

吴令升绥德牧折子。二李会递署商州、商南片。奉批：吏部议奏。

午后稍暇，拟澄城折子。上详之文，竟同自首，颀颀至此，可愤可怪。

十二日 兼旬炎蒸，夜得阵雨，晨起浓阴，始有爽意。

是日只理寻常公事，午后阅收捐事例二十一条。外遣官犯改发内地一条，尚未敢轻发也。

十三日 前月十五日折回。

咸阳城之请奖。批：该部议奏。

拨解舒、桂行营军饷二片。均批：知道了。

空照盐银。批：知道了。

筹解庐州军饷。批：知道了。

武守调首府。批：吏部议奏。

暂留官绅办理团防。批：著照所奏行。

邀各司道雅集。与子临商湖北移省，谓可以入陈。此事自为谋，即为大局谋，径须建议昌言之。

阅邸抄，惠农内迁中翰，为之狂喜。

灯下拟楚北移省襄阳奏稿，夜至丑初不寐，心血不足可知。

十四日 晨起，重定奏稿，附录于此^①。子临添一段，良是。

为湖北省会拟请暂移襄阳，以据形胜而系人心，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窃臣迭奉谕旨，以武昌失守，令臣酌量情形，传旨丰伸移兵前赴襄阳，择要扼截。所有移兵事宜，经臣由驿奏闻在案。伏念各省之有省会，乃郡县之腹心，庶政于焉总汇，人心于焉系属，不可一日而无者也。前年武昌被陷，有旨令署抚臣骆秉章于荆州、襄阳酌量移扎，办理地方事宜。嗣云贵督臣罗绕典曾驻襄阳，督办剿捕。是襄阳不特古称重镇，在近日亦属防御要区。今武昌再失，已阅月余，尚未闻有暂移省会之举。臣近接新任湖北抚臣杨需来函，已自信阳驰赴德安，聚集各部领官兵简练统带，进逼汉阳，意在翦汉黄之羽翼，使贼势孤无援，不敢并力长沙，则武昌自可得手。臣虽不知兵，窃臆其筹画先后缓急，似确有把握。惟念武汉、黄州虽遭蹂躏，而荆、襄、郢、施数郡，尚属完善之区。将欲理数郡之财赋，以佐军储，联数郡为股肱，以消奸慝，必赖省垣提纲挈领，而后足以系属人心。是今日军务虽殷，治兵虽急，而暂移省垣之举，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似亦不容稍缓。伏查荆州为川省咽喉，现有将军带兵驻守，足资控制。襄阳为秦、豫等省门户，南北要冲，关系甚巨。若调集重兵防守，与荆州相为犄角，足以控制上游，秦、豫等省亦藉资保障。（伏查下一段，子临添）臣因陕省地居唇齿，不避越俎之嫌，谨拟请旨飭下湖北抚臣杨霈，体察情形，将湖北省会应否暂移襄阳之处妥速议奏，一面举行。不特数郡人心先资镇定，而全楚贼势并免蔓延。所有拟请暂移湖北省会缘由，理合由驿具奏。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是日申刻由驿五百里拜发。此折不知者必以为自谋，否亦怪为越俎。人之多言，将焉避之，吾力之所不及，庶以求吾心之安耳。此折于廿五日回。

十五日 谒文庙。致扎将军书。汉中各属近多抗官之案，即宁羌素号易治，亦复不免。宽猛相济，安得斯人而任之。

过新斋谈。桐君治军颇严，喜亲书卷。此人再加阅历，洵未易材。

十六日 命案至期亲尊属，无以加矣。原题夹签，既经部驳，自应更正，乃俗幕尚欲文过，何耶？府谷温如法父子，殴毙胞兄温如欣父子。

安康报难民过境。为通检各属详文，挨次查去，详报既有断续，人数复有参差，批陕安道严查。费两时许之力而治一事，庶事无遁情。

与幕中商白河客民被推落水一案。治咽喉不得不严，果系正凶，即不得拘文牵义。一人俗幕之手，则沉冤莫雪矣。席亭银推跌余传武^①。

十七日 致念园书。慰农布置情形，甘庠收捐归陕奏报，新疆各城照办抵充经费，绥德、首府、西桥、裕祥弹压川勇，赵济欲援邢炳例，卢参将兼摄标将，年班可否外请展期，铁梅寄声，答期服。

十八日 接见同官，商宁羌官民积不相能。此时须得一镇定之人以抚之，使顽梗之气自消，才华非所尚也。

讯府谷温喜住子一案。死有余辜，部驳是也。

十九日 讯潼关拿获奸细王毓高一案。意见用事而求平反，不顾事体之是非可否。狱留则囚愈猾，词听之术已穷，色听又恐淆于疑似，乌乎可。不存成见，示之以公；不得狱情，持之以慎。欲成平反之美，不

^① 广陵本作“余传书”。

得不究锻炼之人。督审、承审，厥罪维均，岂有舍现存承审之员，而归咎于已故督审之员之理。人人罪固当慎，出人罪亦当慎。奸细之术果售，将为亿万生灵之害；非仅命盗案情关系一身一家而已。可不慎其出乎。

二十日 与子临言，海楼所议，恐难收场，不如坐孝廉船之为便。与芝田太守议王毓高一案，未公未慎，乃出其亲笔供词。又言提省之始，仍是初供。然则案情变幻，直是教猱升木，磔罪之犯，并不照例收禁，其处心开脱无疑矣。子临言苏庚堂可领袖枢垣。余谓此地非可骤躐而致，回翔之顷，先不能安于其位，何从大用，不若外官得行其志。尚当熟思所以处之。

安定白令以奉父不愿量移，当遂其志。

闻西乡华令醇谨小心。汉中各属多事，正难其人，未可更易。淳化唐令佳，未一晤也。

接湖北探报，杨慰翁已于初八日奏请将湖北省城暂移襄阳。余十四日发折，慰翁之奏已到京矣。

酉刻奉廷寄：

本月十六日奉上谕：和春、福济奏皖饷紧急，请分饬拨解一折。前因安徽需饷孔亟，令和春仿照金陵协济章程，约计兵勇数目每月需银若干，就近咨商各督抚按月供给。准户部所议，令山、陕两省月解皖饷各五万两，以应支发。兹据和春等奏，需饷情形甚为急迫。现在庐州、舒城等处正值攻剿吃紧之时，若令饷绌兵哗，军心涣散，关系匪轻。著恒春、王庆云遵照前旨，设法通融，按月拨给银各五万两，迅速起解，赶赴和春军营应用，毋稍迟误。本日据王庆云奏，陕兵出境赴襄阳防剿，请饬山西筹饷协济，并著恒春与王庆云酌度缓急，通融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廷寄：

同日奉上谕：王庆云奏，襄樊需饷愈广，请饬山西、四川等省协力筹济等语。本日已寄谕该督抚设法筹解矣。襄、樊与宛、邓毗连，荆、襄两郡亦均为川东夔巫门户，裕瑞等自应力筹接济。惟襄樊移调之兵，陕省为多，且商维等处均资屏蔽，若专待他省协拨饷需，诚恐缓不济急。仍著王庆云尽力筹拨，以期源源接济，不可稍

分畛域，致误要需。至襄樊兵力是否足敷布置，即著该抚随时知照杨需酌量移拨可也。

二十一日 候秋山，兼过子临，谈春岩泼辣，遇事不可挽回；念园精警，处置极有把握。余问当居何等，子临言精细二字。精固未能，细亦恐涉琐碎。然使诸君子皆微密无间，余岂不乐仰成而愿为是屑屑哉。人屡讽我以周旋，岂不爱我。顾性有不能，势亦不可，少壮恶此，将老而效之，其性必不可强。即随人俯仰，顰笑甚工，人遂目我为周到，我亦遂以笼络为得计。无论真性汨没，而得之什九，失之什一，则其憾我必甚。惟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不可不谨尔。既欲容人，即不必自明以炫人过。毁誉置之不问，而后为真能容，否则只是畏首畏尾，故示优容。古之包荒者，岂如是乎。既思欲容人，此欲字便是量不足。果其长江大河，未有纤芥投之而动者，从强恕至于犯而不校，此中自有等级在。细思“犯而不校”与“唾面自干”，意思迥别。

晤绅士马梦九。名百龄，四川杂谷同知。言权马边时，揭营员诱猥讹官，获罪者多，是以引退。

子临谓，近日咸宁用顾，谓南调李，众论翕服。余前拟以升调付之公论，其实空洞无物，则处置自如，当其可。公生明，古训也。不得已而过举，当愆其后。

二十二日 阅澄城袁得乐命案，疑为差役凌虐，而念园制军先已批驳，后信当及之。

拟澄城、蒲城折片稿。

二十三日 接见同官。与子临商延铁梅主讲，并定各山长席。下午拟粮台运粮大概奏底，复以口粮则例询之防堵局员。

二十四日 尽日作折稿。事体重大，若得请而行，当先有办法。今日一兵抵嘉庆初年三兵之费，初请者琦，继请者福，养之愈优而愈不得力。今日情见势屈，殆穷则返本之时乎。

二十五日 接见同官。与子临商撤蓝田方令。捐输出榜，不啻三令五申，而玩忽至此，真不堪造就矣。

请湖北移省襄阳折回，奉朱批：此事近因杨需所奏，已降旨暂移省于襄郡矣。

又前月二十九折回。上忙情形一折，奉朱批：览。奏均悉。臣方惧前言之不践，而天高听卑，何以报称，亦惟念念在民而已。

阅邸抄，有星使来陕查办事件，扪心坦然。此中消息，只自知之，意外事无须枉费猜疑也。

二十六日 赴较场，阅标勇抬炮一百尊。中三者二十尊，中二者三十五尊，中一者廿四尊。统计五分有奇。

子临来谈，与商接待星使，不可慎而无礼。

二十七日 阅标勇鸟枪二百五十杆。过秋山谈。

拜发邮递折二件^①。

为饷绌难继，兵饥可虞，请旨飭部酌复旧例，行令各路粮台运储粮石，以备兼支而免涣散，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臣闻行军首重刍粮，诚以士饱马腾，必资乎此，从未有专恃银钱以充兵食者。臣不敢援引古事，即为我朝历次用兵，列圣庙谟，载在方略，凡机宜之指授，必粮饷之兼筹。查嘉庆六、七年，陕省南山用兵，其时粮饷浩穰，除奏拨各省饷粮外，复于山西、湖南、江西等省筹运粮米百余万。盖兵丁口食专需粮，惟盐菜杂费乃需银耳。谨案旧例，征兵每名月支盐菜银九钱，日支口粮米八合三勺，或面一斤。臣前在户部见各路军营专以拨银为请，并无议及运粮者，心窃疑之。及查例案，乃知近例征兵每名日支盐菜口粮银一钱五分，不支粟米，计每兵月支银四两五钱，马干驼折尚在其外，凡以优给兵丁，令其自行买食，于是今之粮台有银钱而无粮草，变重运而为轻赍，一似今人之巧便远胜前人之钝拙者。臣愚以为粮台有银无粮，则事有可危，费亦过甚，至于今日则旧例尤有不可废者。何以言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今军兴三载有余，幸赖天心助顺，各省比岁有秋，大军所至，随地皆堪糊口。万一水旱偏灾，粮台无粮，银钱不得而食，枵腹之兵何所不至，所谓可危者此也。今征兵之饷较旧例增至五倍，宜乎充然有余。然行营所至，人人买食糗饵粉糒，昂贵数倍，荤腥甘膾罗列盈街，故昔之军饷一万，今已增至四五万之数。今之兵丁百钱，不敌当时三二十钱之用。饷不节而兵犹苦饥，皆自不支粟米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始。所谓过费者此也。在事文武诸臣未深究其所以然，以为兵苟自谋口食，且相安无事，以待凯撤，然特未为今日之时势计耳。远者无论，即如上年中外库储、民间财力，虽不甚形充裕，尚可勉力支持。今又一年，帑项愈绌，民力愈单，凯撤无期，搜罗乏术，殆所谓穷则返本之时乎。臣近奉谕旨，现在庐州、舒城等处，正值攻剿吃紧之时，若令饷绌兵哗，军心涣散，关系匪轻。著恒春、王庆云遵照前旨设法通融，按月拨给银各五万两，解赴和春军营应用，毋稍迟误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惴惴于心。窃念近皖无饷，拨及远省，无论无款可拨，即勉强通融，而道路保无阻隔，能否源源接济，以臣自问，尚不敢知。况该兵丁等仰食于数千里外之饷，自偏裨至将帅，日惟戚戚忧贫，银钱一匱，涣散立形。此际军情，岂堪设想。臣愚以为兵丁需饷固殷，要必先问其饥饱，饥则易至离心，饱则无可借口。当此万不得已之时，求一维系军心之策，惟有一面筹饷，一面筹粮，先使兵不苦饥，乃可以议及攻剿。谨拟请旨飭下部臣检查嘉庆初年军需成案，将每兵月支盐菜、日支口粮之数，斟酌妥议，行令庐州及各路粮台，按照兵数先备一月之粮，仿照旧例银粮兼支计，每兵月支口粮二斗五升。有千兵者储二百五十石，有万兵者储二千五百石。兵丁知有一月之粮，不至人人怀自危之心，而后广筹接济。且各省比岁有秋，采买尚易，加以脚价，一石之粮度在二两已下。假如万兵所驻，存饷仅数千金，则其势不可以终日。若以数千金运致粮石，即足万兵一月之食，安危之境惟在转移。虽军营不能不用银钱，而米面既系实支，无须买食，即复盐菜九钱之旧，于兵丁并无所苦，而经费所省良多矣。或疑米粮转运维艰。不知军营跟役余丁，原以运送军装粮草；即丁役不敷，州县例应雇夫协运。成案具在，未可惮烦。或疑兵饷骤减，缺望必多。不知各路盐粮久已欠发，向者空名支饷，曾无果腹之资；今也按日支粮，实有养生之具。人无所逼，孰肯为非。臣愚以为前人立法远胜后人，银粮兼支，实颠扑不破之法。如部议以为可行，应请颁发滕黄谕旨，申明旧例，示兵丁以变通体恤之方，并飭下庐州及各路统兵大臣，会同各督抚稽核例案，体察情形，或由粮台动项采买，或由绅民就

地捐输，或碾州县仓谷动支，或令邻省转运协济，务使大军所驻，常无庚癸之呼。各路防兵亦即仿照办理。兵食足，斯兵心固；兵心固，斯兵气扬。振奋军威，或在于此。否则以各省无从设措之银，供各路不可限量之饷，其有无把握，圣明在上，何待臣言。至复归旧例以后，于经费既大有节省，仍请飭令各路带兵大臣察看情形，遇有打仗出力兵丁，酌赏银钱若干，以示鼓励，则饷不虚糜，人皆用命矣。所有请复旧例，令各路粮台运储粮石以备兼支而免涣散缘由，不揣冒昧，谨缮折由驿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马上飞递。此折于闰七月十四日回，奉朱批：所奏甚好，足见谋国之诚。其有未备及，各就各省简便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

同日，发筹解庐州军饷二万片子。

又奏参升任知县陈炳琳扣留查办折子。差白裕、白兴、吏书赵成瑞。此件于闰七月十四日奉旨。

二十八日 雨。未较阅。信致子临，商应办各事。京饷，庐饷，部饭，抽查民团。

定陕西省收捐奏稿并推广条款廿八条。连年广开事例，几于滥矣。此次委员所拟四十余条，子临择其近情者，余俱删去。余又删去三条，然尚嫌多。多则能无滥乎。

晚有堂事。

二十九日 是日晴明。

赴校场阅鸟枪二百五十杆。是日，请令斩奸匪王毓高，犯供已由首府问定。昨晚堂讯，供记号白龙马属实。至窥探一层，据供指使者教以如到潼关有人盘察，则言是买药而来。只半面语，其半面坚不吐实。首府言，曾供伙党俱在陕州二百余人，如打探关上无兵，便来抢掠。余问其来干何事。则云总不过是归德等处干的刁抢的事。司详白水民高元春因奸威逼人命一案，照棍徒生事扰害例问军，情罪未当，与幕中检律则，不但专条，而且注解人字，极为明晰。情之所不安，即律之所不许。吾辈当有权衡，不可为萧相门下所惑。

子临以河南收捐条款为询，此事不得不持以定力。搅水觅鱼，徒有临渊之羨，不如按图索骥，犹堪物色而求。

三十日 阅城守营抬炮四十杆、鸟枪二百杆。

闰七月

初一日 诣文昌庙行香。与子临商筹饷事。俛仰必两无负，而后可行。旋晤震初同年，属其妥商而后择焉。

发月折。照例片单。月折外折五件，片四件，清单两件。

富平城工请奖折。是月廿七日回，奉批：该部议奏。

酌保实力团练人员折。奉批：另有旨。

附请暂留江守堤工片。奉批：著准其暂留，该部知道。

又高陵张令调署宁羌片。奉批：知道了。

绅民捐输续奖折。清单。奉批：该部速核议奏。单并发。

通渭赵令捐复片。奉批：览。

以上填三十日。

陕省推广收捐折。条款廿八条，清单。奉批：该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附再拨京饷六万片。连前卅万。奉批：户部知道。

审明王毓高正法折。奉批：知道了。

致文大农书。

复艮峰书。附录：

春间闻执事拜入直上书房之命，欣忭不可名言，非敢为执事一身进退计也。艮峰以被议回京。诚念上心一向于正，则百官朝廷莫敢不正。即此一举，海内瞻仰。用卜治乱之几，夫岂细故。适因出省筹防，抗尘走俗，上视三天，绛宫琼楼在云雾间，有稽筮贺，遂以徂秋。昨捧教言，叙及前冬途间晤语，彼时逆旅匆匆，未能谈入深处，当面错过，今将何以督教我耶。履外半年有余，观人观我，较在部行走时益觉可惧。部中犹有诤友，外官多属面从。即如“大人明鉴”四字，乃外官口头语，初时犹觉逆耳，久则渐不为怪。万一习听耳熟，真自以为明鉴，其土蚀尘封，可胜道耶。外省刑钱冗杂，视京兆倍蓰，弟又素性琐碎，人处之而优游自得，我处之而鞅掌不遑。此时尚有些须心血，用完则竭蹶必矣。事杂心粗，诸事皆难检点，而谨言尤难，屡戒屡犯，何以教之耶。细绎来示，日对简册，又云精力渐衰。此言窃所未喻。古人云：不学则老而衰。未闻学乃未老

先衰者也。老在年齿，衰在志气。岁月齿发，人无如天何。至心性中，蒲柳松柏，惟所自命，天亦无如人何。高明以为然否？弟从公碌碌，稍暇又思此虑彼，力小任重，时恐事有遗忘。善学者动时亦定，不善学者静时亦躁。今日而求静坐功夫，决不可得。惟石火电光，暂时发现，葆得顷刻是顷刻，充得毫厘是毫厘尔。友朋寥落，无自闻药石之言，风便倘惠好音，以箴固陋。

初二日 雨。未较阅。

延安保守东山，行三。辞回任。嘱稽察所属，言安定白令守洁，听断亦勤。敢问其次，则言外似有乏才之感车尚可。言民情不淳，官先自返。

晚，吊迪庵将军，一哭。

初三日 微雨。接见同官。

申甫来谈，河南官劝团练而民不从，河北民办团练而官不管。挨排度日，一无准备。归陈捻匪，蚁聚蜂屯，既不能剿，又不能抚而用之。河北联庄会颇能御侮。李文园前辈在事管带，倘缓河滩地租，以民力防河，胜于防兵远矣。旋探报杨慰翁招安捻首，李世林以万人抵杨店。各处地丁一律抗欠，均以现在兵饷折钱藉口。持之急则滋事，胁官围城，无所不至。余自筮仕后，遇中州人多投契者，所闻民风，亦不如是。至州县征解与藩司奏销，向多不实，荒熟完欠无从究诘，岂其气之相感以有今日耶。利家利身，效尤甚速。非欲越俎代谋，用以自鉴，盖可惧也。又谈川盐下侵淮纲，此时正好在夔收税。

初四日 致恒宜亭书。宜亭以余之请，拨襄阳饷万五千金。

复黄述之都转书。官运既难，官销尤为不易，因及就池收税原委别录。

复弼夫书。商安设塘拨由省至潼关为勾，潼关至商南为股，商南至省为弦。今仅一路通驿，两路皆以山径崎岖，仅置步递文报，遂多迟滞。然步递果认真，一日亦可二百余里。李令谦山^①当能办此也。又与商添驻防兵。

初五日 子临述与绅士商办之语，属为起草，并商两附片。

时事之棘至此，不得已而从权。但须上可以对君父，下可以告绅民。

^① 广陵本作“行”。

按图索骥，犹愈于搅水觅鱼矣。午后至暮初，初稿略就。

接桂提督来咨。三月末营盘被烧，餉鞘抢失，既欲归罪委员。又谓余签差不慎，与彼疏防均干未便。欺童呆耶。其失银二万两，以兵丁五十五日口粮抵扣弥补，诈而忍矣。乃捏造销册请销，尤属目无法纪。

晚，邀申甫小叙。

初六日 早起重录奏稿，送子临商之。子临言，防堵局亦接桂军门印文，谓不尔则中丞有签差不慎之咎。真咄咄怪事！

过宝山前辈及海楼宗丞谈。

初七日 阅驻省甘肃各兵抬炮、抬枪及鸟枪。肃州镇本标抬炮廿尊。中三十三炮，五分以外。肃属杂营抬炮十五尊。中十二炮，不及三分。肃镇本标抬枪廿杆。中卅六炮，六分。肃属抬枪六杆。中八枪，不及五分。凉镇属抬枪十二杆。中十七枪，不及五分。凉属抬炮十尊。九炮，三分。

又阅鸟枪二百余杆，肃镇本标五分已上，凉镇不及五分。

未正回署，奉到前月十一日回折，均批：议奏。

从秋山见淡翁书，有《蜀都赋》，非《过秦论》之语。询秋山以桂军门事如何发付。

阅邸抄，六月廿九涤生克复岳州，初三又获大胜。湖路已通，并有湖南贼踪净尽之语。及接湖北杨令七月三十探报，尚未知有其事。然则武汉消息尚未通。弼夫云欲旋省，当亟止之。

初八日 晨起作书。与弼夫言，前次武汉之贼不可数计，今湖南被官兵剿杀者不过数千。湖北探报言，武汉之贼不过数千，余皆何往。前报言逃出之贼万余，又皆何往。大痛在身，不溃于此，必破于彼。贼颇知兵，必避坚攻瑕。今岳州新胜，必不敢南犯。杨慰翁壁垒一新，德安亦可无虞，惟荆襄两处须加意严防。嘱令再看确信以作行止。弼夫在防久，不得不暂回，总须有得力将官到彼，再令商州李牧往来照料，方可放心。将官非卢则高。未刻发。

接见同官。子临致绅士语，有威克之论。此何等事，而可率尔操觚耶！

初九日 甘肃常廉访绩勋，觞。来谈。

阅肃州兵鸟枪二百余杆。候麟石峰都转。

复子临书，“酌量惩办”数语，决然去之。昨秋山拟夹片云云，然明知不可而强为之，则作威之咎尤不可解。若著此语，后将有不可悔者。即使姑妄言之，万不至此，然如作俑何。权道中要有分寸，石头路滑，尚慎旃哉。

毕春霆来，谈皖省军务难于出奇。福中丞与和提军极能共济。午桥颇争闲气。和军门短于文而精于事，勇往持重兼而有之。谈汉中吏治。

初十日 接见同官。与两司商桂提督捏造销册事。外任公事繁多，不能不代人受过。至扶同欺罔，是避公过而就私罪，愚者不为。彼以呆卖人，殊不可解。

起特参桂提督奏稿。理有所不可，便须明目张胆言之，何暇畏首畏尾。子临意在恶其人，故发其事；然余只就事论事。既论其事，则其人自见。

弼夫晋省，与谈商南防务。海楼来谈，以去惩办数语为是。

申甫来谈。

十一日 酌改奏参桂提督折子。商之子临，为增一段：于被劫一节已无可借口，毫无疑义。语为易，难逃○○洞鉴。捉笔之际，静验尚不须髯皆张。来文谓余有签差不慎之咎，今但用“不辩自明”四字解脱。

久不得翁惠农消息，昨晚其甥林少起^①至，读其来书深为恍然。谈次知其已得慰农赏识，飭回郟西本任。复之云：我兄一令郟西，十年不调，及移剏地，遂遭颠蹶。乃旋有内擢之喜，祸福倚伏，真莫测其所以然。读慰农奏片，将楚北失事人员，分别功罪。朝廷赏罚，不当如是耶。大吏赏惜人才，不当如是耶。

十二日 公事垒集，又皆无例案，从心上权衡而出，保无差失。害政害事，可勿慎乎。

是日坐客颇密。傍晚与中甫谈，不得不深言之。余方戒其圆通，而自谓古执无才。余谓此一念断不可存，自恐才不副事，于是就肆应处，用尽心力，官评愈好，本来面目愈非矣。属作日记，不知能用吾言否。

十三日 出城送迪庵将军灵。午正回城。

未刻发折。此差于廿四日递折，当日奉廷寄，颇为迅速。八月初五日回。

奏参桂提督失饷捏销折子。抄咨文三件、供单一件。

① 广陵本作“林少彭”。

附筹解杨制军饷三万两片。

奏设法筹饷折子。此事往来于心三月矣。上年借征之议，秦、晋、蜀三省皆未能行。晋有商捐三百万，蜀之条粮津贴、盐斤加价亦百万，惟秦则束手无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必不可搅水觅鱼。八月初一奉寄谕一道。

附片一件。稿存内。

附请留梁宗丞片。

附参张超捐银不交片。

奏留升任蒲城县曹熙折子。

十四日 致诸绅士劝捐启。刚柔操纵，均有所不可，以言感人，其术已浅，况于不从心而出乎。

月前奏请粮饷兼支折回，奉朱批：所奏甚好，足见谋国之诚。其有未备及各就各省简便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钦此。小臣岂有谋国之才，而一念不敢暇逸之意，岂图照临俯及。味“其有未备”一语，有许多经纬在。

附驿致杨慰农书。惠农。

致扎将军书，与商会咨易制军，飭令各镇协派定兵数勤操备调事宜。未雨绸缪，此至计也。

十五日 谒武圣庙。至城隍庙坐班，成礼。

与同官商劝捐事宜，密速二字最难，岂一手足之为烈哉。

十六日 前由藩幕拟告示稿，充畅条达，然未能言此心之所欲言。且感人之言，而以其熟闻者告之，终恐无益。欲将此心之擘划与彼人之利害，开诚相告，殆难望之捉刀人。早起搦笔，并节取拟稿用之。

接念园书。前与商营将事，许径行札委。抚城四营，仅余两将，左营新病，而中军又以落马受伤。不日秋操，非各归各营，恐将就塞责。因以莫若璟及卢殿标代理两营，中、左二营仍旧。

十七日 司详淳化张幅珍一案，支离太甚，舍情理而言例案，吾不知之矣。刘先生签商，为添数语，左右手伤痕有辨，初供何可改也。

致念园书。淳化张幅珍案；抚城营将中军悬缺；银粮兼支；甘饷四万七千；湖北情形；扎将军；赵弁；甘库收捐；陕省捐借告示；咸长空已清；桂提军捏销；关中书院；子潇书院；肃凉火器。

昨日申刻奉廷寄：

十一日奉上谕：前据王庆云奏请飭各路粮台运储粮石一折，当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兹据恭亲王奕○等酌核例案详议复奏，现在贼氛未靖，各路军营需饷浩繁，部库筹拨银两实形支绌，迭经降旨，并由户部奏明，行知琦善、向荣、胜保等军营，运储米石，以充军食；湖北等省漕粮均准截留接济。山东折漕，因恐出入折耗，令将米石拨营备用。各属仓社米谷，均准关支。僧格林沁军营亦屡奏劝捐粮草，可见银粮兼支，为现时要务。与其空言拨饷，支领不能应时，何如就近筹粮，兵丁得霑实惠。著各路带兵大臣及各该督抚等，严飭粮台承办各员查照旧章，征兵每名日支口粮米八合三勺，月支盐菜银九钱；并于出边口之日，加给盐菜银四钱；凯旋进边口之日，即行停止。其各路防兵除随时酌撤外，其余即照旧例核支，无庸加给银四钱，以示区别。务须各就地方情形，迅速储备粮石。值此秋收之时，筹办较易。其有漕省分，征存未运漕粮，均准各该粮台就地动用，并准碾动各属仓谷。其无漕省分，均令于所属仓谷项下酌量关支，仍将动用各项粮石数目，分晰报部，以凭查核。至各处情形不同，并著随时体察，或筹项采买，或劝谕捐输，或由邻省转运，务即通融筹办。各该大臣督抚等具有天良，当此军饷支绌之时，均应赶紧设法储粮抵饷，以济急需；毋得徇于粮台积习，坐待拨款，致有贻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廷寄内列各路各省，惟云贵不与，已略见被兵之广，非剿即防。又无琦无慧。慧固无兵，琦尚拥众，不知何以遗之，殆别寄乎。此事靡费，琦为祸始。

十八日 劝捐示谕，与两司商定。子临出姓名、数目两单，亦费兼旬之力，委员尚有三数人，能喻吾意者。

弼夫过谈。以书院山长一单付之，嘱力禁干束。明岁乡闹，秋三辍课，二月初旬必须到馆。又言关中书院本有章程，当参酌而用之。

十九日 晚邀赫蓉峰小叙。雨。

陈牧煦、刘令廷鉴来谈。与言劝捐告示，不特出自吾手，亦出自吾心；保障蚕丝。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二十日 子临言，人缺难得相当，长武、城固应补人，肤施应委署，三水未定案，大荔须回宜川。当徐商之。

与首府数久任苦缺之员，称榆林之舒、清涧之李、安定之白、甘泉之傅、安康之刘。

酉刻奉廷寄：

本月十六日奉上谕：杨需奏兵饷支绌，请速饬筹解以资接济一折。据称现存兵饷不敷十日之用，山西、陕西饷银到楚尚需时日，已函商英桂于河南暂借银三万两，俟山陕饷到归还，并请饬山西、陕西抚臣速即设法通融接济，以应急需等语。逆贼窜踞武汉，急应克复。杨需现分三路进兵，需饷浩繁，自应于邻近省分妥筹接济。著英桂速拨银三万两，克日解往，仍俟山陕饷银过豫时扣存归款。并著恒春、王庆云于各该省无论何款项下，迅速筹画银各数万两，即日遴委妥员解赴杨需军营应用，毋许迟延。并知照经过各地方，毋许截留，致有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得扎将军来信，闻新斋请急，而琴泉又委有差事，关上难得其人。蔡小石两度书来，尚无起程消息，驰檄促之。

二十一日 连日阴雨，今晨成阵，土脉深透，正应树麦之期。私心自幸，遑敢贪天功乎。

改定捐输广额奏稿。此非寻常请奖可比，不能不有新请之词，而稽核银数之中，不容掺杂词藻。作文正以得体为难耳。

二十一日 司详宁羌张庆祥纠殴唐兴美一案，以为死本理曲，殴冀成废。勘语又谓诘非豫谋杀害，有心致死。细阅案情，凶犯所纠六人，其五皆持金刃，非豫谋杀害而何？且矛戳小腹透内，倒地之后，犹用斧殴其脚腕，至于骨碎。乃谓起意成废，尤不近情。

二十三日 与子临商宁羌案，谓不能办至故杀，云司之网久漏，吞舟可知矣。惟谓公斗之顷，正凶不能明确，此则不能不格外矜疑者，当徐思之。

接扎将军复书。发徐廉访丁艰折。由驿四百里。

二十四日 壬子捐输，尚有宝鸡、渭南两处未解银各数千两，当由藩署札查。

载鹤峰侍郎、崇朴山学士奉使来陕查办事件。至则云将赴蜀。云陛辞时谕查潼关防务。是日迎于东关外，入城已申正矣。

二十五日 公事颇觉疏通，检查校阅各册。

两司至，述星使所询事。性耽山水，乃欲自寻苦恼，何耶。诛锄奸贪，岂非采风分内事，所虑听择不审，为人所愚耳。

晚，得杨慰翁公文，调襄阳丰提军千兵从水路会剿，而以甘兵补其缺。襄樊如果谨严，乐得移兵于有用之地。然本省防务，亦安能不未雨绸缪。此际令人心碎。来文将原奏移掇前后，有逼以不得不行之意。

二十六日 旬日阴雨，午后放晴。检点各营弁兵额缺。

二十七日 早，赴贡院，与载、崇两星使谈京师事及各路军营，不禁浩叹。朴山学士兼权少农数月，于度支大端能言其故。生长富贵而遇事用心，何遽不如人。论行钞亦以蹈空为非，述去年诉贵近事，咄咄可怪。论上户劝捐，多不满之词。余岂乐为此者，然事事益当持之以慎，不得怪其现身说法也。

初一发折，今日始回。沿途雨水。遵保团练出力人员，恩旨倪印垣、李祝龄均赏同知衔，倪人垆优叙。此原奏未敢遽请者。恩出自上，使人感劝为佳耳。得都中书，陕省防堵捐输皆有蜚语，人言未必无因，要当自返自治耳。自返只要心虚，自治兼须力果。曾侍郎之师四捷于岳州，向军门之师亦胜于金陵，殆天心厌乱耶。台星陨于维扬，都人相庆，天人感召，捷于桴鼓，故有各路之捷。

酉刻奉廷寄：

是月二十二日上谕：前因襄阳紧要，谕令王庆云派兵前往。已据丰伸奏报于七月十六日带宁夏等兵，择要驻扎矣。本日杨霈奏水路需兵，改调陕西驻襄官兵一千名，又挑选襄阳练勇一千名，赴襄河下游，为东西两路策应。惟襄樊防守兵力稍单，自应设法布置。著王庆云迅派商南备调之甘肃官兵一千名，由荆子关顺流赴襄，与丰伸同驻一处，以壮声势。卫襄樊之腹心，即可固陕省之门户。至商南等处应如何布置，并著该抚随时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二十八日 临潼刘令有诉其干没捐输者，禀言改为修庙之用，由星

使交臬司查办。此不在榜示之列者，二年所捐。尚思遍查之法。

起续拨防兵奏稿^①。

为遵将驻省甘肃兵丁酌拨前赴襄阳防堵，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谕。全录云云。钦此。臣前因署提臣丰伸移兵赴楚，奏明将驻省甘肃兵丁一千名，由臣体察缓急情形，酌量移驻商南，兼备征调。钦奉谕旨：襄樊兵力是否足敷布置，著该抚随时知照杨需酌量移拨等因。钦此。嗣臣屡接湖北探报，以襄樊兵勇较多，情形尚缓，而驻省甘兵系兼备潼、商两处调防之用，虽飭令管带将弁按日勤操，臣尚须亲加较阅，随连日将各兵丁抬炮、抬枪、鸟枪一一验令打靶，所有肃州镇标兵丁火器准头较为可观，凉州镇属各兵次之，肃州镇属又次之。并因臣标中、左、右三营及西安城守营将领，除征调外，只有二员，于督操兵勇尚须添委经理之人，随将管带肃州镇属之署参将卢殿标，函商督臣易委令代理城守营副将事务，并由臣就近督令操习。兹奉谕旨，令臣将甘肃兵一千名派赴襄阳，并将商南如何布置，著臣妥办。臣思兵情须酌度缓急，亦不能不兼权虚实。现丰伸移防之兵，经杨需调令前往策应，急应拨补，以壮声威。而陕省潼、商两处尚未撤防，亦须酌量兼顾。查陕省防兵，先经桂明带出二千七百余名，嗣由舒伦保带出二千二百余名，复由丰伸带出一千九百余名，合计三次约及七千之数。此时潼、商两处兵力过单，不可不酌留策应。经臣与在省司道熟商，拟将肃、凉二镇官兵六百余名，仍令游击高勋、都司马镇邦管带，即日由荆子关水路驰赴襄阳，交丰伸统带扼截。其卢殿标所带之四百名，仍令暂驻省垣督率勤操，为潼、商两路调防之用。至商南布置情形，总视襄樊以为缓急。查新授西安将军扎拉芬，自到潼关以来，极意探访，不肯稍分畛域，以防兵单薄为虞。臣前与会咨督臣易请檄行陕、甘两省镇协各营，抽拨勤操，以备调用，尚未据各营复到，唯恐近处可调之兵已少，而远处又有缓不济急之虞。容俟复到，由臣与扎拉芬随时体察情形，会商办理。所有遵旨续拨陕省防兵前赴襄阳扼截缘由，谨缮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移防作剿，本属正办，而本境空虚，亦不能不兼顾。不可自私，亦不可忘备。欲入告，先问心而已。

二十九日 子临书来，又有控渭南捐项无著者。复之云：国计若此，而昧良若彼，不能不发其覆矣。潼令在官一日，贾玩一日，非卸事，无以为保全之策。官场引疾乞休乃口头语，不食言则噬脐耳。昨座间提省之论，不过捺仆一时之怒，其实保全之法不应如此也。星方颠沛至此，人孰无情，姑息之爱，恐贤者不为。

改扣留渭南金令奏稿札稿，增以“捐输乃国家万不得已之举，承办者宜如何洗心涤虑，务使滴滴归源”等语。闻此事而不怒者，必非人情。

八月

朔日丁酉 寅正赴文庙，承祭。礼乐虽不备，依然钟鼓衣裳，动人心之和敬。日日筹饷谈兵，抗尘走俗，到此别有一种气味，惜为时不久耳。至更衣所，与同官谈杂事，颇觉索然；乃知入粗入细之难也。

以次日有东郊典礼，先赴贡院，送星使西行之蜀。

子临坚请以五金并用入陈。先天而天弗违，断论吾辈所能做到。然不经一番苦心，其中之难易通窒，或不能周知。许俟明日拜折后细看。

酉刻奉廷寄：

闰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谕：王庆云奏设法筹饷各折片，览奏均悉。自军兴以来，各路兵饷浩繁，计已拨解数千万两。现在部库益形支绌，而各省应征地丁、漕粮、盐关各项，亦多不能征解足额，其被兵省分更属竭蹶不遑。以致东南富庶之区，财源日竭，指拨无从，该抚自必深悉。陕省士风淳朴，节次捐赀报效，具征急公好义之忱。与其捐自中人之家，集腋无多；自不如捐自素封之户，指图较易。王庆云平时办事甚属认真，现既据称回籍省亲之宗人府丞梁瀚素协乡评，著该抚即行督率梁瀚，会同在籍绅士王笃等，体察情形，各于素称饶裕之家，切实劝导。如能自一万捐至数万、十数万者，随时按照银数立即奏请奖励。倘有不愿请奖者，并著王庆云飭令藩司，按数给与借费印票，分年给还，作正开销；仍按照银数多寡，分别建坊给扁，以示优奖。总期凑集成数，无论捐款、借款，先以百万两为准。以后如能源源接济，更为妥善。断不准假手地方官吏，

致启抑勒侵吞之弊。如查有藉端映射及骚扰需索，以多报少各情事，准该绅民呈告，治以应得之罪。另折奏桂明遗失饷银、扣粮捏销各情，已有旨令桂明明白回奏，并谕杨需就近严查。所有委员从九品沈恬，著暂行革职，听候查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办事敢云认真，但虚假二字断不敢存此心耳。源源接济，非上户所乐闻。权宜办法，与子临意同。

初二日 卯初，诣东郊外社稷坛，承祭。春祈得雨，秋报逢晴，于农时皆不相违，私用庆幸。候赫蓉峰谈。

未刻，拜发各折。差安殿元。

闰七月雨水田禾情形折子。盐饷片。粮价单。

驻省甘兵酌量拨补襄阳防堵折子。奉批：知道了。

陕省捐输酌加学额折子。清单。奉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渭南金令承办捐输未完银两扣留查办折子。奉批：另有旨。

筹解湖北杨、丰军饷夹片。奉批：户部知道。

告病宫令承办捐输未解银两查办夹片。奉批：另有旨。

初三日 承祭文昌、终南庙。平原黍稔，秋色倍佳，惜未暇流连耳。湖北拨饷两次五万。杨慰翁咨商有叨惠之语，可惧也。添拨改道，即公文便须自动笔墨，不得不耐烦为之。凡事细看，便见错误，稍粗心大意，其错误可胜道耶。

公文本属冗长，且一事而前后彼此重复，一事便如数事。此次拨往湖北防兵仅六百余名，来往公文十数件，多至数万字，又件件不容生厌。精力坐耗，不能不惜。

银粮兼支，为今日军营对病之药，而弁兵不饱所欲，多不乐闻。然因厌听而不言，则他日贻误，谁执其咎。此等公文极有关系，心血却不敢惜也。

初四日 复扎将军书中一段：前因杨制军到楚，壁垒一新，商雒恃以不恐。晨接探报，闰月二十二台制军、布军门有双庙之败。将帅自不向前，徒多调兵力何益，能不令人愤懑。究竟恃邻以为安者，难保不危。向后布置，望匡所不逮。

莠生至，并邀弼夫夜谈。

初五日 扎将军书至，属再调甘省兵千名。明知经费之难，而此举似不可已。惟甘省更以行装不给为虑耳。

部驳三水县乔老七等入室搜赃一案，臬府刑幕以说帖请咨部示，而佛坪民王幅讹诈毙命之案，又欲曲为开脱。萧相门下大抵不谈情理，非空言所能折其心。属湘浦检查律例。情理之不容，未有为律例之所许者。无案情而读律例，过而辄忘，断难记忆；舍律例而谈案情，则若辈自诩法家，腾其口说。吾将如之何，亦惟有随案情讲求而已。

初六日 检三水原案，摘其情节罪状。府幕说帖无理取闹，与之辨难，则其说滋多，只以数语折之。例有在途截抢，虽昏夜仍问抢夺之文；可知入室搜赃，虽白昼合依强盗之律。所以不明著其文者，欲人体察情形，详慎办理。此法外意也，安能为若辈道哉。今谓在途在室，难为抢劫之限，而一以起意为凭，则共谋为窃，临时却为强者，将不以强论乎。摘其罪状，则定讞可无枉纵。

初七日 得念园书。

晨起，拟调甘省千兵奏稿^①。

为潼商防务紧要，拟请添调官兵驻省操习，以备拨防，恭折由驿会奏，仰祈圣鉴事。窃照陕省潼、商地连楚豫，两地防兵原以互相策应，前以署提臣丰伸钦奉谕旨，将商南防所官兵移驻襄阳，而潼关存兵无多，所有驻省之甘肃兵一千名，兼备潼、商两处调防，且为襄樊添拨之用，实属不敷布置。经臣等往返函商，会咨督臣易○请由陕甘各镇协内酌派备调官兵，以备临时应用。嗣臣王○○钦奉驰寄前月廿七到谕旨：杨霖[霈]奏水路需兵至随时妥办等因。钦此。臣思潼、商防兵本少，惟襄、樊控制攸关，不得不先其所急。即于前项兵内酌拨六百余名，驰赴襄阳交丰伸统带扼截，于本月初二日具折奏闻在案。兹准督臣来咨，按地方情形，应存营兵数，悉心斟酌，拟于西宁镇属派兵三百名，甘州提属派兵二百名，以备陕省奏调等因。臣等查陕省近处标营存兵既属无多，而远处移防又恐缓不济急，现在南北军务未竣，潼、商两处设防均不容稍懈。复经函商熟计，谨拟请旨飭下陕甘督臣易将业经派定之西宁、甘州兵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五百名即飭来陕暂住西安，由臣王○○督率勤操，以备添防之用。再于陕甘两省内续派备调兵一千名，以便相机移拨。此次续派备用之兵，由臣等体察情形，如须征调，即一面奏闻，一面咨行檄调，以冀无误事机。所有添调官兵来陕备调缘由，谨合词由驿会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会稿甫发，得念园书，已派兵五百名备调。因改定飞咨，改处别用硃笔。

细阅子临金、铜与银并用详稿，用铜甚有新意。黄金惟富贵之家有之，商贾市肆即不多蓄，更非齐民所有，势不能赋税用之；若但官收以抵拨解，此入彼出，少则于银无补，多则市价立时起落，两有窒碍。谚谓黄金在市，最重亦最轻者，不可不审也。

初八日 晓雨。承祭五岳、龙王庙。成礼后，开晴。

与秋山商三水、佛坪两案。诈财酿命，初以有因无因为断。但有因二字最易含混，是以部中修例改为藉端二字。必死者实有罪可科，抑匪徒事属干己，方许减等，否则均谓之无端讹诈。而府幕尚持修例已前之案，饰辞置办，何耶。午后，起红铜辅银据详入奏稿。子临原文固属详尽恳到，但裁剪则不完全，叙又太冗，不得不别作机杼，与之再商。此等公事，正不厌反复推详也。

初九日 足成奏稿后半。天下大措置，不敢爱惜心血也。

宝珊前辈过谈，于劝捐事极意出力。

初十日 承祭西岳、城隍两庙，成礼。候绅士，并过苕生谈。得艮峰书。

接念园书初七，言陕西省刑谏屡奉部驳，其弊在勉强开脱，自露破绽。此幕友习气，而老于官场者，亦与之俱化。诚然诚然。得桐君书，恳款渐入深处。

武守自渭南回，金令承办捐输，糊涂二字，殆不足以尽之。此何等事，得不求水落石出耶。

贺秋山调蜀臬，喜气溢于眉宇。

十一日 前拟与桐君会奏调兵一千。昨念园文来，已备调五百。不得不先调此数，其续请备调，作复与商。因改奏稿，并复桐君书。兼以秋山移蜀，都护无人，清文稿件，势不能不照督抚出巡之例，包封押署。

桐君精细过人，俟答书至再定。子临有以协领署都护之议。

致岫瞻书。移秦陈臬，久别忽聚，致可喜也。以胡润之代徐新斋，朝廷得人矣。

十二日 承祭太白山、刘猛将军、火神各庙。盐道欲遂废总运，未之许也。委员自花马池回，盐价甚贱每文四斤，而脚价颇贵，总计与潞盐正等，而盐形粗如砂砾。下午，邀劝捐绅士集官园。秋色甚佳，惜走俗耳。

十三日 与同官谈盐务事宜。总运盐价，视咸长购之商人者为贱。蔡小石至省，连日与谈潼关公事，防兵银粮兼支，必早为示谕，以定其志，庶不蹈商南覆辙。潼商便道，常令疏通。

十四日 承祭关帝庙，礼成始曙。候小石谈，有以某官得星使所需物件单子为言者，意颇自得，不知候伺馈遗之可鄙耶。阅历可以知人物之情状，但恐世故熟，则立脚难。故穷理与养气不可偏废。自反而缩，此心正大光明，执守有定，自不游移，养气未到，则不能常伸。一事是，一事非，不为小人之归者鲜矣。可不惧乎。

十五日 定各属延请山长。

文昌庙行香，旋至城隍庙，坐班成礼。秋山以臬司署都护，今调蜀臬，满营清文事件乏人阅看。前函商桐君令译汉，谅无不可。恐余以为言，则仍留署，且恐新任陕臬既来，而蜀臬篆务又委人代署，则空余都护一官。所虑周浹无遗之极，余雅不欲便己而不谅人。其署都护，特由余出省；余既回省，则可以一言决也。子临有某官赴任之请，昨既有闻，得不告戒。

是夜月色如昼，露坐至漏三下。

十六日 晓雨至夜，甚慰农望。

拜发续调防兵五百名折。与将军会衔，由驿马递。

改前稿，并见前。九月初二折回，奉批：另有旨。准军机知会，已寄谕易矣。

过海楼、子临、秋山谈。晚，招弼夫、莕生小集。

十七日 检刑狱各案，部驳共四起，始结一起；本署签商者两案，又应奏结者数案。秋山经手事，须催令早了。

十八日 接扎将军书，不以银粮兼支为难，自是大将心胸。新斋言，

其恐满、绿饷数悬殊，无以服众。然旧章具在，且有钱有米足以养生，非过为其刻也。姑发防堵局议之，大抵以发银为主。一面咨请部示，一面将谕旨会衔出示，比部复至，则兵心定矣。

十九日 放晴。复念园，书未半纸，而坐客相续。

阅本标三营及城营现任候补各弁步箭。

二十日 上午又雨。

足成复书寄念园。雨水，营将请牌，银粮兼支，调兵原委，甘饷，谳狱。

银粮兼支告示，初拟会衔，既思西安、潼、商三处设防，但会将军衔亦无不可。滕黄则仍须列衔耳。问官遇命盗凶徒，每成竹在胸，曲意开脱，譬之人家父母不明，溺爱不肖子者，其于佳儿佳妇动辄折磨，思之尤为可惧。细玩部驳各件，均由自取，而府幕犹欲强为之词，令人悔不读律。然部驳多因情节不符，并非引律失当，问官自不留心，非尽幕中之过也。

二十一日 拟秋山调任蜀臬，卸署副都统，应交门钥片子。旋阅邸抄，则已有替人矣色克通阿。

阅中营兵丁步射百余名。

二十二日 春暮。得文大农书并废银行钱议。心知其不可，然未有别策以解司农之仰屋。即近行大钱，都人困敝，恐有他虞，亦无策以救之。回首旧巢，时怀蹶踖。自闻子临三金并用之议，始亦未敢深信。辩难至再，渐见可行。今铜锭铸成，金亦渐出，殆有可转之机。已起草付子临商酌，因于复大农信内及之。

阅材官步箭百余人及放粮缺。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应奏及现办各事。再催徐新斋廉访。

舒制军奏获奸细王毓高，已审明正法矣。那知附片内尚有王悦道一名。昨接司府详文，以为讯非奸细，应行递籍，忘其为奏案耶。发审局何以散漫至此。

二十四日 前起疏草以铜辅银。子临意总在三金并用，金不难用，而难在定数抵银。然细思金不能定，则铜更无办法，因取旧稿增删。事体极有关系，岂容率尔操觚。

阅右营及城营兵丁步射。

张得葵于昨日过堂，念其滋闹情景，岂容少恕。然亦办理粮台者粗心，率尔有以激之，与湘浦商改决为候之法。但治军须严，此讞仍未易定耳。

二十五日 与两司商张得葵一案。粮台办理太骤，不无遗憾，而防所兵丁竟敢带刀胁众，肆行于大帅之前，胡可恕也。与同官议运铜事宜，顾古生谓《禹贡》浮潜、逾沔、入渭、乱河之道。

二十六日 复朱大农书。复文大农书别抄。有“治事先治心，心有条理，而后事有条理”之语。余自问条理何在，实难事事得有把握。欲分别事之缓急轻重，而日行事件，其来无端，事间断则心间断。然终是察理未精，无物来顺应之乐。

二十七日 阅左营兵丁步射。

发月折及秋禾约收分数。

谢宽免罚俸恩一折。

附西安满营副都统交卸事务片。

拟请三金并用一折。附片二件。奉批：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次月二十二驳。

讯办固原兵张得葵一折。

商州唐牧开复顶戴一折。

初二折回。渭南金令办捐含混，本请摘顶留查，乃奉旨：金玉麟著暂行革职，与宫尔锡一并扣留陕西，交该抚提讯究追。倘查有朦混侵蚀情弊，即著严参惩办。

致梁海楼宗丞书，言劝捐事。

二十八日 向来军需销算，以防勇为尾闾，兵有额而勇无额故也。销算既不能从实，因有求索而数愈浮。昨奉旨：各省防勇悉令捐办。不免水落石出，而例外不能不实用者，亦无从消纳矣。昨子临书来，言防勇不准开销，以后愈难办理。复之云：春间截清造报之奏，早虑及此。吾辈不忍以财遗子孙，独忍以累遗以子孙乎云云。今日复以为言，且言标勇多有浮冒。此等雇佣而来，岂能无一二浮滥，然亦不能因噎废食。至截清造报，事在必行。今日宦场每以认真为多事，毁誉不妨听之；而苟且之患中于人心，此则可忧之大者耳。

二十九日 周蔼林来，言煎炼矿砂之人已至。言用铜辅银，事虽可行，但恐铜钱太贵，易换不出。昨子临亦以放兵饷为言。此则欲速不达矣。以铜交官，不过导其机，使知贵重。有倾镕入市者，则其价或能渐昂。人皆平价卖买，使民间于银钱之外，多一流转之物，亦足以辅银钱之不足。世间事不能一手办理，而况欲其一心办理乎。

晚筮，得“屯之塞”。初九，盘桓，利居，贞。其占在己。六三，即鹿无虞。几不如舍，其应在人。象辞与情事颇合。

三十日 阅防堵局筹办襄阳军粮详册。自西安起运，由蓝田、商州出荆紫关，水路至襄阳，每石运脚至二两六钱余，粮价尚在其外。子临前以为言。然运粮之利，全恃舟楫，陆路乃其不得已者耳。兴安之白河、洵阳、安康各邑，与襄樊皆一水可通，乃置之不议，而以西安借口。看去引例计数，似系筹办，其实只是推诿不办。子临自命熟悉南山形势，乃亦为书吏所欺耶。水运千里，尚不及陆运陡险山路百里之费，不察险夷，而但论远近，可乎。批详别录。

接帖瞻书，知姻亲一节已于谢折末声明。

九月

初一日 赴关帝庙行香，城隍庙坐班成礼。与同官商现办各事。

上年秋，在户部建上陆运铜片之议。时武昌存滇铜三运。每运一百六万斤。试办一运，由襄河北运至河南之新野。新野有白河，下通襄河。新野陆运至楚旺入军船。近闻抵京滇铜二百余万，想水陆并辘之故。因念武汉未清，尚须别求运道。商及嘉陵江，古生谓此《禹贡》浮潜逾沔入渭之道。余喜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可惜眼前书卷无人理会。询之何葆如太守，知栈道之外，别有捷径，撮其大略于此。

四川泸州顺德〔流〕至重庆，此向来铜运必经之道。分道北入嘉陵江，溯流上至广元县。若从此登陆，至宝鸡，入渭中，经凤县、留坝、褒城、沔县、宁羌，驿路九百七十里。船运至略阳之白水江，近仙人关。登岸陆行七十里，至甘肃巩昌府徽县。又九十里至两当县。又九十里至陕甘汉中府凤县。凤县百十里至黄牛堡。又九十里至宝鸡县入渭，下通黄河。从白水江登陆至宝鸡四百五十里。

蔡注《禹贡》“逾于沔，入于渭”，引《汉书》“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褰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于经文当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晓。余按沔、渭固不相通；潜、沔虽相通，或以水道纡远，亦遵陆行，故曰“逾于沔”。惜考订非今日所能及，安得休暇为之。

初二日 楚北杨店探报，言涤生尚驻金口，杨、魁两将已至小军[君]山。湖中之贼竟敢直扑杨店大营，则双庙杨店南无兵可知。所言赤野湖，按图恐是牛湖；若赤野则距杨店尚远，安能即至。且湖旁即小军山，贼岂敢肆无忌惮。此举幸慰农立定脚跟，若一移足，则武胜、平靖诸关震动矣。十六日驿递请调甘兵折回，奉批：另有旨。军机知会，已寄知矣。又言廿二辰刻，杨店闻东南大炮之声，想武汉已开大仗之语。湖南水勇闻能潜行水中，当以破湖中之贼。

接慰农书。征饷当与子临议之。书言魁、杨之师已由监利会合，楚南水陆兵勇近逼省城。贼因屡败于南，遂竭力北窜，与相持于黄陂一带。恐其抵隙北趋，未能径进。持重所以顾大局，逐利非大将事也。

邓牧承恩禀内，招安擒首李士林所带八千余人，已分派各隘口同官兵进剿。微闻豫省办理不同，而都门又有条陈者，想慰翁亦甚拏肘。然遇投诚之人，即不得不以诚相与。龙虎尚可降伏，何况于血气之人。

初三日 与秋山商满营事务。前之照料，原因满城无大员统辖，若色都护到，似应交卸。秋山以都护无印，题奏事件仍不能不借用，莫若依旧照料。然遇事不敢惮烦，亦不当思出其位，当与桐君商之。

子临言楚饷未有款，惟山西之万五千可解。又言大钱不行，拟以当百者散之各属抵支。余意私铸无非当百，未闻有当五十、当十者，自以利轻而法重，故不敢犯耳。今复将当百者散之各属州县，岂肯束之高阁，势必向市肆强行；而盗铸争起，并当五十已下，亦无可转之机。是之谓欲益反损。函致子临，令熟思之。

晚闻武汉收复，信阳州已接递八百里红旗，欣忭欣忭。

初四日 接慰农书，言武汉克复，全恃楚南之力。而李道孟群与贼不共戴天，故能以少胜众，视险如夷，行当以移孝作忠保奏。杨令廿四所发探报，言襄河、府河均有重兵扼截，慰翁一二日当统大兵前进。

昨午驿递折回，准调甘兵。思武汉克复，江北复有重兵，似可无庸征调。因函致念园，以且看下期探报，如江北亦已肃清，即将此兵截留。

并函致桐君将军及之。两函随文，均六百里粘单。

初五日 致劝捐各绅士书。湖北肃清，则关中高枕，勿使功亏一篑。至武汉复业，百货在所必需，多钱善贾，何靳于捐输耶。

子临论大钱，犹意在当百。余只空洞论事，何避嫌疑。此等情景，不可不明，不可过明。论秋季放饷银钱折算，仍持前议。同舟且夙好，臭味不应差池。徐思所以感动之而已。此等可否，未易决之立谈，又不可置诸度外。酸碱茹吐，亦只自知已耳。

与同官商輿图拓本。古生故是读书人，言有条理。

致涤生书。良友久别，刺刺不能自休。别录。由慰农寄。

初六日 致慰农同年书：来书归功南省，劳而不伐，自是大将襟怀。以情事而论，立脚于溃败之余，与追锋于屡胜之后，难易固殊，特让为美德耳。又，靖余孽以威克为先，消劫运尤以好生为本云云。

致弼夫书，仍以严防隘口为嘱。

晚，接丰总戎前月十九、廿四两书。前书言，上月半川陕之兵败于汉川，仓皇无措。后书言，带领宁夏官兵周游击荣礼被戕，因得南省援兵，转败为胜，汉川城已复。与杨令探报互有出入。大帅深居数百里外无贼营盘，尚且闻风股栗，其探卒焉肯舍身深入。天幸不败，独卫青哉。

初七日 赴西湖园，阅看合操大队及中、左二营弁并马箭。

卸整屋周令禀讦路小洲荒谬，种种干预公事。此时甚难着手，然其意存抵制，情伪显然。

灯下作弼夫书，与商派员赴襄专探，属致襄阳道府，严防窜入郟阳。次日早晨寄。

初八日 与同官商处置周令事。积怨深怒，起而报复，遇妄诞不相下之人，必至俱败，安得解围之手。

连镇顿师，士卒求寒衣不得，与秋山商所以处之。胜帅邮致讨贼檄，自云雅俗共赏，骈体文字，岂愚民所解。檄中引本朝发详事，殆辨乎其所不足疑。老师纵敌，能以文章解嘲耶。

阅城右二营官弁并马箭及四营抬炮枪。昨阅半。萃珊同年自中州来，谈移晷。

初九日 赴会馆，公祭天后，行三献礼，而仪节与各庙差错不一。

盥手在上香后，三献在进爵后，皆属非礼，应属厘定。

阅中、左二营官兵、戈什哈马射步枪。

傍晚登楼，俗言应景是也。不特南望云天，枵触茱萸之感，而南北干戈遍地，何时得休。楚省探报逾期，数日不来，独立苍茫，难为怀矣。

初十日 早赴西湖园，阅右城二营官兵马射、步枪秋操毕。枪箭以准头为先，然准头亦不过求其合式。有准而不中者，亦有未必准而竞中者，始悟武闱挽强举重之设，非徒尚勇，亦以杜幸获。欲使营中官弁习此，必从挑缺始矣。

赴东关迎海、德两星使，庆、福往青海赐奠。

晚，接楚北探报，闻襄河业已肃清，惟双、福二镇不知何往。杨慰翁朔日进省，回驻汉镇。黄州无贼，孝感、黄陂一带肃清。曾、塔与魁、杨约夹岸进攻，李观察以水师中流直下。闻慰翁奏请统兵进剿下游，俟楚境肃清，即直下九江、南京等语。

十一日 闻粤东土匪陷肇庆，劫运余气耶。

西关送客。致念园书数字。

检操兵册子，注明赏罚，日已曛矣。书吏以前案呈，则所阅三营枪兵仅六十名耳，何其高雅耶。

十二日 复福元修书，解饷二万。楚军既胜，则江皖当其冲，时为系念。昨阅德州探报，连镇贼射书乞降，令缚渠以献，不果来。屡闻穷蹙，犹欲售此欺耶。

下午，检陕省舆图拓本，繁简难以得中，只得存其要领，再以《方輿纪要》证之。

十三日 与同官谈。楚北军务大段肃清，陕省撤防应自省垣为始。标勇一项日费钱百串，然不能一朝散遣千人，只得汰之以渐。以两日之力，亲与甄别，或可得一二可用之材。

检舆图，心绪稍粗便不能入细。小憩而客来事至，明窗净几之日真不易得。

下午，接同州劝捐绅士书，有“事原无定，总求有济”之语。子临请照所请作书复之，已上灯矣。

十四日 连镇满兵迫于饥寒，双都护遣人求济。昨秋山言与各协领

筹款，今日其来人因病请假。批令速疗。

丰总戎书至，请撤襄阳防兵。襄河余匪不知能否净尽，当与杨慰翁商之，非陕所能为政也。陕兵防襄，移剿城隍港，一战而北，宁凉二镇。尽弃衣粮，千兵中尚有八百余生者。此等无用之兵，讵可留耶。

十五日 谒文庙。至城隍庙坐班成礼。十三晚复海楼书。昨子临商之宝翁，以为未可，因改复之。子临以为义正词严，岂能尔尔，特有迫而云耳。书中言此次办法，兢兢守一信字，若余先失信，则姓名、数目均不足凭，末乃以必动之情语之。

复恒中丞书，告以防兵口粮改归旧例，须先期出示。至临时应否稍有变通，尚难逆睹。未及襄阳及皖省饷需，晋省如何协济。告以台端一片公忠，故敢涉笔及此，谅不嗔为多管也。

与子临商楚饷宜统归罗观察粮台酌量支放。丰总戎人过宽柔，恐营员不免浪费。总解分支，庶不至以有用之饷，饱无用之兵。书言不作无益害有益，此亦其一事。

十六日 点验标勇五百名，各令掇石，能者仅有十分之二。

劝捐各委员至，述泾、三颇有眉目。

十七日 雨。于大堂点检标勇，聚之易而散之难，正当与同官斟酌妥办。致念园数字。截留前调之兵，与桐君会咨。复桐君将军书。连镇满兵借款二千，护印满兵归伍，城营季操未便照本标责罚。

十八日 立冬。与同官商现办各事，至于日旰。

阅城营标勇四百名，照本标给赏。

帖瞻书来，以业奉批折，毋庸来京，并毋庸回避。回避之例，原属臣子自行远嫌，国家不得已而为之限制，使其人而瞻循也者，岂回避之例所能禁遏。然奏则见为小心谨慎，不奏亦自以为不必避嫌，择而居之，均无不可。若部例以不应回避，而具奏者除特旨允准外，仍照例议处，殆以杜过为曲谨者欤。

闻使星入蜀，未能即了。黔之桐梓、仁怀滋事，皆接蜀壤，而州县应赴货〔质〕者居多，裕制军又出省。余语秋山须速赴蜀，入境则采访情形，择地而蹈，于御侮既便，且不至犯乎干预，公私两得。然喻此者希矣。

晚，云畴观察至，述甘泉所获盗案府讯情形。必有忍，其乃有济，激而辙发，大属不宜。

坐中有以笼络人自豪者，此不可学，亦不能学。人皆有可用之才，其才从平正朴实中出者，办一事即了一事；其才从诡诈机械中出者，了一事必生一事。以为其人受我笼络，不妨与之相亲，而众目所詹，以为某也得气。正人沮丧，而邪僻效尤，关系不小。

十九日 先大夫忌辰，谢客。念人实难知，知人亦不易，有事验之于事，无事则验之于言。迎合中无正人，逆耳者多正论，其本则从克己始。致子临以迂愚之论，又云所论首邑不可无缉堂，意不在缉堂也。某人固当升官，然何必以行将隐退为请，自知迂论，而不能已于言，此中只堪自问耳。夜二鼓，拟致子临书。留支本钱粮之毫末，铺司一款，在留支中末之又末，然不可不分别办理。胥吏只顾公事之简便，那知人情之顺逆，与之言分别办理，必极力阻挠，断而行之可也。

二十日 与首府商甘泉获盗一案。闻有熬审事主，逼供卖奸，不许供被盗轮轩一节，令详思办法。投鼠忌器，忍耐为良。劝捐绅士来谈，属与方伯商之。致子临书，及留支、铺司两事。大意在体恤瘠区，至其办法节目，藩司专政未可侵官，且事近沽名，无为蹈此。复书以留支系奏案为言。然当时尚留余地，未尝说煞也。

酉刻接廷寄：

十六日奉上谕：杨需奏军营需饷孔亟，请飭山西、陕西拨银接济等语。山、陕等省前曾拨解湖北军饷银十万两，已陆续解到。本日据杨需奏称，各处解往之饷本月尚可敷衍，以后则无可支发。该省钱粮等款，均经那济兵丁，捐输盐税，又须酌济旗营月饷等项。我兵自克复武汉后，黄州府、武昌县均已节次收复；下游追剿，綦关紧要，岂可令饷项缺乏，致误机宜。山陕为完善省分，自应通筹大局，速为接济。著恒春、王庆云于该省无论何项，各筹拨银五万两，即日委员解赴杨需军营，以济兵食，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二十一日 委员自襄阳回，言月朔以前，襄樊多闭肆；月朔以后，老河口货船开驶下游，湖南茶货亦溯流而上。商贾知地方动静胜于侦

卒，因札局议撤商南防兵。连镇高唐症结未消，潼关未便解严，当与桐君议之。

为札征图志事。

照得本部院巡抚兹土，凡各属志乘舆图，均应时置座隅，以资考镜。合行札征，札到即将该州、厅、府、县志书刷印两部，线钉布套，送院备观。如仅有志稿未经付梓者，据实详报，照抄一份，宽五寸，高九寸，草钉毛边，送院鉴定。但求雠校之精，无取装潢之美。至舆图纸张须求坚实，不必裱背轴装。并将图中应载事宜，开列于左，该府、厅、州、县即遵照妥办，专差赍呈。毋违，特札。

一、各属旧有精审舆图，无论方幅大小，均即日送阅。或旧图未能精审，重加考订摹绘，其纸幅以纵一尺五寸、横二尺五寸为度；各就幅员南北广狭纵横，用之不拘。

一、境内名山大川、关津要隘、圣贤祠墓、水利源流、营汛额兵、塘驿道里，均宜一一开载。所辖编户若干，里内大市镇几处，方向远近，均不得舛错遗漏。细楷校对，毋许鲁鱼。至八景十景，但供题咏，无关政要者不必列入。

一、图北高南下，于四正四隅载明本城北距某属界若干里，至某属治所若干里，东西南及四隅仿此。其由此达彼，道途或纡或径，用细点随曲直记之。图中杂用五色笔，均不必拘。总须采访驿卒舆夫，以期精审。一事不潦草，则诸事不潦草。本部院将于此观治焉。毋忽。

一、境内山川祠墓，已有专图者，附送。

二十二日 出候子临、秋山、云畴。前拟解楚饷二万五，子临欲再凑此数，既而不果。

是日申刻奉廷寄：

十八日奉上谕：曾国藩、塔齐布奏请饬陕省筹解军饷等语。湖北武汉、黄州等处，先后克复。曾国藩等水陆各军，现分三路东下，进剿浔皖贼匪，直捣金陵，所有军营饷需最关紧要。著王庆云于无论何款项下，筹银二十四万两，派员分起解赴曾国藩等行营应用。此项银两为数较多，恐一时不能齐备，总期设法源源接济，无误大军要需，

不准以他辞推诿。所有起解日期，并著即行驰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是晚两致子临书，言筹解事。

二十三日 子临来，深以本省兵饷不敷为虑，意欲上闻。余谓本省之饷，尚是冬春两季，今京中月饷何等拮据，此语安能入告。各省无一充裕，而陕省独支放自如，势必不能。至语多激切，自以未处窘乡之故。但求于事有济，余非所校，惟入告之语，则不能不择耳。

昨商留支事，深以余言为然；今日则疑余欲将从前更正者，岂有此迂谬办法。子临本以此事未满足人望，当时随任瘠区，今忘之耶。大抵心不细，则不能审是非，而阻挠之言易入。余自勉之不暇，何暇侵官。顾既属同舟，则事之得失，人情顺逆，岂可不问。天下有极好事，操之太蹙而衡决者，勿谓忠告无他，遂径情直行，缓之一字诚万金良药。甘苦自知，何必求谅。苦者以水投石，甘者内省不疚。

二十四日 藩署来文，请催搭收黄金之奏速发膳黄，幕中已拟片稿。顾搭收不能不定价，定价仍不能不交议，而所虑者尤在金价不常。此时金贱，人人乐于搭交；或市价浮于所抵之数，则求金而不可得。即已交议，不得不缓以候之。函致子临，复言欲使京中知罗掘银两之难耳。时事至于艰虞，使人见谅，而吾心终有未安。兼顾本省，此意何尝不善。要知被发缨冠与摩顶放踵，孟子止举，两边相反，尽头说耳。其中间缓急与应缓应急情形，各有次第，即各有制事之宜，非一端能尽。

二十五日 与子临商奏稿。涤生乘胜追剿，粮台必无定所，请由襄阳委员接解是也，惟慰翁亦马首欲东耳。黄金抵银，固无奏催之法，折中带叙一二语亦无不可。

吊湖北前抚龚月舫丧。贼氛将及鄂渚，始行引疾，又不候命而行，以此远戍，年未六十。前至西安，已觉其神思仿惚，闻得病后不食而卒。岂其引疾时即仿惚耶？抑病后忽明，悔不可追，而自毕其命耶？古云量而后入，本自难言。允文允武，又能刑名钱谷者，几人哉？审所自处，勿为私利害所夺，斯可耳。

是日，公事交集，开单分别缓急为之。改定奏稿，是第一件事。适扎将军又有所属，雅不欲揽事，况无暇晷，因派人前往，使自视之。

二十六日 闻有人能办表文者，本亦可以遣去。然人急而求我，省中办此，自较易于潼关。存一恕字，自不容推却。

致文大农书。贺熙挹云少农真除。附信，黄金，琴泉，冬拔。

致杨笙友水部书。庙工。

复陈松轩师书。别录四函，约五千言。

申刻又奉廷寄：

二十二日奉上谕：和春、福济奏，皖省需饷紧急等语。前因和春等请饬四川拨银二十万两，当谕令裕瑞酌看地方情形，力能筹解若干，即行速拨起解；并令陕西按月拨给安徽银五万两。旋据裕瑞奏，在津贴项下拨银四万两解往庐州；并据王庆云奏，拨银二万两委解起程。现在皖营待饷，几于朝不谋夕。据和春等奏称，陕西银两业已解到，四川饷银并未到皖。著乐斌迅即设法筹画，无论何款项下，速行酌量奏拨数万两，赶紧委员解赴庐州大营。一面查明前解银两逗留何处，催令速行解往。并著王庆云仍遵前旨，将按月解皖之款，如数筹解。务须源源接济，无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前后七日，三奉寄谕，拨饷三十四万两。幸先期布置，于楚皖已筹接济，否则能不闻雷失箸乎。

二十七日 复杨致堂河帅附信。陕省解江南火药，于袁浦被焚。

复岵瞻附信。刑席气平心虚。

已刻发月折。因有驰奏之件，不能避忌日也。

筹解曾、塔军饷六万折。附皖饷二万、楚督饷二万五千、襄阳饷万五千两片。正折批：另有旨。两片均批：知道了。

拟〔讯〕办宁羌革生皮元吉一案折。奉批：刑部速议具奏。

涇阳县城工请奖折。张超开复片，批：户部议奏。奉批：该部议奏。

季操折。奉批：知道了。

附龚月舫病故片。批：览。

委员赴延安提安塞盗案，语以细探有无熬审事主，案情虚实轻重，无容心也。

二十八日 秋山言，安塞盗案报营被责，是以未经报县府讯，事主

自戕，幸未成伤。秋山于初报本有所疑。故批驳。然余细察初详，别有所见者，以为事主与张和皆上身衣服被剥，而相服俱未动。安塞所详如此，而犹欲以盗劫为妬奸，莫是意见用事。

视子临所铸铁钱，其光好胜于京局，可用无疑；但与铜钱兼用，则须熟思审处。子临以大钱沮格之故，亦惩前毖后，求不累民而后出之。座间有以生锈为言者，此固不免，吾未见出土铜钱而无锈者。

二十九日 得涤生九月望日书。前在衡州造船募勇，未毕而贼至，有宁乡之胜，旋败于岳州。贼以大股南犯，再胜之于湘南，而复有靖江之失。于是常、澧被掠，窥长沙愈急。近者岳州十三战仅败一次，余皆全胜。转战而前，克复武汉，事机凑泊，有不尽由人力者。现在贼退靳、黄已下，须趁势追剿云云。因与子临书，言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长江数百里，涤生以孤军深入，以后解饷难于今日云云。读涤生奏稿，须眉毕现，使人勃勃有生气，惜字多未及发抄，使人人共见。

得慰农复书。汉阳无一居民房屋，其残破甚于鄂州。田家镇尚有余孽，不难荡平。言饷银尽望邻封接济，又非长策。盖请饷之语不屑复云。其附信言善后事宜，以赶造炮船，添设水师，修理城垣，增筑炮台，多积粮储，并开炉鼓铸大钱为急务。此老布置井井，惜费绌耳晋解五万，未知到否。又云回思万马军中，枕戈而眠，转觉痛快，胜于今日之左支右绌。其情景可想。因与子临商以大钱解楚。

十月

初一日 诣文昌庙行香。子临言，幸有捐借一项，可为江上大军接济，并商仍解六万。余意捐借之举，不先不后，似亦有机缘存乎其间。商大钱解楚，竟由省雇长骡而往，不由州县运送，可以省费而少弊。

定边马三得一案，与晋省互相推诿，五年不得结。与秋山商就陕定案。此事如斩乱丝，以断为主。能否不落窠臼，尚未可知耳。

初二日 内子生辰，未见客。

致梁宗丞书，与言泾、三各属已有头绪，催清单入告，以慰上怀。昌黎所谓感激徒媿媿者，独大官哉。

初三日 致慰农书。次日寄。午后出谢客。

与子临商大钱搭解楚饷，至浚生行营拟以黄金、大钱两者并解。又商本省冬季兵饷用银折给，节省归于实际。

初四日 致浚生书。来书有“事机湊迫，非人力所能”等语。答之云：阁下自出岳阳，驾鼉鼉以驱鲸鲵，而祝融风伯诸神交相之，虽曰事机湊迫，实则志气感召，不可诬也。因与商行营搭放黄金、大钱，略云：大军追贼，超趯飞行，口粮发钱，兑换转运，诸多不便。且将士效命疆场，亦思节省分例，易换轻资，以壮凯歌行色。若以金、银、大钱三者，兼收并放，似亦易知易从。大略多者以金，次以银，次以大钱、制钱兼用，而并许将大钱准价易银，将银准价易金。粮员中有一公正而能耐烦者，便可承办，或亦饱则思飏之缘铤乎。

程晴峰裔采制军来谈，逾一时许。述何丹溪居乡事，听言观行，古今同慨。故学人以自修为贵，若标榜门户，必致其真伪杂糅，貽人口实。关辅有正学渊源，向拟访求而奖励之，然必先观其内行，次考其乡评，素履无亏，而又能讲明有得，庶不以虚声貽诟病尔。

初五日 兵饷搭放大钱，究形壅滞，徒为钱局官铺利；而旋放旋收，于经费未能裨益。子临近亦觉之。商及以银合钱，然仍随时价，则弊即伏乎其中。因属与营员议之。谓七折无不踊跃，果而于私无损，而裨益公事，乃有实际。计陕西省兵饷岁额一百二十万上下，节省其三，便成巨款。至大钱以当十为最便，以其无伪耳。事多牵掣，未易径情直行，平原留支，独不可酌剂耶。

盩厔县方禄，籍本天方人，既不惩办，又不释放，刚茹柔吐，两无所居，以游方僧道处之而已。

初六日 检《纪要》与《舆图》，磨对半卷而日昃矣。

慰农来文，征兵欠发盐粮。于归伍补领，原可不分畛域，若源源而来，何以待之。

白水、宜君对调，司详不言其所以，然遽请入奏，即强为之说，以白水民情刁悍，量移则人地相宜。然白水难理，过于宜君，不能了易理之人，而使之了难理之缺。不能心安理得，即不能坦然言之，姑使再议，或别有说。署令轻躁，率尔回省，遂不择人而往代之，此是病根。通融二字，误天下大事。

常勋舫廉访来，谈京师窘迫之况，耳不忍闻。无饘之人，何堪予由。随所入多寡，投醪于江而饮之，甘苦与人共尝，便如青天白日矣。

初七日 兵饷折七钱，昨子临书来，力言其便，是以属幕中起草，犹未敢遽发，特以奉商。今日书来，则言层层窒碍，有不便再议更张之语。前书殆忘之耶。顾事势至于艰难，岂可更存意见，力求共济而已。

初八日 子临意总在行当百大钱，故左说右说，其言不入。今日议当十大钱最为便民而无伪，然终勇于放而怯于收，不恕则无一可行。向后当时时提醒，不能愬然，亦不可迫促。既彼此一意为公，俟之或当自悟耳。银少故兵饷折钱，若仍发银，亦非久远之计。惟当百大钱利重，而民多冒禁，且商贾不行，兵民得此，将焉用之。今议收捐，而民间渐有流转者。乃不用官钱而用官票，令民输银于局，易票交官，而官复征银于局。欺人乎？抑自欺乎？言大钱节省最难核算。子临固坦白，而经手之人保无张大节省之词以取悦，而阴行侵蚀之计以营私，不得不令截算，当拟为册柱，使简明造报，方不至藉口纠纷。当大公私两利，可大可久，当思所以行之。

初九日 昨接沈经笙学使书，汉阴学官徐清翰，前以擅理刑名记过，乃由道府司保荐，不谓之上下相蒙乎。复书更正撤销。

上年捐输请奖，马遐龄为杖徒之父请封，而前次海疆捐复，已有奉驳明文。又教官王炳堃以戒饬致生员自戕未死。似此暴戾，岂宜以原官司铎，均令另行请奖。

初十日 银少不得不用钱。大钱难行，惟当十为名实相符而无弊，其本值相当，固已有省制钱工本之半矣。巽言屡进，非不同心，如初念易移而难守，何哉。余思既专意此种，即守定工料所必需，以杜盗铸之渐。乃试验今昔一月之间，分量不符，日朘月削，适以海盗而已。事至不得不昌言，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何恤焉。然缓字不可不有。

白水、宜君两不能了，而彼此易置之，非徒无益已也。思所以对朝廷者，无他焉，返之吾心而已。

昨晚细阅南郑陈三娃一案，于中不能无疑，至漏三下。生平以为衡情胜于读律，至此亦为律所缚，不能自决。盖初详未必实情，而复审亦有迎合不敢定，悬揣为得情，必至喜附会为合例，有尺寸之柄。此时可

惧之甚，又不得不用缓之一字矣。

再得子贞书。承良友期望，当熏沐复之。闻黄寿臣移督蜀中，或当一晤耶。

十一日 拓《陝省輿图》，初稿已就。省志各郡县图亦仿摹一副，拟就志中各门抄撮与图相附，而日晷甚速。公事夹杂，辄又一日。拥几摊书，甫觉津津有味，而一念时艰任巨，不觉投笔而起。虽结习难忘，亦只有付之浩叹而已。灯下以《纪要》与《省志》并观，切要而未备者，用朱书摘入，庶为力省而可成耳。

十二日 复弼夫书。杨令回籍，遂撤楚北塘拨。致弼夫，托襄阳粮台仍随时探报。次日即接罗观察来函，盖机之相感。

复桐君将军书，仍商撤兵留防事。

十三日 中夜思军需报销之案，以张丞为发端，不可不尤加慎重。军饷只解十五万一千，而报销至二十一万余，谓其余皆借贷以供，其不足信也显然。又猛想舒云溪曾有由庐州带解颍州饷银不足一万之款，册内并未列入，巨款既可遗漏，其浮冒尤属明征，而非臆断矣。思此尤为心热，遂至失眠。守经而不达权，则凡事皆窒而不通。权，秤锤也，锤不脱秤，亦不离物。不能为物之轻重，而恒因物以为轻重，非离经以为权也。

同官毕集，遂昌言军饷报销，经权损益之理，凡有所利而为之者，不必其利之涉于私，故义利二字其辨甚微，余非敢谓能折其微，但为的这边分数多，则见得较彻耳。通融二字坏尽天下事。人以通融为话，不觉而受之，以为通融之便于行事，而又非以行私也。不知其术既售，则通融但为彼人地，悔之无及，徒有负心而已。此又达权中之末节也。圣贤所言经权道理极细，而粗处实只一贯，眼前事看得到，守得定，由此而上，精义可以入神。此中消息，不可过自矜张，亦不可过自菲薄。

十四日 接慰农、涤生各抄咨廷寄，以曾○○之赏给侍郎。以长江扫荡，各城不能复拘以职守云云。大意飭令藩臬层层布置，使杨督兵会剿，后顾无虞。又，以汉、川、应、沔一带湖泽既渐肃清，襄阳既非吃紧之地。丰绅前此所驻各兵应移何处截扼，杨务即咨商王庆云，速飭丰绅择要移防，以便该督等出境剿贼。寄杨。桂明一军于黄州会合北军，田家镇会合南军。较之楚南兵勇强弱，是否相当。倘彼强此弱，南岸被剿紧急，

该逆必至伺隙北渡，该督等曾否虑及。寄杨、曾、塔。细读此廷寄两件，指授机宜，层层布置，似乾隆间军机手笔，前后周匝。外间大吏有所秉承，斯可喜矣。所询南北军强弱，圣人明见万里。人之钝拙者，一朝发愤，或可化弱为强。若素以狡诈趋避为工，报国之诚，不敌其爱身之计。

旨意无关陕事，而涤生特与飞咨，殆亦有意耶。

十五日 谒武庙，至城隍庙坐班成礼。

致杨慰农制府书，丰提督由襄、樊移驻何所，请由湖北调度，陕西省未能遥度。惟败兵留防，滋无益耳。

十六日 接慰农书，以田镇余匪尚多。昨涤生来咨，由靳州舟次发，距贼不过四十里。日内定应开仗，惟江北一军恐不能得力。慰农之前驱如此，得无虑乎。

楚北三军并下，江上可冀肃清。又闻红单船已抵芜湖，皖贼不能与金陵联络。惟鄱湖之贼，自南昌解严，仍伏匿湖中。此处不能廓清，则浔江不能飞渡。因检《纪要》治湖要隘及前代战守之方，如湖口大孤、左蠡罍子口等处，若俟秋冬水退，则控扼更易。因拟为彭蠡图致涤生，当不惜日力为之。

晚，与武芝田商南郑陈三娃一案，心有未安，当审慎以期平允。

十七日 闻卤泊滩收盐已有头绪。蒲城言所属岁尽交盐一千万，难民顽悍，与官为市，未必不生是非。安所得善处之法耶。安定白令至，询以甘泉所获盗案。言昏夜入室搜赃属实，唯轮奸则本妇一面之词。是以勒传开导，事主既首轮奸，自应向盗犯研审，而先疑以子虚，致事主妇女挟刃上堂，几兴大狱。其意图开脱可知。又事主先报汛弁被责，因未赴县呈报，有词在案而不究汛弁讳盗之非，得毋以杖责事主为是耶。扶同养奸，至于此极。噫！白令应对屡有失次，岂重听耶，亦中馁耶。

十八日 闻楚北兴国、大冶亦经收复，因商商南撤防事。

十九日 赴南较场阅枪箭，回署已曛。是日于枪箭较好，各兵兼试石墩，此贯革之意也。

二十日 与同官商撤防及抢案等折。商卤泊滩。

偕首府及王道立、郑庆崧两令提审甘泉报获李小二盗案一起，入室搜赃，众供如一；惟采花一节，坚不承认，不得不需以数日。安塞汛弁楼

姓，有责打事主情形，当与穷治又闻姓卢。

二十一日 定商南撤防会稿，商之桐君。

前月二十七折回。阅邸抄，各路均有胜仗，而托将军瓜州、镇江之捷，尤为可喜。布置周匝，故回巢之贼辄遇伏而溃。观此则老师糜饷，岂可诿之劫运未终，而于人无责乎。晴峰先生老犹剧谈，询新例改发事，余谓秦、陇、蜀均当请○○旨。

二十二日 检校月折约十件已上。闻渭南捐务颇就。

关中民淳事简，独刀匪为害马耳。例有系杆而无锁墩，此自向来权宜办法，其实比系杆为胜。前日堂讯所缴凶器，众皆指为刀匪之刀，自与寻常金刃等械不同。与幕中商锁墩刀匪，应照军流犯以名达部；其改悔开释，复有过犯则加等；命盗案入于法所难宥。其未锁墩之犯，讯系带刀游荡，犯事时所执系刀匪之刀，即加等治罪，与前同，或足示惩。又商改过迁善，以刀缴官者，奖以花红，胥役不得诬指；有过犯与良民等。地方官以此分别功过。南山红黑钱，沾染日久，其害视刀匪不殊，亦当思所以治之。

由冰如寄部驳三金并用奏稿，以示子临。复书言亦自省事。此语诚然。未奏之先，惟恐不奏则事不得行；既奏之后，细思办法，便不免长虑却顾。言易行难，往往如此。

二十三日 蒲、富两县收买滩盐，视潞盐出场价三倍。以此招徕，而不计销售之难。二令素以才称，今所办若此，谁谓才人可以济事耶。

秋审部复到。另一件奉○○旨飭将湖北前抚崇纶随于次日故解京。前闻崇中丞官陕有声。细询所以，则寺观僧道布施必周，幕友、长随嘘荐者众，官评亦略可定已。

二十四日 告王、郑两委员，以安塞案不得迁就了事。首府发审局为刑狱持平重地，闻到此者竟以开脱为能，今部驳之案多系初详不误，而委审改轻，三水乔老七、淳化张怀^①珍。恐不免希意旨以图出脱。况盗案尤非命案之比，命案除谋杀有迹可求，至斗之与故，临时是否起意致死，在好勇斗狠者，自问尚不及知，而官欲取罪人，意中之一念以为生死权衡，其可信乎。狱之多冤，良由于此。然但有一线可原，何必故从其刻。

① 广陵本作“幅”。

若盗案则毫末不掇，将成斧柯，岂可假借。今下手伤重者或云起意致死，或云起意成废。起意二字，最无把握。于是以伤痕轻重、先后为断，而移掇颠例，尤不免矣。

二十五日 询交代未清各案，怀远为甚，次武功、褒城，次蓝田。而怀远所以尤难者，接者不受而犹一味容隐，流毒几成症结。能相继养痍，不为抉摘乎。

江守留办榆河，而需次者恶其压己，二者皆非。

二十六日 本议潼、商两处次第撤兵。适阅海楼来书，同州各属劝捐集团，足为关上防兵之辅。商南已办三十七团，若常能联络，与卡勇一律盘查，胜数百防兵远矣因附片。怀远事，前藩留不了之局，此时的应平实叙陈，从井救人，殉之而非援之矣。

出候色都护及子临，催其赶办各属未清交代。自言无可游移，然察其意，总在留俟异日。需者事之贼，与子临到此均已及替，而可诿为耳目所不及乎。

晚批富平收盐禀，伉爽言之，而不忘自下。

二十七日 拜发折九件，片六件。梁宗丞至，去一件。

上年绅民捐输请奖折。附教谕王炳堃捐复片。批：览。批：户部速议具奏。单片并发。

筹解曾、塔第二次军饷六万，兼陈现办捐借情形折。奉批：知道了。

附三原李、泾阳吴捐项，并请明发谕旨片。奉批：另有旨。

附收捐监照片。前后十万以外。奉批：户部知道。

咸宁浚河工程折。附续拨本省防费六万片。同前。

遵驳改拟乔老七盗案，并请通行折。奉批：户部详议具奏。

附前湖北抚崇病故片。奉批：知道了。廿六

月折片单。奉批：知道了。

榆林何守免议折。奉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刘廷鉴奏补大荔折。奉批：吏部议奏。

请留陈都事改奖府属知州，并劝捐委员折。奉批：另有旨。

会奏商南裁撤防兵折。奉批：所奏是，知道了。附现办潼商练勇片。奉批：知道了。

二十八日 赴北关外阅演放大炮。其地濒临渭河，荒滩颇广，夏秋之水，现尚未干。其间段屈曲有水处，询为皂河，本漕河也。得人之难，讵敢轻言兴利哉。

已正微雪，归途益飘洒，约有二寸。

二十九日 发折后公事颇稀，阅《略阳县图志》。旧本旧刻字漫漶不可辨，批令校对重刊，并询义学。《略阳志》道光廿六年邑令南海谭瑀重修，尚不繁芜。

三十日 阅《汾阳志》。舆图笔墨粗恶，令补绘。志道光廿一年冬景东罗曰璧撰。邑本僻小，无可纪录，志乃泛滥广收，足存者十无二焉。询旧刻《石门遗事》。

日晷既短，公事到手者不能放过，尤觉时光之速。自念此一月作么生便忽忽过了。问视事一年，所整顿者何事，真无以自解也。

冬十一月

朔旦 诣文庙行礼。

催解京饷。子临以官场习气为言，余谓旁观之论则可，吾辈身居此地，惟有自反。向者莅事日浅，犹可自解，今一年矣，若谓习气不好，则吾辈亦与有责焉，正己率属当连读。

阅《陇州图志》。图为卫同年新绘，兼及民团，又拟于故关设隘。关古名大震，亦号天雄，实秦西之门户，属度今日财力所能胜者而为之。志乾隆三十一年州牧南丰吴炳撰于州境。吴岳弦蒲持论不繁。蒲，一作浦。余意弦汧声近，亦自有说。古人述山川，包括大概。后人目力不远，又好聚讼，故愈繁碎耳。

初二日 阅马步射。澄城李潘喜命案，首府研鞫，卒不得其所以然，不得不忍以俟之。其无干者，要当先释耳。“尔无忿疾于顽”，此“无”字有千钧力量，稍任性不得。

阅《扶风图志》。旧图详于村落，而略于山川，细思之，却有鱼麟册遗意。若语形势，则此图实为无用。令兴泰，内府人，处官无咎无誉。指贤山寺与远爱亭以动之，并以十七卷纪事一篇，发其深省。若有心者，能无愰然。

初三日 长至。黎明赴万寿宫朝贺。仍接见同官，催解京饷。此事

岂独余急公，要以目击身亲较为亲切。若支绌，岂待言乎。

子临商行铁钱，今之利权，如倒持太阿，官无把握。余谓文告无益久矣。官之所能自主者，一则取利欲其轻，不至罔民犯法；二则轮廓、分两、文字与官钱不殊者，即不当复问官私，滋疑自扰。能此则行，否则不如其已也。秋山言禁小钱则铁钱自行。其中固有妙巧，然民玩已久，亦未敢决为必然。果能是，则当十者必不胫而走矣，请验异日。

初四日 乾州牧谢蔚青，以其祖蕴山中丞所为《小学考》见贻。炳烛之光，益以鞅掌，聊付儿曹度之。中丞名启昆。

阅《洛川图志》。图从志出，虽里至不详，而颇见爽朗。志不无泛滥，而中有应存，若去其冗长，庶几全璧。县南黄龙山神道岭，路通澄城、白水，向者藪奸，今北山已有劫略之案。洛、澄、白三令才力皆无以相愈，能勿令人悬心。以言感人，其本已浅，通飭文字，前人层见迭出，尤不能有动于中，无已则因征取图志一事，各就其州邑切要处婉言纳牖，或者有所猛省。各批当别汇而录之，亦可以自镜。

初五日 出西关，迎沈经笙学使。与秋山商派员查洛川黄龙山神道岭一路。与沈学使往还，日已曛矣。色都护查出左司办理袭职与例不符，参领与牛录以甘结束，此岂可信。

灯下阅《岐山邑志》。令兴县郭履恒撰。山以岐与终南为纲，水以渭与雍为纲，而以支派附于各条之后，颇得僧一行两戒遗意，视它志之重复纠纷者迥异。各志列女不过钞胥档册，此志亦以笔墨运用其间，便觉耐观。回视康对山《武功志》，不免简略。

初六日 山阳恒令谢委椿，开诚语之。

检满城《过继承袭条例》。成安一案，其误显然。

批岐山贲呈图志。王令英年有志向上，奖劝更不可缓。县南桃川一里即斜谷口，古所谓五百石穴者，囊括其中，鉏匪安良，诘容少懈。图说谓县属南北山，土瘠民贫，丰歉不时为虑。一邑之南北山如此，一省之南北山，其皆能风雨和甘，间阎安堵乎，念此每为惕然。

邀沈学使、色都护小集。同官聚首非易，即谈入深处，亦不以浅自防也。

初七日 早起，赴北关，送沈学使。旋由濠堤绕出西关，迎海、德

两星使。一再往还，日力坐耗。然出郭则清旷之致，顿隔尘嚣。北关迤西有湖，俗名皂角湖，未知当古何地。湖广不及顷，而水光爽人，不待吞若云梦也。

昨夜思积案不结，不觉失眠。今日集委审各令，详询案中情状。急功与避罪，皆中人以下所不免。然此念一胜^①，事理遂不得其平。稍不平，心便为所惑，可惧也。澄城蠹役一案，炙手可热。何物狐鼠，敢于威力制缚，人至死不敢与校，而尚不能穷治耶？

思虑纷杂，心无休暇，于事动辄遗忘，此精神不足之故，亦精神不节之故。古人以静坐为善学，事殷晷短，力薄时艰，虽有坐时，曾无静境，然则如之何。转忆前致艮峰书，葆得顷刻是顷刻，充得豪厘是豪厘，径须题之座右，刻刻自叩。前二语颇认得静中意味，无如^②无恒何。

昨接初二日杨至堂河帅书，自言“由令守至封圻，官民相信，幸免愆尤。一任南河，不料事机舛错，身败名裂，夫复何言”云云。此等语非幕中所为，殆其手稿，读之惻然悚然。微闻丰工失事之先，立夫欲去某厅员，而至堂为之缓颊，驯至溃裂。一念之不忍，其祸至此。事机舛错，岂谓是耶？日记中概不敢载人过失，此可为镜，故附入。

初八日 出东关，送客。经费不足，从纪纲不立始，清交代以免侵那，亦一吃紧处。过候色都护，与商札查成安世职事，旋闻其将换防哈密。

初九日 连日与府局委员论澄城、安塞两案，姑息之念重，则嫉恶不严，而奸回得幸免。虚以受之，而穷其情状，有当延访者，不可固执己见；有当断制者，亦不可误徇人言。此中用心苦处，只有独喻。而不知者犹以为琐碎。噫！

复蒋申甫书。昨得慰农书，言田镇、蕲州杀贼数万，焚舟数千，涂生率水军直下浔阳。可谓壮哉。

初十日 与子临商奏展陕省春饷散放日期。镇安为最要之缺，商择人以往。秋山言，满营错办承袭事，虽咨文至部，尚可挽回。然明知而徇隐，又苟且求免焉，其不可，何待言。欲仍交错误之人查办，亦不可从。

① 广陵本作“一朦”。

② 广陵本“无如”作“以”。

十一日 复何子贞书。附中甫函内。复艮峰书。艮峰以濂溪主静以无欲，言动循乎理，虽动亦静。若有意求静，方其求时，欲已中之；以自私用智，非大公顺应之道。余意下学之士，非静无以观心，非观心无以省过。古人所谓常惺惺者，恐其中亦微费提撕警觉之力。若并此而戒之，何以知心存亡，腔子里为何物乎？若大公顺应，须义精仁熟，非下学所可骤语也。

拜贡折及贺元旦折。明日行。

武茭坪廷珍^①至，言平利民团可恃。龙洞村在楚蜀之交，向多红签，自民团成而匪徒敛迹。

蒲城徐令请盐课归地。此简易办法，一思便到。顾以民力艰，银币缺，未敢举行。若折钱抵解，力禁浮收。云有旧章可守。减代销之引，设关抽税，以补课额之不足，或亦可行。不然四面皆私，缉不胜缉，课重价昂，州县不能出费赔垫，非侵帑即病民，泾阳、兴平等处，即已派之里下。不待试办期满，而百弊丛生矣。

十二日 安定送到《图志》。志不装套，幸尚完好；图则但有城池而无疆域。白令颇有推为良者。小事疏忽，或不足问耳。

十三日 与司道商盐课归地事。关中三面皆私盐，而中央复有卤泊滩，蒲、富两邑赋重地卤，借煎熬以补收获之不足，禁私尤难。是官引之地无几。西北花马池，其东蒲滩。商人疲累不胜，捐费求免，乃以此累委之于官。官不能出费赔课，或派之里甲，则日久必至侵渔；或那自公项，则目前即成亏缺，非病民即病国。计莫如援案归地，按旧额盐课若干，通计西、同、商、乾地丁若干，摊入其中分摊便有偏枯之患，以一成为则。每两加一钱。地多者赋多，而加课亦多；地少者赋少，而加课亦少。八口之家，每年合盐五十斤。如有一两之赋，只加一钱，而无课之盐价，省之数较之三倍。无伤于富户，而甚便于贫民。无私之非官，即转贵以为贱。前所虑者，银贵为民病，征钱又有脚运之费。自留支改钱，兵饷折钱，钱有生路，且征银则虑戡秤奇零之滋弊。不如径与每两收钱二千，以抵留支，有余拨兑近营兵饷。立之厉禁，不许浮收分文，或亦剖斗折衡之一说乎。至部议每斤增课五毫，当此经费支绌之时，未敢遽行议减。第思课归地，

① 广陵本作“廷琛”。

则本省民食均属有课之盐，不便重征。而入界出界商贩射利而来者，酌量定为税额，以补后增之课。在各关委员分柜征收，每斤收课一厘足矣。一引收银二钱五分，十六万引收银四万两。斯变通之道也。

怀远亏空一案，有终日昏饮，不知侵那为何事者；有自处无过，以持人短长者；有惧罹吏议，曲为揜复者。从井救人，可逝而不可陷。

十四日 作省图跋语。此只康熙图三十六幅之半幅耳。然秦川八百，华实上腴，南北两山，险阻四塞，将何以保境安民乎。搦管自书，生涩殊甚。

候色都护，商查办满营错误袭职事。

十五日 文昌庙拈香。邀同官小集。课归地丁，惧民力之不及，此早已耿耿于中，而冀有善策可以免此。乃数月已来，官能自了者，咸、长以外，不可多得。而乾州、泾阳、兴平诸处，已暗地摊之里下。与其暗中科派，久之则诡免洒寄。百弊丛生，民不堪命。何如立为定章，可以免弊。子临意加此恐新赋为难。此人人意中语，若谓必待食贵之后，乃见德而易行，则多此一层扰扰，且时势亦不如此棘手。到此田地，行止均属大难。余谓察体下情，从已然之事为始，诸公任之。至奏咨中忠言巽论，期在必行，则余任之。向《石渠论〔纪〕》中，河东盐务不图身当其责，而又时值其艰也。吁！

蒲城刀匪逸而就擒，泾阳刀匪逮而见夺。此皆当济之以猛，而文法有定，当熟思所以处之。

十六日 检现奏各件，平利、白河皆极力民困。白河周令前后绘图颇不草草，至绫裱镶边，则踵事增华矣。

阅《神器谱》抄本，明中书赵士楨撰，于万历间进御者。所言番銃鸟枪、神枪各种，亦无以大异于今之抬炮火器，愈制愈精，亦愈奇观。本朝所造神枢、神威、九节诸炮，断非倭炮所及，平利举人张鹏翮雅意进呈，则未免辽东白豕矣。又书中有△△△△四字，忆是天命○○○御讳，尤不可呈进。

十七日 色都护来谈。与札桐君书。

拜发与色都护会奏查办成安袭职折。奉批：依议。

藩库支放减折四十一款折。清单。奉○○批：户部核议具奏，单并发。

附拨解京饷四万片。奉批：知道了。

得弼夫书，湖北境内肃清，余逆已自九江窜至安徽。杨制军至黄州办理善后，不知桂军门作何下落耳。

十八日 与同官商盐课事，子临意以能否归地遍行札查，令各州县与绅庶商办，不能者令其办课。

昨晚藩署文来，请将欠解应支各款一概从缓。俟催收有项再发。余意此陕省自主之事，无须奏闻。惟涤生军饷无可委解，且军行日远，饷鞘不能冒险遄行，当于江西借拨数万两，由陕解还。此可发急递。灯下拟折稿。

十九日 徐令言，盐课归地，若询及绅庶，是与狐谋皮，径须由省定义。是亦一说。又所叙盐务情形颇多，不能悉记。陕商向由商伙包办，买私充公。徇越已久，实难骤禁。

辰刻接廷寄：

十四日奉上谕：蒋霁远奏请饬邻省协济军饷一折。贵州桐梓县逆匪滋事，蔓及仁怀，并攻扑遵义郡城。现经蒋霁远等亲往督剿，征兵云集，需饷孔殷。著乐斌、恒春、王庆云于各该省无论何款项下，各筹拨银十数万两，派委妥员，克日起解前往，毋稍延误。并一面知会蒋霁远等派员迎提，一面将起解日期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随拟附片稿。何有何亡，龟勉求之。

周藹林自山阳来言，矿务必成，明岁可敷陕局之用。所言名目繁多，不可尽识。询以弹压人夫，自言得有把握。此事断不可阔疏贻悔。

接涤生复书：

贼以田家镇为金陵咽喉，阻遏我师。田家镇对岸之半壁山，峭立江心，俯瞰北岸。塔军门得而据之，遂循南岸而下，斩铁锁，毁木籬，焚四千余艘，贼溃归广济。水师前队进扎九江，陆军北渡，拟由广济进捣潜山、太湖。惟兵少不能分顾，两岸遍地皆贼，水师亦不能深入，致饷道不通。幸皖省派兵来会，北岸势盛，可分兵南渡，当力攻湖口，践三省合防初议云云。

筹饷极无聊，读此辄为气旺。

海楼至省，言捐借总数可至八成已上。又言盐务归地，依乾隆间科则，父老犹有及见者，可无间言，若加派便恐有所借口。其与新额不敷，请派之铺户，以分农民之不逮。关税之法简而直，此法繁而平，当熟思以择于斯二者。

二十日 辰刻拜发由驿具奏一折两片^①。

为浔江军饷急需，请旨飭令江西借拨，即日由陕解还，并陕库解支各款，请俟催收有项，酌分缓争动支，由驿奏祈圣鉴事。窃据藩司司徒○详称，陕省奉拨京饷四十一万两，除解外，尚欠解七万两。又奉拨甘饷二十万两，除解外，尚欠解十万两。又奉拨钦差侍郎曾○○等行营军饷二十四万两，除解外，尚欠解十二万两。又奉拨湖北军饷五万两，除解外，尚欠解二万五千两。又陕省本年冬季兵饷欠发六万二千余两，西安满、绿各营应放十二月饷，并接济共银六万五百余两。又距省穹远各营，年内例支来年春饷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又西凤营春饷一万八千九百余两。又八旗例支来春草折三万四千七百余两。以上统计共需银六十八万余两，均系急需，凡可稍缓者不在此数目下。司库银款动用一空，各属仅有未解本年地丁银十一万余两，出入乘除亏缺甚巨。查此次劝谕各属上户捐借兼行，现据禀报先后书写银五十余万两。除已交五万余两外，均请分限缴完。核计年内即将已捐者陆续收齐，尚恐难资敷衍，请将欠解京饷军饷及本省兵饷各款，暂行从缓，俟催提各上户捐借银两到日，先其所急，酌量次第动支等情请奏前来。

臣复查陕省欠解各款，均系急需，内曾○○行营进剿饷需尤关东南大局。臣屡接湖北探报，曾○○、塔○○已过蕲州、武穴，前队进扎九江，计两岸及军兵必鼓勇直下浔阳，陕省应解饷银，不容迟误。惟捐借一款，经藩司迭次催提，日内仅续解银二万二千余两，应俟凑有成数，方可委解起程。且大兵乘胜顺流，日行日远，饷鞘沿途水陆有难以冒险遄行者。随与藩司再三商酌，万不获已，谨拟请旨飭下江西抚臣就近借拨银数万两，迅速解赴曾○○等行营应用。陕省即日续解饷银，取道黄州一带，即由该抚迎提还款，以期无误要需。其京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饷、甘饷等项，应如该司所请，俟续收有款，酌量缓急动支。至本省远营兵饷，向系冬春兼支，前经臣咨行各标营，先发冬季，其春饷俟有项再领。日来各营纷纷具禀，以兵丁度岁为词，合请旨飭下陕西省各提镇转行各营，将来年春饷，俟库收有项，届时再行给领，并令约束兵丁毋许借端滋事。查陕西省连岁捐输，现办捐借之举未及三月，书写银五六十万两，余仍设法敦劝。察看人情，尚属急公，惟近来纹银短缺，措缴未免为难。现飭藩司分委知府大员驰赴各属守催，并传知各上户，果能年内如数交齐，拟由臣奏乞天恩，倘将来办理善后续劝捐输，即将此上户数百家免其再捐，以示体恤，如此或可稍资鼓舞。所有浔江军饷，请由江西借拨归还，并陕西省欠解欠支各项，俟催收捐借有款，酌分缓急动支各缘由，除分咨知照外，臣因为时已逼，谨缮折由驿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再，臣正在缮折具奏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蒋霁远奏请飭邻省协济军饷一折云云。钦此。查陕库拮据并各款待支孔急情形，业于正折内陈明。兹黔省剿办仁怀、桐梓匪徒，军饷亦关紧要，应俟赶紧催收捐借银两，约计月内可以匀解银三万两，以应急需。查四川重庆一带，现办防堵，将来陕西省解款，请由该抚委员至重庆迎提转解，以免疏虞。所有奉拨黔省军饷赶筹动解缘由，谨附片具陈。谨奏。

再，陕西省捐借兼行，前奉谕旨，以百万两为准。臣随敦嘱各绅士委员极力劝谕，务须遵旨如数，以期稍济要需。三月以来，仅据各上户亲题捐借，共银五十八万余两，而解交甚属寥寥。察看其中慷慨急公者固不乏人，而靳惜观望者亦复不少。当此度支交迫，臣与藩司业已舌敝唇焦，再四筹思，惟有敬请严旨，责成臣与藩司等将已题者迅速催交，未题者赶紧敦劝，各上户逃闻天语，庶几杜观望而急输将。至此事总宜善譬曲喻，断不任势逼刑驱，臣与诸绅士委员早已告戒再三，似不至别滋流弊。所有请旨严催各上户捐借银两缘由，谨附片密陈。谨奏。

子临商课归地丁，照老科则为是，其不敷之四万两摊征铺户。事虽平允，而行之繁难，当徐酌之。

张丞造报舒前督军需所领十五，所销二十有余。同官言其合例，余未之许。此事通权与守经，二者不容偏废，而究重在守经，果能例中节省，即为之乞恩，亦何不可。云畴观察谓：一言为国家省三万金。

二十一日 作涤生复书，次日连鄱阳图随咨寄去。末言：京华旧游云散，椒生巡防时常郁郁，其在外将来能与吾兄颀颀者，不能不望之赓堂。时会相值，苍苍生材，殆非无意耶。

接京中报，知江西欠解黔饷甚多。函致竹伯，商及彼此互拨相抵。西安至重庆固远，较南昌至贵阳则近。此两便法门，不识能我从否耳。

二十二日 昨宁陕报捉奸僧，旋有以某达官比匪告者。不可尽信，要不可不信，密访断不容已。旋据查有船户袁姓者。

色都护相处未久，余只坦怀相与，今又有哈密之行。两首邑言盐务事，又谓不必定按旧则。摊征铺户，助摊不可行，勿如设卡收税。言各有当，谋易断难。盖谋字，凡读书明理者皆能之，至断则必真知其事之曲折，非知言无以几此。

二十三日 子临商盐务，力言摊征铺户之难，而又谓收税为不可。但欲依照旧摊九分九厘之数，以四府州地丁计之，仅十二万二千，校现课十六万约减四万，即照河东奏案亦短二万，沮格万不能免。谓税课事近重征，试思地亩纳粮，而米谷过关有税，此税究取于商贾，与科派里民迥异。询之守令，亦谓彼善于此，究当持重而发。

二十四日 披阅《三原邑志》，不著撰人。刊于乾隆四十八年。纂辑未见精审，特地多文献，故艺文一门，甚有可观。唐李药师，明王恕温纯。卷首县境全图，惟城池而已，殆剥落耳。

下午，又阅《永寿图志》。志简而不病其略，由得其要。张令新绘舆图，按里分方，说亦详备，是出读书人手，便自不同。经纬度本《一统志》，与康熙间图度数相同，而分数有盈缩耳。

二十五日 与秋山商惩办刀匪。縲匪石墩之刑，始于道光二十三年。李石梧中丞、傅秋屏廉访十余年来并未达部，然各省亦有用此者，非私刑也。当昌言之。连日感寒，不以为意，夜中咳嗽。是日未刻复审七案，风尖而寒。

二十六日 谢客。闻岫瞻入关。

早起失音，与今岁春间同，服药未效。

二十七日 医者戒以避风，仍谢客。服李应诏第二方，仍未效。前方：桔梗、甘草、花粉、川贝、防风、苏梗、枳壳、茯苓、广皮、姜。后方：橘红、半夏、麦冬、贝、桑白皮、枳壳、归苓、杏仁、姜、冬花、五味。两日失音，误为肺燥。是日又服桑白皮五钱，胸肋暂觉通畅，而寒气转入丹田，是夜咳从腹里出，极以为苦。

二十八日 改邀顾古生一诊，右关寸弦实，定为触寒。方：制半夏钱五分，杏仁钱五分，橘皮七分，桔梗钱，煨姜钱五分，茯苓二钱，炙草八分，枳壳钱，苏叶钱。是夜嗽减十之二。

二十九日 仍服古生方，加姜五分，添桂枝一味钱，颇效。晚闻兵部有递署陕西巡抚、工部侍郎载公牍者。此地既有替人，自是移动，而内观此心，颇觉恬然。岂敢自云道力，庶几此册之无旷，时时检点，不致临时憧扰尔。

十二月

朔 避风，委中军谒庙。司道旋至，延入内室。疑词吉语，即此亦可以观人。恬憺之心，不必自白。然一念经手之事，不易了者数宗，安能已已。至择人供应一节，忘己徇人，此胡为者。

阅《临潼图志》。勉之以励精，戒之以终誉，未知能恧置于耳否耶。

初二日 阅《长武图志》，以表为志，未加论著。洪稚存草创规模，续者谬，致贻口实。

岫瞻同年至，闻其孙女殇，即前奏请因与堪儿订婚回避者。久别乍聚，岂非美满？而余将有他适，复得此耗，良为叹咤。两日未服药，而咳嗽如故。

前晚调动之信，观已可耳。昨所记观人，夫何暇！夫何暇！

初三日 是日发折。接见同官，催应办诸事。岫瞻拟为晋京，此时都无容心思。现在所当行者，勿为姑待可耳。

白水邓令与宜君穆令对调，恐不无迁就。嘱首府函询其长，彼则到任未久，尚待察看。此则一受事，即以不入耳之言，昌之于堂皇之上，又不能禁约其子。故惩而能戒，尚非小人之尤，始知天下真有怙终者。

前月二十日驿递折回，奉廷寄：寄字中有调任山西巡抚之语。

二十六日上谕：王庆云奏各营豫支春饷，请俟司库续收有款，再行给领等语。陕西库款支绌，所有离省较远各营兵饷，若仍照从前豫行给领，实属不敷支放，该抚已将冬季应发之饷，先飭各标营给领，其应领春饷，著俟库收有项，届时发给。并著王庆云、扎拉芬札飭各营将弁，妥为约束晓谕，毋令该兵丁等纷纷具稟，借端生事。该抚所请由江西借拨曾国藩军饷之处，本日已谕知陈启迈遵办，并谕杨霈就近接济。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又夹单：

同日内阁奉上谕：军兴以来，需饷浩繁，筹拨帑金已不下数千万两。各直省办理捐输，颇为踊跃，捐资各生，迭经降旨优加奖励。陕西省素称富庶，且民风淳朴，好义急公。前经王庆云奏请捐借并行，闻此时为数尚属无多，固由民力或有未齐，亦该地方官未能设法劝谕所致。现在楚中水陆大军建瓴东下，由浔皖直捣金陵，其余各路军营亦频频奏捷，方期迅扫妖氛，与吾民共登衽席。军饷要需，尤应宽为筹备。所有陕西省捐借事宜，仍著责成该抚督率藩司飭令该地方官，会同特派劝捐之在籍绅士等，妥为劝导，俾身家殷实者均得遂其输将之悃。一俟集有成数，即由该抚迅速奏报，候朕优加奖叙。倘任令属吏等抑勒侵渔，借端蒙混，以致该绅民等迁延观望，有误要需，惟该抚是问。钦此。

又廷寄一道：

十一月二十六^①日奉上谕：和春、福济奏皖饷久缺，请飭河南等省迅速拨解一折。庐州临淮及各路兵勇，每月需饷十七万余两，现因缺饷短给，军士饥寒，所关匪细。陕西原准解银五万两，乃四月仅解四万两；四川原准二十万两，乃半年之久仅解八万两，而解到者尚止一半。该省盐课及捐征各款，均属为数无多，缓不济急。现在恩锡等连破乌江贼垒，刘玉豹等夺回桐城之大小二关，逼近城根。庐郡攻剿正值吃紧之际，岂可使饷项缺乏，致滋贻误。著英桂即飭藩司赶紧筹拨银十五万两，务于年内扫数解往庐郡。并著乐斌、王

① 广陵本作“二十八”。

庆云仍照前定数目，按月补解，毋得再有拖欠，致误要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是晚仍服前方，病减半。

初四日 现办难了之事，第一是捐输，第二为盐课归地丁。询谋僉同，虽不足额，尚足塞责。捐输则本属难事，又缘上年某侍御条奏，令宗室某某赴晋劝捐。以天潢之贵，为小民劝推解乎。幸而未邀○○俞旨。今岁载侍郎来陕查办事件，民间讹传劝捐，同州龙门一带富民有逃者。急为安辑劝导，始于捐借稍有眉目，而侍郎适有抚陕之信。猜疑一生，紧局成缓。如之何哉？

初五日 接见同官，现办诸事，尚未能辐辏而至。公议盐课摊归地丁，原属不得已之办法，至请旨将不敷银两飭部另行核议，似未甚得体。又条款册均属应行之事，惟私盐之禁既弛，仍须严防侵越一条，不能自圆其说。奏稿于此等处，颇难著笔。

震初同年至，言本年停放仓谷省小民脂膏二十余万。此应办之事，何敢任德。又商及将来每届三年，存粟各半，至第六年则悉易新谷，于仓贮可无红朽，而较之每年存七粟三，三年而悉易新谷者，可省一半出易之烦。静念盐课归地，借资民力，以此为之补苴，亦属均平。惟与狐谋皮，非俗吏之所乐闻耳。

初六日 检盐务公牒及司详，陕省商课不满二十万两，乃悟晋省原议每斤纳课三厘五毫，乃合晋、豫、秦三省引额而为此数。其中尚有蒲滩津贴、盐池岁修公费等银七万余两。而户部续增为四厘，不过欲举成数耳。二者均非陕课之实额也。

午后，起奏稿前半。当日筹商试办条款，奏内虽知难运难销，尚未究其流弊，今乃得而昌言之。思前人所言，官运之弊，不销则病官，销则病民，诚千秋龟鉴也。

与子临商隔年换仓之举，意见颇同。摊盐课不得不资民力，停换仓稍可以恤民力，二者事不相涉，机实相通，当昌言之。

初七日 呈成课归地丁奏稿。午刻始奉部文，恒宜亭升督滇黔，余承乏其地。吴仲云调抚秦中，未到任，以载鹤峰署。恒到任兼署抚，尚未知滇抚为谁也。

连日绅士至，述恋恋之意。官虽恶劣，及其临去，亦必有留靴刻石之言盈于其耳。此世态未可认作官评也。特所云不办借征与停止换仓颇为口实，然一年之中诸务未遑，心滋慝矣。

附录奏稿^①。

为陕西省盐务试办官运官销，公私窒碍，拟援成案盐归民运，课归地丁摊征，以顺舆情而俾经费，恭折奏祈圣鉴事。窃照陕西省行销河东引盐，前经山西抚臣恒春奏请改为官运官销，由部复准咨行陕西省试办。本年七月经臣将筹商，先盐后课，按季截征各条款奏，奉飭部核复试行在案。伏思盐务关系国课民食，其要领全在疏销。晋省前议官运官销，原冀地方官各顾考成缉私卫课，无各陕西省例食之官盐约七八种，潞盐特官盐中之一种，其余私盐旁见侧出，尚不在此数，是以臣前奏曾将官盐难运难销情形渎陈圣听。特以部议试办伊始，臣若先存畏难之见，则官属愈退缩不前，因于难办之中力求办法，半年已来极力督催，仍复随时体察，始知臣前奏难运难销者犹未穷其流弊。现在公私窒碍，有亟须和盘托出，另议变通者。臣始以为官盐难运不过水陆纡回，果能运本充盈，自不辘轳周转。乃自前次藩库筹本三万两外，别无闲款可筹，河东议借运本迄无实济，不得已兼令州县分运；州县不能自出已费，其运本所从来非移甲换乙，即掩旧那新，此中情形，不可究诘。是官盐之难运不在道途，而在费本也。臣始以为官盐难销，特因私盐未净，果使极力缉捕，或可积渐销售。乃查陕西省自潞纲败坏之后，不特停运引地习惯行私，即商店尚存亦皆买私充官，掺沙短秤，苟且塞责。一旦行运官盐，民间惊为从来未有之价，城邑尚勉强买食，村镇则断难销售。州县虑及滞销赔课，或按里给盐，或计粮授盐，此时已属枝梧，积久将成科派。前人以为官运之盐，不销则病官，销则病民，其言足为龟鉴。此陕西省试办官运官销公私窒碍之实在情形也。惟是盐课上关国家正供，不得不力求有著。入冬以来，臣与司道忠心体察，博参舆论，僉以为此项盐课，必须援照旧案改归地丁摊征，庶使官民两便。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检查乾隆五十七年，因商力疲困，将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盐课一律改归地丁摊征，官民俱觉相安，课项亦无短绌。嗣于嘉庆十一年，将西安、同州、商州、乾州四府州属改归商运，而凤翔、兴安、邠州三府州属一再更议，仍归地丁。迄今相距五十年，父老传闻犹能记忆。溯查原案系地丁一两摊征盐课银九分九厘二毫零二忽三微四纤八沙七尘。西、同、商、乾四府州三十六厅州县，当日共额征地丁银一百二十二万三千一百九十八两五钱八分一厘。共摊征盐课银一十二万一千三百四十四两一钱七分二厘，比较咸丰三年奏销额征地丁银一百二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两七钱二厘，计短少地丁银四百六十两八钱七分九厘。系节年升豁不同，是以减少，此时议复摊征，自应照现在额征地丁银数，按两匀摊，以九分九厘二毫核计，共该额征盐课银一十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两四钱五分二厘。虽较原案摊征之数短银四十五两有奇，为数无多，宜仍旧贯。再查陕西省近年商课，岁额征银一十一万九千一百四十五两，彼此相较，尚属有赢。其按年随同地丁征纳，遇闰无加，遇荒无减，官无加耗，民无加费，成案具存，均可遵照。如此变通办理，仍系率由旧章，既于国体无伤，且于舆情甚顺。所有盐课中官钱、公务、工费等名目，已照原案并入九分九厘二毫之内，别无锱铢累及农民。所有陕西省民食盐觔，听民自运自销，更无官私畛域，农民从此买食贱盐，以盐价之所省，抵摊征之所费，亦属有益无损。且盐之为用，与布帛菽粟同功，从此富者贸迁，贫者负贩，更广谋生之路，益宽俯仰之资，秦民感沐恩施实无涯涘。至前准部咨，每斤以四厘计课，细绎部议，系因山西原奏每斤征课三厘五毫，酌量增为一引征银一两，以符正数。其实山西原奏之每斤三厘五毫，亦系通并陕西、山西、河南引额，多寡牵算，定为按斤课额，二者均非陕西本省应征盐课之定额也。况现在商运既经捐免，官运又试办难行，不得已而改归地丁摊征，即与按盐征课者殊科，且银价贵贱今昔悬殊，若按照四厘科则均摊，不但民力弗逮，且恐愚民以加派为疑，于大局转有关系。惟是作事谋始，不得不倍加慎重。臣复将盐课摊归地丁之说，面询在籍公正绅士，均以为率由旧章，官民两便，事属可行。合无请旨将

陕省应征盐课，照乾隆五十七年成案，每地丁一两摊征盐课银九分九厘二毫，以咸丰五年上忙为始，随同地丁正项开征。陕省钱粮向系年清年款，此后盐课亦按年征完，不准丝毫短欠，即由臣飭司，通行各属刊刻由单，明白晓谕。凡民间摊完盐课，查照旧案，除每两正项九分九厘二毫外，不准有丝毫加耗加费，其本年官运试办秋冬两季应完课款，仍照部议每斤四厘之数，按各属满年行引半额，责令如数清完，销不足额，亦令摊赔，以免旷误，秋季之课以本年十二月为率，冬季之课以来年三月为率，除已交河东道库外，余者催令扫数解司报部俟拨。至旧案科则，每两九分九厘二毫之外，尚有二忽三微四纤八沙七尘尾数，合通省岁额积算，仅银二三钱，应请照乾隆三十一年户部咨，案银数以厘毫为断，余悉删除，以便输将，而归简易。所有陕省盐务试办官运官销，公私窒碍，拟请改归地丁摊征缘由，据藩司司徒○盐法道麟泰会详请奏前来，理合缮折并条款清单具奏，伏祈皇上圣鉴，飭下部臣复准施行。谨奏。

初八日 同官有郊外之行，因未接见。改定奏稿。

傍晚子临至，谈一时许，商移动各缺，惟琴泉最难安置。隔年换仓，吾辈所得为者，止于奏定大概章程，若后人从而更易之，不过一反掌间耳。凡事求无负吾心而已。

初九日 检《石渠余纪》，于前稿添一段。

再查嘉庆十七年，四川总督常明奏请课归地丁，以川省与两湖毗连，恐私盐浸灌淮纲，奉旨：将常明交部议处。臣非不知此事前有驳案，特以今昔情形不同。年来淮纲败坏，几于不可收拾，国家岁缺度生数百万，臣在部时曾所亲见，今潞商又复捐免，若非各就各省，因地制宜，更无补苴之术。臣倘因交卸在即，畏罪不言，任听官运，各州县那移掩饰浸假，派累闾阎，下拂民情，上误国课，则臣之罪滋甚。此所以再四思维，不得不议复旧章，冒昧陈奏者也。又谢恩折^①。

为恭谢天恩吁请陛见事。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七日臣接准吏部咨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开：内阁奉上谕：王庆云著调补山西巡抚，吴振棫著调补陕西巡抚。吴振棫未到任以前，著载龄署理等因。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伏念臣起家三馆，洊历贰卿，虽逐隧于鹤行，恐贻讥于鹤服。上年十一月蒙恩简放陕西巡抚，于十二月到任。一载以来，服膺天语，事事总要虚心，处处皆要留心，战兢捧持，惟恐失坠。虽履冰之自矢，实制锦之未娴。兹复仰荷恩纶，星移山右。伏查晋省河山表里，拱卫神京，晋抚兼督军门，并权盐政，一切用人行政，深虞任剧材轻。惟有仰思恩施，容臣趋诣○阙廷，面聆训诲，俾率循之有自，免陨越之貽羞。一俟署抚臣载○行抵关中，臣即束装迎折北上，不尽瞻天之愿，冀伸就○○日之诚。所有微臣感恩恋○阙下忱，理合缮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次年正月初四在仁义镇奉到朱批：知道了。

弼夫撤防回省，谈及湓儿订婚事。

初十日 子临商调移各缺，颇又游移，余谓以公事为重，不能问其人之愿去与否。课归地丁，昨有言州县早已如此办理，不必官赔。急语子临以不可信，此子自欲假公济私，而与人同欲。若告示稍有含糊，则岁晚追呼，非吾辈之咎耶。

十一日 秋山来谈。姑拟潼关防务奏留孙丞经理奏稿，函商桐君。目下既无离省字样，则留字无因，徒资口实耳。

子临函商各事。怀远交代，历任颡顛，独赵令继芬禀揭立于不败之地，和事者欲以调剂，强令出结，适中其挟制之私。与子临言，一事消弥，则事事借口，亦终决裂，不如其早发也。湖北大钱盛行，以早解为是。军饷解金，未为不可，但价值高下，总须核实，则彼此两便耳。

十二日 子临询军饷解金，余谓必当水净沙明，方免话榘。

奉到初八日廷寄：

奉上谕：杨需奏军饷不支，请飭山西等省再行筹拨一折。现在杨需由广济赴皖进剿，征兵云集，需饷甚殷。该省捐输及地丁等款，为数无多，不足以资支发。著乐斌再行筹拨银十万两，恒春、王庆云各再筹拨银五万两，迅即派委妥员解赴杨需军营，无稍延误。至前令四川解楚之饷，据杨需奏，尚未解齐。著该署督一并迅速补解，

以济要需。将此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怀远亏空、间年换仓两文并到，急须办折。幸近日幕中折奏简净可用。

申刻再奉本月初四日廷寄：

奉上谕：现在贵州地方剿办匪徒吃紧，已降旨令升任山西巡抚恒春即赴云贵总督新任。王庆云著即驰赴山西巡抚之任，以便恒春交卸，克日起程。所有陕西巡抚篆务，载龄未到以前，即著司徒照暂行署理。将此谕令知之。

子临来商应办各事宜。

十三日 发折十件、片一件。正月初四日在仁义镇接到谢恩请覲折。奉批：知道了。

本年地丁分数折。照例奉批：知道了。

附裁马改步片。奉批：该部议奏。

各属并无征存未解折。照例奉批：知道了。

奏参白水邓令不洽輿情，勒令休致折。奉批：依议。

澄城陈令失察胥役结案折。奉批：陈炳琳著交部议处。以上填初十日。

陕省盐课改归地丁摊征折。奉批：户部妥议具奏，单并发。

陕省仓谷间年出易折。奉批：依议。

奏参怀远初前令亏空折。奉批：初庆邴著革职拿问，讯明办理。

武功任故令亏空折。奉旨：依议。

兴平丞王栻升镇安令折。奉批：吏部议奏。以上填十三。

与子临商，十五日交卸。余拟十六日行。前致宜亭书未回，昨日廷寄想宜亭当速发也。

改定保留潼关孙丞奏稿，邮致桐君将军。

十四日 尽日摒挡交卸事件。漏二下得子临书，商解金等事。兹事颇不易，作书复之，已三鼓矣。

十五日 接见同官。午刻交卸陕抚篆务，于二堂拜印。

是日，湓儿订婚陈弼夫令孙。

有言陕安署镇崇保狎优者，询安康刘令，并无不协兵心等事。惟平利营守备寿康，性气不佳。

早起，发起程折，由驿递^①。

为恭报微臣交卸起程日期，并委臬司兼理藩篆仰祈圣鉴事。窃照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七日，臣接部咨，钦奉谕旨，著调补山西巡抚。当即敬谨具折恭谢天恩，吁恳进京陛见。嗣于十二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现在贵州地方剿办匪徒云云。钦此。臣遵于十五日将巡抚关防暨王命旗牌等项，委员赍交藩司司徒○署理，拟赶紧束装，即于十九日起程驰赴新任。伏念山西巡抚兼管提督盐政各事务，深虞任剧材轻，惟有仰恳恩施，曲加训诲，庶抵任之后事事有所遵循。查臣前往太原驿路，即督臣恒春赴云员经由之路，恒春接奉谕旨，或带印出省，臣即当于途次祇领任事，并可面商经手应办各事宜。

再，查载龄现已由川起程，计期到陕在即。据司徒○面商，拟将藩司事务委令臬司林○暂行兼理。除檄行遵照外，所有微臣交卸起程日期，并委臬司兼理藩司印务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十六日 子临过谈应办诸事，约计折片八九件。检点行装。两接扎桐君信，商孙丞留防。

十七日 何葆如言，山陕边墙，铁多越境。又萨拉齐铁匠〔近〕有去无归。检点奏折。

十八日 辰刻拜发各折。正月初八日在山西小店镇行馆接。

会将军奏留潼关孙丞办理防务一折。奉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

附请○○派员照料满营事务片。奉批：著不必再派人料理。

陕省捐务情形密陈一折。奉批：另有旨。

附捐项平色片。奉批：知道了。

又拨解湖北大钱。一万两又六万串。前已解大钱三万串系咨案。

江西饷银五万两片。奉批：知道了。

司道各官年底密考。附清单折。奉批：知道了。单留中。

商南办团各官绅请奖一折。奉批：另有旨。

附委署商州等缺片。奉批：知道了。

前渭南金令开复一折。奉批：著准其开复。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致桐君将军信，更正前会奏保留孙丞折稿。

候各同官辞行。

十九日 出西关，迎载中使。旋往候，言捐输之款，必须收齐而后报数目。此殆有先入之言。

发单知照前途：一、不许送过站礼、门包等项；一、不派前站家人戈什哈；一、不带厨子、剃头匠；一、不带长轿夫、伞夫；一、前后行李车、坐车均已发足脚价，不许需索喂养、饭食、灯烛等项。一、铺盖卷只用包马二匹，家眷家人戈什哈铺盖均用班车，迅速拉送，不给包马；一、尖宿酒席以清淡为主，不得用肥浓烧烤及珍贵之物。

二十日 复出关，迎崇星使。尽日酬应，至漏二下。崇星使言，豢养京旗之非计。又商新疆之饷不继，其究必至沦为异域，不如乘此时威令犹行，为众建而少其力，虽强吞弱并，流弊之所必然，然自我树立，数年以内必不吾叛；及吾财力稍可兼顾，而后仿汉制置校尉，设兵以护之，或亦与时权宜之一策乎。

二十一日 卯刻起行，晚住临潼，沿途应接不暇。与同官会食灞桥，聊存别酒之意。

二十二日 尖零口。晤舒梅勒。舒精阿，行二。住渭南。

二十三日 尖华州，得翰臣书，将北行。得涤生公文，催饷，即致新任。住华阴庙，得震初送行书，即答之。

二十四日 未刻至潼关，与桐君将军细谈。是晚折弁回，蒙恩赏福字，调晋尚未抵任，实出望外。此地属两省之交，当恭摹以悬之行馆，冀秦晋官民普受敷锡之泽耳。惩办刀匪折，奉批：刑部议奏。

二十五日 辰刻渡河。尖匭河，宿坡底。蒲州西守、西楞额。塔丞、塔那泰。永济朱令煥迎于河西，送至高市。冲途之繁如此，因再三晤谈，亦颇有益。此行按程而进，尚有接见之暇。昨晚得翁邃庵前辈书，属留意潞盐，然此事总须采访详实，庶有把握，未可率尔也。

闻省垣有藩库票借之议。

二十六日 尖高市，宿樊桥。临晋属。临晋福令、福伦泰。猗氏傅令猷著谈。闻往年平好铁由铁商包运，委员徒其名耳。又闻六百万已齐，何其易耶。

二十七日 尖油杜，宿北相。黄叔济观察至，谈河东盐务，与商就池抽税，意见尚未能吻合。近池官运，断不能销，不得已而为发贩渡河之举。顾官既不能经理，商伙惟利是视，套搭重运，势必不免。茅津一路本属畅销，诚恐窒碍耳。询各属销额，半年以内均逾半额，茅津则十已得九。余又初至，原不必遽语更张，惟势有必至，不得不痛切言之。又商修禁墙、增豫引各事，有目前办法，有经久办法，何以并行不悖。先事豫筹，意有专注，勿为所夺。晚接回折，见后。

二十八日 尖水头，宿闻喜。连日接见河东同官，闻薛丞于缉私甚力，东场陈大使亦明晰。语多不可尽记，大致缉私于四远，不如就池为能受我范围乎。然未可必也。

二十九日 尖东镇。东镇陶穴，幸有楼眺远。过隘口，新立一关，颇觉据险。宿侯马曲沃。与叶令桂芬谈。平阳守令来见。

三十日 尖高县镇曲沃，宿史村。太平潘令、兆桐。襄陵程署令、国观。临汾王令，应昌。再谈襄陵、临汾均以催科之难。择人而理外，才固自可观，而知人不易，正未容轻许也。

二十七日北相途次接十五日驿递回折，奉朱批：知道了。汝抵任后，一切吏治营伍，自应妥协整顿。惟当务之急，京师及各军营饷项最关紧要，若能源源接济，庶不负朕之委任也。

咸丰五年乙卯

春正月

乙丑朔 在史村行馆设香案叩头。尖赵曲，宿平阳府。平阳守奎文。晤太原镇瑞总戎格，行二。晋省大同为北镇，太原为南镇。驻平阳。闻南镇存营仅六百余兵，殊太单薄。军容多新制藤牌，形式过小。总戎言，鸟枪分两不足，故发不及远。太原城守珠镇标中协和昌，为所推重。

初二日 小憩阳曲。宿洪洞县。洪洞令沈鍾。

洪洞、临汾城市被焚处，可为伤心惨目。然新复之户，视前冬时颇多。献岁之辰，妇孺亦衣多新制，尚不十分窘窳。闻催科独临汾、洪洞、襄陵、浮山^①为最难，以被扰也。洪洞沈令来见，告以支绌之会，赋税原未容懈弛，然总须操纵得法，宽猛得中。前洪洞周令稻生与临汾皆于上年四月办理出借。余谓借之一字久为小民所不乐闻。沈令果云民不愿借。及再诘之，则以并未出仓对。试思复业之民待斗升而饱，官犹不赈而靳之以贷，一借一还，实惠尽归中饱。此固民所大不愿者也。临汾既云仓谷被掠无存，则借于何有？吏治欲求实际，难乎不难。

州县多言捐输不能办，而盐课尚可敷衍，以晋人贸迁逐末者多，是以骤窳；盐务则引多之地尚可与引少各属通力合作，为瞻补之计。此其大略，非博访参观，未易得有把握。黄观察意销引鬻滞之处，与背地通融，不欲明定章程数目。此中政须斟酌妥善耳。此地较西安运脚近，而价值转贵，谓民无间言，谁能信之。

初三日 尖赵城。赵城令李祥麟。未至，得诉牒。前年贼未至，而土匪乘机抢掠，恐所不免，令讳言之，何耶？所诉报复，或非无稽。

^① 广陵本无浮山。

霍州行馆壁间见蔡梁村先生字四幅，想见典型，其变化处饶有意味。

初四日 尖仁义镇。接到旧腊初十、十三回折，朱批恭记于前，奏字在末行，○○朱批挤写，以后当避。得枢垣知会，前奏课归地丁折，面注清单一件，夹片一件。其夹片未发下，亦未批留中，令即咨复。

宿灵石县，俞令文锦。

初五日 尖两渡窑房，宿介休。章令寿嵩以病未晤。

汾州王署守继兰宦晋多年，夙闻历练。与谈盐池收税，则以修禁墙为言。短垣之逾久矣，欲塞弊孔，诚非易事。刘令鲁汀已调汾阳，又有曲沃之云，何耶？再得崧屏书。潞、泽盐价，民有违言，即运远银贵，何至三十七八文之多。今已减而犹滋闹，更不可解。非得其所以然之故，未易胁之以威也。

王守评叶优于傅，奔走供亿原可不论，然剧地须能持平了事，若靳靳自了，便不能了。

初六日 尖张兰镇，宿平遥县。晤万令逢时。

初七日 住祁县。晤王令锦。

午后，拟谢折。^①

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由陕赴晋，于腊月二十四日道出潼关，适值进折差旋，赍到御书“福”字一方。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领讫。伏念潼关当秦并两省之交，“福”字为敷锡庶民之典。春回禹甸，在万姓共迓嘉祥；天与箕畴，岂一身敢私恩宠。荷龙章之叠被，益鳌戴之难胜。臣敬谨摹勒两方，一方恭悬晋署，一方尊度潼关。宸翰生辉，淩井参而巍焕；天文垂象，偕带砺以灵长。普被禧褫祐于大同，合华霍河汾而称庆。从此绥丰匝宇，瀛寰仰弗祿之崇；更欣偃伯灵台，衢壤上升平之颂。所有微臣感激荣幸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初八日 尖徐沟。晤贾令逢时并阳曲令曹芳溢。署中器具铺设，势所不能不需，嘱令新旧兼用，并造册由首县递年九折作价移交。

宿小店镇。晤太原祥守及省垣各官。闻办铁及捐借两事业经具奏。

旧腊十八所发折回，恭录朱批于前。

^① 广陵本未录此折稿。

初九日 黎明行。晤司道各官于十里铺。至城外，晤恒宜亭中丞、孙云溪学使。午刻送印到。旋与同官谈应办各事。余初莅此，未敢强作解事也。

至省，仪从舆卫之盛过于到陕时，以兼军门也。势分烜赫，亲朋未必不以为喜，而此心却以为惧。惧之如何？职思其居，职思其外，求补万分一而已。念治事先治心，而治心之功惟在惩忿窒欲。此如挟山超海之难，要时时思下手处耳。治病当先知病之所在，思之，思之，或有病便觉耳。

初十日 候同官，并晤谈。接河东薛署丞书，言场盐之私亦不止一种，狼戾抛撒，抢窃公行，无课之盐众矣。若非猛以济宽，必至沦胥以败。陕省课归地丁，官民两便，以间年换仓之举，留民力以补苴。返之吾心，庶几无憾。明知豫省不能照办，而秦晋或可相同。及至此，则官运之议，未有以为非者，但以缉私为事。价贵之处，又思以势胁民。余初履兹土，岂能拂众从己。今日闻某太守有向属吏索取盐规者，“自返”二字，诚纱帽场中万金良药也。

十一日 拟到任附片。

再，臣由陕赴晋，沿途察看麦苗均已盘根，因冬雪未获优沾，高田不无盼泽，而下湿之地宿润犹滋。至前年被扰之平阳府、洪洞县等属，商民复业渐次增多。献岁之辰，童孺嬉游，衣多新制，道旁行乞者甚稀。体访民情，尚非凋敝，足以仰慰圣怀。为此附片具陈。谨奏。

思陕省课归地丁，则买运场盐自不应输课；然以陕省无课之盐，行经晋省有课之地，已不免流弊；且买运者是否陕民，此盐是否运销陕地及所运多寡，无可稽查，便多窒碍。当属两司与河东道商之。不日部复照准，便须起运也。

十二日 昨接到阳城黄令传绅禀，县民赵连城欲纠众滋闹盐粮，情罪甚重，及阅所起约单，则乡禁八条与粮盐毫无干涉。禀言风闻，另有合同。暧昧之事，欲兴大狱，若不妥速察访，必至激成事端，因与两司细商委员。晤宜亭制军，意在潞安张、陈两守也。

附录接印任事日期折。^①

① 广陵本未录此折稿。

为恭报微臣接印任事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谕旨，调补山西巡抚。当经具折谢恩，并请陛见。旋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令臣驰赴新任，以便恒春交卸起程。遵将陕西巡抚印务交藩司司徒照署理，即日束装就道。随于途次接奉朱批：将吏治营伍事宜，飭令臣妥协整顿，并以京外饷为当务之急。训诲谆谆，经权毕具，回环循诵，钦感难名。兹臣驰抵太原，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九日准升任抚臣恒春差委太原府知府祥奎、抚标中军参将文禄赉送山西巡抚关防，并提督盐政印信、王命旗牌、书籍文卷等项到。臣随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祇领任事讫。伏念臣以菲材，荷蒙委任，当时事之孔棘，矢初志以不渝，惟有勉竭愚诚，冀仰酬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接印任事日期，理合缮折恭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附片一，见前。

又谢兼管部院兼衔折并谢赏福字折，均于是日未刻拜发。

出城，送恒制军。二十四日折回。

十三日 与同官商应办事宜。查阳城不必会泽州守，静乐掣串须查。此事突如其来，颇属可骇。

十四日 检发各呈批，明日进署可以张挂矣。中惟安邑靳焦氏控图产诬奸，赵城李翟氏控官民报复为要。

十五日 卯刻进署，行祭门拜印礼。同官禀贺交回，薛、彭两禀退商一单，余无公事，未接见。

拜署中各庙及蔡忠襄祠。署后山俗传埋山，颇高耸。又建北极阁于上，为抚署后屏。堪舆家言，署颇有碍，以前有鼓楼也。若合全局而观，前案后山，适属相称。倘但见其前而不恤其后，则官方可知，何论风水。壬子二月至此，兆中丞谈署中风水，辄忧形于色。

十六日 接见胡小白太守及各牧令。吉州张牧谈私盐辄诱诸陕之宜川，余正言相规，忘其过急。习俗媿媿，非大声疾呼，寐者何由而觉耶？令与沈春湖言之。

十七日 孙云溪学使来谈。

昨接蒋申甫手书，有云夔门以内本省场灶，若以济楚为务，任其运私，势必盐未至楚，先已充斥内地。计岸课外不能增加，而常课反致短

绌。亦一镜也。梅桥尚书初议实未周密。又言吏治之坏甚于鹺法，则鹺法安得有起色？

十八日 接见同官。用人行政，非旦夕能猝有把握，且有为前任所商定者，虽意有所见，不妨参酌，要不必太作主张，俟有真知确见，乃毅然行之，庶无抵悔耳。外省办理命盗，以宽纵为能，久成痼习。昨接司详，宁远白洸秀系疑窃索诈威逼一家三命一案，初详本有挟制窘辱情形，至复审乃一味开脱，略不提及，疑窃胡麻三斗，勒赔钱百千。因属幕中签商。今日又接平遥连劫六家盗案。山东获犯解晋审讯，众供确凿，犯经事主认识，正盗无疑，而犹以起真赃、缉逸盗，请咨询东省查复。本省之案自不速结，而但望之邻省。及少有参差，又烦文檄，不知将伊于胡底也。名为慎重，实是因循。此等处却不可不持以定力。盗案惟银钱之赃难起，缘此辈攘夺入手，无不立尽。此案盗供银上之字与事主供同，又何疑？

十九日 卯刻开印成礼，出谒文武庙及各庙五处。与司道商团防绅士请奖，总以经费无着为虑，似不能无芥蒂者。然官绅不能调和，地方何以应猝？

二十日 谒各庙。与府县商潞、泽盐务告示应由本署颁发，庶可以坚民信。询首府平遥盗案，隐约其词，大抵谓其中不皆此案正盗，顾其中有经本案事主认识者，亦可付之游移不断耶。

与郭观亭观察谈。询当务之急，则以盐法为言。

是日午后，得湖北探报：杨慰农自黄州退回汉镇，兵勇溃散，尚须招集，求救于曾、塔之师。此师已驻九江，岂能逆流而上，腹背受敌？为曾、塔计，惟有向前，一回顾则首尾决裂矣。慰农有知兵之名，不意举动轻率至此，令人愤懑。观亭闻此，独无戚容，何耶？

二十一日 潞、泽之民多因盐贵滋闹，由愚民不知新改官运章程，奸民从而煽惑之也。前接崧屏书，请明白晓谕，诚不容缓。巽吾拟稿，纡徐而不警醒，因自撰一稿。甫毕，而沈春湖亦以拟稿来，视之则原委甚为详明，余所不逮。于后半改严切语，亦火烈不犯之意耳。月川视以邃庵尚书来函，谆谆以河东盐利为言，又云商捐但凭纲总开单。果尔，能免上下其手乎？

二十二日 接见关北诸牧令。大同、应州、浑源。履任未久，欲定人于立谈之间，又无切务深言，何足为据？然亦略见荒寒之地未尝无才，披榛采兰，非旦夕之效，亦岂一耳目之能哉？

检晋省京控未结者十起，中无甚重大者。去天尺五，肤诉未必皆覆盆，而覆盆之下又不能自鸣。有地方之责者，能无惧乎？

与司道商贾鸿胪、郭读学前办团练，虽此时尚未撤防，而二君子已始终其事，则督率办理自不容没其劳。若现存者，政无须急急耳。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长治、阳城近事。余谓官先自返无瑕，而后可以戮人。如果民顽，亦不能不示以火烈。至绅士劝谕调停，不能不留缓颊地步。但人数减少则可，法不行则不可耳。至抬价之盐伙与重利盘剥之胥差，尤不可稍为宽假。地方何分繁简？事繁之处，极力清厘，亦可以省事；事简之处，果肯念念为民，亦岂无事可办？若先设一繁简之见，则不是矣。

致邓介槎书。

二十四日 吴莲生自京回，述都内近事。防勇报销事，岂可自我作俑？闻盗案当从重，言[去]情有可原一层。

十二日所发三折一片回，均奉批：知道了。

得良峰书，以前书所言，盖恐喜静厌动，流入禅寂，然“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二语，终不可学，此便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地步矣。“澄心返观，随处提撕”八字，却是对病发药也。夜分起札稿，饬各隘口严防。

是夜，得连镇红旗捷报，抄寄桐君，至漏三下方宿。

二十五日 求雨于龙神庙，拈香步祷。与同官再谈。

二十六日 仍步祷。雨雪不调，则水利诚为急务，然地方官不讲此久矣。浚挑之力，多系按田出夫。乡社之淳良者，固无须官为经理，若强弱众寡之间，亦不可无人焉为之主持调剂。今之兼衔者，率不知水利为何事。瞻仰心忧，不知从何下手。

二十七日 早起浓云，有欲雨之象。巳刻仍步祷。午后风作，而云阴尚未尽敛。申刻步祷，风愈烈。同官有援故事请于晋祠取水者，未敢即许也。

是日，蒲、解各属报得雨一、二、三寸不等，约八九处，而都非透

足。询晋省霍山以南，地皆菽麦，与岭北颇殊，故望泽尤殷，但恐此雨无大济耳。

傍晚，复邃庵尚书书钱法、捐务，言盐务颇详，就地收税，必需以岁月。陕省奏请课归地丁，至晋而事与愿违，不得不就现办章程补苴罅漏，以徐俟其机之可转。然在目前虽幸免考成，终无大益。

是日，定襄朱令应杓自京回，述文大农寄语：豫征之议，有复理前说者。若力争不得，则外间亦不可轻动。非良友，何从闻此议论！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吾滋幸矣。

二十八日 与首府及沈丞商官票事，总觉空言而无把握，前致邃庵尚书信已略言之。譬之于水，涧溪沼沚，不乏灌溉之资，舍此而取诸涓滴细流，断无实济。前书言恐损下而不能益上，殆非臆论。司详请参崞县秦用宾亏空，幕中拟稿不分正杂捐摊，非也。徐询乃知尚有因人受累。兹事本甚胶葛，孰从测其所以然？但存“虚公”二字，使人共见此心而已。秦令崞几年，而捐摊欠至八千余金乎。

拜发：

月折。

粮价盐银一单一片。想各省大同。

寿阳借支夫马工料折。此省例也。其中容有曲折，亦未可知，受事日浅，且付之存而不论。

藩司、河东道各委解京饷片。藩库解十万，尚欠十五万；河东解五万，尚欠。

解安徽军饷片五万。

请留陈守维屏办理潞、泽防务折。

大宁易令调署安邑片。

致松龛前辈书。静念生平，珂乡知好本无几人，贾亮侪、郭棣园已宿草矣，追念徒觉凄然；王开甫、武次南又杜门不出。欲知地方一二利病，夜行无烛，怅怅何之。此际怀人，正不但为契阔也。

月川方伯请取回司详，前语漏矣。欲付雁平复核，则大不可。吾不避嫌而使人避吾嫌乎？但交新而欲谅吾意，亦何可得。细思另详换回则可，若径行取回，则不可。

是日午刻奉廷寄：

二十五日奉上谕：胜保奏军饷积欠，亟需补给，请飭直隶等省筹解银两等语。现在高唐军务不日即可蒞事，惟胜保所带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直隶、陕、甘等省步队官兵及各项练勇等，应领口粮已积欠至数月之多，自应速筹补给，以资军饷。著桂良、崇恩、王庆云、英桂、易棠、载龄于各该省无论何款项下，各筹银数万两，派委妥员克日解赴高唐军营。该督抚等务即速行筹解，无误要需。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二十九日 延阳曲曹令谈，亏空之案既多，当以杜新亏为下手处。至旧欠则各追各任，与最后出结之员当并行不悖。将历任查清而后持平出之，特非日月所能了耳。现办之事不易了者，捐输也，盐务也。至亏空一事，力所能及者，杜新亏而已。每念官欠盈千累万，而三两、五两零星巧取于民，得不谓慎乎？

复子临同年书。来书言新政不可过急。共事一年，对证发药，敢不戒乎？官票借货一节，且看部复如何。幸而交新任，体察情形，惟有将无把握之处据实上闻，俟三两月采访得有下手处再行奏办。谚所谓“担迟不担错”也。又课归地丁，在陕固官民两便，而于晋实有窒碍。盖此事必须一律办理。今晋之官办未能聚改，而陕民既已派课，将来赴池运盐，即不应重纳。以不纳课之人运盐，陕民乎？非陕民乎？不得而知也。果陕民矣，而此盐运销于陕乎？抑运售于晋乎？不得而稽也。总之，无课之盐，行有课之地，欲不私售，断不可得。将来不但晋有侵销之患，即陕亦有淡食之虞。公暇，务与石峰商一善策。

二月

初一日 致祭风神庙，旋谒文庙拈香。

沁水闹盐，同时又有阳城之案。泽州陈守至，亦未言其所以然。今见许令书，其委查沁水时，有“投鼠忌器”之语，自有所指；而阳城又有加钱粮之事。今两属之民勾结报复，势不可解，且闻沁水马令曾被殴辱而不敢自言。无耻之人，何以居于民上乎？官勿轻动，恐长刁风，此语久成官场痼习，遂为不肖州县护符。民气抑塞，驯致思乱，念此令人发愤。因商撤二令，并提两处办盐之人至省讯办。官护商而又纵之渔利，

民侧目于商而因无忌惮于官，若不持平，何以服众？

黄郝存都转至省，谈盐务摊征与收税兼行，令久懣为之一嚏。略谓：潞课以六十万为率，去陕省摊征十二万余，以现额计，尚需四十八万。旧案晋省应摊廿七八万，河南仅摊十余万。余归山西代摊，故至一分以外。今若晋省只摊二十万，以其余廿七八万，就大池五千名之额收税，则摊征少而成本亦轻。盖晋省旧案摊至一分以上，又地狭赋重，故旧章难于猝复。今若以税款津贴，计减旧十之三四，旧章具在。且五十年前曾完摊征之耆老尚有存者，于取民自不为刻矣。至官盐所以难销，由课多，故成本重耳。今但以廿七八万取税于五千名之池盐，即举成数三十万，每斤只抽税二厘，每名六十两，视前减半，当不胫而走。贸迁者多，则居奇之弊自绝。民间从此得食半价之盐，即摊征亦便民之举也。至被兵之地，稍缓一二年摊征，以示国家法外之仁，尤万全无弊，余亟鼓掌称快。但天下极好事亦不能径情直行，欲持重而发，莫若以顾课恤民，减摊征兼轻成本之法和盘托出。其官运窒碍难行之处，亦必透切言之。先取俞旨而后刊布眷黄，博询众议，示之以如此则价贱，如彼则价贵。如此则官民相安，永无争竞；如彼则官必置吏议，而民亦将扞文纲。使自择焉，必有翕然响应者，不出一年，可以照陕摊征。至出场之不止五千名，以滋生人丁计之便知。夫人知之。都转亦谓将来大可增课。公事果能实力虚心，必有真益处也。都转以陕省十二万课为询，此却无虑其不足之三万余。陕引十六万，今摊十二万余。即以税补苴，在陕亦不得议为重纳。兹事体大，而可与言者少，审问慎思，明辨于先，庶可笃行于后耳。又商花马盐至潞、泽并不甚贱，于官盐所以充斥，自缘官盐办理不善。至私盐之来，缉不胜缉，莫若从而抽税，以补池税之不足。每斤但取一文钱，即不可胜用。以上皆访之运城老商人，其言如此。

初二日 满营考缺箭支，有一日之短长，而全射者必录查家口养贍，亦以示体恤，要必须合式为先。

昨商撤沁水马令，以叶令桂芬代之；撤阳城黄令，以程牧国观代之。民已蠢蠢，真如救焚拯溺，可姑待耶。子临以过急为箴，此等事又不当濡滞。

郝存言，摊征之举众人均不谓然。顾昨言博询众议，使自择焉者，

亦正虑径情直行之不可耳。为今日计，俟沁水、阳城案结而陕西部复到后，方可相时而动。再示以利害，询众而后举行，或不至鹘突乎。又商三河口运盐，有姚姓可以承办。此事孙琴泉当优为之，或与郝存会议于匭河。虑善以动，不必以我见与乎其间，可乎？

宁远厅德昌前禀盛福亏空云：内有经藩司、朔平府挂过解批四十五张，现在尚存，其实分毫未解云云。其言若信，则大狱也。然亦何遽至是。此等事又须佩弦以为戒。岂知后任之难恕更胜于前，故听言须慎。十八日补记。

初三日 祭文昌庙于南关外。卯正上祭。同官集谈，查办阳城、沁水两案。

初四日 祭文庙。寅初上祭。地在城西。下湿，廊庑糟旧，瓴甑不完。爽垲之更，不得不俟诸肃清以后。

初五日 祭社稷坛于南关外。昨与首府商杜新亏一节，深以为然。盖旧欠自军^①，不患其远，远则减轻，而终有了结之日，惟杜新亏亦不易耳。旧欠中亦分前任、本任，以立期限。

崧屏至省，畅谈。言本年摊捐即不易了，前任周令亏缺甚巨，益信向来因循之误事。

初六日 祭关帝庙。寅正末上祭。地不高爽，殿宇又庳，较解州相久悬远。送孙学使于南关。

署汾州王守秋畹，行二。来谈，言潞、泽之课可归地丁，缘两郡民力较他郡为优。凡听言，不可但受其同己而拒其不同己者。然王守素有循声，或非阿比，且即使事果可行，亦须集众思而后加之以断。姑令与都转言之。询临县碛口镇情形，言沁州为漏私总口，有扼要处便易下手。洪洞沈令锤言，曾为临县，知之颇详。余谓此事先察地势，再看民情，方有把握。昨徐回卿函致司道，言阳城之案，陈守曾胁以兵威，而民即府首输诚。第以稍迟数日，又欲乞师。回卿言不敢孟浪，自属可恃，惟屡加恫喝而民益疑，疑则恐生他变。今官既易人，自可平民心一半，即虚声亦可不必也。

初七日 早起，阅山东探报。高唐贼匪已由东南窜逸，尽弃所乘之

① 广陵本作“旧欠匀年”。

马，僧邸及崇中丞搜探未得。本月初一日事。岂官军巡察不严，致此疏失耶？诚恐此中尚有鬼蜮耳。松龕先生复书，潞、泽情形条理井井，窃喜愚虑有合。至谓地方官无办理不善，则未免假借之词。

初八日 邀司道同官小集。

初九日 遣官诣晋祠取水回，率同官祷雨于关帝庙。屏执事，坐行轿至水草庙，素服步祷。凡三日，日两次。

两日检晋省舆图，渐有条理。崧屏过谈。

初十日 阴，微雨不成阵。旋有附近报得雨、雪一寸者，亦杯水也。

十一日 未曙大风，晴。望西郭外诸山有雪。

复文大农书，以陕省图寄。附信：

定襄朱令回晋，转述尊谕，谓借征不可行。感佩无已！今军务渐平，无事之区尤宜静而不宜动。即如晋省民风素淳，近则聚众抗粮不止一两处矣。发票借费之请，虽奉部复准行，然为数零星，则必借资众力。人众则良莠不齐，一人出头违抗，千人缩手观望，窃恐非徒无益。况春征之际，官于额外议借，民必于正供故欠，是无益而有损矣。一票多者十两，欲鸠万金，须借千户，不特地方官不能亲手经理，即乡间安得许多公正绅耆，欲不经胥吏之手，胡可得耶？种种窒碍，难以更仆，高明早应见及也。又言多事之秋，先求不生事，而后再论办事。崧屏颇以此语为然。

十二日 拜发各折：

大同珠守焯告病，委万守济署理一折。

托克托城理事通判珠隆阿调补萨拉齐缺一折。

山阴王令应昌调补临汾令一折。

固关撤防，仍令本营孟寿会州盘诘一折。

四年下忙已完八分六厘零一折。例清单一件。

附委解京饷十五万片一件。十四起程。

作禁止传单聚众示稿，心粗未能惬当。

十三日 祭龙神庙。与同官谈借票事宜，终无把握。沈春湖旋以告示章程条款并派捐各数来示，意在必行。然事体重大，岂能徇人而轻举妄动耶？

接张守思镗信，阳城、沁水尚固结不可解，而沁水较轻于阳城，欲先从此下手，以孤其援是也。月川请以上闻，亦不可少之举。

十四日 昨夜，阅幕中拟讯结革员娄庆恩奏稿，案情多疑。今早晤前长治吴令，颇有说辞。此事由臬司为政，令往自言。今绳吏之网固密，然事苟踏实，亦未必尽皆罢议。惟造作情节，巧为趋避，不期逃彼而入于此，遂不可遁者，往往有之。

稍闲便思寻事做，此殆是病。盖因闲稍稍习静，使回光清明，少有障翳。其于应办之事，轻重缓急，少顷自应念而来。若百忙甫歇，心虽闲而神未定，其于本末先后之序有不暇择者矣，可不戒哉。

十五日 致祭汾河神。先诣关帝庙。省垣西偏地多湫湿，缘汾河绕城西面也。然西城内通衢积潦，至今未消，与外堤何涉欤！盖不到之处，谁复留心？此等处最足以验治忽。

崧屏过谈逾晷。辞沃区而就瘠土，可以无怨尤于人，正其善于自择处。

十六日 河东黄观察复开示商办条款。同心本难，细心尤不易得，何幸而遇此同舟耶！因就所见逐条复之。忆观察至省后，每招见以退默为主，与之谈盐务，亦不通快言之。缘兹事近于琐猥，而知之者稀，偶议及此，欲余人之赞一词而不可得，甚或顾而言他，不足为怪。至其稍涉历者，又或不能置身事外，障蔽愈多。此等处惟有开诚足以破其症结，笔舌俱无所用。批复各条详于另纸，此不具录。平心面谈，以虚受人，以果断劝人，鲜有不合者。

午后，兼候藩臬。月川言，亏空各案须择尤惩办。

十七日 留郝存饭，谈盐务，语多不悉记。记云：鹰隼厉疾，盖不疾则不能击搏，比其回翔，则已逝矣。浅不可为，然须加以审慎，而后能无枉无纵。

十八日 甄别晋阳书院。首府言，宁远德倅被控，案情既重，疑窦尤多。污吏不除，何以为治？

十九日 早，邀崧屏谈。午后，邀郝存谈。人地生疏，不得不加以采访。潞、泽两属因盐滋闹，益觉上年在陕摊课曲突徙薪之为幸也。

二十日 与同官议调补各缺。州县原应为地择人，肥瘠在所不计。

然使之负累，更无以鼓舞人才，当思所以处之。司详平定、保德两直牧欠解地丁至四五分，请与摘顶勒完，自起奏稿。积习既深，非虚与委蛇所能济事。晚，与崧屏谈。本日得司详，崧屏升潞安同知，闻系使之自择。沃土人所争趋，乃弃之如遗而甘于淡泊，亦可谓智矣。

二十一日 未刻接廷寄：

十九日奉上谕：杨霈奏湖北需饷孔急，请飭四川、山西、陕西各督抚，按月各拨银五万两解赴湖北，以应急需等语。逆匪回窜湖北，占据汉口、汉阳等处。现已厚集兵勇，分投攻剿，所需军饷刻不容缓。并省城战守兵勇及添募水勇、修理船只等项费用，在在均关紧要。著乐斌、王庆云、载龄妥速筹画，源源接济。纵不能如五万两之数，亦须设法筹款，按月拨解。现当该省剿贼吃紧之时，断不可以无款可筹一奏塞责，致误要需。其前两次拨给湖北川饷，并著该督迅速催解，毋稍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二十二日 昨暮接部文，办铁仍依原价。

晋省运铁至京，恒制军原奏非四十二文不办，而部价之三十文乃信而有征，其又何说？清晨，以部文示首府县，乃颇知其中曲折。只手詎能障天，而徇利者犹欲尸之。首府言尚有办法，当必不误。旋闻祥太守升陕之榆林道，所知不深，姑以告之。

崧屏过别。藩署示以松龛少仆书，阳城情形颇重，然总拟俟两署令到彼，情形若何。如其过在官，则新官莅任，必当解散；否则其过在民，当以此卜之。

二十三日 发折：三月初六日回。

正月分月折。清单二，例片一。

壶关彭令升补潞安同知折。

静乐俞令调补安邑折。

均奉批：吏部议奏。

平定、保德两牧欠解地丁，分别撤任摘顶折。奉批：依议。

皖饷请飭部豫筹折。【奉】批：知道了。

附拨解楚饷三万片。全。

与首府县商捐借事。春湖曾充劝捐之役，知大户之难，而未知中下

户之尤难，凭心臆断；而上游未能熟虑而行，竟欲克期兴举。此亦当急脉缓受者，因属同官复议之。

二十四日 陕省课归地丁，部复准行，付郝存视之。朔日复奏，留中未下。至十六复请，次日由枢垣传旨：依议。圣心所在，未敢窥测，然凡事益宜慎己。

春湖来，仍欲大小户兼行捐借，得毋胶执不化耶。余谓子知其一，未知其二，难均而众寡异，有济与无济异，生事与不生事亦异。虽有善辩，其如事无把握何。

二十五日 诣关帝庙祷雨。晨起浓阴，乃仅见点滴而已。午后，流览甄别书院卷，又核对晋省舆图。结习未忘，犹有余味，未尝不疲精倦神，而自觉为不可多得之境。

二十六日 仍祷雨。午后，穿云漏日，可胜焦灼。定书院卷。得载鹤峰书。

二十七日 仍祷雨。斐广文钊，长治人，曾为武次南王开府西席，言长治之案专为闹粮，前任加增过多，民不堪命。郝存以盐务条款相示，既不能如陕省之改弦更张，只好就现行章程补偏救弊。果其审问慎思，亦何遽束手无策。不知言无以知人，然必择人而采其言，或不惑吾听。至于不以人废言，又是一种听言之法。欲谋国家之事，究非择人不可。

见署阳城程牧来函，言极力劝谕，不至酿成巨案，为之一慰。

申刻奉廷寄：

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因湖北需饷孔亟，曾谕令王庆云等按月筹款，源源接济。兹据杨霈奏，兵勇欠饷已久，请飭山西等省迅速筹解等语。现在楚北贼匪上窜，恐由应城间道径扑襄阳，现已调集川陕各兵协剿，需饷繁多，不可少有缺乏。著王庆云、载龄仍遵前旨，各筹银数万两，即日委员解赴楚北军营，以应急需，不得以无款可筹一奏塞责。本日已谕令扎拉芬带防守潼关官兵，赴湖北襄阳一带援剿。所有楚陕毗连要隘，应如何严密设防之处，并著载龄确探贼踪，相机调度，毋稍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前奏拨楚饷三万两，于此廿三日拜发，计明日方能入览。

二十八日 与黄郝存观察书，商平、蒲各属盐价告示。

云巢廉访书来，言前岁请移孟寿营于平定，并韩侯岭移设一营。复之云：

各兵土著者多，移亦不易。孟寿之兵，以不能携眷不愿。鄙意上年本省奏裁南北两镇兵六千名，添设精兵三千名，至岁底两镇裁兵千二百名，省垣仅添精兵六百余名，莫若就奏准精兵额内划出三四百名，就灵石一带募充。设立高壁一营，以逍遥岭为分汛。若是，则兵饷并非额外虚糜。地既险阻，不必设立多兵；兵皆土著，亦不至以移营失所。相度地势，堑沟高垒，可以未雨绸缪。惟官署、兵房虽可借扣俸饷，亦须别筹津贴，以恤兵艰。属与月川方伯商之。

二十九日 贱辰，避客。办公如往日。傍晚，接月川来信，内附徐少仆书，言阳城已成髑髏，非芒刃所能解，请奏斧斤。而王监民侍御致少仆书，则力言无事。月川询以如何函复。余意少仆人甚和平，履外日久，今忽为威克之论，必非无见。而侍御力言县属人士并未迁移，意谓可保无事，自任甚力。少仆又引浙之奉化、鄞县为戒，言侍御未更外事。事至重大危疑，令人搔首。第以理揣之，侍御以本县之人言本县之事，自较真切。且此事已委张思镗、陈维屏两守查办，断无不候复禀遽行加兵之理。无论用与不用，总宜慎密，岂可函向省局宣言？少仆为不密矣。为今之计，惟有密札两守体察情形，如聚止一村而卫一人，无别种违悖情状，则仍宜设法解散党羽，布置擒拿。如诱胁日众，渐不可制，亦不得不威之以兵。或缓或急，俟复到再商。三月初十复到，仍以从容解散为主。

是日将午雨，入夜有声，约计可得二寸。

三月

朔日 致祭先农坛，行亲耕礼。膏泽虽不足一犁，而地气津润，耕农毕出，观之一慰。

谢客，候月川。沈廉访先至，商办沁水事轻，解散较易，付之陈淮生太守与叶署令当可了此。仍密札两守专办阳城，以缓急两种办法令其禀复。黄令科派已有端倪，拟登之白简。

郝存将回河东，来别，留谈移晷。事体繁重未易罄，而目前大端已有眉目，尚属十数次面商之力。

晚，拟密札稿，缄视两司。

初二日 晋阳书院上学山长沈舜卿前辈言，此地多空疏之病，经训菑畚，岂旦夕之效？要令相亲，则渐入佳境耳。昨拟札稿，有“黄令办理乖方，奏请褫职”之语。再三思之，未免太卑，亦太说煞，因去之。官场回护，诚为陋习，然亦不可矫枉过正。意在必行，毋庸亟亟也。

见张、陈两守致方伯书，言沁水可了结，惟要证未全投首，阳城亦不至酿成巨案，颇为—慰。

初三日 韩侯岭拟结高壁—营，逍遥岭拟分千里—汛。廉访言，有水头镇千总之兵可移，不必划设。余思此镇或亦要隘，舍彼就此，亦未为得。查水头百余兵，除防汛外，存营仅三十余名，虽移何益？况移兵不易，盖田庐既定，迁地弗良，平日已虞失所，临事更恐反顾，不如就地募兵之得力也。

连夜不善得眠，儿辈以为问，然细数经手要端，惟盐铁与借饷耳。盐无善策，惟有就现行之法补偏救弊，似亦可济目前，所谓忍耐以俟其机之可转也。铁则得人而理，可以核实。自炫以形人之短，非我之所以居心，同官欲委婉入陈，亦无不可。许借饷，流弊有所必至，决不为动。设法令人乐输，得多少是多少，更不容助长。此心仍是空洞无物，其不眠恐是心气不降耳。

初四日 起盐务奏稿。事至敝坏，经理殊难，补偏救弊而已。陕省患在盐多，而晋省苦于价贵，就中酌剂盈虚，盖与郝存几经面商而定。回念陕省摊课，犹为怍怍。

初五日 同官商凤台需人，余意中却无其选，但沃土毋令拖泥带水者居之。闻前任李令以防堵挪移正项，慎固封守，泽民立像祠之。此等那移不在寻常之例，划出归军需全案办理，亦以示公。同官咸以为然。

酉刻接廷寄：

初三日奉上谕：杨霈奏饷需紧急，请飭四川、山西、陕西迅即拨解等语。湖北贼氛复炽，武昌失守，汉川、应城、天门等处均被滋扰。营饷早已不敷，兵勇枵腹荷戈，殊为可虑。著乐斌、王庆云、载龄无论何款迅速筹解，以应急需，毋稍迁延等因。钦此。拨四川兵勇二千。

初六日 核定《盐务办法》十四条。附奏清单，前月廿三折回。

初七日 诣关帝庙谢雨。虽未沾足，而秋粮可以入地，惟临汾、洪洞各处尚未见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能无惧乎？

复林颖叔、沈幼丹、何伯英书。

致文大农书，与言盐铁借饷等事利弊。

初八日 拜发各折：

河东盐务酌筹补救一折。清单办法十四条。

叶令桂棻调补阳曲一折。

附拨解豫楚军饷三万余一折。

请裁平阳府同知缺一折。

官犯鲁鸿畴捐请改发内地一折。

省城团练绅士请奖一折。清单一件。

改征取各志书、舆图札稿，末添征文一段，以有关地方利病为本，诗文杂作不拘一体，图以计里分方为善，能测度经纬度者尤佳。此存乎其人，不概求备。

初九日 致郝存书。章程本属空言，以实践为要。今盐务积疲已极，吾辈不得不以猛济宽。

得随州探报，贼于上月二十二日入德安，杨帅由随赴襄。兵勇屡败，人无固志，随杨帅往仅千余人而已。刘参将、杨总兵见贼辄退。柔不能强，用之适足为累，前致桐君书，颇以为言。嗣闻初四启程，以七百兵从，连续调亦仅二千有奇。桐君精审，必不为所误，然未得复书，殊怦怦耳。

初十日 昨得部文，许解锅铁。询之首府，云获鹿即有百余万，此可以藉手矣。筹饷事仍责之大户，所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不能徇一人之非，废众人之是。

《山西舆图跋》：

顾氏《方舆纪要》，山西省东以太行为屏障，西以大河为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外蔽，而勾注雁门为内险，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为门户。河山表里，拱卫神京，壮哉！自金人即分置河东北路，治太原；河东南路，治平阳；及西京路，治大同。今太原建省会，南镇居平阳，北镇居大

同，犹师其遗意。地利形便，古今不易也。明人列戍九边，大同屹为重镇。国初因之，今则阳和、天城、平鲁、偏关等卫皆置郡县。白登以北，自丰宁达于归绥，文武吏士，星罗棋布，大同实居腹里，与昔颇殊。南镇则东据潞、泽，南通怀、孟，西达蒲、解，有盐池之饶，地大物博，接壤秦、豫，制驭之方，可不亟讲乎？不佞承乏兹土，惟弗称民牧是惧。静念一省者一县之积，一县者一家之积，同官诸君子将何以使四境和乐，赋税以时，桴鼓无警，以副保境安民之责，此实作图求助之意也。近者征取各府、厅、州、县图志，又使各言地方利病，以备采风，刊此为之嚆矢。至图之缘起，具于陕西图跋，关外各厅则取阳湖李氏图补之云。

十一日 与首府商铁斤、捐借两事。部中不以样铁责人所难，外间愈当核实办理。闻暑雨已前可运六百万斤，差足以供鼓铸。留余利于人而戒其滥，斯不至有水清无鱼之病，然较昔时之市道市心，殆不可同日语耶。

沈廉访商炮台事，虽不必避无戎而城之戒，然固关甫撤防，似亦不可令人疑骇。暗中布置，大非易事。既又思余之典守不专在一城，任人而仰其成，或可乎？

再得湖北探报，陶中丞、多太守均遇害，为之懣闷。贼踪已及德安，杨帅赴枣阳调兵守郭县镇，何其蹶不复振也。

与月川商拨饷。事无大小，欲处之熨贴亦难。合众人所知所见，以谋一事，庶其有济。

十二日 祥、沈、王三守暨代州李牧来，商劝捐事。固不可不稍示变通，其实田舍翁不惯间关远宦，于贤路固自无妨。至拨捐一节，断不可不立以限制。

十三日 阅视城垣。昨令中军查垛口三千四百四十九，四面各二门，今留南面两门，余三面各塞其一矣。当徐查其故。城垛即睥睨也，今薄只一砖，又不留瞭望之所，不知何故。各处皆作八字形，以便目力，且守御有所施，此何独否耶？昨沈廉访书来，谓省垣不甚环抱，其东可俯而窥，其西可引而灌。又谓西北有堡，东南有庙，皆足为患。然东山之俯侵，较甚于西汾之通处。扞城之策，岂可于指顾定者，亦惟广咨询而

已。首县编查保甲，城中商民不满五千户，其然，岂其然？

十四日 检点各折片。检省志，从关隘始，以旧图印证，方向皆合。批临县盐务禀，于回护一一指破，近于琐碎。然原札许以既往不咎者，正恐回护，乃锢蔽不悟，如之何哉？

十五日 率同官祭城隍庙，又至文庙。王秋畹回汾州，与谈移晷。发折：

京局铁斤先解六百万一折。并留祥守。奉批：户部知道。

附拨解楚饷二万余两片。奉批：知道了。

朔平张守调太原折。奉批：吏部议奏。

附城守尉富森升荆州副都统，派中军参将文禄署理片。奉批：知道了。

又和顺刘鲁汀调署凤台片。奉批：知道了。

十六日 接稟阳城情形，与首府商令前任孙令往同襄办。

又阅徐少仆书。王监民侍御不敢回县劝解，恐被劫质。余谓侍御可以不赴乡，断不可不回县。因致函敦促，并面授孙令以从权办法。侍御一函，颇费心血。

十七日 赴臬署，商办阳城一案。事至棘手，宽猛两难，径情不可以直行，集思庶可以广益。隋外郎至，谈铁钱局事，格物之难如此。阅阳城七十八里公呈十三款。

十八日 与同官商函致陈、张两守办法次第。曲在官者不必回护，示之以公，而人心或可渐平。至于顽民无知犯法，亦须治之以渐，急则固结而不可解。

隋龙渊外郎、祥文澜观察小集。

十九日 变通筹饷奏稿，幕中所拟不能不兼顾原奏，未能如吾意所欲言。刊润之力，殆过于草创也。

阅沁水信函，知消释十分之九。沁水无事，则阳城之势自孤。又得孙令与王侍御偕往，当可不烦斧斤之力。《书》所谓“尔毋忿疾于顽”，先儒谓“惩忿如拔山”，信哉！得文大农复书，言部库四月尚可敷衍，为一大慰。非挚交，孰知此中甘苦乎？

二十日 同官商永宁、保德两牧需人。视筹饷条款，为之增减。时势所逼，不得不为茧丝。凡有可保全者且与保全，有应体贴者力与体贴，

省一分，免操一分之心，不敢谓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此意不求人知，只念念自守而已。

二十一日 接淮生太守禀，遂发王侍御之复。向者抚驭乖方，民与官为难。其不敢于闯衙署而敢于毁民房者，此辈城狐社鼠，平日倚官势以鱼肉乡民，官既易人，则乡民与城绅为难。此王侍御之所以避地，而程刺史所以四次轻身赴乡而不惧也。无如顽愚无知，拥众固结。治之过急，则谓官为绅复仇，势必迁怒而肆扰；缓以俟之，畏罪之至，恐无所不为。将何以善其后，此真令人扼腕。

李晴川侍郎言，陈竹伯中丞有毁九江城，令民结寨以保庐山之议。此却是大擘画。楚皖两省垣与此一辙，但惊人之语恐闻者吐舌耳。

二十二日 同官携来筹饷章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至小有异同，不失之远者，舍己从人可耳。归绥道官箴本不甚淑，其于税务掩饰支吾，犹曰短征使然。乃科敛繁苛，一帚一畚，皆令输税；漏税之罚，追及远年。乖谬至此，尚可忍乎？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归绥择人以往而甚难其选。闻襄陵又有滋事之案，首犯就获。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令人惊心动魄，其未至揭竿者幸耳。夺犯纵囚，视阳、沁情形尤重，既不得不寘之重典，以杜效尤。彼山头望廷尉者，幸而慑服，求贷一死，不幸则铤而走险，终于决裂，皆不可知，而布置不可不早。

二十四日 昨晚公事垒集，应接不暇。致郝存信，趣其料理陕豫两岸。改定撤参归绥道奏稿。检劝捐札稿、函稿、此由司道发。告示稿，尚未见疲，就枕未夜分也。

静念赵连城一案，“忍”字为上，险健之习不可馭之过刚。然自滋事已来三阅月矣，攻之不可，达之不及，不得已而函致王侍御，又委孙令培金往，为之斡旋。幸而天牖其衷，出而就逮，则所全实多。近闻南阳戒严，兵无定势。万一中州有警，则潞、泽沿边又须设防，岂容留此腹心之患？内难未平，将何以御外侮乎？念及此，则有不敢终于姑息者。惟赵连城始而畏法，终而畏罪，其不敢闯衙署，不敢伤人命，实有一线可原。持之急，而使为抗拒之计，独非陷之乎？思为手谕招之，而究不能必其我听；兼恐顽梗之徒，蔽锢已深，则措词之间亦须宽猛兼用，谁能

代此笔者？空言不足以取信，布置亦不可少。

灯下姑作谕帖稿，颇费苦心。然不忍人之心，须有不忍人之政，折箠大杖，皆从慈爱中出，此又不可不知。

二十五日 晨起，拜发各折。限晦日递，以月朔上宿斋宫也。

月折、清单二，夹片一。

体察筹饷事宜折。劝捐绅士名单。

附空照收捐片。

撤参归绥道德龄折。

出借并停买仓谷折。照例。

附补解楚饷片。

附藩道两库解京饷片。

都克精阿补绥远丞折。

平遥李前令永年开复仍交议折。

保德李牧开复折。

恒方伯以筹杜新亏条款见示。无以养人之廉，又驱之为侵那之举，何以牵属。方伯终是庭训所贻，故好为善，与媵婀之大官异矣。

刘鲁汀至。见徐少仆《汉志沿边十郡考略》。抗尘走俗中，不免见猎心喜，如丹铅之无暇日何。少仆有晋、汾二水通称之论，余赞之云：东西异源，皆名为汉；清浊别流，均号为漳。古人主名山川，往往如此，况晋水固入汾乎。附去《秦川地图》信，便询以潞、泽防兵统扎大营，抑拨防各隘口，并将备胆气如何？少仆殆喻吾意耶？

同官均赞珠都司才守秋毫无犯，营员中百一耳。至身先士卒，非试之阵前，勇怯终未可知。陈淮生前谓其劝哈中丞勿当贼冲，此事又岂人所能尼止。

二十六日 昨暮再得久香书。今日得香南书。得萍缸书，以现议盐务不能经久，又询就场收税之法果否可行。余折中固已和盘托出，就场收税，实古来良法。然必天下无不收税之盐而后可。今花马池、鄂尔多斯产盐，皆视河东数倍。在陕时委员赴花马池采买，始知一文钱购盐四五斤，非亲验不信。而县官未尝有分厘之税。河东部议斤课四厘，即力争再减，亦不过丝毫之间。一斤日用之物，相较至于四厘，则贵者为贱者之驱，

税必骤绌。税绌则目前度支捉襟见肘，又遑论久远乎。然此时尤有望于后者，惟堵私一法，只得勉力为之，利钝置之不顾。前所谓静俟其机之可转者，殆有数存焉，而不可以人力争也。

二十七日 致郝存书，令赶运陕盐并与琴泉会同商办一节。恒方伯昨示以杜新亏条款，系抚藩两幕会议为之，体恤之中尚无窒碍。余拟添藩库书吏不准划拨一条，以视鲁汀，谓颇得要领。

前暮刘同年铎来，诉泽州陈守延师刻薄。今日见徐少卿两信，言王侍御可以回县，而王侍御复书则坚请泽州山长一席，非觅馆，乃负气也。专郡与巨绅两者必不相下，何以推车子？

暮得郟西书，闻惠农于三月初九仙逝。多病之躯，值多事之地，进退维谷，以戕其生。哀哉！

二十八日 同官谈，过日昃。捐廉修城而蚀于哆然之口，何以服众？阳曲送地图中多缺略，询之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令以清操为上游所赏，亦自难得。

二十九日 吴柯山自青门来，述近事，多作谏语。一载抚秦，岂有遗爱足系人思，遇事浅率，使人共谅此心而已。

三十日 巡抚之职，谓之封疆，典守固自有在。钱谷责在藩司，刑名责在臬司。重大之事，虚心商榷，其作可付之不问。至任官则委之众论，不以私好恶与乎其间，则闲思虑少，而能注意于重大。回忆昔日在秦，不免琐碎，移晋后时时戒之，仍时时蹈之，敢弗自勉。

作萍缸复书，与言就池收税之难。前折部议持久未下，殃鞅掌耳。

四月

初一日 方伯商禁止出易，又议改为出棗。余谓循吏办此，皆足以恤民；俗吏办此，皆足以累民。古人注意社义，良有以也。出陈易新之名甚正，而出轻入重之政甚苛。晋或尚不如秦之普律出易，当徐思所以处之。

接徐少仆复书，言今日晋省防务以南为重，而东次之，良是。

附录：倘宛、洛有警，晋省防堵，河东较上党尤亟。平陆、芮城一带，止有冈阜，并无山险，必须扼茅津、会兴诸渡口，方能堵御。此乃以战为守，必须勇干之将督带全军，方能胜任云云。

前询将才，答云：张参戎会川御军严正，胸有机略，在诸将最为出色。双游击福勇往可任，已升广西。奎游击英，大同属。沉静。千总中刘福星最为出色，王涌川、王文渊、薄修业亦可驱策。兵则南镇远不如北镇，少仆信言。晋省旧图不及东阳关，为缺略。又其地即壶口云云。

触动结习，即欲翻书考校，却思当务之急不在此，遂辍不为。草两镇裁兵事宜一纸，防堵兼用民卡办法两纸，致同官从长计议。“忍”之一字，众妙之门，信然。

初二日 祭神祇坛。赴教场阅合操，本标九进十连环阵。满营同。又本标连战阵，归化满兵八卦阵，新练精兵五行鸳鸯阵。此阵长短互用，似较有实济，析之亦可数十人自成一队，与合操大阵，但以美观者异矣。

阅《垣曲图》及关隘，郟邵之厄即今之邵原镇。事有关，自与贪为考订不同，惟应接不暇，当俟数日耳。

初三日 阅备弁及满骑兵步射至于日昃。

襄陵滋事之案，首要皆获。致方伯书云：襄陵一案，莠民俯首就递，更无党恶之人。可知起衅苟不由官，民虽顽梗，亦不能始终抗拒。由是思之，吾辈但当以做官邪为先，无虑民之顽梗也。其里民出结一节，尤为可喜。各里均具不敢再有传单聚众之结。凡文武衙门结报，久成文具。乡民则不然，彼一具结，鲜肯再犯；且可以此约束其子弟，而谢无端肇衅之人。鄙意长治、阳城、沁水各案，均应照此办理，乘其愧悔之机，予以自新，而杜其再犯。人知畏法，或可相安，但不可官吏代为之，致粉饰无实耳。此论或不甚迂，与诸君子商之何如？

初四日 阅标太三营马步射。

沈廉访议，南北镇滨河之兵未可议裁减，然西河自较南河为缓。又言垣曲东滩渡与澠池只隔一河，不若茅津之险，宜为设防。足迹未经，不能不考之图志。按图东滩村在县西南五里，《通志》疆域列在东南，恐误。在砥柱之东。东滩或由此名。垣曲非无险可守，东则郟邵之隘今邵原镇，南则崤澠之厄。然邵原今属济源，崤澠亦隔河为豫之澠池地。力能远戍，滩渡在内，固可无虞。否则画河为守，数十里之滩处处可渡，安得有此兵力分防。御侮之方，可不亟讲乎。

初五日 赴精营阅看云梯及满绿营抬枪、抬炮。

初六日 赴精营阅看鸟枪。连日阅伍，耳目为疲，而公事坌集，时时与同官函商往返，真应接不暇。

未刻接廷寄，解金陵群铁子十万。

初七日 致郝存书，与言池内获船须究主名，及陕岸先设三河口，应于永乐添置水卡。又云，向例阅伍，参游营分则亲至，余俱调考。运城系都司营，是否必须亲阅，尚在未定。至委盘道库，出奏未久，此时又何必重查耶。因郝存有致春湖书，故及之。

初八日 与同官商行铁钱，当从当一者始，果能流通，再等而上之，不可同时并发，靡所适从。

前月廿五折旋。

初九日 半日较射。午后，检对《河南舆图》，又翻阅《垣曲险要纪载》。大约晋省南河一带，如《方舆纪要》所言，则险在河外；如《通志》所言，则险在河内；如郦注所言，则险在河滩。择于三者之间，非履勘无以得其实。

初十日 早晨，阵雨寸余。秋讞过堂毕，与同官谈移晷。致郝存书，论陕西盐额。

十一日 北郊外劝农。接郝存书，再复之。

十二日 检点都门来往信件。复彭、赵两尚书书。萍砭书亦附寄。

十三日 早起发折：

两镇议裁兵数，体察情形应行截止折。奉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较阅省垣满绿四营折。奉批：知道了。

平定董牧欠解已完开复折。奉批：董汇芳著饬令回伍。

前告病代州王牧承泗那用捐项，摘顶勒追折。奉批：王承泗著摘去顶戴，勒限交清。

前平陆余令正酉开复仍请例议折。奉批：余正酉著开复处分，仍交部照例议处。

韩守省铭委署大同府片。【奉批】：知道了。

藩库拨解京饷十万片。初七起程。【奉批】：知道了。

赵城李令祥霖难胜民社，缘有军功送部引见折。奉批：另有旨，著照所请。

与同官商定杜新亏条款。方伯言，晋省交代未结者至一百六十余案之多，难易不一，观望迁延，依违徇隐，无所不至。当思所以清厘之法。

十四日 借得郭观察《潞泽各属地图》，于关隘颇详。

致林少彭复书，并寄慰农、澹村两信。

十五日 诣文昌庙。保参将衡以韩侯岭设营绘图来，意颇不属。韩侯岭南北置驿，士大夫车辙马迹所经，雄关屹立，有目共赏。然左右皆有通涂，绕出其背，东之韩家窠，霍州东北道。北出蒜峪，西之道美、夏门等村，如履平地，皆有路可达水头，其西复有由汾西走孝义之道。承平日久，人力所通，每无呵禁。堑堙之法，于民弗便，非四封之，诘比腹里而后图之，已焦头烂额矣。图颇详明，方幅过宽，因缩而小之，以便置诸几案。至阴地、千里径等名称，姑留暇日考焉。

十六日 陈弼夫太亲翁至，剧谈青门旧事，夜分方宿。闻课归地丁，惟富平有一村为梗。以陕省情形，若坚行官运，则唇舌岂一二处已耶。

是日，适得郝存书，言陕岸当先设三河口，每斤定价六厘。

十七日 得徐少仆书，先撤和顺、辽州兵勇。冯官屯尚有余孽，应否少缓，当与同官议之。沈廉访复书，仍以东滩渡为言。此事非委勘不能臆断。

与弼夫谈至夜分。

十八日 数日嫩凉，早晚均著棉衣。弼夫来别。

得黄寿臣书，自凤县发，有欲面议西南大局之语。弼夫述其在陕时言，万一襄樊有警，即分川兵助守汉中。

十九日 早，送弼夫行。午刻迎孙学使。得望都郑大令沂来书，言桂制军前在差次面奉谕旨：令直省兴办水利，开垦稻田，已由涑水一带开工。忆今上登极之初，曾令廷臣集议，时与滌生、丹溪诸君子上下其议论，今恍惚若梦。而林文忠《直隶水田简要事宜》两本，犹珍皮篋中，发而视之，犹怦怦于中也。

沈廉访视以《垣黎纪略》及《殉难各员列传》各一本。纪略为邓。

二十日 与同官商韩侯岭设营事，余意在建关，为久远计。复徐少仆及黄郝存两缄，至于昏。

二十一日 代介兄复崧屏书。草高壁建关议。另录。案今韩侯岭一

路，即后魏平阳太守封子绘所开之道，北出汾州，径指太原。今之韩家窠一路，即杨素攻赵子开，潜入霍山，缘崖谷驰出子开之北者。见高壁岭下。今道美村左近，即古之阴地关。具见《纪要》。考古之事，与令无涉，故不入议。晤汾西令，言道美东有南关故址，即阴地矣。

二十二日 复寿臣书。子贞愿为刚折，不为柔全。一官之轩轻，不足累其天怀，所惜早作学政三年，不及俟吾兄之至。转移风尚，相与以有成也。此意即面质子贞，应不河汉。

复申甫书。夔关收税，部臣早有此意，特地分不同。原议在宜昌。而今日民情迥非昔比，旧时照票比引课有加，宜其不可行也。

得保定探报，冯官屯逆首李开芳水困，乃出降。有明文则先撤辽州之防，潞、泽尚须少待。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韩侯岭各处建关，尚须委员偕绅士履勘。闻一关之费以数千金，未识如何。余思需费果巨，则次第为之。

保定探报，李开芳就获，已见公文。次日见十九日谕旨。

二十四日 得楚北探报，塔军门擒逆首罗大纲于九江，挖其两目，逮之南昌。大纲著名骁悍，幸而就擒，浔、皖不足平矣。

十三日折弁回。缓裁镇兵一折，枢廷与本兵会议。得文大农书，筹餉一折均已依准，特未见明文耳。

二十五日 与同官商潞、泽、辽撤防先后事宜。官销应否定价，则应付之公议。

致罗少农书。致林颖叔书。

二十六日 拜发折片，附列于后。

鲁汀有所议，谓阳城不足虑，意在威克。此亦何待劝驾者。顾父母之于子，教诫之不可，则晓譬之再三，必不悛而后予之大杖，情至理屈。斯党逆者少，助顺者多，向非不知其不可化，所以为此，亦欲俟其贯盈而后不为鹵莽尔。惟所言不欲用兵一语，则当于予怀，亦天理人情之至，其余未免揆阖余慧。此言若早闻十年，必不能一再思之。今亦惟问尝将此事恕置否耳，何暇置辩。

复徐少仆书。

二十七日 平阳何太守全家殉难，其子请专祠，为飞语所阻。余意

善善从长，毁誉未可概听。青磷碧血，足以愧草间偷活者矣。

胜克斋至，谈军营事，草草未详。是夜，始得其自太安驛邮来诗笺。

二十八日 与同官商阳城一案，须调陈剑芝太守至省一商，乃可随轻重应之。旋从沈丞处见孙令禀件，语多含混，欲以掩其迁延之咎，且有颠倒处，余始决计南行。前得鲁汀书，意是而语近轻，灯下复之云：古人言义字，未有不从仁出者，自反而缩，即在于此。

晚，邀胜克斋小酌。得郝存书。

二十九日 得孙、程两令所上两陈守之禀，不为径达，而转由徐少仆函致藩司，使以示余。事无不可明言，而委曲如此，殆相知未深耶。又许多迁就圆通之法，言之不出耶。余致月川书，谓其中有可行有不可行，有余未到之先可行，既到之后即不可行者。盖亲临查办，则事之是非黑白，必足以饜众人之心而后不留口实耳。惟徐少仆转圜之说尚属可行，盖有劳必录，无所嫌疑。由此出之则为公，由彼出之则为私，不可不辩。

致子临方伯书，与商陕盐口岸。

夏五月

朔 诣城隍庙行礼。曠干郁热，拟筮日设坛祷雨。

与同官商东南撤防事宜，当从辽州、和顺始，潞、泽则内险未平，不能不留小声威以镇之。旋得徐少仆书，意亦相同，先解其党与，而后临之以兵威。调外口之兵，于郡城可以有备。然日来所盘桓于心者，必情至而后谊尽，不为张皇鲁莽之计尔。

得湖北探报，桐君将军被围于随州南关五里港扎营处；杨制军退保唐县镇；依常都统又调孔军门之兵，由应山走历山镇。按图，历山在随州西北，又西北乃至唐县。如此调度乃以自卫，非援桐君也。四月十五六事。

复郝存书，兼询甘饷。傍晚，见省局复徐少卿信稿，已作复书，留待明晨。

初二日 复徐少仆书。别抄。阮令菜自磻口、汾州一路回，言河船私盐禁遏尚易，只须岸卡数处。余谓今日为地方办事，先须不生事。意王秋畹久任有声，必能得有把握，方肯下手。闻河船多径赴龙门，底柱以下如能禁遏，不特潞盐受益，即长芦、淮北两纲亦有起色，所系不小。前奏劝

捐照陕省办法停票借章程，奉准部文，一一照议。四川以减成请，议格不行，此举可谓破格。抄折有“非它省多方绕算，有意开销者可比”之语，复涂去。

傍晚，致两司书，商阳城事，其语颇繁，吾心之所欲言者，未尝不以告人。至事体重大，时势艰难，仍以坚忍为是。临崖勒马，易所谓愆忿者庶几乎。

初三日 同官商阳城事，请暂缓行期。廉访恐到日如各里人民乞恩求减粮价，势不能于正耗之外别许分毫。况余到后，控毁抢者必多，按法惩办，势亦难行。方伯欲以逼紧守令一步，使作速了结。是或一道也。

昨接湖北探信，桐君被围而无援。早料其不欲偷生，今日复得报，协领乌尔袞布十九日至杨慰农军，言十六日扎将军在营外督队，午刻颊受枪伤，归营犹裹伤守御。未刻枪子自颧直贯脑后，伤重，支持归帐。谕兵等严守，谓乌协领曰：余伤已重，恐不能出营，勿令众兵知之，恐军心慌乱，尔可率兵丁出营等语。酉刻歿于军。协领去帽靴，瘞诸营帐之下，一军不知。夜半，贼围懈，乌协领始传令率兵渡河，避入安居。十九日，贼至厉山镇。桐君果毅感奋，必能以身许国，惜兵少无援，婴营固守，伤重而歿，可为一恸。然大节克完，与日月争光。桐君，正黄旗满洲人。由侍卫出身，授哈密办事大臣，署西安将军，督办潼关防务，旋实授，兼署固原提督。在关昼治军书，夜读史，玉漏三下。谦抑自下，自奉甚苦，年甫四十。余每与倾诚相语，辄忘小节。

初四日 造胜克斋谈。甘肃铜炮诚为利器，每尊七十余斤，子七两，药三四两，在小炮车上平放。铜齐和铅处，仍须向念园询之。

得郝存书。议陕省专行花马池盐，此论未免太易。前致念园书，经营此事，不知有意否，当再询之。又言薛丞巡缉得力，须缓至九月归料时交卸，否则手无斧柯，僚吏多所掣肘。烦剧之任，有体不可无用，当熟思所以处之。

复念园书，借铜炮并炮车作样子，再及盐池。

复郝存十纸，与言法穷故变，须持以镇定。书别抄。

初五日 丰镇厅恒佑以图来，详明细致，得之塞外为难。昨托克托城笔政塔思哈禀复，无图可送。其贤愚相去何远耶！恒丞禀亦佳，言旧图舛错，某足迹所经，留神披览，正其纰缪。六载已来，始稍清楚云云。

拜发：

辽州和顺兵勇撤防折子。

附委解江南大营铁群子片。至滁州。

壶关彭令仍升潞安同知折子。

交城盐犯脱逃，请将典史革拿折子。

太平潘令升补保德州折子。

附奏委祥升守李牧姚倅办理捐借片。

恒方伯得张、陈三守会禀，阳城案已有把握。旋得崧屏书，言壶关业已效尤，作俑者不可不加之斤斧，兼听而不设成心，庶能择善而从。

初六日 未晓，雨，终日霖霖，入夜有声，凉爽沁人，一解烦溽。检《晋省营制沿革》。外委千把总设于雍正七年，额外外委则设于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分防、协防，规制大备。顾以其官微小，志乘多不著录。然既委之分防，即有专汛之专，贤不肖即关地方利病，未可以官微忽之，不惜日力，讨其沿革。思周官于府吏胥徒犹详其数，是亦应尔也。南镇各营至初十日检毕。

初七日 丑初雨成阵，日昃始霁。就新刊《晋省舆图》，志其道途通达处。有石榻本作底，故易。其各处八到，须有去取，否则雨中蛛网也。

书扇，送胜克斋行：

圣主权衡本至公，诏书论罪不忘功。赐环定有天边使，五夜焚香万户同。申息烽烟空叹嗟，何人除道更梁漒。朔方铁骑犹堪战，欲乞将军再禡牙。桃林古塞接层峦，雒水随流出武关。好向青柯坪上望，莲花峰外即商颜。潼关至武关三百余里，余曾管舍，较取道蓝田近甚。崇朝霖霖敛骄阳，留客连宵座有香。作诵未堪追吉甫，愿随驿路助清凉。

是日，闻瑞澄泉有西安将军之命。

初八日 阅徐少仆致省局书，阳城事又中变。道谋无成，已可知矣。复月川云：亲临查办，只能为毁抢一案胁以兵威，令其投首而已。钱粮则凡在正耗之外者，余可知而不可言。少仆谓用威胜于减粮价，余则以为两事不能一贯。

初九日 起《南镇二十七营图稿》，原图疏率而粗杂，安塘之处，位

置错乱，不能并详也。

从首府见剑芝书。阳城之案，纷纭不靖，殆专为求减钱粮而起。民情既健，官欲难祛，因而旁生许多枝节。“用威”二字，即虚声犹宜尚慎，岂可著一毫卤莽。

得申甫书。夔关盐税已有效验，磬口如能照办亦佳。此地不患葛越而患贿脱，顾用人何如耳。

初十日 傍晚，得徐少仆复书，以用兵为喜，言兵到拒捕，即坐以叛逆。又言县城无兵，官军不能飞渡，是为可虑。又云畏首畏尾，何时了结？其论似快而实粗。以理论之，李振河非有十恶不赦之罪，投案原可了结，若激使拒捕，坐以大愆，理不顺，情亦不安。以势论之，两郡调兵县城，须先有准备，若声威在远而附近空虚，余虽不知兵，亦料其不可。今惟有忍，俟守令请兵而后应之，则彼地既有准备，督办自可放心。古人云：兵，难事也，而易言之，可耶？少仆本请执照，为布置计，今乃一字不提，尤不可解。

十一日 以少仆信视两司。以《南镇图稿》视文参将、珠游击。

早起，筮得“益之颐”。

廉访为谏局委员奖以饷差，来书云：现在京控、上控发府禁押者百余名，奖励之优，正所以催使速结。晋省京控、上控等案，本自无多，耽延积习，牢不可破云云。余每阅阳曲送到在押人证单子，未尝不为惻然。姑拟办法于后：清厘积案之法，拟令首府将京控、上控各案立一总档。每一案为一叶，摘开简明案由，某年月日收审，派委何员审办，于某月日审讯几次，一一笔载。现在此案或难结，或将结，或于某某某月日行查未复，或于某月日提证未到，另用浮签粘贴，随时更改。朔望前二日，首府将册径送藩司阅过，次日由藩司径送臬司阅过，均不用公牒，以省批行稿即繁文。朔望之晨，首府带同委审各员向两司择要面禀，并按册另开各案四柱一单，于开除之下，注明某官审结几起。每结一案，撒下一叶，归首府收存。首府办结积案多起，亦可请叙。面禀之后，随将原册领回，再行誊写。如此则新旧各案时时悬诸心目之间，不徒便于稽查，而惟良之材将脱颖而出矣。

过月川，邀同司道商阳城一案。委办之人未有确信，旁观之论徒为

纷纭。余谓兹事重大，请两言而决。经手之人，自较旁观为真审。请兵而不动，是为畏事；未请兵而动，是为多事，两者皆足以贻误地方。不设成心，待时而动，思至此则心地清凉，毁誉于我何有？

月川视以致守令函稿，为添一段：现在省中晤商办法，只有直捷两言。承办之人未经稟请调兵，固不敢喜事而妄动；若承办之人一旦稟请调兵，亦断弗畏事而不动。缘案关奏委，将来征调，必据稟方有责成，率性提破，以免含意未伸，徒劳悬揣。且奏派有人，亦不能不俟稟复，以悬揣之言入告也。复月川云：案关奏委，将来必须据稟云云，前后方能对榫。

十二日 两将以《南镇图》来，更定数处。所言委人查办之处，断不可遽定为然否，且恐言不由中，俟将来端倪已见，乃可以审处之耳。

复得鲁汀书，于县城无备、最难著手处，请潜师突入，与前书伪游云梦之语略同。余谓伪游云梦乃乘其来而缚之，彼能招之使来否？潜师掠境曰侵，春秋大小数百见，当时列侯无备，故秦师行千里，以窥北门之管，非弦高机警，无有觉者。今彼机械受诈，岂可以古方为尝试哉？复书大意：兵出不可无名，不可无备，数事层层相因，总以稟复切实情形为断，何有成心。

十三日 晨起，诣武庙承祭。

寅刻，接五百里廷寄，催解甘饷，并给看念园原奏。内地支绌如此，不暇计及口外，此岂可长恃哉？晋省筹解四十万，恐亦无济耳。

与同官商阳城案，久未定。余拟别筹办法，属同官熟思之。盖病根由于子衿好利，故齐民效尤。始既无策，但倚之以集事；后乃无备，不能疏之以挑衅。孙令三人了事之请不为无因。总之，助官以媮民者，今乃媮民以抗官，趋利远害，于愚民乎何尤。习染刁顽，地势险远，临之以威，导之发难，否亦劫质要求，将为奈何。若能劝谕乡愚，从惩艾官绅下手，不烦兵力，究其流弊，亦断无决裂之患。同官亦以为然。

傍晚，得张守与藩署书，请缓南行，欲以减价为解散之法，诚是。

十四日 未晓雨，黎明后则成阵，为今岁第一场甘澍。

又见张守与首府两书。其人稳练，故立论平实，非但顾一面者言。“布置之机难于神速，尤难于慎密”数语，极为中肯。同官亦谓用威无万

全之策，请缓南行。姑俟陈剑芝来一问之。傍晚，剑芝至，细询情形，多已见函禀者。有省中已得消息而尚未知者，则已早至上党。故事到疑难，不得不原始要终，力求无悔。所谓虚心受人，非中无主之谓。见义不为无勇，若轻易读过，似以勇为主，实则以义为主。有勇无义，吾师明示之矣。此当以戒小人，何以并戒君子，最为可思。

十五日 夜犹雨，未谒庙。剑芝欲余至上党，不必前进调兵捕拿。祥文澜谓，潞郡可以调度，则省垣亦可。到底同官群策，可以择善而从。

潞郡盐必经曲亭，泽郡盐必经翼城，剑芝请移两同知于此，抽查官盐。官盐果善，则私盐自绝。沈春湖谓，两郡多事之后，官店之盐必良，而后不貲人口实。余忆沁水之滋闹，铺伙亦供认盐味不佳，于民何尤。

致沈廉访书：

日前商及清厘讞局，尊意相同。某每阅省垣管押人数，寄禁尚在其外，时为惻然。案至京控、上控，其中固有籍词拖讼，而实在宽抑者必居大半。岁月羁滞，日积日多，上千天和，下伤民命，此人人知之。而更有鳃鳃过虑者，已控之案，狱成无期，抱牍而来，闻风裹足，弱者覆盆而吞声，强者山头望廷尉，偏听枉断，不得至于吾前，则变故生于不测，可忧实甚。故清厘积案，不在使无讼，正所以使之讼。每讼必结，奸蠹破埤郁宣矣。

剑芝言，阳城案若持之急，必窜入圣王坪。案《志》，此即《禹贡》之析城。《通志》言，山与王屋相连，周七百里，通济源、垣曲。

十六日 昨晚得廉访复书。地方官于案牍留一分精神，即为百姓主持一分公道，顽恶有所做惧，良善得以保全，地方未有不安静者。斯言也，可谓知本矣。

外省于京控交案半年一奏，此通例也，而山西独否，都察院开单行催，亦置之不答，何耶？

十七日 复瑞观察书：阳民已传十五日起完粮，张守稟复确切情形，到省在二十后矣。辗转旬余，已入六月，阅伍更非其时。今惟有相机商办，不能存成见也。

检《北镇营制册》，详于兵而略于弁。图说言所属二十三营七十九城堡，倭指未能悉合，当徐为之。今日大同之兵虽多，而沿边立堡，半

因胜国规模，或二三，或三五，散处于不必备之地者居多。必标营兵多，分汛兵少，庶足便演习而归实用。“整顿”二字，岂旦夕之效哉？

十八日 晨起拜折：

洪洞沈令调补介休折。吏部议奏。

附京饷十万片。户部知道。

芮城应令调补曲沃折。吏部议奏。

崞县逆犯赵进碌讯明请令正法折。知道了。

固关拿获逃遣讯明正法折。知道了。

奉部文，于京饷内拨解新疆饷三十万。同官商量移牧令，【定】太平、闻喜、解、代诸缺，静乐、壶关犹未奉复。临事而苦得人之难，必试可于平日能事【出色】之吏，一埤益我而恬退者，无以自见，此大患也。

初五折弁回，得都下书。楚北统帅西凌阿，人望不属，其营中兵士，闻南行多有逃散者，此辈必以欠发口粮为辞。西帅浦口之败，致负重咎，此时僧邸推毂，岂共事而知其可任耶？

十九日 候客。过孙学使谈。起《北镇图稿》，向之各卫所，今为各路营，守边之法甚详，岂犹沿明制欤？

酉刻接张、陈两守会禀，阳城狙诈顽嚙，更无化导转旋之术。顾其策止于密调附近兵勇，保护城池而已，不欲明言请兵，殆难之也。因条列办法，待商同官。

二十日 同官至，以昨拟条款细商移晷，互有参酌，并采营将之议添入，期于众思毕献。以事则未有逆萌，以情则恐成尾大，此中要得恰好处耳。退食后又添数条，未免头绪繁多。治丝之棼，理之则简，因就中择其须由局行文者，汇为一札，则自理与襄办，眉目清楚，下手庶无从臆之病。越繁难事，越要处以镇定，此类是也。

以札稿致司道视过，并两示大略。又密札等件，均应摘由用印，立档存内，事毕再发房补稿，属局中照办。潞、泽防兵几及两年，辽、和已撤，而此兵独留，非古人役不逾时之义。今调防兵以撤防为名，派精兵以换防为名；不如乘便更代，所添者特旧兵路费耳。此事当行。

二十一日 剑芝送示稿，不甚警醒，属幕中为之。自起咨札各稿，未敢惮烦，另抄存检。然于约日期会未之能行，姑交局中议之。与剑芝

及两将谈。

二十二日 候司道，定平阳之兵暂驻沁水。瑞观察定廿六日行。

致徐少仆书，办法略具于此。附记：本拟亲临督办，惟候交六月，不能以阅伍上陈。兹据事直书，又恐上烦圣虑。瑞观察以所属地面坚请一行云云。另抄。

二十三日 同官会商，语不多而候已过矣。笔墨之役，不告小疲，且指麾出于一手，条理方能贯串，非捉刀可代也。

午园借去徐少仆《潞泽辽边口及阳城城乡图》。

拟换防片子。昨以午园出省查办折片，属幕中为之，大段得体，略易数语，仍致司道商之。治事心，苦不细，尤苦不入。细而后免于粗，入而后免于浮。阅历可以增识，敬慎可以增胆，亲从动忍一关打过。思之殊觉有味。

二十四日 是日拜发万寿贺折。有前数日之忙，方觉今日之闲，所谓心静方知岁月长也。

得徐少仆十九日书，所拟布置事宜，与省中商办者不谋而合，或者尚无过举。其不可训诲情形，旁观所见特真。然任事之人，不曰似有转机，则曰已有把握，当此而赫然武怒，恐非镇定之道。前之迟迟，今吾亦无悔焉耳。

傍晚，得王秋畹来书，以磬口收税之事断不可行。审地利，明物曲，察人情伪，通达详明，忠告善道，得此于同舟，窃自幸也。

二十五日 省局于请奖事游移不能决，昨得三单，内奖、外奖、请示。加以签商之语，今日所闻又有单所未尽者，何从而核诸。

少仆致司道书，颇以阳城事着急。细思此事，若前月便欲^①用武，亦不过以少兵弹压，即不免于轻心愆事，数穷理极，询谋佥同，乃能全力赴之。迟不必悔，乃应尔也。

复秋畹书：

别后河干之役，栉沐为劳。阮令至，询悉吉旋郡治，积牍渐已清厘。此时澍雨深透，遥计政成民和。盐卡收税，前闻之蒋观察，夔府之樵川盐，颇有效验，故属阮令一询。今得来书，绵绵数千言，

① 广陵本无“欲”字。

审地利，辨物产，洞察民之情伪，何其通达而详尽也。向孙符卿大农屡称足下为循吏，仆恨相见晚，今乃知直谅忠告，实有过于所闻者，喜可知也。与人论事，非知之不肯言，即言之不能尽；又或姘婀两可，或泛滥无归，谁如来书之通达详尽也者。复读数过，如暍人得茂树，逢清风之徐来也，如晦夕行深谷中，忽有燃炬来前，为之向导也。又思盐卡一事耳，晋政之巨细于此者不知凡几，孰得孰失，苦不自知。向后足下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则受赐多矣。

二十六日 拜发各折：

月折。清单二件，夹片二件。

骁骑校年升步射平常，将推升守备撤销折。

附京饷、楚饷片一件。

又甘饷、新疆饷片一件。

委冀宁瑞道往泽州查办事件折。

附阳城县情形一片。

附潞、泽防兵酌量更换，并徐少仆请奖片。

兵行不速，营将以为驮载不齐，地方以为脚力多索，两者皆难偏听。惟与首府谈各公事，适值午后，心闲人静，较可从容商榷耳。

复郝存书：私船，拨款，陕岸，陕函，潼关销路。豫岸已民运一千名不及三月，足征疏销之效，都人士所望于河东者，非仅为尽收尽解。来书有此语。足下才大心细，夙以公事为重，必有所以运筹者。

二十七日 接郝存书，言河南民运已领引千余名。此事应由豫省会奏，属函致英中丞。

省局请奖，欲乘潞、泽作一次办理。有劳必录，理之常，即善善从长，亦无不可。倘备员滥竽，不加甄核，何以对朝廷？缓急先后，不可无序也。

二十八日 与同官商忻、解两刺史及福倅权汾洲通判。霍州、阳城、洪洞又处处需人，何以使之各得其所。邑令人尤之恋奸隶役之女，盐务之滋闹始于此。败检至极，何以治民？彼盐贾较争市价，犹其常态。

午后，致郝存书。河南民运疏销有效，便须一力担当。部中询有无窒碍，令豫抚与晋会奏，郝存以为疑。余谓所虑在引地民食耳。官运、

民运之不同，只在盐池至会兴镇一路，与淮、芦引地风马牛不相及也。民运恐其去来自便，今兼行官运，可以责成，何忧茹淡。郝存云：民运已领引千余名。余谓领多尤须运多，否则虚占引额，而发运封纳，姑俟异时淮南票法盛时，所以有验费之举，须当留意。

二十九日 辰时，璨儿又举一女。

与小梅太守论北镇营制仍沿国初，今关外近而丰、宁，远而归、绥，驻扎大员，分布文武；而大同、朔平诸边，犹尺寸画地而守。屯兵交纳米豆，犹之使狼牧羊。地闲则兵惰，势散则兵弱。北镇伍籍万余，隶标下者不过十之二，欲训练而势有所不能，可勿思变计乎？

阅泽州廿五六来信，侯井尚无动静，而怀卫如济源等处，大都聚众抗粮。向来地方武断之徒，各树党羽，亦必各不相能，此捻匪情状也。属函致守令，时与邻封通信。阳城事已决裂，悬重赏购之，可以必获。须不时巡查，以防匪徒乘机窃发。

读《寒松堂集》，却病十法，不外治心省事。先生却之于已病之后，仆愿窃比，以治于未病之先。

三十日 接徐少仆书，言阳城之事似不至扑城戕官。余谓匪党聚众，不过为敛钱渔利。凡渔利之人，方其有利可图，纠杂结党，自谓计出万全；一旦祸害至前，相顾失色。人怀二心，各为身谋，不能相制。侯井近日情形，想不过如是。少仆所言逃后办法，仍是胁之以威，无它妙巧，实亦不能别有妙巧也。

六月

朔日 诣关帝庙行香，兼有所祷。

清厘谏局已得要领，果能罗罗清疏，更无躲闪处，省事非多事也。与同官谈审听虚受，以尽事之曲折，再于严正中济以平恕，庶人不爱其情。刑狱一门，尤必言之详尽。移晷恒不自觉。

徐少仆以所闻阳城情状告，向者匪徒四出滋扰，今乃拒栅自卫耶。又壶关事亦与相同，钱令济元欲练土兵为备，差强人意。余意两事只是一事，一边得手，则一边可不怒而威。

前月十八折回。

初二日 留辽州撤回之北镇兵三百名在省暂驻。得南镇书，备调之

五百兵业已派定。兵者不可以轻动，动即不可以无备。

复徐少仆书。来书有“阳城匪徒似不至扑城戕官”之语，昨得泽州信，兵已入城，而乡民未动。余答之云：“赵、李辈聚众敛钱，意在渔利，轻则如蚁之集膻，蝇之集臭，一举手而蠕走爵飞；重则如啮骨之狗，驱之势将噬人，果其掺杖而前，虽亦狺狺返顾，旋即弭尾而走。”初三寄。

复五园书，令其立定主见。火烈民畏，故鲜死焉，安可稍有姑息。

初三日 同官议阳城用项，秋季起摊。沈丞言平好铁岁摊三万二千余金，阳曲办公三之二，以其一办运，今既免解，即节省此项，以佐军储。

献局以汇册呈，未结者不足为多，而遗忘在所不免。如和顺盘获奸民王小茂，事阅数月，乃云供多疑窦，拟请咨查，何其迟也？初供本云从逆，置久不问，遂遁其情，咨查者无聊办法，恐为王毓高之续耳。

初四日 试新眼镜，作小楷百余字。可欺不可罔，就事上说，不逆亿抑亦先觉；就心上说，不逆亿似若可欺。而事理当前，是非可否，自然明白，特先觉则更有察几之哲尔。

《七书》作用，无体无方。最平实可靠者，惟“无悔”二字。无悔当以好谋而成为注脚，非仅断之以可否。

初五日 九丹学使至，偶有腹疾，未会揖。

昨阳城书来，有侯井已聚二千余人，处处设栅之说。光天化日之下，良民必多。匪党之设栅，非以拒官军之人，乃以闭良民之出耳。井蛙跳梁，可恨可悯。千总刘福星请单骑持告示入谕之，被胁之人一闻免罪，相与拥护。赵、李豺牙，岂能害之？

初六日 早，送九丹学使行。汾州参将刘清江，语无伦次，何以训军？连日接阳城近状，程牧张皇已见。然临事而惧，微程牧言，亦应戒备而往。

晚，得郝存并廖、钱两令信，为垣曲请兵。商之两司，调平垣一百、蒲州二百赴之。

初七日 沈廉访论铺司不宜裁。余谓此本饩羊，然去之则并废告朔郭。方伯读《论语》不省耳。有其废之莫敢举，惟有先其所急，从沿河无驿处办理。

致淳甫相国及符卿大农书。

初八日 阳城程牧稟至，抗拒已萌，而尚不能出而滋扰者，莫之与也。乃犹张皇无措，与前此专意消弥者均无定见故耳。徐少仆论阳城办法，三言尽之：投则贷其死，逃则执其拿，抗则草薶而禽猕之。余意有所未尽。匪徒禁绝城中薪米，犹于城绅欲得而甘心焉，此起衅之由也。前沁水叶令至，言固结不解者只李振河徒党二百人，余则畏威被胁。今临之以官兵，先之以告谕，无不解散之理。在事者张大其词，以掩其前之畏葸，甚或以盘根错节，藉此居功，皆不可测。查办邑绅起衅一层是此案关键，否则此等情状不得不谓之非犯上作乱之民，于投首减等亦难措辞。治其罪先须服其心，心服而后久远相安，不致复生他变。至匪徒仍欲孙令赴村，不过以往返议罪，苟延时日。然事久亦恐变生，驱鳄之文可以为法，庶不坠其术中。属局中公致五园。此一局棋已下数十子，今惟两善最要：一杜其迁延，则限日投首是也；一绝其后患，则投首后将冤单逐款讯供，认真办理是也。欲制变莫如决，欲服众莫如公，外此皆非正办。

谕和参将以勿信浮言。试思天无凶年，官无苛政，又非习教拜会，经年累月，岂有遽聚数万人造反之理？未刻奉廷寄，饬办楚饷，月五万，不能则三万。

初九日 万寿圣节，行庆贺礼。

昨夜，得徐少仆书，为济师之请。与同官商，以省中所留大同兵三百往保潞安。

致南镇瑞子方及徐松龛少仆复书。

初十日 与同官商阳城一案，官民之情尚不能相通，以城阙子衿为之隔阂也。始而鱼肉乡里，继而播弄愚民，以成其罪而致之死。今之办法，在通官民之情而平其憾，不但消目前之患，而久远亦可相安。珠都司探卒至侯井，村民有向官求救之语，又有秉公查办之请。此可转之机也，因再为告示以晓之。

十一日 以告谕稿商之同官。昨卯刻两得徐少仆书，一则情形甚急，一则情形甚缓。省标兵于初七日到阳城，潞安防兵即可继进。顾村民实有启衅之由，善为川者，决之使导，非可以武胜之也。

得河东书，陕豫两岸均有起色，拟请加引。顾恐部中以为定额，援

引经语以为戒，答之云：汉儒深经术，故吏治最醇，良多箴规，敢不敬佩？坤之彖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某岂敢如雍乾间诸老，动以增引增课为见长之地哉？又与商加引不如提引，及本省滞销处兼行民贩。其语甚繁，不具载。

晚，得五园来书。事虽未了，而不肯轻听浮言率尔妄动，即得持重之法。数日盼望，今为一慰。

十二日 早起，得徐少仆书。情状犹前而危迫以告，必有先入之言腾无心之耳。平时构煽之人既惧报复，且恐日久而官民之情已通，诸事败露。少仆为所摇而不觉耳。

已刻发告谕。官民睽乖，地方官之不幸，敢惜苦心苦口乎。别录。

复五园书，必须开导村民，令其呈诉。由是怨家闻之，亦争来具词。由是官就两造，判断曲直，使皆敛其骄蹇器凌之气，持公允以服其心。果能如愿，可保十年无事。要在立定主见，勿为摇撼乃佳耳。

十三日 同官商阳城办法，以抉发病根为主。即弹压目前，尚非经久之计，况粉饰乎。

再得少仆书。三日共四函，其言时急时缓，率真而谈，要其不肯置身局外，自属难得。官绅怂恿之语近而易入，时复不免耳。

与廉访议白洸秀仔一案。与首府商劝捐。与沈丞论运铜及祖钱，以河东民贩章程示之。

连日晤阿克彰、阿苏林，皆精壮可用，苏尤健将。

十四日 致五园书，并札查近日官兵进止、布置情形。

复徐少仆书：

河头抢船本属疑案。其时官军距远，县城一旅坚闭不出，野渡无人，何须如此费力。且下游半里许即可褰裳，淮生乃谓先几已失，视此一衣带如长江天堑，过矣。明知若辈顽梗，非口舌所可争，特以兵丁阎文翰之言，参以济源抄寄村民之禀，似其中有怨忿之气未能上达者。幸兵刃未交，尚有须臾之隙，以区区苦心剖示大众，侥幸于意外之转机。倘真冥顽不灵，则用戒师徒采入其阻。俯可以对眼前之赤子，仰可以告头上之青天。生平于《七书》全未领略，曾读其“无悔”二字，窃以为经武仙丹。盖凡事可悔，而兵不可悔，

故至于无悔。微乎微乎，至矣尽矣。尊意以为何如？

酉刻复得少仆书并五园所寄书。又与俞令、刘千总往还，不提告示一字，岂未张贴耶？

十五日 寅初起，阅阳城各件。寅正谒文昌庙。

孝义民以地丁之耗为州县之火耗解费，哓哓来诉，不能无怒，以呈掷还。所言小票，乃分一串为数串。此弊亟当删除，已属首府函查。易怒、迁怒，皆当力戒。

阳城村民之案，上下之情未通。附五园书，属其步步逼紧，不可放松。附少仆书，申之云：盖逼紧而后知惧，知惧而后知感。若松一步，则彼进一步，肆意要求，为必不可从之请。即款留俞令、刘千总一年，仍无了局。

十六日 拜发折件：

二麦约收分数折。清单。

潞、泽防堵请奖折。清单二，片一，陈维屏。

翼城徐令炳华、蒲县阅令步瀛等欠解四年钱粮，摘顶勒完。

委解楚饷三万，京、甘饷各五万片。

固关撤回兵丁片。

潞城被雹十三村缓征折。

曲沃、绛县缓征请豁免折。

请简放晋省试差折。

发折后，得半日闲，静验闲中思虑，尚出于正。官之有仪卫，犹人身之有衣服，不重不威，其裸乎。

十七日 得椒生两书，稍暇当答其意。作翰臣复书，待饷员寄去。

晚，得少仆及三守书，以委员往贴告示为失策。然俞、刘既慨然而往，必有自全之术，而究恐冥顽不灵者别生鬼蜮伎俩。夜不得眠。

十八日 晓起，得五园书，则俞、刘已回，言彼中情形似不至遽成大憨，暂为一慰。然阻挠者多不得速了，数穷理极，不能不出于威克之一途，则亦无可如何耳。

与同官言，五园此行尚能镇定，惜三太守犹多瞻顾耳。

十九日 得沁水禀，知和参将已进驻刘村，后起未来，似稍着急。

叶令但虑代步之难，尚无张惶情景，亦属难得。旋又得禀，和昌之军过夫妻岭，枪毙抗拒者两人。探卒所言，未知的实，然孤军深入不可不虑。札五园，使与此军联络援应。仍飞催南镇进兵，以防沁水。

见徐少仆致两司书，多溢量语，何至是耶？旋得五园观察禀，言村众之情已涣，有投案者，纵归以谕之。布置甚合，为之一喜。

二十日 与同官商调帘、代帘各员。有主簿请代帘缺者，抑之；有以别项奖励改请代帘者，抑之。

郝存书来，言不提陕引，以免轳轳。复之云：

来书陕引不必提用，但陕盐是否敷销？以九百余名为渭旁郡县，民食何忧不足？若潼津之民麇至，何以待之？其地由商雒直达襄樊，本系畅岸，今兹价贱，趋利愈多。民皆陕产，既不能靳与之盐；课已归粮，又不可更昂其值。两边事皆某一手经理，不可不未雨绸缪。至三河口发贩，原不问其所之，而豫岸亦须兼顾。某上年巡边，道出商雒，询知此地迤东与卢氏、内乡、浙川接壤，中有平原，周数百里，古所谓桃林之野。再由此东北出陕、汝，东南趋宛、邓，不但陆行遥远，而且山径崱嵫，故商贾百货之走商雒者，武关以内则遵龙驹寨，武关以外则遵荆紫关，以两处皆有舟楫之利，其水皆西南入于襄河，与会兴镇销路风马牛不相及也。今当飭三河口委员妥善办理，果能行之畅遂，则提票亦事势之宜。然同是陕盐，同用陕价，所以示之均平，况于国课有益也。【与言奏咨之事，某请任之。】又请将晋省滞引、陕省余盐，约百名。令豫省官运匀销。其所议尚未尽善，有劝无惩，何以示众。至陕省余盐配剂晋省滞岸，原属奏案，以二成搭配，有数可稽，必须踏实办理，方不为后来之口实，不可不慎。系廿一日。

二十一日 得阳城信，言赵连城逃归上义树，侯井之众已散，然首要未就获，日久亦恐变生。党与果能渐散，即需之三两日无妨，否则邂逅仓卒，波及无辜，乌可乎。

作楷书百余。此调不弹久矣。

二十二日 昨秋畹复书，催定磻口章程。

徐少仆书来，言前此阳、沁音信不通。十三日和参将进至刘村，

而两委员于次日脱身而归。十四日珠参将进驻县城，而王致祥投首，赵连城逃归，皆步步逼紧之效。从此拿犯办案，兵化为刑，大波平矣。一日未了，一日提心，岂敢涉一“矜”字。来书谓烈火中开放青莲，固所愿耳。

二十三日 阳城事究未得把握。晚，接五园书，又有风神庙之役，今日张弧不能说矣。五园与两司书，以自县入村，遇险处则步步留兵以守。余不以为然。盖守险之兵与进队之兵为首尾，其中须有一枝往来策应，因书致两司论之。

二十四日 晨起，得徐少仆书，附张参将禀，未免矜伐。诘知此事与军营异乎。致五园书，与论游奕策应之兵。又云，古来用兵，不能有正而无奇。大队者正兵也，策应者奇兵也。其后两面攻山，果以一枝为策应。奇者活动之谓，非怪异之谓。但往来策应，以一兵当数兵之用，即敌人见之，以为变化不测耳。此书语颇繁，余雅意不敢附于知兵，故不录。

与两司商将阳城情状上陈，但目下尚无确实消息，再俟三两日可耳。

二十五日 户部八月需饷二十万已拨五万，与同官商，不得不以捐输补正供之不足。十年前国用即入不敷出，闻某巨公言，惟开捐流弊尚轻。时余为翰林，闻之窃笑。后历京堂，陈理财之策，未益毫末。及佐司农，正史巫纷若之会，群策毕献，或从或违，迄无成效。当十钱，乃人不行法，非法不可行。今惟铁钱以无私铸，故得盛行，亦非当时意所及料。静言思之，任天下之事岂易易哉？

连日接阳城信，知有风神庙之役。将弁罔识政体，而又贪言战功，不免铺张其事。兵者一动即不能骤解，用拟为量加兵力折稿，中空数语。

二十六日 晨起，删改奏底，与两司商之。附录于此。^①

为刁民聚众抗官，屡经劝谕仍不能散，不得不量加兵力，以儆凶顽，恭折奏祈圣鉴事。窃阳城县匪徒赵连城聚众滋闹盐粮，拆毁城乡民房一案，经臣奏委冀宁道瑞昌前往该处，会同营员查办，并附片陈明，倘顽梗如故，势须加以兵力，当斟酌镇静办理。恭奉朱谕，臣细绎再三，知民情宜静不宜激，兵威宜重不宜单，承蒙训诲周详，敢不懍遵筹办？当瑞昌出省时，臣谆谕以解散党与为先，庶不致重烦兵

① 广陵本未录此奏稿。

力。复两次亲拟告示，令该道委员持往村中张贴，剴切劝谕，许其赴官投首。乃该刁民始则悔罢输诚，旋复怀疑负固，怙终恃众，营县兵役莫可如何。臣前因潞、泽防兵在事日久，奏请酌量换防，以均劳逸，荷蒙允准在案。计泽州各口防兵三百余名，潞安各口防兵一千一百余名，又自辽州云头底新撤三百名，又新调换防省标各七百名，太原镇标兵五百名，约计将及三千名之数。督饬瑞昌如须调兵围捕，必先体察情形。情形轻，不可涉于张皇；情形重，亦不可轻为尝试。节据该道转据各委员具禀，以村众逼于凶威，多散布各口，为其耳目，如县西夫妻岭、县南风视庙等处，路通阳站，公文来往拦阻拆看，然后放行。并以现将新旧换防之兵，酌调至阳城县城外驻扎。惟探得县南五六里山名黄龙田，居高临下，为入村必由之路，连日赵连城派人把守，必须夺得此山，方能进村搜捕等语，具禀请示前来。臣与藩臬两司连日熟商，以抗拒虽止数村，风气关乎全省。查其聚众闹粮，系本上忙尚未开征之日，原非有激而成，逮后以畏罪而拥众自卫，以聚众而肆虐敛钱，效尤起于联庄，负隅自为得所，若不量加兵力，伊于胡底。且适值各路兵勇新旧换防齐集之际，尤须乘此声威，密速围捕，以免将来大举。惟是查办此案与征剿贼匪不同，自县城西南至于该村尚有二十五里，连村比舍，良莠不同，自须一面抚绥一面擒捕。倘村民听其指体，仍敢屯聚阻挡，则是党忠抗官，罪在不赦，饬令瑞昌体察情形，妥为办理。再，查该县东南接壤河南济源县，西连本省垣曲、沁水两县，除由瑞昌檄饬该府县率励兵勇防守县城外，经臣先期转会河南抚臣及毗连府县，相机堵御兜擒，并飞咨太原镇臣调集附近垣曲各营兵三百名，附近沁水各营兵五百名，驰赴各该县布置要隘，以防窜逸。臣受恩深重，任职疆圻，责无旁贷，惟有随时与两司妥商筹办，固不敢弥缝讳饰，以致始患将来，亦不敢冒昧张惶，以致有损威重。所有刁民聚众不散，应请量加兵力缘由，理合缮折具陈，伏转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臣不胜悚惕之至。谨奏。

心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易系》所以言惩忿窒欲也。二者之中惩忿尤难，譬之于水，堤防不严，则溃决时告，省之于平时，制之于临事。言之易，行之难，斯可忧也。部复捐输一案。

二十七日 早起，造沈廉访谈。昨晚得五园书，以济师为请，又请南镇至阳城统率。此役兵不为单，惟诸将多系参游。五园持重有余，而筹画统率则不足，非武职大员不能得力也。

前折由五百里驿递。

附驿请捐输推广中额二十名一折。

旋拜发：

月折。清单二。夹片二。

奏参襄垣故令孙曰庠亏空折。

奏参闻喜周令均亏空折。

附藩道库拨解新疆、甘肃饷各五万片。

附忻州、解州各署缺片。

二十八日 昨午后，中军、首府县至，商添兵起行事宜。今日同官至，又与细商阳城事。一隅中之一隅，何三千兵之犹不足者，惟镇戎随行无兵不足示威重，拨省标正为此耳。捧海浇茨，无乃过欤。

见河南探报，铜瓦厢有开口之耗，云直灌东明、长垣，以至曹县、定陶，何相逼之酷耶？

晚，得申甫书。

二十九日 得刘鲁汀书，县绅有欲传单聚众者，里民皆莫之从，得以获案办理。鲁汀得一“勤”字，而民即安分如此。与瑞子方总戎书。

昨阳曲叶令言，翼城有间道，可以抄至侯井村南，拟为夹攻之举，姑为子方言之。翼城三十里至上葛河，十里下吴泉沁界，三十里东封交界，三十里侯井。

徐少仆书来，不满于南镇，然则无人可用矣。惟诸将中实有退缩不前，径须易之。是晚以密函致五园。

十六日折回，所请曲沃、绛县缓余豁免，潞城被雹缓征，均荷俞旨。惟捐输请奖之陈维屏特旨开缺，发往广西，以道员补用。趋避者亦何益矣。

三十日 再作五园密缄：

瑞总镇到阳须七月半边。此半月如中有可进之机，即须前进，或先夺近县山头，移军驻扎，以图步步逼紧。此时不但诸将多存观

望，即城内官绅亦愿大兵近卫县城，且图一日之安，谁肯筹大局劝进兵乎？苏林系特遣来帮手之人，议论如何？诸将勇怯不齐，按名为之品题，密函驰示，不得以扰统为考语。如不得力，即前所许可者，亦不可瞻顾。

七月

朔 诣城隍庙拈香。是日丑刻接廷寄，筹解贵阳军饷。前发劝捐折，不知其错落一语，迨已颁行，而局友始以将错就错为请。屡为月川言之，而总不以检举为然，殆不无先入之言。知过必改，更无第二法门。

闻生铁出山者已六百万，然耶？否耶？

傍晚，起检举奏稿。

初二日 与同官商破格请奖之数，既无可比照，而又不能不悬此格以劝乐输，折衷于公议而已。

辰刻发咨调南镇至阳城督办折。旋得五园书，非不感激思奋，而辄以兵单为解。有执守无变通，故趑趄不进。前者欲分兵守险，今者欲分兵夺险。兵本宜合而故分之，可为太息。

昨从叶小山见《阳沁交界图》，由沁至阳有东西两途。书致南镇，使择其一，并图寄之。

复五园书，开诚与语，而其观望不前，何以自谢乎？图附。

初三日 月川腹疾未至，与廉访商榷局各案。襄陵人犯已齐，当先为办结，以便入陈。又商杜新亏应从严交代起，欲严交代，先扣限期，此实正本清源之法。

初四日 发催促诸将进兵札。幕中稿可存。奉到量加兵力折子前月廿七发。批回，以夺黄龙庙要隘为主，罪其首恶而安其余党。明见万里，幸不以迟延见责。至怙恶不悛，督兵搜捕，谕旨亦可云严切矣。诸将苦不出力，非白简何以向前！

信致五园，仍开诚语之。致瑞总戎书。

日来有游说于少仆者，少仆许以不死，月川以为言。余意三守亦决不能从，少仆示以不疑，或别有道。拟与复书，大意以匪徒若知赵连城为必死，乃莫之助；若屈法为市，良民恐死灰复燃，必不敢于缚送取祸。是欲生之，而使愈不得出，则亦终不得生，势固然也。另抄。

得壶关书，尚无事。

初五日 与同官商公事。头绪既多，安能一一遑行。拟列单视之：铁钱行使；潞、泽请奖补详；盛倅亏空；襄陵聚众案可结；杜新亏自严交代始。

复徐少仆书，由方伯加封寄去。

初六日 致文大农书，叙奏折遗漏检举缘由。兹事方伯甚不欲，然理势均有所不可。念及知过必改，我心则夷。若弥缝掩覆，异日虽悔，其可赎乎？

辰刻拜发：

乌里雅苏台经费分年拨解折。附太原钱、襄垣米。

令调署太平、闻喜片。

附续解京饷十万片。

奏折错误自请检举折。奉批：王庆云著交部议处。该部知道。

解襄阳火药铅丸折。奉批：知道了。

初七日 寅刻得瑞观察六百里来书，知我兵已于初四日夺据黄龙庙，颇有伤人，兼生擒者及器械枪炮。此山既得，则可以进攻。民顽可恨，愚亦可悯，何欣幸之足云。致五园书，戒以保胜。保胜不外威重，有戒备之谓威，不轻躁之谓重。又与密信一函，与商获犯后讯供办法。兵力不过弹压一时，若欲相安无事，贵有以服其心，诸葛忠武岂不能早诛孟获哉。

初八日 与同官商运米至京，试行捐办。丰工未合，兰仪再决，南漕不能复至，殆气运使然。而西北各省粮贱银贵，输纳维艰。若能持东南之漕粮，采西北之米石，裒多益寡，使之均平，不亦善乎？持非常之原，常人所惧；不择人而语，则有阻挠而已。商筹行铁钱。

接沁水来禀，有“东南山后可抄至侯井”之语，分别咨行。

得文大农书，言七月内晋省能解十万，足供秋俸。已解十五万。本拟再解五万，而东河赈恤，恐不免取之邻封，与月川商稍待。又谕旨查撤各省民团，大农以为名虽息民，实则防患。此论甚好。团练出于绅民，绅与官近，而民与官远。余语月川，若李振河早得一阶，岂至有侯井之事哉？此事不过外奖，尤易为力，分移徐少仆及省局，秉公查报。

初九日 卯刻得五园初五六两函，知官兵又夺风神庙，张参将驻扎山颠。检前信，进村之路尚有佛窑岭一层。信致五园及秋坪，均由月川寄。

寄翰臣书并刘令三百金。餉员胡躬恕带。

初十日 闻文澜陈臬蜀中，与同官商接手之人。至生铁一事，尤须认真办理，须四批均有着落，方不貽误。

起札稿：

照得褒奖忠贞所以维持风化。各省自粤匪滋事以来，攻剽屠戮，虐焰燎原，而官绅无一生降，军民咸知敌愆，是以表彰忠烈之典，史不绝书。晋省癸丑八月逆贼入自垣曲，窜击黎城，所过之区，肆其荼毒。其时被害之官绅士民人等，或保危城而正命，或全亮节以成仁，或恐污贼手而尽室自焚，或既被系缚而骂贼不屈，凜然正气，张为四维。凡前案已经请旨奖恤者，莫不曩日争光、秋霜比烈矣。诚恐变故起于仓皇，举报不无缺漏。或殉难尤烈，未建专祠；或完节无亏，待延世赏；或微员幕客，迹晦而名弗彰；或嫠妇孤儿，身歼而巢亦覆。倘非求遗珠于沧海，何以标劲草于疾风。为此札行该司，札到即通飭被扰各属之该现任地方官，悉心采访，加意表扬。如有缺漏未经详报者，即各举所知，毋遗毋滥，由该司会核详办，以称朝廷扶植纲常，表微阐幽之意。

十一日 文澜廉访言，万太守济之才可用。上年行海运时，太守恐涉险不能必达，虽有西北运粮之议，恐有阻格，未果上。但运京之道以关北为便，其地不产稻麦，惟莜麦为最多。莜麦最能耐饥，非宿火炕则停积不化，人情物性不可强齐如此。又思太仓即足支十年，而左藏用银仍不可废。此物出于商贾，商贾惟晋为多，舍晋又安从得此，故知其一，不可不知其二也。究而言之，仍以畿辅水利为亟耳。

《通志》莜麦即燕麦，性寒。

致徐少仆复书，言圣王坪宜防逃窜；怀卫连庄会负固抗官；壶关、陵川皆接壤，侦察缓急，以为之备。

十二日 得瑞澄泉书，闻此间盐匪滋事，属以调兵遣将之举不可上闻。风气之说，贤者不免，非万不得已，何敢轻发？既已征调，安能匿

而不报？然须婉词谢之。

附致王宝山、梁梅楼两书。

十三日 连日不得阳城消息，悬念殊深。兵本毒民之具，不戢亦恐自焚。前此屡以保胜为言，未知体会否耳。

未刻得五园初十辰刻手书，但言恐其逃逸。而泽郡十一日来禀，乃知首要均已在逃。旋复得五园禀，言入村搜捕，各犯逃散，并跟踪掩捕，颇为详晰。禀以是夜发。此举所以不敢过于督促者，一恐轻进疏虞，一恐伤人手滑，非持重不嗜杀人，无以保胜。五园既追集各村社首，勒限比追，此辈亦梗化之流匪。传单虽出首恶，而聚众则在各村，按律均当以为从论，或拿犯自赎，量予末减可耳。

十四日 致荻生书，并还在都所借二百金。甘饷委员方祥庆带。

十五日 诣文庙拈香。阳城首要各犯无一拿获，远颺勾结，诚属可虑。与同官商函札，并催五园持重固佳，惟恐迟疑误事耳。

昨接部文，知初九日恭行康慈皇太后册立并徽号典礼。

是晚，得军机处寄字上谕，催解黔省兵饷。系十三日发，面用蓝印蓝标。片心震动，夜不得眠。

十六日 早起，发五园札，语多严切。旋得来书，报获首犯赵连城及要犯李聚泰等。早拟奏陈大概，以慰圣怀，因属幕中起草。叙事平谈，颇为得体。

十七日 拜发折件：

阳城拿获首要各犯地方安堵折。奉批：另有旨。

附调署绛州、陵川县各缺片。奉批：知道了。

附委解京、楚、甘、黔军饷片。奉批：知道了。

本年阅伍展至来年春折。奉批：著照所请。

附委杀虎协忠参将护北镇印务片。奉批：知道了。

咸丰二年军政展至明年办理，并照例停办举劾片。每二年半举劾五年军政。其阅伍之典，虽亦系五年举行，但军政实系五年一次，阅伍则连前后通算，中间三年耳。

得偏报邸抄：本月初九日巳刻，大行皇太后仙驭升遐。即日摘缨，服青袍褂。实从明日起，为行文也。部文到，乃服缟素，每日辰、申两次齐

集公所，举哀三日。亦须奉文次日方能传齐。二十七日各于署中释服。

十八日 是日冠摘缨，服青长袍褂。

与同官商应行典礼服色。初六入闱，未便缟素，拟仍用青长袍褂，冠缀两缨。

杜亏空，从严交代始。闻司中已理出一单，择尤惩办，使其余渐知警惕。宁远私垦升科一案，既经文澜查出，即可特参，不归亏空案内办理。阳城事两月矣，忧郁不得抒，渐触旧疾。昨日一钱半清麟丸，胸气开而滞饮亦下。此中清虚，乃饮茶不节，复至腹痛，余饮去而燥气逼于肠间为楚。非尽外疾，中急亦能自焚。

十九日 得五园书，商及撤兵。与月川往复函商。

二十日 月川言，永和刘令献策多扰民之举，戒之不悛。县民既有控诉，本州又无好考，在任一日，贻害一日，乌可姑容。

傍晚，接部文，查旧案，传明日成服哭临。去天尺五，礼从其隆。照旧日部文，遗诰至，乃行前礼，殊不安耳。

归绥道禀到，德道亏缺已有确数，惟中附议单两纸，无例无案，真伪难分，自当发还。惟归化城经费取之畜税，为道缺之大累，当厘定以清胶葛耳。

二十一日 是日起，每日齐集两次，凡三日。

两次赴泰山庙公所齐集，与同官商榷公事，语多不畅。谋邑不如谋野，况遥遥杂坐乎。

发慰折应用安折，京中以为当照常式；城守尉云照旧案用白折。靡所适从，因酌中，用黄面白里，既以示敬，亦与寻常有辨。

寄璨儿书，与言黄水从张秋夺流；由大清河入海，非夺流也。大清河本黄河故道，今乃水归其壑耳。安得暇日一探讨乎。张秋即安平镇属东阿县。

傍晚，见五园来书，获犯四十八人，而要犯尚有数名未获。程牧不能了事，今更恋恋，何耶？

二十二日 念阳城各犯必择要解省，其无他供可问，只有一节者，或把口，或助势，随其轻重，皆可就地了结。齐集后，偕月川、文澜赴臬署，于单内点十二人解省。是日商办公事较多。补查殉难，由首府写信；

捐输定额，候各属递呈；阳城令，不用曾任之员。

二十三日 与瑞观察及诸将催拿逃犯札，各随信一函。昨晚得其来书，续获三名，撤兵回县。

昨得河南探报，北镇五百兵，剿捕连庄会遇伏，伤其三百，殆不备不虞之故。【此探未必确。】晋省近事弥可幸耳。

二十四日 与钟石骖观察谈农司旧事，犹如昨日；而仰屋情形，殆又甚焉。今都城所藉以支持者，每月铜铁大小钱三十万串。十二万余，铁十六七万。然相权之币，仍赖有银。

复五园书，查办壶关。次日发。

二十五日 与同官商捐铁议叙，不可令有浮冒。廉访言，阳城案有浙省会稽县道光二十三年稽祖堂一案，可以比照。

二十六日 与石骖谈部库近状。行钞不可以无本，缓急有备，则人皆信用而不疑，是在豫事而谋。库友恩云峰福、灵蔚生杰。当时见事未审，其言不能感人，至今日仍不能脱此窠臼。若铁钱行甫半年乃驾铜币而上之，初念所不到。此运会相厄，即众人材智亦囿于其中耶。或因大钱、钞票之纷纭，故铁钱一出而人争以为宝，所谓饥渴易为饮食也。然铁钱之无私铸，似已众论僉同。

二十七日 出城，接大行皇太后遗诰，至公所成礼。仪节小有误处。

下午，重检《河南省展拓图稿》。致平定钱局咨函。

二十八日 昨闻榆次已捐输十万，祁县倡捐者更形踊跃，尤属可喜，与各守令相勉云。近之议捐输者，或劝或戒，劝者多谀词，而戒者持正论。茧丝不如保障，诚然。余以为二者皆未得真际，诚取诸穷檐也者。虽丝粟犹不可损，若乃富商大贾坐拥厚贲，百取一二，于彼无损而可以分公家之急，况所以酬之者厚耶。忆上年赴陕，鲁汀寄语云，民力竭矣；及抵青门，莠生首云民力竭矣。此其言诚可佩，特不敢下一转语耳。

二十九日 晨起，拜发：

月折。清单二，夹片一。

上年钱粮比较完欠折。清单一。奉批：知道了。

本年钱粮上忙征收分数折。附收捐监照片。均奉批：知道了。

太原钱令调补太平折。奉批：吏部议奏。

太原瑞倅援例奏留停选折。奉批：著照所请行。吏部知道。

固关拿获逃遣遵新例正法折。奉批：刑部知道。

见五园书，将赴潞安查办壶关一案。与月川商，郑重致书，属其密速戒备而进。武将气习，败则馁，胜则骄。蜂蚕有毒，不可不慎。

与崧屏夜谈，谓亏空不能查办。或有见之言，尚当细询所以。

八月

朔日 以二十七日期内停拜庙。凤台秦文炳等聚众未成一案，鲁汀意在轻办，与同官商之。

得秋屏书，以阳城城衿鱼肉乡愚，事属因公，弊难确指，未便深求等语。此举所以欲查办子衿，原为善后计，因婉复之，向索官绅民久远相安之策。

壶关钱令飞禀调兵，得毋视之太易？而愚民之执迷，亦诚出人意外。

初二日 实缺各官考帘。题“夫如是，故远人不服”三句。

得郟西书，知惠农枢眷由湖南、江西回。

候石珮、文澜谈。大雨。

初三日 致祭文昌。候补各官考帘有所不行一节。

与崧屏夜谈，言亏空不宜穷治，自为话中有话，然漏卮不塞，奈何？

初四日 复郝存书。来书欲于灵宝设岸，此移陝盐溢销之路，以豫引行之，保课筹销，两全其美。果尔，则潼关立岸之说固可不行矣。由函谷过桃林至朱阳关，乃商贾走集之所。出朱阳关，可抵龙驹寨。

初五日 阅考帘各卷定分，分内外帘官，荒者尚少。至不切题理，乃其本源未清，故有文无意耳。

初六日 黎明起，料检公私诸事。已刻入闱监临。内帘九房：兴县周人龙，灵上县王心田，榆社县吴辉珺，河曲县张磔斗，平陆县余怀堂，稷山县贺澍恩，岚县张保衡，即用县李汉章，试用县赵振钧。考帘为故事久矣，然有人近衰迟而文理入题者，亦有人似明敏而机致蒙昧者。以貌取人，诚不如考选为公。

初七日 半日闲旷，虽时有闱中事务，而率循故事，无所用心。平日无静坐之功，转觉心无所寄，涵养之疏见矣。

下午，得徐少仆书，谓撤阳城程署令，群疑不解。至附寄秋屏禀，

则谓一撤而浮言胥动，功败垂成。初阅心为之动，细思阳民果爱戴程牧，何以播弄于先。今惟恐其去者，殆有为耳。人情变幻至于不可名状，则惟顺乎事理之当然，处以镇静而已。上哲无惑忧惧，下学者遇惑忧惧之来，力求乎心理之安，庶不为所震撼。

拟致山东司友信，询浙盐提引旧案，既思功效未至，无为急功。恩外郎麟，号仁峰；郑正郎锡文，号子峰。

初八日 卯正点名，至未正而毕。商复徐少仆书。程牧办理此案失之柔弱，故竭尽伎俩，仍入人圈套，其不能办理善后固也。惟秋屏素有贤声，乃亦为所惑，殊不可解耳。

子正送题纸出至公堂，点数参差，一时方毕。

初九日 复少仆书，究极秋屏之说，使不至再有后言以乱众听。大抵官场无真是非，偶有一二出众者，众即以其是非为可否；若此人用意一左，则变乱黑白，可以无所不至。众好必察，众恶必察，可惧之甚。此书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初十日 午正放牌。晚，阅犯贴诸卷，有以盛世单抬、瀛字误抬而拟贴者，可谓不了了。至注改行款，偶有参差，此实无关弊窦而不得不贴者，已二十有二人。

十一日 卯正点名，未初而毕。连日阴雨，席帽沾濡，当年辛苦犹堪仿佛。而皓首儒生，负戴于稠人涂潦之中者数十，对此令人忘老。若此时犹是青衿，能谢场屋否，未可知也。

傍晚，得五园书，知李正河已死，盐价、粮价、骡局均已定章，各里社首无不输服。秋屏之言胡为乎来，益可讶已。或其书记为之，未及检点耶。

十二日 作五园复书。阳城事了，当办壶关。以常情论，并不必胁以兵威。顾今日人情多有出意料之外者，万不得已而征发，必寓戒备于约束之中。至潞、泽多讹言，秋屏书中语，不过听以无心而姑妄言之，不必特作一宗事查办也。

十三日 与月川书。前廿九折弁回。

十四日 与提调监试谈卷数短长一二。先须自查精审，重卷可虑，多卷则理所必无。惟带出不交，容或有之；然门禁果严，亦决不至此。

旋经细查，乃均不误。

初八夜起，连日阴雨，是日交秋分，雨止。夜半见月。

十五日 是夜，月明如昼。早起开霁。

兵者毒民之具，阳城之役，诚万不得已而后发。扰攘之后，须有以安拊其人，否则朋家作仇，讼狱滋多。五园公牍请宽免余人，以杜诬控是也。因广其意，批军需局云：并飭该营县，凡非案内有名应捕之人，均不许兵役妄行查拿，亦不准绅民藉端诬控，以免株连。七德中，安民和众居其二，当更令营县出示耳。又函致月川云：当日黄龙、风神两山并各口，被胁为之把守者不下数千人，事后人人自危，吓诈之风易起。祈函致五园，飭县榜示应捕之人，其余均不许株累。

十六日 早起，得上党书。徐少仆深自引咎，使人不安。

午后，致文大农书。新疆南北路，大农尝欲仿内外蒙古法，树之君长，使扞圉牧民。然论者必以无故弃地为疑。愚谓无事之时为之建置，则一一出自上恩，既列藩臣，何敢携贰。且分盟定贡，以一贵近之臣往莅其事，可使世守厥职。失今不图，异日边陲有意外之警，财力有不继之时，束手付之，斯乃谓之弃地耳。

是夜，得壶关信，知匪徒王抓穀投案，消军岭党羽已散。兵至不用，可为一喜。

晤首府县，谈运铁事宜。

十七日 昨今四接月川书，以三纸复之，尚不能尽。壶关尚有要犯应拿，粮价不能拘泥，并凤台许令事。

昨秋畹函陈磻口事宜，批藩司速办，并信及之。

午后，书文大农附信，言本省盐务将来可望起色，但恐郝存迁擢他省耳。前与云巢廉访商豫省补救四条，并书与之。东省河灾尤广，而经费如此，商以有应省之费，有应用之费，有虽不费而亦不可行之事。词繁而不杀，另录存之。目击时艰，遂忘出位多言之戒。

十八日 是日释服，穿青长袍褂。

同官来谒，照例一饭。跟役人众殊欠严密，且日来公事垒集，随时启闭，门禁亦不能严。拟二十日出闱。

十三接华阴倪令书，有陕贩拥挤之事。今日得禀，请每季豫储三倍

之盐。此路能销固好，然安所得数十万之运本。且大贾争买，意在囤积居奇，有妨民食，不可不禁。前限九百余名，诚恐不足，批河东妥议，并草致郝存书五纸。批倪令禀，大意盐不敷销，须恤小贩而禁囤积。

十九日 复五园书。复倪令书，大意与禀批同。

拜发折件：

委员娄庆恩解犯脱逃审拟折。奉批：该部知道。

绥远城换防官兵钱粮折。奉批：知道了。

宁武保守龄调署首郡折。奉批：知道了。

附代州李牧署潞郡片。奉批：知道了。

又附筹解楚饷三万两片。奉批：知道了。

附吴守蔚文署宁武片。奉批：知道了。

附保守劝办捐输片。奉批：知道了。

交城监犯越狱奏参折。奉批：刑部议奏。

归化城税务委钟道管收折。奉批：户部知道。

晋省绅士捐输请奖折。上年案内。奉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晋省乡试内帘兼用即用候补人员折。奉批：知道了。

附委解湖北军饷三万片。

二十日 胡小东述平遥盗案不实。凡事有误皆可改，若改而不善，添出葛藤，乃成大错。廉访知此中委曲，胡再不言？马伏波所谓如闻父母之名者，岂谓是哉。

已刻出闱，公事垒集。得秋屏书，犹负气，可以不必与辩。得郝存书，王重三案有疑，此事何可错耶？

晚，见瑞镇军与两司书，王法圉亦获。侯井一案，可云除恶务尽。然各犯皆以兵勒拿，恃势力耳，且物忌太尽，于此转不能无惧。

二十一日 致两司书，商王重三案应委李仙根审办。

候孙学使并两司，商办近事。月川商王仲山案，委李仙根讯理，以大概报省；商捐欠款，须开一清单。藩盐两处会查，乃得实数，一家事难作两般办法。

复徐少仆书：

前接初五来缄，维时阳城善后未闻，壶关请兵再至。忽得秋屏

致尊处书云云，忧从中来，故与足下书亦不觉形之笔墨。缘阳城善后之臧否，大局攸关，望秋屏为子产，心所谓危，亦以告耳。越二日，得五园善后来书，殷忧稍释，即秋屏书中语，亦付之适然云云。足下以尤悔自责，使某益抱不安。共事半年已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彼此同之。若乃与友朋，语言文字，字斟句酌，不肯一语著相，甚或遇人语言文字吹垢索瘢，自矜明察，细则细矣，能勿劳乎。徐悟秋屏所谓浮言胥动，仍指省垣蜚语而言。功败垂成，乃谓亦皆半年含垢之力，语意不明，遂生唇舌；再得其书，加之回护，愈多葛藤。昨与月川书，言此书存而不论，直当忘之而已。

二十二日 少仆书来，言潞、泽两府民风在晋省诚为薄劣，然与楚粤之敢行称乱究有不同。因地方官平日泄泄，于书差之敛怨，民力之不堪，毫无检点；一旦有事，则惟恐上宪闻知，责以办理不善，因而屈意弥缝，含垢忍耻，无所不受，遂致士习民风，习成刁悍，竟不信官府之真能执法，官兵之真会动手云云。官之治民，如表取影，少仆所言，深中症结，当思所以疗之。

二十三日 与月川商解中外各饷。藩道两库须合为一家，况近来数米为炊，尤当兼权并计，非异常比也。归化道案本出人情之外，若但凭犯供，恐难定讞，倘谓此事不应人知，凡暧昧之事皆然，何独此也？甚以为请令之案未必交议，尤不是矣。平遥盗案文致于先，无以自解，既非真盗，何以知非良民？廉访欲用待质之例，与原例本不相符，倘中有一二良民，造孽更大。

宁远庄邸布鲁尔垦地一案，部中准驳，前后不同，而要以报垦为是。事虽通融，变不失正。

从首府见襄陵、沁水两案草供。

二十四日 文澜来话别。分理在州县，而董率在府州。昔贺耦庚先生抚黔，于郡守多所弹射，或以州县劣迹为言，则曰无暇及此，其用意可想。古者设连率以治诸侯有以哉。

与首府县商讞局各案。自知未尝读律，而情理所在，必须准酌。所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也。廿五同。

二十五日 解州张牧言，女盐池即六小池，旧曾开晒。味与大池不相

上下，硝池则劣，仅为杂糅作伪之需。硝池周四十里，地广而民稠，难以责成。女池周十里，有工头以董其事，商人贍以二顷之田，使食其力，而察私晒者故尚守法。若虑大池不足，欲化私为官，则女池可开。

张牧质朴少文饰，为官场中所仅见，至“风厉”二字乃其所短。闻其于钱粮不肯稍有那移，亦难其选。春湖言，函致李牧仙根，询开晒女池之策。此事或仙根可为，他人未可也。又言潞、泽盐有余利，及时掣运，省费不止一半。商捐未完，分次第恐难尽信。

二十六日 首府县言，私钱破碎，市肆不便。偷工减料自官局始，而民乃效尤。略示办法，恐亦未易整理也。

二十七日 赴学院会考优生。复河东书。前闻春湖言，函致解州李仙根，询以开晒女池；再询张刺史，以小池盐味不亚大池。昨晤张秋屏，则谓从前虽曾开晒，而无裨实用；池产丰歉相复，颇足敷销。近来旺产，亦不过六千名。法不极不变，诚为更事之论。陕豫两岸皆以楚为尾闾，此盈彼亏，必然之理，力保豫岸自是正办。查河东存盐，新旧共八千八百余名。查咸丰四年分盐课奏销，截至五年六月止，实收银三十九万四千余两，内有长子等十三州县未完银九千余两。外有陕省盐课十三万六千两有奇，已奏归陕藩库封纳。在晋仅完银三千三百两，合共陕课十三万九千余两。

二十八日 闻喜有未揭之款，后任请久任三五年弥补。与月川商，弥补出于不得已，但须核实数目，勒限分年，庶能渐减渐轻；若统俟三五年后填满，则人事烟云，官场傀儡，安知不依样葫芦。今日官场浮薄，有初鲜终，尔诈我虞，殊可浩叹。否则任一年补一年，任两年补两年，升调而去，水净沙明，何必豫请久任？

署安邑易令请近陕一中简之区为迎养计。余素知其尊人见任朝邑令，安邑咫尺，何以有待而始迎养乎？且其本任大宁，与陕接壤，不得不疑其诈矣。

二十九日 拜发折件：

月折。雨水、粮价清单，监银附片。

奏参凤台丁忧，许令交代未交私行出省折。

复核清查三限未完银粮折。

知府李兆元捐铁请奖折。

汾州通判移驻碛口查缉船盐折。

附拿获王法囤瑞镇军回任，并请口粮报销片。

附京饷十万片。

上年并节年完欠钱粮折。

灯下复申甫书，至夜分。

是日，接礼部马递，文武官员均著三十日薙发。

三十日 早起薙发。顾古生至，叙青门近事。富平周令相焯知其能了事；蒲城尤难治，郑令鉴居然绰有政声。才华不如安静，又一印证。陈渔杉引退，诚是。

得郝存书，商陕岸办法及灵宝疏销。

与沈廉访书。谳局章程未能使之不留狱，不得不时时督促。古人以治狱为虑囚，此字极精。

九月

初一日 与同官商汾郡捐务。熟手者恐有瞻徇，卞急者虑其决裂，难于得人如此。首府言至十一月底，已运、未运可得铁千三四百万。果尔，则无忧矣。然催趲自不可少。

沈春湖言，灵宝向为豫岸一大漏卮，解州、芮城书役皆得规卖放。近议渡茅津，由会兴镇总局稽查，三百名易易耳。余意既得要领，即严立防闲，如再透私，则假道者不得辞其咎，要在禁各津渡偷越耳。春湖言，河东所收运本已多，商捐亦有成数，虽不必悉索而缓急有备。

初二日 接徐少仆书，阳、壶出力人员自应酌加奖励。五园于黄龙庙亲自督战，而可重处尤在隘口既破，下令扎营，不许追杀，否则乘胜之兵杀被胁逃散之民，视百十命犹草芥尔。前信戒以手滑，正系为此。

复郝存书，于灵宝章程内添查私责成一条。

初三日 谳局积案虽不甚多，惟讯而未结，结而未详，耽延时日，且人证无可问之供，羈留不释，比比而有。廉访立法清厘，委员、幕客各专责成，庶有实效耳。

内外帘争为拟墨，至十八篇之多。主司不欲可否，但令添调鬬氏八名，司事者遽以为请，何耶？【返已疏，斯名心胜，凡事当戒。】

初四日 阅射，满兵达瑞甚能中节。

复鞫襄陵案犯，廉访以为办理留养太早，致激此变，而犯供则云取结在二十外，岂其诈耶？桎梏而来前，本属可矜，况伪为声貌乎。当局者难堪之情与事后异，故议未必合，至此却须读律。另纸记之。

初五日 与方伯商解京饷。库中支放大宗，以腊月为最，先事而筹，庶临事不跲尔。谏局拟勘语，至有粪土之言，使人掩耳。纵不读书，何至为是。

致吴仲云前辈书，商三河口盐务，自觉心粗语率。

璨儿自京兆试回。询京师同官朋旧，语至夜分。

初六日 驳保参将风门口设兵议。

查封〔风〕门口为怀庆入垣曲必由要隘，前年贼匪由此窜入，经前院奏于该处移营设兵。其实边隅要隘大小不下数百处，难以刻舟求剑也。今该参将议请于风门口建盖益千总衙署十五间、兵房五十间，其如何扼要设关，全未议及。此等营制原为应变而设，与寻常设营汛以弹压地方者不同。今以一弁五十兵，孤悬于距省百余里外，距本营二百余里，无事之时声势既不联络，有事仅成小队，亦难御侮。自不如择要建立严关，常川巡哨，务使关常险固，不能偷越，一有缓急，调兵驻守，有所凭依，以为重闭，则劳逸之效殊矣。该参将所议未妥，行局另拟。

五园至省，畅谈阳城一案。在事出力，以和参将为最，由其谙习军旅。伊都司勇往而未历练，珠都司则言过其实。程六皆非不思了事，而与人太滥，无贤不肖，皆欲倚以集事，自不可行。刘千总福星兵民信服，亦有胆量，自是将材。

初七日 与五园谈，壶关钱署令德优于才，未能坐镇纷纭；沁水叶署令亦拘谨。余意以公事言，似叶在钱上。

初八日 是科按捐输广额二十名。

未刻入闱，填榜草草。致艮峰同年书。附公项三百金，尚有二百续寄。揭晓适子刻，田敬堂一弟二子，寻云阶一子，均获隽。有旧可喜，余尚未知也。

初九日 辰正晏起，酌定襄陵一案奏稿。公牒与奏折不同处在有无

剪截耳，入告之体，自应举重而略其轻。

初十日 酌定捐输加增学额。司中原拟加额二百六十六名，定额二十六名。然绅民喁喁望恩，不在一时之广收，而在久远之登进。费半昼夜之力，截长补短，加暂额二百四十五名，加永额三十六名，其永额不尽数请加者，更留以有待耳。

晚，复审部驳文水一案，恐不能仍夹签也。

十一日 寄家信两纸。松楸之思，其何能已。

晋省官卷多不敷额，然照例应编，却不拘人数之足否。

十二日 拜发折件：

晋省秋禾约收分数折。清单一件。

续解京饷五万片。

汾西监犯越狱折。尚须提讯案情。

已故巡检亏短豆石查抄折。

诺参将因病开缺请革职折。

襄陵民张泳糠等聚众哄堂折。

附陵川缉获邻犯，并翼宁道回省附片。

隋郎中至，言平定钱局添满二十炉，每月需铸本一万二三千串，总在铁钱流通，不愁铸本无出。

崧屏来谈闾中拟作。爱名者多，余意在爱人以德，何苦不自量而供人指画耶。商铁产上党为多，今仅在平定州一处制办，地宝易竭，一虑也。火炭人工不继，二虑也。旁近之地，农器昂贵，三虑也。

上党与怀卫接壤，水运楚旺，尤属相宜。又闻卫辉即可通舟楫。

十三日 月川言，沁源前任金令有讼案，追银而自染指者，后任催解不应，拟与撤任勒追。余谓此系私事，不可作公案办。前此如办矿查盐等事，本属不明而自是，近藩署揭其短交耗羨，而复禀指为凭空指参，未免颯预已甚。若姑容，岂免一路哭耶？隋龙渊郎中至省，谈铁钱局事。

十四日 与月川商清水河厅及沁源县摘印之人。

复蔡小石书。不欲于潼关分局售盐，自难相强。书中尚有笔误，未可与办也。

复徐少仆书别录，询以壶关之大河玉峡能否建关。又上党产铁之区，

陆运抵京，则费巨而价绌；若由汲郡或内黄登舟，卫河无牖座，省费而利涉，是或一道。询之崧屏，言上党产铁甚多，自铁商不来，民生日困，今若与平定分办，养地力，赡农用，而民利亦均，似有数便。

十五日 谒文昌庙。新举人谒见。与崧屏夜谈。

十六日 公觴两主考及学使。饭毕，以黄忠端书皇陵碑、郑板桥画兰传观。此一日坐废可惜。

十七日 复郝存书，理势兼权而持以镇静，二语居要。批盐务劝惩详文，记功记过，仅属空文，不足以为轻重。若因销引盈缩，或遽与调动，是地方公事，人材概置不问，而惟销盐之为务，又乌乎可。无已则绌销者令完销价，而代销者邀免，罚虽轻而得实，比之于古赎鍰，稍得其遗意耳。

十八日 阅邸抄，知文大农有协揆之命。

省局将撤，请奖过优，两月来议不决，昨为核定一单。奖贤劳必须抑冒滥，相率而见好市恩，纵不遭诘问，如本心何？金心畲太守以属城失守被议，现在阳城事毕，卧而思起，特措词不易耳。

十九日 李兰荪太史奉使差旋，出城寄请圣安。

张秋屏将之蜀，属其道出青门，与武芝田商陕盐事宜，大意以分局为是。所言别立一局，酌运局之数，收价发票，定日而与之盐，与余意同。又言酌量加价，以补摊征之不足。此事须陕省为政，晋何敢议？以为可增一厘。

二十日 得英中丞来文，言河北事已安谧，可以撤防。

陈剑芝至，言泽州防堵经费，李故令多经手十一万，恐未尽实。秋屏言，潞盐行銷三省，而陕最难，缘道远私多，今日争买，由于贱价，价增则不足以敌私矣。

二十一日 送秋屏之官蜀中。朴诚而能办事，首推崧屏，余则未尽许可。忻、代两李，宁武之曾，襄垣之王，黎城之陆，皆谓可用监掣一席。当兹多事纷纭，非强干不足以济事，若洁己守成者，不得不需之异日矣。

致武芝田书，属俟秋屏至日，与商盐务。昨又得华阴倪令书告急。赶运之事晋主之，停运则陕为政；贱价之事晋主之，加价则陕为政。况

令纳课运盐，则与摊课章程大异。今但向余告急，虽旧治未能忘情，如越俎何？

邀黄伯垂小集，适海门星使至，留谈。河东刑幕吴雪帆不理于口，伯垂称其尽日读律兼读书，但遇事拘泥，积毁销骨，有如是耶？

徐少仆书来，言潞安运铁，三百五十里至邯郸苏曹，有水路可达直沽，不必行卫河。此道与今小范水运略同，但所开脚价不免虚浮耳。

二十二日 复华阴倪令书。既议陕省课归地丁，盐则河东主之，课则河西主之，今忽欲停运增价，皆与摊课相妨。而倪令不计典守，欲余为之部署，不得不大声疾呼，透切言之，非忿激也。

复徐少仆书，言铁运既有滏阳河，即无须假途卫水。但部中来岁办铁，尚未奉文，恐又耽延时日耳。

二十三日 省局请奖，同官惟恐不优，然赏足蔽功，过则为滥。

与崧屏商上党运铁事宜。

二十四日 得陕省吴中丞复书，大意欲令河东多运，远近皆得盐，则价贱课必踊跃，而囤积之弊不禁自除。此与倪令初禀略同，而不知不随处部署，则河东之盐必不能遍给，且池产有限，岂能专供一隅之食。闻已委员与倪令会商，且须后命耳。

得徐少仆书，言潞安铁价有愿贱售者。

二十五日 摹《滹滏朝宗图》。滹沱河至武强、衡水界，与滏阳河合，下流即小范也。徐少仆言潞铁由苏曹登舟，乃滏阳运道。滏河发源磁州，至邯郸苏曹仅百余里，其流未盛耳。再得少仆书，议潞、泽撤防。

二十六日 秋山中丞晋省，谈秦蜀近事及湖北军情。

二十七日 与崧屏商上党运铁事宜。复少仆书。平定铁价本无甚盈余，今上党有言价减三分之一者，又谓陆运省于水运。言不近理而甘，不可听也。

二十八日 送秋山行。

部咨有陕省课归地丁，大局粗定。附片。是河西犹以摊征为主，遽议改弦者，可以息矣。

二十九日 潞、泽撤防，其查缉联庄逃匪，应归县营办理，若仍留一二百兵而无大员统率，徒令扰民而已。

三十日 翰臣学士至晋，谈粤西及湖北近事，为之扼腕。时势至此，而疆臣尚各存意见，不能共济，而至于陆沉，岂诸公之利耶？大臣失地丧师，未加遣逐，宜如何愧奋，乃尚征歌选曲，自处于局外人，斯堪发指已。慰。

拜发各折：

月折。

楚饷三万附片。

口内清查五限未完银粮折。

口外清查五限未完银粮折。

晋省捐输前案请奖折。

归化城逆伦一案折。

沁源金令、清水河成丞奏参革职折。

接徐少仆书，言辉林片刀会扰及壶关，大河村距县百四十里为必由之路，本有关隘，拟移弁兵驻守。移兵事大不易，应俟晤商。

十月

初一日 诣城隍庙拈香。送张海门太史视学湖南。

初二日 得徐少仆书，言潞安铁价。

谢客。复郝存书，以陕省附片视之。陕省既云摊课大局粗定，安能与议更张。不知课从盐出，民不食盐而输课，既无以昭平允，况贱价争买，无以息纷纭，且并课亦不可得，何以善其后耶？

初三日 武闱开考，已初入坐，阅马射四百人。

初四日 辰正入坐。阅马射五百八十人，已昏矣。

初五日 辰正入坐，阅马射五十余人毕，阅地毯全。终日危坐，兼听并观，有相劳苦者，然回忆壬子、癸丑校试京兆武闱，其劳殆数倍过之。

初六日 早晨雨，旋雪。邀翰臣谈。师出无功，率由将帅之不和，此则人事为之，而不可尽诿之气数。询阳城事，枵触前日苦心，不觉娓娓言之。两日一夜，坐斗室，草军书，情况犹堪记忆，特言之稍尽便近伐施。古人云“衰至而骄”，可以自省矣。

初七日 是日仍雪，时玉早沾，殊足喜也。

致翼宁道府书，询各属书院。复徐少仆书。致两司书。

初八日 与同官谈。午后渐放晴。

初九日 发折。潞、泽撤防折。京餉片。

未明起，阅步射二百廿余人，日已昏矣。

初十、十一、十二是晚钱翰臣行。三日仍阅步射，每日二百有奇，皆先日出，后日入。

十三日 与王静庵太守谈宝晋局事，一切铜价、钱重，无不颀预，司事者真辜负矣。阅步射，至未正毕。

十四、十五、十六三日 阅技勇，每日不过二百余。

十七日 已刻接安徽和军门飞咨，初三日克复庐州。旋得襄阳罗观察书，亦云初三日收复德安。贼踞楚皖两省城，以二郡为窥伺北方之渐，师久无功，正深扼腕，今同日克复，岂非天意？

定武围取中人数，复鞫。

十八日 武围内场，辰刻点名，未刻复看硬弓，排定草榜。上灯填写，亥刻而毕。

十九日 送孙云溪学使行。候岳萃农学使。箭亭较射。日晷甚短，荏苒遂暮。

二十日 与同官商各郡要缺，以平阳为最，保守谨慎，自勉尚堪。首郡奎守无过，于宁武遗缺亦宜。王守历练，属以云阳，乃可望其整顿，否则残破之后任其自然，于疆吏之责愧负多矣。王秋畹署汾州，以“美人迟暮”四字评之。拟催钱守赴任。商令李澍君赴潞安署任。商以曹静山调太原，同知薛珊调监掣，同官未尽谓然。大抵盐务一节，未能视如地方之亲切耳。

二十一日 各路军营欠发兵饷，令归伍补领。在粮台实属省便，然欠发既多，将来军务完竣，被兵之省安居无事，而兵所从调之省纷纷责偿，何以待之？作书与司道熟商。现在两案虽止万余金，若有例可援，将纷纷来请。胥吏鬼蜮之计，不可不防。款项只有此数，若偿旧兵之欠项，必至碍现解之军需，即京饷亦将无出。前此土默特兵归伍，酌给一月口粮，已足以示体恤，若必一一清偿，只好俟调兵省分余力归还。豫抚咨，俸赏行装归本省补领，此事理之当然，非粮台欠发口粮可比。

二十二日 复郝存书。郝存于陕盐一事苦心焦思，欲三省一律仍归

官运。然吴中丞复书，已言官运必不可复，若强聒与语，徒启人疑。陕西省所以不能官运，与晋殊者，以殷户不习鹺务，招伙无人。郝存意复还官运，三省同价则侵灌无虞。官民并运，众擎易举，畅滞通匀，课有所恃。余谓陕岸争售，徒以贱价之故，若与晋豫同价，则卤泊滩、花马池之私又将盛行，加以经理无人，诸多棘手。销完九百余名，便须酌量加价；至一千三百余名之外，径复四厘。如是而犹能销，然后可以停减陕西省摊征，仿照会兴镇官民并运。惟加价一事须先期告谕，使民周知。复书尚嫌草草，稍暇仍须透切详细言之。

昨得文协揆回书，樟树镇盐茶互易，大约上海番舶茶价甚昂，而楚岸淮盐绝迹故耳。果能经理得人，数百万军饷可以立致。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归伍之兵酌给口粮，以十之二三为率，草札行局妥议。

二十四日 核各属捐输广额请单。胶庠之情，大抵以得永额为贵。其数在此次岁考一名以后永额一名者，均即以永额一名为断。

得郝存书，灵宝销盐已有头绪。旋得秋屏书，至陕后与当道细谈，各属摊征盐课，已陆续征收，惟蒲、富、临、渭，粮多观望。此四处赋重民刁，观望不因摊课，亦足见上年奏案之无庸轻改。子临以奏案如轻改，则异日地丁不完，又如之何？

二十五日 与徐少仆谈至日昃，谓潞、泽可数十年无事。余思自各属滋闹以来，粮价多有减少者，如长治、阳城、凤台、壶关之类。余处尚须细查。官有以恤民而后能责民之顽；若刑驱势逼，以供官吏之取盈，忍乎？

自阳城滋事，少仆屡以髀髀芒刃为喻，余迟回数月，而后敢决意威克，今少仆亦谅其忍耐。凡事皆不可轻妄，而况兵乎？

二十六日 过少仆谈。辽州介牧未免狭隘，素性深嫉书差，是一长也。陕西省章程有广招山贩之议，南山一带销路宽广，欲潼华另招山贩，持照纳课运盐。按灵宝原属走私路径，既归官票，则会兴镇无侵灌之虞。贱盐不至于商雒，而后宏农、函谷以南官盐可行。势之相连而及有如此者，因以其意复郝存。

得宗小棠复书。中州蔽政，即鲁山一邑而已见大概，民何以堪？然

未暇为豫忧，先当为晋虑也。

二十七日 检点明早应发折件。

宁武保守调补首郡折。

续解楚饷三万附片。

饬催汾州钱守到任附片。

平阳奎守与遗缺王守对调折。

晋省咸丰二三四等年捐输请加学额折。清单。

乙卯科乡试年老诸生折。清单。

以上廿七日。

九月月折。清单，夹片。

定襄朱令调补闻喜折。

前介休何令等五员交代未清折。

商捐已完九分已上，沈丞赴任折。

以上廿八日。

接子临书，盐务繁难。欲复之，未能得把握。漫书累纸，无归宿处，因且止。

二十八日 拜发折件。与同官谈。邀徐少仆饭。日晷至短，倏即入昏。

二十九日 荣河丁三春与其子丁苟兰共毆人致死，而后下手伤重者，其子也。司详以喝令故，罪坐其父。余意父子共毆人致死，喝令与否，诚不可知，然必罪坐其父，恐非情法之平，因留商。

批阳城书差案提省，箠楚为斯人设耳。

顾古生自京旋，与商陕盐事，意在于多得盐。昨接吴中丞书，亦此意而未明言。不特陕岸盐有定额，即再拨三百余名还之，亦属易办。所虑陕、豫同以楚岸为归墟，今晋之滞引匀销于豫，由豫而销于楚，若因陕之山贩而侵豫引，虽销额同出于潞池，原可不分畛域；倘山贩无课之盐而致碍豫省有课之盐，豫滞而晋亦滞，则关乎全局。已以此意致书吴中丞。

十一月

朔日 连夜咳嗽，服顾古生方，嗽稀而失音。

是日，谒武庙。

候徐少仆，谈辽州介牧。徐少仆谓其可当“介”字，善治各属差役，是亦难得。然所谓介者，意在狭隘耳。

复吴中丞言陕省盐务书。别录。此时课尚可征，而盐犹未尽，河东增价减课之议，宜其不入。然增价非徒为课绌，亦以持三省之平。

初二日 复子临方伯书。子临亦意在摊盐，顾有以今日课额摊者，有以从前引额摊者，皆须官为经理。而陕省之议【课】归地丁，断不可绳以官法。是欲以剖斗折衡，望之今日，恐未见其可。别录。

初三日 驳荣河丁三春喝令一案。可别录。

王秋畹欲引疾。与同官商大同、汾州、霍州各缺，襄陵、壶关皆滋事之后，皆难其选。壶关定吴辉珪。

初四日 复郝存书，陕省课尚可征，则盐且须运，尽其在我而已。以后之事，尚未知所定也。以陕省来往书函并各件附寄。

初五日 催首府刑钱各案。宁远、洪洞亏空均属巨款，若舍此不办，而参及亏款较少之员，是放饭而问齿决。

闻平、介一带行旅戒心，必有巨窝为巢穴。与首府商选捕往拿，悬赏以待。得捕役豢盗者，倍赏之。

永济朱令言，蒲州南滩卤气最旺之某某数村，今岁黄流漫溢，淤至四五尺，今皆种麦，为之一喜。余意新淤之地，久必卤气上蒸，若间段开渠以宣洩之，何如？

初六日 读前月廿八日恩旨，豁免豫省河工加价银岁四十余万。中州之民久疲赋役，近则诱于顽民，联庄抗拒，自兵力所至，帖服输将。天高听卑，一朝涣汗，其固民心、培气脉，岂有限量哉？

致彭崧屏书，与商盐铁两事。自司农仰屋，疆吏常抱愧茧丝，惟盐乃天地自然之利，榷盈余以佐度支，斯心安理得耳。

初七日 出城，接皇太后升祔恩诏，随至万寿宫成礼。

与同官议钞票搭收地丁，在晋实不可行。细阅部文，乃别一种之票，由钞局用印后，发交各省藩司盖印，注明取钱官号，解京搭放俸饷；商民持此票者，准向本省交官及取钱。然则晋省尚未有此票耳。

初八日 月川以晋省地丁缓收宝钞说帖相示，持论颇属晓畅，但以入告，则尚须持重耳。

得武芝田书，亦欲州县招贩，与子临之论略同。惟欲使赴池领运，由河东委员护送，以防回灌，其说近迂。陕省本有改三河口发盐局为过载局之议，非过载乃掣验耳，因以其意答之。若河东竟可多运盐，则陕省所招之贩作两三次在三河口领运，亦可及事。引多者三次，少者两次，再少者一次。但断不能不官为部署耳。以芝田书寄河东，适得郝存来函，因并答之。韦林分局乡民以回匪逐利滋事为虑，复芝田函，极论之，此其为害较山贩滋甚。

初九日 灵宝添设口岸，拨杂课公费，以抵豫省唐裕归公之半。咨部文内不得不著数语。

初十日 以晋省拟缓行宝钞意附致文协揆，与月川商之。有贵人欲为阳城黄前令缓颊者，亦一言之不智也。

十一日 改定奏稿。检丁归地粮，《晋政辑要》旧矣，当于《赋役全书》寻其要领。若能体宽大，以苏民困。

十二日 与月川商壶关令缺。磻口福倅至，细述彼地情形。蒙盐由此入汾州，尽禁之，则汾州之民食骤缺，因论及重税。此秋畹所极议其难行者，姑备一解可耳。

十三日 商太原同知与监掣对调，人地极宜，而例有未合。固不能迁就，亦不可冒失，委婉行权，亦不患无术也。

十四日 冬至令节，赴万寿宫行礼。午后补《北镇各营汛图》，苒苒已昏。

与月川商，不能振作而又无大过之人最难位置，任其素尸则误公，登之白简则已甚，○○○是也。若误事之迹已彰，则与以镌降，众论亦无可异同矣。

十五日 赴文昌庙行香。瞻天仰圣人之所愿慕，乃已升调而遂靳于一行，则亦无容姑息。催曹丞、李牧赴京，并商以俞令权解州，以张令元鼎权安邑，以桂牧代曹丞。

《北镇各营路图稿》起于五月，荏苒半年，乃复理卒業。北镇名为二十三营路，而以大营统小，实止二十营；其中又有都辖、兼辖之分。河曲县乾隆徙治河保营，前图应改。尚有关河口外委、沙泉汛外委应再查。

十六日 迭接部文，令地丁搭收钞票。然晋省筹解中外饷需，以实

银为主，与各省情形不同，月伯为说帖请奏。余意司农方以行钞为当务之急，未可昌言阻止；但得部中明文“因地制宜，准与缓办”，则亦可矣。因以说帖致文协揆，书中约言各省以宝钞为行权，晋省以现银为实用，部中固已知之。特与提醒，无烦觊缕。

十七日 校检各折片。

昨暮接兵部飞咨：九月二十日，恩诏查办军流以下人犯。因于沁水案内略添一段：臣查晋省民情素称畏法，乃近年已来遇事生风，动辄传单聚众，敛钱渔利，挟仇毁抢，若不认真惩创，则恃众藐法，久将无所不为。应请旨将晋省遇有聚众滋事之案，均毋庸查办，俟刁风宿息，酌量办理。疾恶本不可过严，缘此案已是从宽，若再与减等，愚民必以为本无重罪，效尤将不可制。同官皆以为然。

十八日 复颖叔书，与谈晋省失守案件。宽严难免失伦，清查讳饰太多，此两事皆费手者。

折片：

省标精兵酌添千把一折。内叙裁兵总数。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附胡守署大同、吴令辉珣署壶关片。奉批：知道了。

太原镇标游击以珠都司拟补折。【奉批】：兵部议奏。

归伍征兵欠发口粮，本省减缓补领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续解京饷廿万、甘饷五万片。【奉批】：知道了。

附蒲滩委员二年差满请奖片。【奉批】：另有旨。准行。

归绥道牲税不敷土默特官兵公费请变通折。【奉批】：该部议奏。

审结沁水张五娃等聚众滋闹盐店折。【奉批】：刑部议奏。

宁乡何令秉钧委刑作验伤，见之公牒，且事关差役酿命，而率准尸亲拦验。臬署仅请记过，岂足以儆颡顽？

十九日 得崧屏书，潞安可分办京铁三百万。公事共济，而民利亦均，京局六年之铁限四月止，须到局六百万斤，得此可不贻误。又云沁源盐价贵至廿八文。果尔，则不能为官盐之害。言系沿河缉私之效。又言壶黎有卫盐浸灌。

二十日 近日揖期，团坐颇久，虚听既可以尽人情，而事皆晤商，自无彼此意见之弊。

复郝存书：

陕岸盐运屡议不决，河东何能越俎。然亦不妨先时讨论，临事举而措之耳。大抵只两策，陕课归地，便不能许其赴池领运，或移局于渭河以里，免致呼应不灵；或更于河口、潼关设官掣验，亦足以杜回灌。如是则额尽而局撤，额外领盐即须完课，如其课仍归盐，虽不妨令其赴池领运，而究不如择马头立口岸，一照会兴镇办法，不使贩户与坐哇交手，则夹带诸弊可以肃清。前策不如后策，余决无所回护。然陕省苟为催科大局计，则必不乐屡议更张，后策恐不见用。闻持照领盐已有十数起，纷纭可以渐定。特贩户贸盐，岂能家给人足，则抗课未有已时，亦非久计耳。

二十一日 复崧屏书，议盐铁两事。潞安分运局铁，尚须概括情事入陈。

检晋省各属地丁毕。丁徭全未归入地粮者八处：岢岚、右玉、宁武、神池、五寨、偏关、辽州、和顺；丁徭未全归入地粮者亦八处：壶关、榆社、屯留、吉州、保德、河曲、夏县、石楼。内夏县七千余两为最多，辽州四千余、壶关三千余次之，余自数百两至一二千两不等。晋省有“丁倒累户，户倒累甲”之语，擦[察]补之际，百弊丛生，官民均受其累。此晋省偏枯之政。属主上宽仁，可以为民请命，特时势以度支为急务，进言须有方耳。先须通行查明，如夏县等处，庸有已归地者，则因势利导，更易为力。

与月川商陵川一缺，轮补之崔令恐不胜任。

二十二日 致山东司恩仁峰、郑子峰公函，属抄浙江提引成案，目下惟有将乙卯纲存引严催领运，成效尚难豫必也。

月朔移文司道转饬府州，严查各属捐款，即有神池、宁武两处报续捐数百两。曾令素称谨厚，犹不免此，况其余乎？

二十三日 崔令陵川一缺，月川意在姑与题补，而后对调，然本内例有“胜任”字样，不特有碍于后，抑已自欺于先矣。

接念园书。长日加益勛以为善，虽鞅掌之身，敢不勉乎？

二十四日 致郝存书，催甘饷于年内抵兰，并询灵宝添岸及夏县丁徭事。宁武吴守诉曾令倔强，语不可辨，当向静庵细询。复念园书。

首府送阅阳城一案勘语，刻核不可为，宽纵亦不可训。内尚有率众把口之人，与受雇打造鸟枪、挡牌匠役，与被胁余人一例律断，尚须商酌。率众把口兵至而逃者，可从未减，已接仗则无可恕耳。

二十五日 与同官商阳城一案，并于勘语粘签。风神庙亦已接仗，其率众把守之上官万全乃以在逃之侯建功代之，指逃为首贼之故智，亦官之结习，可叹！可叹！又刘公信上官法轩与宋时中等，不宜同罪异罚。

晚，接吴仲昫中丞手书。谓统筹大局，不分畛畦，开诚布公，惟求其是。似此卓识雅量，在今日崇阶高位中见亦罕矣云云。此语余何敢承，亦不敢不勉。余常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故往往尽言，谅不谅则非我所能为政也。

二十六日 是日公事颇稀，因函致郝存，商以两马头设厂之策。陕岸已定摊盐，则可区山贩于民食外矣。另录。

申刻接吴中丞、黄观察及华阴倪令来书，知三河口盐局里民滋闹。撤局自不容缓，幸马头设厂早与郝存议之，所谓事前定则不困也。是夜作复书，其言繁而不杀，至丑初方寝。另录，次日发。

二十七日 兼致郝存书，事豫则立，以后益当共勉，兼询夹马、下亭两口能否绘图。复倪令书。

晚，接子临书，以盐务为询，兼及行钞。论盐务书，与吴中丞略同。

二十八日 与同官商阳城案犯罪名。陵川一缺照班次换补，则人地不甚相宜，求熟手则班次乱矣。部臣执法遥制，于因地制宜能无背乎？

二十九日 复子临书。别抄，次日寄。

三十日 拟王令调补陵川稿。人地相需，例得专折奏请，若商之幕中，与例不符，必执以为不可。

致郝存书，与商撤局设厂。水脚既省，酌加卤耗，余盐不如径行减价。愚民何知，勿滋疑议为是。

拜发：

月折。

解州张牧留省另补折。奉批：依议。

附京饷十五万、楚饷三万、甘饷五万片。奉批：知道了

奏参永宁阳曲护解斩犯脱逃折。奉批：依议。

冬十有二月

朔 诣城隍庙拈香。与同官商王令调补陵川奏稿。人地相需，本有奏请之例，惟班次不可乱。非特奉令唯谨，外吏不宜揽权，且有绳尺自律，亦寡过之道也。

附致祥文澜廉访书。潞平分运京铁，阳沁各案。崧屏书来，潞安只有云板铁，不能造片铁，外视若粗，其里却细。解京之件，以请示为要。与文澜书，言平定二批即有夹杂，且山户专业片铁，远近农器价直渐昂，虽地产未必即穷，而人功先虞不给。

初二日 崧屏来书，炉匠既不铸片铁，商人复不愿陆运，与前议顿殊，恐无把握，来岁前两批不如仍归平定办理。函致月川，与首府议之。月川复书，欲以云板铁寄局试熔。

颖叔书来，言哦夷新汗吧叻吡有远略，败拂、曠众数十万，近覆其全军，杀曠国女主之兄。曠主亲驶火轮船求援诸国，皆莫肯发兵。近哦夷复有越境之谋^①。内讧未息，外侮狎至，谋国者何以待之？又廓夷已于九月交兵，势难中止。

初三日 州县官情态百出，有刑烙盗犯，教供成招者；有玩视伤命，不亲相验者。深酷之咎，过于疏忽远甚。

徐少仆书来，请以其家三广文，均请不论班次选用。余思破例之请，军中磨盾上书，容或有之，地方公事须循绳墨，复书与反复言之。人孰无情，滥则不可。

初四日 运铁委员有传其聋者，函致月川。此举处处认真，而特使残疾之员充使，狐裘羔袖何为者。昨致云巢廉访书，平遥刘意盗案，谿局欲监候待质，以不了了之。余意既非真盗，安知非良民，予以淹禁，不过同为痍鬼，于心安乎？违心以徇人，吾弗为之矣。秋闱与旧汾州胡守细谈此案，平遥县原供，盖以炮烙得之，可恨，可恨。次日细询，则当日出力获盗之典史赵德璋^②，今复来晋，以县令需次矣。此案山东西之官串同一气。欲破此闷葫芦，须得间而入，不可孟浪，重事不可以轻举也。

初五日 与月川商京饷再解五万，合四十万，足敷年前部库之需。

① “之谋”，广陵本作“之谣”。

② 广陵本作“赵德璋”。

年前再解十万，正月亦可敷衍。惟仲春俸饷所用较多，未知能供应否耳。云巢前辈到晋久，牧令贤否多有闻见，以听断定人，则其明昧可以思过半矣。

灵邱命案以决责差役致毙，浑源命案以粪灌服毒人孙千亿不救，其咎甚微，乃趋避掩覆，陷入私罪。官不明而取巧，岂能惟幕之咎哉？州县往往有委刑件验伤，最为陋习。此辈颠倒轻重，无所不至，当急商所以挽之。应奏。

抄撮通省兵额，抚标两营，南镇二十七营，北镇二十四营，除裁外，尚存兵二万一千六百余名。省外五十三营。

附致崇雨林中丞，询汾州钱守早晚来晋。

初六日 是夜微雪。

复廉访书，催办平阳何太守专祠详文。

复崧屏书并密函。附录。

密启者：阳城惩创以后，各处正供虽不能如上年之踊跃，而较春夏间则大有起色。固由威克稍树风声，窃闻各大令亦多有克己恤民，如凤台、壶关、长治，平余均已暗减，即阳城亦然。但使官民相安，即釜鱼甑尘，亦地方之福，况未必至是耶。第人心如面，恐有如旧日陵川先减后增之事。何以罚与以夺，何以怒许不与，如有所闻，望以相告。某当思所以善处之，决不至发之太暴，抑泄漏以致市怨。《语》曰“水以载舟”，与兄皆舟中人，当思共济也。

晚，得河东议复移厂马头章程示稿及郝存手书。事体繁重，当详思复之。

初七日 改章程十条。公文亦自有体，未可率尔操觚。

复郝存书。陕岸磋商分三大节目：一曰池运，二曰盐价，三曰盐额。池运万不可行，断毋庸议。盐价一节，郝存意在给与余盐，余意以减价为正办。盐额一节，若不复还原额，事有数难，不能再拘原奏。语繁，别录。

又密函论经历缺底事，升补当谋之一心。又其前书言，“陕民如仍执池运，某当奉身而退”云云。答之云：“此语失检点矣。吾辈所做者公家之官，所办者公家之事。事至不办，应退何疑。若事理必该如是，知

之明，便须守之固，可则共济，否则力争，争则曲直分而是非见，那时吾志得行，不退可也。即不求胜，人以为功，退亦可也。安有事机未分，而曰吾退也哉？敢质所疑，以为何如？”

弼夫随石卿中丞履勘东省河务，以所议寄阅，大抵就东省补救，而幡龙、铜瓦则未之及。各有主者，故不越俎耶。

初八日 州县委刑作验伤，虽例禁不载，而亦可以意会者。近得宁乡、河曲两案，皆刑作验伤后自尽，安知非当时以重报轻，事后弥缝装点，付之吏，则以为例所不禁。因商之廉访，拟奏请飭部议禁，而后此风可少挽乎。

沈廉访言，河工有捐办之议，经费既绌，不捐办则无河，安有河员。俾之捐办，经费省而工程亦固。后此之攘夺以偿，固不暇问，未知目前能集事否耳。闻查少泉执守似郑小山而稍圆通，惜未把臂。

山东河灾，民间亦筑堤埝，而苦不如法。弼夫议调南河河兵及外委熟谙水性县三二人，教之相度畚筑，良是，良是。余谓河干厅员平日坐享华胜，一旦缓急，束之高阁，非习惯泥涂风雨之人莫可属者，斯可叹已。

初九日 阳城一案过堂，凡其狡猾执迷，无非一“愚”字致此，可恨正可矜耳。近清查各属未结控案，每府州自十数起至数十起，独泽州仅有一起，岂一隅独少冤民，由不能自达故耳。怨毒所积，动辄报复过当，善为川者决之使道，正须格外加意。

续接河东道书，言当减价四厘四丝，惟盐额尚未知意见相同否，然此尤陕省官民之所必争者。书言严禁私渡，而解州、安芮之盐滞。前之禁渡，本以护灵宝新岸，正恐号令不行，此或好消息耶。

初十日 廉访谓河曲刑作代验，既于公文明言之，势不能不随案附参，其奏请飭部明立禁条，可以随后办理。五园谓灿声不雅，廉访又言条例未立，难以附参。

复郝存书，盐务固在畅滞通融，然明通融胜于暗通融。果系有课之盐，即以公文护送渡河，亦无不可。别录。

复颖叔书，寄语文协揆京饷。

拜发：

省局及潞、泽捐输请奖折。清单三。奉批：另有旨。得六行乃均照准。

临县王令调补陵川折。奉批：吏部议奏。

例报并无小钱折。奉批：知道了。

京饷五万初七起程附片。十一月起，连前共四十万。奉批：户部知道。

永和被災蠲缓折。奉批：另有旨。

以上廿二日到。

晚，复徐少仆书。

十一日 与沈小梅谈，大同诸事废弛，州县留心公事，甚难其人。广灵之官，天镇之沈，浑源之陈，灵邱之王。藩司详送咸丰四年各属山长姓名清册，事已隔年，不过随阴医僧道各官具文一报。文教不讲至此，殆各省之所未闻，何以对邹鲁之士。批别录。

附复弼夫都转书，与谈河务。别录。

折弁回，奉到御赐“福”字一方，并闻京师初六日得雪五寸，此其遗风余泽。

十二日 改定奏结阳城一案，廉访以巨案必须善后，因于折末酌添：城乡花户钱粮一体照数完纳，遇有零星折钱，行头不得抬价；支应车马，应复三年以前旧章等语。

批司详各属四年院长详册：州县疲玩成习，亦由督率者未尝留心公事。呼寐使觉，不得不为警省之词。别录。

十三日 选补班次本属纷歧，过于顾虑，遂无一处矣。

商安邑替人，方伯以为须临时发之，以免泄漏，岂有所指耶？商调广灵官令来省察看。天镇沈令同。

检查新旧京控未结者十四案，内有三两案已结未详，其余如原告在逃，自系情虚畏审。株累之人，岂容羁滞？当亟行查省释。

接廷寄，饬添拨楚饷二万。

十四日 拜发折件：

讯结赵连城等滋事一案折。

谢御书“福”字折。

息谷变价减半余平生息折。清单。

省北储济仓岁报折。

方伯言楚饷可添解二万，共五万；京饷可解十万，为正月之需。查

平阳何守合署殉难一案。

十五日 诣文庙拈香。英中丞复书，司道会详，以官民并运，恐民贩不前，反致亏课。其实豫省民运与官运并行，已见踊跃，但民运至会兴镇，如何发贩，未与咨会，故不能无疑耳。

接郝存复书，陕岸盐价照五厘六毫核减，其已扣三百余名，即在甲寅半纲余盐抵拨。来信并询应否咨部，但甲寅余半应有六百余名，陕岸销盐既不能豫为之额，莫若俟乙卯纲完，再为咨办。前书箴其奉身而退之语，为欠检点，今复书云略势分而阐学问事功之要，古大德大贤有之，今何幸而得此际遇耶云云。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守此心以待，庶能忠告。其人之夸毗无内心者，又不能概论，不可不知。

十六日 出城，接岳学使，回署已昏。坐间谈番僧嘎吧喇素珠及僧藩于连镇军营，选颅骨一百八具，颇属奇闻。

晚，复英中丞书，别录。与极言民运豫盐之无碍。

十七日 豫省恐河东兼行民运，累及中州之民，必虑以晋省举殷弊政，将流毒及于邻封，不可不辩。属廉访函致瑛方伯启、张都转论之。

月川以前议破格请奖，捐数太多，须核减，以示招徕。顾减之少则不足劝乐输，减之多则具奏未有把握。此时从何凭空结想，事至而应之可耳。孙邗一员照准，以示吾辈未尝固执前议。

昨得文协揆复书，谓晋省暂缓搭收钞票。不能明言，只好默喻。与余意合，故人告不患不忠，政须得体耳。

十八日 廉访谈毛令钺交代未清，初不留意。旋得两司会详，毛令患病属实，并无经手未完事件，应准令回籍。因函致方伯询之。次日得回书，以石楼、高平两任交代均未清结，以回籍尚须请咨为解。案牘如山，吾辈岂能遍览。惩一弊混之人，庶其余知儆。

起晋省文武各官密折稿。

十九日 检点应奏折件。作小楷数百，为字荒落之久，如生缚猕猴并莺哥，娇亦不易得。

晚，得张令葆谦来禀，以四批生铁扫数运出获鹿。

附致文协揆一纸。子月朔日至腊月七日共解京饷四十万，年内到。明日起解十万，则开库时可交。

二十日 午刻封印。晨起拜发折件：折六件，清单四，夹片五。

十一月分月折。清单二，夹片一，又一片。^①

普锡春祺案内折一件。奉朱批：候旨行。六年正月十六日奉到部文。

附续拨京饷十万、楚饷五万。内有复廷寄解楚二万起程片。

附本年四批片铁全数运出获鹿片。

本省文武各员密考折。清单一件。奉批：知道了。单留中。

学政密考折。封筒批：折留中。

平阳何守请建专祠折。

附都察院奏幕友杨承廉殉难未恤片。

甄别千总例折。

五年分各属交代征存折。清单一件。

夜陪幕宾饮，虽多尚不及醉，特行数十武，则气促耳。

二十一日 批大同守汛报逃兵郝裕德一案。兵丁逃回，尚敢出而控诉，县令贪功，以为捕获，二者均非。

检各属盐价禀。长子沈令但言成本而不言卖价。

复吴仲昀前辈书，华阴案既可不须奏办，其小变盐局章程，俟移厂事定，咨部可耳。次日寄。

二十二日 复官制军征饷书。

与月川论翎技捐项既改为七折，内官复减半，无可再减。翠羽影纓非实丰厚，孰为此者。部中不肯贬价，以此耳。

致子临书。附丁世兄信。复铁梅书。伯龙欲捐知县，规之云：为贫而仕，乃士之常。窃意郡县佐责任稍经，且可回翔练习，及日久更事，何患上进无阶。今日宰官半沉苦海，乌可救贫。其外视若炎炎者，其中多有不可言之隐，不如闲曹优游自得，与物无患，与世无争也。

二十三日 复郝存书。补还陕省额盐，于甲寅半纲划拨，其事简易。凡事只踏实做去，过虑何为？

出候数客，日已昏矣。山长沈舜卿前辈言甄别多弊，欲于乡试落卷中挑取，或就荐卷求之较易。

二十四日 检上控未结案件，分系甲乙册中。汾郡五十二案为最多，

^① 广陵本无此句。

解州五十案次之。秋晚病躯，几欲引退而不果，张牧则直是不办而已。

二十五日 是日盘库，虽未亲临，而检阅册款胜于弹兑矣。册内地丁正项，一年新收三百九十三万，自应有杂税等项统入其中。约计正耗尚存八十万，其杂款之应解者，如兵饷节省、文武养廉等项不下二十万零。外有办铜币费尚存十五万。其他外支未动及积存者，亦三四十万。若皆实贮在库，目前尚可无忧，因择要抄撮。

二十六日 检查库款。晚，得司详请奖，当于年前拜发。附复钟石珩书。

二十七日 复解州李牧书。所托者重，其言不得不严，不尔，何以入听。复崧屏书，与言上党办铁事。

与巽吾谈州县交代事。晋省久弛而不张，因出上年所抄清折，计各属逾限未结者一百四十四案。积压愈久，则接算愈难。今岁与月川极力催儆，其添新减旧之数不知何若。新者不积，而后旧者可以渐清矣。

二十八日 酌改请奖折稿。

二十九日 检宝晋局鼓铸旧案，嘉庆中年银价千三百余文，犹以铸本过重，奏请停铸。今银价倍前，而铜铅道梗，得不急筹长策。为今日计，讲大钱之工料，节制钱之糜费，亦小补之一端乎。半日为此，胜晒犊鼻裤。

得蒋申甫小除夕书，以皖豫交界捻匪披猖，畿南密迩，尚未深悉情形。又闻晋省已调兵南下。不奉牙璋，安敢擅动，不知何以有此飞语？

咸丰六年丙辰

春正月

朔日己未 恭诣万寿宫朝贺。至风神庙、吕祖庙、文昌庙、文武庙拈香。同官团拜。在文庙更衣所前院。

时和岁丰，人有余积。官不生事扰民，民未有不愿相安者。静念欲去害马，须从贪酷吏始。门子书差，皆官之影子，官果自好，余弊自清。俗传晋人好行赇，而又每悔而兴讼，此为无济恶之才，不能了事者言之。若兆中丞所言，介休某令噬人而人不敢反噬，尤为工于择肉，故霸才必当割爱。听讼不能去桁杨，若用于得情之后，夏楚未尚非惠致。欲知酷吏，但于谳狱决之。试问误入人罪，谁肯俯首供招。今案牍所谓畏刑妄供者，实皆刑求得之，谓偶尔错误，吾不信也。

初二日 诣龙神、城隍庙拈香。得葛寿增书，铜仁、思南、石阡先后失守，都匀、镇远全属皆动。省城因定番、龙贵有警，亦已戒严云云。何以糜烂土崩遂至此耶？其已见明文者，如遵义、兴义皆已征兵，然则省垣以外，完善有几耶？

得范亭书，滇省永北时有川匪窥伺，永昌又土司内讧，宾川逸匪屡扰景东，近在元新一路歼除，而楚雄复告警矣云云。黔中饷道惟遵义一途可入，然又切近思南。属月川函致蒋中丞，委员迎提，须出境也。年前晋解黔饷三万余两。

得寿臣制军书，觐缕盐务，于夔关外另筹就灶。查盐一法，非在局中，未能为赞一词。至征兵征饷，急于星火，将何以支？于吏治深嫉科派，各省皆然，殆三川尤甚耳。

初三日 公事甚稀，因检陈案，遂乃转繁。顾繁之为言不患在多，患在杂。多而出于一门，精神尚可专注；杂则于彼于此，用心不纯，神

亦倍耗。傍晚，专检地丁。九郡毕后，尚能旁注，此其验也。

得王令治成禀，平阳九属交代未了者四，皆云来省会算。岳阳乡宁无交代，瘠土之民好义耶。此与蒲郡查捐输同，一了而未了，但自矜捷足耳，当商。

得崧屏书，襄垣鹿亭驿亦请设卡。壶关尚恃众，前函未到。

初四日 检十直州属地丁。丁徭一款，询据夏县赵令，以为县属农少商多，故分纳丁粮，民以为便。余如辽州、榆社、保德等处，久为官累，官岂甘累，势必搜索于民，不得已乃为赔垫。检平鲁豁缺丁徭，以铜本生息补之。此事大可为法。其官民相安者，无庸更改，待时而动可耳。

学使谈平遥府县案首均荒唐，秋晚犹以病躯解，万令非亦甲科耶。若百无一能，何以应庶务？暧昧无论已。

孔诚甫廉访谈黔中事，大抵乱生有萌，惟上下相蒙，日以粉饰偷安为事，不旋踵遂成蜂起矣。旧游将廿年，回忆山川犹如梦见。闻定旦已失而古州存，然则桃源洞中士女尚无恙耶。函托宜亭制军，以古州多良苗，须为保护，已得其复书矣。

已刻拜发：

太、汾两属捐输请奖折。清单。已交十九万余。请奖八万六千。

豫借夫马工料例折。

附年前拨解甘饷五万、黔饷三万六千余两片。五年地丁。

初五日 接见同官，商钱局制钱铸本太重。旧案谓二两一钱余之银方铸一串，以今日钱价核计，用五串之本方成一串，即减重二分，不过六分之一。殊属虚糜。说者必谓与大钱相配，停铸为难。试问二成大钱节省几何？而八成制钱之本，得岂偿失？宜思变计。况官钱局发钱有回炉之弊，与之以银，不亦可乎？藩、道两库存钱，大抵足供数岁之用。

商平遥、襄陵替人。

初六日 批驳臬司转详河东道讯结安邑典史宋华生被控一案，控为官吏诈赃，岂能草草了事？

候客，询月川盘库款册，未免蓄疑，当求踏实。沈廉访言，署豫藩时，但接实存之款，其署晋藩不知何如？

向五园寻阳城请奖单子，乃于案头得之，健忘至此。神以知来，智

以藏往。细思“神智”两字似倒转说，今料事以智为用，记事以神为主，书自不误，理当互参。

初七日 细阅藩署所送盘库续收清册，乃悟前册八本，为盘库截数而设，后册六本，为加结咨部而设，缘前有虚存而后乃真实在也。但晋省向以截数为实数，径以咨部，此错不知铸于何时。既已知之，自当更正，特开除多未合例耳。

与月川书。别录，次日寄。

初八日 复郝存书，与商宋华生一案。批潞安缉私禀。沁源之阎寨、冯村例食土盐，而为浸灌潞引之咽喉。崧屏所议雕巢良马，仅属中策。余意两村户口几何，若令附近州县带运免课之盐，照两村土盐旧价以济民食，则查私亦无碍于民。俟查复，再与郝存议之。批禀另录。

初九日 同官每言晋幕无钱谷好手，特当日公私充裕，钩稽易于为力，逮后收支紧急，上下多有亏那，那而无着便成亏。若再不会计分明，棧中龟玉将不可问。藩司为典守，巡抚职稽查，本一家事，今署中名为刑钱总幕，而问钱谷则不知，不得不更添一席，而尚难其人。

初十日 与方伯商钩稽借动库款，似有难色。然如二成兵饷、六成养廉等款，皆为军兴节省，今或为正而动，或违例而借，异日司农按籍而求，何以待之？要之以实，济之以忍。

阳城一案，请奖人数浮于获犯人数。余谓查办而不得要领者，本属无功，亦有功过仅足相抵者，有有过而并无功者，皆当开除。至将弁总以攻夺隘口为主，若逐队而亦滥竽，岂得谓之拔尤？大抵惟三路夹攻各将，与不避险阻之刘福星、转败为胜之李凤元为名实相称，若佐杂列至十四员之多，不问而知其滥。

十一日 得渭南令李谦山书，言盐课已征四千余，可以无虑。署富平张令其翻书，谓盐课甚存观望，莲勺卤中本不仰解池为食，摊课大不易办。尽日痔患不适。

十二日 韩侯岭要隘，令俞镛、吴师祁两令复勘。

余于盘库册，总欲以是日实存银数达部。昨月川书来，询封印后是否例应开库。恐不免为书吏所欺，月川岂欺人者哉？后言借放各款名目不必咨部，此却可从权。复之云：借放各款，只须于本省清厘，力求有著，不

必咨部，反生唇舌。盖此事亦不可以不咨部，便任自然也。初十日。

十三日 邀岳萃农学使及司道雅集。五园言，瑞总戎驭兵颇严，今欲引疾，固当留之，或令留镇医治，以和参将护理，俾得安心调摄。俟平阳阅伍时再定耳。

十四日 阅河东奏〔春〕拨册。晋豫乙卯纲额课未完者，仅七八万两，灵宝新课完纳亦多，为之一慰。批崧屏鹿亭缉私禀，并函复之：如能疏销增课，小费所不当惜。盐利虽亦取之于民，然其来尚矣。较之岁岁捐输，民则力尽筋疲，官则唇焦舌敝，不远胜耶。

十五日 阅报销局章程，有土兵口粮、防堵经费等名目。土兵即乡勇之别名，已有旨四年八月不准报销，若留为外结，则更贻累无穷。防堵惟省城绅士曾领经费七万九千余两，外此则各属多系各捐各办，何庸添此报销。惟癸丑之状，事起仓促，各属有径领防费者，而泽州势处危急，亦属不能不用之款，事后予以通融则可，若设局便立此名目，其冒滥岂有底止。闻各属所领防费，惟曹静生原款交库，不肯冒销，诚属不可多得。

十六日 连日与石骖谈，归绥情形殊不易治，良由官难其人。斥官为笔政本班。笔政之有才行者，多由部员出身。其小就边荒丞倅，大半闾茸者耳。以不才之吏，治不驯之民，真可畏哉。此事非面陈，何由更制。口外各厅本土默特地，以流官借治其中。西有准部。石骖力言土默特经费不可裁减。明主可为忠言，即部臣宜知大体，因与商执奏。询以察哈尔及蒙古王公俸，则库中有展缓而无扣减，外蕃与内地不同，此政体也。西包头滋事，由于珠倅怂恿而起，小有才，何以驾馭？

清理河东课款，摘入便览册。乙卯纲未完仅六百余两，本年奏销殆可无误，盐利或可渐兴，不免得陇望蜀矣。

十七日 致月川书，催洪洞交代。首府于此案投鼠忌器，犹属俗吏常情。乃雁平道晋省，忽馈银三百。前任文令乃崇道之兄，亦有亏空。此其视我为何如人，而敢于卖弄。自愧无以见谅于人，若公事再不认真，含糊了结，是我自污，非人污我矣。爱我如月川，能不相助耶？两司前言崇道好听浮言，岂有为耶？

处事一过，勿更存忿懣心，庶不迁怒，慎之，慎之。

晋省近多聚众滋事，由官不恤民，书差凌虐，积怨深怒，发难崇朝。

州县恐干参撤，曲意弥缝，民遂不信官之真能执法。教猱升木，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批发通谕。另抄。

十八日 与司道商定阳城请奖各员。近日各路战功冒滥极矣，事不核实，于心不安。果使持平，亦何怨之可避。

论崇道馈送事，突如其来，必有闻见，因属转询。

泽州陈守至，团练土兵请从捐输项下开除。与首府商京局四批之铁，潞安分办一批，余仍归平定采办。留有余之物力，公民利于大同。此中作用权衡，固自有道。农器渐贵，最有关系，分办之故，似不妨上陈。河底之隋郎中等，局中几若忘之，当函致挹云。

十九日 丑正至平明泄泻六次，思昨日饭后脱换小裘，又以天气骤暖，茗饮过多所致。至傍晚款客，勉力支吾，夜乃浓睡。

二十日 函致月川，催再解京饷一批。回信再解五万。阳曲主簿郑兆鼎去。二月春俸及察哈尔俸饷，放款倍于常月也。又盘库款册改令另造。又云不达部各款亦须分别缓急，如二成兵饷，六成养廉，皆为军需紧急，故极力克减。今多借为委员解饷津贴之用，于事不可，即于心不安。燕坐焚香，务为熟虑。自库款支绌，解饷之员均得优叙，而又滥加津贴，以致夤缘请托日来吾前，此不得不裁抑者。

是日腹疾稍愈。

二十一日 午后开霁，约得雪三寸。卯刻开印，密雪盈阶，势犹未尽。

接吴莲生永宁道书，闻蜀中合江、叙永、綦江、南川、江津等处皆戒严。前接祥廉访书，黄寿翁到蜀后收红呈三千余张，于惩办胥役尤严，或宣通堙郁之一端乎。

酌改严禁各属聚众抗官告示，当专发省南一带。附致文中堂，询樟树镇盐茶互市，官为平价收税一节。郭两三书言，此议倡自楚南，而浙省以为窒碍。淮盐赴西岸而假道富春，自扬子以南苏常一带皆浙盐引地，浸灌势必不免，然何不以浙盐运西岸。若恐民食不足，更以淮引济浙纲。倘畛域之见不忘，何以共济。别录。

阳城善后，要在钱粮夫马均平。摘抄前折语，由司道会衔出示。江南大户至今为漕粮之病，能不鉴诸。

再致文官保：再近读惠邸奏奖钱局各员，可谓有劳必录。因念平定随、周两局员，俛焉日有孳孳，兴利而不自利，有功而不言功，求之古人亦不易得，况龙渊乃倡议之人，尤不应遗。然若用公牍咨呈，则一近施劳，一近市德，皆非本怀。忆台端在部，日求伏案办公之人，宏奖恬退，真宰相事。今大部果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如二公者，敢不以闻。近铁制钱解京，成效可观，或便中为局堂言之，使知其人。至赏识与否，自有机缘，可勿计较也。

二十二日 复审各案。同武守凌云、汪令和详鞫兴县张张氏一案，尸亲捆送犯妇而并及其兄，乃乡愚耳。县令不明，遽加非刑，几至诬服。其未成招，特幸耳。拟叙折特参。然案未招解，又未毙命，转使得以藉口。廉访拟与到班停署事一次。颛预如此，何以姑究。说者以初任为解，然其人曾向谏局当差，尤不应尔。

二十三日 傍晚，作家书，百端牯触。

与同官商解州、安邑及盐经历各缺，非虚不能受人，非公不足服人。先之以谋，后之以断，非敢自信，敢不自勉。

石骖言西包头收税事，初看示稿亦似明晰，及细阅则罅漏渐出矣。当为书极论之。

二十四日 再附文官保信，言盐茶互市樟树不如南昌，盖盐经常德往，茶从萍、醴来，适中都会唯省垣为宜。樟树乃入湖孔道，今江路梗塞，无须道此中。临江方扰，又不能行。

与司道论包头镇税务书，税课事小，地方事大，故究极言之。别录。言不危不足以醒听，因事而施可耳。

二十五日 包头镇事，藩司与两道意，总以为前年奏案不可不遵。然势有难行，岂可矫强？昨日石骖之论，不在收税而在收场，今则仍以收税为主，是欲遂非矣。议论不必自我出，而不可中无主宰。委之群策而折其衷，亦率属之道乎。

京饷委员津贴之款，藩库辄动急款以应之，今累万矣。与月川商归补之法，先从谨储急款不动为始，若旋补旋借，终无了期也。

二十六日 先将盘库报部各款清理，正杂共八款，虚存八十四万余，实在仅三十七万余，虽借放中尚有可作正开除者三十余万，计此内不应

借者正复不少矣。藩库放款，若待详院批准，则多一衙门，即多一需索。若由一衙门专政可否，谁与旁参。合而言之，则仍在治人，而不在治法也。入便览。

莠生司马至，剧谈至漏二下。

二十七日 定营弁正署各缺。皆先牌示而后行文，事体不免过繁，但耐心为之，数案已后当有头绪。大抵官册不可一日不看。再将司册闲款、捐款、寄储，逐一记其大端。款目繁多，未可骤理，拟先将急切三款纳约自牖。心有所动，而后吾言易入。

子贞学使其暮至，所谈游历，峨眉、瓦屋，瑰奇雄胜，使人听之忘倦；又烧灯之夕，乘月登落雁峰，见太华、终南皆朝揖长安，故古来为建都之地。闻寿臣励精治蜀，其精悍豪爽之色如将见之。又谈长白人材，首数乐彦亭。彦亭器局宏伟，与人搗挹，特根本地不知何如耳。

二十八日 是日，子贞为晋祠之游。

与方伯商库款借放急应拨还。本年楚饷部中并未指款，自应以筹饷三款，专供楚军。京饷指拨地丁百八十万，已借解二十五万，拟八月再解十五万，年底四十万，余九个月匀解，每【月】十万。十万或不足，再以所收捐输等项益之。再河东应解盛京饷，改指丙辰纲课，现在专解甘饷而已，如能提引，亦可稍充部饷。至灵宝新饷，应令专解部库。石驷言，部库指晋者月约十五万，大略亦无缺已。归化关税事，欲挽包头镇之偷漏，自当于杀虎口外分歧之处立卡稽查，杜其西行偷越则亦足矣。

二十九日 晨起，定阳城一案请奖奏单。

连夕与子贞谈，跌宕豪快，足以起媿媿之疾。特其峭快之过，咄咄逼人，使人无以自容，殊非处众之道。

三十日 子贞行，惘惘终日。狂狷之过，非不自知，而安于性之不可改。抱质而游可也，疾恶已甚不可也。独醒独清，卒至抱石，此非朋友之忧乎。稍暇作书规之。

二月

初一日 诣武庙拈香。以藩库最要三款付月川。是日月川即请委员清厘库款，另行立案。责善当以渐入，纳约自牖，而后于事有济。

虞乡周令于崔挠娃命案前后三易供情，而无一字得实，而犹告人曰：

“此刑幕事，于吾何尤？”呜呼！官为此，民何辜！

复崧屏书，与言盐铁两事。其复首府书，犹持重，不轻承办，是也。

初二日 致月川书，与言赵城姚令出棗仓谷事。晋省比岁有秋，户有盖藏，一不可也。节候未过惊蛰，辄称冬春雨雪稀少，开征之际，致民藉口，二不可也。出陈易新，久成弊政，或借一而还二，或虚借而实还，大拂民情，三不可也。姚令到任甫及两月，不知民事办得几件，开口便及民膏，未信厉已，将滋事端，四不可也。此事例所不禁，而该令心则可诛云云。

初三日 与司道商榷十余事，皆有关系，语不厌烦，事求共济。代毁硝池，众论谓李牧经事不致鲁莽，其所请派拨弁兵，应令谨听指挥可耳。

初四日 批赵城姚令出陈易新详文，臚列五不可，无可置喙，充类至尽，其居心行事，不可一日姑容。第念事尚未行，且例所不禁，撤任使之学习，亦以滔滔皆是故耳。批另录。

初五日 石珮谈归绥税务办法，尚见简易，特得人为贵耳。边地久无良吏，欲变成规不易，惟有渐与转移，去其闾茸之甚者，而又权摄之员，畀以奖励，使出其力，事济而地方亦安矣。

猗氏李令亦以出易请于藩司。月川询办法，予谓未至吾前，何须操之过蹙，在受事者酌办而已。语多不载。

初六日 月川以所属三令交代来询，答云：晋省州县迁延交代，实有玩视功令之心，总由上司不即查参之故。所以然者，滔滔皆是，参不胜参，非乐为瞻徇也。今欲挽回全局，必须先定规模^①。未报者多则四五任，少亦二三任，须以历任之多少，为查参之先后，定其规模，渐次办理，则若纲在纲矣。至现办之法，一则正署皆须接算，二则新旧不许积压。信守力行，如是而已。邓令国光旧交代未清，首府请与先赴新任，为前任补亏空七百金。余谓七百金事小，开新旧积压之端事大。且人心变诈不测，于新任慨接，必思于旧任讨饶。人有狙公之术，可为浩叹。交代之通融，自为同僚情分则可，若向上司有挟而求，则不可轻易许之，又成优缺津贴世界矣。言至此，似伤忠厚，不幸而承积玩之后，如之何哉？

^① 广陵本作“规程”。

初七日 行钞无善法，晋省能行于官而不能行于民。上年地丁银内兼有钞票，解自官而非纳自民，显与部中章程相悖，因向月川询之。至勉强行用，徒损于私而无益于公，流弊所必然。虽能言之，将何策以变之？

榆社张五毛谋杀拒奸之孟范氏夫妇二命一案，吴令辉珣近周内矣。莫须有之事，何以定案！

初八日 承祭武庙，昧爽将事。

月川复书，将放钞扣存之银仍行报拨云云。查上年秋拨册未有也，至此钞收入地丁，或专就提留支款内放去，庶为有用之物。随于批详及之，属令详复曾否入拨，使认真一查，其心自动。

张五毛一案，时往来于心，提尸翁一鞫，顿觉释然。

初九日 承祭文庙，未明将事。

治事先治心，心清则事无繁简，皆有条理。第更事未多，有时用心于不必用之地，总由一事到手，不能当下权衡分寸。故其用情，虽不敢不及，而或不免于过。精义之学，知明处当，未敢骤几。遇事权衡分寸，毋遽心入事中，用之以节，乃不至烦扰，可不勉诸。前于查核库款，几几过情，抑之使有节，是亦一事也。

复郝存书。其来书言陕盐未甚分晓，故复问之。十一日寄。

初十日 承祭社稷坛，大风。

冀宁道有人都之行，同官商代者。石驮包头之事未了，且各厅久成差役世界，整顿不可一日乏人。事有重轻，未易徇人之请。

十一日 包头镇创立关税，德道又鹵莽虐收，以致滋事。今收场与收税两事不能兼营。致月川，云事体有重轻，则办法有次第，不得不权衡其间耳。

十二日 拜发折件：

阳城案内请奖折。义武员弁清单二件。奉批：另有旨。保参将请免处分片一件。奉批：保衡著准其开复。

上年下忙地丁分数折。清单一件。奉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筹解京饷十二万、新疆饷五万附片。奉批：户部知道。

候守韩省铭等捐输请奖折。清单一件。奉批：户部核议具奏。单并发。

州县委刑件代验生伤请添处分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稷山令贺澍恩因案撤省，委兴县令周人龙署事片。奉批：知道了。

附片内吴载颺误写请处分片。奉批：王庆云著照例议处，该部知道。

惩办逃兵请仍遵旧例科断折。奉批：该部知道。

沈廉访视以邸抄，有军务省分人员不许各处保留，失守官员不许功过相抵之谕，此正办也。守土委而去之，逍遥事外，甚或夤缘而得美官，视省分为趋避，曾不知食禄有方之义，皆不平之事。国家不患贼多，不患饷缺，而患无纪纲，知此乃为本计。折弁既行，用飞骑追回，勾去金守开复一节，于心乃安。

十三日 与司道商办事，多以片纸记之。健忘不可讳，亦不必讳也。

长治县闹粮一案，官不恤民，民敢犯上，此两败之局。今谳局欲轻办滋事之民，阴欲保全僨事之官。此意先与道破。又欲先送供词，后送勘语，迁延蒙混，虽无其心，已有其迹。但以不必看供词谢之，其术自穷。前年浮山之民聚众殴官，乃以昏夜不知何人下手完结，无非以轻罪民，则官亦得减议之故。故辙可复蹈耶？陈剑芝在晋，绰绰有声，刁民哄堂，乃避匿内署。察吏而采虚声，鲜不为人所误，且公事具在耳目，何采访之为？

十四日 拟致绅士劝诫金银殉葬以致发掘启。此事明发禁条，人未必遵，而恐滋需索，绅士以身率先，庶其言易入，特文字尚须修饰耳。需索纵未必然，而地方官既奉明文，若遇报案，未免反诘事主厚葬之非，岂可为训？告示难以明发，合官绅用启事可乎？

十五日 诣文昌宫行香。

谳局于长治闹粮一案欲先送供词，余已却之。今日又由廉访送一手摺，仍无勘语，大意归罪已故之王振师。致廉访云：此案视铜仁葛太守被戕之事，间不容发，思之心悸。哄县堂，塞府署，仅诿之已故之王振师，恐有未可。开宽典以生幸心，亦非地方之福云云。

得何子余书，议及行钞，言之甚易，安知有许多难处。得文官保书，淮盐运赴楚北，由洪湖至周家口，经赊旗镇入襄河，恐运司无此力量。此议自官制军发之。骆中丞又欲令淮商以十万引运至楚南，亦未有人应募。盐茶互市，议久未行，惟欲以苏常松镇归淮南，以西岸界渐，与余意合。惜为司友所阻，不果行。

前夜雪积者寸余，午后小雨霖霖。

十六日 阴而润。复郝存书。

吴令师祁自风门口回，力言不谙工程，不赴垣曲代理。

以刘砖一案付新任刘令，使细阅。事至固结难解，得间乃入，否则已成之局难以骤破，转没收场。必得当日所以锻炼情形，乃可下手平反。

复鞠王抓穀一案，牛满动。众犯盛推崧屏为好官，问其所以好处，则云在任之日有顶戴者不能害人，其语质而趣。又言刘福星善约束兵丁。

十七日 犹阴。再复郝存书。

五园至，谈长治一案，以为当时必有许以从宽者，亦难失信于民。此即谏局意也。以公事做人情，必误大事。

十八日 是夜，作复月川书，论陕省事，其语过烦，急毁之。用情中节，岂易言哉？特又省一过情之举。

甄别晋阳书院。甫回罢，接十六日廷寄，以捻匪聚至数万人窜近归德，令派阳城得力劲兵千人赴豫。旋晤司道及营将，会商派拨管带。羽书十余件，手自裁改，方成一串，次日乃入递。

十九日 昨商用移远就近之法，别调北镇千兵至省训练，局中以此项经费例不准销，只得中止。拟派令在营备调，终不如征调一处，可以训练讲求也。持重之力与审几之明，谋大事者不可偏废，欲得恰好，仍持勿忘勿助功夫。

得翰臣书，闻申甫献克己复礼箴。规矩常陈，偃越自少。六年以来，谏书不乏，所望进言之人先自树立，不至轻其人并轻其言，则裨益岂浅鲜哉？

二十日 两日小雨不成阵，而气极清润。

代州王承泗、夏县朱德运均那用捐项，均已清交。然一则垫办兵差，一则抵还铺帐，原情定罪，固无可疑。一开复，一交议。特奏牍亦须叙得分明，方不近于爱憎任意。

拟分运局铁折，末一段：取多用宏，物力易屈。今泽州分办一运，不特局务有裨，且节采取，以休地力，足器用，以劝农功，均极有关系，不可作闲话看。此折可存。

二十一日 亥刻起密雪，至晓，积地五寸有余。

拜发折件：

太谷王传新等捐输请奖折。清单。奉批：户部核议，单并发。

前代州牧王承泗那用捐项全完，开复摘顶折。奉批：准开复。

附冀宁瑞道引见，委太原保守护篆片。奉批：知道了。

前夏县令朱德沅擅用捐项全完交议折。奉批：议处不足蔽辜，著即革职。

榆社民张五毛谋杀孟来存夫归二命折。奉批：刑部议奏。

长子民郑海水逆伦请令正法折。奉批：刑部知道。

阅秋审十二案，内可矜二案，余俱缓决。

“切”字兼忍与难两义，最为可思，非力行何以知难，非强制何以能忍。不言之中有不敢言之故在，非缄默遂已。

二十二日 查京控各件，已结二案，未结十四案，皆咨交而非奏交，可容逐件行催。查上年拨解中外各饷，头绪繁多，先至春三月。

午后，阅甄别书院卷子，佳篇不易覩，令人闷闷。次日又半日。

二十三日 接廷寄，饬再解皖饷数月。

阅秋审十一案，情实二起，可矜一起，余缓决。

调近处各属挑取肄业诸生，其平定、平遥、介休等处径送入各书院，以诸生已得名师故也。

二十四日 阅秋审十一案内，情实二起三名，余缓决。太平原虎娃发塚开棺见尸，多至七次，慢藏者独无儆乎。实。

检上年拨饷，惟甘饷递推递积，尚当细查。

二十五日 与月川商拨饷重叠，何以支柱。且中州剿捻失利，地处三省之交，一协拨则首屈指。滕、峰之间亦有空虚之患。

又昨阅邸抄，有调内蒙古六盟兵，秋高气爽，命重臣统率南下之旨。此举亦非数十万金不办。此谕虽为激励各路军帅，亦难保为必无之事。

阅秋审九案，服制夹签两案，余缓。

二十六日 阅秋审十一案，情实三起，犯五名。内襄陵案三名。又十二案，情实二起，余皆拟缓。复验静乐李刘家保疯病逆伦案。次日请令。

二十七日 定三月初五出省。壬戌日宜用午时。

将劝止厚葬公启稿致廉访商之。徐少仆到馆后，可与徐议。此事原可发为条教，顾地方官不明者多，若遇发塚而以薄葬之说与百姓反唇，是教

之庇盗矣。天下虽极好事，亦宜留思，不容径情直行类如此。稿别钞。

二十八日 料理出省事宜。轻骑减从可也，戴星遄行不可也。地方要采访，官员要接见，如匆匆驰骋，取悦于人，吾弗为之矣。

午后，见案头旧稿，修饰两篇。《纪丁额》、《纪停编审摊补》。不特结习未忘，而俯仰今昔，可以长喟。即军务指日荡平，自江汉达于岭峽，生齿能无少耗乎？

二十九日 拜发折件：

遵旨筹解皖饷五万折。

附筹解楚饷五万，又河东解甘饷五万九千片。

平定、泽州分办六年京局片铁折。

笔帖式庆麟堪胜地方理事同通折。

壶关刁民王抓穀抗粮定拟罪名折。

静乐县民李刘家保疯病逆伦请令折。

正月分月折。盐银片一，雪泽粮价清单二。

庆芸舫同年至西安将军，留饭至子初。

三月

初一日 诣城隍庙行香。与同官商石驷留省审办包头镇一案。

阅秋审十案，内承祀一案，情实三起，犯九名。阳城宋时中七犯。又十案均拟缓。

部文至，以前扣养廉按品增复，自七成至九成。军务未平，需饷正急，而恤下如此，何以克副耶？

初二日 阅秋审九案，情实一起，刨塚见尸剥衣。余缓。内孟县郭三保殴烧故杀其妻，残忍已极，狱已成矣。其妻之不顺与否，乌从辨之。

赴晋阳书院送学，讲堂有钱南园先生楹联，当拓之。

再过芸舫，谈移晷。凡案之有例限者，各署幕友为居停计考成，犹能依限而理。惟奏案无限，其责成全在出奏之人，而属官无与焉。经年累月，若忘若遗。督促之，则行查提证，藉词塞责，锢习牢不可破，急之人将不堪，缓之则已与物化，如之何？如之何？非勤无以率物，非忍无以济事，膏焚麝烧何益？

以戒厚葬公启付平遥刘令，属与徐少仆商之。

初三日 出郭，送芸舫，兼与同官谈。积习既疲，其言不能无激，然以讽出之，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尔。

阅秋审十四案，情实三。内掘塚一。又十二案，情实二起，犯三名。服制夹签一。又两册十一案，情实二。归厅回民于仲详一案，骑马带刀，纠伙五人以上，拦抢得财，司谏拟缓。此即响马贼也。因持刀究与弓矢军器有间，故不用此律斩梟。其拟斩候，似用盗律，不用抢夺律。今计赃未逾贯，又似不用盗律，而用抢夺律；若用抢夺律而未伤人，不得问斩候，不知何说之从。

初四日 走别，同官却已先到。目前尚无紧要事件，惟积疲徇习，亟当挽回。此岂一手足之烈，一朝夕之故哉？

得河南英香岩中丞咨复，以风门口建关立营事多窒碍，怀庆高太守仍不免畛域自封，与河东民贩同一见解。营制尚可徐商，建关则事难中止。此或其初议，迨俞、吴二令至。彼早已议论相同，不宜更有后言也。

初五日 午初出省，与同官谈于城外西南之文昌阁。风门口建关，廉访悉其情形而善于持论，当属省局议之。小憩大云寺。中塑佛像甚伟，俗呼大佛寺。《县志》：大云寺在金胜村，旧存大石佛头，高三丈余。

申正住晋祠。并州节候较迟，此地草木独有春色。傍晚，观晋泉，泉出祠后悬瓮山，跨泉为祠宇。泉分南北二派，北流名养利澄泓，南流名难老喷激，屈曲导引而出，均入于汾，汾有晋称固宜。

辰刻拜发折件：

恭报出省阅伍日期折。

附京饷十万、初七起程片。

附归绥道派审西包头案，并委扎守护道篆片。

附绥远旗蒙征兵行装借动关税片。

前夏县令陈晋吉交代未清，请革追折。

阳曲叶令升解州折。

初六日 三十里过清源乡。贾令言，西山之麓颇产蔬果，民用以饶。四十里至交城，孔令言县属平原仅二十余里，西北皆山。适韩守省铭查葫芦峪回，言东西峪甚为安静，但云村户减少，因山地薄瘠，匪类亦难自容。此论似是而非，匪徒亦务本耶。

是日宿文水县。文峪河发源颇远，旧时文邑多争水之案，今不复然。而汾阳境中，此案不乏，岂地势有时迁移耶？

初七日 三十里至永安镇，小雨载途。由永安至汾郡，官道半为文水所淹，绕行既远，泥淖尤甚。沿路投呈十余纸，半不切要，足见此郡之好讼。晚，会客至上灯，夜批呈数纸，三鼓方宿。

初八日 文河两岸唐兴村与雷家堡等处争水构讼，细询守令，得其大致。既下险矣，不可上刚，思所以批却道窍而已。

阅汾州营官员步射及兵丁箭枪，除征行外，一一吹竽。新雨，马埭未干，不能骑射。批曹恒润文峪河筑堰控案，并查被告王慎宪在省控词。两造均不恕，所以不能定讞。批语不厌详，期攻心所蔽耳。

周令达心而懦，因择人佐之。批别录。

初九日 由汾州至孝义道已渐干，由孝义至义棠更觉平坦。雨后无尘，远望诸山，积雪在顶，清涧沁人，俯视田畴，亦尚垦治。询汾郡各属，石楼风气最醇，临县次之，永宁又次之，宁乡则讼案较多。何令恐不能了。介、平、汾、孝四处，人庶事繁，俗尤喜讼，至有先贿后悔，吐赃私和而犹兴讼者。官剥民，民亦饵官，转若居为奇货者，殊可异也。

文峪河自孝义已下不为患，岂以入汾近耶？义棠桥^①跨文峪水上。

初十日 尖两渡，宿灵石县，甫午正。复月川风门口及沈廉访汾阳堰案各一函。又复首府书，催铁运、谏局两事。平阳和参戎至，谈移晷，询所属备弁人材，识于官册。

十一日 过韩侯岭。旧有关门，险在关内，至关则左右平坦，诚难控扼。由仁义十里至逍遥岭之阳，四面斗险，有容车线路，联于两山之间。北入谷为要口，俞令言前会勘关基即在此。惜皆土阜，不特建关之石远在二十里外，而有土可耕，介然成路，纵人力经营，附近数十步内之田先须设法。未能百年不变耳。

十二日 谒中岳庙，栋宇尚觉坚实。昨阅逍遥岭后，盘桓予心，念建关必审形势，度工程，揣人情，计久远，须稍暇方能极论之。至为灵石一邑计，自应包仁义镇于关内，岂为大局应尔耶？以全局形势论，霍州右汾左霍，环抱萦回，实为省垣锁钥，韩侯岭乃其支脉之突起。逍遥

① 广陵本作“义崇桥”。

岭外视虽险，实只土阜，虽辇石二三十里外，工费固不可惜，而土石不相附丽，不数十年将圯。况土阜之旁，多属已耕浮土，上有田，则下必有路，不言成蹊。即禁耕垦矣，有事之际，百夫荷锄，斗绝立化为陂陀，非久计也。再韩侯岭旧有关基，逍遥岭则创建，一关之隔，民情不能无芥蒂，不如修旧之相安也。

十三日 行尽霍麓，乃得平原，其山口纪落村，闻为胜帅屯兵处。霍之获全，由兵威，亦由地利也。南至赵城，则一片平衍。

午初至平阳，旋赴箭道，监各弁马步射。

十四日 谒帝尧庙，庙在郡南三里许，正殿被焚。

是日，校阅标平三营抬炮枪箭，成数均多在八九成，和将练兵之誉不虚矣。晚，饮子方镇军署，回寓已三鼓。

十五日 晨起将行，再复两司书。

早起，批呈数件。接见同官。静盦太守言，各属之疲，难以骤化；曲沃之应，尚以公事为重；临汾之王，才干有余。

静盦视以禁私盐私铸告示。又召集流亡一篇，颇为剴切；祭殉难士民文亦悱恻。想见其心在地方，故所发特挚。

十六日 行曲沃境中，闻邑中逃难之民均已复业；被毁室庐，修盖约十之七；各处钱粮均比前起色。

十七日 食于隘口窑房，登楼亦无远观。晚住闻喜，批呈数张。吏不尽良，故民有玩法。开心布诚，或能相喻耳。

蒲州、运城、平垣各营将至。乌副阉不甚谙蒲滩禁令，运城之陈、平垣之李皆明白，守备王桂近朴实。

十八日 李仙根先至，闻平毁小池硝版，民无异议。

运城同官相见于北相镇。郝存言公费节省，尚余数万金。另折。余谓当此支绌之秋，何不归公候拨，后此不能为继，所不必虑。郝存言，陕西省引盐当照会兴镇办法，余尚恐不易措手，乃力陈其能行。又一可喜事。

十九日 牛家院银矿，闻滇匠踰至入山数十里，已有可下手处，且砂色颇高。郝存欲初办，勿夺其利，使工本有资，能尽力开采，官乃从而征之。此意甚好，不宜漏泄春光。

再与郝存谈移晷方行，语多不悉记。

二十日 早行至蒲郡，即阅合操及枪炮，手法殊不灵捷。乌副戎之不能振作可知。

二十一日 早起，阅蒲滩，有虽属长草旧畦而新经平毁者。官事欲无装点，何可得耶？卤气最旺，向为独头、常旺各村，上年河涨挂淤，多已畊种，斯乃天幸，非人力也。

下午，阅步射，着数不多。枪箭有一日之短长，此为一人而言，若合众人而观，则用功勤者自必生色。

二十二日 虞乡道中口占：绿阴漠漠复行旌，麦满青畴花满城。行部不教迎鼓笑，耳边最好桔槔声。

卓子村早饭。驿舍四无邻居，乃新葺者。去蒲郡又只二十里，此尖顿殊属可省。虞乡道中树木茂密，绿阴夹道，田畴垦辟，凿井转灌，桔槔之声相闻。

二十三日 过解州，谒庙。周阅硝石滩，私畦皆已平毁，此李仙根镇定之力。环畦十三村，以私晒为业者半。池中卤气浓厚，非立法稽查，何能经久？

东出解州不远，即入西禁门。巡行盐池，至野狐泉小憩。出中禁门，至盐院旧署，日将夕矣。呈状多至数十纸，其无关紧要者十居八九。然健讼之习未忍付之适然也。

二十四日 谒池神庙，即唐之灵庆公庙，其碑尚存。旋接见同官，阅看运城营弁兵。谳狱得情不易，况乎一纸之词，然缘饰不工，涛张易见，亦有司不善化导之过耳。当录存数节。

二十五日 换帽。仍住运城。接见同官，辄至移晷，以期集思广益，岂敢惮烦。欲尽人之情，敢不先尽吾情乎。

拜发折件：

二月分雨雪粮价折。盐银片，清单二。

趁豫官兵出境折。

附太原镇瑞格销假片。

附楚皖两省各解饷三万片。

永济朱令开复摘顶折。

二十六日 仍由水头出闻喜。与郝存商定陕盐应照会兴镇办法。其

所开议略，意在速行，未知此事尚当奏请，特奏请要有分寸耳。

二十七日 仍由东镇至侯马。平郡同官复至，言不厌烦，冀吾听耳。王静盦之诚笃，而不足感人，未之有也。地方遇命案，果能迅速公平，亦可易了。惟假命案，非忿即欲，其纠缠尤甚，官若再与调停，则治丝而棼，因严批翼城侯姓案，以力挽陋习。已另抄。

二十八日 侯马分路入曲沃县城，民居惟东门被焚，闻修建十之七八。垣曲亦颇修正，绛县全未。奈何？奈何？廖令述情形并催科不易等事，为之颦蹙。又言盐照事，细验无甚乖异，但照后一戳为部颁所独有，看新照却无之。非细查岂易下手。

过浍水，至翼城。与兰台中翰夜谈，饮颇满量。

二十九日 口占：西乌岭接东乌险，南浍河通北浍长。珍重此邦贤令尹，提封百里有金汤。

是日，山行百一十里，至沁水只申正。检舆图并志，徐令之用心，为地方罕有。图用开方。由隆化七十里至沁水，临滩村落，人好楼居，殆水患不免耶。

东西乌岭，一山中断，而营县分属，立制似未尽善。西乌关隘比东尤险，关门闷枢犹在。

叶令静气迎人，书亦秀挺，但乏变化耳。

四月

初一日 出沁水，仍踏河滩而行，过夫妻岭。西山有妻石，东山有夫石。东五里大峪沟，上年匪徒拒守，和参戎首先开枪处。十五里^①过柳村，阳城陈令松龄至，询合境尚安恬畏法。攻破之剂，偶一用之症结，若以此自命能医，鲜有不杀人者。

宿阳城，登元武阁一望，黄龙、风神诸山皆在目前，刘守备为述攻隘情形。痛定思痛，民愚至此，官与有责，敢诿为气数耶。

初二日 晨起，诣阳城城隍庙拈香。城乡绅民仍不协和，拟悬匾于庙，乞盟于神以质之。

至泽州府，与陵川王令书元谈，其精干足用。高平袁令，谨默人也，

① 广陵本作“五十五里”。

与谈亦自明晰。补记复吴中丞书。次日寄。另抄。

初三日 小住泽州，阅伍，嘱添抬抢。

与鲁汀畅谈。

初四日 早行。小憩巴公禅院，牡丹、紫藤盛开。镇有巴子城之目，未详所起。宿高平县。松屏来，谈至夜分。

初五日 至太义镇，宿松屏署中，复谈至漏四下。

刘守备欲赴都而窘于资斧，用人之际，破格为先，岂可吝情处之？

初六日 至潞安府。将至，微雨。晤各同官，惟黎城、襄垣未至。

复藩臬书，于仲详案拟改奏。仍与松屏夜谈。

初七日 晨，赴南关阅伍，阵法娴习，箭枪中靶亦多。午初刻行，至屯留未交酉初。潞、泽队目四名，赏与顶戴。

初八日 兼程，至余吾小憩，更衣，食于褫亭。八十里复行至沁州，日犹未入，亦小疲矣。霍、沁两署牧皆旗人，新任，谨饬可喜。

初九日 日高行，未正至权店。复月川、郝存两书。以复吴中丞函稿致河东。

初十日 由南北关至盘陀，山路崎岖，虽止九十里，较兼程费力。

闻平遥二月末又有盗案，因与各牧令谈：保甲之法，在今日几成老生常谈。官之举动已无实心，民又不欲多事，虽岁岁行之，只有多费纸笔。忆读前人议论，《经世文编》。办法有宽严两种，皆不可偏废。余意此事随时随地变通而后可行。无事之时，先为大纲，勿太苛细，使民易知易从。至缓急之际，稽查约束，若网在纲，此所谓随时也。关厢之地，耳目易及，有业之户，岂肯藪奸。其乡堡中有公正绅耆，亦能助官摘发。惟僻远零星村落最易藏垢纳污，于此须倍加留意，所谓随地也。圆则行，方则止，凡事皆然。

十一日 由盘陀至子洪，行河滩中。子洪以北，气象开旷。

是日，得楚北胡润之中丞第一书，其发信之日即解饷之日，亦异矣。涤生之弟润甫领劲兵往援。天下事赖此数书生支柱，可为浩叹。

十二日 黎明行，食于小店，午正至省。途中酬应纷繁，与两司细谈近事，未及十分之一也。

十三日 早晨，候两司商办诸务，语多不悉载。

十四日 秋献大典。长治一案，廉访意在从轻发落，第就现讯供情宽其一线，而不知现讯供情已大非当日实事矣。幕友辈以好生之言互相劝勉，未免以杀人为罪。欲为地方计，虽不任怨不可得也。

于仲详一案略同。回民纠伙，骑马持械抢掠，为首数在五人以上，旧例止拟军戍，本属失之宽和。军兴改重，乃不得已而因时制宜。臬署不敢拟实，避失入处分，非谓法真可贷也。苟可以徇人而无妨于执法，吾亦为之。奏于秋审扣除，或亦权宜之法。因草奏待商。

十五日 诣龙神庙、风神庙拈香，省外颇望泽矣。绛州县均亟需才，难在强干而有分寸耳。

见萨将军湘林与月川书，以仆为念，老成可感。兼闻皇长子于三月二十三诞生，辰年辰月辰日。午未，时未定，或云辰时。

十六日 傍晚，微雨不成阵。

连日拟议长治一案，余意总无宽纵之法，而同官持之甚坚，虽姑许以勘语照办，心不能平。午睡初起，心境空旷，因取此案情节时势，细为推敲。盖以法而论，李翰书实无可贷，然当日粮价并非不可稍减，官无一点恤民之心，激成此变，可议者一。宽纵相习，甚以聚众殴官，为黑夜不知何人下手。由是无忌惮之民，遇无可忌惮之官，纷纷生事，阳、沁、台、凤皆然。今惟阳城惩创，余从轻典，长治何独不然，可议者二。首祸者李、崔、成三人，崔、成纵之使归，已能将粮银全数完纳，尚非怙终，即李亦不能同罪异罚，可议者三。且余所以持疑者为效尤耳。阳城之役，创巨痛深，论者以为可保三十年无事，谅不至再有他虞。此又通其意于法之外者，更为治事必先治心之一证。矜不易去，忿尤难惩。五脏症结，惟内照返观而后见之。若再高语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更无把握矣。

是日发折，补记月尽。

十七日 河东牛家院旧有矿产，恒宜亭制军遣工来视，其不忘旧治可知。山外砂气已薄，入山六七十里，闻有出产。然此等事只好付之机缘，着迹求之便不是。官采不如招商，同官咸以为然。

十八日 晚，致月川书，已漏三下。

出北郭，至千寿寺，行劝农礼。与同官商首邑及阳、绛各缺，军需

报销不可无人，取其所长而已。

午后，料理营伍事。本不相习，非沉默处之，更难各当。

再得郝存书，询陕盐事，又将大修渠堰。办事之难，全在得人。曹静生于监掣固属生手，然根本既清，或易为力。

十九日 调看孟寿营备弁并兵缺。省标精兵之设已两牟矣，枪箭不能命中，杆矛益属浮华。以此攻敌，至则靡矣。当令专习抬抢，兼习余技，倡以省标及于外营，庶几得实。

二十日 商协拨各饷。叠接郝存书。正盼青门消息，得吴仲昀中丞复函并奏稿。陕盐请交晋酌议，照会兴镇办法，因并及之。

牛家院矿务有请官办者，流弊甚多，不如招商之为愈。盖商民措少资本，以所获之利为开采之资，一二年内官勿取之。到膛乃已。官办山谷阻深，非一手足之为烈，费不易筹，浅尝辄止。且报部事恐无成，不报又官难私采，非善策也。

二十一日 月川询皖饷，答之云：自甲寅七月至乙卯二月，计拨皖饷四十万。适奉旨速馈楚军，因请将皖饷飭部另筹。自上年二月至本年三月，解楚者四十六万矣。今皖军之饥较甚于楚，似应暂停楚北按月之饷，遵旨协解皖军数月，再看消息。军务移步换形，饷需即不能不先其所急，况新有划拨京饷十万解楚，亦可告无罪于襄樊也。

二十二日 复胡润之中丞书。来书以初一日晋省先得部文，即以是日解饷，可谓巧相值矣。属探江右军情，并转致涤生书。甲寅秋冬，与涤生两通问讯，自到晋后，音问隔绝，今闻其舍浔江而回援省垣，盖因旁郡多陷，而腹心之地不容不并力固守。但塔镇军、罗观察先后战歿，李观察又留楚军，谁敢为爪牙者？闻有李太守续宾为罗山之徒，及某将、周凤山均得力。涤生虽入城，仍营城外。

前过屯留，询曹署令以丁粮另征，茫然罔应。今日复到，所叙颇为详细。盖屯留丁粮，由里老丁头承催，不经胥吏之手，其有缺额，或照贫富均摊地亩，或有鸠钱生息者归单头经理，谓之转甲钱。其缺丁有绝业者，将业归户甲中代为经理，完纳丁银，惟无绝业者乃取诸转甲钱耳。相矜相恤，以卫正供，风气之厚如此。

二十三日 闻各处有难民来晋觅食，必须分别真伪，按站资送。至

捻匪有来晋抢掠之谣，此事只可不动声色，饬边为备。拟添省标抬枪百杆、抬炮百尊，令筹铅药、月操经费。

午后，得岫瞻廉访书，以请覲折子为疑。本属合例，而前却不定。答之云：三年请覲，本合情理之中。此事数则烦，疏则怠。今例云：奉到毋庸来京请训之旨，次年仍当奏请。似不可信，况每见旨意有云下届再行奏请者，必非按年一次渎陈也。

二十四日 改定酌议养廉加成支給实银折稿。君恩之厚，不容作感激虚词。外廉异于京俸，以摊捐也。然一说便涉计较，搭放钞票抵存本无节省，不如实银统折八成，以二成作为钞息较有实际。然说得著迹，亦近居功。故行文之难，难在得体，况告君乎。

前阅蒲协兵丁，技艺未娴，手法笨滞，而询以各处津渡及蒲滩情形，亦不能明晰，似难将就。惟查该将由军营保举，且到任未及半年，当移镇饬令振刷精神，认真操演，俟秋天镇军阅伍时，察看不悛，则以白简从事可耳。兼责成守备杨作榜。

二十五日 与同官商稷山史林姐一案。请旌之女而不究明错验，终觉非是。例案不熟，可以初任为解，情理不通，岂能以初任为解？

晋省于中葺之讼往往过事苛求，大失忠厚之意。试念父母斯民，堂前皆其子女，即居官，法有必行，断不容描画形容过于秽渫。或年少幕宾喜谈闺闼，或轻薄胥吏装点供词，殊可痛恨。须知例文调戏勾引等字，已将无数情节隐括其中，至听讼之时，亦宜稍存体恤。忆甘棠有听男女之讼，周官有听阴讼，因令汪和云叔检之，暇日拟作通谕颁行。行露之讼，有婚姻媒证，故可以明言。墙茨之不可详，不可道，古人诏我矣。

改定阅伍折稿，添叙蒲州协一节。宽其既往，严与责成，昌言之，可使儆惧乎。兼叙阵式与临敌相通处，此稿当存。

陕岸改章，曾与郝存豫行筹划，略叙大概，并拟密片。明主可为忠言，胡为啜嚅哉？

二十六日 拜发：

月折。清单二件，盐银夹片。

附京饷五万、庐饷四万夹片。奉批：知道了。

南镇阅伍情形折。奉批：知道了。

附蒲滩渠堰夹片。奉批：知道了。

附晋省绿营弁缺暂准越级署护片。奉批：知道了。

十州县缓买仓谷折。奉批：著照所议。

议复养廉径给实银并提钞息折。奉批：户部查议具奏。

附侯守常文遴署宁武守缺片。奉批：知道了。

清水河通判荫德讷留省差委片。奉批：知道了。

拟与各牧令论听阴讼，告务存忠厚，然绳之以律，彼转有词，动之以情，或能猛省乎。

晚，复月川书，言包头镇事。治乱岂不由人哉？

二十七日 晨，诣关帝庙祷雨。午后云气颇浓，而风威未敛，得雨甚微。适数客自东来者，言中途避雨一时许，未识省外何如耳。

偶得两语：忙里静功应莫放，闲时杂虑更难防。此本非诗，不足为寻别趣者道耳。二语本康节先生诗意而衍之。

晚，得又瓶、可舟两书。旧雨晨星，能无感喟。

二十八日 将晓，闻雨声霅霅，起视庭院有润泽之气，仰观天宇，翳翳四冪。仍赴庙拈香。回署，则雨势甚旺，至午逾三寸而犹未已。午后渐息，入夜又成小阵，约得六七寸许。

二十九日 寄复吴仲昫前辈书，其奏稿谓余一片真诚，不分畛域。答之云：所承期许之词，不敢不勉。某生平窃谓人心不同，时事又棘，沥胆披肝，犹恐人不我与，况敢更有他肠。至出位之思，时复自知其不免，唯长者有以相谅耳。若盐务，则补过之不暇，何敢居功哉？

苏游击至林，行三，询以营员开诚之语，亦须遇有知人之明者，方不相负，然印证实不可少。

河南英中丞复书至，许于凤门口建关。余两书与之，皆以和平诚信为本。

三十日 岳莘农学使以三月二十五日两相国贺折为问，为略述萨香林将军之语。桂燕山制军联姻王邸，尚不敢冒昧，吾辈外臣更当慎重。某意谨俟宣示中外而后入贺为有名，且仰体历朝家法，又属青宫，一索之初，尤难著笔，若须具折，只可仿万寿贺折，据事直书。拟用某官臣某跪贺皇长子诞生，皇上天喜。届时再当奉布也。以理揣之，未必宣布，盖有庆典，先有恩泽，非前星正位，必不尔尔。

补十六日所发折件：

拟扣除秋审人犯王天银、于仲详两起改奏折。奉批：刑部知道。

附京饷五万、湖北抚饷五万、甘饷藩盐各五万片。奉批：户部知道。

又绥远城满兵土默特兵出境片。奉批：知道了。

又大宁易令调署临晋片。奉批：知道了。

恭报阅伍回省日期折。奉批：知道了。

五月

朔日 诣武庙谢雨。自前月廿八得雨，连阴两日，云气甚广，可望千里同沾。昨暮霞起，遂见澄霁。谚谓今日晴明无虫灾，尤所祷祝，果然。

昨拟令各属稽查外来难民，按程资送，今日复为李全义、福增两牧言之。奉委赴各属散免商执照。救灾之意不敌防患之情，时为之也。奈何！

月川方伯监铸大小铜炮数种成，省标添抬枪百杆。每月合操四次，打靶二次。铅药之费，岁五百金足耳。

复林勿村书。得郝存书，陕盐议于敷水立局，镇距渭数十里，非水次也；且于潼关相距亦远，似不可行。

初二日 复郝存书，陕盐两局不如一局，敷水镇又不如三河口，余盐仅剩三十七石，诘便匀之各属，但两厂存盐无几，作何接济，亦须早筹。泽州铁三百万，于四月十五全数起运，前苦乏水，近日当可浮送。平定之六百万，亦于二十四日全数起运。商有轻车熟路之乐，官不扰之足矣。

初三日 复鞠长治闹粮一案。银价有长落，而粮价已加，即不可减。刘令世安之不恤民，固罪己。陈署守既谕令赴府定价，乃迁延疑误，致生事端，咎不在刘令下。如当日果善排解，可以使上下相安，何致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今因为问官所教，匿其欲诉之情，以好官颂郡县，真可哀也哉。谳局曲曲为囚开脱，狱虽具而非其情，而官之弹压乖方，情景不翅如绘。此又在于五听之外矣。

初四日 各营都守等官不敷差委，因校阅世职候补各弁，试之于本标，而后任之以外营，庶几得收其用。此辈平日无所短长，求之毁誉之口又无实据，只有角技而已。

酉刻奉廷寄，每月划拨京饷五万，解赴庐州。皖饷固急，或亦近日

部库得铁钱接济，故稍能支柱。而上心体恤度支，不欲意外征调，实堪钦感。

阅邸抄，京师旗绿各营谢赏兵丁半月钱粮。或皇长子诞生，故有恩泽，而部库尚不十分竭蹶，亦可意会。读此一慰。

初五日 复福元修中丞书，言皖餉事。于复邱总戎联恩，号伟堂，行三。函内附致珠游击一函，以将睦兵和、申严纪律勉之。

晋省正佐各员得有酌委拔委劳绩者，遇其人捐升补缺则注销，此理未见十分圆足。捐升与补缺并未酬劳，若谓其人力能捐升或已得缺，即无须再叙，是劳绩不过多得钱，于酬庸之义得失参半。司中又以局员王溥襄办文案，前由府经得酌委知县，今保升知县，应否将酌委随带为问。捐升尚且注销，保升更难随带，非官文故婉词谢之，亦以此等为人立例者。司中似复不少，难以决言也。

初六日 世职与营员声气无从联络，死绥之后，置之闲散，遂致暴弃颓惰者居多，其中岂尽无才哉。昨以郝恭署太原守备，早料其必有阻挠，先行牌示。今德游击果以此为言，殆有使之者，自觉勃然改容。徐询之，则德与郝未共事，未晤面者，至是而词穷矣。成见仍不必执，徐察其能否而已。

早起本欲致南镇书，将文中子别作调度，念前折将回，姑缓之。昨与介兄谈，箴以遇事不可太急，固当佩之。

田敬堂大理至，得一畅谈。

复郝存书。其来书有陕盐大要七条，所言不必令陕省州县缉私，甚爽快；惟设局裁角，未悉其详，还以询之。书别录。

敬堂言晋俗之俭，梁粟虽舂，和糠；而喜事待客，惟莜麦作面，以豕羹沃之；中设稻米饭一盂，皆杓而食。为之上者，一饮食起居，敢不自省。

初七日 蒲、解、绛各属未报得雨。与郝存言祈天以实，虽有诚心，不如实政。羈押冤滥，最足上干天和，亟须飭属省释羈滞。兼专员至绛督同察办，复以其意为云巢廉访言之。首府谏局近来省释已多，而尚有久羈未结之案数起，因婉约言之复书。其中有已结者，此事惟勿松劲乃可。

营伍非所素习，将弁尤难得人。委之以诚，鲜不窃权；待之以宽，

鲜不生玩。然又岂可以伪与刻待人哉。权衡分寸之间，真非易事。

初八日 与同官商钱法。平定、盂寿之间铁钱盛行，几占铜钱之六七，而物价尚不见昂。省垣小试，渐与铜者无异，特散之民间为数尚少耳。自上年大钱以多伪而阻，设法通之，终属无益，不得已而改搭二成。明示以轩轻而束缚以禁令，非民所便利也。余谓此际大钱当停局铸、减搭成，一以保全铜钱，一以疏通铁钱。帑不虚糜，民尤利便。所患者，辇外路之铁钱来易铜钱以去耳。如果铜钱保得常足，则兼行铁钱，决无流弊。此罢大钱之议，所以难缓。因为书与月川极论之。别录。未及于小本生意、微物质当，食禄者皆不可不知。如竟罢大钱，则已散之民间者，不至无用，亦必大损，兹事之所以难也。越月乃减搭一成。

论佐杂劳绩应否随带，以两言决之。同一酌委，佐杂重在委，州县重在酌，本不同科。徐思乃觉前言之暗也。

复彭崧屏书。别录。

初九日 午后阴，轻雷微雨，有小雹。

地方官患不能了事，一二干练之才又不免别有留恋，与崧屏书极论之。安所得人尽优闲之处哉。

复徐少仆书。长治一案，初念不敢从宽，特为保护地方，禁绝效尤起见。官属中率以向外叩头为李翰书可宽确据，乃勘语又有差拿李翰书殴打头面之言。试思叩头之事果真，无论前后如何情节，而此际之李翰书，实为官而不为私。差役于众人扰攘之时，乃舍其抗官者，而殴其向官者，恐无此理。此情既假，则此犯难宽。前月十五六，全案狱词始具，平情细阅，反复以求其可生，乃悟李翰书果可宽，而所以可宽者，不在于向众叩头与否。案情委曲繁琐，未易罄以笔墨，特其大要则以府署当下情形为断。乡民之率众复入，由于李翰书之入而不出；而李翰书之入府署，初非冒昧自来，向使无召之者，李翰书可以不来，村众何由复入。推勘至此，乃得其可生之路矣。别录。

初十日 众议市肆用大钱一成，铁钱一成，制钱八成。防铁钱之流弊，惟有为之限制而已。议先行停铸制钱，自【嘉庆】道光中年银贵以来，停铸之日多，开炉之日少，在今日则更不足疑也。

与廉访商办萨拉齐报昭君坟盗案。盗案无赃，命案无尸。

十一日 同乡蒙阴陈大令书来，言解火药委员骚扰驿站。虽不用公文，未便姑息，檄行查讯。

与瑞子方总镇书，询东西乌岭裁汛归营弁。靖安营酌裁一事〔半〕，归太原营，当使所裁之兵不至失业，方为妥善。又询两守备李、宋，差遣本自乏员，但平妥者亦可鞭策。又询乌协近状，蒲郡居三省之交，地最冲要，西南各关津，若非时时巡历，临事何由措置。越两日，得乌协复禀，未知能践言否耳。

十二日 上响致郝存书。蒲县滞引，商学定额。王子洁由平山令捐输，来晋候补道员，贻所著《责志约言》、《读易备忘》、《菊潭讲义》数种。躬行实践，未识其何如。略观议论大端，不诡于正。

绛县廖令至，其抚字失宜，面数而责之。亲民之官，时时周恤民隐，着不得一毫矜情躁气。与属官言，均当如此直谅。

复又瓶书。欲为《东越沿革表》作序，矫正则不能，附和又不可，请俟他日。甫毕一纸，官书旋至矣。

午后，得部咨，知陕省变通盐课之奏已入。二十八日奉上谕：吴振械奏陕省盐课归地丁并征，诸形窒碍，请仿河南盐课改行河东招贩先课后盐之法。著王庆云悉心参酌，通盘筹画，咨行吴振械会商妥办等因。钦此。因取旧作折底增损之。

十三日 承祭武庙。前属汪云叔序《太谷县志》，于志无所褒贬，亦可不作。言年纪一门，创见而不能赅括。余前偶翻一二，见于恩庆诸大典偏举而遗其大，未敢谓然。纪、表、志、传为史之大纲，而纪最尊，世家年月、世系诸表犹不得附。此志几有吴楚僭王之诮。然文人著述，敝帚自珍，何由与之校得失哉。内有某朝某年以某乡人为某省知府，或云以某为太谷县知县，或训导，是直师心自用，安知史鉴中以字之义乎？

改定奏稿。作文忌着闲议论，章疏尤甚，前拟难易互较两段，语不着要，仿照变通两段不可少，脉络贵分明。末段畅滞通融，禁止需索，乃办法之关键。文繁别录。

十四日 晨起，将折稿节去两行，付缮。前作密片稿，既思如奉朱批，而末忽有“片留中”三字，与人共事而不避嫌疑，亦非全交之道，改为一折，则无迹矣。折中此事成之甚难，隳之甚易。计虑所逼，不敢

避保留属官之嫌数语，自觉是肺腑中出。告君无它，惟此心而已。事之成否，亦无万全之策也。

致吴仲昫中丞书。陕岸改章，则责成全归河东；所独有藉于河西者，禁书差需索，免关津留难而已。缉私本漕纲要务，至官盐商贩亦请免缉私，则直以规费难筹，将不免鱼网鸿离之惧。世道人心，可为太息！末姑及于摊课应停。另录。

致子临方伯书，备询摊课完欠情形。今以诸多窒碍，奏奉俞旨，许与变通。此后征课则民愈有词，不征则款无所出。事诚两难，想陕省必有道以处此。末言所赖区处熨贴，民无怨咨，幸而一日者，天与放归，尚能灞桥观柳，华顶看云，与父老子弟相劳苦而不为诟病，则受赐宏矣。另录。

致郝存书。此事办法言之不厌其详，所寄大要七条，大半采取入折，余亦平实之论，特有待耳。文多另录。

十五日 谒北岳恒山庙，庙在寿宁寺后，有道光三年重修碑记，它无遗迹。僧言乾隆间毁于火，后乃重修云。

辰刻拜发：

陕盐改照会兴镇章程折。批：户部查议具奏。

河东盐务必须得人据实密陈折。批：知道了。系明发。

与豫抚会奏盐务兼行民运折。批：该部知道。

审拟长治刁民闹粮折。批：刑部议奏。

阳城孙令福清与襄垣王令佩钰对调折。批：吏部议奏。

李牧汝霸^①署绛州，潘牧遵颜回沁州片。批：知道了。

续解楚饷五万片。批：知道了。

泽州陈守展限^②请咨片。批：知道了。

大宁易令调补临晋折。批：吏部议奏。

河东商学广定额折。批：该部议奏。

十六日 批行伍营数事。本非素习，而典守所在，敢不尽心。宋儒谓“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者是也。

① 广陵本作“汝霜”。

② 广陵本作“展期”。

批司详宁乡何令于县民毛凤鸣不验生伤一案，初委刑件代验，犹可以别案相验藉口。至差役带案之人中途身死，而亦与民间自尽之案视同一例，准其拦验，则情节较重。据全案供情而论，据实开参，撤省听议，未为刻也。别抄。

十七日 昨得郝存手书，知所患已愈，大慰悬惦。繁难共济，真左右手之不可无也。风门口建关，斯令改拟章程四条，于体裁较合。其另拟岁修贴饷，则非徒无益，将又害之。特初阅易于动人，徐思乃见其弊。签商别录。

毕又瓶书。复可舟书，言读书于心性中，一分体验即一分动忍，一番印证即一番阅历。又言心犹火，气犹烟。心烦则气动，犹火郁而烟熏。动而能忍，譬之烟散火明，其于烛物乃见得力。年来力持“治事先治心”之语，颇有丝毫之益。

十八日 前以辽州丁徭询介牧，旋据禀张大其词，已另委武守密查。今见其各与首府书，不能和衷共济，恐生事端，因为书与两司极论之。凡事有情有势，不容径情直行。书当另录。

前作《石渠余纪》戊申己酉间，于《丁归地粮》一篇未得脱稿，以山西一省地丁合并者多不备具。客岁始从《赋役全书》抽取排比，渐窥其全，约计晋省丁徭全未归地与未全归地者，尚十余处。昔犹为难，况今日之民力。逮灵宝新添之引，岁得三万余金，此事便有下手处。欲取官书再校一番，虽烦不恤。

十九日 取前抄《通考典例》与《赋役全书》合校，乃得其遗误处，穷日力未及半，几砚清闲不可再得。难忘结习，敢告小疲。

从月川见翁邃翁书，深以盐务为念。欲自言则近于表暴，先行其言，窃欲自勉。

二十日 瑞五园自京回省，述都下士大夫不甚谈南省军务，阗阗繁华，宴会乐衍。弱不自振，贫若有余，良可太息。

与同官商查办辽州丁粮，武守事在已行，不可中止；莫若径委以事权，使毕其役。退而重检《丁归地粮》旧作，委曲繁重。在馆时以读人未读之书自幸，今屡检《赋役全书》，又以读人不读之书自叹也。

二十一日 昨检出道光五年前抚福绵请豁右玉、平鲁二县缺额丁银

一案。又道光三十年前抚兆那苏图办理辽州民杨生寿京控请丁归地粮一案。民隐非不闻，而惮于改作，未免有古今人不相及之叹。并见岢岚、保德二州径豁丁银谕旨，想见我朝家法爱民为本，先后若合一揆云。

与廉访书。辽州地粮本重，每顷约征银六两有奇，况丁徭为数较多，摊入地亩势必不行。前吴牧名祖照，福建汀州人。谓，地粮一两，须加至六钱八分，而一钱三分之耗尚在其外。盖核实之论。所惜寮卒上下既知民困，不能为之设法变通耳。道光五年一案，省外往复再三而后请豁，以推恩泽，仍筹补以足正供，可谓兼尽。其时平鲁令汤可受先请豁免，藩司廉敬欲以已逃之粮摊之未逃之丁。危哉，为渊驱鱼也。汤令仍以豁免请，而援引敕书“逃丁荒粮不容有司科派包赔”之旨，以伸其说，可称强项。福中丞从之，亦君子哉。

官书剪裁简要，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赋役全书》亦不免此病。著述吾无暇矣，若得一知文体者细心磨对，去其尘沙微漠等字，而以赋役缘起冠之简端，庶读者不至欲寐，而催科缓急之间有条不紊，或亦恤民之一事乎。越日与月川商办，亦欣然也。

二十二日 月川来书，言辽州案当仿右、平办理。

摘右玉、平鲁二县豁免无著丁粮一案，叙为短篇，当事之贤否自见，亦欧阳文忠所谓“陈年架阁”也。

排次《丁归地粮》一篇毕，节次繁重，急以付钞。是夜丑初醒而起坐，为近日所无。此心不耐鞅掌耶。次日夜乃熟眠。

二十三日 廉访视以河东移文，额外雷福林生事当褫，乃协将乌林泰亦擅理民词，殊可骇愕。

与汪和、程培礼两令细谈丁归地粮缘起，语至移晷。云叔尚能听受，一则欠而思卧。治事求有心人，安可多得？

二十四日 拜发恭贺万寿折。

四孙儿病，喉舌甚紧。以蓍揲，得复卦不动。以卦体验之，初有转机。医言，初一为病愈之候。是月小建亦奇矣。

复郝存书，属委查硝池蒲滩。又一密緘运城营。次日寄。

二十五日 拜发：

月折。雨水、粮价清单二，盐银片。

附藩库筹拨京饷十万、皖饷五万、新疆饷五万、甘饷万六千七百、河东解盛京饷五万片。奉批：知道了。

请展缓洪洞县咸丰四年下忙未完地丁折。奉批：另有旨。内夹空片一纸，殊属疏忽。交部议处。

报局铁出境三批并五年创始办铁委员应否择尤请奖片。【奉批：】有旨。

太谷县章令调补首县折。【奉批：】吏部议奏。

清水河通判赴任片。【奉批：】知道了。

卸署监掣薛丞留办河东渠堰工程片。【奉批：】知道了。

裁缺守备连缮留晋补用折。【奉批：】著照所请。

近阳曲、三和数村被水，沁州、襄垣两县间有被雹，本令据实查报，将以上闻。首府言，民间愿免差而不愿免粮，查办偏灾，则员役之车马饭食等费查勘造册更甚于粮，不如免差之较有实惠。其言违例而近情，北方邮役之重久矣，安得皆良有司，为之少休少息耶。

以上年所得徐少仆书，按次排比，虽其言不尽可从，而急难之中为我忠告，岂世俗之交所有？

得仲响前辈书，知己出示，六年地丁即免摊征盐课；五年尚欠半额，仍旧催征；蒲、富、临、渭最多。六年已完万余两，准抵纳本年正赋。来书谓牧令如释重负，即仆闻之，亦如哇出胸中痞块也。适得郝存书，议河西缺课，力筹弥补，可以毋庸矣。当抄陕函并复。未寄，廿七补寄。傍晚，作河东复书，复课四厘与盐不定价，仍当与吴中丞会商出示。另抄。

二十六日 晨起，拟陕岸盐价一条。附另抄。盐与布帛菽粟同为日用所必需。民间布帛菽粟未尝定价，交易均各相安，则盐亦不必定价。况此次办法，任人领运，运者本不能居奇；随地散销，即贩者亦无从垄断。令其随时作价与布帛菽粟同科，庶以顺物情而便民食。

得湖北胡中丞书，水师已下九江，回泊沙口，援军将入义宁，章门之祸稍纾。本月十六日寄。接菴施草堂及他处书，言江西援军乃笛生尊甫自令湘勇赴援，润之中丞据为己力。何哉？

二十七日 恒山庙祀典，属煦甫作一官文，因纵谈及于编纂搜讨之法。结习未忘，辄复津津乐道，此景为近年所不多得。成旗^①同年有《说文

① 广陵本作“成祠”。

音声谱》三十五卷，未刻。

接郝存书，即复：以石马道及姚暹渠工程保护盐池及民田庐舍，必须一手经理，不可如前此之分段认工，致滋流弊。盖堰之用，利在捍御，一段瑕则坚者皆瑕；渠之用，贵在疏通，一段塞则通者皆塞。不许以调剂之故，稍存迁就。

二十八日 计典举荐有定额，所以妨冒滥；参劾无定数，所以妨屈抑。国家善善从长，其意可想。若乃庸劣之员，必须随时澄叙，若留以备数，岂数满便可已耶？又岂数不足，不妨屈人耶？近索《圣谕广训直解》，经厅有版，急令刷印。公事稍暇，乃论及风俗与古人为治缓急先后之序，已不相符，然及今为之，犹未为晚耳。

二十九日 复子临同年书。其言颇繁，自盐务及协饷等事。

续复可舟书。别录。文告未修者补之，官运引盐，严禁传单聚众是也。征收过当者损之，沁水、壶关等处以银完纳是也。

教化之事，久已薄为迂谈，然信能行之，亦必有效。人性本善，待教而兴，此理固颠扑不破，况唐魏俭勤，其民尤易与为善。牧令虽有贤者亦须提唱，但使十员守令，感动得三员两员，此言即不为无补；千个愚民，劝化得十个八个，此事即不为无效。惟修词以立诚为贵，若作寻常案牘，言之无味，听者安能动心。

六月

初一日 谒武庙。起《宣讲〈圣谕广训直解〉行两司通飭》稿。昨暮草数百言，散钱无串，今条为三段曰：宣讲之地，宣讲之人，宣讲之仪。此事若沿流溯源，易于是古非今，官书不可如此，故从剪裁。《直解》一编为王又朴作，陕西盐运分司。取《广训征言大义》融会其意，衍为通俗之言，务使人人明白易晓，有以动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以迁善改过，信能行之，当有益处。

初二日 首县领款，枵触上年旧案，然同一事而平情观之，前后固有分别。录入便览，俟诸暇日，可乎？

复林勿村书，与言钱荒物贵，思当事拯此一方民而尚有未敢质言者，姑记于此。钞币与钱法本属虚实相权，钱荒则钞轻，而百事俱废。欲救其弊，先罢大钱，以保铜钱，多铸铁钱，收回准钱之票。铁钱自宋即有

折，当从民之便；而铜钱亦渐出，相辅而行，庶几稍资周转。

初三日 复黄寿臣书，与论官习幕情，此语不敢轻为人道。至川盐情状不能强对，取晋省前事告之而已。谈及盐务，便絮絮不能自休。宦场知好，几见此爽朗之人，遂不觉取胸中块垒一倾吐之。别钞。暇日当更与青门绅士书，但措词别有体，否则不几透过于人乎。

晚，见于光东、恒祐^①两委员与钟石珮稟，底里尽露。作书与月川，嘱会札查办。

初四日 是日得探报，亳州官军焚捻首雉河老巢。

稷山令以控案撤省，提讯两造，未得其情。臬署欲以被控之员委审此案，其事必不可许。待人虽不可不恕，须俟其事之分明，为之酌留余地；若一味求宽，无复界限，便至枉己徇人。昨与寿臣书，言与人共事，我不如人意，人不如我意，势所不免，其中有宜舍己从人者，亦有宜坚持定见者，何道之从？释之曰：是非不可不明，戒其刻，以行其恕。

得子临书，南北山盐课向有归地丁者，有归盐户者。归丁之时，榆、绥盐户抗延将来；不归丁，凤、邠、兴、汉又将藉口，此则更非意计所及矣。总之，民力渐困，民志亦漓，一有举动，皆思藉端生事。此地方之忧，而循良之责也。

初五日 商宁武守，援例者年轻，众情属于候补而有劳绩者。余询拣发之员，则谓此素不敢与劳绩者争。余意此事以公为主，不可以其不争而遂后之，顾其胜任与否耳。

客岁阳城侯井之役，进兵前夕，众见神灯满山谷间。四月道出于此，拟悬扁以答神助，取左氏“民和神福”四字，并跋百字：

咸丰丙辰夏四月，道出阳城，询乙卯之役，系城乡不和，致此变异。神助众著，敬以牢醴，祷于邑城隍之神。惟神正直，血食兹土，助顺效职。自今以往，城乡士庶，捐弃旧恶，毋相欺侮，神必福汝；苟挟宿怨，或敢不和，报复不息，神必汝殛。神所攸司，福善祸淫，尚克监兹。

初六日 句读《直解》两篇，亦自有味。

① 广陵本作“恒裕”。

又接郝存书，并函复之。陕盐恐抬价居奇，总在官运有可靠之人主持公道。贴价摊价余项，郝存拟报部候拨，余意不如径行解部归公。书繁另录。此后仿照会镇章程成案，次第举行，吾两人心手稍得休息矣云云。盖余与郝存于此事巨细，莫不经心经手，故能迅速若此，倘付之吏胥，言不达意，其为劳心更甚。不惮烦而得逸，何乐而不为？

初七日 得屯留曹令禀，请清查累粮，似于吾言误会。县有民办护粮银，风气最为近古，安之不暇，詎宜扰之哉。批另录。

附翁邃庵前辈书。其与月川书，以捐输、盐务为念。捐输本非善政，盐务则琐屑已甚，言其大概而已。

初八日 改折稿两件。待人宜存宽恕，至为之避就之过，转似周内。通判成裕请借民财修理衙署，本不过是冒昧无识，而为之趋避者，则谓是明知有干例禁，殊可笑也。

阅邸抄，南京贼窜溧水，向军门失利，退保丹阳。前有改拨江北军饷三万，因念盐库尚有闲款，筹凑两万解去。与郝存言，一壶千金，正为此等处耳。此二万部议仍拨江北粮台。有洵属办理合宜，知顾大局之语。

初九日 恭诣万寿宫庆贺，成礼时方辨色。与同官谈江北军情，丹阳果扼得住，苏常尚可无忧。然港汊纷歧，能使贼备我而不至我常备贼，则在乎多算而已。

附致熙少农书，与言晋省不敢行铁大钱，因恐银价昂而地丁绌，中外协饷将何以应。少农方欲晋省设法，使都下大钱有所消纳，用意正相反。今欲深切言之，信吾言则益其忧，不信吾言又拂其意。昔同患难，今致睽乖，似非全交之道，即片纸尚须慎重出之。

申刻发折：廿一日回。

襄陵刘令调平遥折。奉批：吏部议奏。

附初七日解京饷十万片。

附藩库改拨甘饷三万，河东另款筹凑两万解江北粮台片。奉批：户部查议具奏。

前清水河成倅开复交议折。

天镇沈令勒休、宁乡何令撤省另补折。

永宁州逃犯已未获折。

晋省一百八厅州县本年二麦约收牵算六分折。

月前二十五具奏洪洞县带征民欠一折。批：另有旨。

又奉朱批：此折内有夹单一纸，殊属疏忽。王庆云著照例议处，该部知道。钦此。视纸片上有“月折奏报”等九字，封口时何以未经看出？实大疏忽。向后必须加意检点，未可假手于人。

初十日 刘鲁汀复书，于慎听阴讼，又援引《周礼》阴礼阴德言，媒氏所掌近于外结；引鸿嘉四年诏，不得拘系犯法者亲属归女，及师古注，均足与原文相发明。

万泉宋令单禀，期亲犯尊至三死四伤，可谓伦纪扫地，而且起于微嫌，可骇之极。教化不先，非长民之责欤！

沈廉访饬禁各属滥押，有“囹圄空虚易，班管空虚难”二语，可谓阅历见到之言。

十一日 接廷寄，令沿江各省慎择守令，以官率绅，以绅率民，因保甲以行团练，办理极有斟酌。晋省无邻封之震，虽不必急行团练，而保甲则法良意美。自黄册、鳞册日久残缺，而此实为政之大纲。但“力行”二字须有调度，却不宜速。

接直隶咨，获鹿县为晋省采办铁运议立章程，越俎代谋，必多有不切事情之处，况其居心未必为公。末言超载行，几同虚设，则私税短绌，可不言而喻。利令智昏，遂敢昌言不讳，可鄙亦可笑也。定例铁斤，除苗疆外，内地商民收买兴贩，悉从其便。

颜料库奏催晋省仍解平好铁、呈文纸、毛头纸。两纸或所必需，平好铁则难以办解。明主可与为忠言，即管库诸公亦可以理动之。

昔与久香作时务文字，每嫌为不辣，亦以阅历未深之故。今姜桂之性发矣，时复自戒吾说伸而予人以可受，斯已矣。

十二日 平好铁物不适用，而徒增浮费，引其端使同官议之，然后委婉入陈。

两日来接得数事，皆应拟言议动，幸皆非急切，故从容酬应，稍得条理。事繁而心不烦，然即此而推，造次应接，恐不免事杂粗糲。古人言“凡事皆因忙里错”，于三字箴之外，更著一“缓”字，最为可思。

十三日 是日，公事数十言可毕，而同官谈仍移晷，使之尽言而尚

恐有不尽者，耳目敢自封乎？磬口强克顺一案，盐无拿获，办属两可，示之以公，尚恐未喻吾意，有回护消弥之见。晚，更得把总王腾彪禀，可藉此发挥。次日改委行司。

十四日 复龙翰臣书，贺其新升通副，勉以练习，并与论营伍情弊。此事惟在慎择将领，以立其纲，弊多不胜防也。月川仍以佐杂都司以下部定养廉为疑，欲以满发扣成咨部双请。岂知兵饷尚扣二成，则养廉更无可争执。若云须得部示以压服众心，此时直遵行部议可耳，何必多咨部一举？惟中有武职不能不由本衙门定义。越日月川再请，而仍却之，诚知其不可也。姑令商之石骖，意亦与余同耳。咨部而驳，不过一小有言。今即不必改咨为奏，以已奏准之案，今自行奏改，斯时也行乎止乎？

十五日 诣文昌庙拈香。王秋畹刺史旧有循声，及是衰矣。上年沿河查盐一议，虽未必出诸其手，要属直谅敢言，故急奖而受之。迨冬已屡病不视事，正月撤算交代，病久始来，未为不可恕者。而于应解之款，乞旁观为缓颊，则直毫矣。保晚节难，岂宜徒责人而已。

复申甫书。京兆改籍一案，毁誉久已忘之；惟庄头夺佃增租，必须执法，否则圈地，民皆无告矣。

与月川书，询大同及保德交代。上年阳城兵费分别销摊，皆应及时办理。泽州军需最巨，未可任之。

十六日 前永济令沈林为哈中丞所纠，谕旨严切，而其罪甚微，欲为昭雪，立言贵乎得体。幕中拟奏，乃径照司详，不装上谕，且以未定处分之人留晋补用，敢乎哉？拟首尾两段，付装案情。明主可为忠言，若朦胧入告，则臣罪当诛矣。

复郝存书。随事注于来信。可不别录。

十七日 检谏局册子，尚有应办案牍。因循回护，中于人心，并为一谈，牢不可破。向来每大吏抵任，雷厉风行，久则习与俱化。有恒之难，凡事如此。使知非一时意气用事，然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恒之时义大矣哉。

致廉访书，商指案派员督审。

恒山庙祀，令同官议详立案，以垂诸久。前欲考订缘起，故词多枝叶而意不显豁，故别为之，并查霍镇有无庙观。

得翁药舫少詹自蒋王庄军营来书。书以五月廿一发，在向帅退守丹阳数日后，但言其为贼所困，恐吴、会亦难安枕。其言尚从容不迫，稍以为慰。其与月川书，言已遣二千五百兵往援；又言刘星房在彼，主禀奏。

接郝存书。河、陕阻挠盐法，发欲冲冠。然天下事欲求济必须善处，自我发难，亦必能发能收，方不至决裂害事。人心放利久矣，众寡不敌，此中不可无权也。

十八日 佐杂养廉定议遵行部文，盖理事有所不可，故力争之。此等事于和衷无损也。与廉访商榷局及崞县贾明氏一案。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责人因循，当从己始。

复郝存书，以慎密戒之。另函不抄，余均另录。请额外给票，无须报部，以余于盐务多破例为之故耳。然余亦逆料枢部诸公之不绳以文法，若事涉嫌疑，能无审顾？况变通自有权宜，无为专擅，求其可以济事而远嫌者，幸得一策，窃以自喜。变不失正乃谓之权，否则近于破度败律矣。

十九日 为崞县贾明氏一案粘签。复翁药舫少詹书，并致刘星房一函，托其转达。与郝存另函，既熟思于前，自当审处于后。谓人耐而吾先自忍，总求事之有济而已。譬之于射，不中不发。

二十日 两日暑甚。与李令国瀛谈贾明氏案情，司详有漏叙紧要供词者，有将情节移置前后者，只好随案发还。

复朱久香阁学书。嗔我不与谈时务，然言不如行，自是实话。其乡居之乐，真足羨也。

二十一日 阅邸抄，胜克斋有赐环之喜。

为赓世兄致念园、子临、岵瞻三书。子临书中兼答其初四来函。陕岸复课归盐，当会同出示。密札刘令伯坝往偏关查办空粮。

上年阳城一案，文告等件均自办稿，用印即行，不由胥吏之手。检出使书吏补稿备查，旧日铃印处亦当存案。惟情形吃重时多以手函策励，旦晚风雨，有未暇抄存者，如力却济师等事是也。

傍晚，得郝存书，复不待旦戳记。有云公家之利，知无不为，非敢自矜，只以交勉而已。其初十日一书未至。

初九日折回，以麦收分数折单不符，奉批：申飭。

二十二日 得颖叔书，言贼扰建平、建德。两地不甚相近，池州之建

德早为贼有；浙江之建德或未必即至。建德或广德笔误耶？广德要害不在东坝下，以在皖、苏、杭三省之交也。援师未集，东南之寇愈深。

福元修驻师庐州，于雒河之役并不遣兵会剿，其于金陵诸军，更若秦越人肥瘠矣。半壁糜烂，而画地自守耶！

孝义吕令请垫款修署，分年匀摊，估工之数九百九十九两九钱有奇。闻道光末年某城垫道，奏销略与相似，宣庙批以“世道人心，可为浩叹”，而不言其故，盖以在例内也。今派〔流〕摊已奉部饬禁，何可更开其端？道光廿九年闰四月部文。

二十三日 商安徽饷道。平定、洪洞交案，牧令视交代为无关紧要，由上司未尝认真例限也。积重难返，几于不可胜诛，惟已举发者再勿因循。至任怨则固然之事，倘一徇其请，将来支节更多，终亦受怨而后已。

二十四日 有母讼其子者，谳局知其冤而缓之，因而京控。某守者以听断自雄，欲摘其母暧昧之私，以为矜制之计。廉访谓其未读书之故，其实并不明理也。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岂较曲直哉？

阅柯山书，言镇江贼攻向帅，营垒被毁，退扼丹阳镇。余万清营京岷山，谷韞灿营丹阳口，虎嵩林营练湖，以保苏常门户。张福兴再接战。怡督调关兵，德帅兴额调直兵。邓绍良营东坝，张国樑营句容。徒阳民团数万，随同杀贼，夺还营盘八座，后退四方桥。各路援兵大至，向帅复营句容等语。想此军尚足自立也。

二十五日 廉访商谳局派审四案，庶不致要案不结，结案不要。阅邸抄，山西、浙江两省养廉奏案，浙以银价本平，请以实银支放；东省本搭票二成，亦拟照旧。晋省似从其刻，然度支之绌至此，亦求其心之可安而已。

草推广禁止盐务需索奏稿。言之无罪，闻之足戒，即隐现其词，似不为过，当再酌之。有“难保必无其人”之语。若有心者视之，固已跃然；而典守所在，将焉避之。

二十六日 复颖叔书：贼之东犯，垂涎苏常。东坝上下，尺寸皆当为守，安得许多兵力？倘一处瑕隙，则全局动摇。京口者，金陵之门户，能合江南北全力，复镇江而守北固，西向争金陵。使贼常备我，勿使我

常备贼，乃有立脚处。

二十七日 楚北胡中丞来书，已破樊口，武汉可图，而苦于饷绌不继。因以函视恒方伯，则请筹解两三万，以顾大局是也。遂拟片稿与商，其酌改处甚妥，从之。

二十八日 辰刻发月折并清单夹片。七月十一日回。

三省盐务普律严禁需索折子。

附甘饷五万、庐饷五万，又河东解甘饷五万一片。

附筹解楚北军饷三万片。

前永济沈革令参案，讯系公罪，拟结折子。

附偏关营两千总请裁一缺片。

临县徐令审理强克顺一案，请将事主刑讯，办理乖谬，急行司提省。接罗淡村都转与马方伯会衔。

与月川商留支请停搭票。本系奏案，今欲咨请更改，部中若不奏驳，必令自行奏请。奏而交部，准驳更未可知。凡事须思量两边，有不容径情直行者。前曾询首府钞息，附与一段云：再养廉之议及钞息，原因增廉之举，主恩体恤备至，而度支之绌至此，岂忍安然受之？而事关大众，又不能为原思之辞粟，惟提出二成，名为钞息，使朝廷有可受之实，而臣子不居报效之名，非真较理于钱价也。

二十九日 闻楚北胡中丞、李廉访皆营鄂城之下；官制军营蔡店一年，未与敌接。马方伯、罗都转书来征饷，言至迫切。果以敌忾为心，则渠党有日而平，即馈饷有日而罢，当详思所以应之。若荆襄有警，则秦蜀之饷道中绝，岂晋之一木能支耶？陕盐由总局筹运，以为官民之倡，此额自须归入丙辰纲较见轻便。又陕课前后脱空两半年，部中不免挑剔，既无筹补之法，自须善为说辞。

三十日 邸抄中有向帅奏报收复铜陵一节。铜陵去池州仅七十里，池州水路至安庆度不过百余里，铜陵陆路至庐州亦不甚远。拟绘长江图，若照方向，须以碎片分合，不能联为一幅。向来进呈河图皆横卷，又不辨南北，莫若画为横卷，以《水道提纲》校《皇舆图》，准定方向，注于上方，庶便翻阅耳。

泽州王都司已委署潞安参将致中军书，欲时往办矿，此事殊难准行。

旋得郝存书，又言牛家院矿务招商已有端倪，天时人事，或可以佐军兴等语。此中不能无动，久旱望霖，亦不敢概斥言利也。时盛暑，产盐甚旺。

七月

初一日 诣城隍庙拈香。与月川商留支停放钞票，奏案本不能无因而改，银票之无益又难搭解，须为部中反复陈之，然后议及可转之机，庶不致废格不行，所谓凡事须计两边也。附复萍缸书别抄，妄及楚皖，盖心所谓危，亦以告耳。

复郝存书，属监掣将三省出盐，按旬开简明数目折报，缘月册到省太迟也。

得子临书并盐课停摊告示，微有过火语世世子孙，恐已不及改矣。其中为余斡旋处弥可惭耳。补过之事，只可盟心，若求人谅则不是。陕省铁钱已盛行搭二成。晋省情势略同京师，所以壅滞，特为大铁钱故。闻制钱则已罕见，民用能无累乎。陕省铁钱，每串需工本六百零。

初二日 复子临书：

贼悉众东犯，上游备御必虚。五月杨载福自鄂渚下浔阳，往返千余里，贼不能遏，随有樊口之捷。向帅上游水师且战胜于铜陵、大通，断贼粮道，此时机实可乘。所恨人自为战，期日不相闻，贼犹得往来奔救。诚得一威重素著经略大臣，提而挈之，约期并进，不敢谓全胜，但攻克一两处，常山之地已断，总以有进无退，得城勿守，裹粮穷追，赏诱其前，刑怵其后。果能出此，则合秦、晋、蜀三省之力，别筹数十万之饷，以犒一战之师，较诸悉索敝赋以待其匮者，固远胜之也。

改与陕省会奏盐务章程。越日，又将章程酌改数十字，委员责成不可不专也。

一破午睡，又拟批平好铁司详。明知此系司吏为之，但置之则亦已耳，无劳与着议论也。

初三日 与同官论铁钱由省试铸。军务未已，筹饷之难几如上滩舟。京师票钞盛行，而大钱不便民用，如能广铸铁制钱，随银并运，亦有裨益。但必须随铸随运，四月前齐集水次，水至乃船运，随铁至京，运脚亦不至甚重。但使得人经理，较之平定分局，固当节省耳。本省只可搭成，

视鼓铸铜钱，相去霄壤矣。

又论保甲。此事数见不鲜，难免虚应故事，欲因地制宜，则堡聚实三晋之善俗。无堡之处，劝令兴筑，民力不及，酌与免差，宜有应者。其零星穹远村庄，附入大村堡之内。耕作之时，任其散居；农功既毕，任其入堡。不必明言坚壁清野，而良法美意已寓乎其中。此保民防奸之善政，而州县所与共治民者也。徒以亲民之官，不与民相亲，以致昔之三老嗇夫，今皆视为贱役，必也优之以礼貌，而后可收之为臂指。吾之立法为良有司耳，彼俗吏者乌足语此。责成全在社首诸人，民由之而不使知，官知之而不使数问，乃能相安。

再接淡村书，并抄涤翁寄胡中丞函中隐语。楚北于晋责望甚奢，而不知外间拨饷不能不俟命而行。权宜之事可暂而不可常，若径以意为之，有款尚且不可，况于课虚责有乎。此亦任怨之一端，其与说破与否，固当慎之。缘人处窘乡，无为求谅也。楚西之所以不敢上陈，自有其故。

初四日 再与子临书，询铁钱工料细帐鼓铸事宜。晋之为此，原欲配银解京。年来生铁载涂，水陆已成熟路。钱由船运，费亦无多。陕局每串工本六百余，晋之铁炭较廉，或可相仿。但局在省垣，易于督率，而运脚必增。果能用七而得十之用，则已节其三。如就铁开炉，经理得人，亦未为不可，而所省更多矣。

月川书来，商楚饷在途已有三万，当俟前折回也。

初五日 与同官商铁钱必可铸运，总须移局就铁为宜，且使议之。嗣商移局就铁，亦有窒碍，以工本不相应，而良楛相形也。堡聚不能尽行，以限于地也。然山乡虽有高下，而入村之路只有数条，或磊[垒]女墙，或安木栅，但有限制，即可防闲。至于零星之户，其乡约里正必在大村，谓之带管。有塾可以教子弟，有庙可以伸祈报。平时联为一气，有事即众志成城。平地曰堡，山乡曰砦，依文生义。堡从土，柴古字，砦、寨今字，从木从石。

初六日 河津县以细故通详，其中自有别情，批廉访委员往查滥押，来书以周令人龙往。

劝行堡砦，拟自为数条，徐商之。草创之始，勿遽修词，恐为所障。

初七日 自上月十八九，盛暑半月有余，炎蒸之气，闻为十数年来所稀。正切暵干之虑，昨日夜透雨达晨，浓阴无雷，可望普沾优渥。午

后，起堡寨谕稿两条。

初八日 晚，接郝存书。午后开霁。

铁钱大有节省，同官复乐于从事，第欲不报部而径行，尚须细酌耳。晋局停铸，不能不奏，或于其末带叙。

昨为凉雨所侵，晓起不适，揖期待客，觉已小疲。

初九日 昨服草果、川朴等味，两时许胸膈渐宽，但尚见疲倦。

复郝存书。陕课原缺半年，郝存拟加票带销，用票本属嫌疑，带销亦恐无把握，并询安邑代销。

昨据首府县呈，估计铁泉每炉用本三十四串，可得六十串，节省已多，据云尚可节省。当谕以欲求精良，须人有余利，如果可撙节，即添用人工。如磨铤等工，不可惜费。

盐务如有转机，奏销先须提早，但收足五千名之课，即办一奏销。吾辈不必居功，而拨款较有实济。

初十日 谏局六月分报结两案，一为斗殴，一为钱债，且均未出详。批两司申饬，如将来仍将要案宕悬，惟有咨部逐案酌照限期，以求速结，更无他法。官场锢习，回护因循，欲破此弊，岂遂无术？但说得出，便要行得出，否则久与俱化，渐成疲软。至狱词既具，必须平心参酌，著不得一毫矜躁，此则当自盟幽独者也。

催王天银、于仲详奏案。

十一日 得郝存书。

与首府商鼓铸铁钱，须请发祖钱。凡事有经有权，以规矩自约束，乃无僭越。昨暮与月川叨叨四纸，正为此耳。

磬口缉私，事属创举，而任用非人，遂至误事。福倅本无干才，专意掩覆。此人敝，非法敝。得其人以修其法，至于果不可行而后更制，犹未晚也。此禀若不却导窍，必至众谤群疑。为批数百字，予不得已也。另录。

十二日 辽州查办丁粮，有上控者。函复月川，开诚告谕，民既蠢愚，必诱以所明而后悟。赴诉者以众相挟，镇定出之，可以折其谋而服其心。越旬询之，则无复有至者。

李仙根自解梁回，有开晒硝池之议。此事须有治人，收税亦属创举。姑存此说，以待徐商。言税分开池、收料，两季征完，秋季之课，以产

盐衰旺为准，此活法也。然女池开，必与大池争利，今存盐甚多，六月初七止，新旧九千五百名。无须议此。询陕省改章领运，亦尚踊跃。又论河东人材，与所见略合。

接郝存书并其另信。人情急于仕进，性命尚不顾惜，遑问其它。抑草木有毒者多，而均为医者所不废，致恐用之无其术耳。无术而误用，势必毒人。切记，切记！

十三日 商碛口接办委员，仍以阮令为是。张令元升^①，号日卿。其于沿河情形早了然也。捐输之事，既出于万不得已，集有成数，更不须搜括。程六皆出力而不虚心，未可属以事柄，当与月川商令回省。已由首府致函。五园言，平定交案以半月为限，自昨日始也。

例案之密，至使事事却顾，然亦相其事之是非而已。胆由识生，见义必为。见字便是识，必字便是胆。若以有阅历之人，认为有识见，误矣。必字充类至尽，便可以塞乎天地之间。

十四日 起三河口总局委员请加盐运判职衔奏稿。

作《劝行堡寨告谕》。后四条果能遵行，则一有缓急，坚壁清野，举而措之耳。

晚，见六部皆禀藩署，尚有“零星小户，续行敦劝”之语，与此次办法相背而驰。截止捐输，尤刻不容缓。漏二下，致月川速办。

十五日 诣文庙拈香。捐输已成蔗尾，速止为宜。然“停止”二字，处此时势，诚未易言。月川持疑，良是。但使有益于公，无损于私，固无不可。仍令首府到局催促，事在必行，措语可以徐商耳。

于仲详一案，系改题为奏，不能为俗论束缚。幕宾以例案为师，无所依傍，即义所当为亦必缩手。督抚藩臬以事君治民为职，谕旨之因时制宜，乃置之高阁，而惟寻于尘牍之间，于趋避可谓工矣，何尝为地方计乎？前以此稿授意于人，仍不快爽，结习难忘故耳。拟自为之，因检新旧例比较，乃悟新例与旧例未尝不同。新例即律注也。特刑官以纵舍为能，有所不便，故目为从轻改重，实不然也。仔细思之，典刑者相习于宽恕，实国家无疆之福，正可幸耳。此又非刀笔所知。

^① 广陵本作“元鼎”。

拟《劝行堡寨》四条。夜得局中为拟《停捐告示》，仍不嫌。

十六日 公事交集，分次第治之则有条理。酌拟示稿，于事之疑难但朴实说去，自可不留后悔，亦冀与人相见以心耳。

删改于仲详一案奏稿。惩奸宄，靖地方，本不容私喜怒，参之例文、案情、时势三者，得于心即安，故言亦不烦也。

复郝存书，其来已三函矣。余与商一语，即不肯轻易放过，故每遇裁答，心所欲言无不告也。别抄。

蒲州守稟揭荣河令语言狂悖，督率无方，下慢其上久矣。然欲责以率属，不能不假以事权。正恐一查，则成两败。

十七日 改定《劝修堡寨告谕》。建堡费巨，诚非易事，应以劝修为正文。此事命意在坚壁清野，然民情难与虑始，存其意而隐其文可耳。奏折中不能不将用意处说出，越日付同官议之。

十八日 以于仲详拟实折示两司，内有“可否请旨处斩”之语，均以为疑，因本属监候也。廉访遂出云司寄字，则此【案】总办已拟实矣。幕技之劣，新例由重改轻，乃以为由轻改重，何以颠倒若此？今改题为奏，颇觉费事，转悔四月间之不能明决。于请旨句下，下一转语，此入告之体宜然。尊六部即所以尊朝廷，或以为如是，便推出去，同一措词而所见有公私之判，益信阅历与识见不可概论。虽然凡事有往复，即有裨益。诸葛忠武之智而乐于十反，此意可思，此人可师。云司例底，似是指驳说帖者，非例也。得此而枝叶之言可去矣。

十九日 与月川论隰州吴署牧开复，照例衡情，而办法在其中矣。忠告之言，望其相报，此披沥之论也。别抄。前与可舟言火烟之说，气平则心静细，未有不静而能细者。细而后入情入理，粗则扞格臆机矣。是日，改两奏稿。

二十日 发四折一片。八月初二日回。

晋陕会奏复课归盐折。批：户部议奏。单并发。

陕盐局员请给运判职衔折。批：吏部议奏。

详核秋审斩犯于仲详拟实改题为奏折。批：刑部速议具奏。

捐铸铜炮并请奖折。批：另有旨。奉准明发。

附七月京饷两批十五万片。批：户部知道。

谏局言，白洸秀仔一案已可定拟。威逼一家三命，且有挟制窘辱情形，岂可轻纵？宁远仓粮案，尚须细查。

与孙、斯两令商堡寨条款，拟添入劝盖藏、禁自戕两条。义仓须由民办，官吏不可插手。戒轻生须与戒厚敛等事为一类。

二十一日 是日，公事简甚，画稿后理及塾事，为五六年来所未有。宁远厅仓粮一案，以询月川。

是夜，作秋至最分明试帖，晋阳月课题也。

清浅长如许，秋来望若何。遥天分霁宇，特地现明河。诿有红墙隔，真成素练拖。垂垂虹态曲，了了雁行过。水气凉逾净，星光聚最多。微云沈碧落，华月助金波。目与层霄极，胸将列宿罗。为章方献寿，川至愿赓歌。

诗虽不工，心苗或未稿耳。更无云点缀，时共月揩磨。

二十二日 胡小白署大同守回省，询云中民情较胜于省南，营伍气习亦好，颇为一慰。忠护镇能正派，奎英相助为理，夫复何求。询吴承曾，极赞其才。北阅以秋节后为期，道路自无阻滞，谌令学好。

月川送到宁远仓粮案底。道光廿九年民欠，在辛亥恩诏以前例应豁免。乃前任将欠捏完，以致不得邀恩，后任不列入前亏，而向民催纳，已有不是。若已列前亏而重征于民，则是意在侵蚀，不在弥补矣。司札中有“秋后能否征收”之语，亦误。征旧欠而不问中有豁免，可乎？今既有控案，自应将应免不应征之粮出示，按户抵纳新赋，使人意饫，自无流弊。踏实办法不过如此，至交案可以续查，复书论之。

二十三日 商书院、义学等事。名存实亡，已非一日，加以各路军兴，更无暇及此。今日而询及销兵，非日月可计。晋则时和年丰，不容使之逸居无教，亦不得谓非急务也。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若但就利害说，夫人而能之，可逝可欺，彼原有一副伎俩，不可陷与罔。圣人意中亦有一番作用，否则从井救人，虽至愚不为，何待君子。君子知陷与罔之不可而不为，亦无将井中人付之不问之理。此意自在言外，此理却在言中。

昨日阅平遥连劫案卷，思所以解围之法，偶有所得。今日同官以此案为询，若疑其难者，因遂告之，亦所谓以直报怨也。然事至圈套已

成，破之不易，正须善处耳。

二十四日 昨暮接月川三函。临汾固趾高气扬，特因丁丞之禀，而撤之则不可。以事有重轻，若弊非太甚而关乎大局者，亦不容轻举。其地丁一节，较之潞、泽奏案固有减无增也。平好铁原详有“两无窒碍”之语，殆属不求甚解。余谓如将来不得不解，先须筹款原款已移生铁，次议办法采买运解之类。有办法而后论及何年起解，此时则未暇及此。吏胥呈稿而率尔不思，遂以举动，可乎？停局铸稿不知措词，遂至前后矛盾。至钱本亏折太甚，帮价动垫无余，必应和盘托出，而反置之不议，未尝心入事中，故言不中肯。例帮两价之滥，津贴各款之优，断不能再仍旧贯。因取向日抄存与之，或不至立论无据耳。府县欲为人留余地，故讳言之，亦与狐谋皮也。

提讯平遥连劫一案，盗犯情伪未分，然虚衷讯鞠，不存成见，则办法自不至穷。盛暑挥扇，岂好劳哉？窃取先劳之义，以观情伪之归而已。

二十五日 得吴柯山书，东坝有失守之信。旋见抄报，向军门大星忽陨，东南大局势甚可忧。翘首苍苍，何未悔祸，抑人事涣散，不足以感天心。适得衡州太守王鲁园璪书，大意谓克皖城乃能断吴楚之贼势。持论何尝不是，顾如其趑趄，何哉？

午后，仍讯平遥案犯，罪之不能，纵之不可，于此外另筹办法，正须群策兼收，而择其可从者耳。

二十六日 得徐少仆书。

首府县送看铁钱样子，铸造尚不草率，似较青门为胜，与京局相伯仲耳。顾此事不难于铸而难于用。京外银价不同，势难抵解；本省搭成能否加增，尚未可定，所当熟虑而行。核实而论，银价未尝不同。

得郝存书。

二十七日 与首府县谈铁钱及平好铁事宜，因纵言及于时事，使知天下大有事在，不仅以奉行案牍遂可告无罪，而詹詹之言不足复闻于吾耳。向以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待人只是此心，至入耳之浅深，则存乎人之根器而已。

刘牧伯顷查偏关兵粮回省，自以为认真，而不知其不能平情。事至吾前，但淡静处之，若涉一毫气矜，鲜不为人所中，斯可危哉。

二十八日 平遥一案，胡小白既熟且细，足以了此。至人情之变诈，可以观往知来，惩前毖后，以直报怨，于忠厚之意无伤也。

军务非一半年能了，概可知矣。各路粮台无儋石之储，今旱象已见，一可虑也。银者富户商贾之所有，今残失之余，自谋且犹不暇，何以劝分。而所需者适在不可多得之货，二可虑也。数年以来，供军者不可数计，货币所趋，势成积重。弁兵顾恋轻赍，人人不思敌忾，爵赏亦为之而轻，其能无俗情者几人，三可虑也。试以臆见言之，烽烟不息，断无因饷银不继而议罢兵之理。行军之断不少者粮，而次则惟钱。有银而无粮无钱，势必不可。一旦而不与之银，但与之粮与钱，势亦不可。莫若因银之将竭，而徐徐以粮与钱与为转移，密以图之，渐以易之。虽采买不易，而官仓犹可筹也。虽铜铝不来，而铁冶犹可恃也。有所凭恃，以固军心，然后能久与相持，徐图翦灭，此今日之所宜早计者也。

东南多故，则漕粮可忧。前年与何太守丙勳计议，以为可从延、绥出边，直达大同，顾其途纡远，未之试也。今岁云中中稔，而由此至都门七百余里，道径而通。顾稻非所产，惟小米为多，恐于天庾不宜。聊存此说，以为中流之一壺而已。未见颜色而言，鲜不掩耳恶闻，时逼而求之，又必无及。谋之于心，不遇其人不吐。慎之，慎之。

二十九日 戈牧自获鹿回，三批铁已运毕。又言铁钱可四而铸十，欲仿保定捐铸之法，捐生输铁于局，铸后收回成本，以其余归公，仍予议叙。顾必铁钱盛行而后可，否则收回之钱无所用之，应募者谁耶。今日司农大计，总在不动款而能办，则无不可行。所以筹画者，尽此区区，行止听之而已。戈牧又言京分局工本尚浮，力能核实办理，其言可喜。若遂信而不疑，则犹有待耳。又有节省留充本省公用之说，更须审听。

未刻拜发：

六月月折。

上忙征收三分八厘，藩司请叙折。批：知道了。

附拨饷片。湖北三万，安徽三万，江宁四万；藩库：甘肃五万，河东。批：知道了。

侯令王楣自尽折。批：知道了。

太、汾捐数最多，请赏举人翎支折。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直牧吴祖照开复降补通判顶戴折。批：吴祖照著给还顶戴，仍照例议处，该部知道。

停局铸铜钱并试铸铁钱折。批：户部议奏。

太谷、平定皆以旱告，情形必不轻矣。太谷于月朔得雨三寸，平定续报相同，虽迟犹幸耳。

复郝存书。摘批来信之内。天下事非一手足之烈，视之太易，恐无成功。既以听言兼用自戒，彼其所谓恐有窒碍者，正吾可以藉手者，所虑固不在此也。

八月

初一日 骑月之雨自霍而来，致足喜也。越数日，各属均报到。

胡小白视以平遥定案节略，以矛陷盾，剔透玲珑，锻炼者无所施其技。此狱平反，为之称快，前此罪之不能，纵之不可。一年沉闷之气，始一吐之。此案不及一旬而大局已定，天下事非断不成可见。

念各路粮台实运粮钱，自不如银之轻赍较易。虽运脚例报军需，而地方官之用民力，视为固然，其能私雇者几人？此事非万不得已而亦不敢轻议也。无已，则水运为宜。但铁出于山，去水次均远，非如官仓之随处可动也。即如铁钱，果能出冶精良，乃可再议，此时则尚早耳。

初二日 再阅平遥一案，尚有应布置处，谋之于心可耳。

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人生最难得者弟兄。旧有辑为楹联者，上句宋儒罗仲素先生语，从彦，沙县人。下句北齐南清河太守苏琼语。武强人。

初三日 寅刻致祭文庙。自上年末谈及铸钱运粮，各处兵荒又接于吾耳，此心愈以不静，梦寐亦无恬适之境。既念守土自有专责，即四境无虞，应为之事尚且不少，何暇出位越思。两者交战于中，而互为起灭，殆此心失养之故。守定此心，循循做去，自有事在。若夫心之所图维者，权不属而时未至，惟勿忘可耳，憧憧何为。

辽州丁粮，武守大有骑虎之势。然所查果得其实，即可乘此一苏民困，又何惮焉？如何筹补，则在群策群力。

生铁每斤三十文，商人自有余利，早料其必相倾夺。首府已为所动，余告以凡事须留余地，恐后此办事之人不皆如今日，其实只说得一边也。世间无不牟利之商贾，减价而乐从者，意在取偿于铁而已。物滥恶则费

滋多，费多而物愈恶，至于废滞而后止。试思千钱之铁不及十斤，斤减去二三文为极，节省二三十文，而废滞千文可乎？不可。每重五钱大钱^①用铁更少，所关更巨，所省更微。

初四日 卯刻致祭社稷坛。雨后地气甚润，前两次均将事遇雨。是日午后小雨，断续入夜。

廉访商及万泉董安清犯尊并杀卑幼四命一案，此人伦之变，既不能齐之以礼，不得不齐之以刑。若因四命中有卑幼致期亲之尊，不得与凡同论，恐失律意。此等事安所得成案乎？

奏报粮价久成具文，即如太原府属，小米贵贱相去六倍，荞麦且十倍，数百里内岂应如此？函商月川查办。俟省北回再办，亦宜。

初五日 数日晴少阴多，而省垣附近又以秋稼灌浆，急盼晒燥，故“调匀”二字最难。次日遂转晴暄，实意想不到。

辽州丁徭应减，灵宝课尚有可移补处，或酌以数分摊廉，如平鲁故事。榆社如果只数百金，接壤之地未宜使之偏枯。次日致郝存。

盗卖池盐最为恶习，事发便与认真惩办，无他法也。安邑详俞镛中场作头陈发奉私卖料盐，由此可小惩大戒，便当函致郝存。此件批司移道。

初六日 起参劾两直牧奏稿。宽厚人所乐居，若大众皆不任怨，如公事何？临发而后言之，省掣肘耳。

局员拟通俗告谕，粘签令改。此谕专为晋民而发，须对针病痛，乃不与直解重叠耳。

致郝存书，江北二万金商改动息本，中场张发奉^②案应严办，灵宝新课拨补辽州无著丁粮。又一另函询陈大使请奖，及俞令讯办张发奉案，何以意存开脱？都门贵人有以捐输累及小户为虑者，实获我心。法不弊而人不能行，法将如之何？姑取此时截止告示，寄语农部同官。危疑之会，聊以慰藉耳。

万泉董安清杀死一家四命，内一命期亲尊长，三命卑幼，论者欲稍留余地。然法在，谁能易之。虽无正条，而比照之律，已如镜取影。

初七日 致祭文昌庙。月川以留支免搭钞票文稿相示，既以钞取钱，

① 广陵本作“大钱每重五钱”。

② 前为陈发奉。

又以银报拨，不知何以应支，节省又从何出。函复确核，当自知之。附去试铸铁钱事宜，以设局、派员、招工、购料为四条，举其纲，使共议之。论事不必先自我出，乃能以空洞无物者察其是非，凡事皆当如此。最戒是先问如何节省，有功利之见据其中，则失鉴空衡平之体。非曰能之，愿学焉耳。得郝存询矿务书，次日复之。

初八日 致祭恒岳庙，照汾河礼节行。

与同官谈各属交案，遇各属新旧更替，必须吃紧，洪洞亦其一也。暮致月川，并询绛州交案。祥牧废弛，地方决难使之再误。潘牧颀预尤甚，何处以之？

初九日 武守凌云查办辽州丁粮，以上控自危，乃畏蒞之过。此等事必事后方有定论，当时不能使人人说好也。今询委员，乃照红簿查办。以田系丁，此册可宝，盖即黄册与鱼鳞合而为一者。若果如此，当可十九得实。榆社与辽接壤，风气自不甚殊，独能静听查办，辽之官吏咎何所辞。

参劾两直牧奏稿，数日踌躇于心，以一参则亏款更难问也。然今日交案敢于迟延，正以有所恃而无恐。以地方与款项较，则地方为重，款项为轻。况州县亏项如辞柯之叶，出山之泉，几见还原返本？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吾意决矣。河津颀预疲软，丁役横行，固当罢之，况有被揭之案乎。

洪洞交案，荏苒又一年矣。新任将往，正好认真约束。条例具在，申明而坚守之，使知事在必行，骯髒解则其余或可徐理。次日函致月川商之。越日又函致大略。

河曲告病，典史王树德在藩署禀揭印官，词意支离。月川以为问，此事何从悬断乎。无乃宽厚之名一著，则诋谩细故争来于吾前，亦先生之自取病矣。

初十日 拜发：

上年地丁与前三年比较折。清单。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临县王令与陵川崔令对调折。批：吏部议奏。

附京饷五万夹片。批：户部知道。

酌保乙卯办铁委员折。批：另有旨。均如所请加恩。

查参两直牧分别勒休降补折。奉批：王继兰、潘遵颜均著勒令休致，以肃

官方。

附河津蔡令被揭捐多解少，提省查办夹片。奉批：依议。

戈牧送捐炉铸钱节略，欲于平定设局，自立局以至铸钱均责之捐生。捐生人众不齐，势必归于炉头包揽。其言不须筹款，岁可得京钱百五十万千，古令岂有此倘来之物哉。函致月川，于局员尚当再议。其从中捉弄者，想即克文身后之人耳。不饵甘言，以远佞也。

絳州查河津一案会禀酉刻到司，折行已一日矣。所查有捐多而无解少，原告亦因公免议。调停之术虽工，而撤参固不为此也。

十一日 商另委铁钱局员，以实缺之员留办，而不询署事者之当否，是举一废一也。如其不当，何论例限？

与人共事，言语最难，以其发之甚易，而深浅之间不可无节也。披沥倾吐，何隐乎人。至当用切字，亦不可不察言观色。文字固当谨慎，到底比言语为易耳。此二语太容易。至于人言，顺耳者易入，逆耳者易拒。以心听之，再以理求之，庶欣厌不倚于一偏，苟能充之，何必非知言之学。求之心理，即集义以养气也，道理固自彻上彻下。

十二日 辽州丁银禀到，分别减免，以示其平，且须合榆社办理。免一丁即苏一家之困，计免三千余丁。筹补虽艰，不惶恤也。

西包头闹税一案，税书路建功，首祸之人，不可轻恕。权衡在物而不在人，一哄之市，必有一善持权衡者，众所听命而不争。彼其人无他伎俩，认定称上之星，分明端的。一物到手，本无轻重之见者存，一决于权衡之俯仰，如是而平，如是而不平，乃物与权衡之本然，于我两无德怨也。是肆贾之所优为而士大夫多不逮焉者，何哉？公私意见而已矣。

十三日 平遥盗犯已验讯火烙情形。此情果真，残酷胡可恕也。此案咨解山东司详已到，前供亦当询究虚实，特为廉访言之。是非明而行恕则可，模糊诿卸，有所不能。

商包头镇税务。从中捉弄之人，不可再令干预。至税务办至几分，视商民所便而为之制，此在随时察看而已。

退食方起奏草，得福元修中丞书，云亢旱日久，秋成无望，食用价倍寻常。并接文星岩书，云恒暘不雨，飞蝗满境，禾稼枯槁，里下河身露底，舟楫不通。此二书若催促封事者，然尚复何待。月川复视以德都

护书，亦有“米价忽腾”之语。稿中“内顾本境虽获粗安，外接军书，时形孔棘”数语，固由中之论也。

十四日 得郝存书，商委员请奖、息本报拨两事。

黎明起，重录奏稿。无所为而为，固可直言无隐。“事至积重难返，必须徐与转移”，此二语却是一篇之骨。圣明在上，亦当鉴臣心也。欲求济事，不可径情直行，亦须经事长智。凡事有理有势，知理而不明势，必将固执鲜通；知势而不明理，亦且诡随无据。理势者，经权是也。

十五日 祭武庙，寅正行礼，黎明回署。拜发各路军营兵食紧迫，请筹办钱米以代饷银一折。廿四日奉批：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

致颖叔书。外臣多言，毁誉已置之不顾。然所言则对君父者如此，告友朋者如此，即平日语妻子者亦如此，可共谅其无他肠耳。

十六日 石珮、小白来，谈西包头税务一节，总以宽民力、除扰累为主。催首府取李令清供永年，不必故从其刻，亦不能故为其宽，采公论而折其衷可耳。

吴雨生比部至，都下绝口不言军事，转以今日市肆繁会为有起色，岂其溺人必笑乎？

十七日 过石珮，遇月川，谈归绥各厅地广人杂，因税课不足，戚戚忧贫，何以责之？为治事之连类而及有必然者。复郝存书，商息本帖摊报拨先后及灵课补丁粮等事。别抄。旋闻缉获西包头匪徒数人，办理或有头绪。

十八日 与同官商沁水、宁乡、黎城各缺。潞城、沁水交案久不清结，岂能任其自然。然到手不放松，亦是一难，事在有恒而已矣。与幕中商劝捐请奖事宜。此事岂容与请奖之人谋之。致月川，言此事须内断于心，再与司道谋之，亦告以直谅而已。劝捐各地方官，无论多少，欲一概抹煞而专归于局员，是欲市恩而转府怨也。文卷本幕宾胥吏之事，执照请颁乃部中事，实收乃库官事，今胥归之局员，可乎？局员以按照银数核给奖叙为劳，不知至今办得几件耶？

十九日 致弼夫书，与言刘砖等一案。州县避罪急功，即难保不移宫换羽。事未易以明言，亦使喻吾意可耳。末言生平薄推诿而不为，所以自勉者如是。

以办捐请奖事商月川，言近切直。复书言局员皆实在出力，并无冒滥。凡事以和衷共济为主，去争所以和衷，克己乃能共济。不随则激，不激则随，即调停于随激之中，亦未必是。知明处当之，诣大不易几，穷理之功无尽，先去己私而已。求胜于物亦是私意。与四侄手书，以约失之者鲜，再三言之。

二十日 辽州丁粮，程令意欲以地少者减免，武守意欲以丁多者减免，各有所见。论地则有肥饶，论丁亦有贫富，二者又皆有所偏，何以持其平耶？次日函致廉访议之。

昨暮得子临书，陕省亦骑月得雨。寄来铁钱销册，每串以六百六十文报销，而实销止五百九十一文，留有余以资赔补。言渡黄失船一只。以示首府，言此地尚可节省，以物料就近而价廉也。然节省过多，恐生私铸，何以杜之？近者平定盛行铁钱，而不闻私铸，晋民之淳耶？抑铁冶繁难，不如铜钱易就耶？能于试铸之始立为厉禁，使民远罪为佳。

二十一日 月川送阅捐局请奖旧案。内奖三员，外奖十员。此次所拟自属从优，然且俟部议回时再办。风门口建关，济源花令既指为民地，自须由晋价买。乃花令初欲由豫买地，继复自请捐廉，以为不过拘执。月川送到怀庆高守来函，内有风门俱系官山，筑关本无须置地之语。而豫抚来咨，仍以准其捐廉买地借晋为言。属两司议之。廉访议仍由晋发价，将来叙入奏内，以免争端。方伯则既请将借用官地情形咨复，又请由晋发价。公文与私信不符，尚须再三拟议，以期日后相安。

二十二日 平定、沁州交案久已禀揭到司，此时不过勒限一算，当可了事。吏治之疲，乃吾辈之责，不得专以咎人也。与两司议风门口关基，济源县以为民山，怀庆府以为官山，必须查清，方无流弊。另抄。次日询同官，亦以为然。

二十三日 与月川商交代宜紧，不过持之以恒，非束湿也。磻口私盐案已有头绪，其余要案虽讯结，仍不能出详，何耶？

省垣颇有外至游民，先清保甲，乃稽出入，此先后之序也。

上年十一月末，省局请筹提银二万两，已批准矣。十二月初，奏撤军需局，故司详动款遂与批驳，亦因查出四年咨部动款，驳令具奏。及恒中丞入奏，大遭诘责，所奉朱批已卷而怀之。未咨部也。今七月末又请筹动三千

两，司详将前案二万两并批驳语带叙请咨。幕中勾去批驳语咨部，匆匆未与检点，至今此二万两部中无案，且动款至八阅月而始咨，擅动之咎专在我矣。本日局中又详，以二万两与部案不符者，因奉批飭，是以未曾达部，请与补咨。公事本无难处，而杂乱无章至此，细思不叙驳案是擅动也，若叙驳案是更正也。事至难处，当用沈心观理之法，姑先令幕中议之。

二十四日 省局提款一节，幕中言部驳则具奏，盖尚未知底里也。可逝不可陷，要当持定见耳。

复文中堂书，别抄。复司徒方伯书，别抄。而日已晏。

各省旱蝗，而晋称中稔，秋冬以后，流民就食者必多。以情言之，岂忍坐视沟瘠；以势度之，东南多事，良莠难分，煦煦之仁，转恐生事。当令同官豫筹而善处之。

二十五日 秋分。与同官商同通插委州县班次。用人原不限一途，于一途中择人则可，循资而不问能否则不可。碌碌无所自见，亦安知其不材。姑令试可耳。

是晚，得徐州史总兵咨调换防之兵。此事必须候旨而行，史总镇未尝具奏，安能调拨。惟军营缓急无常，自应改咨为奏，方为妥善。

二十六日 出署候客。与月川商解湖北军装，属作奏片。

藩署开送各属交代未清共二百一十余案，除总结已到外，尚有一百七十余案。如此积压，何由整顿。此事非一朝夕之故，亦非一手足之烈，熟思所以处之。

二十七日 晨兴，拜发：

月折。

翼城舒前令交款未清一折。奉批：依议。

恭报省北阅伍起程日期折。奉批：知道了。

附拨解楚北军装火药片。奉批：知道了。

附欠商举人师洪钟飭令回籍措交片。奉批：该部知道。

附拨解各饷片。京五万，甘、皖、楚各五万，又河东、甘五万。奉批：知道了。

归化关期例折。奉批：知道了。

附钟道回任片。奉批：知道了。

附六年第四批生铁出境片。奉批：知道了。

午初起程，同官俟于北关十里铺，谈仍移晷。徐州镇以咨文调兵，徐州道函致两司欲与径发。顾事有关大节目者不可委蛇，请旨而行，以恕道处之，于心安矣。顾犹待再商而后定，至人之夸毗，于我何损？直不必论矣。

过新店，有堡。黄土寨旁亦有小堡，云只住百家。申正至黄土寨。

酉正，发徐州调兵请旨遵行疏，马上飞递，计九月朔可进。初四、五至云中，此折恰回也。

二十八日 是日，阅忻州营，弁兵无多，一时许而毕。

天明发。过三和店，夏末被水处。店有上下两堡，下堡被水较重。询乡约，言民房坍五百所以间计，无力修盖者四十余户，叶令已给费。溺十人，尸均未失。两堡墙本缺，又无门，故水淹及廛市。乡民言，官堡有门，民堡有城瓮而不得置门，岂其然欤？沿途非土即沙，惟石岭关巨石坡陀，四垂陡险，宜古之设防也。余曾索志书，州牧言今日古迹皆不可考矣。桂昌。

申初抵忻州，南望即系舟山。地志谓五台之南垂，因有小五台之目。

二十九日 桂牧言，静乐交案已禀司。

早发忻州。城北为程侯山，《志》言程婴匿赵孤处，俗名金山，迤迤东北出忻口。忻口右倚诸山，左阻滹沱，略与霍州南口形势相似。出忻口一里即滹沱，浅可徒涉。

午后微雨，申刻住原平。

三十日 昨日午后微雨，夜分大风。早起雾，辨色遂行。由原平至崞四十里，原田平美，树木森立，乃闻其民好讼，何耶？小憩阳明堡，为车行换轴处。

申初至代州，阅官弁马步射五十员，兵丁枪箭数十名，定昏乃毕。问车辙长短，言者殊不明晰，当令量取尺寸。

是日，已刻至崞县。方食，接廷寄：曾国藩、文俊奏，湖北援师饷银缺乏；江西八郡沦陷，饷需久缺；湖北援师直抵瑞州获胜。著王庆云、吴○○于无论何款，每月各筹银三万两，暂解数月，派员解赴荆州，交江西委员接解前进。

九月

初一日 未明起。阅东路营大阵、速战阵，牌队颇见整齐，与潞、泽同。补阅鸟枪兵，辰正毕。

过崇观察谈，以崞县为言。

已午间，日有食之，候复圆行。申刻度雁门关，小憩禅院。关楼隳废已甚，无从登高一览。夜宿广武。此胜国防秋要隘，今中外一家，驻防者未弃数兵而已。

初二日 复司道公函。日出行。昨夜骤寒，索裘而着，今日又微燠矣。关外气候不齐，闻今岁霜较迟，柳色未改，与所谓白杨早落，塞草前衰者迥异。晚宿岱岳。检《山阴邑志》，明末所辑，荒略无足观。将至岱岳数里，渡桑干，有草桥。

昨日度雁门两绝句：

关北秋林未著霜，关南秋草饱牛羊。边民二百年畊种，肯信前朝是战场。

江汉征车何日休，羽书征调使人愁。愁心却向边城展，代朔无尘更有秋。

初三日 日出行百里，宿怀仁县。中过黄花岭，古名黄瓜堆，坦甚。《大同府志》体例颇谨，而考古难资。即谓汉郡县非今所属，然亦何妨附见耶。《朔平志》于此胜矣。

至县，阅弁兵百余，尚未告疲。与忠护镇瑞谈营员事。今日之论，大抵谓出而治兵与入而振旅。才无兼长，与文官所学非所用，弊正相等。然果能读书，可以通之吏事；果能治兵，可以用之戎行。患在虚车无实事耳。

初四日 申刻至云中较场，大风，回驻考院。阅官弁步箭未毕，日已昏矣。中途晤丰厅恒丞，诘以包头镇事。其人欲以才自见，殆迎合之过耶。余本意收场为先，收税为后，彼误认为不欲收税，岂知如此即不能收场矣。

初五日 接见守令同官。浑源李署牧，其子生事被控而不知恶，反哓哓以整理地方为言。自谓受人把持，何其激且暗耶？浑源牧再更人矣。官屡易则民益玩，非不知之，然须兹事处得妥贴，足以服人乃善。

往小教场阅官兵步射。过忠秀峰谈。下午阅步射。

初六日 早仍阅步射毕，赴大教场看合操大阵、速战阵、马射、鸟枪及抬枪。

申正过李小湘太守，谈云中运米一节。理之所必无，安知非事之所或有。未雨绸缪，备而不用可乎？是日，公事太繁，似乎不适，未疲亦将疲矣。

初七日 卯正自大同行，过石佛寺。三十里。山石镌大小石像无数，有数丈而庄严者，山麓寺盖黄瓦。按志，圣祖亲征噶尔丹，回銮驻此。惜匆匆未能遍览，倘与石丈结后来缘耶。

晚，微雨，宿左云县，百二十里。是日，过溪涧十数，沙水相杂，瘠贫甚矣。

初八日 晨开霁。将发左云，得月前驿递回折，有旨派大同兵往徐州换防。

九十里僦行，未正至朔平。料理公牍，急咨北镇。即在较场阅武，未昏而毕。

沿途墩台损坏，间有汛兵而无住处者。此邮驿通滞所关，非粉饰斥堠之比，与右玉王令议之。

初九日 由朔平北行二十里至杀虎堡，口门则望见焉。阅协营，队伍颇整齐。晤将领亦愿朴者多，此却好气象。右玉、平鲁交代，历任未清。语以截清算法，回省当与月川商之。

口外六厅来会者五，蒙民、回、汉、番僧杂厕其间，地广人庞，为同官再三告戒。署宁远倅庆文，少年而有才干，斯觉可喜，与张日卿伯仲，济以沉默，乃更佳也。

初十日 回驻左云。乡民报盗马者，今未之验讯，遂来赴诉。

前月廿七折回，各件均蒙俞允。接颖叔书，闻月前所上军营兼运钱米一疏，枢部会议，均照所请，得旨：依议，速行。时事之棘至此，当请自隗始矣。钱泉原当就矿安炉，以省运费。然利弊未深悉，只有急脉缓受耳。

接吏部文，督抚承审亏空等案，漫无期限，请勒限照臬司自理案件加等，半年以上降留，一年以上降调。原议以提齐人证起限，似此则逐案皆当

细查。余近以交代各案与藩署屡商，早知部中必有此议，特不料其自考功发之耳。

十一日 盗马处为水泉儿堡汛地，亲至验视。是日六十里，住吴家窑。复两司各一函。

夜半雨有声，将晓得风稍霁。

十二日 午后微雪，却不甚寒。

从吴家窑至刘晏庄，循河滩屡有浅涉。刘晏亦里人，非唐刘晏也。刘晏庄南豆腐为晋省第一。宿岱岳。复五园、石驹、眠琴三书。

十三日 将明行，由马邑西四十里至朔州。邑凋敝不堪，州则俨然一都会，南接三关，北通右卫，宜其辐凑闾溢也。阅官兵，入城已晏。

营汛联络，所以为地方爪牙。牧令惜小费，致汛兵无可栖止，是自撤备矣。然将卒惰玩已成习惯，本不乐就范围，非大声疾呼以戒恬嬉不可。

十四日 日出行，仍由马邑至广武。前两日颇寒，至朔州，望诸山巅顶皆雪，日出则高洁照耀，别成异观。志以雁门为东陲，句注太和岭为西陲，逾西陲则宁武矣。

广武城在山麓，山上缭以周垣，树以碉堡，形胜俱在。然太平日久，弥山皆梯田矣。

十五日 子刻奉廷寄：德兴阿奏，扬州粮台久无存款，旱蝗为患，仓储空虚，九月丝票全无。士卒用命之秋，急筹接济，著山西省每月接济三万两，解往扬州粮台等因。

出省后，两奉寄字，每月添协饷六万两，司库独力难支。河东前报收息本九万余两，本拟为部库之需，今不能不先解军营矣。与月川、郝存书，两及之。河东距荆州不甚远，似尤易达。

是日卯刻入关。关外风劲而寒，入关十数里则风气渐暖，仍换轻裘。晚宿崞县，百廿里。

十六日 黎明行，小憩原平。过忻口，夜宿忻州试院。是日百二十里，恰行六时。十三日此地大雨，道尚淖也。

十七日 再致郝存书，商饷员、卤泊滩两事。

忻州八十里至黄土寨。原田滋润，树麦为宜。

十八日 行六十里，午正进省，酬酢纷繁。与同官谈朔平一带瘠苦情形。不为劝恤，则逐年转徙，更数十载，此地将不可问矣。

十九日 先大夫忌辰。同官毕集，以常服不挂珠延接。商朔平与绛州互改，裁朔平府，升右玉为直隶州，兼管右卫兵粮。则朔同知可省，民困庶以少苏。交仓之费每石二钱，土瘠民贫，何以堪此。上年酌减三成，不过攘鸡请损而已。至绛州并属六处，五者滨河，俗敝民刁，政繁赋重，应改为府，以尊体制。勿设首县，使办公有资。其能改为题缺与否，无从把握。而繁难之区，急资熟手，或者天高听卑。

祁县刑毙二命。灵石、祁县劫案。首府言，部议外省参亏，勒限结案。此事尚属易办，前之因循，直因漫无限制，所谓坠坏于冥冥之中也。

二十日 候客半日。与月川商河干官民各渡船编号，一有缓急，暂可断流，但必须与陕豫共济耳。尚须详议妥行。

凤台、垣曲均报飞蝗入境，扑捕已净。此时以防蝻为要，所有瘞埋收买诸法须早讲求。晋境无蝗之语，不足恃也。素无鱼虾之利，固不虑其化生，若天外飞来，焉保不留余孽。石泉言，蝻卵入地，一穴实有九十九子，中有一虫能食其类者，若先出穴，则杀之至尽，可不成灾；若最后出穴则无救矣。

二十一日 申甫京兆星奔武陟，将侨寓泽州，作书招其来省。

臬署送审三案，内周顺一案，部驳极允，乃欲照原审定讞，断乎未可。又宋泳香一案，越境贩私，拒捕杀人，乃以凡斗定拟，亦恐轻纵；惟死者是否应捕之人，尚须详审。非应捕人追捕，称欲送官以致被杀者，有无专条，应查。均签商。

二十二日 检阅兵各册籍，箭枪无准，尽与褫革，亦不得已也。

藩署开单交代未清者一百七十余案，携往省北，询之州县，则积压原非其本心，揭参又恐不获上。函致月川，以最多各处，赵城九案，和顺八案，陵川七案，阳城八案，兴县七案。嘱令将办法复函。整顿非一朝夕之事，持之以恒，乃渐理耳。旋据复，以再委干员前往督算。岂知此事已数见不鲜，吾辈避怨而使人任怨耶。

部议参亏结案逾限，严定处分，由藩署查仅七案，而本署查有二十八案之多。函致首府，托局员核对。

二十三日 晨起拜发：

恭报北阅回省日期。奉批：知道了。

请借太原驻防半年饷银修理营房折。奉批：依议。

附两奉廷寄，筹解江西、扬州军饷各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附筹解京饷五万片。奉批：户部知道。

奏参霍州王牧、宁武保令亏空折。批：保楨著即革职，勒限催交，余照所议办理。

参亏未结各案，首府特派员设局并查开十八案，云更向藩署细查，而藩署所查仅六七案，草草从事，斯可忧也。此时吏部议及参亏，异日农曹必搜求交代，此势所必至。力小任重，其何以堪？交代不清，致有亏空，此弊之相因者也。不清其源而遏其流，往往无及。然以目前而论，又须从参亏下手，惩前毖后，庶未参之款有所惩而弥补，于正供亦不无裨益。顾安得悉徒而共楫之。

周顺、宋永香两案，虽罪名至死，已无可加，而情节之遁藏一望而知，岂可定讞？盐之定地，尤灼然共见。刑狱失当，每由意见而生，安可不消融渣滓？

亥刻奉廷寄，以湖北请催按月济饷。按月五万，力有未逮；每月三万，如期毋延。又云襄阳匪徒滋事，道路戒严，山西、陕西饷员，著取道南阳至枣阳县之张家集前进。陕西委员或由商州至荆子〔紫〕关入楚，至光化县，尚无梗阻云云。又飞咨官文等迎提等因。款项本难，而道途又梗，真不知所措矣。

得郝存书，商解军饷。

二十四日 襄阳道梗，军饷绕道枣阳，仍恐疏虞，不如以南阳为交会之所，饷鞘至此交府，给与批回。今楚北派员前来迎提接解，庶道路通塞易于确探，而彼此亦不致相左，因函致两司定计。郝存商与藩库合解各饷，未识道路之不同。自捻匪回巢，江皖饷道须出平定，由畿南、山东而入江境。若荆襄之饷，则道库较藩库近有千里。且此时即有新收息本，就近动解，亦属相宜。即下月初旬由荆州解往江西之饷，亦不得不取资于此。因函复令照办。郝存欲减将来月解甘饷以济军储，殆亦不得已之举耶。书中说之颇详，以驰递不及。另抄。晨兴至午，真可谓手腕欲脱矣。

藩署仍以劝捐及局中委员请叙为言。顾前此以赏给举人翎枝上请者，无不立下明诏，此次独交部议，安敢臆度天心。若反己自思，得毋折末数言为局员铺张已甚，故未即邀俞旨。其破格优容之处，当清夜省愆，而又可渎请耶。

二十五日 祁县有拷讯致毙二命之案。其人本属颡顽，姑容至此，然向实未知其酷也。

交代各案，有易了而不了者，亦有实在难了者。以参亏之案尚未清厘，故以暂缓，亦其序耳。筱珊言，永济、绛州、平定皆有大亏，阳城、陵川交案难了。

二十六日 拟行司清厘交代札稿，声明旧例从新整顿。原非故从其刻，否则旧案完结一二，而新案增添八九，如水益深，势更无从下手。次早，函致月川与臬司、首府议之。以前曾署护藩篆也。

饭后，料检两镇将弁各缺。太原参将本调缺，若援首府例，准予题缺中择人，则办理较易，恐须改奏。

二十七日 检将弁各缺，以太原参将为最要，先行调署，并以次递署之人，余且拟单，以俟再酌。

二十八日 与同官谈交代各案，大有韩退之所谓中朝大官之意。廉访更事多，或有办法；府县以下则趋避为工，难与庄论。古人云，朝廷纪纲，做不得人情。势不能不庄论，故辄至忿激。大抵此事须持之以恒，济之以忍。本日已发札，明日行。间数日一催，乃不疏不数耳。如欲上闻，亦须众议已具，乃有所据，而非空谈。

参亏各案，首府言查已将毕，然料须促迫也。

二十九日 古人云清、慎、勤、缓，上三字所以律己，下一字所以处人。若出以忿激，便恐有不暇致详之处，则过犹不及。但使持之以恒，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果欲济事，安敢不动心忍性，以勉其所不能。

是夜，阅塾课一篇。

三十日 未明揽衣起，草大同镇兵赴徐换防出境日期片稿，致谭竹崖中丞附信稿。江西十月军饷拟在河东动解，第二批已行文矣。但本月司库所解第一批尚在半途，虽议在南阳交接，尚无的耗，似应探实，再行续解起程。

属月川函致郝存，亦就近委员先探。又云中州主客各兵，全力注于宋、亳，今宛、邓戒严，不识英中丞作何布置。邓州与陕之商雒，仅隔内乡、浙川，亦甚密迩，谭中丞甫经到任，未知调度如何。事事可虞，安得不维忧用老矣。

发八月月折：

查阅大同镇营伍情形折。奉批：知道了。

晋省武职无堪保之员折。奉批：知道了。

奏调徐州换防兵丁出省日期片。奉批：知道了。

河东息本动解楚北军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藩库动解庐州饷三万。并声明划拨京饷廿万，全数解讫，九月廿七起程。

河东动盐课解甘饷五万片。奉批：知道了。

祁县王令责毙二命撤任查讯折。奉批：另有旨。

均于十月十二奉到朱批。

十月

朔日 诣文庙行香。是日谢客。阅探报，擒匪伤夷甚众，特渠魁尚无一获。

得翁邃翁书，言宦途冗杂，群趋于晋，急宜澄汰。然未试以事，即侦察亦恐有好恶之偏。省垣地大物博，何所不有？犯则惩之而已，否则碌碌中何从而汰之。

初二日 得郝存书，商藩道两库协解军饷。

晨出谢客。晦朔之交，一雨透润，于麦田甚膏沃已。

与月川书，归绥各厅公事多可虑，钱粮特其一耳。

初三日 榆次一家四命案，凶手自戕，无供可问，得不遴员复审。

与月川仍谈交代、亏空两事。有事勿忘，古人诏我矣。首府县以交代清算为难，询之则云兵差动款，以八折抵后任之杂项捐摊，而藩署仍不准将接人所抵者抵解摊捐，因以不甘接受。细询所以，则以藩库所收摊捐，有待支孔亟者，是以必须现任现解。余意此“抵”字只办得一半，收人抵交而不准抵解，实非情理之平。如为库支虑，则摊款甚多，分别缓急办理，未为不可。缘急款原藩库之待支，而缓款亦州县之应解。以所接之抵款，抵解藩库之缓款，于库支既无窒碍，而各属亦无损失。否

则后任既受抵虚悬，而长解之款未知领回何日，宜其于众心弗协也。勉强行之，仍不过移宫换羽，于款项不能多出也。

附致文秋山、沈幼丹两函。洪楫带有客堂。

致邓介槎同年书。伴函之物难带，换作爱新十五，非以云报，聊偿夙心耳。

初四日 平定铁商，上年四批全揽，今岁潞安分办一批，原使互相牵制，不得居奇，于侷利之情不便也。秋间乃谬为减价之言，又为报效之请，总欲以贪泉饮吾辈，使彼得任其请求。迨告以报捐必与请奖，而其技遂穷。盖不能把持短长，无所施其侷利之术，否则请奖不请奖于彼何与，而遽寝前议。此其情状亦可知已。后乃布为潞安铁色低潮。委员冒昧之语，无非倾轧以求专其利。其第三批又徐徐交纳，使潞铁迟交，不及更办来年之物。否则一二批何速，而第三批抑何迟耶？至铁色，则潞铁高于平定，人人知之，自有公论，委员不和，易之可耳。现在惟有委员催交三批，明岁须添委正印一员，坐京收纳耳。随函致月川，与首府商办。另录。

昨由两司送到清厘交代章程清折，殊有条理，盖出廉访手也。廉访拟请覲，当及其未行，先为定义。藩署无良幕，不能了此。若一参以私见，则乱丝难理矣。各州县揭参亏案，到司者不少，而辗转延阁，未见举发，何耶？率属无他，自反自治而已。先询以有无此件，看其如何答复。此中肠几回矣。

初五日 商委端令良赴京督交生铁，事体繁重，非微末数员能了。来岁须得一正印坐办，否则倾轧无已时。

晚，折回。接孔翁书，言晋省年末解部须四十五万，而藩库动垫将空，新赋作何设法催解，能不令人着急。余一密函，当徐思审处。继而思之，言者虽一番好意，不可不实事求是。此心可以对寮友，即可以对朝廷。腊月补记。

初六日 清厘交代局委员至，与之细谈，仍须惩忿。济事在一“忍”字，使人知吾意之不能中止，于乱丝中寻出头绪，徐徐整理，勿助勿忘，而吾事济矣。

初七日 赴大教场，阅合操大阵。精兵操演年余，未敢信为可用。

今日演鸳鸯阵，机局灵动，铜炮阵亦声势雄壮。虽试之临敌，未知为何，而较之老阵则适用多矣。未初回署。

吴仲昫中丞咨抄片稿，湖北张家集已有骚动，前月廿三所奉寄谕，幸未拘泥，而昫翁之亲邻亦可感云。接彭咏莪协揆书，书言金陵逆匪内乱，杨秀清已为韦逆所杀。天之假手凶人，往往如此。金陵闭城一月，若能合江南北兵力以威之，剿抚兼施以贰之，机大可乘。但恐事权不一，群帅不能协谋耳。

得颖叔书，范亭举家殉难，为之悲恻，然果尔则亦烈矣。

初八日 蒲守与万泉令勃奚，形之笔牍，其中自别有为而然。闻皆将至省，只有任之，或欲使守却回者，不知何以待令耶？远年库款可以辗转那垫为言，近年筹饷之款自不应尔。至款项纠缠，则皆自厓而返，宜乱丝之莫理也。同官言，苟可从，决不独持成见，而亦有必须认真者。即不必征色发声，未尝不可伸吾说，在理之是非而已，是宜详审。交代纲领，责成两司，前后已有两详首府道奉行，其余自无阻滞。应将两详汇抄入册，以为办理之纲。沁州以亏款揭司，乃以移道未复为解。

邻省之蝗有过境者，秋获后原不致成灾，而遗种之可忧尤甚。司和葺拟告示，其言太文，留以通飭牧令，并拟前添“省躬”一条，后添“考成”一条，言不危不动听也。其吁众矢言，则无取其文，且此时以锄种为当务之急，言宜择要耳。次早晤商。

初九日 阅满汉营官马步射，午初毕。

安徽福中丞来书，军中需银而不急钱米，何耶？河南以赈米二万石，由周口泛舟饷皖，可为至计。如淝水有二万兵，足饱四月。若晋省以万金赴周口，由委员易钱搭运，宜足支两月盐菜之需，虽皖帅不愿，而于士卒则无负矣。同官终以皖帅不愿为疑。

初十日 与月川商中外各饷，库储只有九万余，何以分给？

拟设局清厘各属交代奏稿，大端有四：一责成各该管道、府、州督算；一立局勒限稽核难易情形，分别省外办结；一截清各任；一新案严定章程。三事均可由外办，惟定例不准越任造报，须奏请部议，准与酌量变通。各清各任，方可以免积压。

十一日 阅满营马甲百名，日已将昃。

外省交代，托言造册驳。更以致州县不知例限，殊不成事。而道光十年王藕塘奏奉谕旨，早已通行严禁，乃知今日之以驳查扣展皆冒昧也。

和葺以除捕蝗蝻稿送阅，斐然可观。

交代挨次造报，乃以理揣之，本非定例，其实事势亦不得不如此。月川来书，言后任须以实在作旧管，是也。各清各任，部中未必指驳，而造册却不离四柱，虽曰截清，仍不能不依次，否则无根矣。该管府州皆算事自可行。

十二日 阅满兵，与昨日同。

首府谈参亏各案有已结者，幸甚。但能清厘，何惜唇舌。今秋办刘砖一案，如吐出胸中痞块。晋省亏空交代各案，直如瘫痪证候，几于无药可医。今拟自责腹心而后使臂使指，药品取其足达四支而止，味之峻猛者商而后下。吾不居赫赫名，而人亦各释重负，或可行乎？

傍晚，复审万泉董安清一案，犯证供情无可推敲，惟缘坐一层，尚须视已成事耳。

十三日 与同官商清厘交代奏稿。各署刑幕皆有亲属三四命不缘坐之议，【有云】有卑幼即不缘坐，而欲索明文，了不可得，终难释然。最后得山东济阳一案，与此相似，拟据以请旨。刑者天下之平，承审者岂可用心于其间。此案惨忍，视济阳之案犹为过之，而一味求宽，可乎？窃意缘坐之设，原为不同谋加功者而言，妻孥无牵，诘不可悯，而古今相承不废者，欲使共闻共见之人动色相戒，庶保全更多。然此语难为读律者道，只自喻而已。

十四日 次日，胡小白自归化城回，西包头之案已有头绪，固知商贾非好乱人也。

是日，阅左营射，兼及右营骑射。

定万泉一案折稿。此案各署幕友均以三四命概系凡人，乃拟缘坐，内有亲属卑幼则不然。余念卑幼不与凡人同论，乃使民知有尊，若四命内有期亲尊长而反不得与途人等，必无是理。断之以情，稽之以案，众情未协，则以事权归之法司，而吾固无与焉耳。部复，终如所议，应缘坐。

十五日 诣武庙拈香。

与首府细论万泉案情。例由情出，知例而不知情，则固执鲜通；知

情而不知例，亦游移鲜据。平心以准情，而尽心以求例，疑有鬼神来告者，亦不自知也。

致文相国书，附丙函。观其病处，“亏在心力而不在精神，软在作用而不在气体”二语自谓平情。复彭协揆书，兼及筹饷之难。致颖叔书，与论南阳系北省动静所关。

十六日 每思中州平旷之地，而三面皆有匪踪，震于其邻，不能无惧。思患豫防，非群策群力不可。沈廉访经事多而能谋，又曾陈臬中州，闻其将请覲也。有动于中，急揽衣起，草奏片，留俟明年秋谳后再请。此稿不易著笔，但以心所欲言告君，而不以私情顾虑。天高听卑，庶无罪悔乎？

拜发：

设局清厘交代并乞恩宽免从前处分折。批：该部议奏。

万泉民董安清杀胞兄一家四命，应否缘坐，请交部议折。批：刑部议奏。

万守补宁武府折。济毁誉无常，而才则可用。批：吏部议奏。

宁武曾令文炯调署祁县片。批：知道了。

续解京饷五万片。批：户部知道。

徐沟贾令联芳升补霍州折。批：吏部议奏。

吴倅祖照获犯送部引见折。批：吴祖照著送部引见。

又沈臬司请覲届期请展至来年秋审后附片。批：著照所请。

午后，阅右营步射、太原营马步射，日将入矣。

十七日 沈廉访过谈，以库款支绌不可不上闻，是也。又以义学为言，并及《小儿语》、《好人歌》。根本重计，非与戎服讲老子比。灵石窃案，恐有讳匿，赵城稟。致廉访密查。

前拟劝修堡寨告谕，由司刊发，经厅不文，草率从事，召工另刻，价亦尚廉。其收捕蝗蝻告谕，亦当尔也。

晚，接湖北马方伯八百里来咨，请借饷五万。本已按月勉解，无能再筹。且樊城道阻，须从汉逆流而上，鞭长莫及，惟唤奈何耳。又接湖北官制军咨，饷道改从信阳入楚。此路原属平静可行，但有饷以饱不战之兵，令人不能无怏怏耳。又接廷寄，令筹解伊犁饷七万，此比之各路

军营犹为少缓。商由司详复，并陈库款情形。

十八日 与同官商，楚北饷道当以已解三万从宛改申。其江西三万，当檄委员由随枣直趋江陵，无庸向汉阳绕道。胡中丞咨，曾言可直达荆州，此次当飞咨拨护。

商汾阳周令撤省，以吴令承曾往署。崞令黎銓与山阴令何子钰对调。

十九日 赴小教场，阅抬炮、抬枪。治兵者总以一兵得一兵之用，年衰技庸，固应裁汰，若年尚未衰，技则合式，而其软弱已不可恃，又无尽行淘汰之理，惟改习他技庶有济耳。箭兵尤甚，藤牌刀矛亦然。查城内外堆拨。

二十日 宁远厅盛福清查案内亏短万余金，回任勒交，五年无完，奏参抄产矣。今又查出亏空二万余，司详请再查抄，因无可措词，而咎本旗查办不实，殊属无谓。且既已清查，何以又有亏空？若不分晰年月款项，部驳何词以对。藩署为财赋总汇，而钱谷无专席，遇事敷衍，力小任重，愈忧陨越矣。

灵石有临时行强之案，赵城获盗，供为撞门入室，岳阳并获脏窝。盗贼公行，皆讳匿者诲之，殊可恨也。

二十一日 承祭八蜡庙。刘将军庙尚不在其内，应再查。

阅满绿各营云梯、鸟枪。

二十二日 得河南瑛方伯书，中州兵单饷绌，已请由晋拨饷十万。此时安得如许巨款？而辅车相依，岂能坐视？与同官函商，各路饷需催解紧急，晋省接济必有不及，不得不将库款支绌情形上尘天听。中夜不寐，添入数语云：晋省本完善之区，是以各路饷需每指山西按月拨解。迭荷圣慈体恤，或恐不能如数，或令暂解数月，使臣得展布手足。每读谕旨，未尝不感激涕零。但使款项稍可腾挪，断不敢以支绌情形上廛宵旰云云。

二十三日 各属解款迟延，藩署以为已委佐杂分催矣，岂知其断难得力。公事如此，欲无陨越，何可得耶？清查案内亏短银谷之员，皆令在任勒追，本属大错，在当日含糊了事，不过使之那新掩旧。岂知无忌惮者不但不补旧空，而且益肆新亏。如宁远之清查后续亏，本省若不声明，部中亦必发其复。将来奏稿必须细酌。

二十四日 江西饷需恃晋接济，本属鞭长莫及，拟附片于其近省处改拨。

料检秋操犒赏，所以示劝。至弓力之疲软、藤牌刀矛之无用，将何以使一兵得一兵之力，尚须集群策以求实效。

二十五日 阅邸抄，知范亭及其妾并家丁等殉难，为之恻然。

得文秋山及曾涤生书，江西军情不乏兵而乏饷。江浙不能接济，广饷又被南赣截留，不得已待援于山陕，急切可知。涤生所言数月来戮力情形，至有自咎之语。枵触忧思，不觉泪下，昨日所拟折片竟不忍发矣。

与同官商委员前往各府州坐催征解。昨有另札。时事艰虞，动辄忿激，每自裁抑，以求其济。谈至深处，惟眠琴有泪，他则詎肯感激徒媵婀耳。

二十六日 拜发：

月折。

沥陈库款支绌情形并伊犁协饷未能即解折。奉批：知道了。户部知道。

复议力行保甲折。奉批：览奏已悉。惟在行之以久，时加察查，勿致扰累，不可以一经复奏为了事也。

崞县黎令铨与山阴何令子钰对调折。吏部议奏。

附程牧署徐沟、沈令署太原同知片。知道了。

附大同吴令署汾阳片。知道了。

日来以襄、邓消息忧迫于中。早起，得河东旬报。本月中旬，陕豫共出盐四百余名。又夹单有闻樊城已渐就安帖之语。商贩耳目较真，尚是好消息。以臆度之，恐是抽厘太苛，贩不堪命，激而为此。至邓州之失守，恐州牧闻变而逃。探报所谓四五千入攻城，或谰语耳。

二十七日 复郝存书，属以察吏。重改除蝗告谕，此等笔墨难在“净”字。接各路催饷之书日必三四，不悉记。

委员赴各属催解钱粮，婉语危词，不厌详尽。越旬日而报解者渐至。

灯下删改劝修堡寨奏稿。时事孔棘，宜若迂谈。然三年之艾，慎疾者宜必蓄之矣。

二十八日 商稽查渡口，联络邻封，裁撤小渡。其最要者在禁需索，一需索则不分良莠，惟利是视，又何盘詰之足云。州县交代不清，中有

以军需抵交后任，后任既接，藩库复不准抵解，此款横梗于中，遂不能了。余意窒碍处即须打通，然即应销之款，其中有无影射正不可知。惟有照限严催，遇乱丝不能理处再为设法耳。次日与首府谈。

二十九日 武芝田观察至，与谈青门旧侣亦多好在。商南防堵，四百兵去矣。常道瀚督办与令不相得。

三十日 廉访过谈，宛、邓尚无消息，而沿河不可不备。复南镇书。

与廉访商堡寨，事非创举，但无速效，果能持之以恒，不为无补。余意须从忻州下手。

是月看省标兵，颇费日力，而得铜炮阵之朴实凌厉，颇称快意。由此而增益之，或前加三百斤大炮，或添铜炮，尚可随时讲求，亦以有事勿忘为主耳。

十一月

朔日 诣文昌庙拈香。拜发长至贺表。

与同官商，湖北饷拨解河东二万，由省委员，以省转折；江西饷则俟前批消息，再解后批，大略亦不过二万。但使饷路未断，兵勇自可向前，无法饱腾，但沾溉而已。

本日铁钱开局。晋省铜币充溢，原欲以此济鞶鞶之需而免旗民之困，顾京局注意在铁大钱，得请与否，殊未可知，尽其所得为而已。

初二日 省南半壁皆河东道属，所论豫省形势未尽，复书遂纵言之。晋南以蒲州为要害，如人身虚怯处。蒲以东处处有险，人事果尽，地利足凭。故晋与陕为休戚，甚于与豫为休戚也。书繁别抄。

铁钱局昨送事宜节略，立论俱不得要，恐任事之人胸中无主也。余非不能代为，此顾任事之人必使将此事全局参透，中边得有把握而后从事焉。此任人之道宜尔，故粘签旁注处不多著议论，而但为举隅：曰本息，曰额钱，曰捐数，曰筹款，曰运脚。若行使特其一端耳。

初三日 与同官商京外各饷，京饷为先，扬州次之，河东亦先解，楚饷续解。江西、皖饷本应咨请部示，然目前无款，亦空言耳。初九日部咨，截至十月底，晋省欠解三十三万二千两。上年共解过京饷一百六十五万两，内有十万入本年。今岁奉拨百八十万，内划拨安徽廿万，湖北十万，平定州铸本四万八千，实应解银百四十五万二千，已解百二万，只应解

四十二万。

河东来禀，因接河陕道来文，邓州失守，恐内乡与陕州连界，早为设备。又其与河东书言，恐贼由鲁山窜洛郡，入函谷，窥潼关。议令河东捐募守陕州，以护沿河地面。探报豫抚前赴亳州，似陈、宋情形稍缓。余思中州有警，晋以全力守函关，未为不可。顾贼尚在邓，若由荆子〔紫〕入秦，其道便易。况今日秦之守备未闻，即晋之西偏可虑。倘专守函关，不几顾前而忘其后乎。复寄一纸，意犹未尽。胜帅言，陕以二千兵守商雒。此初七八方到。

前与营将谈，一兵得一兵之用，今弓箭兵半无用。其自中年以后，气力不加，仅能合式，去之则可怜，留之则无用。藤牌刀矛兵全无用，器不蔽身。必须兼习火器，或抬枪或鸟枪，有一艺之长，方入伍籍。由本标而及于镇协诸营，需以岁月，营伍方能起色。中军言，愿挽六力弓者已得百二三十人。

初四日 将赴箭道挑缺，阅马而大风。

河东道五百里来书，言裕州失守。阅其所据探报，名裕州，而实则邓州。顾疆事紧要，不能不询之同官，始知裕牧在邓，失守探报鹤突耳。作复书，另有密函。透切言之。来书以划河自守为非计，欲请调千数百兵分防朱阳、函谷两关，而内地则办团练。不知地势，不度兵力，见一而不知其二，并与论守口兵不欲分云云。末言以今日之兵，今日之饷，能守本境即为大幸，外此非仆所知也。另抄。以函稿商两司无异。此函独非郝存手笔，何耶？

前闻豫抚进剿亳州，以为陈、宋事机稍缓。月川示以京缄，【京缄各有爱憎，徒乱人意耳。】则为皖抚所掣曳，有不得回顾本境之势。中州疆事愈觉可忧，况邓州之事，奏入而未奉指挥。此处举步即入荆子〔紫〕关。商雒有警，则秦川震动，晋与一河之隔，实同休戚。且北省戒严，则饷道断绝，宛、邓虽属一隅，而关系全局。不识中朝何以谋之。是夜，读英中丞与月川书，已奏请陝省派兵协剿宛、邓。胜帅所谈，即此事欤。

与首府谈缉捕经费不可少，当再为同官谋之。次日因北镇来咨，行司办理。

初五日 子刻奉廷寄，令直隶、山东、【山】西共拨马千匹，解豫备乘。各营凑集，有需时日，因议统于北镇四营调发，倘差操不足，再调

外营以补之。

廉访示以汴中来信，王太守宪则云贼已窜回樊城，周观察煦征则云陈郡事机已静，皆好消息。惟忆前后探报，有云匪徒被襄樊官军击败，故窜而北；又云邱镇军为匪徒所惮；又云即日回镇。因思邓州之扰已经月余，襄、宛征调渐集，万一两头夹击，势将旁窜，则荆紫关可危。午后，作书与郝存，戒其不可着急，并贻书谭中丞，援怀庆之事为戒。别抄。两函均初六早寄。

初六日 衙官有能舞单刀者，与常操之式迥异。吉州千总张国仁闻亦善此。

检点应奏之折已十件，当分次第作两番发耳。

晋库颇多闲款，而缉捕经费缺如。昨偶一商，未能定议，然事之当行者无所姑待。因灵石、左云各案，属廉访议行。

郝存来书，仍有助豫防剿之请。何尝不是。但欲以六百兵分两处，岂真丸泥封函谷耶。前路有兵，则利钝关乎大局。守不足固，倘有失挫，则全境震动，不如划地守险之为善策也。书言，探闻陕省道员守商州、副将守武关。傍晚作复书，别录。送两司阅过，俟明晨发。别抄。封疆重事，非一人意见所得私也。并属别作会函与之。郝存欲亲诣各乡劝修堡垒，可谓异地同心。兹事或不为迂阔，因以告谕一本先寄与之。

初七日 河东旬报，十月下旬会兴、灵宝仅出盐六七十名，前途阻滞可知。本省却出百七十八名。

昨暮见汴省报，宛、邓之匪，楚豫定谋夹击，则旁窜更属可虞。因抄致子临、岵瞻，询以中州所请助剿陕兵，当由何路鼓行而前。至守武关，不能断山阳通省之道，当局宜自知之，未敢以危言借箸也。十七接探报，闻陕省颜协戎带兵五百名，出豫会剿。

阮令棻至，言凝条梁及葭州之万户峪多鄂盐巨贾，芮城至平陆须绕渡南岸折回，其险可知。连日与河东论形势，以商雒为虞。然本境沿河，正须细加考核。

初八日 省垣应制备火药，藩署欲提储军需，未妥，却之。与各营将商买补马匹，即朋扣无银，亦当借款。

解州转据平陆探报，内乡、卢氏均有乡团。

以汾州参将保衡与蒲协副将乌林泰互调署理，兼贻书保参将，属督率属营加操。

初九日 拜发折件：廿一日酉刻回。

劝修堡寨折。奉批：著照所议办理。

河东乙卯陕盐运销事毕，节省归公委员请奖折。奉批：另有旨。

河东己未交生息本并请展限折。奉批：依议。

附息本内动解湖北军饷二万片。奉批：知道了。

托克托城被水请蠲缓折。奉批：另有旨。折内归、萨二厅被水，俟详核办。

宁武福参将瑞调补太原营参将折。奉批：兵部议奏。

复核清查四限折。奉批：户部议奏。

德道西包头收税滋事一案，胡守所查者拆毁税厅，谏局承审者侵那税项。今胡守查办已毕，而谏局于已提到之人、已追出之银一概不提，何以奏结？此等事每令人忿懣。

初十日 库款支绌，收放何必泥定期。商京饷十万，明日行；商劝捐请奖，虚衔可以鼓励，原不敢惜。至过优异与无成案者，得不裁抑。与首府论德道一案，不觉大声疾呼。一事到手，本未作了结之想，悠悠岁月，问则对，过则忘，俗吏故智故态大率如此。吾惜眠琴之染也。

十一日 阅三营抬枪、抬炮打准。操演欲熟，必须示以先劳，随以赏罚，殆亦身教则从之理。

十二日 赴东关外阅演放大小铜铁炮。大铜炮重而有准，小者身轻，药发动摇，尚须设法演试。精营之便，亦可演放。

十三日 午刻勾决部文至。

每揖期往返谘度，渐觉层出不穷。盖一事自有中边，非次第推详不见。若高语知明处当，鲜不仆矣。

归化城税务一案将拟结矣，其中款项、案情两得，沙明水净。

得郝存初十书，陈沿河要隘注意潼关是已。所言盐路已通，实好消息。

晚，得归德报，官军追匪及涓河以南迭胜。若皖兵得力，可期散胁歼渠。

十四日 阅看营缺。精兵虽定马缺，而弓箭非其素习，因就枪炮中

兼挑。弩不及远，与短兵同，不如火器之坚利矣。

十五日 诣城隍、龙神两庙拈香。今年暘雨应期，入城粮车毂击于道，感神赐祝来兹矣。襄、邓顽民滋事，已经两月。楚军尚强，而收复樊城之后，未闻跟踪追剿，南阳兵力不足，闻其谋曰驱匪出境，再合陕豫之力夹攻。而陕军之议守议剿迄无消息，即使固商於之门户，守犄角之情形，而旁窜之路不少。况现在已扰光、谷，焚老河口，脱令西奔均州、房、竹，游魂于山箐之中，则不特兴安戒严，而夔、巫、蜀东亦恐潜相勾结，为患将不可言。为今日计，必须命一统领上将直出南阳，以南阳、襄樊、商雒三路之兵归其调度，并力合围，尽歼群丑。非不知各省兵力均非充裕，然正惟不足，故不得不急议合围。道路之言，以为匪徒修筑邓州城垣，将为巢穴。使其言果信，是此贼阴谋狡狠，不与狗偷鼠窃者同。待其燎原，扑灭何及。至各省均以饷绌为虑，晋虽无腆，尚能于京饷之外移缓就急，筹十万金以济三路之师。

十六日 拟作三省会剿折稿，仅数行而已昏矣。晷影日短，案牍日多，驹隙之中，足为深戒。

十七日 沈廉访示以代拟三省会剿奏稿，得“力在剿而不在防，事权宜一而不宜分”二语居要，余则少增损之，即可上陈。

午后，过藩、臬两署及黄琴坞观察谈。

与两司商东南、西南两路差员查勘要隘，一黄一崔。又一曲却曲。

会剿折近于旁观论事，片末附：晋虽支绌，亦应移缓就急，以顾大局，庶不为空谈。

十八日 料检各折件，检交代各案。兹事纷如乱丝，勿助勿忘，庶几渐得头绪。

十九日 阅河南探报，英中丞奏襄、宛情形云“此股匪徒既围新野，复陷邓州，而楚省襄阳被困，复占樊城，阻我援师，燎原之势已成。若不迅调大兵速为扑灭，襄阳、南阳为川陕要隘，设有疏虞，不特豫省南路不堪设想，即川陕亦为震动”等语。又请另派大员添调精兵前往南阳，合楚陕两省实力会剿等语。仰窥庙算，必有一段指挥，前折暂未发。属月川驰函瑛方伯，询以批谕如何，再作进止。旁观之借箸，终不如当境呼吁之为逼切也。

奏参陵川、沁水二县欠解上忙，并催各历任交代折。奉批：王书元等均著摘去顶戴，勒限催解。

附参将保衡调署蒲州协片。奉批：知道了。

附京饷二十万、甘饷五万、扬州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上年并节年完欠钱粮折。清单二件。奉批：户部知道。单二件并发。

神池县民逆案折。奉批：刑部知道。

平遥官绅修城请奖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解豫马匹起程片。奉批：知道了。

太谷等县捐输请奖折。清单一件。奉批：户部核议具奏。片单三件并发。

附长治监生殷天乙捐输片。奉批：览。

又太谷曹培滋补奖片。奉批：览。

劝捐官绅出力请奖折。清单二件。奉批：另有旨。

上年阳城一案，原起于举报不公，积成嫌隙，官与绅合，而民无告矣。此时事过境迁，思补救以善其后，遂与同官议及。灯下见瑞观察复书，欲仍询之。僨事之人黄传绅殊不可解。此事善办则为亡羊补牢，不善办则为画蛇添足，亟作书与两司论之。次日面商。任之未得其人，不如其且已也。

二十日 以参亏及交案抄册，与同官面商，知此事之不能中辍，而吾意之未尝少衰，可以使人自奋，非卖弄也。

陵川稟交案，驳杂不纯，为首府所携去，不稍示界限，恐凌夷矣。棚规代廉。

得谭中丞书，商南外有防兵二千，内有防兵六百。勇三百。潼关原驻勇八百，函谷新添兵二百，山阳、漫川关防兵百五十，白河防兵四百，平利关垭子一百，又另调河州兵五百，以备济师。以秦川兵力之单，如此布置，可谓尽矣。又言两奉中旨，进兵会剿，固知必有此指挥也。又云实办保甲，此治内之要着，抑必当人有戒心而后从令，若平时则早已故纸置之矣。

二十一日 宁远厅通判盛倅，本系清查亏短之员，今又查出续亏巨款。若冒昧入奏，何以自解？与首府论此，舌敝唇焦，而别有成见。陋习存诸胸中，牢不可破，安得呼寐者使觉？

以谭中丞书示月川，以兵单而分，拟为借箸。此事岂易言哉？大要潼关、商南声势联络为第一要义，能推之于商南、白河尤妙，惟须经行郟西境内乃能捷速，犬牙之形然也。果尔，必步卒里粮，却沿途里民支应，则可以联边鄙之防，而先张仁义之声。

复郝存书，日已昏矣。别抄。

二十二日 与月川论清查余限已满两员，须为拟结。

复郝存书，防务、盐务刺刺不得休，兼及黄观察、崔太守。署祁令曾文炯、署太谷令汪和稟复堡寨，皆有条理。

二十三日 致谭中丞书，次日足成。别抄。

与胡小白商文水争水案，河不两行，原断误矣。

二十四日 卯初诣万寿宫成礼。甲寅在陕巡视边防，鸿爪雪泥，犹存大略。检旧时日记，抄寄谭竹崖中丞数则。

二十五日 商交代各案，分难易，而后委员分催。

晋省各营旧制本无藤牌兵。雍正六年，议准晋省多崇冈峻岭，地属沿边，每营百名，以四分演习鸟枪，六分演习弓箭，别设炮兵，专习大炮。惟杀虎协旧有藤牌兵三百名，仍令演习。立法之初，极有深意。嗣于雍正九年令闽广各造添藤牌，以二千面分给山西演习，是为晋省各营藤牌兵之始。顾现在牌制，面不足三尺，高不足蔽身，坚不能御敌，惟每岁合操，则另为一阵以美观，而为常操所不及。余意此兵必令兼习鸟枪，藤牌兵缺以能鸟枪者挑补，请旨通飭两镇。其杀虎协牌兵本属便利，则仍留之。藤牌原以破马队，地近口外，故留之。弓箭兵照例用六力弓，此大同近处所优为，而省南则不逮。省南各兵年力壮者，犹可练习勉为，而四五十岁之兵则不逮。此等入伍年久，谨守营规，未便以弓力稍弱概为裁汰，惟有分别办理。能挽六力弓以上者，仍习弓箭，余者拣选，责令克期练习。其实在不能者，改习抬炮、抬枪，马兵则兼习马枪。率之以本标，推之于两镇，务使一兵得一兵之用，当与藤牌兵共为一奏。

二十六日 拟汾州奏稿，原与两司商之，或以为公事可行，而未见如此成案。又以为俟查有废弛错误，再行据事以闻。余意错误人所时有，不应以此弃才，若求诸无形之废弛，何如就抉其有形之弊，且隐讳为计典何。

二十七日 作楷书三百字，为近来所稀，亦仅能趁笔而已。

复审崞县张四计犯尊一案。一杈一镰本属互斗，即云用镰抵格，镰背在外，而刃在里，何致伤人？乃曲为之说曰“横格横用”。其刃则直割矣，可云抵格乎。革车挡路一节，原详所无。随查刑案汇览，凡一伤而由决，粘签改缓者不一而足，只得付之法司定讞矣。

二十八日 大计伊迳，与同官议认真举劾。余偶举一二佐杂，至正印尚未商及。为时尚早，一不密则干求缓颊，徒乱人意。

府局送交代各案，分别难易为四等。检抄入册，约两时许，而窗日炉炭之交熳，不觉伤热，夜不得寐。

二十九日 拜发：

十月分月折。奉批：知道了。嗣后奏报雨雪单，著注明某县系某府属，以清眉目。

归、萨二厅被水请蠲缓折。奉批：另有旨。

晋省并无私铸小钱例折。奉批：知道了。

平型都司王崑崙调补，遗缺以李有富升补折。奉批：兵部议奏。

附安徽饷三万、京饷十万片。奉批：知道了。

汾州守骸疾，请旨办理折。奉批：另有旨。

介士兄六十有三初度，与礞溪兄均相处数年。惜余从公鞅掌，忘数晨夕，今介兄选得学博，将于来春旋里，弥觉依依。

冬十二月

朔日 谒文庙成礼。延见同官。与营将商弓箭、藤牌兵丁分别兼习枪炮。骄惰成习，不奏明取旨，未易推行镇属也。待客少疲，痔痛作楚。

首府送交案两折，留俟翌日检点。绛县周署令鸿翥素称能事，以民欠稟请前令垫完，殆忘其为接征官矣。人材难得，可叹也。

初二日 前询俞升令镛以河东防守事宜，意其与谋，亦所以收群策。乃不由河东，径自稟复八条清折，不特难与同官会议，且设有缓急，便当据以上闻。恃才而粗，不谙政体，殆难专任，仍以所议付郝存核定达省，并告以河西有警，大庆关必须兼顾。初四早，四百里寄。

初三日 致月川书：

秋末冬初，库储垂罄。论者或咎某以外拨无节，不为本省留其

有余，此事即我兄恐不免分谤，所谓旁观不知当局之难也。然据理而论，多事之秋，本省亦当留备，而库储盈虚多少，某无从知。请飭库中官吏于每月逢三库期，将是日收放开一管、收、除、在简明略折，送署备查。不列细目，不用印文，每月三次，俾简则易从，而某亦得粗知大概。幸而年内京饷已一律解清，此后库收当可渐归从前。借动之款，略折能分正杂与否，酌之。月川以每期均须开单，方免挂漏。

十一月内接各属批解公文约八十万两，合之前后可得百万，开除京饷并杂支，宜度岁可余存四十万。琴坞言，蜀藩库存百万外，陕藩库存六七十万。姑识之。然耶？否耶？

初四日 接湖北咨，以前月廿二武、汉两城同时光复，而饷多欠发，不免饥疲。与月川商协济，又商正月京饷须冬拨。部文皖与扬各三万，自不可少，甘饷口内外以四万平分亦可。

再与郝存书，商楚饷凑领一二万。河东为晋南屏蔽，当此邻氛未靖，库中宜留不动之桩，并借动若干，可动若干，按旬达省。某意协济邻封亦所以自固吾圉，若舍己芸人则决不为也。

初五日 以总局开送交案难易清单四扣，批司飭该府州督算，难结者限四月，次难三月，易结二月，已出总结者一月。令出惟行，仍在持之以恒而已。

西包头一案，司府于恒丞、珠倅处分损之又损，几至于无可议。如是而请交议，是博宽厚之名转冒苛刻之迹矣。论人原不必诛心，至公牋已有实迹者，乌可讳耶。

仕途之杂，不独贵郎，即军功亦得失参半。有所谓归委用班遇缺即补者，并不试俸，到即得缺。以人民、社稷付之不知谁何之人，天下安得善治？对此每为三叹。

初六日 得郝存初三日书，道库共存十四万。正杂在内。

州县各交案责之府州，府州交案应责之各道。兵巡各道联数十城之寄，今日之方伯连帅也，而徒以奉行故事为职，养尊处优为事，是可叹已。

宁远厅亏空一案，盘互纠纷，承办者望而缩手，加以督逼，犹欲支

吾，几于牢不可破。然事至疲难，不能不济之以忍，而尤必持之以恒。非忍无以处众，非恒无以成事，二者不可偏废，愿终身守之。是日，司署以详稿至，可奏结矣。

初七日 府局开呈交案各单，分别难易，自一个月至四个月，俾得次第清厘。其提开另办二十案，亦分别情形，催司办理。连日又报结数起，约计未结在二百案已下。持之以恒，至来岁春夏之交宜有起色，总以勿忘勿助为主。

得本日库期单，所储已在三十万已外，日内当放扬州、安徽饷各三万。

初八日 与同官商大计举劾。循吏不可多得，惟宁武曾文炯、曲沃应学溥、平陆余怀堂为近之。凤台刘端得一勤字，尚当进以练达。太原守保龄可与为善，而才分有所限制。若介休沈钟、永济宋瑛^①、大同吴承曾，则取其干练。神池岳玉溪，同官盛称其谨饬，亦可入选。余则资浅见遗。至应劾之员，辽州介昌暗而愎，右玉郑兆芝陋而庸，广灵官德不知官事为何物，决然去之。其杂职中劣迹显著者翟文锦、宋华生斥之，余付同官论定。闻绛州本有亏空巨款，扣留祥牧，使之清交，而底里乃出。六城之寄，本非其才，地方词讼，准而不讯，讯而不结，废弛尤甚。独为前任补亏吕士淳迁就至此，欲不整理，乌可得耶。凡事惟义所在，更不必作欺人语。首县言，吕牧亏空为人所纠，吴前院复奏弥缝，难以举发。及检旧案，则具奏之后回任，将又一年而故。

初九日 出南关，迎岳学使。奏调崞县何子钰，曾娶邑绅之女，即婚娶在前，亦应稟请回避，不得不以公牒询之。百忙中有此成就鸳鸯之举，不觉失笑。

初十日 同官有欲为计典缓颊者，余谓不及者，其人本非有劣迹，但不能以民社委诸无用之人。才短者固亦不乏，而安静即非姑容，此中固大有辨。

致两司书：辽州丁粮一案，投省公呈，联名数百，而在州把持呈诉者哄堂塞署，地方几至动摇。若以吾辈查办丁粮为多事，则该牧咎犹可

^① 广陵本作“朱瑛”。

辞；若丁粮系应办之事，则该牧信任里书，以致累丁不能查办，安能辞其咎乎？武守来禀具在，幸未滋事者，民情之淳，地方之福耳。举劾大典，必须公论佥同，某无庸独凭臆见，祈商复。旋复书，仍用前议，非敢谓吾说之必行，特是非不可不辨耳。

十一日 与孙云溪观察谈，刑名钱谷无生而能者，正恐心不能用耳。

致翁协揆书。来书忧时悯事，几于庾开府《哀江南》。因与论今日多难，与康熙初年同，而贫亦相似。圣祖冲龄嗣服，而六十余年之熙洽，实至成于早岁之殷忧。今上聪明仁毅类仁庙，而初服亦适值兵灾。苍苍者天，固将历试诸难，俾之思艰图易。近者楚北连城，一朝克复，桐舒瓜镇亦有捷音，气运旋转当在此时云云。别抄。

致胡润之中丞书，询善后。

十二日 拜发：各折于廿四日回。

审拟西包头税厅滋事折。奉批：该部议奏。

遵查被灾各属分别应否接济折。奉批：候旨行。

萨厅绞犯中途脱逃参奏折。奉批：依议。

储济仓实存谷石例折。奉批：知道了。

附续解甘肃、新疆饷各二万两片。奉批：知道了。

又，湖北武汉收复拨饷五万内藩库地丁二万、道库归公三万片。奉批：知道了。扬州饷未奏。

各属交案司单漏开十余案，错误虽所时有，亦足见案牍积压之弊，一旦清厘，殊费人力也。

十三日 折弁回，领到御书福字。前月具奏雨雪清单，奉朱批：向后奏报雨雪单，著于某县注明某府属。想见圣心寅畏，念用庶征，此治本也。

白洸秀仔一案，讞局将起衅情节移前改后，欲请部示。案关三命，其挟制窘辱显然，犹欲委蛇从事。救生不救死之说，固结而不可解如此。

接湖北奏稿，十一月廿二日克复武、汉两城，分路追剿。次日又复武昌县。二十四五日克黄州，进攻兴国、大冶，拟即直下九江。晚，接探报，又闻安陆被围乞援。何贼之多耶！即系随州窜往。

十四日 晋兵防守永城，缺粮饥馁，豫省东南战士大抵皆然。其再

请借饷五万，部议仍持未下，不得不为权宜之举。拟片稿。

年终密考，即古人岁会之法，平心而论，无取刻深而亦勿为讳饰，问心无愧，乃可以告君无罪也。清厘交代，业已具奏；至营伍少有变通办理，亦应另折具陈，稍暇便拟为之。

十五日 是日，复郝存书，属开正毋庸晋省，道库不动之椿约六七万金为度。

诣武庙拈香。箭道挑缺，始画一用官弓。右营马兵李如贵，年四十九岁，十月两射中十矢，今日又中五矢，拔外委。

计典例有封门。午后，延两司会核，仍照前单：才力不及二员，介、官。罢软一员，郑。不谨一员，宋。浮躁一员，翟。年老二员。大宁训导安万载、静乐典史沈理。次日榜示。

十六日 诣武庙祈雪，以三日为期。黎明云阴，旋为西风所遏。

拜发：

谢赏御书“福”字折。第四次。奉批：知道了。

拨解江南火药绳折。奉批：知道了。

息谷余平生息动存例报折。奉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附京饷五万、扬州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借拨河南军饷五万片。奉批：户部议奏。

月川以汾州钱守贫累，恳缓交卸来商，以“人孰无情，事须善断”二语答之。彼留恋于旬余印把，安知不妄作威福？倘别生枝节，转添后悔。月川甚以为然。

十七日 仍祈雪，而风不静。

椒云起任甘藩过晋，邀之不肯到省，作书追与之，兼及清查交代甘饷等事。

与月川商新收地丁拨还借款。此中曲折固多，然如官廉、兵饷扣成，本为军兴而设，再不可混入捐摊，致借动而不觉。盖正款不可借显而易知，混入捐摊，便可卖放。此胥吏之黠也。纳约自牖，岂敢惮烦？矢以有恒，发以当可，而后无不济之事。

刑名与钱谷情形不同。刑名一案是一案，原情定罪，可使法在必行；钱谷则混淆久矣，如理乱丝，必徐徐使之就绪。疾徐甘苦，自喻而已。白

洗秀仔一案，是日仍驳。

十八日 仍祈雪，凌兢殊甚，而雾景澄廓。

自正月至八月，藩库解楚饷三十万；九月、十一月，河东又解五万。初九日部咨，以官制军奏武汉肃清，楚军东下，奉拨饷银五万两，已于十一日委解。今日复得部咨，以胡中丞奏楚军追剿，令于月饷之外添拨五万两。交驰羽檄，靡所适从。因念东下之师不可无饷，即善后亦在在必需，若不趁此将“按月”二字摆脱，何以为继？拟奏片，已夜分，待旦与月川商之。次日，月川改后半，较见清晰，遂照抄拜发。

十九日 辰刻封印。

李仙根至，静气迎人。殆其敛才就范，谈堡寨事，踏实无迎合之意，并及行取胜于推升，为略陈其说。惜旧作纪事未能脱稿，或与琴坞商之。立言不为一人乃善。

二十日 拜发：

十一月月折。奉批：知道了。

监银片。批：户部知道。

文武各员考语密折。奉批：知道了。单留中。所出密考，甚属核实。

学政考语幕友密折。奉朱笔：折留中。

各属钱粮已完未解例折。奉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附庐州军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又胡守委署汾州片。奉批：知道了。

又湖北军饷请饬部议复片。奉批：户部速议具奏。

革令刘熙敬亏空奏参折。奉批：该部议奏。

宁远盛革卒亏空奏参折。奉批：该部议奏。

二十一日 发折后心境暂闲，日晷亦觉渐舒。仰视云容，有欲雪之意，晚复开霁。不知省南何若耳。

昨与椒云书，谈及交代亏空等事。其复书云：我辈办事既经发手，必求于事有益，非劾数人即可完案云云。所云“有益”者，谓纪纲耶？谓款项耶？如谓款项，则向来设法补苴，而展转终归无著者，非此言误之耶？国家非财货不足之患，而纪纲不立之患。某久持此论，然未易语人者，恐以为迂耳。

二十二日 复寄椒云，略云：来示所云，何筹虑之深而劝勉之挚耶？大凡上司到任，每思激发天良，风厉整顿。迨办过数事，手软力劬，而意气亦衰。此无他故，其始不忍，其究无恒。不忍则发之暴而后难为继，无恒则进锐退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往往如此。我兄不为世故之言而加之鞭策，某敢不奉以终始耶。别抄。

沁水叶署令卸事，欲持总结回省，批司檄令却回。

二十三日 尽日浓阴。是日，三孙女生。

来岁京饷仍拨晋省地丁百八十万，姑拟以春秋两仲各十五万，腊月四十万，余九个月月五万，尚余六十余万，足以拨供外路军营。但祝时和年丰耳。尚有闰月。

清厘交代各案，奉部议准宽免前此逾限处分，则后此督催更不容以不力。再能持之以恒，或者冀有成效。

胡润之中丞奏武汉克复整顿戎经吏治一折，实能抉摘病根，而敷陈痛切，具见一副血泪，与同官快读之。

得郝存书。省南秋雨深透，可待春膏，惟平、霍尤渴耳。

二十四日 尽日阴。

再得胡润之征饷书。闻水军已下浔阳，涤生亦出吴城，江湖各军计日会合。特湖北反侧尚多，江西沦陷太广，恐未易击楫直前耳。

丁巳甘饷拨藩库三十一万、河东四十八万。

二十五日 云阴漏日。

灵石盗案，供出鄜州宜君山中有垦地。蜀民积惯窝盗者，尚未详有确供，先函致谭中丞掩捕。次日，复函致廉访，据供尚有太平、平遥、沁源等案，安可逐处解审耶？

二十六日 晴而遂风。

昨得寿阳相国书，并寄《饁馐亭诗集》。自叙以喜其奇字，故以名集。音楸求，见《颜氏家训》。答之云：甫见题签，如箝在口，卷中珠玉环异可知，拟献岁之后焚香细读。

二十七日 公事颇简，过两司谈。复胡润之中丞书。其疏草和盘托出，无一媵婀之习。末幅推及敬肆之原，是近年有数文字。戎马中那得有此！次日寄。

二十八日 营中能铸纯熟铁炮，先以五十尊为度。同官言，交代各案来年二三月当有成效。吾仍持之以恒而已。此事不难于会算而难于持平，得其理解，乃奏刀骀然。州县责之府州，府州责之道。持纲挈领，庶几不烦，若任怨则固夙心也。各道更当函致。

二十九日【已聘武芝田主汾郡书院，而旧院长胡兆松者，致书哀鸣，芝田乃为辞馆。复书要约，语尚可存。别抄。】

接北镇来文，阵亡病故兵丁以催缴行装，家属甚形颠沛。怆然念曰：此理之所无，詎为例之所有？及查则例各条，或言病故借装应豁而不及阵亡；或载多支月饷免追而不及借装银两。盖例有其意而偶缺其文，以理断之，阵亡之烈，甚于病故，而借装之项，应从月饷扣还。第例既缺文，不能望之代笔。灯下姑自为之，因商诸月川。

三十日 晓枕不寐，默念昨夜公牒，尚未周币准情酌理矣。而于事之中边未能面面俱到，此可以著书而不可以治事。酬应稍毕，复改为之。义所当为，无所用其辗转。今日便当发也。静念早年以词赋致身，而于案牍文字从未敢望而生厌，殆亦性之所近，故为情之所安欤。欧阳文忠身未任事，犹取陈年架阁读之，若躬当其境。案牍文字动关生人利病苦乐，欲以优闲自处，胡可得耶？又可忍耶？

咸丰七年丁巳

春正月

朔旦甲寅 诣万寿宫行礼，文庙、武庙、文昌庙、风神庙、吕祖宫行香。小五台之南城根有土堆人迹，当去之。嗣查出土堆七处，乃令铲削，一律平直。

余今年六十，在礼曰耆，指使。此为庶人言之。疏言，耆至也，至老之境。老者，俗情所恶，而君子则有喜有惧。喜者，身得康强，事多阅历，何暇以日月逾迈为忧；惧者，任大责重，将智耄及。余谓人生当此，宜日日自勉，日日自问。精神不用则昏，此当勉者勉之，而不能，则当致其决而已。凡事可以姑待，惟进退之际不然。

初二日 诣龙神庙、城隍庙、汾河庙行香。

端令良自都下回，带种薯人刘长发。

得刘冰如抵任德安守来书。崎岖草创，艰苦可知，然乱后之民望治若渴，加意抚绥，见德倍易。“慈惠”二字，冰如固足当之，冥冥中亦可谓巧于位置矣。

初三日 书聚头扇数柄。

密考折回，奉批有“殊属核实”之语。人臣事君，固以不欺为本，顾欲以数字、十数字品评人物，良不易耳。折内“固不敢过为苛刻，亦不敢自蹈欺蒙”二语，实由衷也。

得寿阳复书并寿阳令蓝公教织记与诗。名尚货[质]，肤施人。得袁午桥书，捻匪渠魁未获，余烬终未易燬。

初四日 诣恒岳庙行香。

昨暮见罗都转与月川书，襄郟兵勇七千，而军食罄尽，亟请济师。然奏疏不及，又无文移，何以处此？嗣于胡润之复书中及之。

初五日 晋省垣文庙规制既庳，地有碱气，每过辄为不安，常议当更爽垲。顾今日筹费之难，不问可知，动而莫之与，则不如勿动之为安。

端令言铁钱局情形。天下事惟任人最难，况钱局为奸利之藪乎。检河东旬报，上年丙辰开纲后至年底，本省封课十之六，陕西亦过半，灵宝十之八，河南全完。盐者，天地自然之利，民食足而国课自充，况以佐军兴，尤非小补。

初六日 得子临、岫瞻两书。

云巢廉访言，各属买空卖空，有打虎盘、圆圈行名目，应照赌博例拟罪。然此等为害甚巨，荷校未足蔽辜。

歙县曹文正师之孙名绍樾，自都还蜀，行七，号荫轩，新捐直牧。人颇秀挺。

初七日 复郝存书，留意西河督催交代。

豫省丁巳开纲，并因郑子峰太守书，密查会兴镇有无格外需索。附致雁平、归绥两纸，属其设法督催交代。

昨得子临书，楚匪窥伺平利，陕兵击之于关垭子，杀八十余人。小胜未足喜，山路丛杂，殊可虞耳。

初八日 拟作弓箭藤牌兵丁兼习火器折子。顾念事权在手，莫如先行其言。应先查分习技艺名数，再致书两镇商之。

铁钱局来咨，赵宝善一节既有请托，却不查参，情伪见矣。明知潞铁成色之高而曲为之辞，当思所以处之。

初九日 与孙令商试铸铁钱，须为两奏，本地既不能行使，工费亦只能搭成，“窒碍”二字，直须说破。至运京行使，连脚费算亦有赢余，较京局殊为便利。如部议委令铸运，其铸本或筹款，或收捐，再行详议。一切添炉设局，皆第二折中事也。省局较河底为便，以匠役气习桀骜，省垣文武衙门易于稽查约束，亦当叙入一段。

初十日 立春。询平定未能停铸，且近日所铸较精，则省城设炉之议自可暂缓。且分局解易，而外省解难者，以有投批守候等事也。惟其铸本，铜钱二而铸铁钱三，较诸省城五十有奇不过四毫而铸百者，浮多一成有半不止，尚未核实耳。

河底百炉，役工匠二千人已上，闻局之左近，已成聚落，若停炉则

将何归？此为最可虑者。省垣紧要之地，无端而聚此千百杂作桀骜之民，亦觉不便甚矣，举动之难也。

与同官商督催交代，当先惩取巧者。

十一日 昨夜分得部咨，于前解楚饷五万外，又令赶解五万，续筹十万。胜兵东下，正赖饱腾，敢言疲乎。

连日盼雪，晓枕轻寒，而觉气润长须，推户询之曰：“阴耶？”曰：“晴也。”起盥，视微云在空，笑而诘之曰：“顷虽阴，旋必日出。”不觉失愠。既念其不过拙于语言，不能迎合吾意，何愠为？事极琐屑，姑识之，以为治性之验，且他事可类推。

与两司书函往复，兼及交代，毋忘毋助，守之以恒。

十二日 昨夜亥正微雪，比晓积至寸余，且有融化者，氤氲飘渺，势犹未已，尽日祁祁，在五寸已上矣。续接探报，是日之雪直至陕豫楚皖，无不优沾。

附复谭竹崖书。竹崖擢署直督，代以曾卓如京兆，防剿得手之时，适新旧交代之际，不可不少迟留也。别抄。

户部议复皖饷折子，有晋抚某“实心任事”之语。生平所自矢者，原不敢辞，抑惟中外饷需，实出自吏民，急公赶解，以资分拨奉行者，何力之有？且此时疆吏宜无不努力者，独相褻异，何以为余人地乎？

十三日 昨雪入夜，今日辰正暂晴，近省报到数处。

客岁秋冬之交，库款大绌，旋催旋解，至封库时储六十余万。吏民从令，地方尚足有为，约计正月外解之款须三十万，未知续收何如耳。

与同官谈交代各案，代州、汾阳、徐沟各缺。询报销，五园言，上半年可毕。阳城用款甚巨，尤须早报。

华少京自都来书，铜局收捐每月两卯，可得京蚨三百余万缗。开局起，已得五千九百余万，年前存票一千六百余万。

得胡润之中丞书，知涤生于腊月十九与楚师会。前解江右之饷为官帅截留，润之筹补二万，足见热肠。适得官帅奏稿，粮台归并抚军，此后收支划一，特遣散兵勇其费甚巨耳。

十四日 两日报雪十六处。

复胡中丞书，兼及襄樊抽厘之太重与房竹残匪驱使入山之非计。言

之太尽，非养福之道，特时事孔棘，遂不觉躁人辞多，亦所谓不平则鸣耶。别抄。

湖北官制军来咨，商及河东招徕抽课之策，由不知盐务情形故耳。余本欲有言，触此遂发，至抽课之所以利，与限价之所以病，亦颇近于此云。别抄。

又一函与胡润之，谈铁制钱由陝水运至鄂，并以晋局铁钱三串寄之。别抄。

十五日 是日，报得雪者二十八属。

诣文庙拈香。与同官商解楚饷道，自以许州为适中之地，信阳、南阳昔岁奉使皆曾经其地者。

晚，得郝存书。陝引无人请领，而豫引尚畅，因以十五搭配，可期畅滞通融。领引完课三之一，掣盐再完其二，于先课后盐中，尤能提早。今人讳言心计，亦顾其所用公私耳。

十六日 郝存以孟津铁、卸镇私盐由豫抽课为问。化私为官，本属良法，于邻苟厚，越俎何嫌。况征就断使无厚利，则官引藉此畅行，又人已两利之道。惟此事得人最难，因商之云巢廉访。襄樊限价五十而抽课十五，民不堪命，变故遂生；若敛从其薄，决无是事。特恐豫省惩羹吹齏耳，即如前此河东招贩，而豫省误为举殷，因而阻挠。大抵上游无定识定力，则浮议多而猜疑起。善邻之道，以开诚为主，无他策也。

十七日 得可舟复书。

昨夜奉廷寄，知涤生师出九江，饬晋速为济饷。因由河东筹拨三万，即飞咨楚北，委员至许州迎护。是日致润之书，第三缄。

得廉访复书，孟津私盐抽课，力言其不可。襄樊抽课，乃已输税之官盐，特以其越境而征之。若孟津抽课，不几弛私盐之禁乎。益少损多，得不偿失。且即如河东所言，私盐侵官者十之一。果尔，则洛阳官引已属畅行，何多求焉？惟既有私窠，亦当禁止。属廉访函询中州寮案，即以复书抵郝存。至大池老少盐近处必有囤积者，不得专咎吉花远处之私。凡事先自治而后治人，当续与郝存言之。驳汾西交代册硝池章程。

十八日 月川送阅本年库款收支约数清单，并言黄琴坞观察请以支绌情形上达。余但谢以旁观不知当局之难，今日情形如处漏舟，岂有自

全之术，特其中自有分寸耳。且朝廷不得已而征调，并未尝苛以所难，而畛域自封，不问缓急，何以谢天下乎？

十九日 拟改严禁卖空买空奏稿，叙次冗复，当徐理其绪。

遇耳目纷营时，一事到手，当处之以镇定，不可以肆应自矜。太平县窃匪贾冕眼揉瞎事主两目一案，司详适到，而例限又促，留待半日参详。

二十日 贾冕眼行窃还赃，经事主戒斥，胆敢纠殴泄忿，揉瞎两目。府司详文不论事主，以寻常凶恶棍徒拟军。检律，窃盗弃赃逃走被迫，拒捕伤人，已死、未死各有治罪专条。此案还赃寢息，与弃赃逃走之情同；而被斥逞忿，与被迫拒捕，情罪轻重自殊。盖图脱尚有可原，逞忿直无忌惮，因与廉访及同官论之。次日，廉访复言，贾冕眼既将原赃首还，复向事主祖坟磕头服礼寢息，是窃情业已完结，不应以拒捕科断，当徐思之。谋殴泄忿，仍由行窃被骂之故，并无起衅别情，自未便置事主于不论。既殴事主，则事后拒捕，仍依罪人拒捕本律科断，律有明条。

二十一日 巳时开印。

怀庆鼓铸铁钱不能行使，遂搭放工匠运回平定州易银，至乐平乡被阻。怀庆守函禀，月川为之查办，可也；至请以后，怀庆铁钱到平定者，飭令一律行使，不可也。分局岁铸十九万余串，正谋使运京，以免本地壅积，且小民耳目专一，故行使无辨。若别有外来之钱，深山穷谷之中，盗铸将起，私钱繁则官钱废矣。昨暮复书，意有未尽，复详言之，俾博访焉。

二十二日 定边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军饷，向例每届三年由晋拨解二十万两。乙卯七月因库款支绌，奏准三年匀解，其年十月解一批，丙辰六月又解一批，藩署今又请解。函致月川，以此项既匀作三年，应于各本年地丁拨解，尽可俟至下忙，且与后拨疏密匀称。又归绥税银常苦解部无费，若拨充此项，余由藩库筹凑，自属两便。理财之法，腾那而已。月川复书，以解费乃部中出息，不欲移官换羽，塔笔政行。当为石瓢言之，今日库款之艰，尚能为若辈出息地耶。

二十三日 贾冕眼一案，本拟投之四裔，而幕中检出成案，却应缋首。盖情理所不容，即例案所必有。人命至重，若以地方比较，则命案尚可求生，而盗案必应从重。窃盗而敢于泄忿，殴人成笃，凶残已甚，

安得而不重惩。

二十四日 李小湘谈云中人物，多许人以有守，惟云某也侵【属】官之利，意可知矣。亟赞应州巡检章逢吉、吏目邵汝成。

晤王静龢，询平阳各属交案，惟洪洞、浮山未了。浮山邓令亏空，云已稟司。郡城被焚房屋，修盖十之七，则又增于旧矣。

汾州钱守至，尚有病容，而趋走甚疾，如即欲赴部，无不可许，须令自揣。为地方择人，以平恕待物，恩怨两不任受也。

二十五日 拜发：各折于二月初八回。

上年十二月分月折。兼及正月喜雪情形，粮价、雨雪清单，盐银片。奉批：知道了。

试用知府阿克达春甄别以中简补用折。奉批：依议。

年前并正月京饷三批解银二十一万八千两片。

江西军饷由河东不论何款拨解三万两片。

藩司解湖北军饷两批十万两，扬州、安徽各三万，河东道解甘饷五万片。

以上三件均奉批：知道了。

请条禁卖空买空折。奉批：该部妥议具奏。

榆社令吴辉珺调补汾阳折。奉批：吏部议奏。

借支夫马工料折。奉批：知道了。

绥厅都克精阿调署归厅片。同上。

藩署单开上年各属未完正耗二十二万余两，仅未完七厘以上。吏民急公，实为各省之冠，抑岁功民情均不可恃，总以察吏为先。

再，查亏那实由兵差赔累，不计银数多寡，勒限一年完交，免其议罪。道光十一年陕西司说帖既有此例，何以孙故令仍拟杖徒？祈查示。

二十六日 钱粮定例六月奏销，虽未完，例有处分，而已包一忙在内。近时藩司考成上下忙，均以截数为断，颇见核实。惟各州县完欠不分，惰征无从发觉，思欲照各州县分数，予以功过，而又恐民间完纳迟早各为风气，则州县有幸有不幸，非法之平。计惟用三年比较之法，除偏灾不计。立为分数，比前起色者有赏，减色则有罚，庶劝惩而人无后言。作书与司道议之，兼及摊捐。摊捐款目虽繁，而州县各有总数，即可计

分。盖晋省州县亏在摊捐，不在正耗。藩库支款动垫无著者甚巨，职此之由，得毋惩前毖后乎。书别抄。

二十七日 五台县何保太命案，该县未访正凶，遽将人证刑求，而各人证亦即畏刑，同词诬指，而该县亦即听诬刑讯，显有圈套。

报销局于过路官兵借款未令经手之人造报，又未确查借动实据，遽请咨询带兵过路之官。岂知戎马倥偬，安能兼顾。又闻苍黄借动，不一而足，恐此局成为不了之局。

草太平贾冤眼一案奏稿。罪有可疑，决之于廷尉。若明知引断之未协，而依样葫芦，如性所不能何。

二十八日 晋省库款前此泛滥无节，如硫磺解部帮费，乃末大于本，即以事体论，亦不可行，况复以摊捐为不足惜，恩一而怨百。至于人各爱其情而不恤其私者，终至害公，因与同官论之。次日批发，未能畅所欲言，以公牍自有体耳。藩库垫发摊捐款，至数十万无著，可不为前车之鉴乎。

省外官至，非促膝无以深谈，而往往不能尽言，以形迹限之也。然而流露端倪，足知崖略，故曰“不知言无以知人”。

同官商州县经征用三年截数比较之法，咸谓可行。至摊捐作条鞭仿照比较，特恐行之不力耳。此事尚须提掇。

二十九日 定昏雪，至次晨，据报四寸。

月川书来，请交案核转，前后以十日为率。遣吏检例不得，旋查钦部事件，例有不及一月处分。幕友以为大抵以十日为度，此速而得其中。事有为难，仍许咨展，功令原非刻也。午后检查参亏各案，已结数起，其中尚有应归清查者，亦有应俟交代清算者。不能求速，惟有持之以恒。

年前与同官分诣各庙祈雪，各属得雪二十四处，而未及省垣，正月十二三则阖省普沾，平陆、芮城并有得雨。是夜之雪，尚未知广狭耳。数日报到，省南尤多，良可喜耳。

是日，省局报，已造报者二十五案，已算清者五十九案。

二月

初一日 前与月川商制备各营路帐棚，由抚镇中军承总，无事则收存，有事则拨用，较之逐处领造、散漫无稽者，事既核实，费自节省。今南镇复到，而司详忽又游移，此直胥吏作梗耳。

闻楚北于正月十二得雪五寸，然则中州亦普被矣。饥民可以归农，则乱阶自靖。

初二日 阅三营，以强弓步射者百人有奇。

得谭竹岩制军回书，陕兵至郟者已四千人，防兵尚不在内。大意亦以少而迟不如多而速，并有约会蜀兵合剿之语。

初三日 晋省搭发银票，利归市贾而无益于公。前请改用钱钞，部复已准，而故隐其词，司农固不欲遥制耳。

曾卓如中丞复书，道中小水无桥，有履冰之险，又以谷中不能方轨，拟欲开广数尺，自由未习北土之故。冬春行河滩中，其水屈曲乱流，迁徙无定，难以为桥；至深谷两岸皆系老土，上多民田，开辟不便，且崖土坚实，犹有覆压之虞，若新开则坍塌损益甚，不特木石为难也。

初四日 各营应修制帐房，司详议驳太原镇而议准孟寿营，前后自相矛盾。批详未尽，再作书与之。别抄。

拜发奏折：

六年下忙钱粮截数完至九分二厘一折。清单一件。批：该部知道。单并发。

太平县贾觅眼一案罪名请飭部议复折。批：刑部议奏。

襄垣孙故令亏短仓库审结出奏起限勒追折。批：该部议奏。

附筹解新疆、扬州饷银各三万片。批：知道了。

浑源牧程国观升补直隶代州折。批：吏部议奏。

平鲁令边浴仁调补徐沟折。批：吏部议奏。

准补崞县何子钰因回避回山阴任，并神池令岳玉溪与崞令黎铨对调折。批：吏部议奏。

初五日 丁祭文庙，礼毕黎明。

复郝存书，询硝池等事。别抄。

得楚北胡中丞书，闻宜昌失守，由房、竹匪徒分窜也。兴商边警可以稍宽，而襄、樊、荆、沔又成吃重矣。

初六日戊子 祭社稷坛，日已升矣。以上年十月库款支绌折示黄琴坞。余谓今日各路军营惟晋是仰，欲顾外省，先保本省。而所以保本省者，既不能蓄财以备不时之需，即当察吏以消未然之患。有佳子弟则家

道必兴，有贤守令则地方必靖，其理一也。

宛郡探报，言饥民饥军情状目不忍睹。

初七日 各营公费久如胥吏庄田，属月川详明，则可批以立案。

官制军咨，保举军功分晋先用者两员。因思分发指省乃部中推广捐输不得已之计，近各路军营保举人员，亦有不经捐输即行指省者。如其人军务果能得力，即不应指发于并无军务省分；如其人自愿指省，即应照例报捐，庶筹饷、用人两无妨碍。商之同官，以为可以入告，请交部议。

襄陵、虞乡两令调算交代，抗而不来，可谓玩矣。既已设局清厘，则局中号令当使必行而后可。

初八日 两与月川书，一商襄陵署缺，一商州县钱粮截数计分比较。事体曲折，不觉言之冗长。

得钱萍砮书，中枢之议，欲令胡润之乘胜而东。空壁追贼，前车可鉴，且地方安之甚难，扰之甚易。鄂据上游，即属沿江首领，不能不有人镇抚；况彝陵新陷，其势亦不得行。又言京师大钱纷扰无定。一言用，则破钱盈市；一言不用，则闭肆累日，此诚可忧之大者。

初九日 得皖抚咨，庐江、巢县、无为又失。

昨暮，月川示以归绥道移，请买补兵粮。此米本征解于绥、和六厅，不敷乃碾军需仓动放。答之云：以理揣之，须将该处兵粮除折放外，岁放实粮若干，六厅岁额征解若干，不敷借动若干。先得其大纲，然后再查军需两仓动放余存之数，连新买补者。合之六厅应解之数，以抵除应放实粮，乃得本年应买之数。归绥兵饷何曾欠发，而借动及买谷价银耶。自上年五月惟二厅解粮，余四厅作何办理，大抵折收折解，亏空销磨矣。五年准买补谷一万一千石。三年归、绥两厅共动缺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三石零。除五年准买一万一千石备支兵粮外，归仍应买补九千八百廿五石，绥仍应买补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八石零。应放兵粮不敷，查尚有四年应买归仓一半五千石、绥仓一半四千五百石，连前归一万四千八百、绥一万九千九百石。时估每石一两四钱八分，共需银归二万一千九百余石、绥二万九五百余石。

夏县贾金梁故杀樊有威一案，致廉访云：细核此案起衅，本无重情，致死又无多伤，徒以“犯供起意致死”一语，不得不坐以故杀。其实斗狠者，老拳毒手，无不欲得而甘心，几见斗杀者皆有不忍人之心，幸而

人缓耳。盖命案惟谋杀有情节可凭，若故与斗，则狱吏可以主人生死。嗟乎，法外之仁，安得为读律者遍告之耶？

初十日 诣恒岳庙行礼。廉访言，贾金梁一案伤虽不多，而致命在倒地之后，则为故杀，自当复讯倒地与下手先后情形。

商襄陵署事之员，交代未了者先与开除，庶有以示儆耳。

封少琴至，谈甘肃情形，支绌所不待言，肃州边外番彝作梗，口外饷需不能直达，又不独缺饷之为患已。云上年抢饷之后，剿办杀数百人，故来报复，岂边衅自我开欤？

十一日 与代州沈刺史谈回兵过境，应飭首站查开营分兵数，知照沿途豫备，庶车马不至累民，亟令禀办。余谓一人之精神智虑，岂能周知利病，惟在同官各以民生为念耳。

藩署详转平定、凤台两案交代内，冀宁道核转仍照从前积习，捏词扣展，而不知前此凡限外扣展者，均以与道光十年正月所奉谕旨不符，无案不驳，乃以为一经上司扣展，便脱然无事耶。且宽免既往处分，甫蒙恩旨，乃置之不引，反向故纸中搜寻扯谎旧样，以致坐糜时日，不能核转，殊不可解。作书与月川论之。近日自以言之太尽为戒，遇此等事，固不得不正言反复，以期醒悟。次日，将道光十年所奉谕旨通飭两司四道。

十二日 起虞乡张署令调省会算不来，请与摘顶奏稿，内带叙恩旨宽免逾限处分，及部复奉文之日起限等语，重言以申明之，或部胥无从捉弄耳。一片苦心，岂求人谅。

河东以霍州交代册笔误，驳令更造，显系吏胥需索吹求，批司委员锁拿提讯。此等搅水觅鱼，可弗加捶楚乎。

是日，致河东道书，与详言交代核转办法。另抄。晚，接此文，大有少纵即逝之势，念艰巨在肩，何暇毛举细故。然细故不问，即与大局相妨，如弈棋然，有不能以饶人为高手者。

十三日 诣文昌庙春祭，礼毕日升。

是日，复钟石骖书，与言核转须叙新章。楚北前咨宜昌失而川饷中梗，其望晋协济甚殷。顾只此菁华，安能无中生有。若以晋省应解甘饷移之解楚，而以解楚之川饷解甘，俟宜昌收复，各仍其旧，殆亦两利之道。同官颇以为然。余拟入奏，月川以为宜咨，是也。自起咨稿，次日与商。

探报言，皖省银价每两易钱千六七百，大米每斗一千六百。然则万金之饷，仅得千石之粮，其中州运往五十船，阻于沙河而不得达。福中丞前奏仓黄，亦为此故。乃其所言仍以饷银为主，真所谓无药可医卿相病也。

十四日 拜发折件：

虞乡张署令撤任调算交代折。奉批：张祖坊著摘去顶戴。

附京饷五万、庐州饷四万片。奉批：知道了。

附平垣游击苏林护蒲州协副将片。奉批：知道了。

太原营参将缺开单请简折。清单。奉批：另有旨。单未发还。

审结岢岚州恩故牧参亏银谷折。奉批：该部知道。

应州绅民捐修文庙请奖折。清单。奉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上年赵城令禀出陈易新，余普饬禁约。近有以征变为言者，因皖豫道殄相望而不能办赈。有触于此，函致月川极论之。现在清厘交案，仓谷虚实不至无稽，拟公事稍闲，更查谷价。此备荒本务，非无事寻事也。

交案咨部一节，藩署幕友仍欲捏词扣展，前有书与月川，已省悟矣。而友复晓辩，知其于原奏未尝细读也。月川述廉访之论云：奏明逾限在先，今忽捏言并无逾限，有是理乎？二语简要，余谢不及。政务既繁，法禁又密，人日在公过中，惟一回护，便入私罪，故恶夫代人文过者。

昨日与石骖书，向来办亏空、办清查者，大抵欲求款项有着，此大误也。亏空之项，如出山之泉、辞柯之叶，不能返本还原。矫强弥缝，惟有益深益热而已。国家岁入四千万以外，而出只三千五六百万，岁常有余，何以军兴不三数年而中外空匮至此？盖非钱粮不足之患，而纪纲不立之患。纪纲不立，由于功罪不明。归、绥两厅亏象已成，故以诫之。

十五日 诣汾河庙春祭。水之有神，未有古于此者。

询省局，前月廿九以后又算结三十余案，果使中无掩覆，斯诚善举。现办章程，各前任未了之案，均由现任之员补造，乃事理之当然，因为核转者拟百余字，踏著实地，自然颠扑不破。

十六日 宁武守铃祥至，谈都下铁大钱壅滞，众论谓多得铁制钱犹可补救，而部中于分局所解，径交官号，敛而不放。未尝收库，何由搭放各旗？晋省试铸者，但令自行搭放，并无欲令解部之意。其言路所陈

怀庆铁钱运京之说，恐格不行。铁制钱既有来源，当筹出路，所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也。李侍御培祐言，怀庆铁制钱可由水路运京。

十七日 五鼓诣武庙春祭，礼毕启明。

复袁午桥京卿书。别抄。又复邱伟斋总镇书。二书皆询及办赈。贺黄寿臣阁学少寇兼京兆书。辰下演耕后圃，土润风和，袞绣耀于春泥，瓔珞垂于左肘。想当破笑，不异归耕矣。附两纸与论命盗案。别抄。大意以命案可宽而盗案不可宽。命案失出，犹可观过知仁；盗案惠奸，终至养痍貽患。此函至三月方寄。

十八日 晋阳书院甄别。臬署于讳盗为窃之案，请与具题。地方惟照例题结之案，可以具题，讳盗则中有情节，必须具奏，因批驳。藩署送核转交代详稿，颇见踏实，本可照咨，惟参亏之案尚未奏结，而交代册籍先行咨部，势必遭驳，而吏议即随其后矣。因致月川论之。

十九日 催首府将奏参各案速结，以便交案咨部，并将抄册检点一番。案牍积压，敢云劳乎？

藩署详交城陈前令欠交木税三千余两，议将地方公帮葫芦峪缉费匀七年摊解。此案事近可行，幕中亦明为宜准，但恐又开归缺弥补之风。美听之言，所宜详审。批另抄。同官初闻而詫，继乃罕譬而喻。

二十日 得星房复书，附《太平御览》一部。

局中送算结各案，云未结四十余起，非也。以册计之，已清算者百十七起，未清算百四起，仅过半耳。另办未结者约十余起，未可松劲也。

二十一日 阅太原府秋审十案，内郭秀湘故杀郭甲子一案，倒地后八伤入实，余三情实。又七案一服制情实。

与首府商办交代及参亏各案。兴县梁、浮山邓、潞城杨、平定王、解州□。白洸秀子一案略节颇是，威逼一家，至于三命，无可恕已。

函致五园，询潞安各属交案。次日开单，则潞安各案仍然散漫。章寿嵩隐欠仓粮万余石，不入清查，此曷可忍？

二十二日 阅平阳府秋审十一起，内缓决张子训、张小喜各毙一命，如彼时临汾有官，何至作命案办理？死者强抢良妇情实。张布叶故杀胡兆兰一案，亦倒地后八伤。岳阳书吏在科房杀人，尤属玩法。又辛银银子一起，发塚见尸七次；王猪淫妒奸谋杀，均宜入实。

二十三日 府局开交案数目不符。综理难得其人，仔肩愈巨，所请添派之人予以无所瞻徇者，庶能核实耳。欲回积习，其始未必见信于人。同官言，此时各属颇知吃紧，然则前此观望，可知积习渐移，或亦恒之效耶？然而究未敢必也。

中州遍地哀鸿而官不发赈，属廉访具草。

绛州交案迁延将及一年，今始和盘托出，不得不严批督促。以三月二十为限。两禀正杂捐摊均有抵款，惟某项应抵正杂，某项应抵捐摊，自有区别。若以无关紧要之款滥抵正杂，则于公帑有伤，因批司稽核，并函询月川。

二十四日 书寄琨侄。

阅秋审大同七案、潞案六案，内服制一起入实，其刘士详一起入缓。捆绑刀扎两人两眼，一死一伤。虽起衅不曲，亦觉凶暴。

眠琴至，与论参亏不结与交案相妨，今日始觉豁然，然则各署之未尝置议及此，可知共济之难，可为太息。昨日局中送到清折，为之逐案细批办法，遂为借去，能否如愿，尚未可知。然率以先劳，则人知感动，亦其理也。

二十五日 廉访代作请饬河南散赈灾黎疏草，语不忿激，自属得体，否则与台谏无别矣。略为翦去枝叶，越俎非所恤也。

阅汾州十案，一起乘睡故杀情实。

二十六日 潞城令杨从龙欠款有廉可抵，应于奏参折内扣除，函致月川。军营人员例食全廉，并不入扣廉案内。

阅汾、宁、朔、泽四府秋审十八案，内右玉斩犯廖必一起，其中虽有奸情，但衅不因奸而起，先则互殴轻伤，继则推跌磕擦，各伤致毙，惟中有“起意致死”一语，是以入实，尚应留商，但恐真情不如是耳。又一起僧人故杀师祖入实。

二十七日 拜发：

二月月折。夹片。清单。

正月之雪通省普沾，其骑月祥霁，尚可留俟下月入折，可谓幸已。省南麦秋早，而雪亦先沾，尤幸。

请饬河南亟筹赈务折。奉批：另有旨。办存。

附河东垫解盛京饷五万两片。奉批：知道了。补行山东。

请以绥厅都丞调补归厅折。

附庆笔帖式麟可否留补斯缺片。均批：吏部议奏。

祁县王革令讳盗请并案提审折。奉批：知道了。

请飭通拿前兴县梁革令解晋讯办折。奉批：另有旨。

分催各路交案委员过署，面嘱随时作信。

二十八日 与月川书，论陵川各缺不拘轮委，许前令欲以泽郡捐输换为陵川防费，恐不可行。以河南赈务稿致廉访。

又论秋馘右玉廖必故杀一案，情伤不重，而供词则照例入实。若以为此人例应不宥，又何以议狱为哉。不敢博好生之名，而非平衡情罪，如炯炯何。原供“起意致死”，而又有“起意推落山沟，跌伤内损致毙”之语，当其放手一推，坠落山沟者意之所及，内伤殒命者非其意之所及？徒以题准在先，颇难著议。然法司于外省斗杀，偶有改实者，以其伤重情凶，谓之近故。反是而观，即起意一语，岂可即为铁案？阅原案别无疑窦，无妨再核。然以不义不辜等语述向人前，鲜不谓迂，内谋诸心可已。

二十九日 是日六十贱辰，先出谢客。与芝田观察谈移晷。其拳拳于陕之兴商，略与余同。

三十日 与幕中谈廖必一案照例办理之事，忽著思议其相视目笑也。固宜各有所由，则各有所安，不必非人而是己。欲为桑榆之收，先戒东隅之失，斯又进一解矣。

三月

初一日 谒文昌庙拈香。

与同官议宁远欠解地粮。署任接征二年之久而置之不议，其非民欠可知。非专员清算，终属悬虚。

得谭竹厓书，陕省运米非不可办，而为群言所阻，改为筹款五万两，复改为捐钱四万余串。而捐者欲照铜局之例，恐部驳补交而中止。时事之难，动致窒塞如此。

初二日 书院上馆，回署恶寒，几至于颤，服桂枝等剂，重衾而卧，时许微汗。傍晚，起步则眩，殆药中而病解矣。

初三日 午后雪，至次日，约四寸。

张子和复诊，云外邪已退，尚余内热，与和解之剂。丹元饮，次早服。

阅胡委员探报三纸，襄樊土匪蜂起，陷内乡，围淅川，中州之寇渐深，不但宛、邓紧急，而商雒亦在在可虞。固始被困，光属告警，彼地方以裁兵节饷为事，可为太息。

又据报，二月二十四日复内乡。河东来文仍以交案迟延处分为虑，草附函四纸，一与论交代不可苛驳，一与论奏案必须声叙。

初四日 检郝存来书，三函未复，并作一正信答之。其十九来书言陕豫疆事，思之烂熟，先发制人而静为之备。至以胆气自任，鼓舞群材，其言可谓壮哉。郝存非大言欺人者，藉此稍释南顾之忧，然事几未形，亦不欲遽相推许。事体既巨，不得不其慎也。另抄。泽州探报平缓，与两司商饬豫防。中州方粉饰肃清，岂可为其所误？

初五日 与同官商布置事宜，文员可由司道径委，惟薛丞另办；至分委各营将，斟酌布置，使各合宜，良不易易。

得郝存初二日书，交代硝池等事，且欲进省，则边防之缓可知，与胡委员探报所言缓急悬绝。运城商贩络绎不应，三五百里外消息寂无所闻，殆探报之讹而侈耶。

初六日 是晚，牙疼不可耐，服细辛三分，夜分遂愈。

复郝存书。军兴以来，误于“防堵”二字，延蔓至此，若果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则主客劳逸之势相反，而胜算我操。癸丑之役，若晋有一旅之师，出疆鸣鼓，贼必不来。泽州之保境，殆有天幸，若风门口，直开门揖之耳。别抄。

阅忻、代十一案，一起因奸谋杀入实。部复高平、祁县两交案，外省照旧声叙，部中仍旧驳查，乃事之常，倘装叙新章，谅早无事矣。

初七日 阅归绥十六案，情实二起，一因奸谋杀，一故杀。

得翁协揆复书，意主多铸铁制钱，疏通大钱。正拟二月中将八旗二成饷钱尽放制钱，议未行而大钱忽滞。又云私铸倒灌，公帑吃亏云云。昨闻熙少农有科布多之行，即意兹事之有转机，盖亦不得不转之势也。崇阁学亦出典仓场。

皖抚奏疏，采买米粮每石制钱二十余串；柴草、盐菜均十倍于前；兵勇庭羸，桐营溃围而出，中原祸变在眉睫之间云云。顾其要归，仍以

拨银为请，而绝不议及运粮。此皆局外人所不解。询之月川，以为邗上军营亦需银而不需米，大抵以米囊花为食。真所谓养兵如骄子矣。

初八日 月川以琴坞所拟致翁协揆书相示。以本省疆事问人者，为留费耳。支绌之境，人所共知，若无办法，谁能助我。

初九日 拟邻氛未靖，密筹布置情形疏稿。欲致翁协揆书，论铁大钱更法，处处窒碍，几无可下手。躁隐三愆，古之所戒。作此等文字，未可率尔操觚也。

初十日 以奏稿商之同官。布置之事以得人为首，防剿之策以发探为先，探必须赏，则筹费亦不容已。与月川约，库储不动之桩划留十五万，目下续收指为四月初拨款。有余则放，不足则停，率之以身，则人无可议。

胸无成竹，则缓急不辨，所幸者能受尽言，且闻而辄悟耳。

十一日 复邃庵协揆书。京师鬻法之敝，群策补救，如水益深，因以多筹制钱折当大钱之说细陈之。私铸之党已成侵夺利权，其弊犹后。万一收盗铸之财，为聚人之计，通州肘腋之患尤为不可不防。别抄。

午后，晤何耕青少农。言通州之事果然，并云上年农司因州县搭收钞票，恐不奉行，议每两加运费三百，耕青力止之。斯可谓知体要矣。

十二日 拜发各折：

密陈邻氛未靖，晋省布置情形折。奉批：均照所议行，惟须慎益加慎，不准稍涉张皇。

附宁武铃守调署泽州片。奉批：知道了。

附京饷五万，邗、皖饷各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审结前署平定州王故牧亏空折。奉批：该部知道。

审结已革丰镇厅书勋亏空折。奉批：该部议奏。

奏参盂县康孔昭故令亏空讯办折。委冀宁道限两月结。奉批：知道了。

奏参前翼城令舒应鸿亏空讯办折。委太原府限两月结。奉批：著照所拟办理。

陈子均入京，以铁制钱寄翁协揆。宝晋五百，平定后铸五百，怀庆二百。

复阅论钱函稿，拟斟酌入陈，然其如眷黄明诏何。

十三日 月川前开库款收放一单，殊不明晰，且其中均无筹画，以

致不敷至一百四十万之多。去其可汰者，再与设法补苴，大抵今岁不敷二三十万而已。前一单开，不敷二百四十余万，批隙导窾，乃得此数。人生有几许心血，堪此煎熬。

捐摊既广，完解不全，藩库动垫成亏，弥补不知何日。因阳城动费一案，与极论之，或省悟耶。

得郝存书，即与作答。别抄。甫发，又得一函。

十四日 都司伊克唐阿往泽州，与论守口须先有成算。与中军商解炮前赴运城。

复郝存书，任重言深，刺刺不得已。别抄。

十五日 与同官商缘边各缺互调。岢岚、东冶、永乐、阳高。

琴坞示以守备四条：一得人，二足兵，三侦探，四肃清地面。言多可取，然余意用人之道惟在开诚布公，所谓“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来书欲一己默记而深藏之，得无隘乎？简军实，不外择将材，部曲中才尤难知，推赤心于诸将腹中，使各用所长而已。内治无过保甲，但入耳烂熟，数见不鲜。前者堡寨章程，原欲使民助官，力行保甲，非但欲百堵皆兴而已。然可与语此者鲜矣。又欲飭州县各陈筹办情形，以观贤否亦好。由司分檄。

十六日 昨夜，接河东书，闻怀庆亦有土匪。果尔，则泽郡势须严防。先札沿边营县，并由司分行各属，日戒衣衲，史巫纷若，使人皆有震动之意，惟征调必当持重耳。

十七日 与月川商库款应留，即兵饷亦可以收为放。昨以密缄致两司，得复书，拟大同与蒲州对调。附致北镇书。

黄琴坞书守备第二条，言之未能中肯。因思简则易从，当先就北镇备调二千兵，勤操待用。前之备调不及近省各营，以其易于征发，现在宜与补调。南镇兵额不多，亦可抽练，当得其存营兵数而为之度。缘边三路，存营满操，属汛抽操，委道府会看。是月之末，南镇所属又抽调七百名，在本标千名之外，亦令加操送册。廿九日附记。

十八日 与同官商蒲郡须位置得人。肃清地面，当以省垣倡之，襄理不可无人。报销局已立年余，未闻完竣之日，不得不略为更置。规模非所素定，责任又非其人，所以棘手。

边事略为布置，无所藉手亦难，惟盐有余利，或可少取，当与河东及潞、泽两守谋之。

十九日 地方小有布置，原拟增调外营，顾省南为平阳，经练千兵，庶几可用。而零星调取，势分力薄，及缓急反无可藉手，尤属非宜，必须动出万全乃可。

二十日 与同官商平阳千兵不宜动，金以为然。自不得不于南镇各营百十抽，令备调；而北镇近省各营，亦当先期告诫。

绛州交案，果如期而至，中如军需未核，仓穀未盘，似留不了之局。然大端已得之矣，夫又何求？营营者已成情面世界，一人破除，则群相惊讶，然责任所在，其安所避。事理分明而后行，吾恕不亦可乎。

二十一日 晤调省将备额勒恒额、景泰、梁玉柱。貌则易见，才犹可试而知，惟胆难以许人。轻躁不可以为勇，于持重朴实求之，或可十得三四，尚不敢云拔十得五也。

复徐少仆书。附启来年京铁。

接凤台报，嵩鲁匪徒敢抗官兵。鲁山民情素淳，闻二室近多山贼，且距会兴镇不远。令局员飞致詹县丞次日。

二十二日 昨夜分接廷寄，令仍按月筹解楚饷数万两，今岁又添一巨款矣。因将全局与目前办法函致月川。理财无它法，不过腾那而已，一胶执则茫无下手处。草单。

致平阳瑞镇军书，与商调度事宜。无事之时，调度虽若素定，至事势缓急又当变通。咨派豫调数百兵，固事势不得不然。能留镇标得力之兵，以备急用与否，尚未可必耳。

两牍行藩司，一催未结十八案，且只十二厅县，可谓未成一篲；一议楚饷先由河东拨解。此亦腾那之一策也。

得郝存书，规画壮远，尚须规以细密。敌势料于临时，地形当知于平日。前寄以陕豫舆图，正为此耳。

二十三日 商稽察地面应以省垣为之倡。地大物博，本不易理，襄办者不患无人，正苦事权不属，仍须随时察看。

午后事稀，藉手谈休息半日，静验并无高著，喜烦懊未形耳。

二十四日 昨得藩库本年收放总单，比前略清晰。按籍而稽，应短

百一十余万。就中极力筹画，尚有下手处。大抵量入为出之外，但能补还垫借，即本省缓急之需在是矣。又连得月川两函，作一统复。季前兵饷，绛州交案，比较册，拨南镇军帐。

各属解库正款截至次年正月止，开列三年完欠比校，予以功过。原以上忙未开征以前无从那掩，地丁有多寡，计银数不如计分数，俾示公平。合三年比较，则咸丰四年亦不应置之不议。此即杜新亏之法，为清其源也。

二十五日 与月川商拨款，亦惟有持之以忍，处之以恒。忍则举动不轻，恒则度支可继。外拨既定，而后固圉者可以徐筹。因将藩库出入清单逐款核计，不求尽如人意。惟忍乃可有恒，其如何达部，尚须商榷耳。

二十六日 楚北、扬、庐每月军饷无款可动，与月川商定，径将援案划拨京饷叙入片中，若先期咨部，不知就里，转恐事格不行。

四方多事，本省经费必须留备。但正项拨解不暇，无可腾挪；惟杂款之借动者，还得一分则本省有一分之备。因函询月川，将上年借款未还者，与未完地丁抵算，并本年京协各饷、兵饷、铁价从何借动，得此亦足知大概。

二十七日 将库款收支手录便览，而分疏筹办之法。接中州探报，晋边情形颇缓，特嵩县、卢氏尚有焚掠。蜂蚕有毒，且勿忘备。

二十八日 月川言，铁价亦可划京饷。眼前语，闻之豁然。拜发：

二月分雨雪粮价折。盐银片。雨水五十余属，粮价并无加减两单。

调豫南镇官兵请以北镇兵换防归伍折。奉批：另有旨。

附太原镇请覲届期展缓片。奉批：著俟撤防后，再令该镇来见。

附蒲州协以太原营参将福瑞署理片。奉批：知道了。

裁缺都司崇顺留晋酌补折。奉批：依议。

蒲州西守、大同李守对调折。奉批：吏部议奏。

附薛珊暂署蒲州守片。奉批：知道了。

附调署永乐、东冶两同知片。奉批：知道了。

汾州胡守坐补原缺折。奉批：吏部议奏。

候补知府熊启楚保繁折。奉批：依议。

附河东解甘饷四万余两片。奉批：知道了。

致翁协揆书：筹饷固分内事，但拨款已溢，不可再有后命。京饷划拨，亦请内外酌量缓急，勿为遥制，如此庶足有为。若征调无艺，如敲器然，能无复乎。圣明在上，无不可言，特不忍以支绌陈词，上劳宵旰耳。书另抄。兼论铁运。

二十九日 官场中有明知其人之无可解免而犹为缓颊者，始闻之，不能无介介于怀；再思之，乃知彼亦只姑妄言之，以谢其责，不用其言，亦断不我怨。只要看得事理真，立得主意定，此等世情，即贤者不免，可叹也夫。

愆忿之力，逆而折之则甚难，顺而推之则甚易。断之以理，而毋暴吾气，其庶几乎。因复河东书，附识于此。欠款为轻，地方为重。迂拙之见，如是而已。

函致月川，询李世琦以一员而累及交代二十余案，当作何区处？

夏四月

朔壬午 诣文庙拈香。前与城守尉庆瑞谈，驻防生齿日蕃而饷缺有定，欲使余丁自为生计，莫如耕种可常。兹查出某所荒地，令相度之，至子种等费固易筹也。旋以不便而止。

过月川、五园谈，期许相助，庶能日起有功。与眠琴论承审各案，与交代相涉者，必须早结，余则无几矣。

初二日 仕而优则学，非待政简刑清然后拥书南面也。有即仕即学者，穷事物之理，以求措施之宜，其权衡在己；有且仕且学者，观得失之林，以占理忽之准，其龟鉴在人，故读书之不可以已也。“学”字包仕之前后而贯其中间，直是无时可废。

午前，阅地丁比较册，及其半矣，余者留俟翌日。午后，接汾州交代禀，引其端矣，急付幕中毕之。生平不敢厌公牍，而微觉有过处，不可不戒，此其一端。

初三日 局中于奏参各案率称办结，而不知奏案之不可外结也。此等公牍不得不自为之。每念责任重大，不可以亲细故，然一不综核，则疏漏时不能免，为之奈何？

初四日 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此言本属太易，而牧令中

严明整肃者，能有几人？眠琴述太谷一案，近日又有怀仁一案。“得人”二字，真属大难，惟有随时随事警觉提撕，一有讳饰，即与纠弹，亦使人寡过之道也。次日，闻太谷一案，拒捕伤差，已获七名。

初五日 同官谈晋民淳鲁，无犯上之习。甲寅、乙卯间，抗官之案迭出，实蚕食吏有以致之。有言晋民吝嗇者，其实物力艰难，人情相类，岂独唐魏为然哉。此时春征输纳如何，重申诰诫，方为有益，当熟虑速行。

初六日 连日接潞、黎两县报，收买蝗种，下手既迟，足见前此不甚留意。人材之难，事事须加督责，殊觉悬心。

复河东初一日书，防剿之事，总期动出万全，先事图之，则庶几无悔。别抄。

初七日 将交案分四道开单，复逐案检点，屡省乃成，敢云鞅掌哉。夜漏二下，接初五日五百里廷寄：奉上谕：胡林翼奏，饷欠兵饥，请于山西藩库、河东盐库筹银三十万两等语。山西协拨各路军饷甚多，未必有此巨款。虽不能如所请之数，总须先拨一二十万，俾资接济等因。钦此。胡中丞奏，都兴阿进剿皖贼四次，夺垒十一座；杨载福水师正拟会攻湖口，便图安庆；李续宾步队亦素称得力，请拨三十万两，稍清旧欠，以为进战地步云云。屡空之余，请求愈巨，何以塞之？

初八日 余拟楚饷既有不时之需，将所拟每月二万提前数月解往，请届时乃再拨月饷。月川以为太板，实不如请由藩库筹八万，将河东本月拟解二万添入作十万，与旨意似亦相符。而先解河东二万，续由藩库分批起解，辗转间与提解月饷之法略同而不露痕迹，亟从其议。次日，复致月川，十万似勉强符旨意，但无款亦属空言，且何以为继？

初九日 忆昨临睡判行，致有讹字，深用自咎。枕上适成去矜铭四语：文王之德之纯，克自抑畏；周公之才之美，安有吝骄？无谢上蔡之学养，而有其病痛，可乎？

白洸秀子一案，事关三命，狱阅二年。以五斗胡麻，索赔百串，可谓非挟制乎？原审尚有镰叉毁打、指折人口二事，亦窘辱矣。谳局有求生之心而无求生之手。案经三驳，岂得已哉？余意简括言之：衅虽起于诬窃，死实由于自尽。定拟绞候，复核缓决。揆之情罪，庶得其平。

以近日南北两镇备调各起官弁兵丁，抄入便览。奉廷寄：初五日谕

旨：准将北镇兵五百名调豫换防，替回南镇之五百兵。此寻常公牍耳，一详审便有许多曲折。反是以观，事不经心，必不能泛应曲当。

初十日 晋省前此征调南北镇兵，其檄行豫备州县，不照经由驿站，致差徭扰累甚多。此次调兵换防，与局员再三告诫，或得免此耳。首府县言，以保甲谋之绅士，大有阳骄之意。然与官疏者，官必亲之，以诚感人，自足为我耳目。

十一日 酌筹楚饷，出与月川商解十万内河东二万。

拜发：

遵旨筹拨楚饷折。奉批：知道了。

附京饷五万、扬州饷二万片。奉批：户部知道。

代州缺请仍以程国观升补折。缺出在先，昌禄引见在后。奉批：吏部议奏。

奏参故隰州牧宋载赓亏空折。奉批：知道了。

奏参宁武令保楨亏空折。奉批：依议。

夏县令陈晋吉亏款，参后清完，请开复折。奉批：陈晋吉著开复处分。

请展办本年军政折。奉批：著照所请。

十二日 初十接润之中丞书，惻款之意令人感动，晋省协拨甚多，谕旨既已言之矣。库款之支绌，不忍言，又不能无言。其实复奏中已和盘托出，可对君父，可质鬼神，明吾不欺而已。复书别抄。

复河东书，属为画策，兼以道属未到交案致之。

十三日 常雩致祭神祇坛，卯正成礼，晏矣。

复鞫本年秋审。今年新事缓决百十四案，入实二十三案。内旧情实七案。

得午桥书。擒匪不可胜诛，【不必尽诛，】已经入告，上俞其请。而犹有待者，盖不威不惩，义正而后仁育，此禁暴戢兵之大用也。胡润之奏疏，九江两岸之兵，以都兴阿马队、杨载福水师、李续宾步队为最强，即异日肃清江南，亦必赖此三军之力。又奏副都统多隆阿破宿松贼垒，颇有方略，可谓方以类聚。都将军之攻小池口，又有萨林、禄昌、石清吉均营总、巴依尔呼兰总管、鲍超参将、都嘎尔参领、双福防御【诸】偏裨，宜其攻无不克也。小池口援贼在段窑，宿松之枫树坳、独山镇亦有贼垒，皆破之。

十四日 交案杂糅，分道清理，使人不见为繁难而后从吾令，要为

守之以恒而已。

复曾卓如中丞书。爽直人听言不审，易为所误，顾交浅不敢言深。罕譬则易喻，力争则难入。随与子临、岵瞻一书，以斡旋其间。盖四方多虞，睦邻之不暇，安可以小故差池臭味耶。楚北捐户李慈泽控权奇文一案。盛气处事，每不暇求详于理。愆忿之难，足以为鉴。凡事移步换形，在捐户而欠军饷要需，尚不能置之于法；一争控即为财产细故，更不能以官物论矣。

十五日 诣武庙拈香。得张椒云书，闻念园近于痿废。青门谈宴，同谱极盛，不禁感慨系之。若久香之离索，更可知矣。

赵城、洪洞民伪为难民掠食，五六十人中仅获其十二。张搜捕之声，使逃者不敢复出，而仍以无扰为主。清厘交案，奏限将满，而造报亦将完。私自幸者，此郡吏治积痼，一整饬尚不至于玩，是尚可为也。

十六日 探报言，庐州兵哗。月川视以王雨山观察来书，言福中丞避居梁园，凤、颖又有捻扰，请将皖饷解徐。与昨日同官所议正合，因函致月川商之。王观察五月一书，则言不可解，徐诒与福帅齟齬耶。

致龙翰臣书，以忍与恒勸之。翰臣以干济之材居盘错之地，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皆从今日始。适读子瞻《留侯论》，秦皇帝所不能惊，项籍所不能怒。为跋二语曰：卒之子房能忍，富贵以全其身，则又沛公、吕后之所不能忌也。

十七日 致涤生唁函。前此母丧，不肯受官，此次特旨赏假三月，知其拘谨，亦感以异数也。

阅宁远厅德昌禀。所请倒填月日固不可许，然不平则鸣，亦所当察。经征、接征、考成自有期限，心知其意，再参之以律，则曲直是非，固可不烦言而解矣。

十八日 法律如权衡形器而已，心者操权衡者也。以理为主，则权之俯仰，衡之进退，并无所用心于其间。理不可以空构，物格知至，其功无穷，而行之从忠恕始，故曰违道不远。因读律有悟，姑识于此。

恒之彖传甚美，而爻词多凶，何耶？盖其卦虽刚柔皆应，而非刚健中正，则不能以恒久不已。五以柔居尊位，至以妇人戒之，何其深切也？九二刚得中，而仅曰无悔，词无吉亨，其难其慎也。恒之为德，其在心也，为绵绵穆穆；其在事也，为孳孳矻矻。持其志，勿暴其气；明

其道，不计其功，所以可久。若始而求深，是锐进也；上而振动，是矜伐也，是必无恒。三与四处贞悔之交，不恒不可，恒而不得中亦不可。圣人之于恒，终始难言之如此。

十九日 候云溪、子洁、琴坞三观察谈。知人难，用人尤难，才分之所至，根柢之所存，知之而不能尽，则用之而未必当，非必贤否倒置。有六钧之力，而予以六钧之弓，察其神气，定其力量，克知灼见而后无废事，亦无遗才，盖难言之矣。然才识可以阅历而增，根柢则不可变。所谓木心不正，则发矢皆邪，可不慎诸。

二十日 同官询绛州病故以何员题补，官文未到，未可拟议。廉访谓宜疏通需次，五园意在甄拔卓荐。二说均是，而为地择人，试可乃已，则亦不能以轻畀也。

二十一日 拜发：

三月分月折。盐银单片，雨水单，粮价单。

撤任宁乡令何秉均亏空，请革职严追办理折。奉批：依议。

前宁乡令姚麟亏款拿问提审折。奉批：依议。

前浮山令邓爱涛亏空查抄查拿折。奉批：另有旨。

已故平鲁令陈准亏款查抄备抵折。奉批：知道了。

陵川令王书元、沁水令叶兆晋参后全完请开复折。奉批：王书元、叶兆晋均著给还顶戴。

前凤台令许亦崧欠款全完请开复折。奉批：许亦崧著其开复。

晋省素无民欠，逾年完纳者则间有之，此民风之淳也。闻十数年前，牧令皆年清年款，近乃有以本年之上忙解上年之下忙，那转掩旧，久将效尤。前与月川商为正月截数三年比较之法，盖为此故。及册具而盈尺矣，欲自厘剔而日有未遑，姑付吏抄撮简明一册，乃得下笔处。

清厘交案旧腊二十一日奉文，今日正展限满，程途核转，例限尚在其外。体访同官，俱有共济之意，可以急脉缓受。盖其中实有未易了结者，情形原自不同。督趣于前，所以警怠忽；从容于后，所以体人情。宽猛相济，固其宜也。

二十二日 郝存来书，会镇拟即设防，而募勇不易，欲调镇兵。顾匪氛尚在数百里外，而即动兵符，上烦宵旰，此一难也。镇兵宜合不宜

分，外营之兵恐不得力，此二难也。盐粮报销是否合例，且久暂不可知，此三难也。无警调兵，寇未至而民先扰，似属非计。因思赴豫换防之兵今已到省，不如使遄行赴戍，将换回之兵由陕州渡河，暂驻茅津，再作进止。因与两司函商。

前蒲州西守以口角微嫌揭荣河潘令，近平阳守王静盒复以滥刑揭临汾王令，而不知在押毙命，不稟请委验之非，转似偏听，以掣问官之肘。今日藩署复视，以芮城两令互揭之稟，攘臂而争，形同市侩。孟棠虽小有才，吾乌得而用诸。

二十三日 出北郭，至千寿寺劝耕。绿畴弥望，井口亦多，虽数日不雨，土尚滋润。

与月川商知县班次，即用原应从优，况需次之人多于候补，合为一班，须随时参酌。司开清单，四年以前九缺，六即用，三候补。五年至今八缺，三即用，五候补。此间官场无争竞之习，吾辈不可不为持平。

复河东道书，将换防归伍二百兵移驻茅津，可以有备而人不扰。久戍恐疲，劝之以赏，此微权也。别抄。并询以本省州县前此融销陕省余盐，今则无之，能否五仍加一？

二十四日 同官或言，蒲县孟棠可用者，奏调芮城，乃一受事则与前令忿争余润，而底里毕露。此时欲因循则恐缓急难恃，欲易置又觉举动太轻，为之懊恨者屡矣。究而言之，前失不可掩，来者犹可追，当断不断，恐受其乱。至用人之权，当与众共。所得自主者，不远复，无祇悔，则窃取之矣。

二十五日 豫省兵力全注东南，腹地之窃发者不能兼顾。晋省征调恐涉张皇，持重又虞疏失，真无适而可。语同官，辄太息。

河南以经费支绌，飞咨无用换防。第此兵既费装，岂可徒劳而空费，先与截留回省，徐思所以处之。

二十六日 接河东稟请调南镇标兵赴茅津助防，未免稍涉张皇，实亦未得前函，不知省中已代为布置，故有此请。余意不必徇所请，而以杀虎三百兵与之，已令眠琴往商两司矣。再思由豫撤回之兵计日由陕州渡河，较镇兵本为便速，当作书驰致之。别抄。月川言，出省截回之兵，须请旨遵行。因念南鄙河山距省千里，而平阳居南路之中，因拟截留官

兵移拨南镇训练奏稿，致两司商之。

二十七日 阅马步射百余名。

拜发：

截留北镇防兵移拨南镇训练以备缓急折。奉批：有旨。

奏提洪洞两前任文泰家属、希裕。折。奉批：另有旨。

施彤芳、刘世安、王信瀛均请开复顶戴折。奉批：施彤芳等均著给还顶戴。

中州腹地莠民乘饥为变，既不能置之淡漠，又不能遽请征调，此中权宜办理，已费苦心，而相逼而来，竟若有不及待之势。郝存向必谋而后动，此独不然，何耶？

二十八日 移拨训练之兵酌给口粮，而局员仍鳃鳃于报销之准驳，不思此数百兵耳，可谓放饭而问齿决。余意在实给粮食为久远计，不使以得钱买食生诸弊端，正须再加告诫耳。次日，月川复以平阳无仓为问，因答以有米之处给米，无米之地给钱，庶不致拘滞鲜通。自公事日趋于苟简，稍一虑远，群目为迂，因以饩羊喻之。

二十九日 藩署送比较地丁功过官文折，开功多而过少，两年来自是起色。顾其事纷烦，拟先定一格，而后以比较之数为之权衡，此殆非算博士所能。自辰至午，定太原、平阳各属。

接河东十九日书，言铁谢镇囤私情形甚悉。顾积弊已久，禁绝綦难，行之不善，无益而反损。以时当扰攘，尤宜慎也。又所闻加称不如往年之多，是即缉私已效，苟私盐渐贵，是即官引之利。越境禁私，势未必止，不如自治其本源，可以不禁而渐止。

五月

朔日 诣文昌庙拈香。

移拨镇兵，原即防兵之备调者耳。昨局中所议，官无薪水，马无干银，情势不行，例案岂可墨守？月川已旋觉其非。查例则，出营之马不支干银，可以抵给，而四年部驳之案，晋省所请薪水减于前者加倍。细视之，把总、外委请月支一两五钱，兵则每日七分。局名军需，颠预至此。余谓文武之不和衷，往往因利而起。将弁岂尽无良，使足自存，必多自爱，斯地方之幸也。

徐新斋廉访至，谈蜀中相知者。寿臣急于求治，每日亲鞫至漏四下，同时撤任官四十余员；曹颖生有应变之才；杨祥则自郤以下，观其所取与，亦可得其人之大致矣。

初二日 候新斋。晋之边防库款，莫不借箸而筹，有心人哉。流民之多责成入境首站，何尝不如此告诫。若欲加之罪，必至互相徇隐无肯发者，何如随地讥察之为愈。论河南之敝在于民困，征收用活串，不用板串，故有无艺之求固也。顾自搭钞之令，阳奉阴违，牧令不敢以板串授柄于人，致胥役从而朘削。昔取其一，今取二三，民输实银，官收空纸，若不变法，公私交困而已矣。虽然晋省蒲州各属尚有径不掣串，而问之里甲催头者，官无催比之劳，民少自封之苦，久已相安，率难轻改。自黄册不行，弊必至此。今政必顺民，舍察吏更无他策。

初三日 与同官商绛州一缺。讼狱本多，民气新复，宜任人而不任例，其紧要要在解州之上，何论忻、代。

初四日 昨今两日理比较各册，已有草稿。其批解逾时者，中必那掩，原不难发复。果能亡羊补牢，自可不加深究。操纵之间，能勿熟思审处？其有偏灾缓征，应别议。

初五日 晋省前后办防，官弁分例不一，始则糜费，及四年撙节，官弁薪水仅存三分之一。近因移拨镇兵，酌中定义，比三年则减半，而较四年则已优。局中总以后案为可以撙节，而不知苦节非所以用人也。今茅津设防，局中于撙节之外，又欲克减潞、泽如前日事，岂可行乎？余丁口粮旧案，每月五钱，新案则每日五厘，势将鲜饱。月川拟给与例定口粮，是也。

初六日 理九府属截数比较，忽忽即已过日。平阳一府比较上年多完七万余两，则太守与有功焉。

初七日 续理十州属截数比较。此中有应酌量劝惩者，有应暗行存记者，有应行司复查以免屈抑者。此事明以劝州县之催科，暗以防钱粮之那掩，漏卮果塞，则正供自裕于无形。老泉文字，力能自伸其说，而以理折衷往往不足，昔人谓其源出于纵横，殆信。

初八日 与同官商绛州、沁州正署各员，总在择人而已。上年办理清厘交案，旧习疲玩，故其始甚费气力。春半以后，众知事在必行，一

切迁延故态、牵掣私心，渐已革易。计办结二百数十起，今未结者不及十之二，计日亦将竣事。敢自信为先劳，要必持以恒久而已。

初九日 案牘虽经心经手，要不能不待人磨勘，亦不视人以朴之意，截数比较亦其一也。

诵庐陵文数篇，惘款悱恻，易以动人，殆于诗教为近。

初十日 陕省咨拿番僧，而罪状仅得之传闻，恐为莫须有之狱，且其来止数人，何能为变？仅防闲之而已。

十一日 是日，拜发折片。补记于廿二日。

得陕省咨抄押解番僧谕旨。其事便有把握，公文私信亦费两时许功夫。致曾中丞一函，并及龙王辿事。尹令辉宗貌若无才，而可属以事，益信济天下之务者不恃才。

灯下改定《鸳鸯阵图说》。

十二日 赴大教场，阅看四营演陈。老阵自不必废，速战连环，可习火攻。新添鸳鸯阵，则行列疏通而中有变化。铜炮阵则声威壮猛，而不求饰观，致不知用之何如耳。

与廉访商严禁私磺办法。为政之道，不外赏罚，而亦不能不曲谅人情，当徐商之。

十三日 诣武庙致祭。

商禁私磺。查弊之人而作弊，兵役众而员弁之势孤，况又从而染指，则不可为矣。今弊久而议禁，先汰查弊之人，而后参酌成法，实力防范，或可改观。为政者张严之声，行宽之实。夫人而能言之，然可行之一时一事而已。屡试之，则贤者不知感，而不肖者无所惩，将如之何？有必行之法，而人不敢犯；有必恕之情，而人不忍欺。微斯人，谁与归？

十四日 马介樵至，谈地方数事。

赴精营，阅抬枪二百三十余杆，中靶约七成上下。惟手法未能便捷，拟以步队点鼓之法趣之，使渐臻于熟。

十五日 委首府赴城隍庙拈香。

与同官商介樵所述数事。卖空不办，不足保富，而官役受饵，举发为难。地方事类此者不少。

员姓争继，余述在陕办法，问之所后之亲，斯狱可以立断。

致钰夫尚书书，福州防赈局捐项。

十六日 赴精营，阅云梯并鸟枪四百余杆。琴坞言，所制挡牌，以生牛皮、高丽纸、头发等物层叠为之，可御枪子。姑制试之，则洞达矣。大抵人力易御，药力难御，以刃割人，其浅深惟力是视，药力之锐，殆于无坚不破。火器之祸，所以烈也。

十七日 闻富平滋事，殆为催科耶？

阅营弁八十余员，马步射不过一时许。

十八日 地丁比较一节，甚费日力，惟于记功记过之外，赘人记劳记罚。同官以为琐细，亦属常情。事出创见，自不如得已且已。既得其盈亏之数，应以存记或申飭了之。与月川书，此法各省惟晋可行，就晋而论，亦惟此时可行。益甚自幸也。

十九日 阅满营马步射百名及三枪三毬，两时而毕。

得胡润之书。贼犯蕲、黄，意图牵制，而武汉无兵，安能高枕？且水陆三军远隔浔阳，九江、小池口未能猝拔。饷需过巨，当为奈何？

沈荫士自王封村回，言私磺必乘官采之便，多烧以售私。此便易于稽查，特向来兵役包庇，而官弁不加察耳。

二十日 与同官商查禁私磺，余意在已破之案不与含糊，然后可以惩儆。

楚军驻江皖之郊，力图全局，其需饷不专为楚也。前已筹济十万，兹公牍、私函复令夏秋拨解二十万。藩库无此巨款，余意指数专款劝捐。盖指数从其少者则易办而无可推辞，专款解楚，不至徒饱无用之兵。同官闻此，众情均为鼓舞。肃清江介，此或其先几欤？

二十一日 昨午后微发寒热，旋即小汗，而两睛及太阳涨闷如晕眩，始悟数日教场为风暑所中，犹幸而早发耳。沐香霏汤，略松快，服疏散剂并清麟丸。晚便血。

首县报参将玉山带兵归伍，至省南门外投井身死。所讯草供，系败仗遗失军装，羞忿自尽，恐尚有不实耳。

二十二日 一理公事，便接续难以休息，幸眩晕已瘥。

昨今接月川三函，作一纸复之。新疆需饷，势须通筹，全局有节而后可继，此其尤要也。

十一日折回：

试用道王涤心、试用府常文遴期满甄别以繁简缺补用折。奉批：吏部知道。

附奉拨楚饷十万，先解河东二万、藩库四万；又皖饷二万、京饷五万、河东解甘饷五万片。奉批：户部知道。

附雁平道崇泰引见，缺委试用道孙晋墀署理片。奉朱批：知道了。孙晋墀曾督晋学，办事殊未允协。今既为汝属员，不可稍涉情面，仍应随时察看，设有不洽舆情或尚称干练，遇便奏来。钦此。

清厅成裕亏空革职查办折。奉批：依议。

已故汾阳县周贻纓亏空抄产提审折。同上。

摘顶降调知县阎步瀛开复顶戴折。奉批：另有旨。

文水县高松年与宁武县曾文炯对调折。奉批：吏部议奏。

已故和厅哈芬布亏空查抄提审折。奉批：依议。

二十三日 风暑已退，尚能延客，亦以公事交集，不遑暇息耳。

晋民连岁捐输，势成弩末，本不欲再举。今楚饷急矣，商续前案，而必求于楚有济。同官既难其名，不得不慨然自任。今各路与贼相持，终无了局，独楚能进取，谅在圣明洞鉴之中。据情上请，或可感动天心。而各路之相逼而求者，终恐不免，尽力以供楚饷，余力以给诸军。揣情势而为之词，谋篇真不易哉。

新疆各城以伊乌叶为纲领，倭都护请改拨甘饷解乌伊叶，必有后命。与月川筹商全局而后应之。

归绥两厅买补缺谷，屡请而屡抑之矣。今复准折色而去浮费，其事宜若可行。顾各厅无谷，则以折色之价买补待放，原无增损。而遍查案牘，不得要领，于心终觉不安，况此时断非采买之候乎。原无增损四字，因司详而误采买者谷也，折放者米也，一谷六米，岂能同价哉？

二十四日 欲复润之书，须俟定义具草，先函致冰如太守。复河东书别抄。

二十五日 拜发：

四月分月折。奉批同前。

请右玉等县暂缓采买折。奉批：依议。

附由豫撤回防兵抽派茅津驻扎片。奉批：知道了。

附保列一等副将忠瑞等三员暂缓赴部片。奉批：均照所请。^①

请将凤台县刘端升补絳州折。奉批：吏部议奏。

附楚饷四万、皖饷二万片。奉批：知道了。

请将署虞乡县张祖坊开复顶戴折。奉批：张祖坊著给还顶戴。

忻州接解绞犯脱逃参处折。奉批：依议。

孟县康孔昭^②亏短审结折。奉批：该部知道。

署絳州潘遵颜亏短勒追折。奉批：依议。

签两司会详候补知府、直隶州田寿增、章节文请给拔署来文。晋省官场尚称恬静者，以府州表帅之人，初无争竞之习。即守令因缘而得劳绩者，亦必随事裁抑，不敢假借。今无故而辟争竞之门，徇人则害政，求治则拂人，两者何一而可？亦知其事之必不行，而姑以见德而已。批另抄。

二十六日 口外各厅以采买为侵蚀之地久矣，今日正供，岂能任其攘夺？清厘口内外仓储，核实各厅征解完欠，出入相权，定为买补常额，岂得以鞭长莫及置之哉？

捐项先尽楚饷，数日来欲拟片稿，第词多而意不达，昨静坐半时而已粗就。浮文妨要，一笔删之可耳。

二十七日 楚军得力，有廷旨，有部文，不以私函，故今欲先尽楚饷，宜昌言之。

廉访至，言月川请为抚养庶母持服，屡据情代奏并详述所以。因拟双请一稿，而未略加断语。盖例文甚明，无为以两可致烦部议也。

二十八日 与同官商奏稿。月川持服一节，若双请，恐中旨难以遽定。盖康慈饰终之典与终丧之仪未能一律，上心有所不安也。此事不由外引例定断，可以不著闲文。慎之以谋而持之以断，凡事类然。

晋省参亏，向必摘顶勒交一次，革职勒交一次，然后奏明拿问查抄，至结案则四奏矣。虽上之披览未尝倦勤，而臣子敷陈殊觉烦渎。近者宁乡何令一案，只作两奏办理，向后随事酌核而已。

① 此条广陵本附于下一折之后。

② 广陵本作“唐孔昭”。

二十九日 慰问月川，并候廉访。

买空卖空之弊，使市价骤长骤消，钱行受病，而其累及于小民，有不能不重惩之势。属廉访出示。复胡中丞书，已有公牍，故书不必详。涤生唁函，至是始寄。

邸抄甘肃办理交代一折，内云：若仿照晋省设局，派员督算，则所派之人均系同官，且其中多有交代未清之员，亦难望其秉公核断，诚恐有名无实。设局原以持平，否则锥刀之末，皆须亲为剖断，而稟议之案滋矣。又云，如第一任交代未完，而第二任并无亏短，即将后任册结，先行详咨，严饬将第一任交代查明详办。后任之旧管，即前任之实在，无上文何以起后章乎。

三十日 拜发：

藩司请为抚养庶母持服，酌量定例办理折。奉批：另有旨。片报粘后。

附黔饷三万、楚饷四万片。奉批：知道了。

晋省续办劝捐折。闰五月初十奉廷寄一道，朱批：另有旨。

附捐项先尽楚饷以顾大局片。奉批：另有旨。片报粘后。

审明河津教谕李可标稟揭知县蔡锡龄一案。奉批：李可标、蔡锡龄均著交部察议。

审明前署翼城令舒应鸿亏空拟结折。奉批：该部知道。

审明前崞令秦用宾亏空拟结折。同上。

各属地丁截数比较一案，于是日批结，并以清单行司。自风习日趋于苟简，详密处事辄目笑存之。然果能尽己，何必尤人。批云：此事原属因时制宜，不必定为岁例，或行或止，届时再商。俗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即经所谓人存政举是也。

舒应鸿一案，司详已第四次请奏，拟乘此批司议之。

【上谕：王庆云奏藩司请为抚养庶母持服一折，山西布政使恒福遭抚养庶母之丧，著赏假二十日，在署持服，照常办事。钦此。】

上谕：王庆云奏遵旨筹拨湖北饷银等语，著户部核议具奏。钦此。】

闰五月

初一日 诣文庙成礼。廓庑之间，颓废日甚，谓司铎不谨，而工程则责在地方。再经大雨时，行将愈不可问，亟须与同官议之。

王封同知以严禁私磺章程呈阅，大段已具，而但不识先劳，因与逐条添注，送廉访商之。图说不相符者一处，亦与签出。经目经心，自不能放过，非炫吾察也。廉访于崔、李两守皆恶其圆通，以矜守为矫矫不群。然受事日新，安知不随俗披靡。表帅之人无可矜式，此吏治之所以不振也。

复方伯，为云溪故，而禹亭宜留。

初二日 昨夜，接河南借饷廷旨。

献局章程奖励结案，委员牵前扯后，会详者知其不可而不能改，将毋有待乎？为之更正而昌言之，如吐出喉间物。裁抑一人以主持公论，德怨两所不居，求其是而已矣。

首县报卯刻动庙工，与方伯商给岁修之费。

初三日 连日议驳司详数事。奖励属员太优，得者感恩，其不得者众将觖望。支销钱谷太易，谓仓谷不足，资籽种而给兵食，动即采买，上耗国帑，下病民生，徒以情面之故，皆不遑恤。道府徇属员之请，两司徇道府之请，献可替否，概未有闻。地方之忧，孰大于是。虽然，未可以责人谢也。朝廷付以事权，即责以表帅，持以定力，去其客气，无望于吾之诡随。所谓相亲而善者，庶几万一乎。

初四日 批司详萨厅请借给粮种一案。民受偏灾，官因之以为利，此足以上干天和。其请借过多，采买不便，已于公牋言之，而其中弊窳有不可悉数者。因再函致月川论之。另稿。

答翁协揆书。别抄。

初五日 署绛州李汝霖接收前任交代，先本迁延，继而牵强，今则抗玩，不顾奏限，不顾札催。其悍然自恃者，方且命为能员。白简之登，夫岂得已？折未发而册适至，遂罢。

拟致京信，言中州事，著笔甚难，而不能以自嘿，摩兜坚不可不戒。

初六日 与月川商铁运事宜，总以不违期限，静候来文为主。委员端良稟催三、四两批，然京局陈积本多，断不必以慢令改期为虑。多解则多费库款，正不能不顾耳。

晋省绅民出力团防，恐有劳而未酬者，后将无以示劝。先从和顺发之，因缘而进者遂多。局详请奏清单，夹杂不类，因一律改为外奖，则

虽功疑惟重，不至以滥赏上累朝廷矣。

初七日 造两司，谈浑源、临汾事。捐铸铁钱归分局添卯，有益京饷，而不必居功，不留后悔，可乎？兼及盐课。

琴坞作铁钱略节，善于持论，而究未尽此事之中边，以未熟也。有意作文字，转未能择精语详。

见中州探报，戴鸾翔破方家集，并破三河尖。五月廿五日。擒失巢，遂东窜。胜帅分兵蹙之，大有荡平之望。又一报，言擒匪溃散甚多，势孤而败。若早善为解散，何至成此大劫。天耶，人耶？又据报，汝州、鲁山肃清，宛郡、内乡尚有余匪窃据。

初八日 商官捐铸钱，仍闻京局于分局之钱不免歧视，然尽其所得为，于己事权不属，如之何哉？上年文、翁两大农就库款节蓄十万金有奇，另为储备。虑事深而操心危，拟即以捐项补之，但如何措语，尚待函商。

梁海楼宗丞过晋，谈秦中近事，视甲寅时则较难矣。渭旁招垦亦是一策，若不得其人则争端四起。

云溪书来，历陈上结主知近事恐因谗而起，然圣人教诲成全，无非恩泽，青天白日，谁能以蜚语中伤人者。此时惟有自反自勉，尤人何为？越日，乃不谋而以报满之文至，真乃不自量哉。

初九日 蒲、富、临、渭以膏腴著称，平耗取焉，差徭取焉，民困之不恤，至于违言。政之不平，争未已也。

得邓介槎复书。敬亭山色如在目前，相思当复同也。

拟察看道员并请暂缓甄别奏稿。告君之语，莫如一“实”字，支叶无所用之。

初十日 折弁未回，而捐输一节廷旨先到。与同官商刻眷黄，或者耳目一新，群情鼓舞。

庙工估费二千余两，较前次未及其半，自是核实。俟验过乃令涂茨丹艘，庶不至粉饰为工。

十一日 造月川，商劝捐委员及官捐数目。

日来探报，豫省腹地如汝州、郟县等处，土匪纷窜，嵩县、伊阳等处亦起灭无定。幸邱镇自息县回剿，或当闻风解散耳。震于其邻，时复

南望，但不可将本地抛荒。

十二日 另拟劝捐告示，言顺事成，可不须支叶矣。

杨宾实、程功录，伊尹、太公之徒，修身慎行，哲谋哲人，以求济天下之具。其昧爽幽独之中，时时积诚，为世请命，故自天佑之，卒能倾否。仆早读《中庸》，戒慎恐惧，至于中和位育，窃疑章句之言太易，读此乃补其义而释所疑。即《西铭》一篇，亦有下手处。今与人谈兵革旱蝗，辄相对歔歔欲绝，求之昧爽幽独，吾且不自知，而况于人乎。虽然，既已觉之，是宜守之，《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十三日 沈廉访以入覲请署，商令俟藩司假满交卸。盖两司为左右手，不可偏废也。月川得旨，恩赏持服假满，拟自陈谢。或谓其多此一举，然人各有情，遂其情而不悖于礼，则亦事之通权也。有以讲学自命者，见利而干求，且于公庭敢行私谒，鄙孰甚焉。文字且舛陋不足观，则其灾梨祸枣，陈说仁义者，安知其出于何氏耶？听其言而观其行，殆亦伤心之故矣。

晋省官捐应自仆倡之，函致月川，以期雅许。

再复翁协揆书，并附铁钱节略。别抄。

十四日 拜发：

委署臬司翼宁道折。奉批：知道了。

游击玉山自尽折。奉批：知道了。

太谷等县捐输请奖折。单一件。奉批：户部速议具奏。单并发。

绅士捐修省会城工请奖折。单二件。奉批：该部议奏。单二件并发。

附京饷六万，甘肃、乌鲁木齐饷各二万片。奉批：知道了。

附遵旨拨借河南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前闻喜令周均亏空拟结起限折。奉批：该部知道。

前平鲁令李世琦亏空拟结起限折。奉批：该部议奏。^①

各件均于廿六日奉到。

致林颖叔书。与捐局各员议致各绅士书。

十五日 诣武庙拈香。文庙修工，暂辍行礼。

① 广陵本无此条。

私磺一案，余力持严惩已往，以儆将来，遂并获过载者。凤台又获奸细三名，与前此办法应有小异，飭府讯详，而后置之重典，或罪有轻重，即不必一律悬首矣。

十六日 定襄沈令光曾履任未一月，闻以查税之故，商民闭肆。惟有访查兼令明揭，若先存调停之见，何以服人？或有称其素喜读书，吾不知其所读何书矣。

为夏世兄致子临、岫瞻书，兼致铁梅。近各路军营多好消息，所盼一日升平，老年兄弟眠食有加，各寄书相慰劳，不复作仓皇之语则幸矣。

十七日 闻邻省有飞蝗入壶关，河南亦多萌动。

繁峙原庆五一案，期亲服制，县详轻重，两失其平，情节稍涉妆点，则细讯供词必至矛盾，以色听之而已。

重拟察看道员奏稿，中一段尚须酌用：臣思文学与吏事，源流本属相通，而临政莅民，亦恒藉资于练习。盖读书必须穷理，其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穷理之尽也。然而世不恒有其人，古今异宜，损益异用，必审于理之是非，以决其事之可否。故读书果能稽古，从政亦足知今。若乃理有未穷，则事多扞格。因扞格而返求诸心，以渐穷其理而措诸事，庶几于寡悔寡尤，抑亦可以从政矣。

十八日 与同官每谈辄久，冀忘形迹，而各尽其情，事有所不可，亦得各伸其说。受之以虚，复揣之于理，期无过举，敢云曲当。

十九日 酌定奏稿一篇。

沈廉访交卸来谈，大宁杜令有循吏风。商云溪第二奏。

二十日 商添解京饷，接见劝捐各员。重定奏稿两篇。

交城、文水数村昔潦今旱，鱼子变蝗，虽报扑灭，仍不能无戒心。河东来书，平陆、芮城亦有邻蝗入境，扑捕之际，适得雨不飞，又为群鸦所食。灾沴之弭，苟无所以消之，敢自幸欤？文水、交城亦报有金雀飞食。王令回，当询之。

拜发：

五月分月折。六月初三回。

察看道员请暂缓甄别折。奉批：依议。

请动铜本生息制造军火折。奉批：准其提用。

附皖饷二万片。奉批：知道了。

附曲沃应令学澧调署临汾片。奉批：知道了。

审办榆次逆犯郝椿淋折。奉批：刑部知道。

署宁远厅庆令文交代未清请暂革折。奉批：依议。

隰州宋故牧亏空讯办折。奉批：著照所拟办理。

二十一日 造司道，谈商解楚饷。定襄沈令未信而劳民，有城关同时闭肆之事。忻州李牧以其事闻，而为之祈请，乃不揭之揭。云溪尤而效之，不智甚矣。李牧仅致书首府。又闻其移司请派代州提调，且将王承泗往事重提，懵懵已极。

二十二日 交城、文水连界处，鱼子变蝗，居然长翅，急商委员王梦抚会捕。前委姚景元复禀扑捕情形，太觉热闹耳。

接东道五百里来函。陕州之观音堂，路通卢氏之峦川，峦川被扰，因函致会镇局员，请兵移驻，辗转至河东，遽以应否发兵来商，其言又伤易矣。盖察看地势兵力，此事决不可行，何待问乎？复书与极论之，别抄。另作一密缄与之。适接河南探报，嵩匪遗孽无多，足证陕州之书未足尽信。凤台屡获奸细，而沿河一带无闻焉，不无可虑。越日，通飭州县营汛。

二十三日 复彭咏翁书。别抄。

委员十三人出省查蝗，皆择其缺雨处。牧守之留心民瘼者盖鲜，非好为此纷纭也。

二十四日 发万寿贺折。

都门自大钱壅滞，议以铁制钱充饷，民庆更生。顾于外省铸出之钱，犹令易银解京，则都市之流通者少。有良法而不用，为之奈何？晋省原拟试铸运京，今深闭固拒，令人束手。圜法败坏极矣，而独虑外省所铸轻重不能如式哉。噫，既不能为京饷代谋，则本省之事，必思有以善其后。作书与月川、琴坞论之。另抄。越日会晤，均以昨函所论为是。

二十五日 上年试铸铁钱，原为京饷，谁敢贪功。而京局扼之，并平定分局亦有不能自主之势，何耶？

得兰省来文，以喀城回变，调取军饷。腹地糜烂，而边鄙复有动摇，不知庙谟何处以处之。

璜方伯致月川书，有逆贼石达开投诚之语。而菴堂来信则云入闽。

二十六日 本年办运皖军火药已十万斤矣，省局复以为请，余意俟催再解不迟。皖军自桐城败后，退守庐州，已不复振。贼亦悉众上犯蕲、黄，以救浔阳之围，乃不复有皖军在其意中，可胜愤懣。

得翁协揆复书，晋省试铸铁钱可无庸议。京中钱乏，而令平定易银，殊为不平。财用不由司农经画，亦司农之忧也。

詹淇文报，嵩县肃清，残匪分逃入山，尚非了局。

河东以陕州牧稟请移兵，用公文来请，即以廿二日复书之意批发。计营员应不敢轻动，惟关津盘詰为尤要耳。

二十七日 与孙少琴商布置事。有可言者，有不可言者。邻氛未靖，调兵设防，夫人而知之。顾经费即不足惜，亦当酌量兵力。今镇标可用之兵不过千人，散之各处既已见单，且临时调合尤难，不如缓急别作区处。给优则行速，较无事坐食犹为少费。出境侦探，必得有胆气而慎重者，使探知有警之地，即驰往确查而不常厥居，乃得其实，此可言者也。力小任重，襄助之难其人，一也。如闻某近张皇是宜代，顾必灼见某材之胜彼而后易之。若姑尝试之，则犹有所俟，二也。此皆不可言者也。生不如熟，节制在我。理之是非，当虚以受之；而事之可否，则当精以断之。道谋无成，是以误事；轻听不察，亦足僨事，此所以难也。

胜帅追贼正阳，义不返顾。惜金廉访已歿光筋，合肥按兵不动，谁与成功。邱镇兵不满千，使独当李兆，受之强寇，如将才何？如疆事何？

二十八日 邀同官小集，时云巢廉访欲行也。商再于豫省坐探之外，派委行探员弁各一，兼令坐探者通报。省南三路及平阳镇标兵力既单，所恃广布耳目而已。

致胜帅书，为嵩、洛计，则邱镇不容外调。特言难率尔，巽以行权，求于地方有济而已。

荐剡之滥，今日已极。前尹侍御耕云仅参三员，今吴侍御焯又列四条，更为赅括矣。

二十九日 云巢廉访来话别，于疆事盖孳孳也。陕州之观音塘，康熙图有之，然在硤石之东，若如河东所言，则似在南，嘱再细查。陕州稟云：嵩县擒匪窜卢氏之峦川。陕州与永宁接界，峦川往北系属永境，恐该匪北窜即

至州境之观音堂。阅陕州稟，谓观音堂在永宁之北，则即观音塘也。

河东来书，芮城蝗得雨扑净，平陆、安邑有鸟食虫，俗名嚙咩，似白项鸟，略小，嘴红。数邑皆祀八蜡神以获佑。交、文间，食虫之鸟名好妨，俗敬好妨神。嚙咩一结，余招二均，余无考，好妨害稼。

六月

初一日 谒文昌庙成礼。商祷雨。

托厅通判多芳擅责世管佐领，归绥道欲为消弭，以致满城自行具奏，并不会衔，私心误事如此。

孙少琴至，谈及库款报销各事，可谓有心人。库款之大者，能为之节制，至零星支放，积微成巨，须有以纳约自牖者，否亦失体矣。报销之事，更思所以处之，言虽近实，正不可不熟思审处耳。天下犯手事亦不可做。

初二日 泽郡奸细周玉舒等供词至，批行正法。

奉廷寄：喀、英二城浩罕滋事，饬拨军饷十万，并将欠解甘饷源源接济。不知部库及东南各饷又从何来，兀坐愁思，稿具不能下判。大抵一面筹拨，一面奏陈，但恐有方无药，徒劳宵旰耳。

批局详两件。经目之事，一经心便不敢率尔，众不经心而独为操虑，岂敢惮劳？畏不能趋，吾滋戚矣。

初三日 谒武庙求雨。

商筹饷，有云宜委之川陕者。顾陕事吾所知，蜀则滇黔楚北时时供亿，安有余力乎？明知本省宜留不时之需，但适可而止，亦自有道。是日，查本省兵饷，已放卅一万，未放四十万。旧拨甘饷，递年推展，计必无项可偿，屡告月川，未以为意。今既协拨回疆，而甘饷又须续解，拟乘此停旧解新，以藩道两库合而为一，始有可下手处。因起奏稿，待商。

初四日 仍诣武庙求雨。每晨风气凄清，尚非雨象。

接奉廷旨，仍著拨济皖饷，幸未限定五万耳。有言无用之兵不可与饷，其论何尝不是。今庐州之军，袁太仆攻亳州而彼不出，胜都护攻正阳而彼不出，李方伯孟群攻罗田、英山，而彼又不出。三路虽力战，而莫与夹击，何以成功？此兵可谓无用矣。正拟停解，而寄谕适来，若或助之者何欤？

圣门多才，而中行难得；冀北多马，而调良难得。过者损之，不及者进之，所以为圣人也。馭之得其道，鸣之通其意，所以为伯乐也。得罄控纵送之法，可以济天下之务。

初五日 昨戌亥间微雨达晨，仍自神农庙至武庙步祷。车辙浅泥，甚似东华风景。

筹解回疆军饷，连日与月川三往复而未厌。与同官商文峪河浚治之法，多以沙为解。余总以须得贤员履勘，然后不为浮言所阻。

初六日 夜分雨，复连朝，前后报入地七寸。

月川再论甘饷，谓部事止论虚文，不求实济，诚阅历之言。其不欲以缓解上闻，余虽许之，然由斯应事，善则入于通方，不善则入于麻木。忠以尽已，而慎言寡尤，此亦岂易易者。

茅津为最要渡口，而不通驿递。茅津在平陆县东二十里，渡河为会兴镇，西距陕州亦廿里。自闻喜五十五里至夏县，又四十里至张店镇。有汛无马兵，属平陆县。又五十里至茅津。今县营议设塘递，由营派兵，由县筹费，或可行乎？

初七日 开霁。筹拨回疆军饷，并积欠甘饷奏稿，凡三易而不愜，以伤巧也。晨起，另为一稿，乃见平实，免积压而冀清完，一语已足。

初八日 吏部议应州逃犯处分限内拿获，而不得免议，与例不符，与琴坞商处之之方。

晋省于水利素乏讲求，岂惟民偷，亦官无以导之。今岁文水、交城因河流改道，所遗鱼子忽变飞虫。古有鱼子变蝗之说，以致委员四出，日夕为之怵怵。琴坞拟劝修水利章程八条，恐晋民不知为何事。余思劝之以利，不如怵之以害。而举一事，必须将中边筹度无弊而后可行，固不得不熟思审处。若为东南百姓筹水利，则下令如流水矣。

初九日 寅初三刻赴万寿宫，黎明行礼。道光间朝贺之服，伏暑无著亮纱者。今上登极以后，枢廷阁部诸耆宿犹然，余人不能一律，今日更不知何如也。

发折。填初八日，廿二日回。

本年二麦约收分数折。清单。奉批：知道了。

托厅通判多芳擅责佐领，撤任查办折。奉批：依议。

遵拨回疆军饷并陈积欠甘饷折。奉批：知道了。

附河东委解甘饷五万片。内有划拨乌鲁木齐，故须另片。奉批：知道了。

藩库委解楚饷五万、豫饷二万、京饷十万片。奉批：知道了。

初十日 商藩库出入必应豫为布置。盖下忙正赋须仲冬方集，此时库款并上忙未解若干，略作成数。须用至孟冬方能接续，而留备本省亦在其中。上忙未解足五分者，亦不能不催令报解。此清厘亏空之根，不徒为催科已也。

琴坞以整顿水利章程来商，答之云：此事须先与飭查，俟复到，言有条理，乃令举行。盖州县不尽循良，利弊每相倚伏。得一人，办一处，即一宗可喜之事，余不可必也。酌改数十字还之。

十一日 与李小湘谈移晷。北镇署新平参将长春，诸事细心学习；守备清山，勇往勤干。陈迪恪、恒海。

奉廷寄，划拨甘饷廿五万，尽先解赴新疆。今日中外饷需大半仰给于晋，则晋省之供亿，安得不统筹全局乎。

得彭相国书，闽省军务已有转机。俄窥东北，回扰西南，各请饷数十万。

折弁回，言获鹿飞蝗。次日令地方营汛出境探报。

十二日 得翁协揆书，自念奉职无状，何以上答主知，论都门钱法，洞见及远。枢垣前奏，有谋及监督之语，户、工两局所无。

十三日 商划拨甘饷，藩道两库合解。

凤台县缺沈淦早自为张扬，尚未之信，今果然耶。此地为晋豫极冲，月川乃谓姑为调剂，而别使人权篆，势必使择人以往，弊不胜言。余无成见，但以须为缺择人答之。

是日，平定报赞皇之蝗飞入平顺之九龙关，更向西南而去。昨日之举，若有先兆者然。逾日送看，形狠而味腥。

十四日 属幕中往扎平顺西南三州县备蝗，以免公牍辗转。

复河东书。其来已四函，故落笔不能自休。拟复曹中丞书，未就。

十五日 诣城隍庙拈香，默祷雨泽。

属月川兵饷定限，季末方领下季，并交案内应解之款，极力催提。

是日详到，令办咨两镇。

清厘交代，按限完竣，为之快慰。是日拟奏结折子，末附藩司按季出结一段。盖部务本繁，司友未必人人得力，付之书吏则隐现自由。思州县任卸交盘，以藩司为总汇，于此责成，则执简可以驭繁，或者日久不至生懈。起草颇速，但恐词有支叶耳。

复曾卓如中丞书。龙王辿岸私、船私当分别办理。越日得咨，则岸私已定章程，而船私尚未议及，因咨复一条。至铁钱工本，应留余地，而不便明言，以所闻于平定与京局者答之。部驳之故，则不在此也。

十六日 两日暑气逼人，而阵雨甚小。

封少琴至，言都门百物腾贵，人心惶惶，惟梨园酒宴弦歌，别有气象。士大夫如此，独使至尊忧社稷耶？

十七日 申正雨，未能入夜。

平定报数村有蝗停落，设法围捕。榆次亦报东南乡间段蝻生，其小如蝇，查为腐草所化。廿三日报，十九日捕除净尽。

藩署以出入不敷请奏，而列款则首数本省支销，可不谓之自私乎？库储杂款四十余万，而奉旨拨解仅以三万，亦恐失体，欲留备不时之需，固别有道也。起片稿，次日并改司详。

十八日 萨厅民人私种禁地，多有向蒙官纳租者，且租且禁，动即激成巨案。二、三月间，哈拉补隆一案，蒙兵枪毙民人十数命之多。归绥道并不禀报，近始函致两司，托其面禀，真不可解。

归化厅清勋亏空，闻至六万余金，司道缩手不敢办。然亦思此等巨案，曾有弥缝妙法耶？

平定报王得、静阳、东冶、葱窝等村，飞蝗捕净。榆次亦报东南乡蝻孽扑灭十之八九。复月川书，以法言；复五园书，以巽言，事不同也。时漏将三下矣。

十九日 询首府以谏局人材，未易屈指。人不易知，尚可加之明试，知人不易，则须鉴空衡平，乃得其妍媸轻重。

何根云制军筹画沿江各城军务片奏，具见方略，其言舒畅，则由中有把握也。

沈廉访书来，言畿辅蝗不为灾。

二十日 昨夜上灯，微雨达晨，辰刻起尤盛。仰视云阴宽广，秋禾既可期霑足，蝗蝻亦湿翅不飞，惜未午辄止，未遂深透。

商平好铁办法，例价既经奏明别用，无从再筹，况帮价摊之各属，藩库有垫无收，致成亏空，岂可复循覆辙？必不得已，则以留支钞息，作为平好铁例价解部。撙节支放，于中外似为两利。

襄陵绅民请加汾河神封号，而司详乃云，神系何代人氏无可稽考，何耶？并查《会典》，雍正二年谕各省建刘猛将军庙。原注神名承忠，元时官指挥，能驱蝗。元亡，自沉于河，世称刘猛将军。盖忠烈之神，故得血食，而为民扞患。检《省志》，则各属均未建庙，独交城、崞县两处有疍蚌庙。再检《交城县志》，有八蜡庙而无疍蚌祠。《崞县志》则云，八蜡庙一名疍蚌庙。盖县志之陋，但见“蜡”字从虫，故混而为一，不知“蜡”为八神报祭之总名，昆虫特其一耳。

二十一日 复翁协揆书。何根云初督两江，首请清厘海税。及读其筹画江皖军情疏片，布置从容，令人心折。疏末惟有竭力运筹，接济军饷，服其慷慨自任。且喜余之重任得分，因为邃翁覩缕，并及平好铁免解办法。别抄。

二十二日 发折片九件。

拟归化厅参亏折稿。“了事”二字甚难，遇事而好留不了之局，必其无意于了事者也。然欲了是事，必先了然于其事，一分模糊，即有一分隔阂，如云雾然。倘有强力而无小心，终亦废然思返，其去颛预几何。生平言“治事先治心”，今乃又进一解矣。了然于心，乃能于事之发端思到收局，否则仍是得过且过。先儒动言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特未遇盘根错节耳。

拜发：

月折。

奏结晋省清厘交代一律依限完竣折。清单一件。

襄陵县汾河神请加封号折。奉批：礼部议奏。

附玉衡调署萨拉齐通判片。奉批：知道了。

凤台拿获奸细四名就地正法折。奉批：知道了。

乌、科两城经费请由关税拨解折。奉批：知道了。

附解饷委员名字错误自请检举片。奉批：王庆云著交部照例议处。

又司库拨解扬州、江宁军、例饷片。奉批：知道了。

又藩道两库筹拨回疆军饷片。奉批：知道了。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整顿漕局。琴坞以日无暇晷相慰劳，余岂不知不亲细务之为得体，特事有未是，即心有未安，所以不敢告劳者，只有求安求是而已。行年六十，亦岂不知啬养，自念精气尚足支持，遂日有孳孳，至其它则固当宝啬也。

司详平定捕蝗，文甚畅顺，故奏稿尚不费心力。平好铁为通省大累，司详未安，退食未遑，先为改正。

琴坞视以王珣书田子方庙壁一则，其文甚有意思。又言秦中亦有误留侯庙为蚩蚘庙者，亦以子房音同也。留侯道装尚可，若刘将军岂应尔乎？

二十四日 叙捕蝗奏稿甫毕，平定续报白城口又有飞蝗入境，因即与批回，另抄。幸而未遽请叙耳。续报飞蝗入固关。

二十五日 平定之蝗，自南而北，幸不西来，未知邻境有人否。

与同官言颇近激，亟自检点。州县署事，原以练习人材，至有苦缺补委之例，则司柄者先有市心，何以责人？先义后利，必不得已，亦须定以限制。

改风门口大河村建修关隘奏稿，几于过半。即以公牍论，应有应无，尚不能恰好，何论雅驯，代笔所以难其选也。

改平定飞蝗入境奏稿。前报扑净，只可带叙，时距西成尚早，未可满志言之。奏报奏结用两折，中间如有情形，附以片奏，庶为得体耳。是日，笔舌无暇，而夜尚得眠。

二十六日 午后骤雨成阵。

昨暮又起倡捐采买米石稿。前半叙笔，以简为主，余则顺题布置，无甚费思议处。月川请以上年凤台、潞、黎飞蝗入境添叙折中。余思邻境飞蝗固可补叙，而本境如文水、交城、榆次蝻孳萌生，尤当上闻，因汇作一片。详略之间，颇有用意处。

云巢廉访书来，言畿辅民不肯捕蝗，以为有神。譬之官能捕盗，岂可认盗为官？此二语颇快，因近谑，不以入奏。因建刘将军祠，遂并及之，

不指畿辅，但言风闻可耳。

二十七日 榆社报廿一日飞蝗停落无多，业已扑灭。据报一片长丈余、宽七八尺。此时难于添叙入折，留待将来汇叙可耳。此蝗看似无多，特散碎，愈觉可虑。

拜发：

本年上忙地丁分数四分一厘折。奉批：户部知道。

率属倡捐备凑京仓采买折。清单一件。奉批：另有旨。

归厅清故丞亏欠绥远城地租，请先交归绥道讯办折。奉批：知道了。

风门口大河村建修关隘折。清单一件。奉批：另有旨。

晋东飞蝗入境扑捕情形折。奉批：知道了。

附建刘将军庙并请谕令民间捕蝗片。奉批：另有旨。

凤台等县挖除蝗种并交城等县扑除蝻子片。奉批：知道了。

复河东道书。

二十八日 与同官商催谳局结案。余谓吾辈邀天幸而共处此邦，四封无警，遇小小窃发，便须翦除，勿使遗患。今濡滞不断，或曲求纵舍，皆无谓也。首府似亦动听，尚须退省其私。

旁观论事或不能如当局之周至，然既有所见，亦可留以互证参观，舍其非而取其是。因与徐少仆书，附识于此。

平定续报测鱼等村飞蝗捕净，槐树铺等处则未耳。

二十九日 复徐少仆书。得翁协揆复书。

武乡令梁大鹏报本境无蝗，又云闻六月初旬凤台、黎城有蝗子复生。亟檄潞、泽两守查复。

闻月川与五园会商谳局各案。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开陈政体，使咸知纵弛不可以为治，其不动心者鲜矣。

三十日 平定报飞蝗入娘子关，乃更北矣。

七月

朔 谒圣庙行礼，兼视工程。官工之弊，全在涂泽，余先约使俟验视，乃歪漫丹麓，或不至败絮其中耳。

邃翁书来，询晋省采买小米十万解京，即动官捐之款是否可行。余上年至云中，虽与李小湘太守筹商运米，以脚价未能遽定，且恐市贾居

奇不果。因思采买流弊甚多，若碾运仓储，分年买补，未为不可；惟脚价、口袋尚须细核。省局有猪毛口袋，当取观。征询石泉，一驼可胜三仓石，脚价四两五钱，似亦未必遽尔。然以运送杂粮，终属末大于本。碾运如陈谷何？

初二日 连日酷暑，为晋地所罕见，殆旱象也。娘子关之蝗未净，又报飞入地都村。此井陘来路，在关之东。

初三日 同官商定赈局委员。

未刻折弁回，带到都门各书及邸抄，知有督蜀之命，不觉惶悚。晋之官民尚与迂拙者相安，良有恋恋之意。蜀中土宇辽阔，东则荆襄，未尽安宅；南之滇黔，各匪交讧。以菲材处之，能无惧乎？至官习民风，在乎转移，无可自诿者。

初四日 辰刻准吏部来文：咸丰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四川总督著王庆云补授。恒福著补授山西巡抚。山西布政使著常绩补授。王庆云未到任以前，四川总督著祥奎暂行护理。钦此。

候月川，商交卸篆务，并候五园、琴坞。常方伯未到，沈廉访未回，若遽交卸抚篆，则接署藩篆无人。谢折内似应叙常、沈一员到省，再行交卸赴京。

晚，酬应稍暇，叙谢折。次日，重加酌改数字。

初五日 平定报各村蝗虫已净。自昨晨阵雨，午后霏微入夜，今晨檐溜有声，既益秋禾，亦可以歼除蝗孽。

首府言，晋省事务整顿十之六七，其言或近似乎。因及清厘交代何秉均一案，余要以初十具详，逾期即当亲鞫。

月川送谢折来，商与请覲并为一奏，先致书复之。

猗氏令傅猷著在官十年，可云安静之吏。五年四月推升太常博士，欲留而格于例，引疾而去。上年为子槐侍郎所保，得旨核实保奏，司详以行县查复为凭。余意未报病痊，难为荐剡，姑拟一草附陈，请暂停知县推升京职之例。次日，送琴坞商之。

初六日 晨起，为月川商略谢折，仍令酌而用之。

平阳一郡截数司册，计多完七万余金，其守督率有方，为请升衔是矣。至临汾、曲沃二县，亦为加运同衔，恐有热中而以敲扑从事者，拟

统请优叙足矣。一举动须防流弊，敢不慎欤。

得司徒子临书，亦以南北兼顾恐成两误之势。又闻有和议，殆不然也。

初七日 辰后开霁。

拜发：

擢任川督谢恩请觐折。奉批：俟交卸抚篆，再行来见。

归化关期满，派员管理折。奉批：知道了。

附京饷十一万五千余、皖饷二万、楚饷三万、甘饷四万藩道各二片。

奉批：知道了。

附卓异游击都司现署要缺暂缓赴部片。奉批：著照所请。

稷山与太原、河津与永和各令对调折。奉批：吏部议奏。

昨暮得郝存书。王静盦言，吉州民食树皮，饥困已极。吉州前曾请出借仓谷，余未之许，今果尔乎？然疾苦所在，必须幡然政图，因飞檄与之，祝之曰：此时少一户之借领，即后日免一户之追呼。近者陕之富平以借谷滋事，或能知儆乎？

初八日 与叶府经商小米运京。

琴坞以封门口建关与刘将军立庙两记来阅，文笔甚佳，知为其子子寿太史所作彭年。

与同官商应了公事约十件，均颇有条理矣。今日非宽所能为理，然济之以猛，亦慎防矫枉过正之弊。大烈者何以称为惠人，此理当时时思之。行将入蜀，尤宜勉旃。

索观琴坞《蜀栈图》，笔意固高，非适用之物，以无余地可注图说也。借去沿海图及文稿一本。

初九日 改平阳守令请奖折。

与琴坞商略知县推升京职疏稿，示我蜀事手折三扣：用人、理财、防边，略具梗概。入都后尚当叩之梅桥、寿臣二老，折取其衷。

初十日 得徐少仆复书，询加增举额一节。余意在早奏，勿待明岁科举之年。转询月川，而局员以前科之八月初四奉文为解，此岂可为训哉？

案头本无留牍，而启事来者，率不欲弃去，非两日不能清理。留此以当捧艺之谈，可乎？

十一日 复徐少仆书。

与月川商公事数件。举额，云溪。运米京仓之举，原不易为，且恐无大裨补。然闻京仓放至来年三月，而何根云制府以江南来岁全漕自任，则其中断续之际所谓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得不加之意乎。

与月川深谈，以入细不能入粗箴之。然实今人通病，知此意者鲜矣。所任之人多不知体要，而复无主裁，即举额一事可见。

十二日 宛、邓余氛未净，而陕兵告撤，且腹地如禹、河等处荼毒不堪。大帅久居境外，舍己芸人，岂计之得乎？

十三日 与同官商防务，余谓譬之弈棋，虽手段相同而各有命意，则布子各别。余将行矣，请诸公会筹良策，使事有纲绪，而后布置裕如。此谋之贵乎素定也。

与琴坞商封门口碑记，原文入后稍弱耳。

十四日 晚，复月川一函，与言边防布置，以饷不虚糜、兵不涉远为主，而兼及料敌。其复书甚以为然。余惟责无旁贷，故思之颇详，岂敢谓知兵哉？饷不虚糜，而不至误事；兵不涉远，而不至后时，则在乎断事之果，赴机之速，而勿为例案所拘。神于法则能用吾法。

十五日 诣武庙拈香。与月川商托厅一案。

检晋省关津要隘各件。韩侯岭之事，久若忘之，披图忽然帐触。地方利弊知之非艰，而得人不易，如之何哉！

十六日 与田敬堂谈，觉有真味。

料检公牒私函，于铁钱一事又怅然矣。会当向都下诸公一吐露也。

十七日 为潜郎老人题《溲东九老图》，并以留别。

交道贵有神，聚散岂可度；疾风卷飞蓬，谁能知住著。直略切。
乙卯拜先生，并州三立阁。讲道拥皋比，气竦秋天鹗。示我香山图，煜煜跼与鄂。六七未见人，须眉想丰格。图中见镜希，绵绵泪如络。昔俱游京华，赭颊犹日昨。时事共讨论，心胸为开拓。河干拂衣去，怀抱别有托。君才斗石量，所用未合龠。自归万松居，松花几开落。胡为鱼雅士，短后戎衣着。张略切。肮脏千金躯，抱石酬一诺。毅魄与正气，终须驱鲸鳄。先生昔入台，读弹何谔谔。抽簪卧溟滨，郎乃潜不跃。淝水失长城，烽火连六霍。就养介弟恭，谓云湖观察。讲艺诸

生乐。兹缘若天假，使我得酬酢。枢榆多美材，性灵藉疏淪。诸子慕河汾，坐隅听木铎。大匠秉规矩，细材就寻獲。顾余缚尘缨，闻道犹倾藿。尺书天上来，叱驭向邛笮。昂头看秋云，樽酒订后约。离合亦何常，相期健腰脚。愿言东国公，时进紫芝药。

傍晚，得泽州探报，闻嵩县令王嵩龄剿匪阵亡，贼散窜永守、登封境内。商之月川，拟调南镇兵赴垣曲。

十八日 与同官商调防垣曲，以杀虎兵三百前去；换防茅津，以平阳二百前去。

初七日折回，奉朱批：俟交卸抚篆，再行来见。钦此。

晚，得南镇咨函，仍以河保兵于茅津换防。漏再下，见陕州道与琴坞书，请将茅津防兵移守硖石。此地为会兴东路，西南岂可不防？如欲移驻，非添兵不可。时夜已深，先以大意致月川，待明晨思之。

十九日 未明起，月色如昼。

寄传琨书，为十三兄事，属以阅阅高一尺，意气须低二尺。

再致月川，欲移兵硖石，仍以地势兵力为主。疆事至重，做不得人情也，陕州道书不足观。处疑难事，仍以耐烦为主。言不厌详。拟复镇仍拨河保兵向茅津换防。事近纷更，求是而已。

月川复书，欲调兵防守硖石，而茅津防兵不动。此自可行，目下情形尚非十分紧迫，自应奏明取旨遵行。盖捻匪情状今昔不同，昔者但系饥民掳掠，今则枪炮器械无所不有；昔之土匪见兵勇则逃散，今则开仗设伏，抗我颜行。且中州遍地蝗饥，恐啸众渐多，与角子山串通一气，不可不防。宜一面指陈地势，飭令河东黄观察、平垣苏游戎会同前往，择要驻兵；一面令南镇酌派二百兵前往，再调省标与北镇兵以次移远就近。此兵不宜过多，取足守险而止，且专为晋省防边而设，如豫省别欲调用，须俟晋省移调别路之兵补足日，方可那移。

二十日 与同官商续筹布置，月川谓可暂缓。但淝水之军不出，英、胜诸帅不能收功以返。顾中州捻匪之祸未已，不得不未雨绸缪尔。

前致月川，崤函地势，有南岸陕州、会镇，北岸平陆、茅津包络其中，添兵硖石，均可兼顾之语。既而思之，隔省道路纷歧，岂能越国鄙远。正在濡毫不下，而月川书来，言琴坞以兼顾他处一语为疑。盖恐夏

道妄生干预，而论理亦不可行。就此一事，足见集思广益，乃可以济天下之务。

二十一日 早起，凉月满庭，补叙片稿。心所欲言者不吐不止，告君以诚，他不遑恤。理积牍数件，各有不能附和之由，留以移交，可省一番驳伤。

二十二日 与同官商略附片之意，均以为然，遂以折片并交酌定。旋接月川书，为添改数十字，多有是处。

五园以归、绥两文来视。托厅擅责蒙古佐领一案，议不中窾。萨厅哈拉补隆地方，蒙兵枪毙地户十余命之案，讳饰迁延，不以民命为重，令人愤懑。其夜再致五园书。漏将三下，遂以失眠。次日，再与同官议之。

二十三日 与岳莘农学使谈蜀中事，未能尽也。

接瑞镇军书，布置周密，为之一慰，且多与省中之议不谋而合。此省南一臂也。阅探报，邱、龙两镇已回顾洛阳，则昨拟之片可以不奏。苟足固圉，无为越俎也。

垣曲钱令以东滩渡请兵，而委员姚庆布杀虎协官兵三百名，已于昨日往矣。棋争先着，可不勉诸。

二十四日 致南镇书，奖其布置得宜，并与商硃石带兵都守，移绥就急事宜。属月川录副者，非以其文，以其事也。

首府视以蒲守李少湘书，请兵安设风陵、永乐两渡各百名。恐是铺排门面。现在潼关安堵，阌乡亦无警报，较之东偏，情形尚缓。且即征兵设防，亦当归营训练，有事乃移之渡口。倘贼至风陵，而蒲郡不知，何需此文武官员矣。

是晚，拜发：

月折。填廿五日。

续筹晋省边备事宜一折。奉批：知道了。

平阳府属钱粮起色请奖守令一折。奉批：另有旨。

灵宝添岸委员安福请奖折。奉批：另有旨。邸抄已准。

又请潘遵颜拿问折。奉批：潘遵颜著革职拿问，余照所议办理。

吉州出借仓谷折。奉批：依议。

附扬州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二十五日 前拟复奏傅猷著告病折内，附请将知县推升京职之例暂停。徐而思之，既非保举，转近瞻徇属员。因专拟条陈一折，以免窃符铁之疑。再商之琴坞，以为内秩今昔通塞不同，故选法宜筹，用材宜审。此疏较无痕迹。

二十六日 拂拭案头尘纸，以类相从，荏苒竟日。

二十七日 过月川、五园、琴坞谈，定八月初三日交卸。夜漏二下，得直隶来文，以邢台、临城、内邱、沙河、赞皇、获鹿有东豫匪徒及饥民滋事，令平定、辽州一带协力堵截。此事沈廉访昨有书来，方遣官往探，今又须准备矣。幸日来崞函以外，匪氛渐远，否则应接不暇耳。

廷寄与月川，筹解皖饷月二万，盖枢府以余为已发矣。

二十八日 得曾涤翁来书。

未明披衣，函致月川，商省东设备事宜。蜂蚕有毒，未可忽也。闻甲寅之役，和顺士民愿自为守而不需兵力，或令贤欤？抑民好义欤？乃民团请奖不及和顺，余虽^①为补给功牌、扁额，未识能鼓舞否耳。阳城以保奖民团不公，致有李正河之变，足为深戒。

会镇署经历黄晋送到《行盐道路图》，西达灵、阆，南通卢氏，俱系大路。卢氏不能车运。其东之硖石、观音塘仅能扞滹池、永宁大路，而永宁别有间道两条，直通会镇。数月闷气为之豁然，愉快之极。

二十九日 半月来河东四函未暇答之，今将行矣，以所询各事商之月川。沈廉访述职回任，谈京中钱法及沿途所见。蝗不为灾，岂其然耶？

八月

初一日 诣文庙行礼。察看工程，修葺颇为整齐，属学官谨司启闭。

与月川商应办事宜及河东运城添兵各事。

午未之交，日有食之，有言都门月旦，谓某令某令宜劾者，然吾辈自有权衡，岂能徇人喜怒。枵触旧事，汇为一折。天地间原无弃材，亦以无大过愆，不为已甚耳。月川欲奏后补详，然常方伯交浅，不能从也。

初二日 诣文昌庙，秋祭。月川示以翁协揆来书，询八月饷项，并答平好铁事，只得由新任办理。熟铁奸弊难除，尤恐画虎不成反类狗耳。

^① 广陵本作“曾”。

协揆有萧规曹随之语，余岂敢望酈侯，即饮醇亦不易耳。常方伯至，绩，号勋舫，行三。谈移晷，理财无他法，只在腾那，公事多在例案之外，不能不自作主张。

初三日 辰刻交卸抚篆。三年兢业，惟夜灯晓枕可以共知，暂息仔肩，如远行之得憩。蜀道崎岖，尚未暇计也。

酬酢往返，尚不见疲，以此心闲也。

酉刻拜发：

六年地丁分数折。奉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交卸抚篆起程日期折。奉批：知道了。

知县推升京职，请酌议暂停折。奉批：另有旨。初十日奉上谕：王○○奏请将知县推升京职之例酌议暂停一折，著交部议奏。钦此。

托厅通判多芳擅责佐领拟结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京饷五万，楚饷四万片。奉批：知道了。

附萨厅蒙兵枪毙民人十余命，将署厅庆麟留办片。奉批：依议。

试用孙道期满甄别折。奉批：另有旨。初十日奉上谕：王○○奏甄别试用道员一折，山西试用道孙著以简缺归部铨选。

知县材不胜任请改用折。奉批：依议。

各件朱批似须带蜀统缴。

初四日 早起，展阅琴坞所送大痴山水帧子，心神一清。

与黄子寿谈，征文考献，乃读书之急务。

检点盐务存字。刵敝之久，不能一绳，削而即合，博访周咨，乃加之以断，勿谓陈迹也。悉付月川。

初五日 月川及同官咸来送别。秋征之事，不能不留意也。

闻勋舫接见局员颇能严切，或能杜侥幸乎？

连日理陈纸，其可存者尚多，粘以为册，乃可经久。

初六日 未刻起程，同官送于省南十里之狄村，应接不暇。

与保眠琴、胡小白两太守谈。眠琴谓，前此吏治废弛，以消弭为能，自发摘中肯，而人皆惕息，去后恐萌故态。余谓恒中丞亦殷殷求治者，君为首郡，乃一省之枢机，忠告之责无可贷者，得不自勉乎。

是晚住鸣谦驿。日已夕矣。五十里。

初七日 日出行，尖什贴，四十里。未刻住太安驿。三十五里。自要罗山、西岭铺皆山行，盖太行之麓也。前得直隶来文，以邢台、赞皇、获鹿、东豫匪徒，偕饥黎滋扰；复由邢台报称，击散之后，窜向东北，则乐平当其地矣。晤孟、寿游击，言探报邻境安堵如故，须再东行，乃得其详。

初八日 住测石。致月川书。

日出行，尖寿阳县。途中过清平、黄门、童子等河，殆即绵蔓水矣。水渐归壑，平滩回复，想见夏潦行旅之劳。晤文廉卿，言获鹿、井陘均安堵，各邑饥民已为官兵哄散。然此事终是可忧。折弁回，奉到前月廿五日各件，朱批照准者多。闻已调英中丞回豫，专办禹、密匪徒。此时气候未成，解散或易为力，此邻封之庆也。

初九日 住柏井驷。未刻。

日出行，尖平定州。晤李守备，言查过平定、乐平各口，每口安兵三数名，口粮取诸汛卒，此岂可为常哉？又言探过赞皇，安堵如故。然只得自马兵之言，非其亲历也。董牧言，初七后续有蝗虫零星飞入，比至柏井驷却未之见，盖恐余苛细查验，故只得言有，不敢言无也。余此行意在边口，开诚使之尽言。一乐平李州判希先未能布置缓急，恐不可恃。一委员王令允恒、杨经厅笃不能吃苦。一唐思铤、叶兰芬均精细耐劳，张令葆谦近在获鹿铁务亦将毕矣。一如调兵则乐平须五百，择总口结两营。静念捕蝗之事，秋稼登场则事毕。除种须来春。至邻境饥民，入冬饥寒交迫，势将就熟而来，非至春耕不能安枕也。又云乐平与和顺接壤，然和顺人情尚能亲睦，故守望得力。乐平近口，皆零星下户，而上户处于腹里，语以守望，漠不相关。李、董皆令自以情形达省。余意亦无好官耳，未可尽责之民也。

初十日 日出行，已刻尖槐树铺，未刻住井陘之长生口。晤署令张仲祉，河南安阳人，庚子乙。人近朴愿。

旧关下坡入井陘界，蝗蝻间段飞跃，驱者一二而已。

十一日 日出行，尖井陘已初。摆渡往来，颇费时刻。归程当尖微水，宿长生口或旧关矣。晤朱署令潼，归安人，应对明晰，颇留意捕蝗。询邢台土匪，云自武安、涉县零星而来，聚扰威县，延及旁邑；官兵到

后，窜入曲周等处，去晋远矣。闻大、顺、广各属多饥民，亦晋东鄙之忧也。防患未形，莫如择吏。灯下复函致月川。由获鹿县官封。

十二日 住伏城驿。

天明由获鹿行，山径坡陀，渐以平衍，渡滹沱至正定。闻西来当渡六里铺，今日绕行，由高家营过渡。闻以前日赞皇有警，故改渡口，然听正定守所言，则赞皇前本无事，颇不可解。

晤正定徐太守鏞，气味与旧汾州钱守略同。正定县程家骏，江西，拔。颇有神采，亦近深沈。

十三日 住清风店。

黎明由伏城行，至新乐，刘令埜留饭。过定州，与王荫堂刺史谈，顺、广土匪系由山东冠县结捻而来，广平令李鼎受伤，贼遂入城劫狱，并扰威县、曲周、邯郸、磁州等处。又言饥民虽多，难以即赈，恐下忙观望。奉到批回，初三日所发各折片，读后重封，赍送恒中丞，并信另一函。昨夜所书盐务四纸，为晋省留元气，当永禁举商，能力保今日之伙商，自不至再蹈覆辙矣。

十四日 黎明由清风店行，尖方顺桥望都。申初至保定府。谭竹崖制军行三、钱香士方伯忻和、清辅廷廉访盛，行大。迎于城西。咸讶其行之速。钱方伯言，俄夷至直沽递书后，已扬帆而去。谭制军言，已委员查押米商赴京城棗卖，然圜法未见流通，何以使人踊跃从事。有强贾即不免买放，可一试亦不可再行。铁钱局需炭千六七百万，已承办矣。云请钱钞五十万贯，为赈恤之需。又云畿南赈务，尚有常、平、社、义可动，不足乃以钞济之。河不顺轨，山左连年昏垫，财赋既失，哀鸿满野。兗、沂、曹本有伏莽，崇雨林中丞成束手之势，斯亦畿辅之忧也。又云地丁收钞，号令业已不行，州县交钞，则买自兵弁所领俸饷。然何不即以地丁抵俸饷乎，抑局外未悉事情故耶。

商江南折漕，今米贵银贱，似正其时。竹崖言恐不能多折。即前入所谓一时难得许多银也。又云州县失漕利，将把持阻格。

十五日 日出行，尖安肃县，宿北河店定兴，甫申初耳。静念农司旧友，无如隋龙渊者，其余即努力趋公，无非为乞外计，谁能视国事如家事者乎？谨身之道，无过慎言语，节饮食，酬酢之交尤所宜慎。

十六日 由北河店行，尖高碑店，住涿州。晤张牧和，言四乡之米已进都城，粮价得以稍平。

十七日 夜雨，晓晴。由涿郡行，尖窠店，住长新店。

十八日 憩长新店。

晨，接恒中丞来书，豫匪由广平窜武安，初七日报到省垣。至辽州黄泽关，进羊角村，意图抢掠。又黎城属偏城镇亦有河南匪徒，勾结饥民阑入，初十日报到。已派潞泽兵百廿名、省标兵三百名前往巡防会捕。余前函论沿边择吏，亦意在吴令载颺耳。

在晋闻畿辅旱蝗，地方不靖，迺迤北行，蝗虫绝少，视村农景象，亦系中稔之年，民情未形惊惧，始知远闻多失实也。

璨儿能出候客，想脚痛又渐愈矣。

十九日 在新店早饭，过卢沟桥，赴园已午正矣。

闻上年月川考语，上以示枢廷，殆喜之也。文端密緘所询，余从未语人，而或以考语为解围而设，则固无此心也。闻月川将于十月入覲，余意腊月、二月均须筹巨款解部，常方伯视事日新，月川若春半入都，庶乎可耳。与咏翁成言。

闻英夷为孟加刺所困，粤东之祸已纾，海税尚能内顾，亦一喜事。

二十日 递请安折。卯初入朝，巳初蒙召见于勤政殿之东书房。上南向坐。入门过垂花帘，跪请圣安，起，进前至西偏跪，免冠，奏谢天恩。谕令冠，指上垫。乃冠而起，诣第二垫之下。两垫联为一垫，所指处盖第一垫之下半。跪奏山西巡抚恒福等寄请圣安。

上问：晋省现办捐输情形？

臣奏：晋省本系屡次捐输，近因军饷紧迫，不得已又奏明续劝，幸蒙明发谕旨，臣谨眷黄颁布，人情尚见踊跃。

问：钱粮情形？

奏：晋省本系年清年款，然总须催令早解。

问：州县于钱粮有无作弊？

奏：州县钱粮一征一解，征不浮收，解不积压。上司果能稽查，其弊自绝，惟所患在一“疲”字，有守有为者十不得一二。

问：臬司沈兆沅公事何如？

奏：沈某久任监司，地方情形甚熟，虽年过七旬而尚不见老。

问：恒福体气何如？

奏：恒某身材本不肥壮，然早夜耐劳，臣所亲见。

又问：能胜任否？

奏：恒某在晋数年，人地均熟，可期胜任。

问：首府之才？

奏：保某才足胜任。其立心行事，足当“不欺”二字。

问：省南布置？

臣将三路及东滩渡情形具奏。又奏：晋省但恐邻省之累，若以本境而论，可保无意外之事。

问：汝在国史馆常好看书，在晋有无工夫？

奏：臣办公原有空隙，但事情随到随办，作辍间断之时甚多。

问：每日办公有几时刻？

奏：公事有难有易，易者随手分发，难者便费工夫，不能以时刻论。每日亦不能聚在一时办理。与部中办事情形不同。

问：放缺有无商量？

奏：每用一员，均系共同商酌。

问：见官总在早晨？

奏：寻常见官总在早半日。

问：午后有事亦遣首府县传言否？

奏：午后有事，偶令首府县面谕两司，而臣在任，总是书札往返居多，各署均二鼓封门，往往留门以待。

问：汝与文庆相好？

奏：臣在户部与文庆同官，是以相好。

问：前常通信？

奏：臣虽在外，不能不以部库为念，故消息常通。即现在翁某在部，亦时时书信往来。谕明日再递牌。以后均同。

是日为时仅二刻许，而玉音接续垂询，奏对之语颇繁，姑记其大略。晤黄寿臣，畅谈数刻。

二十一日 直庐晤翁协揆，数语未毕宣入；协揆亦以阅誉录卷入闱。

卯初三刻入朝，辰初蒙宣入。

问：山陕公事孰繁？

奏：晋抚兼提督盐政印务，公事较多。

问：营务裁减？

适误听，以为盐务也。遂奏：盐务无他，总以裁减浮费，商贩有利，则课运自有起色。

上曰：恒春在任裁减弁兵。

奏：恒某本欲减外营之兵，添练本标精兵。臣思各省纷纷征调，裁兵恐非其时，且新募之兵不知纪律，练习需时，是以恒某任内募七百余名，臣到任募足一千之数，将裁兵之案奏停。现在此兵尚一日两操。

问：如何操练？

奏：臣校阅外营之兵，见所演三才、八卦、九进、十连环各阵，皆美观而未必适用，是以捐铸铜铁各炮，并筹款多制抬枪，创为铜炮阵式。

问：如何是铜炮阵？

奏：铜铁炮可以及远，置之于前，抬炮次之，抬枪又次之，鸟枪在后；一阵分为五队，每队皆然。枪炮以次而出，远攻近攻皆期适用。

问：枪炮之外，有无别项器械？

奏：此阵均系火器，短长递放。

问：汝在陕西，藩司是司徒照？

奏：是。

问：在任如何？

奏：司徒某自幼随任陕西，情形甚熟，在陕西于筹饷一节可谓尽心竭力。人地既熟，足堪胜任。

又问：当时潼关防务是徐之铭、孙治办理？

奏：是。

问：汝沿途经过州县有无迎接？

奏：前在顺天府有旧属员数人，在沿途州县亦有至寓所禀见者，余则不然。

问：汝带来几人？现住何处？

奏：带八九人，现住吉升堂，在扇子河边。

问：汝有单见司道之时否？

奏：凡衙门日期皆系公同晋见，外官少有单见者。臣有时出拜司道，然岁不过三两次。

问：有拜府道否？

奏：府县以下向不亲拜。

问：恒春在云南事，汝知之否？

奏：臣阅邸抄见之。

问：他何以如此轻生？

奏：恒某性情激烈，然既不爱身，何必如此。

问：外省署事有无章程？

奏：候补人多，其中以劳绩分为班次，如拔委等班，均先试以公事而后任用，惟简缺乃入轮委。

问：山西交代各案已办竣？

奏：各案均已清完，并无逾限。

是日不及二刻。

晤沈朗亭，言铁制钱仅能放及兵丁，民间实所少见。现在肃总宪拟散铁制钱以收铜大钱。果尔，亦足苏目前之困。晤张子青，谈中州之事颇详。角子、嵩山伏莽久矣。

二十二日 御门，待至卯正入朝。已正，军报至。少顷，蒙宣入。

问：京师大钱不行，山西有无大钱，如何行用？

奏：山西省城系搭成行使，每串用铜大钱一成，铁制钱一成，铜制钱八成，然每串即多杂铁制钱数十文，亦不挑剔。

问：铁制钱如何铸造？

奏：在平定分局，现在平定一州二县一律通行，与铜制钱并无分别。此外尚未通行。缘民间铜制钱甚多，与京中不同。现在分局监督隋藏珠铸造得法，其人操守甚好，前在京时，每日在部办公，外间并无酬应，可谓特立独行之士。

问：现在河东盐务黄经办理何如？

奏：近来办理甚有起色。

问：黄经操守何如？

奏：操守甚好。凡盐务总须删除浮费，商贩有利可图乃能保课。黄经于盐课实能尽心竭力。

问：汝到山西巡抚任时，藩司即是恒福？

奏：是。

问：州县缺分何以有上下？

奏：山西州县向来皆赖杂税盈余津贴办公，即地丁亦有平余，但须取民有制，循照旧章，自然官民相安。地丁之多寡，即缺分之上下。

问：何谓杂税？

奏：即落地税。

问：是向铺户征收否？

奏：是货物过境向其抽税。近来各省军务所得亦不如前。

问：山东、山西、陕西各省能抽厘否？

奏：此法原未尝不可行，但不得其人，则利归中饱，以其无定额，难于稽查。即如各处关税本有定额，现在短绌，其中尚有不实不尽。

问：现在养廉是否六成？

臣以现定之数逐层具奏。

问：尚可全领否？

奏：其中尚应扣摊捐，余者领回，足敷办公。

问：何项摊捐？

奏：即如铸钱工本不敷，满营津贴薪水之类。

问：福建米价亦贵？

奏：闻因行铁钱，百物昂贵，与京师相同。至省外并不如此，亦似京城。臣沿途行来，见畿辅百姓均尚安生乐业。

问：汝从哪一路来？

奏：臣从获鹿出真定府。

问：真定有无饥民？

奏：真定至京，民间甚见安静，惟闻顺、广两府民颇乏食。臣过保定晤谭廷襄，据言拟于今冬办赈，先动义仓，次动常平，现在请领宝钞，亦以佐仓谷之不足。

问：四川藩司祥奎认得否？

奏：祥奎前为山西首府，臣到任时曾与共事半年。

问：其人何如？

奏：其人正派，办事亦有断制。

问：山西有无冗员可裁？

奏：佐杂中冗员实所不免，臣前曾请裁平阳府通判一员。

问：山西富户情形？

奏：此中各有分别。晋省富户皆以贸易为生，其业在南方，如汉口、江南等处，均已破坏；其业在北方，如京城、陕甘及口外恰克图、周家口等处者，仍属殷实。现在办理劝捐，即系择其未残破者，方可劝办，是以不能一律举行。

问：汝妻妾眷口几人？

奏：臣一箕帚妇，一使唤丫头，一子三孙。

问：汝儿子下场否？

奏：臣在府尹任内，儿子回避两场，上科北闈亦未中式，现在帮办家务，尚未当差。

问：汝眷口在山西？

答：是。

又问：何人照料？

答：即臣儿子照料，尚有亲戚数人。

是日约二刻许，起时甚吃力，十步以外乃能平行。

得盐茶道张秋屏思铤稟，川盐年额三十余万，近来夔关抽税，每年十一二万，各厂抽厘三十万加倍不止。又云茶课甚绌，近省雨多，通省收成六七分。昨晤沈朗亭侍郎，言湖北委员郑兰赴蜀运盐，嘱勿为掣肘。从来盐务之弊，民私易禁而官私难防。此事未可逆睹。

二十三日 卯正入朝，巳正宣入。

问：京师大钱不行，何法可以流通？

奏：钱法须子母相权，似宜以铜大钱与铁制钱搭成配用，方可流通。缘民间日用有整有零，欲求便民，不外乎此。纯用大钱，所以不行。

问：平定所铸，视京局何如？

奏：平定初铸，其钱颇粗，后来渐见精好。惟京局边宽，平定边窄，

因字体略大，故钱边较窄。闻京局已颁发式样，想能一律，可以运京行使。

问：现有议放铁制钱，收回铜制〔大〕钱者？

奏：此法甚好，否则兵丁有制钱而民间不得行用，所以小民愁苦。

问：汝前在部时铜大钱若干重？

奏：当时初铸，每文重六钱，后来改为四钱四分，并恐有不及四钱者，私铸所以日多。今若收买，只好论重，不可论个，只当铜斤收买，便不吃亏。否则私铸复起，减轻分两，亏折甚多，且有收不胜收之势。

又奏：臣起程时，见恒某请陛见折子奉批十月再行奏请。臣思部库腊月用度最多，臣在巡抚任内，五年解过腊月部库四十万，六年解过四十五万，此项须于十一月起解，十月间即须严催，方能应用，且来年二月俸饷亦须于正月起解。故十、冬、腊三个月最为紧要，虽常绩业已到任，到底生手，且藩司催解亦不如巡抚得力。臣愚昧之见，恒福陛见可否缓至封印后，或来年二月。

上俞之，问：各属催解，直隶均用委员，山西是否如此？

奏：山西比直隶尚易办，故不甚委员，亦缘各处完纳迟早本有不同，如蒲州府属钱粮最早，不催自来；余处则须地方官设法劝谕，如平阳府属上年是也。

问：山西盗案多少？

奏：每年亦有数起，总须严切缉捕。近因旱蝗，加以豫、直、山东水患，故出而为匪者颇多。

问：自宋至明，治河之法如何？

奏：臣阅《明史·河渠志》，有明一代，堵筑之费未有过百万者，即国初亦然。

问：何以如此？

奏：从前河工开口，各省起夫到工协筑，康熙中年以前尚是如此。后因起夫累民，乃改为雇募，然其经费尚不甚多。自嘉庆十五年例价一加，渐至不可限制。

问：现在河患苦于无费？

奏：臣亦尝计全局，即使军务指日荡平，而善后尚须一二年乃能筹此巨款，目前实属束手。至运河粮米更难计及何时。闻张亮基议筑民堰，

须在两旁方能束水，若当水冲，便无益有损。

问：汝在部时曾办过海运？

奏：曾奉派收米，旋即改派，未经躬亲其事。此节尚未将利弊说出。

即蒙问：汝何年到户部，前后几年？

奏：元年五月蒙皇上天恩，由正詹升户部，至三年十一月外放，前后二年半。

问：汝曾进城否？

奏：未进城。

是日为时尚不过一刻^①。

张子青述户部之议大钱不能放之民间，恐五字支持不住。余曰：此所谓虽恶是，其可去^②乎。然亦须设法变通，岂可坐视民困？前者户部收铜，独不^③收已铸之铜乎。无论钱之良楛重轻，有一斤给一斤之直，有一两给一两之直。譬如贫民持十文大钱，到处挑剔，不得市一口之浆，今计重而易以铁钱，犹得以博一饱。此其利病较然，何待议乎！

二十四日 卯正入朝，少顷牌下，奉谕明日再行递牌，令休息也。本约在朗亭寓公宴，是日未敢赴，镇日休憩。

二十五日 卯正入朝，辰正蒙宣入。

上问：汝在陕西知四川情形否？

奏：偶有官员来往谈及，未知详细。臣日内进城，当向徐某、黄某细细询问。

问：黄宗汉在川官声何如？

奏：近有候补道黄辅辰自蜀来晋，臣向其细询，言民情甚为爱戴。

问：与黄宗汉有亲戚？

奏：无亲谊，臣与伊兄同年，尚少臣几岁。前听黄辅辰言，伊在川有病，现在精神甚好，想是好了。

问：晋省知府中好的几人？

奏：云云。

① 广陵本作“一刻余”。

② 广陵本作“可生”。

③ 广陵本作“独不可”。

问：道员中亦有好的？

奏：云云。

问：黄经操守？

臣对如前。

问：瑞昌及崇泰？

臣奏：云云。

问：汝在外数年，此次来京不免应酬？

奏：知交本少，惟素厚者，臣拟向其拜望，其余泛泛之交，亦不能周到。

问：托克托城多芳一案？

奏：多芳拟责蒙古佐领，甚属糊涂。

问：如何责打？

奏：是掌责。

问：该佐领有无衣帽？

奏：口外蒙古官员，纵有衣帽，亦不能如内地官员^①之齐整。然多芳为该处厅官，岂有不知情形？即使到堂未知是官，及供出佐领，何以将伊管押？

问：萨拉齐命案枪毙多人，实系因何起衅？

奏：口外蒙古及喇嘛地甚宽，照例分别应开应禁。因内地生齿浩繁，小民出口觅食，是以间有私垦。而蒙古及喇嘛贪其租钱，往往私放开垦。或年岁不熟，小民不免欠租；或荒地成熟，蒙古欲向加租，其实均是犯禁。口外命案，往往因此而起。

问：或禁或开，有何分别？

奏：此等地亩自然应有界牌。

又奏：口外各厅员系由部院笔帖式点放，然各厅催科词讼及相验等事与州县相同，笔帖式于外间情形未免生疏，故多罣误。臣思此项系笔帖式班次，未便轻改，若能拣发两三员到省学习听断、看视相验，俟应用此项人员缺出，以之补用；用过再行请发，方足以资学习。臣与恒某

^① 广陵本无“官员”二字。

商过，意见相同。近日在朝房亦与花沙纳、瑞常议过，似尚可行。拟过晋当告知恒福奏交部议。

谕：汝城内有事，明日可即进城，俟初二日再来递牌。

寿臣过寓庐，谈蜀中情形。前此苦无帮手，自得祥方伯乃有属员。其言可谓伤心，亦足以见积习打成一片。其余盐务、夷务，当细询之。

候曾枢垣太史，言夷务甚为棘手。民畏官而怕法，易于感动；乃官威福，而民情不通。又言盐务抽厘可得百万。

二十六日 与林颖叔谈移晷，闻王少鹤锡振喜读书，杨湘芸宝臣有清操。谈陈文恭五种遗规，拟筹费重刊。

晚，过京兆署，宿佳晴喜雨快雪之亭，求教于寿臣。蜀中田赋本轻，正耗有倍收者，津贴平余，亦欲仿此，官民遂至违言。税课有八合十之弊，谓以银钱折合取盈也。谓夷务适可而止，不可过于苛求。晓枕思之，良有至理。自有蜀即有夷，天心好生，无不许并育之理；地理阻深，亦有不能深入之势。来则安之，不当穷兵于远。山洞中亦有小头目，常来为质，或就此可以抚驭。

二十七日 回候东北城各客，与徐宗伯、翁协揆谈良久。仍宿京兆署，已上灯矣。

梅翁言，州县有心亏空，作为流摊；差役与民人控案，多有庇护。此亦他处所不免，顾治之何如耳。

与寿臣夜谈，馭吏尚严是也。至谓来吾前者皆良民，无一挟诈者，此岂可信哉？逆亿不可，先觉不易，受之以虚，庶乎其可。

二十八日 出宣武门，顺候城内外诸客。同谱邀集叶帆寓斋，全小汀尚书，孙莲塘侍郎，奎印甫观察，雷震初、李芸渠两太守，张菊潭给谏，锡仁趾学士。并余与倪少仆为九人。陶桂门太守先一日出都。其暮，何子贞、子愚招饮。郑小山太常、梁矩亭通副。

二十九日 同乡邀集于湖广会馆，至者三十余人。杨湘筠言，何愿船将至京矣。晚，就林伯恬饭。

是日，候祁淳甫相国、孙符卿尚书，谈昔年农部事，如在昨日。

连日酬酢疲劳，决计于明日赴园少憩。

三十日 仍赴海淀。曾枢垣太史言，孙琴泉乡评好，率之以正。琴

泉原属美才，但为热所累耳。

休息半日，戌正一刻就宿^①，寅正三刻方醒，复矇眊至日出起沐。迩来无此酣睡。

九月

初一日 喜何愿船至，剧谈数刻，于闽中迩年被扰事甚详。属记崖略，为它年志乘张本。航海而来，盖困惫矣。

咏莪相国言，月川可缓进京，为冬月部饷须督催也。子贞盛称蜀人朱麋垌，示以顾复初所与书。顾客蜀藩，朱客京兆。知周执庵尚存，尚有老成，可以咨询，是一喜也。

初二日 仍递牌，巳初召见。

问：汝进城住几日？

奏：三日。

问：住何处？

奏：住顺天府一日，城外住店两日。

问：汝看京城比三年时光景如何？

奏：现在百物昂贵，粮价尤甚。

谕：总因大钱不行，所以如此。

奏：大钱挑拣过甚，所以如此。奸商情形，实为可恶。臣思此时大钱决不可废，倘不用大钱，何以支放兵饷？但办理须得其人。民间因挑拣往往争竞，察其果系在四钱以外、轮郭完好、字画分明者。如有挑拣，即立惩治；倘系轻薄破碎，似不能不准其挑拣，须顺天府五城得人方好。

问：粮价昂贵，穷民何以过冬？

奏：冬天赈务不可不筹，京中粳米难得，拟应多筹小米。

问：顺天府，大、宛两县与五城所管地面？

奏：外城及城厢十里，均系五城所管，此外方系大、宛地面。

问：内城是否大、宛所属？

奏：内城系八旗分管，然词讼盗贼大、宛二县亦应兼管。

问：大钱壅滞，现在京中各衙门事权不一，议论不同。汝外间与司道同城，有无此病？

① 广陵本作“就寝”。

奏：外间事权归一，不像如此。臣看京官与外官均有好处，有难处。外间督抚责无旁贷，所虑无可商量之人，京官各堂可以彼此相商，又恐各怀意见。现在大钱一节，议论不齐，臣看还是多筹铁制钱为是。

问：汝在陕西巡抚任内事情较简，能否看书？

奏：看书工夫甚少，缘有公事间断。彼时初膺外任，诸事生手，尤为无暇。

问：汝在史馆所看何书？

奏：在史馆时，公事外多看外间所无之书，如《实录》等类。

又问：汝在史馆抄辑曾否成书？

奏：均未脱稿。

问：汝在外间看的何书？

奏：诗文等间亦翻阅，然切要适用莫如省志及府县志，而省志尤为总纲，可以知风土人情、山川要隘。臣接见州县，均谕以本处图志，宜置坐隅，图中道里远近，可以一目了然。即如词讼提人，差役多以延阁为需索地步，倘村庄远近无不周知，便可限以时日，无所施伎俩。

问：从前喜做何体诗？

奏：律诗、排比甚费功夫，七古长句恐不能气盛言宜，惟五古音节较短，若叙次得法，字句无甚闲冗，亦可成篇。臣曾学作五古，然亦大不易为。

问：律诗是否取材欲多，方足以供运用？

奏：是。

又问：应读唐宋诗方好作律诗？

奏：是。退晤孙编修，衣言，号琴西，言近令南斋词臣抄《唐诗鼓吹》。

问：关于治道者何书？

奏：如《大学衍义》、《文献通考》均好。

问：《文献通考》在“三通”中，汝曾看完否？

奏：未曾卒业。

问：《老三通》、《续三通》及《皇朝三通》，汝家有无其书？

奏：有之。

问：哪一部最好？

奏：臣未尝遍读，但看三部《通考》多采取议论，如奏疏等类。《通志》抄录者，多只是好汇书。

问：《通考》比《会典》何如？

奏：《通考》好看，《会典》以典为纲，其余事例俱系抄录历朝成案，并无议论。

问：何书最为简要，切于时务？

奏：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采辑《经世文编》，其书切于近事，然亦不能甚简。

问：其书何如，汝曾全看过否？

奏：此书曾全部看过，其中议论参互不同。即如保甲一事，或云宜宽，或云宜严，总在善读之人相时度势，酌量采取。

问：《经世文编》亦系分门？

奏：其书分吏、户、礼、兵、刑、工为六门，首卷冠以论学，虽不全备，然已略见大意。

初三日 巳初召见。

问：四川津贴颇难？

奏：臣访闻此事一年难于一年，臣到任后当察看情形办理。

问：黄宗汉将州县撤任者太多，以致受怨？

奏：访闻皆因民人控告，虽不免有一二刁民，而州县不好者亦多，如得好官，不但无人控诉，即钱粮津贴亦皆踊跃。

谕：筹饷之事亦不可矫强。

答：是。至哉圣言。愚臣所数载经营者，总以保境安民为筹饷之本，岂敢冒昧从事哉？

问：汝认得曹澍钟否？

奏：曹某为科道时，臣曾见过。

问：山西州县有在任二十年的否？

奏：山西州县在任十年者已不可多得，并无二十年的。臣前奏知县推升京职议请暂停一折，因州县本宜久任，其合例推升者，必是钱粮不欠，听断缉捕均办得妥当，故合例推升。然安静之吏不得久任，实为可惜。且今昔情形不同，从前京官缺多人少，故有此例；现在缺少人多，

又将州县占了京官选缺，似不相宜。

问：现在报捐分发各省人员多有不识字的，然否？

奏：捐班州县中，似不至于不识字，但文理则未必优长。至佐杂以供奔走，本不听断，亦难责以文理，只好随宜差委。

问：一省中藩司最为紧要，其次即是首府？

奏：是。

问：藩司第一要操守好？

奏：是。

又问：放缺是否与督抚商量？

奏：均有商量。臣思操守不洁，原系暧昧之事，但察看举措，便知操守之清浊，若有私心，岂能欺人？

问：汝家眷仍住太原？

答：是。

问：汝在山西如何捕蝗？

对：蝗之初起，责成州县见即扑捕，此物有神司之，若扑捕严紧，亦自稀少了。

又问：刘猛将军事甚悉？^①

初四日 辰初召见。

问：四川情形汝采访过否？

奏：访闻川省以严拿匪类为第一要务，因该处啮匪为害，除莠乃可安良。臣近接藩司祥奎来信云：地面尚见安静，涪州滋事之案现已拿获，仍搜捕余匪。

问：四川总督、将军、提督何以均住成都？

奏：曾阅舆图，四川省城偏西，似因西南^②即系番族，故就近控制。至川东地方辽阔，并且离省穹远。

问：汝看地图那一部最好？

奏：《康熙舆图》三十六张最好，当时系遣西洋人到各处将仪器测量度数，故方向最准。至乾隆间另拓大为一百四张，地名较多，然字画雕

① 以下疑有脱漏。

② 广陵本作“西面”。

刻之工，以康熙图为佳。柏葭前在内务府，向伊询知康熙图板已无存。此外《图书集成》亦有地图，写刻亦精，惟不分度数。

问：汝《图书集成》全看过否？

奏：未经看过。臣偶尔得此地图，臣家并无此书。

问：《圣武记》曾说督、军、提不宜同驻成都，或可移驻？

奏：移官尚易，移兵最难。督、军、提各有标兵，均系土著，一兵每月钱粮不敷三五口之食，须兼种地谋生，方能养贍。兵丁虽移，地土却不能带去。山西前抚臣恒春曾奏请将孟寿一营移驻平定州，臣察看未可轻动，故未举行。此是山西情形，不知四川是否如此。

问：《圣武记》有错误否？

奏：《圣武记》体裁甚好，但此书系博采方略诸书。方略卷帙繁富，外间并无其书，恐难保其无错误，倘能校对一过，自然更好。

问：魏源是那一路功夫？

答：魏源博览群书，甚属难得。

问：山西营伍情形？

奏：北镇兵力较强，多有开十力、八力弓射箭者；南镇兵力不能如此，然现在情形却是南镇要紧。臣曾与恒某、黄某相商，运城盐课所在，兵力太单，若能添得一百数十名，较见严密。

问：署中幕友几人？

答：两人。

谕：幕友不宜太多。

奏：是。

谕：奏折多要自己起稿？

奏：照例事件如钱粮麦收分数等件，只须将旧稿更改者，可由幕友起稿；至请奖、请参，或事关紧要，或中有曲折，臣均是自己起稿，不敢假手于人。

问：四川幅员辽阔，汝须确切稽查，不可任属员朦混。

奏：三年冬间奉皇上召见，询及朱批谕旨，因有“不可欺朦”之谕。臣数年在在外，惟谨守此四字。

问：闻四川州县不好者多，汝须要稽查。

奏：此事全由风气。州县中材者多，其立意为好官者不多，其甘心贪污不惜声名者，亦未必多有。臣愚见在转移风气，使贤者有所劝，则不贤者亦可改过自新。惟臣之才力有限，能否做得到，不敢自必，但不敢不尽心竭力为之。

问：汝到四川仍是汝儿子帮办家务？

奏：是。

谕：约计汝十月底可以到任？

奏：是。

谕：汝可便请了安去。

臣起，退数步至西数武，复跪请安。自念蜀中奏折往还万里以外，欲再求训诲，未敢繁渎，退时甚迟迟也。

初二日闻有克复小池口军报，今日又有克复正阳关军报，为之一喜。申刻进城，仍寓京兆署。

初五日 前后与寿臣谈屡矣，总似不免于动，何以君躁乎。

寓京兆署，摒挡俗事，藉得休息一日。夜至子初寝^①。

初六日 诣翁协揆，谈移晷。言上者屡矣，祸始岂可为哉。旋即出城。阅吴香农致济川世兄书，择要别抄。寓虎坊桥，偶憩。下午，赴琉璃厂，得嘉定程祖庆所刻地图，颇为简便，可置坐隅。

初七日 晨起，与子贞谈，得才吏数人，言某公欠一“静”字。余谓公事错迕，每不如意，气一动志，势所使然。子贞为之首肯。盖有忍最难，生平谓治事先治心以此。夜，与子贞饮章圃所。心泉、颖叔少京在坐。

初八日 为筍儿联姻魏芝林郎大江。辛丑生，号滋九。闻其颇嗜读书，匆匆欲行，属颖叔购《周礼删翼》等书诒之。

午刻出都，住长新店。夜雨未透，想麦田尚待泽也。

初九日 天明行，尖豆店，宿涿州。张牧修举废坠，颇见一斑，得此于兵差络绎之后尤难。后闻庙桥工系民捐。晤前署涿州郭牧，宝勋，泸州举人。言理蜀不难，严惩咽匪，禁戢虎差，便可卧治，与枢垣太史所论同。又征敛多浮过倍，黄寿臣平反叛案、盗案，人情悦服。泸州铜积如山，然京局不讲制钱，若仍以铸当十，得毋益增壅滞乎。与论呈词，以

① 广陵本作“子初宿”。

二百五十字为率，以为可行。

初十日 天明行，尖高碑店，住白河店，今讹为“北河”。

读《纪要》，灌县为水利要区，而又为控制西番之地，得人殆其难哉。

十一日 尖安肃县，未正至保定府。谭制军以下均至驿馆请圣安，余立于东首，答云：圣躬安。酬应移晷。晚，食于节署。制军言银票之直渐轻，当设法收之；然地丁只收一成，此外恐遂乏策。

中途得月川书，附璨儿禀，知头起行李当于十八日行。

与竹崖商积案可销。原告两月不到，照例应销，尤以吊销差票为急。与呈词限字保阳现限三百字，欲通民隐，亦须防日不暇给也。积案中有控差役咽嚙者，均抽出另办。

是夜，闻有李方伯孟群由六安六百里军报。

十二日 尖方顺桥，住清风店。

再与驻藏大臣恩有轩庆，行二谈，言须体面，使人畏服。能行其言，斯西土添一佛也。

十三日 尖明月店，住伏城驿。

过定州，与王荫堂刺史谈，铁钱甫行，而真伪即已杂糅，民用不便。新乐刘令其言略同。荫堂言，闻直督与京尹微有不合。余力言无之，今日非和衷，何由共济。

十四日 尖真定府。地润欲雨。出城渡滹沱，乃折而西行，至获鹿，逾陂陀者数矣。明日乃入山也。午后晴。月川遣弁来迎。保定、定州一带收成约有六分，真定以西棉花颇熟。

十五日 尖微水，住井陘之黑桃园。微寒，觉秋深矣。

十六日 过旧关，为晋境，四山云气迷漫，沿途小雨。尖柏木井，住西郊铺。均平定。董牧汇芳视以张士霖探报，广平、顺德间捻匪颇有斩获，余已逃散。遇郭古樵令孙，入京捐官。

十七日 昨雨彻宵，抚枕殊闷闷。侵晓起，促仆从治行而雨歇。出行馆西望，已见天容。少顷，晨曦穿漏，西风过树，木叶萧萧然下。

尖赛思，已日昃。沿途滑汰殊甚，仍麾使前进，燃灯微月行泥水中。戌正住芹泉驿。

平定董牧诉催科提早之难，寿阳刘令诉接收前任之累。此岂能为缓

颊哉？

十八日 乘晓月行数里方曙，过寿阳，有寒意。尖清平，黄昏住什贴。同官有自省来迎者。是夜寒甚。

十九日 乘晓月行，旋见东方曙色与远山积雪交辉，不觉凌兢。尖鸣谦驺，未刻进太原省。同官请圣安，迎于郭外。过狄村，谒刘将军庙。

二十日 憩太原节署。

二十一日 同。

与沈廉访商受理讼牒事宜。限字数，以便周览；禁株连，以免讼累；却细故，以专要案；需抱告；以免架空，庶其得要乎。至受理之后，惟“不留狱”三字为无量功德。廉访旋以通饬听断单子相示，中多要言。

二十二日 阅蒋申甫夔关盐税章程，宽猛兼施，有治人，斯有治法矣。

二十三日 前后读徐松龛少仆拟奏各稿，援据甚多，而于运米宁夏及河套尚未自有把握，何以入陈？虽荷垂询，只好谢不敏矣。

月川示及川省来咨，有公。九月廿日起解京饷十万。按粮津贴二万，兵饷六分平四万、二两平四万。

二十四日 辰正自并门起行，同官咸送于城南十里之姚家铺。先一日月川来别，极甚深挚，并属为曾卓如中丞先容。

是日，尖小店，住徐沟，尚未定昏也。

二十五日 天明行，六十里住祁县。此次大小车辆及舆夫均自备雇，惟借马而乘。岳学使按考解州，先二日行，恐周转不及，故略舒迟，亦以眷累同行，使得休息尔。

舆中静念州县听断速结，年来常以此告人，而以此类推，有恐不及检者。即如官之撤任，多属可去可留，为欲徐察之尔。至事迹已明，自无不可立断，一念姑待，百弊丛生，不得专咎人之误我也。古有清、慎、勤三字箴，后人乃增一“缓”字，以之针砭卞急，信属有功。然其中有辨，临事之顷，未能知明处当，则当用缓，否则需者事之贼，所以古人贵果也。

二十六日 日出行，五十里住平遥县。候徐松龛少仆，出宁夏运米奏稿相示。自云初稿病中所为，语多汗漫，故删节如此，然其中于水运、

造船等事仍无把握。余谓此稿援引赅洽，可入文集，何必违例奏闻。少仆颇领其意，遂以此函致月川。盖天下多有心人，徒以时事艰难，忧愤无所发泄，致迫而成疾耳。

二十七日 黎明发平遥，尖张兰。武芝田观察自汾州来，谈移晷。闻西安有钱局之狱。晚住介休。与胡小白同年谈颇畅。

二十八日 尖两渡，住灵石。吴令师祁言，韩侯岭建关宜在郭家沟。距城数里有朱柱碑亭，则吴署令德政也。

二十九日 尖仁义，住霍州。

偕吴令勘郭家沟，在韩侯岭下五里许，土崖壁立，诚可云险。前行数百步至山神庙汛，两崖夹道，陡险未能登。询其背皆山沟，而开面比郭家沟较为雄胜，但工程略大耳。其暮与霍【州】牧贾联芳棣棠谈，知州南有柏壁关故址。

與中静念月川言。筹饷之法，此后恐计无复之。连日与沈钟、吴师祁两令谈，以银贱钱贵，各县伙商均获厚利，可以抽分。余意伙商获利未久，取资无多，且本省惟潞、泽两郡，余则中州民贩，未可轻举，不如纵使获利，俟其赢而后以根窝之法行之，较有济乎。畅销之处，计名征资，设法办理。

十月

初一日 偕贾牧相度柏壁，两崖之巔果有旧时关址。地在州南数里，崖顶两旁垒砖尚在。霍州处中岳、汾河之交，形势环抱。柏壁迤北数十步，有坛底新建关隘，卑薄不足恃，而镇内人家尚有数十云。柏壁两土崖之背，东迫山沟，西俯汾河。询之走卒，云有担夫小路，从霍山北去，然不容骑馱，外此则并无间，有急可挖而断。余早拟于此建关，今乃得见旧址，窃喜所见不谬，胜韩侯岭旁有间道者远矣。东之韩家窰，西之夏门道姜，均有路达仁义镇，故逍遥岭建关，不如韩岭之山神庙。然韩窰可达静升，道姜可达平遥，仍非韩侯岭所能控扼。若扼霍州以南之柏壁，则正中与东西两路皆包其内矣。

初二日 天明行，住平阳府。与王静盦太守谈临汾王令滥刑一案。州县玩视上司已久，若再意为庇纵，则纪纲隳矣。

与瑞子方格镇军谈蜀中夷务。豢猱夷于内地，名为出质，失策之大，无逾此者。言凉山中腹夷人素称殷富，其出巢滋事者，皆山外散居猱人。

汉民勾引索赏，官又利于分肥，虚声恫喝，惩之自不复来，豢之势将益炽。镇军曾任马边协，其言当信。营员张定川、蒋鸿寿熟悉。询之以冕宁，可以观其人品。

初三日 与兰台中翰夜谈。

尖赵曲，住史村，仅行六十里。致复月川一函，与商霍州建关。又密缄一。

初四日 尖高显镇，住侯马。黄玉阶、蒋锦堂来送，盘桓两夕，兼为燕儿议亲。

初五日 尖董镇，住闻喜。朱令应杓述西安官钱局之狱。

初六日 尖水头，住北相。郝存来，谈陕引渐通，明岁奏销又可提早。余言淮盐楚岸非十年不能复旧，曷不于解州硝池小试其端，以备匮乏。未以为然，固知此事阻挠者多也。

初七日 尖油杜，住樊桥。蒲州守令来会，越两日，临河而别。

初八日 小憩高市，未刻至蒲州。

初九日 将晓由坡底行，尖匭河。未刻渡河，住潼关。甲寅御书“福”字，犹悬于厅事。旧游重到，非意所期也。闻卢氏有警，雒南戒严。越日，闻封令锡蒲被议，为之惋惜。戈弁回。寄月川书。

初十日 尖华阴，住华州。城郭山川，依依如梦。午后，雨雪交下，望华山诸峰如群玉然。闻胡恕堂方伯将至。

十一日 尖赤水，住渭南。沿途牧令多有以官事陈请者，只得正容谢之。曾中丞以峭厉奋迅为治，猛以济宽，不得不尔。

是早，与恕堂方伯谈蜀事，授以驿程事宜。其与人为善之意深矣，勿以原隰皇华为见惯也。密折须参。

十二日 尖零口，住临潼。首府县来见，知夫、骡已雇备矣。沿途泥滑，午后渐晴。

十三日 小憩灞桥。口占：长虹俯瞰碧粼粼，五载三番此问津。多谢堤边万株柳，尚留寒翠护行人。

未刻至省，刘鸣霄将军、曾卓如中丞、林岵瞻廉访诸公迎请圣安于皇华馆。入城，寓提督署。

十四日 是夜，集关中书院。

曾中丞及诸君子两日把晤。刘将军为良峰素交，朴质无华，颇谈省察，此正人也。中丞锐意筹饷，而铁钱官铺俱有漏卮，严切查办，固有为也。省中人多言杂，典守者不早远嫌，遂至浮谈籍籍，过客欲揜耳而不能。

先儒言，人生出处，如身之饥饱寒暖，不必谋之人，而人亦不能代为谋。理固信已，然非中夜得故人书，亦未知其言之有味也。进退之际，可以为鉴。

十五日 得翁次竹书。

待客，延访马司马，百龄，号梦九。谈蜀事，尤详于四厅，以曾任马边也。言曾条上夷务，有卷可查。今夏成都之水，闻为穿城沟淤塞之故，尚当延访。是日，以收呈告示邮发广元县。另抄。

十六日 是日^①，发起马牌，禁约从人索扰。稿另存。

晓起得二十字：七过韩信岭，五渡灞陵桥；已成倦游客，班马莫萧萧。

已刻自西安起程，住咸阳县，尖三桥。

十七日 夜雨晓晴。

未明，复次竹书，令飞函各属，严缉咽喉。另抄。此是第一次号令，当另立簿记之。住兴平县。

十八日 尖扶风镇，住武功县。城楼扁：思文古治。

十九日 乘月晓行六十里，尖扶风县。晤署令唐汝成，言余此行夫、骡均自长雇，不累地方一人一骑。渠需次十数年，实所未见；然已有寿臣在前矣。县城垣完好，濠池天生。是日虽百廿里，仅行四时许。

住歧山县。沈令功枚重听，虽善谈而无由询访。

二十日 晨起，得署川督有公咨：《宣宗成皇帝实录》告成，在馆一年三个月至一年五个月之离馆副总裁、四川总督王庆云，准其加一级，纪录一次。

是日，尖底店，七十五里。住宝鸡。令王昌谷从靖边调补。邮程应过凤翔府，兹取其径，东湖名迹遂不暇观。

① 广陵本作“是早”。

二十一日 晓发宝鸡，渡渭十五里至益门镇。两山夹水，傍岸均有居民，为入栈初桃。又廿五里至大散关。初循清涧水而上，至此左右峰峦相接，清涧涓流，不知从何绕出矣。凡五十五里尖观音堂，又十里陟半坡铺，高与大散齐。又十里煎茶坪，前人指为和尚原，虽未能遽定，要其西面宽平，足容营垒，似为近之。坪西颇合于广平，曰原之莪。岭之左右，水分东西流，其西流故水道岂即西汉之源欤？又三十里住黄牛铺。中东河桥坡路大，村户颇多，有旅店。两日黎明即行，黄昏始住，中无暇晷，幸晴明尔。次日亦然。

二十二日 是日，行栈道百十里。山岩中断之处，垒石者多，架木者少。但使地方随时修补，夏令大雨，加意巡查，何翅坦途矣；冬季则间段有河滩可行，尤省登陟之烦。

得徐新斋书，以治蜀事宜来告，随条细阅，颇有所会。若夫开诚布公，与官民共见，拊本引纲，端在于此。

二十三日 出凤县西门，南走留坝，又一路西走两当，为秦、陇、蜀枢纽。署令宋志濂崑县人。由城西二十里登凤岭，有关，额曰：去天尺五。又数转，始达岭顶，密霰交下。十五里下坡，路极难行。

尖三岔驿，住南星。居民甚盛，成一市镇，与嘉庆间初辟者异矣。晚雪。入夜晤毓廉访，由滇臬调楚，乃道蜀北来，言将由秦、豫、鄂至潭。似以行程为乐境，何耶？

二十四日 早起，满天星月，急促与人登程。过柴关岭，柴岭起自西而东。余雪在途。尖庙台子。庙祀留侯，峰峦朝供[拱]，颇为得地。庭前趵突泉，饶有苍竹。道士信阳又于授书楼之右新建一阁，丹牖未施，属余以“遇仙”署扁。余意仙之有无不可知，且与楼名亦复。侯，人杰也，拟即以“杰阁”题之。

晚，住留坝厅署。与张又孚司马谈。沿路乡团甚盛。

二十五日 登降颇劳，入褒城界。

尖武休关，驿舍颇净，旁无居人。住马道驿。市镇颇闹。毕春亭太守来迎，谈至定昏。

二十六日 循山行，尖青桥驿。又三十里至麻坪。沿途巨石迎人，奇态百变，往往塞蹊，舆夫履之，殆如平地。过天心桥，徐梅翁所建，以

避涧水。桥用江浙做法，圆洞而高，自不败于水。遂登七盘岭。于陡绝之中，磴道盘旋而上，顶踵相及，较大散又别开生面。入山口后，时闻旃檀香气，冬山草木岂能芳馨乃尔，亦一奇矣。下岭不二里，褒城治，当岭嘴五里，有浮桥至郡。俯瞰汉中，心目豁然。石路平坦，由高下下，不见为劳。再下望，见川原平美，如南方风景。久旅未归，至此暂作还乡之想。与福州北岭相似。

夜宿褒城。褒城刘令钦弼。与汉中镇文志谈，人甚明爽。闻河南匪氛已及武关，商南兵民登陴守御，龙协戎率兵二千蹶其后。余谓武关之险，贼决不能过。若由山阳、镇安从孝义出子午谷，路僻而捷，省垣似不可无备。越夕住沔县，以此意致书岫瞻廉访；又致蒲州李小湘太守。

二十七日 尖黄沙驹，住沔县，路甚夷。县东谒武侯祠，草树萧瑟。座后石琴一张，叩之铿然，而琴几不稳。署令钱钧。羊芋亦薯类，色白性寒，县民多种之，以其耐旱与寒也。

二十八日 尽日微雨。

尖蔡坝，宿太安驿宁羌。得委员宣丞自打箭炉来书二函：一陈治蜀事宜十条，有可节取；其一言里塘土司与格桑喇嘛构衅撤站，请调土兵弹压。

二十九日 雨雪间作，傍晚止。

寅正起，将宣丞两书点读。格桑土司之事断难轻举，姑以俟内治之修。至治蜀各条，有与它省同者，亦有积习独深者，果如所言，亦非扁、仓所望而却走也。五丁峡路偶中断，令修之。夜住宁羌州。

三十日 行约数里始辨色。尖黄坝驹。路极难行，午正至七盘关。南望重山叠嶂，已漏日光，出关后透明^①，道亦渐干。虽登降如前，而迟速难易判矣。

晚住神宣驿，即筹笔驛也。晤马令传业，言罗守升棣赴郫、灌、崇、宁办案，余处均安救。高令奎宣自南江来见，言鲍守足疾。

十一月

初一日 黎明发筹笔驿，数里望龙洞口，豁然潜水从此而入，其出合

① 广陵本作“透晴”。

嘉陵江处，则不得见矣。过朝天镇，遂陟朝天关，盘旋曲折，险处缭以石墙，足免眩骇。尖望云驷。午后，仍行山坡，至广元犹未昏。百十里。

田观察迎。田润，号漱芳，行八。见其人略似王静龢。鲍守足蹇而有病容，未知调治何如。是晚，省中又有戈弁来迎，饬先回。有以厚币至者，令人骇愕，然处之却不得草草。署北镇成兴，其言甚躁。广元署游击庆安似保一辅。明晰而单弱。

初二日 夜起，作书与祥方伯，并视以曹函，属令察询。至余生平取与，文澜固当相信也。尖昭化。登天雄关，至白卫岭，兔起鹘落，山形百出不穷。夜宿大木戍。

田观察言故安岳令鸣谦亏短一案。有略折。

初三日 两日浓阴。度剑阁，石状瑰伟，古来以奇险著称，然较之风岭、七盘、鸡头、朝天诸隘，则亦等夷而已。百围古柏夹道参天。回忆廿余年前使粤，七百里松阴古道，今大半荆棘塞途，古树不知存否矣。守土者可不慎旃。夜宿剑州。

与田观察谈，再致求助之意，言西充陈令璵。晤徐琴舫昌绪庶常，于治蜀尚严，言之沈痛。楚省运盐一节，谓大有损于蜀民生计，受事后再当咨访耳。

初四日 辰初行，尖柳桥驷，宿武连驷。自剑州前后至柳桥，古柏夹道，想见夏令行人之乐，清凉桥一带尤佳。

署龙安守玉钧来见，言宦场分党，官有小不合则调署苦缺，殆有觖望之意。

初五日 行已辰初，尖上亭铺。过七曲山，谒文昌帝君庙。是早梦中若有答问者，大意以天上列星有神司之，即有人主之，古所传“傅说骑箕尾，君平卜客星”，岂尽无稽？若诸葛忠武五丈原之事，见于正史，况孝友之行，上应元象，尤理所可信，岂得以俗说矫诬为惑。醒而忆之，似与东洲辩论者然。

初六日 行十数里方辨色，尖魏城驷。过芙蓉溪，住绵州。潼川阮守及各令来见。有自称防剿局熟手，而云一兵月领饷二十余两者，省局之公事可知。

初七日 由绵州行，尖金山铺。未刻过罗江县。成都府翁次竹至，

旁县各牧令继至。林戟门在焉。夜住德阳县。胡令汝开。

是日，行百四十里。晨起大雾，不辨五嶂，幸将午开霁，得以遄行。

初八日 未晓即行，尖汉川^①，住新都。省中需次府厅州县各官多远迓，人众而交浅，殊徒劳而无益。

初九日 卯初行，微雨，由夜达晓未已，石路滑涎。

各官迎于欢喜庵，与新都同。将军、提督、司道等请圣安于皇华馆。已刻进省，抵成都，各同官会叙于欢喜庵、皇华馆两处。到署后，司道府县略谈，需次各员只得于二堂召见，缘人数过多也。蜀中以稻为大春，杂粮为小春。贫民芸人之田，大春输租，小春自食。迩来缺雨已三阅月。初八夜始见霖霖，次日自晨达夜，稍觉润泽，同人心颇为欢忭。胡豆、芥子尤为渴望。向后更当祷祀也。万提军福至。

申刻拜印受事。起谢恩折稿，并缘途情形片稿。

初十日 将军有凤子亭、副都统伊琫阿、提督万福及诸同官咸至，寒暄之外，颇及地方情形。所期望者甚奢，何以酬之。开诚布公，以收群策，则惟冀共谅耳。

伍太史肇龄来见，颇涉公事，于里塘一事，怱怱调兵，何其躁也。末乃以刻书无费为言，此却易于酬应矣。何耕青少农奉讳归滇，闻回民欲杀之，迁延不敢进，欲余留其在蜀劝捐。少农有旨办理乡团，蜀民亦无助军之力，直以一人故，欲凿空为之。先一夕徐廉访先容，今日不能自圆其说，乃以情告，听言可不慎诸。途中得宣维礼夹板来书，代办打箭炉同知。条陈里塘事，欲调明正土司以讨格桑，余已识其难行。两司言其代办并无委札，贪功喜事，尤出意外；然闻其实能熟习夷情，不得不于裁抑中加以驱策，且缓图之。

十一日 徐新斋廉访来见，言即将赴滇，殆已闻耕青之言耶。又为张石卿中丞请饷。闻吴制府带兵二千，而滇饷已解十五万，两次。张中丞为募勇，自带一万，或抚或剿，未有定局，而征调若是其急耶。越夕吴制府来咨，征饷三万。属祥方伯查明月饷若干，再筹接济。

十二日 李西瓿惺前辈至，询地方利病，以严惩咽喉匪为言，与徐太

① 广陵本作“汉州”。

史论同。谓告示中须用“必尽杀乃止”，语意是而词当酌。大抵文告其末，而办法乃其本也。此翁言无支叶，犹有典型，不似少年之喋喋。申刻发谢恩折片。十二月廿四回。均奉批：知道了。

十三日 同官咸集，闻藩库尚余百万。边地储备，虑其空虚，得此颇以为慰，不似太原之日日经营也。

天显之亲，尚不能沆瀣一气，况于同官。若复巍然自大，不能通达群情，则睽垂足生百患。川督体制最尊，余乃少贬损之，如抬坐接见文员之类。视抚秦晋时乃犹亢也。

催办崇宁烧场案。治蜀尚严，辟以止辟，不得不尔。

十四日 视事数日，酬应劳人，公事仍未得端绪。是日，始往候将军、都统、提督，颇皆以诚相待。蜀中屡奉征调，兵备久虚，中军副将张定川请余行保甲以御侮。其言固是，但视出诸何人之口，未敢忿激，当徐思之。

十五日 诣龙神、城隍两庙拈香。复诣天后宫谢。

候祥方伯、曹廉访、蒋观察，各谈移晷。方伯旧日同舟，相知有素，此臂助若天假之缘。张秋屏都转亦旧交也，其口微吃，有目笑者，然辩之与讷孰优耶。

十六日 蜀中官弁兵役，相习朘民，敲骨吸髓，殊可痛恨，欲以文告示禁，安必其知儆耶。崇庆州蒋国新命案，虽所控未必尽实，而已有端倪，即宜惩创。适其牧赵锦至，面为申饬。前曾撤任，当查案。

冬查各员来见，多攀援以望脱颖者，不得不危词戒之。

晤周执庵观察，年八十八矣，此二十余年前视学黔中旧好也。

因华阳禀报缉匪，令首府县节奔走伺候之役。

十七日 蜀中命盗重案之多，甲于他省。是日，复审十余起。明日称是，敢必其皆情真罪当耶？心滋戚矣。

谳局总办委员萧时馨、陶文潞两守至，属令将要案另立一册登记，以便稽查。司详批语另抄。讼至上控而犹不为速结，虽日取庶狱而自理之，徒失体而无益也。就此而持之以恒，庶几通宽滞于万一耶。

十八日 诣文庙、小武庙、文昌庙、火神庙、江渎庙拈香。

候锦江山长李西瓯前辈，言兵不可恃，当着意乡团。石涪之团首汤

大鹏极力反正，其功最多，仅赏以六品顶戴，不无怏怏。蒲江戕官之案，亦恃有石某齐团，得纾此祸，皆不可无以酬之。又言宜出示劝团，使州县善为驾驭。又言咽喉匪非不可捕，但须择人而重赏之。是早，询备弁于同官，得守备刘华，当试令练兵，再密图之。又得千总安定国。

十九日 卯刻奉廷寄，催解粤西饷十万，有倘因为数较多，未能一起总解，亦著赶紧陆续拨往之谕。想洞见筹拨之难，敢不勉乎？

忆华州遇胡恕堂由粤藩入觐，言桂林抚畜贼渠，苟且无事，异服者日出入省垣。由饷员云阳令董鄂新上翁协揆书。十万。

二十日 出东门，诣真武庙及雷祖庙、风神庙拈香。此庙本薛涛井，为黄制军改建者。临江有楼，与同官团坐其下，舟楫往来，几案之间，不觉怡然忘返。比春水既生，当一泛也。

为政大患，惟赏罚不公。川省人情浮动，易于煽惑，驭之者复不得当，每激成事端。闻本年鹤游坪戕官一案，乃仗团首汤大鹏之力，故早得擒渠息事。比官兵到时，贼已授首矣。阅省局保举单七八十人，汤则仅给六品顶戴，火将燎原而有徙薪之力，乃不得与吟伍，何以劝人？给以五品翎顶花红扁额，尚当以破格乞恩也。上年蒲江戕官劫课攻城一案，有革职千总徐占超头敌首功，许以保举，后以人多删去，闻已随吴制军赴滇，当罗致之。

二十一日 午后微雨，移竹。闻省北可得寸余。

昨与曹廉访谈，上控各案，每行提人证而故意迁延，如前署梁山令李正东被控诈赃，前署金堂令周道源被控滥刑毙命，人证皆久提不到，其中情伪显然，当思所以处之。贪黩之风，上行下效，随带滇员乃粥川地菁华以瞻之，理本不可，且恐特其名耳。嘻！

二十二日 夜雨有声，至食时见日，抵省旬余所仅见者。

李鹤人方伯征饷，此军不可多得，必须有以济之。函商文澜，可筹两万。秋屏前书言，茶引敝坏已极，兹筹得抽包作课之法，与鹺务先盐后课略同。

二十三日 川省官场奔竞成习，推原其故，由于章程未善，优缺与苦缺互调纷纷，而官无久任，同通一酌委，便得州县优缺，而人有幸心。上司日以调剂属员为事，而不问久暂贤否，吏治何由而淳，民生何由而

治？改弦更张，此亦未可缓者。

二十四日 起特参守令三员折。衰庸恋栈，必至贻误地方，后悔何及！州县不肖，莫甚于贪酷，摘其众著者，庶可以儆其余。典守所在，欲不任怨得乎？金堂令周道源滥刑之案，或以为决不如法，然亦知其当决否耶。

二十五日 藩署前呈官员册子，委署不载其何来，实缺亦不知其何往，殊难查核，属别为之。官员有实缺可归者均令回任，互相调署之例应停，如果为缺择人，无妨入告。

首府县言，长于缉捕千把数人。属令开单送阅，畜猫所以捕鼠，当简拔而用之。广元把总董上陞破获巨案，于陕甘起获赃盗，即拔潼川营千总。华阳汛千总陈绍畴，署简州把总外委张寅。

二十六日 阅毛牧震寿盐务节略。课项归丁归灶均不可行，不得已而出于抽厘，全在得人办理。刘令齐衡言榷、乐正引多于余盐，现尚相安也。叙州、富顺之两县丞自流井、邓井关为著名沃土，无非从熬波得来，粥使捐资，或不如包办归厘乎。

二十七日 起筹解楚饷片稿。前议楚省委员借饷运盐弊窦多端，不知吴制军何以议准。在川则领饷运盐需时，在楚则售盐放饷又需时，节节缓不济急，即不夹带余盐，且不可行也。楚饷三万，附皖饷一万。与首府商崇宁一案，供情不能改重，办法则可从重。大宁县恒裕防堵大宁，竭力筹赈，感竹米之瑞，人亦干济。宁远、邛海，水利不修；成、华两县，煮赈赔累；新津姜吉兆，缉捕勤能。次竹云，又言即用班次迟滞。

二十八日 拜发：

月折。

又获犯之云阳令董鄂新送部引见一折。

请咸丰八年续办按粮津贴一折。十二月二十日廷寄一道，廿九日奉到。廷寄当眷黄。

年例并无私铸小钱夹片。

筹解楚饷三万、皖饷一万，请将楚北官运议停夹片。

特参衰庸知府被控重款知县一折。

川省旧章，优缺逾年辄易人署理。以地方为逆旅传舍，虽有循良，无从展布。至委署人员，复有一年更换之例。瓜期将届，则输委酌委之

员，群相希冀，奔竞纷然。新旧交替，惟利是图，官方何由而肃，地方何由而理？数为文澜言之，而恐需次者觖望，未欲改图，但云向后有实任者，即令回任。如是须一年方能就绪。署事年满，斟酌其人之当否，以为去留。如是仍无把握。余视事日新，只有随事开诚布公，不能曲意徇物也。

与首府县商缉捕赏需，刻从政遗规。

二十九日 致吴仲云制军附信。又胡润之中丞附信，借饷运盐，即润之当知其不可。

晚，堂复讯盗案三起七名，其凶顽者仅一二，余皆受雇分赃，形同乞丐，为之恻然。

三十日 致林岵瞻方伯附函。晓起，浓霜满瓦，恐碍麦苗。

十二月

初一日 谒文庙成礼。顺候周执庵通参、郑九丹学使，言越寓厅李玉台、马边署协庆龄均尚干济。

夜漏二下，接部文，曹廉访擢粤西藩，张都转升蜀臬。不知盐茶一缺何人接办，转为怵怵。盐课不足，益以抽厘，果能取民有制，亦足上佐正供。谁欤？顾饷需而能恤民隐者？

初二日 晨起，附致彭、翁两揆书：吏治未淳，曾劳清问。思得下手之处，遂昌言之。“不避嫌怨”四字，惟有永矢弗谖矣。祥方伯以酉阳、会理、阆中各缺相商。余莅蜀日浅，何所爱憎？惟有缺人员，必当使之各典厥职。不能，乃与之量移；再不能，乃与之弹劾，自不至以虚舟为怨府。即署事人员，苟无过差，亦当资其熟手，安能置吏治民生于不问，而仆仆为人择缺耶？

复审劫略纵火各案，请令正法者十人。未刻拜发此折。奉批：知道了。

候守丁逢吉署彰明亏空勒追折。奉批：丁逢吉著革职勒限催交。

已升将备马天贵等请先给署札片。奉批：兵部知道。

灌令英启署水利同知片。奉批：知道了。

前户部侍郎何彤云在途患病折。奉批：知道了。

冕宁令李英粲稟，职员袁伟人妄杀良夷，以致夷人不服招安，复敢来省上控。

初三日 宁远守德裕前以办理夷务不善撤省，虽应对无误，而面色青

黄。合江令薛廉询江卡事，应对嗫嚅，须留心察看。重庆镇皂陞言，秀山防务李令渐鸿、游击邹鸾章出力，垫江令盖星阶鹤游坪之变，寄孥山寨。当再访。

初四日 盗案不获，自有吏议，所患获非真盗耳。巨匪劫财，多情无赖，人助势，得财无几而最易戈获，虽杀此千人，何益？过曹廉访，询以著名咽喉，拟悬赏购之。藩库存缉捕费万余金，以此擒渠，不当吝赏。

川省州县穹远，招解之费不貲，故变通为外结，以免惜费讳匿。及其弊也，庸有李代桃僵者。寿臣督蜀，令解本管府州复审详省核定，极有斟酌。云阳令乔用遴欲并此而废之，毋乃心粗胆大。初三批司。

初五日 寅刻得部文，盐茶道著崇芳补授。又得江南和军门咨，十一月十二攻复镇江、瓜州两城。金陵贼势已孤，想可指日攻克矣。川省年满更替，本属陋例，而居然按月入奏，部中更不指诘，今欲转移，亦非三两月所能为功。守之以恒，持之以忍，仍不外此也。吴仲云制军请以存蜀京铜铸钱，以供滇黔之饷。询之粟丞穗，言每千须外用工火二百八十，但恐京局正需此耳。来咨泸店未运京铜一百八十余万，永宁、毕节一带，所存黑白铅三千余万。所在川设局铸钱，计用铜铅三百余万，可铸钱数十万串。

初六日 鹤游坪之役，省中委员至彼，大局早已肃清，乃有嗔其藏事之速者。贪功之人，胡可共事。迨后凭空结撰胜仗四次，即其人矣。

初七日 阅挑练标兵一百名，令红白禀报，不安分者开除。

起委署道府各缺奏稿。批彭县禀报失事，报盗而先存讳匿之见，不啻纵使远颺。批司将文桀撤任。

初八日 申刻拜发：

前湖北粮道邱煌戊午重宴鹿鸣折。奉批：礼部议奏。

委署盐茶道成都府一折。奉批：知道了。

附潼川府阮祐署宁远府片。奉批：知道了。

调署保宁、雅州等缺并福奎先赴广元片。同。

试用通判沈恩培管解京饷十万片。同。

与曹廉访谈粤西事。浔梧既失，粤东兵饷两不能通，非藉援长沙不可。长沙折漕抽税，亦尚有余力以援邻。若待远水于西江，此必不及之势也。胡恕堂本以催饷来川，乃自取兑项五千金，其余不问，是故知人

不易。

初九日 札飭升署各员赴任。午后，赴九丹学使之招，谈及钱世铭阅卷勤慎，日前一见，即异其人，何左卿亦以为言，前奉节令。当不等悠悠之口。又郑东华、邓清淦、徐锡金三员，尚当采访，庶得真评耳。

初十日 曹方伯请缓行期，顾余非促其行，特公事贵专责成，不得不尔。张廉访定于十三日接篆，一二公事，不得不少待耳。

与香农商悬赏缉匪密札清单。

华阳孙令言，社、济各仓之谷为各属官绅之累，不如槩变置田，以息谷为土兵之费。此言可与张廉访所送乡兵议参观。孙令又云，此特为兵多征调、武备空虚而设。异日各省肃清，征兵归伍，则此兵并可不用。是又与乡兵条议中田主各招佃户之说相通。盖招佃则不虞其难散也。兹事体大，未可率尔为之。询乡兵之议，出于候补道程祖润。

十一日 致晋省各同官附信。

以著名咽喉匪示刘守备，言中有被杀者，有逃者，亦有不能下手者。邛州四班庇一巨盗。似此深根恶木，何以拔之？

昨史守致康言，猱夷扰边，渐已深入，屏山之祸最烈，而犍为亦当其冲。念此等野夷断无穷兵之法，有良吏以镇抚之，自无能为力，顾安所得其人者，徒“付之长叹而已”。尺寸在手，何为作此言？故乙之。正月廿七补记。

里塘文武来禀，以土司为查录所劫略，禀请调兵。兵端不可开，非徒虑糜饷而已。土司之要挟我者不过撤站，顾站撤犹可通，兵兴安可料哉？

十二日 阅《四川通志》，各图甚为明晰，且金川、西藏皆锡嘉名，不必重寻故纸，何便如之。

宁远铜运，历年积压，则铜本必有那亏，自应归入交代案内办理。识之。藩库现收者，尚系丙辰卯钱。

十三日 是日，收呈仅三纸，亲批其二。涛张之风不可不做。一攻冒籍，一人存争继。

悬赏购匪，得魏大刀，乃汉州衙门前开茶肆者。

十四日 里塘夷务一案，官员诡譎挟制，彼犬羊更何责焉。然欲破其奸，必先查明案据，穷日之力，乃得其底里。又抄撮其要领，以便检寻。越日下笔，尚觉无隔阂处。

人之贤否，未易定之耳目之前，然亦有容貌、辞气、气象足以测度二三。大抵安详者多君子，若钱世铭之与徐光呬，一见而泾渭攸分。然只好偶然遇之，执此以定人材，恐未可耳。听言之难，最患以有心之口入无心之耳。举一众著之贤，能勿信乎？而旋以一不贤参之，则瞽乱矣。故采虚声不如察实事。

十五日 谒武庙行香。署保宁张守庭桦来见，并有禀辞赴任者数人。均属赴任，总以地方为重，他亦无可告语也。

批里塘粮员汛备请兵禀，情伪显然，言之不觉吐露。然事关夷情边衅，仍送两司商之。此稿须存。语言文字皆忌一“尽”字，至事有不得不然，心滋戚矣。

与秋屏谈府局各案，闻吴制军言署叙永厅罗楷可用，亦安详者。

十六日 大小两金川自乾隆间梗化、大兵底定后，隶懋功厅耕屯充伍，近数载军兴，调赴南省者，死亡大半。初省局以节省故，坐粮照旧例给半，其阵歿者照例扣坐粮。阅其哀鸣之禀，不禁恻然。维州懋功屯寨弁兵数目，六年四月册报兵部，本年十二月廿八户部咨复，将应支各项撙节支销，是懋功余丁并非不准销之款。局员错误，犹饰词以应，何也？惟夷性无厌，施恩正复不易，安得衡情酌例以示其平耶？

赴教场阅挑练标兵百名，枪炮中靶尚多，帐棚多风。

十七日 赫蓉峰自西藏告病回旗，至成都病甚，拟俟其起，与之谈卫藏事宜，遽闻不起，为之恻然。西土信佛，大抵皆然。上年炉城文武欲令喇嘛归土司管辖，征调土兵，衅端遂起。好事者犹勃勃欲试，惟有力加裁抑，毋为戎首，亦众论所同也。

十八日 巴县政务甚繁，俗重科甲，令若出于他途则群轻之。署令徐锡金由典史起家，以其贫甚，故示调剂。又叙永厅为边要之缺，署丞琦龄亦以贫故，量为差遣。嗟嗟地方之不恤，而专为若辈糊口之计，以此求治，是南行而北辙也。巴县调张秉堃，叙永郑尊仁回任。

复审西昌李井保一案，死者强梁逞凶，已属可悯，且西昌距夷巢数十里，全赖民团为藩篱；民团又以哨棚为耳目，若不力禁滋挠，恐非地方之福。

十九日 封篆，略有筹应，午后恶寒。

李井保案，委谏局守令复鞫。事关边防大局，不仅为一犯罪名计也。昨暮又有一案，看语系割菜尖刀，招解凶器及犯供乃矛也。曹廉访或匆匆不暇求详，崇庆赵牧亦可谓不求甚解矣。

叙永来详，误后衔为山东巡抚，尤奇。

二十日 鼻塞恶寒，乃下帷治事。略翻《通志·山川》。

二十一日 鹤游坪一案，聚团民而歼逆匪，故不旬日葺事。删节奏稿，去其冗长。请奖清单，官衔、籍贯不全，发回查缮，局员之滥竽可想。晚，服苦杏、苏叶、细辛、半夏等剂，稍疏。

二十二日 阅盘库册，藩库实存九十四万，道库实存九万，已解藩库。稍足慰藉。犹忆卯冬在晋，库册与存银相去悬远，再四钩稽，乃以实数结报。正月初旬核算各册，纷为乱丝。蜀中库款清晰，殊觉省力。

昨接筠连报，滇匪扰边，以叙永地接滇黔，三面临边，商令郑丞回任。晚间接南川、酉阳禀报，思南失守，扰及石阡，则川南之防刻不可缓矣。南川令王臣福集勇二千余人，且请缓发兵，想见胸有把握，或者寄托得人。酉阳缪通判则以筹费无出为忧，恐不可恃。越日，得川道禀，已筹解银二千两，有可藉手矣。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川南防务。酉阳缪荣吉闻尚历练，可无须更调。秀山令李渐鸿计将瓜代，当留其总办西、秀防务。皂总镇亦以为言。蒋玉龙群推将才，自到镇远，亦无用武之地，商令却回，盖不暇为黔计矣。思此为之怵怵。若顾大局，自不当调回。

二十四日 万提军来，谈黔省之事，请缓发兵。得毋恐余轻举，然足征其持重。谓^①欲调回蒋镇，黔省必争，诚然诚然。盖黔之欲用川兵，正为川饷耳。饷到未能专供川兵之用，则又时势所必然。今此军饷道不通，跋前疐后，真足令人搔首。又云督左把总徐国斌可用。

前督裕于三年十一月招募练丁千人，四年四月因湖北请兵，全数遣赴军营，出省及沿途均有滋事，想见野性难驯。兹由楚撤回五百余人，沿途散去，余三百余人至省。越日，点验仅余二百六十余人。提军意在留以补伍，但恐月饷无出。余意此等矫兵不难于养而难于教，当熟思所以处

① 广陵本无“谓”字。

之。申刻到任折回，奉到御赐“福”字。

二十五日 张副戎言，回省练丁，内有身经百战者，数年在外，一旦弃之，自为不可。拟酌留两月，予以口粮，淘汰渣滓，余者使隶伍籍。是或一道，盖汛爰必纳污也。

晚得文澜书，仍以调回蒋镇为请。余雅不欲，惟念思南既失，饷道中断，置之死地未必生，特求生正自有道，非可草草。

二十六日 晨起，检蒋镇在黔旧卷，蒋中丞所奏置一提都匀一镇麻哈于近地，以卫省垣，两人相距仅五十里。而以孤悬之镇远委之蒋镇，且谓其善驭饥军。虽折中极力赞扬，已置之不甚爱惜之列，欲责人以用力难矣。起奏稿未半，提军及藩臬二司先后至。余意使彼得到思南，则西、秀有恃而不恐。此稿落笔太早，故三易而仅成。甚矣，操觚不可率尔也。

从提军见胡恕堂书，并录奏对语，谓于上前极称余足治蜀，并谓蜀得余可长治。谚谓出卖云云。其然岂其然乎。忆华州晤语，蜀患内讧而不忧外侮，亦只得半之说。至谓蜀事繁而不难，亦未免矜情浮气。今天下事又焉有不难者乎？

二十七日 奏稿眷清，送万提军及文澜、秋屏视之，属为参酌，而无肯易一字者，转忆月川之为谅友矣。

将营制注于志图之上，以便寻览。蜀省营制，省标十营为最重，余以重庆、建昌为巨镇，盖边腹均关要云。

二十八日 拜发：

拟请酌移蒋玉龙官兵绕赴思南剿办一折，由驿五百里驰递，计灯节后可奉指麾。正月十八日奉廷旨一道，均照所请。

恭谢御赐“福”字折。奉批：知道了。

边茶疲滞，酌拟抽包作课，分年弥补折。奉批：户部议奏。

川省七年新赋完欠数目例折。附片三件。奉批：知道了。

附粤西饷二万、江西饷五万片。此项先两次拨解十万两。奉批：知道了。

附滇饷三万、本年滇饷连此次凑成二十万。黔饷二万二千片。奉批：知道了。

附罗江令张秉堃调署巴县片。奉批：知道了。

奏审拟郫县盗犯曾潮建等一案折。奉批：该部知道。

川楚陕三省总兵会哨事竣折。年例。奉批：知道了。

咨追各员赔项折。年例。奉批：户部知道。单并发。

十一月分雨雪粮价折。

各折于二月十五回。

宁远祥守庆与建昌占镇泰会揭署会理州王锡之因婪罚，激使周昌裕等聚众辩冤，已撤任，亲往查办。祥守长于才，事后讨论，则并无才者。听言不易如此。言恐过而或足了事，姑静以待之。后禀先到。

得曾涤生令弟书，国荃在吉安军营管带湘勇。欲为济饷。江西本有解款，顾公项不得不归公用，如私函何？商之张廉访，竟如所请，为之大快。

闻川省正赋向于上忙全完。现报完欠总数，尚未完正赋四万九千余两，耗羨七千两有奇，虽奏销不致逾违，而未免中多那掩。惟上忙以前截止清算，方能水净沙明。本年有闰之年，正赋六十九万二千余两，耗羨十万三千余两，非六十三万为定额也。

得李鹤人方伯公牍私书，欲以楚饷移济皖军。东南均非宽裕，若平情而论，全楚肃清而六安则孤注耳。

二十九日 奉本月二十日廷寄两件：一准接办按粮津贴，严禁浮收；一饬拨六安李孟群军饷三万，以后仍按月接济。十二月初一解荆州一万两。

得建昌镇府前禀，会理署牧王锡之于猛粮坝获匪四人正法，岂即后禀所谓辩冤者耶。倘果滥杀无辜，此罪断不可恕。

夜，得滇省来咨，昭通、咸宁、镇雄之间土匪踞扰。地近川省，属为严防。黔省亦报官军于麻哈失利。同处坤维，不免震邻之恐。

咸丰八年戊午

正月

朔日 诣万寿宫、文庙、武庙成礼。

昨宁远守祥庆请以冕山县丞鲁学诰署西昌县事。西昌程廷杓署会理。文澜言其好大喜功；冕宁令李肇奎未奉部复，可就近先署西昌云云。此至便也。冕山亦近夷巢，多事之地，岂复容生事之人？黄琴坞尝言，绥定府经胡春毓可用，颖生亦以为言，当商。静念慎固封守以得人为先，而边地瘠苦，高才捷足者所不乐居，虽有材而易晦。因别录一单，细加采访，亦恐以边远为养老藏庸之地耳。

初二日 诣文昌庙、江渎庙、火神庙、吕祖宫拈香。仙释素未之学，特以水旱祷祈，亦民生所系耳。

黔中糜烂极矣。教匪不过无赖乌合，苗匪亦顽者少而愿者多。得一名将左提右挈，顺抚逆剿，赍二十万饷，以三月为期，必可蕲事。所最难者，州县巧于避寇而工于媮民；收复之后，不能效死勿去，上下离心，暴乱复作，无以善后，将尽弃前功耳。为静亭提军言之，深以为然。

与文澜谈边防，先须将州县逐一察核，勿为迁就。

检志图，叙州下自筠连至兴文各城，相距不过三百余里，而中置六县，地界互错，在在与滇接壤，谁欤能当此长城者？又安阜营驻雷波之黄螂所，境有八到，其五距滇，可谓极要。綦江令杨铭禀县属隘口颇详，永宁署协邹鸾章布置亦是。兵不足而募勇，需费固不待言。

初三日 叙永、西、秀皆斗入他省，西、秀介在楚黔之交，叙永介在滇黔之交，南鄙有事，此数处皆未容高枕。

张石琴星使来书，宣威、沾益、东川烧杀益甚，剿则力不足，抚又势不能，非胁以重兵，不能敛戢。兵不足而用练，其需饷更亟且巨，竭

全蜀之力，犹不足以办此，况黔、粤、楚、皖征调之书狎至耶？

初四日 诣龙神庙、城隍庙、雷神庙、风神庙拈香。

文澜以沿边各员相商，署兴文袁修业由知县降调县丞，今且老矣。盐源令徐福麟上年本为盐井生事，于驾驭难期得力，均须易置。余且观其后效。

南川令稟，正安、桐梓均有乡团攻剿，螺蛳洞之贼已窜回巢穴，此方之祸或足少纾。

徐琴舫太史由青门致书，条陈六事。一理财，以泸铜铸钱佐饷滇省，已奏行之，惟彭县银矿不知何如耳？徐思竟难下手。二除暴，欲以某公之多杀为法，并请宽吏议而责民团。三察吏，美缺非贿不得，胥吏尤极无状。四盐法，盐贵商累，由于走私。至楚饷运盐之非计，幸余已奏停矣。五团练。六储积。自言见闻确实，太史谅不予欺也。外盐务弊端，另为一扣。

初五日 出署谢客。与有将军谈。自言生平以静坐为乐，它无所嗜。能静是根器好处，但不可厌事，然此语未易猝投也。

再得建昌镇府会稟，但为增兵筹饷而发。于前稟查办王锡之下拂輿情之处，一字不提，令人不解。且分调四营兵，又止百十名，而处处征发，人情能勿惊扰。且所调皆镇北之兵，亦恐缓不及事。姑与会咨提军议之。

初六日 延两司商宁远事。署守祥庆俯仰随人，毫无定见；占镇巧伪居心，不足与之共事。夷务边防，安得不择人而畀。

官场毁誉本不足尽凭，乃有一人诋之为庸劣，一人美之为循良，非面为考核，何由而定。近复有指某官为侵吞巨款，而两司力任其不然者，不与细查，则是非瞶乱矣。

初七日 与顺庆杨守重雅再谈，此素有伉直声者。鴉集泮而变音，容或有之。邓、白所称贪酷吏某某，前颇闻之，谅非诬语。姚培兼之。川南夷务边防，以宁远、叙州为最要。同官前请以潼川守阮祐与宁远守德裕对调，以为繁简可适其宜，及接见两守，皆只中平。简缺本未可藏庸，繁缺尤难期得力。近者滇边弗靖，建昌接壤千有余里，思之每为寒心。前者只许调署，未为调补，已是慎重，而未计虽署犹不可将就也。知人难，听言犹难哉。与文澜书亟筹变计，求吾心之所安。即公论是非，可以不谋而合。旋

得复书，则已与廉访筹及矣。

初八日 延见两司，论宁远事，亦知非史守莫属也。听史所谈，于该郡情形甚习，叩以办法，亦尚不张皇，或足倚以了事，较之为人择缺者，固已大胜矣。遥集面无血色，与在明同，岂足胜繁剧者？

邛州近称盗藪，几于习而不察。金旃到任三年，本无整顿之方，近阅所办盗案，欺饰弛纵，兼而有之。崇庆州赵锦本以不胜任撤省，乃复回任。众论均知其不宜，此皆不可恕者。

知人之难，旅进尤不易识。于朴实老练中求之，则巴州宋恒山可当其一，余则未遍观也。华阳令孙濂可与为偶，马边本缺需人，何苦贪近水楼台而仆仆耶？署金堂李吉寿，署新津姜吉兆，但以不受差役陋规，于地方便有声望，亦可谓整顿之难耶。

大吏用一人，则群起而嫉之，其人一认真，则媒孽及之，可为愤懑。城守营近获著名咽喉匪，且近省盗案每起必报。州县无可讳匿，遂谓盗案皆城守营兵所为，恐亦言之太过。且请臬司提审，然则安用府局为耶？且就案办案，反噬之语，更不足凭。汛兵豢盗，固难保其必无，若谓所获即所豢之人，则决无是理。又谓加之重刑不肯承认，岂欲令供汛兵耶？是日，刘守备又禀获著名咽喉匪刘道科，越日即承劫案数起，故不得不与大声疾呼。

初九日 卸署秀山令李渐鸿至，知其将有陈诉。赏不蔽功，何怪人不用命。告以王事在身，抚慰而遣之，亦自无词。绵州毛震寿原办盐厘出力，此事行之三年，尚未能遽止。其中小有罅漏，不得不随时修改。当令川东一行，兼查富、荣厂事。恤商乃盐务要领，患不能厘剔耳。

邛州牧金旃至，已撤任矣。其神景与茂州牧寿山同。荣县令傅翼似有内心，积毁之下，不可不察。

剑州朱刺史有所陈说。上游竭泽而渔，致下无余羨，办公竭蹶，此岂官常细故哉？倡率整顿，勿为高论，致生他弊可耳。又袁老明子一犯，当查谿局；绵州灯花教，当告毛牧。

乐至令刘毓棠复讯射洪盗案，开脱不近情理。盗至同谋分赃，乃谓患病不行；即首盗亦不知其未到，而分赃与之，种种支吾，愈粉饰愈不能掩。此俗吏之拙者，可发一笑。

初十日 州县节寿，奉文禁革久矣。自欲取媚上司，而求为核减。官属之间，一以现奉明文需索，一以复蹈故辙反唇，厉阶将起，怨府自贻。天下有美事，而不可犯乎做者，慎勿自矜任怨哉。某人素自好，而于州县自行裁减处，言之不无含愠，敢谓人之好善，谁不如我。此条合昨日观之。

盐厘章程原使商号共闻共见，此在承办之人开心见诚则可；若事既不行，此时谕令商贾稽查，官府亦恐太阿倒持。因其固然，由本衙门照数晓谕，则稽查之法，已在不言之表矣。货厘同。

抽厘即是征商，若使人能守法，当较胜于劝捐也。

署宁远史守面陈边地情形，颇为详悉，自许不难了事，但恐其才太露耳。占镇于文员动辄龃龉，而于营员不能驾驭，殆气盛而守平耶。盐源令徐福麟闻能办团练。马边余天鹏不能了事。越隲前任秦象曾，现任峨眉。在厅出力，其功为李玉台所掠。请功牌以驭边氓。此可许者。至欲请尽先酌委，岂知四字之不可并用耶？

十一日 什邡有老病之目，未之见也。梓潼入赏，颇符公论。钟昌勤干练，则当明试。梓潼不能富，岂能好礼？尤当加察。

按粮津贴一节，已发眷黄，仍密札该管上司，重申诰戒。

十二日 昨接户部咨复，接办盐厘令按季册报。因念由院示谕，上可以免讥谗，下不致滋物议，询之毛刺史，亦以为可行。应自本年正月为始。富、荣、健、乐、三、射、蓬、中八处。

差役敢于横行，必自见好本官为始。徐太史所指蠹役姓名，询之本官，或以为能招团练，或以为善办税契。招团御侮，不通匪可知涪。若善办税契，其敲骨吸髓，殆无所不至矣。

忠州庆牧不甚理事，同知沈英赴什邡查未报盗案。昨得廷旨，蒋玉龙升贵州提督，饬调镇将前往带兵。万军门来商，绥宁护协邹鸾章可以调往。文升回任。资州恒保、署郫县董贻清，皆官场中所谓漂亮者。董之滑或不及恒耶。

十三日 延司道小集，夜复豪饮，遂入醉乡，为数年来未经之风味。

马边营千总刘兴荣约束士卒，能使不哗；护越隲参将。潼川营千总董上陞新拔，缉捕勇往，能出省设法破案，均未易多得。顾迩来营缺，多由

师中迁擢，推毂良难耳。

十四日 得润之中丞书，以求将才为先务，可谓片言居要。又云吏治之颓，实兵祸所由起；财用之寡，亦中饱所由成，语亦均中时弊。又属川饷运盐，谓无损于川，有益于楚，尚恐为人所误，当作书详告之。中丞前书，意在自强。邃翁来书，亦言楚北近能自立，军饷渐充，月饷运盐，停之良是。又云彼处奏牍中论及盐斤抽厘，转以川中为口实，抑何畛域之未融耶。

十五日 谒文庙拈香。过锦江书院，李西瓿以公正廉明见称，岂敢不勉？

正署人员遇有盗案未破，均令留缉，新任人员于到任折内，必须声明前任有无未报未破盗案。此事最足警惰，惟恐急则借盗销案耳。

与静亭商豫储将材。将领征调甚多，大约须兼于千把中求之。泸州把总赵三元、护叙马都司。拣发参将恩起、署顺庆游。漳腊参将德茂、署建昌中游。马边千总刘兴荣、见前，刘兴荣本尽先守备，越隼案内保举尽先都司。马边右守赵仁。署保安都，驻越隼之连三营。

十六日 与署西昌令李肇奎三原人谈宁远事，谓会理事不难办，而忧在越隼、青岗关夷务尚留未了之局。亦只含蓄其词，图名青岗拔。占镇任气，于文员无不齟齬，且任用非人，所属将备不能信服。此岂足胜专阃者？李令静气迎人，可望能胜艰巨，盖静为躁君也。

缪荣吉、邹鸾章会禀，词涉张皇，批交李渐鸿查复。另抄。马边协庆龄禀，截剿夷匪，宜宾真溪^①案内。一日之间，烧毁蛮棚五百余座，先后救出难民数百人。差强人意。批禀另抄。

前越隼厅秦象曾能抚循夷人，而人爱之，今越隼营刘兴荣能约束兵丁，而人畏之，两美可合，何患不治？顾安得处处皆有秦、刘，而出边民于水火耶。

按粮津贴，前会理州丁逢吉、前署达县张锡庆，有浮收冒销情弊，以吐赃幸免。

年前真溪夷务，李守通饬截剿，马边会禀，畛域自封，细思必文员张主，故以厅为界。此次庆协名虽越境，而平安、万全两营均在屏山地

① 广陵本作“兴溪”。

面，所越者厅界，而非营界，惟马边团总等则真越界耳。

十七日 诣天后宫拈香。与翁次竹谈魏大刀一犯。犯虽在卡，蠹役亦可蓄之为鸱鸢。事发且藉口于卡，以为藏身之固。民之情伪，不可不察。

各牧令虽未尽识，但就所见而言，似人材不乏，而吏治至于不可问，则非尽牧令之罪也。

十八日 陆次山有涪州盐厘之请。

昨夜得建昌会禀，会理匪徒已经兵勇兜围击散，且为一慰。惟前禀语多张大，不能自圆其说，逐层批诂，使之明白鉴复。或云幻想一消，则海上楼台自灭，殆亦有之。并由局密札史守德游击查报。余语同官，蜀地本阴多晴少，而公事含糊，亦如将吾辈置云雾中，可为太息。然实事求是，此心终不可昧也。

奉到六百里廷寄一道，令蒋军门由镇远绕出思南之北。圣明俯念川疆，吾辈当如何报称耶？

晚，邀九丹学使、镜波农部小集，又入醉乡。

十九日 万军门与两司闻昨日廷旨，咸来相庆。

二十日 蒋军门自镇远来咨，军饥已久，道阻不行。又言黔省处处沸腾，拟从思南下手。何异地之同心也。欲饷此军，应由西、秀前去，兼于南川、江津豫为筹备。盖贼无定形，故兵无定向，要以供其乏困为要。来使言灞水^①之兵，货买衣装殆尽，黔弁有殍死城楼者。

接见候补道五员。音德布自言，到鹤游坪日，已一律肃清，岂闻前说之不行耶？程祖润倡乡兵之议，推究其说，只是虚声，冀人不敢思乱。然虚声可以制境外之寇，若内江之贼，岂可欺乎？又清查社、济仓谷石，亦当思之。今日与民相安之不暇，岂可史巫纷若？赵友泰将衰，杨观曜近醇厚，刘学诚时露英气。酉阳有抽厘之请，恐不可行。孙濂云。又云思南之乱，亦因抽厘起衅，若无省文，何敢妄动耶？

庄定安仁寿盗案留缉，当面投禀，迹涉干求。静念留缉之法，专为署事者而设，若概施之实缺人员，恐有窒碍。

二十一日 接见谏局各员。治蜀尚严，夫人知之，及至议谏，半为风气所囿，以开脱为能，此何理耶？贤者为国为民，下之至于为己，若不剔

① 广陵本作“灞水”。

除暴乱，使地面肃清，欲求立足之地，啖饭之所，讵可得耶？此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也。荣昌县麟勋，己卯同年。其言伉爽，自云服官日久，见人便知其大概，亦自有意。推服姜吉兆而薄郑东华。永川卸署，为百姓所窘。

二十二日 接见候补知府六员、献局数员，诘奸禁暴，不得不与大声疾呼。

晚，得重庆镇道来文，以派兵前赴綦江、南川为请。又谓须省外调兵前往，由皂总镇统带，颇费踌躇。商万军门，拟调省标，川北、重庆各一百。处处征调，良非所愿，且无事何故张皇，有事不几迟误乎？

二十三日 丑时城内东北隅火发，急披衣往视。与同官晤语一时许，犹未熄也。被灾二千余家，且多贫户。

回寓查旧案，西灆口尚驻防楚兵勇五百余，此可移以南行。惟恐久戍而疲，应令在渝休息，拨换前去。商之静亭，未有异议，留待明日司道公商乃发耳。廿五日乃发。

二十四日 署炉丞宣维礼至，未谈及里塘也。

与同官商布置綦江、南川事宜。得人是第一宗难事，未可草草。前与文澜谈，沿江地面属令择人，今乃平等开单，殆非密筹不可。

晚，集学署。

二十五日 朴实之人乃足任重，浮滑者至则踣耳。

晤南部令王瑞庆、署南溪令胡书云、察木多卸粮员张嗣成，三人在中上之间。颇与细谈。邛州署牧宋恒山属令办盗。请稍需时日，许之。

何曰愈久为建昌参佐，其解散匪徒，自言各给川资，尚有自矜之意，试问何以为继乎？

格桑与查录钩通，众论颇同。张云明正亦系一气，则尚当访察耳。綦南派兵防剿，当熟筹调度之方。人材既不素知，采之众论，尤当明试。皂镇陞本系熟手，又自请往，须藉一行。瑞镇琳颇协舆评，且试之川东剧任。

二十六日 曹颖生言，东溪为綦江总口，松坎、石濠关口皆在其外。

綦南防务，幕中起草尚能如吾意所欲言，蒋军门既办思南，土匪占踞未久，当易散也。自应就便兼办桐梓，因附片入陈。但军出需时，无庸急递耳。

晓，枕思相在尔室，可对职思其居。梦中尚有数对偶，或五言，或七言，醒后均不记忆。惟记二语：谁令腐草有光辉，朽麦还为蚨蝶飞。醒乃足之云：若向静中观气象，了无形处有生机。

二十七日 蒋提军已奉旨绕出思南之北，计其威望，足以震聩群丑，而桐梓股匪尚多，正当就便令其扫除。因草附片稿，既有一得，即不敢不言，以俟采择。

是日，检点奏折，前成都令恒泰，爽朗中兼有安详之意。宁远之行，惟属以从实禀复，它亦无可告语。

二十八日 拜发：

上年十二月月折。奉批：知道了。

调重庆镇赴綦南布置并委瑞琳署缺折。奉批：知道了。

附拨解蒋军门兵饷并请旨兼令剿办桐梓匪徒片。奉批：另有旨。三月初二日奉廷寄一道。

遵拨黔省军火折。奉批：知道了。

附皖饷二万、湖北盐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丁守逢吉欠款交清清开复折。奉批：丁逢吉著准其开复。

地丁三年比较折。奉批：知道了。

附史致康署宁远、宋恒山署邛州片。奉批：知道了。

宋恒山获盗例保引见折。奉批：依议。

吏治之坏，由于贪酷，酷易破而贪难防。金堂参奏在酷，然施刑本系有罪之人，无可恕中犹可恕。至梁山则情状显然，而茹吐如绘，非金堂比也。

二十九日 川北道田漱芳润至，询属吏贤否，语多模棱。力言州县征收，人人洁己自爱，其可信耶。又言安岳郑署令兆荃亏空至八千金，邻水交案积压，苍溪两三年内无事。

附致黄琴坞书。钱、赵弹章，其事系何年月，一柔媚一傲狠，皆形于面，宅弹岂虚哉？

与介榘附信。枵触旧游，官场况味原自不佳，而大吏尤隔阂、无相亲之意，得一二臭味相同即已幸事，敢求多乎？

温江前令薛廉被控棠谷浮收，修城粉饰，致文澜查。

二月

朔 承祭文庙，寅正将事，卯初毕。歌与器谐，焚燎时乃杂以笛吹，何耶？庙基宏敞胜于晋，且胜于秦。

候补道濮貽孙自滇来归，言抚议可成。

夜，微雨。

初二日 承祭社稷坛，卯正成礼。与同官过诸葛忠武祠，谒惠陵。昭烈帝陵。

是日，过万里桥，市廛湫隘。近郊农事甚佳，菜花、豆花紫碧弥望，麦亦尺余矣，为之欣然。夜，雨。

初三日 卯初诣文昌宫拈香。

安县吴傅氏因疯病杀毙其夫一案，原题声明请旨，因有嘉庆间上谕也。此案无论虚实，第妻之于夫，与子之于父，服皆斩衰三年。律子殴父，杀者无论是否因疯，均照本律科断，妻之于夫自不应殊。况此案首足皆断，剖腹斫阴，惨毒极矣。事关纲常，不得不舍例从律。再衡之以礼服，而可无枉纵矣。

初四日 是日，无一客到门请见，为三月来所仅有。改南江砍树复奏稿。

藩署以各属交代循例请奏，阅单开册错驳，更未经咨结者七十六案之多，而成华首邑即已四五年未结一案，何怪外属之观望迁延乎？

初五日 重庆皂镇致书方伯，言酉、秀文武恐有喜事贪功，渡河会剿致失机宜，欲余先为禁约，盖冀免报复以自全也。顾此事惟在审度时势，不可轻进，亦不可失机，难以执一。但于禀报斩获者，不加褒奖，淡泊待之，则贪功之风自熄。且贼之扰民，专为报复乎。

史守由越隗来函，会理匪徒大半解散，其言尚无甚铺张。又请于青冈关改筑碉堡，是也。

藩署请委宣维礼署打箭炉厅，文内尚有飭令查办里塘查录之语，亟令去之。喜事之人，岂宜与以口实？甲木参龄庆蛮装未改，姑设法羁縻可耳，詎可责以效力乎。

初六日 接见即用令晏湘滇人、裘嗣锦浙人与钟昌勤湘人、张尔周陇人，皆庚戌甲科。

近获著名盗犯，或一人而承数案，或数县共获一案，逆计稔恶盗魁，亦不过一二百人，未至于不可究诘。先共谋后分赃，其同行上盗，不问可知。各属有谓畏惧逃回者，有谓临时患病者，而分赃如故。强为开脱，几于异口同声。严切诘责，日来此风亦少弭矣。盖例所谓情有可原，不过千百中一二，而纵盗养痍，习为故套。小不忍则乱大谋，此类是也。

初七日 接见需次各员，非幕客，即纨绔。所谓幕者不过画依样葫芦，非真能决狱者也。

初八日 藩署以交代舛错，开单请奏，谓之照例，不知有道光十年谕旨也。纵不必察察为明，而欺罔断不可居，遂抉其弊而究言之，或庶知儆乎。另抄。

初九日 承祭文昌庙。

与方伯商拨各路军饷。麻哈已失，贵阳戒严，势不能不亟筹接济。

邛州胥世祥被盗一案，谏局虽能平反假盗，不能追究真盗，则此案终无了局。

甄别锦江书院。

初十日 承祭龙王庙。

与次竹商盐厘告示。此事总在共见共闻，不徒可塞漏卮，即瓜李远嫌之道，亦在于此。各处货厘，众论皆谓出于不得已。余意条粮津贴已资民力，倘能藉征商以资军饷，亦事理之平。所虑委任非人，徒归中饱耳。故整顿吏治而外，更无办法。货厘照办，似亦可行。

十一日 与绥定守顾棣园谈，所属人材，以太平姜钟为第一，向固闻之殚心职守，而不以瘠土介其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渠县本缺沈崧曾太乏吏材。权懋功。

滇省请以京铜铸钱充饷，今乃鬻之，一百八十余万。是或变通之一策。且闻京铅有三千余万，倘并市之，可得银百万两，即黔饷亦可接济，第不知销路何如耳。

十二日 与两司商涪州以朱百城调补，斯人貌不扬而胆甚壮。盖胆由识生，其家学渊源有自矣。前知其鹤游坪剿匪得力，询之军门，乃知其在合江、綦江防堵均甚得力，乃置之瘠远之地，何以收用人之效乎？太平姜令亦然，当求其类此者。都江堰工，关十数州县农田，下车时即谆谆告

诚，署丞蔡立石公然侵冒，迨改委英荣修工，而已饱私橐。此断不可恕者，姑俟廿日限满耳。初四司详。

十三日 承祭武庙，未明将事，祭毕辨色。

得黔省禀报，麻哈正月廿二、都匀廿九均已失守。蒋军门已由瀋城^①赴施秉，计当从黄平、贵定前赴省垣，则思南之贼，势必不能兼顾，为之怵怵。

献局委员叶炯与谈读书读律，意有领会，与漫为听受者不同，匠而成之，则美材也。

午后，复审邛州、内江等案，盗犯四十一名，犷狠之状，居其大半，且有文弱而思发难者。为地方计，敢稍姑息乎？

十四日 邻氛未靖，冲要需材，而自好之士，甘居瘠远，不肯争耳目之前，人亦从而置之，缓急何以备用，斯可忧也。量移之法，惟有为地择人，必求五雀六燕，轻重适均，恐一成而不可变，而如人情之不能忘利何。

附致蒋濂生中丞，询及黔铅仿照沪铜变价。千虑一得，聊以写吾心而已。由六百里粘单发。

十五日 诣武庙拈香。

提标把总高廷良获要犯三人，语提军赏拔之。

拟阅书院卷子，翻未终篇，辄有公事间断，遂觉索然寡味，亦其养之未纯耳。未明求衣，日昃不能无倦，能以绵绵穆穆者，养其心源，少选应事，仍如泉之始达，否则昏惰之气中之矣。

得窦兰泉书，蹇难之中，情词斐亶，足见其生平学养矣。

十六日 荣县令傅翼管理盐厘多物议，访察已有端倪，应与撤省查办。以毛牧所议恤商添学等事，多有可行，当从长计议。

沿江残破，则准盐行楚，殆难计期。彼绌此赢者，盛衰消长之常乎。

十七日 拜发：四月初一回。

川省捐输津贴请再广举额折。奉批：该部速议具奏。

川省捐输津贴请再广学额折。奉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附万县捐缴谷价请广学额片。奉批：览。

① 广陵本作“瀋城”。

复奏南江县柏树碍难砍伐折。会将军后銜。奉批：知道了。

附马边协庆龄暂缓引见片。奉批：依议。

附剑州牧朱百城调署涪州片。奉批：知道了。

附赴滇川兵道梗折回片。奉批：知道了。

又荣县傅翼撤任查办片。奉批：依议。

附筹解黔饷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审办邛州等属盗犯四十一名，请令正法折。奉批：知道了。

奏报告病驻藏大臣赫特贺在途病故折。奉批：另有旨。

十八日 承祭昭烈帝庙及武乡侯祠，便道游浣花草堂。竹径幽深，是寻诗佳处，而心境繁杂。与同官谈现办各事，转觉味美于诗，盖不愧不为诗人，第愧才非稷契，念此窃自笑也。

定石、涪一案请奖清单，官员惧其滥，绅团又惧其遗，淘汰良非易易。

十九日 与收呈委员谈词讼收呈不妨从宽。恐中有冤抑，准理则须加谨；恐意在株连，要以胸无成见为主。

今日蜀中筹款，以盐为第一善举。两载厘金，已得七十余万，若任用得人，杜绝中饱，当不止此。杜工部诗“蜀麻吴盐自古通”，今则蜀盐代吴之匮矣。

二十日 整顿盐厘之法，首在优给薪水以养其廉，次则优加奖励以作其气，然后立法防维铃束，使人范我驰驱。用人济事之道，不外乎此。薪水须于厘中抽厘，使公私两益，各名下所得约为定数，以抽收之盈绌增减之。此又操纵之微权也。

毛刺史议恤商一节，恐他处观望效尤，以富厂商人独困也。余谓服人不外一公字，恤商所以卫课，果使秉公，自无私议。

二十一日 与万军门商各营缺。边地须豫储人材，此论甚是。

黔省来咨，绥、桐不靖，请川省调兵、练数千越境助剿。川省饷虽可筹，无如兵难再调，用练则前车可鉴，易发难收。必不得已，则于沿边各团内，择妥靠良民二千人，以现在防兵倡之，互保而往，定期而归。出境夹攻，不令深入，似尚可行。然能止而不能进，恐古来无此兵法，适成纸上之谈耳。

二十二日 蒋观察自灌县放水回，知尚有未完外江工程十五处。勒限半月。询以“深淘滩，浅作堰”二语，云滩底有铁桩为识，各堰长众目共睹，不能草率。堤堰亦各有尺寸，不能加高。惟分水鱼嘴，恐高下其手，以致分水不均，激成聚讼。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盐务委员。莅蜀日新，且知人不易，付之公论，可以无所容心。至执法二字，不可不坚持定见也。

李牧渐鸿密禀，思南周守夔有才，彭水江口汛无兵，并谕彭民廖美连改行。

窠兰泉同年至，谈次尚有当年风味，至滇中事可以置之不问。闻戴芸帆生一子而歿。

二十四日 与剑州牧朱世兄谈移晷。月旦之评，另笺以待加察。晚，得史守及德参将复禀。文员犹不免弥缝，不如武营语为爽直，斯足叹也。

黔匪焚掠日久，党羽愈多，不及今图之，后将难制。重庆李守以綦江绅士公禀来告，其论甚是，顾各处征兵未返，滇黔蠢兹并兴，兵食不足，敢云民信。因念黔中已有川兵助剿之请，旬日当奉指挥，不得不稍需以俟。批另录。

二十五日 与同官商川东边防，众论亦谓非久计。余谓邻兵惟甘肃尚有可调，调则须由川代备行装。至不得已而募勇，则须用兵家子弟，由十营中保任妥靠之人，方不至散而无纪。倘有滋事，并治保人。惟选将最难，当与军门议之。

重庆瑞署镇，人知向上，于到任禀批诱掖之。

叙州守李受之祐于所属极意整顿，问以滇界情形，则云高县最要。

二十六日 答邃庵协揆书。另录。

宣维礼才尚可用，而论事近偏。绅粮通匪，容或有之，若大张文告，则官吏皆得而鱼肉之矣。前城守营亦以为请，余谓不得良有司，无下手处。此人但肯虚心，数年后尚可任以事。

与张中军商募勇办法，云可得保人。又云十日内，有千人之技可观。余谓总以听受约束为主，否则豺狼虎豹不可以服乘，徒为人祸而已。次日，与万军门议此，谓招募一起，即数百人，彼此要结附和，至不可制，已有前车。又谓军中亦须兵多于勇，意在师之上六也。

二十七日 发折补记于后。

李受之言，上年真溪夷案，曾杀黑夷十数人。夷俗最重黑夷，众中被戮一人，则其家向首匪罚赔。又必聚十三支夷目，量其家资，罚出牛马，且养贍死者之家，必贍所欲，乃能再出。其出也，先祭猖神，以卜吉凶。神盖蚩尤之属也。评理谓之说歹。

永宁道陈琴山至省，言泸局京铅甚多，特黑铅少耳。此人质直，尚能相助为理。

自得黔中请兵助剿来文，怦怦于心者数日，昨答邃庵协揆书，言自守则无了期，进取又无胜算，盖恐兵将两难也。今日与万军门熟商，云征调尚不遽乏，复屈指高克谦、傅崑两员。调则以吕占鳌代之。又云川省以饷济邻，若有匱乏，谁能济我？殆恐余有大举之意。顾此事倘不得不行，亦只能以剿为防，遣一偏将剿捕近边，使不至逼处；发收操纵，不至随人进止；时时仍当为固圉之谋，岂有舍己芸人之理？俗所谓回龙顾母是也。余之初念如此，开诚语之，良释然也。本省重案迭出，边患又不止一黔，安能以全力赴之。

二十八日 谢客。

二十九日 承祭先农坛，行耕籍礼。连宵微雨，土膏滋润，触目郊原，稍为一慰。

晚，得统带川兵游击张玉春禀报，由宣威撤回川兵一千名，本月十三四起程归伍。念綦南正在需兵，而近调川北二百名，道里遥远，倘将此项回兵截留前去，既免一往一还，省地方之供亿，而綦南亦早得兵，似较妥便。当与万军门议之。

补记廿七拜发月折：四月初七日回。

叙州府玉钧与龙安府李祐对调折。奉批：吏部议奏。折内“满洲”二字旁粘黄签。如无监银即不附片。批：户部知道。

棉州毛震寿、梓潼张香海获犯奖励折。奉批：均著送部引见。

附筹解滇饷、皖饷片。奉批：知道了。

彭山令葛福绥调署荣县片。奉批：知道了。

试用道濮贻孙劝捐出力，请归后补班补用折。奉批：濮贻孙著免其试用，归于候补班补用。

建昌镇总兵占泰赴京陛见，并重庆镇总兵皂陞暂缓进京片。奉批：另有旨。

剿办石、涪匪徒遵保出力人员折。清单。奉批：另有旨。

附把总高廷良缉捕出力，免其停升片。奉批：依议。

三十日 与陈琴山谈叙州各属情形。李受之拟办屯兵。屏山连年夷患，人徙地荒，此处正好下手。永宁令卫元燮恐未阅历。

与窰兰泉谈，颇有意味。

三月

初一日 诣文昌庙行香。

昨晚，拟将宣威撤回川兵改赴綦南防剿，灯下起草。今日侵晓，移知万军门，力赞其策。回署后，起各札稿。一面将前调之川北镇兵截留，且得此足以备黔中助剿之兵，可谓会逢其适，地方之幸也。

铜梁县岗玉报逆伦重案，乃抄寻常故杀供词，不学无术甚矣。以为新进，故仰成幕友，阅履历乃陈人耶。与李受之商屏山拟改边缺，言已将老君山夺回，可兴屯矣。郭京桓署珙县，能慎重地方，窃喜古樵之有后。

初二日 夜中奉到二月二十一日廷寄一道，以黔省麻哈、都匀剿办吃紧，蒋玉龙倘赴桐梓，恐不能回顾下游，饬即酌量情形，分投援剿等因。指桐梓而言。日来贵筑戒严，蒋提军不但不能兼顾桐梓，并恐无暇规复思南。川省边防，责无旁贷。幸已派皂镇前往綦南，将西灤口兵勇移防，而滇省回兵又复截留，归其统领，颇有布置。今日与万军门筹商，仍不外以剿为防办法。手起移行各稿，未午而毕。

接黔省二月廿日探报，蒋军门尚无到省日期。

初三日 衙斋牡丹盛开，邀司道小集，并商边防布置。

初四日 起边防奏稿。量兵力之所及，以剿为防，庶克保兹完善之区，不至顾彼失此，是此篇骨子。盖【黔】事糜烂已极，欲谋拯救，须别筹济饷之方。倘以川省全力赴之，必致后艰。

午后，阅秋审数十案，内泸州王子金一起，本系私贩拒捕伤人，司册勘语欠妥，应改。

初五日 与文澜商黔饷。唇齿相依，安能不为兼顾，所虑黔祸未已，而蜀已空虚，何以应猝？

过兰泉谈，请为璨儿诸人训课经书，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非梯荣之具。余方荒落是愧，怠忽是惧，敢不以此勉人？

酉刻由五百里驰奏：廿六日回。

统筹川省边防大概情形并解黔饷二万折。奉批：知道了。

续拨本省堵剿经费折。奉批：知道了。

附七年军政展限片。奉批：著照所请。

委署松潘镇并派丁忧副将帮办防剿折。奉批：廉良著留于防所差遣。

初六日 嘉定守文良至。守为额侯之孙，以祖德勉之。其才具开敏，若肯实心任事，足以了此一郡有余。惟峨边羁縻夷人，仍非上策，名赏实乃賅耳。峨边每遇夷人抢掳，责夷目以木刻传令放还而重赏之。

文澜言，李守汝揖妥实足任，因以铅斤之事语之。

委办盐厘各员来见，开诚语之。

初七日 再与文守谈，求能不为差役所染者，举李承保；又称犹自东在富顺甚洽輿情。

毛牧震寿委查射蓬盐厘弊窦。

初八日 锦江书院送学并开课。李西瓯山长正直，有前辈风味，惜重听，难与求教耳。

初九日 赴东较场阅合操黄河阵，实即九进十连环阵，而加以交错转折耳。是日，入操者仅二千二百余人。

初十日 得部文，盐茶道放韩锦云。

阅速战阵及弁兵鸟枪、马兵戈弁。李正泰枪箭皆熟，询其入伍，则二十四年矣。是日，入操仅千余人。

与文澜商委办黔铅书，函再往返，已逮夜矣。

十一日 罗守述铅商言，黔铅黑者甚少，而白铅仅供鼓铸，不能为丹粉器皿之需，销路甚狭，应缓俟黔中复书再办。见义必为，至不可为而后已，所冀不改此度。若一事不行，而以概之他事，畏难苟安，则不可也。

叙永厅报，滇省回兵八百于初一到境，初二辰刻由水路前进，其二百由会理径回建昌矣。

午睡起，心境颇清，拟有所翻阅，而皂总戎八百里驰报边警，官田寺

营盘被围。初为懼然，沈心细阅，则闻所闻而来者，且既已布置，无所用其张皇，守前议而从容应之而已。批禀却须早行，以定众心。

十二日 答胡润之论将材书。

毛牧言，蜀中无盐法志，上年议修而不果，若编纂得人，当亦易办。其门目大概须仿之河东旧志。

李令清晏自兰州来，言上年甘省兵饷尚堪敷衍，当十钱与制钱各半搭放。

十三日 秋审过堂，第一次百五十余人，内有女犯数名，向后当令男女分牌。接皂镇军来禀，官田寺胜仗。前者张皇，今者张大，皆所不免，而边境无虞则可想见，聊为一慰。

李牧渐鸿酉阳来禀，于要口扎营三座，其偏僻各隘，各派十数兵勇协助民团，有警则报，由附近各营策应。布置甚合，不致备多力分，因飭沿边各属仿照办理。别抄。

晚，军门过谈，知带兵之都司琦明以未奉檄文回省。六百里军书尚有阻滞，真咄咄怪事。万军门意仍将归伍之兵调往。

十四日 归伍之兵仍令赴防，余意无庸再给行装。张中军言，疲病者多，须更换，有行装，则踊跃争先。此言可听，手起札各镇营稿，其分起配带，不能不属之万军门。

致重庆守李翼斋书，以备多力分为戒。附密缄。

得何左卿夔门复书，惠然肯来，为之一喜。

十五日 诣文庙拈香。

与万军门商各镇营军行道路，省标应遵陆而往。兵者财用之蠹，原属不得已而用，倘过于克啬，何以赴机会而收士伍之心。昨于行装一节，余别有意存焉，非轻听也。今日阅局详，蒋提军请更制帐棚，准令采买制造，而令由黔领款，此何为者耶？

什邡令范恕、内江令许延祐皆病躯供职，属令调省察看，如能赶紧医痊，亦又何求。发审与报销两局，意见易生，何以使之浑合无间，惟吾之无成心而已。

省员劳绩近在耳目之前，其瘠缺而为好官者，往往置之度外，属方伯别为采访存记，因及筠连张奋翼、庆符左元烺，又无故而罢官者，尚

有汪觀光及某人。

十六日 两与建昌鄂道惠，容斋，行三。谈，言近质实，所见似胜于所闻。再听仍不免有枝叶，足见轻喜之不可。炉丞有欲损威，须择廉能者代之。会理牧以勒罚几酿边祸，恐褫革未足蔽辜。馭夷吏称犹自东、程廷杓、徐福麟。又云当送月旦一单。次日接阅，以徐锡金为首。

维州协报，灌县属之水磨沟有挖金匪众。询中军、首府，皆云解散游食者众，见利争趋。非得良吏，何以消患未萌？

十七日 鄂道送四厅图，布置疏密，恐未必是。

复徐琴舫太史书，涉笔不能自休，岂免伤烦？

十八日 与同官商位置炉丞，巽以行权，不可无思患豫防之意。

会理匪徒滋事一案，面询占镇，起衅由于贪吏，与众论相同。惟发难之罗升、周昌裕等，前禀漫无区别，与实情尚不相符。投首以为拿获。程廷杓虽禀建昌道，殆使之闻之，欲献真情即不能顾原禀。姑俟狱成，再为商酌。余性粗率，遇此等事当持一“忍”字，或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乎。

十九日 富顺凌树棠自述，奸民争井，断案获私贩，则惟灶是问，以灶户皆有身家，尤不宜犯法也。其酉阳屯兵，劝捐地亩以为经费，未知各属能行否耳？李受之亦有此议。

改剿办会理匪徒地方业已肃清奏稿。

复鞠孙通海京控一案，办理未见持平，无怪其不输服。

二十日 与两司商年满更换，须因人而变通之。冀为地方整理，勿沿陋例，而示以大公，何怨嫌之足避。惟先几慎密为要。

又商屯兵之法，可推于近边各属，以辅兵力之不足。凌牧酉阳之屯，已有成效，加之奖劝而树之风声，或亦数十年之利乎。惟事体重大，当斟酌万全而出之。川省额兵三万三千有奇，自黎、雅至炉、藏去十之一，马、峨、雷、越四厅十之二，松、茂、金川又十之二，其腹地及东南沿边仅有半额耳。平常无事，布置已属不敷，连年征调以来，更形单薄。前于四厅添练勇千六百名，省标及东北两镇添新兵三千名，尚不足补征兵之半。岁费不貲，欲再添备而无款可筹。若捐办屯田，官免养兵之费，民无征调供亿之繁，寓兵于农，一劳永逸，不亦善乎？

二十一日 思兴屯先在得人，须责成沿边府州督办，择州县之可任者而委之，不可一律举行，庶不滋弊。章程则先以重奖励，殿以禁阻挠，捐田之子弟亲族许充屯丁。地有肥饶，亩有广狭，以足贍一丁之田折算五亩，则民情便，而公事亦见分明。又思兴屯之举，必得闲田废地为之。今于无事之地，言屯鲜不以为诬罔。如果奏请推广举行，请名之以筹租养练，行屯之实，而勿居其名，不亦可乎？有塞上之广漠，而后有赵充国之屯；有渭滨之荒地，而后有诸葛忠武之屯。

二十二日 秋审第二次过堂。

与同官商推广屯兵办法，须有治人，州县中未易屈指，可不其难其慎。

廿三日 谒天后宫拈香。

晚，接重庆皂镇、李守及南川王令各报边防情形。皂镇已驻东溪，有警即可策应，李守有断不至窜入之语。斯人谨慎，自非大言。《南川图说》较前清晰。

二十四日 与凌牧树棠谈辄移晷。其人甚似李谦山，一种豪迈勇往之气，不可遏抑。酉阳屯练，可谓有志竟成。有媚而尼之者，至今不得上闻。殆时露锋芒，故足招人之忌欤。

二十五日 近又购获著名咽喉匪陶尖脑壳、胡老甲等数名。是早复审，随于午堂请令正法，叙折有“足快人心”之语。堂皇据案，正复惻然。

二十六日 连日右断脬作楚，吐纳不便。是日，憩来喜轩，接见数客。奉节陈令之官寄，询夔关粮税，言去岁鄂省有年，殆天佑善人乎。

午后，阅秋审数册，心有所弗安，岂能随人画诺？大竹孙仕谟一起。

二十七日 万军门商赴黔助剿，须綦江兵到。皂镇禀来，飭使相机前进，仍不过前奏中得剿且剿数言也。少顷，得黔省来文，助剿之请。奉批：知道了。

又得蒋军门来函，言贵阳戒严，已有湖南生力一军赴援，拟提川饷到日先剿思南，为之惊喜。以此时贵阳解严，尤应戈铤北指也。独山之捷，杀教匪渠帅数十人。川兵在贵阳者已因饥呼噪，特以云亭善于抚驭，且川饷分解溱阳，尚可忍饥以待，一进省则饷难独饱，兵有离心。其先剿思南，亦因酉阳有饷，就食而来，云亭不独为桑梓计也。

乐山津贴火耗加至二钱，局绅至二十人之多，可谓不善办理。张邦佐。南川免津贴而派防费两至六千，又以会剿有期，谓绅粮情殷助饷。果尔，何不劝办屯田？越日，语首府致书嘉定、重庆两守。

拜发：

月折。

与将军、提军会奏春操情形折。

与将军会奏会理州匪徒滋事，剿办肃清折。

又天全州凌树棠升补越嵩同知折。

审办著名咽喉匪陶尖脑壳等一折。

英启王臣福获盗引见折。

奏留笔帖式复成以地方用折。

附筹解胜保饷二万、蒋玉龙饷一万五千片。

附武职请越级委护片。

二十八日 与两司商崇庆、剑州各缺。念棋局纵横黑白，只此棋子布置，死生有豪厘千里之别，思此责无旁贷。

李受之禀查办宜、屏边境，屏山筹办屯田，文省事多，阅之令人色喜。地大物博，不能不求助于佐理之人，其人而奋发有为，即当相为邪许。此禀所未及而不敢请者，畅然言之，使喻吾意。批禀另抄。并由司移建昌、永宁、川东三道。

二十九日 晨起，拟大竹孙仕谟一案签司底子，送幕中删改。

候静亭，谈边事。黔之苗、教各匪，为癣疥之疾，随时疗治而已。滇事本难措手，吴之主抚也，非不知先剿后抚，其议乃坚持，因饷绌兵单，遂致恩多威少。省垣为练卒所躏，而汉回复相猜疑，抚不可恃矣。张之主剿，亦未尝不是，特兵力本单，复撤之而募勇，更非胜算。今迤东花门与宣威构难，势恐不支，昭通无援，何以能久？花门未尝无良民，闻以城北毒泾之故，遂人怀必死之心，计更左矣。盖先之以剿，使不得不受吾抚，必以生道杀民。苟开网而驱之，未必不知悔祸，奈何效秦人故智，出此下策乎？又闻迤西负固，日为阴谋，意更叵测。蓄发赂夷。我能忘仇，仇不能忘我，一朝发难，不堪设想。幸其事未至眉睫，尚可未雨绸缪。必也沿边广筹屯练，股匪窃发，足以自固，勿动烦兵力，养蓄

精锐，以待大举之寇，庶有成算可操。静亭闻之欣然，且谓尚有四边及屯练数千人可用，惟乏帐耳。

四月

朔 诣武庙拈香。

与静亭复申前议，谕营中制帐二百具，以半年为期，务在坚实。余不知兵，特忧患所迫，不得不借箸而筹，亦三年之艾也。奉到坐名敕书。

次竹论滇事，更患亦以为忧，谓开各厂而后其祸可以少纾，然迤西已成痼疾，壅久而溃，其伤必多。念此则屯练更为当务之急。明知此事不可督促而成，然失今不图，后不可悔。急则治标，今日之綦南是也；缓则治本，他年之屯练是也。

初二日 次竹言，懋功属之斑斓山金矿大出，山高九十里，中无尽藏，盍议抽课乎。余谓不贪夜识金银气，汉武帝收海租，鱼不出，可鉴也。地不爱其宝，人自不爱其情，无庸凿空以求也。检图志，巴朗山乃汶川属，出卧龙关不远，再西逾日隆关，则懋功界矣。

初三日 司详酉阳州屯田已有成效，请飭沿边各属仿照举行。事体重大，为之斟酌再三。此事全在得人，有与民相信之牧令，尤必有公正之绅耆，勿贪功，勿畏难，开诚布公，同心协力，而后于事有济。至民情不同，当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民力不同，则勉为虑始，以待乐成，所谓三年之艾，其在斯乎。有言凌牧经理田谷不实在者，故川东道不为验收出结。引次垣为证。

黔省请川兵协剿，得旨：知道了。因与咨复移行蒋军门，能遵旨绕出思南之北，更得思南周守夔、遵义江令炳琳与川防文武约期夹击，蔑不济矣。

初四日 承祭神祇坛，日已高矣。

询次垣以酉阳屯田事，极言可靠。慎重而出之，勿使以良法为厉民之具。大要勿忘勿助，持之以恒而已。

初五日 川省严惩盗匪，请令正法者多。既须速奏，亦须即分起具题。上年十月正法十余名，迄未题奏，向后当专立一册备查。犍厂边引滞销，改代济楚，此权宜之术也。乃引道光三十年展课之案，今昔不同，未可许也。河东以陕岸滞引，改拨河南，而趋之若鹜，是其明证。富顺

请加“井神”封号，有旧案可援。自流井出产独丰，亦以地有火井，不假樵薪，较为神异耳。凌牧惩缉私盐，不罪贩者，而罚灶户，既足宥贫民之冒禁，亦足惩豪右之作奸，似属两得。

初六日 阅《明史》李化龙、朱燮元两传。朱传于永宁迤南地势，直至毕节、大方，尤为明晰；李传八道进兵，讨播州杨应龙。川师居其四：则綦江也，南川也，合江也，永宁也。其时川兵十有余万，每道三万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计用兵三万余人。若本朝营制，岂足为此大举？念此则屯练诚不可缓。

初七日 以朱、李两传所载进兵道路摘录于志图之上，尤便省览。顾氏《方輿纪要》论蜀重战不重守，意在据形胜以角逐中原。故详于川东、川北，而于夔道、今叙州。邛都今建昌。未及详载。今滇黔不靖，川南何以徙薪？地利人和，所当深究。

叙州兵备道明移永宁，称永宁道，不知何时再移泸州？

明越隗指挥程昱议开新道，从宁越出峨眉，以避大渡河、小相岭之险。其言美听，然山川之险，天所以隔阂华夷，有不可以人力争者。故今之驿程，犹古道也。

闻哦、咪、啖、拂并至直沽；而石逆破江山县，浦城亦为动摇。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也。金陵克雨花台。

初八日 与同官论盐厘公费当留有余，地方无闲款，则一切例外急需，必至束手，而公事因以废隳，非细故也。精白自矢，则不待言。

久拟作屯田密奏，而指陈本省之全局，筹画邻封之患害，未能率尔操觚，且利未兴而害未形，立言尤为不易。

初九日 濮少霞言，川兵在宣威每战望风先逃，谓气习使然，非带兵将弁之过。然则所司果何事耶？又云，近招土练，连获胜仗，回人多已输诚，其省垣练卒已尽散矣。文澜曾言，简州、仁寿盼雨，兹闻三载旱荒，有司莫告。简州陈彦坤钱粮拖欠，盗案搪塞，虽赴合州仍与撤回。仁寿李汝湘，口操蜀音，人近浮滑，已饬张尔周赴任。

初十日 连日雨，入夜尤渥，三二百里内想可树艺矣。

改西阳州屯田奏稿，节目既多，须有提挈纲领处，重在推广举行其利，未易一二数也。

十一日 驻藏大臣恩友轩，庆。书来，以里塘撤站阻差，欲征兵胁之。顾委办甚难其选，才气之士，患虑事不详，忿激出之，将何以善其后？夷情狡诈，不可理喻，方挟术以误我，奈何堕其术中乎？里塘之衅，起于格桑贪利寻仇，今乃请讨查录，放饭而问齿决矣。果灭查录，将遂及格桑，彼知不赦，必佯仇查录而阴助之，使我拔薏于其间，并查录不得而治，将大举而后可顾者，岂今日所宜乎？以穷荒为逋藪，大举亦不能奏功。

十二日 川省自元明两经丧乱，今故家存者，惟南充谯家传自蜀汉，通江李家传自唐，余则多自明以后流徙者。西瓯云。又云川省之弊，娶妇易而肉食多，故生齿繁而蓄聚少。此老成有见之言。欲其不育不羸，岂当以佛法治之乎？于此益思唐魏之俗矣。

省志统部沿革表疏略，当刺顾氏州域形势别为之。

十三日 阅省会城垣，周二十二里有奇，东南北三门之外，因江水以为外濠，自西北至西南江水距城远矣。四围内濠，均为民间佃种，间有引流灌溉者，宽不逾三五尺而已。城身高二丈四尺，系除女墙。连女墙、垛墙五尺四寸则三丈。旧时芙蓉，今所余不过数株，竹树则茂密荟蔚。竹之为用甚广，编络护堤亦其一也。城形屈曲蜿蜒，殆随地势致然，亦合法。特炮台只有八处。余谓有事则站垛，须用多人，八千余垛。不如添设炮台，两头枪力之所及，便可御侮。又闻贼守扬州，伸巨木于城墙之外，上铺板安枪炮，使攻者不得薄城，而登视滚木等器为得力，盖即仿炮台之意。

十四日 医者谓君相二火近旺，时交夏令，亦自觉有躁急之意。静念整顿原无速效，惟在守之以恒，持之以忍，久之或有成效，欲速不达，适以害事。

叙永厅复首府，以黑铅甚少，亦不能销。蒋中丞久无复书，殆亦以此。滇省三千余万之奏，殆空言耳。

秋审温江郭三沅一起，刃伤咽喉，食气嗓俱断，本系斗杀，因伤系要害奇重，情凶近故，是以拟实，且前有似此而由缓改实者，两案谅不误也。

十五日 诣城隍庙拈香。

里塘撤站，恩有轩请委谢国泰、宣维礼查办。良非余之所愿，顾舍此更无熟悉之人。文澜请以私函谕之，使范我驰驱，然要驾之乘，犹不

免心存取朽。昨暮得里塘公文，为副土司请袭。此却是一好机会，少靳而与之，俾为毕此役，或行权而不悖于经乎。

十六日 拜发：六月初三日回。

酉阳屯田办有成效，请沿边推广举行折。章程清折。奉批：该部妥议具奏。单并发。

又建昌鄂道谢加銜代奏。奉批：览。

请添键、乐、富、荣商学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鼓励盐厘使民不倦片。奉批：知道了。

办理盐厘出力商号灶绅请奖折。清单。奉批：另有旨。

富顺、自流井井神请加封号折。奉批：礼部议奏。

附错写知府李祐旗分自行检举片。奉批：依议。

附派知府、知县、府经办理防务片。奉批：知道了。

审结邛州民巫玉明京控一案折。奉批：金旂著交部议处，余照所拟办理。

清查追赔半年一奏例折。奉批：知道了。

附守备杨应卫^①、谭健、郭祯祥等三员暂缓赴部片。奉批：均照所请。

附石柱令孙家醇署合州，富顺令陈尚邵调署渠县片。奉批：知道了。

何左卿同年至，公事既毕，情话尤长。

十七日 左卿谈湖北吏治，杂流并进，媮我以生，可胜浩叹。又恐供亿各路军需，致忘留备，又询有无亲兵。所言均得要领。

十八日 文澜以拟刊蓄艾编稿相示，稍暇当为修饰。

吴令云程查射蓬盐厘，以章程致次竹。此事当为整理，亦河东之磻口镇也。

十九日 公事偶闲，接见对本州县二十四员，有自信门丁之过，闻言而不加省者；有署事半年，不知四境为何地者。

二十日 复审巴州民孙通海京控烧场一案，人证既齐，独被控之书差不到，此辈本横行而又纵之，可为愤懑。改推广兴屯告谕。此等官文亦不可无杼轴，盖吁众出言，不能使人共见吾心，犹当使人共味吾言也。署石柱厅李清晏自任办屯，属其到彼再为体察。盖恐以迎合为心，说得太快，于事之中边未澈也。

^① 广陵本作“应彪”。

二十一日 致王石臣观察书，属捕博役。州县不能亲民，至任爪牙以为治，势将恣其搏噬而无如何，可叹可愧！

陈令福芻梅庄子也，委办犍局收厘，极言小票之不能不用。盖水引盐多，便于大贾，不便于小贸，用护票以恤贫民，仍用印票以稽盐数，法已密矣，何纷更为。

二十二日 何杰夫自黎平来书，黔事之败坏，人也非天也。余语同官，以全蜀之力剿黔伐叛抚降，或可徐图底定，兼顾滇中力已不支，况欲上供左藏，旁及各路军营，此必不及之势也。

地方官未必有虐民之心，往往有虐民之政，大半为差役所误，各省皆然，而蜀为甚，或捕鼠窃以献勤，而豢通大盗；或严催科以献媚，税契而饱腴脂膏。官信若辈，则疑吾民；亲若辈，则疏吾民，庇护弥缝，养为骄子。民之视官眇眇然，不敢言而敢怒。官以一身孤立于千万人之上，此危道也。严谕谏局以重办蠹差，然积习已深，整顿不易，当持之以恒，济之以猛。

二十三日 复司徒子临书。

二十四日 潼川阮守冒雨告辞，与谈良久。三台两王馭差役有宽严之别，其待差役最优者，即自信门丁太过者也。虽已拟补地方，当束之高阁。

二十五日 与林颖叔书，言蜀中情事，地大物博，丰年暂且相安。至西偏驻宿重兵，已收控制羌夷之效。而今日事势则重在东南，滇黔不靖，在中原为支末之疾，而在蜀实为背脊之疽云云。另抄。

二十六日 昨黔中报蒋军门师行有日。静亭来谈移晷，极言黔匪不足虑，黔以空匮而借力于人，客兵至则委以办贼，而并以饷委之，此无聊不得已之计。然谅者谁乎？谅之而能全力赴之者，又谁乎？此其所以愈困也。又不自强。

唐令炯自彭水查案回，持论近于率易，属与两司张元桂、廖美连议之。

张玉春宣威来禀，言汉回和息无事，道路已通。又言连日与回匪接仗。又言其纠结盘踞，因而添募各勇。李守庄自重庆书来黔江，黔省全无预备，惟恃川兵援剿。

二十七日 叙州李守禀筠连等处边界情形，以张奋翼为第一，左元煊

为殿，边外时有跳梁，当防侵轶。经营布置，首在得人，将何以为董劝。

胡润之中丞寄示楚北荆、宜两厂抽厘成数，丙辰一年比蜀过倍，意在望余厘剔，良为可感，须平心作答。

保甲为地方纲领，徒以题目太熟，易于塞责。昨与同官议，令认真举行，毋庸送册。盖一送册，则州县已毕吾事，而吾辈仍不能遍观，非徒无益。同官颇以为然。前与同官商保甲当从沿边办起，而仍苦无简便之方。接珙县郭令团练条规，因户为团一则，柝触及之，立一团练章程，将保甲隐寓其中，或有济乎。

二十八日 唐令所言两事，属两司筹之。廖美连之武断，李牧已称其改行，疾之已甚，恐画虎不成。张元贵横江鲸鳄，欲劝使为桂萼、罗思举。顾必行间效力，而后有以见长，倘使入营，虽桂、罗之才，仍无从脱颖而出也。张元贵即张大童，以贩私小康。

盐厘造报疏略，且与前议不符，次竹言询之书吏，以为当咨部。报销漫不经心，乃至于此。

李渐鸿自龚滩来禀，缪荣吉、庆衡轻进失机，为之骇愕。有总办之人，而不听调度，此风断不可长。

二十九日 延两司会商酉阳文武不可不撤，徐图接手之人。此事本出情理意计之表，姑俟查复，再以白简从事。

五月

初一日 诣文庙拈香。

提军言，夔郡都司札克丹可调酉阳，遗缺委薛上品，人尚不滑。晤凌令树人。奉廷旨：以涪郡克复，楚师东下，令速筹济饷需。

初二日 陈心泉建，言回避游幕省分，部议准行。川省此项需次尤多，而营求干进之风亦此辈尤甚。原奏【谓】朝为居停，暮为恩宪者，比比皆然。盖恃奥援之力，去此于吏治不无小补。

会理案结，越狱者十三名，五日获其十二，随即全获。

初三日 商解楚闽各饷。蒋军门书来，已带兵北出思南，而酉阳文武贪功僨事，势须令凌树棠一行，以作其气。

川省拜会结盟之风甚炽，几于不可胜诛。同官拟大张文告，使之自新，或能闻风逃散，不悛而后戮之，是或一道。

缪荣吉在酉阳力反前官所为，屯政几废，其居心乖谬，比贪功轻进尤不可恕。古来贪功之人，无不忌能，凌牧已言其不可用，闻者奈何而忽之？

初四日 候牧杨行端自滇回，言曲靖四面皆敌，省垣道路不通，宣威亦然。乃取道黔中兴义、安顺、大定回蜀，巡抚印信自二月起緘封未发。桑藩臬皆自陈请参，官不办事，亦无一事能办，此土崩非特瓦解而已。回首马复初。

次垣论川东张大潼以私贩小康，今力求湔雪其旧党，皆令兴贩营生。峡中有窃其名者，力能制之，顾必省中置若弗闻，而后肯为州县尽力。倘给以营弁，彼将不受制于牧令，不复为官出力。此论得权道，当更思之。

初五日 检纪要，州域^①形势系蜀者，连前约六十条，稍暇当为编次。

初六日 奉廷旨：蒋玉龙请邻省拨兵济饷，著筹饷速解，或分兵助剿，较为得力，并著骆酌调兵勇会蒋进剿。

会理州一案，系罗升父子挟周倡裕为变，祸首当坐主谋。史守前禀乃以周倡裕为首，以其家属自首，得免缘坐耳。与秋屏商令更正，亦以首逆免坐恐不可行也。

滇回劲悍，静亭言，番兵足以雕剿。此不必有之事，而不可无之谋。旨蓄御冬，则在今日。以毒药疗恶疮，非旨蓄也。

崇庆、双流皆非其任，幕宾回避，须通飭自陈。

初七日 拜发：

三月分月折。奉批：知道了。

察木多喇嘛贡期请旨遵行折。奉批：另有旨。六行年班例贡，俟下次合并进呈，以示体恤。

剑州朱百城调补涪州折。奉批：吏部议奏。八月末奉驳。

夔州守锡惠清完赔款片。奉批：著准其宽免处分。

德阳令胡汝开调署华阳片。奉批：知道了。

云阳县飞蝗停落扑捕已尽片。奉批：知道了。

筹解滇黔军饷各一万五千两片。廿八起程。奉批：知道了。

夔、巫、巴、利撤防请奖，吴制军原奏只重省局两员，而弹冠者何其众也。以阅时之久暂为断，庶有把握。

① 广陵本作“州城”。

初八日 彭水令陆长生为川东道所纠，道府弹属官，今日所仅见，属藩司照转。其委查情形，留作将来结案可耳。次垣为幕员，请设法免其回避，余方幸干进之风可以渐绝，而顾推波助澜耶。现在署事两员当为处置，其撤防案内请奖者，亦不得不再加采访矣。

初九日 宁远府属土司土练，皆能御侮，汉官得人亦肯用命。与万提军商以德茂升副将，未果。令其兄德恩寄书谕之。滇患未弭，建昌吃重，若驾取得人，较五寨五屯为近。附复曹卓如中丞书。会理、酉阳。又复沈云巢廉访书。兑解京饷。

初十日 与两司商第一次调帘四员。巫山朱家炘、郫县董贻清（本青神）、乐至刘毓棠、庆符左元煊。

川省无缺非要，仍慎择瓜代之人。武来雨可庆符，武廷鋈可巫山，晏湘可乐至，李肇基可郫县。

文澜言，年满四员，其二本当易置，余且仍其旧。双流苏鼎以其近而易察也。铜梁侯树銜。一官迎送，皆烦民力也。

彭县文桀被控丁役谢二诈赃。简州差教供诬盗四人，而报故者三，必诈也。秋坪公事留心，或不泄沓，因以属之。果有诈者二人，毙之。

蒋提军与酉、秀约期夹击思南贼匪，尚为力之所及。至欲并调綦南兵练，节节剿至思南，如兵力之不及。何以今日之兵与饷，筹今日之剿与防，不得不用一“忍”字。

十一日 夜雨达晨。

传候补县四员，各点律例两员，谢春和、破五句京。方玉枢、破十句木。卞士槐、破十句。赵基。未破句银。

连日阴雨，恐损禾苗，而山右书来，早已三月。

十二日 放晴。

子刻廷寄到：夷船来至天津，京城办理防堵需费较繁等因，饬即拨解京饷。腹心之地，如憧憧何？

尹太守自澄江至。国珍。滇事已不可收拾，亦以人先存一不可收拾之心。戾气所钟，恐遂有意外之事。

省标兵在綦江逃十四名，非从严不足以儆玩。大抵素来空缺，有事则雇倩以行，罪在原营，不在防所。惩一守备，立获四人。

十三日 黎明诣武庙行礼。

与文澜商闽饷宜缓，以驿路不通也。若由秦晋出真定，取道兖、扬、吴、越，则回环万里，而浙江又有军务，未知何道之从。先解京饷。

文澜视以京信，津沽夷务决裂，阵亡游击以下多人；踞大沽炮台，我兵退屯葛沽。四月十二，僧邸出师。七千兵。十三日，夷船至天津城外，海运仅抵三分之一，余暂躲岛汉。虺蜮含沙，白昼射人，彼其依水为命，会当涸而毙之。

十四日 奉廷旨：四川月拨李孟群一军三万，著源源筹解。

检旧篋，得辛丑岁所绘《渤海图》，牀触旧事，武备不修，水师尤甚，如袖中东海何哉。

《禹贡》黑水，诸说不一，今定以为澜沧江。顾氏于川渚异同兼存众说，于州域形势注，但云或以为云南境之澜沧江，盖精之至，慎之至也。

十五日 诣武庙拈香。

津沽之役，先使者国与崇，宜其无济；继之者桂与花，亦未识其何如。此时之庙算，真一发千钧哉。

得羊城近事，大有罄竹难穷之意。五百应真等语，不无装点，仙观降神，则众属耳目矣。天夺其魄，以至丧心病狂，固自贻伊戚，其如辱国何？

十六日 昨暮得蒋提军来函，步步取巧，欲以黔省沿边数州县之贼尽倭川兵剿办，彼但远在石阡调度，坐享其成。云所带七百余兵，派防各处，随身只有七十名，其无向前之意可知。此军既不向前，则川兵出境之举，倍当慎重。李翼斋早窥破其计。属同官致凌树棠、李渐鸿两牧，戒其轻进，恐急欲雪思渠之耻也。李牧禀来，已先及之。

炉厅以各土司控诉夫马折钱，疲于供亿，请为禁革。因念军兴以来，官民交困，即内地何独不然，当与同官商办。积习已深，将何以去其太甚？

十七日 复讯彭鸿举告梁山县李正东一案。

得胡润之书，谆谆以择将为言，贵州知府韩超有将略。又云四川须兼顾贵州，乃有肃清之望。顾征调沓来，安能专力南顾。读《明史》李化龙、朱燮元传，自愧非才而已。

得部文，有粤东绅民克复省城之语，愤气为之一纾。

十八日 蒋提军函调川兵，欲反客为主，以川省之济饷为固然耶。素不善以权驭物，姑属同官致书以劝之。

次垣言，逃兵当解回防所讯办，乃足折服其心。法者天下之公器，执法则怒自平。又言闽饷可由楚之郴州入粤，羊城已复，当不中梗也。

十九日 南川王令送《桐梓贼巢图》，甚觉爽朗。防则需费不貲，剿则攻坚不易，对此泯棼，不禁浩叹。

会理州报猓左居民有被巧家回众伙抢者，其地虽为普隆土司所属，而却不甚近，故欲兴团保不可，但办汉庄。

会理金沙江内插入滇地数段，兰泉言史守拟请改隶川疆。检舆图，则界牌雪山及木期古土司等处。

二十日 改奏结李正东一案折稿，闲文皆不必存。

九丹学使回省，言盐亭难治，官有沾染，民气所以嚣凌也。傲兀之员，其气犹有可取。阙隼。若守不足观，则一家哭，断不足恤。

二十一日 复鞫邛州假差诬窃一案，乃真差也。蓦然一问，其情自露，当穷治之。

接见军功知县四员：饶淳单弱、葛凤修干、马玉堂猥、刘彝德滑。近来荐剡冒滥，否则将军幕府固人材之藪泽。

川东撤防请奖，觊幸者多，连日厘剔，始得大概。行吾心之所安，即可与众共之。

二十二日 新任盐茶道韩紫东锦堂^①至。

司详以委提谷价；通判沈恩培平正沿途首获命盗重犯三十名之多，请委署州县。批：不知该倅此行将轻骑减从耶？抑随带快捕数十人沿途搜拿耶？越俎不过误差，效尤且将生事，不得不防其渐。垂涎州县，必无好官。

二十三日 第二次调帘两员。新繁赵戮、盐亭邓清淦。

川东渝郡仓谷缺额七万余石市斗二万六千耳，地丁一两，捐谷四石好在匀年，已足敷用，再加抽厘以助民力，自属妥善可行。

省垣民乏盖藏，而官仓又匱，首县交代积至七八任，几有不可究诘之势。因渝郡事牯触及之，函致文澜。

^① 广陵本作“锦云”。

二十四日 拜发：

四月分月折。

审结梁山令李正东被控丁役诈赃一案折。奉批：该部议奏。

奏参署彭水令陆长生办理津贴欠交折。奉批：吏部议奏。

附崇庆牧赵锦调署剑州片。奉批：知道了。

续拨防堵经费五万两片。奉批：知道了。

京饷十万起程片。奉批：知道了。

楚饷三万起程片。奉批：知道了。

遵保夔、巫等处撤防文武局员一案折。清单三。奉批：另有旨。

与静亭商升补营员及防务，滇南抚局渐有可望，而金沙江外股匪甚多，宁远各属请行团练，而不及土司，尚未周到。

二十五日 见荔支。府局拟结荣县盐厘一案，田立慈余存积引，恐有装点，应再细查。

康家渡盐大使老病，商令黄家声往代。张景龄征商以佐军兴，未为稗政。杜其中饱，首在择人，固不可以生事要功者充之，亦未可以无事为福者尸之也。

忆在晋筹解南省军需，每合藩道两库匀拨。川盐课厘均归藩库，筹解尤易。京饷三十万系不论何款。

子临以《随园名人书札》及《白毫庵书册》为赠。读其书良为恹然，用人之误犹可改也，偏听生奸，祸乃至此。

二十六日 痔楚休息。披册页，见老宿风流各有气味，其都无派数而书卷盎然者，杭大宗书札是也。

户部来咨：直隶粮台报销二十五万余两。除放外，尚有欠发官兵盐粮十二万余，暂行存记，遇有找领欠饷之案，查照奏准征兵归伍章程酌量办理。

二十七日 雪轩方伯来书，言浙省援军无所统属，势将不可收拾。营员张威邦^①言，金陵之兵赴援浙皖者七千，须俟凯旋，方能攻剿，然则其势已涣矣。庾兰成赋，不堪再读。

^① 广陵本作“张威轩”。

二十八日 谢客，披检旧藏卷册。王石谷工笔园林八帧，绵密之中，兼饶清旷之气，因跋其后。旧拓各舆图散漫未能整理，亦心力所耗处也。

二十九日 史载秦常颊略通五尺道，汉唐蒙复开凿以通南中。其时邛笮未通，金沙江上游尚在徼外，故取道叙马庆符夔。即叙州。今会川、建昌已为通衢，金沙一苇可抗，防闲尤为不易，惟屡饬建昌文武汉团与土练相为联络耳。

三十日 谢客五日矣。上炎之火未潜，时本溽暑，而明煎香焚复不自禁。晚，凉散曛林薄，饮藕水两瓯，晚眠颇贴服。

臬署同日报结简州盗案三起，获二十三名，不匝月痍毙二十名，其中保无藉盗带销者乎，属幕中细查。委员审实者七犯，余则先期间日毙矣。香农批可抄存。此数案迟之又久而始详结，则以有冀幸奖励者钻营于其中，痍死之犯已无及矣，而任其冒功以市德，与杀人以媚人者何异，遂却之。

六月

朔日 延同官畅谈，心境顿开。文澜于边防注意会理，是也。窞乌巡检张熙、会川千总马晋铭，闻能联络土司，可属以事。

秀山报松桃苗弁为变，巢穴狂獠，德感威服，两有不可。阅《通志》，县有诸葛洞，俟征九溪蛮时宿此，因忆古州诸葛台故事，拟祷而诅之。适前令以生祠事为人所持，余谓若以此祠俟，可以转为美举，同官颇不以为迂。

初二日 徐廉昌署巫山，已于五年间以多获奸细保举，获奸细保者约计共有十员。得以直牧候升，乞假未旋，欲复以前案保覲廉访为请。顾念防所之杀奸细，真伪本不可知，效尤贪功，抑大足虑，非但恐其继此以请也，抑侥幸必自任怨始矣。

初三日 四月半折弁始回，津门消息了不得闻，有日近长安远之叹。耆英为惠邸所纠，请置重典，上仍付廷讯。不识其与僧邸书作何语。

綦江探报，绥阳匪徒剿灭殆尽，江大令不日进剿桐匪，川兵当出境协剿，不俟蒋军门指挥进止是也。昨得蒋军门来书，了无向前之意。如果绥、桐可靖，则移綦南之兵收拾西、秀边境，俟滇南抚局大定，再行专力办黔。先后布置不得不然，惟有持之以忍而已。

初四日 人心本急功近名，若开一幸门，则群起而趋，谁复知有本务，而当轴且习为固然。地方理乱，付之气数，念此可为懔懔。更代之烦，保举之滥，皆幸门也。勤听断，谨缉捕，省摊派，察羁滞，此其本务乎。

骆中丞咨商会剿黔匪，以非重兵巨饷节节肃清，难期戡定。川省能否宽筹饷糈，调兵进剿，或由川筹饷，楚省调兵，合力剿办。同官以为中旨本令蜀筹饷，而楚济师，皆为黔耳，未云令蜀馈楚军也。且川兵在黔者尚二千余人，自顾之不暇，何能济楚？

初五日 丑刻雷雨大作，晓起赤日烧霞，虹见复雨。司道为属官请奖，屡抑不行。文澜谓，如此庶诸事不致掣肘。余谓宦外五年，始学得脸硬。盖遇事有不可，则毅然持之，不以恩怨易其所守，此数年来砭砭自矢者。至为任怨而不矜，使市恩者自知其不可，而无所于争虑，以下人道固应尔。此又自喻而自勉者耳。

省垣游手乏食，岁例经冬煮赈，所动仓谷有借无还，相沿已非一岁。询之典守者，辄迁延以应。余语同官，仓储关乎民命，非库银可比。此事亦众所共知，特以积习相沿，无肯破情面为之者，设有意外之事，岂参劾数官所能蔽罪乎。因语首府以初十为期，务须得有办法。巽言不行，只有法语，而其要领则在持之以恒而已。

凌牧委查酉阳防务，急到省请指挥，未测其意之所欲言，先开诚语之。请再署秀阳，同官谓其意别有在。

初六日 日来酉、秀、思南防所均请领出境行装。蒋玉龙既不足恃，当为自了之计。滇事未定，势不能并力于黔。量吾力之所及，仍不过是以剿为防而已。

候静亭，谈防务。

会理牧程廷杓以猓左粮民被抢，遽请筹饷募练，委员设防，已批局妥议。今日得史守稟，谓该州有曾经解释前案前案韩登鸾之守备马晋铭、武生撒秉清置而不用，是何居心？史守此稟，省费事小，费事事大。众谓其好议论，少实际，观此似又未尽然。

会理团练须与土司联络，余意少有犒赏，以尽其力。以语静亭，则谓其俗畏刑而不劝赏，无故加惠，反以为畏之而有所求，转难驾驭，此

又进一解矣。

初七日 会理将吏以边情扰攘告，其请兵、请饷、请委员，专为猓左借粮一案，余多相惊伯有之词。官不镇静，民益张惶，而不用马晋铭一节，尤有关系。倘分气类，存成见，即异日之厉阶。属文澜致书史守，切实察看。附翰臣书，属为二有堂作一箴铭。

初八日 屡与同官商筹备仓储，首府议令官民捐输，并筹款买补。今日款无可筹，捐不易劝，故知其不过迁延之计也。因函致两司筹一实济之方，不知其能否尽力耳。

司详金堂令周道源一案，本系滥刑毙命，强辩为决不如法。尸格具在，何所逃乎？要害致命之伤，两月不死，真属可怪。已带重伤而拷讯，且伤非应受刑处所前后同。官既逞忿，隶遂肆虐，亦不能以为从论矣。签司不厌词费，勿使异时有不可悔之处。

初九日 夜分风雨大作，黎明诣万寿宫，雨止，成礼^①。今岁多夜雨朝晴，山田普律栽插，而低田不闻被淹，则渠堰蓄泄之力，向后当益加留意。

初十日 首县交代催至再三，始得其欠交数目，不得不勒限催完。省垣年年煮赈，领价于司，借谷于仓，而未闻买补。从前雀鼠之耗，即欲不问；后此鸿雁之哀，何以待之？十二日行礼，限一月催交。

十一日 綦江镇府会禀，拟初十日派兵出境，所言分路策应及严防本境颇为周密。翼亭另禀，以思南贼匪披猖，恐酉阳各属吃重，拟兼顾涪州。在渝言渝，不得不尔。若果绥、桐肃清，则綦南之兵须移酉、秀，不仅兼顾涪陵而已。随手札复之。另抄。廿四日复到，绥、桐肃清，官兵仍由内地撤回酉秀、綦江两站，至重庆太平门上船。南川亦两站，至巴县木桐镇上船，水程三日至涪州，再六日起早至彭水。彭水三日至酉阳。

十二日 游击张玉春自滇宣威回，言曲靖道路已通，马复初令汉回两勇同扎板桥距省数十里。弹压。虽近省回民未尽解散，果能结以恩信，可冀革心。又云武定失守，张星使已调马复初谕解。此则未知信否耳。静言其诈。

① 广陵本作“行礼”。

武令廷鏊自建昌回省，其言与史守来禀相同。程廷杓之张皇，已不足胜边寄，其用人区分气类，恐成见不化，遂酿事端，自以早得替人为妙。

批綦江文武会禀：黔匪于团民专意肆虐，以致人无固志，任所欲为。此时绥、桐匪焰已衰，进兵后须节节扶助民团，勿求急击。一面临以声威，携其党与，勒令缚献首恶，以免玉石俱焚。

由秋屏处得京函，哦、咪、拂三夷皆已回帆，英酋尚以无味之言干渎，不知当轴能持定见否？僧邸请以兵饷自效，而耻言和，可谓中流砥柱。

十三日 江西商民为本省捐输军饷二十二万两有奇，余谓外议必以蜀中商贾尚可乐输，不知此外惟秦楚两省服贾者多，以地本接壤也。秦商多业盐，已有抽厘之举；楚商虽不及江，亦可令其量力捐助，庶示均平。闻宣威回众投诚，正为之喜，张钦使遣散兵、练西行，事复中变，仅以身免，然则混莽何时已乎。三迤皆不靖，而省垣围困如故，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张星使撤备太亟，然亦马天贵误之。

十四日 与九丹学使畅谈，蓄疑败谋，是所当戒。文视事半年，分内事未知办得几宗，乃邻氛不靖，日切烦忧，出位之思，多于本分，虽不素餐，能无越俎乎？

前与同官商撤任人员，如人地不宜，即须撤回另补。盖实缺足资整顿，而器使亦无弃材，当竟其议。

十五日 蒋玉龙奉旨绕出思南之北，甫至石阡，将所带七百余兵分防各处。明知綦江距思南数百里，屡催皂镇进兵，卸责于己，诿过于人，肺肝如见，思之辄为愤懑。挥汗起草，已略具矣。顾念谁为替人者，即黔事茫无归宿，亦岂一弹所能裨益者。持之以忍，姑慎思之。有叔孙指楹之叹。

州县以那移为报效，子弟又不肯盖愆，比比而是，可叹也。

十六日 已得实缺而在省各员有因案撤参者，程廷杓、黄文隽、陆长生、傅翼、王锡之、王金绶。有不胜繁剧而留省者，俞学乾、吴广生、金旃、刘建垞。有经手事件未清者，陈彦坤。必须为之分别速了，妥为位置。滇黔混莽回肠者九，越俎而不能代谋，不如职思其居，扫洒庭内，特此意只可自喻耳。

十七日 胡润之来征黑铅二十万。忆在京日，曾与瑞澄泉议用白铅入火器，究未识其可否，令营中试之。

接见实缺在省者三员，皆同官所指为不胜繁剧者，其中亦颇有才，会理【三】、金堂【二】、大邑【一】。顾位置何如耳。悃幅之吏，不能随跃冶之金，遂置散地者有之矣。彼趋承奔走之徒，脂耶，韦耶，藤耶，葛耶，绝之不暇，乃引而亲之，盖必自好奉承者始矣。

迎伊琫额梅勒于郭外。

十八日 官员回避游幕省分，藩署仅榜示于官厅，且仅及指省一项。与文澜商通札各属，使人皆见明文，且举贡外均令取结，不可遗漏。近来官途多杂，捐局买结，不复知有流品，今令外省官员取其同乡、同省官印结，则身家清白可知，是寓澄叙于无形也。省垣需次者多，令首府择人襄事。

文澜函复，凡候补试用正佐，除科甲出身外，其余无论何项捐纳、捐输及劳绩保举分发人员，均限一月结报。

綦江防所报，绥、桐获胜有机可乘，以持重保胜语之。

十九日 与宁远祥署守谈会理请奖一案，有由省、由道委员而勉强斡旋上司请奖者；有幕中人于西冕前案已得升阶，而又为无厌之请，躐等数层者；有应参之员而请奖者，功罪混淆，何以责人出力。镇营于应参之员尚以可否双请，不如文员之敢于市德耳。果属有功，吾必无靳。

司详议结梁山县半边山剿匪一案，事阅两年余矣。疏防于前，协获于后，尚欲请叙耶。

廉访谈金堂滥刑一案，谳局改窜尸格，谓是出脱从轻，乃添一致命要害重伤，以明其决不如法，未计其伤之不能逾月，荒唐极矣。惟杖伤溃烂又复刑讯，以此定爰书情既真罪自当矣。不明犹可恕，不慎则吾滋惧矣。

二十日 藩库开来四柱简明单子，暂为稍慰。理财无别术，只在腾那节制，以待不时之需，勿使束手而已。

邛州差役诬窃毙命，堂讯既得其情，无可假借。遇此等案，则“哀矜”二字不当误用，误用斯惠奸矣。

二十一日 司详闽饷取道江西，今改从楚南入韶关，公牒均须更正，挥汗为之。重庆瑞署镇因千总一缺忿争，而不顾其安，和平处之，使其

自穷。然将才之难，吾滋惧矣。

兰泉以事须仰成，勿亲公牍为规，其意可感，顾欲树风声，须从实事下手，语言文告，讵足恃乎？虽案牍力难遍观，而就所发露者，持以定见定力，十事得其一二，其余或有所劝惩，若高语仰成，其废隳放轶于不知者，久且积小事以致大患，吾滋惧焉。

二十二日 言者心之声，况奏疏以对君父，不能如吾心所欲言，而亦听之可以为臣子乎。咫尺不违，自方寸始。

改定江西绅商捐输请奖折稿。起湖广劝捐片稿。

予旧得句：忙里静功应莫放，闲时杂念更难防。此观心之际，知闲忙皆有流弊也。应事接物，而此心不为事物所挠甚难。独居深念，而此心不出范围之外尤难。动亦定，静亦定，非涵养纯熟不能，石火电光，一隙之明，岂足以言学？因与兰泉论“静”字，附记于此。兰泉语余，当蓄养精神，以备异日之用，其意甚厚。先儒所谓收敛不固，则发生无力也。顾同一百亩之地而不易、一易再易不同。本一易而不易，物产薄而地力亦伤，本不易而一易再易，独不可惜乎？要之土虽沃，而农不可不勤，若膏腴而维莠骄骄，不如间岁一种之长我禾黍矣。

二十三日 午后目赤微肿。

与同官论会理一案。古人谓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非谓罪惟轻而功惟重也。若贻误地方者，而皆为择善地，终亦不胜其位置花。果其功大过小，不妨直陈于圣主之前，此又无可引避者祥。

二十四日 瑞镇来文，语多过火。余语提军，此辈任性之人，吾等何所不能容，难乎其下者耳。

拜发：

五月分月折。奉批：知道了。

江西绅商在川捐输本省军饷请奖一折。清单二扣。奉批：另有旨。

臬司张、川东道王倡捐江西军饷划开请奖附片。奉批：另有旨。

请饬成绵道蒋仿照江西帮办法劝谕湖广捐输片。奉批：知道了。

川东绅士劝捐团练出力请奖折。清单一扣。奉批：另有旨。

夏熟分数例折。奉批：知道了。

附京饷十万片。奉批：知道了。

又安徽饷一万五千，闽饷二万，滇饷三万片。奉批：该部知道。

眉州白故牧亏空，将其子候令白賡棣勒追折。奉批：著照所拟办理。

附保宁空缺仍照原奏留补片。奉批：依议。

邹鸾章升参将、刘华升都司折。奉批：兵部议奏。

马边庆协留任，请给军标中协署札片。奉批：依议。

翼亭复书言，綦南回兵由渝郡转酉阳，水陆十一日耳。

滇省会咨，东路回匪受抚，宣威地面渐次肃清一折；又受抚事竣，省城解严一折，均于四月末旬入告。滇池如不再起波澜，便可专意牂牁，为坤维收此杀运。先期布置事宜，必须筹画。

二十五日 得何根云制军书。滇省既奏回民受抚，而蜀中浮议滋多。盖道人之善者希，而专探决亦不可少。骆中丞商令川省宽筹饷糈，以佐楚南援黔之费，局员拟作咨复稿子未善，午后遂别为之。略陈现在情形，兼露将来办法，参以活笔，要使今日所言，他日可行耳。越日，商之文澜、秋坪，兹事体大，不能不兼资群策也。

二十六日 藩库实存百一十一万余两。是日册到。

前稿再酌，去其欺人之语，乃能言吾心所欲言。

黔省将来办法，须先定规模而后从事，别纸记之。大约兵能调度，不患其单，有应筹之饷，能为明主忠言，亦不虞其扞格。返视吾心，先无喜事贪功之念，不得已而用之，而又兼收群策，慎以持重，断以决几，用兵之要，殆不外此。

二十七日 商知府各缺。叙州既应请旨，将来叙折力陈紧要情形，特不敢执奏耳。玉钧改简，自无可再商。宁远本题缺，史致康未引见，只得以李祐调补。告病之缺，为期尚缓，应俟叙州简放何员再定。何咸宜且试之龙安，观其整顿何如，再为位置耳。

黔匪当及时剿办，与同官反复筹商，颇觉僉同。盖以本省而论，患索敝赋未有已时，库藏之后不如前者势也。淮盐未到，楚尚有厘金，四境粗安，未有意外之费。年谷顺成，津贴可以不误，亦可谓时不可失矣。以邻省而论，滇南抚局纵不中变，而迤西巨痍至迟亦三年必溃，溃则异时之征调尤繁。但使抚局能坚守期年，而黔事已毕，洱海、牂江不至同时并涨，则疲于奔命之中，犹不至以蹙后跋前束手，此殆亦不可失

之时耶。至剿办须有其具：一在兵，一在饷。六年之役，用兵八千，今亦姑照此数。绥、桐肃清，则綦南之二千余兵，移就酉、秀之千余，可得三千已外。既由川大举，则在黔之川兵二千余，应归川营统领，不必更隶黔省军门。此节尤为紧要。在外者约计六千，不足乃以勇辅之，防所募勇胜于省垣。于标营调千余精兵，数百屯练，则兵有其具矣。八千之兵，月费三万，以五月为期，计十五万；俸赏、行装、军伙、器械倍之，通三十万，川库尚足办此。所难者，京外之饷耳。部库既无可缓，滇黔之饷亦未可停，纵各路军需可以沥陈邀免，而此数十万者，亦岁前所必需。属文澜细为筹度，先资群谋，而后用吾断焉，庶以济事。

二十八日 凡事难得恰好处，用情有节则恰好矣。若事系地方理乱，人情忧乐，正患不能致吾情，非可以一概论也。是日，批局详一件，巡按张浩请奖。民呈一件，忠州邓仁山控丁役。可以参观。

有觉者心之体，发谋出虑者心之用，以心观心，是一是二，惟静乃见。

二十九日 忠州审解小涂邓氏一案，几于齐妇含冤，谳局以瞻顾发回，无意中廉得之，此中殆有相者，敢不加慎。

与文澜商龙安需人，何咸宜资深才稳，再观展布，以为将来位置繁简地步，使物望无舛，而吾心亦安。

陶桂门言扫通之案，应奏从盗劫惩办。闻椒云在蜀即如是办理，特未立功令耳。此风近省及邛、眉尤甚，会理州文武合禀毫无把握，并以镇府所布置者尸为己谋，即淌淌回民一事，诈虞反复，何以安反侧之心？竭蹶已形，姑容适足误事。另抄禀批。

七月

朔日 谒武庙拈香。

与静亭略谈营弁、陈治坤斥革。屯兵等事，未能畅也。锦江书院决科九百余人。

文澜查本年库款，开单相示，可以外供之款不过二三十万，即滇黔各饷均出其中，安能大举？念此举非五十万金不可，且兵无百胜，岂敢以孤注相拼？兹綦南兵已出境，幸而绥、桐肃清，亦岂能不顾酉、秀？遽令撤回。它日者，或行乎所不得不行，则亦边鄙之幸。而库储一节，主之者

尚足分吾忧，当常与之豫论时势之所趋，而正杂筹备以外之款如寄储谷价。可以不问。官欠可以督促。

酉阳报松桃股匪扰及秀山、云隘边境。其言敷张太甚，语以小胜断不可自矜。是役也，竭秀山全力，而匪首彭必应居然免脱，又何足自矜之有？姑留次日批。丁守凤皋禀缪荣吉思渠轻进情形，留待商办。

初二日 批酉、秀^①一禀，夸张者裁抑之，疏漏者抉摘之，虽未遽还淳返朴，亦聊戢虚矫之气耳。局中欲为报捷。

昨与文澜商撤忠州庆福，次垣言冯之才〔守〕万，张之守壁山，荣昌不足恃麟。人材之难，未易屈指。

初三日 语文澜以协剿黔省一事。余固不敢以库储为孤注，第綦南兵既出境，秀山近复报捷，兵机一动，恐有行乎不得不行者，此时应于收放间加谨。放款以兵饷为大宗，季前支领已足以供兵食，或越季或隔年支领不当禁乎。收款以州县正杂为大宗，交代不清，致多延欠，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必须择尤参办。知府有督促之责，若任所属延欠，须照浙江成案奏参。此所谓节制谨度也。

什邡前报陈良宣被杀一案，初以其妻容隐数月而后报，恐有致死其夫之心。委员往鞫，诿意陈刘氏乃被戴登明用药迷奸，县详和奸，一谬也。家属于三日内报案，乃移腊月于二月，并谓出自访问，欲以知情故人人罪，二谬也。陈刘氏捕凶被伤，一并报验，乃匿而不详，将欲用虽不知情亦绞律，三谬也。初谓容隐于前，后乃因贫首告；今又谓许娶于前，违约而后首告，禀虽未发，实则层层锻炼，四谬也。凶犯悔过而涕泣，县吏乃残忍而文致，五谬也。验时尸未盖棺，因移改年月，谓地气阴寒，开检而尸未变，六谬也。真令人发上冲冠。余谓梅令，锦堂。凡迷奸者其成与未成在惆怅之中，不可既杀其夫，而复污其妇，此在将来问官之善于推鞫耳。

初四日 连日接见正途各员，为考帘张本。观其手笔，不如验其眼力。至应对之敏钝，不足以定人材也。视流而言敏者，尤当察之。

署什邡令王九兰本以滥刑褫官，旋捐复。今于陈刘氏一案又复支离

① 广陵本作“酉阳”。

乖谬，断不可恕，恐其用刑煅炼也。密札藩署，以太平令娄钟往代，义所当为，遑恤其他。幕中拟请严定差役扫通罪名奏稿，尚见明晰，略为增损数语。

初五日 与次竹论严办扫通一节，甚以为然。此后文武闹接踵，令猷局间日即报结一案，计一月可不留狱矣。

与娄令谈陈良宣一案，能获用药迷人者更佳。

程令祥栋自滇至，朴讷闻其能文，钟昌勤有志。

初六日 局员张锡庆以邛州扫通一案节略呈，前谓撞门入室，后谓乘便抢夺，自相矛盾。其余纰缪甚多，老手恐不如此。

午后，阅决科卷子，流览其文，而谛视其批，备校阅也。批评详慎，人必细心，又不仅入帘中选而已。

初七日 文澜言官欠三十余万，乃夔税亦在其中，则其余无几，然此乃藩库应得之款。云已令局员查开，可俟之。商新繁代办之员，未知其才器之何如，则已试可乃已。若处处求惬意贵当，势必不能，而稽察则不容已也。

州县多疑狱，难必其不冤，冤出无心犹可理恕，若故入人罪，更恐其中有别情，稍与媿媿，负民乎？负心乎？负天乎？秋屏虽牧令起家，尚有天良者，当与共矢无负。

初八日 屡与同官商筹补省会仓储，细读详复积储仓请归司道管理，将来之稽察甚周，而前此之亏那不问，何耶？其常监仓本归成绵道管理，乃请俟交代清完，再行封钥，并不知交代仓储为何事，更无理矣。持之以严正，出之以和平，而且身为倡率，宜若可行。若先以积重难返存心，虽说来如火如荼，胸中依然冰冷，将何赖焉？批另抄。

澄叙有方，去其第八、九等，则第六、七等人或能改图，此一念也。鬪茸而姑容之，适以盈其贯而厚其毒，此又一念也。恶未稔，而但以毁誉为爱憎，吾不敢也。事既著而犹以媿媿容缓颊，吾不为也。

初九日 署灌令恒裕至，素有能名而胸无宿物，其快可喜，要当考其才耳。述金厂情形及金夫滋事等语。张子扬与卧龙关汛弁联宗。西北堂渐为一心堂所并。余谓山藪藏疾，川泽纳污，治内与治外本有不同，但不知地产能取之不竭否？答以远则不知，似可二三十年取给。然地产至于

黄金，且此地矿出于山，并不从淘沙而得，获利既饶，则关乎气运。汉武收海租而鱼不出，可鉴也。

改叙州府员缺请旨简放奏稿。专擅之嫌，乌敢不避，而地方紧要，则亦不可壅于上闻也。又改夔关短征稿。

初十日 同官言庆福病且久，不与调省，尚不明言，百姓何辜耶？

防剿局于达县白令请领兵差银两面禀以为当驳，而来详隐其文。此后听言当加意，听斯人之言，尤当加意。至请委将领劝捐，尚可谓之不知政体，粗率人本不习世故，乃使推诚待物时转生疑虑，将尤人乎？亦本领未到耳。

拟请将差役扫通置之重典，秋屏言未奉准以前，宜宽一线，勿使人人自危，是也。除恶务尽，此一说也；法令必信，此又一说也。忍以守后说，恒以持前说，此即防未然，禁已然之别也。

静念今日事势如张弓然，弛之甚易，张之甚难，孰使我适逢其难而不得为其易，心虽自伤，此志窃愿勿改也。

十一日 锦江书院召课二十名，以《关雎》一节题试之。无真性情者不足语此，而况其疏于经旨作法耶？

司详会理州一案七八万言，幕中叙奏取二十分之一耳，再为修饰。犹忆二十年前史馆风味，补咏一绝：东华退食晚凉天，衫袖犹笼秘阁编；文苑儒林销歇久，八缗愧负赐餐钱。提调桌饭月八千。

十二日 非衙期，属官至者不过数人，过客倘可与言，岂非幸事？而无如其难也。此处正需学养耳。删奏稿冗字。

会理州剿匪一案，兴师动众，而获犯请叙，归之文员五人，非但情不相近，抑亦理不可通，留俟再查，以杜或遗或滥。各路军营有以此解体者，思之太息。其中亦有备弁，局中漏叙耳。

十三日 邀司道小集，秋屏以犯肝气未至。阅决科卷。剑池言湖广捐输已有眉目。

十四日 谋杀案本难成招，再经州县增减情节，愈不可究诘，令人恼恨。是日，督审什邡陈良宣被杀一案，未得真情。

酉阳防所禀劝谕黔中思婺乡团剿贼，倘近川界二十里，酌与赏赉。所办甚合机宜，与余前谕綦南防所之意不谋而合。果能善邻，则戡乱固

圉之策已在其中，近交远攻亦以先为不可胜而已。

十五日 诣文昌庙拈香。

次竹言省仓筹补情形，岂欺我者，特虑其受人欺耳。仓储关千万人之命，惟有力持定见而已。

附复彭咏翁书。黔之患在贫，滇则一贫不足以尽之。

十六日 拜发：各折均填十五日。

与将军会奏会理州匪徒滋事讯结一折。奉批：另有旨。

叙州府员缺请旨简放，并何咸宜署龙安府一折。奉批：另有旨。

七年地丁全完并本年新赋已完例折。奉批：知道了。

附筹解黔饷二万五千两片。奉批：知道了。

荣县傅翼经管盐厘失察，幕友徇私，请交议折。奉批：该部议奏。

夔州府锡惠短征关税一折。奉批：户部议奏。

川省差役借端扫通，请照强盗治罪一折。奉批：刑部议奏。

午后，仍督审陈良宣命案，渐有端倪，夜分乃罢。

十七日 批金堂刑毙曾运光一案尸子呈词。昨谳局欲以决不如法含糊了结，而滥刑等事则已经讯实于前，一矛盾必授人以柄。大暑去酷吏，此其时哉。但将已讯实者核入案内，可以不烦言而解矣。

十八日 昨复讯什邡一案，得保正李芄确供，已披五里雾矣。因念谳局积习移情就例，故供情每经刀笔削伐，致失其真，甚则入死出生，不求得情而求合例。因语委员，此案只须直叙确情，不须装点。将来应援何案科何罪，吾与臬司主之，诸公毋庸豫立成见。天下案情虽百变不穷，未必有成案可引，而增减轻重之间，未尝不许人权衡科断，知此自不为所动。

调阅金堂府卷，曾运光被责小板三百、手心一百、掌嘴二百八十，且跪炼背桩，执刑之役已具结矣，尚何待问？

十九日 綦江报出境官兵获有小胜。与秀山同。

调府卷中有“朱判曾运光限外身死，与滥刑有间”等语。以官司决人而引斗殴辜限之例，可谓舞文。

陈碑碑以子证母为瘦狗所噬，里俗哄传如是，恐其中尚有别情，嘱委员研鞫。

二十日 蒋玉龙书来索饷。余语同官，川兵不可使饥，当责其立功，

而后加以赏犒，使知不能以株守糜饷，则锐气自生。此不得已之权道也。

陈碑碑之死，初以其叔之先教供，而后灭口也。顾何以致死在委员未赴县之前，迨鞠其十岁儿树喜，始知其叔以瘦狗为由，毒其兄弟三人，长者以救得苏，而碑碑独死，则意别有在矣。其叔携侄来省，思教供以实其母之罪，岂知适以雪其弟之冤。虚空之处，有物主之。特恐人不诚，求鬼神亦无由来告耳。为民牧者，能勿惕息。药上有名，意者毒有重轻，以免同时毕命。

二十一日 起特参什邡令范恕、王九兰。折稿，情弊既破，可不烦言。

静亭询戍黔川兵之饷，余正告之，并谈及常德颇知分寸，可胜会川之任。

史守至，言会理如布置得宜，可以安枕。独靳靳以越寓为忧，则以李玉台之馭失其道，而郭道纶之用违其材也。滇省州县皆侨寓乡间，倘有川兵前去，城池唾手可复，患无守土者耳。此非陆沈而何。

李玉台不发夷兵春饷，当与严查。

二十二日 晨起，起奏稿，不甚加点，与前稿顿殊。盖落笔时神清气定，则不多不欠，顺理成章，否则反是。

因郭道纶而见听言之难，听才人之言尤难。凌树棠之推举缪荣吉已一误矣。惩前毖后，函致文澜，为越寓择人。镇抚地方，除择人更无他策。

处事无精神，不足以胜艰巨，精神发越，不能收敛，便入于矜。须知凡事做到好处，只是当然，能处之淡泊，而又精神贯注中边，大是难事。

二十三日 再得胡润之宫保书。

商越寓以梅元珩去，大段沉默，既同官谓尚足了事，则任之无疑。边俸^①为功名之路，自军兴而捷径甚多，不复借途于此，当思所以处之。

吏治废弛，上游无复留意地方，盗贼窃发以为固然，任其网漏吞舟而不问，充极流弊可以无所不至。适得匿报借销者两员，拟即从此下手，遑恤其他。

^① 广陵本作“边俸”。

宁远地远而俗杂，颇以为忧。叔平言，宁、越一路中狭，而两山皆夷地，不忧盗而忧夷，至郡城而开面，故西昌为难治。会理则地尤宽广，沿金沙江千余里，虽官渡仅七处，而实防不胜防。留不时之需，以备缓急，有事则号召土练，联络乡团，亦足御暴。其言似有条理，俗谓汉、回、夷为三教，黑骨头贵重如官长。俗薄置妾而轻庶孽，非其类不苟合，故生齿不繁。且妇女一闻秽语，辄即轻生，其贞烈为汉人所不及。礼失而求诸野，诘不信欤。

二十四日 重改不职两牧稿。人至无一长可取，而后弃之，返诸吾心而安，即不必更听舆人之诵。什邡二尹亦然。

李守汝榘权保宁，来辞。其人尚可与言，转苦于言不尽意，因以一“实”字告之，千言万语实概括其中。

綦南防兵出境，并賡良、刘钟璟得有小胜，彦翹叙奏，能如吾意所欲言，为之一喜。此等小胜亦宜存记。

二十五日 酌改缪荣吉思渠失事奏片，大段是则修饰不烦。

致月川、五园两附信。晋与蜀民俗淳浇，判如霄壤，至公事繁简，则存乎其人，此不求白于人，而只以自考者也，故函中略不之及。窦兰泉至，畅谈两刻许，觉有真味。

复讯盗案，另开雷麻老五一名，所供畏法先逃，已在得财之后，行劫携有军火，恐不可恕。

二十六日 治蜀尚严，况在隳弛之后而堂皇审录，未尝不愀然动心，果能辟以止辟，岂不甚善。试屈指相助为理者，有几人乎。噫！会理一案保举偏于所昵，众所共知，其预留核减地步，如市道然。余谓保举僭滥，非不足以取悦目前，久之有功不赏者，因而寒心，即素所亲昵者，亦且袖手以待。无功之赏，所关非细。“权术”二字，性所不能，亦心所不愿。开诚示物，久之或有感动之时。倘尔诈我虞，将终日习为诡道以求胜，而究不能以寡胜众，作伪亦属徒劳，吾安吾拙而已。

晚，再鞫什邡一案。王九兰无故入人罪之心，而已有其迹，其悖谬有出于初三所记之外者。安刀装抹，改报案为访闻。

二十七日 炉城周守德祚、宣丞稟至，里塘撤站一案，刚柔两有所不可，欲借查拿夹坝以胁格桑，谓如此则彼必供兵差；既供兵差，即无阻

钦使之理。然此等犬羊，岂循理者？惟所云调兵与开导同时并举，当与同官商之。又兵出以西俄洛为率，决不前进，能坚持此议否？

会理文武具禀，分遣土司戍守，其地名多與所未载，当令补送，而请饷请员之议寢矣。

二十八日 晨起，接廷旨，以恩庆所奏撤站阻差，川省隔远，委员应听恩【庆】调度，总以无误行程为要，不可激成事端。外间所议亦系如此。静念此事，未欲谋^①之里塘，惟有坚明约束耳。

扃试帘官二十人，巫山朱令未到。大木之树当讳之。

念黔省将兵者非激厉则不肯向前，而兵饷究不可缺，先期解赴川东，以为之备，庶其可乎？

拜发：

六月分月折。奉批：知道了。

奏报防兵出境并秀山小胜情形一折。奉批：知道了。

酉阳署牧繆荣吉失利革职查办附片。奉批：依议。

拿获滇省盗犯就地惩办一折。奉批：著照所请。刑部知道。

续拨堵剿经费五万两附片。奉批：知道了。

李汝楫署保定府附片。奉批：知道了。

汇办盗犯张缺窝等请令正法一折。奉批：知道了。

特参什邡范、王两令匿报并捏详命案一折。奉批：另有旨。

特参崇庆州赵锦、合州陈彦坤匿报盗案监毙多犯一折。奉批：另有旨。

二十九日 与文澜商解黔饷。昨接炉城来禀，仍请认真调兵，省局殆已许之矣。禀词甚辩，易以动人，细思实无把握。适接十七日谕旨：该处距川颇远，所派委员仍听恩庆调度等因。真明见万里矣。文澜谓姑许调兵，余意殊不然。盖急之则要挟愈坚，一也。恩星使已入虎口，兵出恐有差池，二也。目前之饷易筹，久则何以为继，三也。我之所以制彼者，皆在彼意计之中。同一损威，动不如静，任大事者，须忍人所不能忍。

商松潘、打箭炉两厅，文澜有意外之虑，与其将来刻刻提防，不如早为布置。事变之来，有惧不得者。

① 广陵本“谋”作“谗”。

史叔平回建昌，语以“开诚布公”四字。诚者无他，实而已矣；公者无他，不偏而已矣。才气人恐不乐闻，迂腐语也。

八月

朔日癸卯 致祭文昌庙。

与两司商里塘一事，难在虎口，均以为然。商滇黔及各处饷需，总以留备本省为难，数米而食，几有不断炊者耶。若一面拨解，一面留待兑支，即吴制军亦知其不给。

司详洪疋^①民妇悔过拒奸、殴死奸夫一案，流杖并赎。幕中欲令流赎杖决，余意律重悔过，的决则仍科凡奸罪矣。幕中恐奉部诘，有成案。余谓犯奸而名节失，杖决则廉耻亡，名节失于暗室，玷尚可磨；廉耻亡于大廷，牢无可补。甘棠古义，既不可复，存其意可乎。部诘则以此复之。

炉城再稟，周德祚、宣维礼。竟请调兵命将矣。前稟语本骑墙，非深悉其人，已难尝试，今则欲与为密，而故明言之。虽初心未必余欺，万一风利不得泊，而牙璋入手，闽外事发不能收，虽吏议不足恤，如疆事何？以隐语批令自喻。

初二日 定内外帘官人数，尚剩一人辛。考帘文不必佳，但理法不差，自当付以衡校之任，倘不能范我驰驱，岂足膺斯选，至要驾之马异日服官，亦足虑也。

初三日 是日起透晴。

同官议会理州需人，闻黄牧家声有畏难之意，故召而不前，史守力保许牧培身可任，然贪功之心胜，则任事之念浮。才调固佳，如幻想何？史守又力保吴广生可以赴任，则众皆知其不可。才人之言难听，兹又见之矣。金云恒泰可用，而官阶不符。余又举张奋翼，其人盖冷甚，罕有识之者矣。一省之大，何遽无才，特不在耳目之前耳。

省局以会理一案择尤清折送阅，既不能遂其无厌之请，则觖望可知，赏罚者用人之大柄，任怨又安所辞。

蒋剑池以委员田秀栗稟相示，赓良与桐梓蒋令约期夹击，爽约不前，并不满于皂镇李守。从来用兵难而论兵易，喙长三尺，乌知其用之何如哉？

^① 广陵本作“洪雅”。

初四日 占泰入覲，出闱当与附奏。

得涤生书，言贼以处州为巢穴，金衢既扼得住，将鼓行而东，其势必追踪入闽。如川省有饷可供，再行奏请。然如此间尚欠闽饷，何哉？

田秀栗稟或有可取，姑摘其语行查，亦所以督之。

里塘土备拉旺策励请袭，行查未复，再与札催。

初五日 致祭文庙。庙庭桂树连蜷，拜位花飞如霰，成礼后日始东升。闻近郊收获宜晴，独渝城雨迟稍歉。

实丞观察致省局书，防兵需饷，刻不可缓。以战则未必得力，月需二万五千金，仅获自守，岂为长策？

次竹言，有能造洋车汲盐井而不费牛力者，意在私豨献豨，以佐官用。姑令试造，未知见于泰西水法否。

初六日 入闱监临。是日未刻入闱。先是以书院决科卷派阅，择其评鹭的当者七八人，复与实缺调帘六人，扃而试之，取其题理出落不错者得十人焉，送入内帘。巫山令朱家炘、能为两艺，文有内心。庆符令左元煊、乐至令刘毓棠、青神令董贻清、盐亭令邓清淦，即用知县钟昌勤、黄成采，候补知县李柬、唐炯、何鼎彝。是科主试为李小麐学士，德仪。副为豫锡之师侍读。小麐，翰臣所得士也。房首。

居清白堂，为前蜀王殿旧址，前后阶墀以巨石凿成梯级，四角螭头及巨础仅存。前朝宫殿未化荒烟蔓草，而为大比之场，幸矣。

初七日 判紫笔公牍，略有注改。文到熟时，往往七百字不多不欠，非待寻行数墨。闱中有才之士，间有以逾格犯贴者，亦不熟之病，故特为拈出。

初八日 士皆席帽。五鼓点名，酉初始毕，坐号重复错误十余。是科录遗人多，添棚号五百，其苦更甚；移入空号，尚余数十人。

前接南川王令臣福稟，与方定中谋由狮溪口将移营黄坪坝，须先除近营伏莽，方不致有碍军行，是也。川兵之费本多，至以剿为防，更宜持重，第自春徂秋矣，而廓清之功未见一二，宜乎众情之不洽也。甚或谓边鄙无贼可防，欲以能言之士往谋撤备，须知事体之重，有不可以口舌争、语言决者，惟有仍商之李翼堂为愈也。

初九日 夜起请题散，未毕而曙。

见彭水人与石砮绅粮私书，廖美连事言之甚详。稔恶已久，意在虚声胁人以求免，此语固未足恃。特凌牧言其输诚，李牧又保其改过，自未便绝之已甚，操之太蹙。函中所谓委员泄露则唐也，故新进之士不可与为深谋。鱼溪一炬，黔之人衔之次骨，故未敢动。棣生云，动则黔先以顺讨逆矣。此书却未之及。方定中在南川与廉访书，意在收场，与王臣福禀词异而意同。盖公言之，惟有进无退，私布之，则以进为退。

初十日 夜微雨，轻雷。

午后，晤两司，见炉城周德祚来书，格桑已誓于虚声，机有可转。又云明正土司闻暴格桑之罪，愿为前驱。其言果可信耶？既为调兵而请饷，又云或以供赏犒格桑之用，彼以为巽以行权，但恐势成骑虎耳。凡举事惟要以无悔，况有中旨耶。《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请三复斯言。

拟复滌生书，滇事殊难著笔，因其不易著手也。

十一日 二门依牌序点，日甫交申而毕。见蜀士之可教、无教之者耳，蜀民何独不然。盗风莫甚于近省十数属，非其民异，吏实不才，择其不可教者易置数人，中材庶能自勉。邛、大其最难理，近颇相安。崇庆、新津初政亦有起色，岂皆后人胜前人哉？吾先自勉可耳。

甲夜大风骤雨而雷。

十二日 夜分请题。

戏作易艺起讲。贡院为明太祖子蜀献王故宫。史称王孝友，好学，聘方孝孺为官僚，表其居曰：正学。免蛮人宣索，蜀因得久安，盖贤王也。口占二绝句：帝子曾呼蜀秀才本传，故宫秋雨满莓苔。却教留作抡才地，夜夜文星照上台。薇露沾毫簿领清，煎茶试院愜闲情。贪看好月停官烛，更刻方田作座铭。

时试墨得一砚甚佳，拟以镌之，题四字曰：清白堂砚。

十三日 戏成楹对：

忆当年八试春秋，但遇两番荐剡，固知是科名早晚自有机缘，却怜那雪案寒宵，沈海遗珠还有泪；看此日三场灯火，凡经四度监临，可晓得条例森严，总防关节，须恕他风檐寸晷，过书举烛本无心。左诚内帘，右诚外帘。

十四日 点十牌方曙，尽午刻毕入。头场卷进内帘万有一十人，闻未录入者尚千余名。广号之役，似不可已。亥初刻赴内帘领题，月明如昼，照见毫发月正中。假寐未久，雷风交作，大雨如注，视漏刻才丑初耳。前后不及两时，而变幻如此。整衣起坐，不觉悚然。

得夔府探报，粤西柳州克复，余匪窜入黎平。黔事甚棘，而廷旨饬解黔饷亦于是日到。以示文澜，文澜固不免恐余之督促也，然岂知余心哉？

十五日 竟日大风阴翳。掩窗而坐，手复涤生一函，另抄。此连日所去来予怀者也。浙贼之入闽固也，顾浙兵盛而贼狂奔，闽必无幸，以援兵未集，而本境之兵不足恃也。倘处州之贼尚思踞险，则以奇兵疾度仙霞，驰至松政，回头截击，石逆入阱，不至纵虎归山，则收功较易。然此凭臆而谈，乌知事势果如是否耶？至川省拨饷情形，以由衷者告之，本境邻省莫非王土，即莫非公事也。是日，致书良友，便足不负佳节。

十六日 夜雨晓晴。放牌过晷，而安静无哗，士风可敬如此。苟以此推之民俗，所云浮动者，特有激使然，然则吏治可苟耶。

午后，两司进清白堂叙。会理州仍未得其人。胡咏芝三度书来，未能裁答。是日，书未及半而辍。

刈获已毕，风雨暴至。晓枕口占：“未收残暑放秋晴，四野欢呼铙刈声；多谢黎风并雅雨，迟来十日待秋成”。

十七日 足成咏芝复书，不觉近激，并答冰如盐厘一事。

午后，折弁旋，知处州克复，贼屯松阳，此正南趋松政之路。周天受、周天培、饶廷选等均带兵追贼入闽，归涤生节制。援兵四集，如乏饷何？

十八日 闻涤生已至龙泉，计其必取道松政，不必取道仙霞矣。若军行无阻，趋前兜击，石逆必成擒矣。其提镇均归调度，且有后命可知。咏芝丁内艰，书以唁之。

连日附致曾卓如、骆龠门、晏同甫、王雪轩、沈幼丹书，宿逋颇了。翰臣书未就而辍，遂致祝余之叹。幼丹书较详。每逢征调频仍，羽书狎至，兼念邻氛未靖，蜀恐受其沦胥。每欲于陈力就列下一转语，既又思此，仍是不能耐烦之故。以雄胜之地，当完善之时，尽一分心，济一分

事，何为其憧憧耶？虽邻氛未靖，当慎选沿边将吏，以固吾圉。若境外之事，不能越俎，不得不付之无可如何。即东坡所谓：安心是药，更无方也。进而言之，即是素位而行。因与幼丹书，故及之。

前议绥、桐平静，将綦南兵勇移至酉阳。凌、李来禀，谓宜移正安州，防思南北面，恐人侵其权耳。严批诘之。

十九日 巳刻接初二日廷寄，以彭水民彭开新^①京控，有旨飭拿廖美连。此数月来所欲擒捕者，前以凌、李两牧力言其改过，是以犹豫。入闱后忽见县属郁山镇绅团与石柱人书，其情状伎俩，略见大概。当得其人而奖之。静念晁家令“削之反，不削亦反”之言，吾意决矣。顾其中有难焉者，距省远则恐漏泄，丑类多则防扰攘。谋之以密，图之于豫可乎。手起密札及告示稿，定于次日出闱。与两主考晤谈。

二十日 辰刻出闱，与两司谈彭水事，非有把握，但骑虎之势断难中止耳。所幸者事由中旨，外间不得而闻；尤可幸者，酉阳有现成兵勇，且水路可建瓴直下，使迅雷不及掩耳。然究以计擒为上，不至焦头烂额，再以手书属令调虎离山。各公牍均于五福堂书就。

二十一日 万军门至，属觅寄书邮，云有两卒可用。包联芳、马跃龙。即于傍晚发，期初五到酉阳。

二十二日 拜发各折，记后。

候客至省斋署，伊琫颖。与有将军谈移【晷】。随晤静亭，期廿六早晨再发各函。

泸州差役诈赃毙命，纳溪令杨士果验讯，以口角斗杀报。前因控案令陈琴山密查，尚不尽言。批以提省亲讯，一牧一令始检举更正。然尸伤尚有所疑，检举讵为定论。

胜帅书来，以所带之勇不可恃，欲调川北、川西兵千五百名，亦知东南兵不可动也。

二十三日 商保宁府、打箭炉厅各缺。

未刻奉廷旨：拨往凤阳官兵千五百名，随带饷需，不得以无兵可调稍存膜视。原稿是如该省兵力不敷外拨，即著据实奏明。忆春间有备调兵

① 广陵本作“彭新开”。

一千，或即如数拨往。中无省标。

二十四日 与静亭商拨赴皖之兵，省标四百名，余调松潘三百、川北一百、懋功一百、建昌一百，以署镇成兴为统领，署协岳维勋为统带。成副将谈吐真率，闻其极肯向前。维勋为岳大将军后人，好谈兵事，兼知文案。

商兵行道路，省标兵即日由东关外上船；松潘、懋功兵由灌县取道崇庆、新津，至彭山上船；建昌兵至雅安，由陆路至嘉定府上船；川北兵随成兴至重庆，候各营一同进发。

二十五日 宣维礼署炉厅，闻其挟明正土司为重。其实龄庆仍然蛮服，宣丞并非有驾驭之方，省中欲假事权为羁縻之术。余思事机贵断，因其调赴里塘，令犹自东前往代理涪州。

致次竹函，言婺匪焚抢彭水各团，王令齐团追散。余意婺川界连涪、彭、酉阳，其扰彭，安知非为鱼山一炬寻仇报复，则廖匪无外援，或可意计而知。

二十六日 胡子材署任告酉华木。

黎明发涪州、南川周防廖匪各密札，石柱、丰都两札装涪州中，黔江札装石柱中，李翼堂札装南川中，期初二到涪南面递。涪州屡禀，以婺川匪徒扰彭水近界。王令麟飞已齐团而不移会，又不通禀，或持重耶？

外侮未已，而内奸之发又势难中止，恐有一番扰攘。然自我发之，可以合群力而消乱萌；自彼发之，则蜂蚕有毒，破釜失声，其祸自必较烈。故缚虎不得不急也。

补：

七月月折，于廿二日发。廿四午后长行。

又发乡试完毕，恭缴翻译题一折。

金堂俞令、昭化唐令对调折。

筹解黔饷附片。山西兑解京饷二万。蒋宝清六千，黔省垣一万四千，蒋提督五千。

建昌占镇入覲附片。

夔州府罗升榕续交关税折一，片一。

二十七日 学院会考优贡。

商赴皖征兵随营支发。定省标官兵于初二日由东关外上船进发。

宁羌两次滋事，逼近蜀境，广元令福奎非但不能缉获，首犯其县人。抑且匿不具报，恐不胜边要。

二十八日 吴令云程言，盐井洋车事平正可取。毛生不如。

商广元福令，文澜以为平日居官甚好，先加之鞭策，札司察看可乎？

闻中见温江、合江各衿公揭薛令廉，用罄竹决波之语。剑池言其守平。闻臬署有控案侵吞公项，亟取视之。控者旧案有名，是惯证[讼]者。

赴皖之兵，不但到营后恐其缺饷，即沿途支应亦必不足于供。中旨既有配带粮饷之语，自应委员随营支发。与文澜商以一万五千金带往，委员尚难其人耳。

翁药舫中丞来文索饷，以一二万两为言，可谓体谅已极。与文澜商稍为接济。

二十九日 与马署镇天贵谈川北情形，欲得如董上陞者拔之。李渐鸿报黔省铜松苗人就抚，地方肃清，藉为一慰。思南未复，扰及婺川，此后或得专意酉阳耶。

綦南防所禀攻打乾子洞及击败鼻孔山援贼情形。方定中出境经旬，而绥、桐尚未率众来会，是委贼于蜀，作壁上观矣。然其乏饷可谅，令翼斋设法奖励，未识戮力同心否耳。

涪州禀抄彭水复函防黔事，以贫为忧，然酉阳已有领款，缓急自必相通。又称廖美连在县属丧车坪演戏造房，贯盈志满，不知地名已为之先兆矣。

理番厅徐锡金送舆图志书禀，蔚然可观。其援据的当，非幕客所能为，知杂流未尝无材，患不能用之耳。

三十日 川兵赴皖，拟设随营粮台，第恐道途既远，馈饷为难。即金陵各处征兵，亦无此例。虽口粮有定，而军装犒赏无可稽查。天下有好事，而不容易做者，只好改图，求尽吾心，而于公事无碍，斯可耳。因改折中语一段。并到营后，散给一月口粮。

批前冕宁县丞谭枚禀，粗率冒功，诘胜要缺康家渡。

富顺凌树人禀差役毙命，草草数字，遮掩可知。

华阳赖长生被杀六岁，已届参限，严批接缉。

九月

朔日 诣文庙成礼。

与方伯商綦江易置。昨得武令廷饔禀防所情形，意在联络乡团，以收群力，是也。即其指陈地势，亦井井有条，此地得人，斯可得风便转，否则劳师糜饷，而无益邻封，此何为耶？至此中操纵机宜，亦不容草草，思之，思之。

昨得酉阳报，铜、松肃清，稍以为慰。又闻蒋军门在思南剿抚兼用，颇有布置。

与廉访商金堂周令一案，谳局从井救人，反为所齟齬，静念平情踏实，未尝不可解纷。

午刻由驺拜发：

遵调川兵赴皖，并皖饷随营进发一折。

附副将马天贵署川北镇片。

川省盐厘数目截至上年奏报折。

初二日 赴皖官兵起程。

富隆阿镇远来禀三件同时并至。初言贼扑镇城，川兵救援获胜；次言兵饷欠至九月，兵丁潜谋欲溃；三言兵溃而东，设法收集。虽禀内分填日子，而一时并发，安知非因溃败而装点情形。且蒋玉龙五月半后收川饷一万五千，分给镇远六千两，镇远每兵又日给米两碗，口粮有贖，何至六千金不能供八百兵三个月盐菜之用。静亭言，此兵非溃，殆赴蒋军门行营就饷，理或然欤。有将军伊梅勒、万军门小集。

初三日 向日川兵出征，先期索扰铺户，临行复争口粮，闻昨日登舟甚为安静。盖自提军以下，无不严明约束，致道路传闻，以为未尝有此，非余之号令所及也。

与两司商广元、合江、丰都各令劣迹未著，不妨付之询谋，推吾诚而人或不吾欺，是在守之以忍，然申明告戒仍必持之以恒也。

蒋中丞来书，未免以缺饷为憾，而兼值溃兵，其情倍通。

初四日 作蒋濂生中丞复书，溃兵及拨饷事，人当急难，与之言更须留得三分。言过而无忿激之意，乃味美于回。陆次山自杂谷回，言下孟董工布索朗之跋扈，幸土官中尚有恭顺老成之人，不能为变。

宣维礼致廉访禀与周德祚又自不同，令人不喻其意，谤张为幻，全是海市蜃楼，乌从而喻之。

初五日 商纳溪易人，事有不可，即属吏于上司亦可以正告，乃迎合于前，回护于后，甘任咎而不辞，乌从而谅之。

是日酉刻填榜于衡文堂，子初撤棘揭晓。贡院饶有余地，至公堂后为清白堂，后为严肃堂，又后为衡文堂，主司住处。而龙门外东西隙地，如北闱之龙腮者尚可展拓。

初六日 会理程署牧禀，武定州已收复，难民来川者可以渡江复业，边警稍纾。乃以滇民杨玉衡欲攻淌淌滇回，并虑淌淌与川境马鹿塘回民勾结，窜扰猓左。所闻者皆道路浮言，而张皇无措，断不足胜边寄。忆六月间，会理回民金平安即具永不滋事之呈，金平安即淌淌回民。而程廷杓不能因势利导，批局察看，两月因循，遂举李肇奎、恒泰两人，使史守自择以代之。

秀山令刘钟璟报黔省思南失陷，恐属讹传。

得月川书，以各省征饷日不暇给为忧，此意中事也。

初七日 阮祐调署宁远而不果赴，都中疑有谗言。吏都人士知缺有肥瘠，而不知材有称否，公论具在，吾何容心。

昨得叙州守禀所属雷、宜、屏、高、筠、珙、兴七厅县设防情形。兴文有建武营屏蔽，最为省力。各属均界连滇省，以团保安内攘外，破获大小案犯奸民十余起，未请一饷，未发一兵。此时邻氛已远，边境肃清，曲突徙薪，似宜酌加恩泽。

初八日 鹿鸣宴成礼。

批叙州李守禀：边境虽已肃清，仍当为地方计长久，如碉寨巡船不可忘备。其撤回练勇，按季会操一两次，隐寓古人农隙讲武之意，一有缓急，即事半功倍矣。

什邡娄令禀劝捐楚饷事宜。因其办理迅速，为之一喜，而不觉其事之尚有窒碍，可为深戒。轻喜易怒，则好恶不能中节，最足误事。是非可否，不可无定见，而不可有成心。于喜怒未发，观心不可得而见，既发则见之矣。其失也无可讳，其得也亦无可矜，自喻而已。

是日，剑池论劝捐楚饷，文澜论劝捐闽饷，委员均能切中事情识之。

初九日 诣天后宫拈香，朝服将事，略如各中祀秋祭之仪，行大三献。

昨得秀山刘令报，八月十七黔省思南失守，意其讹传，今日又报得有胜仗。盖一被攻即相传失陷，人心不固如此，可叹也。蒋军门于十八日来文未经提及。

宁远史守转据程廷杓禀，并所委员弁赴川滇交界侦探情形，益见程署牧不能胜任。盖川境汉回本无积怨深怨，其猥左赵丕一案，以贸易起衅，非淌淌回民抢夺也。程牧不能判断曲直，使两造解释衅端，而转以韩登鸾、杨玉衡等挟忿恐喝之词为可信，几至坠其术中。

川东道转据凌树棠禀，以西、秀久戍，糜饷劳师，将出境与黔省团民会剿，请筹饷以济师。

初十日 李牧渐鸿已将廖美连调赴酉阳，无能为矣。防其为婺匪所勾结也。

思南民团剿匪获胜，凌、李两牧谋以兵勇五千出境夹击，且言思南得手，则婺川亦无能为。盖婺川匪首贺济泮欲乘乱扰涪陵，为刘义顺复仇也。

荣昌麟令被控浮收，密札藩署委员确查。正粮之有余平，旧矣。津贴如亦侵冒，决不可恕。

兵勇在防，已有箭在弦上之势，审固而发，操纵尚有微权。至出境以后若涉大水，全在掌舵之人，得风便转，其要总在剿抚兼施。盖有心为逆者，不过首伙数人，余或被胁而自拔未由，或构怨而不能骤解，相机筹办，适可而止，此今日川黔界上行兵之胜算也。滥杀以邀赏，肆掠以殃民，皆未必无之事，适所以使之坚拒，惟严申纪律乃可。

十一日 英令荣赴綦江，与李守面议防兵进止，语以得风便转。

邀两主司雅集。阮祐、刘毓棠、张鼎生。十年同学。

十二日 阅合操及将弁马步箭中数颇多，回署已曛。

重庆李守复禀到，布置彭水情形甚密。

十三日 阅速战阵。

重庆镇府会禀，游击方定中攻破乾洞子获胜情形。擒斩宋二童^①。此洞

① 广陵本作“朱二童”。

与飞梯岩均为螺蛳、鼻孔诸山屏蔽，倘再破得飞梯岩，则进攻自易。惟黔省兵勇尚未来会，而鼻孔山等处亦无援贼，此时剿抚机宜，必须从长筹办。倘偏师深入，而前无夹击之兵；贪杀要功，而人无自新之路，皆行军所深戒。故“剿抚兼施”四字号令军中以此，即飞禀上闻亦以此。次早，即批局由六百里发。

十四日 史署守致次竹书，欲余奏请宁远设防，并请将营员归其调度。边防重事，岂能率尔具陈；镇府同城，无故忽欲尸阖寄，皆不可解，一念患失，其幻想可以无所不至。

江西绅商捐饷得二十余万两，乃奏请于湖广推行，未尝议及闽省也。旬日前次竹乃倡为此议，余令先劝官捐，而所拟章程乃有令籍隶他省之官普捐闽饷，其意欲余为居高之呼。此事呼之不应，尚不过于失言，呼之而应，将来何以酬众人之望。又一条欲概令川省绅粮劝捐闽饷，其弊更甚。明知闽籍之人不能集腋，而欲遍为搜括。次竹笃实人，谁为此议以误之者。越日，仍请尝试为之，余乃固却。

十五日 谒武庙拈香。

方定中进剿黔匪获有小胜，拟奏报情形，以便进止。静亭言恐得手即须乘胜进攻，然时地不同，正宜据实入告。此等处非幕中所能代笔也。延两星使于草堂寺。

十六日 午后，读汤潜庵书数则，饶有余味。寻乐只在内省，循理即是率性，近儒皆不能说得如许平实。

上灯后静亭至，出凌、李两牧会禀及彭水王令禀，其入党与实繁，未易下手。

十七日 富荣局员高彤勋与夔关卡员邓仁垣屡招物议，皆次竹所推毂者，何其暗也？利川美、高德隆。

廖美连本狼子野心，凌树棠借以羽翼，日久遂不可制。闻当时越境焚掠，并不为其所用，而厉阶至于今日，可为愤懑。凌牧欲带兵出境，而不肯径禀省垣，自别有命意。蒋军门既欲会凌牧出境，亦不咨会来川，其中恐有差池。今内患未除，而亟亟请兵索饷，思为越境之谋，似属舍近图远。虽有才，如不可模范何？

彭水案未定，揲著得“坎之讼”。坎动之坤，有出险就平之象。两卦

皆五为主，当其任，何所贷其责哉？

十八日 彭水案已成骑虎，恐凌牧畏难苟安，致一溃不可收拾，拟严札与之，并属局中致函诰诫，与同官商之。

得廷旨，曾涤生将由泸溪入云际关，饬解月饷二万两，且云俟江西肃清，即可停解。数千里外支绌情形，圣明早经矜念至此。

十九日 拟酉阳札稿，再与同官商之，大意以内患未清，无暇御外侮。其实缚虎不得不急，未可以暇豫处此也。二十日发，限初二日到。

二十日 连日出府属知州数缺，涪、合题调缺，崇庆、会理皆选缺。升调之途颇广，尚可徐商，遴选选缺则止此数人，颇难位置。

商拨福建、广西、云南及涤帅各饷，滇饷多由令兑而来，不知如何折阅，闻有金子十六换之议。

二十一日 武试开棚。晨起微雨。尽日阅马射七百人，回署已上灯矣。

夜中得保宁李署守密禀，昭化、苍溪交界将有聚众滋事之举。昭化唐令六月半带印进省，至今未回，旷误之咎，又安所逭。六月廿八到，七月初三日见。

二十二日 黎明赴教场阅马射九百余人，尚未暝也。巴州、南江多有立于马上而驰射者，与北地解马之技略同，斯亦可忧者。

得滇南督抚来书，欲在泸州收捐，以张兆辰主办，令委候补知府袁祖惠劝捐，且欲仿黔省减成之案。史巫纷若，得失尚未可知，而可以尚称完善，姑为尝试乎。

二十三日 黎明赴棚阅，仍九百余人，迨暝始回。三日来目视耳听手记，并用不遑，欲知其有无错误，尚须细检。

二十四日 停考一日。

与同官商位置各缺，重款项必从清交代始，若亏空伏而不发，以致群相效尤，日积月累，暗中消耗必多，一讲通融，其流弊有所必至，此可以烛照数计者也。泸州之案既发，恐他处亦所不免。犍为朱凤耘亦其一。

犹丞有打箭炉之行，属以中外之防须谨持大体，明正土司为各土官领袖，今蛮装未改，何以使就我范围？

二十五日 仍阅马箭四百余毕，接看地毯千二百余。

二十六日 看地毯毕回署，检月折及各件捐廉附解闽饷二千两。

二十七日 合江薛令滥刑毙命一案，五百里行查。

与文澜商奏办交代，仍迟迟未发，云有应参数员。余谓不可以故员充数。又云条款已具，则更无可迟疑，报销局销算必须截清起讫，此一百十四万经费，始自何年，若界限不清，终恐牵混，此事恐较清查交代尤难。

二十八日 步箭开棚，阅二百十人。

晤桑百斋中丞，言滇中事难在无饷，尤难在无粮。三日米不入城，则人情惶惧，与闽省略同。成都无碾房，甌石皆仰给于外，此岂可持以长久哉？

二十九日 阅步箭二百廿人。

得保宁李署守书，昭化、苍溪之事已解。民岂好乱，惟官不治事，任其自为，遂至焚丝莫解。李守素无才调，但勤民为重，甫下车而即巡行，民得所诉，则心平而争息。唐、赵两令似皆未可恕。

三十日 阅步箭二百三十人。

回署，得川东王观察来函，致局中司道。甚忿于凌、李两员之夸毗推诿。成署镇带兵赴皖，现驻渝城，会逢其适，欲借以筹办此案，可谓机会可乘，先致两司阅之。旋得涪州朱牧来函，廖匪之谋更甚，而探其踪迹特详。巨疽久而未溃，患在不知痛痒，惟近疽之肉尚灵耳。若相距稍遥，而转疾呻吟为多事，此仓、扁所望而却走也。

拜发：

八月分月折。

本年收成七分余一折。

与军提会奏秋操一折。

与将军会奏土司入觐一折。

续报攻破黔省乾洞子一折。

附筹拨本省防剿经费十万两片。

又丁忧知县同书留川差遣片。

会理州吴广生开缺留省另补一折。

代奏川东道王廷植谢恩一折。

筹解曾侍郎营饷一万五千两，闽饷一万三千两，并捐廉凑解闽饷二千两一片。

粤西饷一万两片。

十月

朔日 阅步射二百廿人。连日皆未明而起。

今日函致两司，以彭水之案，策其未必能逃。盖黔本仇家，且近日修岩〔砦〕自固，若有可逃，何必尔乎？彼其党与非利合势交，若文告一张，离巢数十步外，必有反接以要千金之赏者，故可决也。以成署镇赴彭水围捕廖匪事商之静亭，力赞以为可任，剑池则以为不可遥制。余意凌、李矜情浮气，已饱饥鹰而不能翦恶马，其技已穷，势不容坐待其变。今川兵适好过渝，殆天假之缘以除其害。然天有心而无为，人不能善承天意，虽天仁爱，亦无如犯乱之人何。念此倍为懔懔。

初二日 停考一日。

五鼓起沐。作照会成署镇稿，交局员与同官议之。大抵以乘此兵力，将要犯捕获，再行赴皖。至何路进兵，或留渝训练，或赴涪布置，令自与川东道议之。

致川东王道书：成镇至涪剿捕，如尚需时日，即令禀报，以待奏闻。军中向导须与涪州谋之。朱牧来书，以离山、入穴二策均不可行，惟有广张罗网而已。

初三日 阅步射二百三十人。

黎明，由提署发成镇照会，并王道一函，统作一封。限初六到。

晚，得川东致省局【司道】一函，言秀山之勇，在石宝坪杀良冒功。其言或过，然既有控案，或可徐查得实。又得重庆镇府会禀，所拿乾洞匪徒，讯出其中大半系被掳良民，并妇女四十余口，饬属领回，所办甚好。

合江薛令禀，劝办屯田，不候批示，遽行设局，且每粮一两捐至十千，诸不可解。系次日附记于此。旋得琴山书，亦甚以为诧异。

初四日 早赴箭道，尽日阅二百五十人。晚，得胜克斋书，知浦口不守，六合、天长及淮阳〔扬〕均陷，江北又棘，为之气索。

初五日 是日，阅步射才二百四十人。

早起，披衣批合江禀，由藩署五百里交陈琴山查办。罗九如之案，

甫于廿七日密札行查，必有先期泄漏者，故此禀如斯之急。小人情状可恨至此批另抄。以印示赏格，付局寄川东。

初六日 阅步射二百十人。

晤两司，商调李受之前往彭水围捕，并调峨、马三营兵二百名，随带前往。有将军因病请假两月，托作奏子，次日遂差。

初七日 阅步射二百二十人。

上灯接川东王道、涪州朱牧八百里来禀，凌、李两牧于菜园铺渡河击贼，不熟路径，山中遇伏，先后阵亡。深入四十余里。前札谕拿廖美连，并不许以渡河击贼，置身事外，乃复蹈此覆辙，殊出意料。

初八日 停阅步射。

提军及两司咸集，商酉阳一案，龚滩初报数语，不知地方光景如何。既由川东委濮琮代理，兼派郭祯祥带四百省兵赴援，已颇有布置，俟续报再行筹办。至两牧之失事，文澜以为皆素有才者，特一念贪功畏难，故中人奸计，可为浩叹。川东致省局书，颇有布置，惟招勇于各属前赴酉阳，其议非是。勇不可恃，旧矣。如果事不获已，亦当就地招募，岂可以远方无赖之人充数？倘果能得力，方资各保本境，局绅辈又岂能舍己芸人？同官欲姑从其请，乃口占授局员，作书复之。

初九日 阅步射二百四十人。

得川东镇道禀，凌、李两牧阵亡情形仍略；涪州禀黔匪勾结情状，请添募壮勇；成署禀，派兵赴酉，恐不符奏案，均于次日批回。

初十日 阅步射二百十人。

两司商酉阳牧以毛震寿调署。此素孚物论，而无跋扈夸毗之习者，至责以公义，先恤其私情，盖亦宜之。又商各属年满者，或留或改，总视其人。然自幕宾回避以来，钻营之风渐息，官场中颇有安静气象。

司详清厘交代章程第八条，将零星无著之款由优缺摊补。用意甚好，但不能入章程，须另案为之，仍须赶办。

綦南报到，方游击攻飞梯岩，三洞已克其二，将投诚之百六十余人交保束，尚有油硝洞不日可下。

十一日 阅步射二百廿人。

邹鸾章报到，凌、李两牧失事，黔匪欲追逐过河，为留防兵勇所遏。

然人心惶惧，不问而知。惟稟内有云：倘事势紧急，再行添募练勇，并请调大兵，似尚有可著手处。两牧同仇毕命之处未得其所以然，而奋不顾身，此时尚不能归骨，令人惻然。次日，发折四件，附记于十七日之下。

十二日 阅步射二百有奇而毕。

酉阳菜园铺失事，州判徐桂元、委员丁文焘所报互有不同，惟邹鸾章所报近于实事。批局核对，以便上闻。

十三日 同官商绵州毛牧调署酉阳，适已至省，晤谈久之。

有将军欲请病假，而伊梅勒不肯接印，文澜欲【余】权代。然此系满缺，未敢居之，果送印来，则奏明请旨。

十四日 阅技勇。

彭水令王鳞飞稟，廖美连已经就获，如体中拔一巨疔。此后涪、酉一带防务，可以专御外侮，不至内顾之忧。省标兵赴皖暂驻渝城数日，竟有杀人撤署之案。兵骄至此，岂独外侮可忧？然亦纵之使然，遇有失律，即与严惩，或久而就范。

十五日 阅技勇。

同官至，以彭水事相庆，并商川东兵哗办法，已札飭成兴将凶犯交出，即日统带赴皖，否即严参。又闻后起兵亦在途滋事，速即飭查。

酉阳屡次稟报，属局中叙详请奏务须从实。

眉州廖胡氏控差役诈赃毙命，业已审实。前署牧博文案未详报，亦未请验，前此之纪纲可想。

十六日 阅技勇。

闻松潘兵丁亦在彭山滋事，发令箭差聂正品往催。

十七日 阅技勇。

川东致省局书，言彭水获首伙及另案数十名，派员驰往照料。夜枕不寐，急起披衣作书与之。见功之念，人所不免，而廖匪家拥巨贲，恐所派弁兵不得其人，必另生枝节，以致误事。随得其稟函，言起获联名簿，并令董上陞搜捕余党。恐有株连，令璨儿再作书驰往谕止，喜其尚知大体，能识吾意也。均另抄。

泸州差役诈赃毙命，而讳为斗杀；旋即检举，可不登白简，今引疾矣。麟勋荣昌令被控侵蚀津贴，既已自承，而稟请将赴诉之人斥革，以泄

其忿。荒谬无比，亦与撤任。合江令薛廉不协輿情，专工迎合，亦须择人代之。

十二日发折附记于此。填十一日。

会奏龙安李守祐调补宁远府一折。奉批：吏部议奏。

援案清厘交代一折。奉批：另有旨。

具报春季分抽收盐厘数目一折。奉批：知道了。

程道，罗、长两守年满甄别一折。奉批：依议。

十八日 停考一日。

有将军因病请假两月，奏请将印务交总督兼管。前任如戴、如陈皆得旨兼署，今折内有照例之语，本应请旨遵行，然前在西安已奉旨照料将军事务，事势略同，是谢折仍未可拘泥也。是日已刻接印。

十九日 阅技勇三百人。

二十日 同。

蜀人尚武，习于射，故报考至三千人，而合式者十之八。自望前阅技勇至今日尚余二百人，形神交疲，弗敢倦也。

二十一日 阅技勇，至未刻而毕。

拜发兼管成都将军印务谢恩折。印房呈请以十三日，因将军报以是日，而来咨则以十八日，惟有据实入告而已。

二十二日 定武闱挑榜，可入彀者过多，择尤拔之，已穷日力矣。

晚，得彭水王令拿获廖美连讯供正法稟。

二十三日 商滇黔各饷，并万年吉地工程用项。

邀九丹学使一叙。学使素不喜饮，是日颇接觞，其考校之勤，取与之慎，三年如一日。忆三〔二〕十年前在黔卸事，与藕耕中丞畅饮，情事略同。

二十四日 入武闱内场，复校弓力，至午而毕。旋定中式名次，自十二力以下者，概不得与，以挽强命中者过多也。是夜，漏下二鼓揭晓。

二十五日 与局友商致川东道及彭水令书。

二十六日 鹰扬嘉宴，与同官商办彭水廖匪一案。当大憨未擒，自以解散党与为急。今既就戮，不但随同抗拒之人不可恕，其平日依势作威横行乡曲者，亦须按名查办。否则小民自相寻仇，祸端未已。此辈急

何能择，或勾引邻匪，藉端报复；或踉伏近处，见事生风，皆可虑也。

二十七日 李学使言章谷事。

廉访言，近省匪徒近已敛迹，此后只就案严惩，无须搜剔。固属宽猛相济，因时制宜。然吏治易弛而难张，莠民亦难驯而易肆，“就案严惩”四字，愿共矢之。广元、犍为、郫县，候有将军将有起色。

二十八日 出城，送九丹学使回京。彭水王署令鳞飞于擒斩廖美连一案，正值酉阳凌丞等挫败之际，乃不动声色，立钜大愆，胆识兼优，设有退缩，边境将不可问。与同官商给奖叙，以励人材。婺川贺济泮前在彭水呈请昭雪，今涪州禀贺济泮欲为廖美连复仇，朱牧恐乏“镇静”二字。然仓皇来告，不能不有戒心。

二十九日 与方伯安置首县及涪州等缺。起彭水王令请赏蓝翎片稿，赏罚出自大公，无所容其顾虑。

十一月

初一日 诣文昌庙拈香。

夔关参价一节，已于七年奏销，请自八年为始照办，今忽欲改奏以从原议，恐不可行。

发：

九月分月折。初二日发。

凌、李两牧出境协剿阵亡，并添兵筹防一折。【奉批】：另有旨。

附彭水令王鳞飞请归候补班片。奉批：另有旨。

附绵州毛牧接办西、秀防剿事务片。又委署泸州、资州。奉批：知道了。

綦南官兵剿匪，续获胜仗一折。奉批：知道了。

附续拨防剿经费十万两一片。奉批：另有旨。

附拨解万年基〔吉〕地工程十二万两一片。奉批：户部知道。

姚宝铭升补涪州知州一折。奉批：吏部议奏。

西灤口兵勇尽数撤防附片。奉批：知道了。

清查案内应追半年一奏折。奉批：知道了。

恭报武闾揭晓日期附片。奉批：知道了。

滇省兑支军饷二万两附片。奉批：知道了。

代奏编修张正椿以侍讲升用附片。奉批：览。

初二日 昨得恩有轩书，征庄倅裕崧入幕，且闻格桑、查录案已结，为之一慰。犹自东禀，宣丞不肯交印，忿溢于词。

晚，得秋屏书，论炉厅一缺，其言平允。余于宣丞不无过虑，而犹丞不能善处，恐将来炉、藏不能切和，却非细故。为治非难，得人为难，只此寮案随宜位置，此本领正未易也。晓起，函商方伯。

初三日 周执庵涪人，近移居省垣，余三十年前在黔交好，今八旬有九矣。其办理团练颇费财力，而绝口不谈，近于有道。因寿以十四言：寡过我师蘧伯玉，论交君是鲁灵光。

初四日 祝执庵寿，见其三九郎君。晚，得代办酉阳钱令禀，州境安谧，黔匪与团民相攻，无暇窥我边境。凌、李两牧尚未归元，惟言前带勇数千人，恐无此数。邹鸾章前禀只称千五百余人，阵亡百余人，今钱牧挑出留防只八百人，故知无数千人也。李翼斋禀赓良与桐梓团民合攻层峦山，渐已得手；方定中亦谋攻鼻孔山，剿抚兼用，似军威颇壮。又言正当吃紧，无暇赴涪，亦略见涪陵之尚非吃紧也。涪陵旁县，前此均请兵请饷，自廖匪授首，先后以撤防来告，内奸甚于外宄可知。

初五日 川东与省局书，言婺匪贺、王结两寨，狼狈相倚。婺川阮令会彭水各攻一寨，王令拟带勇扎于两寨间，绝其勾通之路，石丞恐其两面受敌。所虑亦是，但地势难以遥度耳。

犍、富盐炭各厂，食力者以万计，闻受雇者骤少，倍价亦不可得，地方甚为疑虑。蜀患人满久矣，何至猝然稀少？次竹赴简州令一密查。议里塘饷。

初六日 局中复川东书意多未尽，为之损益。如欲进剿婺匪，犹须曾历戎行者为之管带，非书生所可胜任也。

初七日 川省卓异未引见者共十五员，部中奏调，无旅费者既不能行，处优缺者又皆恋栈，遂相率效尤。亦缘军兴以来，荐剡之途太广，遂以回任候升为无足重轻之典，殊可叹也。

初八日 不雨月余，外间已有旱象。涪、彭报至，婺匪披猖，请兵请饷。婺川官民告急之书迭见，顾此时新添兵力，仅有綦南调拨兵勇三百名，峨、马调到二百名，重庆五百名，须择缓急分布，未能进战。不日层峦、鼻孔两山攻克，然后以大队移赴涪、彭，命将夹攻，肃清边

境，由彭水直至思南，与蒋军门军合。进兵时除原带兵勇以外，不许附和随从，致生他变，尤以不妄杀无辜为第一义。

川东致省局书，言凌、李渡河，遇贼仅三五十人，何至文武绅团挫败至此。所闻倒戈之语，必非无因。前折未为请恤，亦欲求核实也。

初九日 是日，抵蜀一年。

次竹自简州阅盐井水车回。盐利本厚，又有济楚以销滞引，故能于课外抽厘，然究属茧丝之政。若能以水车汲深井，既多得盐，亦省牛力，并刍秣之费，于井灶不为无补。

初十日 与同官商卓异未引见，应先给咨赴部者五员，余者尽一年，均令瞻仰，不能曲循人情也。

未结奏咨各案，令府局开单速办。

十一日 批彭水禀，责成川东镇道调度。

朱令家圻署郫县，来辞。人之勤惰若性生然，疲缓者鼓之而不能，精勤者禁之而亦不可。其如勤者少，而惰者多何？惟奋发而或过者，不能不裁抑之。

庄倅裕崧赴里塘，与谈格桑之狡谲，罪浮于查录。恩星使奉旨查办，果能曲直分明，一劳永逸，亦蜀之幸也。

十二日 得偏刀水蒋军门来书，三函连番报捷，而股匪愈多，纠合愈众。黎平、镇远继失，则楚不安；思南、印婺交讧，则蜀告警；龙里、贵定扰攘，省垣自顾不遑。提督以孤军株守思南，疲病之兵过半，倘以蜀之全力赴之，犹未知其济否，而况乎征调之频仍耶。思南周守缺廷与酉阳约期会剿，此则文武员弁阵亡，彼则未伤一卒，乃犹咎凌、李两员之轻进，为之愤惋不平。

十三日 议移调綦南出境之兵赴酉、秀、涪、彭之急，同官请余札调。略询众论，文澜之言最为简尽。十一夜，札局由六百里移行川东镇道，乃今日面询司道，尚未之见，局员废弛可知。闻昔岳大将军之开幕府也，每日正坐堂皇，属官书吏皆聚居一处，一有军报，皆面授方略，风发电讯，不逾时而颁行于外，遂以成功。今则知有报销而已，何知防剿哉。黔省请川兵协剿，每川兵出境，辄委贼于邻，坐观成败，借口于兵饷之不足，各将吏如同一辙。欲不分畛域，劳费无已；欲任其混莽，

又虑沦胥以败；欲沥陈下情，恐徒增宵旰之忧，而策仍无出。居高位，速官谤，其何说之辞？

十四日 綦江令杨铭来见，闻桐梓团首王正儒亦时时勒派供饷，与穆玉明正同。推之他处，亦复如是。民方泯斃，官不能分别曲直，以强弱为左右，地方何由而理。

十五日 诣龙神庙拈香，盼雨甚殷，而霏微未渥。

川东禀，先后所调兵勇均赴西、彭。又云酉阳所属，毛牧一切自有布置。望眼将穿，而得此寥寥数字，能无焦急，略与申饬。

十六日 晤蒋令若采，众所推为循吏者，人亦轩爽，论牧令取张炳堃、杨维藩、杨士果、王煌才，而稳者推毛震寿。

十七日 黄沧秋视黔学，过署晤谈。接批折各件。

闻翰臣方伯恶耗，为之惘然。余得方伯于道光甲午，其年廿有一耳。今星甫再周而遽殒，未尽其用，可惜哉。

十八日 已刻冬至，卯初诣万寿宫行礼^①。

沧秋仍过谈。

彭水令报，婺川贺济泮被衄，闭塞固守。此等探报无足为之忧喜，在慎固封守而已矣。

十九日 拟密折未就，而已缮之折已十数件，未起草者又数件，如凌、李请恤，委员劝捐等。自须择要先发。余者陆续商办，于封印后发，开印后到，乃从容不迫耳。辨色而起，已是辰初，日中再略憩息，便过一日。而寻常凌杂事件，亦费心目，真有不遑启处之势。

二十日 首县为通省领袖，而成华之累独巨，致有迁就议给津贴。又言易而行难，果能于交代之案清算彻底，别无隐匿，或可去其太甚乎。和而不流，此中界限良难得恰好处。

委员劝捐流弊不一而足。近有特旨责成各该州县，此亦圣主不得已之苦衷。惟川省所办江西一案，系用江西之官员，劝江西之绅商，就江西会馆中择董事襄办，而他籍者概不得与焉。动之以桑梓急难之情，则其言易入，并非有官民相临之分，即众弊不生。近者湖广亦仿照办理，自须据实上闻。

① 广陵本作“成礼”。

川东道来禀，于前后过兵，方见明晰，但涪州距渝甚近，岂能归西、秀调度？其塘口一路，又可以越彭水径至涪州。惟有望其同心共济，以疆事为重，前此之疏漏，可勿复问矣。

二十一日 附致咏莪、春浦两相国书。

楚省来咨，李续宾一军已收复舒、桐、潜、太，旋败于三河，贼目陈玉成不知下落。旋又闻其突围而出。岂咏芝回南，故有此挫耶？

二十二日 拜发：正月十四日回。

戊午科未中年老诸生一折。奉批：礼部议奏。单并发。

学臣阅文幕友一折。清折一件。奉批：知道了。

川省绅民捐输请奖二名一折。奉批：户部复议具奏。

前学臣郑○○捐助闽饷片。奉批：另有旨。

江北厅请设拔贡一折。奉批：该部议奏。

筹解滇黔闽三处军饷片。闽饷解曾营。奉批：知道了。

川省并无私铸小钱例片。奉批：知道了。

己未年续办按粮津贴一折。奉批：另有旨。十二月三十日奉廷寄谕旨一道，四百里发。

审结巴州张通海京控一折。奉批：刑部议奏。以上填廿日为一匣。

十月分雨水粮价折。清折二件。奉批：知道了。

前任安岳令鸣谦、已革梁山令李正东亏空查抄一折。奉批：依议。

前署乐山令裕诚、前署兴文令袁修业亏空摘顶一折。奉批：均照所拟办理。

试用知府汪耀文年满甄别一折。奉批：依议。

调署成都、犍为、郫县各缺片。奉批：知道了。

前夔州守锡惠短征关税一折。奉批：户部知道。

什邡民戴登明杀死陈良暄讯结一折。奉批：刑部速议具奏。以上为一匣。

骆龠门中丞书来，言黎平军事将毕，并防堵镇远已调兵万余，但苦饷耳。前官制军亦有书来，近复报李续宾一军败于三河，亦正需饷。湖广捐输之款，正所谓一壶千金。

二十三日 与同官商解楚南北军饷以济急需，捐项未齐，应向藩库筹借可耳。闻已有三十万之谱。

二十四日 川省提塘缺，与考之武举四十余人，试以马步射，并令读则例数行，以彭桂芳充补。又冯光熊留补营官。本仿京旗拣发之例，而外间便以为得未曾见，何耶？

二十五日 宴赏各土司年班入觐成礼。

与静亭商位置更易各将弁。钟琦以张玉春代，张凯以何鉴代，廖世荣、冯光熊递拔。

省标兵在渝滋事，应查参管带之人。

都司琦明由綦南军营乞病回省，而喜无病容，怒之何以用将士？所属逃兵亦多。

姚牧自犍为回，请即赴涪州新任。惮于赴京，而乐于接印，何其惟利是视也。余谓如是何以处朱牧。此论则众所共喻，不必高语瞻天仰圣之荣也。斯不烦言而解。

二十六日 起年终密考疏草未就，间以杂事，便消除一日。

二十七日 未明起沐。改批稟两件，忽觉右手发痺，书不成字，旋而脛〔腿〕软不能步，头眩欲倾，疑为中寒。延芮仲爽来诊，则云中有热痰触风而发。晚服方。前胡一钱，防风钱五，陈皮三钱，生甘草钱，知母二钱，生石决明五钱，蝉蜕十枚，僵蚕十条去丝喙，枯苓二钱，姜一片、竹茹二钱为引。

二十八日 病如昨，颊赤而渴。仲爽云，风渐去而痰仍壅滞，当服青麟丸。枳实三钱，天花粉三钱，陈皮钱五分，防风钱五，贝母三钱，桑叶一钱，苏子钱，生甘草钱，二煎各吞青麟丸二钱。

二十九日 早晚解两次。指痺稍松，判公牍数件，蹇涩不成点画，坐则晏然，起立便眩不自禁。服方。陈皮三钱，花粉二钱，黄柏四钱，五加皮三钱，桑白皮二钱，浮石四钱，紫胡钱五，草钱，竹茹二钱。

三十日 晚解一次。日来举步须扶，是日颇有起色，头尚眩也。

左卿至谈。

服方。玉竹两半，沙参八钱，桑叶钱，前胡二钱，天冬四钱，黑芝麻四钱，旱莲草三钱，炙草二钱，竹茹二钱。

十二月

初一日 未谒庙。仍服前方。

延次竹入谈，言近省一带劫斂无闻，岂治盗效耶？又言金堂周令一案，尚须细鞫。余意学官须传到案。

初二日 前月廿七起，于是日补记。

延司道人谈公事数端。

服方：党参四钱，茯苓四钱，花粉三，白芥子钱五，橘络三钱，复花二钱，知母二钱，草钱，青麟九一钱。

初三日 兰泉过谈。

初四日 足成密折稿。有言某署幕宾招摇者，叩其事实，言某令委署出于营谋，为之轩渠。此事出于余口，同官众中昌言之，某令实与闻其事，焉有从中卖弄者？甚矣，听言不可不察也。

得廷旨，令严防黔匪，勿令窜入完善之区。是夜卯初到。

初五日 与彦翘商各折。酉、秀、涪、彭布置，凌、李请恤，经费片，江西劝捐并陈一段。

左卿劝令多散步，少服药。

陈荫之^①辞赴犍为，言谷价交清，年底可解五数，余者俟春夏之交。余勖以先公后私而已。

初六日 停药两日，诸症渐减，惟撮笔三指犹有木强之意，此小体耳，未可用药力追也。兰泉过谈。

初七日 是日始于二堂接见同官，日昃退食。朱凤耘亏款万余金，滇中召令差委，既不便令脱身前去，势不得不登之白简。次日，闻禀揭二万余金。其人以挥霍见长，受其惠者交口誉之，可耻也。

局详越嵩军需领至八成，犹请找发，以有防剿一款耳。问之司道，以为未画此稿。报销局岂容有此弊端，函致文澜穷其事。

初八日 是日合回生再造丸。晴明可喜。

改定涪、彭、酉、秀筹防奏稿，以不弛懈、不张皇为贵。至备调之千五百兵，亦以慰圣怀之眷注也。

传见王令炳勋江西拔，言天文、地契，皆尝披览，细叩亦能言一二，似荒落者，然人非佻巧，特公事之明昧，未能以一见定也。又陈令庆熙，由幕捐。平庸不见长处，自言负债数千金。

① 广陵本作“陈荫芝”。

奉廷寄：饬查傅翼收厘侵蚀；吴锦铨收捐侵叩，纵役酿命；二凌兄弟营私谋缺等款。二凌已故，傅亦撤任，惟延凌尚存，官声素下，必须撤省听候查办。细阅亦城北所为。廷寄双衔，而余尚署军篆，缓送满城，以免传播。

初九日 昨夜分奉廷寄，饬查石卿受困情形。此事一误再误，今羝羊触藩已成不可解之局，即令川兵再往，而宣、曲至省已成隔阂之势，倘事机中变，更难收拾。奈何？奈何？

李受之至省，细询彭水情形，得汉葭梲机，且言涪、彭、酉、秀边防均不足虑；王鳞飞胆识兼优，陆长生卑污比匪。人才之相去，讵可以道里计耶。

是日酉刻复奏续筹酉、秀、涪、彭边防布置，并为文武各员请恤一折，由驿五百里发。豫调千五百兵。九年正月初一接廿一日谕旨一道，由军机处五百里寄。

文澜言，鄂道不喜李英粲，殆如不喜宋恒山耶。真赏之人，能有几耶？

初十日 与李受之微谈滇事，亦未得有把握。汉练何以解散，民心何以收拾，先须有一番大作用。至回民畏威而不怀德，固也。然积弱之后，何以自强，言之尚难，况于行之乎。得试用未人流周显，可作寄书邮。闻能吃辛苦，人亦慎密。

兰泉连日过谈，以余肺虚而燥，又恐阴不受养，自揣尚不至是。再服杞菊地黄，未之觉也。

十一日 早堂复审十九起，尚未告疲，特有未愜于心者三案。刘五娃、罗乔保两案，幼稚可矜；廖森一案，恐罪不致死，安敢不尽吾心乎？牧令每为差役所使，吾辈慎勿为牧令所使。

皂陞稟酌，带弁兵十九名，出巡涪州。

十二日 与文澜商滇省书邮，以姜令前往。又属查毛牧升守。会理定补黄家声、陆璣毋庸即来。李受之尚未即赴崇宁，另择人。宁远铜价不即发。催解楚南北餉，惟广元假照，其言含糊，尚当别查。朱凤耘亏空，后任揭报二万九千余金，忍不发复，大奇。泸州李世彬久居沃土，今引疾矣。为之缓颊者，其言傲兀不可闻，且忍以俟之。

十三日 未明而起，辰初卸成都将军印务。奏兼管，得旨兼署，开库单

抄入信簿。

姜令吉兆坚不赴滇，书邮尚须采择。传见吕令瑞琪，青年秀发，欲畀以民社可乎？饶令淳入发审局，亦轻俊者。幕宾作吏，颇能治事，而钻营成习者十之七八。此辈去，而耳目之前，又多少年轻俊。此中未必无才，但恐未易多得耳。闻徐博局有知州陆邦骏、王劭曾，而王令现居防剿局，众属耳目，尤为不便。

十四日 舒洪元以未弁从征，升参将，锡勇号，年卅二耳。然非试之营务，恐野战之将，一军皆惊，非福也。

昨毛牧报，思南周守杀乾溪贼首胡黑二，已足为凌、李雪愤。今日南川王令复报，正安于牧擒斩申水烟三及申三三等数千人。此皆黔中巨寇。正安解严，则涪、彭亦得安堵。

綦防出境之杨国彪，有得受层峦山贼马情事。副将赓良又不能约束兵勇，川东道已将其留涪，不令前往酉、秀是也。将弁贪婪怯懦，令人愤懑，小惩大戒，夫岂无策？至所言放火、惊营、遗失器械等事，当择人查办。

十五日 未谒庙。

陆次山言，盐引改代，须先尽重则，紫东亦谓可行。

局中虚报兵勇数目至万六七千名，大可骇异。局员滥竽充数，无可任之人，蒋观察犹请添派。余问中无酒徒乎？曰：无。中无博徒乎？文澜不禁大噓。新宁令孙钧既补不赴，交代委审两局兼司，昨送交案全单，而成华在外，飭令赴任无用多言。川东请调张玉春或傅崑一员赴涪陵统领，张病而傅居要地，均未易量移，令舒洪元前往。

报销案件既繁，弊端又甚，惟有大声疾呼，使寐者自觉。

十七日 与蒋观察商拨楚南北饷各三万，并属年前起解。

局中以报销盈余为能事，而不知遗患无穷。此事总以应销、应摊、应赔分三项办理。倘预防核减，以九作十，徒资销费，且贻人口实，其后将有不可悔者。

人之巧滑，若性生然，诈虞相尚，虽胜^①之亦不胜其劳，迎其可转之机，开诚相语，亦未有不悦服者。此中消息，可静验而知之。

① 广陵本作“虽朦”。

得徐新斋廉访书，滇事似尚可为，与滇人之言颇异。

十八日 局中修补炮药，藩库无款可动，议者遂欲以防剿经费偿之。问如何著落，则云将来摊入药价亦可不觉。余谓药价一定，无可消纳，此等应用不应销之款，将来总须归入流摊，此只须添一款耳。众皆然之。因与极言军需不可不核实，稍有浮冒，即授柄于人，将来恐不可悔。

文澜得吴仲云书，知滇省调蜀员一片，实张石卿为之。原奏本有“丁忧尚未回籍之罗文枢等”之语，然则传旨并无错误，特石卿谬为奏片，以欺人耳。倘准咨时不候旨遵行，则第一褻裳就之者，必某人也。公牍扯谎，仅见，仅见。

十九日 毛牧前禀，以思南已灭胡黑二及三角山渡河之贼，后禀胡家坪不分胜负。又南川报正安一律肃清，于刺史收复婺川，而涪州朱牧言防务赤〔吃〕紧。侦探不实，行军之大忌，似当通飭。

于牧为崇璟之子，乃于成龙后人。

接张中丞来咨，前调罗文枢等五员，竟将谕旨更改，以就其从前之错。欲盖弥彰，岂知邸抄在人耳目，有不可掩者。古来亦未见有如是之文过者。

得涂帅自建昌来函，以途次大疫，援闽之师尚不能前进。所部张运兰一军由于〔杉〕关入闽，剿顺昌、将乐之贼；萧启江一军向广昌入闽，剿汀州、宁化之贼。又有吴国佐一军。

二十日 改定夔关筏价奏稿，心未入于事中，则知其然而不解其所以然。依口学舌，总无是处，灯前谛视，乃了然耳。

二十一日 前奉寄谕飭查以吴误信回人之言，请张赴任，张之侄旋即遇害。回人四处看守，拆看文报；省外筑一小城，与官分税；省垣铺户尽属回民，物价数倍。吴未将张侄被杀入奏，恐有受制于人，并以如须借力川兵，即奏闻酌办等因。每念滇省抚局已成，动兵恐为非计，且师行千里，其谁不知，一决裂将不可悔。踌躇于心者旬日，又恐寄书人不可恃。忽闻张少君至蜀接眷，名向宸，行三，号小石，候补知府。姑以待之。今早来谒，言被杀者乃黔西人张昱，其随任之堂兄张嘉澍现已入都会试，其派人看守、拆看文书，乃前此围城时事。现在张正泰已听官调遣，杜文秀回目亦欲投诚，马复初屡受挫败，回人之气已沮，往往求抚于官，是事机已

转矣。又云滇之菁华在迤西，五金、三井久无经理之人，石卿拟于迤西一行，借正泰以诛文秀，然后兴矿厂之利，散匪安良，则借力可毋庸议矣。至欲需整项之饷，当徐图之。年谷顺成，米斤直钱廿耳。

与剑池商自〔匀〕湖广捐饷，以济曾涤生、蒋芑泉两军。芑泉名益澧，由乡勇起家，其带勇能驭以纪律，未易材也。遂起附片奏稿。楚弓楚得，事之至便，而前事若有使之者然，盖亦异矣。

二十二日 华阳雷沅沅一案，死者头面十余重伤，已属故杀，乃欲以市井戏谑之言据为出脱，独不虑死者含冤乎？与沧秋学使屡谈拘谨之人不能摆脱，引之于近里著己处，使知当务为急，而后内外不至相妨。

得蒋军门报，胡黑二就戮，黔中去一大慙矣。

二十三日 再与张少君细谈，滇事尚有可为，以迤西菁华足恃也。滇黔无了局，川省即无了局。滇有足用为善之人，异于黔之不可救药，莫若因而辅之，使得自强。料理一处，然后再议他处，相时度势，尽其所得为，如是而已矣。

午后，作复奏稿，事势趋于是，文势亦随之，若有自然凑合者。惟十万金果能全解，是否足以借手之处，尚须确访，或饥渴易为饮食耶。

服方：熟地五，炙薯四，益和一，山药三，线鱼胶三，杜仲酒炒二，兔丝饼酒蒸三，续断二，牛膝一，核桃肉一枚。

二十四日 用威声炮演潮月阵，成静亭提军往阅。

与蒋观察商滇事，言文澜亦以为然，惟恐妨京饷耳。此事果成，滇之利，亦蜀之利，与其零星筹解，如注漏卮，曷若拼以孤注，尚冀一劳永逸。倘成败计较太明，天下无可为之事。坐待沦胥，夫岂长策。

是日早，起附片稿，于难著笔处斟酌出之。明主可与为忠言，以精白对朝廷，何所顾虑？羁縻省会回人，使不为难，然后经营迤西，以图全局，此今日治滇之术权^①也。

二十五日 文澜言滇饷已长解三万余，然何以至今日始言，且已不能禁其续请。滇事毕而后图黔，此布置难易之序也。惟独任则无其力，共济又难其人，何时得一吐向宣室耶。

① 广陵本作“微权”。

藩库历年储积，闻后颇胜前，然此物宜通不宜壅，总视所以用之何如耳。必不得已，则楚宝尚有可借。

午后，接各防所禀报，董上陞塘口之兵退至江口，赓良兵至江口派援浩口，未知后事如何。石丞言，赓良乾木垭连夜撤营，舆马均失，仗策至青羊市。可笑可恨。

二十六日 附致徐新斋中丞书，兼访将才。

由驿五百里发查访滇督张到省以后情形一折。奉批：览奏稍慰朕怀，想该督接奉谕旨，必有确实奏报。

附斟酌滇省毋庸借力川兵夹片。计于节^①后当奉批。片奉批：甚是。

是日，并复石卿制军书。次日，统交张小石专丁赍去。

静亭来谈，尚未闻刘义顺事。其传教于楚，称郭建汶至涪始改姓名，今入黔为灯花教首，伪示狂悖已极。其不死于鹤游坪之役，留此祸胎，令人愤懑。

二十七日 致颖叔书：牂牁江水滔滔日下，思南一带情形，如蛮人畜蛊，金蚕一出，便能隐形害物，作祟通神。某公为太平方面，定能不坠家声，今何时乎。论者以其终窶且贫，不忍复加责备，可谓忠厚待人。然孔子不为费人虑而为子羔虑，盖爱人以德，固自有道也。又川东为思南下游云云。

发缮各折，分装两匣。

卸兼署成都将军印务谢折。奉批：知道了。

文武各员年终密考一折。清单一件。奉批：知道了。单留中。

本年夏季盐厘一折。奉批：知道了。

附报解京饷、九万五千，【黔、二万，内蒋军门五千。】楚南北各三万各饷片。奉批：知道了。

又续拨防剿经费五万无论何款片。奉批：知道了。

又筹拨曾国藩、蒋益澧两营军饷各二、三万片。奉批：知道了。

续收捐输津贴请加广学额一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贵州学政黄图南在川阻滞起程片。奉批：知道了。

① 广陵本作“灯节”。

本年新赋完欠例折。奉批：知道了。

附收捐空白执照片。奉批：户部知道。

十一月分雨水粮价折。清单二件。奉批：知道了。

以上六折、五片、三清单，均填十二月廿五日。正月十七日递。

与军、提会奏年班土司入覲折。清单一件。奉批：知道了。

与将军会奏会理州一案请奖折。清单一件。奉批：另有旨。

江西省绅商捐输并委员劝捐请奖一折。清单三件。奉批：另有旨。

夔关筏价请饬户部、内务府会议画一折。奉批：该部议奏。

附李祐先赴宁远署任片。奉批：知道了。

又英荣调署铜梁县片。奉批：知道了。

垫江令德荫留省察看片。奉批：知道了。

楚甘会哨折。奉批：知道了。

附赴皖官兵出境片。奉批：知道了。

守备张正伦开复勒休片。奉批：知道了。

咨追工程完欠例折。清单一。奉批：知道了。

以上六折、五片、六清单均填本日。正月十九日递。

得翰臣回书，并所寄二有堂铭一幅。发函甫二日，而作古人，睹物凄然，不胜人琴之感。

二十八日 次竹言，水车亦可用之田间，可以升水十丈，此或然之事。余谓水可上行，则中可开塘，层次而上，何仅十丈。惟谓乡民均愿输将，今日安得此三代之民耶。但得利用之器，便须传示酉阳。

复涤生书，另抄。兼询汪少逸近在何许。

致胡咏芝宫保书，前书谓某当以黔为己任，至今惭负斯言，抑前之再造武昌也，度支亦云屈矣。台端谆谆以讲求吏治为自强之本，是以有今日。

二十九日 附致骆龠门书，询黔粤边情。蒋芑泉廉访少年老成，所带健儿亦能恪遵纪律，为今日所仅见。天心厌乱，计必笃生数人，以翦除奸凶，此其一耶。

近接粤西劳中丞咨，以解饷不前为罪。有使之言者，欲辩则愈触其怒。代笔复书，比之唾面自干，是或一道也。

与香农谈郭建汶事。初涪人以习教首告刘义顺于鹤游吏目。吏目发其事，为朱百城所执，涪州学官及绅士力保而释之。嗣鹤游坪乱作，戕吏目，众谓此必刘义顺所为，迹之而刘义顺已逃，究不知其是否与谋，并逃之在事前事后也。适湖北邪教案破，究出传教之郭建汶，并以郭建汶为涪州人，居址、产业言之凿凿，则刘义顺之居址、产业也。时凌棣生知州事，拘其妻妾并幼孙数人，询刘义顺所往不可得，则并毙之。然刘义顺之实即郭建汶与否，事属隔省，暧昧未明。官既杀其妻孥，不得不实刘义顺之罪，以释众谤。又以其逃也，不敢为楚明言之，而但以涪州并无郭建汶其人登复，不得谓之非疑案也。今凌牧之死，传者以应募皆黔勇，而临敌倒戈，果尔，则必有造谋之人。凌牧既死，黔人并不乘机扰蜀，意者积怨深怒，专^①释憾于凌牧一人耶。拟以大略询之毛牧，或转问汤大鹏诸人。

三十日 撤署大宁令田树荆。放利营私，无所忌惮，其可恕乎？毛牧稟，酉阳对岸黔匪皆草棚，调取火箭、火弹。

① 广陵本无“专”字。

咸丰九年己未

正月

朔日壬申 宿疾渐痊，每恐病加，小愈。是日，署中设香案叩头而已，各庙亦委藩司代行，防倾跌失仪也。

岁前涪州禀称，得董上陞退回江口。是彭水之寇已深，王鳞飞岂有不报之理。昨夜川东禀，董上陞退回卡子场，并未退回江口，理或然欤。究竟卡子场距江口若干里，亦未明言也。又密禀，董上陞奸占廖美连之妾，此不难询之彭水而知者。至用将之道，欲求其束身名教者几人哉。其密禀舒洪元有众恶皆归之意，当分别观之。石柱李丞禀，廖美连余党渐熄，惟廖维祥仅存，毛天口贼营当翦其余孽。

上年底封库，存银百十余万两。

初二日 司详请奏屏山县改边要；渠县改中简；屏山黄令随缺仍留此任；渠县沈崧曾另补，须查。

黔省泯棼未已，由吏治清浊太不分明。正安于牧廓清本境，兼剿婺川，奋不顾身，民怀贼畏。婺川阮令被掳偷生，似不可无以惩劝。胡黑二之灭，各属皆自以为功，亦当查奖。

初三日 徐梅村名清，宜良人。太守赠《云南通志》。

是日，公事甚稀，流览两册志，为乾隆初尹文端所修，为卷三十，体裁简要，如师旅门，所征引详而不芜，邮传门计四方道里，可云适用。闻后志繁富，恐不逮此也。

得勿村第三书。

初四日 出署候客。小磨学士转读学，九丹侍读升讲学。

得毛牧震寿、王令鳞飞会禀彭水边情，婺川匪类虽多，但能抛石，见火器即逃。此辈并非能弄兵者，果得贤牧令一抚循之，可以无事。而如

其劫运之未滿，何哉？

万提军言，火箭得用，可以辟易千人。其器以铁筒为镞，装药于中，后用长竿为柄，形如矛然，与小火箭【无】异。

初五日 尽日休息。

晚，得闽省及粤西飞咨催饷。所谓怒者，人情也。

初六日 同官咸集，商解闽粤各饷。合江实愧其名，輿情不服，商以叶牧炯代之。饭后，至少城候客，复经北城回署。虽能成步，而髀骨酸楚。仲爽言，此本病也。

初七日 酉阳防所屡为黔人所欺，以至挠败，求其故而不可得。殆骄吝贪功，有以致之耶？前年黔人乘蜀不备，窜入邑梅，乘囊而来，以图捆载，有不持寸铁者。蜀人乘胜追奔，恣其杀戮，波及无辜，黔之受创深矣。鱼山承办者遂以韬略自居，而不知怨毒之于人实甚。昔日健儿招为屯练，是以缪荣吉有思渠之败，屯练死者百人。逮凌树棠视事，狃于前胜，趾高气盈，招练不择，统乌合以与黔人从事。向果养之有素，招之有法，何至一败至此哉。惟承办者一以骄吝居心，怨毒报复之酷，至于如是，乌可不知所戒。至于轻进贪功，诘诫至于再四，无非以功成唾手，故不待报而行。自谓吞云梦者八九，何尝以吾言置耳。然人既不获归元，而我反自矜调度，又何忍乎？

初八日 接见各道府，询刘义顺巔末。繫其家属者朱也，戮其家属者凌也，虽涪人之德，不敌涪吏之怨，故人人自危。然使与涪释憾，则流毒更深，此又不可不知也。刘之到案，已得其拜灯实迹，奈何因保释而纵之？

初九日 与武令访岩谈滇事。自宜亭自尽后，百老、裴老将公事束之高阁。逮新斋署抚篆，未开函之公牒二十余抬，夹报数十副，及署藩篆，积牒相同。当回匪围城，文武将吏请发一令，而固拒之；且置抚篆于堂皇，意在办一死耳。裴老坚不受事，一切废阁俟代者至而偕行，其去明季之弃官遁逃者，均止一间。武访岩云。然则滇事之泯棼，天乎？人也？又言张正泰反正可用，杜文秀穷蹙必败，与小石言同。

致毛小梧书，与言前事之误在骄吝贪功，今既知其所以败，即当求何以不败。数百里边防需人众矣，如不去其轻惰，逮误事而言，则已晚矣。另抄。

晚，得皂总戎回禀，李申所赍书已达矣，糜良事岂能中止耶？

初十日 起滇省调员差遣分晰查明复奏稿。吴仲翁赴滇，随带多人，乃既得奖励，即陆续回川，无一留者。此次所调五员，均非熟手，是为川员又开一捷径矣。朱凤耘亏空案，正可藉此追紧一步，若“甚巨”二字，则可不必耳。

附致徐新斋中丞书。借地收捐章程秘而不与，余即通方亦无从插手，况硠硠其素性耶。

得毛牧龚滩及江口两禀，意在用黔团以攻黔贼，能不贪功，自当立于不败之地。纵济以药铅，畀以犒赏，较之久防糜费犹节省云。

十一日 州县经征津贴，限十月全完，不完再限一月，再不完则由司详请撤参，本无慢令致期之弊。今于小除日始请再限一月，辗转行文，已开征正赋矣。那新掩旧，其弊丛生，安可究诘？操切不可，弛纵亦不可，实事求是，夫岂无术？批另抄。

改定奏稿，期于公事有济，讦以为直，吾所不取。

十二日 清厘交代一案，是日奉到谕旨起限。

毛小梧禀筹办黔匪情形，所言均甚透切，所筹亦甚周到。借力邻封，而无循良以善其后，旋抚旋叛，于事何济？此皆余所时时筹计者也。兵不足而藉团，无如威福自擅，团之权重于官；而杀戮无辜，团之虐甚于贼。散团之法，收叛产以招屯练，此余所未计及者也。然则何以得良吏，去其最不肖者数人，或可转移风气。何以清叛产，亦不能不仗公正无欲之有司。而驭吏之权不能越俎，则亦付之长叹已耳。

里塘格桑、查录之案，前已就绪，近忽变卦，闻有人作梗于中。然兵事不了，蜀之忧也，当更与同官熟筹之。

十三日 川兵之骄，至不可制。雅安之役，意在惩一营弁以儆其余，而交相缓颊，揣摩者便以为护惜若辈，岂知余哉？

复毛小梧书。黔事不可挽救，只坐吏治不修，余恐不得逃其责，非好事也。姑令采访民望所归之官，以储缓急之用。

杰夫观察一函，已略见梗概，当拨冗答之。

南充令武锡广安静恬和，言同郡人材，推彭名湜。

十四日 是日，奉到御书“福”字。

邹鸾章、余隆廷禀，正月初三黔团攻克胡家坪及附近卡寨捷报。初七
日由江口转禀。凌、李之仇已雪，至保胜之策，来禀已自详言。

小梧细致不苟，可胜重寄。小梧前禀胡家坪四画扎营，已如笼禽槛
兽，故此举易于为力。惟原议克胡家坪，即移攻贺济泮，未知能如意否耳。

十五日 诣龙神庙拈香。与方伯商，里塘兵事不了，蜀之供亿未已。
粮员王燕琼未卒事而请回省，必有别情。庄倅所谓夤缘入局，以致僨事
者，必是人也。迅速撤回为是。

川东道书来，言毛牧布置周妥，其尚驻江口，不急回钱炉堡，见其
不欲争功。此是根本已清，以后易于与人共事。天下惟有内心人最不易
得，其子弟多材，尤可喜也。小梧次子隆安年甫弱冠，与小梧弟良贞偕
留西防，能派勇协剿，报捷家书千言娓娓，可谓阶庭芝玉。

复何杰夫观察书，询黔吏之有民望者。

十六日 署泸州恒牧至，言前任诸事废弛，差役尤甚。其自言整顿
处，尚当采访。优缺众属耳目，临去犹装点亏空，将欺乎？胡可恕也。

署剑州王煌于驛站供支繁费，不肯加派，以恤民力，可不愧为父母
官。今三月署事期满，宜有以待之。

十七日 是日雨水节，夜雨。

再致小梧书：婺匪以投诚为缓兵之计，其谁不知。此时办法，内当
谋之郁山绅士，外当谋之正安于牧。盖于牧忠勇足恃，其声威已震婺川，
本省受降较邻封亦为顺手。

郁山致石柱书，善于料事，所当罗致其人。向使未见其书，则廖美
连一事，余亦不敢孟浪也。

奉到年前廿六奏察看滇省已有转机一折，本初七日朱批：览奏稍慰
朕怀，想该督抚奉谕旨必有确实奏报。附片奉朱批：甚是。次日咨行。

十八日 是日，致恩有轩书，嘱惩起衅及作梗之员。

经征津贴，有截至年底而分毫未解者，细察又非颡顽不知轻重之人。
文澜请予查催，从之。

属局中函致川东道催令回署，其人多怪而少可，于军务尤不相宜，
且位出小梧之上，稍一掣肘，关系匪轻。

十九日 是日，由四百里咨查刑部、都察院京控原告彭新开。

桂门论局员：张锡庆精细，李肇基次之，吴云程鲠直，则早已经入赏者。又言，郭京桓之勤而好问，尚当察看。与唐令炯谈牂牁人物，韩超胆识固首屈一指，遵义人颜佐才可用，江炳麟之好货，何亦为之用耶。

起邛州、大邑留省另补奏稿，裁之以义，他不遑恤。

二十日 交代各案，前后任无非以利相角，无庸左右于其间。然遇有执意纠缠，亦不得不为主持公道。盖情面世界，任怨甚难其人也。

二十一日 商位置各缺。龙安以萧守时馨补，大邑以钟令昌勤署，筠连以唐令炯署，至崇宁轮委王炳勋则节取而已。榷柁杞梓，自当植之岩阿，以老其材，不可置诸沃土。位置钟、唐之意以此。调筠连张令奋翼来省，黄令汉章不能不犹有待。吏数易则民不知所从，川俗之敝以此，至首邑者众属耳目，尤为风声所系，乃栖栖择木，从无暖席之人，四方何从则效？向为文澜言之，几以为更张，乃今亦知其不可，见地之进，良可喜也。

二十二日 得川黔会剿胡家坪获胜禀。地既属黔，自应由黔办奏，惟凌、李之愤已雪，上闻其事，而不尸其功可乎？小梧闻捷而不遽返西阳，或能识得此意。次日，起附片稿。

与文澜书，捐县仓谷一千石，分之两县，而不自居其名，凡以行吾心之所安而已。既亦不果。

二十三日 晨起，得部文，己庚岁特开乡会试庆榜。广号舍，添同考官，皆蜀闱之宜早办者。忆太原庙工，先验工而后涂墍，可免粉饰之弊。今成都贡院，本明时蜀王府，闻地底之砖可用，则椽瓦人工之费尤省。

细阅毛牧各禀，意在用谍为内应，便高于用武一筹。黔团出力，自应赏不逾时，况妇子馈饷从戎，夫岂可久？就黔饷中匀拨思南，似亦不费之惠。

二十四日 派候补道濮诒孙赴里塘，仍归钦使调度，起片稿。

川东王道禀，彭水边界之民有投入婺匪者，若有扰攘，恐百姓尽化为贼。此语大错，官不能卫民，致为凶徒逼胁，可愧之甚。若因此而并疑众百姓，可决为必无之事。地方官不但不可作此语，而先不可存此心。复书，令回渝城。

致小梧书，催令给赏黔团。来禀言：黔人丁壮荷戈，妇子馈饷。为

之惻然，拟匀解数千金。

二十五日 与钟令崇轩商刻五种遗规，尚缺仕学一种，属觅之。文澜言各属未清交案，尚能尽其曲折。李滑而朱玩，非力持之，将募兀不可制。然期限既有一定，亦行乎不得不行耳。陈璵^①请升合州，批令展限，亦持之以忍，使喻吾意而已。

钟昌勤推服晏湘，向者以气象取之，乃或言其日高方起，痼疾难医，为之奈何？

二十六日 拜发：

十二月分月折。奉批：知道了。

与将军会奏更换新疆胜因寺喇嘛一折。奉批：依议。朱笔将八字改七字。

八年地丁比较上三年完欠一折。奉批：知道了。

候补道刘学诚以简缺留补一折。奉批：依议。

附派候补道濮诒孙赴里塘差遣一片。奉批：知道了。

以上填念五日。

御赐“福”字谢恩一折。奉批：知道了。

滇省调员查明有无经手事件一折。奉批：知道了。

请禁贡使及征兵沿途需索一折。奉批：另有旨。

附川黔会剿乾溪胡家坪获胜一片。奉批：知道了。

附黔饷三万，内分蒋提督七千，思南府周守三千一片。奉批：知道了。

邛州、金旃、大邑县刘建培开缺另补一折。奉批：吏部议奏。五月奉部复准。

审结彭县民张洪应杀死一家三命一折。奉批：刑部知道。

秋审服制人犯邓几瑀遵旨改拟正法一折。奉批：知道了。

荣经故令徐佩荣亏空铜铅本银拟结一折。奉批：知道了。

建昌鄂观察至，于邛州宋牧有讥刺微词，不知何心，殆有欲返故巢者欤。

江城自南昌回，言翰臣易箠前二日传见，自知不起，述身后萧条之况，令人于邑。

^① 广陵本作“陈璵”。

二十七日 昨姚安邦报宋家坡之捷，酉阳亦报黔团捣破庙丫寺等处贼巢。宋家坡查属龙泉，余则未知远近耳。建昌道谓委员获邛州之盗，而宋牧云实无其事，殊不可解。宋牧请入京引见，许之。余抵蜀年余，仅闻斯语，是可慨也。不知瞻天仰圣为荣，而甘为吏胥所鱼肉耶。

二十八日 局员孙钧以任怨不免谗言，文澜为之转达。余谓果肯劳怨不辞，自难免于谤讪。若犹是随人俯仰，恐人言即未必无因，遂面戒之；亦因其人，不得不与说破也。

起四边厅到任即与计俸奏稿，付幕中足成之。

犹自东自炉城回，言土司为中占对所虐，请委员禁约谕解。此琦静庵所不能弹治者。余谓譬之弈棋，俟我思得第二着，然后下此第一着。其言甚烦，使人倦听。

二十九日 程雨琴言过其实，于乡兵一事见之。然所论啞匪近虽敛戢，恐州县因而懈弛，可为吾辈针砭。又谓川东吏治渐不逮前，亦极当留意者。

三十日 交代局员送至清折，已据后任禀出有亏者七十九案。上年仅参七案，是隐而不发者尚多也。又已结未报者三十三案，其中虽有通融或不致无著，其未禀未结之十六案，尚有事故之人，正恐不免耳。

小梧禀筹防，言简而事赅，图贺济泮而注意刘义顺，非寻常所及。刘义顺与秦葱葱不睦，袁国学与贺济泮已有猜嫌，皆好消息。然虞邻国之难，终非自强之策。

二月

朔壬寅 诣文庙拈香。

与静亭商马边各缺。川省以剿为防，在营将备应照军营办理，缺出即可升转。其余地方公事，既系完善之区，未便与军务省分一例也。

贡院拟添号舍二千间。查旧案，每号工料值七两有奇，连筹添供给及木行经费生息，大抵三万金足矣。历科广额，今岁复开庆榜，拓之此其时乎。或疑广收得毋太滥，然一人善射，百夫决拾，使之观光，亦足励其向学。此事似不宜靳，况人才既众，临时不得不添棚号，风雨火烛，刻刻担心，念此尤不容已。

初二日 晨出候客。添号工费甚巨，势不能不取办于公捐，或云宜

于新进生员按名集腋，或云宜由牧令斟酌劝捐。余意前说何以处单寒，后说又无以防汎滥，以三万金派之百廿州县，中等不过二百五十金，大小由此加减，明定数目，无可取盈，或者其少弊乎。

晤秋坪廉访，瘠则甚矣，而气色转胜于未病以前。

与文澜商邛州、威远等缺。

眉州津贴自上年七月批解，而至今尚未交库，犹恐中有别故，故与调省面询。文澜意在著落垫解，何以示惩？

初三日 经征津贴，藩署前递说帖，谓较之地丁，宜稍予从宽，此正所谓似是而非。盖物力之在民者，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若既征收在官，不解何待。且津贴之举，凡粮户贫寒者概予优免，川省取民本属有制，此则尤加厚焉。其无蒂欠也，岂地丁所可比例。然此亦文澜所知，无待渎告也。自念从政以来，未尝以口舌与人争，而笔墨之间，时复不免。既不能俯仰随人，可省则省，亦谨言之一道也。

初四日 昨暮恩有轩自里塘发来正月廿六日随折咨文，查录被剿投诚，格桑又皆惩办。虽折内难免铺张，为奖叙地步，而示之以公，或数十年可以无事，则亦蜀之福也。

月前晴暖，举体为轻，入月浓阴，雷雨未作，地气凝闭，恐民隐不宣之验。前拟以患病就痊据实入告，兰泉良以为然。然既未请假于前，且治事从无旷日，恐属无因，且兰泉意在避谤，余则异是。

午后，公事稍稀，阅《问奇》半卷，于夜行不休，惕然深惧。顾念翩然引退，尚非所难，而受恩既重，所处之地，与所值之时，不得不权衡轻重，引退轻则以任事为重。善夫先儒之论，出处进退，不能谋诸人，亦非人所能代谋，饥饱寒暖之喻，至为深切。虽然盈满干冒，实可怵悚，舍此数卷书，安保异日之不坠落哉。

初五日 阅邸抄，瑞澄泉正拜，论者不一。余谓大臣踰闲越检，遂使上心以谨慎为可倚，则置之协揆足矣。其所以爰立者，盖澄泉学与日进，睪盎之气有不待瓿卜而知者，斯足喜也。

羊城事懔然可愕，意者有忍乃有济，薪胆中非浅夫鄙儒所能窥测耶。然臣辱臣死者谁耶？

鄂中探报，曾涤翁言闽事易了，料理浙东西，便当移兵会皖。

初六日 郭道宪《问奇》，多征实事，不为空言，故阅之尤为警醒。安得半月闲，钞缀一编以备药石。若欲刊布，则尚须别择，更安得眼界宽识见定者，与共明窗净几耶。

初七日 闲步惟署东为宜，而山石多为人移去，且回廊欹侧，竹树荒芜，每涉足辄不乐而返，补种杂花数十本，聊以自娱。

初八日 改正奏稿数件。幕中叙例案易，而不多不欠，中节为难。陆案惟恐处分，详文与初稿说得一事全无，岂忘却曾经参奏乎？并议处亦不叙入，则止骂所以助骂矣。

双流民陈应明控吴署令广生一案，酿命虽未必然，而赃款累累，均有过付，此固不难鞠实者。

初九日 李小磨学使试成都，以规矩方丝絮轻等命题，尚可读断。至“不缙”连下句，而截去“涅而”二字，又“三土”两字，均不成文矣。顾肩试难以进言。昨以虎贲三千人，圭田五十亩为题，殆知悔矣。

西瓯山长言，富顺王余焯^①一案，姚兰坡知而不言，唐炯言而不尽，外间物议可知。陆次山偏僻自是，非令终之器也。又言外间事层层蒙蔽，见闻不及，固无足怪。闻此令我愧汗，然使自诩明察，而人以此奉之，且居之不疑，其惑不更甚乎？故交以直谅为贵。

初十日 潼川阮守回任，语以先须爱啬精神，乃能报效国家。年前折弁回，得各复书，海口洋药业已弛禁，每一石收税三十金，邃翁亦随同画诺。服食之妖，岂能自兴？由一二宵人导之，及其溃决，遂不可复塞。忆九卿会议时，寿阳以为可弛禁，华阳持之甚力，右华阳者邃翁、符翁也。余亦私赞之，然其时亦不可复禁矣。俯仰之间感慨系之。次日奉部文。

十一日 川省于粤西饷需不能筹解，而又乖错，致授之柄，遂昌言指斥。若不略引咎，则憾无释时。先函致文澜筹解。

起特参眉州解款迟延奏稿。飞札调省而置若罔闻，上纵则下玩，此风断不可长。

十二日 顺庆杨庆伯盛推彭名湜，盖其阅历既多，圭角不露，或谓其才近短，未知所谓肆应者，果可恃耶？

^① 广陵本作“余焯”。

十三日 甄别锦江书院，与考者千八百余人，可云盛矣。诗题影入平羌江水流，是今日买舟先兆，此却无意也。以陈力就列命题，意可知矣。

云南守令稟，请令雷波土司杨石基约束米西罗野夷不出滋扰。米西罗属西昌沙骂羈縻。千总白先春言夷属重女，杨石基妇乃沙骂所出，可使出力，理或然欤。

眉州稟，津贴解款为藩署书役所把持。其语真伪参半，不得不著落经征之官，余事可以从容而理。勒限廿日。

十四日 诣城北十余里欢喜庵，祭阿文成公。公屡著武功，八旬犹为留守，故老传其相纯庙时，议新疆经费等事，齿芬犹在。其子文勤继为刑部，庭训数言，尤可佩服。今年谱皆不载矣。小春青紫弥望，遂忘泥淖之劳。是日，以两言祷祈，永矢弗援。北门之语若先机然。

十五日 大雾。诣武庙拈香。

与万军门商递升各缺。以剿为防，营缺照军营办理，理亦可通，至其余公事，固不应以用兵省分论也。

博守询羊城和议，语以耆相伏辜，足知天意。目前之事，盖迫于不得不然。人也，非天也。因与邓守谈农部旧人，则皆晨星寥落，昔所目为中材，今皆当轴矣。

十六日 湖南借款拨款互相胶葛，文澜言之不详。昨半日检查，始得其故。附片凡三易稿而后定，费心血几许矣。

拜发：

川省捐款请加举额七名一折。奉批：该部速议具奏。

附续报川黔会剿获胜片。何马二摘心致祭。奉批：知道了。

附核明川省欠解粤西饷十一万五千两，并拨解闽粤各饷片。奉批：知道了。

屏山请改边缺与渠县繁简互抵一折。奉批：吏部议奏。

边疆厅县请示体恤并严限制一折。奉批：另有旨。邸抄奉准。

前彭水令陆长生津贴欠款已交，以府经县丞降补一折。奉批：另有旨。邸抄奉准。

革令白赓棣欠款请拿问查抄备抵一折。奉批：依议。

各折均三月廿八回。

十七日 大雾开霁，是日春分。

商楚粤各饷，昨已开付幕中，尚须咨部请示，了于心口，而临文则俯仰随人，比之达心而懦矣。

贡院首士刘孝廉、赖学博至，言运甓不易，拟先增一千间，即日兴工，以礮筑地基为要务。千间足代棚号，又何多求？

蜀中津贴盐厘，其出入总目向不报部，典守者以为可以自便，襄事者更袖手旁观矣。余谓军务不了，则度支年绌一年，求如今日君相之推诚相谅，恐不可得。不如将筹饷以来递年清理，设有诛求无艺，可以按籍而稽。文澜谓出入本有记载，惟其中尚有未经报部之款。余意出款患缩不患赢，赢则浑举其数，而隐存其实，何不可之有？兹事委曲繁重，本未易言，惟递年清理，庶免积久而焚。自好者谅有同志，慎勿昌言广坐，徒使局外见疑哉。

蜀中每有私议，因私访之庆伯，谓涪州有世交之嫌，富顺暴得，乃无所顾忌，人言只此两端。念涪州之朱，临难不避，万军门知之。次山失在傲上，俟公案定而去之，亦何晚乎？

庆伯极推陆德培、恒泰，张副戎称庆伯及汉州，似皆由衷。

唐鄂生炯辞赴南溪，晤语及暮。刘棣威以佐杂办黔省粮台，得花翎知县，道陈府既皆言其浮滑，似非无因。令密查一切。唐性多言，姑访以私议。则云金之赴资旃，恒之赴泸保，二陆观濂、为棻之赴荣昌、南江，予皆冒不知人之名。又云首郡不称职，而广元狼籍不治事。有其言诚当者，有因物议而当加意稽查者。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郑之乡校，意或近之。

十八日 附致久香书，离群之感，不禁慨然。接石琴制军咨抄奏稿，与余奏互有出入，现在真有转机，特最难筹者饷耳。至张嘉树、张昱名字之误，殆听未谔乎？

十九日 望日微有感冒，避风得愈。

与罗次垣书。各省受鸦片之害，而川省更受禁鸦片之害。禁之严而枪客、啮匪相习成风，何术以止之？

二十日 同官论州县中冯之才调，彭之悃悞，众无间言，予意一可以泸，一可以首，余未易屈指，人才之难如此。然不独实缺也，谿局中

求如吴云程、叶炯亦不多得，若徐灼者尚须谛观，岂以结案多寡，定贤否乎？

二十一日 至少城候伊都护。林戟门慎密可敬，然贤否不言，终非直谅之友，斯不能以无憾。

二十二日 营伍需才，无妨以递升入奏，免致题达需时，然亦必与例相符，否则自处傴越，何以率下？方定中不合例。

二十三日 贡院号舍先增一千间，由司借款垫办。

川东道王石臣至，询江口一切情形，所言颇悉。石臣于文员多许可，于武职多未惬意，不能无偏，而武人之恣睢可想，惟张正伦则无间言。

二十四日 与石臣谈川东州县，以石砮李清晏须与留心，又美张巴与冯万，贬麟荣与吴丰，与众论颇同，余则未能深悉矣。又谓余到蜀后，文武风气颇有改观，其然岂其然乎？

二十五日 滇南大吏来书，注意泸州收捐而不甚索饷。同官劝余委员出示，聊答其意。静念此事不能为滇利，而能为蜀害，余一出示，则滇员可向州县坐索，趋承意旨者必多，且墨吏劣绅以蜀人为鱼肉，势所必至。蜀受其扰，而滇之获济几何。徇人而为无益之举，所以毅然而不为夺也。

毛牧致司道禀，言婺川情形较详。袁国学既来，可藉此以图，王、贺意以进剿甚难，仍欲用间，此事竟难遥制。

昨接黔中丞来函，以胡黑二潜逃未死，前此奏片，误信蒋提军及周、毛探报，势须附片更正。然中丞之意，实因分润饷银迁怒周守。睦邻之难至此。

二十六日 石丞语以毛牧盐厘案应奖，且可补龙安。又云刘大鹏所带之兵，在江口妄杀无辜六人。并属不可行查。又言重庆朝天门凶手系滋事之人，而非正凶。又云綦南逃兵，府县互推以解费故。又辩杖责盐商一案。又云因夔关稟件反唇，亲验涪关亲填簿有弊，并令领道署联三票。盖陋例久废，是以把持短长，可云愚极至此，令人倦听矣。

长守卸潼川回，品评近是，令人献局。

二十七日 叙州英守汇禀留宜宾汪令。饮酒人之常情，傲慢或求全之毁软。

得雪轩书，闻琨侄于灯节前抵苏，俟川省饷员同行。

二十八九日 两日皆清晨治事，迨午休息。冕宁袁伟人曾杀良夷，几启边衅，李令肇奎饰词开脱，何耶？

毛牧来禀，意恐防所将弁不能同心。舒洪元起家本骤，物望未孚，第闻其人尚体面，需以俟之，无他法也。

三月

朔 谒文昌庙拈香。

谢客。与兰泉谈，仍以滇省收捐欲余委员出示。余略陈其弊。又谓不如此恐为怨府。然事不可行，他何恤焉。京局所以兼收钞者，劝捐生亦以疏钞法也，不废钞所以示信于人。滇则名为收米，实则收银，与钞杳不相涉。此以正言之而不可也。即以权道言之，贱售以示招徕，而不能如肆贾之伎俩，故反昂其直。业已招之不来，而使余从而附和，名劝而实则勒，利一而弊则百，搅水觅鱼，终于无益而已。

雅安何令至鼎勳，谕以萧明远一案须从实供证。

初二日 越寓厅营会禀，野夷出巢滋扰，请兵请饷，语多张皇。忆客冬来禀，意欲招抚梗化者二支，即裁抑不使生事。此次以招安纳侮，令人愤懑。姑俟镇府来文再议。

初三日 清明。

近得恩星使书，欲濮少霞往办善后。顾案已完结，里塘尚有委员，何用更参以生手，其意不过欲予一奏完结，稍分其功。然而岂知余者。濮少霞亦不愿与闻其事尚是。

眉州案多有缓颊者，然开诚语之，而不能严毅自持，则媵婀而已矣。

初四日 蒋观察放堰回省，闻雪水甚充，已另添笼作埽，不使专注内江。又云郫、崇、灌一带盗案不可禁止。殆有为言之欤。恒泰谨密可取，询以越寓事，云镇府足以了此。刘兴荣非贪半碗饭者，且又勇往，益令人疑。询炉厅事，未肯褰裳就之。又言首邑非谨愿者所乐居。风气敝坏，一至此乎。然果得轻身强项者一人，自足任此。半碗饭，边厅谚语。

初五日 拜发：

正月月折。填初六，四月十九日回。奉批：知道了。

八年秋季盐厘折。奉批：知道了。

附垫江德令赴任片。奉批：知道了。

又大宁田署令盐厘改票请处片。奉批：另有旨。

前南溪令陈价藩亏空避匿请钞一折。奉批：另有旨。

前乐山令裕诚、兴文令袁修业亏空请钞一折。奉批：依议。

代奏何侍郎遗折。奉批：另有旨。

眉州李牧津贴批解不慎撤参折。此件已缄封矣，旋得文澜书，言已自解五千两，因拆封扣出。

得鄂省官揆帅来函，校寻常为款曲，殆润之教之耶？又润之宫保由黄州来函征饷，境迫词危，读之欲泣。鄂中文武乏才，欲起镜帆昆仲从军，又恐其俭德避难。旋闻镜帆有中亭鱼肆之举，殆自污也。

初六日 偕将军、提督阅看省标春操。月前奉旨，派充本省大阅，是日可并案举行。惟大阅则将军旁坐，想提戎亦应披执，故未悬牌。

昨暮得革牧陈彦坤稟讦藩、道、府需索陋规，其言支蔓株连。急脉缓受，正需一“忍”字。其封筒借用华阳，而稟不用印。先使华阳胡令查防真伪，乃可动手耳。语胡令以容隐徇庇，余所不能；轻举躁动，余亦不敢，要在熟思审处而后发耳。

初七日 阅铜炮阵，较速战诸阵为踏实，长短递进，纯用火攻，将备因其朴拙，不足美观，加以长矛，文以步伐，此尚无妨。惟烟焰蔽空，望之不甚了了，尚当酌改耳。

再得润之黄州来函并奏稿，贼尚有谋，而可以武夫尝试耶。

初八日 以陈彦坤稟视同官，知文澜先已得稟，以不干己批驳。故此稟加之牵合，若不面取亲供，此后益涛张为幻耳。申刻悬牌，勒限五日，由借印之华阳胡令找获来署讯供。

初九日 廷寄为滇征饷，有臣素能不分畛域之谕。自念所至皆完善之区，尚能为各省饷需兼顾，否则无米何以为炊。因此而过蒙激励，心滋惧矣。

折弁回，知折内有闰七月误写闰八月者，朱笔改而不问，疏忽敢自安乎？

都门有为静涛相国呼冤者，谓罪轻典重，由上年占星者，有胥在大臣贵戚之说，故以应之，且有德贝子之狱。然圣明在上，何至如前代之

失刑。果以讪讳罪人，上年耆旨之伏辜，何以不闻是论。人海中无真是非，往往如此，然究非国家之福也。

初十日 韩紫东已晤陈彦坤，自言亦悟。秀子昌之撞骗，而文澜尚以为秀与陈素昧平生，恐受欺之故。凡事不持平，无以服众。简州讳盗由全兆基，而陈彦坤扶同消弭，其罪尚可末减，今一讦则决裂矣。紫东尚望其可以教诲，岂知人性本善，特无如此傀儡之牵丝者。然正本清源，仍须从盗案始耳。乃令臬司尽一旬详结。

十一日 卯桥至，言双流吴署令之案有微词焉。丁役得赃，分明搯索，而指为行赅，是可忍乎？

十二日 偕紫东谈，简州盗案不可不持平而理。彼既自悟其非，若翻然变计，无可恕中犹可恕；倘复恣睢，则不可救药矣。因纵谈都门近事及蜀地情形。一日中如鼻饮三斗醋，日引月长，安知所极？又念止足之分，中智以上皆知，而鲜克蹈之，何者？或不量其身之可以有为与否，而但志在匪躬；或不量其时之犹有可为与否，而忘戒在过涉灭顶欤。嗟夫！古之忠者莫如武乡，而志在淡泊，行在谨慎，惟此足寄我景仰之思矣。

十三日 简州事以疾恶之初心，本思发摘，惟入世颇深，亦未尝无掩复之意念。一露其意，则势必因此挟持，所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也。与其悔之于终，不如慎之于始，吾意决矣。语云善事犹不可作，其此类乎。

查规避、徇庇、扶同等类处分，散见于各例，并无专条。遇案衡情而定，如盗案内假借捏报销案，例应革职，则有扶同、徇庇者亦应革职也。^①

十四日 起行司札稿，清理递年筹饷各项。盖此等款项，入无定数，出不奏销，尤不可不慎益加慎，万一中外有不时之需，克期征取，悔之不已晚乎？札稿另抄，十七日发。

十五日 诣雷神、风神庙拈香。闻远近盼雨，日来每下，仅属霏微，夜则燥热，或雨征耶？

张廉访销假，而消瘦已甚。

十六日 十数年前与涤生论事，凡事至今日，鲜有无窒碍者，于是自崖而返者多矣。若委曲求全，则峰回路转之中，未尝无柳暗花明之处，

^① 此段广陵本记入四月十三日中。

但仍须脚踏实地不入迷途耳。涤生以为知言，附记于此。念前贤亦有径情直行者，非不思也城北，或筹之不熟乎。惟将事后之如何布置，审定于事前改省四旗，再将事之是非可否揣之于心，并究吾心之有所为与否，更不参以一毫忿疾，而吾断出矣。后庚三日为癸，古人殆诏我乎。方百川论作文，须于思路断绝时一涌而出，非涌时有文，乃断时有文也。

是日，揲蓍得“萃之随”，不禁哑然自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有是哉。又思事前事后，皆须一忍字，而其用不同，混而为一则误甚，选用柔刚，各当其可而已矣。

十七日 昨夜雨有声。

来客甚稀，公事未至，检石斋先生手迹拟题其上。

护建昌镇德茂报到，以越嵩、冕山等处夷人壤地相接，族类相通，阿波落野夷与团民仇杀势已汹汹，而沿途保路良夷并土千户均已回巢，其但惧汉人之报复乎？抑思乱乎？正未可知。当集同官及造提戎议之。

十八日 是日谷雨，仍得雨，风气骤寒，俗呼冻桐花。

文澜言清厘筹饷各款，言之易，是未知其难也。只要执定管收除在为纲，自然有条不紊矣。

同官议炉厅一缺，余意为国家任事，即不能为例所拘。宣丞办理里塘撤站一案，甫经贴服，骤易生手，又启谤张，必致劳师糜饷。莫若援昔日^①穿孝之例，期内派人代理，以稍体人情，期满即改实缺为署事，以资熟手。变通定例，而事理实不得不然，虽格于部议，得不执奏乎。

昨周守德祚自里塘回，未述情状而遽有干请，言虽为庄，而实则为己，且令供星使驱策而欲揭其短。其难与共事可知，远之为贵。炉厅缺同官皆欲有言，闻余言而止。

十九日 昨毛牧偕舒参将稟请进剿，贺济泮并筹给士卒行装，其言无甚把握，不类小梧所为。此事岂可轻举？令兰坡持视文澜议之。旋同官亦以为难，遂属兰坡传话并批稟，俟其至日会商。与兰坡谈移晷，于人才亦无所得妥，足见其难云。近委数员，钟、唐。皆满人望，如其人之不多得何。

^① 广陵本作“百日”。

再悬牌，勒令陈彦坤于三日内到署。

二十日 与提军商越嵩、江口两事，未有新意，大致媿媿而已。候补道普隼甫、程雨琴至，以陈彦坤禀视之。几未形，无容逆诈；交未深，亦未可明言。示之以不动声色，行乎无事已耳。

起捐铸熟铜小炮附片稿。改定春操省标奏稿。三日始得至二有堂一坐，而不知书卷笔墨为何物，抗尘走俗也可知试。自问所读书，过后犹有余味否。

二十一日 交代局言，州县观望者尚少，此辈岂容多乎？粤西催餉委员张鹏万云程，温江人，大挑。面无烟气，其人颇似曾枢垣本色。

霍、耳、麻、书等四土司，为中瞻对所凌，请派员查办。蜗角相争，不直陈师鞠旅，况在今日。

二十二日 简州事涉暧昧，人言滋多。萧伯香请严惩以顾大局，亦以道府之故。余之犹豫独非为大局乎？昨晨撮要数语，实已成竹在胸。适张廉访至，所述要挟之言，不出望前所料。顾念事体重大，不得不谋诸人，因以撮要片纸付香农起草。夜分付还，则已酣睡，以吾谋先定也。

二十三日 诣福建会馆天后前拈香。

细阅香农奏稿，前中叙次井井，惟末段心疑词支，吐茹两无所据，尚须悉心酌拟，值折片稿多件，请俟来朝。

二十四日 服方：前胡钱五、紫菀茸钱五、生杏仁卅个、生石膏四钱、木通二钱、茯苓皮三钱、泽泻二钱、竹叶十片。效。

秋审二次过堂毕，左背动即掣痛，数年肝病已愈，岂其发耶？仲爽谓肺络热痰，壅滞之故，故左寸关犹平。

改奏稿末段，去其应否允准两言，较为直捷，心所欲言。只防交案之效尤观望，即告君亦可以无隐矣。

二十五日 复祁春翁书，兼寄省志地图。论图与画之不同，篋中尚有三峡十二峰图，未与印证，不敢遽呈也。附寄赵蓉翁书，论云南事，将寄与画片各稿。因念借力川兵一节，本蓉翁之意，而余不以为然，不必明言可耳。

二十六日 晨起，拜发：

二月分月折。

遵旨大阅一折。奉批：知道了。

附捐铸铜铁炮并改演威声阵一片。奉批：知道了。

涪州姚牧获盗引见一折。奉批：著送部引见。

委蒋若采、陆德培襄办涪、彭防剿一片。奉批：知道了。

里塘夷务已竣，濮道毋庸前往一片。奉批：知道了。

清查银谷半年一奏例折。奉批：知道了。

折上朱笔改字，请交部察议一片。奉批：著交部察议。

筹解楚饷二万、黔饷三万、滇饷四万一片。奉批：知道了。

革员陈彦坤讦告上司请旨遵行一折。奉批：另有旨。

张小石自毕节来书，索饷十万，此余之本心。但小石所快心者汉练吐气，回人将靡孑遗，更不提一“抚”字，未免少年意气。至欲以川饷济汉练之不足，亦未知此饷之为孤注，可一而不可再耳。小石来书，以汉练不足患，何计之左耶？

二十七日 与云南籍各员商滇饷，金谓迤西隔远，而迤东为切肤之灾，不得不先其所急，以通大道。而汉练之不可豢养，则询谋金同。余谓滇固山穷水尽，而川饷实破釜沈舟。属剑池函致小石，不可截留。凡事集众思而加审焉，则少失矣。

蒋若采来，余谓昨小梧稟局，以余意批注其上，试观之。少园曾任酉阳，又与小梧共事。川东之防，同官无有论及者，然余实未尝搜讨及此，何其暗也？抑真品每不在人耳目之前耶。

二十八日 紫东亟言，余为陈彦坤控案奏办为是，未有以答之。盖行乎不得不行，同官亦可共谅，彼专以姑息为事者，乌足知此。

文澜商年满各缺及酌委各员，诸未明晰，付还，令复开单。

用人昵于私心固不可，付之成例亦不可。莫执其咎，以成败付之适然，何贵有吾辈矣。噫！

二十九日 与左卿谈半日，颇忘烦恼。前年至都，邃翁即以洋药为问，相视而笑，亦知其莫敢先发也。入川以来，询咽匪之根，由于棒匪，寿臣盖曾议及，而观望者众，无如之何，但治其标而已。

二月半，部中有开禁收税明文，亟与同官议之，而不得其要领。因函询之次垣，今所言井井有条，于此事已思过半，条款数则，挈其大端，

余者可徐理矣。如照票簿册之类。

三十日 以次垣稟视文澜。海口行此，谓之兴利；川中行此，谓之除害。就行户督责，而持其大纲，在乎用人而已。且必无多用人而后可，多一冗员即添一弊孔矣。雅安有吴，开、万有冯，重庆有张，涪有姚，省垣之胡亦可使，或事机尚顺乎。

前读《通志略》，点豆未及三分，今日复观经眼处，如春梦迷离，惘然自失，得半日闲为幸，遑计净几研朱，又在何日乎？

请体恤边缺奉文即行起俸一折，阅邸抄已蒙特准，并将已署事之员一并照办。天高听卑，幸何厚哉。

四月

朔日 诣文庙拈香。

炉厅缺拟留宣丞，乃越例之举，为地方计，不得不然耳。众传其亏空，又传其病瘫，未知的否，姑徐以俟之。

恩钦使咨来奏稿，尚有四处野番，亦须一律招抚。委濮道、宣丞、庄倅查办，详由本衙门具奏之语。乃奏折之余波，不可为之蛇足。况此折于二月廿二拜发，而周德祚于廿一奉文回省销差，各员先后接踵而至，将使余接撰空中楼阁乎？噫！

初二日 委员张文奎报，崇庆怀远镇有聚众结盟之事。折弁某又报广元望画坝、巴州四交界之鹰嘴岩，有多人打造器械之事。真伪未可知，而不能不查办。札保宁府等密速访拿，勿张皇误事，勿株累无辜。期于民无扰而已，以告者过，其能免乎？

初三日 闻粤贼犯楚之桂阳、茶陵，攸县告警，潭州戒严。楚南援军四出，势必召还自救，黔粤益不可问矣。

与同官论洋药弛禁，委员难得其人。有为有守者曾有几，因才而用之，随时而察之，如是而已。

初四日 是日立夏，雨。

连日肝气大作，升之则上侮肺，降之则下侮脾，脉少真知，药多流弊，不能忍耐，徒自苦耳。静念乃欲速之弊，故投之辄不见纳。

初五日 藩署议药税应归各关，与次垣请归行栈者均不能以无弊，而以得人为先则一。顾行栈主创，而关税主因，因则虽弊尚无大损，创

则恐有决裂之虞。且其议条邕无阻阂处，因从之。复函并及皖饷，并秋闱应奏事宜。

午前肝气尤剧，服清麟丸一钱暂止，非可常也。

初六日 得润之书，言楚南贼势大有可忧，兼为涤帅饥军虑。而龠门亦来征饷，直乃应接不暇。拟先京饷，次及湘。

初七日 连下数次，如脾泄然，几至困顿。延伸爽商治法，以扶土为本，勿求速效。乃不求速效，而效竟速，他事皆可类推。

初八日 复曾卓如中丞书。卓如以白简为众所惮，连云五厅县之赴诉，不欲拒之，而使余缓颊。虽查取职名，非本意也。与言首县驿站之弊，不独蜀中为然矣。明知无庸会奏，故作此波折。想见老翁弄巧，复书但与正言而已。

初九日 谢客数日。早起，始与蒋少园刺史谈若采。余谓人之才器不同，且性情亦异，苟存一畏难之见，即有其人，亦不为我用。遂举及巴县之张，冕宁之李，艰巨不辞，若杨勋宠辱不惊，固已试之而验矣。杨士果之过有因。

与兰泉谈论余客冬腰痛，亦起肝经，其言大可思。

初十日 服健脾渗湿两剂，而中土获安，当遂饵之。中兼消导数品。

十一日 同官至，谈一时许，尚不甚疲。午睡初醒，得廷寄，催解楚南军饷，有调任字样。念年余以来，同官鲜有齟齬，其中有心折者，亦有束于义而不得不然者。人心如面，诘不信欤。大抵事之垂成者不可弃，若夫无篲之山，未雕之木，断不可犯手做也。

十二日 肝气已平，而四肢酸软，或初起之故耶。

月前与蓉舫前辈书，恨报政之期太远，岂内召有先几欤？事有定分，此身已付之适然，所祝主益州者，后来居上而已。

十三日 同官偕廉访至，余拟以冯卓怀调首邑，同官言其已向华阳令婉辞。此岂足据者，采众望于稠人之中，以一人之言而阻，仍如前此之含糊授受而后已。即临行，犹当持以定力矣。

前拟列弹章者数人，合江之薛廉、荣昌之麟、广元之福，皆众论所不容。丰都之吴尚次之。彭县之文，又次之。因劣迹在余抵蜀以前。忆寿臣撤任各员，临去而舍之，以委后任本不可训。然寿臣撤任太多，其中犹

不无可用之材，舍之未尝非厚。此等事无人可谋，亦非人所能谋，惟有慎谋诸心而已矣。又渠、陈。

十四日 藩署以药税请咨，果欲举行，即抽厘未为不可。顾经理无人，而丛弊则一，真不容犯手做矣。当徐思之。

十五日 署中武庙拈香。

兰泉至，谓余上年有阳越之象，今火力衰熄，故四支无力，当饵参茸。顾虚火自炎，尚不可遏，导之使炽，有是理乎。

十六日 服渗湿消导方约七剂，遂觉倦疲，然邪气尽矣。

浦儿患伤寒，急赴汉州请仲爽还，夜四鼓方至。开桂枝汤。

十七日 再得药税部文，兼及厘务。

与仲爽商改方：潞参米炒，五钱，冬术、茯神辰砂炒、白芍土炒各三钱，竹茹、红枣、炙草各二钱，姜半之。木气既平，和中带补。是晚服。

十八日 以志气向上望人，多见言不入耳，然失言之过未可与言而言，终不自悔者，恃吾无他肠而已胡调万。委曲以求济吾事，或不骇俗。彭、冯递移。吾心苦，吾意愈决矣。

十九日 药税须变通试办，司详所拟章程，诿之各关监督。谆谆以亲填簿为重，一切均具文耳。其余尚多未妥处，因删节还之。厘务所以分农民之力，而示均平，可谓变而不失其正者。盖自丁粮归地以来，殷富之民，拥资千万，食指千人，于公家丝粟之赋无与焉。损有余以补不足，舍此更无调剂之方。

二十日 与司道商药税一节，或归关税，或抽厘金，付之公议，而我不尸，不亦善乎。剑池言曹颖生经手军需，不留余地，倘遭部驳，必至无著，请为变通奏请。殆疑余之不能壁立乎。事有不可，不容徇人，岂容徇己？舍此乌乎用吾守。此言见于次日，尤奇。

申刻接部文，本月初二奉上谕，调补两广总督。艰巨猝膺，辗转不寐者夜半。

二十一日 胸背极痛，而肝胃转松。司道并至，谈复良久。余拟以节前卸事，文澜请经手者仍由余奏咨，此夙心也。剑池所言见昨日，未可听也。检点疏草共十余事，须分缓急耳。

二十二日 致湘省骆中丞书，拟便道赴湘面谈粤事。

胸前稍舒，而背痛愈急，服二陈、干姜等味，愈其大半。璨拟谢恩折，并商之香农，以为星使关防既统归上海，夷务已有专办之人，折中无庸涉及，甚是。敬念部文奉旨之外，未有寄谕，所谓天何言哉。虽自揣未知下手处，而于地方事件以外，不责以所难，即沪渎诸大老，亦无须求教矣。夷险难易，可以随遇而安，不必蠡测管窥，而所向较见空阔，区区寸衷，只有寅感而已。

剑池遣局友检案送来，并云有面禀事件。既有案矣，又何面禀之有，谢之使喻吾意。翌日进见，遂不复谈。

二十三日 是日，拜发万寿贺折并题本。差刘朴。

昨服二陈各三钱，知其太猛，而时当交卸，不得不求速效，诿意痛止，而体倦兼吐冷痰。仲爽以酒为劝，几于忘之，因复小饮。

二十四日 早起，拜发：

三月月折。计折八件，片四件。差杨玉林，五月十七日到，六月初十日回。

调任两广谢恩折。奉批：另有旨。

夔关报满折。奉批：户部核议具奏。

附夔州罗守赔缴关税二万两一片。奉批：户部查议具奏。

川省棗变仓谷解部清完一折。奉批：知道了。

筹解京饷十万，湖南饷五万，皖饷一万片。奉批：知道了。

傅崑升马边协副将一折。奉批：兵部议奏。

附建昌镇占泰请假片。奉批：著赏假两个月。

陈璵升补合州一折。奉批：吏部议奏。

陆璣、福奎调省，胡汝开署富顺县，孙濂署广元，并冯卓怀署华阳，彭名湜署万县一片。奉批：知道了。

学政郑劝捐完竣一折。奉批：户部核议具奏。

前安岳令郑兆荃因误参，恳恩开复一折。均填廿三日。奉批：另有旨。安岳郑令既准开复，而误参者亦免处分。

接部文议驳两江药税，急付文澜观之。有将军过谈。

二十五日 与同官定以节前卸事，文澜云有繁难事请为经手。距今尚有数日功夫，赶办得及，断所不辞，若不及待，于心亦无愧矣。胡汝开甫由华阳调署富顺，若复请补华阳可乎？陆璣办垆首太严，致使诬控，

撤其富顺，已足蔽辜，若垆首之诬告，又置之不办，何以服人。敢谓子面如吾面，忠告以尽吾心已耳。

得孙琴泉自天津来书，以三月初间僧邸奉寄谕，以夷来为换和约，并非寻衅，准带数人进京，并令怡邸就议。嗣奉谕以该夷现拟带兵前来，其情甚恶，非口舌所能争，严为防范。足见圣人无成心也。京东防兵一万八百名，月费约九万两。

二十六七两日 起建昌镇情形片稿。

左卿、兰泉过谈。来客甚稀，判牍仍不积压。

二十八日 剑池办理湖广捐输，已得四十万，此一壶千金之力也。惟前详不论平色统扣一成，必至授人口实，示以更正之方而已。

文澜不愿予早卸，而难于言。不取旨而遽置身事外，亦非予所愿。未了之事颇多，行得一宗是一宗也。商南北两镇对调。文澜言占泰固愿而不敢请，须善为之。

二十九日 定江西捐输，请加巴县商学一折。不为原籍增额，其言较顺。又湖广捐输四十万，蒋道请叙一折。

藩库末旬报单存银一百十万有奇，与抵任时无大增损。忆前年抵蜀，官绅皆以川库宜留不时之需为言，今临卸事，而库存如此，良用自慰。

五月

朔日 至署内文昌庙拈香。

修改各折片约计十余件之多。琨侄及陈氏女自闽来川省视，相见之际，悲喜交集，谈至夜分方寝。

初二日 定力保德参戎片稿。起占镇调任川北稿。

川东探报，楚粤夹击，毛贼困于桂阳，聚而歼旃，乃大快耳。又粤东夷匪勾连土匪，扰及省垣旁县云云。细话乡关，不禁百端交集。

初三日 同官毕至，廉访未来。作人不可不看破，亦不可太看破，作官亦然。余平日好持此论，今日犹是心也。

陈彦坤讦告一案，是日由军署得见谕旨，客星可不入蜀矣。

初四日 连日定江楚捐输请奖各奏稿，其初凌杂，徐理之亦自就绪，是以欲治事先治心。

午后，拟作边防出力汇案请奖疏草，未毕，而肝气又作，因医调已

减数分，按摩亦遂止也。又批司详，屏山令黄汉章甄叙一案，已改边缺，当俟奉文并案。

初五日 午后大风，寒甚，想灌口雪水来也。

案牍粗毕，眷属远来，半日为欢，不知许事，家庭之乐稍胜寻常。

定边境肃清汇案请奖疏草。

初六日 寒燠不常。兰泉过谈。

检点疏草，约正折八件，附片、清单又数件。

初七日 折弁回。介石书多过虑，固由近时进境，亦可想都门议论，大都不识圣心故，颖叔亦不作复书耶。

初八日 晨起，候张廉访。病状与春半同，而加以泄泻，因劝使请假休息，方能调摄。幸而见听，随草片稿为请赏假两月，令琴山代办。藩臬如督抚左右手，当此官场多故之秋，右臂岂容麻木。同官均至，方伯留谈片刻。是晚，檄琴山代办臬篆。

初九日 卯刻拜发各折，计连片十六件。差谢廷耀。

会奏川北、川南两镇对调一折。奉批：另有旨。六行粘稿。

附护建昌镇德茂请以副将即升片。奉批：另有旨。六行粘稿。

又松潘瑞镇请假两月片。奉批：知道了。

会奏傅令委无侵蚀盐厘一折。奉批：依议。六行粘稿。

湖广捐输四十余万，请加本省文武举额四名一折。奉批：另有旨。六行粘稿。

蒋道捐输一万两，请加布政司衔附片。奉批：另有旨。六行粘稿。

审结土司安安氏京控折。奉批：该部议奏。

张廉访请假两月附片。委陈琴山代办。奉批：依议。

以上均填初八。

恭报交卸督篆日期折。奉批：知道了。

附请假一月调理片。奉批：另有旨。六行粘稿。

江西商民捐案，请加巴县商学一折。奉批：礼部妥议具奏。单并发。

彭水廖美连奉饬擒获正余各犯正法折。奉批：知道了。王麟飞著宽免处分。

沿边防剿出力请汇案酌保一折。奉批：另有旨。六行粘稿。

附本省添造药铅片。奉批：知道了。

又江苏借拨闽饷二万片。奉批：知道了。

又德阳、达县调署各缺片。奉批：知道了。

均填本日。

辰刻卸督篆。移交未了者十件，惟洋药为最难办。以中朝不达外省情形，然其事甚多流弊，难于犯手做也。自洋药流毒以来，中国早已效尤栽种。华夷之产不分，则巨小同价，势不能行，一分则人皆趋轻避重也。

初十日 检点应交应存各件，半日了得三分，须暇再为料理。

十一日 署督示以部文，京师兵饷添给实银三成，为之一喜。然征调太亟，何以应之？外省气习之敝，不严则泄沓性成，太严又恐生秕政。犯手不得，袖手亦不忍，徒唤奈何而已。

十二日 得骆中丞催饷书。附报捷批旨。

得曾卓如中丞书，言天下吏治之坏，莫甚于粤。三阳六大，贿赂公行，赌局番摊，列肆而居。盗案不办，钦案不办，以致遂生乱阶。至搢绅之自好者为谁，官场之欲自者^①为谁，香山之始终易辙者为谁，当向请益。华廷杰、李闰、史朴。

十三日 作二有轩铭：春播秋获，岁功乃成。求治之亟，朝令夕更。政贵有恒，勛哉永贞。明镜止水，静乃见形。轻喜易怒，厥鉴弗莹。有忍有济，坎习心亨。

十四日 二有堂楹联：一百卅属，有图有书，不待巡行方问俗；五十四旬，时暘时雨，幸无愆伏敢贪功。跋：余莅蜀十有八月而代，与民相忘，幸无旱潦之告。署东之轩，名以二有，度所征各属图志其中，以待后之退食者时观省焉。

十五日 肝气已痊，脾脏亦受之有节，与仲爽商停药饵，惟肢末尚欠灵动，治以偏方可耳。参须一、姜皮半、白沙糖二。

作曾卓翁复书。别钞。次日复骆翁书略同。自奉量移之命，阅今月余，未有后命，或以沪渎自有和议之人，俾小臣专办地方事务，则任劳任怨，断不敢辞而朝夕祷祀者也。二公皆粤人，故放言及之，否则将毋以管窥为罪。

① 广陵本作“自玄”。

十六日 数日前所谓犯手不得者，亦因无下手处耳。徐念简则易从，但以沿流而下，溯流而上，分华夷之产则易矣。或厘或税，皆用其一，而不重征则简矣。易简则治，未有繁苛而不乱者也。稍暇拟为邃翁言之，已而不果。

陈琴山至，与言抄禀留中，此案断不容迁就。若不雷厉风行，则和事者竞至，将来得毋累乎。

十七日 司道偕至，商洋药四条。事本繁难，若再蓄疑，愈多瞻顾矣。陈案可不与闻，而是非好恶之公，自不容混。如亏空止于六千余两，而云那移馈送至二万余金。又如俞故令之案，挺身插讼，两造皆已结释，而禀内凡四次重提，反诬他人以挟嫌诬揭，人之无良莫甚于此。

十八日 琴山过谈。今日风习至此，非猛不足以济宽。所厚望者不独简州一案，而树之风声，不得不从此下手，余当迎刃而解矣。

某观察凡数次求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拒之为安。

十九日 有公过谈。恬静是根气好处，无如肝不藏神，健忘已甚，中抱愤悱，而末由启发，为之奈何？

闻张廉访恶耗，未能即时往临，谏以四字：其死也哀。盖断章也。命璨儿挽以楹联：晋蜀再同舟，由守令历监司，君定名留循吏传；猛宽能共济，安闾阎锄奸暴，我先泪堕岷山碑。三十六字，虽未公整，颇率真耳。

有公持川东道禀见示，以楚南有通蜀之路。商贾来信有言贼势鸱张，遽议调兵发饷，情近张皇。然此禀安知非实，须飞檄罗守、毛牧、方参将速查驰报。有公以为不确，然也。

二十日 川东一禀突如其来，以心所欲言者告之司道。余非敢自矜胆识，惟无识者多，所以难望其有胆也。贼扰郴、桂而防及酉、黔，可谓豫矣。鄂省无一贼，欲出守利川、来凤，无论形势不相及，倘涪、渝有变，则夔、巫反隔绝在外矣。噫！

二十一日 连日暑甚，午后大风吹垢，凉气袭人。

濮少霞仍至请问，恐难于答也，且拒之，俟可言而后与言未晚也。

二十二日 雨不成阵，尚有余清，是日夏至。

司道来访，川东道告急一节，余谓须审时势而为之。贼在楚南，前

闻其扼于衡、永而不得进。今忽传宝庆之警，而长沙无急递来，何耶？即使果然，亦当以侦探为主，贼从此如北出辰州、永顺，则当固守黔、彭；倘西出沅州，则恐灯花潜煽，其焰尤虐，必须以全力注之矣。石臣请出境而守施州。此在川楚交界上，不过一隅，为石柱官民计则得矣，非所以筹全局也。鄂无贼踪，而以夔、巫为亟，于时势尤乖。

视以所议洋药章程，尤不得当。欲于广元添设榷务，可谓画蛇添足。

二十三日 马边孙丞濂至，言川东防务有所条陈。然荆、湘未躡，襄、郧安堵，而欲经营白河、城口之间，可云迂阔。

二十四日 延紫东、剑池至，闻欲调千兵，以其半守西、秀，其半驻白帝城。余谓贼果由彭、涪而下，则渝州乃必争之地。夔、巫反隔其外，何白帝之可守。必也，一驻龚滩，以备西、秀；一驻涪口，以备黔、彭。俟荆、宜有警，再作调度，犹未晚也。然石臣之禀已六日，他路寂然，请再俟三日，而后檄调，何如？其暮，川东又报宝庆未失，贼至武冈，请与更正。前请调兵，今又改为豫调，设使飞章入告，为之奈何？

昨与香农商洋药、土药之分，颇费经营。今闻麻缕丝絮同价，而私分轻重焉。所谓夫既或治之，余何言哉？李铁梅自关中来书，请带饷数十万，自浔、梧扫荡，以入肇庆。其论甚壮，如军旅未学何。

二十五日 一军署得川东报，楚南武岗有警，宝庆未失；黔江则报楚兵胜仗。毛牧亦报西、秀、黔、彭边境委员盘诘，亟以示余，足相慰藉矣。

二十六日 仲爽谓脉气甚平，其人直谅，自不余欺。拟邀仲爽同行不果，念以医自随，必多服药，与素性不近，不如其已。

邓、长两守至，与谈。闻月初湘潭有书来，与川东所闻异。

二十七日 清查局七员并至，无言者五六，偶有言者亦无实际，固宜。

二十八九日 寄黄寿臣书。另抄。由何子余转达。

寄何子余书。根云函，便乞代陈病状，到粤后方能有所指陈，此时无从思议也云云。次日附寄一纸。

阅四月廿二日邸抄，劳辛陔调东抚，寿臣俟交卸入京，柏中丞出缺，以毕方伯署。曹颖生升西抚，庆正轩升闽督，罗淡村升福抚，袁午桥任漕督。东抚得人，且兼权督篆，自不再入樊笼，以致坐困，亟致贺函。次日，借藩司印发。

六月

朔日己亥大建 九日小暑，十二日庚戌。昨得粤西曹中丞四月廿日来书，言贼窜衡州，并川防宜密。

初二日 署督得五月廿一日廷寄，以官揆帅请曾侍郎率兵赴蜀，力守岷江。并以常、澧为入蜀正路，或由辰、沅走西、秀，或由黔假道，先据岷江，赶紧布置。湖北严廉访亦致川省司道书，请速制长龙舢板等船，画江以守。众议以楚乃自为计，固然。然果长江可守，蜀境先安，乃以其余力备楚，其为蜀计，未尝不善。若谓逆流而上，贼必不能与蜀争，畛域自封，恐为楚计，而并不自为计，愚孰甚焉。鄂垣三陷，而蜀曾无建瓴直下之师，能无遗憾。虽然，此犹可徐图也。今日所亟者，湘之西北，蜀之东南界上而已。局中当有节略来，姑俟之，孰意其言之游骑无归哉！

初三日 静验步履，已愈十分之八，似是不眩之故。

初四日 检架上书，得《韩魏公集》，数年前评识具在。《韩集》皮角微损，函装一过。又得《二范合集》，则完好如新。二公文事固当倾仰，而其武功尤非儒者所及。

初五日 云程言，平乐、梧州道路已通，可由西江入粤。

张云程得增城四月来信，闻会垣夷鬼近无动静，还炮械于乡民，而自为操练。

嘉应未复，而寿翁出防会水，岂肇庆寇氛更炽耶？绅民公忿思雪，夷人何以能久？

初六日 闻灌县石佛寺有妖僧，以告琴山捕之。

昨夜代酌奏稿直至夜分，今早拟致司道书，亦费力数刻。事有是非，心不容昧，况旨意分明指示，乃讳疾忌医，竟敢违而背之。余不能忘情于蜀，如蜀之愤愤何？不居其功，而使人各尽乃职，相与有成者上也。此时惟急脉缓受，以俟其定而已。仲爽亦言楚自为计，使蜀为之守。斯言也，夫有所受之也。

初七日 复读《韩忠献家传》，至极论青苗，意有枵触。记昔在农司时，方议钞法，有以为不可行者，而所筹生财之方，或更迂于行钞。如于闐玉为币，织帛为钞。每为驳议上之，及接见其人，不敢少有诮让，于上

前亦未尝及之。盖钞法诚非善政，特两害相形，而择其轻尔。然上虽聪察善断，实能容之，未尝诘责言者，以视宋神宗、安石君臣，岂不相悬万万哉？今重理是编，便当卒業勿忘。

局中以详复筹防稿相示，处处为私，略为纠正数条还之，已定昏矣。

初八日 文澜偕剑池至，知昨日之件已详，始以示余。然余虽不能忘蜀，而参谋固自有道，不见详文可也，既见而使余媿媿不可也。不得已而昌言之，岂余所欲哉？致有公第三函，另抄。

初九日 是日小暑，夜雨。

在署中庆贺圣节。香农至，欲以局详驳还另叙。然不能了于心口者，恐终无益，随以昨致有公之语，并炮船等事，商定责成之人，属令起草。再致有公，委徐丞锡金入局，专办简札，袁守祖惠随皂镇赴涪口适中之地，为东南两路声援。次早见香农所为奏稿，层层遵旨，处处筹防，明白简要，了无隔阂处。一二未合体裁，与之尽言无隐。川东备弁，多由楚凯还者，炮船之制，不必借楚材而用之。

初十日 读《忠献家传》，至抑配青苗，欲散库帛二十万匹，枵触农司旧事。昔余管库，见所贮杭绸二十万，问其价，则织造府每匹以六两报销。时官俸无出，余语同官，若折价三分之一抵放官俸，则抵银四十万矣。同官恐有糟朽者，且失政体，不果行。未逾年，缎匹库火焚外楼，报二十万杭绸一夕烬矣。向余若无此言，则缎匹库未必毁，果以抵折官俸，其弊犹比抑配青苗为轻。顾宋时散放犹有帛，今并此而不可知，可为太息。附赘于此。

午后，折弁回杨玉林。奉到各朱批及五月十七日廷寄。由内发。

奉上谕：本日据王○○奏谢恩请训一折，披览均悉。该督拟于交卸后即行起程，谅此次批折发回，必已就道。两广总督现虽不兼海口钦差之任，而夷人肇衅之端，始于该省。刻下省城尚未退还，即使不至横行，终不能民夷浹洽。一切控制机宜，刚柔并用，全赖该督妥为筹办。上海互换和约，尚无定局。俟互换后，一切应办事宜，必须豫为布置。黄宗汉在任年余，于夷务概置不问，即省城地方情形亦罕见奏。及王○○到任后，务与省城声息相通，即有难于驾驭之处，亦必设法维持。至省城有夷酋杂处，自难轻入。其黄宗汉所驻之惠州，是否扼要，能否兼顾两

省，著王○○悉心酌度，择要驻扎，务与省城不至隔绝，方为妥善。上年夷人有驾驶兵船前往广西梧州之事，东省并未阻止，殊属非是。夷人条约尚未换定，约内亦无驾驶兵船肆行内地之语。以后如再有此等情事，亟应飭属阻止，毋令习为故常。朕以王○○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扰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故特简任是缺。其如何妥为筹办之处，俟该督具奏时，朕必随时指示，不厌详也。至土匪滋扰各属，据毕承昭奏称，黄宗汉已亲往督剿，而黄宗汉数月以来竟未入奏。该督到任后，如何调度，自当陆续奏报。即西省军情亦系该督兼辖，或兵力餉糈有需协济之处，亦应设法兼顾。此则该督所能虑及，无俟朕之谆谕矣。劳崇光在广西多年，办事实心，不辞劳瘁，未知其年力精神，近来若何？现在调任广东，更为繁剧，有无衰老情形，并著王○○遇便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十一日 粤事未易著思议，况成败利钝难以逆睹乎。此时所得自效者，未治事先治心而已。应变虽在临时，而素定要在平日，临时之事，有不及学者矣；平日之事，有不需学者乎？倘临变而失所守，得毋素定者之未优乎？

十二日 文澜、剑池同至，询署督复奏折子。是日四百里发。余盖曾寓目。又闻毛小梧于初四赴各口查防。又言蒋少园请剿贺济泮，署督已深许之，问余当作何批答。未有以应也。至暮始送局中。少园稟来，而署督之语云何，又不与闻，其疏略耶？其不欲余挠之耶？乌从而知之。稟于初七至，至是已七日矣。静念毛小梧办事细心，而且实心，西、秀之行自因楚氛渐恶，行乎不得不行，非有他意。而蒋少园素尝学问，绝非前牧西阳者之比。今暂总防务，慨然以讨贼自任，其当毛、蒋共处时，计必再三议及，何以来稟有意见相投，而无相同之语意者？兵实足用，贼实可图，少园任事勇，故不及颀缕一切。而但以不可不剿，不可不速剿，使省中早为决计乎。兵机之进止，不容遥制，亦不容悬揣。若但以动出万全等语报之，则人人能道，更何赘为？

十三日 得小梧朔日来缄，闻宝庆楚军失利，扰及溆浦、沅江。湘省有备，贼之避实击虚，因而西出。固也，此路可以犯鄂，亦可以犯川，盖非贼之患，而无备之为患。

十四日 得骆中丞催饷书，而不及粤事，岂前书四月廿二尚未到耶？

前后得小梧数缄，是日统复，并及蒋刺史请剿婺匪一节。局事可不与闻，而防务不能翫置。揣其所欲言所当言者，代为拈出。言者无罪，闻者可以深长思矣。由文澜阅发。若作寻常简札观，得无负此心血。署督复奏，费我一点心血；寄书毛牧，又费一点心血。可使人闻，不必求人知也。另抄。

十五日 放晴。

《海国图志》哀集新闻，比之海客谈瀛洲，然尚知所裁抑，不至如《瀛寰识略》之偏听也。

加味扶桑丸：生地黄、八两。潞党参、八两。乳蒸茯苓、十二两。乳蒸于术、八两。山药、六两。旱莲草乳拌蒸透、六两。女贞子酒蒸、六两。桑叶、六两。建莲肉。六两。每空心白汤送下。三钱。

十六日甲申 月初为爵督筹复奏稿子，昨寄毛牧，言防所机宜，局外作当局观，再思^①其有所为而为与否，一一可以自问。至于事之利钝，人之疑信，又遑计乎。行装凌杂，转不若数日前之渺虑沈思，可以遗弃一切，气反动心也如此。

十七日 邓、罗二守邓简臣，行二；罗静轩，行八。言，买舟当以彝陵为渡，由此可东可南。又云岳州已设防，常德、沅澧均安堵如故，长沙当可问津矣。

十八日 琴山至，询严惩匪党事，及石佛寺奸僧。薇垣^②被控一案，余意当分先后，琴山甚以为然，而从旁有挠之者云，其急欲寻曹正是要挟处。此之不知，遑论其余。

十九、二十日 非意相干，既已理谕而不能情遣，适足以累其心而已。事有所当行，且行乎不得不行；理得而心自安，又何忿疾之为，尚其勉旃，尚其慎旃。大雨时行，并闻江水泛涨。

二十一日 紫东索书，许以补寄。

两司冒雨过访，以川东防务为忧。闻欲邀孔提戎，广顺，在籍病痊。往川东会办，即此便有下手处也。雨琴则未深知之。

① 广陵本无“再思”二字。

② 广陵本作“严垣”。

夷人丁成贤、汉民袁桢三，藉发改装，潜入酉阳，今复刊刻和约，私求释放。文澜来商办法，余谓该夷无领事官执照，与条款显违，即可以矛盾陷盾。若谓刊本非真，反致咨查延宕，至入告当别有体也。五十余款，当与借钞。已承抄寄。

二十二日庚寅 初伏。

二十三日 将晓雷雨，旋即放晴。

致彭咏翁复书。得久香手书。哂夷在酉阳私刊条约五十六则，末专条亦有赔款夏年之说，岂信然耶？我之所急在还地，彼之所急在索偿。道路所言，如乘船人将三老长年摅其手足，绝其饮食，而责其溯洄上下，势必不能。究竟大地陆沈，安能独存濠镜。此以语汛景之人，未必不悟，而如烝徒不能辑，何哉？

二十四、二十五日 爵督送看得旨赏假部文。拟报起程折稿。

二十六日 得菴施书。

交卸督篆并请假等件折片批回，并接六行六件，多邀俞旨，君恩未可长保，能无感而生畏。

闻僧藩有海口、鸡心滩之捷。五月廿五事。先是夷酋额尔噶回粤，其弟叶噜斯由粤偕哂、咪诸酋，带兵船二十七只驶至直沽。五月十七八事。理谕不可，礼接愈骄，立限令我撤备，以炮台与之。至是僧藩令史荣椿往谕，遂悍然树红旗，直前开炮，谋夺炮台，其势不得不战。以我之怒，乘彼之骄，既胜之矣。而夷兵犹上岸搦战，我军杀其水陆兵数百，来时仅千五百人。沉其火轮船十二只，来时仅十三只。余一船挂白旗而遁出拦江沙以外。乃斯时庙谟未定，而建议无闻。由此而虑报复之来，向其低首下心，则必首要我以撤备，撤备之后，更责我以赔偿，倾国与之而犹不足。我失其险，而欲战不能，其事将有不忍言者。若由此而自强，南北沿边处处肆武以待之。使坚不能攻，瑕无可蹈，纵未必不虚声恫喝，但能持以镇静，不为浮议所摇，终必俯首帖耳，恋其利市而去。人海中当有献策者，先是以战与抚，令四使谋之江南。根翁以金陵未复，饷需出于关税，姑与议抚以缓之。今议战如沪何。然从古边事未有专恃战而不用谋者，沪渎聚各国之菁华，族类不一，诚能动之以利害，彼岂能皆与额广陵本作“外”一心者。此又在善谋国者矣。

月前酉阳州报获咈夷丁成贤^①，在彼刊布条约五十六款，虽不出自英夷，而其事已传播西南矣。今乃以此闕而不宣，可谓亲远而疏近。此款难辨真伪，如何据以拟议。古人或议战，或议守，或议和，必身亲其事，经营数年而后定，若塞闭耳目，使人聋瞽，而贸然莅其事而谋之，其不愆事者鲜矣。其末后专款，尤粤东时事之大者，即满其所欲，而曰但闻六里，不闻六百里，或视秦无与地意。异日以此误事，纵天地之大，父母之慈，必能容我，如众议何！

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温问奇数则，弥觉有味，“思之烂熟”四字真一粒金丹也。

鸡心滩之捷，若宣示中外，破夷人要挟之情，鼓沿海同仇之志，岂不甚善？胡乃寂然，拟以为请，当再思之。

三十日 两日画照，颇有神似，适火色颇异于常。

蕨粉作饵，食不易消，水停于鬲，当暑尤苦。服厚朴花效，此花心瓣皆有香，升而不散，亦上药也。

七月

朔日己巳 定奏报起程折稿。试苍术丸，稍瘥。

初二日庚午 中伏，暑盛。

晤孔提军，广顺，鸿程，行五，原籍济南，年五十八。人极精壮，谈吐亦近朴实。宋庆历初，西夏犯顺，韩、范并副夏竦经略陕西。韩主用兵，范主招纳，议似不同，然每奏均出府中，战守未尝偏废，尚未议及于和。盖其时犹大有可为，故仁宗屡使督战。

初三日 借印发折，由驿驰递，计到京日当至渝州上下尔。

粟^② 同年自灌县至水利同知，两粤及直沽近事都无闻见，如山林中人，不觉健羨，亟促之归。

初四、初五日 与省垣同官话别，文澜谈良久。

与小磨谈天津近事，以为上年即机会，可惜，然追维俶落，其失机已将廿年，此错岂可复铸。

初六日 补吊秋屏廉访。

① 广陵本作“丁姓”。

② 广陵本作“粟”。

晚，同官钱于文殊院，一夕话不着边际，可以酬世乎。

初七日 跋翰臣手札册子。

筱舫学士以翰臣手书装潢成册，庐旅语言、零笺寸札，靡不珍而藏之，香火之情深矣。余交翰臣垂三十年，岁时书问必至，至必精楷。丁巳岁由楚入都，过余并门，精采倍人，神气弈弈，见余鞅掌从仕，坚以爱畜心力相规劝。逮出藩江右，政声翕然。戊午八月，为余制《二有堂铭》，大书远寄，比开缄而已成绝笔。诂知夫精力倍人者，不获永年，遽然怛化，而衰颓如余，犹泛泛于宦海惊涛中，曾不知收泊之所，谓余其能为怀耶？时宿疾未痊，右手三指几废，重学士之请，遂率书之。时已买舟江上，候瞿塘水信，倚装题后。

初八、初九日 文澜过谈。

余暑犹酷，铄及肺金，而肝木无制，几复侮土，服益元煎。

初十日 午初一刻立秋。

得月川六月十六日来书，所言直沽之捷，与前所闻略同。前书发于六月朔日，夷艇败逃之后不知踪影。此书言咪夷来递照会，情愿就抚；咪酋华若翰亦恳进京，已约由北塘取道，俟桂、花两使至换约。又前约本有彼此相争，该国善为调处之语，今其词若合若离，中怀叵测，惟有一面议抚，一面严防等语。此书作于当局，且后半月，故较详尔。

本朝自政邸改为枢垣，百数十年矣。自枢垣多洩机要，而其宠已不得不移。适海上事秘，故政邸得而专之，而枢垣人杂，所传播于外者，又不皆真知灼见。及一二讹传，众恶皆归之政邸，至有不入耳之谈，恐非国家之福。昔人所谓知不可言，不如勿知，惟有谨我枢机而已。

同日，得琴泉观察书，言廷寄命僧邸专主防剿，督藩驻北塘，专主安抚。恩威并用，驾驭得宜，私心为之一慰。

十一、十二日 庚辰未伏，残暑犹酷，早暮渐有秋气。

十三日 得武陵探报，贼在宝庆为官军所困，盐粮已断，有刀矛而无火器，当无能为矣。

十四日 将晓疏雨，尽日阴，颇有凉意。

兰泉话别，余谓生平作宦，未尝询谋于人，良以得失可以自明，毁誉未足为据也。羊城则艰巨猝投，非意所及，人其谓我何。兰泉述小磨

坐客有三无益之语，余知其一，遑知其它。因视以近所评点《魏忠献王家传》。余谓蜀事过去，粤事未事〔来〕，此乃余之见在也。尚当取《范文正集》异同者，以蓝笔注之。

十五日 谒天后宫拜祷。骆龠门书来，乳源、乐昌匪踪出入无定，楚粤道梗不通。意未敢使余过湘也，故书不之及耳。

十六日 辰刻，璨儿送眷北行。余憩一时许，亦于未初出东门，由府江启程。同官送别于真武庙。夜泊浣花溪，寺僧以井水饷。热甚。

十七日 朝爽解维，披襟一快。辰刻过中和场。午睡方酣，雷雨大作，虽篷帘^①微有渗漏，转念征人跋涉之劳，或百里外晴雨不同耶。申刻泊彭山之正兴场。距江口六十里。夜雨。

十八日 昨以书箱数十只剥载江口，中途大雨，急遣人往视无恙。入彭山境，山多，平远二江会流，东岸有镇江塔。而水遂浊，幸浣花井水尚存，可以瀹茗。署彭山王令金绶来见，诉屯兵过境之苦，此蜀中一大患也。晚泊王渡子，距眉州数里。李刺史来谒，请余小憩，秋半再发，然过容易送，游客难迎，仰止苏公，诘在一拜为轻重乎。

十九日 黎明，书箱至，喜其无恙。遂发眉州，将谒苏公祠，不果。公常言，吾文如万斛泉源，行乎所当行，常止乎所不得止。余以为人之仕止久速，皆当作如是观。作五言古诗十九韵。午后，过平羌峡、荔支湾，夜泊嘉定府。文太守良来见，约余游凌云九顶，谢之。

二十日 晓发嘉定，观三江会合处，可称大观。盖岷江贯彭、眉而下，平羌峡束之不得，骋至嘉定，川原平旷，又有濛、泝二水会于郡南，浩渺奔放，四望无际。嘉州号称雄胜者以此。

将至犍为，十里过叉鱼子，俗称其滩最为险恶，多登陆避之。然江流与岸碛激射回薄，舟过其下，荡漾动摇，不足异也。

夜泊叙州府，英守汇、汪令覲光少叙。是日约行四百里。

二十一日 凌晨，发叙州府，金沙江即马湖江。自西来入于大江。是日过南溪、江安两县及纳溪口，均未泊舟。唐鄂生大令追送江干，宠以序文。余尝谓自强之术，在于讲求吏治，鄂生以诸葛忠武集众思广忠益，

^① 广陵本作“篷窗”。

李忠定合众智协群力为勖，顾天下非无力之患，善用其力亦未尝不效，乃欲户之辟而窒其枢，欲车之转而梏其轮，曳掣之使不得自由，虽群策群力不能成一事，终于无益而已矣。晚泊泸州，音观察、恒刺史来谒。

二十二日 早发泸州，过罐口、弥陀岩、牛老驿诸处，滩声如吼，舟行荡摇，幸水盛滩宽，沿平流而下，操舟者尚不吃力，然舟轻不足以压风，遇漩方觉。夜泊朱家沱，江津所辖。

二十三日 晨发朱家沱，刘绮躔大令迎余于石门。日昨晤犍为陈署令璵，言涪岸、永岸盐俱不销。余意天下无不食盐之人，即无不售人之盐。涪岸通黔，永岸通滇，两省向仰给于犍、富，岂人皆茹淡。考江津輿图，筭溪各支汇流綦江，以入县东三十里之江口，水大则舟楫上通仁怀，而比涪为近，殆即行盐之道。顾不在不谋，披图略知其意可耳。永岸可以类推。

午后，飓风骤雨。申刻泊巴县之白沙沱，距渝城八十里。

二十四日 辰刻至重庆，皂镇军陞、王观察廷植、李翼斋太守、张子敏大令冒雨来谒。与石丞谈直沽之捷，知此间有传讹之语。江西耆中丞索輿图，以廿纸付石丞邮寄。

二十五日 泊重庆，舟子添造两楫，横出众桡之外，又增划船，故住一日篷帘^①。残暑犹酷，应酬略无暇晷。岸上江中人声填溢，真不知舟行之乐。与左卿谈东坡之文，雄放无两，然犹曰行乎所当行，止乎所不得不止。仕宦行止，何莫不然。

二十六日 是日处暑。黎明，鼓楫绕城而东，望对岸嘉陵江来会处，势极壮阔。此水上通广元，以溯蟠冢流经保宁、顺庆二府，至重庆之合州，乃东会绥定之渠河，出太平县。西会潼川之涪江，上流出龙安，西北边外与松潘、岷江之源相近。而合于大江，州因而名。观此知秦、陇、滇之水，无不入岷江者，且不俟荆州东汉入江而后谓之朝宗也。

夜泊涪州。闻松桃土匪毛毛三，以勒捐倡乱，松桃兵败，而酉阳亦阵亡团勇三百余人，酉、秀告急。婺川王贺复请抚，以为款兵之计。兰坡谓其降固诈，不如因而招安，以纾其难，良是。盖此时楚氛未平，计

① 广陵本作“篷窗”。

不能先办黔匪也。

是日，过长寿，费令兆毓至，未同而言殊草草耳。兰坡极赞参将舒洪元之勇，谓为皂镇戎所不喜，然遇将弁而苛求者非皂也。涪州本汉涪陵郡，黔水曲折至龚滩，而湖北施州之水来会，同下涪陵。《水经注》延水北至枳县入江即此。盖彭水旧涪陵，涪州旧枳县也。

二十七日 早发涪陵，过群猪滩，波澜汹涌。与兰坡再叙于利市镇，有婚姻之约。旋过丰都，阻风，泊高家镇。少仙留饮叔雅舟中。

二十八日 发高镇，百里过忠州。州倚山为城，树木匝匝，远望如小品画图。署牧沈英云，山上遍种巴豆，饮其水令人有疾，岂信然欤。晚泊万县。冯树堂来谈，以粤民可用，但须要结绅团，许以攻复省垣，获赏充赏；驱之虎门之外，断其互市，将原约逐条更正，再许请和。虽林文忠前事可鉴，然所损者一身，所保全者二百年之社稷，计亦良是。其言伉爽动听，然欲招绅团于既撤之后，未必能信吾言。即苏、罗诸君子戮力同心，亦不能旦夕集事。迁延之顷，火艇一至沪渚，而江帅已掣其肘。火艇再至直沽，彼四使制夷不足，而扼我有余，僇辱加身而无补于事，所谓画虎不成也。况粤之官绅，洋商，伍姓。多夷羽翼，事未及举而飞语已闻，且庙算在设法维持一语。同事一方者，必别奉寄谕。上年即寄柏查黄，今亦可知。即欲逞吾忿，谚谓之蛮干。而其势亦不行。届时吾谋已败，再行引退，其计尤拙，而其罪已成，悔将何及！此所谓思之烂熟者，特不能不至荆、宜，再定行止耳。

二十九日 望日接骆中丞复书，郴州虽无贼踪，而粤之乳源、乐昌、仁化，有股匪屯踞，故楚粤道梗。又前闻紫东言，韶关阻隔，此尤粤之咽喉。

是日泊夔府。晤次垣，言乳源股匪仅二三千人，韶关一带亦多，散则为民，聚则为贼，皆不足虑。而苏、罗三君子近皆不满于乡评，绅民不和，而夷人以小惠要结人心，为久踞之计，皆隐忧之大者。次垣知事之难，不作树堂议论，其无补可知。至谓乡间米菜禁勿入城，而夷人可以坐困，岂知三百里内任其游行，安能断其接济？此论诚迂。又谓众目余、蔡为汉奸，即夷亦藐之。枉为小人至此，聊为一快。次垣言，五羊旗兵多与夷人通气，皆为利耳。鄂省所闻同。

八月

戊戌朔 早发夔府，过八阵图，其石犹有行列，地址已畊种矣。远望白帝城，山尖之上仅见一角。旋过瞿塘，水理漩湫，大波迭起，滟滪石在其下，突立江心，水光如镜，无狞恶之状。舟出其左，与石远不相及，不知何以著称若此。旋泊风箱峡，风逆不得下者两时许。山高暑酷，几不可耐。风息下黑石滩，石理纵横，如古树皮，与他处异。其下即戴溪，次垣相送于此。盖夔峡尽东处与巫山接，闻次垣已制舳板炮船。戴溪有市，南通利川，不识此地当置炮与否。夜泊巫山县。朱令家斫能文，戊午分校。得瑋侄书，并食物数箠。

初二日 是日，过楚界万流驹。县城东对巫峡口，风逆不得下。午刻风定，入峡行未数里，仍避风乱石边。申刻又行，过碛石及万流驹，两岸连山，均有断崖，川楚分界处也。自入峡以来，两岸山石千态万状，不可方物，似有寻丈斧斤铲削者。使大江得贯乎其中，虽江底乱石棋布，喷波鼓浪，皆是物所为，而未见有横亘中流者，岂亦有如黄河之龙门、吕梁，曾经禹功而世不传乎？造物之奇，神圣之功，乌从而测之。夜泊南木园，犹在巫峡中。

初三日 早发峡中，朝阳初升，紫翠万色。过关渡口，始是巫峡东头。峡中尺土可耕，必有山居谷汲者，民生之难可想。过牛口滩，大波齠沦，浪大于屋。左卿谓下楚三滩最险，此其一也。从巴斗石门，下至叶滩，亦称最险。幸盛涨已平，如大镬中，文火焯汤，无鬻沸之状矣。将至归州，岸旁乱石如锯齿，闻山谷所称“人鲊瓮”即此。岂古时石状尚不止此，故往往耗人，而得此名欤。旋过兵书峡，下新滩，俗呼青滩。又数十里至空舸峡，风作而泊。

初四日 早望峡顶，云气滃然，向南稍开霁。检邓简臣托带二书，一致农部龚九曾庶常，东湖墨池山长，名绍仁。令亲，一致傅鉴堂候令，乙酉拔，厘金局，名文煊。令亲，皆托其在彝陵买舟。其一致湖南候补道徐嘉瑞。号玉山，鄂之安陆人，癸酉前署湘之粮道。兹不即往长沙，且留以有待。

辰刻过黄陵庙，即黄牛也。旋至南沱，亦至险处，是日却平。阻风少泊。下平善坝，而西陵峡亦尽。两岸山峦平远苍翠，蔚然改观。盖峡中之石每出愈奇，夔巫之石，高字足以尽之。至巴陵峡则不名一状，有一

石高广，望之不穷者；有数石错立，若拱若背者；有若层垒^①浮图者；有若垣墉可以版数者；有名之石固奇，而未名者尤摹绘不尽，皆诗料也。惜舟人邪许声嘶，加以跳蹬，往往使诗兴索然。

是日申刻抵宜昌府。

初五日 自成都解揽，至此前后十七日，计行水程二千四百五十里。从此至汉阳约千四百里，滩行本速，尚冀大江风利耳。

是日，泊东湖县。途次无大舟，选得钓钩船三只，其形似之，望而知其利涉江湖。船为傅鉴堂学博所定。

初六、初七日 在宜昌换船。余性不好移居，在京数年，屡次迁徙，三〔二〕权京兆后遂常寓内城。自癸丑冬月入秦，甲寅冬移晋，及抵并门已乙卯正月中，惟丙辰一岁静而未动，其年春秋亦出阅南北两镇。丁巳入觐后，从栈道至蜀，道出长安，愀然有倦游之意。戊午终岁安处成都，比冬而疾作矣。此行自夏俶装，待秋而发。署东补种竹树，未及成阴，旋即别去。每一涉足，即悒悒不乐。登舟川江，日常行三四百里，似属快事。而三老长年日呼号叫，跳于滩声中，令人诧为群巫野祭，与邪许殆不类也。又过峡时，每遇逆风，舟即为之旋转惊眩。而五夜严更，迄无月色，独处篷画，成为杜陵客睡。劳生如此，知我者其惟横江津吏乎。

初八日 将发彝陵，骆龠门中丞书至，距发书时已旬余，请余过湘再议入粤邮程，事已无及。又得苏给谏书，仍在肇庆劝捐，言三江匪伙未清，军饷吃紧。又得罗少农书，已劝捐四十余万，而贼氛四起，应接不暇。三江中北贼最为肆扰，清英多匪，致韶关戒严，西路次之。官局月需饷三十余万，而抽厘仍不能行，改而劝捐，尤恐不能常继耳。劳中丞于六月十三抵省受事，鬼兵尚踞观音山，各处虽游奕而尚无滋扰，索饷造房之请则未绝也。又言津门之捷，当有转机。虽不免以报复相恫喝，而夷已用钞，饷匱可知。且英兵之饷，借自各夷，不久必自相取偿构衅，未必果能为报复之谋。惟粤中官方民瘼、武备兵威，均积疲已久云云。嗟乎！此岂一手足一旦夕之事哉！

是夜微月，巴西之山至枝江而尽，四望豁然。泊处问楚语不知何名，

① 广陵本作“陷垒”。

约距彝陵百余里。野岸清旷，无一客一刺往来，始觉有舟行之乐，其夜亦无柝声聒人。

初九日 行二百里余，未晚泊沙市。风樯如栉，人语喧阗。署荆宜施道栗耀、荆州府唐际盛、江陵县张建基皆投履历，且以食物馈。是夜，炎蒸如盛夏，而逻巡之声不绝于耳。浦儿能诵《横江馆前》一诗，月色又好，差足怡人。

初十日 是夜泊舟，风景与初八夜同。

午后，遇风不得前，旋泊郝穴，距沙阳九十里耳。

十一、十二（白露）、十三日 日行皆不过百里，风信不利。十三夜泊车湾，始有凉意。

十四、十五日 晨起挂帆，未晚至荆河口，行百廿里。次早阴曀而雨，仅行十余里，既阻行程，且负佳节，令人怏怏。

十六日 行十余里风盛，舟行荡漾，遂泊。小地名道士观，未至螺山五十。午后开霁，舟人云浪大不可前。夜中水声、雨声、邻船载兵吹竹作角声、岸上哭声，耳中杂聒不可耐，申旦不眠。逮晓而风息矣。

十七日 待旦解缆，过螺山、新堤、茅埠、六溪口、嘉鱼县等处，江流壮盛，尽日顺风，都未寄楫。晚泊处离新滩口尚数十里。地名楷关。

十八日 早发，乘顺风挂帆，未刻至汉阳府。晤冰如亲家，知胡中丞亦有寄函，中途未接。夜宿舟中。

十九日 已正进汉阳府，借寓试院。昨阅邸抄，僧邸奏报击夷情形，已明发谕旨，优恤史军门等。六月末。

二十日 戈弁进省致候，各当途官节相传询，感其意厚。舟中拟一折一片，芟除枝叶，殊费苦心，留其当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常恐词不达意，脱稿数日，尚拟卜之灵蓍。早间与叔雅谋，以为无甚碍眼，更赞片稿以为谛当，然则可以入告矣。

二十一日 既不能履任，自无所用，谋之卜筮，因付叔雅缮正。

冰翁带李广文名延庆，汉阳训导，武昌人。候脉，言心脉甚虚，固然。惟于手足用祛风之剂，恐燥而动肝，未敢服也。作彭咏翁函稿。

晚^①，得官秀峰节相手书，归美过情，良用歉然！

① 广陵本作“昨”。

二十二日 闻沈幼丹已乞养，尚留滞南昌。

致菘菴函稿。得胡咏芝中丞书，责望过深，诘知其事之无一不难乎？知难宜退，况在病中。

二十三日 检点折片，借用湖广总督印信缄封。阅邸抄，祥方伯署粤西抚，曹颖翁回蜀治丧百日。天恩可谓深厚，各能忘己为佳。

二十四日 服李广文方。

晨起拜折，跪叩颇能，惟起须人扶掖，或偶然耶？此间折弁闻二十六日可以往回，因取菘菴回信充余两日足矣。寄璨儿书，或匝月可抵长安。与冰如夜谈襄阳之事。

二十五日 闻涤生侍郎于昨日到武昌。

前折之经营于心者，久矣。一事枵触即百端交集，养之未深故耳。丑正不眠，达曙欲倦，如是者屡见。昨揲著得“损之晋”，忆三爻变则以之卦之象为主，未知是否。

二十六日 李广文复诊，去薄荷梗，加二冬，次日服。

复胡咏芝书：

某此次星移，闻者咸以为意料所不到，当局之惶惧不言可知。前因肝气作痛，请假一月，假满后不得不由长江东下。而愤悱郁结，由脾经延及四支，右手足尤甚，几莫能兴，是以假馆汉阳，暂图休息。静念此病本由力小任重，思虑伤脾所致，若冒昧前进，是谓自欺，来黻^①虽劳，其能已乎？谅亦鉴某此心，其实固止于所不得不止也。无论粤之西北二江群匪屯踞，断难以息兵不用。即抚夷一节，圣人亦谓当宽严并用，不能偏于用柔。某以无德之身，兼当久病之后，安能黽勉为之！惟至今日而后避贤者路，引退之不早，固知罪矣云云。

发折后心犹憧憧，昨思得两语颇谓尽之。

二十七、二十八日 与左卿、冰如夜谈。

喜左卿至，言鄱阳较洞庭为小，且与袁州一水可通，故由之。

二十九日 得涤帅书，闻星方都转失明，为之恻然。又言慈民学业大进，是可喜也。

① 广陵本作“来教”。

九月

朔日 雨。

初二日 午后放晴。与左卿、冰如畅谈。

彻夜不寐，静念膏麝自煎，本非外烁，而寸衷之凌杂，旋灭旋生“私意”二字足以尽之。去私纲领何在，当求而守之尔。

初三日 再服李广文方。加桂枝。

得璨儿沔县八月朔日安书，约节前家眷可抵长安。广州城守营副将济山来见，与谈粤事。崑军门办西江之贼，驻于浔州。贼首陈金刚之党，以分赃互斗，杀数千人，已逃平乐，合于艇匪。怀集、贺县皆复，而饷不能继，兵多撤归英德。匪首由闽窜回，聚于大湾。吴守现办此股，幸贼少舟楫耳。吧嘎礼幼即在粤，习为无赖。前者每数日即入见巡抚，语多不情，最为可恼。在省军装已被夷酋收去，兵丁数年不练，此数事〔年〕皆束手无策者。又呈路程单一纸，从鄂至粤三千余里，须由郴州入乐昌，单船、泷船均极小，而路甚近。又言叶故相当事时，凡得照会，众官皆不与闻，今已无案可查。此与郑之为命相反，甚非集思广益之道。

初四日 仍服前方。夜不得眠。

《范文正公尺牍》云：人事多端，其实由命，天假手于人尔云云。语极平实，日处忧患中，只为看得不破，思至尽头不过尔尔，则忧患之意自轻，但要常守此意耳。

初五日 昨服桂枝两剂，烦躁不安，以麦冬水解之，稍愈。

初六日 得璨儿剑州书。

明知安心是药，乃杂投，徒受其累。午后，心稍平帖，不跳跃。适左卿来话别，力以省心为嘱，当谨记之。

初七至初九日 夜辄失眠，昼则困顿，君相虚火上炎，并烁肺金。

初十、十一日 由邸抄见七月十一换约谕旨一道，有换约之后“永远和好通商”之语。宣示咪使，而不及啡、英两国，岂别有指挥耶？

十二至十五日 十三日起仍服扶桑丸。

京报劳中丞奏：粤海税务七年十一月夷人取去税银，云应俟赔项议定能否备抵，再行分别办理。然则此事尚无定著，岂由未换约之故耶？

十六日 昨借看《集验良法^①》，卷首有云：养生以养心为主，故心不病则神不病，神不病则人不病。又云收视返听，凝神于太虚，无一毫杂想，少焉神入气中，气与神合则真息自定，神明自来，不过片晌间耳。

连得璨儿西安寄来四号安书。专差，八月十六发。又一缄。西安府寄，九月初二日发。得陈松轩夫子病中书。其侄孙赞任固始县。

十七、十八日 与冰如谈内顾事。

十九日 闻江西抚调任粤东。

得劳中丞书，言其恭报到任一疏，朱批尚不以入城为谬，不入城则公事不便也。又得黄郝存书，言肇庆控制两粤，督轅本在其地，峡口可筑炮台。夷务由抚军照会转达，须联络官绅，与之明约，以绝后言。又言抽厘扰累。

同日，得胡中丞复书，言上必慰留，仍望强起。其致冰如书，言粤事非不可为，特将才、吏才难得耳。抄附。

二十二日 得林颖叔八月十六来书。

寄璨儿书，令酌量前来樊城，约计出月初六七至西安。

二十三日 七月初所发起程折子批回，后由兵部递至宜昌，乃递送不时，火票复破损太甚，是夜始在汉阳奉到朱批：知道了。

二十五日 得见邸抄，九月十二日奉上谕：王庆云奏病久未痊恳恩开缺一折，两广总督王庆云前因患病赏假一月，兹假期已满，病尚未痊，著准其开缺，安心调理，俟病痊后即行来京候旨。钦此。

二十七日 折弁回楚，夹片奉朱批：卿亦可谓老谋成算矣。钦此。

得彭咏翁复书、林颖叔书。

十月

初一日 钱萍缸宗丞自武昌往黄州过访，与谈移晷。

蒋申甫服阕入都过访，将以全家寄寓中州。

初四日 庄卫生方伯自鄂过江来访，话史馆旧事，犹有余味。同行为顾子山文彬、张仲远暉孙两观察及郑谱香兰。仲远为余诊视，开温胆汤。

十一日 冰如言，川南高、珙、筠、庆滋扰，九月半叙州被陷。忆

^① 广陵本作“良方”。

七月半后夜泊叙州，曾几何时，令人不堪回首矣。又言选将当择其廉而有耻者。

十二日 湖北学使俞袭芸过访奎垣。服温胆汤至第七剂，张仲远为改药膏方。

十五日 巳正解维，由汉阳登舟。先一日造别刘冰如，值其诞辰。先一日官秀帅书来，言中州捻匪不靖，襄、许戒严，欲予且展行期。然逗留既久，心亟如焚，且行装均已登舟，与约至襄如可启行，再与驰报，而其意气之殷勤，良可感也。

冰如至舟中送别，不觉依依。以大水系阴疹告，闻将赴所属勘灾。晚未至蔡店五里。

十六日 夜，至汉川县。是日，舟行百余里。

十七日 夜，至庙头。

十八日 至分水嘴。

十九日 晚，将至仙桃镇，暴雨。

二十日 晚，至岳家口，沔阳开口处。

二十一日 未至册口。午后大风。

二十二日 晚，泊多宝湾。是日，即〔计〕行百里有奇。

二十三日 晚，过旧口泊。天气暄暖。

二十四日 过石碑，泊于塘口。未至安陆，尚四十里。

二十五日 将至安陆府，大风，不得进，泊于对岸。风水激荡，终夜有声。次日，维舟未行。数日寒燠顿殊。

二十七日 泊龚家集。

二十八日 泊周家嘴。璨儿迎余舟次，悲喜交集。

二十九日 泊刘口滩，过流水沟约三十里。

十一月

初一日 泊毛草洲。

初二日 夜，大吐大下。先是服张观察温胆汤至七剂，心跳颇愈。濒行，照前方意制药膏约斤余，登舟后每服五钱，三服而饮食大减，疑为阿胶所滞，遂辍不服。至是乃悟所服麦冬、竹茹太多，幸无霍乱情形，且吐下后胸膈颇快，尚不见苦。

初三日 顺风。

初四日 未刻至襄阳。晤颜总戎朝斌。

初六日 樊城登岸。

初九日 小农侄带书篋各件。车行，出鲁山，入潼关，行李去太半矣。

十二日 叔雅侄由邓州出商南亦行。

晤蒋申甫京兆，以其祖《金丹百炼铭》为赠，盖数息坐功也。向屡闻人为此而不甚效，窃念君子四时，夜以安身，易之向晦宴[晏]息，取诸泽中有雷，然^①雷之火伏于重渊之下，在时为冬，在人为夜。绵绵穆穆，息养瞬存，数息是反多一事矣。至常坐不眠，尤恐非安身之道，故炼气有验，而流弊滋多。

语云：炼气归神。斯言似是而非，神浑涵而不可方物，气则出纳有度可寻，果能神入气中，神气自可以合一。汨而亡之，则气越而神昏，合而存之，则神静而气一。

十三日 由樊城陆行，各官相送，感其意厚。晚住邓桃湖，时病未痊愈，不自意能胜跋涉也。

十四日 住太山庙，站小地平，殊不觉苦。

十五日 住邓州。水路附，亦不确。樊城三百里至老河口，又三百里至荆紫关，又三百八十至龙驹寨，四十商州。

十六日 住十林。

十七日 尖内乡，宿袁家店。

十八日 住巡检司属浙川厅。

十九日 住重阳店。

二十日 住西坪，借寓朱姓漆行，室宇完洁。

二十一日 入陕西富水关，住商南县青山书院。忆曾过此，已六年矣。

二十二日 住武关田姓家。

二十三日 住龙驹寨。

二十四日 住夜村。

二十五日 住商州。晤曹缉堂刺史、吴莲生观察。

① 广陵本作“龙”。

二十六日 住黑龙口。

二十七日 住蓝桥。

二十八日 住蓝田县。

二十九日 冬至。未刻安抵西安省城。自十三起，计行十七站，每日辰刻登舆，虽跋涉崎岖，不形劳顿，真非意所及也。赁居甜水井，杜门谢客。晤李铁梅、王苕生、陈梅庄数君子，犹能剧谈。

延洪洞李桂亭诊，候脉甚细，与芮仲爽略同。方用羚羊角、夏枯草、竹沥等药，未之敢服，缘日来食量颇进，恐凉剂与胃口不宜耳。

偶读《小雅》至《无羊篇》，三百九十，似非实指其数，犹《伐檀》之三百困三百亿，《维鹈》之三百，赤芾《东山》之九十，其仪皆形容其多尔。

咸丰十年庚申

春正月，侨寓西安甜水井。

初一日 晴暖。占山西相宅，得渐之艮。渐者余之本意，变而有序，贞悔均无咎词。谭中丞特来，客座有居人，未延以入。

初二日 寒欲作雪，次日犹然。孙曹到塾，琅琅盈耳，一乐也。

初四日 晴和。

初五日 午后阴而寒。

初六日 晴和。铁梅来谈。近日之寒为数年所未有。

人日 得岫瞻方伯手书。

谷日 祁寒，次日同。终南积雪，视城中定高数尺矣。

初十日 陈氏女拜辞晋京，为之黯然。窦兰泉自广元书来云，已得东川之聘，闻石寇有由黔入蜀之信，势须他适。师道不明，贤者资馆谷为生，蹙蹙如此，可为浩叹。

十一日 立春节近，晴帘^①展卷尤宜。

十二日 饭后倦卧，逾一时。

十三日 点《士冠礼》。戌刻立春。

十四日 点《士昏礼》。小雪旋释，亦雨水也。颢古迥切。

十五日 点《士相见礼》。

十六日 点《乡饮酒礼》。

十七日 点《乡射礼》。凡袒吉凶皆免左，惟罪人免右。史称为刘氏者，左袒是也。抄本衍升字。

十八日 点《燕礼》。抄本衍于字。铁梅过谈，云韩小亭泰华观察收藏甚富。观察为三桥司寇文孙。

^① 广陵本作“晴窗”。

十九日 点《大射仪》。侯制繁多，当为图以便读。

二十日 点《聘礼》。节文读本，此礼独多。

二十一日 致武芝田观察书，托于汾州觅屋。此举虽为养痾，而卜邻不能不慎。

点《公食大夫礼》第九。

二十二日 点《觐礼》第十，尽《有司彻》第十七。穷日力为之，尚未觉疲。《仪礼》本有易读，山阴马驹辑。此本更为节省，以便困学训蒙者，却不可不阅全文也。

二十三 检燕聘诸礼，采马氏易读本。此入数语，未能详也。

二十四日 得黄山谷游西山勒封院摩崖夔州。

二十五日 入春十余日，昼则疲倦，夜不得眠。次日延徐布经诊视，意专理脾，开陈半芍草加花粉、贝母。等方，服二剂。廿八再诊，加丹参等味，未之服也。至廿九日倦渐瘥，睡亦渐长，因取其资生丸合制。收效只须平淡，不必多买胭脂也。

二月

初一日 服前方加味丹参、元参。一剂。

初二、三日 渐觉暄暖，脱换衣裘，步履较便。瑜侄回籍，寄亲眷书四函，薛、罗、礞溪、介士。尚未见疲。

初四日 昨夜大风，早起阴霾，次日仍晦。

初六日 昨延徐布经来诊，略改前方，是日服。是日雪。

闻介休有空闲屋宇两处，一在东乡，窑房【多】而间架少；一近城十里，有竹木而须修理，或暂借乡居，徐为布置。

初七日 雪后寒。

补初五，莨生往泾阳来别，闻兴平有闭城事。

初八日 寒而雪。为叔雅致左卿书，议婚事。

初九日 致冰如书。午后雪霁，积而旋化，约余半尺矣。

得蒋申甫复书，闻易念园正月四日过襄阳，将归长沙。昔年共事一方，今已星散，为之喟然。申甫仍推数息。

初十日 雪泽载涂，想八百秦川均已沾足，良可喜也。

十一日 李桂亭复来诊，方极平淡。又一方，大黄、桂枝、干姜、龙

骨、石品数味。云出自金匱，药共十两，为之心动，虽仅饮其浆，要不可不慎。

十三日 再致武芝田书。

十五日 晤吴濂生观察、陈晓堂刺史，闻川东盐井率为土寇平毁，意在胁裹贫人，斯可忧也。是夜，月明如昼。

十六日 李桂亭坚称金匱排风散为圣方，因检青麟丸方，瘫痪以秦芫为引，手足无力，则用木通，而家人仍恐太峻。

十七日 晨起始知夜雪。昨闻月初晋郊下尺。

十八日 得胡润芝自英山回书，知正月廿七八已复太湖，而深以缺饷为忧。蜀寇未殄，楚饷无源之水，本难持久，而陈、龚二逆声势未衰，斯可忧也。局外人如之何哉。贾村人来，闻房屋可住。是日浓阴。

十九日 昨延谭医来诊，言病在阳明，可由皮肤解散，予方只疏风平淡之品，以不伤人，遂连服之。

二十五日 数日流览宋元《通鉴》及半，始欲以校正《韩魏公家传》，而元祐以后所记朋党之论，辄令人作恶。

二十七日 恒月川复书，言山海关、昌黎、乐亭等处添驻防兵，拂夷兵船已由沪回粤，英船尚在沪也。

三月

乙丑朔 阴雨，风将及旬余，殆所谓吹花擘柳耶。客有谈蜀中近事者，为之喟然。乖争之气，必有所感，持正之过弊，或流为操切。其发甚微，其差甚远，无瑕而后可以戮人，岂不信欤？闻高陵有聚徒拒捕之案，传者指为花门。花门固强梁，特恐受诬而莫为别白耳。

初四戊辰 春社。

月川来书，接到根云咨会，拂夷有不愿称兵之语，其兵船已由沪先回。中旨令薛藩司赴彼筹度，其语诘可信耶？闻咪酋犹主和^①，而英诟之，拂酋则助逆于前，其人尤黠，安知非以退为进。既知为我所深仇，则必阳托释兵，以观后衅。因念上年八月附片为不可少之举，局外人窃自幸也。

① 广陵本做“欲主和”。

初五日 上巳良辰。晨起，微雨杂雪，午后晴和。适病有起色，遂栉沐濯足，以酬佳日。

初十日 数日阴晴参半，是夜兼得微雪，足兆丰年。邸抄皖省泾县、旌德被陷，特收复建德为可喜。捻匪由顺河窜清江，唐^①河督退守淮城，桃宿、高宝想俱戒严。袁浦为入都咽喉，岂容久颺？云调援兵，未知迟速。犍、嘉之贼为唐鄂生所败，闻之一喜。

十二日 晴而仍寒。背左肩下一瘤，数载于兹不苦也。十日前微痛，未之理，初五后内渐坚，皮触辄作楚，遂至伪〔偏〕睡。近两日解衣视之，红坚有形，医者云是痰瘤，亦未敷治，昨夕觉衣有湿处，始探之，非脓非血，中有渣滓，则已溃矣。借得《医宗金鉴》检之，知非要害处，谭医亦云须用敷药，去其余痰，并云手足诸证，皆当趁此而愈，岂非幸欤？

十四日 清明节，客子光阴，值此故山冷节，能不喟然。

十五日 夜月明如昼，旋有晕，中夜风，次早微雨。

十八日 林勿村将赴临安，过谈。传黄寿翁寄声粤事无著手处，过来人胜于悬揣者，顾如是云云耶。忆冯树堂之论，非不扬眉吐气，顾不虑其流毒成委人耶。此之谓无著手耶。拍案如数相当，此意令人难解。

古今世变不同，而大都相类，即如“朋党”二字，汉室致乱，至宋复然，其出于君子激成则一。为君子者得已则洁身远害，不得已则巽以行权；彼小人者恣睢自用，久而必败。若比肩北面，而为四贤一不肖之诗，是树的而召矢也，不至于僨事不止。勿村云云，余意却不如是，患我之不为君子尔，抑患我之徒为君子，而德无慧、术无智尔？故自反之为贵。自反庶能慎其有余，勉其不足。

十九日 与勿村谈。得朱久香书，闻其次郎以经策获与秋赋，迺然固宜。

前阅邸抄，上年四川秋审失出至一十二起之多，检杂字与刑幕签商者，不过四五起，均因前此有相似成案，故实缓只能照案办理。因念死罪者刑律之一定，实缓者案情之无定者也。外省移情【就】例，欲缓则改轻，比欲实则从重，比已成鞫习。今处分改而从重，则爰书愈失其真，欲刑狱之平，岂可得耶？盖逼而使然，势非得已。忆上年于小看尤所留

① 广陵本作“庚”。

意，可谓枉费精神。近奉部文，有云二百五十起内，失出五案降一级调，十案降二级调，四案以下免议云云。又云二百五十起以上不计起数，照此核办。又云其无抵销者降一调，改降一留，降三级^①调以上者，即行实降云云。想系专指无抵者而言耶。

刘湘浦借去清查交代草册。廿四日越月送还。

二十五日 得都门书，沪上屡用羈维，冀凭商人之力，暂缓交锋。南漕赶早放洋，轮船四只已随北驶。近复申赔饷之议。楚师^②连克潜、太，袁帅攻破临、凤，桓侯亦有九淤洲上下关之捷，皆可喜事。然贼困尚能别窜，以牵缀我师，我困仅能坐守以自固，直谋不若耳。袁浦被掠为墟，皖南连失七属，遂越湖洲，陷孝丰营、万松岭，围攻涌金、清波等门，金陵分兵赴援，皆可忧者，然都门尚未。

闻蜀中股匪已扰彭、眉；归德告警，无人御侮也。寿翁权少宰，殆将复出矣。

二十七日 阅邸抄，知雪轩权浙抚，而武林已陷。越日，闻有收复佳音，而邸抄尚未之见。

三十日 谷雨节，暄甚。

闰三月

乙未朔初一日 读邸抄，浙省于二月廿七日失守，三月初三日收复。瑞将军昌、张提戎玉良，蜀人。皆膺世赏。邸报尚不全耳。

初六日 万军门至，叙州之变，为有将军揭参褫职，然识途之马，岂遂为弃物？卓翁旋有不准逗遛之奏，何耶？

初八日 武芝田观察复书至，言汾郡一屋颇绰有余地，因与璨儿定移居之计。

十一日 川提塘报贼匪分四五处，嘉定、犍、富、自流井一带并近省之蒲江、新津、大邑、崇宁、彭县、崇庆等处，蔓延至此，何从收拾？

见王虚舟竹云澍题跋四卷，颇佳，惜未得刻本。

十五日 立夏节。数日酿雨而寒，为湿气所侵，昨夜泄泻而腹不痛。背瘤已结痂，三日破口，盖一月而收。

① 广陵本作“二级”。

② 广陵本作“楚帅”。

十七日 叔雅筮仕于是日起程入都，属带月川、弼夫、雪轩、云巢各函，并询海上情景。

检前此在京兆及农司日记，枵触予怀，犹如目睹。

二十四日 得王静龢太守复书，言平阳可借住。次日，得芝田观察书，言汾郡城外张姓一宅，可作别墅。又小相村一宅，程某所构，坐落颇胜。顾此举原为择邻，郡城内既有蔡姓一宅，余概谢之。

二十五日 听勿村半日谈，岛夷蔑视羊城，非一日之积。自侮人侮，至今而将吏兵民靡不解体，虽三君子，如沦胥何！然此犹昔所尝闻者。至谓于山腥秽以后，现又滋蔓，南城滥崽万计，依势作威，莫敢过问，则直出人意表矣。噫！陈澧兰甫、谭莹玉生并羊城宿学。

叔雅书来，言沿途已热，并述高桂坡寄郝存语，行止久速，久已委心任运，无为憧憧。

晦日 铁梅过谈，以《阳明子文集》为赠，并托致月川言莲池事。本汪艮山。徐正甫复诊，脉息平静胜于前，脚疾恐湿胜，言白术可煎饵服之。谈次及夏枯草治瘰疬方。涌泉红十字，大奇。

勿村谈入深处，临别益难为怀。

四月

乙丑朔 流览《阳明文集·传习录》，其全书之弁冕耶。

未谒庙者月余，拜跪殊费力，岂脉伤可复，而筋力转难耶。

初二日 邸抄有台谏请裁河督一疏，朱批：惜其养此无用之辈。此语断非部臣所敢出。忆十年前丰工之役，曾献刍荛，所惜言不中肯耳，于静者何尤。今读变通钞票会奏，尚有两语及于河工，当更访之。抑此奏在前，尚未喻上意之厌薄河干耶。

数日定渡河之举，自背瘤溃后，脚软尤甚，未能走别当途，致书谭竹翁告辞。适吴濂生自潼关回，话别。又与马梦九、王小山诸友送余城外。

初九日癸酉 辰刻自西安起行而西，尖于灞桥。是日，驻临潼县。周嵩人蕃寿适权此邑，亦以病未与相见。灞桥柳色依依，惜浓阴稍减于前，岂入夏未深耶？余情固无改也。

初十日 尖临口，住渭南县。署令程炳琳。

十一日 过赤水镇小憩，宿华州。署牧濮尧。

十二日 尖华阴之岳庙，宿潼关，行百十里，暑甚。自河以西迎送者皆未晤谈，已不免疲乏。

十三日 卯刻渡河而西，李小湘迎于匭河，永济岳令玉溪亦在。是日，住寺坡底，陈世兄相送至此。守中，晓堂子。

十四日 尖永济之高市。是日，住临晋之樊桥。

十五日 尖牛杜，宿北相。闻平阳旱甚。曹静生、张日卿来候，谢之。

十六日 食于水头，宿闻喜县。

十七日 尖东镇，宿侯马。曲沃应令学溥晤谈。

十八日 尖高县镇，宿太平之史村。王静盒太守来迎，将至而雨沾濡可喜，惜未深透耳。

十九日 与黄玉阶亲家谈片刻。尖襄陵之赵曲，宿平阳府。与静盒再谈，闻临、洪两邑已报灾民有殍者。

二十日 小憩阳曲镇，宿洪洞县。晤李令国瀛。

二十一日 尖赵城县，住霍州。贾棣棠刺史晤谈。

二十二日 尖仁义镇。过韩侯岭，至灵石县。署令瑞斌，五园之弟也，令作书报之。

二十三日 尖两渡，宿介休。沈令钟晤谈。

二十四日 尖孝义县。武芝田观察、吴月峰大令来迎，谈少顷。是日，住汾郡考院。汾州清太守醇、西参戎西穆纳布迎于郭外，复至寓晤谈。

二十五日 崧屏过谈，时自省回，由晋祠过此，谈办铁及刘鲁汀撤省事。平定铁价储库尚多，则潞商捐资自无可解免。鲁汀之案，众论谓事出有因，岂有所枉，听言之难如此。琴坞因强与人事，为人府怨，惜哉！云烟过眼，无容芥蒂胸中矣。

二十六日 与崧屏夜谈颇畅，盖别五年矣。

二十八日 雨。

次日阵雨断续，入夜有声。

五月小建

甲午朔初一日 刘福星复自平遥来郡，传松龛前辈寄言，汾郡不可久居。顾余之进退，岂能自作主张？惟进退均须寄孥，不可不择善地耳。感其意厚，令璨儿报之，且就商焉。

初三日 夏至。令璨儿至平陶回候徐松龛，次日回。暑甚。

初四日 武芝田偕吴月峰来，询知月杪之雨，秋粮大益，而麦田亦熟。

十五日 璨儿再至平遥。自前月以来，见邸抄及都门寄书，杭州失陷，旋即收复，此皖贼自广德来者。四月常州陷，此东坝贼从丹阳来者。每见一挫，心焉如捣。钱塘失，犹有效死之大小臣工；常州之失，则大吏先弃民与地，忍心害理，误国殃民之旨，其何词以谢？今曾帅暂权江督，不知部卒之行，迟速何若；又未知所需之饷，充绌何若。薛藩司署督，又综办五口，而原奏之徐钧卿、许信臣未详所在，奈何？奈何？久病如此，虽欲强起而势有不能。圣主极意优容，而犹不免乏材之叹，非曰意欲施之，躬自悼尔。念及此，则其它固不遑恤。

在汾郡借居考院一月，虽当暑而晓夜凉甚，以府县试事将届，议移旁邑。芝田太守、月峰大令往来谈叙，颇结清欢。《汾阳县志》本出戴东原先生，后人谓其在事仅两月，然山川一门，用笔迥异，的系大手笔所为，特其它不免疏漏耳。叙汾水、文水均好。月峰拟增物产，是忻州东楼村张家，与松龛、芝田均有亲串。闻其地人淳岁稔，拟与借居。松龛得其复书矣。

是月廿六日移平遥，借居西城冀宅。次日午后大雨。闻钧卿殉节。

六月

借读邸抄，钱塘复而金阊又陷。

自前月廿七雨后，多晴少阴，即浮云弥望，而旋即开霁，四乡望雨可知，为之藁目。

初七 寄郝存书，望后二日得其回信。荣河医周福堂在省，约至忻后即延其诊视，那时小憩，不似前之迁徙不常，服药或得速效耳。

十九日 昨夜雨颇透，微有凉意。松龛先生书来，兼示《尧都》等五篇，及所致武芝田书，皆地学也。

得勿村书，楚军援蜀，督带之萧启江一卧不起，而全蜀更无能战之兵，为之夺气。

二十一日 立秋。得天津孙琴泉两函。前函为张鉴而发，言海口现尚平静，惟山东烟台有夷兵二三千上岸扎营，盛京有夷船九十余只；广督又奏报夷兵北上者二万余。后函为五月末为叔雅而发，言廿一至廿八五月共

到夷船七只，哦夷通事明常由北塘递书，并咪夷信，而哦夷书已准接矣。

月川之书则去年由蜀藩转递者。后题七月廿六，盖一年矣。又一函亦是秋仲所发，言咪夷换约事。

文澜书来，则近以勿村至，得消息言楚勇十四队，萧方伯故后，尚无所统，有军务倥偬之语。亦两函并至。夷兵安所得二万余，传为潮勇^①近之矣。倭寇以夷攻华，此则以华自攻。省中探报，又谓毛贼掠上海，津沽夷艇回沪自救。泯棼至此，海宇安有乐土乎？

黄玉阶亲家至。午后，复松龛太仆书，言《五台县志》须创立体例，第一要不谋之人。康对山之《武功志》，别具炉锤，后人遂无能及。戴东原之于汾阳，惟山川一册的系原稿，余则为人所糅杂矣。及今不自立体例，异日为它事所牵掣，能勿悔乎云云。

二十三日 再得月川书，言阑江沙外续到夷船百余只，檣立如林，想山东金州前船，此时拥至。又谓英、俄皆换新酋，即前此议和者，今国主虽令带兵，意在和而不在战。江督咨云。苏省派员蓝蔚雯来津办抚。

周福堂笃庆自省来，诊脉细，论证符，言左寸虚左关大，右寸实右关濡弱，现在脾湿甚重，须渗湿以合补土生金之法，因喉痛先服甘桔、细辛两剂，若求速效，未敢从也。廿六一方改后方服。极言六脉皆浮，中两部有病，沈部均有神，许为易治。自念腰不痛楚，膝已下冬常暖，言或有凭。

二十八日 徐松翁来谈，视我奏稿一函。是日，读第一册，皆官京师时奏议，未附策略，则崇论閎议。欲由宁夏运米以供京仓，向者固疑为迂阔，及今日则时势既殊，志意不能无动矣。策略盖仿东坡为之，策别凡八条。文章不必袭其貌，而议论自佳，尚当徐徐读之。

七月

前月周福堂至，连日诊视。据云病脉在浮中两部，而沈部有神；又云左寸虚左关大，右寸实右关迟，两尺无甚病，脉法当易治，数日后便欲兼治足疾。余意足疾^②已久，且四支不能骤达，自以先理后天，去脾湿为治法，余者可徐理之，所开药酒方且存。

① 广陵本作“浙勇”。

② 广陵本作“疾病”。

初四日 叔雅侄书来，言夷氛甚恶，登州及山海关海岛有夷船百余占据。探报尚以求和为辞，何耶？又云，各省俱照河南公举大臣办理团练。又云团练其名，劝捐其实。

初六日 徐太仆以本支叙传请序，其意甚诚，不欲却之。又《养生杂说》一本，皆导引之类，姑存之。

初七日 钟石瓠观察至，闻津沽月饷须二十余万。又闻河东有加引加课之议。又云欲增楚引。兹事难能，然讵可以难而诿之。

十一日 读邸抄，裁南河督一缺，淮阳〔扬〕、淮海两道缺，其淮徐扬海改兵备道。又裁厅官十三缺，其七缺改同知、通判两员，其管河州同五员，州判三员，县丞十九员，主簿廿一员，巡检十六员，一时裁汰。清江设总兵一员，裁武弁六十七员，河兵悉改为操防。真可谓快意事。六月二十旨。

十二日 徐太仆以《养生杂说》相劝勉，择其有会者于左。

《十二时无病法》：洁一室，穴南窗，八窗通明，勿多陈列玩器引乱心目，设广榻长几各一，笔砚楚楚，旁设小几一，挂字画一幅，频换，几上置得意书一二部，古帖一本，香炉一，茶具全，心目常要一尘不染。

丑寅时精神发生之候，勿浓睡，拥衣坐，呵气一二口，以出浊气；将两手搓热，擦鼻两旁及熨两目五七遍；更将两耳揉卷，向前后五七遍；以两手抱脑，手心却揜两耳，用食指弹中指，击脑后各二十四；左右耸肩舒臂，作开弓势五七遍；后以两股伸缩五七遍；叩齿七七数；嗽津满口，以意送下丹田，作三口咽清，五脏火少息。

卯见晨光，量寒温穿衣，起坐明窗下，进百滚汤一瓯，勿饮茶；栉发百下，使疏风散火，明目去脑热。盥漱毕，早宜粥，宜淡素，饱摩腹，徐行百步。取酒一壶放案头，先饮一二杯。不出门，或倦则少饮，以助其气，勿多。

辰巳二时，或课儿业，或理家政，就事欢然，勿以小过动气。杖入园林，督园丁种植蔬果，芟草灌花蒔药。

归来入室，闭目定神，咽津约十数口。盖亥子时以来真气，至巳午而微^①，宜调息养之。

① 广陵本作“渐”。

午餐量腹而入，食宜羨美，非水陆毕具，异味殊珍。柳公度年八十九，尝语人曰：我不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软硬物，不生不冷不硬之谓美也。又勿强食，当饥而食，食勿过饱。起行百步，摩腹；又转手摩肾堂，令热，使水土运动。汲水煎茶，饮适可，勿过多。

未时就书案，或读快书，怡悦神气；或吟古诗，畅发幽情；或知己偶聚谈，勿及闺闾，勿及权势，勿臧否人物，勿争辩是非，当持寡言养气之法；或共知己闲行百余步，不衫不履，颓然自放，勿以劳苦徇私节。

申时用点心，用粉面一二物，或果品一二物。弄笔临古帖，抚古琴，倦即止。

酉时宜晚餐，勿迟，量饥饱，勿过。小饮勿醉，陶然而已。《千金方》云：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课子孙一日程，如法即止，勿苛。

戌时篝炉热汤濯足，降火除湿，冷茶漱口，涤一日饮食之毒，默坐。日间有书得意处，复取阅之，勿多阅，多伤目，亦勿多思。郑汉章曰：思虑之害，甚于酒色。思虑多，则心火上炎，火炎则肾水下涸，心肾不交，人理绝矣。故少思以定心。

更阑方就寝。涌泉二穴精气所生之地，寝时宜擦千遍，榻前宜烧苍术楮香，以辟秽气及诸不祥。

亥子时安睡，以培元气，身必欲侧，屈上一足，先睡心后睡眼，勿想过去、未来、人我等事，惟以一善为念，则怪梦不生。如此调气养心，方为自爱其宝。

此数则最易行者，与《鹤林玉露》相似。

十二段动功：一叩齿三十六；二咽津；三鸣天鼓各二十四；四浴面；五运膏肓，穴在脊骨第四节下，脊左右各三寸，力所不到，将两肩扭转二七次，治一身诸疾；六托天，手握拳，鼻收气送至泥丸，向天托起，随放左右膝上，治胸腹中邪气；七左右开弓各三次；八摩丹田；九擦内肾穴，法闭气搓手令热，向背后擦肾堂及近脊命门穴，左右各三十六；十擦涌泉穴；十一摩夹脊穴最下处；十二洒腿。此中亦有可采者。

十二日酉刻地震。时旱象已成，数日天气燥烈颇甚。病中寒凉之剂不宜，只得忍以俟之。欲忍先从养心始。

二十二日 白露节。半月以来，闻天津告警，有大沽炮台万分危急

之旨。又闻征兵秦晋，星夜起程。情怀为之作恶，而疾病缠身，末由赴救，愈益忿恨。既念迩来批谕之语，见诸邸抄一二者，较前尤为明断。殷忧启圣，今真见之矣。每阅旧稿，强作消遣，时而寻思既往，时而盼望将来，既不能槁木死灰，亦愿其^①所思之公私义利而已矣。于调摄乎何损？盖迩来所以过日者如是。

二十三日 徐太仆借去《孝经颂》石刻。回忆生平小楷，以抄《文选》时为最，今日不知尚存有数十字否耳。是夜，梦吕鹤田侍郎，谭笑甚欢，惜所言不甚记忆。

是日，璨儿赴汾郡相宅舍，宇小有树木，虽眷口均住室房，而书房前后颇有余地，定价千四百金，遂于二十五日成券。数日录《十二时无病法》约数通，有索书者，辄以赠之。

八月

初一日壬戌朔，初九秋分。

向年稿本凌杂，脱稿甚少，觅人重抄，又不能一式，恐其散失也。半月前璨儿检出颇多，每一翻阅，如逢微时故剑，能无喜乎？因于每本题以标识云。

初九日 跋徐少仆本支叙传。本为《五台志》而起，因并及之。

次日，得都下书，有木兰秋猕之谣，人心惶惧，余意决不至是。阅一时许，又一信到，则廿九谕旨下矣。杞忧者诚徒然。然非将罄之于国，与杞之于天早称量一番，能无惧乎？

十三日 璨儿率孙曹先往新居，布置一切，闻新居种竹。

读袁彦伯宏《三国名臣序赞》。鼎峙中有此正大议论，在《昭明选》中极不易得，注引史，约而得要。

十四日 尽日雨，为新竹喜，半夜有声，遂不成寐。

是日，读初五日谕旨，岛逆称兵，直逼通州，遂有决战之举。悬以重赏，散其胁从，即罢市犹予以自新，不得已而用兵，可谓仁至义尽矣。夫岂嫌迟。

十五日 重阴未雨，傍晚放晴，夜微月，遂决计行。

十六日 卯初起食，辰初西行，小憩相乐禅林。申正微雨，抵新居。

① 广陵本作“顾吾”。

正房虽皆窑洞，而宽绰有容，器用具备，为之一喜。武芝田观察来谈。

十九日 回候客。与芝田谈。府县两次来谒，因一见之，亦不能来而不往。知新种已活之竹为月峰所贻。

二十四日 吴心谷至，传都下讹言，不敢尽信。

二十五日 得都门捷书，蒙兵克岛逆于通州，杀其万余人，虫沙无遗种矣。晓青信言，十四日都门获胜，前三门已解严。而初六以后邸抄仍未到。

二十九日 已刻得第四女孙。

九月

初一日 詹、黄两仆回闽。寄二姊薛书。

初二日 细雨竟日，酿寒。检得前此居家时书帖札记一本，细观有味，皆荆花馆与竹弟对饮余闲功课也。

初五 石缸中冰，昨夜风，逮晓犹动。

初九 晴暖。登露台，周览西山，不甚分明。客有言：前月初八，属车驻距宣府百里之黑田儿。

检《皇舆图》未得。第思岛逆所恃以威吓人者飞炮、炸炮耳，城郭当之，则其毒得肆，虽距数十里无得免者，若水路不通之处，将如我何？初八之举，不得已也。检《皇舆图》，热河纵横各千余里，当汉上谷郡地。郡下军都县有温余水，注云入沽，未知即北沽之沽否耳。

圣驾巡幸热河，众口如一，而病躯踉伏，不通消息，究不安于心。璨儿亦以为言，因令起草驰请圣安。

十四日 蒋申甫来，请余入奏，大意在西巡并省，并欲力陈听言用人，以矫前此之失。又请起寿阳及旧揆赛入枢府。又宣胡总戎拟以左季高代。其言滔滔，真有满堂满室之象。余之拟具草意专请安，因婉谢之。而申甫弥切挚不穷，而不悟立言有体，虽急遽未可以疏间亲也。且病躯未起，岂能大言炎炎。顾申甫之意善矣，亦苦矣。特不察余为支离病身，婉辞谢之，若无闻者。遂为平陶之行，将诣超山也。两大非不亟需旋转，但旋之转之，必有其具，而又必审乎其机，若孟浪下手，岂徒无益？

十五日 再与申甫谈，述其途次所遭逢议论。

午后，改定折稿，圣躬上两字颇难安放宏济。

十六日 送申甫行，见其所送寿阳六十韵。行在虽是热河，未能的知其处，且英中丞出省后，又不知驻扎何所，因并致瑞五园方伯转达代发。盖是日发拜折，已申初矣。

十七日 始在外厅静坐两时许。斯举也，其事甚迫，既不可以无言，其事甚巨，又不可言所不当言。既已慎重出之，暂可心神恬静，无事憧憧。

二十日 林伯恬至。

二十三日 傍晚，得五园方伯复书。去信十八晚到，来信十九日发。闻已转达英中丞，并闻恭邸在礼部议和。又英中丞已奏请西幸晋秦。

二十五日 立冬。

二十九日 第二次微雪，遂雨。

十月

初七日 得都门书。自秋半以来，外间传闻异词，皆未之敢信，今日始得此书，殆的耗云。初叭下哩以廿余人直入僧营，抗求面圣。既咀唔不合，乃囚送刑鞫。恒祺者，关说置善地。上以为一羊无足损益，阴命恭邸释之，与约不得纵火杀人及抢掳。乃以其徒五人瘐死狱中，大肆报复，焚海淀，又率匪入大内，掳重宝以去。诘之，不承为盗，然纵火其意何居。上以生灵庙社未遭荼毒，仍屈意许和，输以五十万金。而其沿海胁从之数万人，乃云此中土人，使我自为位置。盖以愚顽无理之说胁和，而不悟其不可行也。无论今日帑藏不能偿其所欲，而后此将何以继？又云，此月朔大开西便门放入，锁钥交其启闭。又云换约后夷兵已陆续回津，明春将大举重来建造。

是日午后雪，至初八早约四寸余，初九晨视之几盈尺矣。前数年屡旱，得此尤幸。北地得此为封地雪，且雪后风力轻微，大地平铺时至，可以俟接续春膏矣。

十六日 致徐少仆书，附去纪事稿四篇。近读《海国图志》，所言天主、耶稣二教，又《四库提要》载欧罗巴人所著各书，姑以问之少仆。

十七日 武芝田过谈，有“喜报长安”之语。讖讳之言，岂其信耶？

二十三日 申刻前月安折奉到朱批：“朕安。钦此。”又附奏一件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英中丞咨文二件。得此，直不啻身依豹尾矣。

二十四日 月峰大令过谈，及城西之汇清园，极为欣赏。

二十七日 晨起得寸雪，午后晴暄。

英中丞复书言，恭邸已吁请回銮，然夷兵虽撤，尚在津郡，去天尺五耳。臣早谅此举之不能邀允。廿八晚，闻回銮之事未允行。

二十九日 阅邸抄，十月初八上谕：“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俟明春再降谕旨。钦此”。又闻有山西筹款百廿万解往关中，起盖宫殿之举。

附抄请安附奏折稿^①。

奏为附陈下忱仰祈圣鉴事。窃臣由四川总督奉命调任两广，于上年八月在汉阳途次患病，奏蒙恩准开缺调理。嗣因北上就医，行至山西，骯疾增剧，不克前进，寄寓汾州府城调理，以气血就衰，至今总未起色。兹闻夷氛猖獗，圣驾巡幸热河。当此多事之秋，臣不能效力行间，复不能随扈牧围，身微罪巨，何以自容？惟念犬羊现虽肆逆，而臣民均无贰心。由人心可以知天意，所赖保宏济之圣躬，以延无疆之天眷。臣不胜冀望之至，谨缮要折，由山西抚臣○○代奏。为此附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九月十六日由汾州府发，经英中丞由京代奏。十月廿三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十一月

初十日 冬至。未与早朝已两载矣。今年上谷早寒，且蒙尘之际，念此百感迭生，尚幸烽烟渐远，可以徐图。然徐之一字，贻误天下大事不少，能不惕然。前月小雪，以后天气渐趋暄暖。是日力疾一登薄笨，见者几欲哗然。

长至一九骤寒。刘鲁汀适至，谭颇鬯，夜饮亦欢。

次日，坐谈逾时，不觉为寒气所中，困顿竟日夕。

二十三【日】夜骤腹痛，遂下，肠胃之疾当去耳。

二十四【日】早起霍然，阅《寄畅园帖》。

二十五【日】小寒节，雪。谛观《寄畅园帖》，以小楷为最。

十二月

前月晦夕微雪，朔日起视已及寸。

^① 广陵本此奏稿未录。

城西汇清园月前已有成议，园中竹木水石颇具佳趣，坍塌之处，尚须修整，召介休匠人高姓往视之。

初十 大寒节。下午微雪，侵晨遂至逾寸。

二十五 立春。饮食不节则痰盛，温炽过度而肺扇，几成大病。上年小住汉阳，通夕不寐。冰如意以归脾主治，未能即服，以肝气太旺也。近日肝气甚平，拟复用此方。适陈朗川太史来汾假馆，屡烦诊视。初亦用归脾，后乃决意用黄耆五物汤，以右手大食中三指尖久麻未愈，合于喻嘉言后必中风之语。陈修园又郑重言之，故舍归脾而用此，亦以屡诊血气全虚也。

黄耆五两，白芍两五钱，酒炒研；当归身一两，酒炒研；熟地黄三两五钱；白术二两，切片炒；南桂心八钱，原方乃桂枝；炙甘草一两；远志一两，去骨炒；陈皮一两；五味七钱，盐水炒；茯苓二两，不见火；高丽参三两五钱，烘干研；煨生姜三钱；红枣四枚。

每早晚三钱。廿七早晨服起，次年元旦未辍也。

咸丰十一年辛酉

正月 侨寓汾州。

元日庚寅 晴。郎川太史见过。食后三百步，由勉几安。

二日 曾华庵会稽人，名文炯，前文水令，曾经卓荐。以字画数十帧送观，寄语择鉴赏者留之，因留其梁山舟字一幅、赵千里工笔一幅，余仍由月峰大令寄还。

三日 候朗川太史，计掩关月余日矣。

四日 晴。盆中水仙花已开。

五日 阴。

六日 无风而雨土。十年前伏阙上书，曾有勅部新修《会稽录》之请，而余之《灯窗笔略》，实可为后此践言之藉。日来颇有起色，因不能无动于中。念康熙中之拨乱反正，乾隆中之转匮为丰，或可再见，则由旧即中兴之蓝本矣。践阼夙心，首在澄叙，后来变故不期然而然者，皆非本意，又何虑焉？念及此，仍以养身为贵。

检《玉海》卷百八十六，得唐宪宗朝李吉甫《国计簿缘起》，胜读各《会要》矣。

人日 晴。可舟前辈复书至汾。早晚服药丸，增至八钱。

谷日 晴。得五园廉访、琴坞观察来书。

九日 晴。得英中丞太翁及蔡小石讷。是日雨水。

十日 晴而风。王静盦太守过访，谈移晷，订夏天来游西园。久坐未感寒，想得数两黄耆之益。

十一日 晴。酌增至四百步。化冻由下渐上，瞻屋瓦以知地亩。若欲雪泽流渐，尚待晴暖。

十二日 朗川先生堂庆。

十三日 上灯，晴。

十五日 晴。

十六日 阴。见上年普劝官捐部文。戎成不退，以数十万掷之虚牝，可胜长叹。

十九日 晨起，小雪霏霏，午后复霁^①。得家书，介士三兄于上年八月十二在南靖学署故。

阅邸抄，月川制军以左项肿痛，请假一月。

二十日 省门传来偏报，有二月十三圣驾回銮之语，岂畿辅夷兵皆起唳耶？

二十一日 朗川谈七宝大力功，云得之李小湘，简易不费力。

左手弯弓右抱月，举鼎观天神气接。老龙舞爪向空飞，两手拱向左右肩上，向左则目视右肩，右仿此。金刚捣碎乱石铁。两手兜玉枕骨，两跟顿地九下。摆尾摇头三数足，脚尖踏透地腹穴。左右脚尖抵地，手各垂其膝，左右顾其跟。撒^②手一瞥归去来，两手拱头上，徐转至背后一周。此是神仙大力诀。

是日，晓起浓阴，午后密雪，次早视之，积地二寸有余。

二十二日 阴晴不定。

二十三日 晴。次日同。

二十五日 出贺朗川寿，再步至前庭，仍不穷其脚力。

二十六日 得嘉定史太守书，嘉定虽少肃清，而上下游仍如乱丝之难理。水绿山青，真不堪回首矣。

二十九日 读邸抄，二月十三日回銮。又云三月初二日恭谒东陵，礼成后驻蹕避暑山庄。

二月

初一日 汇清园动工，与匠作等期以三个月，蒲酒香时，当落成也。添种各树，则须清明前后。

初二日 不举杯者两匝月，忽梦被人泥酒，醒而自笑。

初三日 晚，微雨，春阴景象颇佳。

初四日 商略栽莲种柳，能引有源之水，即稻田亦尚易为，况浇花

① 广陵本作“复雪”。

② 广陵本作“撒”。

灌竹。

初五日 徐先簏学博至。松翁介弟，行八。郭心吾太史至。从矩，潞安人。

张少泰^①孝廉曾持松龕前辈及张子和书，欲以所著《古丰识略》求序。其弁语援引繁富，以张石洲送何愿船“知唐乘艾”扁额自仿，可云有志。

初六、七日 阅《识略》，知凿空之难。至某烈女传，竟理路不清，何以侧身著述。两日城内微阴，西城雨。

初八日 得孙琴泉书，津郡留夷兵二千余，余皆出口矣。又云僧邸屡胜，追贼于鱼台。是晚，叶小山至，则闻在济宁失利，蒙兵伤者甚多。又闻月川已引疾。予续假一月。

初十日 亥刻春分。西园开渠尚未定议。闻竹已青翠，得春气，材可为筇，它木无此条直，惟失水耳。

十一日 前后数日颇有条风，而草木仍未秀发，则地气使然。西园开渠约此十九日动工，浹月竣事。

十三日 张小[少]泰征序，不能力疾为之，况所自作《尚氏女贞烈传》一篇，文尤不类。徐少仆岂未之见耶？

十五日 两日春阴，是夜月色昏黄。前制人参养荣丸，至此服毕。适有叔夜转胞之病，朗川拟易以景岳大补元煎^②合黄芪五物汤服。

熟地三钱，杜仲、枸杞、黄芪、山药各二钱，附子、白芍、生姜各钱五分，高参钱五分，甘草钱，枣一枚，桂枝钱五，山萸钱。

原方去当归，恐泄泻也。加附子者，以补剂恐滞脾胃也。然余生平多服凉药，而此番又多服生地、麦冬、竹茹之类，间亦吞清灵丸，固当以温补理之。

十六日 闻湖龙村别墅颇洁净，亦有花木，并闻介邑水利有渠长老人董之，月分正破，灌有时刻。

十七日 阅邸抄，谕旨王某既误参陈彦坤于前，复思畏卸于后，与委员等分别交议正月初十。会须觅原奏阅之。早微雨，午晴。

十八日 致黄寿翁少宰书，并属介石于案结后方递，请托之名不可

① 广陵本作“张少袁”。

② 广陵本作“并”。

居，虽交好亦不容脱略也。寄二仙胶。

十九日 邓介植自南昌书来，闻与椒云、星方、绮屏时相过从，怍怍于中，继而感喟。来书云，饶、信、衢^①、建贼踪无定，未可遄归。非至交何由谈至深处，先得我心。

二十日 制药丸附子，承朗川亲泡。用甘草水泡透切片，炒存性。熟地透透另捣六两，白术土炒三两，山药炒研二两，高参焙研二两，枸杞淡盐水炒二两，肉桂不见火研一两五钱，五味同枸杞制法一两，鹿茸酒炙研两半只用一两，麦冬不去心研两五钱，附子两五钱，共研末，蜜为丸，朱砂飞极细二钱为衣。方未有名，今名以朱砂丸。

两日春阴，霖霖不断。

二十一日 晴。商五物亦可制丸，欲不经火，只须薄切，晒干可研。

生黄芪三两，杭白芍二两五钱，桂枝尖二两，加当归身二两五钱，四味共研末。红枣二十四枚去核，生姜四两捣汁，汁入药，渣与枣肉煎浓汁入药加蜜为丸。

朗川云，早服朱砂丸四钱，晚服五物丸二钱，恐温补滞脾胃，是以五物外加归身以润之，数更衣即可暂休息。

二十二日 峪道河庙僧送海棠、朱梅各一盆至，云杨柳、梧桐尚有树栽，可以续送。令亲至西园相地。

二十三日 移柳三十株、桐四本于西园。

二十四日 以橘树寄峪道河僧舍。

二十五日 出西门，赴张堡。节近清明，犹如始春，北地大抵皆然。将至西园数里，河滩始见流泉。园内匠作无多，已嚣然其不静。柏树参天，殊可悦目，连枝磅礴，尤属壮观，佳处殆在买夏矣。其余花木竹树，则芜废既久，萌孽尚待栽培也。

二十六日 清明。坐客相续，不觉蹶垤。刘鲁汀饷酒四坛，云前在风台由清化购来，视之有辛亥、壬子字。月初叶小山亦饷四坛，发其一未见，甚佳，然在今日已不易得矣。张子和亦饷两坛，则合浦之珠，逾月发其一，醇醲。

① 广陵本作“衢”。

二十七日 正在望雨，而霖霖终朝，恰逢冷节。

二十八日 晴。

二十九日 掩关谢客，有燕随孙曾入户，岂慰客中岑寂耶？

三十日 晴。

三月

初一日 晴而风。将晡，料峭作寒，知将雨矣。

初二日 觅松栽数本，子苍带赴西园，兼看渠工。闻曲折流行，惟泥沙俱下，未敢径放入池，恐淤泉脉耳

初三日 阅邸抄，回銮已改期于后，大臣接驾亦另有指麾。虑善以动，惟厥时夫岂可泥。

初四日 鲁汀相聚将一旬，今日由省回绛，闻将宿晋祠。

初五日 数日浓阴，昨尽日微雨，未能及寸，今朝遂晴。

近有转胞之苦，虽未至于不禁，而味爽之际，殊不贴席。昨卧无数刻，至丑而后，虎子放而旋举，约二十余次，阑门几于不闭。静念槁木死灰，无因致此。自初病迄今，腰膂未曾疼楚，水脏未必遽坏。欲揲卦象以卜五行，得震之噬嗑，岂木火之征乎？未敢信也。朗川云，附子入下元，本走而不守，毒药本以治病信哉。覆盆子、兔丝子、益智子则疗此皆验。余意水不归壑，何至泛滥乃尔？防而壅之，恐所损反多，拟静俟两日。六味兼用丹泽，本以防其壅。前已服之人参养荣，亦有茯苓，皆制方精处。

初六日 辍药，但津津尔。是夜尚能安睡。

初七日 仍停药，脛〔腿〕痠且软，尚可忍耐。

初八日 得《景岳全书》，“非风”二字为凿空之谈，安得精于此道者，简练以为揣摩耶。仍服人参养荣丸。

初九日 欲雨不成，近乡苦旱，闻旁县颇已沾洒。

初十日 阅《全书》内八略，文颇整齐耳。

十一日 朗川前拟固膀胱，然书中明言久者宜固，暴者不宜固，又玩痹症约略相似，惟无其痛楚。朗川亦云不相近，如三气饮火龙膏，皆不可用，岂其轻耶？

武芝田过谈，曾遇食盛怒，留积于中，此大可鉴。养血之品，皆能

令人美睡。养荣丸又曾试之而验，然大要惟省心为本。

十二日 五物汤用生姜自然汁，未免过多，其渴殊甚，意干姜曾服之而效。与朗川商改，大意略同。

黄耆每服三钱，先以四两炒，防风汁两五钱，芍与桂枝照旧，干姜一钱，枣一枚。是夜服极效，岂偶然耶？

十七日 读邸抄，谕旨改于秋后回銮二月廿五六旨。上月半闻因案交议，褫衷不能愬然，岂意前递之信尚未抵京，已接都中回信。奉旨：王庆云降一级留任，不准抵销。钦此。感大造之恩，事之曲直尚未敢计，亦无庸计也。

更衣几至倾跌。是夜酣睡，寅正小醒，卯正方起。

十八日 昨夜微雨，苦未深透。上年八月有普律捐输部文，今年正月在汾始获见之，并有大员寄籍等语。方拟汾邑饷差之便，可以搭解，未几而闻交议，势恐不能直达，褫衷因之不静。昨日京信到汾，始得畅然。今日布置尚未就绪，不能省心，然无悔也。

十九日 阴晴不定。身在事中，【即】事在心中，素性使然，视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负愧良多。岂不知省心自爱，然遇不可省之心，亦何必省，委之定分而已。

昨夜黎明数起，几至不支，念及定分，又酣睡一时许，梦小汀尚书。遂乃帖然。服扶筋二钱，肉从容〔苡蓉〕钱五，覆盆子二钱，枸杞二钱。

二十日 以捐项千金付县署搭解，既定议则儿辈任其劳，此即省心矣。旬日大解不畅，昨晚服药，甫一时许遂大下。

二十一日 昨晚，服前方，撤肉从容〔苡蓉〕，亦颇效也。至黎明仍有数起，直至夜间不寐，转形困顿。

二十二日 念覆盆子只得治遗溺，不能治便数，未足深恃。适家中人请以偏方试者，俗名乾谷老。北地人咸知之。问药家，则云利小便，检《本草》，粟奴殆是物矣。利小便，除烦懣。遂煎服之。三盅而止。

二十三日 恐通利之品，未敢多服，晚乃再服。两盅。是夜，欲雨不成，烦懣不寐。

二十四日 仍不成雨，俗传土王用事，入节之日不得雨，则须出节雨，岂其然耶？

二十五日 粟奴既可治烦，昨小渴即饮一盅，亦略平伏，晚得美睡。卯正小解凡三，前者知其未尽，而后可徐俟其然即验矣，不能如壮年之桶底脱也。

二十六日 立夏节。上午用米饭，已数日，虽食量不能骤加，冀可省肥腻耳。南北寄信各附两行。

二十七日 腿软已甚，念得毋痿乎？朗川云非也。顾余方欲健脾胃，以渐益四支，于凉剂乎何取。知藁皆伐阴之甚。

二十八日 自十七日微雨不成，连日浓阴，是夜得雨，祁祁然徐，中庭盛水一盂，约二寸许。

二十九日 晓雨息而阴。听璨儿料理西园事，为之怡然。夜雨。

三十日 阴晴相半，闻四野耕稼并兴。

四月

初一日 粟奴汤既效，遂辍。

初二日 开霁。昼寝梦为过客，如逢请安者，醒而哑然自笑。然时复乘舟梦日边，亦其宜也。

初三日 将赴西园，大风不果。

初四日 仍大风。赴西园一游，竹里泉声，如高楼听雨，此西园之巨观也。藤萝已开，牡丹齐放，在宜夏、延绿，各坐片时，心境为之一清。因不欲穷脚力，未暮入城。大池将满，则泉从二门突出，想石山之上，玲珑剔透。人字柏与千枝柏新经灌溉，未复旧观，林木似名节，诚然。

初五日 前游力乏，致有后艰，不穷脚力，次日亦验。

初六日 梦监射，此极苦事，何结习未忘耶？

自初七至十三，西园排日宴客，荒榛蔓草之场，忽变为衣冠觞咏，山灵有知，亦应色喜。大肠秘结，十二三尤为不快，将服药矣。得偏方：小麻油二两，冲鸡子一枚，白糖少许，食之而效。十八又试，尤速。廿三更衣未服，而肛脱肿痛两日。廿六日又服，效。

二十日 赴西园看芍药。牡丹已阑，芍药蓓蕾，杂花满地，林木尤苍蔚于前。闻所居宿处，结构谨严，因拟名以蜗庐。今日补葺甫毕，视之良肖。

二十五日 五园回书至，云捐项尚短平。

二十六日 出谢数客。

数日午后多欲雨，昏而见星。廿九夜雨势颇骤，幸未下雹，惟仅及寸耳。

五月

初三日 夜分雨，得此润泽，遂尔酣睡。次早询之，已得三寸。惜骤而不广，闻东北尤沾足。

初八日 璨儿往湖龙，吴大令见过，闻捐项已于前月廿三日上详矣。

十一日 午后雨意颇浓。将晓，雨有声。次日，霖霖过午，秋禾亦得出土矣。是日〔次〕雨，闻有五寸，西南尤渥。

十四日 夏至节。初定十五赴园。

十五日 午初至园。夜雨。

十六日 午刻暂霁，而云阴复合。

十七日 雨，晚晴。

十八日 两日前为湿气所中，几至困顿，再逾日愈，或疑山中水泉清冽，当不其然。

《景岳全书》云，参耆所以补气，而气虚之甚者，非桂附之猛，不能复已散之元阳；归地所以补血，而血虚之甚者，非姜附之烈，不能复无根之生气。急为朗川言之。

素乏济胜之具，园居未得常探野趣，赖家中人时时往来，殊不寂寞。

三十日 小暑节。月半得雨后，秋稼之事殷然，地方望酉熟矣，麦秋亦可云中稔，驮载入市之声逮晓^①不绝。园寓山高，宜若易曙。而病中屏除俗虑，就榻较早，每未晓而醒，向来睡量殆难遽增耶。

六月

戊午朔，初三庚申入伏。

晓枕鸣鸡，近数日以避鼠入窠，殊觉闷人。而铃驮常喧，风则松涛，雨则吠蛤，皆在泉声之外，亦动听也。若河滩暴涨，是月四日。如川江浪声，则骇人耳。

初四 夜梦易九、念园。余己未冬月自楚入奏，适念园沿汉而南，相左者半月。数生平直谅之交无几人存，当致书一询消息。

① 广陵本作“逮晚”。

十三日 入伏一旬，登东台仰观云光风色，饶有秋意，而城中人来传，郁蒸殊甚，园中则早晚爽意特深。宋人诗：“林下有余适，城中无此凉。”信然。

古人谓，听雨须于空山破寺中，此极幽寂景况也。然听雨不若看云之有味。晚霁之云，五光十色，良可赏玩。晓吐之云，氤氲氤氲，开阖顷刻，谛观不厌。且望霖需泽之辰，尤为坐对忘疲耳廿五。

二十六日 早大雾，山中草树迷蒙，即园中树木亦隐藏烟霭中，咫尺不辨。假寐之顷，阳光呈露，仰视太空，了无纤尘，惟祝世界如斯耳。

右所记姑妄言之。未数日而有合璧联珠之瑞，见于邸报，且不宜付史馆。遇千古仅有之奇闻，而大圣人处之以淡泊，真所谓应天以实不以文矣。惜逾月而有鼎湖龙去之变，哀哉。

七月

初二日 立秋。晋地多山，岁多苦旱。今岁伏天，少三日晴。入秋未深，而凉雨时至。初十日遂连朝入夜，于养痾尤宜。

十一日 尽日霏霏小雨，傍晚雨息。次早，胡龙客至，报此雨盈尺不止，岁必有秋。

十三日 峪道僧率移竹人至。园数易主，久不修治，陈竹盘根于下，新者浮生不能入土，弥望如榛莽耳。拟为名园一复旧观，雇二人助之。

前带艺菊人来园培植，颇能如法，蔚然佳致。

十五日 汾俗极重中元节，是夕户祀其先，哭必尽哀而止。佛人亦闻之否。

发《灯窗笔略》观之，卷怀又经两月矣。静验此身，神疲而不振似昏，气弱而弗胜近惰，正不知后此何如，掩卷而付之长喟。

得省中英中丞来咨：前月廿八片奏寄寓捐输一节，恭读上月六月十一日谕旨：钦天监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①联珠，并绘图呈览。本年五月钦天监奏：彗星见于西北，仰惟天象示儆，方滋兢惕。钦天监曾奏入筮若干度，井若干度，主大臣有厄。

兹奏自非虚词附会，是月合朔系卯正初刻五分。惟念朕御极之初，即以侈言符瑞为戒，矧值东南贼匪未克殄除，倦念民生，惟增矜恻。即使星

① 广陵本无“五星”二字。

文表瑞，实为世运亨嘉之兆，亦惟有夕惕朝乾，冀邀上苍眷佑。如逆匪速就荡平，黎民复业，年谷顺成，休应孰过于斯。其不必宣付史馆，用昭以实不以文之意。

八月

初一日 黎明而起，赴东台仰观，适天阴微雨，了无所见。怅望颇久，不觉左手为凉风所袭，少顷指尖微麻，左与右同。及入城后，询诸居人，所见略等耳。岂合朔时尚早耶？

初二日 北风，掩窗闷坐。次日，风势愈紧，而外间有流言大恶，因议初四入城。

初四日 午刻入城，借观公文，知七月十七之变，并改元祺祥等事。遂于次日成服，不及候出示矣。

大行皇帝临御，计十有一年。访落之初，臣即备员侍从。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其时四方无虞，大吏以安静为福，而朝廷不及知也。方开言路，罢赘郎，蠲逋租议，日讲维新之治，烂然改观。未几而粤西俶扰，外省分储，先已不足，犹发内库，以为之倡，而师武臣力者，未之闻焉。于是西南不利，辗转及于中原，天堑内外几不知有正朔，其黠者直欲窥伺神京，旁扰畿辅。臣于是绾符秦晋，不获屡承顾问。回忆三省借征之议，臣曾首荷其重，而朝上书夕报可。盖知圣心之不以为然，故陛辞数次，皆淳淳^①以贫民为念，故敢于异同。及疆事日棘一日，而初政有不暇问。咸丰一切之政，有非初心所乐而为，时势所强而趋者。至于蒙尘上谷，犹睽睽以桥山为念。有三月回銮之旨。及不豫累月，终以龙驭上宾，此小臣所擗踊而不能已者也。

九月

俗以是月为菊月，西园蓓蕾，正值其时。园丁每日担头以为功课，究其名号，南北多不甚同，姑就所称记之。园中所有者约数十余种矣。园本足泉多竹，自历年芜废，多遭翦伐。今秋始为锄治，分别新旧，顿然轩豁。而延绿前后，片段宽平，开槛纵观，烟户皆在户闼^②，聚牡丹、芍药于其旁。又念园不可以无费，而果树先花后实，足为三时之计，移

① 广陵本作“凛凛”。

② 广陵本作“户闼”。

数十本以助之，亦不可缓也。约二十六日移果树数十株，二十五日雨，虽培滋之水，本土所自足，而天浆适至，良可喜矣。

十月

初五日 立冬，始见微雪。

自入城以来，猝然闻变，成服以后，更不敢问外事。廿一日初起，由平遥寄来偏报，知有总宪之授。其来无端，并亲藩中奇变，惊惧不可言状。少顷，乃读寄书中语，动色久之。

初九日 奉旨：都察院左都御史著王庆云补授，未到任以前，仍著彭蕴章署理。钦此。

捐输一案，部文至晋，奉旨：照部议，按新章给随带加一级，寻常加一级，纪录二次。

五园来书。

自仲夏移居西园，水竹足以自娱，不复经心世事，总宪之授，自揣不堪。而上月初九之旨，又从而促之，更非意计所及。十月十五奉旨：新授某官某即行来京供职。

及续闻诸老宣召意，拔茅有望，而四体支离，始决计请假两三月，俟春暖北行。

盛满夙所盟心，窃计此事，须于手无斧柯时，痛自儆戒，即如误参某牧一案，十数稟词，一一皆亲所目击，何误之有？至又思委卸之云，更不可解，而后人居然登之弹章，殆以事前为解禁之计。自念弹则弹矣，处则处矣，于吾心无丝毫之愧，何校焉。

不孝传璨追记

十一月

十八日 遣传璨谒中丞英香岩，托为附递谢折，附请假片。

十二月

十五日 专人进省，托中丞递元旦贺折三分。阅邸抄，十二日奉上谕：新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准其赏假两月调理，俟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

十七日 奉上谕：工部尚书著王○○补授。钦此。

岁暮廿八日 陈沅甫自良乡邮缄来告新命。

同治元年壬戌

正月

十三日 张秀先自太平来诊，至二月初九日回去。

二月

初八日 专人至张子和处，托烦英中丞附递谢授工部尚书折，并附请于江北择要设为省垣，并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洋烟各一折。

王文勤公年谱

王传璨

公讳庆云，字家环，又字贤关，初号乐一，又号雁汀，行二又行五，福建闽县人。始迁祖从江西吉水县清江乡入闽，谱系失传。三世祖长龄公以西清王氏题墓版，用别于琅琊、忠懿诸派。祖以上业贾，家故饶。子姓繁衍，产屡析，遂渐支绌。曾祖蜀水公讳秀卿，诰赠光禄大夫。祖尹斋公讳熙，考紫庭公讳彩凤，均叠赠光禄大夫。曾祖妣氏张，祖妣氏林、林。妣氏蒋，诰赠一品夫人。文勤公兄弟三人，公次居仲。伯父英甫公，咸丰初元覃恩赐赠通议大夫、通政使司副使。季父师竹公，光绪五年覃恩，赐赠朝议大夫、翰林院修撰。

嘉庆三年戊午 一岁

公于二月二十九日寅时，诞于福州城南祖居。

嘉庆四年己未 二岁

嘉庆五年庚申 三岁

嘉庆六年辛酉 四岁

嘉庆七年壬戌 五岁

是年就傅。立志宏大，食物玩爱，同辈欲之，即推与无争，曾祖母林太夫人奇而爱之。偕伯父英甫公，从伯父磻溪公、介士公、心农公，先后从塾师程先生、郑先生、黄先生学。

嘉庆八年癸亥 六岁

嘉庆九年甲子 七岁

嘉庆十年乙丑 八岁

能吟咏，作四六小品，师行奇之。

嘉庆十一年丙寅 九岁

嘉庆十二年丁卯 十岁

嘉庆十三年戊辰 十一岁

紫庭公以多病，不耐尘劳，与叔祖分居，迁文兴里，再迁车弩境，生计颇窘，无力延师。公附学伯姑林家，从长乐陈松轩先生澍云学，宿学馆，旬日乃一归省。松轩先生以公听受诚笃，每于夜阑人静，讲授经籍，为平生受益之最。

嘉庆十四年己巳 十二岁

嘉庆十五年庚午 十三岁

嘉庆十六年辛未 十四岁

是年，应童子试，肄业凤池书院。外大母蔡太君与先大母中表姊妹行，悦公敏慧端重，以先嫡妣袁太夫人许字焉。

嘉庆十七年壬申 十五岁

嘉庆十八年癸酉 十六岁

嘉庆十九年甲戌 十七岁

应童试，学使钱塘汪雨堂先生润之岁试，得公卷，已额满，检名册，

知方年髻，抑使奋励。公闻之益勉。

嘉庆二十年乙亥 十八岁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十九岁

本年科试，入县学第二名。

袁夫人来归。

应秋试未第。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二十岁

馆外大父家，授诸舅读。偕林可舟表舅士傅、袁坦皋仲舅庄受业于霞浦游彤贞先生光绛、侯官吴芝圃先生兰荪之门。

高祖蜀水公遗约，以祖居登龙巷园亭与孙曾之先游庠者为书室。公请于大父，即园亭堂构为宗祠，祀蜀水公以下，以旁院为合族书塾，置祭产为享祀费。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二十一岁

三月，袁夫人歿。

再应秋试。

十月，继妣袁夫人来归，嫡妣胞妹也。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二十二岁

学使歙县吴退旃先生椿科试，取列一等第二名。是科领乡荐，中式第十名举人。座主为道州何文安尚书，时官中允；庐陵王霞九先生赠芳，时官编修。房师为古田县知县方先生亨衢。

十一月，伯兄传瑚生。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二十三岁

赴礼部试，不第。

公早岁嗜读《路史》、《逸周书》、《韩诗》、《虞易》及汉魏先儒经

说，属词环丽，独见心裁。

道光元年辛巳 二十四岁

六月，曾祖妣林太夫人歿，寿八十一。先大父母、叔祖、叔祖母垂白持丧，孙曾绕膝，凡孙曾男妇及外孙辈持服者百人。公兄弟皆有声庠序，交游赴吊，喧阗闾閻，戚党荣之。

道光二年壬午 二十五岁

再赴礼部试。

二月，伯姊生。

道光三年癸未 二十六岁

三赴礼部试。

道光四年甲申 二十七岁

闰七月，仲姊生。

道光五年乙酉 二十八岁

道光六年丙戌 二十九岁

四赴礼部试。

季父师竹公游庠。

五月，不孝传璫生。

公每偕计，必载善本书籍归里，与同年魏又瓶先生本唐、翁惠农先生吉士、王成旂先生溱，晨夕过从，偶有心得或蓄疑，则笔为辩论，相与切磋，必问难明晰而后已。如是者十年。

此十年中，门庭豫顺，食指渐繁，与伯父、季父以馆谷持家。馆课之暇，约期归省，煮茗浮白，承膝下欢。三十岁前，非北上不远出。每试榜发即归，虽壬午、癸未连科，亦未留京，恐劳门闾望。远地聘者，以晨昏不便谢之。先后授徒白石头乡叶家、程家，及从伯父咸村公家，策堂从兄金埤从公受业。乙酉领乡荐，叶、程两家游泮者三四人。

道光七年丁亥 三十岁

道光八年戊子 三十一岁

道光九年己丑 三十二岁

本科会试，中式贡士第五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二十名。朝考入选第十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座主为歙县曹文正相国、满洲玉文恭尚书、宝应朱文定尚书、淮安李芝龄尚书宗昉、歙县吴退旃尚书椿，房师贵筑李昶林先生泰交。

捷书到里，伯父英甫公已卧病，喜为之起。公十月乞假旋，伯父已于初五日不起矣。公号乐一，取一乐之意。舟次去家不远，梦伯父告以号不可用，醒而惊疑，盖骨肉精爽，无判幽明也。入门见伯父丧，以不获面诀为痛。大父母年高，多方慰解，不露戚容，与季父相对则不胜悲悼，恒泪沾衾枕。命伯兄传瑚继伯父嗣。

道光十年庚寅 三十三岁

在里侍奉。

道光十一年辛卯 三十四岁

先大父母哀怀稍释，眠食无恙。

是年入都，候散馆。

道光十二年壬辰 三十五岁

四月，散馆，列一等，授编修。

道光十三年癸巳 三十六岁

在京供职。读《史记》、前后《汉书》卒业。辑汉唐碑刻，为临池本，至今手泽犹存。

道光十四年甲午 三十七岁

五月，奉命典试广西，殚心校阅，得士蒋琦龄、龙启瑞等，如额揭晓，多桂林知名之士。

六月，先大母蒋太夫人在籍弃养。讣至，格于关防，撤棘星奔。

十二月抵里，抚棺号恸，擗踊痛绝。幸大父强健，节哀侍奉，足迹不出里门，而侪辈矜式，以文字就正者无虚日。

道光十五年乙未 三十八岁

十月，祔葬先大母于芋坑祖茔。

十二月，葬英甫公并自择寿域。葬嫡妣袁夫人芋坑祖茔右侧。

道光十六年丙申 三十九岁

读《礼》，家居，十二月服阕。

道光十七年丁酉 四十岁

正月，入都供职，充功臣馆纂修、国史馆协修。

八月，简放贵州学政。

十二月到任。黔本僻陋，士鲜专经。下车檄州县，以经学取士，令报名。于按临日背诵，问以疑义，其娴习而知讲解者辄冠场，闻风交劝，知崇实学。

时善化贺耦庚先生长龄任巡抚，息县任芎圃先生树森督粮储，相以厚民生、易风俗为念。创建尚节堂，居嫠妇之苦节无告者；建及幼堂，养稚孩之孤露无依者。董以绅耆，矜之衣食，教其纺绩，训诸义塾。厥后嫠妇之孤、稚孩之秀，由肄业义塾贡举成名者不一而足。其不堪读书者，教之匠艺，及岁，自食其力。与中丞、观察捐廉俸以裕经费，定规条以垂久远，公为文以纪之。

贵山书院，闾省人文所萃，与贺公月必自课。厘文体，黜空疏，每试一棚，择秀颖者送院肄业，亲为指授，文风大振。按临所至，防弊窳，禁需索，终日危坐。就案收卷，有脱颖者，已先入彀幕中。落卷一一过目，使无遗珠。揭晓后，牌招生童晋谒，举其所录文字得失，面为解论，又勖以读书立品。

武场阅马步箭技，勇遇顶替，抉摘无遗。

贵阳棚湫隘，捐廉拓建，增号舍数百间。

道光十八年戊戌 四十一岁

道光十九年己亥 四十二岁

伯兄传瑚在里娶元配翁氏。

道光二十年庚子 四十三岁

十一月，任满交卸，题楹云：敢视同逆旅往来，辛苦与人安笔砚；犹恐受骄阳暴炙，殷勤为我树桐槐。寓护惜士类意也。乙酉奉命典试贵州，犹见此联悬挂考棚，岁久剥落，葺而新之。孙男仁堪谨注。

公履黔三年，以振兴边庠为己任，校阅精详，激励实学。于特出之士，优加奖赏，贫乏者以公车路费。诲人不倦，三载如一日。卸任时，外郡士子咸恋恩海，至省送别者无虚日。及官京师，黔士赴会试者必造谒。其捷南宫者，率当时特赏之士，恒与不孝道其获益受恩，如出一口。校阅之暇，尤留心当世之务，取贺耦庚中丞所辑《经世文编》，遍加评鹭。见林文忠公湖广盐漕各奏，及各省奏疏有关时务在《文编》收刻后者，手抄存之。与耦庚中丞最为投契。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四十四岁

回京复命，教习辛丑科庶吉士，充功臣馆纂修、国史馆纂修。

六月，四妹生；伯姊适同里罗树涛。

京寓与黄寿臣先生、杜蕉林先生邻居，晨夕过从，讲求经世之学。时海上告警，公拟为《防夷策》，呈廖钰夫尚书鸿荃对奏。又绘《渤海图说》，未及上，以忧去。

先是学政任满，欲乞终养。大父手谕以季父在家侍奉，且精力甚健，从无疾恙，未之许。诿意九月十八夜，陡患晕眩汗越，呼家人起。十九日未时歿，寿七十六。公闻讣，悔悼抢地，呼天悲号累日。值大江南北兵差络绎，镇江戒严，公挈眷星奔，崎岖兵间，不遑稍待。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四十五岁

正月抵里，望间号恸，抚棺擗踊，以未亲含殓为终天憾。

读《礼》，家居，课不孝兄弟及从弟读书。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四十六岁

孝义里祖居久属他姓，与季父谋购还，二月迁居焉。

闰七月，奉先大父祔葬芋坑祖茔。

十一月，为传璨授室林氏。

祖居旁屋三楹，曰荆花馆，与季父谈宴其中，友爱怡怡，老而弥笃。以读书课子为务，随所得，笔为札记。

三叔祖父、叔祖母、六叔祖、四伯父伯母、六叔父叔母皆停棺未埋，与季父谋一年之内悉为归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四十七岁

二月，服阙。恋家庭乐，惮远行，淡泊自甘，未尝汲汲仕进。

四月，伯兄传瑚取进闽县学生员。

九月，仲姊适同里陈嵎。

十一月，亡室林氏歿。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四十八岁

四月，为传璨续娶周氏。

五月，传璨取进福州府学生员。

十一月，别季父北上，曰：吾无意求显宦，今未五十，遽欲投闲，无以谢戚好。暂别四五年，迟亦不过十年，便归里，联床荆花馆。公淡泊之性若天赋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四十九岁

二月，到京供职，资俸为编检第一，独行特立，义命自安，俭朴节用，为易退计。与同乡后辈联课，习楷看书，日有恒业。夜则记日间所事，以自考镜。

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总挈史馆纲领，请修臣工画一列传及各志，与同馆商定体例。到馆无间风雨寒暑。恭阅列朝《实录》、《圣

训》，手辑其关法守政要沿革者。恭阅天聪、天命《实录》，纂《东华录纠误》若干条，慎重尚未付梓。列朝《实录》尊藏日久，装潢剥落，修订年余，悉获完好。

十二月，孙男仁搢生，百日殇。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五十岁

五月，御试翰詹，宣宗成皇帝拔公第一，授侍讲学士。谢恩召见，蒙谕：汝年五十，诗赋楷法犹能出众，实为难得。叹赏久之。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丁未科庶吉士。是月，传璨奉母抵京。

九月，蒙派充丁未武会试副总裁，湘乡曾文正爵相为正总裁，取中杨殿魁等六十四人。

公以从此受恩日深，后有尺寸之柄恐无以上答知遇，益肆力经世之务，以《圣训》、《实录》，参之《三通》、《会典》，穷流溯源，间附论断，纂辑编次。久值史馆，得专意探讨。时虽海内升平，而国用已虞支绌，故于国计尤所殚心，汇度支出入为总册。又借阅户部额征、实征案册，参附稽核，以穷夫支绌之所由。不事干谒，亦门少剥啄声。即寓中移竹蒔花，书画萧寂，遇心交过从，脱粟蔬肴，出所业就正，务求精当。至庚戌冬，凡三年有余，孜孜不倦。

八月，庶母江孺人来归。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五十一岁

二月，四妹殇。

三月，转侍读学士；扈蹕恭谒西陵。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五十二岁

二月，转通政使司副使。

三月，孙男仁堪生。

五月，长嫂翁氏卒于家。

十一月，五妹生。

通政司收各省题本，例具副本存署库，向不披阅。公方日勤纂述，

从而探讨，与著作相印证，涂乙再三，抄录数过，脱稿尚未半也。

秋月，肝疾作痛，眠食减损，知交咸以伏案太滞为劝。公方一志凝神，不能自止。

生平嗜地理学，有班志知今之作。馆选回里，从陈恭甫先生寿祺，借摹内府地图，数月方毕。常谓讲求当世之务，须明地利。手绘《七省海口图》，岛屿、沙港，虽小必载，装为手卷，以便省览。留意河防，借摹《黄河图》数过。讲求畿辅水利，于泉源河淀，了然心目。以内府地图拓为大幅，今惟山、陕、四川三幅刻板存库，余亦草稿毕具，尚有三四省未卒业。

道光三十年庚戌 五十三岁

正月，文宗显皇帝登极，以奉宣宗成皇帝遗诰毋庸郊配、升祔二条，交廷臣集议。公与同官议，以升祔当照前举行，其郊配一条，遗诰特为严切，不敢不遵。内阁各衙门会议，请仍升祔、郊配，公不敢附和，另议，会通政司各堂衔上之。奉文宗显皇帝御笔加圈，深为许可，惟圣孝不忍遽从，将另议各折发还。

二月，奉派己酉直省举人复试阅卷大臣。

诏求直言，公疏请勤圣学，开言路，省例案，恤民隐，而于重国计一条言尤详尽。综核岁入岁出及近年支绌之由，了如指掌。疏留中，五日乃下，得旨：吏部会同各该衙门妥议具奏等因。钦此。

公留心经世之务，蕴蓄深厚，至是始得畅其说，而文宗显皇帝向用之意，实基于此。登极恩诏京员四品以上荫一子入监读书，公以先伯父已蒙赐诰，季父尚潦倒名场，以从弟传琨名咨部承荫，欲一家均受君赐也。

奉旨中外大臣保举人才，湘乡曾文正公官少宗伯，专折荐公，得旨预备召见，擢詹事府詹事。谢恩召见，仍充日讲起居注官。又派充文渊阁直阁事，稽查右翼觉罗官学。满詹事文甫先生琦昌，在户部二十余年，娴于度支，堂期晤语，多及国计。谋国之诚，未佐农官，已不忘晷刻矣。

十二月，奉命署理顺天府府尹。奏疏文移，咸出手稿，禀详批札，随事判决，案无留牍。馭牧令专以和易，不涉苛细。署事三阅月，交卸未旬日，又奉令派署。

咸丰元年辛亥 五十四岁

三月，内务府以旗租不敷内廷供应，议拨存退地亩，招新庄头，令佃户增租，以裕差项。庄头、佃户于顺天府、户部，以议租互控，案悬三载。至是，内务府奏令勒限对地议租，不遵则撤地交庄头自种，事在必行。期限已逼，而民隐无由上达。公以内廷差项固不可缓，而不准增租夺佃之令历朝遵守，佃户非欠租不致革退，久恃无恐，且地有肥饶，原租沿交已久，一旦拘泥奏案，使畿辅农民无故失业，殊非朝廷勤恤民隐之意。会兼尹总督衔，申明夺佃增租例禁，具折详陈。得旨：军机大臣、户部、内务府会同核议具奏。钦此。竟寢其事。

五月，蒙恩擢授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署府尹。侍郎为内阁学士、副都御史升阶。詹事超擢，盖异数也。时兵兴频年，中外筹款维艰。上以公陈奏谳于国计，故有是命。府尹、农司公事并剧，甫明即判京兆事，接见牧令。已刻赴部，申刻回署，理京兆案牍，日以为常。若值赴园奏事，日昃方克到部。京兆案牍待判盈尺，炳烛夜阑，从不积压。自兹从公，鞅掌著作之未脱稿者，不能不需异日。寻膺外任，益无暇矣。

八月，派充本科顺天文乡试监临。甫出闱，直隶士子、京官，以籍贯事互控，旨交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查办。大、宛为冠盖辐辏之地，寄籍多于土著，相沿已久，未经声明入籍者多，一绳吏议，即应斥革。公奏言，士子本身始行冒考，固应以冒籍论。其有祖父未经入籍，业已中试出仕，子孙因而应考者，既无人籍案，据例不准。父子异籍或无原籍可归，若皆锢其终身，殊非立法本意。会兼尹总督衔，请令补行入籍，或改归原籍，照例罚停一科，请旨飭下礼部秉公办理；并以监临单衔具奏，请勿许直隶京官限定员数，出结及复试后，方准改籍私例。得上旨，均交部议。时京官势众，以为袒庇士子，列之弹章。公弗避也。朝房晤大宗伯滨洲杜文正公、少宗伯湘乡曾文正公，咸曰主持公道，不可无人。寻部议，凡未经呈明入籍者，准其补行入籍，并概令大、宛籍贯已入仕人员补行入籍，保全甚众。又奉议科场年不应条陈场务，照例交部察议。寄籍士子，有以诗章信函颂扬者。公言：某遇事惟求心安，不以毁誉动念，勿重吾沽名之咎。

北黄河漫口，外吏请由工员发给印票买料，以票抵纳赋税正供。公

谓如是则工需漫无限制，而赋税皆成废纸，奏罢其议。

九月，为伯兄传瑚继娶康氏。

十月，孙男仁熟生。派充本科顺天武乡试监临；又派辰字团校射。

在部查出江南三藩司登记历年延未入拨各款共一千五十九案，计银九百二十六万，奏请予限清厘，以济军需。奉上谕：户部奏饬催江南省例应入拨各款，请分别定限清厘一折，江宁、江苏、安徽各藩司延未造报，自道光三年至本年八月止，竟至一千五十九款，银至九百二十六万余两之多，岂容任意耽延，致启侵挪之渐。著两江总督，江苏、安徽各巡抚，严饬各该藩司按照该部单开各款，予限清查，分款造报，如再玩延，即著据实严参等因。钦此。

公谓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开源有利而弊亦相因，节流则取国家自有之财而理之，严勾稽，慎出纳，幸而军务早蒞，正供敷岁用而有余，所虑者纪纲废弛耳。具折言节财之流有以节制为节者，出纳必求实在也；有以节省为节者，度支必戒虚糜也。取国家自有之财而理之，积久自收成效。凡节流之款，七严核上下两忙，分别藩司功过，以专责成也。各省存剩款项，按年抵拨，以免牵混拖延也。驿站销余银两，提存司库也。严查州县交代，勿任延宕成亏也。甲米折色，复放本色，以节库支也。缎匹库现存物料有足支十年、八年、二三十年者，一概停运，以戒虚糜也。南方营马未见得力，亦有虚额，请裁马改步，以充军实也。议上，奉旨专谕各省遵办。

十二月初六日，偕秀峰方伯联英奉派山西，查办盐务。二十六日出京，随带山东司司员忠廉、何国琛。

咸丰二年壬子 五十五岁

正月至太原，会同巡抚松岩中丞兆那苏图查办，赴河东，详求利弊。

二月回省具奏，请永禁举商，革浮费，减销价，定池价，禁厅摊，杜陋规，留商改票，先课后盐，岁裁浮费七十余万。现商不至疲乏造退，则举商之弊自除。并请禁口外蒙盐下驶侵灌及藩滩私晒等弊，厘定章程入告。事竣回京，至半壁店行宫复命，召对。往返两月有余，归途奉到查办盐务折奉朱批：户部妥议具奏。钦此。嗣准部复照议永远遵行。到

京，仍署府尹事。初六日奉旨，兼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四月，奉派充新进士复试阅卷大臣；又派充朝考阅卷大臣。

五月，又奉派充大考翰詹阅卷大臣。在部又查出各省扣平项下报部未解者六十余万，未报部者百余万，奏令该省分限清厘报拨；又特参江南三省灾熟牵混，奏令力求整顿正供，均奉旨：依议。钦此。

八月，奉派充本科顺天乡试文闱监临；又奉派充实录馆副总裁。

九月，奉派充顺天乡试举人复试阅卷大臣；又奉派充本科顺天乡试武闱监临。

十月，又奉派宿字围校射。

时部库空虚，需饷繁浩，松岑总宪花沙纳、王子槐侍御茂荫陈请行钞，旨交部议。同官各持己见，于钞法非言之太易，即视之太难，纷纷如聚讼。公谓钞不易行，若别有良策则不必行，否则权宜通变，勿病国，勿病民，熟虑而试行之。就总宪、侍御所陈条分缕晰，作行钞议数千言，以质同官。意主虚实相济，辘轳收放，发钞欲紧则不滥，收钞欲速则不滞，行以渐，守以信，日见扩充，不无小补。若遽期远效，言之易而视之轻，以自壅滞，终成废纸。户部奏事常蒙召对，上廑念钞法害多利少，公即所筹办法以实奏。

十一月，孙男仁东生。卸署顺天府尹事。

前后权京兆二年有余，力求整顿，交卸伊迳，犹与道厅讲求各属捕务及缉捕各章程；又劝谕各属修筑城濠，谆谆不倦。尝言：治官事不可存一“暂”字，存“暂”字则苟且粗略之弊生；处家事不可不存一“暂”字，存“暂”字则随遇而安之见定。接见属员，暗为评语，并其地方案件，分属密记，见时面询，以验勤惰。禁差徭偏枯，惩捕役豢盗。案涉赃私者不为假借，参革怀柔、平谷各令。随时甄别，于案关命盗者，慎重亲提，将巨匪李四等案送部正法。近畿烧锅之禁有名无实，官吏藉口婪索。商之农部，令得领帖上税，以裕课便民。又向例不准旗民交产，违者地与价均入官。无如民贪贱值，暗相授受，以预交租息立券，所在多有，既不交私租，复不完公赋，徒使蠢役地棍讹索，有辞谓之黑地。公谓，禁不能止，不如勒限令其呈明，税契升科，给照执业，以卫正供。疏上，得旨允行。

大司农文文端公履任，公己卯同年、翰林前辈也。同朝二十年，踪

迹疏阔，及同任户部，同心协力，视国事如家事。案牍纷繁，文端公虚怀委公，司员仰大农意，每先即公商略。公不敢引嫌，知无不言，谋无不尽，口授手判，悉尽事理。或有未能即决，退食犹精思审处，参酌再三，或笔为论说，以畅其意。文文端公赠诗云：读书宜适用，大略在匡时。识短知君晚，才长是我师。一心同报国，双鬓各成丝。密勿如能赞，还应副所期。征调半天下，潢池尚弄兵。粗材忧损干，之子有能名。著论追先达，持筹仗老成。何时课休养，藉手答升平。退食犹谋国，君真不素餐。艰难思努力，仰屋漫空叹。盖艰难共济，心迹最亲也。

张侍御炜条陈鸦片减刑加税，奉旨交九卿会议，由户部主稿。公主禁不可弛，遂寢其议。

咸丰三年癸丑 五十六岁

上年丰工合龙愆期，灾民失所。撰稿会户部衔，奏请飭下督抚妥为安插，以堵口用余拨款充安插之费。时有旨，令各省绅士办理团练，疏荐廖文恪公等十八人上闻。奉旨：会同地方官督办团练事宜等因。钦此。

二月，扬州失守，奏请飭山东巡抚驰援淮安，直隶调兵，在交界扼要驻扎训练，以为京师屏蔽，会户部各堂衔入告。

四月，蒙派充新进士复试阅卷大臣；又蒙派充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又蒙派充朝考阅卷大臣。

以各路兵勇数多虚浮，莫可究诘，奏请飭查存缺兵数，随时咨部，以重饷需。得旨，寄谕各路带兵大臣迅速报部。

公以盐为自然之利，生财之源，议令楚西两岸借运邻盐抽税，飭广东、四川力裁浮费，以期本轻销畅。又附片请照王文成公立厂抽税法，凡川粤邻盐贩楚，抽税十取一二，税后给照放行，任凭转贩。又议令江西建昌五县采买闽盐，江西十府借贩照盐，亦飭行立厂收税法。又议令两淮筹办厂税，略言淮南口岸虽间有贼氛，应迅筹补救，场产如故，何至片引不行，莫如设厂收税。大抵淮纲之弊在课重而法繁，课重则百端诡匿，法繁则人怀趋避。今既酌拟变通，抽税欲轻，轻则漏税少而化私为官；立法欲简，简则犯法少而化众为良。又奏令运司移驻通泰适中之地，督同运判场员，参酌章程，删除浮费，使灶丁成本有余，听商民贸易，交一引之课，

准运一引之盐，毋得因循迟误。寻据议奏章程七条，均奉旨依议行。自后江、广、川、楚以盐厘为济饷大宗，其议实公在户部时倡之。

江、广屡议折漕，顾改征而浮收难禁则病民，折色而银贵则病官。惟丰工未堵，漕艘被焚，势不能不折色。公议令收漕或米或钱完纳，悉安其旧，不许牧令以折漕更改民户向章，该州县以留支正杂之银起解，而以所收钱米抵放银款，官民两便，流弊自除。奉旨：依议。钦此。

七月，得家书，伯兄传瑚歿，命孙男仁熟继嗣。仁熟性驯而慧，夙得欢心，故择立焉。寄书季父，商以从兄传玮次子迪臣并嗣伯兄后。时发逆扰江北，由鄂而皖而豫，窜山西平阳，复窜天津独流等处。京师戒严，立粮台，设巡防处，需饷急于星火。虽痛子情深，不遑请假，焦劳弥甚。

九月十三日，五更趋朝，冒雾气，在直庐大吐大汗，几至闷绝。仆从扶掖，出东华门回寓，惫甚。次日，仍入署办事，言多气促，复大汗晕眩。顾贼势方张，公力疾先劳，为司员表率，不敢言病。

山西巡抚哈公芬奏称，商力竭蹶，复请举商。公力主前奏，谓禁举商为留商改票第一关键，若复僉商，则厅摊浮费难除，驳令该抚持以定力，勿任现商藉口贫乏误课，图招殷户，阻挠新章。奉旨：依议。钦此。行令该抚遵办。寻又奏称，得人则弊自去，巡抚毫无沾染，属员何敢滋弊，举商如有私费，甘当重咎等语。仍执前奏，请换乏商，而于督运、筹销、缉私、裕课事宜概未筹及。公恐官吏、纲总素以举商为鱼肉，中丞未熟情形，受人怂恿，商之大农，附片请派大员查办。得旨派恒侍郎春、朱侍郎凤标往查。寻哈中丞以军务挂误，简恒侍郎为巡抚，其议始息。

十月，奏请裁并河漕冗缺，以节糜费。略言，河工当丰豫时，多设员弁，宽估经费，原以保卫民生。今河患频仍，帑项难继，河员耗国甚矣。漕运人浮于事，层层剥削，因以耗国。稽之成案，参以时宜，应请裁东河总督，令两巡抚各司本省河防，稽查既易，呼应亦灵。河库道收放钱粮，别无职掌，应裁归淮扬徐道兼管或分管，并将两河厅员佐贰尽行裁撤，责成河营备弁经理修守事宜。以后工用，南河岁拨不得过百万，东河不得过七八十万，候补各员严核改补。裁漕督缺，令南河总督兼理过淮攒运事宜，兑运事宜归该省督抚粮道分任，弁帮候补亦严加甄别，列为条款，单衔入奏。奉朱批：惠亲王、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户部妥

议具奏。钦此。寻会议裁河库道一缺，余如故。

公在部二年有余，查出江南三藩司登记及扣平未解、未报各款千有余万，其余随事勾稽，撙节月计，不足岁计有余者更难臚举。倘军务早蒞，财赋之区不遭兵燹，需以岁月，振其纪纲，所谓理国家自有之财，积久自收成效者，其说不果验耶？

适值粤寇披猖，东南沦陷，丰工堵口虚掷数百万，淮南片引不行，又岁绌数百万。各处关税、地丁，亦因寇警短绌，节者涓埃，费已千万。于是广捐例，劝助饷，试开矿，铸大钱，行钞法，提帑本，变谷价，发空白执照，发税契契尾，史诬纷若，非昔时司农之专事勾稽者比矣。每行一政，必专派司员先议，首以民间休戚，审定利弊可否。一切不得已之政，非公本心所愿行而不能不资周转者，未尝固执己见，亦未尝与众浮沈。心血耗损，肝气时发，发则痛不能寐，食不盈匙。未明趋朝，饮水半瓯，废寝忘餐，备极劳瘁。适户部奏事，上见公有病容，问怯寒否，以旬日饮食减少对。问何不请假稍歇，奏云：此时皇上宵旰忧勤，臣行走如常，不敢请假。上为动容。值赏大臣人参，公获与焉。

与同官论会计宜分不宜合，部中利于分，分则界限清而有条不紊；外吏利于合，合则牵混易而挪后掩前。又言部务千头万绪，方寸地安能容纳无遗，所赖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人有未是，不敢惜吾齿牙，吾有未是，不敢不藉人商榷，任天下事必先忘一己之私，至才力不及，识虑未周，开心见诚，爱憎毁誉听之而已。自书“惩忿”、“去矜”二字，分悬座右。集“明理可以治惧，止谤莫如自修”二语为楹帖。梦中得句：一枕鸡声天下事，半床蠹简古人心。乞何子贞先生绍基书为楹对。海不孝曰：定生慧，事或垒集，须耐性静坐，使心地光明。分缓急，自有条理。常述先儒格言，勤慎和缓，缓字最可味，一涉躁急，便多舛错。公虽从公鞅掌，稍暇即展卷，复克己省心，勇于自治，所涵养者素也。司业崇福请借征山、陕、四川明年地丁，得旨：交大臣会议。以贼逼天津，饷源竭蹶，若督抚得人，因地变通，庶无意外之虞。

十一月初一日，奉命简放陕西巡抚。连日召对，十二日出京。借征之令谏止者，多都人士，动色相戒。公入潼关，闻省垣已颁借征眷黄。公谓此事重大，岂容草草，颁发驰书阻之。

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具折略言：臣到任已腊半，即克期开征，亦必新年输纳，更须地别肥饶，户分高下，不过得岁额十之四五。已时届应征而仍冒借征之日，莫若将新赋提早正月开征，四月解齐，总期完至八九分，设法董劝，以免惊疑，较之借征更有把握。又附片密陈：奉旨咸丰五年分钱粮于本年秋后接征，此时若明张文告，恐春征先存观望，拟将眷黄缓贴，容臣体察商办奏入。奉朱批：依议妥办。钦此。附片奉朱批：甚是。钦此。

咸丰四年甲寅 五十七岁

二月，奉廷寄上谕：武汉贼踪剽疾，严防商洛、潼关，与楚省联络应援，毋任阑入等因。钦此。又奉廷寄上谕：逆匪窜河南永城，令提督桂明带潼关防兵千五百名迎剿，著将军舒纶保接办潼关防堵。其商洛防堵亦关紧要，著认真严防熟筹妥办等因。钦此。公与将军会衔请禁河船下驶，防贼抢渡，仍饬关津盘查奸细。

三月十七、十八日，连接廷寄奉上谕；据胜保奏请于汴梁添驻重兵，令舒纶保分兵赴豫策应等因。钦此。又奉上谕：桂良奏贼由兰仪渡河北犯，著舒纶保带兵赴豫，于河岸择要驻扎，商洛防堵著王庆云妥筹办理等因。钦此。

公请调延绥镇丰伸接办潼商防务，并调陕甘三千名赴关堵御，自赴潼关与丰伸会筹布置，由驿复奏。奉朱批：所拟俱是等因。钦此。

得家书，闻季父师竹公讣。季父毕生以家计况瘁。上年奉命抚陕，驰书属来任所团聚，藉息劳勋。书到而季父已得沉痾，正月不起。公设位哭奠，不胜哀悼。

四月，出省，至潼关，察要隘，阅乡团，布置防堵。与署将军扎拉芬、署提督丰伸亲履潼关、函谷，会勘形势，具折略言：潼关负山面河，夙称天险，风陵渡金陡关与关城犄角，当拨兵设炮，更于城东盘豆镇驻兵齐团，以壮声威，并议令潼商防兵互相策应等语。由驿复奏。奉朱批：览奏均悉，布置一切俱是，惟有时加察看，酌度缓急，勿致顾此失彼。钦此。

复莅勘商洛隘口。时陈公景亮观察粮储，筹防商洛。公具折略言：洛南东北百二十里之卢灵关，居卢氏、灵宝之交，西入商洛，北走潼关，

皆有间道，现已驻兵防守。商南县南接楚疆，东通豫境地，防务最为吃紧。县南要隘曰梳洗楼，曰新庙，其总口在青山县东。要隘曰界牌，曰黑漆河，其总在富水关。拟于青山、富水关结两营盘，界外闻警即报大营，一营拔队迎截，一营继进策应。其余次要隘口十余处，募勇驻守，联兵勇民团为一体，毋使匪徒阑入。由驿复奏，奉朱批：所奏布置各情形知道了。钦此。

五月，回省，抵武关途次，接襄阳道罗公遵殿禀，襄樊驻兵万余，需饷一筹莫展，请由陕拨饷解囊，撑持大局。公与同官议，襄樊与陕唇齿，襄樊安则宛、邓、商洛俱安，不敢稍分畛域，奏令藩司筹银一万两，解应急需，力顾大局。又请饬山西、四川协济，襄防赖以巩固。九年秋月，先公道经樊城，官绅咸谓襄樊军火饷需前赖陕西接济，犹感激不置云。

公以各路粮台有银钱而无粮草，征兵不支粟米，月给盐菜口粮银四两五钱，令就地买食，较每月支盐菜九钱，昔饷一万，今增四五万两。行营所至，买食价昂，兵丁领口分百钱，不敌二三十钱之用，皆自不支粟米。始以各省无从设措之银，供各路不可限量之饷，仰食数千里外，戚戚忧贫。万一饷匱，立形涣散。请饬部行令各路粮台，信照旧例，银粮兼支，或动款采买，或就地捐输，或碾动仓谷，或邻省协济。兵食足，斯兵心固，兵心固，斯兵气扬，则饷无虚糜，人皆自奋。具折奏，奉朱批：所奏甚是，足见谋国之诚。其有未备及各就各省简便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钦此。寻准部议，令两湖、江、安等省征存未运漕粮，均准动用，并请碾动仓谷，由带兵大臣督抚妥办。钦奉俞旨遵行。

七月，奉廷寄上谕：据英桂奏，襄樊紧接南阳，为川陕要隘，请量移防兵等语。著王庆云传旨，令丰绅移兵襄阳扼截等因。钦此。遵即飞咨丰绅，带兵一千九百余名，由紫荆关水路赴襄。

八月，又遵旨添调兵六百名，交丰绅统带。奏调西宁、甘州兵各五百名，又续派备调甘肃兵一千名来陕操防，由驿具奏。奉寄谕：陕甘总督拨兵备调。计到任半载，潼关防兵经提督桂明带赴山东兵二千七百名，将军舒纶保带赴归德兵二千二百余名，署提督丰绅带赴襄阳兵二千六百余名，合之数逾七千。随带军火器械，接济三处营饷及楚皖各饷，复节次调补潼商防兵，不令空虚。羽檄纷驰，恒中宵起判施行。

方伯司徒公照，己丑同年，公与事事熟商，凡部议行银票、铸大钱及兵饷用钱诸政，次第遵行，撙节本省支款，以应各路拨解。拨款纷繁，库藏不继，五月奏请劝谕殷户捐输。访得西、同、凤三属上户四十余家，榜示通衢，委官绅劝谕，竭力急公。其榜示无名之家，以前业已捐输，一概邀免，以杜影射。公谓国家不得已借资民力，费有多寡，力有厚薄，捐巨万与捐千百吃力相等，当酌捐户力量，所及涓滴归公，无妨生计。与其须百十家而集腋，何如出一二户之指困。不及半年，书捐七十余万，稍济军储。

渭南郭创法一案，衅起纠斗，仇家诬以谋叛。喜事者思罗织以冒劳绩，公提审平反，全活甚众。

九月，曾侍郎国藩偕提督塔公齐布先后克复武汉、黄州，水陆各军分三路东下，进剿浔、皖，直捣金陵。奉廷寄上谕，筹款解赴曾营。公以此项饷需尤关全局，与方伯商移缓就急，停支本省兵饷等款，先行解往备用。

十月，襄河、武汉肃清，商南撤防，仍将各乡已办之三十七团奖励联络，日久奉行。将军扎拉芬仍驻潼关，留满汉兵千二百余名。奏奉朱批：所奏甚是，知道了。钦此。

自正月莅任，湖北贼踪上窜，筹防潼商，兢兢告诫者十阅月。至是防务稍松，秦地完善，官无亏空。兵差络绎孔道，州县不免挪垫供差，札令截清年月咨报，严交代，以杜亏挪。

民俗朴愿，惟刀匪逞凶讹诈，为害地方。湘阴李文恭公星沅抚秦，用石墩锁系，以惩顽梗，顾未达部。公奏请飭属访拿，除实犯死罪及外遣为奴照例定拟外，凡刀匪有犯军罪者，于本罪加一等定拟。罪应拟徒者，毋庸解配，练系巨石五年；拟杖者，练系三年，务期消磨顽梗之气。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寻准部复，照议行。

各属仓粮按年春借秋还，出陈易新，本属便民之政。顾吏胥缘以为奸，往往轻出重入，派之里甲，中饱侵渔。公既奏将四年上下忙提早并征，奏停本年仓粮出易。又奏定以后间年出易，不得逾存七出三之数，以纾民力。河东商人公捐三百万两，由前中丞恒春公奏免充商，改陕引为官运官销，而运远销滞，诸多棘手。公以身为表率，若先畏难，属吏益多瞻顾，

定按季截销，各加考成。奏明先盐后课，由河东陕西筹借运本，总运散销。乃盐到口岸，各属惮于领运；运到引地，民间不乐销售。自潞纲不振，商店买私充官，已非一日。关中例食之盐凡六七种，潞产特陕盐之一，课款运脚成本既重，缉私尤难，州县虑及赔课，或已按里按粮摊盐摊课。公以为与其私自科派，不若改复乾隆时课归地丁摊征成案。奏奉部复，自五年为始，每粮一两摊征盐课九分九厘二毫，共摊征十二万一千余两。

十二月，奉部文，蒙恩调补山西巡抚。复奉廷寄上谕，著即驰赴新任。随于二十一日交卸赴晋。

公抚秦恰满一年，驭吏平恕，不矜明察，前后参劾收税不解之商州知州，不洽輿情之白水知县，亏空银谷之怀远知县，挪欠捐款之渭南知县、宝鸡知县，失察书役得赃酿命之澄城知县，交部处分，无稍姑息。惩办藉团滋事之生员皮元吉、违令纠众之兵丁张得魁等，盘获奸细文维隆、翁占魁、王毓高等三案，审实梟示，以遏乱萌。

公牍之暇，就各属所呈图志，详览批发，或就其地势险要地方，肥饶冲僻；或借其前贤循绩，激劝纳牖，以公牍为箴规，读者感动。整顿各属书院，杜干修陋习。甄别关中书院，手为批阅，优给奖赏。又以邻疆不靖，留意武备。标下兵勇，专员训练，月阅一次，赏罚以示激励，挑拔粮缺，署补备弁，于考验时当众谕放，以示至公。寻常文移，自收文至办发限七日，按月核销，毋许积压。其急逼文移，收发恒不过一日。尤留意团练，保奖办有成效之华阴县知县倪印垣、商南县知县李祝龄，保留潼关同知孙治、蒲城县知县曹熙、华州知州陈煦，以资熟手。至于绝馈遗，裁陋规，杜请托，未尝以私人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则官民僚属所共信，未易一二数也。

咸丰五年乙卯 五十八岁

正月初九日，抵太原接任，具折谢恩。奉朱批：知道了。汝抵任后，一切吏治营伍，自应妥协整顿。惟当务之急，京师及各路军营饷项最关紧要，若能源源接济，庶不负朕之委任也。钦此。

自东南用兵，中外饷需惟山陕是赖。上年潞商公捐三百万，免其充商，富室，得释重负。而引地纲维未立，牧令招伙营运，倚势以恶盐售昂

价，而捕私贩之盐净价廉者。民情弗便，甚至毁店抢盐，殴辱官吏。数月之间，效尤并起。客腊阳城刁民赵连城，纠众滋闹盐粮，长治、沁水、壶关亦有刁民滋事。公履任，即将沁水知县、阳城知县撤任查办，委该管知府弹压究治。道经河东沿途，采访潞盐利病，并与都转黄公经熟筹办法，面商函商，往返月余，商定陕省岁额应销一千三百三十余名，今课归地丁，不必专食。潞产患在盐多，晋省官运，招伙出费，以母权子，患在价贵。今按课派盐，派与陕省九百余名，借给运本，运赴陕岸销售，将陕省已摊课余盐三百余名匀销晋省，以轻成本。潞泽各属运远价昂，通饬就地远近，公平定价，并许各属畅滞通融，令绌销州县代代销州县完纳销价，以为惩戒。河南销路尚畅，试行民运，以广招徕。牒陈章程十四条入奏，奉朱批：户部议奏。单并发。钦此。寻准部议，照复施行。

缘陕引课归地丁，运盐不应输课，以无课之盐，行有课之地，当杜回灌。晋改官运，商伙倚势抬价，刁民以之滋闹。定价以杜争端，此公下车所筹盐务之权舆也。前任中丞请发票借费，设法筹饷票，自一两至十两，期自六年至八年，用藩司印，向民间借捐，到限抵纳丁银。条款已具，候部复施行。公谓为数零星，鸠万金须借千余户。地方官不能亲手经理，乡间亦安得许多公正绅耆办理，殊无把握，令且缓行。某同知先主是议，屡以为请。公谓不得已而劝捐，仍须责之大户，难均而众寡，异有济与无济，异生事与不生事，异取诸穷檐，虽丝粟犹不可损。大户坐拥厚费，百取一二以分公家之急，仍无妨生计。

三月，奏请会同在籍绅士，先即太、汾二府劝导捐输，不准琐细苛求，以符政体。劝办一年，太、汾共捐输五十五万两。委员仍请续劝，公谓民力已殫，奏明出示截止，并饬司将太、汾捐户银数、姓名，分属榜书，交教官挂示公所，俾共见共闻，又杜侵匿。另行委办蒲、解各属劝捐。

阳城赵连城聚众盘踞，抗不到案，张贴冤单，称县令科敛殃民，声言花户如先纳粮，即拆屋抢掠，致邑民畏凶，莫敢完纳。公委冀宁道瑞昌公会营查拿，声明如须加以兵力，当斟酌妥善办理。奉朱批：固应如是，不可激之使起等因。钦此。公面谕署令：到任后劝谕解散。密札该管知府陈兰第、潞安知府张思镗言，顽民无知，勿操之过蹙，使成固结。复亲笔再为示谕开导，委员入村张贴，冀其悔悟。诘赵连城传单敛钱，

聚众抗粮，派人把守关禁，戕害勇役，杀伤行旅，拦阻公文。绅士徐公继畲，在潞安团练，因恐固结日久，变生意外，书札往来，屡以髀髀芒刃为喻。陈、张两守，亦稟请调兵。公初意不欲用兵，至是察刁民羽党拥众怙终，营县兵役莫可如何，随调兵会扎阳城城乡要隘，密速围捕；调太原镇标兵八百名，扎垣曲、沁水，以防窜逸。奏奉廷寄上谕：王庆云奏山西阳城匪徒赵连城聚众滋闹，经该抚出示晓谕，许其出首，乃该处刁民仍复怀疑负固，自应酌调官兵围捕。倘该匪畏罪输诚，著将首要犯从重惩办，其余无知愚民，仍著设法解散等因。钦此。又于请调太原镇总兵瑞格亲赴阳城会办折内，奉朱批：览奏已悉，著传谕该镇，迅速妥为办理，勿令勾结蔓延等因。钦此。

七月初四日，瑞观察带兵夺获黄龙庙要隘，首要各犯逃逸入村，搜捕擒获赵连城、李聚泰等六十二名。公即单内点要犯十二名提省，余令就地讯结。奏奉上谕：王庆云奏拿获阳城滋事首要各犯一折，山西阳城匪徒纠众抗拒，形同叛逆，经该抚派委镇道，带兵将首犯赵连城、要犯李聚泰等解省审办，著即按律治罪，以昭炯戒。其乡愚被胁，一经晓谕即悔罪解散者，概予省释。未获从犯李振河、王法囤等，仍飭严密查拿，毋任漏网，以靖地方等因。钦此。据报李振河畏罪自缢，王法囤就获解省，与赵连城等申明泉示。

先是刁民挟制之风匪伊朝夕，因地方官平日泄沓，于书差之敛怨、民之不堪，毫无检点，一旦有事，惟恐上宪责以办理不善，因而屈意忍耻，无所不受，酿成刁悍。上年如浮山棍徒李进琨等案，率调停乞恩杖枷结案。水懦民狎，动辄传单，聚众抗拒，虽止数村，风气关乎全省。公既开导再三，势穷理极，然后威克，以挽颓风，将盐粮公平定价，泐碑以善其后。论者谓，此一役可保潞津十年无事。

本年奉上谕，派阅山西营伍。

四月，操阅满汉省标。以办文武二闱，将两镇阅伍奏展来春。

户部议行铁钱，飭山西运铁千二百万斤。公飭平定、泽州招商核实分办，勿许浮价。令泽州水运达津，以省运脚。

五月，奏将被贼扰害之绛县、曲沃，被水被雹之永和、潞城，被雹被水并被贼扰之洪洞等县村庄，分别蠲缓，以纾民困，均奉俞旨。

八月入闱，监临乙卯科山西乡试。

首府讞局人证羁押拖累，公令将讼案立档随到随登，随结随销，册立四柱，首府总其成，既免积压，亦以验听讼之才。公阅六月分清折，仅结斗殴一起，钱债一起，批司申飭。尝言：因循回护，中于人心，牢不可破。向来大吏抵任，非不雷厉风行，久则习与俱化，必持之以恒，使所属知非意气用事，然后令出惟行。与廉访言，阅押禁人数，时为惻然。案至上控、京控，固有藉词拖讼者，而冤抑必居大半，不申理之而羁滞之，上干天和，下戕民命。不讼而冤莫白，讼则拖累难堪，弱者覆盆，强者结恨，民情堙郁，致有抗官巨案。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地方官于讼案持平速结，警顽恶以安善良，破奸蠹而宣堙郁，地方未有不安静者。又因旱手函，谆嘱道府，飭属省释羁滞，留意积案，查明稟复。

平遥连劫参案报于山东，获犯刘砖、刘意解省，讯无确供，讞局请监候待质。公亲提，讯出刑求情形，谓既非正盗，安知非良。民淹禁势，亦瘐死令，解回山东，讯明释放。

以咸丰三年贼入垣曲，陷平阳，殉难官绅士庶，举报不无缺漏，通飭被扰各属采访详报，奏请将平阳知府何维墀、临汾知县周阳春建祠，并曲沃绅民苏廷直等千八百四十八名口，分别议恤。

汾州府通判向驻郡垣，无职任。公以吉兰泰、花马池盐由黄河下驶，浸灌沿河引地，奏将通判移驻临县之碛口镇，查禁蒙盐。

奏结襄陵县匪徒张永康、席汶泷等一案。张永康、席汶泷照光棍例斩梟，余犯分别绞候为奴。

又奏结沁水县匪徒张五娃等六犯，发新疆为奴，余犯分别军徒。声明晋民素称畏法，近年动辄聚众哄堂，挟制逞凶，若不认真惩创，久将无所不为。现在恭逢恩诏，张五娃等毋庸查办减等，以后晋省凡遇聚众滋事之案，请照此办理，俟刁风寝熄，再行酌办。

又奏结壶关王抓穀、牛满动一案，拟以新疆为奴，不准查办减等。公存心慈惠而不能不出火烈者，辟以止辟，不得已之苦心也。

十月，阅武闱乡试，取中陈振魁等五十七名。奏撤潞泽防兵，以节糜费。

十一月，奏省垣添练精兵一千名，酌定马兵二百名、步兵八百名，

添设千把外委，统归中军督操。

抵任一载，先后奏参归绥道税务苛细，激成众怒，拆毁税厅，请革职查办。又奏赵城知县不洽舆情，年力尚强，送部引见。又奏参令卒不守官箴，请旨将沁源县知县、清水河通判革职。奉旨：知县革职勒追，通判先行革职究办等因。钦此。又先后奏撤解州知州、平遥知县人地未宜，留省另补。均奉旨：依议。钦此。夏县知县挪用捐款，请交部议处。奉旨：议处不足蔽辜，即行革职。钦此。祁县知县滥刑毙命，奏奉上谕：革职提讯等因。钦此。

岁除日，公犹检宝晋局鼓铸旧案，熟计今日铸本太重，思次年奏明停炉。公于案牍无间寒暑，虽岁节亦照常判阅也。

咸丰六年丙辰 五十九岁

正月，保奏阳城捕匪案内出力人员冀宁道瑞昌公以下，加衔赏翎有差。

河曲宁乡委令刑件代验生伤见于公牒，公以刑件役贱人微，易滋弊端，请旨飭部议定处分，以重人命。寻准部复，通行各省。

三月，出巡汾州、平阳、运城、蒲州、泽州、潞安各属阅兵。行辕供亿，诚务朴省，轻骑减从，按程而行。到行馆，延见文武，使之尽言，面加训励。

四月，旋省，奏巡阅各营奖拔及分别降革并予限再考。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公于升调署拔营将，令吏备牌，亲笔署名悬示，然后札委。拔粮挑缺，当堂谕放。考验月定两期，使吏胥无从影射。铜炮炮车制自甘肃，公照铸六七十斤小铜炮八十尊、三百斤至五六百斤大铜炮二十五尊，制车架运，演放打靶，共用工料八千两零。奏明率属捐廉，免其报销。标下精兵一千，专员教习，日日操练，将铜炮炮车、抬枪抬炮列阵演放，浑坚灵动，声势雄壮，打靶有准，较老阵适用。世职营员死绥之裔，时加差委，俾资练习，不许营员党援歧视。

晋省钱粮年清年款，逐年亏空，渐形交代未结者至百四十余案，择尤先后撤参各牧令交款未清，分别革职、摘顶勒交，声明国家不得已办

理捐输，藉民力以充军饷，地方官倘敢侵挪，更为情法所不容，由臣督飭司道府州，如查有侵欺捐款情事，从重定拟等语。公于捐输不轻扰民，业已报捐，即以济饷，尤恶侵挪捐款之员。与方伯论州县交代迁延，玩视功令，上司非乐瞻徇也，虑参后亏款难追，州县遂以之有恃无恐。国家岁入四千万以外，出只三千五六百万，岁常有余，何以军兴数年，中外空匮至此，盖非财货不足之患，而纪纲不立之患。今欲挽回全局，条例具在，申明而坚守之。以历任之多少为查参之先后，渐次清理，一则正署任均须结算，二则新旧任不许积压，勿掩覆，勿因循，一徇干请，枝节更多。

以晋俗尚厚葬，间纳金宝，妇女尤尚，致有海盗之事。手撰说帖，晓譬使知，抑情从礼，刊为公启，以挽回风气。

抚陕时，因官运窒碍，将陕课改归地丁，未即布置尽善，旋即交卸，心悬小民多此完纳，究为新加之赋。潞盐运赴口岸，本轻值贱，牟利之徒囤积居奇，小民仍难食贱盐。华阴倪令禀商情形，公批令：恤小贩，禁囤积。致书当事，设法调剂。陕抚吴公振械，奏课归地丁诸形窒碍，请变通办理。奉上谕：著王庆云悉心参酌筹画，咨行吴振械妥办等因。钦此。遂商之都转黄公经，仿照会兴镇章程，课仍归盐，官民并运，择地立局，稽查掣验，不分引地，随处散销，札行陕西藩司、盐道、河东道会议。寻议定章程，陕引一千三百三十余名，每斤纳课四厘，共应封正杂课并销价公费十六万八千余两，照豫引官民并运，设局夹马口、下马口，委员盘验。过河再设局三河口，截角缴销，以杜重运夹带。截解后，任其转贩散销。运无定人自不能抬价，销无定地亦无可居奇，如布帛菽粟，随时长落。陕省州县毋庸开送督销完欠职名，所有考成均属河东道专责。会陕抚衔奏，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发折后致吴中丞书云：闻贵省出示六年地丁，免摊盐课，如哇出胸中痞块。盖公念念民生，不以身已去陕，于民所未便稍忘修改也。寻准部复，照议遵行。

又密奏请留吴都转久任。又奏请严禁需索，奉上谕：著英桂严飭河陕汝道及各属，不准需索留难等因。钦此。时豫省官吏已萌陋习，故奏飭禁止也。

五月，奏结长治匪徒张毓龄等聚众一案。除首恶罪应斩决之，王振

师纠众济恶，罪应绞候之；张毓龄、任娃则先后病故，毋庸议外，将李翰书从重发新疆种地当差，余犯杖流枷责。声明事犯虽在恩诏以前，情节较重，不准援免，将长治知县降为府经县丞。奏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寻准部复，照议办理。

又奏以赵城知县甫到任，即请出易仓粮，拂民情而信吏胥，撤任留省学习。平遥知县捕务未能得力，撤省另补。沁州、霍州二牧，天镇知县，年力就衰，均勒令休致。宁乡知县人欠老练，留省察看。陵川知县、沁水知县上忙惰征，摘去顶戴。河津知县被揭捐多解少，提省查办。随时参劾整顿，均奏奉俞旨。

公以《圣谕广训直解》一书，融会《广训》微言大义，衍为通俗之言，使人易晓，教以迁善改过，有裨风俗，飭司刷印，定宣讲之期，宣讲之地，宣讲之仪，颁行各属。

七月，得江南督抚书言，大江南北旱蝗，稼槁河涸，秋成无望，食物倍价。公虑军务正殷，粮台无担石之储，解银供饷，势成积重，莫若因银之缺，以钱米徐为转移，虽采买不易，而官仓可筹，虽铜铅亦少，而完纳可收，先固军心，徐图翦灭，具折略言：用兵以粮为先，各路官兵皆给银易钱买米，果使岁可常丰，何便如之。臣接军书，知时事孔棘，有不能已于言者，山陕岁入只有此数，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偶尔为之，亦非久计。大兵之后必有荒年，臣虽未履间，心已怒焉如捣。窃计江皖诸军当此钱荒谷贵，往时得银可饱，此后得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惟有徐与转移，择水路可通之处，动仓储，济军食，解饷银，兼运制钱，亦代匱之一端，不得已之下策也。奏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速议奏。钦此。寻部准议复，奏请飭下两江督抚并附近各省，碾动仓谷，运送粮台。至该抚所称兼运制钱，查各路军营每按制钱二串折银一两，前经户部奏令遵行。现当饷银支绌，各路粮台自应实力奉行，请并飭下办理军务督抚，加卯铸钱。凡解饷由水运可通者，解钱数成，以济银之不足等语。奉朱批：依议速行。钦此。

八月，出省阅大同镇属忻、代、朔、宁、杀虎口营伍，并补行军政。回省复奏阅伍情形，年壮技优者记名奖拔，年衰技庸者分别斥革及勒限学习。每阅一营，面飭将备先以公廉为主，兵心悦服乃能约束严明。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公谓：晋省营制沿自国初，沿边三堡半因胜国旧观，其时三关控制重在北方，南镇兵额仅半北镇。迩来南镇汛地与中州接壤，兵力见单，须随时修改，必标兵多汛兵少，庶便操演而归实用。杀虎口外六厅，蒙民回汉番僧杂厕，地广人庞，为各厅谆谆告诫。公到任后，时以交代为同官提撕。至是奉吏部文，勒限半年，因奏请设局，委员清查。交代迟延，实因动垫兵差积压者，仰恳圣恩，凡六年九月以前造报者，以奉文之日起限，十月以后至任者，按例扣限。奏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寻奉部议，宽免从前逾限处分。公谕交代局委员，除离省事故，各任二十案，批司咨部，提开另办，飭府州督算外，将各案别难易为四等。难结者限四个月，次难三个月，易结者二个月，已出总结者一个月结报。复手订册本，分属钞撮，随时分注省览。

是月，奉廷寄上谕：严查保甲，著各督抚一体遵行等因。钦此。公商同两司，参成法，酌时宜，刊刻章程，通颁州县，详慎经理，不用民间一钱。乡保甲长，务择公正，民间随时公举，州县编查成效，酌量请奖，不实者分别撤参。将章程复部备查，并家喻户晓，广颁刻本。奏奉朱批：览奏已悉。惟在行之以久，随加查察，勿致扰累，不可以一经复奏为了事也。钦此。

公因奉谕实行保甲，奏请劝修堡寨，以辅保甲，防患无形。略言：臣奉命阅伍编，历所属，窃见晋省有可因之利，寓坚壁清野于无形者，现成之堡寨也。前明三关烽火达于太原，郡县筑堡自卫，有一县十余堡、数十堡者。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分防列汛，南则缮完者少，残缺者多。臣近飭属力行保甲，拟刊告谕，劝民修整。立杜规，责成绅耆之董率；设义塾，化导少壮之游惰。小村附入大村，大里带管小里，零星资粮，寄顿堡寨，无事则散处，有事则聚居。拟嗣后有修建堡寨工大出资多者，请奖职衔，次者由省奖励，再次者州县匾旌。州县能劝修多处者，乞恩奖叙。庶几卫民有素，御侮无形。奏奉朱批：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与同官论保甲之虚应故事，由于官民隔阂。昔之三老嗇夫，今为贱役必也。优以礼貌，收为指臂，专以责成。官董之，而无数扰民由之而

不自知，是在良有司之通变。至堡寨有限于地势、屈于财力者，于村落出入之路，垒墙安栅，防闲外匪，联络一气，则众志成城矣。

公每届冬操，阅枪炮打靶命中，一一吹竽。又合操速战阵、八卦阵，演戚南塘五行鸳鸯阵，以习号令。鸳鸯分合灵变，长短互用，析之数十人，自成一队，与合操美观者异。又以新铸铜炮炮车，与喷筒火箭列队。更进与营将论刀矛弓箭藤牌美观而乏实际，须兼习火器，必火器有一艺之长方入伍籍，务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方为起色。

十一月，邓州失守，河陕汝道函约黄都转河东兵守陕州，都转稟商防务，亦以划河自守为非计。公谓：晋守函关，助豫防剿，贼若由荆紫关入秦，鞭长莫及。晋与秦为休戚甚于豫，不如划地守险为善策也。奏以汾州参将保衡与蒲州副将乌林泰互署。又以蒲州冲要，知府、同知未谙防务，与大同知府通判对调，贻书保衡督率勤操。

以托克托城、归化城、萨拉齐被水，请查办蠲缓，奉恩旨：著照所请等因。钦此。

十二月，举行大计，甄别卓荐有差，冀宁道瑞昌、太原府保龄、宁武令曾文炯、曲沃令应学津、凤台令刘端、平陆令余怀堂、介休令沈钟、永济令朱英、大同吴承曾、神池岳玉溪等十员。合计全年地丁钱粮至年底止已完九分二厘以上，仅未完七厘零。专折奏年终密考，正月奉朱批：览密奏，殊见核实，单留中。钦此。公于此等折件尤务以实，不谓天高听卑鉴及幽独也。

咸丰七年丁巳 六十岁

元旦书日记云：余今年六十老者，俗情所恶，君子则有喜有惧。喜者身得康强，事多阅历，何暇以日月逾迈为忧；惧者任大责重，将知耄及宜自勉。自问精神不用则昏，此当勉者。勉之而不能，则当致其决而已。凡事可以姑待，惟进退之际不然。

正月，奏请飭议卖空罪名一折。奉旨：该部妥议具奏。钦此。

与两司商将各州县钱粮划为分数三年，比较起色者赏，减色者罚。完解摊捐，亦计分数惩劝。嗣查平阳被兵后六年分钱粮，较四五两年起色，请将平阳属守令奖叙。因河南旱饥，具折请飭亟发官仓，速筹散赈，

俾饥民不至为土匪勾胁。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月，探闻河南土匪勾结饥民抢掠，距晋较近，奏请密筹布置。东路以潞泽参将为总巡，泽州都司副之；西路以蒲州协副将为总巡，运城都司副之；平垣营游击驻茅津渡为中路，北巡风门口，南巡会兴镇，声势联络，以备不虞。太原镇标统为三路接应，节节移远就近，以免糜费稽延。如须征调出境，一面调发，一面奏闻。奉朱批：均照所请，惟须慎益加慎，不准稍涉张皇。钦此。

又以太原镇标兵太单，请派大同兵换回在豫官兵，归伍巡守，既无糜费，又习地利。奉寄谕：河南巡抚将在豫太原镇兵五百名，飭原带管带回晋。嗣准豫抚咨，遵旨撤回，毋庸派兵换防。拨河保营杀虎协官兵驻平阳训练，以备缓急。抽派由豫归伍兵二百名驻茅津渡，归平垣营训练。又札北镇备调兵二千，勤操待用。又抽调南镇兵七百名，加操听调。各路催饷公牍私函，至无虚日，赖河东课入充裕，佐藩库之不及，竭力筹拨，已非一载。

四、五月，连接胡文忠公公牍私札，楚军劲旅东下需饷，并屡奉廷寄，竭力设法，奏请劝平绌、解捐输。将谕旨刊为誊黄，使民知劝捐有成数，先尽解楚军月饷。奉上谕：户部核议具奏。钦此。书捐三十余万，陆续解楚。

上年八月，凤台、垣曲飞蝗入境，公令迅速扑捕，并搜掘蛹子。谕各牧令捕蝗除种事宜八条，先省躬，次除种，次扑捕，次定功过，授以古法，怵以考成，使勿泄沓。

闰五月六月，壶关飞蝗入境；交城、文水鱼子化蝗；平陆、芮城、平定、黎城、凤台、潞城飞蝗入境。公委员星夜驰勘，如救火赴敌，檄教佐帮同扑捕，以钱米买蛹子。虽有蝗孽，不致成灾，盖防之豫而除之疾也。奏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八月，具奏清厘交代二百三十余案，有州县自行接收者，有由府县督算者，有因辎辘提省会算者，均已各清各任。内除参讯亏空十一案，并提讯宁远一案外，共二百二十余案，依限造报，一律完竣。略言：交代不清，致有亏空，清查弥补，半属空言。严交代而清查寓其中，可否令各督抚飭司，将新案交代依限办理，按季出具各属并无逾限交案切

结，奏请交部核对，以期执简御繁。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公自奏请立局以后，时时督促查核，随到随转，计共亏十三万余两。揭参已故襄垣、岢岚、平定、孟县、隰州、平鲁、和林格尔、汾阳、崞县各牧令、通判降革；翼城、丰镇、宁武、宁乡、浮山、洪洞、清水河、绛州、闻喜各牧令、丞倅拿问，查抄勒追，均奉俞旨，随案查办。历年弥缝掩覆，愈亏愈深，非任劳任怨彻底清查无由毕露。公不立清查之名而获清查之实，认真吃紧，每饭不忘，非不孝亲见之不能悉也。

六月，奏率属倡捐银二千两，声明不敢仰邀甄叙。奉上谕：查明该督子弟议叙。钦此。以不孝传璨履历咨部，议叙主事，分部学习。

得部文，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四川总督著王庆云补授。钦此。具折谢恩，并请陛见。声明现在筹捐拨饷事务方殷，新任藩司常绩及本任臬司沈兆沅不日到晋，拟俟两员中有一员到省，委令专办藩司事务，臣即交卸北上。奉朱批：著俟交卸抚篆，再行来见。钦此。

垣曲风门口为济源入晋要隘，两山壁立，一路中通，行人止能鱼贯，实为天险。咸丰三年，贼自怀庆窜入，前抚拟移营驻守，未及举行。兹委员勘邠邵基址尚存，议建炮台瞭台、兵房营署，修为关隘。六年五月兴工，九月工竣，用银六千八百余两。

又壶关县大河村与河南林县接壤，北倚峭壁，南临河滩，系通彰卫要路，亦令设关守险。六年十月兴工，七年五月工竣，建关一座并炮台，兵房共用工料六百余两。一由平阳营移兵设员驻守，一由潞泽营移兵，设员驻守。奏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又以豫省嵩山角子山土匪肆扰，奏移前驻平阳之河保营兵二百防茅津渡，杀虎协兵三百驻东滩渡。又令南镇挑兵二百扎碛石镇。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又奏请暂停知县推升京职一折，略言：知县推升京职，原以奖励循良。合例推升者，均系久任地方，无钱粮命盗处分。推升而去，地方少熟悉之员，名为迁官，实则置散。到班率在中年以后，自知迁地弗良，至任者少。请飭吏部议奏。奉上谕：王庆云奏知县推升京职之例，酌议暂停一折，著吏部议奏。钦此。

自丙辰、丁巳陕岸、豫岸引盐截角后，不限地不限价，与布帛菽粟

同为流通，销路大畅，票贩争先领运，几于有本无从得引。郝存都转以引额不能加增，而领票未能遍给，恐有偏枯高下，设法封课抓签，以示公允。抓获者领票运盐，不获者将所封课退还。初时先课后盐，今乃先课后引。每逢抓签之期，商贩辐辏，客店几不能容。咸丰十年、十一年为河东最盛极畅之候，终都转任，未尝少衰。逮同治初元，都转迁任，而踊跃逊前，则仍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公尝语都转云，某岂敢如雍乾诸老，以增引溢课见长，但计收课五千名，即办一案奏销，将奏销月分提早，于成效不居功，而拨款多实际矣。

晋省承办平好铁，州县派摊帮价，藩库先行垫发，往往有垫无补，库款成亏。院司科房京师交库，莫不有费。公悉其弊窦，司详办铁，遏之不发，语方伯云：此款已移办生铁，解京可且缓解，将来如不得不解，须先筹款项，次议办法，不可再仍陋例。七年四月，致翁文端公书，议以留支钞息折价，解部支放，公私两便。值交卸，未及行。

山西丁徭未全归地者八处，壶关、榆社、屯留、吉州、保德、河曲、夏县、石楼；全未归地者亦八处，岢岚、右玉、神池、宁武、五寨、偏关、辽州、和顺。贫民卖地则过粮，而丁无可免，往往赤贫之户无地粮而有丁粮，故有“丁倒累户，户倒累”之语，百弊丛生。以夏县七千余两为多，余或三四千一二千。当时漏未办理，民间苦之。内有屯留等县，置公产取息，以完丁粮，久已相安，毋庸体恤。惟辽州、榆社最为民累。公商之都转，划灵宝新课代完，合之榆社，共免三千余丁。免一丁即苏一家之困。公留心民瘼，务求实际类如此。

豫直流民有来晋省就食者。公言各省旱蝗，晋尚中稔，以情言之，不忍坐视沟瘠；以势言之须先分别莠良，诫入境，州县稽查申报，资送出境，勿令奸宄混迹，以遏乱萌。

注意各属书院，札守令延贤师，认真考课，勿许人兼两席，或送干修诸弊。有以幕友兼主讲及生监充数者，悉令另聘。晋阳书院为人文荟萃，乙卯乡试榜后，照荐卷册札，飭各属送院肄业。每课亲为校阅，课以经文，以防空疏剿袭。文之优异者，颁送先儒文集经说，以资肄习。

公在任二载有余，正己率属，杜绝苞苴，风声严肃，惩办骫法，书差使敢吓诈，牧令有不知自爱者，甄劾不少宽假，吏治一变。夜卧，恒

寅刻便醒，醒则披衣起阅公件，加圈点勒，帛批准驳，辨色，呼苍头，具盥沐。日出，传见属官，至午未方饭。判公件，拆文移，于应查酌批示者，另为一束，夜起细阅，堂期，集司道，谈辄移晷。退后，遇应商之件，作函往复，有以节劳劝者，公言吾非好劳，但求心安而已。计前后三年，解京外饷无虑千万。地丁不足，佐以盐课、捐输，竭力催提，或以拨款无节箴公，公言：旁观未知当局之难。据理而论，为本省当留缓急；以势而论，朝廷不得已而征调，我辈畛域谢天下？卸事伊迩，犹念念布置边防，乃请入覲。

九月初三日卸事，初六日北上，二十日在圆明园请圣安。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日，均蒙召对于勤政殿之东书房。初二、三、四日，又蒙召对，赐克什三次。退则记天语于册，以识不忘。

十九日，回太原省。二十四日，起节赴蜀。秦晋皆公旧属，驿马数匹之外，沿途不用地方供亿。

十一月初九日，抵成都接任。于行馆接部咨，《宣宗成皇帝实录》告成，以曾充副总裁，奉旨加一级、纪录一次。具折谢恩，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川幅员辽阔，总督职兼巡抚，营制夷情，边防邻警，尤为要居。方伯祥奎公、观察张思镗公，皆曾任山西知府，莅蜀在先。公虚怀委任，不为操切矫枉之举。计地丁、盐课岁入不及晋省四之一，不及秦二之一。迩年与秦晋同为军饷仰给省分，又居荆鄂上流，湘军复武汉、攻浔皖，军火粮饷，无不取给于蜀。廷寄月恒数起，拨款急如星火。公计川省济饷以条粮津贴及楚引抽厘为大宗，力杜浮收中饱，务使涓滴归公。奏以拨款繁多，以咸丰八年再行劝谕各属，按粮津贴，除汶川等边瘠州县体察情形尽收尽解外，各属一律征收津贴，随粮完纳，毋许加耗浮收。奏奉廷寄上谕：著该督稽查弊窦，于济饷之中寓恤民之意，如有藉端浮收者，即从严参办等因。钦此。刊为眷黄晓谕，并札飭该府州随时查核。

盐厘难限定额，尤易滋弊，除前定章程外，飭司道慎选委员，并议委员、书役人等，明给薪水，于厘中抽厘，所得多寡视所抽盈缩，使知劝勉。奏明八年正月为始，令盐道将各厂月报抽厘数目誊示，送院盖印，

颁挂各厂，以绝征多报少之弊。又专折将经理成效之商号议叙，加井神封号，设商学，以资鼓舞。

楚省委员借饷运盐入楚，前任许之矣。公谓领饷运盐需时，售盐放饷又需时，蜀既月解楚饷，此举缓不济急，即无夹带影射，亦不可行。函致胡文忠公停之。犍岸滞销，道请展课，公援陕引济豫成事，改为代销济楚，获以畅行。访知绵州牧毛震寿督办三年，情形熟，操守好，委以稽查各厂厘务，深倚赖之。津贴岁入五十余万，盐厘岁入三十余万，为川省藉资外拨之大宗。

炉岸茶务疲滞，商欠巨万，奏请每引五包，抽茶一包，存仓变价，纳税取课于茶，视取课于商较为踏实。奏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

咸丰八年戊午 六十一岁

四川咽喉为地方害，劫案甲于他省。公履任，通札各属力行保甲团练；申明缉捕章程，禁绝兵役包庇；悬重赏，缉著名要犯。又于提讯破获咽喉、正法人犯，知巨匪纠伙劫时，多请穷民助势，分赃少而破获易。其真正匪犯，交结兵役，形迹诡秘，日久纵扬。公谓穷民受雇罹网，戮之不足示惩。访知守备刘华、千总陈绍畴、把总董上陞、外委张寅，素善缉捕，卷查迭劫屡拿未获之匪单，开年貌、籍贯，悬赏责成该弁等出省破案。

十二月至二月，据各地方官及派委员弁报获强盗百余名。距省远者，委员驰同地方官复讯正法；其近者及迭劫多案之成都、华阳、内江、邛州、新津、绵竹、双流、彭县、仁寿等处，积年漏网盗犯李麻子、陶三婆子、白帽顶、高三帽顶、王二矩人、蔡汗淋等四十一名，解省讯实，恭请王命正法。情重者枭首，榜书姓名、籍贯、案由，悬犯事地方，俾昭炯戒。嗣续获巨匪陶尖脑壳等十三名，正法。

八月，又奏请正法张缺窝等十七名，均奏奉朱批：知道了。钦此。札两司，新牧令到任稟内，令声叙前任有未破未获之案，凡署事卸任，盗案未获者，停委留缉。又查出讳盗州县，撤任，易以干员；奏参简州虚报获盗二十七名。不匝月，陆续报毙二十四名，借盗销案，幸免处分，请撤省查办。有魏大刀者，积案巨匪，恃有包庇，在汉州署前开设茶馆，

暗结匪类，至是亦破获。又奏拿获邻省盗犯，查系真盗，即就拿获地方惩办，毋庸解回犯事地方，以免疏虞。奉朱批：著照所请，刑部知道。钦此。

川省南川、酉阳等处，与黔交界。上年十二月，酉阳禀报思南教匪滋事，府城失守。酉、秀、彭、涪防堵均要，奏委直牧李渐鸿、管带兵勇总办酉、秀边防副将邹鸾章，扼截龚滩要口，并奏川北镇总兵蒋玉龙，带兵久驻贵州镇远。今思南饷道中断，饥溃堪虞，请飭蒋玉龙带兵从铜仁绕思南之北，规复郡城，联络酉、秀边境。奏奉廷寄上谕：令蒋玉龙绕出思南之北，规复郡城等因。钦此。

正月，奏据南川、綦江禀报，贵州桐梓匪徒窥伺，距边界数十百里，兵力尚单。公令撤回夔巫西西灆口防兵三百名，撤回宣威征兵一千名，交重庆镇总兵皂升管带筹防；声明綦南防务责成重庆镇总兵皂升、重庆府知府李庄；酉秀责成绥宁协副将邹鸾章、直隶州知州李渐鸿。令邻团就兵力所及，以剿为防，勿致顾此失彼，并令皂升探明贼情，相机剿办。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复据皂升禀请，飭令丁忧副将庚良帮办。奉朱批：庚良著留防差遣。钦此。李渐鸿报于酉阳要口扎三大营，其偏僻小口分派兵勇，协助民团防守，边外有警报，附近大营立时策应。公喜其布置甚合，不至备多力分，飭綦南仿照办理。劝谕思婺近界团民击贼，由川给赏。

会理州知州婪罚铜厂罗升银两，致罗升父子与周昌豫等勾结匪党，焚掠猛粮坝起事，推罗升为帅，分设五营营长，抢劫二百余家，势将燎原。该牧令于猛粮坝正法四人。该管知府禀将该牧撤任，委该守查办。恐日久勾结滇匪，酿成边患，复委署守史公致康筹办剿抚。正月据报，连日兵勇兜围获胜，匪众往西昌、盐源逃散。

二月，又报兵、练剿擒首逆，歼除殆尽，地方肃清。三月奏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嗣报匪党反狱同逃，经兵勇全获，依谋叛律正法，周昌豫等四十五名梟示。奏奉上谕：王庆云奏匪徒滋事，剿办完竣，地方一律肃清，办理尚为妥协，出力员弁准令择优酌保等因。钦此。

各路拨款繁多，所筹津贴及盐厘近九十万，仍形支绌。蜀无巨富之户，与山陕不同。湘军援剿江西，需饷最急，廉访张公思镗、观察王

公廷植籍隶江西，各倡捐军饷，并于省垣、重庆劝谕江西绅富，捐输银二十三万余两。奏将廉访赏戴花翎，观察加盐运司衔，钦奉俞旨。又附片声明，成绵龙道蒋征蒲，籍隶湖南，照江西办法，劝湖广绅商捐饷解楚，动以桑梓急难之情，则言易入，非有官民相临之分，别弊不生。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至次年七月，共捐输四十万。观察又倡捐银两，奏奉上谕：蒋征蒲著赏加布政使衔等因。钦此。

川员需次州县百有余员，丞倅佐二亦百员，分起传见，日四五员。取陈文恭公《从政遗规》，交府刻板，语需次各员，读求心得。川省向章优缺，署事年满辄更官，鲜久位。公语方伯，须改弦变通。牧令处地方如逆旅，利甫兴而旋废，弊方革而复滋，循良何由展布？优缺将满，群相希冀，官方安能澄肃？同官恐积重骤更，需次者觖望。公言：先从实任勿轻调署始，非人地不称，实缺皆使回任，不称职乃改调，再不称即应弹劾。吾阅牧令人才不乏，而吏治未臻，非牧令之过也。与方伯言：劳绩省员近在目前，易邀鉴赏，其边瘠为好官者，往往置之度外。夫慎固封守，以得人为先，边瘠要区，捷足所不乐就，既恐朴诚者悃悃无华，又恐老拙者苟且恋栈，加意逐一察核，勿稍迁就；并须平时采访熟悉夷情边务之员，存记备用，用违其才，所关靡鲜。矫矫自好者，每难求之耳目之前。

又沿江多盗，亦宜慎选牧令。以保宁知府年力就衰，梁山知县被控门丁诈赃，金堂知县滥刑责毙生员，分别勒休革讯，叠奉俞旨。又以兴文令年老，盐源令因盐井生事，撤省另委妥员。

川省额兵三万三千有余，黎、雅至炉、藏去十之一，马、峨、雷、越去十之二，松、茂、金川又去十之二，腹地及东南沿边仅有半额。省西控制羌夷，重兵扼驻，而时势重在东南。叙州六县，在在接壤滇疆，建昌与滇亦仅一川之隔，綦南、酉、秀则斗入黔楚，苗犵之交，时虞窜入。顾连年征调，兵力处处觉单。前添四厅，练勇千六百名，省标、川东、川北新兵三千，不足补征兵之半。募兵则经费无出，招勇则纪律未娴，添选赴楚练丁身经百战者，使隶伍籍，期于精以胜多。节制各营，考验署补营将，当众谕放牌示如晋时。提塘报满，愿考者四十余人，试以弓马，并令读《则例》数则，以文理无讹之彭桂芳充补，众论翕服。与提督万公福讨论险要，评第合省将弁，以求可用之才。于无事之日，将

营制分抄省志地图编中；又摘录《明史》李化龙、朱燮元传，悉川黔进兵险隘，以便省览。

语辕门收呈委员，收呈不妨从宽，恐中有冤抑；准理看押须慎，恐意在株连。令臬局委员，讼案册记，责成稽核，勿许积压，并令上控案限一月结报。

从前当事，久有招募土兵之议，前署酉阳牧凌树棠，以楚氛不靖，劝民捐屯田四千八百余亩、谷五千石，仿湖南凤凰厅屯田章程，在城乡要隘设屯兵五百三十七名，计丁授田，农隙操演。其常操练丁给钱谷，以为月饷，用余钱谷巢借生息，用备岁支。拣设外委，额外屯正给薪水、马干，以资钤束。建造公所、营防、旗帜、器械，拟议规条请奏。公通筹本省全局，略言：屯田寓兵于农，辅兵力之不足，洵足固藩篱而资战守。上年该屯练赴秀山迭胜，已有成效，拟率同司道，选择与民相信之沿边州县，推广举行。奉朱批：该部妥议具奏。单并发。钦此。随准部复，照议推行。公谓屯田兴则官无养兵之费，民无供亿之烦，边要各属尤宜亟讲，全在得人而举，勿致良法厉民。将奏稿斟酌规条，诫以勿贪功、勿畏难、开诚布公。公体恤民隐，刊为《畜艾编》一本，告谕沿途官民，以酉阳成事为劝。

时武汉肃清，川东撤防，并擒剿石柱鹤游坪马四谋逆一案出力人员中，前任未及保奏，至是开单请核。公以人多奖优，裁抑使减核实，语方伯云：保举僭滥，非不取悦目前一二人，赏浮于功，余皆较量争竞，有事谁为我用。保奖官员恐其滥，绅团又虑其遗，若实系出力，吾必不靳破格。马四案内，涪州团首汤大鹏，先至贼寨诈降内应，为是役首功，当时仅给六品顶戴。公谓：绅团出力，文武攘功，何以鼓舞团众？将局拟各员裁抑，特保汤大鹏以蓝翎守备，归标差委。

会理州罗升一案，破穴擒渠，局详请奖，有功过相抵而求优保者，出力而思躐等超迁者，有委到时已经平定仍求列名者，公概予核除，以只擒捕土豪，不宜铺张自指。

省捐班拥挤，各思谋劳绩，为酌委拔补地步。委员某以催提谷价出省，乃报沿途首获命盗三十名，请以通判酌委州县。公批牍云：不知该倖轻骑减从前往耶，抑豫意擒捕携带多人耶。越俎不过误差，效尤且将

生事，不可不防其渐。批司查复。缘谋差出省，往往向班役购买已获之犯，叙功以图，酌委不得不核实，以挽风气。

川督体制虽崇，公谦和接下，务使尽言，事有不可，毅然不以恩怨易念。或以事贵仰成劝公节劳者，公言：欲整顿庶务，须从实事下手，就日行事件，切实劝惩，若高语仰成，将隳废于不及检，积小事以成大患。时四边多警，别立速行簿档，豫诫幕宾书吏，勿许片刻迟留。或先具稿送司道议定，或先延司道议定，随即定稿判发，不逾一日。防所之申请指挥，可计日奉批，从无少搁。

綦南设防半年，本省重案迭起，边患非止一黔。自守既无了期，进兵恐难返顾防所。文武禀称，黔匪焚掠日近，党羽渐多。公谓失今不图，后益难制。綦江绅士亦禀请出省助剿。适滇省咨会，东路回匪就抚，宣威肃清，省城解严。会理州亦报武定难民渡江复业。又奉廷寄上谕：蒋玉龙不能回顾川疆，饬斟酌情形，分投援剿等因。钦此。公谓滇警稍纾，宜肃清黔壤。饬派庚良由綦江进扎桐梓之木瓜庙，方定中由南川进扎桐梓之狮溪口，互相犄角，肃清近界伏莽。令皂镇升、李守庄驻扎东溪，居中调度，策应严防。又据李牧渐鸿禀报，秀山知县刘钟璟在分水岭扎营。该匪冲扑，六月初一、二日攻散贼队，乘胜捣巢，焚贼棚二十余座。匪众翻山，由铜仁逃逸。禀报情节涉于铺张，公批示裁抑，以戢文武虚矫之气。又探知黔匪仇杀团民，谕将领进兵须节节扶助民团，使为我用。一面临以声威，携其党羽，剿抚兼施，令献首恶。十八日报，剿绥桐土匪获胜，仍以持重保胜诫之。六月十六日，酉防轻进失机，奏参革职查办，令李牧渐鸿署州篆，凌牧树棠会办防务，时以贪功轻进诫。庚良等于六月二十八等日进剿康家洞踞匪，焚其棚垒，生擒匪众。奏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川省蠹役讹索平民恶习，或捕鼠窃见好而豢庇大盗，或称税契献媚而结纳门丁，官恃为爪牙，遂至肆无忌惮。谕澈局，重惩蠹役，济之以猛。邛州差役毙命，讳为假差，亲提审实，置之法。而扫通恶习，尤堪发指，或奉票承缉，及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甚至教贼诬报。因而扫通抢掠者，从前虽照盗劫惩办，而未立功令。公专折奏请，饬部明定章程，差役藉端扫通，无论有无牌票，均照强盗得财，无论首从皆

斩；同行助恶之犯，照强盗新章问拟，情节重者加梟；兵丁有犯，照差役拟断。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寻准部议，嗣后扫通之案照捕役为盗例，斩立决。如有掳人焚屋拒捕等事，加梟。教贼诬报因而扫通者，身虽不行，以为首论，斩决梟示。同行未经动手之人，无论曾否分脏，均拟斩候。情实汛兵有犯，照差役拟断。复奏，奉旨：依议。钦此。

什邡县详报戴登明杀死陈良暄私埋匿报一案，因牵涉奸情，罪名出入甚巨。提省亲讯，究出戴登明强奸拒捕，砍死本夫陈良暄。本妇喊捕，又伤本妇陈刘氏，并向吓称，如说出实情，到案报害，令捏称酒醉，自抹身死。陈刘氏被吓，随以陈良暄自抹告知。伊翁棺殓未报，旋经醒悟，同夫胞弟陈良馨报知保正李芑。李芑教令陈良馨捏报陈刘氏与戴登明通奸，致夫被杀；复诬陈刘氏称，强奸无据，须认素日有奸，方能抵命，意为陈良馨坐受家产，李芑从而索谢分肥。陈刘氏听信李芑，急思抵命，供称通奸三次，复审又供无奸。前县屡审，未能定断，接署之员以畏罪翻异，刑吓诬服定案。复因详报迟延，涂改日月，删去陈刘氏喊捕各情，作为访闻。经亲提讯实，将戴登明、陈良馨、李芑按律拟罪。前令报案迟延，署令审理草率，均予革职。奉旨：刑部议奏。钦此。

八月，入闱监临戊午科乡试。川闱士子万人，号舍不敷。公相棘闱旁多隙地，闱后捐廉，添盖千号，作楹联悬清白堂云：忆当年八试春秋，但遇两番荐剡，固知是科名早晚自有机缘，却怜那雪案寒宵，沉海遗珠还有泪；看此日三场灯火，凡经四度监临，可晓得条例森严总防关节，须恕他风帘寸晷，过书举烛本无心。

闱中奉廷寄：彭水民彭新开在都察院呈控，奉旨飭拿廖美连务获，毋任聚众滋事等因。钦此。美连世充彭水县粮房，以衙蠹致富，捐职陕西同知，武断乡曲，结纳无赖。前令畏其强梁，使充团长，曾越境焚抢渔山，为黔匪所仇。公闻其稔恶已久，节经飭缉，毋许养痍。署令到任未久，惮于举发。公决计除害，出闱飞札凌、李两牧，以计擒之，勿致扰攘。迟二日，又密札彭水接界州县，豫防逃逸窃发。旋据凌牧、李牧禀报，已将廖匪调离彭水，惟党羽实繁，未易下手。公严札，诫以缚虎不得不急。而廖匪方修砮自固，演戏取乐，公计各属均已准备，乃张示严缉，并解散党羽。廖匪闻风聚众自卫。该县王麟飞调兵团，格杀党羽。

侯正才、廖美璋等该犯逃万足场、熊射等处，十月初八日就获。讯无谋为不轨及通黔匪重情，惟素性凶横，豪霸一方，曾杀一家数命，明知奉旨饬拿，胆敢拒捕，情同叛逆。随飭就地正法，并起获联名等簿，续获恶党绰号徐茂功之徐春山，绰号王伯当之王金必等数十名。委员驰往会讯，搜捕党羽，一面札文武勿事株连。川东去省千里，而遥自奉旨，至获犯凡五十日。公初意症结宜除，反速祸小，反迟祸大，恐不免用众，兹乃歼大憝于不动声色之中，盖决机速而运筹密也。原告彭新开解至山西病故。彭新开亦系土豪，与廖匪势不两立，是以控告具折奏闻，并请将王麟飞赏戴蓝翎。

岁前，打箭炉同知稟陈里塘夷务，欲调明正土司擒捕查录。公检案，知衅起格桑贪利寻仇，今乃请办查录，抑之未许。嗣又据稟，明正土司为查录所劫，请予调兵。公谓蛮触相争，不值天兵过问，且夷情狡诈，苟佯仇而阴助之，我师跋前疐后，非大举无以奏功，边防方亟，安有兵力西向穷荒？先委文武大员会同查办。嗣又稟土司因请兵未发，撤站要挟，驻藏大臣恩庆因撤站不获前进，奏奉上谕：恩庆奏土司撤站阻差，川省隔远，委员应听恩庆调度，以无误行程为要，不可激成事端等因。钦此。恩庆公请调兵，公谓兵端一开，难以中止，复令相机慎重，勿涉孟浪。嗣据文武周德祚、谢国泰会稟调兵，以查拿夹坝为名，以威格桑。明正土司愿效前驱，兵至西俄洛，不深入。公允所请，又遣庄倅裕崧赴里塘，谕以格桑狡狴，罪浮于查录，恩钦使奉旨查办，果能曲直分明，可以一劳永逸。九年正月据报，格桑誓于兵威畏罪；查录亦因惩办格桑，输服投诚；明正土司照旧供应恩大臣前进。恩庆奏结。当时炉厅文武未免欲要功见长，所稟情形若非大兵巨饷，莫能弹治者，公持以镇定，而卒无事。

湍湍回民向猓左粮民借粮，本以贸易启衅，会理州报猓左粮民被抢，请予调兵募练。史叔平太守稟谓，荒僻愚民忿争，宜开导解释。公然其说，委史守察看安抚。经守备马晋铭、武生撒秉清讲释息争。公谓川境汉回本无深怨，地方官不宜过分气类，为异日厉阶。叙州七厅与滇连界，李受之太守祐由龙安调署，以团保安内攘外，破获案犯奸民十余起，未请一饷，未发一兵。公批稟，勸励令为地方计长久，碉寨巡船不可忘备。

撤回练勇，按季会操，一有缓急，事半功倍。公控制边邮，务出镇定，赏拔文武属吏，务征实效。

又如，九月奏拨曾爵相援闽军饷，公捐廉二千两，声明不敢仰邀议叙。奉上谕：王庆云因本籍需饷，捐银二千两，解赴军营，著该部查明该督子弟，核给奖叙等因。钦此。以从弟传琨履历咨部，请议叙，分发同知。

是月二十一日，武乡试开棚，取中如额。

十月，成都将军有凤公患病告假，将印信交公兼管，具折谢恩。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酉防据绥阳令移会，约川兵出境协剿桐匪。凌、李两牧稟请出境夹击，言思南得手，则婺匪无能为。公批令严伸纪律，剿抚兼施。忽据川东道驰报，凌、李两牧统兵一千五百余名进剿，见贼扎筏扑渡，督队抢上山梁获胜，麾兵追至胡家坪，擒斩数百名，毁其木城。詎乾溪突来援贼，兵勇截为两段。凌牧受伤力战，李牧驰援被围，同时遇害，阵亡绅弁兵勇百余人。经酉防兵勇隔河堵援，该匪未敢抢渡。公星夜檄调绵州毛牧震寿来省，面商机宜，接办防务，并添调兵勇，驰往堵御。奏奉廷寄上谕：酉阳边防吃重，如须添调兵勇，著速为调拨，毋令该匪阑入完善之区。李渐鸿、凌树棠阵亡情形，著查明请恤等因。钦此。公以凌、李二牧调办酉防，以防非久计，思廓清黔境，以副委任，遇伏阵亡，为之恻然。累日方定中出扎狮溪口，后九月初二日攻毁乾洞子贼巢，斩获逆首朱二童，救出良民妇女四十余口。复进攻飞梯岩，克川眼、山羊两洞。又用火具攻克油硝洞，擒斩伪元帅熊大童、伪先锋张麻子，正法悍匪数百，军威颇壮。庚良与桐梓团民合攻层峦山，亦渐得手。公令方、赓两军移缓就急，先顾本境。檄李守、皂镇回任，酌留兵勇联络民团，防守綦南，余悉移酉、秀，交毛牧会同赓协、邹协布置。将调度情形具奏，奉上谕：李渐鸿、凌树棠均著照升衔议恤。钦此。嗣据酉阳报，歼匪首胡二黑，为两牧雪愤。南川报，正安擒斩巨憨申三三等数千人。正安解严，边患稍纾。

守备张正伦打仗勇往，年力正强，被黔抚参令休致，营将咸为抱屈。片奏开复留营，随奉俞旨。

次年正月，据西防报，川军会同黔练攻克胡家坪，连破青龙堡等十一处贼垒。又报连日攻克庙丫寺大麾。盖荆竹山、唐家坪等处贼巢二十余处，擒获戕官正凶，摘心致祭。附片奏闻。又酌拨军饷三千两，交思南府周献廷集团攻剿，均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公自川东设防时，以轻进贪功训诫，乃防所视贼太轻，致殒二牧。毛牧接办西防，公致书，每引前事为诫。复往返札商，以黔团攻黔匪，助以铅药，犒赏川员。不贪功，自立于不败之地，用间谍布内应，使自疑二，招之反正。又奏委蒋丞若采襄办西防。司马曾牧酉阳，熟悉形势，素有循良之名，至是西防号为得人。

自邻氛不靖，州县挪垫兵差，致交代鞅鞅，与山西情事相同。飭司仿照山西章程，奏免既往处分，设局勒限清厘。奉上谕：著即仿照山西章程，设局办理。以此次奏准之日，另起期限，勒令结报等因。钦此。先后奏参彭水、南溪、兴文、安岳等县知县交代亏短，勒限清完。奉廷寄上谕：朕闻回匪将张亮基之侄杀害，看守出入，拆看文报，于省城外筑小城抽税，物价数倍。吴振械奏报未叙张亮基之侄被杀，恐其受制回人。著王庆云派员前往面见张亮基，密访具奏。如须借力川兵，奏闻酌办等因。钦此。适张中丞之子向宸太守回川接着，面询系贵州带练举人张昱被杀，同姓讹传，亦无看守出入情事。回匪占住江西会馆，形同小城，已陆续赴援，省外回党人渐无多。近省年丰米贱，大局已有转机，如尚受制，岂有将家属送入虎口等语。并言前此杜文秀、张正泰距扰迤西，现张正泰已为我用，若因利乘便攻复大理，迤西盐井矿厂尚可筹饷，惟目前须藉川饷十万。公如所言复奏，声明当力措滇饷，以助其成。抄录廷寄谕旨，由张向宸遣丁赉滇，咨会张亮基，将布置机宜奏明办理。奏奉朱批：览奏，稍慰朕怀。想该督接奉谕旨，必有确实奏报。钦此。又附片奏：臣听张向宸所言，似是明抚暗剿，回众受创求抚，其言甚顺，官亦藉为羁縻，使省垣安堵，经营迤西。果能因张正泰以除杜文秀，声威既振，边患自消，似不必胁之以兵，使为困兽之斗。臣于谕旨中借力川兵一节，尚未咨明张亮基，以免泄露生变。奉朱批：甚是。钦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公未明起，阅文案如往日，忽觉右手发痺，书不成字，起立骹软头眩，欲倾唤不孝等起，视目赤颧赭，急扶就寝，服解风

散热数剂，遂瘥。兼旬方愈，而右手三指木强，右腿觉软，以兼管将军印务，不欲请假，恐劳朝廷西顾。同官亦言，封印在即，公事渐稀，可资休息。

十二月，奏请九年再行劝谕绅民按粮津贴接济饷需，除边瘠之汶川等厅州县，盐源、南川、綦江办防，民力竭蹶，均予免征外，饬属实力征解。奏奉上谕：王庆云奏请咸丰九年续办津贴条粮，实属万不得已之举，倘该地方官有蒙混侵蚀等弊，从严参办等因。钦此。刊刻誊黄告谕。是岁闾省静谧，至腊月无报劫案者，公为之稍慰。

咸丰九年己未 六十二岁

二月，奏边缺人员奉文后即行起俸，以示体恤。略言：雷马清屏厅县，边要难治，定例三年俸满，撤回内地，无论题调选保升，故人愿承乏。逐年登进途宽，甫经升补，即借径他途，恐要缺难于得人。可否准该厅县以部文升补之日起俸，未经引见，不得请升，以示限制。奏奉上谕：著照所请。嗣经部议复驳。奉朱批：著照原请行，其余各缺及他省不得援以为例。钦此。

是年，奉旨巡阅四川营伍。三月，调集省标十营并新兵考核，分别记名升拔，准头未稳者，勒限练习。又以山西铜炮为式，捐造铜铁各炮，用车推挽，与抬枪、抬炮远近迭攻，名声威阵。以声威炮演潮月阵，奏明以列春秋二操。又奏川省驿站夫马不敷，借资民力。云贵改经川陕，差务增繁，苟无滥派，民犹相安。惟朝贡土司过境，往往挟制刁难，请嗣后土司如敢索扰，一面改员押送遄行，一面查参护解官弁。其带兵官纵容所部需索行凶者，以军法从事。奏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又奏革牧陈彦坤讦告大员奏闻一折。陈彦坤因在简州借盗销案撤省，查出交代亏短，期限严迫。该革员列款禀讦藩司及该管知府，请予查办。所控情节较重，抄呈御览，请简大员查办。奏入，公适调任，廷寄交署督有凤公讯办。

公自去冬得恙后，虽照常趋公，惟时觉髀骨酸楚，肝气复发，胸背板痛，服消散剂，胸膈纾而肢体软。旧时肝疾偶发，皆在胸膈而肢体无恙。此番旧疾为风热钩动，胸背偶有瘳时，肢末总欠灵动。

四月，奉上谕，调补两广总督。具折谢恩，随即清厘移交事件。

五月初九日交卸，请假一月调理。奉上谕：赏假一个月，在川调理，假满即赴新任等因。钦此。谢恩折。旋奉廷寄上谕：朕以王庆云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扰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故特简任是缺等因。钦此。并指示到粤以后机宜。

公于将领中特赏参将德茂熟习夷情，委护建昌镇总兵。前冬会理州罗升之乱，今春越嵩阿陂落野夷之扰，不烦内地兵力，德茂之功居多。盖建北夷巢幽阻，能弹压管夷兵役，即足以羁縻建南金沙江。滇警戒严，能驾驭土司，并可以用众。以丁忧格于升途，具折声叙保奏，请将德茂先加副将衔，署理建昌镇，以重事权。奏奉上谕：四川护建昌镇总兵丁忧参将德茂，俟服阙后，以副将即升，先加副将衔署理建昌镇总兵。钦此。

又请将汇案记奖防剿连界滇黔牧令移交后任，核奏出境获胜者每案不得过十人，本境办防者每案勿过三数人，以杜冒滥。奏奉谕旨：著准其交有凤汇案择优请奖等因。钦此。

公与方伯言，军务未竣，度支年绌，一年津贴及盐厘出入，须逐年清理，庶免积久而焚，厘剔益见繁重。俟征取册籍，克期已晚。后二年方伯交卸，因造报留滞时日，盖公与同舟已早虑及矣。

抵任时，藩库存百一十万，年余以来拨解殷繁，至交卸仍存百一十万。蜀非山陕腹地可比，宜留不时之需，任内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共百五十万，以备拨解，而本省仍不令空虚。廷寄拨解滇饷，有王庆云素能不分畛域之谕。公为之踌躇不安，谓所至皆完善之区，故能力顾大局，蒙天语激励，益生兢凜。

公交卸旬日，川东报湖南发逆大股肆扰。当事调兵筹防，有言守白帝城者，有言守城口、守施南者。公为区画地势言：贼扰郴、桂而守利川、来凤；儆涪、渝有警，夔、巫难以返顾，宜飞探。贼北出辰州、永顺，当守黔、彭，西出沅州，须扼酉、秀，若阑入彭、涪，则重庆为必争之地。不如驻兵龚滩，以屏酉、秀，驻兵涪口，以护黔、彭，俟荆、宜有警，再防夔、巫。犹与同官参酌不倦，谓同官：吾去后无所嘱，惟位置边防人才，均已练习，非有大故，勿轻更易，庶保川疆无事。以粤

事未有把握，不欲以眷口自累，命不孝奉母入秦。

七月十六日，自锦江登舟，出夔府。溽暑惊涛，匡坐无事，念广州海防关系大局，天津警报时闻，不服抚驭，劳心焦虑，肝气大作。

八月十八日，至汉口，假馆汉阳考棚调理。胡文忠公抚鄂，驻兵黄州，书来言：天子念海南重地，非得知古今、识治理、夙勤笃棊之大臣，不能长驾远馭，以系天下安危。公虽劳，其能已乎？鄂中亿万生灵与二三官吏，今日之得以衣食存活者，皆我公在秦、在晋、在蜀之所生成而扶持之也。人情危则思救，安则自嬉，每念旧德，中心不忘。公复书云：某此次量移，意料不及，前因肝气作痛，假满后由长江东下，而愤悱郁结，由脾经延及四肢，右手尤甚。假馆汉阳，暂图休息，静念此病由力小任重，思虑伤脾，若冒昧前进，是谓自欺。来教虽劳，其能已乎？谅亦鉴某此心，固止乎不得不止也。无论粤之西北二江，群匪屯踞，断难息兵，即抚夷一节，圣人亦谓宽严并用。某以无武之身，兼当久病之后，安可龟勉贻误。惟至今而始避贤路，引退之不早固知罪矣。

居汉阳一月，宵不获寐，日食减少，医药不效，以调任五阅月，具折恳请开缺调理，北上就医。

九月十二日奉上谕：准其开缺，安心调理，俟病痊后即行来京候旨。钦此。又附片，引宋仁宗时韩、范二臣同上御戎四策，老谋成算，百世可为龟鉴。其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臣思能战而后守可固，能守而后和可久。防备之具，弛之甚易，张之甚难，撤备而无以为守，不但欲战不能，且有欲和不得者。臣病中过虑，冒昧陈奏。同日奉朱批：卿亦可谓老谋成算矣。钦此。盖公受恩深重，病躯不获报效，身未至粤，而心难消释，不谓获契宸衷加之褒语也。

十月十五日，由汉阳登舟，溯汉江而上。不孝闻病，星夜视疾，舟次相遇。

十一月初二日，大吐大下，几至不支。

初四至襄阳，初六住樊城，复延医服药，稍轻减。

二十九日，由樊城至西安度岁。

寄居西安。

正二月，暂息薪[辛]劳，专意调理。前患未除，亦不增剧。晴窗课孙仁堪辈，为之点读《仪礼》，评注删节，钞本授之。

三月，肩下一瘤脓溃，兼旬收口，气血益伤，脚软尤甚。间阅韩魏公、范文正公集，以与生平政学印证，报国之志未尝刻忘。时杭州失而旋复，天津海警时闻，每阅钞报，吁嗟累日。

四月渡河，侨居汾州，近依辇毂，为人都便易计。读六月二十邸钞，裁南河河督缺，并海、扬、徐三道为一缺，裁厅官十三缺，改为同通二员，其管河州同县丞、州判、主簿、巡检一并裁汰。设淮安总兵，裁武弁六十七员，河兵悉改操防。公喜曰：天下好事何必自我发之。公任户部时，曾奏请裁厅归汛，以节糜费，至是大概如公议。而九重获悉河员冗滥，决予裁汰，不始今日也。

徐松龛先生时主讲平遥，以《十二时无病法》及养生诸说，以资静摄。无如心系君国，闻天津大沽炮台危急，又闻征秦晋兵星夜入卫，情怀作恶，疾病相缠，末由报效前驱，顿足自恨不止。或时检戊申、己酉著述，手自署记，欲加删润，而心力已不逮。先慈及不孝时以节劳阻劝，然尚展卷不废。

九月，闻显皇帝驾幸热河，忧惕莫名，日夜彷徨，以病躯不获扈从，具折跪请圣安。附奏云：当此多事之秋，臣不能效力行间，复不获随扈牧圉，身微罪巨，何以自容？所赖保宏济之圣躬，以延无疆之天眷，不胜冀望之至。经山西英中丞代递，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十一月二十三夜，腹骤痛，连下数次，精力益惫。不孝以陈朗川太史楷精岐黄，甫从京师函邀到汾，酌丸方汤剂，服仍未效。

咸丰十一年辛酉 六十四岁

天寒，未出卧室累月。见上年普劝官捐部文至汾州。捐银一千两解省，呈明助饷。英中丞转奏，奉旨：交部议叙。嗣奉部议加一级。不孝窥公病由心血过耗，必心安情怡，精力冀可渐复。城居少怡悦幽旷之观，因购郡西张氏废园，略加修葺。以修葺之值，代参茸之饵，冀承亲欢。新岁闻京师、热河如常静谧，亲心稍宽。

四月，移居园中，每风日清和，扶杖坐厅事，开前后窗门，望山色，听泉声，古树黛翠，杂花鲜妍，城内谋甘，旨送园居。孙等及眷属轮流视问起居，意适情怡，颇见欣悦。因拟屏谢药饵，专事静摄。詎意七月十七日显皇帝龙驭上宾。遗诏至汾，不孝不敢不告，以暑退秋凉，请返城寓，以国恤闻。公缟素，设香案，号哭尽哀，不孝劝慰莫释。退而自记云：上临御十有一年，访落之初，臣即备员侍从。其时四方无虞，大吏以安静为福，朝廷不及知也。方开言路，罢赏郎，蠲逋租议，日讲维新之治，烂然改观。未几而粤西俶扰，外省分储不足，发内帑供军饷而师武，臣力未之闻焉。于是东南不利，辗转及于中原，天堑内外几不知有正朔。其黠者直欲窥伺神京，旁扰畿辅。臣于是待罪农官，劳而无补。嗣绾符秦晋，不获屡承顾问。回忆借征之议，臣首荷其重，而朝上书夕报可。盖知圣心不以借征为然，故陛辞召对数次，皆凛凛以贫民为念。臣仰体圣衷，直陈无隐。咸丰七年述职入覲，仰荷天颜温霁，以四川吏治未理，民风未醇为诫。及苏杭沦陷，疆事日亟一日，而初政不暇举行，一切权宜之政，有非圣心所乐从而时势所强而趋者。至于蒙尘上谷，犹惓惓系念桥山。不豫累月，龙驭上宾，小臣不获哭临，一伸号恸。此臣所由擗踊而不能已也。

先慈以病体方有起色，劝为国自爱。然自是以后，肌体消瘦，形神交瘁，每念皇上冲龄践阼，金陵未复，莫效涓埃，愤悱未能稍释，较七月园居时容颜顿改，不孝始惧难以复原矣。

九月，皇太后、皇上奉显皇帝梓宫到京，皇太后垂帘听政。登极前一日，降旨起用寿阳祁文端公、常熟翁文端公、顺德罗文恪公，皆以退闲征召。倭文端公以盛京侍郎内调。同日，擢用公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日，又奉上谕：新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庆云，著即来京供职。钦此。君门万里，度病已就痊，而不知已深入膏肓矣。具折谢恩，并请假三个月调理。

十二月十七日，又奉上谕：工部尚书著王庆云补授。钦此。

同治元年壬戌 六十五岁

正月，得部文，再具折谢恩，附片自陈病状，赶紧调理，然已不出

卧房累月矣。令孙辈读《毛诗》出车、六月诸篇，泣下沾襟。盖报国心长，自知日暮途迫也。从太平县延张秀先司马来汾诊视，一月未效。假期已满，病体日羸，犹促不孝料理行装，意欲缓程到京，一瞻廷阙，再定进退。行期屡改，定于三月初八日启行。

初七日清明，望祭先茔，拜不能起，急扶入卧室，猝然晕倒，闭目不语，亟投参附。至二鼓略醒，呼不孝口授遗折数语，风痰上壅。寅刻喘大作。辰刻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呜呼痛哉！

遗折至京，十八日奉上谕：工部尚书王庆云，服官中外，懋著勤劳，由翰林通籍，洊升两广总督，因病开缺调理。上年因求才孔亟，降旨征召，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升工部尚书。方期迅速来京，重资倚畀。乃于起程之前一日猝因痰疾，遽尔溘逝。遗章披览，悼惜殊深。王庆云著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与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钦此。寻奉旨予谥文勤。颁到御祭文、御碑文、祭葬银如例。

同治三年，山西在籍绅士前任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等，合词请祀公山西名宦祠。祁文端公任宗伯，以公于山西为国为民，入祠无忝，以三品以上大员仍专折具奏。六月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

公起家儒素，克自树立，英年举贤，书名噪乡里，五上公车，始捷南宫。二十、三十岁，作制艺三四千篇，稿存从侄策堂伯兄处，未及付梓。不孝生晚，已无从见。其手钞《集经说》间附论断，得第后为坦皋仲舅借钞。舅歿，本亦遗失。今惟存《穆天子传》一卷，早岁拟为补注，丹墨细楷，为目彩极，真时考据之笔。入词林，专意诗赋论疏。散馆前后，撰著甚夥。甲午使粤，寄同乡寓，谓不日回京也，不意丁艰旋里。丁酉到京，被识者攫取无存。此公早岁文字散失之由也。然公所志不在词章，为人题咏古近体诗辄不留稿，偶有唱和，被知好携去，不甚惜。谕不孝：诗赋八股，自有专家，所作虽偶惬意，要难擅胜，将来刊稿，不必阑入。

公生平居官、治家、交友、馭下，务平易近情，实事求是，不立岸异，不事矫饰。自丙午到京供职后，十七年日记未尝间断，日之所为，夜则记之，心有未安，辄笔以自省。所著《石渠余纪》，于朝政国典，穷源溯流，务悉全体，因时制宜，出以论断，今附刻奏稿后。与人交，无

亲疏，常言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议有未合，不惮推诚往复，无畛域城府之见。治家则主“言教不如身教”一语，鞠育慈受，从少刻责，虽至僮仆，亦罕诃斥。佐司农后，事渐烦重，自箴以有忍有恒名节，署办公之所曰“二有轩”，并函嘱及门龙翰臣方伯铭之。天性恬静淡泊，靡独名场恬退，不急仕进，年五十犹官编修，念念求己，安之若素。常与同馆后辈言：官编检说不得贫乏，职清高而求丰足，则无以立品；说不得寂寞，舍职业而艳势要，则无以安命；说不得迟滞，资俸未深亟思升转，无益而且贻悔。论者以为名言。丁未大考第一，未尝自喜，而常虑报称之难。仰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由詹事擢佐农部，出任封圻，殚心竭力。凡应奏事，积三四件即拜发。草奏日，停阅公事，专意属草。尝言，九重一日，万几入告，体裁务简明，尚体要，应有尽有，勿支蔓，勿疏漏。遇情节繁多之件，尤苦心删节条贯，不使冗长。每一稿斟酌二三过乃缮正，以故前后六年，奏折二三百件，每契圣心，常蒙朱批“所奏是”、“所奏甚是”，及“谋国之诚”、“老谋成算”诸褒语。廷寄拨解滇饷，有“王庆云素能不分畛域”之谕。尝谓明主可与忠言，事有当斡旋乞恩者，语语从心坎出，无表暴，无掩覆，未见好偏徇。言必昌明，恒邀天鉴。前后十年，恩眷久而弥笃，且不独显皇帝知之有素，垂帘议定，特奉恩旨简任实缺，其见信于中外而为钧轴所推重者，非一日也。乃朝命方新，而桑榆已迫，不获延年寿为新政襄赞一二，此公所抱恨九泉而不孝终天之痛无穷期也。呜呼痛哉！

同治元年，南北道途梗阻。闰七月，不孝奉先公、先妣寄葬于汾州西乡之恒嘉山梁。

八年，东豫肃清，扶灵归里，卜于八月二十六日合葬于福州西乡芋坑山祖茔右次。

不孝谨就公生前日记、奏牍，择其有关国政、行谊者谨述，以补国史列传所未载，备当代君子采择，传诸不朽，不孝幸甚感甚。同治八年己巳正月，不孝男传璨谨述。后六十五年癸酉五月，孙女婿陈宝琛谨填讳并校字。曾孙孝绮敬谨复校。

后 记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抄本，史料珍贵，《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保存多年，屡欲整理出版而因故未果。此次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文献资料整理项目，重新点校、整理，提供清史研究者参考，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实为幸事。

本项目由《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副主任刘萍主持，李学通、孙彩霞、卞修跃、古为明等参与点校、整理，再由刘萍、李学通统校。2012年6月项目完成后，国家清史编委会组织的专家评议小组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认真评议，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及建议。最后由李学通参考专家组的意见，对全篇进行了通读校改。

《荆花馆日记》的点校整理工作，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王汝丰教授、宝音教授等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因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编 者

2012年12月

ISBN 978-7-100-11152-2

A standard EAN-13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100-11152-2. The barcode consists of vertical black bars of varying widths on a white background.

9 787100 111522 >

定价：40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荆花馆日记 下册

作者=(清)王庆云著

页数=1137

SS号=13828268

DX号=

出版日期=2015.04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